魏書集成（二）

六

叢書集成三編　第六冊目錄

總類

考據

秋雨盦隨筆八卷（又名：兩般秋雨盦隨筆）……清梁紹壬著……〇〇一
甕牖餘談八卷……清王韜撰……清代筆記……〇〇六　一二七
鷗陂漁話六卷……清葉廷琯著……清代筆記……〇〇六　一八七
鹽法考・私茶考・酒禁考・私礬考・同居考・丁年考合一卷……清沈家本撰……沈寄簃……〇〇六　二四一
讀讀書錄二卷（浙刻雙池遺書十二種之二）……汪紱撰……汪雙池中研所……〇〇六　二六一
讀困知記三卷（浙刻雙池遺書十二種之三）……汪紱撰……汪雙池中研所……〇〇六　三一一
讀問學錄一卷（浙刻雙池遺書十二種之四）……汪紱撰……汪雙池中研所……〇〇六　三五五
冷廬雜識八卷……陸敬安撰……清代筆記……〇〇六　三六九
庸閒齋筆記十二卷……陳其元撰……清代筆記……〇〇六　四九九
開闢傳疑二卷前附竹柏山房十五種總目序・像・墓誌銘……林春溥撰……竹柏山房……〇〇六　五八五
說夢二卷……曹家駒著……說庫……〇〇六　六一一
沛葉軒筆記一卷……胡虔撰……峭帆樓叢書……〇〇六　六三五
夢餘筆談一卷……黎安理撰……黎氏中研所……〇〇六　六五一
退厓日箚四卷……賈臻撰……賈氏中研所……〇〇六　六六五
郡齋筆乘一卷……賈臻撰……賈氏中研所……〇〇六　六八三
桐城文學淵源考十三卷……劉聲木撰……直介堂中研所……〇〇六　七〇七

秋雨盦随笔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旦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清梁紹壬著

秋雨盦隨筆

秋雨盦隨筆提要

兩般秋雨盦隨筆錢塘梁晉竹先生所撰先生產圖右書勤十年之枕
席北燕南粵走萬里之輪蹄等茂先博識而鄒環早窺學子長好游而
江山得助抒其學問別有會心紀其見聞迴非臆說故釋經典則鈎玄
狀奧論文章則擷英披華採輯異俗方言備考徵而補文獻摭錄新聞
軼事寓懲勸以警愚頑鑄古冶今參同考異零金碎玉黃絹裁辭握燕
公記事之珠揮江令生花之筆支蘭洞中妙經疾史恙之鐵砭肯餼
珍永書鴈言鯖之滋味涼雨秋燈之夜誦讀何厭百回名山石室之藏
著作自堪千古

予小衣凡晉竹梁君以宰相之華胄曆孝廉之巍科等身讀書僅插數典青衿纔乎經疾然
就訂為史評凡夫北夢瑣言西京雜記詩人玉屑藝苑金鍼以及七修真語之編五燈珠林
之帙雖不參同結契考異名鄒陋小說於黃車約絛鈔於青簡入張公之室記事拈珠登廣
生之堂劇談著錄成秋雨盦隨筆若干卷予受而讀之執卷乎錦綠之抽機倦倚乎星徽之
滋川已窺其全旨約有四端一曰稽古則經典釋文之遺也一曰選勝則模山範水卧游之圖也一曰微辭則砭愚訂頑徇路之鐸也夫田敏白及識物
昧其名楊修赤泉論族參於系或目騏豹文之鼠或口呿同穴之鴟導鮮通津佩無速殼君
則盡疑在掌藏慧以胸羅千尾之銅盤捉比千之蓋碣與如羊續不誤於杖杖博如馬遷無
識於戶口豈非事求其實而解別於常乎又若見報恭而不知問魯盛而莫對人非稷嗣執
究朝儀地限偏荒徒工野錄君則沐浴乎家澤晉接乎祖庭登多實之船咳唾無非珠玉入
來賓之國黃陶盡是琬琰故能擬英拾華吐精棄粕總四朝之聞見通萬國之語言紹矢音
之遺芬文莊公集名文忠演瞽記之餘緒珠庵先生有瞽記韓家經籙王氏璠璵吾於此書信其濟美矣今
夫龍門之作因閱歷而始奇東坡之文引江山而為助士有心通八極身局一隅者其所撰
兩般秋雨盦隨筆

詠物詩　用詩多韻少韻　桑中詩別解　張船山詩
集對　仄仙　甌北控詞　詩值五千金
泰良玉詞　二名偏稱　術堂　汀沚
辨姓詩　西湖竹枝詞　金元七總管　金陵詩僧
武弁能詩　徐寶幢　杜撰　西泠感傷詩
拾沒　不惜　呂叔簡語　伯夷叔齊
簡用館　破語牛鳴　駱換銀朱　翠娘
楊妃詩　世俗誕妄　陶篁村　錢宗伯對
石異　高小坤　鑒子盦　諷刺詩
不白　廿四堆　食酒　方子雲詩
科場對　因詩得賄　張子野　大浣布
蘇州狀元　孔姑圖　寬恕　代筆
鏡聽　仄剌　無題詩　趙緑瑚

和尚太守　五時衣　中秋詩　張晏理骨
干支戲　名士愛客　毒龍　中庸非孔門書
阮王二宮保撰聯　琵琶記　毛　番槍子
南屏僧　學海堂　律中變調　索詩癡
老少年詩　治夔離　祥炭　姚古芬
藥轉　飛吟亭廬生廟詩　中興文字　春陰詞
山人　葆宰犬豬　羣仙液　續勝進士
朱閒泉詩　狼跋鴛鴦　李逖之　新婚詞
劉子明語　謝疊山琴　春寒　雷瓊道署堂聯
西樓記　濃墨淡墨　象棋　小照
郭婆帶　變身葉陀　葬說　都國監阜
輓對　汪彥章　高鳳卿　蚌佛
四書偶語　異稟　徐文長　貢院對
題畫詩　潞王琴　武廟對聯　宋端宗履硯

西施詩　黃梅橋　尋常音誤　對聯
過洋樂　孔萬　曲阜孔林　青詞
堯舜禹湯所舉　亂世之臣識大體　借書　喪心語
博士待詔　尼姑　小說傳奇　鑰子
趙善　國書　滇南不知孔子　青睞同誕
古人名作　筆端刻薄　三楊　葛樹
牡丹　簪花樓　武王　江河赤水
勤王兵解　聖諱　三鼎

周芷卿　京官苦況
花簾詞　尋鄔
張月娟原本閨人　典試改充
銕鞋領　趙秋舲
吳蘭卿　下第制義
喝火令　條幅扇頭詩
沈去矜裘子　婬錢
集句　蜘蛛
頻罹俺視尋鄔　中書詩
白撞兩　珊瑚樹
武陵孃子　梅龕詩佛
分茅社　紅豆
尋皇　毛西河
盧費對　穀城詩
嫁　厶字
賽鸚哥　詠史詩
門對　單傳句
八斗萬斛　一典兩用
僧誦中庸　藩臬
跳行　添註塗改
彭文勤試題　食量
彌勒對　戲名對
二蘇　閻典史
梁文康　河南村狗
文信國綠端蟒服　品酒
陳亡疏語　太誓
猛俗　鬼輕巡檢
賀知章　洛英
商燈　任邱邊
脆氣　于廟祈夢
袁趙蔣　翠裘繡龍
赤子　鼻天子陵
岳王論　乾阿奶
吳淞川　見過亭
作詩不必識字　混稱
悼亡詞　軟金杯
金花夫人　魏環溪語
芙蓉　宣德銅盤
前朝後市　鴉片入策題
二我　王髑髏
麻陽陋俗　天子妃
雪月渡江湖　聖字詩
識遺論相　彭生鐵杖
至聖封號　中賢亞聖
而已　壽王妃
畢趙　宗室詩詞
詩禍　仁義
財色　湯武
薛能　蘇文
春秋人物　常平
書詞與史筆迥異　影壻椅妾
食其　佛
儒作禪詩　拘泥

黃孝子　屈戍
祭文　池塘生春草
詩傍門戶　在璞堂老人
理學偏僻　青崨道人
頻羅庵主　作詩取法
戀嬌　瘡疹
青芙蓉閣詩　丞相衙衙
拍曲几　寢蕃薇
荔支　端午
盧溝橋　陳眉公
崔紅葉　老先生
謝道韞　柳如是
絕唱　乩示蘭題
誤毀東坡　海忠介
集虛　酒樹糖樹
子同生　閨秀詩
小救駕　蘇芷香
致趙秋舲書　祈夢
哲那環　字音假借
絕人太甚　割裂題
異物　武成
武人口吻　巖牆
鏡魚佩　威德入人心
虛字入詩　胡旦
孚國之久　畫寢
雅名非字　易安詞
小縣少古蹟　急語成話柄
毒藥廉　短小人詞
瓶水齋詩　梧桐
誤諧本色　宋玉
十些　萬秋生
麻蛋燒豬　鈔法
象牙　釣臺詩
詩學太白　荊軻詩
青州從事　物性
騶　諸葛錫
曲詞取士　紙月
詩用俗稱呼　疊句單傳
校人　下官
閶門跨閭　汗青殺青
介甫東坡　明妃詩
伶俐不如癡　狐仙能畫
名姓在五十筆外

趙南星硯　李西齋
勝朝舍雁　紈衿
京師梨園　銀杯
仔　碧城仙館詩
枕代頭　張詒庵
侮聖非賢　荊釵記祭文
激玉斷腸詞　背蘇州
補子　病詩輓聯
顧愛筌　南梁北孔
墨派澹調　詩求新異
五官並用　閨秀
黃子未　蕉葉
洋錢　恥諱祖宗
老少同榜　黃石齋斷碑記
鼻子　反切
三家店題壁詩　燈謎
韻閣　重宴鹿鳴紀事
昆明池對聯　滕王閣黃鶴樓對聯
地窖　副車詩下第詩
行比伯夷　葵落
朱侍御奏疏　陳小曾
一杯羹　竹杉瓶菊
一語入詩　一字入詩
臨終對句　量人蛇
白鴿樑　種痘
三江賦重　渾不似
介甫東坡　明妃詩
倫俐不如癡　狐仙能畫
明妃詩　汗青殺青
迦陵填詞圖　短小人詞
下官　名姓在五十筆外
校人　下官
閶門跨閭　汗青殺青
介甫東坡　明妃詩
倫俐不如癡　狐仙能畫
明妃詩　汗青殺青
迦陵填詞圖　短小人詞
下官　名姓在五十筆外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目錄

在坡記　宗臻　同姓　治中
脫十嫂箱二婢　六女　解城甘　上令
桂花新　蛺蝶　文肚衆語　孫儀君語
誌哀　竹杖　胸襟　燃紙
父子異趣　兄弟異趣　居官不藏子弟書　温伊初
柏相詩　鼻齲　鷹蚊　紈袴偉
馬坡巷　私蓄　帝王言動　雖禪學
歌古兒　清勤堂隨筆　蔡忠烈　狼巾
樂氏喪　嫁娶　楮陰　探北雪
無題詩　下體　張南山　公孫
觀鏤梅　行路歌　詠　缺文行文
贈酒資　喪服　詩與畫合
銘　不好玩物　勝今念佛　醋瓶畫匣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目錄

識字　四忌銘　段拂　欵富貴
相花閨詞　綫葬　魏野　吹皇英
感興　餛飩湯注魂　王淪茗　孟子逸句
泰泺江山　岳忠武魂　異產　楚妹
怙惡　張胡子　侵宅詩　湖州樂府
洲牖　秦檜鎖　重建始興文廟碑記　家數
古輓　友漁齋詩　漁洋山人詩　同人集姓氏
無題詩　寫榜史　宇無對　周槐
頑人　逸書　宋主亮淫　通
詩品　雷異　高懷　講易
聖相師王　仕忠剪神道碑　朱注作小講　安南表
麗人行　酒祀典　人心不死　詩人王對
黨錮之尤　劉詩對　小人　蜘蛛結事
弟婦　余　蹴踘　丁拐兒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目錄

笑有本　代筆書　治眼齒　癸巳生
些　路化王　物性之異　陽明
閨秀鄉詩　糖霜　詩書序次　武后
讀書

聖人　分字
鼎甲同榜　半邊紅
河豚魯本　目出
牡丹鸚鵡　到
唐公韻事　指爪
媒竹　謎坑
集詩聖詩　隋鏡
蜆異　小峨嵋
集慶寺　十五魁巷
軟玉狸　森羅皆忽
公在乾侯　生壙死卉
古今異俗　以宋比周
黎女　廚娘
島顏樓　相似
縣郡　老伯
梅花詠　詠鹽詩
苗夫人王夫人　蔡氏兩狀元
洗福祿　響鈴墳
朱錦山　李笠翁墓
鐵馬　家書署姓
筆磨同音　活盖子
六和塔　姬養被難
鷓鴣米　諱
真字　書卒吳詞
魔蚕　韓公怕蘇公笠
鄉試命題　曾點
西江古蹟　稱壽
女侯　九折臂
縣郡　老伯
梅花詠　詠鹽詩
苗夫人王夫人　蔡氏兩狀元
洗福祿　響鈴墳
朱錦山　李笠翁墓
鐵馬　家書署姓
筆磨同音　活盖子
六和塔　姬養被難
鷓鴣米　諱
真字　書卒吳詞
魔蚕　韓公怕蘇公笠
仆碑　招牌對
姚金孃　書地
少君　丁鵬年
左氏錯簡　左氏創解
胎生　秋香
摸龍阿太　人隔天河
温銅刀　蝴蝶會
燕臺小樂府　管杏花
馬開子　陽明之學
不倒翁　不能詩
名之顯晦不同　王績豆
經解可嚆　封神傳
徒法無益　孔子刪詩
毛詩酒令　孟子始尊伊尹
水晶　市井食單　殷寺新名
一和尚破筆　任翼聖　武弁臨終詩
聚珍板　優劇　鮮魚生蔥
富貴詩　三十而立　三陣
逼人太甚　燒尾宴　輓聯
縮骨癆　燒香　王荊公
念珠鐶磨
膳異
載記
急急如律令
硬記
箋

古今人比擬　陳三元
太白小像　義醫
祁陽竹枝詞　醋溜魚
出關詩　黑蝶
太太　詩中之時
珠江竹枝詞　醫人填詞
土坑　余椒雲
文字　平山堂
徵廟對　武廟對
餞俊詩　撕
答　烈皇慘訣
名姓之誤　先臣先妾
先大父夫庵公傳　雌雄牝牡
點心　朝朝寒食夜夜元宵
思歸詩　土司妻
重拜花燭　振振
徐聞縣　三垂岡
桃源詩　下第詩
夫已氏　大連少連
華野蕨　參商
門子弟　育
江西　五大夫
侍郎林　親戚
臧禿　老
一壯　四壬子圖
顏子　大明湖趵突泉
朝朝寒食夜夜元宵
序班詩　象膽懶肝
制義碰詩　西域詩
阮亭司寇對聯　名字之妄
相門對　毛西河
賭空　絕命詞
趙秋谷　十萬卷樓
接冠　持占身分
懷嬴　簡菊
文士漫陋　林撫軍森峪
破瓜　口采
避諱　公膳
父母稱呼　殺人
佛誕　紙槨
遵語不可為訓　銀槎
左右　者迭
行狀　履曆
縣語成讖　相士
僧道　侯元經
金烏玉兔　俞館
三字獄　文章酒
樂別名　圖學
頭頭　檳榔
東周　研
倒書官兄　明左藏
閻應演義　言可據
幽丈方丈　無稽之談
女媧　敗子
江風螺與蚯蚓　耳語
櫻桃青衣　堅穀備語
東坡行二　洲字
除抵折　詩魔
一丁　贊皇綠怨
楠名　命名帥聲聲韻
宋孝宗　異才庇氣
酒盧　化鵬
二形二聲　精盛
經語誤讀　安吉
櫟之無甚高論
米價　驚蟄
根懷詞　題驛詩
晉文公葬　汲冢書
酒價酒味　互用典故
望帝

太宇通世　忽親　陰壽　首陽山
左傳對　余太君　戚殺生　山魈僬僥
願為人婦　蔗蟲　徐中山女　野合
寓錢　步　三蘇祠對　賸葬
鬼喫桃　方夫人詩卷　蛻岩詞　知訓見字
程少山　醬栗　袍　尖頭靴
頻羅庵詩　雲貞寄外書　河東山西　壁聲
黃雀銀魚　土饅頭　罷官詩　饒婦吟詩
百花冢　韓苑洛　西施封神　朝儀
郭汾陽　通文　家弟家孫　李東白
物理　舉皋陶　冥婚　名字通用
十二時　薛荔　朱儒　對聯
妯娌　妻作夫誌銘　帳　葵扇

柴窯　詩評　詠旗亭畫壁詩　秩
任城太白酒樓詩　硯瓦　太公　行酒之法
鄧會　伏波　尋堂　姬
馬精化蜚　白髮　蘇小小　邱嫂
吳日章　進士不讀史記　口語成讖　虎狼
後身　同氣之異　阿蠻　妒律
史閣部書　萬歲　鋼　修竹楊家
古字　李赤　丹青引　尊菜
續帳錦帳　禽獸殆難　帝王別號　成語對
粵僧詩　文人詩　動物出土　公牘
誤出經題　錫字　押木字　太公年
里老答縣官　諱　孳生次序　四克
日月燈　拾遺記　尚主　臺閣詩
奇逢　日月如丸如扇　陽湖縣　典故歧出

錢唐梁紹壬應來甫纂

詠物詩

近時詩家詠物鉤心鬬角有突過前人者揚州張喆士詠腮脂云南朝有井君王辱北地無山姊女愁長洲女士陶慶餘詠鸚鵡云一夢喚回唐社稷千秋留得漢文章皆合兩典成一聯而雄渾獨絕膠州李霞裳進士詠甘草云歷事五朝長樂老未曾獨將漢留侯題外使事尤奇而確仁和周南卿茂才詠錢云眼孔小於窮措大面形圓似富家翁盡相窮形蝟笑恕罵皆有錢唐盧小嶋布衣詠夾竹桃云佳士性情原爛漫美人消息總平安僞妙之思令人意遠又相傳有詠新月句云映水有鉤魚郤釣街山無箭鳥驚弓可謂刻畫入神至吳江郭頻伽明經詠詩筒云之子遠行少鴻雁美人贈我有琅玕則如矜羊香象做妙不可思議矣

周詩多韻少韻

周頌烈文篇末多一韻天作篇末少一韻仁和李海鶚學博光弊云此戴鴨谷莊姜之詩所以報燕燕于飛一什也其曰桑中上宮淇上者皆當日話別送行之地也其曰孟姜者指莊姜而言也下二章曰孟庸孟弋者庸與弋皆姜氏同姓之國因懷莊姜而兼及當時之媵妾也其說甚新海鶚五經皆有著作今殁後不知業尚存否

張船山詩

張船山太守問陶嘗於吳門密薔一妾於其夫人遊虎邱時故使相遇於可中亭畔晤談許久而夫人未之知也太守贈詩云秋菊春蘭不是萍故教相遇可中亭明修雲棧通秦蜀暗渡陳倉出隴尹邢梅子含酸都有意倉庾療妒恐無靈天孫冷被牽牛笑一角銀河露小星韻人韻事足為山塘生色

張對

家夫人嘗集一楹聯云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前身陶彭澤後身韋蘇州以東坡詩對稱衛傳天然比倫惜無人能覓此語者

張仙

吳娘薛國源題孟昶像云錦江花草化春烟蜀主風流絕可憐亂得美人懷舊寵趙家宮裏終張仙按花蕊夫人宋扑纔蜀主孟昶像祀於宮中太宗見而問之詭其詞曰張仙云祀之可以宜男也

臥北控訓

趙慎松觀察臥控裘閒齡太史於巴拙堂太守太守因以一詞為裘趙兩家息訟並設宴郡齋以解之想見前輩風趣其控詞云為妖法太狂誅殛難緩事竊有原任上元縣裘牧者前身是怪招蒼山忽漫臥逃年老成精閱雖履失於查點早入清華之選遊膺民社之司既滿腰纏即謝手版園倫宛委佔泉好水好山鄉見溫柔不論是男是女威名所至軼事斯傳借風雅以信其會娶假鵝詠以悠其饕餮有百金之贈輒貽詩話揄揚實一囑之甘必購食單仿造蜂衆花燭使劉郎真入坐延鼓宴笙歌約杭守無端閱席占人間之艷福遊海內之名山人盡稱奇到處纔逢迎恐後賦無空過出門必滿載而歸結交要路公卿虎將亦稱詩伯引為良友子女蛾眉都拜門生凡在臆陳概無虛假雖曰風流班首實乃名教罪人為此列詞具呈伏乞按律定罪照妖鏡定無逃影斬邪劍切勿留情重則付之輪迴化蜂蝶以償風華輕則遣回巢穴還猢猻仍復原身其羅織之詞雖云遊戲亦屬事也

詩值五千金

江東昔有黃公子年少登科乃翁故藝事家居於其公車北上以五千金遺之公子賦性不羈好結賓客館舍樓臺一路揮霍比至京師已囊空若洗矣兼以抱病不得入場嗒焉而返翁知其不肖欲訶責之及還家首捉行篋見詩囊中有二句云比來一病輕於葉扶上雕鞍馬不知翁且憐且喜曰得此二句詩則五千金花得值也公子次科旋中式入詞館此可為化柳詩公作一段佳話今則無此振奇浪子并無此跌宕詩人矣

春良玉詞

嘗於友人齋中見懸春良玉小像一幀上錢湘舲先生題金縷曲一闋風流悲壯殆罕其儔其詞云明季西川禍自春中飛來天狗毒流兵火石砫天生奇女子賦膽開風先墜早料理成平安應念軍門無將略念家山只怕荊襄破妾男耶妾之可壁中遺像誰傳播想沙場乃刀列隊指揮高座一領錦袍般戰血襯得雪膚婀娜更飛馬桃花一朵展卷英姿添颯爽論題名虢設齋南左軍國恨尚眉鎖

二名偏稱

今人二名亦往往於箋牘中單稱一字按晉文名重耳而左氏定四年傳祝鮀述踐土之盟其載書云晉重耳申昭二年莒展與奔吳而傳曰莒展之不立又昏語曹僖負羈稱叔振鐸

為先君叔振則割裂之稱由來已久馬遷茵蔯其濫觴耳

衙堂

今必屋邊小徑俗呼衙堂應是弄唐之訛宮中路曰唐字蓋本此

汀注

顧小林先生遊於古音嘗宿傅青主家一日起稍宴青主於戶外呼曰汀注久矣猶酣卧耶先生悔其語青主曰君精古音豈不知天本音汀明本音注耶相與大笑

辨似詩

湖州太守黃霽青先生安靖嘉善人工詩善滑稽有閩年某投札誤書黃為王先生作詩禽之云江夏鄉鄉未結盟廿年三書最分明他家自接周吳鄭敝姓曾連顧孟平須向九秋尋鞠有莫從四月問瓜生右軍若把浩翁換事負籠鵝道士情工整熨貼風趣獨絕

西湖竹枝詞

陶月山先生文彬筮村先生之祖也著有金臺錦城厚雲等集西湖竹枝詞二十首為人傳誦錄其三首云錢唐太守醉西湖隄上花枝也姓蘇郎是東風儂是草將春吹綠到羅無葉來風楊柳青青聰得得傍花行勸郎收卻金丸彈留箇鶯兒叫一聲十景塘邊是妾家小樓斜對木蘭花西郎阿妹聲相似莫誤敲門去吹茶清麗芊綿情文雙至錢唐諸老不得專美于前矣

金元七總管

吾杭清波門外有廟曰金元七總管姚古芬述其友人陳姓者云可對唐宋八大家眾賞其工絕案康熙間徐紫珊所撰碑記謂神元時人七者行次總管其官名也

金陵詩僧

金陵水月庵僧鏡澄能詩然每成輒焚其藁樵李吳澹川文溥錄其數首呈隨園先生先生激賞之甚吳謂鏡澄宜往謁先生鏡澄曰和尚自作詩不求先生知也先生自愛和尚詩非愛和尚也卒不往其留滯川度歲詩云留君且住豈無因比較僧貧君更貧香積尚餘三斛米算來喫得到新春新栽梅樹傍籬斜待到春來便著花老衲不妨陪一醉為君沽酒典裘裝其風致如此

武弁能詩

浦情田守我嘗誦其寅友葉岳王墓句云宰相若逢韓侂胄將軍已作郭汾陽立論新奇得未曾有情田金陵人余向於吳門署山堂陳氏見之出詩文稿若干卷見示多有可觀記其

五言絕句一首云最愛初三月彎環恰似鉤郎心鉤不轉鉤起妾心愁情詞婀娜絕非弁員口吻

徐寶幢

仁和徐寶幢茂才恭倫工詩文年四十目雙瞽口授經文課徒家徒四壁亦文士之厄也記其西湖櫂歌二首云大船埠頭楊柳青小船埠頭春水深勸君莫惜買船貴過卻春光無處尋錢唐江上大湖多遊客登舟喚奈何儂自年年弄湖水生來從不識風波韻音深得竹西之遺

杜撰

青春鸚鵡楊柳樓臺司空表聖詩品句也陳星生司馬集二句對云綠綺風凰梧桐庭院注云張子野詞請曹伯祖山舟學士為書楹帖學士愛其工麗欣然書之後過查子野詞並無此二句蓋竟屬司馬杜撰也才人好事往往如此

西泠感舊詩

姚大陛孝廉江蘇人寓杭有所眷留劄屏之畔後隨父宦閩重過武林訪之則香消已逾歲矣因賦西泠感舊詩四章云江南湯子恨無家錦字坊西問秋邪無館秋燈留蜗蝸荒陵春水沒蝦蟆故人尚指樓頭柳漁父空迷洞口霞春負沙棠舟上客酒尊詩卷到天涯窈窕文窗啟碧軒美人家近苧蘿村芳蘭佩結紉經楔杏子衫輕潑酒痕閶門單人歸春綰約青花聲破夢溫存爭知舊日青驄客哭遶枇杷白板門樓頭別語太淒清午似長生七夕盟絕代可憐人早死十年未見我成名臨流濁土埋蘇小殘月香詞唱柳卿安得並驅珠島鶴蒼烟吹破嶺頭笙西泠曲港平沙橋上黃昏喚莽鵝橋柳洲邊新鬼大桃花門裏舊兒家玉魚葬合肌猶暖金蛻魂歸月易斜知否蕭郎重到此短詩和淚泣琵琶夜闌之音令人酸鼻未半年姚亦卒言為心聲固不宜論也

拾沒

字典不知而問曰拾沒沒毋果切音麼今北人所謂什麼也

不惜

草履名不借其來已久按齊民要術作不惜黃狀益云當以不惜放逸棄之亦不愛惜也

呂叔簡語

明呂叔簡云今之用人每恨無去處而不知其病根在來處今之現時每恨無來處而不知

其病根在去處二語可為居官居家者座右銘

伯夷叔齊

張船山太守在登州府試以伯夷叔齊令題有作八比文者則伯二比夷二比叔二比琳二比也先生題作語於卷上云孤竹君哭聲悲叫一聲我的兒子呵我只道你在首陽山下做了餓殍鬼誰知你被一簡混帳的來西做成了一味哭不得的大煤人魄可為噴飯

蘭因館

白香山詩云錢唐蘇小是鄉鄰家在錢唐古驛邊官斯土者一再修葺借以為湖山點綴亦何不可竹垞必欲奪歸秀州未免已蹈爭墩之誚至小青詩云杯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小青為虎林馮氏家姬雖離家小說而衣香鬢影若有若無人尚憑虛墓於何有乃陳雲伯大令文述特築其墓於孤山之麓並附以雲友前香且為之誌以傚之須建所謂蘭因館以實之可謂極才人之好事矣詠巫山者不云乎朝雲暮雨連天暗神女知來第幾層賦洞庭者不云乎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引人入勝正在繚繞處必欲求其人以實之不幾梅鶴笑人耶然其題詠之作有不可磨滅者茲特錄其佳句大令原唱云芳姓偶同楊妹子小名應喚荀夫人方稱韋孝寬想朝句云樂府好歌三婦艷鄉親況有六朝人吳飛卿女史規臣云桃葉畫船題葉女梅花禪榻散花人大令媳汪小韞女史端紀事四首最佳其詩云鄭家嬌婢解吟詩和靖風流想見之遺址誤尋高士廟羅浮隔斷江以菊青蕪況也更乞茂漪畫一過簪花楷法妙臨池箭大人乞墨琴人俗字勒石此前身合是謝芳姿踏青春訪瓊姬墓宋竹高菊磵瓊況也飛白宵題玉女碑諸九鼎作墓誌

乔也。姚邱范郎廟塑孟姜女。偶坐者乃蒙將軍怙也。孤山林和靖祠塑女像為偶題曰梅影夫人之位。或戲之曰。何不兼塑仙鶴郎君。世俗誕妄。真是匪夷所思。又凡廟中司事之人。吾鄉名之曰廟祝。所作所為。往往戲侮神聖。如關帝手中所執之扇。本署款云。雲長二尺太人。廣書眾弟諸葛亮。真堪發噱。又某年吾鄉作保沙會。各廟神像。供迎聚於西湖瑪瑙寺前。於是請神持帖互拜。最奇者大士名帖云。愚妹觀世音。被社拜尤堪捧腹也。

陶望村

俞稚陶望村先生元藻。買墅於西湖葛嶺之麓。名曰泊鷗山莊。六十餘娶一妾。為餘老計。家濟伯祖山舟學士謂以詩云。病來久不見陶潛。隔著重城似隔天。昨夜中庭看星象。小星正在少微邊。聞說客江泛舸枝已成陰。從未涼時一枝柳。衆無人管。付與蟬青好護持。不是朝雲侍老坡也。如天女伴維摩。對門有箇林和靖。冷抱梅花奈爾何。好將斑管畫眉嫵。莫染星星鬢上霜。比似詩人張子野。驚花還有廿年狂。此四首。隨園老人已采入詩話中。復有再調比冀鵬惱無畫船樓外泊。紅闌深上一重簾。一幅新翻秘戲圖。海棠倒映老梅林。問年三五盈盈月。不見猶憐況老姚。先生沒後。如君守志不嫁。從四十餘年。余與先生令孫春田學博軒遊。詢之。如君尚在。年已六十餘。長齋繡佛。足不出戶。每食則設於先生小像之側。進酒侑食。如事生禮。亦一段風流佳話也。先生工詩古文詞。兼長制義。顧南北十上鄉闈不得售。在京師有曰者兼精風鑑。謂之曰。君命中金寒水冷。無分功名。雖然骨格清奇。不名世當長壽也。使相諸郎。則曰皆科第中人也。先生遂絕意進取。二子廷琡廷珠先後登甲科。出宰劇縣。先生買宅湖山。徜徉詩酒。乾隆甲寅春。田以新補弟子員入覲。先生見猶心喜。意欲重攜鉛槧。諸婿諸姪輩止之。不可。咸友咸止之。亦不可。於是春田求外告於山舟學士。學士往謂之曰。筮仕村俞求死耶。何其老而無恥也。先生曰。吾文與頗物狀。故偶作是想耳。學士曰。是不難。俟首場聚後。君為擬作。吾來同作。屆期學士偕先生至青雲街陶氏書坊。接考知有題為夫子之牆一節。兩公共研凝思。論題舉筆成文。皆清微淡遠之音。比牓發。則是科中式之人。皆招搖雅及。原雅考之三禮而成者。學士謂先生曰。此中須井堂垣墉。吾與子畫土頒牆。復從何處討生活耶。相與乾笑而已。

錢宗伯對

嘉興錢撫石侍郎載。奉命祭禹陵。辦今禹陵之非。既貢命。具指奏之。指計二十七款。奉　旨申飭。又乾隆庚子典江南試。取槻閎作解首三。榜發。京師以二事為對云。三篇四六。短章。欲於十萬人中大變時文之體。一指廿文。餘如有從五十年後上追古帝之陵。

石異

宋牧仲筠卿偶筆。載有人於歸州香溪得一石。大如斗。剖之得雌雄鸂鶒石一枚。後復得此溪又得一石。剖之得雄鸂鶒石一枚。因琢使相資用之。已奇絕矣。士幼時。嘗聞山舟學士云。有人寶一水石。上作山樹形。尾有杜詩一句云。石出倒懸楓葉下。其人純愛行篋中常以自隨。一日過黔州某溪。偶於道窗把玩。失手墮水。因停舟僱人撈取。良久得一石。大小無異前石。而花紋迥殊。未亦有詩句。則楷搖幷指前花開也。再下搜取。復得前石。此等物。異生之也。句真合之也尤奇。

馬小姊

天啟時。御前牌子馬永壽。年未弱冠。丹唇鮮眸。姣好若處女。宮中以馬小姊呼之。凡宴飲之際。禹或不與。合座為之不歡。後端午日。隨帝避西北溺死。見天啟宮詞注。

雞子盤

乾隆中。有方伯某公。按浙。見文牘中有雞子盤三字。批牘於地曰。此明明是蠻字。何得誤讀為門耶。一吏從容拾牘。援大雅鳧鷖之說以進。曰。舊注釜音門。謂水流峽中。兩峯如門。

也。某公憮然曰。微子幾誤乃公事。子即吾一字師也。某公之虛懷。此吏之博雅。人兩美之。

諷刺詩

諷刺之詩。意不可不露。亦不可太露。故不宜賦而宜比興也。詠蟬詩云。莫倚高枝縱繁弱。也應回首顧螳螂。詠瀑布詩云。流到前溪無一語。在山作得許多聲。詠鐵馬詩云。底事丁冬時作警。在人簷下不平鳴。詠夏雲詩云。無限旱苗枯欲死。悠悠閒處作奇峯。皆急切言之。而仍出之以蘊藉者。惟仁和單斗南先生詠蚊詩云。性命博膏血。人間爾最愚。嗜膚潛利喙。反掌隕微軀。此則痛詆之。不遺餘力。貪說之吏。讀此能無凜乎。

不白

陳太僕句山先生。年逾耳順。類尚全黑。裘文達公戲之曰。若以年而論公鬚。可謂抱不白之究矣。

廿四堆

越中扁湖之濱。獅山之側。俗名廿四堆。皆南宋宮人墓也。山陰邵亹畦先生詩云。扁湖湖水明如鏡。照出興亡事可哀。二十四堆春草綠。錢唐風雨葬華來。余曾過其地。賦二絕云。扁湖一水近蘭亭。淺土埋香尚有靈。當日承恩知未徧。翻從地下傍冬青。零落花鈿冷翠翹。誰將

遠事問前朝宮人斜外雷塘路一樣傷心廿四橋

食酒

有閒閒子作日記册云某日買燒酒四兩食之人遂傳為笑柄而不知亦未可非也于定國傳曰定國食酒數石不亂柳子厚序飲亦云吾病痞不能食酒則酒之言食其來有自

方子雲詩

歙縣方子雲僦屋長干忘情榮利詩featuring意造近體尤工五言如送夏湘人出關云山勢盤元氣湖聲折大荒舟次云石爭雙派水雲鬬雨來風登金山云萬古不知地金山如在舟竹林寺云石氣青樓鬬湖光白古今七言如句曲山云雙峽東江通楚蜀萬峯送雨落淮徐潤州懷古云人鉏北府新生草江走南朝舊夕陽舟次即目云潮初出海如雲白月作離山掛日紅石湖舟中云風急忽疑星欲墮舟移如與月同行鎮海樓云急水與天爭入海亂雲隨日共沉山清涼山云高閣紅扶臨澗樹小亭青受隔江山絕句如長干寺見隔院玉蘭云粉裝玉琢素衣裳拂面風來特地香不阻遊人阻詞客人間無賴是紅牆新月云雲際纖纖月一鉤清光未夜挂南樓宛如待字閨中女知有團圞在後頭小亭獨坐云小亭三面疊雲棲坐把流愁酒一尊西下夕陽東上月一般花影有寒溫風韻獨絕

科場對

謝金圃坳吳玉綸德定圃保沈雲椒初典試頗不滿於衆口作對云謝金圃抽身便討吳玉綸倒口就吞德定圃人傍某立沈雲椒衣裏藏刀雙關拆字巧不可階又浙江乾隆丙子鄉試兩主考一姓莊一姓鞠莊公顧頊而鞠公不讀有人集杜句嘲之云莊蝶未知何日醒鞠花從此不須開尤極現成鞠試畢回京語陳句山太僕云杭人真欠通如何鞠可通鞠公不解鞠詰之公曰吾適思月令鞠有黃華耳鞠大慚未幾死人以為語讖云近有某公分校禮闈卷中有用毛詩佛時仔肩者則批云佛字係梵語不可入文內復有用周易貞觀二字者則又批云貞觀係漢代年號不可入文內因有為之對者云佛時是西域經文宣聖悲啼殲狄笑而觀係東京年號唐宗錯愕漢皇驚又姚秋農總憲典順天鄉試有用尚書率循大下者則批云大下二字疑天下之誤是科蔣扶吟侍御分校有用尚書不承大憂者則批云大憂二字不典因對云蔣德荒蕪大憂含冤呼大下姚墟梅莽秋農一笑對秋吟語妙絕倫皆可與石郎明兩目無珠趙子龍一身是膽同是科場詰柄也

閻詩得晴

三山鄭汝器工詩贈其一相知令廣東鄭寄詩云三尺兒童事未語饑來強扯我襦袍老盡

舉仁輕輕語爺正修書去領南其人得詩因厚贈之嵇日削中之矣供兒童嘅哭飯罷坐內人低語向兒道餘有新詩上相公鄭詩蓋本於此

張子野

宋祁呼張子野為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此人人知之也歐陽文忠又呼為桃李嫁東風郎中以子野一叢花詞有不如桃李猶得嫁東風之句也見范公稱過庭錄

火浣布

莊芝階舍人仲方自蜀中歸攜火浣布一方偏示同人質厚且巨以手捫之泠泠然冷濕慴慴入火不燃而見誠則黑並無愈濯愈潔之說考火浣布有三最上者火鼠之毛所織其次火木之皮所織紋理細膩並出海南諸國最下則蜀中建昌所出名曰石絨生巖隙間土人采以為布能去諸物之垢不可為衣芝階所攜即此是也

蘇州狀元

本朝殿撰吳下為多有蘇人以此誇於座中忽一人冷語曰蘇州出狀元亦猶河間出太監紹興出惰民江西出剃頭師句容出別腳匾物以類聚無足怪也案此戲語亦有所本唐王定保摭言載一則云盧肇所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我袁民也或曰袁州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猶沅江出鮀甲九肋者蓋希矣

乳姑圖

山陰某忘其姓名有題乳姑圖詩云兒勿啼婆婆將與汝裹糇兒且去騎竹馬娘兒前牽娘雙淚流東邊一隻兒要留口講指畫向婆語婆婆不小哭乳羞婆婆不小哭乳羞不鋪張盡孝門面語而描寫妮妮之態自然入情

寬恕

唐唐臨性寬仁多恕欲弔喪令僮歸取白衫僮乃誤持餘衣懼不敢進臨察之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又一日令煮藥不精潛覺其故乃曰今日陰晦不宜服藥可棄之宋王旦富量寬厚家人欲試之以少埃投羹中公唯啜飯問何不食肉曰我今日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曰我今日偶不喜飯可具粥二公之度相似凡褊急而苛刻者可以為法

代筆

古書名家皆有代筆蘇子瞻代筆丹陽人高述趙松雪代筆京口人郭天錫董華亭代筆門下士吳縣侯山舟學士書名噪海內而從無代筆湯畫人應常錫著沈友三明經益頗肖公

書當為人作字者學士名實非代筆也

鏡聽

崑山徐大司寇乾學昆季三人未第時除夕相約鏡聽乃翁偵知之先走匿門外俟三子之出揖而前曰恭喜弟兄三鼎甲諸子知翁之戲已也不顧而走則有二醉人連臂而來甲拍乙之肩而言曰癡兒子你老子的話是不錯的蓋以俳語相戲也已而果應其言又錢唐黃文僖公機未遇時鏡聽聞二婦人相語云家有二雞明日敬神宰白雞乎宰黃雞乎其一曰宰黃雞可也機雞同音遂以為讖

瓦剌

西海有魚名瓦剌其目入水則暗出水則明凡物皆動下頷此魚獨動上頷見人遠則哭近則嗤故西域稱假慈悲者曰瓦剌制之者惟仁魚蓋此物徧身鱗甲刀箭不能入惟腹下十許是肉仁魚嗜最利故能剋也仁魚性極慈嘗負小兒登岸誤斃之遂齕石死而獨能制彼所謂以至仁伐至不仁也

無題詩

余在京師凡過諸伶俙座酒闌燈炮往往漠然人或以矯情譏或以木石詩過然不頷也一日見某部某部不覺傾倒形輸色換頗難自持然猶抑絲無由作合也因賦無題二章云尋到蓬山別有春好將綺筆寫芳心鉤斜格澁渾難畫挽鼓淒清不忍聞作鴛鴦申後約化為蝴蝶夢前身玦鐶消息全無準腸斷愁紅悶翠人不語情處慈悲處如此相思可奈何後落梅花酸意遠倒垂蓮子苦心多烏啼街恨思填海猶為生處怕渡河欲祀微波通一語生防前面有鸚哥

趙條珊

仁和趙條珊先生飢湖北安陸縣知縣以生談鼎一琴一鶴頗有相感攜石無俗不改其樂將作小詞自遣記其遊西漢溪天樂云清流澹沱有一篇飛來白頭似我又臨江仙詠秋海棠葉云斷腸人不見留得綠衣裳皆綽有風趣也

和尚太守

王樹勳者山西人始為京師水關院道幕後為懋勤殿供奉入直南書房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編修旋授湖北某縣知縣擢郡守加銜監司以知府候補後為憫忠寺僧紀於資送歸自蓋坡邊例報可回籍江先於刑部街門開柏柏山其後資遣大興任錢塘有和尚太守誕一篇紀其事計文不備錄記其起四句云樂民為僧如兒戲重僧為官如沐猴官成掛冠拂袖歸

黑龍江上游諸之失笑

五時衣

今江南人嫁娶新婦必有五時衣按齊明帝紀武陵王閱太后遺物命留五時衣各一襲五時者謂春青夏赤季夏黃秋白冬黑也江南沿六朝之遺故猶有此名

中秋詩

王次農明府辰在京師集同人當中秋限秋字賦詩有某君句云六十分明月五分秋為時傳誦又吾杭同人小課以月餅命題姚古芬五律起聯云聚頭看明月把酒問青天以蘇對李天造地設黃相圃先生模擬節歌當以為此題絕唱也

張晏埋骨

金玉珠寶無不出土者故古人戒厚葬也然亦有時利及者宋壽州張侍郎撫州晏丞相俱葬陽翟相去數里有盜發張墓得寶器甚多遂完其穴繼發晏墓棺中惟木胎金裹帶一溢失望大慙以刀斧碎其骨而出一以厚葬完軀一以薄葬碎骨事之不可知者也

干支戲

明王完虛中巫咸萬歷甲辰進士好諧謔初仕為鄒平知縣與章邱接境一日與章邱令相見令問公年答云乙亥回問之答云亦乙亥公笑云某是鄒平一害兄便是章邱一害又有人賀新婚回人問新人容貌如何曰未言其貌先言其命辛酉戊辰乙巳癸丑其人不悅則曰新有婦人一似鬼魅也

名士受窘

遠官戚屬名士遂傲慢違官然亦有時受其窘者吳江郭頻伽虞飲於友人處有某太史在座少年甲第未免意氣淩人頻伽語氣之間多所抑俯太史不堪其謔作而言曰頻伽先生有何閒罪卻句句奚落下官頻伽曰公讀書中秘言當雅馴奈何以稗史之談挂諸齒頰太史曰昔者百官忘朝士七品以下不得稱臣但稱下官南北史亦然某承之翰林官止七品稱下官禮也先生獨未之前聞乎頻伽慙不能答

毒誡

明魯藩閒一內璫銜命入浙與司北關南戶部司南關北工部飲宴席間知選授湖北某縣旋擢郡守加銜監司回籍江先於刑部街門開柏柏山其後資遣大興任錢塘有和尚太守誕一篇紀其事計文不備錄記其起四句云樂民為僧如兒戲重僧為官如沐猴官成掛冠拂袖歸頭陀磕頭哭了幾聲佛戒命新娘娘站立左右瑞怒憫擬毒誡欲自裁二司力勸而止雖偏

再誌曾倣由自取也

中庸非孔門書

梁書山啟子謂中庸一書非子思所作其說云僞託之書歟隋有無心而發露者孔孟皆山求人論事俱就眼前指點孔曰曾謂太山又曰太山其稽孟子曰挾太山以超北海又曰登太山而小天下就所居之地指所有之山人之情也漢都長安華山在焉中庸引山稱華嶽明明以長安之人指長安之山其為漢儒僞託無疑

阮王二宮保聯

劉文清公在相位太夫人九十誕辰○仁廟賜壽備極恩榮阮芸臺宮保撰聯云夫為宰相母為宰相八座聲名滿海內○帝祝期頤卿士祝期頤合三朝已階至二品也冠冕堂皇字有其匹廣廈圖宮保鎮粵王者歷尚書鼎鼐聯云恩行章甲祖父子孫三宰相家傳忠孝弟兄叔伯四將軍鉦鼓鴻題足以稱其家乘又先文莊既相後松文於贈聯云秋圃黃花韓相國春風紅杏宋尚書臺閣前揚又何其妍麗也

琵琶記

高則誠琵琶記相傳以為刺王四而作駕部許周生先生宗彥嘗語余云此指蔡下事也下葉五而娶荊公之女故人作此以譏之其曰牛相者謂介甫之性如牛也余曰若然則元人紀宋事所言之可耳何必影借中郎耶先生曰放翁詩云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據此斯劇本起於宋時或東嘉潤色之耳然則宋之琵琶記為刺蔡下元之琵琶記為指王四兩說並存可也

毛

佩觿集云河朔訓無曰毛今粵中及西蜀皆然按東坡請人喫蝦飯曰飯也毛菜也亦雅蔔也毛則古人行文往往川之然猶曰紀載方言敘述遊戲耳後漢書馮衍傳饑者毛食五代史馬縞綠眼緋毛魚錢則無册馬文亦用之矣

茗檬子

鴻紅友填詞律一書其歸洞仙歌之雜入醜奴兒採碎花簪之為殘缺祝英臺近滿曉序之別無添小三熹之分兩段為三段笛家之當移掇句讀細心校訂允推詞學功臣他如嘯餘譜之仄收誤收如金人捧盤之即上西平蝶戀花之即一籬金念奴嬌之即賽天香六醜之即簡傲高陽臺之即解連環過秦樓之即惜餘春漫望梅之即解連環詠牡丹詩也人以為是女障子詩樹底有天春叔叔人問無路月茫茫曾慶漢武

學海堂

阮芸臺宮保到處好提倡風雅道光四年於廣東觀音山建學海堂仿浙江詁經精舍例也其地梅花夾路修竹繞廊中建廳事三楹後有小亭逶室高依岑岫平挹琢江頗極蕭灑之致每月集書院生童於此課詩古文詞焉宮保自撰楹帖云公羊傳纓司馬記史白虎德論雕龍文心極古香古豔之致

律中變調

詩人詠梅花句云惟三更月是知己此一聯香粵為春陳子壯敬館詩云青銅三百一斗酒放杖十八誰家娘餘姚鄭耕餘贈人句云人皆欲殺今之白我醉須埋昔者伶嘉興吳澐川泡則香厚詩稿句云拋五斗米就三楹腹萬卷書手一杯海昌陳益齋句云古松奇似老名山初月猶於新嫁娘余客胡西堦詠蓼花句云何草不黃秋以後伊人宛在水之湄又有人詠十月桃句云劉郎再來歲云暮王母一笑天為春諸聯俱強盤曲句法新而用意別皆七律中之變調也

宋清臒

孟子見不得有時還自來真佳句詩也人以為是失猫詩若教解語應倘恍任是無情也物人雖陳詠牡丹詩也人以為是女障子詩樹底有天春叔叔人問無路月茫茫曾慶漢武

寂西王母詩也人以為是鬼詩天末樓臺橫北斗夜深燈火見揚州楊蟾詠金山寺詩也人以為是牙人量四至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吳僧白塔寺詩也人以為是分界堠子詩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白香山詠楊妃詩也人以為目連救母詩秦地關河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駱賓王詠古詩也人以為是算博士詩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還自點燈來杜師旅詠所築堂詩也人以為是登溷詩王荊公來仍半破舊公將去定平池李山甫覽漢史詩也人以為是破船詩雖屬揶揄然亦切中至若和靖先生梅花詩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陳輔之以為有類於野薔薇詩夫薔薇蔓生初無疏影花影散漫為得橫斜是真無理取鬧不待辨而自明又有人謂坡公曰此二句詠桃詠杏亦何不可坡公曰有何不可只恐桃杏不敢當耳斯言最為冷雋近有人詠梅花句云三尺短牆微有月一彎流水寂無人語極幽靜有輕薄子見而笑曰此一幅絕妙偷兒行樂圖也可謂訴諧入妙矣

老少年詩

趙甌北先生詠老少年句云雖及三少候鶴頂百年功李散木先生詠老少年句云白髮上陽重被伯青衿岐路忽登科一寫其貌一寫其意又有人一絕云一曲琵琶塞外哀夢為小

郎處意極正大有人過邯鄲盧生廟詩云四十年中公與侯雖然是夢也風流我今落魄邯鄲道要向先生借枕頭詠諧處意極灑脫

中興文字

宋高宗南渡禪位太后詔書云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其猶在秦檜在相位建一德格天閣有朝士賀以啟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于今稱當仲吾其左祖雖皆不稱然俊偉高華自是中興文字

春陰詞

吳穀人祭酒詞華蓋代然偶以雕琢挾其才氣稗存洪太史評其詩如青綠溪山尚未蒼古是已余謂祭酒著作以倚聲為最余酷愛誦其望湘人春陰詞一闋云憤留寒弄蟆非雨非晴誤拋多少春色半幣閒愁半迷歸夢黯黯蘼蕪空碧閣處雲濃禁餘烟重欲招無力最脫來如霧東棚一樹梨花明白章臺飲罷巷陌已清明時過嬾攜遊展只潤過黃鑪約暮故香留得天涯燕子問伊來也可有斜陽信息聽修人半晌呢喃似怨暮寒簾隙（按望湘人上半段第五句下半段第七句舊有讀自竹細膩慰貼玉田白石不得專美於前余向拈此題曾賦金縷曲云春在冥濛處怪東風無端收拾蜂情蝶趣淡煞梨花濃煞柳嬌煞海棠一樹更何侯綠章乞

取庭院深深簾幕地脂薰鑪潤通沈檀炷香篆外逗飛絮佳遊已誤辜芳侶好繁華樓臺十里鶯花無主刻厚濃雲凝不醒竟把韶光勒住更不放斜陽一縷梁燕呢喃聲不定似猜詳明日風還雨鎮相對說愁緒脫稿頗自愜心讀竟生作爽然失矣

山人

明季士大夫多重山人如陳眉公王伯穀皆名噪一時有黃白仲者閩人慣遊秣陵僦大宅以居以詩自負好衣鮮衣曳華舄乘大轎往來顯者之門一日拜客歸豪中客甚興夫家雁錢則曰汝日捫黃先生其肩背且千古矣尚敢索錢耶興夫曰公貴人也無論舁五體以出即空舁此兩舄亦宜酬我厚值彼此爭言不已一友過而解之曰一榮其肩一高其足兩說俱有理各不受賞可也興夫掩口而去此事可入笑林

禁宰犬豬

宋徽宗崇甯間范致虛為諫議謂上生壬戌于生肖屬犬人間不宜殺犬徽宗允其議命屠狗者有屬禁明武宗南幸揚州兵部左侍郎王抄奉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太師鎮國公朱鈞帖云照得養豕宰豬周喪常道事但當爵本命且姓字異音同況食之隨生瘡疾深為未便為此曉諭地方除牛羊等不禁外將豕牡不許喂養並易賣軍殺

如敢故違本犯及當房家小發極邊永遠充軍古今怪事無獨有偶如此

羣仙液

奉聖夫人客氏命美女數輩各持杭具環侍左右偶欲飾鬢遽挹諸人口中津用之自云此方傳自嶺南祁異人名之曰羣仙液服之令人老無白髮見天啟宮詞注

續榜進士

湖州嚴海珊先生遠成雍正二年續榜進士當有句云彭衙分拜三年賜絳帝俄傳六日蘇漢典極天成之巧

朱鬧泉詩

仁和朱鬧泉司訓人廣青湖先生之子也工詩善畫久困場屋遂改習度支遊粵東為名幕者垂二十年著有祖硯堂詩詞稿余最愛誦其金陵懷古二首云要與重刊馬鳳陽小朝廷上劇拔猖下流地竟唐靈武偽種人非夏少康一綱盡成羅漢獄兩年空似俳優場可憐南部烟花錄斷送留都士一方誰言淮北不須憂警報時聞急上遊蟋蟀相公空富貴蝦蟆天子太風流金牌曲譜桃花恨鐵甕戈沈燕子愁留得繁華舊明月照他歌舞十三樓沈雄頓挫音節蒼涼其他佳句五言如霽雪云日冷難爭色山明不受烟湖上寓樓云波光沈小艇

塔影墜春愁沖泉宜暑湖上白雲庵云樓開三面水風亂一池荷七言如將抵刑上舟中遺懷云吟情似水初分浪歸夢如雲欲渡江半閒堂云江上生涯汪立信尊前死別廖瑩中臨安懷古云塞外已忘援父母夢中始信索山河寄家信云客路大都多寂寞旅人强半說平安夕陽云儘多寒色翻鴉背大有閒心送馬蹄送何閻士太守窗夏云酒泉太守真名士水部郎官舊諫臣出都別友云人從漂泊遺鴻斷天入清寒健馬蹄落葉云平野盡消無賴綠夕陽都作可憐紅白樓送別云半幅帆開風五兩一枝筆走路三千驅暑生風葉蟬已知秋怕雨聲搖樓夜泊云雁將米候蘆先白霜到濃時月有烟集湖上第一樓云湖雲貼水欲成雨風葉當窗先借秋警錄超拔皆卓然可傳之句也

狼跋鴛鴦

豳風狼跋一篇詩人比興以類奈何以狼比聖周公雖處危疑何至如狼之跋疐蜀人楊少卿民望云狼之遇人先旋繞於人之四旁甚疾人為之戰懼自失然後食之詩人蓋以狼之跋疐比四國而周公處其中不懼也又小雅鴛鴦一篇注云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夫鴛鴦之罹畢羅此豈吉祥善事而以興主人之福祿者東漢曰此刺幽王之詩也二章一反一正以為諷諫于飛則畢之羅之在梁則戢其左翼明靜者之先告動者之有災也二說最得

李邕之

城舊倉巷花林小玉者貌不甚佳而嬌小躡甚雙翹之窄目所未覩之余戲賦四絕云芳草羊綿易夕陽杭杷門巷暮平康分明紫玉釵兒黃合浪風流李十郎百舸歌喉一捻腰婀香扇墜比風驕銷魂最是雙蓮襪風颭蜻蜓立不牢門隔王家對仲宣桃源有路謾無差怪他多事閒峰蝶損叩柴扉去吃茶同鳶肩伯明中舍之弟九遷吏部郎中舍弟之門大書曰江上清風山月君拥有事沸山幻花伴柳休猜我李下從來不整冠

新婚詞

余忽舫兄敘事屢有斷痕其完姻也張舫慨汝才正治作賀新郎詞調之記其後閨起處數語云羊車玉貌真無偶只微瑕眉峰青處斷雲橫岫我有傳家京兆筆先與梅郎補就版詞人妙可謂雅謔矣

劉子明語

宋劉十功字子明隱居不仕時號高尚先生谷王子常書曰常人以吹嘘欲救作以脩財救子孫以政事救民以學術救天下後世此數語甚奇剛

謝公山琴

斯公吳泰江於土中掘得謝文節公琴一張長三尺四寸廣四寸蛇腹斷紋琴背署曰號鐘銘曰永山之桐西山之梓合而為一秦十為古分線凡二十字下有晉山欽識吳君倫撰題詠甚者不下數百人原唱四首余酬雪其第三首云南渡官家事事非抱琴人已變麻衣催來江上潮無信彈響冬青舊亂飛青鳥龍歌皐羽注黃冠相送水雲歸只應一例滄溟外同調西山賦采薇齊節清遠和者皆勿及也

春寒

於縣周牧才以貴有句云曉風吹雨百花殘不與歸袍買醉難還是去衣還太酒費人鮮酌凡春寒陳雲伯大令文沈撝實山篆有吏工詩大令錄實山詩吏印章贈之吏有句云晨炊原時偏重永敢衰興後忽春寒兩押春寒所供有風致

雷瓊道署堂聯

廣文雷瓊道駐紮瓊山縣火堂權曉聯藏瓊州全府州縣名色其句云定安仝之第生鎮瓊山閩樂會以會同官統府州縣屬僚獨臨高位澄邁往之懷清揚陵水佐文昌而昌化理合萬儋崖諸邑共感恩波組織極自然之致

西樓記

袁蓀庵子令以西樓記得名一日出飲歸月下扃輿過一大姓家其家方宴客演霸王夜宴輿夫曰如此良宵風月何不唱曲戶傳嬌語乃演十金記耶蓀庵狂喜欲絕幾至墮輿真會茶儔如俱有六朝烟水氣也

濃墨淡墨

閻朝臺家劉石庵相公專講魄力王夢樓太守全取丰神時有濃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

象棋

宋玉招魂篤敬象碁有六博些所云象棋乃是以象牙為碁子非今之所謂象戲也今象戲不如起手何時劉向說苑云雍門周謂孟嘗君曰足下閒居好象棋亦戰爭之事似七國時已有此戲太平御覽又謂象棋乃周武帝所造然有日月星辰之象此復與今之象戲不同迈又有三人象戲士角添旗二面在本界直走二步至敵圍始准橫行然亦止二步去二兵添二火火行小尖角一步有去無回棋盤三角中為大海三角為山為城兵旗車馬俱行山城逼火逼海起手大抵兩家合攻一家然危急之際亦須互相救援緣主將一亡則彼軍盡為所吞以兩攻一勢窘當也故往往有彼用險着制人而我反從而解之者大數彼正所以固我也鉤心鬬角史難于二人對局者譜見昭代叢書

小照

小照之例景則春花秋月事則彈琴詠詩千潭一印已成習套何夢華丈元錫曾有小影一絕不佈景已則雲披星冠內家妝束題曰姮娥摩居士現天女身而說法像於膠山舶海中別立一幟

郭婆帶

郭學顯乳名郭婆帶粵洋巨盜也雖剽掠為生而性頗好學舟中書籍鱗次無一不備船頭勝二句云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人之患束帶立於朝在洋肆驗多年官兵莫敢捕治柏荊溪制軍涖任議主招降郭率衆投誠予以官爵力辭不受於羊城買屋課其諸子以布衣終始盜中之有道者與

雙身韋陀

雍正中有番僧號活佛偶受王公禮拜絕不為動惟岳襄勤公鍾琪則必先膜手人問之答曰此雙身韋陀也

篦說

齊田端木國瑚著篦說二卷全以川易為經緯按文獻通考有八五經一卷八卦五行相蓍蓍也則古人已先有言之者矣

郁園跋阜

郁園二字畜字音閉本周禮都鄙之舊從畜省文也廣東鹽店皆稱茅阜其實各店大書特書都悉艱字也然今日尋常話及畜作閉音阜作鄙音鮮不以為怪者而究之原本不可不知也此與游關作許關同一沿習

輓對

翰芸舫先生克均為福建巡撫其夫人以四月八日卒于官署僚屬公輓多王頌揚先生俱不愜意倒筆孫平叔先生洲舉一聯云解脫拈花剛佛日證明問果在仙宰解公見而歎曰果竟名士此屬自與人不同也

江彥皋

前詩外傳云趙子曰避武士之鉾端避辯士之舌端避文士之筆端二端之中筆端最烈端火逼海起手大抵兩家合攻一家然危急之際亦須互相救援緣主將一亡則彼軍盡為所吞以兩攻一勢窘當也故往往有彼用險着制人而我反從而解之者大數彼正所以固我也鉤心鬬角史難于二人對局者譜見昭代叢書

娟乃謂就而身免士訟公究亟郵牒而集闕下帝從民欲令免肉以贖人其推牢可謂至矣及李為張浚所誣落職久章留制而明知閒上有廣忘去千雕兜欺世盜名孔子先誅夫小卯卑殺尚戚陽列聖好生之德信魏喜後為一時羣小之宗同一人也前則美諡之如彼後則醜詆之如此尚論者將何所適從乎迄今千載而下李公之名爭光日月而秦檜則人人知為有丈夫無行之人此等筆端不足避而反為助矣

鳥鳳卿

鳥鳳卿名勝吳姬寫揚之小泰淮知文翰愛畏有丈夫氣其楹帖云姚他巾幗男司馬飽我脂粉女孟嘗語頗跌宕嘗為中行畫蘭竹帳額題絕句云最是湘簾靚妝處畫屏簪是返魂香旁人淺擬閨花語自寫瀟湘與自看蓮亭年來三十也

蜂佛

唐琴臨太守停遊真州寫店楊仙禪院即東坡先生寫經處也夜夢室中光明現佛像六七日得平即燒中有七佛像太守作歌紀其事一時和者甚眾

四書偶語

諸葛武侯躬集四子書為對云可託六尺之孤可寄百里之命君子人與君子人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吾見其人關帝廟對云乃所願則學孔子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義家對云擒之誠是也逝者如斯夫當鋪對云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四境之內萬物皆備於我或曰取之或曰勿取三年無改一介不以與人又拄杖銘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俱確切不移

異菜

鮮于叔明嗜食臭蠶權長孺嗜食人爪劉邕之嗜食癐疥唐舒州刺史張愼儀左司郎中任正名李棣之好服人精賀蘭進明好啖狗賓遼東丹王好啖人血明駙馬都尉趙輝喜食女人陰津川水南京祭酒劉俊喜食蚯蚓二酉委談載吳江婦人好食死人腸胃皆理之不可解者也

徐文長

會稽家文定公國治里第在紹興府城東地名曲池明徐文長青藤書屋故址也中有先生畫像舉家崇祀甚謹此屋每遇科場之歲嘗有人借寓讀書先生必顯靈異如有人入闈者則紅袍而出否則青衿也又曾于蕭山王氏見所藏文長小像一幅方頤廣額白眉剡秀戴烏巾衣白袍倚坐鹿皮褥上旁侍立一子自題贊語于上云骨法重軀脩白便便經史一百

卷則有風趣可想其人韻致

潞王墓

吳杭南關權署為明季潞藩邸舊張廷謨府志○本朝定兩浙潞王首先投誠救免一城生靈杭人德之呼為潞佛子王平生善音律嘗製潞琴數百編列字號今當藏一張乃第十三號西齋李大有清平樂詞一闋詠之

武廟對聯

關帝廟對聯集句則舊宮當改漢漢帳失吞吳最道得壯繆心事出其次則漢家宮闕來天上武帝旗在眼中吳宮花草埋幽徑魏闕山河影夕陽俱漢成至撲句最佳者寒擊先武穆而利大漢千古大宋千古後文宣而聖山東一人山西一人倫似無愧先當首風文坐以武成名剛毅近仁於清作時和中又增一聯學于古有獲春秋本義在詩書易禮外別有春經傳重莊敬工力兼敵京師前門外侯廟有一對云漢封侯有明封帝聖天子非無意也山有數外有像中於有眼大將軍何以處之閒此一瞬為左忠毅勤魏金時所上祇此乃請命之詞非表彰之語也曾在武林門外見一對云此英地也試問孫郎有廟否今帝號矣何烟書代贈侯乎云是縣新嫁其少莊雅氣至所傳侯降乩諸聯同是稗官氣太重

為後人偽託無疑又許州有地曰劉曲處有對云亦知亦故事尚存乎從今從走偏天涯再休言萬鎮千駟留許汝立功乃去日偏他日相逢此路旁敢忘杯酒綈袍全組織本傳誤刖為機杼

宋端宗履磁

石徑尺許東西外刻底有四足如履形一足刻端宗御履

李廉貪甚欲有購者請以黃金對偏李廉厚謝三日夕而從去之說見陶榖之脈硯履歷說

鄒桐鄉沃荼書舍人舍人屬文淵為履硯齋銘江茗文有記沈小宇周青士各有詠

西施詩

我聞齋先生詠西施詩云妾自承恩人報怨捧心常覺不分明立意既新措詞亦媚及讀毛馳黃先生句云別有深恩酬不得向君歌舞訴君知覽舍舊臨摹較袁史勝

黃梅橋

筑梅橋先生棋外男鐵年先生胞弟也錢唐諸生久困棘闈四旬外以醫臨記某年太翁晴江先生卒山舟學士時晴其時舍弟未有謝來梅橋先生自以業儀書之學士見而藏諸篋中謂王曰我生平覩臨松雪書者多矣未見有如此神似者汝輩學趙字以此為金科玉律

可也梅橋先生今將八十尚無恙居武林門外之夾城巷

尋常音誤

尋常之字本有尋音古昔之文或多假借而習焉不察信口訛傳未免伏臘金根貽譏大雅

連蜷雌覺笑文人茲特臚舉之以便初學颶風海大風也颶音具颶作颱颯然大笑也颯音颯颯作颺侯鯖侯家之餘也鯖音精鯖作鯖魚海魚即石決明也鰒音復鰒作鰒老媼女老之稱也媼音奧媼作媼偽永言有味而長也偽前上聲偽作僞暴露顯露也暴音卜暴誤作抱災滲陰陽氣亂也滲音慘滲誤作疹本音虛覓切作本音誤秋廟胡神廟也廟誤作祓色名也虛覓切作本音誤秋廟胡神廟也廟誤作祓泛駕馬有逸氣不循軌也泛音汎泛誤作氾駕音賈駕誤作架臘肭肥也臘音獵臘誤作蠟肭音訥肭誤作納土著土人也著音酌著誤作注冰檗寒苦也檗音柏檗誤作蘗口吃口不便言也吃音乞吃誤作忔悃幅至誠也悃音閫悃誤作福狻猊獅屬也狻音酸狻誤作痠猊音倪猊誤作霓跋事蹟事也跋音拔跋誤作拔

鄙食異漢人名也鄙音孚鄙誤作鄭

楚些宋玉招魂助語詞也些音蘇些誤作本字

睚眦目相忤也睚音崖睚誤作涯眦音賜眦誤作賦

貿易者也貿音茂貿誤作買

旋轉圜也旋音漩旋誤作鏇

鄂州地名也鄂音愕鄂誤作鍔

朱提芭名地出銀故曰金曰朱提也朱音殊朱誤作侏芭音巴芭誤作鈀

致送子覲音殷對云我費盡一片婆心抱個孩兒付汝你須做百般好事留些陰隱與他佛口聖心自然入妙痘神廟對云溯從前未判妍媸到此渴漸而目過逢關方為兒女全得祖父種心苗亦覲切有味廣東香山書院對云諸君到此何為業精勤學問文章拙一藝徵長便算讀書種子在我所求亦恕不過子臣弟友盡五倫本分共成名教中人指詞皆而不非

過洋樂

李竹隱川字叔大東莞人以孝聞宋末中國喪亂竹隱使其堵徙口以詩書教其國人皆被化呼為夫子及外以鼓吹一部送柩歸里人以為榮至今會城舉喪必用此樂前導俟衣佳帽名曰過洋樂

孔萬

陳都官尚書孔範樂孔貴嬪結兄妹明丞相萬安妳萬貴妃文康晚年陽痿得門生倪妙仙獻方遂起世傳洗爭御史是也因以其方進帝曰臣安敢進倘大臠出示朝堂廣詞訪者又康唯唯此等語媚雖嚴分宜亦不屑為也

曲阜孔林

曲阜聖林相傳周公當卜葬於此既而曰吾無德以當之五百年從有望人出而當之大周

公之遠千易稍于數宜其前知若此厥後孔子之葬曾子主持之雖後來之神靈履
踐不土鄒長同由聖德之自泳天葬而二子之相方定公濟蒼鯉營冏有百倍於後世青烏
之術為而四方觀葬當子貢謂之曰聖人之葬人歟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其詞之誅延
雖若若此可見聖賢無所不學而又不欲以說異之說示人也學顧可及哉

青詞

青詞乃醮壇詞禱之詞明世宋朝大臣詞臣恭從事于此以奉天眷有極工者嘗見一聯云
採盛著之草以成文天數五地數五五五二十五數生于道適合元始天尊尊無二上截
嘯竹之簡以協律陽舒六陰慘六六三十六慘舒間于天天生嘉瑞皇帝帝統萬邦相傳
係夏啻浪手筆

堯舜禹湯所舉

宋試士策以堯舜禹湯所舉為問明皆以四岳伯益皋陶伊尹為對而不知所問者漢時閭
門詢者四人四時各有所舉乃趙充舉蒼舜舉夏張湯舉秋黃霸舉冬也見宋祥類鈔

亂世之臣識大體

三代以下亂世之臣識大體者孔明王猛二人而已亮仕漢而心乎漢猛不仕晉而心乎晉
臨終不叛伐魏之師猛臨終諫止伐晉之舉其事雖異其意則同也此論宰相任心齋先
發之而其說則本于侯朝宗

借書

借人書不還見杜征南與兒書後人作借書一瓶孫愐唐韻瓶字注云瓶酒器
也大者任一石小者五斗古借書歟酒器也而黃山谷借書詩云將送一鵝開鏡魚瓶又作
鵝常別有所本但瓶之易碎不如起于何時余意古人于書於室之至不肯輕易假人而陰
詠者乃設為賺賂以餌之藏書之人或困良醞可繼偶爾破慳未可知也漁洋池北偶談載
歸熙甫與王子敬一帖云東坡易書三傳嘗求魏八不與此若昧俗愈乞為書求之愚
公作料道不敢恥也借書雅人事乃亦狗勢力如此異哉

褻瀆語

宋吳伯舉守姑蘇祭京一見大喜入相首薦其才三遷中書令人疑以忤京落職知揚州容
或有以為告者京曰既作官又要做好人兩者可得兼耶此真褻瀆心瘋狂之語

博士待詔

博士待詔皆翰林院官名也如何以有恭博士洪博士筆帖式之稱翰苑之有待詔之號

稍習之洋不知何昉

尼姑

漢劉峻女出家乃尼姑之始而尚未立名宋曾婉人阿諛西城之教始有尼姑之稱何充
捨宅安尼乃尼寺之始

小說傳奇

小說起於宋仁宗時太平已久國家閒暇日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名曰小說而今之小說
則紀載炎傳奇者裴鉶著小說多奇異可以傳示故號傳奇而今之傳奇則曲本矣

錄子

宋稗類鈔仁宗幸後苑回宮漿甚急宮人曰大家何不向外而索而致久渴耶帝曰吾慮
顧不見錄子尚問之則所司必有得罪者故不忍也始以錄子必是盛酒器之類如今銚子
銚子之類下語所司乃是主器之人而楊升庵則曰錄子庖人之別名也引事牛牢少為證
以為錄牛音近義頗牽強及閱宋陳鵠隱從筆記載茶酒等班有御錄子之名此則可為確
證又閱魏泰東軒筆錄亦載此事帝曰吾慮顧不見條鄙女子名色又異且錄字三說不同
究不知宜何從也

趙普

宋太宗嘗與趙普議不合上曰宰相安得如桑維翰者與之議乎普曰維翰愛錢陛下恐亦
不用上曰指大眼孔小者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此語分明隱刺不予金事

圖書

法苑珠林云造書凡三人長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曰倉頡其書下行今
圖書下行而兼左旋是又一格也

滇南不知孔子

滇南人初不知有孔子祀王右軍為先師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始建孔子廟

貴賤同誕

宋稗類鈔文潞公八字洛陽一老人與之符合而窮通不同況一日者推之是或南北之分
水陸之異然明年某月當與公赴居飲食同一享用不過止九月耳次年潞公入洛欲覓一
舊人談往事或以老人薦者公一見大喜出入必偕凡官府宴會及親友招邀亦攜以往公
坐右則扶老人于左坐左則扶于右九月後公去洛而老人之縱跡疏矣又宋人小說載蔡
京八字見丁亥壬寅十辰辛亥與東京鄭紛兒子支干並同

古人名作

儲中子在文公陸士衡五等諸侯論蘇廷碩東封朝覲壇頌獨孤至之晉遠遊賦韓退之進學解毛詞傳孫可之人明宮紀歐陽永叔王鎔傳王淑妃傳伶官傳蘇子瞻十八羅漢像贊戰國晉士論陳同甫上孝宗書皆得太史公之神當與項羽本紀同讀李安溪光地云閒佛號篇名文宜棄置一處范蔚宗西域傳贊傳奕表韓退之原道佛骨表與孟簡書宋景文奏府傳儀朱文公辭免侍講劄子合而觀之彼教無所逃罪矣

筆端刻薄

趙秋谷始與阮翁相得後乃齟齬因作談龍錄一編句句贊卻句句刺至尖極冷下筆如刀推其由不過因不借銀調譜之故亦何至恨刻如此然觀曰文人相輕積習使然耳至梅聖俞碧雲騢一書其于文潞公范文正公信口誣污不遺餘力夫人知為必無之事而繫繫言之踧踖書之究之于二公非有不共深仇特以懷才不偶因而歸怨宰執為此醜詆妄揣女之所為而乃名士為之爭且延今千載而下兩公之名爭光日月而聖俞反因此而共識為有文無行之人則亦何苦以己矛刺己盾耶又錢世召錢氏私誌于歐陽文忠多有微詞而識錢一事尤吮吸不休末乃自露口供因五代史十國世家痛毀吳越而歸田錄又未敘

文傳美政之故怨謗之于人顧不甚哉總之發人陰私攻人瞬昧實則喪人德虛則喪己名快一時之筆罵流千古之是非文人最易犯而實宜切戒者也（或曰魏泰所作錄名聖俞者）

三陽

明永樂宣德間楊榮楊溥楊士奇皆秉鈞軸同在閣中則參謁者難于稱姓故以東西南住別之士奇江西人故曰西楊溥荊州人荊古南郡故曰南陽榮閩人閩在京師之東故曰東楊亦猶本朝北劉中堂南劉中堂之稱

蓮樹

西湖岳忠武墓樹枝皆向北人人知之也韓城有蘇厲國墓樹枝皆向南可為的對

牡丹

石城山丈人觀前有牡丹二株一高十丈號大將軍一高五丈號小將軍牡丹向比美人此忽擅園外之尊充為衆香國中生色

薔花檻

明武宗幸清江浦駐蹕舟舍金源第以後樓居劉美人劉性愛花當時供頓必進鮮花朵日凡數次後人呼其樓曰劉美人薔花樓

三蟲

唐咸通中荊州湧生蟲頭有五綵數能五百來脩自給有西河流南之風嘗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為蠹蠹謂蛀書而食也第二變為蟲蟲謂鑽木而食也第三變為大蟲謂噬人而食也見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說甚解頤

錢唐梁紹壬應來甫纂

周芷卿

周芷卿，錢唐人，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工詩及詞，性極風流，有所目成，格不得遂，門賦西冷惆悵詞以屬余為之序云：山橫西曲，綠珠未嫁之年；雨過南園，紅豆初生之地，青溪白石，一水迴門，碧漢紅牆，求天隔路。采蘼無而不見，贈芍藥以無由，此西冷惆悵之詞所以作也。芷卿茂才，以衛玠秉車，風猶當陸機作賦，年華偶遊，西子之湖，忽入東家之里。紫鵑白板，相逢一面之緣，油壁青驄，便揚同心之結。而乃東南孔雀，妾見雕欄；西北霽牛，郎非河鼓。擁雙槳於十三灣下，桃葉難迴；悵一枝於五百年前，蓮花未落。然而兩情叩叩，一服依依，願作鴛鴦，埽上雙魚之枕；思為蝴蝶，花來百稱之衾。於是雪綿纖柔，藍縷悵夢中形貌；化作烟空，隔華麗彈成樓閣，青玉案於牟脂，斷梅子黃時，君紗廚點點，魂銷桐花白後，幾家簾閣，倚絕妙之詞，何處關干？不料相思之字，閒來腸其腹腳，憐伯骨以珊珊，前來半牖秋江，有誰沈吹？嘅一池春水，何事干卿？猶復詩託無題，心懷所美，必如留枕，陳思設想之詞，神女為賓，玉笑唐之賦，信卿瑯之情，死逐湖海之氣，流君簫綠綿，寄懷抵暢，君能化蝶，平添十

日之留，隋苑笙歌，杜牧三生之夢，偶留鴻爪，遂縛蠻絲，追思椒壁紅時，蓼廉綠處，叙頭贈玉，約指留金，圖曲傳於團扇，紙畫放舟於園扇。今者柔情似水，軟夢成烟，尚憐昔日風姿，枇杷樹成空憶舊時月色，楊柳枝調，無人院落，圖云不染燒香，一重簾捲，幾摺闌迴，楊柳樓臺，桃花世界，燕子人家，東風幅幅，窗紗望翠袖非耶，是鸚鵡前頭，秋千背面，沒處尋他，如有約刻意依春，復依舊，可堪無酒，又無人，地下若逢，陳後主，人間惟有，杜司勳，神女生涯，原是夢，月娥偏獨好，同遊真是天衣無縫，又同塾時，共作帖體，何堪橋夫子塔，以南村諸楊，北村諸屋，命題，芷卿句云：真紅玉色少婦鬱金香，運典入化，真絮花妙古也。

京官著作

余僑寓人都，見京官著作，內閣見諸公，寄狀領俸，來時百計，請託出房，租田，多方貸貲，備閒，來時相約，章仇鎮學士六，往京賦，有兩般日月，起可見，此風自，已無矣。

幕部

新江蘇撫張，子湖，未入，任，時，以，幕，友，授，皇，則，告，其，夫，之，寵，妾，滅，妾，者，也，公作，詩，說，給，一，日，出，署，有，婦，人，攔，輿，投，呈

秋潭二鄉先生詩

家秋潭先生諱文淵文莊胞叔錢唐諸生以文行高邁不鄉試恥以官卷中故也詩境沖淡孤冷無食餌氣一溪新漲失前汀照見青山處處香餌自香魚不餌釣竿只許立蜻蜓題秋潭圖云山間石上烟生光曾愛青城道士方自采自煮不求朝市說稹祥品致之高可以想見二鄉先生之概錢唐布衣好以俗語入詩工擅雙聲人比之楊誠齋殘後詩稿零落殆盡僅佛勝句如天地多情猶如此江湖何處不容狂人間冷語能銷骨夜半清愁直刺心又雨霽云溶溶白滿桃花淡淡青遠松木杪漫成云廉如蜩翼依然瘦嫩似蛾眉總不肥不雨云雷解驚空生亦雨點常宜怨散場成悽云愁多不了消除幅老去難懸迴避牌皆可誦也

謝表

乾隆中有莒鎮李總兵上恕賜以御製詩全部李謝表中有云乍聆天語真目所未覩之奇欽賢徵詞滿口不能言之懼揣摩得法通如其分

典試改充

大學士無錫嵇文敏公曾筠雍正癸卯以河南巡撫即為河南正考官交河少司寇王公恕由外改充前此未之有也

聖童

雍正壬子以安徽學政即為江南正考官典試由外改充前此未之有也

聖童

鄞縣全祖謝謝山太史祖望之兄也四齡入塾即通諸經章句蔣秦厓先生見而奇之曰此聖童也一日戲以小簡前紙傷指感風而病遂篤臨危於几上大書鯉也死三字而破之曰聖人不得有子聖人之不幸也竟卒止六歲耳

圍兒信

有投送書於所歡開緘無一字先畫一圍次畫一圍次畫一套圍次連畫數圍次又畫一圍次畫兩圍次畫一圍圍次畫半圍末畫無數小圍有好事者題一詞於其上云相思欲寄從何寄畫箇圍兒寄詞在圍兒外心在圍兒裏我密密加圍你須密密知儂意單圍兒是我雙圍兒是你堅圍兒是圍圍破圍兒是別離還有那說不盡的相思把一路圍兒圍到底無中生有令人忍俊不禁

鐵鞋嶺

杭城黃況潭上曰鐵鞋嶺亦曰鐵冶其會則鐵屋讀書處故名其下別有真修庵舊為海昌查伊璜孝廉別墅即款留大力將軍處也鐵屋廣山麓相傳有販更樓販更不知何意或云猶言熱更也國初毛馳黃先生吳山踏月記有過販更樓叩吳廷棟門云云則當時尚有此樓不知廢在何年又帶湖樓在清波門外帶湖樓聞說年屬臣胡忠憲設以備倭寇者今久廢矣鄉先生陳悉橋景鍾詩云清波門外帶湖樓巍巍俯碧流四面峯巒窗外入兩隄雲物望中收旌旗五色迷春日鼓角千聲壯晚秋今日荒城訪遺蹟斜陽粉蝶動深愁又笙鶴樓在吳山城隍廟羽士陸天乙作董思翁為顏之曰笙鶴今亦久廢矣

趙秋舲

仁和趙秋舲慶熹鐵嚴大空眉庵來孫也性倜儻工詞詞家貧讀書徹宵風檐逸情雲上道光辛巳舉於鄉壬午連捷南宮引見歸本班銓選此才不入詞館惜哉的寵時鬱隨其叔祖筱山太令鈺宦游楚北賦楚游草一卷猶記其全卷雜詩十首之二云壁月迴纖鏡殿光六宮學士女兒妝南朝才子都無福不作詞臣作帝王出身皇覺忽飛昇孫祖家傳感孝陵孫作船流祖遷俗入山天子出山僧議論新鶯足以奪目又出楚時其所聘室卒作蜻雛驗招魂災之詞旨悲豔末題浣溪沙閨云檢點青衫有淚痕十年前事最銷魂偏他細雨又黃昏鸚鵡一篇才子淚桃花三尺女兒墳不知何處弔湘君又長相思薄游西湖云蘇公隄白公隄十里亭臺高復低斷橋流水西杜鵑曉鴉鴉暖樓外夕陽一酒旗楊花不住飛蘇堤遮云玉闌干倉仙戍篇外長廊廊響弓弓屐齒影春雲衫影雪如水裙拖幅幅相思裙阮弦數望字澀心上燒香香上心先滅安得返魂枝底葉便做青蟲也稱花蝴蝶生查子云青溪幾尺長中有雙枝艣桃柳小於人便解留船住歌麻還暮雲酒氣蒸香霧又落碧桃泡紅了來時路此種小令柔脆輕圓酷肖北宋人手筆

信

今人寄書通謂之信其實信非書也古謂寄書之使曰信陶隱居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又庾亮與郗鑒書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墜井一去無消息皆可證也高江村天祿識餘辨之甚詳

十半軟半

章昭曰凡數三分有二曰大半有一分曰少半大半亦曰強半亦曰太半又枚乘傳尚得十半謂十分中可算九分也白香山詩家釀唯殘軟半瓶貓小半也十半軟半字甚新

吳臺卿

平湖吳臺卿先生仰儉松圃協揆之姪山舟學士之猶也幼聰敏年十餘即知於提學大興

和閣朱公補博士弟子員。才藻冠時。以為拾青紫乃十上鄉闈。未雄席幘。鬱鬱不得志。退而學仙。日從東北望。長生之術。年未及四十。以病終章。時太夫人壽逾六旬。猶在堂也。學士贈聯云。天道竟何如。不許阿姑留李勉。神仙今安在。翻教老婢哭羊曇。讀之令人酸鼻。

下第制義

郝子下第情狀。可傳。陳午橋通參。未第時。戲為制義二比寫之。全套金正希先生德行一節題文句。調其文。以榜大吳。能容所不得者進士而於舉人無恙也。設諸公非為進士故。挾其文章經義。試帖排法。以博取人間館與幕。與一切勝錄教習。固自易易。何困泥若斯也。而諸公不顧也。文人無厄地。所自信者學問。而命運則不敢必也。設諸公以不中進士故。當其抱卦驛帳。服飾鋪蓋。以博相公之一笑。且下及夫清唱魚池。豈不甚樂。何憂悶若斯也。而諸公不恥也。沈快之處。令人破涕為笑。憶丙戌下第寓全浙會館。葉嶠生明經來為余述之。

吳公推誠

金棕亭博士兆燕。仝椒人。好交結。教授揚州時。四方往來。凡知名之士。無不投見。推襟送抱。文酒流連。殆無虛日。飲饌極豐。或有誚其過侈類於鹺商。不似廣文苜蓿者。興化謝吳公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等為之哄堂。吳名逢聖。桐城人。後知臺灣府。

竹影詞人

海昌陳敦夫工詞。有句云。見他竹影橫窗。疏疏密密。總寫著个人兩字。杭董浦太史呼為竹影詞人。

喝大令

汪根宇寶伯。號惊齋。錢唐人。著懷蘭室詞。有喝大令一闋云。豹梨黏紅豆。名花委綠苔。一奩秋水鏡。初掩開迟。香泥舊徑重印鳳頭鞋。欲見無端。借相期有夢來。模糊心事。繫春懷。記得凱時笑指。釵邊鈿。記得繁邊釵上雙鳳不分開。鶺鴒獨宿獨絕。

條幅扇頭詩

偶見條幅書一絕云。山映簾櫳水映窗。淺紗人在竹雞雙。極其風致。惜不知為何人所作。又於扇頭見一絕云。一夜東風草翦齊。如絲春雨濕香泥。銷魂細柳營前路。半踏弓鞋半馬蹄。亦愛不忍釋。詢之。知為姑蘇翟某所作。惜忘其名。

長十八

花十八。是一曲名。前人詩詞中常用之。長十八。草花名也。元茵適祿塞上曲云。雙鬟小女玉

娟娟。自捲龍簾出帳前。忽然一枝長十八。折來簪在帽沿邊。名色甚新。究不知何花也。

李後主詞

南唐李後主詞。脫花倉皇辭廟日。不堪重聽教坊歌。揮淚對宮娥。識之者曰。倉皇辭廟。不揮淚於宗社。而揮淚於宮娥。其失業也宜矣。不知以為君之道責後主。則當責之於在位之日。不當責之於亡國之時。若以填詞之法繩後主。則此淚對宮娥揮為有情。對宗社揮為乏味也。此與宋莊塘賦白香山詩。謂憶妓多於憶民。同一腐論。

沈去矜養子

丙戌至京。寓土地廟下斜街。全浙會館塘棲姚鏡生孝廉亦寓焉。一日出卷子屬題。則西泠十子沈去矜先生謙手畜詩卷也。先生於順治乙酉。泛棹蘇常。時南都新破。百姓流離。目擊情形。淒然有感。取是年所作之詩。寫成長卷。計古今體詩四十餘篇。末綴小跋。字畫蒼勁。詩格灑成。允為名蹟。是卷藏塘棲金氏。姚君部試。託其攜入都中。徧徵題詠。展卷名公鉅卿。山人墨客。詩詞歌賦。無美不臻。余為填南北曲一套云。新水桑禾荒後蕨。薇高滿乾坤淚痕多。少。江山餘戰伐。髮鬢賸刁騷。風泊鸞飄留下這磨不滅的遺民數行淚。步步落日姑蘇寒山道。小泊停孤櫂。兒。流離戰骨拋。數幾劫紅羊。歌幾回朱鳥。雪涕太無慘。對這窗寫出傷心調。

[illegible]令　這幾首過明湖。清淚頻飄恨一時。鼙鼓開郤笙簫。那幾首秀水放溪扁舟跌宕。短策道遠。這幾首哭忠魂。岳王墓。敕書褒。齎于相祠高。這幾首江左蕭條海國遊。邀還有那送行感。逝。泣青衫。宛別生文。江兒嗚咽。青陵笛。悲哀。亦壁簫。你天涯眼見黃塵擾。你浮生夢醒黃粱道。小泊停孤櫂。兒。想當年酒三杯。澆髑你閉身許作黃冠老。幸兒白衣宣召。底是神傷。別有這淒涼懷抱。海[illegible]來義膽。泣千行。流得詩脈爆。艙雙柱撐開。戰血波。筆千言。寫不盡雙心貌。呀早王簫解斷。廣陵潮。眼見那邊上將軍。萬寶刀。當不起王旁兒三千。攬留不住金甌兒一半。半波也麼焦。史誰將來節移王。悲也麼號。贏得箇西臺哭謝翱。[illegible]留幾幅殘箋。兼斷稿。儘教人短誦。又長謠。心香一瓣。焚燒恨不識。先生貌。只恐得仰角的紅泥。把姓氏標。[illegible]江侍提起昔年遺。老。呵笑。忠義柱雲霄。有幾個西山。留趾辟。見遺書龍眠虎跳。[illegible]詩場。妥。[illegible]蘭白熱。只賸得梅邊一僕。[illegible]南朝。[illegible]展遺書龍眠虎跳。[illegible]詩場。妥。[illegible]相[illegible]兵火不能燒。筍紙劫不相遭。[illegible]喜裝藏。王共瑤。喜裝藏。王共瑤。離騷看故國河山。卷紙條。這些墨漬。[illegible]幾番。寒夜幾搜尋。寒夜在蛛絲蟲尺搜尋在海綃。[illegible]山。[illegible]有侍作閣亭畫妙。何處許。[illegible]陵來稿今日。個風漫月安。於乾酒銷許詩人。能閻憑弔。[illegible]引。寸金尺璧真堪寶。問何人筆尖兒橫掃。這是那十子內的。西泠沈氏草。

短錢

唐元和中京師用錢每貫除二十文梁武帝時有東錢西錢長錢之分以七八十為一百抱朴子云取人長錢還人短陌刑昔時似已有之即今之所謂八扣九扣也

姪

爾雅釋親篇云女子謂昆弟之子曰姪引左傳姪其從姑為說今男子稱兄弟之子曰姪之矣兄弟之子當稱從子謂從子而別也又呼猶子案論語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則猶子二字似又可作師呼弟子之稱兄弟之孫曰猶孫見唐元稹李公建墓誌銘

違詩

會稽陶菊坡章煥五十初度時云縱然便死原非夭若竟長生也聽天真是違人之語又有人垂老娶妾詩云我已輕舟將出世得卿來作掛帆人感嘅處更寫得纏綿至唐子畏句云黃泉若遇好朋友只當飄零在異鄉小顛僧句云九京多少相知友道我來遲罰一杯雖同一違覩之語而一覺其傷感一覺其俳優矣

集句

姚古分實集猶句云北方佳人遺世而獨立東鄰處子窺臣者三年對仗天造地設又山舟學士嘗集水經注語云帛什理於是山作金五千勑救百姓小夫人以兩手將乳五百進向千兒其語甚奇

蜘蛛

海州蜘蛛怪不知何代物也能噓氣為黑風居民每望見風起如黑烟蓬蓬則皆嚴閉戶牖風過乃已一日龍擊之雷雨既作蛛吐絲網龍宮不得出格鬬凡數十須臾而瀕海皆水矣始有火龍者二焚網出龍蜘蛛遁不知所往詰旦於數十里外有物縱橫散落圓膩色灰圍如人髻或數寸或一二尺金石無所傷而兩頭皆焦火痕蓋蜘蛛絲也大與舒鐵雲孝廉有蛛絲網龍篇紀其事

破題

商邱安幼庭世棡童子時向郡守求試守指路旁此屋實四字令作破題安應聲云瞻安宅而弗居求善價而沽諸郡守首拔之又有人作伯夷叔齊四字破題云甲子以後無天陽之外無地亦覺奇偉可喜

阮大鋮祭文

明沈士柱祭阮大鋮文極狡獪文曰某年月日故降大司馬阮公之喪至自浙東沈某為文以祭曰古稱知己重於感恩以余觀之豈獨恩為知己哉孔融博文饑記操非不知之顏真卿純忠大節盧杞非不知之惟知之深故忌愈切殺愈速天下後世但知操杞妒賢而不知於兩公未始不倆相知也余少賤未識司馬聞公掇巍科登華膴附中常侍勢與士君子為仇說者遂詆公為假子導殺正人余謂不然逆璫嗣子滿天下得公不加益失公不加損故吮癰舐痔之行嫣衒寵擅爵之人具翻江攪海之才行墜石下井之事何求不遂何欲不行而位不過光祿卿狐九尾不得與彪虎雁行於以知公之蹟巧而事拙也烈皇手定逆案閹公封事入賢道列終身刃齒說者謂公深仇先帝余謂不然使先帝悉公才智復為采錄則恩怨親讐與衆相忘久矣惟毅然不搓磨論使公十七年林寥養鱗甲豐羽毛得甘心快意為殺人具者伊誰之賜耶於以知公之陽仇而陰德也公詞曲奔走一時說者謂憤時嫉俗科諢皆指正人余謂不然弘光半載公塗面登場自為玩弄及黃媽媽公曰我必不學伯喈走錢塘無論自比宰嚭作讖錢唐一語不出前史作劇者神子胥之靈以祓公等讒邪之魄公曰不識史胸中但有梨園業本以國為戲於以知公之膽大而才小也公以小怨殺周雷二公復興鈎黨獄說者謂公流毒宗社余謂不然周雷亢直忌者不獨公也公不殺羣小必殺之即不然而賢姦並列邪正不分終令大廈莫支狂瀾失砥而後陽命報國論者不責其見幾之不早即識其返正之無術故死於公猶愈自死也即同難諸君雕蟲小技當與草木同腐天假公手登彈墨以來其名雖公為國謀不忠為身謀不祥而為諸君子謀則善也於以知公之事險而意厚也公聞變倡逃說者以責君誤國律與馬同罪余謂不然公與馬密謀定策如置奕棋然馬貪夫敗類自公出而勸以戕賊毒螫及悔為所用而事已去浙東一戰馬尚同方合志不知輸誠納款公又先馬效之矣使公同受戮西市一生惡蹟補過蓋愆何愛貿後方屏爛以死生與馬同醜行死豈不得與馬同榮名天實為之也公臨巖一跌身首異處智能保首領於生前不能全軀於身後誰分其尸誰傳其首豈非天哉於以知公之意狡而神愚也此五者人議公險余為公平之人議公深余為公淺之人議公巧余為公拙之人獨高公詞曲予獨高公以人國俱傾正坐此病九原可作知當亦以為知言也予隔縣諸生不知公何風聞怨毒為甚友人曰君庚午闈後有人以閨義質公爪牙君兄評閱當塵叱之其人怨而謁公借君為質公於是伏欲殺之機矣或又曰君渭陽侍御公未第時公推分及公為大行給諫侍御絕不與通又公欲以故人禮遇子予不屑仕也公於是又增欲殺之目矣夫士睥睨王侯莫如禰衡其面辱阿瞞無人禮而操

能名之各以適家子視余皆敬慎胡安陽如未當非同堂及末路敗壞子胡寅胡宏以和議不合答書具論徐疑心恨來至於殺也公何必欲置予死地耶然公雖欲殺予即來見殺於公而以利相知則有義附古人者憶當禍初發公庭語坐客二沈偃強必生致二沈眉生與余也夫偃強之名世所辭古所鄙公不吝以加之余公不可謂不知我自公降從同人為余動色相戒余笑曰公校獵人也其於余一發不致有懈志矣且自度向以搏象全力兕尚得脫今游魂餘燼焉能鉤致周內復陷人罪哉吾誠余知公必不為也余不可謂不知公今有人網羅欲洽而實江湖公操利刃設深阱使我流離瑣尾能猶竊附知己魂如有靈當臨風一笑也

頻羅庵挽壽聊

山舟學士所撰挽聊極多餘擇其尤者敬錄之四十年生有自來身到蓬瀛天遽召三千里歿而猶視心傷忝梓母何依

夜泊江東失宗祓心傷荊樹一廬擁孤家文定公時神泉第業漫

朝無諫草家有藏書世載清聲光簡冊

公應騎箕我悲陟屺一時血淚灑蓼莪

哀在椒塗孝思盡覽海家蘭榮親嘗親一笑生天證佛果道望齊太山梁木吾仰吾

放鵝人入座哭春風

林文苑立傳人

前塵誰證納禪師

生墨妙瓣香水墨虹樓瀛海世爭傳

竹姜蕉枯此日是師真面目焚香灑水當年

宰湖社從今感寓公

路近西州爭忍重過空灑淚門荒孟氏從教明日罷登高

一品恩還魂魄長依華屋九重念舊餐香宜徹幽泉

綬補垂紫每曹司晨嘶枕家春

蛩蛩舊函符天寵雁塔新題冠佛名

令子宮袍慈母綫重閨燕喜南陽仙菊北堂萱

行世文章皆事業屏風圖扇還山宮府即神仙

中書詩

東方先生善語謔南極老人應壽昌

聖人言知命定命立命俗命而其理究微而莫測也故孔子卒罕言命乃世之談命者以所生年月日時之干支分為八字遂以為命可推測而知蓍蔡張南山維棋司馬作原命駁之其說云推生月日始於唐之李虛中推年月日時始於宋之徐子平夫言命以干支為憑亦愚干支何自昉平昉於唐堯之元載述鑑前編本經世曆定為甲辰竹書紀年則以為丙子路史則以為戊寅山堂考索則以為癸未是則今所據之干支其為此干支與否亦尚未可知也而謂人之命在是噫其惑也此說新快足破術士之愚

莫如用猛

天下大小衙署偏額楹聯或意主頌揚或心存景仰大抵崇尚寬和政體然也獨廣東東莞縣署二門以內尚懸綽楔大書四字曰莫如用猛為江南仲秬泉明府振宸所題仲公宰是邑頗有政聲蓋來莞之俗好勇鬬狠急則治標州亂用重亦是權宜之一術然操切之治究非常法此語能吏言之循吏必不肯言也大抵不知為何人所作此等居心則得之矣

分茅社

吾杭學使署前有石砫砫上刻天祿字下有石龍蓋舉事初為都指揮府今官廨而砫猶存土人尚以都司衙名其地焉

紅豆

舊校生姑丈　應貴齡中縣一聯云書似青山常亂疊燈如紅豆最相思語極清新青山句秋生自擬紅豆句則許滇生侍郎所對也又姚古芬丈贈秋生句云名士青衫千日酒故人紅豆兩家鐙上句要宕下句情摯

木龍血

紹興三江閘名應宿閘明郡守湯公所築初築時水大不得合祈於神夢神語曰若要此閘成除非木龍血塞而不解所謂過有是吏名莫龍者挺身曰以一命而全數十萬人吾何惜焉遂禀郡守自投於水而閘以成至今湯公祠猶以莫龍配祀陶春田廣文州應猶詩云漂流忠吏生前血成就黃堂死後功蓋紀實也

王廉訪輓聯

道光乙酉漕濟徐倪氏之案自巡撫以至典使一城之官處分殆偏廉使王公恢以無術平反此案達至日藉甚為三品大員輕生以殉識者少之而其志則可憫也蔡集山學士之宦魚輓云剛毅本訥近人生原無希臘明哲自全而一決則為神

同年嫂

江山船婦曰同年嫂女曰同年姊向不解其義詢之舟人曰凡某此者皆桐廬人故名桐廬曰同年字之訛也

尚絅堂詩

陽湖劉芙初先生嗣綰以名孝廉官中翰有尚絅堂詩五十二卷五言如宋拗云連天雞喔亂到地雁聒孤溪路云天寒煙滅腦月冷蛩派胎白滿川云地餘南渡恨人數北征才宿龍泉寺簡劉到溪云古佛與言終病僧如葉落尚卿墓云三遷祭酒一脈傳諸生七言如尊堂雜詩云會稽名花延井近塔鵲窓千隻繞樹尚卿音閉云野花都已得禪意山鳥半能呼佛名中秋後一夕獨步故園云碧天無語又今夕紅樹笑人非少年無題云新樣東風吹玉笛舊家明月在銀釣散步云雞花有淚半先發野草無名轉後凋病起有懷云好日短於催鬢雪清霄長似著餘香到庶常館紀恩詩云人說傳燈須選佛自慚紙帳便成仙廢壕云車猶記里分俸覺成不知更誤短長流默云賭殘綠野棋都散感到青山書亦寒金川門云已見殷湯修太甲誰知姬旦負成王春暮湖樓云碧檻空時齊放鴨紅樓好處不離鴛許可補也

鷹帽對

周邊塘大司空北晨號廬南石少宰陸朝代之費西雝京兆銀章住甲於周一哭而雅京師為之對云一品頭銜讓南石三聲腸斷失西雝屬對工絕

穀城詩

李長蘅穀城口號詩云穀城山好青如黛滕縣花開白似銀漁洋山人酷愛此二句後過穀城不見一花因賦詩云薛北滕南屢問津遠看山色黛痕新惟餘一事堪惆悵不見花開白似銀錢疑下句有可議矣先高祖文莊公東阿旅店題壁詩云東阿南望盡糢糊如黛山光點欲無我比漁洋更惆悵風簑雨笠穀城圖則上一句又幾幾乎在可疑可信之間今讀先大父丙午過穀城詩悵悵漁洋句漫猜看江穀下猶徘徊檀園自是詩中畫勝縣花偏為我開自註云余今過穀城見四圍山色偏野白花始信前輩詩不妄作漁洋或非其時耳遂成二十八字證之因思十四字偶然脫口乃經三四人經二百餘年始能坐實可為筆墨中一段佳話也

賀知章

大父冬夜讀讀史提要詩云醉裏神仙有幾人鏡湖未賜敢抽身牆頭喧訴聲如海急雨風流賀季真按唐書賀知章在禮部選郎取舍不公門蔭子弟喧閙盈門知章不敢出乃昇一榻於後園出頭牆外以決事康熙辛丑杜李耡堂先生用通榜法所取皆知名之士下第者糾衆於城闕外作鬧新進士非御門外無由入得或呈一詩嘲之云門生未必敢升堂適路紛紛正未央我獻一梯兼一築牆頭高立賀知章亦用此典也

落英

離騷夕餐秋菊之落英洪興祖註云秋花無自落者當訓如我落其實而取其材之落或又一說云訪落詩訓落為始意落英為始開之花其說甚希然以上句墮字意合也似從前說為是

嫁

婦人謂嫁曰歸不知男子亦可稱嫁列子云國不足將嫁於儒注嫁往也婦人曰歸室鏡起詩方子欲歸寧棠花已含笑則歸寧二字亦可施之男子蔣子萬機論云王失於國其臣再嫁若是則嫁亦可訓為仕也

厶字

今商賈記帳錢每兩換錢若干或每人分錢若干每字俱作厶字按穀梁桓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鄧注鄧厶地陸德明釋文云不知其國故云厶地厶古某字也今借作每字用耳

商燈

今人以隱語黏於燈上曰燈謎亦曰燈虎按帝京景物略云燈市有以詩影物幌於奇觀之壁名之曰商燈則此製由來已久矣

任邱邊

直隸河間府任邱縣邊氏大家也累世科第不絕故北關有無邊不開榜之諺有孝廉邊君在京師廣座中一人展問鄉里氏族答曰某乃任邱邊盖自於其門閥無人不知也俄而回問其人其人迨巡曰某乃曲阜孔於是孝廉大慚

賽鸕鷀

杜鵑花盛行南中陽羨士人有染成淺綠色者名之曰賽鸕鷀

詠史詩

詠史以組織工穩比擬貼為上秀水王仲瞿孝廉詠秦始皇云三百童男浮海去八千子弟過江來山陰陳某詠周平王開天德除文武千年業成就齊桓一部書又詠碧娥兒云偽心少女隨嚴父題計中郎謝外孫歙縣曹儷笙相國詠司馬相如云才子同時詮武帝美人知己有文君揚州閻連峰詠孔北海祠云要為魯國奇男子不比楊家最小兒舒鐵雲孝廉詠郵經使館云北海已聞蘇屬國西河猶館魯行人昭文屈宛仙女士詠汪水雲云祭文已哭王炎午降表空慕謝道清以上諸聯或運用見長或渾脫劃勝皆卓然可傳之句也余有

詠周公瑕詩句云一相禍延明叔姪六宮書誤宋君臣自謂歡奇願以濟之大雅

腕氣

人患腕氣俗謂之狐臭粵人為尤甚粵令欽教坊記云范漢女大孃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媚而微慍羝謂腕氣也

于廟祈夢

毘陵周谷和先生未遇時祈夢于忠肅廟夢神子字一幀錄唐詩云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先生曰結句是王壺何云王衡神曰王衡妙王壺便不妙矣醒而不解所謂僧學鴻詞制題為璇璣王衡眡況憶前所夢文思沛然遂中選授檢討所謂王衡妙也後歷官清要以宮庶子告謝〇恩記賜印章一方出朝視之其文云一片冰心在玉壺蓋恩賚悉恩然欵慰悼返第而卒所謂王壺不妙也又韓城相公未遇時祈夢忠肅廟空則先有人在焉問占何事曰求子也遂並鋪而卧其人夢神賜以竹有萬斛愁而我獨得九千斛論斛分愁更奇有黃姓人為彭澤令其友人賦一對聯云二分山色三分水五斗功名八斗才運典恰切

一典兩用

劉越石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謝惠連詩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一典兩用摘詞錯綜法也然此等究不可為法

赤子

康誥曰如保赤子傳曰赤子未詳何義或曰始生之人其色赤故名虞兆滕天香樓偶得云赤尺古通用引文獻通考深赤者十寸之赤也以為證曰赤子者言始生小兒長僅一尺也其說頗為有據

舁天子陵

始興縣南十三里有舁天子陵相傳昔人掘地見銅人數十擁笏列侍俄聞墓中擊鼓大懼而返或曰是槃弧墳高辛有犬戎患募得犬戎吳將軍頭者賜金千鎰邑萬家妻以少女帝禽犬名槃弧入山銜一首至果吳也遂妻焉生六男六女為武陵蠻之始杜君卿駁之云黃金古以斤計秦始曰鎰三代分土漢始分人古安有萬家之封將軍周末官吳始周末姓古無是也且槃弧之訛因盤古起今明明曰舁天子則不得以槃盤同音為此臆說也或曰是象葬象封有庳庳舁同音故名然衆乃人臣安得曰天子或曰秦以前百粵盜名割據之稱然僭號稱王稱帝無稱天子者且舁字意又何指淩元駒重訂始興縣志斷以為盤古之墓

香衾趙二公顧所居曰閒松草堂後即以名其詩集蓋性情之地各有流濯也陽湖洪稚存太史亮吉評三公之詩云袁詩如通天老狐醉則見尾趙詩如東方正諫時雜詼諧藏詩如劍俠入道猶餘殺機洵桐城論稱存先生詩才奇險好作驚人之句有人仿其體調之云黃狗隨風飛上天白狗一去三千年閒者絕倒洪服生平所識詩人作為詩評凡數十家或問之曰公詩如何洪自批云僕詩如急湍峻嶺殊少回旋

貍奴練龍

高廟南巡淨慈寺明中上人迎駕　上顧問時僧以手拍其肩因於紫衣肩上繡金龍一團人咸非笑之而不知其有所本宋朱勔所衣錦袍徽宗常以手撫之遂繡御手於肩上又嘗與內宴帝以手親捋其髯因以黃帛纏之與人捋此髯竟不動

八斗萬斛

子建之才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餘斗分才奇矣西堂雜俎載湯卿謀句云古今只有萬斛愁而我獨得九千斛論斛分愁更奇有黃姓人為彭澤令其友人贈一對聯云二分山色三分水五斗功名八斗才運典恰切

一典兩用

曰鼻之為言始也盤古始為天子故追尊之也盤古本粵產兩廣盤姓皆其苗裔雄州鄉落多盤古倉會昌盤古山湘鄉盤古保零都盤古祠荊南北以十月十六日為盤古壽始興原屬荊州毋亦其顯化之所乎且古皇墓半在南方炎帝郴邑虞舜九疑皆距不遠至廣陵有盤古冢昔人謂其神假南海鬱洞中有墓亘三百餘步則安知鼻天子陵非盤古真墓歟通志又載銅人擡匁等事謂潭沌安得有此其見亦迂昔魯共王壞孔子宅聞金石絲竹聲豈壁中果有此耶銅人之事亦猶是耳據此則為盤古墓無疑余嘗賦鼻天子陵詩云始興之興自何始王氣鍾於鼻天子一姓不再興始興勝有天子陵楊旻之所不能竊黃巢之所不敢掘至今龍樓遠綿延可有子孫尚隆準漫將野語寄齊東非族紛紛說犬戎絲竹居然聞鬱壘金人無恙出秦宮吁嗟乎古來古墓無此古洪荒以前一坏土三皇五帝盡耳孫萬歲千秋此鼻祖

僧誦中庸

木文和尚有飛行無錫顧伊人孝廉素與善孝廉婦疾革諸醫束手延木文至並不攜經卷佛像詢之曰經須用汝家者孝廉曰吾家素無經卷曰聖經足矣何必佛書因與中庸焚香讀之如宣梵唄三復而去中夜婦汗出頓愈

潘泉

潘字始見毛詩泉字始見康誥梁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文曰潘司抑而不許此潘司初見吏册之文元史至元十四年奧赫抵雅爾丁為建康道肅政廉訪司始視事見獄具列庭下慨然曰凡逮至臬司皆命官及有出身之吏得情即服罪無用刑具此臬司初見史册之文

岳王論

吳穀人祭酒岳忠武論云補已缺之金甌論功行賞返將消之王室為敵報讎此聯警絕句云人間之鐵案無私請質東南山行者天半之神旗高卓試看大小眼將軍向特豎其工整及閱有正味齋全集則此聯業已刪去蓋謂其落小家數也前輩之自占文品如此

乾阿奶

俗呼乾嬤之母及姑曰乾阿奶按北齊書恩倖傳穆提婆母陸令萱嘗配入掖庭後主襁褓中令其鞠養呼乾阿奶此三字之所本也

跳行

作書出格曰擡頭金石錄稱唐之中嶽嵩山碑書皇帝太后不跳行不空格跳行者擡頭也

添註塗改

卷細大無遺就試三卷於文後寫添註塗改字數按宋咸通中盧子期著初舉子一卷細大無遺就試三場題目及試官姓名悉載之蓋唐人舉子之嬉燭下寫試無誤即用其後云並無揩改塗乙如有即言字數見容齋隨筆此科場中添註塗改之所本也

吳澹川

鶴李吳澹川文溥著南雅堂集詩宗正始之音五古以沖淡制勝七古以健挺見長錄其近體五古如隔溪訪友云別浦流春水閒門落古花雨霽云凍水逢春活疏梅入夜香春日騎馬過柳魚潭晚想竹溪寺云馬蹄遲落日人意繞春風七言如登華山云無邊紫塞秋風起一片黃河落照來有贈云獨行劉北山山雪不見江南樹樹花秋閨後客徐中巫幕中酒問棠宵詩句喜以志魂云無分秋風吹桂樹浪傳疏雨滴梧桐七絕如山塘春思云柳開畫閣倚笙歌一樣簾櫳映綺羅底事春風欠公道兒家門巷落花多渡江云東來兩扇布帆輕每遇風波夜轉難船底江聲篷背雨旁人聽得最分明西湖楊柳詞留人小駐蕪人憐傷別傷春不計年只管自家枝上綠那禁吹到鬢邊絲皆性靈瀟洒之句也

凡過亭

伊黎有見過亭蓋為謫官而設劉金門宮保過之題一對云過也如日月之食焉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蓮用成語天造地設

彭文勤試題

文勤督學浙江所命試題如王二麻子斬絞徒流杖類俱極巧妙一日至數文書院課士山長以有事出院因出四題肄業生云至於岐下請考生云放於琅琊肄業童云館於上宮請考童云處於平陵公謂諸生曰汝等知今日出題之意否對曰不知公曰橫看去乃至於館處四字也又試金華九學同場將出題教職中偶稟他事語雜仲四先生公問仲何人曰武義臧貢設帳郡齋者遂連書九題武王是也義狄後取臧不我與進不隱賢士志於適仲尼之徒四時行焉先行其言生之者眾合武義臧進士仲四先生九字童生初場題分四仲管仲虞仲微仲牧仲次場教職中耳語云今日恐不能再切仲四先生矣公即書四題大王尊賢西子席也補足設帳郡齋之語覆試總題仲士四年仲聞之謂太守曰宗師前後試題勝於為我作傳矣又試處州初場府尊不到委同知點名次場求謁公曰太尊今日纔來對曰方從省下來不獲已故命同知來公曰來與不來聽太尊自便尚有童生正場太尊來益昭慎重對曰敢不如命是日七學出題自一字至七字止來醫來遠者來送往迎來厚往而薄來不遠千里而來而未嘗有顯者來經題七日來復鳳皇來儀貽我來牟刻子來朝禮聞來

學以問答中多來字故也及試童生次場府尊奉委上省仍委同知點名公云天謂教職曰太尊今日真不獲已也題出又其次也委而去之同其好惡知其所止來者不拒其敏慧類如此又聞某方伯試士命題云伯牛有疾子路請禱充虞路問康子饋藥皆脾故人右師往弔門人治任蓋其時督學新亡方伯攝行試事故也

食量

諸城劉文正相國食量倍常。晝一青花巨盌大容數升。每晨則以半盌白米飯半盌肉膾攪勻食之。然後入朝辦事。過午而退。同時尹望山相公但食蓮米一小盌入朝亦過午而退。然兩公同享盛名。並臻耆壽。此如宋張僕射奎賢每食噉肥豬肉數斤。夾胡餅黑神丸五七兩。而同時晏元獻清瘦如削。止析半棗餅以筋卷之。檢其頭一莖而食。後亦並享遐齡。蓋各人稟賦不同。未可以飲啖論福澤也

作詩不必識字

宋書沈慶之手不知書。目不識字。世祖遣令作詩。慶之口授顏師伯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媿張子房。慶之常言。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具學也。北齊斛律金不解書。乃其作敕勅歌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蓋四野。天蒼蒼。

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為一時樂府之冠。文隨園詩話載有樵夫哭母。作長相思詞云。叫一聲哭一聲兒的聲音娘慣聽。如何娘不應。自然音節。所謂天籟非耶。

混稱

漢書注得利曰乾。失利曰沒。今混稱乾沒為贓入己之稱。說文。堪。天道也。輿。地道也。今混稱堪輿為地理。尸子注婦女曰姑。兒童曰息。今混稱姑息曰溺愛。禮記疏有才能曰奚。無才能曰奴。今混稱奚奴曰家人。說文。貪財曰饕。食曰餮。今混稱饕餮曰口饞。爾雅。翼。父曰姻。壻父曰姻。今混稱婚姻曰親串。諸如此類。不可勝記

牛勒對

某寺彌勒佛殿一對云。年年扯空布袋。少米無柴。只賸此大肚寬腸。為告衆檀越信心時。將何物佈施。日日坐冷山門。接張待李。但見他徹天喜地。試問這頭陀。得意處有甚麼來由。禪機活潑。不嫌其俗。

戲名對

同人小飲集戲名對偶為令。茲擇其尤工者錄之。鷺鷥鷺鷥。風箏。對嚇癡呆。義盜甲。雁翎。對閻丁。魂招。訪素。紅梨。對拷紅。西廂。扶頭。綉襦記。對切腦。荊釵。開眼。記。對撥眉。嘗釵。折柳。紫釵記。對采

蓮。白蛇。麻地。白兔。記。對蘆林。邯鄲。記。教歌。綉襦。記。對題曲。扇墜。春店。綠窗。記。對秋江。上船。哭像。長生。殿。對描容。昆侖。敗金。釵。精忠。記。對壇玉。長生。殿。三擋。雌雄。鎖。對七擒。三國。志。逼試。琵琶。記。對勸妝。點。占花。打虎。義俠。記。對置。鵝白。龍。記。看。機長。生。殿。對哭。棄。荊釵。記。刺虎。雌雄。冠。國。對斬貂。三國。志。亂箭。鐵冠。圖。對單刀。三國。志。拜冬。荊釵。記。對青。是。琵琶。記。告雁。牧羊。記。對喉。斃。八義。記。思飯。金鎖。記。對借茶。水滸。記。對跳牆。西廂。記。送米。躍鯉。記。對拾柴。綵樓。記。相面。宵光。劍。對審頭。雪。拜。月。亭。醒。酒。提。醉。客。對規。勉。記。盜。令。翡翠。園。對偷詩。玉。簪。記。飯店。存親。記。對酒樓。幕府。北樵。山。柯。對西。廂。記。小。來。子。劉。對脾。姑。兒。慈悲。記。鬧天宮。對遊地。府。安天。會。醉易放。易。鳳。凰。對相梁。刺梁。冀。漢。家。大宴。小。宴。瑣。記。對前親。後親。風。箏。

悼亡詞

項梅侶學正名廷奭。余為總角交。恂恂溫雅。正如公瑾醇醪。丙戌成進士。以知縣即用。君請於　朝。願就學正。未班銓補。舍花封之爛漫。甘槐市之囂煩。亦可想其襟懷之沖淡矣。長於制藝。尤精算學。閒作小詞。極細意熨帖。記其祝英臺近悼亡詞一闋云。惱蜂情。慵蝶意。春色又如許。慈立蒼苔。花影亂深隔。如花人已天涯。花開依舊。忍見翠園紅。鄉漫延佇。猶記雙袖佺。闌冷香上詩句。能幾番游。風月竟拋去。只除夢裏歸來。夢醒何處。東廂。簾外斷烟零雨清。

恩娘鞋。逼真白石。近音矣。

軟金杯

金章宗有軟金杯。乃劈鮮黃橙為之。可與碧筒杯作對。

二蘇

元好問題蘇氏寶章集句注長公忠義似顏平原。次公沖淡似林西湖。此二句未有人稱者。

閒典史

明季南都亡。江陰閒典史孤城死守。兩月餘。城破。殉難。我○朝賜謚立祠。祠堂對云。七十日帶髮効忠。表太祖十六朝人物。三千人同心赴義。存大明一百里江山。相傳臨難自題海昌都湘帆同年。有七古一篇云。世間有此奇男子。奇男子誰一典史。甘受炮打誓不降。十萬軍民同日死。孤城斗大。鯁喉舌殺氣陰森。暑雨雪百攻百擊。愿七旬。倉廩已空。雀鼠絕。墜雲墜山。山為傾。路乃如飴。無一生可憐美蓉好城郭。剛城又不破一個云江陰乃孝城花白落乃孝城花客論城誰城。白。護鬼火寒宵泣。嗚呼兩京大官戀爵土。如公之官何足數。讀史數公同調人。萬梅花下一閒部。相帆向未知其。能詩南歸同舟。得蓋讀之。舟中聞雨不寐。云書無可讀。燈光炮。醉不成鄉。酒力微。舟中濕。詩云漁艇歸時成小市。斷處明。遠見孤村。又云已分功名。貼上作。不如歸去

烏投林道中和胥關泉云平沙盡處盤孤鶩遠樹濃嵐見一城皆清峭拔俗

金花夫人

廣東金花夫人廟祝多其說不一或曰金花者神之諱也本巫女五月觀競渡溺於湖屍旁有香木偶兒肖神像因祀之月泉僊名其湖曰仙湖或曰神本處女有巡按夫人方娠數日不下幾殆禱神告曰請金花女至則產矣密訪得之甫至署娶誕子由此無敢婚神者神蓋之遂投湖死粵人肖像以祀呼金花小娘後以能佑人生子不當在處女之列故改稱夫人云廟碑載神生於洪武七年四月十七日子時其時太史奏昴星不見至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初七日午時夫人卒始奏昴星復位蓋感星精而生云或言神係南漢女巫按會城中故有湖一曰西湖一曰仙湖皆南漢高祖所鑿仙湖之名非自神始也且諸書載南漢神女廟祇有譚氏二女及龍母兩廟並無金花神廟則其說未可信也明張參政詡詩云王顏當日艷金花化作仙湖水面霞霞本無心還片片晚風吹落萬人家寫得極其縹緲慶志言神廟不知始自何時成化五年巡撫陳康重建嘉靖中魏校毀之粵人奉神像於南岸石鼈村其後復建故處即今仙湖街廟是也乾隆間翁覃溪學士方綱視學粵東適至仙湖街見男女謁拜肩輿不能過怒命有司毀之於是復奉祀於石鼈村四月十七日神誕黃朗連歌詩賽

極盛云

魏環溪語

魏環溪尚書秉德官廣州閑話云偶見水與油而得其君子小人之情狀焉水君子也其性涼且潔白其味沖其為用也可滌不潔者而使潔即沸湯中投以油亦自分別而不相混油小人也其性滑其味濁其味濃其為用也可污潔者而使不潔即沸油中而投以水必至搏擊而不相容誠名論也

梁文康

粵東梁文康儀鄴時已具公輔之量相傳幼時兩眉俱綠一日自塾中歸誤仆於地父遲俊捉迫之以跌倒小書生公應聲曰扶起大學士遲處與諸子浴於小沼中出對云晚浴池塘動一天星斗公對曰早登臺閣挽回三代乾坤時年纔七歲耳而吐屬不凡如此

河南村狗

廣郡當頭村人善掌近野語宇廷倫親迎時婦翁之兄令公口占以河南村狗四字冠於每句之上公隆吟云河漢浮槎到五羊南風吹送桂花香村人多少來爭看狗吠仙姬會阮郎

其妻勉公力學以勗四字之脫公發憤遂成名儒嘉靖壬戌進士授翰林官僉都御史卒祀

鄉賢祠

芙蓉

銷夏水芙蓉有一日白花次日稍紅又次日深紅名曰三日醉芙蓉

宣德銅盤

曾寶谷方伯藏宣德銅盤方徑三寸五分內刻御製錦堂春詞云映日禮花旛旋榮風細柳輕飛游絲十丈小門靜金鴨午煙清戲蜓渾如有意啼鶯還似多情游人來往知多少歌吹散春聲宣德七年正月十五日

文信國綠端蟬腹硯

硯修廣各三寸餘質墨遞微凹底圓而凸象蟬腹沿左邊至頂刻謝皋羽銘云文山攀髯之明年盤山流淚臨安得遺硯焉憶當日與文山象戲講玉簟金鼎一局石君同在座右銘曰洮河石碧於血千年不死長宏骨款識皋羽二字袁簡齋先生貯以檀匣而識原委於匣蓋云乾隆丁未十二月杭州臨平漁父網得此硯於臨平湖王仲瞿居士身過相值知為文丈山故物以番錢廿元得之轉以見賜余仿竹垞詠玉帶生故事為作匣兼招詩流各賦一章甲寅六月望日袁枚記於小倉山房時年七十有九

品酒

嘉慶癸酉余偶憩雲林寺次日獨游殘光遇一老僧名致虛善氣迎人與之談頗相得亦略知文墨坐久余欲下山老僧曰居士得毋餓否蔬酌可乎余方謝謝僧已指揮徒眾立具伊湄泥甕新開酒香滿室蓋僧業知余之好飲也一杯入口甘芳浚測凡酒之美無弗備詢之曰此本山泉所釀也陳五年矣老僧蓋少知釀法而又喜談米汁禪此蓋白眷之外藏以待客者於是觥籌對酌薄暮始散又乞得一壺攜至山下晚間小酌次日僧又贈一瓶歸而飲於家靡不稱歎欲絕廿年神往何止九日口香此生平所嘗第一次好酒也此外不得不推山西之汾酒潞酒然稟性剛烈弱者恶焉故南人勿尚也於是乎不得不非絕興之女兒酒女兒酒者鄉人於女子初生之年便釀此酒迨出嫁時始開用之此各家秘藏並不售人其花壇大甕巷皆廣本且近日人家蕭索釀此者亦復寥寥能得其真東浦水作骨而三四年陳者已是無等等兒矣道光甲申余歸自京師汪小米表弟拉飲庚申酒庚申酒者小米令叔眷西先生家所藏者也眷西尊人舊貯二十壇歿後其家亦胥忘之眷西又汴游十餘載遂無人問鼎而藏酒之室又極邃密終日扃扯更無人知而窺之者以故二十年來凡泥如故眷西歸始發之所存止及壩之半正簡齋先生所謂壩高三尺酒一尺

夫飲酒魂存酒魄是也色香俱美味則淡如因以好新酒四分攙之則芳香透腦脾餘瓊底其濃厚有過於陳光酒而微苦不測自其小病此生平所嘗第二次好酒也僕遨翺流涎到處不肯輕過閩之人語曰不喫舛牛酒枉在江湖走余過其地沽而試焉嗚呼天下有如此名酒其價值僅如陳紹之福鼎惠泉之三白宜興之紅友揚州之木瓜鎮江之苦露仰寶之百花茗溪之下若而其甜其膩則又過之此真醉鄉之魔道也閩長中嬌嬌獨出者川有松江之三白色微黃極清香沁肌骨惟稍烈耳又記某年余游瀘山梧里主人周姓名鎮祁情極款洽作平原十日之留一日出一種酒曰黎花蓋三蚤所釀余飲二小杯是日余竟沈酒曰黎花蓋三蚤所釀余飲二小杯是日余竟沈主人巨量止

晚寂然啟戶見壁間大書曰巡檢廳入不足恠也遂絕聞來諸人無不狂笑蘭堂而祭君亦悔腹而不能已已

麻陽醋俗

祭君又談一極可笑之事言湖南麻陽縣祭鋪凡紅白事厮友不送奠禮只送分金始於一錢而極於七錢蓋一洋之數也主人必設宴相待一錢者止准食一菜三錢者三菜五錢者加葷七錢者加鴨故賓客雖一時滿堂少退一菜進則堂隅有人擊小鉦而高唱曰一錢之客請退於是紛然而散者又若干人五錢以上不擊而客已寥寥矣此事未見盛實而窮荒陋俗容或有之余思此堂隅高唱者或猶是古人白席之遺

天子妃

淵別名也見戴林玉露蕭以武后殺蕭妃妃臨死曰吾願生生世世為貓武為鼠呪其噬足矣此與罕有見人用者余因思之虎為龍妃可為的對俗言虎事事皆恤也

雪月渡江湖

大月渡太湖大雪渡揚子江此非常奇景也余於丙戌北行旬日間兩遇之因各紀以詩渡

湖云庵寒八萬四千戶太湖三萬六千頃嫦娥子與洞庭君良夜迢迢隔清冷鸞鏡半妝雪鬟前旬春風不住流如此烟波如此夜居然容我一扁舟渡江云橘烏北向不住啼玉龍滿天鱗甲飛空江浩浩冷逾深白水不動青山肥此時微醺中卯酒我掛輕帆出京口平視都無鳥鵲飛遠聽全靜蛟龍吼炫眼光明四面開水晶宮闕玉樓臺瑤瑯世界來千疊波萬萬花白空中仙人貌姑射金焦兩點闊嬋娟彼也挹瓊此獻璧嗟我年來守故山柴門高臥冷衰顏豈知放眼江湖外如入瀛洲到蓬窗此景難描繪萬頃空濛一葉舟

梅花未免辜負背蕭蕭行李冷羊裘張翩翩山萬里愁鶴太瘦離披愛太瘦明朝空自上揚州病中追憶舊游不覺神往因紀之

疊字詩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吳融秋樹詩一聲南雁已先驚楓槭淒淒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劉禹詩樹樹秋聲聲夜夜深聞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字者白樂天詩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也有一句四疊字者古詩行行重行行木蘭詩唧唧復唧唧是也有兩句五疊字者王宮詩年年歲歲花常發歲歲年年人不同是也有三聯疊字者古詩青青河畔草六句是也有七聯疊字者昌黎南山詩延延離又屬十四句是也至李易安詞尋尋覓覓

閒其一絕云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荒山作臥龍夫以孔明之出建無諱之業完託孤之責以救萬世之為人臣者烏得云成何事哉能真屬妄矣

蘇文

雖大經云莊子之文以無為有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生平熟此二書故其為文橫說豎說無復滯礙也朱文公論蘇文云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有能詞矣

至聖封號

夫子既殁歷秦漢當宋齊梁陳隋未有封號至唐世始封文宣王宋神宗欲加尊崇禮臣定號為至聖元神帝李邦直曰國家尊王陪臣不當稱帝於是止加元聖二字陳隨隱哉之曰異代尊榮何預於周邦直之非所當筆誅遂謂奉論甚正夫子乃為代師表封帝封王下儕於城社之神本輕褻矣況生而謀守臣節殁而廢此僻拙夫子必不頷也故封以至聖先師最為允當

中興五聖

元仁宗以孔子為中興唐姚崇遺令以孔子為帝堯不如上等是何人物

春秋人物

壽王妃

明皇娶楊玉環乃壽王之妃長恨歌連昌宮詞長篇叙事俱未道及蓋為國諱也惟李義山云能沈鴨酒傾雲屏鵾鼓聲高衆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路王沈醉壽王醒雖微露其意而語極含蓄宋魏鵬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纏頭盛河北賊榮金盞酌壽王妃寫得明皇昏庸可笑魏以宋人而詠唐事固不嫌如此刻酷也

書詞與史筆迥異

向常論汪彥章之於李伯紀一啟一制判然如出兩人今讀呂黎上大尹李寶書元命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守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愛國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已百餘日埋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殺傷不敢聞坊百二十司大率二十四縣之人閣下親臨其家者宿職銷鑠攘沮魂亡魄褫影響殲滅絶非開十條理鎮服宣布天子威德其何以及此推崇可謂至矣後作順宗實錄云實元和事李卿歸遷秦京兆尹脩龍强慢不循邦法是時大旱級河之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前蔡對虹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山是相洗宿之與前書抑何相反於是乎。或曰書乃過情之及編通州長史市人誰哭當袖瓦礫遮道伺之與前書抑何相反於是乎。或曰書乃過情之

司馬相如慕閒相如之為人故亦名相如且名食其者不獨酈審二人也前有戰國之司馬食其後有西漢之趙食其必酈審慕司馬之為人而趙又慕酈審之為人故陳陳相因也。

佛

佛入中國傅奕韓退之以為自後漢明帝始然魏略西戎傳曰昔漢哀元壽元年博士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是釋氏之經自前漢已有之又漢武故事元狩三年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道人曰此劫餘灰也則佛於武帝時似已入中國至靈正已記仲尼師老聃師竺乾則似三代已有之然誕妄不足信也

詩禍

瀛奎律髓法錢唐詩僧陳充之起工詩凡江湖詩人皆與之善因刊江湖集充之有句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哀濟邸而譏彌遠也而鶴林王露則以為此詩係太學生教器之作句亦小異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蓋詩係陳作而人嫁名於教者言者上以因命毀江湖集版與陳俱得罪於是詔禁士大夫作詩器之當韓侂胄秉軸時駙邸李全恃龍强慢不循邦法是時大旱級河之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前蔡對虹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山是相洗宿之與前書抑何相反於是乎。或曰書乃過情之及編通州長史市人誰哭當袖瓦礫遮道伺之與前書抑何相反於是乎。或曰書乃過情之

足然總因怨望譏刺有瑕可摘至於空梁落燕泥庭草無人隨意線年年歲歲花常發等句以好詩而反得奇禍則又出於意料之外者也

仁義

董仲舒曰以仁治人以義治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恰是天然意義勝荊公字說之穿鑿多矣

儒作禪語

居士問木犀香否曰無隱乎爾此以彼法參我法故覺其超妙若吾道中何必亦效此口吻作引證指點語於理無礙或問安定先生胡侍郎何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胡舉邵堯夫先生詩答之云門前路徑無令窄路徑窄時無過客過客無時路徑荒人間滿地生荊棘則竟是參禪矣又陳洪範問林艾軒祭酒聖人之於天道如何答云恰是恁地未悟復問魏聘君國錄答云正如京師賣牀帖恰用得着語意雖亦平坦然豈非玄入話頭一路耶

司馬溫公薨當明堂大享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舉蘇子瞻率同輩往程頤面爭引子於是日哭則不歌為證子瞻曰明堂乃吉禮非歌之謂也頤謝司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頤可謂盛禮卻使叔孫通見宋孫升孫公談圃迂儒拘墟之見往往如此且論語但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並未云子於是日歌則不哭也如頤言則是日歌慶即聞父母之喪亦不奔耶多見其窒礙也已

李西臺名堂字允升錢唐仁和人為詞酷摹白石著有梅邊笛譜二卷遊宦朔燕二卷又已脩炙人口矣詩不常作然間亦一吟晚年貧無立錐逃於鄱陽道光辛卯以病殘汪小米中翰棄其所作冬榮草堂詩序而刊之五言如秋日園居雜興云苔涼無鳥下水淨見魚行胡笳峰米閣泉徐西澗登吳山大觀臺遠眺云雲陰含雨過江氣通人清北郭晚眺云客鬢秋偕老受夕陽邊眺過南湖云岸轉入高柳湖覓無近峯七言如寒食前四日湖上看桃花云柳絮烟岸綠沈樹花擁春山紅過湖悵汤興三客白下云綠波鴨頭三月浪青橫騭背六朝山呈異觀人祭酒云廿年官案新詩本一領朝衫舊酒痕渡都陽湖云霓帆出沒樹中樹沙岸外書湖外湖張文獻公祠云手錄方皇金鏡式容華已遜玉環來皆清麗可誦王蘭泉司寇招嘗過其詩云吳下沙如約張四頃已陳顧坻方丈石鉢有春亦前慶西泠又見西齋出始信風帆在逸民共為前事推許如此

祭文

祭文之簡而有味者觀祭歐陽太夫人文云而斛粟聖母之教也夫人有子如軾雖死何憾兩鬢陸放翁祭朱文公文云朱有捐百身之九原之心傾長河注東海之泥路修遠鬱神往形留公沒不忘庶其歆懷追介如祭曾似道文云嗚呼願齋死矣死於宗社相君先生死於閩

死於虎口我尚寐明武宗終慚閔老文公朕在東宮先生為侍朕今
復江閒完生計我尚懷此數篇記十五歲時隨長輩萬頃堂先伯祖訥庵公在湖舫述
亦且訓之曰閒汝師述汝作文動輒十言少年舉筆固以充沛為主然不可不知凝鍊之法
偶舉數則可以隅反今追思往訓而敬述之如此

池塘生春草

謝康樂池塘生春草園柳鳴禽之句自謂語有神助李元膺則曰余反覆觀此句未見有
過人處而眾之盛者則又以為妙處不可言傳其實皆門外語也景陶作非云此句之根在
此句以前其云臥病對空牀林鳥變聲悲根此事幹暫窺明下歷言所見之景至此塘
生春草知卧病前所未見者而時節流換可知矣此評自是確論若吟商維錄謂靈運因此
二語遂以阿連擅池塘者泉州湖濱之地今日生春草是王洋
也並無風物紀一邨鴉則一陂鵝今日變鳴禽是候將改也夫假錄周內以入人罪亦復何
時未明於以之論詩則入魔道矣

勝朝彤雘

成容仁文子擅權明略充斥然考天水冰山錄所載籍沒之數僅黃金三萬兩白銀二百餘
萬兩而已考劉瑾之籍也銀七千萬兩朱綵之籍也銀五千萬兩魏忠賢之籍也銀三千萬
兩並見徐樹丕識小錄則閣寺之貪婪更百倍於宰執累朝剝削未造之貧兆於此矣恭讀
聖祖仁皇帝上諭言明崇禎時後宮花粉之費每歲開支至七百餘萬兩則其他之奢靡可
知矣思陵崇尚節儉而積習相沿猶復如此國家安得不民窮財盡耶

紈袴

晉常見欺歲民飢謂左右曰何不食肉糜遼主見道上餓夫謂左右曰何不食乾腊千古庸
閽如出一轍宋蔡京諸孫生長膏粱不知稼穡一日京戲問之曰汝曹日啖米試問米從何
出一人曰從白子裏出京大笑又一人曰不然我見從席子裏出蓋京師運米以席囊盛之
故也紈袴不辨菽麥往往如此

詩係門戶

宋修齡閣鮑詩話云今人作詩動稱盛唐當在蘇州見一家舉族其名旌云皇明少師文淵
閣大學士申公閒璧昔屬店王阿奶之靈柩可以移贈諸公此雖虛謔然依人門戶者可以
戒矣

在陝堂老人

人題地即三小班中亦有僅出之人擅場之技未可以檜下目之此外尚有集芳一部專
唱昆曲以笙琵琶為主末及排入合圍其他京腔七腔西腔秦腔亂彈各節既異裝束迥殊無足取
焉又有自四喜以下七班某日至某園一月之中周而復始謂為
小錄一編排以鳥絲之闌裝以紅錦之套題其簽曰燕臺樂部分日下黎園錄而屬余為之
序云自蕃釐觀之地太平歌舞之時幾處旗亭能譜水調誰家歌扇俯來鐵笛固已倩妓長樂仿佛
老優化文而錦錯標堂十二一時楹上珠簾裙屐三千幾筒倫來廣廈參差有家居浙水人號斜川嘗當定子之筵顧周郎之曲移宴側徵法曲温存每當
燈酒良宵春林佳日今雨舊雨無花有花未嘗不高倚闌干俯臨珠玉評量粉黛環肥燕瘦
之間品藻優劣會仿江東之例紅牙拍板青眼搜來莫不求菲無遺存亡有鑒是集都下名
坊四喜三慶春臺和作重慶金鈴尚稱分隸七部合彙一編排如春來百鳥鳴華處年年之
信序依秋風雁歸不爽月月之期其間粉墨登場梨園相屬銅琶鐵板大江東去高調定雲
綠珠閣小海唱低歌酣月宴舞態色取貌取神宜春宜嘆可歌可泣於是按圖索驥照譜徵
花有來欲編長安日記處處問下榻所在大雁自何因緣一佛拈花下界都來供養亦足
傾遼海同聽雪夜也其他斟緣之行尚有集芳之部然而此地只應天上序班未編人

間不隸於周雖歸附部屬已同於割玉情匪類於遺珠至若趙北新音秦西緩調仰天撫缶但嗚嗚市地繁絃惟聞叉叉已同檢下概比鄭聲凡此寄搜俱不贅列顧或者恨擷芳玉籍未識雛鶯乳燕之名采蠙金盞不書黃柚鄂香之事豈知酒開燈炮茶熟香溫但陳玉筍之新編不類燕蘭之小譜然而三年宋玉好色雖異於登徒十五王昌薄倖迥殊乎崔瀕使僅關憑隱袖亦知眼過烟雲倘教釵插臣冠未必心同木石而茲者寄情絲竹用佐琴樽聊爭娛耳之資不敘銷魂之事云爾

銀杯

孫雨人學博曰　元家藏宮瓷雅集酒器以白金作沓盃如梅花形重二十八兩有奇外界烏絲內鐫詩公姓氏名號爵里於底以量之大小分屬焉首湯潛庵諱斌河南睢州人次沈繹堂笙江南華亭人次郭快園集直隸清苑人次王昊廬澤宏湖北黃岡人次耿逸庵介河南登封人次田子湄喜寧山西代州人次張敦復英安徽桐城人次李山公錄予順天大興人次朱即山鳳浙江山陰人次王阮亭士禎山東新城人共計十事

理學偏僻

王荊公以春秋為斷爛朝報不列六經程伊川以資治通鑑為玩物喪志禁人勿習講理學者偏僻往往如此

青躬道人

仁和王健庵先生隨園老人之甥也家貧以諸生老能詩格不求高而專事精潔偶成云誰添老樹衰時葉雲補青山缺處峰自道云妾兼婢事休嫌嫩女比兒柔不厭多詠鼠云怪它兩眼小於漆長看世人餐未醒頗得元人風味晚年自號青躬道人或問其故曰無米無穴精窮而已其風趣如此

仔

鄂伯呼泥腿曰溫仔呼幼穉曰小仔呼幼女曰柳仔門仔呼紈袴曰阿官仔蒸仔即愚字皇覽水經注云蠻童卑女幼年皆子其所本至北人則以呼駑婢之詞與羔子蹏子等矣

碧城仙館詩

陳長伯太令恩城仙館詩是其少作皆香艷側豔之詞後刻賜道堂全集大半刪去猶記其無題二首云七十九首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翁余幼時酷愛誦之

看元孫人賞其工公配汪於人長公一歲先公二年卒公輓聯云一百年彈指光陰天胡斯此九十載齊眉夫婦我獨何堪公以嘉慶乙亥七月十五日卒年九十三歿前數日手書訃稿遺命不治喪不列行狀閭里衿紳士輓聯云及殿奉絲綸四百紙述事記言史館摘傳大手筆明湖思俎豆九十載清風師德邦人長想古衣冠大吏以公品望於式士民題請從祀鄉賢得旨俞允入祠之日傾城會送前此無其盛也

作詩取法

魯部許周生先生常語余云孔子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近人作詩溫柔者多敦厚者少至哉斯言又問之先輩云凡抑啞謂而能警者其人必貴抑險謂而能穩者其人必壽亦是名論

枕代頤

明熊經略廷弼既逮入獄其卧處有一藤枕每晚人靜禮北斗則取此枕焚香供焉已而刑有日神色不變就刃時奉傳首九邊之旨西曹郎俄錄其首則空無所有惟見一藤枕大驚相戒勿洩恐報魏閹大索不得潛收其軀而九邊所傳之首實非經略真顏也此事見新

始甫陳氏秋齋日錄

張訒庵

張訒庵又姓張甘癩人狀貌修偉乃絕人遊遊江浙間每來西湖則必寓余家之葛林園一肩行李纔琴劍而已嗜酒疏放不治生業余嘗苦飢所識多兩江知名士與之談述宋元明事事悉本末剖析源流元元本本纖悉靡遺余好談江湖間以行言年岳西征事鬚眉俱躍躍也一日忽來別曰家日老母年逾九十未趨歸行有日矣問何不早歸曰實不相隱某少年亡命浪迹江湖今時移勢易仇家物化無此根老頗及未原滿壑至父母邦而首邱焉遂徧別所知而去去年已七十餘今不知尚存否也

懲淫

雍正間學使某公以清廉自矢一日有某師來求饋助以清貧辭師謝之某公具以入告○上嘉之傳○旨申飭命某廉銀五百兩與其師天下快之

痘疹

痘疹之事時珍以為始於馬伏波征武溪蠻染此疾歸名曰虜瘡不名痘也文苑英華甫田黃滔陳先生集序云陳黯幼能詩十三神童一通見清源牧時面痘新愈投戲之曰海才而花貌胡不詠之黯應聲曰玳瑁應難配斑犀定不加天憐未端整滿面與裝花此尚詠已瘢非面麻也舊有新婚詞云高捲珠簾明點燭請教菩薩看麻胡近又有人句云不是君容生得好老天何故亂加圖則竟詠面麻矣

侮聖非賢

王荊公處比周公王安石事事學周禮王荊公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王安石曰天生黑於予潘豆其如子何可憐周公孔子千古為兩箇姓王人竊惱又宋淳熙中監察御史陳賈奏理學欺世盜名乞加擯斥太學諸生為之語云周公大聖猶遭謗伊洛名賢亦被讒堪笑古今兩陳賈如何專把聖賢非從來怪事無獨有偶如此

荊釵記祭文

荊釵記傳奇王十朋祭江其祭文云巫山一朵雲閬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瑤臺一輪月阿如今是雲散雪消花殘月缺按此詞亦有所本孫季昭示兒編云北朝宋祭皇太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字因自撰云惟靈巫山一朵雲閬苑一堆雪桃園一枝花瑤臺一輪月蓋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時仁宗深喜其敏速案此詞浮豔輕佻施之君后失體已甚烏可為訓錢竹汀宮詹云大年死於天僖四年其時仁宗未即位也章獻之崩大年死已久矣則其為妻甚不經之談無疑

青芙蓉閣

桐鄉陸杉石太守元鋐所著也詠史之作最擅長弔史閣部云父老尚思宗大尹江山空恨孔都官弔蔡中郎云幽因未肯覓司馬直筆何堪失董狐邯鄲道中云問道何年歸白壁游仙有客夢黃粱詠汾陽王云世望中興無此逸天私奇福到公全長安懷古云一代亂源方鎮表千秋法鑒寺人詩詠狄梁公云淫鬼千年求食少公門一代得人多馬伏波祠云粵國戰功橫海大漢廷家法寡恩多宏詞蕭括皆卓然可傳之句也

丞相衚衕

京師纖匠胡同又名丞相胡同嚴分宜之賜第在焉毗連半截胡同中有一宅舊為海昌查小山所居今歸吾鄉大銀臺姚公亮府祉同宅內聽雨樓者東樓賞桑書畫處也曲檻長廊宏敞巨礎規模軒豁罕有其倫堂之東隅地有巨窖餐以青磚扃以石戶嚴關鐵牡啟之深邃不可測蓋當日藏弆珍異之所也或曰其時京僚秉軸賄賂充斥有暮夜贈綠者往往於地中納約理或然歟

漱玉齋腸詞

漱玉齋腸二詞倘有千古而一以桑榆晚景一書牧誚一以神稍月上一詞賠後人勿辦易安無此事漱玉真無此詞此不過為才人開脫其實改嫁本非定論余之詞此與歐公篤好一事今古曉曉辯論殊可不必不若竹垞翁之直截痛快曰吾寧不食雨無豚不刪風懷二百韻也

青蘇州

杭俗仕女向梳高髻近則低垂蓬式也時謂之背蘇州蓋以蘇州婦女多喜梳此式也余戲作背蘇州歌云吳儂且放喉唱越聲且莫逐四座靜勿譁我歌背蘇州蘇州婦女如水蘇州婦色妙如畫相君之背亦風流時梳妝梳髻始美靨蛾新式到杭州日日效妝雖處莫回頭妝束軟掠輕梳髻留與南朝周昉畫山眉水眼且休論粉頸香肩背肉勻歸來背面果然真只恐一個傾城處仍是西湖賣眼人

拍曲几

盧代山依殘唐人住山兒抱經學士之族也家藏南劇腐小几一張云是洪昉思指曲几其指痕循環隱隱而余二十年前曾在小昭前錢年先生家見之巨手俱有題詠山舟學士序跋數通歸於洪氏今不知尚存否也昉思先生傳奇長生殿

之外尚有大浙波四婵娟青移墜三種今其薰猶存黃氏蕘先生為文傳相國孫增也

密蒻識

嫁女送親所在皆然廣東順德縣為尤甚凡來者環立門外主不迎送亦不供茶酒名之曰密蒻蓋取其名色甚新

補子

品級補子定於洪武行於嘉靖仍用至今汪鈍門紱學言之詳矣劉若愚無史稱宮禁內臣臘月廿四日祭竈後穿前盧補子上元燈景補子五月艾虎補子七夕鵲橋補子重陽前花補子冬至陽生補子此則在品服之外隨時戲為之者至李閣制補服以霧為品一品一雲九品九雲偶相半金星所定真槐國衣冠也

病詩悦鄰

周生先生病中嘗語余云夜來得句頗切近狀厭聞家事常如客愛看名山悔不僧後閣鎖止水齋無此二語蓋得句而未成篇者先生殆前三日自撰挽聯云月白風清其有享斗量車載已無名是能了然於去來者矣

筠支

余向蔡嶺南筠支之美戊子二月至廣州三月至潮陽其時荔支尚未海也偶於大令王潛庵先生鼎輔席上談及之先生曰子毋然荔支於北不如葡萄於南不如楊梅徒浪得虛名耳余初聞而未信比還至惠州舟中啖之果然乃知先生之語真定評也因為詩紀其事中有句云膠來西域縋為婢寶到南村合是奴

端午

宋璟八月五日千秋長云月維仲秋日在端午是知凡月五日皆可云端午不必專指五月矣蓋端者始也首也猶言初五也

顧受笙

嘉善程上舍亭治園場屋乾隆辛卯題詩號壁云油幕輕明不障寒未灰蠟炬淚難乾中秋一片團欒月已在風簷九度看讀之憮然然人猶無恙也若我顧受笙表兄均亦復九度秋閨道光辛卯八月十五夜以疾卒於號舍余作輓聯云矮屋庸長眠文戰嘔心竟爾修文歸地下良宵鶯惡耗月圓撒手從今賞月怕秋中嗚呼傷已受笙生平專攻制藝詩亦間作沒後二年余歸自粵今弟星符以其遺稿一冊屬余點定畧摘一二以存豹斑星符益尘西承云憶到從前悔浪遊詔華渾似水東流天涯漫怨無青眼門內將何慰白頭萬里獨看還

余戊午作七古一首紀其事云東方明明雖既鳴嘗車秣馬重前征行行三里須五里大橋已向盧溝橋我遵公車之舊例檢點文憑付書記關吏見我書箱多疑我其中有他意我乃下車凍其情一詞上達君且聽既無胡椒八百斛又無介金一十瓶車中本非鄭商人褚中安有曾知罄問我南來何積書才如八斗愁萬斛書數十卷詩百幅脚下緇泥三寸足面上黃塵三斗撲其如零星敝衣服例所勿征君且莫吏乃向我前置詞索我一斤兩斤之酒資卻笑行裝太蕭索請言其苦君莫嘗我向揚州只一宿不見腰纏並無鶴我向袁江三鄒閱未閘魄驅噎垂鬃十山萬水一吟身十日三餐九哭粥今日春明襆被來空餘一鉢沿門託卻有二百青銅錢贈君小飲黃壚邊明知未足飽欲堅脚以餘潤分書田吏前脫視久不報欲接不接心口較暗思措大總窮酸買菜添來亦可笑我窺其意無他疑加以一倍任取攜書生已是大破費當作糕師十二之牛皮吏聞我言心悄悄急取文書放關早車聲隱隱過橋來一疑直指長安街。

陳眉公

陳眉公在王荊石家遇一俊問荊石曰此位何人曰山人俊曰既是山人何不到山裏去蓋譏其在貴人門下也俄就席俊出令曰首要鳥名中要四書二句末要曲一句合意者舉

云十妹妹嫁了八哥兒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只是二女將誰靠眉公曰畫眉兒嫁了白頭公吾老矣不能用也辜負了青春年少合座稱賞宦途訂交馬鉛山蔣苕生太史臨川夢院本內有隱奸一齣刻意詆毀眉公出場詩云收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終南捷徑無心走處士虛聲儘力誇攔祭詩書充著作蠅營鐘鼎潤烟霞翩然一隻雲間鶴飛去飛來牢相衙亦謔而虐矣

墨派濫調

制義中有所謂墨派者庸惡陋劣無出其右有即以墨卷為題而作二比文嘲之者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實中懷之在抱久矣夫十百年來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維曷勿考記載而誦詩書之典籍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蒼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億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時而用世曷勿躋廟堂而登廊廟之朝廷疊牀架屋的有此病然其句調圓熟則當日之所謂弼中彪外者也

詩求新異

某作詩力求新異有句云金欲二千酬漂母鞭須六百捷平王語奇而殊無理此與青溪二千伯中有兩道士何異又有句云芍藥花開菩薩面棕櫚葉散夜叉頭風趣差勝

崔紅葉

昔有崔黃葉王桐花之弟子也近崔曼亭觀察次子瘦生如夢令紅葉詞云為愛吳江晚景沒口斜陽相映點水似桃花無數游魚錯認風定風定一樣落紅堆徑洪撫存太史呼為崔紅葉可與陳簾鉤廷慶鮑夕陽以文並傳

老先生

新選廣東韶州府仁化縣李某貴州人由進士截取者初謁上官稱老先生朱幹臣中丞柱楹聯請改教回籍按弁州斛不斛錄外省司道稱巡撫曰老先生稱按院曰老先生大人則涇似亦不為無本

五官並用

崑山朱厚章字以鼒沈歸愚尚書親見其令二人各操紙筆朱口授一成四六序一改友人長律而手自書孝子傳序與長律皆工所書傳無一脫誤殆五官並用人也以鴻博徵惜未試而卒

閨秀

昔人云女子無才便是福然今之閨秀比比是矣有某公語云閨秀之詩其尋常者無論即

使卓然可傳而令後之採選政者列其名於娼妓之前僧道之後吾不知其自居何等也此言雖刻酷而亦有理願以告主臺之治詩者

謝道韞

道韞當孫恩難作神色不變及聞夫與子皆死乃命婢肩輿抽刃出門遇賊手刃數人遂被執外孫劉濤才數歲賊欲害之道韞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甯先見殺思頓改容揮淚及道韞簪居一室節終其身智勇堅貞巾幗丈夫世但傳雪庭聯句步障解圍失之遠矣

柳如是

柳如是本姓楊見鈕玉樵餘騰又別號影憐見珊瑚網

黃子耒

黃子耒若溪善人潮州太守震青先生之胞弟也不求仕進專事謳吟與頻伽郭先生昆季相友善著百藥山房詩稿夏日漫興云新僮馴習如調鶴舊稿安排似補琴秋日遊徐氏池亭云柳如寫影歌池面鶴似聞吟步徑中社日云容都別去花為伴春到濃時草亦香夏夜云桃笙久卧如冰滑紈扇新題有墨香晨起云荷葉兩枝搖水鴨桐花一樹鬧山禽草閣云溪邊雲隔前村雨樹杪帆飛別浦潮信江書院題壁云雨足一江春水碧風帆十里菜花黃湖樓小飲同宋大作云一塔斜陽攜老宿半隄疏柳畫秋嬋皆精鍊可法

蕉葉

廣東東莞呼奴之大者曰蕉葉其說甚新邑某宦好交游客恒滿座一僕俊雅好談謔每當揮麈僕必僊言主頻怒以目夷然不顧也一日主誡之曰座中賢士大夫汝戒毋得置喙倘仍前輒決不汝貸矣僕唯唯又一日座客評花並及葉之大小有謂橘葉至大有謂蓮葉至大僕屢欲辯駁因憚主括囊既一客吟曰偏棄羣芳語輪困葉數蓮誰還能撫取開素贈金錢僕聞之張目視主人曰仕由夕棄於鼎亦必摘取第一等者以仲奇卉之氣因指盡容前曰草木狀云蕉葉長一二尺或七八尺然則荷葉非大蕉葉之大乃無倫耳羣客譁而起曰是也吾輩何俱不憶及也各厚賜之

絕唱

昨宵疑有雨深院更無人商寶意先生令嫂詠苔詩也流水杳然去亂山相向愁仁和女士孫秀芬詠夕陽詩也可為二題絕唱

亂示閨題

嘉慶丁卯浙江鄉試有人以閨題叩乩仙批云內一大外一大解元文章四百字及出題乃天何言哉三句一大者天也內外者題內題外也四百字則明指四時百物矣

洋錢

粵中所用之銀不一種曰連曰雙鷹曰十字曰雙柱此四種來自外洋曰北流錠曰錢此二種出自近省皆乾隆初年以前所用其後外洋錢有花邊之名來自米時哥又有鬼頭之名來自紅毛亦謂之公頭夷國法嗣王立則肖其像於銀面史記所謂安息國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轉效嗣王面是也福公康安節制兩粵時奏勇公有司以公頭之名犯公諱禁之令民間呼為番面錢以畫像如佛故又號佛番南韶連肇多用番面潮雷嘉瓊多用花邊粵中用錢千枚百鑿率皆爛板其發江浙者曰出艙光極無一絜痕每圓以廣平稱之足重七錢二分以尋常通用爛錢易之每圓加二三分四五分不等仁和周南卿茂才詠洋錢句云一種假情留半面十分難事仗圓光寫得不黏不脫不黏不脫恥認祖宗

文丞相云莆田有二蔡一派出君謨一派出京卞京卞子孫慚其先人多自詭為君謨後猶今無錫秦氏的係會之之後然無不詭為淮海裔孫也無雄之名雖子孫亦避忘之可畏哉

詆毀東坡

朱子以蜀洛之故甘心蘇氏其與汪尚書書云蘇氏之學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不住王氏之下其徒秦觀李廌皆浮誕輕佻士類不齒醜詆如此抑何忍也

海忠介

忠介無子相傳天啟閒有秀才作文祭之有句云誰謂公無子天下之忠臣孝子皆公子也誰為公無孫天下之真臣慈孫皆公孫也將焚之有風自天而下撤其文而去按綱鑑輯畧大啟元年蔭名臣海瑞子婁入監則公有子矣鈕玉樵觚賸謂崇禎間公之孫名祖述者造船載貨出洋遂得上天則公有孫矣疑族人為公立嗣未可知也

老少同榜

謝立山啟作高要諸生年九十四始領乾隆丙午鄉薦賜翰林院檢討秋闈口占云行年九十四出嫁弗勝羞照鏡花生面光梳雪滿頭自知真處子人號老風流寄語青春女休誇早好逑恒以半百子孫圖五字合成一壽字贈人及百二歲相國朱公珪以聞 詔加編修賜壽稱昌文瀾時人榮之是科番禺劉樸石先生彬華年十五老少一榜同登至今傳為佳話

黃石齋斷碑硯

寶慶府方伯於廣陵市上得一硯係坡公題黃妙亭詩斷碑一行廣三寸七分長三寸四分存十六字凡四行一行曰吳越勝事一行曰黃來乞詩一行曰虎書溪滕一行曰視昔過眼以前而作硯右偏之上刻斷碑二隸字下刻道周二字印篆左刻竹垞銘曰身可汙心不易歲三年化碧玉為八分書

隼虛

鄉城聚衆貿易之處北人曰集從其聚而言之也宛邱有地名義神會蓋承路史注實者對虛之名天文旗中四星為天市其中星多則實虛則耗神農所在人民當實非若虛危朝實而暮虛也

酒樹糖樹

緬甸有酒樹糖樹酒樹實如椰子剖之皆酒色鑒白而甘能醉人糖樹細葉柔幹以刀刺其本涓涓不已色味如餳食之令人飽見怡亭雜記

瓶水齋詩

大興舒鐵雲孝廉名位字立人寄居於吳誕之夕母沈夢一僧手折桂花從峨嵋山來故小字桂禪十歲下筆成章父冀官廣西河池州知州南邦人高隨父出鎮南關迓使者賦銅柱詩相贈答弱冠登賢書屢遊戎幕以母老不屑就升斗九上春官不得志遂絕意進取奉母以居母歿以哀毀卒與昭文孫子瀟太史秀水王仲瞿孝廉相友善法時帆祭酒式善嘗作三君詠以贈之著瓶水齋詩集趙雲松先生跋其詩云開徑如磬山破下語如鐵鑄成無一語不妥無一意不奇無一字無來歷能於長吉玉溪之外自成一家龍雨樵先生跋其詩云他人之詩有六家鐵雲則兼有三長他人之詩有四聲鐵雲則兼有五音他人之詩有唐宋元明鐵雲則兼有離騷八代其為前輩心折如此諸體中七古為最如破被篇張公石仟城太白酒樓等作直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茲錄其七言近體如落花云珠玉九天殘咳吐江湖滿地貧文章君悟否霜雙鬢眼紅踏荒荒四馬蹤曲阜拜聖人林下云劫火紅燒秦月冷史才青削宋春秋出家仙佛問生面人殺英雄到白頭夷門懷古云六國輸贏歸婦女一關開閉老英雄金谷園云名士十年無賴賊美人雙淚有情儂汴梁宋故宮云湖上春寒天水碧帳中酒熱帝台青卧龍岡云兩表淚零前出塞一公安樂老柄流劍閣云一枝草送姜維去半夜風拖部又來狄亭山云一樹鳳皇收王氣半堂蟋蟀死秋聲書仲瞿經解各記後云壁中縣竹紅羊劫殿上文章白虎通書壯悔堂文集云南部烟花歌伎館東林姓氏黨人碑倉聖祠云從此死生識字只留獬豸與驅邪贈吳穀人祭酒揚州云殘夢已隨樓海倏老

成猶見服寂光房長鳴大令貽是程堂詩集云一官百里江淮海三絶千秋書畫詩題蔣秋浦待御詩云一行里中黃歇浦一千年後白香山七夕云豈有牽牛笑妃子漫云顧兒悔嫦娥諸聯愛愛偶造真無一語拾人牙後慧者

梧桐

江西峽江縣有筍山梁姓別業在焉樹木茂密中有梧桐一株尤魁出林表夏月人每納涼其下一日為此書所拔根底有錫十餘觔清泉一窪澄澈如鏡解其木中成雷天大壯卦象點畫分明片片無異亦一奇也

子同生

偶見有作婚誌者公與文姜如齊侯通焉射四書一句然則有同與心思頗曲折惜乎有優忠歷舉桓公六年經書九月丁卯子同生穀梁傳曰志疑也朱子駁之曰聖人一筆一削堂堂正正豈有以賊賊之事疑其君父者其說是也然愚謂十一公之生皆不特記而獨於莊公記之其中豈無深意文姜注劇越境成禍恐後之讀史者或有贏呂之婦故特於十八年夫人姜氏如齊之前大書特書曰子同生以明其的係吾君之子故曰志疑者非以傳疑也乃以經解經也詩曰展我甥兮春秋曰子同生皆別嫌明微之妙旨也

閨秀詩

嘉興徐蘭字文漪吳子玉庭副室也詩云沈香亭子玉勾欄植徧名花次第看第一莫栽紅芍藥此花開日已春殘立意甚新無人道過山陰王思任女端淑字玉映長於史學翁賓撫而語之曰男有八男不及一女著吟紅集篇山毛西河退浙江閨秀詩獨遺之王寄詩云王婦未必無顏色其奈毛君筆下何用典恰合山陰祁忠愍公女德茝字湘君臨鏡詩云一盌秋水寒無影千株春山淡有痕幸神綽約真類生香婦德淵德頗並能詩忠愍家子弟美丰儀故其時有祁門男子盡佳人婦女皆才子之目

詼諧本色

詼諧詞語必須本地風光方可解頤噴飯有筆家生一子豐頤肥滿或戲之曰羊皮免包加工選料此家用貨非比寒門市者安得不佳又有書香舉子酷似乃翁一人熟視之曰原板初印神氣一絲不走其非翻刻屬本蓋可知也又有一周司舉一子形貌甚黑人曰此非炭火畑煤之氣即是油鹽醬醋之氣也聞者絕倒

宋玉

有客至澧州見宋氏家牌言宋玉字子淵號鹿溪子可補紀載之缺

小牧鴛

廣東始興民俗劃悍尋常出入男帶刀女帶鉏無人無之又有鴛鴦小牧鴛雖悍而號則甚新

蘇芷香

蘇芷香校書吳門人貌妍秀而性極孤冷流寓於杭之西湖李小牧茂才為畫梅花便面題一絶云西泠曲北斷橋邊冰抱炉寒不計年指點孤山三百樹此花曾受小青憐語極婉峭

十些

查伊璜孝廉家僮侍婢解音律者十人悉以些呼之時稱十些有客些月些二僮尤聰俊能記孝廉詩乞書者命二些誦而書之名曰活錦囊

萬秋生

萬秋生處當仁和諸生人極酷訥溫雅工詩古文詞顧久蹭蹬場屋戰鬱不得志江浙游幕益復無聊終以病瘵卒於家四壁相如遺稿零落猶記其早秋即事二絶云碪缸雨過小盥蛸閣蘚微黃葉半遮迢迢是今年落湖後漁人都賣水浜花購風吹影墮殘缸亂飛檐前鐵馬撞約看牽牛花早起竹陰深處去開窗詩境清絶秋生向設帳於橫河橋治中許小范先生學范宅中導遊以後感今追昔因繪橫橋吟館圖屬同人題詠余為賦買波塘詞一闋同年趙子秋舲觀南北曲一套最佳其詞云漸水莽天涯何處挂詩瓢瘦書生鬢絲吟老江湖尋舊夢風雨感離騷十載棧橋今日个幅畫出停雲稿嫋步記當初載酒元亭同倚倒問字師安道時父業戲九橋先生門人在訪民安硯也金蘭簿訂交硯北花南一例兒排年少顧影換青袍翠生生都似春來草姍姍好是嫩年華過眼如潮秋去春來柳又千條百忙中跳上征橈兩處相思紅豆燈挑遠壁相風慮懊悔那壁廂書札遲遲故人兒綫箇雲霄幾箇蓬蒿一宴時賭酒評花倒做了雨散雲飄水兄吳市空彈綠春樓待引薦念家山忽作思親操柬琴書試鼓迴波棹返鄉園好比投林鳥一任那雪泥鴻爪虧的杼下流黃博得箇宣花微笑落兒再休提名場劍氣消說甚麼川寒記心緒橋你看有的是疤黃堰玉樹凋有的是走京華花插帽但詩成且倚玉笙調但酒來且深金樽倒興來時齊向白雲朝悶來時共對青天嘯花朝放明湖便漿好宴賞雕紅館合座遊合倪重開新畫閣再整舊書巢喜荷衣又千諸郎少渾不是感離羣賦江州我也把十年前事詰今朝記風塵立雪訂深交不多時桃花三月忽陵湖嘆牛成蕙蘭蕨杜衡湘水遠向瀟湘走遇苦煞我一鐙秋雨續離騷

之觸之秋風人海行矣自愛又此信之前當有詩二十八首寄以代札備錄之以見兩人之交誼其詩云我北君在南我南君又北君曰在故鄉我翔南北冀故鄉好湖山不能與君陟況鄉好山水不能共君識相思復相思耿耿在胸臆何當樽酒歡鄉味試薄絹其一去年辭帝京重九黃花穗歸來剛十月湖上開芙蓉陸家舊酒鑪一次欣相從陳家舊酒鑪有約難相逢中間七八面未盡傾離悰君懷似鸞孀我性如雲慵加以兩三旬風雨疏其蹤去日苦太匆後忽成殘冬其二殘冬十二月游子將南征西窗小話別風雨送我行我行至江口行李棄不輕十三停棹待十四返棹迎十五蟾兔滿柔艫雖江城其三四日嚴州山六日龍游路加以五日明行抵西安渡一灘復一灘灘灘逢水怒一山復一山山山放雲妒寫我風雨懷癡我如戴風蓬窗了無事酒渴驥奔赴復有老坡仙蕉葉不知數增城文脉字醉狂醒亦狂懷抱各傾吐嗚呼平生慣行役南北車驅之風餐兼雪虎未嘗違雨師何期常山道忽遭癡龍癡自辰以至酉大雨兼寒颸沿山八十里及半日已遲改尖以為宿饑寒苦可知安得卜子夏假蓋五其三其四其五其六其七其八其九其十其十一其十二其十三其十四其十五其十六其十七其十八其十九其二十其二十一其二十二其二十三其二十四其二十五其二十六其二十七其二十八

卷三　十九

廣信至河口河口下七陽貴溪三百里彭蠡環湖塘湖水清且平一夕抵南昌扁舟泊江渚高閣臨勝王帝子不可覩才子不可望水天混一色四顧空茫茫其七西江文才藪其人峻且潔遠迎至廬陵山水乃秀絕水紆徐為妍山卓犖為傑由其水紆徐筆乃作委折由其山卓犖氣乃為激烈永叔得其節迄今數百年影事空飄瞥問山山磨癌問水水嗚咽泉刊如意殘處仲甫缺八百里復百里萬安還萬安屬贛州安縣　莫擊三十水須防十八灘下水舟行易上水舟行難水小介於石水大覿其瀾丁甯泉篤師過此而朝餐忽覓沈舟破坎坎置河干九其十其十一昔過大妃牖牖上水如馳今過大柱灘灘上石如齒履險貴得夷入生乃出死寄語操舟人風波不足憚但恐繩上下牽長向左右使其退已盈尺其進不及咫我輩論前程坎坷亦如是世人用心機險戲甚於此十其十二贛州至大庾計里三百三看山復看水如飲能幾酣其山蜂空翠其水地軟藍其花豔桃李其木紛梗楠顧閩厥土瘠縣官苦難堪始信佳山水富貴人不識其十三梅嶺一重關其形若劒閣一峯銳且高一峯削而落雨峯相去間七八丈仰視北分此一人關倫其十四卜生有畫圖厭見大青綠竊謂山水清不應如此俗今日廣州來觀者親睹目峰峰皴且擦斜斜綴以穉一水漾玻瓈羣山環碧玉尚覺所見畫設色苦不足安得仇磨纂到處寫一幅其十五山之至奇者莫若觀音岩其山在英德壁立萬仞堅臨水一石峽小艇通其前沒緣蟻行進九曲如螺旋中有兩重屋石棧相鉤連須臾透光亮見水復見天石壁削而前正出如飛檐鐘乳一一垂倒挂珍珠簾江波流浩浩泉水鳴濺濺兩聲相應處微妙何人詮此時澄虛立已若淩雲烟尚須十倍之甫得臻山尖注目一仰望勢若將崩填猶綠不可上魔峯不得攀但覺平空際擲下青花蓮其十六迤行入峽江中有飛來寺蛟之盤鬱峯未使遷軒輊亦有冷泉亭寒洌不可試雄奇出天然幽秀在其次健哉李小牧先登快拔幟余亦從之行步步懼顛躓盤旋陟其巔捫碑剔蘚字微聞飛鳥聲孟風刷雲翅其十七廣州好荔支我來猶未熟青蕉葉成林紅棉花在木最妙黃皮橙其味清且郁亦有素馨花其氣幽以馥檳榔好風味實紺葉深綠枇杷桃李等一一把盈網惟筍則不佳娑乃出苦竹其十八韶雄剛二月此地已溽暑不見紅杏風但見黃梅雨我從極北來膚相寒幾許忽而冷水流忽而沸湯煮鵝恐外病寒握冰兼宜豬安得內丹成嬰兒共蛇女其十九二十侑酒襲佳者連城壁大或脅龍頭小亦雙垂顱慫指何纖纖蓮翹何窄窄浮蟻頗生潮喃鶯喉按拍惟當闌言吐鉤輈而格磔將母牀第間亦須置重譯一笑謝佳人無言情脈脈其二十始興苦若後月地常繁鄂民氣更剽悍欲性好鬬毆周官言理財儲蓄須充羨孔門貴折獄兩造必立因何閽最爾邑在在雞應求所出倍所入餅恥而罍羞所設非所犯李去而桃留近聞有嚬聚行趨興戈矛督師去勦撫未得詳其酋老親聞是事未往心先憂親愁其九十行役復行役行蹤本無據甫從廣州來又向潮州去時奉命至潮陽王大令哲嗣我姑壻藉彼海水寬涸鮒望挹注迢迢二千里迟速敢猶豫未識代篆者可能借前箸其二十一韓公貶潮州蘇公居惠州我遊所必歷遺蹟堪遐搜穀雨後七日片帆發江頭上水復上水日日看羅浮所恨歷事擾不能著屐遊孤遲一何悶以酒洗其愁迟行十二日登陸而艤舟其二十一秦嶺家何處藍關馬不前當時偶然作千載訛烏焉我來雲橫處十里皆山田須臾至山頂與夫各息肩我戴刺史祠入廟展拜虔中間塑公像立馬懸崖巔傍有二侍者僵凍狀可憐壁間貌湘子鶴氅何翩翩口橫一枝笛足下生雲烟頗如劇所演度叔桃林邊公志在開佛公心豈慕仙香火類優戲毋乃誣前賢況復藍關地實在秦西偏詩作公墓中此考公於憲西　胡為好事者移而至南天其二十二歧嶺下水舟舟行一何疾迅速至潮州為期止五日尚須渡重洋州自梅溪泊至潮陽四十里　書空一寸光大地許蠡測屈指到明晚行李可以畢嗟余半年來行程七千七得詩剛百篇飲酒過三石拉雜書報君愧之紀遊箋其二十三吾兄雅皋比一卷不釋手謀食養老親持家仗健婦孝弟近何如弱女今安否去年娖彌月璋瓦未分剖今年

定青麟舉家開笑口。昔我出京時。進士選丁丑。究須幾鵰蜂。方得印墾肘。倘有雙鯉魚。一緘須報某。（其十四）最憶是姚合。（詡古）今年賦閒居。可有問字者。羣羊遠其廬。詩興定不減。酒懷復何如。中年不得意。冷抱一卷書。秋風使者來。藝海授簡舉。占拔茅連其茹。（其十五）許劭滯京國。（許劭王喬去天台。（嘯）簡洪容江左。（杭）生項斯走燕。（薊）偶落落此數子。昔日俱同儀。一旦盡分袂。各在天之涯。倘有相見者。為我道離悃。並祈述近狀。可以佐酒杯。（其十六）城西黃閶甫。城北朱二泉。（瑞蜆）二君皆有書。各勝以數篇。為札走蛇蚓。寫封呈君前。請君寓目後。一一加封鈐。並煩顛士奴。分致雙魚笑。歸來酬酒資。三百青銅錢。（其十七）我趁梅開來。我待梅開去。未知能與無。迢迢故鄉樹。鄉樹不可望。於此且小住。豈不思奮飛。沾泥已如絮。揚州鶴不肥。羅浮蜕何趣。區區一第名。得失豈吾慮。（其十八）

附別後秋舲來書

晉竹仁弟同年。判秋年餘。有記憶而無筆札。非疏也。心所欲言者。筆足以達之。心所欲言而不能言者。筆不足以達之。加以人事變遷。心緒惡劣。以此沈吟吮毫。欲槭輒止。故君致兩槭而僕無一字也。書窗日暖。請詳言之。自吾弟赴粵後。即已歲暮。俗務沓來。入春又不接信。未知何日抵署。抑尚逗留西湖。故不能函也。入夏梅雨連緜。炎日如火。從遊者又可寸計。終日拈管。孔林猶恐不及。故不能函也。七月杪。始奉惠書。並讀好詩。秋風拂拂。紙上生涼。即擬報贈。而詩思為帖括所溫。故不能函也。場事畢。文債完。擬將吾弟詩與同人倫閒以知旅況。而古分於出關之夕。枰疾長逝。驚魂駭魄。頓覺身如槁木。死灰故又不能函也。自後塔馬傷蹄。而猶有私望者。春閒在邇。吾弟當賈棹旋杭。庶可乘燭夏散一傾積愫。後賠芳修。始知不來。成行縮地無術。故欲函而仍不能函也。去年熱日不在阻風中酒中。而最奇者。莫如年下一事。祀竈日。過閶甲忽傳言。吾弟有少微星隕之說。師家一慟。哽不成聲。事尚可疑。然固古分之死。已信天於才人。本不易惜。此情此理。當或有之。是後無日不痛君。亦無日不夢君。故除夕閒宅歎腊。而我獨仲宣。賈在梅酸連苦。方寸自知。正月初又為人作伐。旅赴劍江。回家接君第二函。喜動眉宇。深恨何處忘才人作此惡語。然無此。波折一年之情問。雖真。且無以見他日相逢之樂耳。秋生常卿。去年因考回鄉。相晉與山約。試峴作湖上遊。不行。即日中。四人已亡其一。才奇命薄。最過古分。秋閒報罷。彼此星散。近聞秋生客滇州。亦收卦牀。不必回鄉。家計祇家酒社。帆船選舶。張宴評花。方謂此樂吾輩未艾。不意轉瞬飄零。如此。後遊如螢。恨不容風。望山頂鯉。資閒天。然使當世而有容兩人仙此樂。終有望也。惟願天生珍重。俟

智識國容以一人主祭天地又立蘇遵路二字可作局迹貢侯太初大豈其局迹當時周章二字可作恓張南史桓伊傳欲轉張問桓康差池二字可作相如賦紫池花底甘肥二字可作甘新疆畝傳朝夕得甘乾可以養躬逸巡二字可作傳朝夕得甘乾可以養躬逸巡脩侯尋於太山剝落二字可作暴樂衙雅此剝暴樂也洒沱二字可作闇免兒谷永傳酩酊二字可作沓行梁簡文曰劉尹若行有實理紆迴二字可作猶何國語負重傴何依回二字可作倚滅二字可作滅去陳湯傳與人尺牘皆藏去以為榮慨慷二字可作凱康和女賦心凱康以樂歡逍遙二字可作消搖湘州錄莊子逍遙古作消搖及鋒二字可作及鋒俗傳及其鋒來而可以弟天下依栘二字可作倚傍其形卑陋二字可作帥介甘泉賦帥介唫閑突二字可作磕突馬融長笛賦斧逃磕突又搕投子迹斗關詩行至土山頓欹起伹搕投擔荷二字可作儋何國語負重儋何依回二字可作倚滅孔光傳猗違者連歲支吾二字可作枝梧杜詩陶謝不枝梧遙次二字可作草次春秋隱四年注草次之期敘窴二字可作家漢楚訓遠遊野宿漢書鄧訓傳小月氏胡雖首施兩端漢亦時收其用蒸府二字可作蒸府李廣傳莫府省約文書籍求胡下二字可作戲下史記項羽紀諸侯罷戲下各就國憧悼二字可作憧憧

姜無棄蕉萃眉嫵二字可作眉謅漢書張敞傳京兆眉謅大風可作大鳳史記緻大鳳於青邱他如倥傯可作控總著雍可作祝埰矯飾可作橋飾甲坼可作甲宅馮夷可作馮遲又可作冰夷胭脂可作煙支扶蘇可作樸疋委蛇可作逶迤含糊可作咮喓踌躇可作遲佇又可作躕躇提攜可作提撕可作畔桓沮灕可作苟漢揖讓可作揖攘逋緝可作逋熸號咷可作嘷啕聾聶可作龍輯偃僂可作蹇傴供張可作共張歸藏可作歸臧鼉鼀可作鼉鼀胚胎語可作胚胎鉏鋙蝸牛可作瓜牛亮陰可作諒闇悠悤可作悤悤史闕文可作闕其疆圉可作疆梧渤海可作貢海中允可作中遵爵盞可作雀錢曼衍可作曼羨罔兩可作方良惆怳可作敞怳影響可作景響坎窞可作欿窞迢遞可作遞遰抑戒可作懿戒照曜可作照耀容貌可作容皃博浪可作搏狼惆悵可作惆悵倜儻可作倜儻俎豆可作俎梪極臻可作亟臻可踖可作趨蹌孕育可作娠粥亭毒可作亭育彷彿可作倣佛密勿可作黽沒披拂可作披拂閒閑可作閑閑凹凸可作窪突鸑鷟可作鸑鷟朔陌落可作伯格阡陌可作仟佰玄默可作橫艾酬酢可作讎作濆泊可作憯怕糟粕可作酒醨垠堮可作鄞鄂磅礴可作旁魄踴躍可作踊趯寥落可作牢落恐喝可作恐愒慒忽可作匆匆月蝕可作月蝕發可作漯洏抄忽可作鈔忽可作鈔忽可作鈔

人太甚
昌谷之集崔生投溷而勿傳香山之詩李相掩卷而弗視惡其人遂惡其詩趙王收解系冤水中之蟹而憤生忠敬慈諸極見木旁之姓而亦怒其人並惡其姓真退人堅淵心地

割裂命題
鉤黎生先生柱星督學河南出題每多割裂士子逐題作詩嘲之云禮賢全不在胸中紐轉頭來只看鴻一目如何能四顧本來孟子說難通世間何物最為兇第一傷人是大蟲能使當先驅得去其餘慢慢設牢籠虎廣大何容一物膠滿場文字亂蓬茅生童拍手呵呵笑果是魚包鼈草包及其草屠刀放下可齊休只是當年但見牛莫謂龐然成大物看他骸解覺生趙見禮云再說亦徒然實在須將實物先匹帛有無何足道算來不值幾文錢禮玉云古來慘刻算殷商炮烙非刑事可傷不見周文身一丈也教落去試油湯湯十尺沒頭沒腳信難逃七十提封一望迷阿伯不知何處去騰將一子獨孤栖七十里子秋成到處穀盈堆又見漁人撒網回不是池中無別物恐防現出本身來蛻與紙上筌濫亦可求施經專紀春秋一生最怪鶯求友伐木都教影不留歌真成一片白茫茫無土水於何處藏欺侮聖人何道理要他跌落海中央下襲揀取明珠玉任沈依然一半是貧心旁人不曉題何處多向紅樓夢裏尋

詩學太白
仁和宋茗香先生詩學太白極有神似者如過仙人拍手崖云天仙大笑來人間可憐天上無青山白榆如錢落我手安得瓊樓亦貴烟看山把酒樂何如不比仙宮禮法多時乎時乎仙亦不可以蹉跎招某二青游天臺云索君笑贈君言我能使君再少年銅山若肯盡沽酒九萬仙人齊拍手一朝餓死夫何有我今未死君又來相與勿令槛游天臺笑口且共桃花開桃花飛落掌中杯照我顏色如紅醅今日少年若長在古之少年安在哉

荊軻詩
金匱徐鎔慶大令詩才卓犖有語不驚人死不休之意有玉山閣稿洪稼存太史評其詩如神女散髮時時弄珠記其易水懷古一篇云秦皇按劍吞諸侯燕丹太子思報讐荊卿慷慨以身殉臨行更請將軍頭將軍斷頭頭不落皆有人頭血漉漉倒懸雙眼看荊軻不到咸陽宮闕鬱崔嵬列戟如山九殿開一道白虹穿白日荊軻含笑捧頭來將軍頭對秦皇面皆亢圖窮匕首見此時秦皇手無劍十萬貔貅不上殿殿下負劍頻詔王王郎擊軻軻八創匕首不利業業利人術雖疏亦天意嗚呼天意帝秦不可回君不見漸離之筑張良

推奇氣擘勃讀之可下酒一斗

異物
竹米可以救荒榆麵可以入饌此救粟外之食也冰絲可以成繒火毛可以織布此鼈衾之衣也雪蛆可以療疾銀蛙可以煎錢此動植物外之用物也

武成
前明番禺龐一嵩先生言周書武成篇當以古武成為正蓋書名武成紀功也所以首惟一月至于征伐商畧提用武之始厥四月哉生明至大告武成總敘武功之成既生魄以後則因諸侯朝會而示以繼志述事之故以見伐商不違乎先底商以後則因百神祭告而述商迪周順之故以見伐商不違乎神既戊午以前則覆說用武之意書有綱領有條目先畧後詳反始乃反商政以後則言功成治定之事以終大告武成之意書有綱領有條目先畧後詳反始要終渾渾全全脈絡通貫不必拘順時日而時日有可考此所以為古人之文也宋儒所更定者如今人做供招但知拘年順月流水說下殊非文法亦昧武成名篇之旨余謂宜從古文不必有所更定也先生之說如此識以俟講求經學者

青州從事
世說杜公有主簿答別酒佳者曰青州從事惡者曰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言好酒下臘惡酒凝鬲也從事美官督郵賤職故以為比而徐彭年家範云其子問青州從事謂何曰湘江野錄青州從事古善造酒者此一說也

物性
食物中性最固者蜜故蒸玉面貍及黃鬍必以蜜塗之雖沸燖而其膏不走也最融者酥故烹熊掌必佐以此以其柔而善入也

武人口吻
宋業人屏人但為真寫成視之怒曰我前畫大蟲箱用金箔眼我使消不得一副金眼睛見江鄰幾雜識安祿山以櫻桃賜臣子作詩曰櫻桃滿籠金彈圓半青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郭威請見下二句以抑韻祿山大怒曰我兒豈可使居周郭之下見鶴林玉露呂文德起土豪為大將至保傳然愚鄙不識字每佯癡好無禮士大夫又不肯拜先師每曰他不曾教我識字見黃氏日鈔張獻忠尊梓潼帝君為始祖命翰林作册文皆不稱意乃自作云你姓張咱姓咱子中姓張咱與你今日連了宗罷見絳雲樓書武人口吻可笑如此

巖牆

陳大所好飲一夕與一同僚席中談及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其人曰酒亦巖牆也陳遂
酬酒終身可謂立地成佛矣

騶

騶馬宮牛羸羊閹豬鍬雞善狗淨貓皆閹也見臘仙肘後經馬曰騶亦曰犗見說文

諸葛鎧

斗谷縣鄉民掘地得一釜以涼水沃之忽自沸逆投以米即熟下有諸葛行鎧四字鄉民以
為有寶碎之其釜夾底中有水火二字見代醉編

龍魚佩

唐百官佩魚武后朝佩金龜或曰唐姓李故以鯉魚為瑞后姓武故以元武為瑞也其說
甚新

感德人人心

今人道及關壯繆岳忠武之名則自然凜凜威之在人心者遠也論及諸葛孔明司馬君實
之死則自然流涕德之入人心者深也

詞曲取士

相傳元人以詞曲取士而考選舉志及典章皆無之或另設一門如今考天文算學一律特
以備榮圖供奉耳惟試錄中一條云軍民僧尼道客官儒回回醫匠陰陽寫算門廚典僱未
完等戶願試者以本戶籍貫赴試僧道應試已屬可笑尼亦赴考更怪誕矣此不可解

紙月

漢北州從事郭君碑大荒戴紙月戊申紙月甚奇隸書以為不詳所出山舟學士曰貫齋塗
說云紙字當即氏字猶是之為氏非之為飛皆見漢志漢碑古字音通也

虛字入詩

翁之樂者山林也客亦知夫水月乎並舍者誰青可喜兩家之竹翠交加不可以風霜後彫
何傷於月雨餘實何卒不黃秋以後伊人宛在水之湄皆以虛字入詩天然生動又一格也

胡旦

宋胡旦少有俊才嘗曰應舉不作狀元仕宦不至將相虛生也後雖魁天下終以忤物不顯
晚年目疾閒居一日史館共議作一貴侯傳其人少賤屠豕以為諱之非實錄書之難措詞
間旦旦曰何不云某少常操刀以割以示窜天下之志聞者嘆服

詩用俗稱呼

下官

下官二字向知起於六朝不知先見於漢書曰下官不職

辨名非字

舊以阿衡伊尹非名字也祭公謀父謀父非名號也竹非太甲篇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及
國語祓征大戎祭公自稱其名謀父於穆王之前君前臣名其非字明矣

易安詞

易安一剪梅詞起句紅藕香殘玉簟秋七字便有吞梅嚼雪不食人間烟火氣非實尊常不
經意語也

闌門跨閾

闌門而與之詰見公羊跨閾而語見國語皆隔門限說話也若今內外廉官然

汗青殺青

齊濮服箱古者著書以竹初稿書於汗青汗青者竹青而書於竹柔投火削也青去青皮而書竹白不可改易也此說極明暢近理而或者曰以
火炙竹令汗以殺青則書訛謬訛之汗青說殊拙

小縣少名賢

廣東肇慶府開平縣於○國初始分置割前會四平新興三縣而成者水曲山深氣無古蹟
城南六十里有地名蘇溪天坡公於海南自此之瓊白須折會信江潭縣乃從山斫小徑
取道故開平有蘇溪因公所過而名之耶又離城百里馬山有陸秀夫墓按新會潮州俱有
陸秀夫或通志亦兩存之而邑志乃力辨張陸殉難之處實在崖山即今崖門崖門去開平
最遠故縣以此為真人以遠近爭盛實其說外吉祉總之婦丸小邑僻陋自慚益不得不力
此乃倫敦爭之行此一大

急語成語柄

有人久病其子多方請醫服藥罔效有
過診醫曰尊翁久病想人虛脫生萬才永必有挽回之力余何其子曰大人躭卧牀日久
未遇痛癢今必須先生一行始為盡心其子曰無痛癢可耳聞者絶倒

短小人詞

友有詠短小人詩一聯云矮子寸三高逕陰溝抑雉毛鵬黃鼠酬烟乾帽崩箍兒求腰
拐杖兒權竿旗圓榻板棺材料定睛瞧東西南北人

名姓在五十筆外

友人有以此為令者或云習鑿齒或云謝靈運或云蘇蕙蘭余獨舉蕭繹蓋三字者尚多而
兩字者則竟寥寥也次又以三字不滿十筆為限者僅有人舉士子孔子人九二人

毒藥庫

宋政和初上始躬攬權綱御馬新巡大內至後苑東門有一庫無名號乃貯毒藥之所也前
代用以殺不廷之臣都詔命龍之見陸放翁避暑漫鈔內言藥共七等鴆鳥牛在第三其上
有手觸異噢而立死者更不知何藥也

雨般狀元盒隨筆卷三終

錢唐姚紹壬應來甫纂

鄔飛飛

鄔飛飛福州人或云西湖女子也幼孤其季父授以詩書稍長能吟詠及笄以才色聞里中有求之者其母輒曰吾女當隨貴人焉能為牧豬奴配○王師討閩寇總制幕賓雁某者道經其居見飛飛浣衣湖畔驚為絕色乃遣媒千金以繡室為詞既歸大婦悍妒不能容使閣奴強妻之弱質久延香魂旋化作上下平韻三十絕句以見志茲錄其數首云荻簾日影自遲遲亂綰烏雲掠鬢絲羨殺隔鄰誰氏女金錢閒擲買臙脂白雲縹緲望中迷獨倚窗前投面燒萬里濃雰親念否碧梧不是鳳皇棲嗈嗈聲唳語聽多般翻道他人缺舌蠻恨望夕陽芳樹外嬌鶯喂話家山挑燈含淚盡雲箋萬里緘封報可憐為問生身親阿母賣兒還債幾多錢想後思前恨轉加誤人都是浣溪紗既然負却當年意何必尋春到若耶柳色青青詠漢南樹猶如此我何堪輸得鄰婦無思慮碗大葵花滿警簪北地風高凜冽嚴漫天風雪壓前檐炕頭不是金鑪火馬糞如香細細添諸篇怨而涉怨聞者傷之

鴉片

鴉片產於兩粵被處名為合浦融見徐伯齡蟫精集向止行於閩廣今則各省並皆漸染其類有三一曰公班出明雅剌一曰白皮出孟買一曰紅皮出曼達喇薩為土為上即公班白皮次之紅皮又次之紅皮又有三種花紅為上油紅次之別出嗎喇及盆吒哩者名鴨尿紅見楊秋衡海錄又名阿芙蓉見李時珍本草綱目凡內洋戴鴉片之船曰躉船省城包商之戶曰窯戶其往來交土之船曰快艇艇亦曰扒能艇艇裝烟者俱在零丁洋近年每歲來二萬餘箱每箱以土約八十箱每箱約六百圓紅皮約二十箱每箱約四百圓計歲耗洋銀約一千五百萬圓嘉慶間兩廣總督百齡奏稱應州吳石華學博兩修弭害文詳且近時內地俱有能種者在浙者曰合漿在閩者曰建漿在粵者曰煎漿此為其余皆有鴉片篇一首大意云小枕一榻鋪陰房鬼火紅模糊中有禽肩鶴背容夜深一口青煙呼非關比翅鳳若第如勝如餉色則烏或云烏賊或花子連以土化摶泥塗加以水煮熬法又火武火煎沸光大來滾淳去鉢盆而漉成醍醐此品來自西域地居奇者誰不貪劫朝足戮官眼淚拥戴來若斗膜蘇湖水走膏豈不豔倫而賂者十青蚨況復此毒益甚一見賣家資傾刻近聞中國亦有能作之者已放大引既而悔之然不能戒內作洋烟詩十數首內有句云不覺漸成長命債豈知早受一燈傳言之鴟咽文狀舵之名咎名曰枪備有節本數十金若有人白云此與雅人山茗等不名烟從故名枪狀絕

四海

花有海字者皆從海外來海棠是也又海紅花即山茶花海棕即棕櫚即土里香出陸平湖

雷梅四枝於園址字其下名四海棠

竹枝

常州閨秀中有竹枝一所示太守題一對云未知明年在何處不可一日無此君若句大成且的是官滁中語故如

雉刀石

在秋潭先生所親家見一塊石質細潤良材也其家不之貴用以覆瓦居之先生乞歸名雉刀硯銘以其家云磨刀則磨磨雉則磨磨人則磨

范增詩

錢坤臣詠范增詩云拔羽天資本不仁豈堪亞父作謀臣若逢鴻門計又一商君又一秦陳中号詠范增詩云七十衰翁兩鬢霜四來一笑火咸陽生平奇計無他事只勘鴻門殺漢王二詩痛快可括來坡范增論一篇

艮心居士

艮心居士鄭氏華亭生先生別號也先生諱文梳字綸之號茹生又號冬壬行九少余二歲幼與余同學不屑沾沾於帖括改習名法度支頤亦以繁重厭棄之因小就書記遊江西遊廣東遊浙江雖各有際遇而餬口之外內顧維艱以故髀鬢不得志卒於象山縣署時年甫三十七無子以兄子為嗣生平好吟詠所存不多殘賸斷楮多半漫無倫次感懷云春水自深非稽雨秋雲漸薄不關風冬柳云依依老去風情減絮絮飛來雪色寒梅雨云亂如人意添愁重酸入大心濕淚多美人風雪云紅粉亦能通綫郎者安何必不裙釵又絕句云潑墨天容合晚晴冷吟閒伴木分明年來別有閒愁緒不種芭蕉聽雨聲可誦也

金鈴小犬圖

先伯祖諫庵公藏明世宗所畫金鈴小犬圖一幀有鹿門婦題識後歸家貽之精下級七言

絕句二首。又臥龍西山為馬也不教狐兔占秋原金鈴小犬雖無力此際還知報主恩。小吠花陰為守宮。蒼鷹搏擊志相同。君恩已足州雖報況復圖形紀汝功。宋書曰。陳萬奉勅謹題。

居中御印象天河。釣叉四字。世宗別號也。宋書譜載明宗三子。能畫而世宗無聞焉。得此可補紀載之缺。釣叉者。別號免。舜禹歷城。御天。敬號。乘雨軒。又號天河釣叟。俱見萬歷野獲編。

對月曲

趙秋舲對月曲內江兒水一丈云。自古歌頌鮮從來美必收。我初三眼你眉兒闊。我十三簡你妝兒俏。我廿三靚你靚兒俊。都在今宵前。從何況人生能不西風敗柳初三三句。未經人道。

好名

楊鐵厓不喜未選同人詩。夜已半。聞門外剝啄聲。啟視則昉中能詩者也。人人持金縑。均乞留其詩。楊笑曰。生平三尺法。尚可假借。若詩文則心欲借眼。眼不從心。未嘗敢貶。當世遂筆。北潤止取鮑。鮑張其願文。爽金烏四首。諸人相顧錯愕。固乞寬假。至有涕泣長跪者。逸俱擇出。門外閉關。藏燭曰。風雅掃地盡矣。簡閱老人選詩。丹陽貢生何凌負詩一擔。踵門求見曰。苦吟半生。無一知己。今所望者。惟先生。是以求教。若先生亦無所取。則某將投江死矣。先生大駭。為稱許數聯。欣然而去。已不能傳。而求附人以傳。好名之心。亦良苦矣。

西廂記

琵琶記影借中郎。荊釵記汚蛾十朋。夫人知之。至雙文之事。風流話柄。千古豔稱。然考臙圍雜志。載唐鄭太常恒及崔夫人合葬。墓在淇水西北五十里。即古淇澳地。明成化間。淇水泛溢。土崩石出。秦給事宦所撰志銘在焉。志中盛稱夫人四德咸備。則會真一記。特寓言八九耳。又兗州陽穀縣西北有西門家。大姓潘吳二氏。自言是西門妻吳氏。潘氏族。見香祖筆記。小說所記。或亦風影其詞歟。

山歌

山歌於閩有極有意義者。如南山腳下一缸油。姊妹兩箇合梳頭。大的梳箇盤龍髻。小的梳箇楊爛頭。前人謂其始同終異。以比性本善而擇術遂分也。吳船山歌云。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箇離鄉在外頭。音調悲悅。聞之令人動羈旅之感。台州塘下戴氏。將賣童謠云。塘下戴。好種菜。菜開花好種茶。茶結子好種柿。柿落烏。摘了大姑摘小姑。音節與如古樂府。又兒童扯衣裙相戲唱曰。聾郎郎搜弟弟。踏碎瓦兒不著地。誨萬

錄曰。此說生男也。踏碎瓦。襁之以弄璋。穿衣裙。襁之以衣裳。不著地。襁負下一句。說其不生女。寧多二語。賅括斯下。後二節詩意。吳伶仙名山。杭府人。作山歌云。吳山廂下鳴山歌。山色學儂儂似儂。螺天上月兒搖餅樣。中間不信有如娥。癡語亦有致。

題月樓詩

亡室許端人名冀。字順之。號芙卿。蕭山訓導黃公起女。文僖相國七世孫女也。年十九來歸於余。鶼謹於儉。族戚無間言。丁亥之冬。余侍家大人入學。病人以母病不能從次年冬。余忽患咯血。端人聞而心驚。閉關廢寢。鏡乃來及半年。舉得風痰沈綿。牀第一載有餘。竟爾不起。余作挽詞云。四千里素願違中。人在家母在殯。翁姑在堂。屬纊定知難瞑目。廿三年棄余永決。拜孤兒。兒無女。繼承無姪。盞燈未免太傷心。實事實情。不自知其言之悲也。孺人愛外姑雷夫人。教誦唐詩。暇輒吟詠。著聽月樓稿。每讀元人詩。故所作多與之相近。偶成云。滑芳春宴臨晉草。玲瓏小几供唐花。寄顏卿妹蕭山云。家遠愁看花姊妹。病多難配藥君臣。不眠云。盤語閑於斗。扃鬧雞聲。難若屑。窗鳴病中偶成云。竹徑亂敲風似箭。獲階不住雨如麻。丙寅除夕云。百年已過六千日。一欸真須三百杯。詠手鐲云。卻為摩挲知冷暖。偶從反覆見炎涼。呈程十然文云。惟將綠字殷青史。筆比紅詩雨後看。山絕句云。玻瓈水鏡淨於揩。螺髻多從雨

後開。艇數青山青不夠。暮雲添出一峯來。湘湖采菱曲云。吳江女兒采蓮花。淩波綽約如朝霞。越江女兒采菱角。隔水輕盈籠芍藥。兒家生小湘湖邊。只種秋菱不種蓮。蓮子心中苦。剝菱菱實心中甜。湘湖一夜西風緊。三五鴉聲蕩雙艇。戲聲菱葉釣竿絲。笑指菱花鏡奩影。采菱菱角紅頰掌雙渦濃。采菱菱角綠眉痕兩峰。蹙菱根叢雜菱刺多。纖纖素手臨清波。鯉魚風起芙蓉外。蟬聲生寒可奈何。春風采蓴蓴欲小。秋風采菱菱漸老。年年春去又秋來。不及兒家顏色好。采菱復采菱。菱船四面來。前汀湖水淨通碧。湖山瘦且清。雙槳只在波中。儂菱歌靜後。不知處。郎向湖頭浣紗去。詩二卷。未暇付梓也。道稿重繕。屈勝於邑。

前杭遊女

蘇人風俗。凡婦女下山。與夫每倒推而行。有人句云。妾自倒行郎自看。省郎一步一回頭。杭州風俗。凡婦女遊湖。每逆上岸觀者。如堵。有人句云。郎自乞睛儂乞雨。要他微雨散閑人。二語似俏。風致。

小蘇文

先曾祖少司空。以乾隆五十八年。葬於江干之諸橋。家事皆山舟學士經營。有告墓文云。嗚呼。雁行中斷。荊樹半摧。境有幽明。情無睽隔。憶昔童年喪母。吾兩人如形影之相依。壯歲登

劉吾兩人亦駐望之相負自宜分中外合少離多迨病滯鄉閭我南爾北分葬歸田有日白首同依何圖先我云亡黃腸空遽悠悠逝水寂寂荒祠如何奴早殤於前楹歲久未安乎幽室維兹小名百子篋協龜從所奇事隔廿年珠還劍返地師無媒而自至山靈虛席以相迎似有數存豈非大幸○賜塋在望魂依吾父吾母之前上冢所經我先爾子爾孫之列從此幽壤水乳同穴相莊庶慰予心定邀神佑嗚呼阿兄老矣泉臺之相見有期吾弟聞乎華表之來歸何日哀哉尚饗沈痛之語令人酸鼻奄忽之役先大父夫庵公躬親奉扶乃卜葬甫終而大父亦捐館逝矣學士輓聯云齒髮已如斯泉下相尋知有日丹鉛儼然在篋中忍展永完期次聯所云以大父所著左通未曾卒業也迄今四十餘年左通一書猶表弟汪小米小齋孫之力亦已付刊敬繕手澤固勝茲然

馬字

馬字之為用不一然不外記數象形二義禮投壺請為勝者立馬今俗猜枚之物曰拳馬衡銀之物曰決馬賭博之子曰籌馬又以筆畫一至九數曰打馬子此皆記數之馬也木工以三木相攢而跂其首橫木於上以施斧斤謂之作馬插秧之杌名秧馬周禮掌舍設梐枑再重注行馬也又俗於紙上畫神佛像祭賽後焚之曰甲馬又都會水陸之衝曰馬頭又三絃上承絃之物曰絃馬淨桶曰馬子此皆象形之馬也惟簷鐵曰鐵馬船艙內邊門曰馬門則又不知何所取義

集中絕句

韋東萊冬日閒居從市上買舊書數種內有文中子一本塗乙狼籍於夾葉中得方寸紙蠅頭書二絕云一樹桃花卧綠蕪春陰簾外雨模糊宵來鄉思知多少又聽東風舞鷓鴣垂楊陌地綠絲齊綰閑無人落燕泥閒倚熏籠思往事冷香和夢過橫溪歎曰淞雲蓋閨人之作也

撲扒

鳩兹俗女伴秋夜出遊各於瓜田摘瓜歸為宜男兆名曰撲秋

撲有

古人賢書五行十行並下皆言直看也韓宗伯菼撰崑山徐大司寇行狀云公與姜太史宸英觀古碑碑甚高公令人扶掖升高橫閱之已又橫閱其中間復俯而橫閱其下截遂乃盡此辭甚大驚以為絕才無對

凡

孫名陽見北子疏荀子名況見劉向荀子序

貫穿經

黃似道初入相有人賦詩云收拾乾坤一掬擔上肩容易下肩難勸君亦著學天手多少窮人冷眼看蓋久知其相業之不終矣在伉儷曾令人販鹽百船至京師賣之有人賦詩云昨夜江頭長碧波滿船多載相公醎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又行推回田畝之令又有人賦詩云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河寸寸量縱使一邱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行立士籍之法有人賦詩云戎馬掀天動地來襄陽城下哭聲哀平章束手全無策邦把科場憾秀才又刑賞方危之際汪紫宸以三策投似道一謂扣內北過江或百里或二百里首一也管設都統七十里江面縱三四十屯設兩大帥時以魂之紋急上下流相應二謂久稽使者不如速歸管緩師期三謂若此二者均不可莫若準備投井賈得書大紹興汪師金陵不數月北兵渡江九江以下皆失守有人賦詩云序我牆以長彼舍不熟衍壁小邦兵廟堂從諫真如轉說用先生衆第三五詩皆憤懣文陽派的是北方之學者何足

四書對

某太守治苑人曾令深縣頗貪酷一日辰巳見觸手帖一對云彼亂彼彼亂北方之學者何足

算也戒之戒之兩人有言曰其無後乎

李秋雁

李紈閨女史佩金江蘇長洲人山陰何公子仙帆之配也工詞著生香館集温真漱玉年三十餘卒楊荔裳農部為之序梁右雲農伯均次而刊之季又有秋雁詩四首中有句云偶聽乃弦驚鴈柱久疏宮字銀平生箏無客柱簡辭故琴有夜香木忍彈不脫不拈幽怨之思溢於言表真名作也江南人呼為李秋雁

晏元獻詩

元獻嘗舉其得意句示人云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謂的是富貴人吐屬是已然余尤愛其已定復搖春水色似紅如向野棠花樓臺冷落收燈夜門巷蕭條掃雪天餘冷淡餘風流而又絕無衰颯氣真有秋潭人語也

江城梅花引

詞中江城梅花引一調最難措手長句中攙接處易俚一病也短句重疊處易滯二病也兩段結處易溜三病也措語類曲四病也康伯可娟娟霜月下秋絕唱罕有嗣音頃得郭頻迦慶一闋云一重方空一重紗柔蓮花朵朵花來美花愛住吳船生小號奚娃牆內紅樓樓外水有明月照鴛鴦宿那家那家那家在天涯雨又斜雲又遮聽也聽不到一曲琵琶漸漸西風狄柳不藏鴉欲倩西風吹夢去還只恐夢魂中太遠些音節和緩情景迷離真合作也

安公子

安世亭制府昔堂石幢居士吟業二卷已付刊久矣此外尚有詩餘十數首以未成卷帙不能付梓內有安公子一闋云不道春歸也一春飄泊名花謝風雨如花飛片片可憐狼籍越得我瘦無半把春難借腸九曲獨立迴廊下更縈懷抱微耳鶯吻聲聲嬌妒待把流鶯罵恨雲惱月者樣痴情向誰同寫情致纏綿故為錄而存之

對聯

偶見雀頭鋪一對聯云到來盡是彈冠客此去應無換骨人工雅洋切又大道邊茶亭一對云四大皆空坐片刻無分衛我兩頭是路喫一盞各自東西淺語頗有禪理又吾杭湧金門外福合去茶室對云欲把西湖比西子從來佳茗似佳人集坡詩恰切可入西湖志餘。

梁溪侯語

瀛侯先生日省錄云大下無難與之事要兩如之何天下無難與之人要三必自反二語似

舊而實新似近而甚切

讀書

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是涵養性情事孔明讀書略觀大義是講求經濟事寒心躁氣者不得藉口。

孔子

清淨法行經稱孔子為光淨童子造天地經以孔子為儒童菩薩西陽雜俎王格以孔子為玄宮仙真靈位業圖以孔子為太極上真君援儒入墨殊屬可笑然海聖亦甚矣。

花押

安祿山押山字以手指三搦見曾造類說王荊公押石字性急悽悼人以為類反字見石林燕語章莊五雲體亦是花押陳仲醇云鍾離權花押作一劍形見香祖筆記是神仙亦有花押也

蘇繡鞋

明蘇子卿詠繡鞋句云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無聲人以為類反字見石林燕語章莊五雲體亦是花押陳仲醇云鍾離權花押作一劍形見香祖筆記是神仙亦有花押也

蘇繡鞋

明蘇子卿詠繡鞋句云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無聲人以為類反字見石林燕語章莊五雲體亦是花押陳仲醇云鍾離權花押作一劍形見香祖筆記是神仙亦有花押也願得將才化錦鞋此公何其猥褻也然以此得名較之賀鵝鵝風斯下矣。

別號小照

近俗市儈牙人俱有別號徵生小子並畫小照寄錢雲懷王仲瞿詩云文如謝惠連武如郭子儀有名而無字古人亦太奇後世好標榜稱曰曰新走卒號居士達官著山人相如商傅說將如漢馬援版築非自圖雲臺未嘗見後世重形貌畫像曰曰增男女說紅綠富貴私丹青我愛王仲瞿其人無他殊既不取別號亦不畫小照。

香市

西湖照慶寺山門前兩廊設市賣木魚花盆妝貨梳具等物皆寺僧作以售利者也每逢香市如公填集如雲探訪如觀察詩云絲帶束腰綿襯褲遊鞋又手走來西福寫下路神心形景如繪

孫枝華

高枕祖年俊公詩營其文莊胞弟也年十九舉於鄉六上春官不第出宰真縣蓋縣平於官若木雁齋詩稿有吉茶室對云欲把西湖比西子從來佳茗似佳人集坡詩恰切可入西湖志餘。

王伯毅

王山人伯毅詩人山中杜鵑花作鳥聲甚前翁仲石為人衣人戲效其體物之云身上楊梭嘴

作梁眼中雖以翳為花開者絕倒益王時忠惡寇而一目又微障故云

卷四

狄武襄不祖仁僖郭崇韜哭拜汾陽人之賢否自是不同張獻忠僭號於蜀追尊祥瑞帝君為始祖盜賊之行悖謬固不足責若唐有天下以老子為始祖何亦誕妄乃爾耶余家舊遺四祖畫牒尚存先胄遠遜已不可攷憶在京時有人以梁鴻梁灝為問者余笑應之曰碩德魏科不敢拟惟綠珠紅玉千古風流嘗認為建代閨秀耳

西湖釣徒

聖祖幸海昌補魚之賜群臣各賦詩謝○恩查初白先生末句云笠簷蓑袂平生事臣本烟波一釣徒詞意稱○旨忽內侍傳語云宣烟波釣徒查翰林蓋同時有聲山學士故以詩別之此可與春城無處不飛花解頭作的對也

蔡木龍

蔡木龍布衣磯始人也居於武林門之外鮮橋河下身為醫務司會計而往來皆文士家爰客若性命室無應門五尺之童惟一老媼給事門懸竹梆一事客至擊之則此媼啟扁而出內門設題名簿凡訪者先書姓氏爲登其堂修潔無塵茗碗黃鑪位置貼妥酒談茶話

客便是從性不愛花而愛草編階盆盎悉植之所植之種羊綿娟秀而莫呼其名者不知凡幾即尋常種類一經是翁澆灌培植鮮媚迥異凡恒尤酷愛翠雲草卧榻之院窗可數尺而出內門設題名簿凡訪者先書姓氏爲登其堂修潔無塵茗碗黃鑪位置貼妥酒談茶話地平鋪一碧無隙每當夕陽新雨望之如茵洋翠颺蓋驻水之濱掃葉之帚去穢之紗囊無一時離手迨翁不作詩而善談論酸鹹極博娓娓忘如倦有所白眼者出一語必刺入骨又好遊說一邱壑之勝必窮其境而後已性又極介不妄取與而待人接物則仍煦煦作春氣始市隱之流歟未龍有小照一幀諸人題徧尚餘尺幅時余客京師未歸未龍曰當俟晉竹歸來倘共補題詎意余於六月十九日歸家而翁已先五日溘逝矣其姪壻何叔明攜圖來為求題遺余題金縷曲一闋云市隱風流絕屐遠圖琳瑯滿紙紙留一隙聞說先生曾有詩待我歸來發篋訝咫尺音容頓隔惱然石尤風太利竟遲帆五日成長別思往事淚沾臆頓屑雙鑼猶如昔悠匆奴紅塵撒手鶴笙吹徹天上儘多瑤草種絕勝人間春色要一一待公手檢識字打鐘原本分說從山舊託前生缽翁貽以自言前生為經山僧泡茶語感而述

注十然

詩云五尺童子適不值尚留一半與人看以五尺刷出一丈更妙按一丈紅即蜀葵花也

詩家烘托法

詠老馬詩云蓋長幾何君莫問沙場舊主草封侯不言老而老字自見詠方鏡詩云秋水一泓明見底照來誰有面如田不言方而方字自見此所謂烘雲托月法也又有人詠一丈紅花拂拭復見又永州蘇山石以水淋之鋸破其像有觀音彌勒寒山拾得又有天下蘇山四字。

其法尤善製琴座側斤鋸彩繪無不畢具嘗得一舊琴曰春風其聲清越無匹因自製曲曰列佩雷雨頌非至交而知音者勿與彈也好讀春秋著春秋正義一書會詔說而折衷之尤精慨算諸學酒量不洪而雅好持杯每酒酣以往議論風生相知中少所許可合意者則又性命以之年七十丁母憂以毀卒無子亦可哀已余嘗欲為程蔡二君作合傳而未果因兼述其梗概如此十然嘗誦其玉峰師絕句一首云十里五里出門去千峰萬峰住所之青溪無言白雲冷落葉滿山秋不知詩境超絕

山現字畫

廣水肇慶府三十里外有山名茶托岡絕壁上現父母二字四面樹木叢雜而字畫中寸草不生又蔥利武口寨石上有花如堆心壯幷枝葉纏繞雖精於畫者不能及或以物擊碎其花拂拭復見又永州蘇山石以水淋之鋸破其像有觀音彌勒寒山拾得又有天下蘇山四字。

詩家烘托法

詠老馬詩云蓋長幾何君莫問沙場舊主草封侯不言老而老字自見詠方鏡詩云秋水一泓明見底照來誰有面如田不言方而方字自見此所謂烘雲托月法也又有人詠一丈紅

詩云五尺童子適不值尚留一半與人看以五尺刷出一丈更妙按一丈紅即蜀葵花也

小顛

西湖詩僧小顛預治棺具署一小偏題曰阿呀又於所居山房牖一留何曰去新居未卜不妨小住幾時來其風趣類多如此詩則沖淡之中時見奇峭有萬峰山房稿。

薛白楊磨

康熙中昆陵四書家薛瑄白茶楊大鶴廖某時有薛白楊磨之目可與蘇黃米蔡作的對。

雲起石

天台齊魚閘宗伯主講敷文書院時每當山雨欲來雲氣瀰起必識其處及霽隨一童往鋤之輒得一石上有古篆數字稍久垂盈箇最後得一石上有天台丈人四字狀若雕刻自此遂不復見而先生亦不久歸道山矣異哉山靈馬秋樂先生履余課士嘗以雲起石為題詠其事。

蒲笠

六硯齋筆記曰蓮初出水為脽雨所淋軟中人因小斫竒狀何其綫紐之作兜鍪狀名曰蓮

笠雨川偏覆之較錦帳覆壯丹尤為韻致

餓鄉記

漳浦蓝鹿洲先生鼎元杜門謝病歲饑作餓鄉記云醉鄉之境捐進思有餓鄉王蘇二子所未曾遊也風土與二鄉上下但節尚介行尚清氣尚高又二鄉所未逮也昔伯夷叔齊讓是鄉愛不忍去鄉人留飛為主凡過客悉稟命別去留孔子過陳道經是鄉夷鄙迎甚恭以主住讓孔子不顧然亦重趨其意偕弟子停驂七日其後曾參原憲皆嘗往遊與夷齊甚相得於陵仲子矯廉於那投是鄉三日夷曰辟凡離群者非君徒也仲子慙而去漢周亞夫梁通侯尊徙步款門夷曰蔣夫豈足居此然來者不拒因別築數楹居之未幾而幸臣鄧通貿貿然往夷大怒曰吾鄉乾淨土豈子敢來相污命撲殺之而延皆處士陶潛高風遊樂機然潛性放誕不能安每越境與王無功遊夷亦不禁梁武迫侯景逃北鄉夷不納固請乃可卒免侯景刃夷懼為天下通逃數乃集鄉人更訓嚴條約凡賤隸鄙夫富貴厶亡命至止者悉拒不納自是遊者日以寡不得入者亦日以多其敬禮周旋去來任意若唐韓愈宋呂蒙正代止數人元之初謝枋得至焉夷齊樂其同志也倘為作命交近世士大夫罕有得其門而入者吾友黃越南嘗遊是鄉歸言佳勝余初未信比偕越南同征未半途覺道路險巇獲從吾遊也鹿洲先生雅正閒人以明鯨宰廣東政有備聞署廣府而卒有狀二十卷行世

橘紅

世傳化州橘樹乃仙人羅辦種於石龍井畔偏一株為最井在州署大堂左廊下龍口相近者次之城內又次之城以外則臭味迥殊矣廣西產廉江樹五著橘紅頗謂橘小皮薄柚大皮厚橘熟山青轉蒼柚熟黃坐臥樹下細嗅其枝葉香味明明仙也而混呼之曰橘且師其皮曰紅寶好奇之過云

菩提樹

嘉慶丁巳六月廣州颶風大作光孝寺菩提樹皆拔起中承陳公大丸命相工栽之培以豆餅泥樹復生年餘復植寺僧喬海離相往南華寺分其種仍栽故處今頗茂接五代僧傳傳乾德五年夏光孝寺菩提樹為大風所拔南漢林僧光孝寺為云據廣西詞云永脩

望鄉香魂泯滅蛟龍守水仙為伴湘妃知消息驚傳太瘦生斷腸人似桑絲綿繫影飲光尚宛然招魂前紙向江天幾時得遂三生約再結蓋家後世緣余謂此女不獨於生有情兼且造福無量蓋不欲以病軀貽害他人也真是放下屠刀手足蓉石年逾弱冠工詩古文詞先君子辰分校秋闈所得士也

復姓

孟昶時翰林學士范禹偁省姓沈氏成中登第復姓上郡守啟曰昔年上第偶標張祿之名今日故鄉復作范雎之為引用猶切

庸主知人

祭京立藏砫徽宗允之然其會強祭彼飲酒彼辭以酒力不勝帝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北亦知君實之賢也奉僧力主和議言於帝曰方今天下須南人歸南北人歸北帝曰朕北人將安歸僧語塞是亦知僧之為也乃知之而猶溺之此其所以為庸主也歟

鼻子

今俗詈人奴曰鼻子不知何據按王伯厚漢制考云始生子曰鼻子又民奴婢也支鼻故也見漢服虔注

反切

反切之學近日罕有講求者三家村塾拘以雨字師倒相呼叫得本音此欺人之談也不如雙聲不能反切不辨字母不知雙聲辨字母不難只要練得口吻熟耳大鄭李氏音鑑一書極明白曉帳玩之當自得也

眉子硯

陶鈖之會稽人策杖先生之妙也固具祖龍廣西司馬遂奇觀廣求希鳳鼎湖博士弟子員人極模濡酷好硯雅賞得葉小鸞眉子硯一方樣圓式而有龍紋形如半彎新月背有跋云勇氏從海上獲硯材三分致予兒弟瓊花得眉子硯縱以二絕云天質繁華事已休成都畫手誰能新如今只學初三月怕有詩人說小鸞素仙輕龍金鴨燭明窗小几依稀開卷一硯樣桃雨潤到眉梢第幾絃下著曰已已寒日題印章小鸞二字按此詩及生春集中未載惟近日陶鬼鄉大守有詠眉子硯詞所記正與之相同絃之得此偏徵歌詠來歸展轉余為填摸漁兒詞一闋歸之冊中余最愛誦郎絳門太守條長三絕云仙蹟留傳未肯銷摩挲片石也瓊瑤不然銅雀臺前瓦誰史春深懶二喬一握瑞溪玉不如休休想像盡眉初自傳曉鏡偷窺飛不寫黃庭便紫書塵顧都從佛法拋史無恨上月夜梳女生若為修眉史竟與心嫁吏莫問達萊消息算只有眉月嬋娟曾照那時顏色

三家店題壁詩

先大父己丑出京過三家店見壁間題五絕句云十載長安簇淚痕幾將心事託朱門非關老大無車馬自戀三生舊石魂回文織錦芒雖紗底道天津是妻家紅豆落時郎有意為儂飛雨洗殘花休將顏色共人爭莫問章臺舊日名從此鉛華冰雪淨幸隨司馬老長卿地北天南有盡頭離魂愁墨望中收縱教塵污花紗繡不數飛英逐水流同雲縹緲朔風高脫盡烟花營自過怕說天津橋上月多情惟有廣陵潮下書天津薄命女左手書大父和詩云古糟塵網筆蹤香無限芳情動旅魂人事左來書亦左留將右手拭嫣痕

燈謎

近人作燈謎心思突過前人以余所聞之佳者備錄之朗誦史漢（有班馬之聲）松子（父為大夫直把官場作戲場）紅旗報捷（虎告於君分明周易語郤是楚騷心（亦曰鬱陶上子路宿於秦山打胎）

經一例鈔又吳石華學博蘭修疏影詞云三生片石有塵隱隱依舊凝碧宓妃如人詩靚於春都是可憐香淚墨花悴後瑤琴冷共一縷玉烟猶記疏香舊事小窗初畫了無限憐惜羨夢年華寫韻風神轉盼已成今昔彩鸞未許人間嫁吏莫問達萊消息算只有眉月嬋娟曾照那時顏色

三家店題壁詩

先大父己丑出京過三家店見壁間題五絕句云十載長安簇淚痕幾將心事託朱門非關老大無車馬自戀三生舊石魂回文織錦芒雖紗底道天津是妻家紅豆落時郎有意為儂飛雨洗殘花休將顏色共人爭莫問章臺舊日名從此鉛華冰雪淨幸隨司馬老長卿地北天南有盡頭離魂愁墨望中收縱教塵污花紗繡不數飛英逐水流同雲縹緲朔風高脫盡烟花營自過怕說天津橋上月多情惟有廣陵潮下書天津薄命女左手書大父和詩云古糟塵網筆蹤香無限芳情動旅魂人事左來書亦左留將右手拭嫣痕

燈謎

近人作燈謎心思突過前人以余所聞之佳者備錄之朗誦史漢（有班馬之聲）松子（父為大夫直把官場作戲場）紅旗報捷（虎告於君分明周易語郤是楚騷心（亦曰鬱陶上子路宿於秦山打胎）

（然跪池后宋蘇張別古寄信（皆郎兒封書）佛臂表（是念也）睢陽城（孤所也）國士無雙（何謂）朱筆寫詞字（木而有色）銀鉤觀其（觀其然）梁冀飛章白太后（疾固也）或正面見長或假借示巧諸法皆備皆卓然可傳之筆也

天下大師墓

涼師西山天下大師墓竹垞先生以為是房山僧塔後人附會之為建文帝墓也○國初沈方舟先生用濟詩云曾聞近蹟入禪關身似浮雲到處閒解道龍蛇潛草野何年弓劍傍橋山猶衣那有中官識御馬誰迎老佛還一自櫻桃無萬地肯留青樹在人間曰曾聞曰解道曰那有曰誰迎曰肯留皆故作疑詞以著致身從亡隨筆等書之偽真詩史之筆也方舟又有詠思陵句云一劍割將公主愛九門報道寺人開語極悲壯

颶信

粵中瀕海多颶正二三四月發者為颱五六七八九月發者為颱颱甚於颶而颶急於颱習海道者設為占候之法或按節序或辨雲物正月初四日為接神颶初九日為玉皇颶（此日驗也）一時驗十三日為關王颶二十九日為烏狗颶二月初四日為白鬚颶三月初三日為元帝颶十五日為真人颶二十三日為媽祖颶（即天后湄洲屯也凡真人媽祖報多風報甚風媽祖報多雨）四月初八日為佛子颶五月初五日為屈原颶（依大地之句）十三日又為關王颶六月十三日為彭祖颶十八日為彭祖婆颶

二十四日為洗炊籠颶自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皆大風舟行大洋颶可支颱不可支蓋颶散而颱聚也
四九降自初一日起至十八日止壯風迅猶不常十月初一日亦為大颱旬十八日為彌陀颶十二月二十四日為送神颶舟行大洋颶可支颱不可支蓋颶散而颱聚也

拂水山莊

國初以來詠拂水山莊詩者多矣總弗如查初白先生生不並時憐我晚死無他恨惜公遲二句為得温柔敦厚之旨虞山之入我朝也思欲兼釣鰲史席乃二者皆違其願故名感懷之詞陳卧子題壁詩云黑頭已自羞江總青史何曾借蔡邕真詩史也虞山晚年家居樂蒿軸一張姓者飲宴觀劇劇演爛柯山悔嫁劉氏白語中有云你如何嫁了張石匠以張公在座伶人遂改張為王錢因拍案擊節曰得毅阿得毅俄而劉氏復白云你如何負了朱氏張亦拍案擊盞曰沒毅阿沒毅錢大恧又錢一夕於門外閒步衣一輕衫圓領峩袖蓋燕居之服就料改為未及全易者也一秀士趨過之謂曰老先生可謂兩朝領袖謔亦虐公哉

顛關者京師春臺部中名旦也色藝冠絕一時顧性傲睨少所青眼老靡茶君極眷戀之形相色栩栩如於同儕而提月盟言誓同枯菀蓋不僅被中之鄂花底之秦焉年十九以癆瘵奄奄君哭之慟賦惜顛詞二十章徵同人哀誄而屬余為之序云桃開千歲人間為短命之徵瓊玩劫那天上乃長生之樹從來朝露本苦無多況屬彩雲尤其易散然而水蓮泡幻蓮藕久竹虛空泥絮沾濡情種能無抑鬱也乎如春臺部關郎者泥巢乳燕花苑靈貍家住玉鉤斜騎鶴下翩翩之影善歌金縷曲囀落聞嚶嚶之聲芳名則雅愛蘭香紀調已盛傳楊叛園已蜚聲樂籍馳譽燕臺矣又有浙西名士久染煙波紅豆之思於是衆裏目成暗中心許藉白馬城頭蹀躞公子相逢金錯刀袖底鏗鏘美人贈我珊瑚果攜手相將保姆鄂被薰香銷魂真箇妒之者以為失身之鳳愛之者以為比翼之鵷而乃長樂難期短緣已促杳林深處難採及第之花芍藥開時原是難離之草於是數解杜宇一闋陽關方期玉玦之分以冀金鍔之合孰意楊花命薄桐樹生孤蓬的皪儻心菖蒲郎面此也春風作主桑之游既而長劍歸時大刀唱後不惜黃金似土來作纏頭豈知紫玉成烟已傷委骨用是憶憶珠璧闌淚瓊瑰猶思人約黃昏去年元夜依舊門臨碧水今日桃花早已平蕪恨海之波有淵愛河之水矣然而空誰非色相豈殊修使問天果厭有情得知已死可不恨向使郎果金甕終老落拓梨園玉簪長留

沈浮燕部將春殘楊柳飄零京兆之眉秋後蓮花憔悴昌宗之面未必鬱鬱潘郎能銷黯黯江魂則與為彌子瑕之色衰妝當作衛叔寶之看殺而況櫻桃一世芳名總在人間覓羽千秋舊譜已歸天上以視桃笙秋老斷袖先涼蕭瑟風悲買絲誰續者一則名花似草一則弱絮留萍如彼如斯孰得孰失乃我友憐香情重破璧神傷鰥綿則玉鶵牽綠惆悵而金荃賦什顧或者謂終宵角枕空生秋士之悲一集香奩究損冬郎之德既蜂腰之中斷何雀腦之恩深豈知釵挂臣冠宋玉原非好色酒黏郎袖歐公亦自多情而況書劍漂零種槽知遇豈有生前倚玉留春帳之情殘後沈珠不弔秋墳之魄者乎由是數陳麗藻抒寫哀思乞我弁言題之卷首化筆墨烟雲而如畫請看北苑春山悟迷離撲朔之非真試讀南華秋水。

重宴鹿鳴紀事

嘉慶丁卯山舟曾伯祖重遇鹿鳴盛典親知子姪咸以呈請轉奏為言公曰吾以世受○國恩之人偷安五十餘年無萬一之報在家即其罪○忽忌敢復生冀幸耶固請不獲命事幾寢矣祭酒吳穀人先生適自維揚歸以為言於公必不可乃合紳士數十人具呈曰竊為恭逢嘉科名人瑞公領其題總請恩准重赴鹿鳴事窮以人惟求舊當思前輩之典式稽重興賢王籍翠倫之光榮恰及千之周甲欽試應期喜福壽之雙延春風到座既

振羽儀於先路宜光樽俎於今朝如原任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梁同書載冕承華詩書炳美宰相世系之表具在史官鄭公通德之門推於梓里久膺華選早愿清班讀中秘之書躡屐居龜禁領內史之職珥筆蟠坳洎乎引疾邱園養痾林藪子羽勿由之徑春草自生夏嬰已敝之裘冬月猶擁猶復文馳玉軟羣欽騷雅之才墨醮金壺人慕晉唐之格信是翁之雙鑠會一代之盛光旅者祥屆丁年花開乙勝膺郊林之一心尚留丹歌鹿鳴之三詩仍肆雅袍如立鶴只添冰蘗之頭銜身早登龍合認燒餘之尾鍛伏願甄以筆學降褥耆年當德星垂曜之期揚○壽世作人之化用光奏牘俾與賓筵應招蓬苑之神仙來作儒林之領袖一名漫居子先甲請有老桂之榮萬物樂得其由庚預慶斯文之瑞謹呈既上巡撫清公於福曰浙江巡撫清安泰謹○奏為耆紳重遇鹿鳴懇○恩預宴以光○盛典事竊據藩司崇祿詳據杭州府錢唐縣詳稱查有該縣在籍翰林院侍講梁同書現年八十五歲於乾隆十二年丁卯科中式本省舉人屆本年丁卯浙江鄉試之期已應周甲應請循例重赴鹿鳴○恩宴等情據詳前來奴才查梁同書係本天舊籍林登鳥跡年已近乎期頤科再逢乎丁卯是皆○聖朝重熙累洽禮為休徵○皇上雅化作人蒸成異瑞邁佳辰以令宴髦耆增迴分之榮僧碩德以登筵科目獲非常之幸奴才不敢壅於上聞為此恭摺具奏仰祈○睿鑒

於八月二十三日奉○上諭據清安泰奏浙江在籍翰林院侍講梁同書係乾隆丁卯科舉人本年又屆丁卯鄉試懇請循例重赴鹿鳴筵宴一摺梁同書係原任大學士梁詩正之子早登鄉薦供職詞垣歸老林泉年臻耄耋茲屆周甲賓興欣逢禮宴洵屬科名人瑞允宜特沛恩施用光盛典梁同書著賞給侍講學士銜重赴鹿鳴筵宴以示朕加惠耆臣至意欽此公拜○命後於次日恭詣○萬壽宮叩頭謝○恩訖歸來隨具謝狀云原任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梁同書呈為恭謝○天恩懇請據情轉○奏事本年丁卯科浙江大比之期距乾隆十二年同書鄉舉之歲花甲一周鹿鳴再賦大中丞以科名盛事破例上聞特蒙我○皇上念綸閣舊臣推○恩下逮於本月二十三日接奉○諭旨梁同書係原任大學士梁詩正之子著賞給翰林院侍講學士銜重赴鹿鳴筵宴以示朕加惠耆臣至意欽此即於次日恭詣○萬壽宮叩頭謝○恩訖編念同書世受○國恩身叨門蔭清署散館大考遷官在京供職雨露分沾入閣以病告歸三度祝釐赴○闕無健飛之翮翻怯風搏非中伐之材徒虛臣願長頌為○太平歌詠之民豈復有非分○恩華之想乃今○錫之禮宴○寵以清階仰導菲餘重沾○雨露桑榆晚景益被○光華里黨傳為美談士林紀為榮遇惟是衰庸筋力不克勉副○殷廷遥望○九重螳忱莫達用抒寸悃葵向難名為此具呈伏求代奏不勝感激之至○是年九月九日禮宴是科典試為萬和甫侍郎承恩吳荷屋編修榮光先期仁和縣送儀注單云本年鄉試有原任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梁重赴鹿鳴筵宴應送金花彩瓶表裏宴席照例備辦外屆期朝服詣撫衙候主試茶畢侍講梁乘輿由中門入堂簷隨與各大人出迎簷下行賓主禮相揖畢藩臬運三司監試提調各道下俱相揖讓杭州府引新舉人上堂排班侍講梁另設拜墊望○闕謝○恩其筵宴位次設於堂之東北隅是日傾城士女夾道環觀公歸賦紀○恩詩四章云姓名何意達○天聞白髮重新拜○寵光使者並修前典禮阿婆又入少年行三杯鬢尾陪燒尾一番登場等戲場可惜弟兄雙折桂北北今日不應芳（俗弟沖泉于是自分西湖作釣徒帽箱綬笥久模糊公裳點檢烟塵裏笑僕奴流水再經人面改夕陽雖好對日輪徂怪他市上人如蟻不看郎君看老夫○詔許歸來五十年此身早荷○主恩偏不圖舊館蓬山上又領新班閶苑先天上高仙宮館近中宵相白衣傳臣今耄矣難言報一炷心香祝○聖度前賢十度賦嘉賓（度音鐸）初轉老話三生又一生養就百年無用物要將歌詠答昇平（四詩脫出一時和者不下數百人）先是七十餘歲時至南屏山上家偶見土人方刻燭盡一帳乃裝裱康熙二十六年丁卯科題名錄距公鄉舉之歲恰當花甲一周公因題五古一篇於其上云我年二十五卯歲領鄉薦上溯六十年此榜實黑雁憶予壹謁時犀（犀字下注云是年同榜有犀浦縣令）簪纓茲屆周甲賓興欣逢禮宴洵屬科名人瑞允宜特沛恩施用光盛典梁同書著賞給侍講學士銜重赴鹿鳴筵宴以示朕加惠耆臣至意欽此公拜○命後於次日恭詣○萬壽宮叩頭謝○恩訖歸來隨具謝狀云原任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梁同書呈為恭謝○天恩懇請據情轉○奏事本年丁卯科浙江大比之期距乾隆十二年同書鄉舉之歲花甲一周鹿鳴再賦大中丞以科名盛事破例上聞特蒙我○皇上念綸閣舊臣推○恩下逮於本月二十三日接奉○諭旨梁同書係原任大學士梁詩正之子著賞給翰林院侍講學士銜重赴鹿鳴筵宴以示朕加惠耆臣至意欽此即

賭沙九頁芙蓉三春楊柳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臨風歎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績豐功費煞移山氣力儘珠簾畫棟捲不盡暮雨朝雲便瀟湘碣都付與蒼烟落照只今祇得幾杵霜鐘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葉扁舟長句硬盤如鐵綽之暮景而不墜真傑筆也

滕王閣黃鶴樓對聯

滕王閣千古名勝對聯佳者絕少惟商邱宋牧仲先生一聯云依然極浦遙天想見關中帝子安得長風巨浪送來江上才人吐屬名雋且見賢公卿寵才之度湖北黃鶴樓對云何時黃鶴重來且自把金樽看洲渚千年芳草今日白雲尚在問誰吹玉笛落江城五月梅花俊逸清新獨有千古從有作者亦如崔灝題詩諸人擱筆矣

詩宗唐音

詩宗唐音固也然使自唐至今千篇一律有何意味且宋之為宋元之為元正以其各具面目方見天地文運變化無窮若必盡法乎古則何不一一而繩以三百篇十九首乎昔人謂詩盛於唐壞於宋劉後村則云宋詩突過唐人斯言亦未免偏激方正學論云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傷今人未識崑侖派却笑黃河是濁流

大慰詩公製作新力排舊業祖唐人羣豪未脫風沙氣難試熙豐作後塵正學斯香東坡故有此語然必以鐵硯墨守盛唐者

魏字改書

大啟朝勢瑋生祠徧天下山東巡撫李精白祝詞云兗天巍蕩帝德難名巍字山移下書帷歷上公之首此等諂媚真是想空心血者

地窖

蕭山縣內西河下酒鋪中有一地窖石門封鎖曾有人入視之內有朱漆巨棺一石桌石牀備具棺左右有油七缸殘已過半燈火尚明人為添油而復閉之相傳為宋方侯禹墓奸邪殘魄千載猶存亦理之不可解者也

副車詩下第詩

有人六赴鄉闈僅得一副榜有句云祁山事業憐諸葛博浪功名笑子房蓮典大方又仁和繆蓮仙艮下第詩有句云妻子望他龍虎日科名於我馬牛風亦極工趣

三十六江樓

廣東廣州府三水縣江口有行臺舊為督臣閱兵駐節之地後遷於肇慶府其址遂廢芸臺

宮保改名書院規模極其宏壯飛閣臨江題曰三十六江樓蓋謂北江所滙者九浰江始峽江墨江錦江翁江麻江浛江政賓江蒼江也西江所滙者二十七北盤江南盤江龍潭江思覽江洋溝江柳江灘江鬱江潯江西洋江洛青江馱蒙江黃龍江橘江荔江滕江繡江橫槎江邑江秋風江賀江新江白馬江金城江綠蘗江蕉花江武陽江也諸江之水合流於此故以為名可謂二十四橋十四妝樓同為詩料

鬼詩

流水涓涓片片牙織烏西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此鬼詩中之最峭者盤塘江上是儿家郎君游時來買茶黃土覆糟茅蓋屋門前一樹馬櫻花此鬼詩中之最逸者又姚古拾丈當謂其江南楊姓友人鬼春詞句云數點鬼燈移近岸夜深蘇小踏青歸懷夏山呼部改商巧不傷雅落落大方

菱落

村學詩

滄昌郭邑兒好為俳體詩所著名捧腹集有村學詩云一陣烏鴉噪晚風諸徒齊逞好喉嚨趙錢孫李周吳鄭天地元黃宇宙洪千字文完翻鑑略百家姓畢理神童就中有箇超羣者一日三行論大中也學庸末句趣甚

會館對

廣東武林會館在歸德門外晏公街吾杭商賈於此者醵金服建既落成屬余撰戲臺對云一關荔支香聽玉笛吹來倫傳南海雙艦楊柳曲問金尊把處憶否西湖畫此者李驄松也

朱侍御奏疏

道光癸巳京畿荒旱各官倡救捐有浙仕成捐銀一萬二千兩蒙○恩賞給舉人嗣浙江朱元錫江蘇黃冠誠陝繪捐輸亦照例賞給開臣遂欲永以為法付御朱公嗤奏云窃惟賞此者勸募之經科目者求賢之道○國家設科取士三年大比錄其文就優授者貢於春官名曰舉人誠哉斯也上年歉輸荒旱收成歉薄仰荷○皇仁浩蕩賑難頻施小民已無廣失

所謂以日久用繁各官俱議勸捐本年二月被滿仕成捐銀一萬二十兩蒙○恩賞給舉人一體會試此○皇上逾格之恩施亦一時從權之至計原未嘗著為定例也且滿仕成本係副貢去舉人一間耳○賞給舉人是於破格之中仍寓養才之意酌而行當漠然無歆豔後

漢元嘉黃立誠陸續報捐經巡視給事中順天府尹○奏請識敘蒙○勅下太學士等機大臣會議遂乃比照銀數請賞舉人雖曰以照畫一然於○聖主慎重名器之心固時權衡之道要未能深詳體究也若因此遂成定例恐納粟之途如能累萬不啻升三一經報捐便同登第文章不足為貴科名亦從此壞矣

日舉行業日廢臣故曰阻其儒道修之志也頗失士望徒生倖心以為故常未見其可論者但以請賞花翎未便舉行誠准因而請賞舉人一途為進身之階耳今若以多士則花翎寶貝也舉人虛名也寶貝以待有功虛名以彰有德庶為表裏未可低昂彼輸財助賑者急公好義固不可不量加鼓勵然在士庶或酌給匾額或議敘職銜在官紳或予以升途或准其加級已足示鼓勵而勸捐踴矣若請賞舉人則所得無幾所傷實多應請○旨飭下順天府五城及各省督撫嗣後地方偶遇水旱偏災如有捐輸應獎之處概不准援引成案宵請○賞給舉人庶經制定而人絕妄心流品分而士多勵志而於勸善賑民之道仍未有礙也謹上奏○旨所奏甚是可嘉之至欽此

陳小崙

陳小崙仁和布衣負才跅弛嗜酒工長短句家貧訓蒙賣字以自給性孤介不諂於俗坐是益困悵日沉飲墻頭有伯倫風道光乙亥竟以病酒卒於友人黃山漁家貧無以殮同人助之始得舁歸一女嫁後星孤今存詞出入小山幸子今庭前竹樹報平安不平安一夜雨風吹折兩三竿

缺中來江北江南也作故園看玉門何處劚太常引答陳月

土語入詩

古人如陽羨清池以蠻語入詩談我一生踪裏緑蒙古語入詩今李宮甫太守湖州竹枝詞云銷魂種子阿儂住開模千金莫浪誇高捲遮簾陣午衙爭看老行貌如花注六篷船呼幼女曰阿儂住梳攏曰開模呼婿曰老行舒鐵雲點蒼竹枝詞云馬郎房底好妳娘便指佳期不計年楊柳南山黃竹子儂儂還索鬼頭錢注俗結婚於鄉現空房曰馬郎房合巹三日女歸寧曰還女父母向女索頭錢不與或改嫁有增女皆死之鬼頭錢凡人死其生前所私男女各插竹於墳前祭焉山房縹渺際有天百尺梯頭路悄級到三更春雪漲花一斗聽嘵鵑注云血拈羊規死不哭跳數聞者謂其家婉悔悲不自勝曰烏猶歲首親不返矣況大父耶又貢院聲聲各情朝朝肥瘠幾番更延前只愛紅裙帽找盡何緣緑鬢人處也作詩號曰撤棘聲勝者拭紅腻敗者垂白仕花街住住還那管吳兒心未石我邦

一杯羹

日本前人上書以天下為羹頭時安作一杯羹劉芙初編修詠此云

分肉下如何置一杯酒二言論之真堪失笑又孫子論太史公書謂之良史之才又稱其善序事理不虛美不隱惡今七月二十四日為梁城之始云

竹杉預讖

王香雪州佐乃祖詠竹杉句云六月龍宜君子服三秋鳳愛女兒和周南卿茂才二絕詠瓶菊句云白水可文真耐久黃金垂盡易生寒各有風致俱李小牧云

規矩草

熱河避暑山莊苑囿之外草皆滋蔓一入苑內則獨望蓂草如鋪綠扇人呼為規矩草

臨終對句

高安方模山先生病革時弟子咸在有二人私語曰水如碧玉山如黛以何為對先生枕上聞之曰可對雲想衣裳花想容言畢而逝

紫蠢

王荇農湜劉歆作符命司馬懿魏阮籍作勸進文王世充篡隋孔穎達草禪讓大儒名士何不愛其羽毛若是

蚕人蛇

廣東瓊州有蚕人蛇長七尺遇人輒竪起蚕人長短然後噬之土人言此蛇於蚕人時鳴聲白蚕蚕人亦應之山歌云蚕蛇即自縊而死

梁下馬

梁下馬系下人忽忽州羅浮山巔有歌小如猱猴名果下馬

城隍

城隍二字始於秦之上祖太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注伊耆氏也蜡神八水消居七水隍也蜡祭坊與水庸同由此推之祀城隍蓋於晉時已有則始於吳大子廟志云城在府城隍廟在府城西北吳赤烏二年創建其後祀之者則見於六朝如北齊蕭放曲江子義山杜文貞俱有祭城隍詩文元代錢塘有小像衣冠如城隍而加以旒冕則見於後魏高歡祭城隍而及其夫人者北齊之前城隍為牡也蜡祭八神先嗇司嗇農郵表畷禽獸昆蟲各一神而已傳為治隄防之事則又見其堅忍志今七月二十四日為梁城之始云

白鴿標

粵有白鴿標之戲標主以千字文二十句為次每日於二十句散出二十字令人射中十字者予以數百倍之利其餘以次而降四字以下為負其法以二文八枚錢為一標由此而十而百而千悉從人便其名有一炷香八拜二九撞一大板聲小板聲河汉百子圖等目謂之鴿者凡鳥雄來此鴿則鴿來雄且性喜合以八十字之雄最易合者也義蓋取此

種痘

種痘始於宋真宗朝王旦北後各相授受以溯廣人為最今西洋英吉利咭唎又以善種痘法以極薄小刀微劃兒左右臂以他人痘漿點入不過兩三處越七八日即見點比時行之痘大而信兒與所為嬉戲如常更言本豌雖牛馬亦出恒有既者固思此法由牛而施之人矣不應驗於是其法盛傳然又必須此痘漿方得他痘不能故互相傳染使痘漿不絕名曰十痘

說善哉迦又有所謂神黃痘者產滇之南徼西彝中形如槐角子視常痘稍巨用箭瓦火焙去黑皮碾細和白水下之可除小兒痘毒服法以每月初二十六日為期半歲服半粒一歲服一粒遞加至三歲三粒則終身不出矣或曰投二十四氣服之以二十四粒為度

金蘭會

閩中閩德村落多於子多以拜盟結姊妹名金蘭會女出嫁後歸寧恒不返夫家主有未成夫婦而先能禮於舅姑者同盟姊妹嫁畢然後各返夫家若促之過甚則眾姊妹相約自盡此等鄉習雖賢有司未能禁也李鐵橋廉使潘今順德時素知此風凡女子不返夫家者以硃筆父兄目鳴金流水耐得女歸以導之有自盡者悉置不理風稍戢矣

三江賦重

江南之蘇松浙江之嘉湖江西之南昌袁瑞等府賦重於他處人皆曰此明太祖怒張士誠陳友諒因而仇視其民也而實不然蓋其害實起於宋之官田迨有明中葉復攤派官田重賦并於民田遂貽禍至今考官田之分二者本不相同官田輸租民田納賦輸租故額重納賦故輕宣和元年浙西平江諸州積水新退田多賦業當時在廷計利諸臣獻議募民於種官自收租謂之官田厥後加以籍沒蔡京王黼賴倪肖等又充踰限三分之一之

田盡屬之官而官田於是乎寖廣矣沿及元世相沿不革元末張氏竊據有吳又並元妃婿親王之產入焉明祖滅張氏其部下屬官田率徧於蘇松明祖既怨張氏又籍其田並從所籍富民田悉照租額定賦銳正統時巡撫周忱奏請減官田額又奏官田乞同民田起科部議格不行嘉靖中嘉興知府趙瀛請以官田重賦攤派於民田而均之趙固以官田民田有同一畝而稅額懸殊故創并則之議不知官田自當減賦民田不可增賦同時蘇松亦仿其議奏請允行自是官田之名盡去而民田業加以重賦我 朝平定江南以萬歷時額賦為準時已無復有官民之分但官田雖減猶未為輕民田既增彌益其重然則江右南昌袁瑞浮糧所以難重蠲除者以官田名額既去均於民田之賦竟指定為正供不復推求往時攤派之故韓世琦慕天顏先後披陳卒格不行雍正二年○特恩除蘇州額徵銀三十萬兩松江十五萬兩乾隆二年又除蘇州額徵銀二十萬兩民力固可稍舒然舊額太重雖屢減仍無益也如有為民請命者誠能纚述其所以然之故知宋不括官田則無此重賦明不攤派民田則亦無此重賦為今之計莫若均賦一法請即以蘇松鄰壤東接嘉湖西連常鎮相去不出三四百里其間年歲亦歉雨暘溢旱地方物產人工勤惰皆相等也以之較常鎮賦額則每畝浮加幾倍宜查常鎮之額按其最重者定為蘇松每畝之賦則用以指陳人○朝廷惠愛東南民無之至意則百世蒙其福矣

澤不似

詎色古名枇杷又名蘆橘君常用此思壎令胡人改為之而小昭君笑曰漢不似胡撥四又訛為虎拍思又訛為琥珀思紛紛聚訟此實即琵琶一物也

迎陵詞閣

陳其年填詞圖一時題者名作如林卷尾有袁文達公日修五絕句其一首云卷中諸伯首漁洋諸子飛騰各據場一事雖忘惆悵處不將餘潘郎讀之忍復不禁不啻此老亦風逝乃爾

王紫稼

漁洋山人稱李琳枚為真御史李迎按江南日有優人王紫稼者即龔芝麓與梅村錢虞山陳迦陵諸公所詠王郎者也

李郎

湛於帆尚書沉李郎之事載於盛編之袁大令隨園詩話亦載其事而袁勝於通余最愛其中一段云果然臨岐半天中人在金甌泣一生很客無根浮萍泛家翻向李郎流粧淚也勘論熟伐合使夫人讓且封為得有果有色洵陽相公呼李郎為狀元夫人在旁流粧淚也

倉南東坡

王荊公極其佩服長公見其人當許記曰東坡使數為能如此神妙耶指東今王樓寒起粟光狂銀海眩生花二句以示且增歸下下曰此不過形容雪色耳公曰誠何知未樓扇名銀海眼名並見道書故佳也又荊公在鍾山有人傳來坡表讀畢笑曰此文信何體誰致遠曰不知其體裁但奇作耳公笑曰諸公未知此太史公二五世家體也蓋於文字之間流漫如此後固字說淅米飯語逢僧成隨荊公閒執拗坡翁亦多所卻侮埋白人遇恢刻人安得不嘗褊耶

明妃詩

明人歌若詩有云若王安設毛延壽畫圖殿前數覽高秦迴以為絕工王阮亭以為村學究語兩朝詩老孰非孰是

因詩得婦

明王子雲自宮詞云南風吹斷采蓮歌夜雨新添大夜波水殿雲廊三十六不知何處晚涼多仁和解元俞友仁見而悅曰此其得意句也遂以妹妻之以二十八字得妻甚奇然亦正復不愧

萬書

四岳舉舜數語子若萬書之祖也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又不格姦帝詢以天下之才岳對以匹夫之行後世奏章如此鮮不以為迂矣妙在堯立時俞允以為父子兄弟二倫確乎可信矣於是妻之以二女復事之以九男以觀其夫婦朋友二倫然後進於君臣由是五倫備矣乃歷試諸艱畀以神器何其慎重也然後知大聖人之知人用人其超越尋常如此

伶俐不如癡

向在友人家見一陽羨砂鉢盂用以為水注旁綴一綠菱角一淺紅荔支一淡黃如意底盤一黑蝸虎龍即以四介為足下鎸大彬二字設色古雅制度精巧而四物不倫不類莫知其取義後詢一老骨董客謂余曰此名伶菱俐荔不鉢如意癡蝸時大彬王元美舊有此製乃知隨處皆學問也

狐仙能畫

北地多狐仙人家往往有之曉嵐紀宗伯在灤陽寓樓頗多聞有善畫者先生戚吳酒脯而禱焉畫鋪箋紙三十幅於几上並附一詩云仙人自古好樓居文采風流我不如新得吳箋三十幅可能一一畫芙蕖越三日而登樓視之則已設色完好矣遂擡而下復以酒果祀之

長生殿

黃六鴻者康熙中由知縣行取給事中入京以土物並詩稿徧送名士至宮贊趙秋谷執信答以東云土物拜登大稿璧謝黃遂銜之刺骨乃未幾而有○國喪演劇一事黃遂據實彈劾○仁廟取長生殿院本閱之以為有心諷刺大怒遂罷趙職而洪昇編管山西京師有贈詠之今人但傳可憐一曲長生殿二句而不知此詩有三首也其云國服雖除未滿喪如何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些兒錯莫把彈章怨老黃秋谷才華迥絕倚少年料第儘風流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周王廟祝本輕浮也向長生殿裏遊抖擻有金求脫網聚和班裏製行頭周王廟祝者徐勝力編修嘉定是日亦在座對簿時賂聚和班伶人記耦未與得免徐豐頤修髯有周道士之稱也是獄成而長生殿之曲流傳禁中禁中布滿天下故朱竹垞檢討贈洪稗畦詩有海內詩篇洪玉父禁中樂府榔屯田梧桐夜雨聲淒絕蕉以明珠謗傷

然杜相被兩元人雜劇之句樂府老人嘆為字字與雅者也

考差會課

京師考差之年各衙門諸老先生亦有詩文會課之事亦猶士子之鄉會試也道光壬午余寓京師蘇子瞻太史宅一日先生邀同部七人晚飯約以日晡即至各作試帖一首題為左右惟其人迫上燈纔來僅有四人內於公先成一首記其中四句云補也遲黃昏成即是鄙是誰扁厥辟惟汝賢斯民以角翼二字貼左右何等渾脫大方

戴唐梁紹壬應來小錄

在戍記

明忠莊朱公諱之悉字德止號勉僊京師人官中丞御甲申之難著在戍記中多祥語有云

隱惡揚善者聖人也好善惡惡者賢人也分別善惡無常者庸人也顛倒善惡以快說鈔者小人也

宗彝

思南石阡一帶山中產獸曰宗彝類猴巢于樹老者直居上子孫以次居下老者不多出予孫居下者出得果即傳遜至下下者食然後傳遜至下先儒謂先王用以繪於尊者取其孝也

同姓

張獻忠亂蜀焚燬城市祠廟惟祥濱七曲山張亞子廟獨有神佑且靈響若招漢始祖遇張楫侯廟亦不敢毀唐詩張之亂者幾無孑然獨厚同姓如黃姓之家及黃岡黃梅等縣皆以黃字得免獻賊之行如出一轍然今人之暴戾貪忍者黃居多

治中

官名治中中半多誤如字非周禮天官凡官府都鄉州及都鄙之制治中受而贊之鄭司農曰中者要也謂職治簿書之要也則中字宜與中傷中酒等字同音

脫十娘顧二娘

王阮亭先生詩云樽前但發談天客零落人間脫十娘注今俗以婦人稱脫諸姓今元人後漸入諸姓著江淹脫下八十餘北里之尤也陳句山先生詩云誰將幾滴桑花水一灑紅塵顧二娘注顧二娘吳門人善製此注東洲先

六女

廣州順德縣李氏閒娘定娘介娘潔娘倩娘逸娘遊娘逸之亂誓志同死連臂投潮九派洋山人池北偶談然廣俗六貞女事不止此康熙丙辰逆周入寇順德有伍某者知陳村生員李朝宗有同堂女六人年及笄皆殊色周勘其家赫當戶派助兵餉使人謂李曰以六女歸伍事必解六女知不免一夕同赴水死六屍浮出面色如生遂合葬于越山之陰事聞下伍千餘戮死又增城黃姓陽春湯氏及北第一村之女曰慎曰志曰愛及鄰生有淑之妹曰可卉曰螺汀婦汀娣與五女共城樓中宗祠八侯城黃仲積攻樓湯與五女隕焉今方大滌有詩記之順治癸巳李定國攻新會父命諸鄉治戰艦艦之八州縣皆以不習水戰聞命喪膽當是時粵西全境盡入版圖而新會獨以一城抗之十閱月不下定國知其力屈乃令人招降許以不殺不辱不離其居李自六女登樓自縊良宵坐樓被殺乾隆丙申三月城聚劫新會鄉佳俸家樓時有女鄉閭娘胡鵝娘胡滿娘胡帶娘寥寬娘鄉妹娘懼辱墜樓六貞云

躲破鼓

番人有養二狼牝者最猛一日失牡叫號不已主人偷與不得與曰乃出自破鼓中故今號人之避內羞者曰躲破鼓

上舍

明祀一上舍仕都掌院胖厲忽之約二三新差巡按者領教掌院厲聲云出去不可使人怕歸來不可使人笑聞者粲然

桂花新

蔣苕生太史空谷香傳奇多聚連移官幽內桂花新一支云山平水遠出桐江柔艣聲中過富陽塔影認錢塘何處是故人門於做有嚴州至省城尤景歷歷如在目前於久矣頃偶夢

統家山一再誦之悠然神往矣

乾鵝

施文蘇子瞻先生歸初入於林繼根御史鐫級捐復員外補刑部湖廣司轉郎中出為山西

朔平府知府丁母艱起復關山東青州府知府卒于官家人在粵接訃命壬為乾鵝云侍直西清珥筆西盧又盡職西曹出治趨勤猷兩省春風思太守乾傳東粵招魂長歎息一江秋水哭先生又同年徐秋厓孝廉莊娘會試場中得病十四日而歿於邸舍余代家叔小槎此部作乾鵝云十四日病莫能興幸喬梓相依屬纊尚能親含玉碗

文莊奏語

先文莊公在政府一時援引如陳句山太僕孔毓圻孫盧船通議潛皆名宿或有以公庇護鄉言於上一日○召公謂曰人言爾庇護同鄉自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公頻首對曰臣領

皇上無則加勉之訓時服其有憾

孫徵君語

蘇門孫徵君鍾元先生有遺當題壁云人生最樂者過去最布與者未來最悠忽者現在此三語真世人藥石也

誌哀

先君疾終開平官舍時不孝甫會試下第從里黨聞訊奔喪自紹良宵坐樓被殺乾

湖陰先生壁題云春殘門巷落花深蜀魄一聲山月墮應是送春歸去時
歸去原時有歸田之意後果至暮春疾作鄉心更切
滬瀆壘先赴黃壚亡已化鶴飛魂遠送君還返古杭渡口棠猶在墮淚羊祜
真無憾處盡撒手紅塵游神紫府滿目悲涼
甲第簪裾宰官衣鉢況有傳經小杜付囑兩君皆廉
綿留無半語君臨終與家人如此別之訓如君一去無依戀淒涼痛癢誰奉下第劉蕡思親仲子可有夜
來幽夢試聽四時北闕山阻壑只寫鵑孤號攪林啼濕更是傷心左家嬌女雪衣送淚蹴飄散
太促趣芙蓉幕掩情緒千種寄伯堂閒階田岑白堂拈紅會散六十二旬歡緣余尤誼重
伯也榮年楊花曾共太倫夫人先生與伯先晚伯先中同汴兩世科名君兄與里援
撫榴增一慟情真意摯令人
哀感謹泣而誌之

竹枝

錦南竹枝詞多矣余最愛彭羨門先生一首云妾家鉛口小迴塘茅屋雕扉燕粉牆記取桃
隈最深處開時來坐與檳榔風韻獨絕絕有古音

胸襟

陳同甫作忠臣論以武庚為忠臣孝子之首此言必有為而發蓋識高宗之緩於復仇也又
高宗定都臨安同甫醉中眺視之曰決錢江之水城可灌也明祖定都金陵姚少師作詩曰
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帝王創建虎踞龍蟠自以為子孫萬世之業而二人者
直以草芥視之其胸襟為何等耶

廢紙

蘄山蔡荊山茂才出示冊頁一本其中所摘錄者乃成化時某縣呈狀一紙前應時某科題
名錄一紙崇禎時某家房契一紙隆慶時某年春牛圖一紙宣德時某典當票一紙宏治時
某姓借券一紙天啟時某地弓口圖帳一紙景泰時某歲黃歷太歲方位圖一紙數百年廢
物以類聚之亦人情鑒可謂極文人之好事矣

父子異趣

曲操殺孔北海禁其文其子丕獨愛之令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弟熊於京口黨碑張
蘇黃文字子條論謂孰以蘇軾黃庭堅為本孟和五年或言於上奉旨落職趙明誠趙正夫
之子也正夫忌黃人明誠撰金石錄每遇蘇黃片紙便深必收藏以此失愛於正夫權奇
之教可以傾朝野而不能得之於家庭亦異矣哉

兄弟異趣

温伊初訓導東昌應州長樂縣人也道光乙酉選拔貢生壬辰舉於其鄉是科先君分校棘
闈其房師某公以此卷示先君先君曰此必長樂温某也揭曉果然故伊初於先君有知己
之感執弟子之禮甚恭著有登雲山房文藁純學昌黎又梧溪書屋詩四卷不屑屑作宋元
後語有七古一篇純用肖左語頗奇恣其題云余贈鐵孫雪庵詩有武庫森然排甲戈句
令鐵孫賠余詩純以兵喻俊效其體奉酬詩云徐君治詩如治兵寫兵日日尋戰爭兵連火
結無時已坐令兩國荒春耕余與鐵孫朝然大師復加我畏君之威請行威室如懸罄野無
草一任強敵來縱橫犹舟濟河泰師銳閉關塞賢晉國驚悉索徹賦雖已罄有死不甘城下
盟華元登牀見子反折骸易子抒其情請君退師三十里哀憐徹邑許之平湖惟首禍始何
人實我小國敢自矜惜鐵孫有詩息侯伐鄭不量力宋公厠伯徒虛名漫云匹夫不可犯豈知
太國富敢蝟室望浦旁車劍及俎甲被練十百井左廣右廣次第駕上軍下軍迭迭行吾營
紛紛城可度築又懸布堞井登井湮木刊陳何酷斬祀救陳吳正急華泉取飲兩驂絓炊鼻
下車一足聲清城一戰吾儕能休兵三駕君已疆梁然牛濟豚能儐始信維嗣雄先鳴嗟我
與君匹龍晉城漢報卻勝史敗更欲致向戌得兵玉帛相見交於庭止戈為武繹古義敬厥
馬敬之郊坰御憶南山射虎將來講言力能飲石誰抗衡請君更張十萬弩我從壁上瞻雙
明月過上弦利行師試執訊俘聽軍聲

柏相詩

相勘黔門相繼兩江與河督陳公鳳翔意見不合。遂相傾軋。陳公奉○旨革職。并抄校河千。旋以情辛。一時不免物議沸騰。柏公作感懷詩四首云。淮甸雲沈月上遲。夜寒獨坐曹醒時。霜欺短鬢添低首。花放長檠笑展眉。暮屬定能清黑白。蛙聲那復問公私。路人萬口驚相告。紙穴牛車事亦奇。狂花滿眼閱沈酣。說鬼談禪異所聞。鏡裏無形難覓影。峰頭有石易生雲。服蠔老馬慈前路。領羽秋鴻感舊羣。斗插簷天尺五。自扶節杖看星文。滕添雷隙私舊盟相逢一笑素心傾。平生自詡汪汪度。宇宙曾垂矯矯名。海市幻成樓有象。井刀藍處水無聲。若書鄉謗多事。付與千秋月旦評。嫵從範策問行藏。尺短何能較寸長。只恐身名終碌碌。空令歲月去堂堂。忘家久作離塵想。多病難尋辟穀方。作夢游仙心境朗。五雲樓閣紙簷旁。詩雖不純。而詩則名貴可誦。

喜鵲

明東阿於浜行穀山筆塵云。齊衆為相。其族子名申者。為給事中。招權受賂。參每遣朝士。常與申誡中肉先報其人。時以喜鵲目之。及參賜死。申亦杖殺。喜鵲亦自不吉如此。今之卿相子弟為喜鵲者。可以戒矣。此語甚新。

魔漿

梁武帝斷酒肉文云。酒是魔漿。可與福水二字的對。蓋一頌一戒也。又謂酒曰。其益如毒。其損如刀。旨哉斯言。

紈袴傳

三原孫枝蔚豹人少年行云。少年不讀書。父兄佩金印。子弟乘高車。少年不學稼。朝出烏衣巷。暮飲青樓下。豈知樹上花。委地不如蓬。與麻可憐樓中梯。枯燭誰論高。與低爾父爾兄歸。黃土。滿令獨自當門戶。爾亦不辨畝東西。爾亦不能學商賈。時衰運去繁華歇。年年大水傷禾黍。傷時諸青衣散去知何所。簿吏忽升堂。催租聲最怒。相傳新使君。憐才頗重文。爾豈不識字。張口無所云。賣田田不售。哭上城東坟。昔日少年今如此。地下貴人聞不聞。雲間孫館北曰。此詩可為紈袴子作傳。

馬坡巷

馬坡巷。近東花園。為上馬坡。北抵清泰門。為下馬坡。舊名馬婆巷。元奉化戴帥初。戊成清明杭郡坐雪絕句云。思鄉處處只愁生。正好春游又不晴。雪似撲花雲似絮。馬坡巷口過清明。盖巷猶南宋時名也。見厲樊榭東城雜記。

私蓄

端明矣。王漁洋云。聞畋道見說古本。庶人章末有詩二句云。盡瘏於茅宵爾索綯。又豫退谷古本孝經。與今本迥別。附記。

蒙古兒

市井以為銀之隱語。按 國書蒙古。庳作銀解。益彼時與金國號為對耳。一文錢傳奇。羅夢齣云。蒙古兒顯著他幾多輕重。謂元寶也。

清勤堂隨筆

先文莊公在朝日。蒙 賜御書清勤堂額。敬懸里宅。昭示子孫。夫處家以清。則凡屋舍之樸。服御之儉。飲食之非。燕會之薄。以至錐刀之利不爭。便宜之事不占。皆清也。處家以勤。則凡朝夕之省。祭饗之節。教誨之嚴。誦讀之盛。以及交接之禮。必周。奔走之事。必任。皆勤也。居位之軌範在此。治家之楷模亦在此。昔○高廟作懷舊詩。其先臣一首云。奉職恪且勤。居家儉而省。真知臣莫若 君矣。公有隨筆五則。敬錄於左。大司農趙恭毅云。世著清操。衣冠儉素。下體不着寸絲尺紈之飾。江南賢達往往效之。於俗有益。○陶石簣云。世族只為體面二字。凡應酬日用。必須華贍。因之日事典當。使祖業蕩然。逢人乞貸。使親友畏避。居官則竊帑藏。股閒閭。居鄉則事居間。恣漁獵。身心勞瘁而弗辭。名行隳裂而不惜。己之體面終不能顧。豈

非大錯。○從來蓄珍異之物。未有不招尤貫禍者。即藏名人字畫以傳子孫。亦非貽謀之道。
門祚少衰。往往世家求索。雖與佳者輒疑非是。受累不一而足。可勿鑒哉。○粉墨登場。所費不貲。致游宦雜之煩。殊乏恬適之趣。且招盜賊誨淫。為患不止一端。士大夫所當永戒也。

樂氏婁

翠芳謂山東新城有樂氏婁。豐肌細枝。多膏肥美。備傳樂設自然。攜來之種。亦曰婁氏婁。見太平寰宇記。以對我家於其土也。

嫁娶

胡安定公云。娶婦當不如吾家。嫁女當勝於吾家。程子云。世人多謹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皆易見而婦難知。所關甚重。豈可忽哉。袁氏世範云。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壻。又須自量我家子女。我子庸碌愚下。若娶美婦。豈但不和。或有他事。我女醜拙狠妒。若嫁佳壻。萬一不和。率為所制。凡夫婦因非偶而不和者。皆父母不審之罪也。此可為嫁娶之法。

惜陰

黃山谷與駒父尺牘云。尺璧之陰。當以三分之一讀書。以其一為基酒公私。皆輝矣。此猶自暇逸之論。明遠池師竹窗二筆云。古謂大禹聖人。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而佛言人命在於呼吸。夫分陰之中。有多少呼吸。則我輩何止當惜分陰。一剎那一彈指之陰。皆當惜也。又伊庵權禪師。每日至晚必流涕曰。今日又只恁地空過。未知來日工夫如何。勵精若此。聞之竦然。

操北音

鍾儀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吳越王作鄉里之音。而長老盡歡。亦是此意。今南人喜操北音。世族之子弟尤甚。隱園老人危言一首云。衛侯效夷言。取笑自彌年。南人操北音。之推代含羞。緣何爭人子。譏語偏咿嗄。好學垤澤咿。不待楚人咻。滿口雜夷夏。昏齒皆王侯。未登拗項橐。先為仄舌鳩。終竟神不王。改字難改喉。大言雖炎炎。聞者猶其頭。僕音玄女笑。蠻語象軍愁。何不操土風。高師一楚囚。請此詩亦當失笑而結舌矣。按抱樸子譏愚篇云。有轉易其聲以效北語。既不能似。可恥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則此陋習由來已久。

無題詩

有人以無題詩。上下平韻三十首示余。閱之對仗工整。設色綺麗。而七寶樓臺。拆無片段。遂朗誦一過。即行繳還。又有人以真娘墓一首示余。其詞云。兜家生小住金閶。卻把金閶作故鄉。偶足飛花憐薄命。牛毛細雨送斜陽。碧苔多處生紅豆。青冢傍邊種白楊。一寸蛾尖一寸草。禁烟時節土猶香。雖誦迴環擊節靡已。一友見而謂余曰。二君詩。子何軒輊之甚。余答曰。

此梅而今僞例也宣城邱華林嘗賦梅花詩百首示禹金禹金但為句讀而已一日閻人林初文以一絕句示梅云不待東風不待潮度江十里九停橈不知今夜秦淮水流到揚州第幾橋梅聖俞數字圈贊邱見之愠曰林詩二十八字正得二十八圈吾詩二千八百字至少豈不值得二十八圈乎聞者傳以為笑

下體

男子下體曰陽具曰人道夫人知之也亦曰馬藏見三昧經亦曰燭鶯見淮南子精神訓亦曰餘竅見列子仲尼篇亦曰穢穴見列子仲尼篇注亦曰勢峰見瑜珈師地論亦曰睪丸見素問經

張南山

張南山維屏番禺人道光壬午進士湖南知縣現官司馬工古文惲子居稱其文為領南掷

仲塗尤留心於○國朝人物所撰詩人徵略一書於尚論中寓闡幽意又有聽松廬詩草十一卷其詠史樂府另為一类直登西涯之堂而入鐵厓之室其他五言如落葉云有時兼雨點無處著烟痕松滋城外云江抱孤城曲天圓大野圖浮湘云霧因衡嶽重月到洞庭多漢陽晚眺云西風吹漢水秋色滿江城思歸云霜濃楓葉醉水活荻苗肥七言如獨坐云鏡無塵不住鮑家飲詠物詩有刻其夕陽二律先生好飲於杖頭黃小松司馬自滇南歸以酒贈賦即事詩一絕云故人歸訪故山梅怪我胡盧久不提父贈青蚨三百片晚來依舊醉如泥其風趣如此何春渚先生琪嘗為之作傳

喪服

大祥後為禫服或曰三月或曰一月又喪服計閏不計閏向未知確義震澤任中甫為之說云士虞禮中月而禫鄭康成據中一以上釋之謂中間一月王肅據文王受命惟中身釋之愚謂中月當如學記中年義雜記期之喪十五月而禫注若文曰主二十七月者據三年問傳中月而禫之文也主二十五月者據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之文也主三十六月者據閒傳中制三年而祥之文也惟鄭氏得其中故歷代因之且三年問喪服四制二篇朱子所定儀禮刪之不可為典要朱子答胡伯量曰中月而禫鄭注廣禮為是穀梁傳謂喪不數閏鄭志謂喪以月數者計閏以年數者不計閏是三年也何休云閏為死月數非死月不數蓋閏附前月死之月不可移而下是父母死於閏月未嘗不數若閏當除喪之月則亦不數此又不可不知也

詩與景合

余嘗暮游湖上水色山光深淺一碧紅霞如火岸桃俱作白色欲寫之苦無好句偶讀孫子瀟太史詩云水含山色難為翠花近霞光不敢紅適與景合真詩中畫也又嘗夜登吳山風

別人騎馬我騎驢仔細思量我不如回頭只一看又打脚漢言雖俚俗足以喻世

砆

扶工部有贈表姪王砆詩砆音廣說文引論語曰深則砆淺則揭石而渡也

缺文行文

論語堯曰篇曰予小子履上當有湯字孟子第五篇下伊尹曰曰字行

返魂梅

真州城東十餘里準提庵有古梅一株大可敝牛五幹並出相傳為宋時物康熙中樹忽死垂四十年復活枝幹仍繁花時光照一院院僧協接題其名曰返魂梅

贈酒詩

沈松町先生名景良字敬顧北郭高士也與陳文二西樵奚丈鐵生四交最密所居土垣圍流水數株皆花時飛屋二楹蕭然四壁嘗而中著書以繼緱椅後坐其下蓋避屋漏也工詩甚年許未為人稱去歿後其人攘為己作刊之有知之者譏於數其人遂并板燬之故其詩不傳鮑渌飲詠物詩有刻其夕陽二律先生好飲於杖頭黃小松司馬自滇南歸以酒贈賦即事詩一絕云故人歸訪故山梅怪我胡盧久不提父贈青蚨三百片晚來依舊醉如泥

月清的烟霧空濛頗愜游騶令讀屠修伯大使東吳山夜眺句云江湖兩面共明月樓閣半空橫斷烟亦恍如置身其間

銘

銘之為體於詩詞外另具筆墨冬心先生以古勝板橋居士以峭勝頻羅老人以趣勝各臻其妙余未窺涯涘閒亦效顰藉誓其記憶者備錄之硯銘用石友石友與陳南北走伴我詩伴我酒畫蚓塗雅不我醜告汝黑面知共我白頭守硯藏座銘豐下銳上兩輪相盪是之謂依樣葫蘆方銘燁光剛健圭棱四見照來誰有如田面硯銘獨眼有文字緣有文字禍爾具隻眼可能覷破象形銘二五偶分上下牀焚身而猶近於賄是真沒齒不忘銘贈有未乾之墨無停綴之文倚左右手惟此君吾將為爾築汗簡之勳銘墨硯知其白守其黑便便於腹了了胸旁觀不若爾能嘿銘枕甜鄉醉溫柔鄉三者之夢孰短長仙人與我炊黃粱銘瓷枕可以助茗戰可以卻酒兵可以破睡魔可以攻愁城故雖敲敵欽渠而以檜為名又為陸放翁作蒼蓮尺八勻而堅可吸瑤草呼秋烟誰其主者蓼霞仙館銘琴座距非雖掌非鳥獨立一足秋風孤假之光明玉雪鋪不以為傳書之使而命為守更之奴銘筆拜管城封錫湯沐邑給以短假得休息若夫潤澤之無有枯渴筆銘筆牀會墨者敬藏鋒者侍中書之君甚矣德儉之息之將汝賴銘船酒甘舟飲防溺也茶有舟水防厄也君子於此有戒心焉匪徒以懼執熱也湯盞銘砂上如斗下如臼鎗其足蟾其首可以酌玉川之茶可以斟金谷之酒銘眼銳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有難自他我得其助銘眼暗吸酒盡銘先錫以湯泉後錫以酒泉惟醉翁中和其天銘印色居圖書假成印信功寵以白沙之築錫以紫泥之封銘花帳學林和靖以梅為妻學趙師雄以梅為姬梅今梅今吾亦與爾同夢今又有友人買一竹絲鏡奩製作精雅乞余為銘余曰不若真書洪洋山人句浦裏青荷中婦鏡江干黃竹女人箱為天然讚語也

不好玩物

呂蒙正為相有以古鑑獻者云能照二百里公曰吾面不過樣子大安用照二百里為又有以古硯求售者云一呵即潤無煩注水也公曰就使一日能呵一擔水亦止直十文錢而已此與東坡殿古墨同一諧謔玩物之戒直令當骨董者神喪氣沮

縣令念佛

樓功媿集七十九卷前輩有為縣令者公退以貫珠誦佛其叔父見之云汝欲為佛耶曰然叔曰汝既做了知縣尚想做佛耶言造業之多也其人悚然余謂此猶有悔過之意若今之縣令并不肯手捻貫珠間中懺悔矣

之拂南渡後仕至參知政事相攸之法甚嚴

欽當當

明釋袾宏真道錄云宣聖儒之宗主所當朝夕禮拜而供養者乃舍之而事文昌六經論孟所當朝夕信受而奉持者乃舍之而誦準提咒事文昌時準提非不善也而其心則在當真夫富貴在天聖有誤訓文昌準提何與哉又梁次公云欽當者貧相也欽當者賤相也欽當者貧賤相也欽當者貧賤相也欽當者貧賤相也此言最確之人

桐花閣詞

嶺南多詩人而詞家絕少嘉應吳石華廣文蘭修著桐花閣詞郭頻伽先生以為決宗而婉綺麗而不纖有少游之神韻而逸以梅溪竹山之清真者也黃金縷云柳絲細膩烟如織拖過花朝又足遲春食多少春懷抛不得都來供損眉峰碧可怕生花傷心癖一味多愁仍是舊非長菜皆能落花無氣力小閣干外斜陽碧減閑過春消云春衫香換幾日江頭風力軟倩誰問與子桃花信板橋午酣愛月三分又聽簫聲過白門紅樓十里柳絲深淺飛不起莫問南朝燕子機花信板橋午酣愛詞之

杭人緩葬之蚌。皆人以為起于南宋謂欲返骨汴梁故設為權厝之計而實不盡然。緩葬者惑於風水之說也。司馬溫公著葬論。劉子翬詳明其弊。程伊川之論曰。葬者藏也。藏之欲其深遠不必厚。厚者有揭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于壙而拘于陰陽禁忌。則甚焉。故人卜宅卜日。卜葬謀人事之使。卜今之葬書。相山川岡阜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干支。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夭壽悉係于此。非此地此時不可葬也。舉世信之久而不疑。問之曰。歲月未利也。曰未有吉地也。曰貧無以辦具也。夫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是。高公無子孫者死于道路。猶有仁者見而瘞之。古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今王公以下三月而葬。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廬。衣錦于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夭壽悉係于天。豈人子當哀窮之際。何忍暴露其親。自營福利耶。昔吾諸祖之葬也。家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下始有之。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錮珠入壙。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不訓陰陽。此必不可。吾兄康伯無如之何。乃曰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欽曰近村張生良師也。兄乃招張生許以錢二萬。曰汝能用吾言。吾畀酬。不則將求他師。張曰唯命。是歲于是兄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臨之淺深廣狹。皆取使於事者。使張以葬書綴

師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無違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亦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指成而瘞。葬而行。壙成而墓未嘗一言及陰陽。迄今無他故。余嘗疲於陰陽家之說。官時乞奏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為意。今著茲論云云。又俟封樹孝先先生親喪不克葬。叩之。俾說云。古者三月而葬。謂死者入土為安。非為子孫之福蔭也。近世惑于風水之說。有停至數年數十年者。水火盜賊皆足為虞。而彼漠然。弗恤也。夫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能忠者。今宜酌為定例。童生生員親喪未葬者。不准應試。舉人進士親喪未葬者。不准入官。凡考試銓選俱令地方官具印結。鄰里具甘結。方為合例。然停喪之風可少息矣。余曾作緩葬說云。杭人之死其親。以卜風水者居多。而杭人之世其家。以長富貴者絕少。人亦叵懲。能自悟而幡然改其所為。乃方且藉有詞曰。某家之祖某墓之失向也。於是待地之謀日益堅。緩葬之心日益固。地師淡泊煽惑之術日益多。而不悟之子孫方奢望于世間奄奄之祖宗。久壞泣于地下也。悲夫。或曰停地之說。富家有之。編氓鉅戶何亦淨世濁俗之累累也。曰是亦高家實之也。富家扶重貴以求善地。而地蛇拱壁。旋行出其前。以相啟迪。使足亟于田橋壞珍如拱壁。旋行出其前。以相啟迪。使足亟于田橋壞珍如

平平無甚尚翁然無異詞。若夫科第之盛衰。判焉。家業之興廢。判焉。而歸咎當年營墓之人。曰職是故也。其更不肖者。至竊疑其弟若兄之自謀福陰。而移禍他人者也。嗚呼。此等逆臆之心。施之行道。且不忍。而忍施之手足耶。是真可為痛哭。可為流涕者矣。然則堪輿不足憑乎。非也。白鶴之示靈也。喜鳥之集異也。烏在其不足憑也。顧不觀從來之得葬地者乎。有得之神靈者焉。有得之夢寐者焉。有得之不得已而遷葬者焉。究之陰德耳。所以致地之由者。在此不在彼也。然則若何。曰生養死葬。人子事也。卜其兆。無石無水。為足安。啓其穴。無風無蟻。為足矣。營其塘。以堅以固。為足矣。度其地。容拜容奠。為足矣。循分以盡。儘留餘以予人。竭力以安親。修德以俟命。夫人苟夙夜捫心。俯仰無媿。果足以載福於祖而利父之魂。既安。有不陰祐其雲礽者。吾不信也。無論異之中有不隱輒夫忠厚者。吾更不信也。彼豁刻其心。儀薄其行。龍斷其才力心思而欲以打哭卜佳城。為後來者富壽考之左券。而造物乃如其意以予之者。吾尤不信也。

魏野

宋山人魏野。隱居陝州。寇萊公訪之。謝以詩云。晝睡方濃向竹齋。柴門日午尚慵開。驚回一枕遊仙夢。林鳥傳呼宰相來。遂則逸矣。而未高也。故其侍寇公游陝郊寺詩云。顧得常加紅

油拂也應勝似碧紗籠則其處烟霞而不忘軒冕可知申和孟涵老隱居廣羊山中有達官自京師寄書申報以詩云日日秋陰命筍輿故人天上落雙魚荷花未老新醪熟為道無閑作報書閒傻似更出魏上。

吹皐葵

閒中文兒以筆管吸皐葵水吹五色泡為戲此事未有人詠者葉雨輔先生以信賦叙頭風一闋云亦歸悶眠難穩開來吹箇團團掌虛空界圓光鏡窗邊繞過又飛簾外快快快朱唇吹會泉洞笑拈湘管郎眉噴風前擺兒曹待明珠無數霎時何在再再再雨輔先生先君同年文也著有洗心書屋詩餘醉春風無題云偷眼窺人俊私語從他問點頭絕不一沈吟肯首明月懷中明珠掌上十分圓穩來去何憑準好夢難重省收燈挨過又清明等等等無子誰家柳花無定一天春恨一翦梅處溝道中云城角拖雲淡不收天做新秋人做新愁一官了我十年游來也盧溝去也盧溝晚店琵琶愁不休曲似涼州淚似江州長空瑟瑟思悠悠按月挂省頭人挂心頭。

紹興

紹興酒谷省通行吾鄉之呼之者直曰紹興而不繫酒字以人而比則隋唐朱提俱以地名可謂大矣。

餛飩湯注硯

清異錄金陵士大夫家餅可換字餛飩湯可注硯餅固宜以薄為主若湯可注硯則其乏味可知今京師致美齋清湯餛飩是其遺製。

王濬音

婁縣楊子掖室人王濬音韞慧紫宇觀察之女也著環青閣詩稿古風極佳不能備錄近體如荊州道中懷古云千古詞章開屈宋三分事業創孫劉秋風云蓴鄉歸興輸張翰芳屋悲歌感杜陵秋葉云寒蟬抱處傷難穩老鶚書成字半欹病中述懷云愁如碧草逢春長身似楊尼閨頻頻見風霜。

孟子逸句

楊子載孟子云夫有意而不至者有之矣未有無意而至者矣王仲任曰孟子性善篇云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又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矣見梁武帝答臣下神滅論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平患禍所遵正當仁義為本見蕭子良與孔仲孟書按漢書鼂文忠曰孟子十一篇又應仲遠曰孟子絕糧于鄒薛作中外書十一篇今所存止七篇或有散佚亦未可知。

素淚江山

乾隆己卯春江西豐城潘村山水暴漲隄決獲石碑泥滓模糊灌鮮花請之有素淚江山四字筆力遒古似宰史無題署先是村多練姓明副都御史子甯喬也按明紀子甯江西新淦人淦距豐不越境或緣瓜蔓鈔避難而徙于斯未可知也此碑必其遺蹟或云祠額或云墓碣莫可考究詳見覺翁徐白舫編修謙悟雪樓詩初集先生詩多五言律春晚舟望云舒帘花外市遠火雨中樓夜待霞塘渡云路古石稜瘦月高人影微過友山居云雲親常入閣鶴傲不迎人夜雨云暗泉趨沼合斜雨逼燈昏地僻云雨微蕉獨覺風遠竹先聲快心云深葦合溪色遠風遲雁聲晚步郭外云未月水先白無風松自寒秋旅云蟬去有餘響松高無靜柯山中夜寂云風聲移水近月勢挾雲飛舟行暴風云風驕驅峽走龍怒挾江飛入仙巖寺云花對佛傲笑雲隨人入來。

岳忠武硯

硯色紫體方而長間鐫持堅守白不磷不淄八字無款又鐫曰枋得家藏岳忠武墨蹟與銘字相若此益忠武故物也枋得記又曰岳忠武端州石硯何為君直同年所藏咸淳九年十二月十有三日寄贈天祥銘之曰硯雖非鐵磨難穿心雖非石如其堅守之弗失道自全八字行書謝真書文草書皆過古嗚呼三公者後先死南宋毅然克踐所言矣復有小方印曰宋氏珍藏朱竹垞題識曰康熙壬子二月四日朱彝尊觀於西陂主人齋中西陂者宋牧仲舉居也另一行云雍正八年夏六月十有九日良常王澍拜觀道光元年東陽令陳海樓侯相于都門市上得之。

異產

產之異者禽獸妖怪夜叉肉蛙肉帶種種不一大抵皆由邪氣所感最奇者續太平廣記載萬歷丁未吳縣石湖民陳妻許氏懷娠過期不產一日請治平僧誦經祈佑其夕腹痛急忽忽產下一胞剖而視之乃一秤銀銅法馬子也權之重十兩背有鐫成字樣為萬歷二十二年置七字鄙里傳玩之此物入胎其理殊不可解又載徐州吳氏產子五十四日小兒忽啞出三角物洗之得大錢七十二文輪郭周正皆有年號更奇。

楚姑

楚姑義帝女也帝為項羽所弒姑年十四遂自殺楚人立祠以祀在盱眙縣署後山相傳即姑葬處見縣志。

怙惡

王處仲誤食廁棗是小世面王介甫誤食釣餌是大奸回其怙惡之心即小可見

張胡子

頻羅庵集雜言云洿池之魚得寸水而不死江湖之魚逃不過張胡子有人以張胡子問者余無以應或曰網也詢無出處則亦臆揣之詞偶閱太平廣記言張胡子者漁人一日于江頭網得大魚腹有朱書云九登龍門山三飲太湖水舉竟不成龍命盡張胡子始知其來歷又小說載楊壽子者漁人宋滿熙中於南城縣章山支港網一大魚重百斤額有紅字云三度入潮門四度當大水下稍卻逢楊壽子與此事絕相類

侵宅詩

宋楊尚書玠致仕歸舊宅為鄰里侵佔子弟以狀白公公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舉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衰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又楊尚書蟄住宅旁地為人所佔一二尺或以告公公作詩云餘地無多莫較量一條分作兩家牆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兒也不妨其人愧服二楊之度相似可以風矣

潮州樂府

粵俗以潮州為最悍黃霧青太守作樂府十首一曰翻金罐城邊弊也（潮俗溺于鬼水妄思趨吉迴山既葬其親）俊出諸土水之火之兵之焉肯以歸名曰金罐翻易其處曰翻其有僭遷而不舉露者是宜戒也翻金罐何其愚風水不知有與無爾祖禰父生何辜死後窀壙不得安其居百錨延堪輿千金買山地坏土猶未乾捍頭旋復棄發邱斫棺析骸骨何異狐埋更狐搰子孫忍為盜賊行富貴焉能畀山悖（潮俗以某姓某婦某男也）美哉金罐藏諸幽夜來鬼哭聲啾啾牛眠吉壤如可求又有覬覦人巧偷（潮民往往有以吉地盜葬理俗所謂偷葬者）人家以丁多為強乞養他人子非獨單門無也其有貌為親心者更多故矣其姓亂宗顯有功令是宜作也）二曰螟蛉子（潮俗溺于淫薄好弄鵝鴨養成雌雄交接生卵孵雛以此俊出諸土水之火之兵之焉肯以歸名曰金罐翻易其處曰翻其有僭遷而不舉露者是宜戒也翻金罐何其愚風水不知有與無爾祖禰父生何辜死後窀壙不得安其居百錨延堪輿千金買山地坏土猶未乾捍頭旋復棄發邱斫棺析骸骨何異狐埋更狐搰子孫忍為盜賊行富貴焉能畀山悖（潮俗小名率以某婦某男也）美哉金罐藏諸幽夜來鬼哭聲啾啾牛眠吉壤如可求又有覬覦人巧偷（潮俗溺于淫薄好弄鵝鴨養成雌雄交接生卵孵雛以此俊出諸土水之火之兵之焉肯以歸名曰金罐翻易其處曰翻其有僭遷而不舉露者是宜戒也翻金罐何其愚風水不知有與無爾祖禰父生何辜死後窀壙不得安其居百錨延堪輿千金買山地坏土猶未乾捍頭旋復棄發邱斫棺析骸骨何異狐埋更狐搰子孫忍為盜賊行富貴焉能畀山悖（潮俗小名率以某婦某男也）美哉金罐藏諸幽夜來鬼哭聲啾啾牛眠吉壤如可求又有覬覦人巧偷（潮民往往有以吉地盜葬理俗所謂偷葬者）人家以丁多為強乞養他人子非獨單門無也其有貌為親心者更多故矣其姓亂宗顯有功令是宜作也）二曰螟蛉子

杭州鐘

杭州署之東偏有射堂三楹庭坎古鐵鐘一廣上銳下口徑四尺深可二尺餘向有蓋今亡傳是秦檜之鑄以烹人者烹人之說不見紀載嗟乎下流歸天下之惡況檜之蛇蝎其心凡狼其性者哉不必為之辯也

重建始興文廟碑記

先君向不喜作時古文詞凡有乞為者輒命代構惟始興文廟碑記是手定之業無集可錄故為錄而存之其文云原夫文運出于天文才產于地文學成于人○朝廷崇儒重道爵郡縣而立之學而謚數之教有盛有衰豈鍾毓之偶偏歟抑師儒之不講歟將所以妥神靈而觀貌者相及失其宜歟未可知也始興縣學宋嘉定朝創建於白石岡一時人文蔚起譚煥劉漆諸公俊先炳美迨元天歷中一遷郭頭再遷縣西前明嘉靖己丑知縣鍾世彥遷於東門街萬歷辛亥知縣將時檟復遷于縣西萬歷辛亥知縣楊大順精堪輿學仍遷白石岡宋儒學地立於山丁向自是而後迨我　國朝登科甲者十有七人至乾隆辛丑知縣衛克垣誤聽形家者言拆毀儒學更立于山午向迄今四十餘年科第之衰巨家之落仕宦之寂寥邑之人恫焉傷之今天子御極之七年桂林陽君耀祖來宰于斯邑人呈請改建因捐廉創修延南海孝廉譚君大選格定之卜地之吉無過舊基惟嫌山向有礙且奎樓之建與龍氣非方難以鍾靈毓秀於是轉改舊向經始之日浚土尺餘果得儒礎殿基前後一揆不差累黍噫異矣越一年余承之是邑朔望瞻拜見夫殿柄廡礎以次鼎新傑閣崇祠庇昏革故溯丁亥季冬至今凡二十三閱月而大工以竣卜之天時揆之地理靡不宜矣自今已往有志之士亦修其在人者可焉廟成屬記於余余不能經營其始而乃得畢觀厥成何其幸歟爰次顛末而書之以誌前邑侯惓惓愛士之誠以彰鄉人士殷殷崇學之篤行以卜我○國家駿發得人之盛也時道光九年歲在己丑仲冬之月知始興縣事錢唐梁祖恩謹記時秉鐸茲土者教諭興甯陳德香訓導香山趙允善也例得備書

家教

寄魚封鮓千古艷稱劉球之弟玭今莆田寄球一夏布球即日封還貽書戒之曰字清白以光前人他非所望於弟者又新城耿華平庭柏之母徐氏寄子詩云家內平安報汝知田園歲入有餘資絲毫不用南中物好做清官答聖時家教之正古人不得專美于前矣

古甎

仁和明經趙寬夫先生埏好聚古甎於斷垣敗甃間極意搜討前後共得凡六十有一為孫吳紀元者二為兩晉紀元者二十一始吳主寶太平元年迄晉孝武帝太元四年為吉利語者四曰吉利叶宜曰萬歲不敗曰翼吉曰造曰六月黃吉為題識姓氏者六曰諸謁者曰陳叔惟曰賀信曰章氏所作曰章先作記曰嗆壁為古錢文者二十一率多六朝厭勝之品為方勝者二為人形者四為雙魚者一其字有篆有隸悉方整古勁畫亦奇恃有致先生珍此因自號曰保甎居士云

友漁齋詩

嘉善黃退庵先生鼒夔齋青太守尊人也著友漁齋詩詩以清潔為主七律最長花朝自營生壙云鶴歸華表知何日牛上荒郊會有時秋郊云未霜高柳尚多態將雨行雲情逆風除夕云老僕關門先酩酊羣兒入座便團欒秋熱靜坐云風高卻得雙桐引池小難教一柳增新秋即事云煮將鞭筍饒風味投得絲蒓帶雨香中秋對月寄安濤京師云始信人間有離別不知天上可高寒冬齋云瘦竹侵花相娟嫵凝雲釀雪實商量仲夏小山園遣興云深林聽鳥有新語僻徑敲門惟故知和劍南夏日閒居韻云荷承疏滴圓融走梅長新梢自在橫小山園看納即事云風吹客鬢何妨短霜逼花頭未肯低初夏園居云服益蘭舊香猶烈出水荷新葉尚尖消寒雜詠云梅慫藏春圖似豆霜華殺草利於鐮烟雨樓偶題云水欺沙草面山壓竹梢低皆清雋可誦也

漁洋山人詩

阮亭先生詩風流絕代而隨園之論之也多微詞益一則才餘千學故不能十分流灑其實靜躁之致迥不侔矣至趙宮贊談龍錄刻意雌黃阮翁則又因私怨無當公評惟朱貪多王愛好六字恐二公亦無以辨也

同人集姓氏

如皋冒辟疆同人集自勝朝至○國初名士斯為極盛先君宰開平松柏司巡檢實分是其裔孫特假而手鈔姓氏一帙始董其昌終蔡啓僔共四百五十有六人

無題詩

無題詩與香奩詩界若鴻溝李義山之詩無題詩也韓冬郎之詩香奩詩也然無題詩亦有不必盡寫情懷而香奩之篇則竟專作賸語至閒情風懷則指實事矣客有以無題詩示余者余曰此香奩體也因作無題十六首和之其詞云十二屏山夢不通自將閒恨訴東風寂無海鳥能銜石但有杯蛇慣誤弓密意遂離猜豈蔗孤心容易怨梧桐金鏁信息全無準腸斷零烟勝雨中一種纏綿百番凝怕提前事惹相思風懷俊似江珧柱情味甘于蜀荔支湘竹

多愁偏忍淚海棠無語但垂絲落花總被封姨妒不許金鈴好護持徐拍紅牙唱綠腰來時玉笛去時簫從教北里迎中婦肯令東風鎖小喬楊柳簾櫳無賴月枇杷門巷可憐宵何當還蒙疏窗下甲煎名香細細燒不愁地遠恨情饒眼底紅牆即絳河東宿是張西宿角南山有鳥北山羅慈宮璨珮依稀聽桂府樓臺曲折多手把芙蓉憶芳澤不知何處託微波疑雲認雨了無痕多少慶詞託夢魂黃絹心思猜石碣紅綃手語報崑崙早看玉兔開金鏡只恐仙龍吠洞門為告重來劉阮道桃花零落易黃昏飛無何能過伯勞空懷瓊珮江江泉誰歌子夜新團扇可有并州快翦刀舊字烏絲藏未滅新名碧玉記能牢青溪泊石通門路認取他時泛小舠秋風吹送玉河橋重疊紅樓認欲差願作蟾蜍吞北斗化為蝴蝶夢南華九疑山曲淒無路三折江橫半是沙空對遙天憶芳草灘前閒殺白蘋花莫把無郎問小姑陌桑寄語喧雞數死央自是頭相責烏鵲空憐尾巢遭已冷情腸寒水玉未灰心字博山鑪變篆百幅鄒題偏脈脈愁懷訴得無天香韻處月娟娟心事缺中圓生香蕙葉因蘭談出水荷根被藕纏安得重唐雙慧劍斬除舊業與新緣十分醉息爻花心春夜宜濛底許琴出谷鳥初聲瑣碎聽冰狐小意沈吟將詞又默三眠起欲語還羞七縱橫便使散風吹皺水已看情比綠波深半泓清淺即蓬瀛玉佩明璫未可憑縱許短緣駒易過漫漫長恨鵲難填空餘一掬靈均淚灑向西風黃葉天已向菩提證懺除可堪綺障又縈紆三千劫子臧愁孔八百年尼記恨珠總被牢籠誤慚對屏前結網蛛巫雲只在第三峰從此蓬山一萬重細雨階前閒幻夢輕雷塘外見芙蓉惱公哉句詩情幻歸妹占爻易兆凶好倩秋鴻傳信息青箋紅淚一痕封迢迢兩地已參商況有中間鴆鳥翔蓮子倒垂愁愈結柳枝換種恨難償龍飛出骨難成舉死留賸總抱看一曲琵琶三弄怕尊前事不斷人腸回首桃源路已差空將餘恨譜紅牙多情惜別慚芳草有淚無名哭落花半閉新詞金縷曲一條心路玉釵斜幽懷欲寫終難寫惆悵江天日暮賒

鴝楞史

錢文端公乾隆庚午典試江西鴝楞史陳臣倩年七十矣自言平寫文武三十二像求公書以為掌公贈詩云桂籍通伊胊力傳白頭從事地行仙自言作史中書省曾侍朱衣四十年至十月後鴝武林舊事詩名則其孫順天也一笑聚墨于地中巫大咸傳彭公家

鴝楞史

錢文端公乾隆庚午典試江西鴝楞史陳臣倩年七十矣自言平寫文武三十二像求公書以為掌公贈詩云桂籍通伊胊力傳白頭從事地行仙自言作史中書省曾侍朱衣四十年至十月後鴝武林舊事詩名則其孫順天也一笑聚墨于地中巫大咸傳彭公家屏作詩時將暮生先生在幕府代作一絕云楊頭題處笑開眉七十年來一夜圍回憶抱孫時尚佳話也

淵槐

華山槐相傳孤峭時抱附柏而生俗呼商柏抱淵槐一夕雷擊其半華竹樓舅氏文根自華陰歸攜其一片贈邵東雅姨丈廣鎮因偏徵同人詠之此可與龍雨樵太史南山松皮並傳南山松皮者北口外物也太史論成攜歸者

碩人

左傳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沈彤果堂集云美之說詳于次章至無子之云以傳義考之未有所見驟當反覆末章而得其說焉夫所謂庶姜孽妾者謂姊姪之生子如木芽之旁出孽然也庶士有揭者謂眾子中有揭然使以武者也言眾多士而壯美之無子自見其說其新

逸書

洪容齋二筆云說文於速字下引虞書曰旁施僉功又曰怨匹曰仇然則出于虞書今亡矣案匹仇二字與耳

宋主荒淫

宋和遠事載徽宗幸李師師師師妓名也又理宗于元夕召妓唐安安入禁中見東城雜記孫祖荒淫後先一轍欲不亡得乎

通

服虔曰旁淫曰通然猶有淡焉禎通于君也左傳孔悝之母與其豎渾良夫通是上淫亦可曰通也鄭莊公通于崔杼之妻蔡景公為太子般娶於楚通焉是下淫亦可曰通也愚按昔祁勝與鄔臧通室此通字用得最切

詩品

司空圖詩品何等超妙隨園老人仿而作續詩品然只見論非品也郭頻伽先生作詞品其微至處獨可與表聖許玉年明府又有畫品

雷峯

嘉興王中丞家新婦其有兄弟二人有妹已適人兄四十未娶弟曰兄不娶將絕嗣矣弟以為婦兄曰得婦而失家不可以為人不如其無婦也相率戶閉內義之說其兄曰吾正需

婦歸寧以夫人有弟今何在也夫泣語以故婦曰得婦而失弟不可以為人不如其無婦也歸謂姑姑知婦意小姑既而哭之亡哀慟而自然歸曰小姑哭送之必當厚棺斂以入既至見鴻山頭有巨石孤峙其下有穴深不可測乃以小姑置穴中而以石塞之而婦不歸也遂以棺葬小姑而歸

高懷正

高懷正仲賢夜登中山絕頂飲酒望月劇談千古因曰昔蘇子瞻與王定國諸公登中山吹笛飲酒踏月而歸以為太白死後三百年無此樂今斯又子瞻死後三百年無此樂如果嘗游金山見江神降云玉帶風流五百年今朝重醉此山巔斯從以上追前事來石磯頭李謫仙其高懷正復相似

詼諧

劉貢父人已伏戎於莽升其高陵張邯解曰莽皇帝名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眞就也見王莽傳如此解經可以噴飯

聖相師王

秦皇之人為聖相師王二名可以作對

任忠勇神道碑

袁閬齋先生任忠勇公神道碑起四句云山西出將應運生郡父之才巴蜀從事從古落大星之地一起已將生平揭盡是何等魄力

朱註作小講

曾見明人某省某科題為子在川上曰一節解元文起講云今夫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通體之本然也無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夫子於此發之全抄朱註一字不移不知當時未行朱註耶抑主司忘之耶然以此註作講實屬超妙亦可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矣

安南表

康熙中安南國進表文云外邦之人泥尺土不過中國兆埃異域之勺水師涔原麓無一息之停乃通體之本然也無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夫子於此發之全抄朱註一字不移不知當時未行朱註耶抑主司忘之耶然以此註作講實屬超妙亦可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矣

安南表

康熙中安南國進表文云外邦之人泥尺土不過中國兆埃異域之勺水師涔原麓天家雨露詔拖恭順行體且措詞妈潤中國亦無有能過之者莫謂偏隅無才也

麗人行

虞山孫子瀟大史有麗人行一篇不知何指余最愛誦之有酒易醉花下人有金難買花前

酒祀典

明長石公宏論觴政八之緊云飲必祭始禮也孔子惟酒無量不及亂酒之聖也祀為飲宗四配曰阮嗣宗陶淵明王無功邵堯夫十哲曰鄭文渊徐常山稽叔夜劉伯倫向子期阮仲容謝幼輿畢卓周伯仁阮宣子而山巨源胡毋彥國畢茂世張季鷹何次道李元忠賀知章李太白以下則祀西廡至若儀狄杜康劉白墮儀狄宮之有土主梵宇之有伽藍也愚謂以宣尼為飲宗終覺侮聖不若推清即先生為尊

人心不死

唐朱泚亂與系草詔詔成明日仰藥死明永樂令樓璉草詔草歸途巡自縊死忠義自在天地人心不死也長安石工安民不肯鐫司馬君實名字九江石工仲寅不肯鐫東坡山谷名字公道自在天壤人心不死也宋周大理聞岳飛獄下而去職明林祭酒因陵監上書而挂冠名教自在天壤人心不死也司馬孚因弟昭哀君而痛哭朱金豆因弟温謀逆而大罵名分自在天壤人心不死也

詩人工對

消夏詠謂山亦吸酒曲器也見清異錄故蘇頌詩曰自知伯起難庸峭不及鴻于善滑稽益庸峭訓挺俊而又為承梁小木可見古人運典屬對之工宜荆公見銀海玉樓之對而歎絕也

棠姦之尤

李賢極稱武后禍道下謂以曾操司馬懿為聖人王安石力辨劉秦美斯之為谷永作而以楊雄為大儒奴隸賢美李林甫相業漁洋山人稱邱某謂秦檜謀國達勝岳忠武本朝李穆

學力爭嚴當不當入奸臣傳是時嚴嵩尤者也

刪詩對

魏文侯使士貶絕觀公中盛刪上對云文成自古稱三上作賦而今減十年興狂稽功之至

小人

小人之稱自古有之小人有恥皆當小人之食矣顧考叔稱之于君願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則沒矣寇萊之于朋從乃為斷股下賤之稱矣宋錢世召錢氏私誌載宣和中有滄右金吾衛上將軍郭王歸朝授樞校少保節度使對中人以上說話即稱小人中人以下稱我家每日念天賜經數十徧忽曰對天重言可稱我自皇天生我以下悉改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轉小人前後二十餘句凡稱我者皆改為小人亦未免太可笑也

蝦蟆給事

宋紹興中大旱禁屠宰詔議大夫趙鼎上言曰自來屠宰但禁猪羊而不及鵝鴨請并禁止詔可呼為鵝鴨給事尤公亦因天旱上言禁捕蝦蟆給事人謂湯曰得不傷蝦蟆乎湯笑而不答此公每不朽與鵝鴨談論作切對耳上見開慈常談下見

弟婦

弟之妻萬不可稱婦戴記大傳曰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毋乎駁得最痛快今杭人大呼弟婦且為之詮曰長嫂為嬸顧背禮經可怪也

余

人在水上曰余人在水下曰沐魏去此皆土人臆造之字非有典要也有以余字問人者其人不知沈吟良久曰據字義或是水旁加一去字於理為合座客皆稱善有嘎忽問者傲容起謝曰怪底某前日於某寺中見一經題曰妙余蓮花經也於是諸人均大悟而撫掌

嗞嗞

以手量物輕重曰嗞嗞見莊子註或曰顛篤音義同也今吾處口談尚有此語又以一心權事之是否亦用此二字

丁拐兒

衙門向呼官親曰火腿絕子以其高而無民兼有股削脂膏之意也今易其名曰丁拐兒叩義所在曰丁拐依二四則其分為至且居二四之左大無外也若離二四則么四二三得而

相類

代寫書

代巾幗寫家書虞政也余幼時曾為一親串寫哥夫書口授云孫兒們俱利腳相語部小了頭倒是個活脚蟹兒作事且是溜瞥快惟作工甚人係尿來頭也新買左右不是也余曰可改做尿步余曰依我寫于是只好連筒別字信手塗抹近閱呂君仁軒集載二則極相似錄之以併作一笑陳氏滿嚴州諸子寇邊來歸有族姪大琮過之嫗今作寄子書口授云孩兒安步姊子又閱崔寔地且買一柄小剪子來要翦腳上骨出聲兒乾脆用眠支着兒也大琮不能下筆又京師有營婦其夫出戍以數十錢請一教學秀才為書寄夫云孤娘傳語窯賴兒郎寨賴兒有郎去後直兒忙忙悄悄無日恨督特特地來汪去囊不要吵溫存頓脫底物事兒才沈思久之以錢謂云你且別倩人寫去益二子不肯為者生恐落兼別字不若余之無心也

治眼齒

宋張文潛曰日有病當存之藏有病當勝之治日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事治事當如商鞅之治齊治民當如曹參之治獄

蔡鐵生

蔡鐵生徵君，岡號蓉泉，外史椒之仁和人也。工畫山水花卉，兼善大篆，精刻印，才清絕俱，為豐所推。與山舟學士書扇者，則一面必徵君畫也。於余客燕臺紀交，先伯叔祖先大父並相結契，晨夕過從。先生作嵇酒而尤喜劇談，半酣以往，或多所白眼者，故人恒心之。壬午遭回祿，三子光公殁，遂無嗣。以兄子伯玉戊才，潤燕嗣殁後十餘年，其友顧西梁先生，汝修之，追錄遺像，梓其神似，裝冊徵詩，余附七古一篇。伯玉曰：是詩可以為先子小傳，遂錄而寄之。蓉泉先生老故鄉，在昔為我大父行，大父之殁歲癸丑，又十載後公云亡，其時年止四十餘，未獲杖履親輝光，公之風流及文采，我父詔我言之詳。先生之貌清且臞，蒼如秋水和春陽。先生之品峻且潔，皎如孤鶴雲中翔。先生之詩妙天趣，冬心樊榭有鄰光。大癡凡近已去法，漢魏兼宗唐。先生酒後更豪放，一飲往往傾百觥。既明收嘯伯倫哭，嗣宗滿地龍狂從。來名宿主多壽，妙有閒福供徜徉。何期及謫造物妒，招來坐局成滄桑。先生三子並耐苦，一時玉樹共推折。而何奈家破徙他鄉，以鬻女亦閒為說書。其授悲中服逾年又被祝融災，嫣化飄軸無絲絲。

移家方返卜居願又悲，老母終堂堂嗚呼人生匪金石，那禁逝動推肝脾。一劍波蓋骨龍蛇，公亦相繼歸北邙。其才何豐遇何嗇，此意存亦茫茫。虎頭居士老公方，追思遺像為形相。公之嗣子竹林彥，謹守此冊池新裝。櫝冊示我索我詠，展視佳什紛琳琅。藏廢似地施園榭，山祖兩老人，其上各有留題章。六七年來並殂謝，對此那不心傷。像請識所聞，異如右。作歌繼事書其後，歌成我尚有餘感，祖庭遺像空徬徨。伯玉年逾四十猶困一衿，規就幕廣東。

些

楚詞些字，流存中土，以為犯語助。安詞三合之音，夫其時佛教未入中國，其讀已音如此。且毋也天只不諒人只，鄘風山有樞，柳且速，保且唐風也，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泰平而既曰歸止，曷又懷止，旅旅也，各各不同，又將何附。益列國並有方音，此是其一語之詞耳。

路化王

許學史孝廉心水，仁和人，官處元學博，性嗜飲而好談謔。一日座中忽舉問曰：戲劇中八大王余嘗考之，已得其人，明閱古，虎平西小說有所謂路化王者，稱李國梁，是李太白之第。自民間訪求者，其人可有考否？一客曰：李太白流放夜郎，遇赦還江夏，與中冷共此一味水，冰盤鹿鮓，何似糖霜美。又山谷在戎州，長老寄糖霜詩云：遠寄糖霜知有味，勝於崔子水晶鹽。正宗地從誰說，我古猶能及鼻尖。然則糖霜之名，唐以前無所見，古人只有餳，乃煎米麥而成者。見三禮註。宋玉招魂：胹鱉炮羔，有柘漿些，是以漿代糖用也。後漢書顯宗紀：以糖作猴獍，曰糖猴，此熬糖為之，其來尚矣。又山谷在戎州，所獻甘蔗餳，即稍缺矣。至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糖法，詔揚州取蔗，作漪如其劑，色味愈勝。域遠甚，然只是今沙糖耳。之技，惟坡公過金山寺作詩，送遠寄僧圓，云涼江與中冷，共此一味水，冰盤鹿鮓，何似糖霜美，又山谷在戎州作頌，谷桿州雅熙中戎史取文州所獻甘蔗餳，即稍缺矣。至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糖法，詔揚州取蔗，作漪如其劑，色味愈勝。域遠甚，然只是今沙糖耳。之技，惟坡公過金山寺作詩，送遠寄僧圓，云涼江與中冷，共此一味水，冰盤鹿鮓，何似糖霜美，又山谷在戎州，長老寄糖霜詩云：遠寄糖霜知有味，勝於崔子水晶鹽。正宗地從誰說，我古猶能及鼻尖。然則糖霜之名，唐以前無所見，古人只有餳，乃煎米麥而成者。見三禮註。宋玉招魂：胹鱉炮羔，有柘漿些，是以漿代糖用也。後漢書顯宗紀：以糖作猴獍，曰糖猴，此熬糖為之，其來尚矣。又山谷在戎州，

王灼有糖霜譜大意中有鄒和尚者來小溪之纈山結茅以居跨白騾頭陳米新菜之屬即
書寸紙系於騾背負之市人知為鄒也取平直掛物于路縱騾歸一日騾犯山下黃氏麻苗
告訴於鄒鄒曰汝不知以蔗糖為霜利可十倍吾語汝以蓋亭可乎試之果然自是流傳其
法鄒不仕走迎泉隱霧亂山龍中其徒追及之但見一文殊石像始知其悔化騾而白騾乃
獅子也

詩書次序

變風終以周公變雅終以召公周開王化之成思之深故望之切也毛詩終
商頌尚書終秦誓商以啓周之先秦以繼周之後其旨微故其文顯也

武后

則天朝張薛承辟陽之寵右補闕朱敬則上書切諫中有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
宗固應先矣近聞尚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家潔白美鬚眉右監門衛長史侯祥自云陽道
壯偉過于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充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于朝聽云云則大略之曰非卿直
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其言雖出忠憤然職語竟入奏章可乎

宋裴愷謂有太康年寓宗曰太康失邦何以此謂我淳執奏曰平帝改元太康曰天子須博
覽不然幾錯罪悔由是耽味經史中夜不休宮中目上為老博士見宋令狐澄大中遺事太
祖嘗謂趙普曰卿苦不讀書今文臣負責任武坐玉堂清話古君臣交相責難真如師友切磋之矛當務讀經書知治亂之大體不必學作文章無益也至哉斯言隋帝李主是為殷鑒若
唐文皇之聖學淵深宏文肅括則天縱之姿又當別論也

雨般秋雨盦隨筆卷五終

倪鹿廔紹孟應來甫纂

聖人

左傳柳叔曰馬開聖人杜注云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耆聖字身分本不高然證極其明白而何休乃曰春秋之志非聖人誰能修之御叔謂臧武仲為聖人是聖人之通稱人稱之曰聖武仲述聖亦非獨孔子其言殊屬褻瀆鄧析竹書以為武仲者沈聖人乃能修之語何據陸務觀書先生三魚堂賸言云此聖字與周禮知仁聖義忠和尚書惟狂克念作聖詩人之齊聖莫父孔聖諸聖字一例看又先大父左通補釋云抱朴子外篇云善圖畫之無比者曰暴聖嚴子卿馬綏明有暴聖之名馬善史書之絕時者曰書聖衛協張墨有書聖之名馬善刺削之尤巧者曰木聖張樹馬忠有木聖之名馬又鄉飲酒義云雖貧有酒食必具以聖待賓是知聖為通稱可旁證也似較鄭說於義為長

宋分

池陽孔谷西先生以書名家後所存墨蹟子姪分藏之其遠族人煦所得乃從本家乞得一巨幅碑裁而均分其字矣琴斯杖情屬可嘆然考米襄陽志林所載有人收得廣世南跳千頭則古人已先有為之者矣

端硯

端硯之辨最難非生長斯土悉心窮究者不能知也嘉慶吳石華學博蘭修從事於斯著說硯六則敘並節錄之○水巖亦名老坑明萬歷後所開內分四洞曰大西洞曰小西洞曰正洞曰東洞按趙希鵠洞天清錄下巖有舊坑無新坑上中二巖則皆分新舊此宋所稱舊坑也陳子升硯書明成宏間端石有老新之名即宣德朝天諸巖之石水巖開於近日此明季所稱老坑也高兆端溪硯考正洞東西洞土人皆名老坑景日眙硯坑述老坑有中洞東洞西洞之分此康熙後所稱老坑也○周氏硯坑志治平坑土人又稱簸箕坑據此則蔵仔坑又即宋之下巖也宋下巖蓋自崇觀前今水巖開自萬歷後地越四五里作譜者混而一之矣○水巖大西洞猶宋之下巖北壁皆稱絕品次小西洞次正洞東洞為下廣語云東洞尤美端溪硯考云正洞為上東洞次之西洞又次之皆不足據○端石之美五一青花欲細不欲活不欲枯欲沈不欲露欲堅不欲結如淵塵黯於明鏡如墨落者於澀紙斯絕品矣一魚腦白如晴雲吹之欲散鬆如團絮觸之欲起者是無上品亦名魚腦凍凍者水肪之所凝也白而嫩者次之灰而紅下矣一蕉白如蕉葉初展含露欲滴者上也素潔者次之黃而焦藍而灰下矣一天青如秋雨乍晴蔚藍無際者上也陰而晦白者石之髓天青者石之肉瑩無質必傳他質而著之傳於天青者上品傳於魚腦蕉白者無上上品惟大西洞有之一曰冰紋凍白暈縱橫有痕無迹質如蛛網輕若羅絲是謂異品亦出大西洞他洞白紋如綫遇損壞墨雖曰冰紋非所尚矣○唐詢硯錄云眼生墨池外者曰魚眼內曰低眼高眼尤尚以不為墨掩常可睹也按硯心必不宜有眼水巖石眼外層有淡墨暈眼嵌石中其圓如珠初磨見淡墨圈暈即眼皮也愈磨愈大層亦愈多晴見而跟適中矣再磨則眼去愈磨愈小層亦愈少皮見而眼去矣故宜眼處見晴而止毋再磨也○石工治硯成鍛以火傳以蠟飾外而戕其中甚矣其害也凡硯積墨之下其石易泐正由火攻傷其水質耳○宋明俱有硯貢我○朝悉除去之每歲端午督撫但以鴨硯九方隨葵扇萬布香珠進之皆新坑純淨之石嘉慶中用麻子坑近用茶坑其第四則形容石質妙處不減毛西河觀石二錄

瓜子螢

無錫鄒子度忠倚幼祈夢于忠肅祠夢公倚其身授瓜子一握數之得五十四枚因名忠倚後閒居其夫人戲以瓜子排作狀元二字壬辰會試中式五十四名殿試一甲第一遂符夢兆

鼎甲同榜

順治戊子順天鄉試第四名張永祺壬辰榜眼第五名戴王綸乙未榜眼第八名熊伯龍己丑榜眼一榜三榜眼奇矣後熊典試浙江一榜得三狀元乙未史大成甲辰嚴我斯庚戌蔡啟僔更奇

半邊紅

康熙時吳逆叛兵逼建城鎮帥怯欲降其屬張遊擊者請戰數郎賊張好著羊絨絳袍單馬入陣戰酣輒袒露半袖軍中因號曰半邊紅鎮帥忌之誣陷以死一軍皆哭後人弔以詩云楚歌千古怨闌籟漢將空餘一騎雄何事羊裘諸父老負暄閒說半邊紅

唐子畏墓詩

商邱宋牧仲先生犖撫江蘇時曾為唐六如修墓韓文懿公題詩云在昔唐衢嘗慟哭祇今宋玉與招魂用典恰切

陳恪勤詩

陳恪勤公鵬年文章事業彪炳一代而詩極瀟灑絕句云陽厓幽韻上焦桐一曲湘靈奏未終略記年時春雨後海棠初試小熏籠抑何蒨旎也

河豚層本

米元章好峯易他人字畫楊次翁守丹陽元章過郡楊作糞以飯之曰今日為君作河豚元章遂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其實他魚公可無疑此贋本耳其誕諧特妙

目出

左傳荀偃癰疽生瘍于頭及著雍病目出錢唐汪季悳瑜曰靈樞經寒熱病篇云足太陽有通頂於腦者正屬目本名曰眼系瘍生而傷其脈絡目無所系而突出矣

琵琶亭

九江潯陽江琵琶亭題詠甚多乾隆中唐蝸寄英椎九江置紙筆於亭上令過客賦詩開列姓名交關吏投進唐讀其詩分高下以酬之投贈無虛日坐是虧累囊橐以償恰然絕不介意去官後過客思之為建白太傅祠肖唐像祀其旁

司成受拜

祭酒受新鼎甲拜戒不得動相傳頭動則害狀元左右手動則傷榜探花慶幸禾天門蔣丹林副憲祥墀為祭酒一甲一名為蔣陔筆修撰即祭酒子也有朝士贈以詩云回憶趨庭學禮時國恩家慶喜難支阿翁不敢椒聲笑怪底郎君起跪遲父子行此大典一時傳為佳話

牡丹鸚鵡

粵東黎美周宦揚州鄭氏影園與詞人即席分賦演牡丹七律十章已湖名殿最廣山拔美周第一鄭氏以書報曰君已錄牡丹狀頭矣以二金釵賽之後美周過吳下人皆呼牡丹狀元其詩有曰月華熊露扶仙掌粉汗更衣淚御袍又曰燕衔蕊綴成金屋獻蝕殘釵化寶胎皆麗句也時鄺湛若亦賦赤鸚鵡七律十章有句云舞愛玉環低翠袖歌憐樊素囀朱櫻又曰飛瓊閬苑春朱露小玉姚宮化紫烟一時傳誦有教牡丹鄺鸚鵡之稱

到

廣東順德人訛欺曰到案史記張儀曰不如出兵以到之案隱曰到欺也猶俗云張到耶張網得禽獸也到得也張儀善欺人故謂欺人曰張到也

兩相對聯

桐城張文和公七十壽辰○高宗賜對聯云泖閘晚年猶覽鏁呂端大事不糊塗常州程文恭公莞賜對云孰謂晚年猶覽鏁呂端大事不糊塗常州程文恭公莞賜對云孰謂

河濱泣尚書紅杏舊題詞謂商邱宋中丞衙碑土近要離冢拾翠人歸短簿祠千古英豪齊下馬況傳華冑備官司荒烟蔓草騰寒燈仙館重開問寺僧五十步分樵采路三千界埽辟支乘乞花好句留檢帖謂得聖之清奏書不迓嚴夫子摹搨真同福正平華偶悟禪空電逝小樽誰盡自發名祥狂獨得聖之清奏書不迓嚴夫子摹搨真同福正平華偶悟禪空電逝小樽誰盡尚花明餙他文酒求餘韻三百年來識此生吾宗衡從數尤奇宋落悲深墟代知司馬青衫濕淚泣尚書紅杏舊題詞謂商邱宋中丞衙碑土近要離冢拾翠人歸短簿祠千古英豪齊下馬況傳華冑備官司荒烟蔓草騰寒燈仙館重開問寺僧五十步分樵采路三千界埽辟支乘乞花好句留檢帖謂得聖之清奏書不迓嚴夫子摹搨真同福正平華偶悟禪空電逝小樽誰盡樓成陽雨塵水村山郭幾番新未知若箇眠雲處憑見當年荷鍤人蘭若舊藏題後碣籙崖雅稱堂中身橫塘十里秋聲館合與芳園一例春荒邱冥漠不書名誇到山橋澗水清指點青燐孤月出使尋黃壤亂雲平一坏馬鬣新封大三尺雖碑小記明過客莫歌蒿里曲早臨兜率悟無生菱芡重重鼎俎奇橫阡設祭募鵝知唐風膰有毛萇傳楚些曾無宋玉詞崇禎甲申中元子僧舊封表之置墓田丙舍紀以碑今湯然無存惜商邱中丞時未曾蹟及地以滄桑沈斷礎人於伏臘走蓋祠秋來雁柁從新占悤伏村翁社嫗司文人慧業照元燈蓋碑仍題明唐解元烟總前生記老僧花鴈吟樽延客賓石湖釣艇許吾乘城開更注千年淚松茂長寥百尺藤疑冢邨嫌銅雀妓空教賣履望西陂事既風流韻尤為雅可謂韻矣

指爪

唐開元錢以面有半月痕者為貴相傳鑄錢時呈樣貴妃指甲誤觸其模治吏不敢擅易此半月痕即貴妃爪印也又木中楊李有半月痕相傳是西施爪印二美人俱以指爪傳甚奇

舉歌

勢俗好歌凡歌以不盡題中一字語多雙關而中有挂折者為善挂折者挂一人名于中字相連而意不相連者也歌辭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襯之唱一句或延半刻隻節長聲自迴自復詞必極豔情必極至使人喜悅悲酸而不能已已乃為極善長者名撲魚歌三絃合之益太族調也其短調踏歌者不用絃索往往引物連類委曲譬喻多如子夜竹枝如曰中間日出四邊雨記得有情人在心曰一樹石榴全著雨誰憐粒粒淚珠紅曰妹相思不作風流到幾時只見風吹花上枝蜘蛛曲曰天畢蜘蛛結夜網想晴只在暗中絲又曰妹相思蜘蛛結網恨無絲花不年年在樹上娘不年年作女兒素馨曲曰素馨棚下梳黃髻只為貪花不上頭十月大禾未入米問娘花浪幾時收梳黃髻者未笄也宜笄不笄是猶不肯在花棚上也十月熟者名大禾歲宴而米不入花浪不收是過時無實也此刺游女亦以喻士之不及時修德流蕩而至老也有曰官人騎馬到林池斬竿簡竹織筒箕貿箕截綠豆綠豆餵相思相思有翼飛開去只賸空籠挂樹枝刺負思也有曰一更雞啼雞拍翼二更雞啼雞拍胸三更雞啼郎去廣雞冠沾得淚花紅有云歲晚天寒郎未回廚下煙冷雪成堆竹篙燒火長長炭炭到天明半作灰有曰柚子批皮斷有心小時則剷到如今頭髮條條梳到尾兜央怎得不相憂有云大頭竹笋作三桹敢好後生無置家敢好早禾無入米敢好攀枝無晾花敢好言如此好也如諸如此類情深詞艷深得風人之遺又粵西峒女亦喜踏歌其歌皆七言或二三句或十餘句不等如云黃蜂細小螫人痛油麻細小炒仁香又云行路思娘留半路睦也思娘留半牀又云與娘同行江邊路却滴江水上娘身滴水一身娘未怪要憑江水作媒人布格命意另是一種以此推之則苗人跳月之歌當亦有可觀惜無人譯之者

射潮

廉州海中常有浪三口連珠而起聲若雷鼓名三口浪相傳舊有九口馬伏波射滅其六屈翁山先生有射潮歌云后羿射日落其九伏波射潮滅六口海水至今不敢騁三口連珠若怒吼人知錢王射潮而伏波射潮獨不有知者

媒竹

賭婦潭在廣東龍門縣麥溪水口相傳有二童男女戲賭各持竹一片從上流擲下云兩竹相合即成夫婦俄而果合遂成伉儷故名潭曰賭婦潭潭上竹曰媒竹翁山有詩云兩邊生竹合無痕生竹能成大婦恩潭上至今媒竹美枝枝德孝更多孫媒竹二字甚新

迷坑

廣東廣濟縣北五十里有圓嶺山多坑凡九十有九坑坑相似失道必三日乃出采薪者一相連而意不相連者也歌辭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襯之唱一句或延半刻一識其山橫亘十五里

杯酒帘

昆白朴樂圃翁乾隆丙戌進士由工部主事累官至布政使嘗作酒帘詩云送客船停楓葉岸尋春人指杏花樓都下厭傳呼為祥酒帘

綠郎紅孃

閩東女子多有犯綠郎以死男子多有犯紅孃以死者諺曰女忌綠易郎忌紅孃翁山屈氏解之曰咸之象二少憧憧則朋從其思少女之思往則綠郎之朋來少男之思往則紅孃之朋來皆婚姻不及其時情欲之感所致也

集詩讖詩

鄭袁公妹孔子曰昊天不弔節南山詩句也不慭遺一老十月之交詩句也嫋嫋在戎閔予小子詩句也說見路史發揮五此當是集詩之祖又母逝我梁四句谷風小弁凡兩見可見詩人亦相踏襲則曹孟德之呦呦鹿鳴四句其生吞活剝有以藉口矣

隋鏡

友人得隋宮鏡索詩余賦二絕云六代繁華影事徂菱花鮮彙總模糊不知大業深宮裏曾見君王好頸無當年粉黛此泥沙尚指圖樂說帝家便使隋隄明月在可能還照玉鉤斜

蠅異

嘉靖間御史三水何維柏按閩疏論嚴嵩被逮閩人哀號攀送有無數小蠅朋飛營營如泣如訴止于輿止于桎梏止于校人之衣出郭十餘里乃散抵京入獄蠅集如前見屈翁山廣東新語夫以蠅之可惡詩人譏之而示異如此可見嵩之說謂並蠅不若矣

小峨嵋

錢唐楊西明星耀於市購得一石高尺有半徑倍之質白而潤且堅起二十四峯形如束筍邱壑畢具識者曰此蜀產雪精石也蓋峨嵋之積雪凝結而成因名之曰小峨嵋楊君有詩答王漱亭云我欲游五岳欲去不去心忡忡雖無負郭之田石尤婦郎有奇書萬卷詩千筒手植海棠二十載年來作花百萬叢春紅疏花細草各有態紙窗竹屋交相通往往夢游峨嵋與天姥焉能舍郎布被涉險支枯笻峨嵋之神嘉余頗嫻散特遣一峰縮入長房之壺中壺中靈氣不可測幻出二十四尖青芙蓉昨在西蜀今吳東欲與鯨鼇爭雌雄山神或恐兩

損失不如及早歸宏農主人得之大喜散置之廣徑傍古松恍疑來自龍王宮水氣沁入雲滃滃又疑三代以前古積雪雖有扶桑烈日鍊不融偏身苔蘚青三冬獨有一峰不染如禿翁其餘衆峯環抱如屏風一峯蜿蜒起伏如游龍一峯微露圭角無尋蹤疑是排衙石羅列埋荒叢又疑吼山觀魚之奇境中央臨水萬頃涵清空此乃峨嵋分支排衙吼山之變態奇妙只可歸天工雲間王子亦好事走馬出郭遠過從相與合掌各拜倒自謂如此奇石真難遭明日寄詩煩奚童磊磊落落與願滿我豈海嶽君坡公君家飛泉之石我昔寫目殊玲瓏此亭有吳石飛泉合皆賦詩自昔宋人實無石只可譬之緣珠歸石崇世俗茫然不顧等蒿蓬石今石今吾將與沒成始終詩頗恣橫

二劉妃圖

宋高宗有二劉妃圖潘悦題詩云秋風落盡故宮槐江上芙蓉並蒂開留得君王不歸去鳳凰山下起樓臺語含諷刺而詩特清婉

沒字碑

謝太傅墓碑無字偉績豐功不勝記也秦太師墓碑無字織德醜行不屑書也（無一執筆者見命德部諷章據此增入）（增死詔褒神道碑士大夫）

同一事而相隔天淵若此又秦檜墓地今俗名狗葬村

集慶寺

寺在雲隱寺之東宋理宗閔貴妃杏火院也初建時貴妃父良臣欲伐材靈隱以供屋材僧元肇號淮海作詩曰不為我松拂袂荅祇緣山色四時青老僧不許移松去留與西湖作畫屏詩徹于上遂命勿伐寺自宋至本朝香火極盛與雲林相埒相傳二十八諸天首中各有寶珠一粒乾隆中為一海賈人取去自是山門頓衰今惟斷垣四面古佛一龕而已

十五魁巷

十五魁巷宋名石烏龜巷有寶奎寺宋相葛國重書年已八袠治第作上梁文云有周有沼聊為卒歲之謀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見齊東野語

普中反切

唐張紹為工部尚書奏事俯首代宗而卒相累旬無耗忽夜夢有人云住泗州相船而尋繯不解外甥李通禮賀曰舅作相矣任調及詣是領甜餳甜無逝甘菜獨為珍味珍樂久語即郤名見也俄而白麻果下見誰用弱集異記此等圖蒙真是耳食所思

一把雪一把魂

劉氏妒婦津人人知之唐張泌妝樓記云並州有妒女泉婦人靚妝彩服至其地必興雲雨云是介之推娣則真無稽之談矣

三敬仲

齊高傒謚敬仲公子完謚敬仲管夷吾謚敬仲三人同謚蓋皆小心謹慎不矜才使氣者然而卒成伯業九合一匡諸葛自比管仲其出師表云先帝以臣謹慎故託臣以大事臨古來成大事者未有不本於謹慎者也

一公在乾侯

左氏解經惟鄭伯克段于鄢數語如老吏斷獄字字風霜其他則長于敘事而略于詮義至公在乾侯兩傳尤屬差謬昭公由齊而居鄆鄆濱而適乾侯鄆魯地也於鄆言居者明不安其居也此通君之勢也乾侯非魯地也於乾侯言在者明以為如不在也此無君之心也誰尸其位誰奪其權一字之誅嚴於斧鉞而左氏乃曲為之解一則曰非公且徵過也再則曰言不能外內也三則曰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於魯侯前三尺之條為李猱開一面之網長亂幾倫孰大於是且安見三十二年之公在乾侯為不能外內三十三年之公在乾侯為不能用其人乎然則左氏之說第回護其所作之傳而已烏足以言解經也哉

生壙死軒

古今人多有營生壙者。余曰可對死軒。宋畢少董名良史。名所居之室曰死軒。以所服用皆上古壙中之物也。見研北雜志。

古今異俗

成化杭州府志。言杭城餘杭門在北。不得出居人之柩。今則移而至于候潮門矣。又言居人多于天竺祈夢。求功名者尤甚。今則移而至于忠肅廟矣。（案餘杭門即武林門也）

鐵槍

王彥章號王鐵槍。今其蹟猶存。又舊五代史王敬堯傳。能用鐵槍。重三十斤。是另一王鐵槍也。宋史紀事。李全能運鐵槍。號李鐵槍。嘉慶中阮芸臺協揆撫浙時。海氛不靖。有張永祥者。英勇過人。號張鐵槍。協揆之治盜也。多資其力。後屠琴隖太守。倅宰儀徵。協揆以此人薦之。故太守之緝捕。有聲于江南。

詩家

陶篁村先生自訂詩稿。畢其不入選者。以石匣藏而瘞之。名曰詩冢。秦人題詠。山舟學士有句云。未必見投皆苦海。公然藏拙亦名山。

以宋比周

陳乎勿軒集。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運升降之會。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香山黃宗羲論學云。前之三代。由夏歷殷而文成于周。後之三代。由漢歷唐而文成于宋。名理醇粹。周宋其齊軌乎。方正學詩云。前宋文章配兩周。以宋比周。三公之見略同。

黎女

黎人婦女面涅花卉蟲蛾之屬。號繡面女。其繡面非以為美。凡黎女將欲字人。各諗己妍媸而擇配。心各悅服。男始為女紋面。一如其祖所刺之式。毫不敢訛。自謂死後恐祖宗不識也。又先受聘財。臨嫁先一夕。乃繡面。其花樣皆男家所與。以為記號。使之不得再嫁。古所謂雕題是也。

廚娘

廖瑩中江行雜錄。言京都中下戶。生女長成。隨其姿質。教以技藝。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鍼綫人。堂前人。劇雜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廚娘等級。就中廚娘最為下色。然非極富貴家不可用。蓋以其糜費也。大約此風後來不行於浙江。而行于江南。明季當辟疆廢事正多。何必作此卽板文字。以啓突兀。若爾若爾。以此卜修短。或恐未必然。夫子曰。子木訥似仁。令狐楚年未盈四十。而亦為

戲劇所謂湯棣稍者是。則湯勤者。來樓之鬼也。其他比比指不勝屈。此輩炫人。往往創為不經之論。而言彝器則必商周。言碑版則必秦漢。言字畫則必晉唐。喪志耗財。莫此為甚。謂之曰鬼。其實並鬼不若也。或曰若輩所售。皆前代手筆。及邱壠中物。非人器也。鬼器也。故謂之鬼於義亦通。

蟲達印

昨歲游湖上。汪小米攜示小玉印一方。上鐫蟲達二字云。一揚州人藏之。寄索題詠者。紫蟲達係漢高功臣。亦封列侯。然漢書一見而外。他無可考。倘來名士鉅公。其手澤流傳。或膺真紫已充棟。固無此極閒極冷之人。造為古趣以誘重價。使人諗其萬萬無作偽之理。而不知其正以作偽也。山鬼伎倆。一何可笑。

高鬟樓

惲在邨時錢清高鬟樓先生。以自輓詩及告存詩寄徵。先君題詠甚富。訪問老人。例也。葉師何星橋夫子嫗。謂余曰。鬟樓殆將死矣。余作而對曰。此等風流本不可有二。如文人游戲。厥事正多。何必作此卽板文字。以啓突兀。若爾若爾。以此卜修短。或恐未必然。夫子曰。子木訥似仁。令狐楚年未盈四十。而亦為

此尤趙孟兆能久爭俄而梁亡

相仁

醫山總之橫翠江上似溫太真之擊楫中流顧有義勇祖逖之渡淮平原之定讞伐金似周公瑾之力制降魏顧有分疏孫策之手繕諸葛疏頗有忠藎資秋壑之書似朱晦翁之跋儲章句頗有道學氣焉黃陽之半壁宜歌似文信國之故鄉聲伎頗有家

過氛然而非其人則諺以千里矣

加島

今杭俗飲于酒肆令當壚換酒遂曰加島報耐得翁都城紀勝酒樓名為山一山二山三牌額寫過山謂酒力萬遠也

問宅詩

余因先人官事寓淵頭南賢鎮家山益生恫悔故鄉人士流寓於此者酒邊談次以余住宅為問因成七絕答之六花市聲濃井字樓竹竿長巷巷迴頭到門卻請君回首湖上青山點點

西樵欸乃集　卷六　十二

點秋當日先臣綠野堂文莊既貴始而今零落勝荒莊試從和合橋頭望望見儂家薛荔牆

宅中植四面皆藤近更養地長出牆外木瓜香過木樨生桂七株皆百餘年物也

山堂外事對門有客淚縱橫空江一箇商人婦傳到而今年裙屐樂何如瓶花紫竹都無恙幾簡兒孫詩舊書

花草平泉舊有名閒說玉樹後庭前樹葉尺長蝉丁龍泓最金烏門最踏兒生月課訓杜不刪暴飲花齋名梁竹山房瓶花齋又集先生齋名也

花記最名樹記牌雲林片石薛浪埋山角學士性杜愛花凡前題以待家居曰讀山館其山乃一況姓名子所增者

至今門外行人過猶指

聚陽書舍齋泖宋庭院極清幽我祖當年著作樓插架尚餘數百種在何人更續齋春秋

府君著太極一書未見而歿其分八門分別名稿得一門耳

青青三徑叢情舉北轍南帆絕可憐為語故鄉知已道江湖

憶昨十三年屢從簡餘閒一區有松有竹有粉榆這回歸卧柴門去添種梅花一百株

鄉試命題

泰誓鄒魯倒不出大學道以其不利也廣東新語一則云近人稱廣東為嶺南攷唐分天下為十道其曰嶺南道合粵東西及安南國而言宋則分廣東為廣南東路廣西為廣南西路今概曰嶺南則未知其為東乎為西乎且昭代亦分廣東為嶺南三

注疏經一章其理有不可解者

曾點

柳子季札子之觀樂點倚其門而歌詠言點係門人最賢與故而發此狂歸必當時居喪無

道矣專言嶺而不及海馬廉雷二州為海北道瓊州為海南道矣專言海而不及嶺馬今徒曰嶺南則一分巡使者所轄已耳且廣東之地天下當以嶺海兼稱今言嶺則遺海言海則遺嶺將稱陶唐之南交乎周之南粵乎漢之南越乎吳晉之交廣乎是皆非今日四封之所至也凡為書必明乎書法生乎唐則書嶺南生乎宋則書廣南東路生乎昭代則書廣東此著述之體也尊制正名以合乎開史道端在是此言可以為法

女侯

漢陰安侯高帝伯兄妻邱嫂也臨光侯樊伉母呂嬃也婦人封侯始見於此

九折臂

左傳曰三折肱知為良醫楚詞惜誦章九折臂而成醫兮蓋文異而義則同也

少君

左傳從我而朝少君外祖汪秋御先生編祖曰少君即小君猶小卿為少卿昭十三小寢為少寢廿六之類杜氏世族譜以少君為南子號非也案編祖有祖母之心故稱父之事亦業祖也

丁鶴年

宏治中四川周洪謨泊舟邗江夜夢一人曰吾子前身也姓丁號友鶴山人家維揚後周官所謂身外身耶

縣郡

漢書地理志始皇既封建而為郡縣顧氏日知錄據引左傳國策史記以駁之為郡縣不始於始皇不知當時諸侯私立郡縣大國有之小國則不至皆天下而為郡縣何嘗不始於始皇不過其名不自秦始耳不然班氏豈不讀古書者耶春秋莊二十二年傳陳人殺其大子免而立其弟林父注大子死未成君之名故稱陳人殺其大子免而立其弟林父之文陳則書其國如己氏矣

老伯

今人於父執奉稱老伯鄒氏漢春濤先生來松則必比較年歲長於父者曰老伯少於父者曰老叔截然不可紊也晉宋元章與人一帖云承借騰鼠其人不名自稱曰張大伯是何老物欲為人父之兄若為大叔猶之可也記此以博一哂

左氏鍼砭

左傳二十五年傳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郤人平於我十二月溫子洮修卿之好且及莒平也晉人問原守于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脈原正說趙衰當為原大夫之由也錯簡在下耳見禹鄭王伯中師經義述聞

左氏劇解

桓五年傳王亦能軍杜注雖身收軍僅猶脫而不免故言能軍師解曰王已傷矣尚安能軍正與此同若作亦字於上下文義相隔閡矣莊十四年傳發人出伯父無衷言杜注衷言無納我之言師述庭訓曰衷言謂不通內言于外也衷二十六年傳衛獻公使讓太叔文子曰寡人洎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猶不在寡人寡人怨矣對曰臣不能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也不通內外之言即所謂無衷言僖九年傳以是貶諸孤杜注曰言其幼稚歟諸子縣於顧命人杜解補正曰貶小也惠定宇補注曰呂忱字林曰貶小兒笑也師解之曰杜以貶為縣貶諸為諸子以是縣貶諸子孤斯為不詞矣文選養如賦注引字林始孩李善注廣雅貶小也孤小兒笑也俗本脫一孩字惠遂以貶為小兒笑其失也

甚矣顧訓詁為小是也但未解諸字今案諸即者字也諸者古字通部詩牡曰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諸遠人乎或諸即或者爾雅釋魚前弁諸果後弁諸猶諸亦者也貶諸孤猶言嘉者陽耳周語此義

僖三十二年傳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杜注以其深險故師可收爾骨也公羊傳百里子與蹇叔子哭而送其子戒之曰爾即死必于殽之巖巖吾將尸爾焉呂氏春秋悔過篇蹇叔謂其子曰女死不于南方之岸必于北方之岸為吾尸汝之焉皆其證也宣十二年傳違大夫指木謂其二子曰尸汝于是事與相類宣十一年傳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杜注楚大夫縣尹皆僭稱公師解之曰縣公猶縣尹與公侯之公不同如謂楚僭稱王其臣僭稱公則楚貴官無如今尹司馬何皆不僭而僭者反在縣大夫乎襄二十五年傳齊侯使慶封盟高厚于大公之廟杜注慶封齊邑大夫亦稱公則非僭可知也不然則公專于侯齊君但稱侯而臣乃僭公乎成三年傳荀鍼之在楚也鄭商人有將置諸褚中以出注疏不言秫為何物師解曰褚裝衣也篇褚衣之槖也鍼之注曰褚囊也吕氏春秋樂成篇作于盧貯之褚可裝衣亦可裝物說文囷惰也又曰惰載米也繫傳曰囷囊也莊子至樂篇褚小者不可以懷大賈子春秋篇曰囊漏貯中

通俗文曰裝衣曰衬則褚衬貯好並字異義同褚可裝物亦可裝人故商人欲寘褚中以出也哀六年公羊傳陳乞以巨囊載公子陽生事與此類成十六年傳韓之戰惠公不振旅歸之役先軫不反命郤之師荀伯不復從杜注林父奔走不復故道釋文從徐子容反或如字師還振旅訓曰杜言不復故道故徐讀為蹤蹟之蹤若讀如字則不復從之下須加故道二字我始明白且林父兵敗而歸未必不由故道也從蓋徒字之誤郤之敗舟中之指可掬則從衆之不反者多矣故曰不復徒三句相對為文晉語作郤之役三軍不整旅亦指徒衆而言此以上七則並詳經義述聞竊愛其創解謹節錄而恭識之

梅花詩

山谷云歐陽公極賞林和靖梅花詩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而不知和靖別有一聯云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何以棄此賞彼文章大概亦如女色好惡止繫于人說見苕溪漁隱叢話細玩二聯各有妙處然今人但膾炙前二句而不及後二句何也

詠鶯詩

曾見詠鶯詩二句云調成天上中和曲奏出人間富貴家甚新惜不知為何人所作

胎生

世傳鸛胎生非胎生也惟鸛鶴有卵非胎生見抱朴子及本草

秋香

唐解元楠婢秋香事小說家多豔稱之案南京舊院妓有秋香後從良有舊相識求見以扇畫柳枝詩拒之云昔日章臺舞細腰任君攀折舊枝條如今寫入丹青裏不許東風再動搖見梅小余青況亦花記秋山有題秋香使面詩云見玉搖銀小扇圖五雲樓閣女仙居行間者題秋香字如此成都薛校書是蓋又一秋香也

黃夫人王夫人

唐張說被棲記云洛天人其父太師其舅張河東其夫張延賞其子宏靖其壻寶參婦人之貴無與比者說又有識之則其卓鑒又有覺絕千古者非學富中外史記得長信昭陽之事主司上聞俄亦賜死其氣節亦高出乃夫一等

紈扇朱穉一夕捐松楸今屬野人田可憐委骨埋香日已是殘山賸水年此地猶傳有響鈴絕勝寒瓊拾幽草西陵夜夜哭冬青

温銅刀

漆其鞘以銅飾之銅其莖以銀鏤之莖得周尺七寸六分弱身長三其莖而微不逮焉冬月握莖不寒故名温銅傳為明戎政尚書陸公完學遺物思陵賜也沒南許大令元基藏之

蝴蝶會

今同人攜酒一壺有二碟醵飲名之曰蝴蝶會匪僅諧聲亦以象形也頗雅可入吟詩

朱錦山

錦山烏程人能摹二十四種樂器于前以手口及頭足動之皆中節又能奏各種曲間以拗戾聲亦臻其妙自言嘗給事故相邸中敗後辭去復還吳中以素業餬口云近廣東亦有所謂鑼鼓三者正謂與之相類

李笠翁墓

笠翁晚年卜築于杭州雲居山東麓緣山搆屋名曰層圓卒葬于方家峪九曜山之陽錢唐令梁允植題其碣曰湖上笠翁之墓曰久就圮仁和趙寬夫坦命守冢人沈德昭修築之復

樹故碣且俾為券藏于家可謂風雅好事者矣

燕臺小樂府

京師看靡甲于天下而詐偽亦甲于天下余嘗作燕臺小樂府五首艷體伶云軟紅十丈春風酣不重美女重美男宛轉歌喉裊金縷美男妝成如美女樓臺十二醉春風過午花梢日影紅此際香車來陌巷此時脫管出簾櫳簾櫳掩映嬌妝束場屋頻頻滾絃索須臾花枝照眼明飛上九天歌一聲歌聲未罷掀聲滿就中誰得秋波轉曲罷翩然下坐旁猶留粉黛與脂香憑將眉語通心語好把歌場換酒場酒樓攜得人如玉自占藏春最高閣閒泛鵝兒弄清尊不容鸚母窺簾幙承顏伺色再聰明射覆藏鉤靡不精欲即偏離拋又近若無情處動人情情多不及黃金貴幾束吳綾謀一醉營裏溫柔鏡裏人甘心竟為他憔悴憔悴青衫濕已闌一鞭又跨別人鞍試看花底春宮活誰念車傍范叔寒膠膚董云世間何者為古物尺五青天一明月世間何者為真蠻日星河嶽賢聖經彼食肉者何倡父以假作真新作古送使市井售利徒竊極妝點相欺誣先秦銅鼎漢玉罍阿房宮甄未央瓦李斯古篆右軍書載嵩老牛韓幹馬湘簾裴几清絕塵一一帖妥而橫陳若者商周若盛夏平視羣材高梁倘吁嗟乎我生已後三千年眼光那及前人前矧乃寶物出非偶鬼護神呵妖魅守書言用器惟求新當王者貴物最珍藏望以前瓦與石縱在人間何足惜君不見貧兒乞食魯解嘲原憲之杖顏回瓢又不見奇珍從古無世毒玉璽而今已非舊跑熱車云雷聲喜喜長安街九達大路揚塵竇忽然到眼疾如駛奇胎之車飛而來車中之人美如玉錦帶吳鉤新結束車旁之僕秀且明窄襟禿袖雙貂纓執鞭者如齊越石意氣驕人殊自得此時可有閶門妻窺見夫郎好顏色試問輪蹄為底忙來從何處去何方邯鄲城劇鎮日笙歌喧不絕錦上繁花火裏蛾此車亦復因人熱熱場熱客自營營冷眼看他機穢行直為炎官效奔走非關汗馬博功名緇塵我亦驅馳客俄車代步聊棲息相看肥馬氣揚揚自笑裘驢行得得若風從若雲從騁而先者毛羽豐真不愧車如流水馬如龍為雖口為牛後跂而及者牛馬走未免數車如雞棲馬如狗花局子云李桃應候開無差烘而出之名唐花先時者珍後時賓開在當時轉如草挽回造化信有之斲削元氣良由斯同根相煎何太急阿奴火攻出下策不須鶉鼓搥春風頃刻千紅萬紫雲雕鞍錦幛重重京師女兒美如玉最妙芳齡十五六眼波秋水黛春山灼灼花枝鮮耀日頗有難恨夜憐陳暖炕薰籠慰體頻人亦如花嬌養法蕊珠烘透十分春容顏轉眼渾非儻玉骨香愁可憐瘦自是英華早發舒面痕容易觀何難知玆弱力植無多雨妒霜欺可余何緣

有十五金步障難留隔歲玉枝柯世人看花惜花少花若有知應亦惱不若移根冷處栽自開自落年年好豈知好景發年年爭得非時競逞妍若使名花都有壽何人肯費看錢八角鼓二十條花奴擊歌舞新聲乃有八角鼓一木一扇一瓢色色演說亡是菴子虛烏有中生實無生有別是人間一談數操成北地土風音生就東風滑稽口有時按曲蘇崑生有時說書柳敬亭有時都隆作蠻語有時公治通鳥聲有時學雙聲旋空擲公猴大嬉舞劒器有時累丸掷空中痴癡丈人承蜩功須臾座中響絃索引上雛兒一雙玉不習黎園舊譜譽自調翁部新翻曲曲逸人物倫風流燕樣身材鶯穀喉入局先輸錢買笑當筵又賣錦纏頭眼波眉語通消息別有溫柔抽不得巧譴新諧俗有情穆歌魅舞都無色由來此戲五方同不及京師技旅工此業亦須官樣好馬伶無怪客嚴公

管杏花

史文清公館課庶常以春日即事命題管水初一湜詩中一聯云雨三點雨逢寒食廿四番風到杏花史公擊節人因呼之曰管杏花

鐵馬

厲鐵曰鐵馬向不解馬字之義偶閱唐馮贄南部烟花記臨池觀竹既枯后每思其警帝為曾見明王文成與父太宰公書名上亦書姓蓋當時風尚使然今若效之便譁然矣

馬閘子

今人以皮為交琳名馬閘子官長多以自隨以使于取絜也按唐明皇作逍遙座遊行攜之如摺疊椅狹即此之椎輿歟

陽明之學

王文成公功業彪炳卓然為一代之冠惟以良知揭天下稍累焉有明之天下不亡于流賊而亡于陽明是何言歟黃黎州云今之談陽明之學者猶之散于萬象山陽明者以晦翁為之主非猶豪奴之慢賓客猶大之逐行人斯言真刻酷矣

笨磬同音

沈无咎字子蓋烏程人少工詩性疏傲嘗以鬻漁為業所居有漁莊故許得魚則跋足入市

所需值不二言。又善結緣珠為贈。挾燈赴廣陵求售。一日過某商門。商素聞其名。還其燈以白金一錠為贈。元夕大怒。妻金于地曰。若較價值。吾不忤汝。毀其燈不顧而去。客武進一時士夫多與之交。其詩名實花。女子沙。朝武進呂氏侍兒也。字蕉窗。亦能詩。見九符詩而好之。因題四律以示无咎。洎聘為妾。於是朝詩益進。沒以所酬唱者合刻之。名曰笙磬同音。

沽盂子

明陳白沙以學為舉。倡其學一宗濂洛。養進士麟者。始見白沙曰。吾聞人多矣。如陳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始非人也。人問之。輒曰沽盂子。沽盂子云。白沙初應聘至省。觀者數千萬人。圖其貌者以百數。計井市婦孺皆稱為陳道統。入京授翰林院檢討。以養母還山不仕。憲廟升遐哀詔至。先生賦詩云。三向白雲裏。雙垂青玉巾。又云拄地撐天吾亦有。一莖青玉過眉長。又云雨晴雪霽香斛捐了。賽鬧花間木屐花。其風流如此。白沙弟子六百餘人。以林緑熙光為最。白沙沒後。湛文簡哭祀之於禺山嶽麓精舍。其後文簡卒。閔以配享焉。

不倒翁

趙雲松觀察作不倒翁詩。欲用黃胖春游四字。而未得其對。明日方洽。忽憶白題胡舞。真絶對也。喜而一躍。浴盆頓破。

不能詩

世傳曾子固不能詩。非不能也。不過稍遜於文耳。唐張道古名畋。博學善古文。讀書萬卷。而不好為詩。曾在張梵夢座上。時久旱。忽大雨。衆賓詠之。道古最後方成絶句曰。元陽今已久。喜雨自雲傾。一點不斜去。極多時下成。此則真不能詩者矣。事見唐張薦耳目記。

六和塔

吾杭江干開化寺塔。曰六和塔。開寶三年。智覺禪師延壽始于錢氏南果園開山建塔。後廢。宋紹興二十六年。僧智雲重建。案四朝聞見錄。衛涇字清叔。自僉樞奉祠。而不入國門。翱翔于江上六合塔。又宋藝圃集。李流有六合塔詩。然則和者合之轉音。今北人口音呼合如和字。俗傳六和塔。像元僧楊璉真伽衰宋陵骨而成。實非也。衰骨之塔。曰鎮南塔。俗呼一瓶塔。又曰白塔。吳僧白塔寺詩所謂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即此詩也。案清江集穆陵行云。江頭白塔今不見。則鎮南塔自明初已剗去之矣。又江月松風集白塔詩。宋宮傳自唐朝寺。白塔崔嵬殿前。則在大內。是又一白塔也。

姬姜被難

宋共姬待姆不至而死于火。楚貞姜待舟不至而死于水。婦人之義。守禮大於避害。二夫人之事相同。皆能人之所難能者也。後之議者。謂其知守經而不知達權。誤矣。

名之顯晦不同

郭翼雲麓漫筆記。張俊有愛姬張穠。乃錢唐妓。頗涉書史。拓鼻之役。俊發書囑以家事。姬引霍去病趙雲以堅其心。俊以其書繳奏。上覽書獎諭。張韓皆中興名將。皆有奇女子。又皆出微賤。亦奇矣。施耒執北窗炙課。錢唐兩處士。林和靖居孤山。徐沖晦居萬松嶺。夾湖相望。徐之孫忉猶守故廬。語人曰。先祖有言。子孫世世勿離錢唐。永無兵燹。先生名逸。號沖晦。今人但知林和靖。而不及沖晦。盛稱梁紅玉。而不及張穠。亦有幸有不幸也。

王墳豆

九疊山下有隙地。馬相傳是明昌化伯邵林墓域。林為孝惠太后之父。舊稱邵皇親墳。杭人譌為邵王墳。其地產饅豆甚佳。俗呼王墳豆。此可與東陵瓜同作邵氏典故。

鷓鴣米

漁洋山人居易錄。七陽江少宰倓赴一中官請設飯。止半盂。而香滑異常。問米所從出。云四川以歲例迎貢者。米生于鷓鴣尾尾止二粒。敢出放去。求年則更取之。其事甚異。先伯祖諫庵先生有鷓鴣米歌云。鷓鴣鷓鴣吾問倆。倆何不學雄雞自斷尾。中二粒米鷓鴣向我鳴。剉朝請對以臆知是不。白鷺線青鳳表鸞。助文采。山林搜捕遭危殆。可憐更有觸網雞。燔炙前窠調鼎鼐。堂若米自尾中生。不勞播穀頻催耕。各以二粒充玉食。香浮突過長腰秔。但使年年來去無羈縶。予尾脩脩子亦樂。

諱

書傳之論諱。然亦有不可通者。先伯祖有與盧抱經學士論諱書及書諱辨後二篇。極賅博精核。爰敬錄之。書云。仲米辱書。是前月十日所發。昆陵至杭僅六百里。奚遲滯如此。承示古人生不辟名。卒哭乃諱。引據精核。先生之論詳矣。然竊有疑焉。即以天子諸侯言之。周襄王名鄭。而不聞鄭國改封。魯廢具敖二山。而有公孫敖。衛襄公名惡。而其後有大夫齊惡。何以不諱。齊有昭公。而其兄孝公名昭。宋有成公。其孫平公名成。舉諡則犯名。諱名則廢諡。宜何如。諱且有子孫與其先世同名者。高圉之父名辟方。而孝王名辟方。厲王名胡。而僖王名胡。齊惠公名元。而靈公名元。秦皇鄭武公名掘突。而厲公名突。秦文侯名申。而昭侯名申。杞桓

公名始容而文公名益始莒渠邱公名朱而犂比公名買朱鉏若夫武王一代之宗也而衛有公叔發鄭有公子發伯禽不祧之君也而有柳下惠展禽玆與期莒之祖也而後世有玆平公及展喜庚與季勝趙之祖也而春秋有趙勝戰國有公子勝平原君亦名勝陳完田齊之始祖也而陳成子有凡曰完凡此豈得援舍故諱新之例以為詞耶又有以祖父之名為氏如杜氏族譜鄭氏族譜所載者則祖宗之名世世不可復諱亦不必入門而問矣是皆愚昧所未解顧先生再誨之書後云舊唐書識退之諱辨紕謬豈以季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耶王觀國學林引唐人康駢劇談錄曰元徵之以明經擢第願結交李賀執贄造門賀覽刺不答徵之數情而退後登要路因指賀祖名進不合應進士舉遂致輟輶乃知毀賀者徵之也惟稱祖諱進與言父晉肅異然退之頗有誤處史記天官書氣來舉而猶車通轂氏集解謂車通避漢武帝則不諱轍之說恐非杜上聲度去聲杜度二字不同音（杜度見前書衛恒傳）（非杜撰字也）治天下之治平聲非去聲且犯高宗正諱即憲宗時高廟已祧不諱而諱辨中似不宜見此字曾子父名點不名蔵字文化及逆黨益秉隋書煬帝紀唐書竇建德傳並非盜景以秉與禹同音而改之李林甫上御定月令表璠璵玉衡以璠與基同音而改之則不諱游勢秉機之語殊未盡然益唐俗重諱自天子迄士大夫家雖二名亦避之其弊至於父名樂終身不聽絲竹不游觀仍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跌浪之此雖始借以諷世歟空同答李東野語引諱辨云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陽王名長發有修短之目不聞布帛為布帊腎腸為腎脩令文無之此乃顏氏家訓風操篇語并陽老人誤以為韓文也

解經可咲

羣儒羽翼經傳而間有極可笑者桓六年經書實來杜注謂承上五年冬州公如曹故曰實來此解原屬牽強益從閻文之說為是而家氏鉞翁引子反實來為證以為天王使人下聘妙論聖人不作此庾詞隱語且作經未成而反引未來之傳以為註解有是理乎襄二年葬小君齊姜九年葬小君穆姜左氏以齊姜為成公夫人穆姜為宣公夫人傳文甚明公羊獨疑具詞曰齊姜與穆姜則未知其為成夫人歟宣夫人歟而何休直以齊姜為宣夫人疏申之云何氏以齊姜先薨多見為姑穆姜後卒理宜為婦夫姑後婦歿婦先姑逝亦修短之數有何定例耶此二段解經殊屬可笑又曾定公世不書薨後引仙傳以為服五如皮致不死羊舌大夫以盜獻羊埋頭事發拥舌為證因而得姓可謂不經之談

封神演義

封神演義一書可謂誕且妄矣然亦有所本舊唐書禮樂志引六韜云武王伐紂雪深丈餘

遭神兵李志陳啓興聖尼法澄銘曰遷化見唐宣化寺尼見行塔銘曰法願誌銘僧卒曰遷化見禪道安禪師塔記及僧維新等總幢曰示滅見劉禹錫牛頭山融大師新塔記

徒法無益

周書酒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飲酒之棄何至其嚴如此益其時朝歌化紂之俗酗酒太甚故特設厲禁以止之所謂刑亂國用重法也明洪武初定例及吸烟者枷一月吸烟草本出于外域可見當日亦以此為酷虐故立法如此之峻而今則人易犯而戶設無戒烟草本出于外域可見當日亦以此為酷虐故立法如此之峻而今則人易犯而戶杭奇泉縣謂鴉片之禁近日愈嚴而行愈廢余謂不及十年必至人人吸之如水於是抓而後止地曰產其戕生之物而天亦不能不降其好生之心哀哉

孔子刪詩

阮亭居寇池北偶談謂孔子正樂而並未刪詩其論云論語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家語對哀公問郊亦曰臣聞誦詩三百不可以一獻知古詩本有三百左氏列國卿大夫燕饗賦詩率皆三百篇中多在孔氏之前其非夫子刪定了然可見然其說亦有未可盡通者如芣苢河水新宮維之柔矣等篇獨非賦詩也必今則全篇逸亡其他

素以為細今一句唐棣之華四句見於論語北云詩多二句周道挺挺四句祈招之愔愔六句見於左傳皆古有先正五句見于小戴記緇衣篇後在在藻六句見于大戴記用兵篇國有大命三句見于荀子臣道篇至南陔等六篇有笙無詞篇首亦然則謂三百篇外絕無删者耶

虮蚤

禮器不虮蚤舊注訓虮為快謂祭不以蚤為快也其說殊屬晦澀杭堇浦太史世胄纘禮記集說引歸安鄭氏曰此言臨祭之時柚其機敏不敢搔爬所謂手容恭也蚤與搔古字通耳似較舊說于義為長

韓公帕蘇公笠

廣東湖州婦女出行則以皁布丈餘蒙頭自首以下雙垂至膝時或兩手翕張其布以視人狀甚可怖名曰文公帕昌黎遷潮也惠州嘉應婦女多戴笠周圍綴以綢帛以遮風日名曰蘇公笠眉山遺製也二物甚韻

毛詩酒令

向在友人家小飲行一酒令須四言毛詩二句合成一花要並頭並蒂連理如宜爾子孫男子之祥隱其男此並頭花也鳧彼四牡騤騤如渥丹隱其牡丹此並蒂花也不以其長春日遲遲隱其春此連理花也此令甚新

孟子始尊伊尹

孟子稱伊尹之任稱伊尹之志論伊尹之出處明伊尹之見道統七篇之中屢屢言之而孔子口中絕未論及砌野之師桐宮之放事為其服功罪俱難言之也聖人之意深矣

水晶

古人之言有未可盡信有格古要論及劉侗父似云水晶為千年之冰然此物出于廣東潮州潮州烏得有冰且有黃晶紫晶綠晶茶晶墨晶發晶之別其非冰也明矣考錢圓山戴記載政和間伊陽太和山崩裂出水晶則北石中所產無疑又案劉侗父與一弁同庚偶言及水晶係是何物侗父曰不過多年堅冰耳冰與弁同音益戲語也本不可以為據

市井食單

猪耳朵名曰俏兒家猪大腸名曰佛孔猪腎鮮人市井食單名色

殿寺額名

殿名多取堂皇冠冕字樣而光武洛陽有郁飛殿見七修類稿寺名多取安禪祈福字樣而蜀中成都有相思寺見香祖筆記

念珠鐘聲

念珠名牟尼珠庶物異名疏梵語鉢塞此名數珠乃引接下根眾東修會之具也瓦釜漫記念珠凡一百零八枝益取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準一歲之義其曰天罡地煞者荒唐之言也鐘聲一百零八下者亦取此義而擊之準各處小有不同杭州歌云前發三十六中發三十六聲急通共一百八聲急緩與歌云緊十八慢十八六偏湊成一百八台州歌云前擊七後擊八中間十八徐徐發史兼臨後擊三聲三通共成一百八

和尚破掌

人餓將心大師雖子若干枚師大吞咽作偈曰混沌乾坤一般包也無皮骨也無毛老僧將錯西天去兜在人間受一刀是大慈悲大解脫發嚴忠攻渝見硯山和尚強之食肉師曰公

聚珍版

沈存中云。慶曆中。有舉活字為法者。予疑版印書。歲久則字有高下。不若一字一印。每印一字。皆平正緻密。不若用膠泥燒成。武英殿聚珍版。自以銅為木之後。近聞亦多散失。頃廣東新製活字版一付。以黃楊堅木為之。現已有二萬餘字。隨時增益。大約至五六萬字。可以足用。然石本闌修。曾幼士剞劂。鉅觀也。

俳劇

宋時大內小詩俳伶。以時事入科諢。作為戲笑。蓋兼以廣察輿情也。蔡攸當國。和議既成。無意邊事。其中都廢院。實其巢穴。立買曲相。何棄托首安于椅側。迎還二聖。意又檢一日于朝堂假寐。誤墜其中。都廢院

康公得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人後為相四遷皆在熙甯中。蘇子容輓云。三登慶曆三人第。四入熙甯四輔中。此則的是輓賻之體矣。

硬記

小兒續書勉強背誦。名曰硬記。亦可謂之熱記。見葉夢得避暑錄話。

縮骨癆

葛水生姑丈以病瘵卒。身首漸小。醫者云。此名縮骨癆。其病罕聞。按宋彭乘墨客揮犀載呂縮叔以和制誥知潁州。忽得疾。但縮小。臨終僅如小兒。此其是歟。

燒香

尚書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又柴望大告武成。柴。祭名。放之禮。焚柴泰壇。周禮升煙燔牲首。則尤祭前燔柴升煙之義。初無所謂燒香之說也。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近人崇釋氏。多好用香。蓋西方出香。釋氏動輒焚香以示潔。道家亦然。今人祀社稷。祭夫子。于迎神之後。奠幣之前。行三上香禮。郡邑或有之。朝廷則無。是宋時猶存古也。今則又不然矣。

王荊公

公父居樞要。有諫官言。公宅枕乾剛。貌類藝祖。公上疏請罪云。宅枕乾剛。乃朝廷所賜。貌類藝祖。乃父母所生。仁廟嘉納此官。直是沒得說。夫安石弊政。何不可劾。而乃言及此耶。

年書宋樂大心出奔書宋公子地奔陳。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宋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十四年書衛趙陽出奔宋。齊侯宋公會于洮。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十五年書鄭罕達帥師伐宋。俱直書不諱。何獨于隱而異之。若云隱為首公。亦諱始祖之意。則記載之文。宜歸一例。閔元年書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襄六年杞伯姑容卒。昭六年杞伯益姑卒。哀三年齊國夏石曼姑帥師侵我。何又不諱也。杜注云。蔑姑蔑一地而二名。何必更為穿鑿耶。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

鐘鼎款識應來甫纂

古今人比擬

明穆文韶孔昭以緜比王安石。其論曰緜名重。安石亦名重。緜圮族。安石亦圮族。緜溷汨。安石亦溷汨。緜志在平水土而有害無利。安石志在謀富庶而亦有害無利。哀前祿大令以劉石亦泄汨緜志在平水土而有害無利安石志在謀富庶而亦有害無利。哀前祿大令以劉後主比魏桓公。其論曰。桓公庸主也。禪亦庸主也。然桓公雖嬖易牙豎刁等。而獨信任管仲。後主雖寵中官黃皓等。而獨信任武侯。卒不使二人為羣小所蔽也。先伯机諫庵公以周宣王比唐元宗。論曰。宣王之興。元宗亦中興。而末路皆不振。宣王東攻以下。皆頌揚之詩。祈父以下。皆刺之作。元宗開元以前。姚宋相而治。天寶以後。楊李相而亂。蓋有英武之才。以始其始。而無沈厚之德。以持其終也。此等比擬。俱極貼切。

陳三元

桂林相國陳文恭公。世居橫山邨。築培遠堂。嘉慶丙子相第不戒於火。五世孫詰臣守敬奔告解元。嘗為狀元名繼昌。遂改名。以庚辰領會狀。年甫三十。前明正德二年。有雲南按察司副使包裕。遊退珠岩詩刻云。岩中石合狀元儀。此語分明自昔聞。巢鳳山鍾王世則。飛鸞峰毓趙觀文。應知奎聚開。昌運會見臚傳現慶雲。天子聖神賢詰出。廟廊繼步策華勳。後四句預解元。嘗為狀元名繼昌。遂改名。以庚辰領會狀。年甫三十。前明正德二年。有雲南按察司副使包裕。遊退珠岩詩刻云。岩中石合狀元儀。此語分明自昔聞。巢鳳山鍾王世則。飛鸞峰毓趙觀文。應知奎聚開。昌運會見臚傳現慶雲。天子聖神賢詰出。廟廊繼步策華勳。後四句預

才。魁首早知掄桂樹。姓名端合借雲臺。憑君入格非常事。應有朱衣暗裏回。真一則王堂佳話也。

思歸詩

方坦庵宮詹詩云。老妻書至勸歸家。為數鄉園樂事賒。彭澤鯉魚無錫酒。宣州栗子霍山茶。輩巒已補牀頭漏。扁豆猶開屋角花。舊布衣裳新米粥。為誰留滯在天涯。可想見其性情之恬逸矣。

土司妻

廣西雲貴多有土司。雖有降罰處分。例不革職。其曆弛不法者。奏革後。擇其子襲之。故俗謂土司曰鐵紗帽。土官娶妻。以五色瓔珞。戚印為聘。過門時。乃懸之項下。謂之挂印夫人。要後印即掌于其妻。呼為護印夫人。築高樓以居之。曰印樓。民間稅契者。例價千錢之外。另折錢一百五十文。名印色錢。即護印夫人之花粉錢也。

太白小像

通州齊春帆進士。元發官崖州牧。封翁星垣先生迎養在署。襟懷坦蕩。嘗遊胥董市。得竹刻李太白小像。以龕供之。旁鐫小楷一聯云。謝宣城何許人。只江上五言詩。今先生低首。韓荊州差解事。放階前盈尺地。讓阿士揚眉。可謂風雅好事者矣。

義鵝

天寧寺。黃蘗云。義鵝放河內。黃裙逐水流。因書妃以假智作首飾。而好服黃裙故也。見太真外傳。假智曰義鵝二字甚新。

重拜花燭

馮溥齋先生。成名廣東人。幼牧牛。夢有持扇為障日者。前上有貴州學政四字。因發憤讀書。年三十四。始遊岸。通年登賢書。聯捷點庶常。改部曹。典試又典閩試。得藍生彩元作解首。先是為王安國尚書典試所賞。必欲中元。因座主試不合。弟之不得。尚書曰。姑置之。此人不神元。吾不信也。閱二十年。果解尚書喜極而藍老矣。先生痛出貴州學差。果符夢兆。旋罷歸。好論文。有馮八股之目。年九十餘始卒。乾隆壬寅八袠。門人同庚。康健無恙。屆結褵周甲之期。親友門生。聯集楹聯。重行花燭交拜之禮。前署貴州門下之門生也。陳會試卷中元。孫未必皆孫。未必賢。優泰科名。只為老年娛。視景夫以能剛婦。豈能順。甫過天春。錫遊齡。至乾隆壬子。重赴鹿鳴。洵美談也。

振振

斯振振兮。振振多也。麟趾振振。公子振振。仁厚也。殷其雷振振。君子振振。信實也。公羊發。邱之會。桓公振振然。振振矜誇也。左傳均服振振。振振盛也。一字五解。

祁陽竹枝詞

方杖白布文南海布衣也。祁陽竹枝詞云。鸂鶒塘下水生波。郎住塘西妾對河。恨殺雨濃行不得。斷腸聲裏唱哥哥。風致絕佳。

醋溜魚

西湖醋溜魚。相傳是宋五嫂流製。近則工料簡澹。真不足其佳處。然名留刀と。四遠皆知。當為穆坪孝廉性泰西湖詞云。小泊湖邊五柳居。當筵舉網得鮮魚。味酸最愛銀刀鱠。河鯉河豚總不如。讀此詩。覺此魚頓然生色。妙矣。文人之筆。足以移情也。

徐聞縣

雷州徐聞縣。其地縣城通近海壖。每潮汛湧。閒者寓思。後徙築縣城。居民苦之。海邊潮至。應除徐聞半。因改名徐川縣。方穆坪曰。取對陌上花開。可緩歸矣。可謂工對。

三垂岡

烏程嚴松齡進士遂成。著海珊詩鈔。三垂岡云。英雄立馬起沙陀。余此朱梁跋扈何堪奉。難扶唐社稷連城。且擲雪山河風雪帳下奇兒在。戲角燈前老淚多。論琴三垂岡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格高調響。逼近唐音。集中風通花氣全歸枕。月轉樓陰倒入池。鵬鯤大漠寒無影。冰裂黃河凍有聲。涼陰生於無月夜。曉鶯啼及未花天。皆可傳之句也。

出關詞

山海關詩不勝枚舉。雄壯悲涼。出鄭子工。獨壁關長白貢蔘。更侍郎度句云。摩山盡作類漆勢。大海能銷小鼈聲。又某公調成出關詩云。馬後桃花馬前雪。教人那得不回頭。漫涼之語。出於溫柔之筆。更佳。

湘妃

湘妃竹枝上之斑點。大者五六寸。土人呼為黑蚊蠅。古人呼為霜瀉。伯克俱

竹源詞

竹源溪在福建甫田縣。桃花源在武陵。皆戰古堂詩。桃源云。草木自生無稅地。子孫長讀未燒書。極新穎。

下第詞

下第詞。吳華駿紹顏。號北先生。壬申下第三首之一云。也知得失等鴻毛。含淚將何術改。掩親老河難入夢。徐詩清墨散小微。感長吁。搔搔秋雨還思夏。未解庖牛忍善刀。回首短檠頭燭

存。擬篁自笑鼠徒號。和平中正。以其擬雅。故賦名錄者。著也。

太太

漢哀帝尊祖母定陶恭王太后傅氏為帝太太后。後又尊為皇太太后。此婦人稱太太最重。故列侯夫人非子侯為列侯。不得稱太夫人。見漢書文帝紀注。今則貴賤皆稱太太矣。太太二字。未有入詩者。近廣東某澤商黃埔竹枝詞云。丈量看到中船價。太太今年稅較多。初不知所謂。後閱粵海關報稅單。開載某船太太一十二名。該稅九十六元之數。始知外夷因中國婦人尊稱太太。故帶來夷婦。皆呼太太。以示矜貴也。

詩中之時

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及半開時。此不可或失之時也。絕頂樓臺人散候。滿場袍笏戲闌時。此無可奈何之時也。

夫己氏

左文十六年傳曰。夫己氏。杜解云。檀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譏公母密姬位次在六。故以甲乙之數名之。適當己字。然以傳攷之。密姬第五。非第六也。不若高林朋氏引彼己之子作證為雅。

大連少連

二子見于論語。他無考。馬德清殿九能元曾購日本所刻七經孟子攷文補遺一書。前列物茂卿序。其圖記有大連苗裔四字。知賢澤之流傳。久而遠矣。

珠江竹枝詞

李環浦珠新會人。著珠江竹枝詞二十首。錄其四云。古墓為田長素馨。素馨斜外草青青。採茶人唱花田曲。舟泊橋邊滿樹聽。夢回斜日透窗紗。新試蟹頭顧渚茶。岸上不如船上樂。青山綠水是兒家。船泊沙頭莫便開。卯潮纔退午潮來。請看魚藻門前水。流到湛洲也卻回。黃木灣深粉蝶飛。白鵝潭波錦纜肥。今朝正好遊花埭。玫瑰花開夾紫薇。

聲人填詞

陳孟閑聲人也。聞鄭板橋填詞。問其調。為誦太白菩薩蠻憶秦娥二闋。不數日。即填憶秦娥詞。尤險澀。春風記得花開夜。花開夜。明珠雙膩相逢未。今舊時明月如鉤挂。只今提起心還怕。心還怕。滿聲初定玉樓人下。

羊腎羹

彭文勤跋龍洲道人集云。龍洲常在辛稼軒席上賦羊腎羹云。拔毫已付管城子。懶胃曾封

關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樽俎伴風流詩甚風趣按羊腎羹可對牛心炙

參商

不睦曰參商按左傳遷閼伯于商邱遷實沈于大夏一主辰星一主參星參辰乃星名也夏商乃地名也故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蘇武詩云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辰後人有用參商者蓋錯舉之以成文耳

土炕

北人以土為牀而穴其下以置火名之曰炕古無其製左傳寺人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新序宛春謂衛靈公曰君衣狐裘坐熊席與暖有異漢書蘇武傳鑿地為坎置煴火是皆近之而非也舊唐書遼東高麗傳冬月皆作長坑下然煴火以取暖此則土炕之始但炕作坑字耳

余樅雲

余樅雲司馬粵山陰人官廣東由縣丞歷限烟雲眼底過昨夜月明今夜雨參宵情事更如何宦海升沈人情冷暖盡有愧平其言之

閻子弟

閻子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二子何人經傳罕見有人至山東馮閻丁祠見正像旁立二主乃閻子兩弟也一名掌一名革家廟所奉必有可據況以卦命名尤不詮也

青

青與黑殊色今北人往往謂黑為青案戴記郊特牲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此蓋青字之所昉又禹貢厥土青黎王肅云青黑色

文字

古人言文不言字左傳於文止戈為武故文反正為乏於文皿蟲為蠱又有文在其手及論語史闕文中庸書同文並不言字也周易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詩牛羊腓字之左傳其像無子使字故收皆訓為孚書康誥于父不能字厥子左傳樂王鮒字而敬孟孝以大字小者亦取愛養之義惟儀禮士冠禮嘉字之禮記曲禮冠而字笄而字郊特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與文字之義相近然卒不以文為字也以文為字始於秦始皇琅琊臺石刻曰同書文字說文序云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周禮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注云古曰名今曰字依禮聘禮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則字之名由秦而立自漢而顯也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斯邈出文降而為字矣三代以上言音不言韻韻出於

沈約降而為韻矣李斯程邈隸古定

平山堂

揚州平山堂余曾兩遊第一次尚有園亭邱壑之勝然已大半傾圮二次則衰草斜陽觸目悽惋矣因憶歐陽永叔先生有由紅橋至平山堂三絕云遠聞天半起笙歌而而雕空翠碧波若計揚州二分月紅橋應占一分多亞字欄圍萬柳條飛花撲面酒旗飄不教尺地清閒過史遷長廊接蔣橋平山堂接古名藍太守遺蹤仔細探山色有無何處領一簾烟雨望江南想見當日文酒笙歌之盛又平山楹聯臨江諸山在此堂下太守之飲與東實撤伊墨卿太守兼祕所題也

江西

江有南北而無東西況豫省轄地並在江南西何以稱焉考六朝以前其稱江西者並在秦郡今歷陽今和州廬江今廬州之境蓋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魏武帝紀進軍屯江西吳主傳民薛相驚自廬江九江斬春陵戶十餘萬守東渡江江西遂虛楨伊傳進督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郡事昔之所謂江西今之所謂江北也故晉地理志以廬江九江自合淝以北至壽春皆謂之江西今則以鏡洪吉諸州為江西是因唐貞觀十年分天下為十道其八曰江南道開元二十年又分天下為十五道而江南為東西二道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後人省文但稱江東江西耳亦猶廣南東路廣南西路今但稱廣東廣西也

五大夫

秦封泰山松為五大夫桂未谷曰五大夫秦爵之第九級史記曹參由七大夫遷五大夫是也唐宋人詩云不羨五株封又云堪笑五株喬岳下肯將貞節事皇朝俗誤以松之封大夫者五株今泰山種五松立石曰五大夫沿而弗察也

嶽廟對

京師東嶽廟對云雲行雨施不崇朝而偏天下理大物博祖陽氣之發東方汪文端公由敦所書句則趙甌北先生所撰也

武廟對

西湖秋水觀祀武帝在岳忠武廟之左門對云德必有鄰把臂呼岳家父子忠能擇主非足定漢室召臣紓昌期手舞也

侍郎林

曲阜城東有顏氏族葬之域呼曰侍郎林程末谷曰侍郎者石楠之轉語也引任昉述異記云曲阜古城有顏回墓墓有石楠二株可三四十圍上人云顏子手植之木孔林植楸千載共云顏林樹石楠人罕知者

親戚

史記宋世家箕子紂親戚也路史謂但言親戚則非諸父昆弟之稱而不知非也古人稱一家之人亦曰親戚韓詩外傳曾子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此以親戚為父母也左僖二十四年傳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此以親戚為伯叔子弟也昭二十年傳棠君尚謂其弟員曰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此以親戚為父兄也戰國策蘇秦曰富貴則親戚畏懼此以親戚為妻嫂也

餞傭詩

梁石痴恨順德人工畫而嫻於詩所識孔生拉往珠江花舫則畫優人餞傭衡陽人依孔三載至是言旋或曰今日之酒不可無詩無詩則不許入席梁曰詩亦非難但論工不工耳余不工亦不得入席因援筆立成四句曰昔自衡陽來今返衡陽去風送衡陽舟日斷衡陽樹於是衆聒聒始而俱擱筆

賊禿

今人罵僧曰賊禿按梁荊湘表云朝夕敬妖怪之胡鬼曲躬供禽逞之賊禿則此語六朝已有之

撕

以手離物俗謂之撕撕即斯也說文斯析也釋詁斯離也詩陳風墓門有棘斧以斯之箋惟斧可以斯析之然此猶假物以為用者呂氏春秋慎大覽趙孟見采下飢人與之肭一胸曰斯食之注斯析也此則以手離物之證

友

今人友朋相呼稱其姓而帶以老字者亦有所本白香山詩每被老元偷格律韓偓之也試觀老劉看謂當得也又有人稱字之一字而係以老者東坡詩曰老可能為竹寫真謂文與可也

答

古無答字今即答也釋詁合對也左宣二年傳對曰非馬也非人也既合而來答杜注合猶答也叔祥云畢沅亦

先臣先妾

人臣對君稱父曰先臣晏嬰辭齊景公更宅曰君之先臣容焉稱母可曰先妾戰國策匡章對齊威王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

顏子

高士傳顏回有郭外之田六十畝以供饘粥有郭內之園六十畝以供絲麻若是則小康之家矣何至簞瓢陋巷不堪其憂耶其說殊不足信

大明湖趵突泉

二處皆濟南勝境劉少宣詠湖句云舟行看色屏風裏人在迴文錦字中張雲壯詠泉詩云平地忽堆三尺雪四時長吼半空雷可想見兩地光景

先大父大庵公傳

應抱經學士所撰敬錄於此梁君處素名植綿余益友也著書既頗其精并正其說與其兄曜北相頡頏一時有元方季方之目余老而衰漫思考訂幸書作所遺志及錯誤若皋為余者定之而君皆厚余其氣象曜北侃侃執拗君則閎閎狄狄和易近人元樂鄉之曜北侍親至孝親沒廬墓三年廬前有井深尋尺許每歲冬月井水輒溫暖如湯人咸異之余名所葉止未有涯也

所試南宮不遇歸途風日燦然塵起深夫敘事往往中人缺抵安猶無恙也會葬其先考侍郎公在山閒月餘親程春暮之勞維謀坐曲宮暮江時常杖策江風射人作寒君自以素強壯不為意然君之受病已深矣兩客俱能臥牀未幾即失音越日而客傳其逝余聞而驚甚往視之信為之失聲長慟悲夫廣我見聞者今少此一益友也嗚呼君生宦家文門雅盛祖川大學士文莊公父則工部侍郎沖泉公伯祖編修榆林公伯父余同年友山舟侍講設以常人處之不為祖屬風流則為裘馬清狂以游戲傲逐為事不復知有文字之樂者比比然矣君獨翛然若寒士衣不求新出則徒步不以所能炫人才以所不知媿人博學而篤守之故名不涉於發憤之口自其曾大父點父先生以來學問文章照耀海內代精八法得其片楮珍同珙璧君克自奮庶繼承家學其於廠肆中尤精左氏傳蓋其勇氏元和陳君樹華著有春秋內外傳瑣考君復掌輯請家之說而折其衷臚為六門先以其成者示余余讀而喜之共續纂者尚未竟也遺草具在檢拾而加以整比將後之人是賴已君詩清新越俗有集若干卷嘗與其兄夏所覩合刻梅竹聯吟亦可見其屋嘯書法雖不名家狀端謹不苟如其人且通說文下筆無俗字使老其材其成就烏能測其所至乃年僅四十有六而竟早世時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三日也在操氏失一佳子弟在宇內少一讀書人則又不獨老人失一益友也哀哉君娶於曲阜孔氏孔氏多學人余友孔慕鏞治為君之外舅以君處族黨閒以無慍色矣一子曰祖恩孫曰紹壬在長逝者或可無憾而未死者烏能免於慽也余頹唐之餘不足為君重但為之志其略亦聊以抒余之哀而已

雌雄牝牡

雌雄禽禽牝牡獸獸然而雌嘯求牡牝鷄固晨禽亦司言牝牡雌狐綏綏雌兔遂遂獸亦可言雌雄至墨子非樂曰雄不耕稼樵樹藪雌不紡績織紝以男女為雌雄奇文也

點心

今以午前午後小食曰點心按唐書鄭餘慶為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餌夫人顧其弟曰治妝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此二字見紀載之始又宋祁謂梁臣曰朕常為卿設點心俗謂點稱富貴家有此二句人俱以為歌詞繁華景象而不知上句乃極冷淡語也寒食一節古無賞心樂事豪家俾晝作夜中宵酣飲比曉高軒客之至其門者見安座靈官頗有若寒食禁烟之象故以是比之也

朝朝寒食夜夜元宵

序班詩

俗謂點心為官侍講學士賦西域詩八首序云璫備員史局八載於茲承修西域圖志同文志稿謹考索印證紀○聖朝之疆索閱前代之見聞編次之餘都會城郭之大略以補史乘所未備且籍以詠歌○臧引竊附於江漢常武之義云烏魯木齊公額魯公孫此建瓴地勢多湍流之形吾天戈鴻畫下風電山圍浦類分西谷西流雲韻沙陀拱北庭唐為北庭大都護府地輸台不斷角聲橫月白無邊草色入天青輯懷城上逐水海氣為重吞龍水伊黎河唐時名伊麗水曰伊黎水入烏孫北流入巴爾喀什淖爾彼俗亦謂之海舒雄昭盡把耕畴換牧坰伊黎云人驅風字獸駆煙猶見烏孫立國年烏孫昆莫建國赤谷城地在葱嶺北烏孫行國三面負祁連仰聚水為卦脚祁連山東南三山分支環抱盤旋紅寺朝鳴角有海螺名吹之聲如角祁連山即古折羅漫山也馬膏原使控弦紀績寫石碑銜落日胡來遲散馬膏原在北有前後物銘伊黎水入其地哈瀛見獵騎數十里因而得名雁將巧開山溯流捲烟消浪烟北指人

是○皇風宣北徼春光推遠稿墳墟額爾齊斯云西州真北敦煌陰海道遠過白登鈐澤
風高弩怒照（今俗訛郭圖汗云郭圖汗者金也）金山雪暗下鐵鷹（今阿勒坦淖爾古會
山曾傳祖襄開都伯（謂為部獨自特有三泉波者存）四部盛沙成展事好將忠譜化
驍騰吹云梯空勁旅倚屏風（已圖書阿五錫以二十五千除衆于始登山在大
東境）逕出盤鵬落雁聞波浪遠翻圖
庫水（圖斯庫淪為碛即成）風雪高踪格登山（千屯此日
為木種之所）十箭當年阻王閘（唐沙缽羅咥利失可汗分十部部
落境）碎堡長川流不極（咥河出唐
碑號川）猶
縣遠月照溪灣哈喇沙爾云風雨猶疑鐵騎屯（亞今沙
府為回部總城縣鳥孜喀勒之一都護城（西城為渾鳥孜城都
護所此西城為中）弓挂輪臺飛皎月（西有地名玉古
爾岱回語雅勒畫地）劍磨滄海
射雕鞍（南明羅卜淖為西海河源至此潛行）戍樓高處分蔗瘴山水遺經費討論（阿爾蘇云天連冰雪暗
差池木囊山峰高朔氣多（城北有木囊河北流至
雪四時木皆冰壞土為屋）南走于闐一線河（和闐河北流至
北入塔里木河）待把方言垂竹筆（四人用竹筆）
畢干年石（阿克蘇東境里木河
北岸為古畢國地）蕙籟千盤積
阿蘇溫宿渡承訛（阿克蘇為古溫宿地和闐云吐沙府琥古于闐
沙都督府西侍墓碑）
翠連大來西來留法願（水經注佛法願至于
闐有大乘）重源東下問張騫（漢張騫一出于闐）漁人秋探河邊
玉（于闐有綠玉河黑玉河即
今玉龍喀什噶河也）戰馬春耕隴上田（今日六城歌舞地六城回語曰玉龍哈
什噶哈什回語倒

吏需索不即予批迴。侯大窘。時先文莊公為侍郎。見侯名曰。東門也。頫司官曰。某尚書祭文。諸君誤讀不下筆。盍屬之。即傳至戶部堂後。授筆札。不移晷。成駢體極壯麗。某司官俛進曰。此堂官祭文。諸曹司尚需一首。亦以相洽。侯磨墨濡筆。俛成四言韻文。一時堂上下稱訝不已。彼笥庫者已袖批文。俟侯出而即付之。明日東裝成行矣。

賭空

今酒令猜枚。輒相謂曰。前後手不賭空。按此說其來已久。元人姚文奐詩曰。剝將蓮子猜拳令。去天啟中。林祭酒以陸眞名請魏忠賢從祀孔廟。挂冠而去。此等挂冠。榮於錦旋多矣。

絶命詞

洪武中刑部尚書楊靖。字仲寧。有才識。乃未竟其用。以冤死。臨難之日。作詞云。可惜跌破了照世界的軒轅鏡。可惜吹熄了一盞須彌有道燈。可惜隕碎了龍鳳冠中白玉簪。三時三刻休。前世前緣定。亦可悲矣。

金烏玉兎

張衡靈憲曰。者太陽之精。積而成烏。象烏陽之類。其數奇。月陰之精。積而成蟾蜍。蜍兎陰之類。其數偶。此分陰陽而言之。范育曰。日出於卯。卯屬兎。而兎之宅乃在月中。月出於酉。酉屬雞。而雞之宅乃在日中。此又陰陽之精互藏其宅也。總之乃日月之積氣。非真有烏兎耳。

爺爺

王篇俗呼父曰爺。不關詩。不聞爺嬢喚女聲。杜詩見爺背面啼。爺嬢妻子走相送。俱以父為爺也。今北人呼祖為爺爺。宋熙山府永清縣大佛寺內有石幢。係王士宗建。末云亡。爺爺王安。嬢嬢劉氏。是稱其大父大母也。則此稱自宋時已有之。然則當時北單有宗爺爺。岳爺爺之稱。直以祖尊之矣。

趙秋谷

趙宮贊本與阮亭有隙。罷職後。益修憾焉。嘗遊吳中。與吳修齡為莫逆交。一日酒酣語修齡曰。爾來論詩。惟位尊年高者。斯稱巨手耳。時宋商邱方巡撫吳門。聞是語。遂述於阮翁。阮翁寄詩云。尚書北闕霜優贊。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宋顏兩年少。王楊州與宋黃州。語極雋雅。

十萬卷樓

芝山王穀塍先生。宗起。釋褐後。遂不出山。里居數十年。閉戶著書。搜藏甚富。顏其居曰。十萬卷樓。

三字獄

空輔編年錄。岳鄂王獄其。秦檜言岳雲與張憲書。其事必須有。斷不以摸稜語了事也。似使人甘心。今皆作莫須有。檜以陰狠。故入人罪。必欲使爰書有據。決不以摸稜語了事也。似宜從必須有為是。

文罰酒

如穆翁集注。臨安人以點卷罰酒缸。可與膚鐫誡作的對。

挂冠

挂冠之事。清時則鳴高。衰世則避禍。往往有之。紹興中。周大理以不肯勘問岳飛獄挂冠而去。天啟中。林祭酒以陸眞名請魏忠賢從祀孔廟。挂冠而去。此等挂冠。榮於錦旋多矣。

詩占身分

張南華嗣應制賦湯圓句云。甘白俱能受。升沈總不驚。度量可想。莊滋圃有落朝考卷。作論詩經綸猶有待。吐屬已非凡。抱負可想。

藥別名

唐進士侯寧極撰藥譜一卷。盡出新意。改立別名。凡一百九十品。茲摭其雅而趣者錄之。黃芩曰苦督郵。石南葉曰冷翠金剛。沈香曰遠志卿。神麯曰化米先生。白芷曰三閭小王。甘遂曰隨陽給事中。酸棗仁曰調睡參軍。紫蘇曰水狀元。薯蕷曰玲瓏雪去疾。大黃曰無聲虎步將。子曰建陽八座。半夏曰痰宮劈歷。艾曰肚裏屏風。細辛曰綠髮老翁。甘草曰偷盜珊瑚肉。豆寇曰脾家瑞氣。附子曰正坐丹砂。生薑曰百辣雲。枇杷葉曰無憂扇。皂夾曰元房仲長統。薄荷曰冰侯尉。俱有意義。德州田山薑癖好新奇。凡疾醫以方進。書俗名者不收也。則知此書之作。千載後有知音者矣。

圓夢

蘇人於況太守廟祈夢。有二人於秋閨前詣焉。夢神各與棗棋卒子一枚。醒而不解所謂。一人曰。隔河有圓眷者。君待此。吾往問焉。至則占之者曰。卒之為言止也。非大吉兆。然象棋之卒。以渡河為貴。行之卒已渡河。今秋售後。將來可得一縣令。所以不大顯達者。以卒雖渡河。亦止進行一步也。彼不渡河之卒。一步不可行。其殆以諸生老乎。已而果然。昔唐沈嘏初求將家婺源江船戾水分為二。西則清。東則濁。遂沿東而過。占之友人賈曰。君當授浙江分水縣矣。後嘏果以濫致命。事見唐

曾文公服懷麻於此言之則姪婦也於彼言之則甥女也名分之間紊亂已極較之乃覺褒譏乃弟疾胥君未達一間耳

葡萄

北城葡萄最美有客問南中何以敵此汪鈍翁曰橘柚秋黃楊梅夏紫此與千里蓴絲永下鹽豉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同一風致

頭

牛羊稱若干頭而食物亦可稱頭曾元帝謝賜功德淨饌一頭又謝齋功德食一頭又劉孝威謝果食一頭如亦可以稱頭梁簡文帝書言安成王餉胡子一頭並見唐段公路北戶錄

橫椰

南史劉穆之以公桮盛橫椰宴妻兄弟則此品六朝已尚之本草橫椰大腹皮子也陶隱居曰尖長而有紫紋者曰檳圓而矮者曰椰出交州者小而味甘出廣州者大而味澀粵人以蠟房厥染紅包浮留藤葉俗呼食之每一包曰一口按梁陸倕謝安成王賜橫椰一千口見北戶錄則口之為稱其來已久其食也滿口咀嚼吐汁鮮紅邱濬贈五羊太守詩云階下腥羶堆蜆子口中膿血吐橫椰此言其鮮者乾者本地人不常食多行於外省京師人亦嗜此

品雜砂仁荳蔻貯荷包中竟日細嚼唇齒輒香狀可憎漁洋山人調程給事詩云趨朝問夜永渠央聽鼓應官有底忙行到前門門未啓轎中端坐嚼橫榔讀之失笑然程係南海人固無足怪今之士大夫往往躭之余三滯京師雨遊籟海酒酣以往手奉難辭間一效顰則覺頰腐眉苦澀難忍而甘之如飴者其別有肺腸耶

文士淺陋

國朝磨勘諸生詩學策內有稱唐之王阮亭宋之白樂天此亦可與問堯碑一人二人者步後塵矣

林撫軍奏疏

江蘇賦稅甲於天下自元迄今未之有改豐年尚可支持歉歲即形拮据比來連年水旱勘捐議賑一而再三國帑多靡民財告匱巡撫林公一揭剴切數陳因全錄之道光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江蘇巡撫林則徐片奏再江蘇連年災歉民情竭蹶異常望歲之心人人急切今歲雨暘時若滿望得一豐收稍補從前積數乃自六月間江湖盛漲沿江各縣業已被災其時蘇松等處棉稻青蔥隨其以江南之贏補江北之絀蓋本省漕賦在江北僅十之一而江南居十之九故蘇松等屬秋成關係尤重惟所種俱係晚稻成熟最遲秋分後稻始揚花偏值風雨陰寒遂多秀而不實統大概猶不失為中稔迨九月後仍復晴少雨多晝則霧氣迷濛夜則霜威寒重雖已結成顆粒僅得半漿鄉農傳說暗荒臣猶不信於立冬前後親坐小舟密往各處察看見一穗所結多屬空桴半漿之禾變成焦黑實先前所不及料然猶盼望晴霽俾可收臞上蒼不意十月以來滂沱不止迅雷閃電晝夜數番自江甯以至蘇松見聞如一臣率屬虔誠禮禱悚懼滋深雖中間偶爾見晴而陽光青黴不敵連旬盛雨在田未割之稻難免被淹即已割者欲曬無從亦多發芽霉爛鄉民烘焙勉強試簸而米粒已酥上簞即碎是以業戶至今未得收租臣先因欽奉諭旨新漕提前趕辦當經欽遵嚴飭各屬勒令先具限結將何日開倉何日徵兌何日開行聲載結內並聲明如有逾期願甘參辦字樣呈送如不具限即以才力不勝立予參撤不使戀棧貽誤各屬皆具結遵辦然賦從租出租未收納賦自何來當此情形屢變之餘實深焦灼又各屬沙地祇宜種植木棉男婦紡織為生者十居五六連歲棉荒歇業生計維艱今年早花已被風搖而晚綿結鈴尚旺如得晴暄天氣猶可救之桑榆乃以雨霉風霜青苞腐脫計收成僅止一二分小民紡織無資停機坐食且節候已交冬至即趕緊種麥猶恐過時況又雨雪紛乘至今未已田皆積水難種春花接濟無資民情更形窘迫此在臣奏報秋災以後歉象加增日甚一日之情形也地方以

秋災不出九月不許妄報原係遵守定例然值連陰苦雨人心難免惶惶外縣城鄉不無搶掠滋擾之事臣飭委文武大員分投彈壓現已安靜除寶山鄉民補報歉收檄至縣蓄一榮另俟展明限期查提審外其餘情節較輕例不應奏者亦當隨案照例徵辦以戢刁風惟據續報歉收情形勘明屬實不得不照續被災傷之例酌請緩征正在繕摺具奏間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上諭近來江蘇等省幾於無歲不緩無年不賑國家經費有常豈容以展緩曠典年復一年視為相沿成例並奉○諭旨該督撫等不肯為國任怨不以國計為重是國家徒有加惠之名而百姓無受惠之實無非不肖官吏私充囊橐大吏祇知博取聲譽蒙蔽朝廷欽此臣跪誦之下統籌慚惶莫能言狀伏念臣濫蒙○恩遇任重封圻且居此財賦最繁之地乃不能修明政事賦名和井致他方屢有偏災極知經費有常而不得不為賑恤緩之請撫衷備省已無時不汗背顑頷乃蒙○皇上不加嚴譴○訓飭周詳凡有人心皆當如何感愧況臣受○恩深重曷敢自昧天良若避怨沽名不以國計為亟則無以仰對○君父即○天威正宗不敢不竭力籌辦其辛卯年地丁督同藩司陳鑒催

提簇繁亦於奏銷前稿數全完。若經專摺奏蒙　聖鑒在案。總惟盡職之道。原以　國計為最先。而　國計與民生實相維繫　朝廷之度支積貯。無一不出於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算　國計。所謂民惟邦本也。本年江湖風漲。像由黔蜀湖廣江西安徽各省大水。併入長江其破圩淹灌等處。原不止上元六縣。臣所請撫卹第舉其最重者而言。仰蒙　皇上天恩。准給口糧。以黎藿羹肌。髓嗣經官紳捐資撫卹。臣即復行奏請。毋庸動項。將所發上元江甯句容江浦儀徵五縣銀兩留為辦賑之需。其丹徒一縣捐項已有五萬餘兩並足以敷賑濟。當將前發之銀。提回司庫。凡此稍可節省之處。均不敢輕費。幫全惟於災分較重又難猝集之區。則不得不酌給例賑。臣等另摺請撥之十三萬兩。僅分給十二縣衛。單民雖地方廣而戶口多。亦只得挪節動撥。此外無非倡率勸捐。以冀隨時接濟。惟頻年屢勸捐輸。即紳富之家。實亦力疲難繼。查道光三年大災。通省捐至一百九十五萬餘兩。至道光十一年。災分較前相埒。僅能捐至一百四十六萬餘兩。其餘各年捐項較此。此時閒閻之勸諭俞難。然觀此情形。待哺災黎。不能不勉籌推解。臣與督臣率同司道等。首各先捐廉倡導。以冀官紳富戶。觀感興施。凡此情形。皆人所共覩。不肖州縣捏災冒賑。地方刁生劣監。豈肯不為舉發。而紳富之家。又安肯聽其勸諭捐貲。助賑至再至三。且捏災而轉自捐廉。似亦無此愚拙之

州縣也。至展緩之舉。祇能緩其目前。仍須徵於異日。非如蠲免之項。竟有侵吞州縣之於錢糧未有不願徵而願緩者。至必不得已而請年復一年。則地方淵藪。民間終歲勤勞。每畝所收。除完納錢漕外。豐歉自知。臣初亦不料其週敝之一至於此。是今漕務瀕於決裂。時刻可虞。臣不得不將現在實情。為我　皇上密陳梗概。查蘇松常鎮太倉四府一州之地。延袤僅五百餘里。歲徵地丁漕項正耗銀二百數十萬兩。漕白正耗米一百五十餘萬石。又漕贈行月南屯局恤等米三十餘萬石。比較浙省徵糧多至一倍。較江西則三倍。較湖廣且十餘倍不止。在米賤之年。一百八九十萬之米。即合銀五百數十萬兩。而人不覺。況有一石之米。即有一石之費。逐層推計。無非百姓脂膏。民間終歲勤勞。每畝所收。除完納錢漕外。豐年亦不過僅餘數斗。自道光三年水災以來。歲無上稔。十一年又經大水。民力愈見拮据。是以近年漕欠最多。州縣買米墊完。留串待徵。謂之漕尾。此則衙官之一端。嘗經臣縷晰奏聞。然其勢已不可禁止矣。臣上冬督辦漕務。將新舊一併文參。革審。而漕米仍復設法起運。不任短少。皆因正供緊要。鄉里不敢災賦也。今歲秋未約收已逾去年。該復酌於　賞借。爛詢之老農云。現在雖能即清。起曉續行之穀。比之上年每畝已少收五六斗。就蘇州一府論。田六百萬畝。計之即已少米三百餘萬石。合之四府

破瓜年後洎以六十四歲卒破瓜字亦二八也則此二字老少男女俱可用之

口采

口采方語也宋高宗自建康避入浙東至蕭山有拜於道左者上問為誰對曰宋宰趙不衰上大喜曰符此如此吾無憂矣見揮麈後錄趙丞相鼎當國有薦會稽士人錢唐休者趙適聞邊報見其名因不悅曰錢唐遂休乎因竟棄置不用見雞肋編中興君相俱沾沾於識語之吉凶如此無怪近日杭人動亂須討口采也

偷書官兒

明司禮監大藏經廠貯列朝書籍甚富楊新都東鈞升庵太史挾父勢屢至閣繙書多所攫取其後主事李繼先奉命查對又復盜易宋刻精本至喜廟時已寖寖矣嘗於六月六日奏請曬晾王音卒聞曰嘉靖間偷書的楊姓宦何處人兒左右莫能對蓋上在青宮時興聞於光廟也

明左藏

有明三百年部藏頗盈即閩賊出奔猶輦大內金銀數十車以去何至末造之貧如此王露滑聚鳥崇禎宮詞注魏閹被譴出都之日自言曰上若此我禍酷矣狀彼亦未為福也真籍

注與厚藏之所甚密閹不以告而思淚殺勤十七載竟未之知也

避諱

許文敬方寓官翰林學士修四書講義至羔裘元冠不以弔為問於同僚俱未有以對翰林典籍穆維乾進曰大字當仍原字以尊經小注改元字以避諱文敬問何所本對曰中庸慎獨乃原字小注改謹字文敬大悟曰余自幼疑此始知朱子為避諱也深加敬禮

公牘

公牘字義育不可解者查浮本也今云查理查勘有切實義弔場也照也今云弔卷即查取查核意綽寬也今云巡綽查綽有嚴緊義沿有所本未之考也喜應詔陳國游幕南陽作檄帖六勞形於詳驗關落移檄牒諭日在欽案奉准據為承

陰陽家

陰陽家言小說也欽陽帝明星宮閣事甚悉而於所本其敘土木之功御女之事援民王之入侍夫人曰經詩詞則見於逸周書記其敘楊素密謀西苑十六院名號美人名姓泛舟北海五色間花及司馬載通帝宋皇后閒步廣陵閱林叡所開沈金小兒家中見宋寇公狄青狄仁傑龍舟事並見於郭子前君部女兒繪節等事並見於海山記其敘宮中閒步廣陵閱林叡所開沈金小兒家中見宋寇公狄青狄仁傑龍舟

嘗聞先輩云士君子無操刀殺人之事然有不手刀而甚於殺者二一曰投井一曰行駟言之凜然不可不慎也

画丈方丈

曲禮席間画丈函冗也謂席間之地可容一丈也孟子食前方丈謂羅列饌品嘗至一丈也若僧舍曰方丈則取維摩石室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名方丈室與孟子方丈異

無脩之談

釋文襄設長子孝昭明尸子併兄狂弟傲竹書紀年太甲殺伊尹韓詩外傳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淮南人間訓曾共公觀晉文公駢脅使裸而捕魚窶子明鬼鄭穆公見勾芒神錫壽十九史通雜說自古刑餘之人惟以彌子瑕為始風俗通秦穆公殺百里奚而非其罪說苑陳恆介之推十五相刑仲尼使人往視墨子非儒下篇晏子對齊景公曰孔丘之刑知白公之謀而奉以石乞論衡問孔篇北子見陽虎汗流卻走癸辛雜識仲尼本名丘已乃去其下一筆論衡龍虛篇子貢滅墳為婦人何休公羊注定姜服五加皮不死朋氏家訓勉學篇當子七十乃學鄭玄見屠羊說不食其肉無罪以來子見幽求子皆無稽之談也

佛誕

春秋推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相傳是日為佛降生之日按辛卯為四月初五日然則初八浴佛乃循世俗三朝洗兒之說也

紙褲

雲南臨邛州善製紙褲一牀可用六七年堅滑馴軟無其匹也廣東始興清化山人亦能作之然不如滇製洞庭漿洗凡以伸為余言又貴州出紙硯先伯祖諫庵公有一方用之愚年余曾見之可入水滌亦一奇也

女媧

金檢討宗伯奉命祭古帝陵歸奏女媧聖皇乃陵殿塑女像邨婦咸往祈祀碌駁見聞靖有司更正奉旨照所請行後數年中州人至京好事者問之曰像雖議改尚未舉行緣彼處春火之感皆由女像故可僦動婦女廟祝以為奇貨即地方官吏亦有稗焉若更易男像恐香火頓衰于冰璜云何不另立男像而以原像為帝后其香稅不更盛耶事見阮吾山茶餘客話調停之論實足解頤然考女媧氏三墳以為伏羲后盧仝與馬異結交詩以為伏羲妹風俗通以為伏羲妹而路史稱為皇母皇繁疏引世紀稱曰女皇外紀稱曰女帝淮南覽冥注稱曰陰帝須彌四域經稱為寶吉祥菩薩列子注云女媧古天子山海經注云女媧古神女而帝者而唐人貢媚武氏遂有吉祥御宇之語又論衡順鼓云董仲舒言久雨不霽則攻社祭女媧俗圖女媧之像作婦人形審是則以女媧為女自漢已然不自近世始也積重難返更之匪易矣

敗子

今人呼不肖子曰敗子或曰敗當作稗稗所以害苗也實積經說僧之無行者譬如田中生稗子其形不可分別也此說亦通

達語不可為訓

李文饒平泉草木記云以吾平泉一草一木與人者非吾子孫也歐陽公誚其庸愚唐杜暹家藏書每卷後題云清俸買來手自校讎子孫詰之知聖道窮及借人為不孝後人謂其所見不廣然余謂達觀之見止可自撫心胸不可垂訓子孫三代鼎鐘皆聖賢之制款識具在不曰永寶用則曰子子孫孫永用享皇聖人超然遠覽不能忘情於一物耶彼李杜二公亦豈不知身後之保守與否不能逆料而故作是語者以為垂訓之體不得不然也自莊列之說興遂以天地為逆旅形骸為外物創浮雲敝屣之誚而不為碩果芭蕉之想是烏可以為法哉惟向若水盡納寶器書畫於壙內米海嶽悉焚法書名繪於生前則真不達觀耳

銀槎

道光乙酉胡書農學士敬以朱碧山銀槎飲客上鐫至正乙酉年造有碧山款識計翻花甲第九巡矣學士首唱詠之諸仗士明府嘉興莊芝階舍人仲方吳子律衡照孫雨人同元兩學博汪小米中翰遠孫暨家大人皆有和作因考王阮亭朱竹垞皆有碧山銀槎歌詩序注中言之甚詳係元至正壬寅年所造朱以鍛銀出名所造固不止一槎也今閱茶餘客話云見一槎杯首有織書無疆四字左朱華玉造右至正乙酉年底鐫槎杯二字杯尾詩云欲造明河隔上闌時人浪說貫銀灣如何不覓天孫錦尺帶支機片石還圖書碧山二字此槎本孫北海所藏後歸宋玉叔施愚山曹實庵各賦長歌玉叔沒流落至京高江村復於市上得之亦賦長歌紀事所謂二十年中有聚散宋孫蓋木拱可悲此杯後歸陸費丹叔堉是又一銀槎也按碧山特一尋常銀工當日與陸子剛治王濮仲謙治竹王小溪治瑪瑙蔣抱雲治銅時大彬治砂江千里治漆屈尚鈞治圖章顧青娘治硯李馬勳治扇齋名而手澤留傳代有題詠何其幸歟

定風螺蜈蚣劍

孫雨人學博家藏右旋定風螺一枚又舊劍一柄其鞘係蜈蚣巨殼所為百足之痕猶隱隱

馬二物皆貯庫中滿出者

耳誦

凡讀書聰敏者曰過目成誦唐宋若昭牛應貞傳云少而聰穎經耳必誦耳誦甚新可與耳學作證應貞年十三一夜夢中讀左傳三十卷醒而成誦亦一奇也

櫻桃青衣

湯玉茗邯鄲夢全祖織唐李泌枕中記而成而豈知枕中記又與任蕃冀遊錄中櫻桃青衣一則形影相似一曰開元一曰天寶不知孰相沿襲也

聖製篇語

國朝論南文鈔張南山聖製篇語云果中有核肉中有骨言中有物三語括盡要旨修辭家宜奉為王圭金臬

楊訒庵

其論二蘇文云東坡得浩然之氣潁濱得粹然之義句山先生以為名論

米價

愧郯錄溫公曰太平興國時米一斗十餘錢此其至賤者也明史孝宗紀永寧宣撫奢崇明

反攻貴陽。官廩告竭。米升值二十金。此其至貴者也。

東坡行二

世稱東坡為長公。而實則行二也。公字和仲。序次顧無。黃浩翁題李氏圖詩云。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謫仙蘇二來。歐陽公蘇明元墓誌云。生三子曰景早卒。公又字子平。見文丹淵集。

測字

崇禎末年流寇信急。上日夜憂勤。一夕遣內臣易服出禁。探聽民間消息。遇一測字者。因舉一友字詢之。問何占。曰國事。曰不佳。反賊早出頭了。急改口曰。非此友字。乃有無之有。曰更不佳。大明已去其半矣。又改口曰。非也。申酉之酉耳。曰愈不佳。天子為至尊。至尊已斬頭截腳。內臣咋舌而還。又南昌張曼膚儲大學士張位之弟。醫卜堪輿風鑑之術。靡不通曉。萬曆間遊遼東。歸語人云。吾觀王氣在遼左。又觀人家葬地三十年後。皆當大富貴。閭巷兒童走卒。往往多王侯將相。天下其多事乎。人以為狂。既而果一一皆驗。乃知有真龍之興。非偶然也。

朝鮮詩

康熙十七年。○命一等侍衛狼瞫。頒○孝昭皇后尊謚於朝鮮。因令采東國詩。歸奏副行。孫致彌遂撰朝鮮采風錄。詩多近體。通洋山人采之。不下數十首。余於其中愛三人焉。因節錄之。金淨江南暮思云。江南殘日暗颼颼。愁逐輕帆萬里洲。夢斷不知常醉後。云。桃花紅雨照呢喃。綠屋春山聞翠嵐。一頂烏紗臨不整。醉眠花塢卷江南。李杭泊漢江云。春風急水下輕艘。朝發驪陽暮濱江。萬字熟眠雙艣靜。青山無數過船窗。雖中華能為詩者何以過此。

驚蟄

凡畫軸裝裱既成。以紙二條。附於上若垂帶然。名曰驚蟄。其紙條古人不粘。因恐蒸泥點污。故使因風飛動。以恐之也。見高江邨天祿識餘。

除抵折

無錢取物曰除。以物貿物曰抵。買物減價曰折。周禮地官司市。以泉府同作而斂。除注云。無貨則除貰而予之。此除字之始也。又衆府。買者各從其抵。此抵字之始也。尚書關石和鈞。注。關者謂彼此通同而無折閱。此折字之始也。

討魔

先後同舉。時俗所忌。往來酬酢。皆慕盟。司徽已極。然猶有巧思。偶閱宋人詩。有云。掃松立雪周

飛燕生生避伯勞。非關撤李又尋桃。可憐明月新圓扇。斷送春風快剪刀。衍木鵲巢歌不穩。胥化蜂細濕難牢。前莫唱章臺柳。容易星星感鬢毛。悔將花細一分寬。嬌鳥飛來巢合歡。強弩末難穿魯縞。空相秋忍棄齊紈。茶丁綠比蓮心苦。梅子黃嫌棗樹酸。閒說蓬山今不遠。教人何處覓青鸞。

一丁

談徵云。唐書捉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按續世說。此乃个字。蓋丁與个似。誤傳寫也。其說頗得。

聾聵綠忽

聾易鍾通。封膿謂馬尾也。十馬尾為一分。亭蓋庾注漢書曰。毫也。十毫為氂。忽孫子算術曰。氂絲也。聾所吐絲為一忽。

大太

此二字廣東始與人呼之互易。如稱太陽曰大陽。太爺曰大爺。大人太老爺。視其所書。則必曰太人太老爺。百口諭之。終不可破。因以資笑柄。一圭一僕行役。忽從一山宮碑大書大行山三字。圭欣然曰。今日得見太行山。僕欲稱大人太老爺。視其所書。則必曰太人太老爺。百口諭之。終不可破。因以資笑柄。一圭一僕行役。忽從一山宮碑大書大行山三字。圭欣然曰。今日得見太行山。僕

笑曰官人不識字只有太行山安得太行山主叱之僕曰官人試問此間土人於是太行山某詢一買若見太行山官人賞一貫主人笑而許之至一邨學老儒出接主具述其事老儒笑曰主當賞僕矣此只是太行山未不得已退而賞之僕即欣然沽飲而主意殊不能平後見老儒曰將謝公土屑又有書可證何亦如是僕之言耶老儒大笑曰公可謂不曉事一貫錢細事耳好救此叢水不識太行山是老儒之言頗有意味蓋有真是非過無識者正不必與之辨也山海經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大行山剛二字本當如字讀此僕之考最勝乃主多多矣

題驛詩

帆力劈開千頃浪馬蹄踏破五陵青浮名浮利過於酒醉得人間死不醒此題驛亭詩也讀之使人豪氣頓消

稱名

林稼庵明倫云孔子之語門人亦曰丘賜子之答後進亦曰愈足見聖賢真樂

命名雙聲疊韻

錢竹汀宮詹云古人以二字命名者多取雙聲疊韻與夫姚皆雙聲也杜陵詩鉏菜傍牆腳即其證且居鬼頑州仇魁堅皆疊韻也

四書令

憶少時讀鴛鴦部許周生先生宅為長夜之飲席間舉四子書為令以兩句湊成古人名姓而此二字只許書中一見者曹交問曰植其杖而云植曹交及姜女曲肱而枕之肱孟子自范之齊以追蠶花會計當而已矣反其旌倪倪計昔者公劉好貨晨門曰劉毅井上有李文理密察李密而在蕭牆之內也公孫衍衍諸如此類又集四聲句何以報德康子饋藥天下大悅君子上達兄弟既翕妻子好合兵刃既接能者在職諸人苦思僅得八句耳

晉文公夢

城濮文公之夢子犯解得極巧而潛夫夢列篇云晉文夢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大惡也及戰乃大勝此極反之夢也又說文夢字梁傳王符曰夢寐徵怪所以警人晉文夢伏己盬腦以其有文德之救能自悛故能敗楚此說極其迂闊

宋孝宗

光堯內禪壽皇聖帝天下之養以奉經營德壽宮數倍大內巧麗無匹宮內設立小市因不免有私醞者石言于晉孝其北內私酤光堯大怒帝謂表曰昨太上怒甚宮中夜宴太上遣賜酒一壺御筆朝書德壽私酒四字因寢其奏事見程史又當時征斂無節裝載者必須當緣

前漢食貨志作酒一均開盧以賣臣瓚注盧酒甕非也盧者賣酒之處累土所築形如鍛盧所以溫酒者文君當盧賣公酒盧是也且開盧以賣其文甚明即今店家熱炸寒沽酒耳

化鶴

丁令威化鶴見千實搜神記此人人知之也又神仙傳蘇仙公桂陽人昇雲而去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樓人或彈之以爪書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我是蘇君彈我何為故黃浩翁北部蘇翰林出邊詩云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並用蘇家典故也

子呼公

魏錯父呼子為公陸賈呼子為公蔡京呼子為公蔡猶帶呼魏陵則專呼也

酒價酒味

唐人白樂天詩共把十千沽斗酒李白詩金尊斗酒沽十千王維詩新豐美酒斗十千許渾詩十千沽酒留春醉一斗酒貴十千錢價乃昂貴若元惟少陵詩遂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錢此則近理按唐食貨志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罷酒解收值三千又楊松玠談藪載北齊盧思道常云長安酒賤斗價三百此皆可證也漢酒價每斗一十與論曰季世帝末年有司沽酒一斗直千文較之唐且三倍有奇矣或曰唐人好飲甜酒引

子美詩曰。人生幾何暮與朝。不放酒如流水去。又安知不如以酒比飴蜜者。謝其醇耳。非謂甜也。白公詩曰。甘露太甜非正味。醍醐雖潔不堪餐。又曰。卢大嫂甜酒。才高笑小詩。又曰。甕揭開時香酷烈。餅封貯後味甘辛。然則不好甜酒之證明矣。俗曰好之。亦非大卢可知。古今口味。豈有異哉。

二形一聲

一身具二形者。俗呼陰陽人。晉五行志謂之人痾。遺教經謂之半變。佛書謂之博叉半擇迦。一人具二聲者。古謂之譯。今俗呼通事。南海船謂之唐帕。西方蠻猺謂之蒲叉。

精蜜

宋臧大監融紹興初知襄陽府。治有一樓。為公退時燕息之所。大監常獨居樓上。命一老兵守其下。卧榻前置大浴斛。取漢江水滿注其中。日易新水。老兵久而疑之。隙壁梯而窺視。乃一大鯉魚。金鱗頳鬣。游泳斛中。如覺有人注目窺者。凝然久之。老兵驚懼趨下。自是懶解不復取水。見宋郊衆聆車志。宋楊戩為節度使。署後一樓。戩屏左右獨處其上。一日有偷兒盜伏其室之梁間。見浴盆中有一金色大蝦蟆。奮迅而戲。轉瞬不見。而楊已偃息在牀。偷兒驚墜於地。楊若預見之者。擲一銀毬與之。似囑其勿洩。自楊公去任後。始敢稍稍言之。見宋稗類鈔。宋米海岳知無為軍。晨興呼謁門鼓史。問夜來三更何以不聞鼓解。對曰中夜有巨白蛇纏繞其鼓。故不敢擊。米領之。叱吏去。不復問。人於是皆疑其為蜥蜴。見襄陽志林。錢武肅王宮中。一日有人見一甚巨蜥蜴。金睛閃爍。伏於油缸之上。吸油大懼而退。次日。王謂宮人曰。吾昨夜三更。警有人請食麻膏。過飽。宮中人有洩昨言於上者。亦頒之而不責也。見鶡林玉露。盖轉輪中有所謂呉精僧者。並皆有之。此其精類也。阿麼大鼠。祿山豬龍。豈妄紀哉。

王介

宋王介性輕率。喜怒易形於色。與人鮮有合者。而獨與荆公友善。工詩。除湖州知杜。一日謁荆公。口占一絶嘲之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詩才未足多。遥想郡人迎下擔。白頭一夜起滄波。盖以其性易觸怒。亦以規勉之也。介得詩悽悽而去。和云。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於閒明。乃升西山隱居焉。時適二月子規鳴。蜀人悲之。聞杜鵑現。恩帝。非帝之化焉。

望帝

杜詩。向以為蜀帝之魂。非也。華陽國志蜀志云。鱉靈治水。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禪位名浦泉。自以功德高於諸王。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禪位於開明。乃升西山隱居焉。時適二月子規鳴。蜀人悲之。聞杜鵑現。恩帝。非帝之化焉。

互用典故

李濕誤東林寺合利碑云。龍統以才高位下。遂潛題陳蕃以候峻名沈。初順展騏展足。龍統事。題與是陳蕃事。而乃顛倒用之。其誤耶。抑兩典並用。故以為文之錯綜耶。

酉陽雜俎續集卷七終

錢唐梁紹壬應來甫纂

太宇通世

太世二字。大約古人有時而通。明堂世室。公羊穀梁俱作太室。衛大叔儀。公羊作世叔齊。樂太心。作樂世心。鄭子太叔。論語作世叔。天子之子曰世子。而春秋傳曰。會王世子于首止。諸侯之子曰世子。而申生子般終生等並稱太子。

忽覩

今俗娶妻納婦。名曰忽覩。又曰拜材頭。古者居父母喪而婚娶。見於經傳者。惟宣公元年三月。逆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一事。所謂不待貶絕而自見也。惟唐書張茂宗傳。德宗曰。如今人家有借吉為婚姻者。諫官將又曰。人家有不甚知禮教者。或女居父母服。借吉就親。男子借吉婚娶。從古未聞。宋時民庶之家。祖父母父母老疾。無人侍奉。子孫居喪。聽奏長假陳驗實。方許婚娶。未有居然自便易吉而婚娶者。此俗不可不禁也。

陰壽

陰壽者。生忌也。陰而係之以壽。壽而冠之以陰。奇文也。人以喜喪為對。工切無比。杭人俗呼喜喪者俗說。陰壽之說。各省不行。而吾杭為甚。二十年前。不過棕齋牧真。至親素服展拜而已。近則笙歌宴席。無異稱觴。子若孫者。綵衣將事。忍乎。

首陽山

詩唐風首陽之巔。論語餓於首陽之下。馬融曰。首陽山在蒲阪河曲之中。一曰首山。左傳。宣子田於首山。襄宇記云。首陽即雷首之南阜。或稱首山。漢地理志。蒲反有首山。郡祀志。黃帝采首山銅。一曰獨頭山。水經注。闕駰曰。首陽山。一名獨頭山。夷都所隱也。一曰襄山。穆天子傳云。東巡自河首襄山。一名薄山。穆天子傳。登薄山宴舒之陛。一名堯山。水經注云。雷首山在大河北去蒲阪三十里。俗亦謂之堯山也。一名中條山。元和志云。雷首一名中條。在河東縣南十五里。永樂縣北三十里。一名陽山。湯伐桀升自陑。注。在河曲南。襄宇記云。堯山即雷首山。山有九名。亦即陽山。一名歷山。一名甘泉山。一名狼猪山。並見括地志。總名之曰雷首山。禹貢曰。壺口雷首。是山西北雷首。東至吳坂。長貢數百里。故隨地異名也。

左傳對

先大父好讀左傳。山舟學士集句手書以賜六行。前有能動有恒。居安思危。在約思純。余太君

小說稱楊老令婆

小說稱楊老令婆曰。余太君不知何本。按畢尚書沅湖中金石記云。楊業妻乃折德展之女。世以為折太君。

飛殺生

飛殺亦善事也。虞舜之圄不必痛詬之。亦不可褒。當公曰。雖緒魚蒜。津若便吸。朱老成死時至即行。此妙決也。又某相國問僧曰。飛殺如何。曰不殺是謂悲殺是解脫。曰張洲儘食無害乎。曰食是相公的祿。不食是相公的福。此妙解也。經言善薩元制食三淨肉。謂不見為我殺。不聞為我殺。不疑為我殺。復益之以自死鳥殘為五淨肉。是佛亦未嘗食素也。然必前極珍異。雙決烹炮。則固不可。袁簡齋隨園食單云。鈎刀取生雞之肝。燒地炙熟。趁之。半為恢事。物為人用。使之死。可也。使之求死不得不可也。至哉言乎。

山魈僬僥

張船山太守有二僕。一曰劉升。甚長。名之曰山魈。一曰張芳。甚矮。名之曰僬僥。太守作詩合詠之云。一僮短小如僬僥。一奴長細如山魈。奴能抄書僮識字。一屋高低有奇致。先生或賦詩。僬兮僬兮。曷予之思。亦若有所思。詩成。乘其草。山魈繕寫。僮作牀頭稿。先生燕居。常閉門。僬僥侍立如無人。先生出遊行。頗速。山魈一過市人。縮先生醉後。山魈扶。僬僥趨。趨猶提。亦先生負極物為人用。使之死。可也。使之求死不得不可也。至哉言乎。

山魈僬僥

張船山太守有二僕。一曰劉升。甚長。名之曰山魈。一曰張芳。甚矮。名之曰僬僥。太守作詩合詠之云。一僮短小如僬僥。一奴長細如山魈。奴能抄書僮識字。一屋高低有奇致。先生或賦詩。僬兮僬兮。曷予之思。亦若有所思。詩成。乘其草。山魈繕寫。僮作牀頭稿。先生燕居。常閉門。僬僥侍立如無人。先生出遊行。頗速。山魈一過市人。縮先生醉後。山魈扶。僬僥趨。趨猶提。亦先生負極

僬僥瘦。山魈橫。搖如學究。僬僥喜。山魈愁。笑嘅幻作雙猢猻。山魈一嗽。僬僥聲。忽如天半聞雷聲。僬僥一怒。山魈伏。左右如葵衛。其足。吁嗟乎。先生無聊。只好奇。僬兮山魈。亦顛落。落無威儀。無威儀。先生怒。山魈丈。僬僥趣。詩讀而僬。

願為人婦

船山先生詩才超妙。性格風流。四海騷人。靡不傾仰。秀水金篤泉孝繼。忽告其所親。願化作絕代麗姝。為船山執箕帚。又無錫馬雲題塘贈詩云。我願來生作君婦。只愁清不到梅花。以船山夫人有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之句也。其傾倒之心。愛才而兼種情。可謂至矣。先生戲成二律以謝云。飛來綺語大纏綿。不獨青蛾愛少年。人盡願為夫子妾。天教多點再生緣。累他名士皆求死。引我癡情欲放顛。為告山妻須料理。典衣早買花錢。名流爭覓女郎身。一丈殘冬四座春。擊壁此時無妒婦。傾城他日盡詩人。只愁隔世紅裙小。未免先生白髮新。宋王年來傷積毀。登牆何事苦窺臣。亦詞壇一則雅謔也。

蒜蝨

蒜蝨性涼。吾杭極貴。出痘險者賴以助漿。然不可多得也。廣東潮州蕉田接壤。蕉蝨往往有之。形似蠶蛹而小。味極甘美。居人每炙以佐酒。姚秋芷丈承寀賓賦二律詠之。其次首云。蘊

隆連日風雨渴念甚聚醉熱中佳境不須疑有蠱庶生原可慶斯蠱（凡草植之則正生此出也甘蔗以斜生川謂兩出也日遠以誰折節吟腰細笑彼銜花密口空畢竟冰心難共語一樽愁絕對蠻風（人物極工）

徐中山女

中山第三女名妙秀適趙雖時金川門失守宮中火起傳言駕崩女憤痛曰當御正殿以俟之奈何出此高見卓論此與姚少師之姊同為一時奇女

野合

男女私合名曰野合高江村天祥識餘云女子七七四十九而陰絕男子八八六十四而陽絕過此為婚則為野合此又一說也

滿錢

滿錢紙錢也滿者謂奇形象于紙也見唐唐臨冥報錄

步

閑書王朝步自周故公紙曰步簫也人荷不駕馬也殆即後世轎之權輿

三蘇祠對

閩有三蘇祠其聯云一門父子三詞客千古文章八大家長泰戴方伯煇手筆見周櫟園先生閒小紀

膜拜

遐黎生發嶺以北椰瓢敲體父母過五十則烹而食之云葬于膜中謂之得所見陸次雲峒谿纖志此較之天葬火葬烏葬水葬尤為蔑倫絕理真禽獸之不若矣

鬼畏桃

殊除桃苻門設桃符相傳桃可辟鬼按淮南詮言訓羿死于桃棓注棓大杖以桃木為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也

方夫人詩卷

山舟學士嘉靡丁卯重赴鹿鳴賦紀恩詩四章一時和者不下百餘人學士品題以芷齡方夫人為最夫人時年八十手書和章筆力蒼勁出入南宮實其福與慧兼為吾杭閨秀幷冕是卷學士沒後年餘先君於故紙中檢得之亟莊裱以供珍玩後吾妹石紹適方氏當即府君令郎倫夫人之從孫婦也遂以此卷賸之詩云公堂濕濕肅冠裳白髮當筵侍有光燕榜曾占芝草秀宮袍重染桂枝香但論才望無前輩若在朝班亦首行共道鳳皇將九子

蛻岩詞

夏日訪姚丈秋芷於羊城寓舍適遘其啟篋賸書手抄餘一帙示余曰余不工於此而子嗜之焉盍舉以贈余欣然受賜歸而讀之鈔錄未精而校讎甚嚴丹黃點筆憲義燦然黃朋曰蛻岩詞署曰河東張翥仲舉填詞觀跋尾則與樹老人手筆也跋云蛻岩河東人幼從父宦於杭與貞居子張伯雨俱學於仇山村先生之門故詩文俱有源本而詞筆亦復俊雅不凡足繼白石梅溪草窗玉田之後惜山村伯雨詩集僅存而詞止三數闋使人有零珠斷璧之恨不若蛻岩詞二卷一百二十餘首之完好無恙也是本為余友金君繪卣鈔於龔田居侍御家余從繪卣令子以常借鈔遂得充几席研玩之娛侍御所藏異書甚多生平清介自處寵宦後絕不竿牘當事貧苦至食粥聞其後書籍大半散佚矣為之累歎雍正改元十月二十三日揆樹生盧雙書後又二行云近得張外史貞居詞一卷又校定蛻岩詞訛字消遣餘春殊不冷落第一卷內水龍吟詠西池敗荷一闋尾亦有二跋詞云水宮仙子歸來為誰獨立西風背淩波步斷可憐零落一盌環珮雨葉敲寒露房倒影秋聲驚碎問西亭翠被將愁何處空留得餘香在最愛雙飛白鷺鎮相依琴邊頻外舞衫歌扇有人繡出水情雲態西子湖邊越娘舟上憶曾同采甚人今以上四十字集氏原鈔本缺未老花應依舊約明年再跋云此詞前段妙絕後段不全今人悶恨不已又跋云雍正甲辰在趙谷林小山堂得李西涯南詞本校添為之大快其他佳詞不及備錄此本未知已付梓與否當攜歸以俟好事者之采擷焉

知訓見字

古人於知字佳佳作見字解左傳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注云喜見於顏色呂氏春秋文侯不悅知於顏色注知猶見也淮南脩務訓奉一爵酒不知于色亦作見字解

程少山

程少山骨杭之名諸生也連試秋闈不售遂棄舉遊始而江西繼而廣東名公鉅卿爭迎倒屣余仁家初未識面至粵中始得訂交深相結契雅善作書行楷象緑龐不精妙尤工鐵筆嘗為余作七十二鴛鴦樓印一方章法勻整筆意遒媚邊跋古雅直造山堂小松之室詩詞

多不自收拾。曾為余書聚頭扇。因錄存數首。莫愁湖云。春愁鄉思兩模糊。怕憶家山好畫圖。剛把西湖拋撇了。又教儂見莫愁湖。幼婦新詞四壁收。至今爭說舊風流。美人不是無情物。未必當時竟莫愁。無題云。卍字欄杆亞字牆。王梅花下小蘭房。金鍰低扣聲先透。銀燭輕搖影故藏。入座漸聞香子細。隔簾徐聽佩丁當。等閒未肯輕相見。半是銷磨杜牧狂。沈沈良夜解明璫。細數閒愁睡不遑。憤作長吁眉鎖黛。時聞小語口生香。銀釭焰冷還相對。鐵馬聲淒更自傷。知道夜深寒氣重。腿將半臂卻分郎。亦可以見一斑矣。

觱篥

說文。觱篥。羌人吹角也。其聲悲栗。故名觱栗。冬月寒氣驟發。其聲似之。幽風一之曰。觱發。二之曰。栗烈。注云。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吳下田家志引諺云。三九二十七。雞頭吹觱栗。正謂風吹籬落聲似觱栗。與詩意合。因家之欸款。可以上娩風騷矣。

袍

說雅。袍。丈夫衣下至附者也。事物紀原。以為始於宇文護。周學紀聞。以為始於隋大業。皆非也。漢輿服志。周公抱成王。燕居。故以袍。物原傳說作袍。古今注。袍者。有虞氏即有之。則其制由來遠矣。

頭鞾

釋名。鞾本武服。趙武靈王所制。常短戰。以黃皮為之。後漸以長。靴唐馬周以麻為之。殺其革。加以氈。開元中。裴叔通以羊毛為之。筆談曰。北齊全用長靴。綰束始曰。故事皮靴不許著入殿。祠馬周加飾乃許也。周煇北轅錄。淳熙中。張子政往賀金國生辰。其俗無貴賤。皆著尖頭鞾。又釘鞾。見明史禮志。百官入廟遇雨。皆踢釘鞾。聲徹殿陛。太祖令為軟底皮鞾。冒於鞾外。出朝則釋之。

顧雍庵詩

山舟學士。以書名海內。而詩為所掩。然一篇之成。名流腳。索傷詞。獨絕。逸趣橫生。洪稚存太史評其詩。如山半鐘魚。響冬天籟是也。公嘗曰。吾已為人役書。那堪更為人役詩。固不嘗作公又自言。吾詩無所師承。而許周生駕部。獨謂其辦香丹淵學士。亦以為知言也。

雲貞奇外書

孔雲白楚人。夫戍伊犁。以書寄至山東道上。有人折而閱之。遂流傳其稿。洋洋數千言。詞意俶儻。神情悽惋。真好文書也。是書總並仙先生。的刻入又皐游戲中。近廣東有人於隨筆詩話中。采列數則。改全不成文。後之論者。宜從總本為是。

河東山西

河東山西。一地也。唐京師在關中。而其東則河。故曰河東。京師在潤門。而其西則山。故曰山西。各就識向所近言之也。

雙聲

南史。既佳光景。當得劇暮。一語四雙聲。以今音考之。光景二字不協。景字須作永字音方合。然考隋避丙字以景字代之。則音又不同。究未知景字六朝作何音也。

黃雀銀魚

明史言。桂文襄薨在位。有素絲之節。按文襄當軸。其故人自家還僕人至京。道地送黃雀銀魚二壜。其寄中皆黃白錢也。桂謂僕人曰。此地不好。傳語和主。南京去罷不日。除南京大理寺卿。故時有句云。若非黃雀銀魚力。安得南京大理卿。審是則史言不實矣。

土饅頭

古語云。縱有十年餓門檻。終須一箇土饅頭。謂墳也。近有人又有句云。城外多少土饅頭。城中盡是饅頭飽更驚動。

罷官詩

王笠舫大令衍梅。罷官後。贈李芸甫水部句云。春在花光濃淡裏。官如山色有無中。讀之失笑。嚴少峯太守。罷守杭州。許周生駕部。宴之於孤山蘇公祠。贈長律一首。句云。無端冷暖天難測。如此湖山感易生。讀之發慨。

饁婦吟詩

東坡聞新會有仙。訪之。至古博里。遇村婦肩饁具。蓬髮短衣。胸露兩乳。口占詩曰。蓬髮星星兩乳烏。朝朝擔飯去耘夫。婦應聲曰。是非只為多開口。記得朝廷貶汝無。言訖不見。見考甄志。

百花冢

廣東番禺白雲山。有百花冢。明季有彭夢陽者。春一妓曰張喬。喬歿。後埋香於此。諸名士各執一花環植其墓。因謂之曰百花冢。今已頹圮。有鍾君者。糾同志重修之。

翰苑吏

前明翰林院有孔目吏。每學士制草出。必據案細讀。疑誤輒告。劉嗣明嘗作皇子剖胎髮文。內用克長克君之語。吏持以請。嗣明曰。此言堪為長堪為君。真善頌也。吏曰。內中讀文書不如是。最忌語忌為嫌。既克長。又克君。殆不可用也。劉乃悚然易之。此吏可謂深識體裁者矣。

西施封神

蕭山土地祠為西施閻百詩有詩紀之見潛邱劄記又毛西河九懷詞載宋淳熙中勅封西施為土設神曰苧蘿村土地先施娘娘

朝儛

陳士元孟子雜記轉附朝儛朝當讀如朝夕之朝衛有朝歌齊有朝儛皆以俗好嬉遊故名其地其說甚新

郭汾陽

郭子儀封汾陽王而郭淮亦封汾陽子是古今有兩郭汾陽矣然以令公之勳空前絕後則伯濟之蹟不足言也

通文

李太白尋常談論俱成文理此其天才傑逸豈人所能及者今有人信口談吐好為藻飾而又鉤輈格磔舌本連蜷使聽者倦而思卧無怪宋義康王云身不讀書毋庸以才語相對也

家弟家孫

今人於尊者言家於卑者不言家嘗戴逵呼戴達曰家弟班固書集稱孫曰家孫則知古人反不拘此又謝安石謂王獻之曰君書何如家尊謂其父右軍也則稱人之父亦可曰家尊

李柬白

京山李東白以能詩名黃鶴樓七律最佳從舟過雲夢吟詩拍手一笑躍入水死見漁洋香祖筆記何姓名跡蹟俱與太白相類耶

物理

物理之精微多有不可解者石脾入水則乾出水則濕獨活有風不動無風則動南倭海蚌沒着色晝隱夜顯沃山石滴水着色夜隱晝顯禾結實於野而衆缺於倉鑿珥絲於室而紘絕於戶狐夜察蚊蚋而晝不辨山岳龍目睒諸物而力能破金石他如雪至潔也而有蛆銀至堅也而有蟻火至熱也而有鼠冰至寒也而有蠶虵聽以掌驚孕以目水母目蝦螺珠琉腦蠅以倒行蟬以仰飢茅解化銅胡桃斷鐵翡翠屑金羚羊破鎚鼠遇甘草而堅牙遇木賊而軟水之冷而有温氷火之炎而有寒頗橘踰淮而為枳樟過贛而化榕蜓蚰至弱而殺蜈蚣龜鼠至小而制螭象諸如此類不可枚舉則窮理之功難矣

樂毅陶

昌黎舉於仁夫人知之後漢書馮衍顯志賦舉陶鈞於重澤兮得虞舜而後親則亦舉於鈞也

冥婚

今俗男女已聘未婚而死者女或抱主成親男或迎柩歸葬此雖俗情亦有禮意宋康譽之明夢錄云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則真奇聞矣然周禮地官媒氏禁嫁殤者則冥婚之說似古已有之

名字通用

中第貴宅也科口也蒲蘆蒲葦也蝦也（爾小正十月元雉入於蛤為蜃注蜃蒲盧也）果蓏也禁中大內也圄圇也閘干廊蔽也眼脈也夜深也圖書經史也印章也玉版牋也帖也筍也歲朝花也鎖也鴈鳧也盛物器也河豚也黃門奄人也給事也貂璫貴戚也近侍也典刑老成人也大辟也飛廉人名也獸名也管仲人名也藥名也皋陶人名也古木也考工記梓人為筍虡注古木也鄭司農注筍虡捷也海貨也首蓿馬粟也訓士官祿也緇衣僧號也詩禮篇名也王孫芳草也蝟蟑也杜鵑花名也鳥名也龍鍾竹也老態也芙蓉水花也木花也山峰也劍也面也鏡也帳也琅玕美石也竹也船舟也衣領也三尺劍也刑法也玳瑁美石也龜甲也玉環貴妃名也唐睿宗所御琵琶名也夜光螢火也珠也璧也月也酒杯也玉樓仙人所居也兩肩也胸蠡也

忽刷蜥蜴也漢縣名也丹書刑書也誓書也屠蘇庵也酒也五經聖籍也酒器也大有卦名也蚩尤也王堂燮幸之舍也翰林也夕陽山西也斜日也郎中官名也醫士也五更養老名也謚鼓也庶子官名也支子也痛飲聳拔也承梁小木也小欒美人名也酒榼也一流人品也銀數也律令國法也咒語也枇杷果名也農器也金井井欄也梧桐葉上花紋也秋水劍也眼也綉毬獅卵也花名也滿天星花名也爆竹也過山龍吸酒器也山轎也虞美人花名也人名也詞牌名也元宵節名也湯糰也九華山也塔也燈也牙戰剔齒也書簽也參差不齊也笙也消息周易卦氣也花名也詞牌名也魚目假珠也漢武馬名也

十二時

古無十二時之說洪範言歲月日而不言時周禮馮相氏言歲月日辰而不言時古所謂時者三時四時皆指春夏秋冬也後世曆法漸密於是乎日分為時左傳卜楚邱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杜注則以為十二時雖不立干支之名而其曰夜半者即今之所謂子也雞鳴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禺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昳者未也晡時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黃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日分為時始見於此後世一日分十二時每時又分為二曰初曰正而選擇家以子初為壬時丑初為癸時寅初為艮時卯初為甲時辰

初為乙時。巳初為巽時。午初為丙時。未初為丁時。申初為坤時。酉初為庚時。戌初為辛時。亥初為乾時。即今憲書所謂寅申巳亥月。宜用甲丙庚壬時。子午卯酉月。宜用艮巽坤乾時。辰戌丑未月。宜用癸乙丁辛時是也。錢幸棣曰。都門法源寺見避舍利函後題甲時。又飛壇寺避法禪師碑後題乾時。又遼石幢二一題坤時。蓋金遼石刻多用斯為記也。

薛荔

薛荔蔓生牆垣。俗名巴山虎。山谷間多有之。楚詞山鬼云。被薛荔兮帶女蘿是也。楚言薛荔。猶此言餓鬼。出大藏服宇函。漁洋山人香祖筆記載之。因思薛荔所結之果。俗呼鬼蓮蓬。杭人取其子沁作涼菜。名目連苣。麌皆有所本也。

朱儒

人之形貌由於天賦。晏子不滿七尺而為齊相。裴公不滿七尺而為唐相。夫何害焉。然古人往往貴長而賤短。詩曰頎而長兮。又曰碩人頎頎。鄭忌八尺而自娛。曹交九尺而自負。至臧武仲則魯人有朱儒之誚。侏儒本訓短柱。廣雅作株襦。即梲也。故以況短人。初學記人部下引古藝書曰。凡侏儒事不成。舉事中止。後無名。百姓所笑。人所輕。矮子之為人。姍笑如此。可怪也。

對聯

嘗見有人寫對句云。拳石畫臨黃子久。膽瓶花插紫丁香。愛其工巧。不知為何人之句。頻羅老人嘗集蘇句。屢喜書之。獨搗天上小團月。茶也。自發牀頭一甕書。酒也。

姊妹

婦女賤稚。始作姊娌。方言作孖娌。郭璞曰。關東兄弟婦相呼曰孖里。

妻作夫誌銘

妻作夫誌銘。古今止一見。高文虎蓼花洲閒錄載云。熙甯末洛中有人耕於鳳皇山下。獲石碣方廣二尺餘。乃婦人撰夫誌銘。其文曰。君姓曹氏。名種字禮夫。世為洛陽人。三十歲兩舉不第。卒於長安道中。朝廷卿大夫鄉關故老聞之。莫不哀其孝友睦婣篤行能文。何其天之如此。惟余聞之也。獨不然。乃慰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教其子。凡累乎陰陽之間者。生死數不可逃。夫何悲喜之有哉。丙子年三月十八日卒。以其年十月十五日葬於鳳皇山之原。余姓周氏。君妻也。歸君室八載。生子一人。尚幼。以其恩義之不可忘。故為銘焉。曰。其生也浮。其死也休。終何為哉。慰母之憂。婦人而能文達理如此。亦所罕見。後此誌洪容齋五筆亦載之。而較此為略。豈傳聞異

詞彙

帳

今謂簿籍曰帳目。按漢武帝記明堂朝諸侯受郡國計。注簿師古曰。計若今諸州之計帳。則此字之來已古。然韻書只訓幬訓帷。而無以簿籍為義者。俗作賬非。

葵扇

廣東新會縣出葵扇。葵非蕉也。騷人詩詞往往俱賦蕉扇。其實蕉不可以為扇。故並無是物。且古人亦止言蒲葵。不知何以訛為蕉耳。

柴窯

雨過天青雲破處者。般顏色作將來。想見當日出樣之巧。陸魯望詩。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此尚在柴窯之先。不知何時所作。漁洋山人言曾見一貴人買一柴窯盌。其色正碧。流光四溢。余昔見何夢華文為芸臺宮保辦貢。得柴窯一片。鑲作墨牀色。亦蔥倩可愛。而光采殊晦。或尚是均窯混真。然價二十金矣。

詩評

洪稚存太史作詩評。共一百餘人。每人系以八字。中惟孫淵如先生獨加少日二字。曰孫觀察星行少日詩。如天仙化人。足不履地。豈以晚年癖耽金石。有傷風雅耶。

詠旅卓畫壁詩

田大令溥句云。地當梅市宜浮白。詩入梨園亦汗青。對仗工切。

秩

王制九十日有秩。故以九十為九秩。據此亦止九十可稱。餘不當通用也。然容齋隨筆云。十年為一秩。白公詩云。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蓋秩有次序之義。故借作十字用也。今人曰七裘八裘。又改秩為裘。裘書衣也。並未有作十字解者。不知何以傳訛也。或曰唐蕭至忠傳。官秩益轉。杜少陵賦六官咸秩。本秩序之秩。誤從衣從失。今之偽亦由此來耳。

任城太白酒樓詩

任城太白酒樓詩多矣。余最愛大興舒鐵雲先生七古一篇云。結客須結賀知章。相士須相郭汾陽。此時當浮三大白。天地中間一酒國。公不必飲酒樓上眠。樓不必因公被酒傳。但道公曾飲此地。至今往往有酒氣。七尺之軀百尺樓。出亦愁入亦愁。作詩尚有杜工部。上書要得韓荊州。除非天津橋南董糟邱。為公屈注廬山瀑。橫卷滄海流。漢江三百綠鴨頭。黃河之

水天上不再收。感公痛飲日。惜公狂吟身。讀公古樂府。知公謫仙人。一斗亦醉一石酌萬古。長愁無價青。海上釣鼇鼇無竿。江上騎鯨鯨無鞭。身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脫千金裘。飛上鳳皇臺。蹋翻鸚鵡洲。沈香亭花見蓋。夜郎國鬼與謀。須臾湯泉火城。貉一邱。惟有青蓮花開千秋。我欲醉折花枝當酒籌。而乃眼前突兀見此樓。奇氣鬱勃讀之可下酒一斗。

硯瓦

演繁露唐以前無石硯。多用瓦硯。今天下通用石而猶概言硯瓦也。一說唐用鳳池硯中凹如瓦。故曰硯瓦。米元章云。唐鳳池硯中凹受墨。故用筆一撋墨飽而筆鋒已圓。作書無不如志。今硯面平正。一經蘸墨。筆鋒或扁或側。此其所以不如古制也。是非精於書者不能知之。

太公

孟子曰。若太公望。是太公名望也。史記齊世家云。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封於呂。尚其苗裔。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是又名尚也。索隱引譙周曰。姓姜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後。是又名牙也。路史炎帝紀云。呂渭字子牙。是又名渭也。太平御覽鱗介部。七引符子曰。太公渭釣於隱溪。是又名渭也。一人五名。將何適之從。以臆斷之。望是其名。子牙是其字。尚是其官名。所謂師尚父是。渭則又渭字之訛也。

行酒之法

行酒以碧筩為最雅。鞋盃則俗矣。虢國夫人以鹿腸懸於梁間。結其兩頭。實酒其中。欲飲則去其結而以口就吸之。雖豪而實不韻。金章宗以軟金葉簿如冬瓜片。製為酒器。令飲者愈吸愈急。不盡。名曰醉如泥。但不知其製法若何。宋楊某謔事十絕。令其妻以兩手捧酒就其口飲之。名曰白玉蓮花盃。抑何無恥。

鄧會

吾杭學使者去任後。例於西湖設長生祿位。門弟子春秋臘奠。名曰某會。而其始則權輿於鄧會也。聊城鄧東長宗伯鍾岳。督學浙江。山舟學士於其歲試補博士弟子員。去後因糾集同門。和為此舉。迄今幾及八十年。香火不衰。春秋來者。皆本人之孫曾輩矣。鄧公督學江左。時有童生年四十餘。視其卷。署祖名。可法。詢之。真閩部孫也。蓋督師赴揚。寄孥白下。有孕妾。滄桑後生一子。延史氏之脈。因家焉。開其文班。累百出。公曰。是不可以文論。錄之邑庠。而刻石署壁以記其事。

伏波

今人但知馬援為伏波將軍。不知漢武帝時。路博德討南越。封伏波將軍。又三國志魏將夏侯惇亦封伏波將軍。

壽堂

今人於父母誕辰。鋪陳慶祝之地。名曰壽堂。大不可也。陸士衡輓歌云。壽堂延魑魅。注。壽堂祭祀之所也。又和靖先生壽堂詩曰。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疏。茂林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讀此可知矣。

姬

張石林燕語曰。婦人無名。以姓為名。如王姬伯姬皆姓也。後世不知。遂以姬為通稱。甚至虞美人亦稱虞姬。然按左氏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虞獨非姬姓乎。美人虞國之後。閼不得稱姬乎。惟後人以為姬妾之姬。則失其初耳。

馬精化蠶

千寶搜神記謂馬皮卷女而化為蠶。其說不經。然馬之與蠶。兩相感召。古者后妃享先蠶。天駟也。又蠶神曰馬頭娘。又周禮。禁原蠶者。恐傷馬也。又僵蠶祭馬即不食。又蜚蝗埋馬。即不食。又蜚蝗埋馬。蝗瘟其理不可解。馬精化蠶。或者有之。而千寶之說則與槃弧娶鬾頊女。生男為犬戎。一例荒唐也。

白髮

說郛載有人詠鏤鬢云。勸君莫鏤鬢毛班。鬢到斑時也自難。多少朱門年少客。被風吹上北邙山。較坡翁白髮詩尤為婉摯。又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別有感慨哀閒齋大令詩云。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此另是一副議論。丈人之筆何所不可。

蘇小小

蘇小小有二人。皆錢唐名倡。一南齊人。人人所知也。一宋人。見武林紀事。明郎仁寶七修類藁述其事云。蘇小小錢唐名倡也。容儀麗。工詩詞。姊名盼奴。與太學生趙不敏款洽二年。趙益貧。盼奴周之。使篤於業。遂捷南省。得官授襄陽府司戶。盼奴未能落籍。不能偕行。趙赴官三載卒。有祿俸餘資。囑其親趙院判。分作二分。一以與弟。一致盼奴。且言盼奴妹小小可謀致之佳偶也。院判如言。至錢唐。有宗人為杭倅。託召盼奴。而盼奴已一月前沒矣。小小亦為於潛宰繆事繫廳監倅。遂呼小小詰之。曰於潛官絹。汝誘商人百疋。何以償之。小小曰。此亡姊盼奴事。乞賜周旋。非惟小小感生成之德。盼奴泉下亦不忘也。倅喜其言婉順。因問汝藏襄陽趙司戶耶。小小曰。趙司戶未仕之日。盼奴周給。後授官去久。盼奴想念。因是致疾不起。

倅曰趙司戶亦謝世矣遺人附一絨及餘物一卷外有伊弟院判寄汝一絨乃折書惟一詩云昔時名妓鎮東吳不戀黃金只好書試問錢唐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小默然倅令和之和云君住襄陽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絹事無倅乃盡以所寄與之力主命小小歸院判倘老焉元遺山虞美人詞云槐陰別院宜清晝人坐春風秀美人圖子阿誰留都是宣和名筆內家收鶯鶯燕燕分飛後粉淡梨花瘦只除蘇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鳳釵頭此趙氏之蘇小小也春渚紀聞載南齋蘇小小墓在錢唐縣廨舍後（驛左錢唐門邊俗云西泠橋不遠）而元人張光弼詩香骨沈埋縣治前西陵魂夢隔風煙好花好月年年在潮落潮生最可憐注墳在嘉興縣前此必宋小小墳耳院判吳人安知不住嘉興耶竹垞老人力辨小小墳在秀州以錢塘之墓為妝點若知此條則杭嘉各得其一何必蹈爭墩之習耶

邱嫂

楚元王傳高祖過邱嫂餐閒長妻嘗詈張晏曰邱者大也長嫂之稱也應邵曰邱者嫂之姓也孟康曰西方呼亡壻曰邱壻邱者空也言凡已亡空有嫂也三說似張為長

吳日章

七修類稿吳日章成化時澉浦軍人恆以詩句斷人禍福有縣佐問之批曰癸巳年喜連連正月十五打秋千至期縊死有書手方六七歲其父以命問之批曰神中一管羊毫筆寫得杭城神鬼驚後乃擯名書手一舉人問之批曰人間金榜出天上玉樓成後會試放榜之次日病卒陶望村全浙詩話引某書亦載此人但吳作胡判一人云一雙紫燕落池塘紅粉佳人纔畫眉後二子戲於池邊同時溺死其妻悲慟自縊又判一人云待等明年五月五枯竹葉中苦又苦果以次年端午日山行竹根刺足墜崖而死術亦神矣哉

進士不讀史記

宋荔裳方伯在塾讀書時有岸然而來者則一老甲榜也問小兒讀何書以史記對問何人所作曰太史公問史公是何科進士曰漢太史非今進士也遂取書閱之不數行輒棄去曰亦不見佳讀之何益乃昂然而出此事王新城尚書香祖筆記中載之夫方伯非妄語者也尚書非妄記者也世果有如是之甲榜耶異矣

口語成讖

金主亮制尖靴極長取於便鞚足底處不及指時謂之不到頭又制短鞭時謂之沒下梢宣和間婦人鞔鼓以二色帛合成之名曰錯到底理宗朝宮人梳髻曰快上馬曰不走落後俱成讖皆服妖也

成狼

人之剛然過分者固猝不可近然尚有可解而陰柔者遇之則有死無生夫虎性至剛烈也然曆觀類書所載義虎救人之事不一而足而狼則從無聞焉此虎所以或有比大人君子之時而狼則直古得小人之目也

後身

輪迴之說釋氏樂道而儒者勿言然古今記載往往有之如周穆王為丹朱後身王南為曾子後身蘇軾為鄒陽後身王十朋為嚴伯威後身張方平為瑯琊寺僧後身岳武穆張飛陽為張桓侯後身宋高宗為錢武肅後身趙鼎為李德裕後身南唐後主為錢俶後身真西山為草庵和尚後身史彌遠為覺閣黎後身胡濙為天池僧後身常遇春為關壯繆後身王陽明為天台僧後身史閣部為文信國後身則再來之說或亦有之未可以為盡泯滅也

同氣之異

伍員伍尚之各行其志孔明子瑾之各事其主皆並行而不悖也而丈丈溪璧則異是信國之忠義照耀天壤為之弟者不死猶可也從而仕元無恥甚矣當時識以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其實兄難而弟不難也

阿蠻

楊妃小字外傳及諸書皆曰玉環而唐狄昌詩云馬嵬烟柳正依依又見蠻兒與幸歸地下阿蠻應有語還回休更怨楊妃似妃又小字阿蠻然徧考他書未有見者且阿蠻楊妃並用文法亦似重疊若以蠻腰音近明皇小字阿瞞則本朝天子臣下不應如此輕薄姑存之以待博識者

妒律

嘗見妒律一書題廣野居士述不知何人雖屬遊戲亦頗組織因全錄之以資笑劇○名例一凡婦梳頭臨鏡偽言從鏡中見夫與婢目挑遂生嗔毒鳥併及丈夫者擬坐以斷罪不以律例仗七十徒一年半判曰逑細沈淪聞蛾聲而驚菩疑園莫解飲弓影而成疴是以披畫圖而含哀剖洛神而赴水算狐尚服載鬼一車以莫須有之情比將母同之律罪由自召人亦何尤一凡婦人宿忤日間以飛議明及至更深猶復令妾針紉若或忘之者擬坐以公事應作稽程律笞二十遲至三史者加一等判曰春秋盟會成事定於一言戰國縱橫趨向

決於片語乃斷拘牽滯務以存退悔之心演習虛文無非出納之吝雖曰健訟當不至此爰引律決備悉從寬一夫與婢有招妻乃去婢小衣以汚穢入人口律如等發黑龍江給披甲為奴判曰苴蔌猶含酸菩鹽梅之味牡丹初放何堪羞在之招即蛇蝎以為心無此毒也本對狼而成性豈其然乎按律無可援引加等從嚴究擬○吏部一凡婦見夫外入設拈針線尤坐不語及再三詢之一推而起擬坐以無故不朝參公庭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慵拈倦繡祇念遠人默坐低頭為懷遊子未有室家靜好琴瑟和諧見良人而轉嗔聞溫言而添恨者也婦德無極女怨無終律以朝參正斯壺範一凡婦有病在牀沈沈藥餌仍令服婢稽查丈夫與妾偶語等情擬坐以納交近侍官員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珠沈玉碎肯使鸞鏡塵埋柳折花殘不許鶯簧嘴即曰關心者亂奚須壁後置人若云在家必聞夫豈沙中偶遇今乃展轉反側殊多蜜語之煩而迷夢沈吟祇屬他山之麗官箴有玷自當屏絕於遐荒壺範斯愆勿致悍成於跋扈一凡婦每見人之內外必苦勸不可令夫納妾娓娓不倦擬坐以同僚代判文案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賓櫳秘閉共誓閫內之私密室非情細訴胸中之曼聊牀握手附耳訂謀豈誠永漏話長祇為深閨計遠老瓜衣鉢宜家勿使空閨少婦傷燈阿郎決難二色比目何堪瓜葛並頭那許駢枝第

彼婦各具腸腸漫勞人別參帷幄家有制度事屬超庶自謀已非代人難恕○戶部一凡婦每同婢妾觸牌點卯嘻笑一堂忽聞主人聲息悉皆屏去擬坐以脫漏戶口律杖六十徒一年判曰紫屬平鋪象牌斜擲王筍賈笑試展班管漫挼瑤詞乃老子興復不淺而摩笄吹散計遠老瓜衣鉢宜家勿使空閨少婦傷燈阿郎決難二色比目何堪瓜葛並頭那許駢枝第因何咒詈莚卒閨眦鏡解中宵之甲抑亦蘇生挾策惟深兼併之防罪坐發縱幹逸免究一凡婦偵夫偶宿妾室便溺臥不起只推有病及再三安慰不覺盜淚下擬坐以戶役不均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自是桃貪結子故尋倒底留紅原非浪逐癡兒疑作花間戀蝶不如林木下逃方可斷斯衍慶禍乃烏啼殘夢憐春色之將闌花援獨愁恨秋梧之早落猶然心懷固寵念舊嗷而情傷志切專房分新恩而腸斷宛枯頻罪徒杖有歸一凡婦容夫納妾限夫往妾所止以一更為準漏歸則怨望罵詈擬坐以丁夫差遣不平律杖六十判曰命將出師最忌從中制肘漁人利物應須忘分推心如其箝制剝削恐致工多限促必欲束縛討捕定然此怨彼嗟尚發縱之不公高閣律而予杖一凡婦無子畏人言議陽為娶妾私棄冷宝不令丈夫見面擬坐以田地荒蕪律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曆成深耕既無滯利情人多口爰挾陰謀縱不學司馬公夫人師之入院何至如白太傅內子不使進帷猶為過矣凡婦年三十無子擬坐以現陽日影漁封永棄魂消巫峽雲蹤文對罪而幽凶邪何章而之徐氏我門盡仲量輕銖一凡

加一等三次者杖六十徒一年判曰三分有二宜加服事之誠取二用三古有貪殘之戒彌乃渝盟割地輒懷猶豫之衷役志侵漁漸現饕餮之態當與不敷律固有條初犯從輕再犯加等一凡婦故令陋婢強夫枕席以塞娶妾之念擬坐以良賤為婚律主婚者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錦衾繡褥自宜軟玉溫香綠帳羅幃豈可無根桃翠柳雖實命不同允共對非海棠而承恩非貌美魑魅偕歡因濁酒燕飛之譎宜醜妻恐妾之解進以匪匹實為亂原誓有攸歸誰賦其柏一凡婦便婢年已長大不令落髮恐丈夫有見猶之喜擬坐以嫁娶失時律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芳草無情隨春來而漸茂綠楊何意因時至而垂絲惡竹節之衝簷刪其鳳羽嘖嘖煩言一踰笄剪彼蓬心自催夫人不許麗服而表紹妻遂使髡頭乃屬椎髻而禁攙梳永咏標梅歌冰洋不疑他意試問失時○禮部一凡婦年已衰遇襪非腳粉翠鈿以閉寧擬坐以斷續式律笞五十遂出免供判曰翠鬢香雲鬟髻鬌帝鄉桃靨姿準微人看不知出塞明妃顏華已非舊日抱疴嫉妒形容頓異當時乞憐未必希恩掩袖殊令憎惡態面難堪情猶可憫一凡婦蓄妾原非得已乃自誇賢德謾效虧美擬坐以現任官輒自立碑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膏雨和風令望應流於萬里深仁厚澤芳聲自播於千秋故口碑載道逢令惟說峴山而尸祝由心至今詠思棠帝何乃事因情近名與實違

向人言攘為已德荀傳聞不察幾欲勒之貞珉久假不歸竟罷刷於賢哲盜名有禁功令實
遵一凡婦暗令腹婢借名罵奴僕因及夫妾併有子之妾擬坐以公差人員役欺凌長官律
杖六十徒一年主婦辨非主使記過一次判曰浪蝶狂蜂奚顧新婚嫩蕊暴風驟雨那管細
果花胎猶如狐假虎威豈惜鼠投器忌雖護身有符尚犯法無赦主婦記過矛仍必懲一凡
婦買妾入門必使魘鎮或掛己褲於門首或置棒槌於門限內種種不一擬坐以禁止師巫
邪說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王顏未入輸迴九轉之腸象管初吹聲斷百年之夢不用千
金買賦陰求片鐵鑄符一紙硃書寘投蛛網數行秘籙忽墜迷途性情制以鸚哥精爽攝為
虎倀是蓋幻而無跡即或被之泯跡者也淫覡邪巫痛懲遠屏一凡婦因夫買妾便設經堂
供觀禮懺悔同僧尼往來擬坐以左道惑眾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楊柳新枝昨夜幾番
風雨茶縻初架曉來無數葛藤蛾眉入而粉黛衰猶以繡經寄怨毒於瞿曇發幽憤於般若淫豔甘尼轉禪和而入室貪癡禪子披緇戒而踰閑閑從此踰閑性情由之難制是用履霜杜漸故為首禁嚴懲一凡婦娘夫有妾從旁嫁禍造作流言擬坐以衍士妄言禍福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淫情原貌猶自誤中其猜婦仗
附隱機脂粉亦忘其忮忌是以不言掩鼻鄭袁以巧愛而斃楚姬覆被殺兒武曌以忍心而
殞唐後臨風搦毒向影吹沙不第讒言離閒蓋亦溺陷死生者也所當滿杖遠配○兵
部一凡婦每夜臥必將牀前暗置景椅等物周布密以防夫有他適擬坐以假宿衛人僕
杖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秦王宮裏未失狐白之裘漢后禁中誰通赭馬之跡不慮竊符之
魏姬特恐偷香之韓壽豈乏防意如城之謀爰效入芟招豚之計坐以假借罰其愚騃一凡
婦因夫夜起溲溺不行通知即疑其私婢生嗔毒鳳擬坐以夜禁不嚴律笞五十判曰牀內
青銅原屬懷玉之具枕邊王盒用為護身之符乃棠垣何處飛奴簾外勿驚人影醒來夢話
即已夢到高唐醉後消魂身逐魂遊楚館彼固失告此則疎防一凡婦使用婢女不許面粉
賛油止令破衣敝履充作夜不收打聽丈夫外事擬坐以私渡關津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
粉敷三千無有藏嬌之屋金釵十二屈為下陳之材況羅剎夜叉分途勾攝而山精水怪匿
影潛鏡出入自有關防內外豈容飛越爰書有禁城旦何辭一凡婦見夫入妾房言語即假
借公事突入衙門擬坐以擅闖轅門律如止譴擾不作噴狀引例末減笞五十免供判曰翡
翠牀前方調鸚鵡之舌水晶簾外忽來獅吼之聲不徒花上曬衣未免膩中藏劍有心心術
不端無心見識不到一凡婦度妾與夫正值綢繆之際忽聞妾起屬以他事擬坐以擅調官
律律杖一百發邊遠充軍判曰酣戰方深浪子春風一度金牌忽召夫人號令三申既徹向

仍擡婢毒打擬坐以官司故出入人罪律杖六十以增減輕重論判曰狹路相逢幾餌身於
豺虎投梭峻拒得幸脫於鷹鸇顫斷香肌蓋為雲橫烟鎖紅堆粉面豈關雨後實生不申法一
於強梁反宣威於弱質故出故入按律何辭一夫與妾寢旦入妻房妻乃託故啟釁需索首
飾衣服擬坐以因公科斂律計贓從重論贓未入手者杖六十判曰終年交頸曾無感於寸
衷一旦分甘遂矜懷於大賚翠環金縷非可要挾而求寶鈿綉衣豈能強而取擬坐以夜禁不嚴律笞五十判曰牀內
出於機心將擬罪應同於科斂一凡婦因夫娶妾假病臥牀不吃茶飯其夫委曲勸解仍忿
言詬罵及腹婢私進飲食則咲之人至輒復藏匿擬坐以黃綠作弊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
曰銀牙正辟何心翠釜紫駝繡戶無人輒敢金釵玉粒若彼陰險之情為鬼為蜮業已覘其
一斑矧其閉藏之跡如虺如蛇竟能防之久後縱茲不治長此安窮一凡婢薄有姿色見其
悄悄傾容輒以誘漢痛詆擬坐以故勘平人律杖捌十判曰桃花沐雨夫豈有意呈嬌梅子
含酸遽謂揉脂獻媚必了頭盡屬花面即毒口見其蛇心爾太多疑罪同故勘一凡婦看戲
見有演及妾妓者輒嘵嘵不止併罵點戲之人以及自己丈夫擬坐以決罰不當律笞五十
判曰雅劇新聲不過逢場偶作芳姿豔質藉以合席同歡事爭選靡麗之情詞必出佳人之
口而乃覩花容而色溫聞管韻而神傷瞬目驚心當歌疑讌誰家簿倖故開作俑之端郎實

猖狂。其效跳梁之習。衾裯鼎沸。嫻友波騰。鼓焰無端。笞懲有律。一凡婦責婢慣及下體私處。擬坐以決罰不如法於人虛怯處非法毆打律。成傷者笞四十。判曰。前代腐刑。爰書久削。編民闕割。憲典嚴懲。在男子而已然。況女子乎。何有。爾乃借公洩忿。聲罪討於包荒。秉興宣威。肆戈矛於夾谷。如驗有傷。按律究擬。一凡婦值夫外出。即將夫妾。併有妊之妾。陰賚。並不擇人。論儈。迫妾知覺。不從。或以燒香等事。誑騙出門。擬坐以監守自盜律。杖一百。發尚陽堡。同謀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小住大來。本舊分甘之怨。母以子貴。愈深固寵之憂。詎料君子之遠行。恰值紅顏之薄命。一副狼心辣手。早定調虎離山。拔去眼釘。推入火坑。屠當壚而不惜。雖換馬亦欣。熊傷情極矣。慘何如之。其最毒之元凶。固應遠徙。即為從之惡黨。勿令綱遺。一凡婦端坐。令夫跪受刑杖。如不依從。即號哭不已。擬坐以威勢制縛人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毒龍飛怒。白日晦而海水揚。乳虎橫行。谷風生而狐兔伏。吼聲正厲。鼻息敢舒。彼既肆無忌憚。我持律以重懲。一凡婦多蓄婢女。每同夫對飲。不許婢立己後。恐美目之盼。向夫傳情。擬坐以誘人犯法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錦繡成行。勿使肉屏障後。鴛鴦雁列。莫教花陣陰。胎併令庖中飲食。失時。擬坐以窩弓投傷人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海棠新放。將有色而無香。其蕊仍含。幸漸開而結實。滿園春色。誰是宜男。共祝天生。若為乞巧。用徵蘭夢。旋起煩謀。致使瓜未熟而蒂已離。未向榮而心先盡。賈東施容完眼瞎。是且明欲絕後置之。徽墨大快人心。一凡婦因事與夫反目。即駕言龍逝。舅投尺索。經宿不平民為盜待杖六十。徒一年。判曰。毒手老拳。孰難坐視。纓冠被髮。跡涉姻邨。乃詞以情聞。卦因變動。會非盜解。浪指憎尊。屈法枉贓。擬徒決杖一。凡婦不能容妾。反飾嗔作蓋。以市賢名。當前益防。對面芙蓉。蜜訂同心之約。燈前秋水。暗邀月下之期。不知慢藏之招。實為冶容之誨。爾故陷之罪。遣責罰。一凡婦毒打婢女。其夫一言勸解。使謂私婢。愈加鞭笞。擬坐以冤屈

誣誣加等。一凡婦打死婢妾。訊供屍親。在外。仍罰。及親友者。擬坐以決罰不如法於人虛怯處非法毆打律。成傷者笞四十。判曰。前代腐刑。爰書久削。編民闕割。憲典嚴懲。在男子而已然。況女子乎。何有。爾乃借公洩忿。聲罪討於包荒。秉興宣威。肆戈矛於夾谷。如驗有傷。按律究擬。一凡婦值夫外出。即將夫妾。併有妊之妾。陰賚。並不擇人。論儈。迫妾知覺。不從。或以燒香等事。誑騙出門。擬坐以監守自盜律。杖一百。發尚陽堡。同謀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小住大來。本舊分甘之怨。母以子貴。愈深固寵之憂。詎料君子之遠行。恰值紅顏之薄命。一副狼心辣手。早定調虎離山。拔去眼釘。推入火坑。屠當壚而不惜。雖換馬亦欣。熊傷情極矣。慘何如之。其最毒之元凶。固應遠徙。即為從之惡黨。勿令綱遺。一凡婦端坐。令夫跪受刑杖。如不依從。即號哭不已。擬坐以威勢制縛人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毒龍飛怒。白日晦而海水揚。乳虎橫行。谷風生而狐兔伏。吼聲正厲。鼻息敢舒。彼既肆無忌憚。我持律以重懲。一凡婦多蓄婢女。每同夫對飲。不許婢立己後。恐美目之盼。向夫傳情。擬坐以誘人犯法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錦繡成行。勿使肉屏障後。鴛鴦雁列。莫教花陣陰。胎併令庖中飲食。失時。擬坐以窩弓投傷人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海棠新放。將有色而無香。其蕊仍含。幸漸開而結實。滿園春色。誰是宜男。共祝天生。若為乞巧。用徵蘭夢。旋起煩謀。致使瓜未熟而蒂已離。未向榮而心先盡。賈東施容完眼瞎。是且明欲絕後置之。徽墨大快人心。一凡婦因事與夫反目。即駕言龍逝。舅投尺索。經宿不

回。擬坐以背夫逃走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久蓄疑猜。苦無半隙。稔懷怨恨。巧駕片言。禪開藍室。允為解脫之門。妖孽淫祠。本是祇洛之藪。縱非紅拂之奔。難洗緇流之辱。投之有北。永絕南還。一凡婦抓碎丈夫面皮。併嗑傷肌膚者。擬坐以妻妾毆夫律。杖一百。徒三年。願離者。聽。判曰。情緒偶乖。笑裂千端錦繡。幽思乍觸。怒敲七尺珊瑚。狂態發而松柏摧。驚濤轉而巖巒損。金閨虎坐。王濛羊眼既睞。三從須嚴七出。一凡婦特令腹婢私行。竊探互相談論。以致婦之面色。忽白忽青。微微冷笑。擬坐以竊盜不得財律。笞五十。免刺。判曰。紗牕涼底。潛聆蛾闕之聲。脂粉場中。化作峨眉之態。百媚惑眼。千金棄心。蜀碎美容。吹上桃花之面。南香含笑。如噉漢女之枚。滇谷少懲。姤免深究。一凡婦閨妓女送夫扇巾等物。必搜尋裂碎。擬坐以毀棄器物律。准竊盜已行而不得財律。笞四十。判曰。采蘭贈芍。雖屬淫風。煮鶴焚琴。殊虧大雅。況適情引趣。非畫溪水之紗。貽管呈態。慎認江皋之珮。留之增為韻事。毀之自取其尤。○工部。一凡婦置妾食楓林。故令守小。止堪一人獨臥者。擬坐以造作不如法律。笞四十。判曰。花叢設重。衛傅大被之風。照雀情深。感著聯牀之美。即眉公之新式。未聞狹彼規模。非楚客之細腰。何故減其纖尺。既稽古而無徵。曷據律以示戒。一凡婦因夫欲往妾所。乃身先誘

三年。判曰。嫩柳堪折。方圖良夜佳期。而老蚌饒涎。反欲爭先奪食。壯哉銳進之氣。此處不饒。休矣罷之之兵。彼將何祐。罪不止於阻撓。律應坐以虛費。粵稽臟跡。雖誠究厥奸謀。迹決杖以發遣。

史閣部書

順治元年六月。攝政王遣南來副將韓拱薇等。致書明大學士史可法曰。子向在瀋陽。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清班。曾托其手洲平安。拳拳致衷曲。未審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位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聞賊李自成稱兵犯闕。荼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界在東鄰。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夙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鼠獍。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恩如典禮。親鄙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犯。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連兵河湖。陳師鞠旅。我力同心。報乃君國之仇。彰我朝廷之德。宜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哀之。國家之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

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為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覆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為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亦聞賊但為明朝祟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從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且擬釋彼重誅。命為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困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為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惟終始。寧忍隨俗浮沈。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為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為亂臣賊子所笑。余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為勞。書不宣意。可法頓首謹啟。大清國攝政王殿下。南中向接

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乃承明詔。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甚哉言乎。推而言之。然此文為列國君臣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宛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被非常。而猶拘牽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晉愍山陽。昭烈踐祚。悼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高宗紹統。是皆於國仇未前之日。即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為自立。率皆以正統予之。甚至如元宗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誠者權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遍被。貴冏昔在先朝。風厪封疆。載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臨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吾儕丹和宋止。戴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貴國夙好。崇仇窺此。幅幀為德。不啻是以義世好。兵以義動。仍代賜俘在此一舉。於乃乘我崇難。棄好崇仇。窺此幅幀。為德不啻。是以義好而以利終。為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乎。往者先帝軫念潢池。不忍溫親。即撫五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武。刻刻以復讎為念。閩粵之上。和衷體國。介胄之上。欲法秋戈。忠義民兵。願為國死。夫以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惟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既未服天誅。大明國督師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史可法。頓首謹啟。大清國攝政王殿下。南中向接

仇之旗。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蔡中。其衆逆賊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蔡。舉盤盂從事矣。決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陷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者。實為社稷之故。傳曰。魏絳之以忠貞法處。今日勒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弘光甲申九月十五日。按史閣部答書用紅帖寫皮面。寫敬字。啟即係督師輔臣之印六字。每頁四行。連慴頭共二十字。原書存內閣。攔政王書載本傳。而閣部覆書不載。想當時諱之也。高宗純皇帝聖諭云。朕幼年即讀明代實錄。及閱史閣部答書。致命克盡臣節。致書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乃得請其文。所為揭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辭嚴。心實嘉之。而所云可法旋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則後世之人。將不知其何所謂。必有疑忽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不及藏書家。則亦不可得。復命索之於內閣冊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歎福王之不慧。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奸製其肘而卒致淪亡也。夫楊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長江而為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況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潰師潰。忠臣流涕頓足而歎。無能為力。惟有一死以報國。不亦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詆諆不經之言。雖心折於睿王。而不得不強辭以辯。亦仍明臣尊明之意也。予以為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如右。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錄於後。夫可法即擬之丈夫。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稱其母夢天祥而生。則出稗野之附會。失之不經矣。恭讀一過。仰見我烈祖聖度之大。

萬歲

馬伏波平蠻。吏民皆伏呼萬歲。此猶曰對將軍而頌天子耳。吳良傳註東觀記曰。門下掾王望誦稱太守功德。掾吏皆呼萬歲。則誕妄矣。又新序梁君出獵。見白雁羣。公孫捷下車拂矢云。梁君援其手上車。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他人獵得禽獸。吾獵得善言也。自稱萬歲更奇。

鋼

世所謂鋼鐵者。用鐵屈盤之。乃以生鐵陷其間。泥封鍊之。鍛令相入。謂之團鋼。亦曰灌鋼。此乃偽鋼耳。鐵之有鋼也。如麪之有筋。灌盡柔麪則麪筋乃見。鍊鋼亦然。但取精鐵鍛之百餘次。每鍛摘之一鍛。一鍛生累。鍛而斤兩不減。則純鋼矣。見宋沈存中括夢溪筆談。

修竹楊家

唐楊相國收江州人四子。發假收麗。發以春為義。其房子以祝以乘為名。假以夏為義。其房子以注涉洞為名。盡孚以熨為名。收以秋為義。其房子以鉅鐔鑛鑑為名。嚴以冬為義。其房子以注涉洞為名。盡有文學聲高第。人呼修竹楊家。所以別於靜恭諸楊。亦猶桐樹韓家也。其瑕子名亦有謝莊風月山水景之意。

古字

古字不全。往往借字。如古無順字。若順也。古無真字。誠真也。古無是字。時是也。又古未有雙聲而其機已見。如不可為叵。何不為盍。如是為爾而已為耳。之乎為諸之類。此二合之音。切字之原。與聲俱生。莫知所從來也。

李赤

李赤自比李白。後為厠神所祟而死。見柳子厚集。赤有十詩。在姑熟堂下。署李白名。東坡讀之。以為漫陋不類太白也。

丹青引

杜子美丹青引云。至尊含笑催賜金。圖人太僕皆惆悵。說者曰。帝喜畫之能寫真。故催金賜之。而圖人太僕自愧歎無技以報恩賚耳。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此深譏肅宗也。考是詩始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帝既見先帝之馬。憐惜良久。又安得不賜金。圖人太僕見馬。能惆悵而懷先帝也。此解新奇而有理。

蓴菜

漫錄又載杜子美祭房相國。九月用茶鼈蓴鱠之奠。晉張翰亦以秋風思蓴鱸。蓴生於春。至秋則不可食。何二公皆用於秋。云云。不知蓴菜春秋二生。秋蓴更肥於春蓴。江南人於早秋宴客。必薦此品。北產固不解也。

繡帳錦帳

司馬溫公娶子婦。聞其家有繡帳陪贈。毅然不許入門。王荊公嫁女於蔡卞。以錦為帳。未成禮而華後已聞於外。一日神宗問介甫云。卿大儒之家。亦用錦帳嫁女。急舍之開寶寺福勝閣下。為佛帳。夫以宰相之尊。一帳之間。矜重如此。近日蘇杭嫁資。靡費帷帳。至有飾以珠玉者。其他之僭侈無論已。傷哉誰挽此頹風也。

貪獻狗雞

唐川皇每大朝會。有舞象。禄山在長安見而羨之。及篡位。欲以誇諸胡。宴凝碧池。令牽象出。

文兒非帝。不肯拜舞。鞭之號叫。徹殿陛。遂以不食死。唐昭宗蓋一猿。善諸戲。帝愛之。名孫供奉。後余忠襄位。此猴見座上非帝。跳踉號咒。觸階而死。宋帝昺蓋一白鵰。從見帝蹈海。遂連龍舟投於海中。余謂毛羽之屬。盡義者多。盡忠者少。此可以立一廟。合而祭之。以愧夫天下之人而獸心者。

帝王別號

宋高宗自標其室曰損齋。後人以為帝王別號之始。閻罃莊漫錄載。宣和間。蔡寶臣致若收南唐後主書數軸。來京師。內有發願看經文。自稱蓮峰居士。則五代已有之。

成語對

劉貢父嘗戲謔登科。雖齒且倭。吾屬何患。成語天然。東坡所對。見釋惠洪冷齋夜話。

粵僧詩

廣東海幢寺僧。今種魯連臺詩。沈文慤收入別裁。此外又有約游山陰五律一首云。最恨秦淮柳。長條復短條。秋風吹落葉。一夜別南朝。范蠡湖邊客。相將海畫橈。言尋大禹穴。直渡浙江潮。一片神行。有不可攖拳之勢。

文人詩

從來工制藝者。未必工詩。以心無二用也。然余謂非真文人耳。若真文人。未有不能詩者。且文人之詩。為能入細。有明至今。騷壇之卓卓者。非即臺閣之錚錚者乎。能鍊院姑蘇懷古詩云。昔使諸侯盡臣妾。滄波秦代滅海一帶。有異種蚯者。血肉之品。出以種植。奇矣。然猶濕生化生之物耳。至西域種羊羣尤離奇。又大竹林中有物。名筒根。根子。鼠之類。略似人形。竟谷峽內。剡美江西饒州一路多有之。來城有筒根梢子詩。

公牘

保定府知府州有不肖子弟與人爭伏字。大憲從大罰而懲。不均罰而沙汰。此等公牘甚多。

誤出題題

乾隆甲寅浙江鄉試易經題誤出唯為日為火。宋李方子自定編。浙江鄉試易經題誤出為雨為金。眼獨有偶如此。

飭字

飭字本義。謂整飭。如整飭邊備之類。今人作寒食詩。欲押飭字。以無出處。遂不用。按劉夢得不敢押糕字。人人知之。押飭字不敢者不知何人。

押木字

王禹玉杖郎試珊瑚賦。上希顏氏願為可鎔之金。下笑宰予。恥作不雕之木。木謂木官雕他事率云。粵惟孔門。厥有端木。並押于第二韻。此獨于第六韻。別意押之。無不以為奇巧。

太公年

太公八十遇文王。相傳之說也。宋玉楚詞云。太公九十。乃顯榮。今仍未遇其匡合。東方朔云。太公體仁行義。年七十二。乃設用於文武。剛遇東方朔減了八歲。卻被宋玉硬展了十年。幸而此書無此拼再釣魚三十六百日可也。

里老谷縣官

前明蘇溪令某公下車。欲厲威嚴。乃進里老。謂之曰。汝曹知減門刺史破家縣令乎。有桂姓者答曰。邑士多習詩。但知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他未之前聞也。今默然。

諱

國諱公法也。憲諱私情也。下為上諱。下之盡禮也。上責下諱。上之不情也。宋田登作鄧。自諱其名。人有觸之者。即怒。於是舉州皆諱燈為火。上元放花燈。吏人遂書榜揭於開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又宋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曰。兵士。其妻齊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人傳語曰。今日夫人供十八阿羅兵士。太保請官點兵士書。都下哄然。傳以為笑。刻意為此。必有觸諱話柄。又某朝官諂事蔡京。呼之為父。合家不許犯京字。眷屬犯申飯。奴婢犯笞。客犯罰酒。自犯手披其頰。其無恥乃至於此。又宋稗類鈔。載有上某官名申。最惡人犯其名。一日有知縣進見。問曰。某案如何矣。曰。業已申郡。上官微露其意曰。汝便不申也罷。對曰此事斷合糊不得。卑職申郡守不理。即申監司。申監司不理。即申臺院。一次不理。申二次。二次不理。申三次。申來申去。直待申死方休。上官雖怒之而無如何。反笑而遣之。惹人搶白。是亦何苦。善乎杜祁公之言曰。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則所諱在我而已。他人何預焉。公帥邠州。三日。孔目吏請家諱。公曰。下官無所諱。惟諱取枉法贓吏悚然而退。父母之諱且不必。而況己名乎。

學生次序

雙生男女。或以後生者為長。謂受胎在前也。或以先生者為長。謂先後有序也。愚謂當以先

生者為兄。夫紀年者紀生者將來所得之年。假令二人一生於除夕亥時。一生於元旦子時。則先生者不但長一時一日。而且長一歲矣。即使將來同年月日時死。而紀壽總高一歲。烏得不為兄耶。

四克

宋張汝弼大正鄉試主司命題平康正直。隱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榜發被放。夢神人告曰。汝若再遇四克。始克有濟。自以為經中再無四克。此生科名休矣。後淳熙丁酉題云。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場中同舍有與張相識者。厲聲曰。汝弼可賀。題中有四克矣。遂獲雋。

日月燈

王荊公在經義局。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呂惠卿曰。日煜乎晝。月煒乎夜。燈煜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也。公大首肯。見宋永亨搜采異聞錄。

拾遺記

王子年拾遺記云。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木而晝遊。經歷窮桑滄浟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為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乎水際。與皇娥讌戲。奏婉娟之樂。游泰壑。歸窮桑。在西海之滸。有狐桑之樹。直上千尋。旁紅椹紫葚。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帝子與皇娥泛於海上。以桂枝為表。結黃茅為旌。刻玉為鳩。置於表端。言鳩知四時之候。故春秋傳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風此之遺象也。帝子與皇娥並坐撫桐。鼓琴而清歌。歌曰。天清地曠。浩浩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含天海蕩。望滄滄。乘桴輕漾。泊日傍。窮其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世俗謂游讌之處。為桑中也。詩中衛風云。期我乎桑中。蓋類此也。白帝子答歌。四維八埏。渺難測。軀光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窗軒織。桐峰文梓千尋。貢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漏海涌。來栖息。及皇娥生少昊。天曰窮桑氏。亦曰桑邱。此等事蹟。原屬渺茫。不足信。而所寫則一則淫豔浮詞也。然其筆意之間。何等空靈縹緲。自是當人吐屬。若使唐人寫之。不免尤長。若使宋以後人寫之。便黏皮帶骨。惡狀難堪矣。故前人以小說惟漢為最雅。觀此愈知秘本一錄可知。

尚主

前五代諸駙馬以尚主為榮。宋孝武朝至有連名具奏罪者。可笑也。天子之女。驕貴自不必言。然侍執盥則不可也。唐宣宗選于琮為壻。迎拜秘書省校書郎。右拾遺。賜紱。左補闕。賜紫。尚永福公主。事舅姑畢。上曰。以此女子。近因食食一魚。對侯帨折亡箸。性

惰如此。恐不可為士大夫妻。許琮別尚廣德公主。亦上次女也。天子之女。且不可任。況其下者乎。

臺閣詩

高文良公謝恩賜花翎鞍馬。御詩云。冠劍省萃天風細。衣袷鵷黃御氣濃。解次風宗伯觀御射詩云。容節中和天子射。弧張高下聖人弓。何等正大。先文莊公恭和御製行幸詩云。依山列幔隨疎密。因地為塘各淺深。穿穴不須陶治土。拾新端可溉菜畦。井幽通結千瓶白。抒墨空存萬點玄。詩與風旌兼寫盡。向來增減重斟酌。常時為人所稱。就謂應制體不能工也。

奇逢

國初浙東亂時。諸暨陳氏女。年甫十八。為杭鎮擄什庫所得。當於銀工。通之堅不肯從。杭人朱脫生尚御郭宗臣。義醵金贖歸民。知女之義膽之方至。忽友人某贖一童子。問之即其夫也。翼日贖一姬至。乃其母也。繼又贖一姬至。乃其姑也。自兩翁覓妻跟踏而至門。即其父及翁也。兩家皆月一時完聚。遂合巹結褵而歸之。此較李笠翁巧圖團聚奇。莫謂天下無異事也。

日月如丸如扇

溪蠻譏誚。或問余日月之形如丸。如扇耶。（即平圓）余曰如丸。以月盈虧可驗也。月無光。日之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難相值。而不相礙。塗粉之喻。明顯之至。

陽朔縣

阮芸臺撫吳時。有屬吏欲求劇縣。託宮保相知某公道地。宮保曰。官可自擇乎。可自擇則吾舍節鉞而為陽朔令矣。某問故。公曰。陽朔荔浦山水奇秀。甲於寰區。吾於閱兵時經過。今猶嗜睡不忘。向以為一時戲言。而不知語有所本。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云。王侍郎贊中朝名士。有弘農楊遵者。曾到嶺外。見陽朔荔浦山水。談不容口。一日不覺從容形於言曰。侍郎曾見陽朔荔浦山水乎。公曰。某未曾打人。脣綻齒落。何由而見。因之大笑。後楊罕求選授邑。挈家南去。亦州縣官中一高士也。乃知才人吐屬。真無一字無來歷者。

典故出

閱黎簡後論。及御溝流紅葉事。屢見紀載。而各異其人。究不知當以何為據。

重刻吟舫秋雨盦隨筆後序

夫珍華剡玉異代摩崖跡之紛安石碎金小史雕龍威之秘不有作者疇發新型弗生後賢閎閈墜網然世之拘文牽義者以詁曝章句為可傳既囊災梨者以敝帚享金為能事孰識古人懲勸之旨羊寓方言稗官附會之辭補徵文獻冰瓯浣筆雖雅俗於操觚雪案誤鴈亥於丹鉛天馬博涉經典銅鼓扣識於沒先綺麗文章花管夢生於太白荒榛苗竹崑獸成謎與埒湖滿匯走誌異仿小廣初志而比事訂訛參新唐書文而輯金級王隨之時義大而關不敢珍秘枕中篋所未到氣已吞宜其風行海內奈經動地鼓聲董天妖孽化茵成溷煮鶴焚琴斫使此書原板湮沒無存而坊間翻刻利在混珠誤增魚豕誰為刻翠再辨驪黃先生賢嗣許秦北明府宦游鄂渚誼篤渭陽慨茲籍之失真集同人而讐校分漢水之一勺剖劂重新湖粵荐於三生精靈如晤越四月而事竣適余來漢皋囑為後序義不獲辭雖觀總冗俗而愉快志神譬之虢會審音疾雷不覺其巽狡人運斫成風弗鈍於微矧導美在先忍淹韓陵之片石因人成事媿乏江郎之綵毫從此復汪淪之舊梓延梁苑之菁華秋雨聲多春風嘘暖傳堪附驥樂此筆於歸帆迹可留鴻寄遠情於江表

光緒歲次甲申季夏姻晚仁和王梵廎山甫拜手謹序於赤木拜次

重刻吟舫秋雨盦隨筆書後

舅氏梁節竹先生著吟舫秋雨盦隨筆八卷儀奇考異扑漏摘芬久為藝苑所珍春江氏據綺堂偏板毀於兵燹此書風行海內故各省坊肆皆有翻本然魯魚亥豕舛錯滋多至不可究目讀者病焉 甥擬重付剞劂屢覓原刻不得適於黃星俞刺史案頭見之驚喜過望知其昔年在閩以重值購獲者遂商借影鈔釀貲重雕並從汪子川表兄處假副本屬同志分校精審訛之閱四月而工竣俾我舅氏著述曆劫猶新且還汪氏之舊是固博雅君子所同為愉快者已

光緒甲申閏五月甥許之璇謹識

甕牖餘談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清 王韜撰

甕牖餘談

甕牖餘談提要

清人王紫詮撰書凡八卷先生嘗遍跡海外留英最久故於彼中之風俗技藝富強之原靡不悉心考咎用能言之鑿鑿且躬值洪楊時代所見忠臣義士節婦烈女咸與表章軼事遺聞往往而在讀者可想見作者之微旨焉

序一

夙游燕京獲交楚南奇士曰魏默深嗣客嶺南又獲識吳中奇士曰王紫詮二君能文章其才奇默深文似龍門西京紫詮文似東坡同甫二君均通外國掌故默深有海國圖志紫詮有普法戰紀實為聞所未聞紫詮向以殘圍文錄乞為之序茲復出甕牖餘談見示讀其書凡忠黨之殉節貞女之死難及各國之風俗各賊之源委無不無不詳載紫詮之才視默深抑何多讓余是以因紫詮之請爰書之以告世讀紫詮之書者

同治十二年歲次癸酉閏中五虎山人林昌奐序於羊城天根月窟之齋

嗚呼禍亂之生也雖曰天意豈非人事哉我朝龍興逾淪武功之盛亘古罕與京邊後生蛊目繁未免有不逞之徒妄思生事然皆不旋踵而平道光二十一年禁煙啟起一二疆臣措施偶不當遂定五口通商之局輪艦銜尾而入內地洋商投躡而抵巖疆山川之扼塞不可恃甲兵之堅利不足禦師武臣力舉無所施其技說者謂海宇自此多事矣猶幸主持和議者善為羈縻託柔遠之名為治安之計洋夷俯首游爾休者閱十數年而不知窺其後者乘機竊發肆無忌憚夔延十數省荼毒十餘載猶尊號偕帝制自明季季自成張獻忠之後從未有小醜跳梁如此橫行天下者也嗚呼此豈無識之妄為哉夫亦謂我朝海禁既開不得已而從遠人之請是殆積弱既久官不知兵遂敢為潢池之弄耳不然聖朝深仁厚澤歷二百餘年無好生之橫征無酷吏之濫刑斷不至激而生變也有心世道者高目時艱思為讜論救或才力不逮或聞見未真徒抱忠藎之忱日漸湮沒可勝慨哉吳郡王紫詮先生博綜舊書弱冠即有澄清天下之志顧無所藉手居恒鬱鬱不自得中更離亂益復無聊思欲立功海外命駕造歐羅巴之英吉利暇則默識其輿圖風俗與夫西人之爭鬥勝諸物故凡鐵甲船火輪船火輪車槍礮飛天炸地之製以及算學化學重學無不融會於心時耆宿士方與法蘭西構兵先生發有普法戰紀之作其兵機之利鈍器械之優拙疆域之險要瞭然如指諸掌談西國形勢者無不奉為圭臬也比還中原屏居香海時與顧違然尊門圭竇之中以筆墨為生涯以詩書為耕餌而偶發一論偶吐一辭猶復繫情君國蓋真有杜子美寄跡成都之意焉所著有瓶園文錄遊窟讀言瀛瑣雜志春秋朔閏考衡花館詩鈔諸書甕牖餘談者先生經世之書也紀亞西亞洲歐羅巴洲阿非利加洲亞墨利加洲諸事蹟幾於纖悉畢具若粵匪中諸賊首之始末及賊之鴟張狼顧諸情形並載於冊而於忠臣義士節婦烈女尤惓惓於懷不忍須臾忘嗚呼僕與先生未謀半面而讀先生書猶有以窺先生之用意為至深遠也夫紀外疆風土者瀛環志略海國圖志諸書尚已記逆蹟者則有粵匪開見錄江南春夢庵筆記諸作若夫合二事以成一書者具惟先生乎先生蓋實見夫聖代懷保小民不忍蒼生久罹兵革所以兼容并包曲許外邦屬集即偶有齟齬概不與較萬不料宵人窺伺即逞其毒痛天下之心赤子何辜半遭鋒鏑今幸中原底定遵孽湯除出水火而登衽席之安猶不慕遂舊聞用垂龜鑑千百年後方沐浴聖天子

光緒紀元歲次乙亥中秋前二日樓譽仙史序於海上鑄鐵庵

卷一
張小浦中丞師殉難
紀伊興額戰績
又紀全玉貴事
周軍門
張秉中事
帥觀察死難
張蟾庚小傳
汪馬二秀才事
蔣劍人軼事
卷二
孫女割股
書彭孝女事
盜國丁生小傳
紀全玉貴事
紀吳秀才事
南瑟雙忠傳
劉主政殉節
田玉梅小傳
夏廣文
張廣文
又紀蔣劍人事
紀賀貞女事
孝媳割股
陸節婦事
日本宏光
英人侯失勒
英國才女法克斯
紀張石卿事
白齊文論
卷三
漢口賊情
專重天算
武試宜改舊章
算學宜先師古
漢口兩錢
星隕說
西國大船
往美國人數
猶太古愚說
亞美利加洲古風俗
給予文憑
英國硝皮法
造自來火法
卷四
新金山
米利堅頸地
花旗沃土
日本略記
琉球風土
新開西半球記
通商日本說
印度叛英
暹羅米賤
續記李文通事
英國海防
卷五
西儒實學
英國大輪船
紀湖郡逆民事
宋景詩
奇獸
星隕說
西國大船
西國人數
猶太古愚說
亞美利加洲古風俗
給予文憑
英國硝皮法
造自來火法
神怪
浙江亂後景況
戒煙新樂府
日本風災
新金山
米利堅頸地
花旗沃土
日本略記
琉球風土
新開西半球記
通商日本說
印度叛英
暹羅米賤
續記李文通事
英國海防
卷五
西儒實學
英國大輪船
紀湖郡逆民事
宋景詩
奇獸
星隕說
西國大船
西國人數
猶太古愚說
亞美利加洲古風俗
給予文憑
英國硝皮法
造自來火法
潛芳園
說龍
嘉興災異
安徽風災
臺灣島
南洋海島
花旗善法
嘉邦築路
論地球僅得二大洲
新金山少水
海島火山
俄國弊政
李文通探地記
英國兵數
外國牙科
埃及古跡
雪
金鋼石說
日本大字
西國印書考
照船搭燈
白頭教人
西國造紙法
西懸緣起法
孟蘭盆會

卷六
洪逆頑末記
記西賊事
記北賊事
卷七
洪逆瑣記
記干賊事
記燕賊事
記特賊事
卷八
賊中悍酋記
賊陷金陵記
記來賊事
記南賊事
記冀賊事
記忠賊事
記英賊事
記李賊事

甕牖餘談卷一

清 兵部主稿蔣超撰

張小浦中丞師姻難

泰中張小浦先生諱節。當今之經濟名臣也。其忠良之氣。溢於顏頰。結自比血性中流。出少時事父太夫人教極嚴。九歲喪母。太夫人年未三十也。悲心甄拔。一束至公。十論介狀。繼任江西巡撫。適賊攻南昌。先生親督兵民登陴守禦。與賊相持三閱月。卒解圍去。先生之功也。在皖期事務。亦皆能辭徒以小過見斥。然天子知其才。卒起之。同治元年九月。先生在楷家居。值回匪叛亂。輕身入賊中勸諭。在倉頭鎮。不能被害。大帥潘鼎新。與平原宇紹。朝廷馬念慈。連疏薦其子師邵一品廕生。用彰殊烈云。

逸史氏曰。余於乙巳秋。年十六。先生拔冠邑庠。蓋以遠到且謂丈有可氣惜前時尚幼。未得親炙於左右耳。然知過之感。為能忘也。記此不書姓名。

盩屋丁生小傳

諸生丁義。皖人。素訥言。識大義。憾慨乾為。不避艱貲。鄉閭中有以急難告者。嗚呼。

之好施與。無德色。以是里人成慕重焉。

丁生見流寇紙橫。所遇輒擄。慨然憂之。所居并平毀其堡。積賊尸為京觀焉。於是率月南走。追至岳家集及之。所有積悍悉黨。盡跳之溺於河。率月數窮。輒向北竄。意在統領官軍之後。都統乃邀之半途。逐獲安月。其時別股捻逆竄踞永城縣境之薛家湖。壕都統往剿。足受炮傷。血流如注。裹創力戰。竟克逆壘。又由宿州臨溪追賊至梁城。賊忽蜷集。圍之數重。都統以騎兵三百。鑿圍而入。決破圍大股賊衆。整旗回營。此皆前後戰績也。都統勇略冠世。用兵如神。尤能以少破衆。以奇制勝。雖古之韓岳。何多讓焉。惜後以槃賊汶上。卒至戰歿。傷哉。營員中有與都統相識者。皆言其忠介之氣。溢於言色。談兵扼要。深合韜鈐。約束士旅。極為嚴肅。有妄取民間一物者。立與重典。雖所親愛。法不少假。以故部伍雖多。兵民相安。數年如一日。往往鄰賊於前。兵食不繼。而鄉民以委飯供餉者。其事嘖嘖在人口。至今徐宿士民。道及都統戰事。猶能指畫其進退節制。結陣部勒。為奇才勇。嗚呼。如都統者。固今之名將哉。

紀全玉貴事

貴州人全玉貴由行伍屢立以戰功致位遊擊。昔作湖南徐府緒大警。俄逆苟榜叛。

毒賊被獲。大股將至。徐帥來夜饗將過。玉貴以幣中金錢山積。燕妾與賊殊可憐。急回探取。而賊已衆至。圍之三匝。玉貴計無所出。挺身獨立橋上。肆口謾罵。賊渠揚矛洶洶而前。熟視良久。謂其下曰。彼純盛而言非。必非以孤身作此狡獪伎倆者。營中必有伏。不可墮其術中也。竟不戰而退。玉貴復報知大營。徐帥始尾兵回駐。即為紳閩差。於首錄玉貴功。朝廷深與其勇。立賞五品頂戴。後調至向帥大營。進攻金陵。積前後勞績。官至四品。玉貴在營。每衣素衣。每戰偏袒而前。軍中號為白袍將。所有戰首。上繳拼命二字。投和春往剿盛州賊。盛州賊負戰不捷。聞全玉貴名。因咨請向帥調往攻賊。雖盛州城約十里許。有平地極空曠。可以屯兵。為攻城計。前後俱係賊營。調往攻賊。雖盛州城約十里許。有平地極空曠。可以屯兵。為攻城計。前後俱係賊營。聲勢聯絡。形勝已為所據。玉貴曰。須於此地築營。而後城可破。乃獨以身當其衝。時賊衆四面環攻。玉貴分兵應敵。舒色不動。摧鋒折銳。逆黨盡靡。竟以孤城屹峙。兵間。於是玉貴攻其前。和帥襲其後。城外所有賊營。悉為官軍奪取。然後得專攻城守賊。時守盛之賊為陳逆與。共黨謀曰。全某但可智取。不可力敵。因出與戰。而預掘陷坑於當道。佯北以誘之。玉貴失足墮坑。遂死。死之日。其下無不同聲痛哭。盛郡士民念其功。多私祀之。而往往顯著靈跡。丙寅正月。郡民為之擇地卜葬。蓋營倉尸掩埋暗無從得棺。係以氈裹。及啟之。皮肉不朽。面色如生。民益驚為異。

又紀全玉貴事

盛郡民私祀全玉貴。每於祟口立尺五之廟。焚香諸拜者。男女絡繹不絕。疾病祈禳。往往有驗。時見玉貴服白袍。首戴青小帽。降於民家。則其家輒有咎。須以牲牢祀之。始已。其所憑之處。有一穴。殊滑坦。若常有物出入者。鄉人因謀掘而別築高原。既啟土。則顏色如生。衣服亦不少朽。咸敬禮之。加飾。皆極隆備。既改葬。後絕無靈。而卜禱亦漸不驗。或謂死者身不朽腐。又時見於世。不幾何於魅歟。玉貴生為忠臣。不當死為魅鬼。其如此者。或別有厥氣。憑之乎。或又謂忠魂毅魄。圖聚而然。非可以尋常測也。其示異於人。或以遺蛻未安乎。凡改葬。非得所。無靈以安。故遂不為詭怪之舉。理或然也。

記吳秀才事

吳姚衡。名諸生。安徽合肥縣人。少負大志。遇事極有膽智。與人談經濟。服掌維持。整飭四鄉。時見寇氛日熾。慨然以澄清為己任。迨賊衆悉力來下。浙過其鄉。逸首偽囤絲。半家從賊。一戰而獲其渠魁。賊為之修。紱立退三舍。於是州縣成倚任之。委凡

孝宮保參許於朝。俾賜祭。悼國家關係之典。均可為載筆九也。

南都雙忠傳

國家自二十年來。赭寇實撓。養生非洲何又損甲。海同仇。其間懷忠抱烈。取義成仁。上以報朝廷。下以衛閭里。凜然著大節於天壤間者。指不勝屈。嗚呼。士當平時。讀書養志。設使臨危。且無其節。雖逭一死。以偷視息。亦何貴焉。故死事之慘。未有過於魏君若也。事聞。以同知例賜邱。州人思之。立祠祀焉。其龕主書從九職銜者。悞也。民間所稱御州三忠祠者。君其一。吳君湖南湘潭人。壬午舉孝廉。考取覺羅官學教習。以知縣改教職。部選衡州府耒陽縣教諭。捊以憂歸。咸豐二年。署安仁縣教諭。是年八月二十七日。賊由江西安福竄茶陵。所至焚掠無人理。賊氛日逼。倉卒間募勇設防。實不可恃。九月至二月居民紛紛遷徙。驚呼曰。賊至矣。翌日。知縣城守等出禦城外五里之寶塔鎮。實將借詞他遁也。君獨持議守城。以待援師。堅不肯出。然度不可支。作書並檢平日詩文稿付其僕。旬林馳歸鄉里。泣諭之曰。事已至此。死固吾分。願家人勿以為念。五日。賊果自羊尖關入。攻南門。急。君登陴禦之。俄而賊從北門闕口舉援而上。勇丁散走。君非向再拜曰。城亡與亡。義不可去。欲下城回署自盡。甫過書院側。遂被執。賊勸之降。不可。或叱之跪。君怒目視賊。冒盡裂。罵賊。痛毆之。體無完膚。猶罵不絕口。遂殺之於城外沙洲。次日官軍至。賊遁。地方官殮其尸。面如生。其子熙甫在襁褓。未能聞於當道。然死事之烈。不可以湮沒也。其友張君雲。方官御史。為之請於朝。建立專祠以旌忠節。甚盛事也

張東中事

張東中。湖北人。幼讀書。多才力。以應童子試。不就。去而就耕。附近有磽。徒。相與悲憫。飲食相交結。中有陳大綱者。尤猛橫。二人結為刎頸交。互相標榜。以號於眾。黨人遂推張為長。張自謂得遇興人。授以天書三卷。能占望氣候。時楚地連年亢旱。歲穀不登。斗米幾值千錢。饑民載道。而粵寇警信日逼。張遂乘機煽惑。倡亂。揭竿而起。時屬邑令。陝西人。頗知兵。聞變。即率壯士三百人馳入其衆。擒陳大綱。磔之於市。衆人素受其虐。皆大呼以助官軍。以簞食壺漿來餉者。不絕於道。賊人奪氣。棄羽盡散。張與子均被殺。隻身得脫。逸於永州。投入粵賊中。每遇官軍。輒捨命相撲。多狡。賊小呼

之為張拼命。沿途裹掠。得衆二萬餘人。他賊率艱虛數。羸弱老幼。無不收錄。獨張挑選精壯。日加訓練。號亦擇犀利者。前隊二千人。皆用洋鎗。衝鋒陷銳。發無不中。號之曰。此張家背鬼軍也。海賊所為。決其必不成。於賊陷廬州府時。率其黨徒投泊逆而依於一山頂。結土寨焉。由是時出劫掠。不辨兵賊。有戴重貲者。輒擄之。雄視一方。而待貿民頗善撫御。因此避難者麕至。立堡相依。居然成一村落。官軍至。則以閘綠自衛為名。賊至。則謬稱貢獻之地。少饋以土物。謂必不可。惟有出於戰耳。賊素知其能悍不敢發。因此雖當要衝。竟能自立者四五年。及寇氛既靖。道路皆通。地方官招張語之曰。方今榮逆枝首。闔境肅清。閭閻共安枕席。民庶喜覩昇平。汝擁此巨衆何為。盍速散遣。若猶崛強如昔。大軍必萃於汝。必傾巢盡殺乃止。勿悔也。張乃與衆商曰。汝輩願棄劍戟以事耰鋤。煅營堡以就田里乎。衆曰。我儕素慣行伍。若閑冬有用。余者。當效馳驅。即戰死疆場。以馬革裹尸。亦男兒分內事耳。若鬱鬱鄉閭。老於牖下。所弗願也。張知其衆尚可用。率之而西。道出山東。適捻逆下竄。勢甚披猖。見張衆至。悅以為官軍。即與接仗。歷三晝夜。捻匪所殺無算。乃委之而去。張按其人數。止剩餘傷者過半。不禁喪氣。因就捻逆舊壘養傷。是夜官軍援師猝至。鎗砲之聲不絕。張又誤以為賊。非彼也。亦鳴角應之。彼此交戰。大明始止。張中砲身殞。營眾傷殘者過半。張之黨見統官軍旗幟。乃請營官以此統兵官視之。信。收錄其衆。歸之麾下。而紡葬張於近舫山。并立墓石。請於朝得旌邱焉。

劉玉政尚卿

刑部主事劉鍾祥。浙江錢塘人。咸豐乙卯登賢書。丙辰入詞林。改官刑部主事。擬請假回籍。正值米酋不靖。劉主政月擊帥艱。恒以保衛鄉里為念。十一年。賊再通杭州。前撫臣王中丞有齡。稔知主政為誠可恃。商令團守禦。分防錢塘北鄉之花園村化龍墟三處。錢守處相持數日。賊不敢近。九月賊攻杭州益急。分巨股擾北鄉。勢尤鴟張。衆以王政非守土官。勸其早舍他能。主政怫然曰。危難至此。安忍存亡。聽之可也。吾當効死以酬國恩。仍苦戰無稍怯。迨九月二十三四等日。賊焚殺北鄉益慘。閭民十喪八九。主政身受重傷。謂鄉人曰。事已不可挽回。吾惟以身殉之。特不願以賊刃污我頸耳。逐於花園村投河殉節。時咸豐十一年九月廿五日事也。

帥遠塏觀察

帥觀察死此難。

帥遠塏。浙江仁和縣人。由翰林院編修。張捐道員。咸豐七年。前撫臣黃爵滋。奏留

盜賊馬。偽作設卧門樓上。賊而踰垣。玉梅以矛衝其喉。擲頭於城外。逆下城。將令三人合攻守門賊。而斬關開門。則以於衣棚不得至。蓋賊於是夜新立木棚。大如柱。高且密。統以鐵鎖。長尺許。守賊悉在棚內。大砲五。皆外向。稍覺炮即發。然所避。天將明。他賊之夜巡者。從城上至。見殺賊盈城。使鳴鳴吹角應之。玉梅曰。噫。事不濟矣。賊且大至。益寂不敢譁。宜推避之。乃皆退而匿。賊援兵層出。不知殺賊者誰何。大譟。下令開門。大索三日。收百四十人。殺之。城啟。玉梅竟偕五人出。先是大帥與玉梅計事定。遣諸將如期往。天已明而城不開。忽聞角聲。城上黃旗援援至。知諸已洩。遂整軍回。既見城閉三日。咸曰。田生死矣。至是五人皆歸。衆益奇之。大帥以玉梅為能將。實以官。玉梅上書。大概謂內應既無功。則惟鼓我士氣以下此城。將不可使怯。兵不可使驕。語太激。拂當道意。乃寢其賞。玉梅遂往依趙太守。亦無所用之。玉梅小樓。終日吟嘯其上。出則輕衫佩玉。風致翩然。當時聞玉梅事。皆咋舌。絕不料三人虎穴殺人如草。出此一書生也。獨玉梅益自脫晦。無矜色。然每與同志者言時事。則慷慨激憤。目眦裂。恨不得尺寸柄。為朝廷殺賊。嘗大言曰。某百無一長。惟不敢愛此身。置國事於度外。苟有用我者。雖死不惜耳。玉梅之再入賊中也。胡尺尹頷與偕。懼賊覺。玉梅乃偽為賊渠。以大索繫貳尹頭。率以入城。若鄉民之得罪者。蓋亦奇事也。

孫文川曰。田生其非常人耶。使田生計得行。玉帥拔金陵。逆賊伏誅。則所以稱田生者。其功名豈出古名將下哉。不幸而無成。要其膽略才智有足多者。諸將皆如田生。於滅賊乎何有。吾聞田生家貧好客。不知生計。弱冠後。五獄遊。其四。凡遇險要形勝。古人爭戰之處。必停車登眺。馬則觀田生之所為。宜徙然哉。田生僅以趙太守薦。官從九品。賞戴藍翎。吉撫軍督兵鎮江。授為偏裨。經數十戰。未轉升階。後聞其隸勝帥麾下。攻捻於潁亳間。沒於陣。嗚呼。田生已矣。編按此始澄之悅信傳聞之說。澄之此文作於戊辰而皮曇十年五月猶見之於胡文忠公奏牘。且以功保升知縣矣。其考語有曰河南知縣田玉梅膽略任戰。前田君固未死也。

此傳為孫君澄之所作。孫名文川。江寧上元縣名諸生也。避兵滬上。寓畢幕府。雅為當道所重。詩文卓然自異於時。一別再再十年矣。茲偶於敝篋中檢拾得此。急錄之。以志田。兼以慰孫。

張繼庚小傳

張繼庚。字炳垣。江甯府學廩生。幼孤。工會計。貧而能自振。湖南湘潭司潘鐸與其父故

逋去。賊法凡因事出城。皆有偽官衙部以為憑信。謂之關憑。劉怡沈素同里。欲僞關憑為脫身計。密以情告。沈賺得事實。逐報偽東王楊秀清。拘炳垣至。究同謀。炳垣嘗密書黠賊姓名。預藏於複壁。至是紿秀清曰。吾同謀者。有籍冊。台不取閱。秀清大喜。按籍收之。俄而秀清疑曰。汝所糾獨無江南人耶。曰江南人素柔弱。設兵革不可與圖大事。凡吾所糾。皆楚粵健將。身經百戰者也。於是賊悞殺其黨百數十人。炳垣卒以砲烙死。上元諸生賈鍾麟與是謀。奔詣軍門陳事洩狀。欽使聞之。嗟歎不已。計以聞於朝。江甯管嗣復曰。炳垣沈密寡言。以機警聞於鄉里。是役也。糾合六省之衆。至數千人。與欽使書問往復數次。賊竟無知者。毀事可謂密矣。然舉頭北身。衰哉。劉鴉頭就執時。語人曰。事洩由我。我一身當之。所以報張君也。及被賊榜掠無完膚。不承一人。後與炳垣同繫一室。炳垣教之曰。事洩由沈。獸醫沒血誣沈同謀。賊必殺沈。不猶愈於徒死乎。劉從之。沈知劉反噬。已夜遁。於是賊信沈果與其謀。購沈甚急。時城外官民聞沈媚賊敗事。亦懸金購之。沈進退失措。賂鄉民求活。鄉民縛送大營。肢解以徇。炳垣事雖不成。然自是諸賊互相猜疑。勢漸渙散。旬日間投誠者以千計。厥功亦偉矣哉。

逸史氏曰。管君嗣復。字小異。余丈字交也。其先人異之。先生仍焉。才占大規法盛陵。可與桐城姚姬傳相伯仲。小異稟承家學。造詣精譔。是篇亦可窺。凡一班。少小異與余別後。就紹興懷午橋太守聘。至未數月。以風鶴之警。歸蘇郡。亦臨小異方僑寓於鄧尉。勢不可居。竟以憂死。

夏廣丈

夏履常先生。名慶保。揚州儀徵人。為上元縣校官。飭躬率物。為士林所推重。癸丑賊圍金陵。先生知不可守。誓以一死報國。二月十日。賊陷城入。先生服朝衣冠。端立學宮外。牆上大書一詩云。首箔何堪繼采薇。坦然全受復全歸。半生養就凌雲志。化作貞魂一片飛。賊至呵之不屈。乃交刃之而死。嗚呼。先生之死光明磊落。凡然不愧。史難於雖經仰藥者。非志節素定。何能若是哉。

汪馬二秀才事

江寧汪生星垣。讀書清涼寺。癸丑賊東下。城陷。僧報賊至矣。生危坐不動。賊刃之。僧絡賊曰。是吾寺中供奠除之役者也。汪生大呼曰。否。我汪某也。僧復紿曰。是有狂病。汪生又大呼曰。我無病。我秀才汪某也。賊奇而釋之。曰。吾視汝非凡人也。而老於諸生。吾將言於朱王。以展汝才。汪生大喜曰。否。我汪某也。固時有馬秀才者。以屠沽為生。頗不齒於鄉里。賊絕猶大呼。我上元縣諸生汪某也。固時有馬秀才者。以屠沽為生。頗不齒於鄉里。賊至。扣門急。非索詐。死。慨然曰。吾不可以屈死。殺一賊而死。吾命收償於賊矣。若殺二賊。是為國立功而死也。遂設酒於庭。酌賊。賊甚歡。既謂賊曰。殺人而不使人知。不武。汝取賊首。懸諸門。俟與其弟俱遁。官。論者謂汪秀才能守正。然不如馬秀才之為尤難。余則以為之二生。皆能殺身以成仁者也。

張廣丈

震澤張淵甫先生。名履。為刑名教諭。內容教諭。內容士習。素揅愉。先生至。嚴設月課。為定法程。諸生有不止者。加訓。無改。視為具文者。嚴至行杖。甥令門斗携短鍼鍼從其後。見有婦嬰姑不忤。又幼逆尊長者。即以鍼繫之。必飭其自悔。乃由是邑中之不師教者。咸憬然為先生知。每祠宇間。賽神演劇。或沙淫褻之戲。立拘以首。相攜聚泉。先生之言曰。朝廷設立此官。本以整飭風化。又豈其本耳。始而邑宰紳士憚其嚴正。管側目。而閭里小民。咸喁喁頌先生之德不衰。後邑宰以折糧增價。激民變。檄先生

一言而定。於是上游咸深重之。大故命在今日。特開此當未秩無足重輕者耳。而先生獨為上官欽企。下民仰望如此。豈非在自為之哉。是真能於卑官冷署中自行其志者矣。

蔣劍人軼事

賀山蔣劍人。幼時有神童之譽。當六七歲時。塾師指几上墨令對。蔣即應聲曰。泉於師以為未工。蔣曰。白水對黑土。何不工之有。壁師於是大奇之。十許歲時。與家人賈氣出游。覓附便船過江。逕語維揚。既登岸。囊中不名一錢。信步至平山堂。時阮枚叔方謀客閘者擯不納。蔣必欲入。反叱閘者。詞詞之餘。徽於內。枚叔遣价詰之。則云資山神童蔣某來見枚叔。命之入。既見。長揖就席。蔣體既短瑣。貌又不揚。枚叔視之。意甚輕。其十一二歲耳。遂笑問能詩否。曰能。遽援筆作一絕以獻云。東風吹我過燕城。入夢繁華記不清。花外笙歌樓外笛。不知誰是廣陵成。是日曾賓谷輩適亦在座。大加稱賞。因問今日誰可當廣陵成者。蔣指枚叔曰。是當之矣。枚叔於是招致其家。待若上賓。凡丈酒花月之讌。靡不從遊。時揚州鹽務尚盛。張筵演劇。雇日無算。蔣慷慨揮霍。皆取之於枚叔。枚叔無吝色。故蔣有揮千千黃金。走富沒如水之句。後蔣客遊如皋

幕中。以忤同事醉去。中遂資斧告絕。又患瘡瘍。於是效伍員吳市吹簫。夜宿佛寺中。一夕大醉。月光射檻。見佛睛閃閃。疑為寶珠。攀緣登佛頂。憶甚。因踞而卧。及醒不能下。大呼。寺僧以梯來。乃得下。遂大書寺壁曰。大才人佛頂偷珠。山高月小。老名士街頭乞食。海闊天空。有江北宦者。見而奇之。指廟中魁星。以楹聯請。蔣信口集杜句云。是何意態雄且傑。不露文章世已驚。某宦數為絕才。乃資之歸。繼劉光斗為資山邑令。當縣試邑童時。出題稍悞。蔣率諸童闕於堂。劉令衙之。覆試日。借他故扑之。蔣作丈痛斥其短。榜於通衢。劉令聞之。恐甚。復以別事羅織。禍且不測。蔣乃削髮為僧。幕鐵舟之為人。自號鐵斥。常書鐵券生前寄塵上人。方以詩名江浙。故亦自名妙塵。謂當超出其上。然蔣雖為僧。頗不守戒律。其詩有云。綠酒獻花詩獻佛。青樓聽雨寺聽鐘。足見其風致矣。辛丑春。西事方亟。劉光斗移署上海縣事。偶公出。遇蔣於道。劉令謂此必為西人作內應。來者。因下令閉城大索。蔣以智免。然亦危矣。越數日。上海大亂。劉令又謂此必蔣某所為。方欲稟上憲窮其事。幸劉令去官。遂寢。蔣詩詞清雅雄健。大江南北無與抗手。諸友人皆憐其才。惜其過。僉曰。隱於禪非計也。勸返初服。遂易今名。重就試。張小坡師拔冠一邑。謂人曰。是非一邑之冠。亦蘇

太雨屬領袖也將後在上海應敏齋觀察署中以丈字交極相契重將亦人傑
哉

又記將劍人事

將君劍人名敦復江蘇寶山縣人名諸生也七八歲時即有神童之譽始名金和字
純甫後又易名爾謙字子充屢應小試不利足跡遍大江南北狀貌不揚而性情奇
傲喜詆諆人江淮間人因名之曰怪蟲後以事削髮為僧號鐵岸自名鐵脊生有祭
髮丈行於世棲棲於雲間海上駐錫村落中蘭若仍以詩酒自娛後有憐之者勸返
初服始改名敦復應試張學憲節拔之冠軍閱其所作歎曰此江南才子也其名遂
噪一時顧倚嘯阿芙蓉膏有所得輒以供養烟雲坐是奇窮青衫藍縷幾至納屨蹉
跌然每至寅夜一燈呼唔讀書自若弗悔也其姊嫁一士人頗有所蓄時周其之後
喪偶矢志空門法名曇隱大師捨己貲築菴於上海北門為清修習靜所即今竹林
禪院也時劍人已髮乃雜居村人女仰其才名願供其帚箒窶寒家居往往晨炊不給
乃性依其姊故劍人蹤跡在上海時為多所交皆知名士琴歌酒賦慷慨激昂海昌
李善蘭吳郡王韜皆與為莫逆交雲間胡遠為繪海天三友圖以貽之顧其貧困無

聊日益拙為之友者雖憐之而莫能為之地適西儒慕維康方有英志之辟余力薦
其才遂為西人司筆劄今所刻大英烟志序為兼名者僅其初稿其自著名英志尚
藏庋未刻時間意旨為情作自校西館詩名該描人口而所搜脩刪較勘尤以自
給晚年乃客應敏齋方伯幕中時方伯猶覩紫海上也劍人沒於同治六年易簀前
一夕貽書方伯曰老病纏連債負纍纍恐逾冬不起化為異物慷仍知己無以報德淵
知己必不貲報於我然天下滔滔所人雖卿有心同志能有幾人徒使管仲連陳阿
甫一流人長埋泉壤豈不痛哉一生勁敵祇剩舒名二字然亦望後世知我心耳又
集八卷望為先刻詩詞訖稿能次第問梓大妙大妙自題其函為鳴呼遺言此何異
絕筆浦臨汝貽仝謝山書也請之痛為沈痛身後應方伯為刻其稿古堂丈集八卷
嬾仲玉給學敦為之刪定付梓嗚古堂詩集八卷詞集四卷生前係諸友助貲鋟木
論者謂劍人詩優於丈又顧紙橫馳駸駸有似大蘇特按之燕臂將多空言有戰剛川
士曰氣其自許豈仲連陳同甫一流耶所抱負可知也所趨向亦可知也

瓶隱廬隨筆卷一終

孫女割股

長洲彭相閣之孫女。秉性純孝。襁笑不苟。每請烈女傳。見古之貞孝行者。輒肅然起敬。思則傚之。後許字同邑蔣氏。即今刑部員外郎將君鳳藻也。未嫁之前。適相國病亟。衆醫咸束手。孝女乃默禱於天。潛割臂肉和藥以進。服未幾。作呻吟痛楚聲。家人方爲疑之。及過蔣氏。病卒。家人驗視。果臂創尚宛然。始知割肉進藥。果有其事也。嗚呼。其誠行至誠。豈今日女子所可及哉。而行之於大父。尤未易得也。益體弟分浹情殷。故志之以爲淑俗勗。

紀貞女事

爲烈女易。爲貞女難。烈女激發於一時。暫也。貞女持守於平日。常也。閨閣中之不事而自見者。曰死節與撫孤兩端而已。而撫孤之心獨苦。今於巾幗中得一人焉。從容警咳。茹辛含辛。以爲守節。則雖嫁猶未嫁也。以爲撫孤。則又非己所自出也。是則貞志獨堅。而非事亦愈難矣。貞女姓賀氏。浙江鹽海縣人。賀君增壽長女也。從父寄居湖南善化縣。少時許字於李氏子有銘。籍本江西蓮花廳。其父維丙。以同知需次湖南。洊升湖南補用知府。仕族相攸。遂成姻好。女年十九。諳詩禮。舉止端嚴。不輕言笑。戚串間無不敬而愛之。時李氏方謀爲其子成合巹禮。已卜吉矣。不意期已近。而李氏子忽遘沈痾。李氏請緩期。貞女聞之。涕墮如綆縻。婉白於父母曰。女幼學於李門。無人不知。今于歸有日。猝遭此變。其命也夫。兒聞一絲既繫。萬刼不史。兒其往也。何庸復議緩期。堖而無變也。兒當親侍湯藥。設或不幸。立志終身守之。無異言。兒意已決。之死靡他。父母知其意不可奪。遂以之歸於李。迎娶次日。李生竟疾卒。女撫踊哀號。幾不欲生。縗服謁見舅姑。恪遵婦道。而其事尤奇者。無子而忽有子也。先是。李氏有婢曰綠雲。年已及笄。而姿容頗麗。有銘因引與私。久之遂有孕。及有銘沒。逾四月。竟娩一遺腹子。體貌頗偉。廣顙豐頤。女遂請於翁姑。列婢於侍妾數。而勉與同牢。共撫此孤。取名志報。冀其成立。是可爲閨閫型坊矣。楚撫劉公爲之奏請於朝。特旨旌表。以維風化云。

書彭孝女事

孝女爲彭君永禮之長女。素居山東肥城縣。少就里塾。略涉詩書。稍長尤工於針黹。性柔順。孝自天成。事親尤能先意承旨。以是雙親愛之爲掌珍。女心既慇婉而容尤妍媚。雪膚花貌。艷絕人寰。里中人無不嘖嘖羨之。女無字。戚串間皆以之爲彭姑咸。豐十一年間。女年十七。許字里中。未婚時。值南捻縱橫。氛祲縣境。女父母挈之倉皇出避。僦屋於近城村舍中。賊攻城來陷。先肆掠村鄉。一日遇賊猝至。不及避。賊目將刼女偕行。曰第從我往。不憂無快活處。女父母急前號哭阻之。賊目怒。舉刀示之曰。汝殆欲嘗此風味耶。再來即當斫去。沒老頭顱。勿悔。女乃垂涕盈睫。婉白父母曰。女年既長。終當有家。今若輩既刼女兒。願以身許之。不從將併命而死。從則猶可生也。乃顧謂賊曰。勿傷我父。當惟命是聽。賊許之。揮令即去。女遂促親速行。自慨然從賊。賊以女纖足不任行。將扶持之。女曰無庸。因飛步以示之速。行時與賊絮話家常。賊以爲女真心從之也。遂信之不疑。出村落甫數里許。適至河畔。清水滔滔。其深莫測。女默念此即我葬身所矣。計父母此時相去已遠。追追之必不及。因詭言兄痛。令賊解雙竹縛一椅作板輿以舁己。賊從之。良久始成。女伺賊不覺時。躍入水中。賊救之則湍流迅急。竟如逝水桃花。杳然無跡。賊去後。里巷中人見聞其事者。互相傳誦。莫不爲之嗟嘆。一時名士雅流。多爲詩歌以紀之。稱爲巾幗完人。邑中李秋江者。名諤生也。與女家有姻好。嘗訂女簡。有如山貞潔拔與班姬逐具辜丁延攬求嘉請於朝。夫女以幼稚之年。而處倉卒之變。乃能設計救親。殺身明志。其慧心慨闡遺方而彰孝烈。采之輶軒。附之志乘。是在當事者。

孝媳割股

割股療親。孝矣。然非庸行也。聖王懼其毀體以戕生。雖一時暫加旌表。而不以爲恒例。然孝發於至誠。當親疾彌留之際。惻怛哀懇。此衷迫切萬分。遑計傷生爲非理。而一概以庸行繩之。毋乃非聖朝所以教孝之意乎。我國家以孝治天下。凡孝子慈孫貞姑節婦。無不列於旌典。務從優恤。近計前後割股以獲旌者。已數人矣。如長洲彭相國之孫女。剜股以療祖。黃厳吳廣文之妻。割臂以療姑。靜海陳明府之女。陳婉割臂。皆其彰彰最著者也。今又得一人矣。真隸漕運通判丁崇欽之妻錢氏。幼好讀書。孝出至性。每見烈女傳之孝義節烈者。未嘗不慨然慕之曰。此當爲巾幗之型坊也。雖不能至不敢不勉。于歸後事舅姑撫幼竭誠孝愛。旋因姑患病。值夫以有事赴山東。調藥量水。惟氏一人。晝夜侍奉。衣不解帶。曰不交睫累月。後見姑病勢日劇。氏泣禱不勝。夜半焚香籲天。願以身代潛

割臂肉。和藥以進。既而姑病彌篤。氏恐姑知。言笑如平日。家人見其衣袖沾血淋漓。窮加詰問。始告之。越一年。錢氏遽殞。戚屬視殮。猶見瘡痕。將督李公。為之奏聞於朝。以為似此至孝性成。未使聽其湮沒。籲恩旌表。建坊入祠。亦所以維持風化也。

一門節烈

夠夫易。撫孤難。夠夫謂之烈。烈者激於一時之所發。撫孤謂之節。節者要諸恒久而不變。從夫而死。雖非庸行。而聖朝亦在旌表之列者。所以維風化而肅閨閫也。今於一家之中而得節烈二人焉。夫亦可為巾幗之光。門閭之慶已。編修蔡壽祺。生有二女。長女許字內閣學士袁希祖之子晉為妻。未嫁而婿以病死。閱三日。即過門守貞。捐棄鉛華。衣布茹素。十年如一日。次女嫁江夏縣監生彭元善為妻。隨祖姑在京洗手調羹。閒雞視膳。能得重閨歡。元善患病。奉侍湯藥。晝夜罔懈。衣履不解。卒至無效。氏痛不欲生。料理身後事畢。即仰藥而亡。前一日請於祖姑。為夫立嗣。姑許之。遂不復言。氏深明大義。毅然夠夫。鄉里聞聞之。共相歎異。論者謂蔡家姊妹貞烈。萃於一門。名節昭於一省。人心共憫。風化尤關。夫亦可傳也已。

陸節婦事

羊城內關。有陸氏婦。守節四十餘年。家小康。可以自活。繡佛長齋。晨起必朗誦高王經一卷。寒暑無間。從未出閨閫一步。忽一日在神前羅列香燭。拜畢而起。語人曰。我神女也。偶謫天譴。小謫紅塵。今罪緣已滿。將西返矣。語畢而僵。異香繞室。三日不散。街衢間傳為美談。按此節婦。嫁後三日。夫即棄世。遂如茶飲藥。矢志不嫁。雖柏舟之操。不是過也。平居無疾言遽色。待婢媪極溫善。即有過失。多曲喻而不痛斥。常私謂婢媪曰。妾雖嫁猶處子也。媪問何以不改適。則曰妾離火坑矣。而復蹈之乎。或謂其持身之修潔。立心之慈祥。御服容止之清妙。見者固疑其天上人。謫降之說。非在疑信之間乎。不知此婦操履貞靜。固足以邁群異。而必以神女降世。荒謬不經之談參之。適足為其累耳。有識者不取也。

記錢江事

錢江。字東平。浙之長興縣人。少時讀書。目十行俱下。穎悟冠常兒。皆曰此錢家千里駒也。稍長習帖括。不肯就。曰此徒足以困頓英雄耳。喜涉獵卜筮術數之學。最好堪家言。於孫吳之書。皆能洞其底蘊。偶得許洞虎鈐經。如獲拱璧。晝夜研讀不釋。裹久之曰。吾得之矣。於是所學益進。顧里中人木之奇也。君益發憤自雄。窮究地理。於大

下扼塞險阻之處。常反覆致意。為人負奇氣。以豪傑自命。胥溺人之急。數十金可立致。被酒談兵。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南游於粵。所交多俊彥。時某烟議起。海氛甚惡。當事者慮跋扈不可制。易剿為撫。已有成說。東平因激衆忿。將發兵舉作討罪檄文。傳示遐邇。當事者聞之。以其梗沮大局。禍且不測。亟逐之出境。粵民集貲餽其行。於是義聲振於嶺東西間。後卒以事遣戍東平。慷慨就道。無難色。在塞上馳馬擊劍。與諸健兒友。皆能得其歡心。無何遇赦還。浮沈江浙間。漸折節讀書。將赴都應北闈試。以搏一第。秀水詩人于源贈以二絕云。乍脫蠻鄉又塞垣。十年奔走別家園。勸君休再誇雄略。杜牧談兵是罪言。忽暈塵土染京華。何似青山學種瓜。歸去扁舟應不惡。一湖碧浪柔荷花。東平讀之笑曰。此豈我輩可隱時耶。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積弱生玩。芽蘖已萌。粵西小寇。陸梁為患。消流潰壞。燎火焚原。方為厲憂。吾恐天下無一片乾淨土。欲令我在何處掌老圃耶。時咸豐紀元辛亥也。人皆笑其言之妄。明年盜自桂管。蔓延及湖湘。江皖震動。君已至北方。要結齊魯無骨間諸壯士。將收為己用。薦得一當以報國。時南北道路梗塞。鄉人之南歸者。皆藉其力。常曰。滕縣以南。我不知之矣。北方豪傑聞其名者。無不樂與相識。願出門下。我行。可以無虞。滕以南。我不知之矣。北方豪傑聞其名者。無不樂與相識。願出門下。癸丑春。陷金陵。聞之為扼腕椎膺。泣數行下。所親私問以天下大勢。曰不可為矣。然我已蓐得壯士三千。將渡江而南。與賊決生死。特不知天心人事何如耳。後竟以所募馳抵淮揚。時左副都御史某。募勇為一軍。駐東路之萬福橋。以保裏下河各州縣門戶。東平運諸其營。陳自願募勇殺賊狀。副憲將留以為己助。東平曰。擒賊當先擒其巢穴。則餘賊不戰自潰矣。又何能為。時以軍務初興。艱於籌餉。東平乃始創釐捐議。由是各省效之。大營藉以資給。有在營某同知。嫉其能。時譖之於副憲。副憲亦以其常拂己。爰於謁見時。令武士刺之。（武士為張小虎乃虎頭之子曲）

（錢為引人旨者）而以通賊聞。或曰。曾見奏牘中言錢江久在營中作記室。見其跋跡詭秘。察之乃得其與賊交結狀。搜其篋笥。得往來書累累。乃真之法。其實皆冥須有事也。惟東平酒後放言。有似灌夫罵座。又復不知忌諱。動言事不可為。而謂天下之境境於官。以此蓑忌卒至於身敗名裂也。哀哉。副憲旋升授刑部侍郎。幫辦軍務。六年。以揚州再陷。褫職去。

日本宏光

日本人宏光。字順叔。行三。素居日本京都江戶。為將軍貴胄。世襲華職。年僅二十六

戚瑰奇英傑超卓不羣固其國中之俊傑也同治丙寅五月來遊香港曾往英京倫敦覽其山川風物詳觀各機器水火二力之妙用而悉會通其旨於英國之語言文字皆能洞曉與人無不羨其聰穎而嘖嘖歎美敬禮有加焉又嘗遊歷金山所至輒詢以有用之學於奇技淫巧視之蔑如也既至香港往來羊城文人才士皆樂與之交順叔亦皆一一延接務極賓主歡於是投贈詩章盈於行篋求書者戶外屨常滿順叔於書各體無不工而尤擅鍾鼎篆隸因此書名大噪於粵東比將返辭於諸故人祖道東門自梅觀祭以及士大夫悉贈詩以壯其行色即下至閨媛亦以詩歌贈答順叔之震耀於時如此吾觀日本近來人才迭出務在留心經世實學歐洲文士所譯天文歷算醫術格致各書無不深研力索其所著如三語便覽歷代紀年於西國情事洞若觀火而國中亦有輪船炮舵力講富強嗚呼志豈在遐哉今順叔亦如是耳順叔來訪予於旅舍與之數祖論心數相見晚順叔謂予曰遐來國中政事風俗大有更革蒸蒸不變日臻上理六藝之內既捨弓矢而專習劍舞騎來則教之以坐作進退火器則訓之以施放縱擊水師則導之以駕駛輪船俾供洞悉運用之妙又教舵工以航海之術今國中已有火輪軍艦八十餘艘（按此乃詩詞日本所稱輪船試二十餘艘耳可笑）

謂戚矣前日江戶政府選子弟十有四人遣往英國倫敦學校肄習文字皆係英秀穎異之士年齒由十二歲至二十二歲不等衣冠之制多倣歐洲剪髮持梳效其裝束長官左右袖則以金線五匝以別等差皆能通英國之語言文字所異乎西人者惟腰繫二刀而已江戶政府督理船務將軍中濱萬次郎月前親抵上海製造輪船局知其機括關鍵深悉其微近已啟行回國矣國中共有二百六十諸侯由大君領諭召至江戶京師咸集議事務欲整頓武備奮揚國威以征不庭現有興師往討朝鮮意舅稽日本往古崇神天皇六十五年任那國王聞日本有聖王始遣使朝貢此當中國漢元帝竟寧元年也垂仁天皇三年新羅國王子歸化來朝獻寶物此當中國漢成帝和平二年也神功皇后元年女帝親統六師渡海征新羅新羅王稽首稱臣願備藩服貢珍寶八十艘高麗百濟亦皆恰順內附三韓悉服女帝之功烈遠矣哉此當中國漢獻帝建安六年也後陽成天皇文祿元年上將軍平秀吉遣兵伐朝鮮取之大敗明之援師明遣使乞和此當中國明萬曆二十年也凡此皆載在史册武功震耀不遑枚舉西北諸藩歷來臣服朝貢弗懈即如琉球最僻邦向為日本西國諸侯之屬線於薩峒犀一島久奉正朔慣我王靈凡遇國君踐位必請江戶拜

謁大君至於朝鮮五年一貢至期親至京師此各國貢獻之古例也今朝鮮王自固不服久廢此例是以將厲兵造艦聲罪致討云此皆順叔所述者稽古稱今言皆有物鋪張國家之宏功揚爲君相之偉業赫赫乎令人想見其國之方興未艾也真可謂華國之儒學古之彥矣

英人倍根

倍根英國大臣也生於明嘉靖四十年少具奇慧聰警罕儔既長於格致之學心有所得生平著述甚夥其為學也不敢以古人之言為盡善而務在自有所發明其立言也不欲取法於古人而務極乎一己所獨創其言古來載籍乃稽拍耳深信勝矣則聰明為其所圍於是澄思渺慮獨察事物以極其理務期於世有實濟於人有裨益蓋明泰昌元年倍根初著格物窮理新法前此無有人言之者其言務在實事求是必考物以合理不造理以合物倍根仕於英王惹迷斯第六朝其時朝政不綱羣奸當道倍根無所匡正惟攬權瀆貨是聞英一千六百十七年上院首輔依勒斯米覺倍根代之英王封以世爵號巴倫弗魯藍頗寵任焉一千六百二十一年正月巴力門集議言王政多病民廷議諸宜府不法事倍根與焉時倍根官蓋瑟勒掌王詔令行國律法王方深倚畀不欲卒究其事倍根不能彌衆謗自首其罪冀以求宥於上下明院公議黜倍根職且下之獄捐金贖罪王不許僅使去位閒居而已越四年倍根死年六十五歲跡倍根生平為人交友則忘恩負義政則受賂其人固碌碌無足取也然其所著之書則俊二百五年之洪範也西國談格物致知之學者咸奉其書為指南其後哈爾非始為血絡周流之學騎術為之一變觀象儀器其製更精其術益妙於是哈爾非始為測日面有黑點又有人測水星過日面為今時新法之證細敦始為光學客物格力始為遠鏡兼始造反照之器佛蘭斯得始明行星定星旋轉排列之理哈力始考察星孛還別一軌道按時而至英國諸學基基日上無不勤察事物講求真理祖倍根之說參悟而出蓋倍根之前東心於學者如恩旋之牛徒費力行莫出跬步自倍根闢其機緘啟其寶鑰於是醫決日新而治病多效農具巧而捕禽之有神於人者指不勝屈此皆效之英見者也英國自巨紳鉅賈下逮細民共諸器之有神於人者指不勝屈此皆效之英見者也英國自巨紳鉅賈下逮細民共詳倍根之書然皆欽其學而海其行殆愛而知其惡者歟言固不必以人廢而公是非百世不能掩也

英人侯失勒

侯失勒約翰。字弗留特留名。別字維廉。英國畸人之最精者也。父維廉。初居於阿諾。成。乾隆二十四年。為演繹樂工。隨軍至英。適羊侯用為英國樂教習。先後為約克公爵。四已得兩邑會堂樂工。暇輒揣思聲詣。測量雙星及月中諸山。於是名始噪。著作得載於博物會歲册。乾隆五十六年。測得天王星。聲譽益籍甚。維廉起自寒微。以天算改得躋顯列。與諸名流相往還。五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生約翰。時已五十二歲矣。約翰幼入堪比日大學肄業。嘉慶十八年考居首列。旋著書論微分理。是年四月二十七日。選入博物會中。述撰甚富。初若數學。備論其式。道光元年。授腸金牌一。約翰以父維廉天文鏡甚精。於昔格致家多於鏡測。故與會中議別創一會。專講天文。有同志者。踵北議。會成。約翰為司理之一。由是天學日進。得雙星三合星之距角與分位。及星氣星叢。因偕沙耳特同著一書。詳論列之。天文會復聘二人以金牌。後又作雙星表六。表內最少有二百八十四。最多二千有七。測定此表。必於夜半。冬時更況疼。約翰周知此功艱鉅。與他人為之續成。道光十一年。英主賜約翰功號十三年。在公會考究雙星環繞之理。著有成書。會中亦以牌贈。總領衆盛公嘗言約翰不特能考天文極遠之星。兼能察星氣之最奇者。定其位而論其衆。以及雙星雙千倍得其但與相距。又能定星道根數之中數。發明太陽所屬諸星之重力。雖在天空最遠之處。亦盡相同。是足為談天學者助。星表既成。立志往南阿非利加。測南半球諸星。道光十三年十月初四。搗巷為。儀器至好望角。僑寓發朴敦小築。稍舍於大山之側。安赤道儀及回光遠鏡。其徑二十尺。窺測之事有七端。而以恒星為最。得星氣之最大者二。一在參宿。一在海山第二。與天河間。皆詳細窺測而圖其形。每於清夜用分微尺詳測諸雙星之相距。所得可異者盡記諸測簿。又記道光十六年歲杪。至十七年歲首。太陽面有黑斑。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太陽面黑斑狀甚奇。異得地球設在此黑斑之內。四周相空尚三千里。道光十八年。自好望角返國。王仲其爵一等。二十年。公會印其著述一篇。乃論陽光圖線。能變化銀板金類。約翰既亡。戊朴敦人多思慕之。共建石塔於回光遠鏡處。以誌弗諼。在彼曾著書二種。一曰格致初基。一曰談天。皆有大功於世。咸豐元年。將升錢部。昔余端曾居此職。後久無人授之。約翰保列此衆。以為榮。約翰淡於榮利。不預國政。就職後。體衰多病。遂於咸豐五年解組歸林泉。久而病愈。仍不出。亦不甚延接諸博物士。惟將印行之星氣星叢表宵講於諸

及得於心悟目見并列國畸人所測得者。賅括無遺焉。

逸史氏曰。侯失勒以歷學世其家。享盛名者三代。約翰天挺異質。宜其超越名流。為近時畸人。家領袖也。其父維廉。精於造遠鏡。定星。如明天河無數遠星。又新測得諸星氣。約翰生平所用力者。亦即在此數端。自言近今所造最精之器。能平安而便於考究。易於昔時所用者。可無畏難中止。故自道光五年至十三年。測視星氣未嘗一日輟也。約翰天學所造。深宏廣博。茲世未之或先。而其所長尤在稔於用測量諸器。不足覘其授受淵源之所自哉。

法國奇女子傳

法蘭西奇女子若安者。亞爾格部人也。生於小家。幼嘗牧羊。風襲露濯。膚影自憐。齒韶顏獨居未嫁。法國俗尚淫靡。男女聚會歌舞。女獨以莊重自持。人以是異之。會英有單士沿海焚法王子掠人民奔竄。女目擊心傷。身不顧一女子。欲為國家成再造功。拯民於水火中。意上帝必助之。乃擐甲大言於衆曰。上帝立我。俾克強敵。為汝等除害。衆聞而咍笑之。女

堅以自任。語益擅。有信者。導以入見法王子。王子求復仇與英戰輒敗。收兵數千。號曰孤軍。流涕而道曰。此再不勝。大事去矣。聞女至大喜。遽見之。以為孤軍悵賜以旗甲。旗繪天主圖像於左方。女戎服登壇。慷慨誓衆。時英圍阿連斯已七閱月。攻之益急。城中食盡將降。女遣提孤軍疾馳往援。飛檄英營。謂速撤師。不然盡戮無悔。英軍圍城者聞其至。兩甄左右翼。女率精騎趨中道。先當敵人。英將軍欲得女。陳亂欲返騎迎擊。步兵繼進。前後夾攻。呼聲動天地。殺傷過當。長驅入城。給兵食。城中人見女踴躍歡迎。若從天降。勇氣百倍。守益固。女時出奇搗堅。所當慮無不靡。一日法人出戰。已北而奔。而女適至。整軍馳入敵陳。莫不辟易。戰酣女為流矢所中。墜馬下。一軍皆驚。女忽躍據鞍上。自拔箭鏃。裂布裹創。驟馬入英將麾下。搴其旗還。蓋女旗當陳馬時。為英軍所奪也。前後數十戰。無不捷。英人懼。撤圍去。以全城功。軍中呼為阿連斯。推牛犢士。建元帥旗。鼓將校持戰。摘冠為壽。皆屏息莫敢仰視。軍行進止。惟命。女力戰先登。屢破英師。擒大將代爾泊。轉戰三月。克復侵地。諸已降英者。皆望風來歸。法之兵威大振。一千四百二十九年五月八日。迎法王至蘭士。蘭士已為英人所踞。聞女至。黃夜遁去。遂立法王子為王。行上冕禮。號查爾斯第七。封女貴爵。列於上卿。

仍以兵事委女。明年春。英王顧理第六。以全於國。女為英軍所駭。入守根碧城。英軍圍之三匝。英佛銀棍侯主軍攻益兵增堅。久持不去。女糧絕。援弓引滿。射六百。射自突圍。力盡為英軍所擒。囚之固臺。女乘間自投下。仆死。後銅於老鴉城。坐妖妄罪焚死。仍十七八好女子也。法人聞之。卹祚於英之執。然也。前所賴女將立。女死。弗能報。真備上哉。

逸史氏曰。若安提孤軍。全名城。立存王。存亡國。誠伏男子作事如此。顧不偉歟。脅幾何時。查消玉殞。英人一炬。焦骨可憐。英雄耶。女耶。在吾儕詰金事之。此木海外三巨人傳之一。實小將君劍人所撰。今該撒華威頓自謂為良平復生。謀事惟恢。決勝千里。不差過也。以戚戚兩僧。刻於嘯古堂文集。而此篇獨遺。始終盛衰。源委具在其原稿。後據兩史別本。為之增損六七。錄於篇。

英國才女法克斯

才女法爾法克斯氏。英人家美爾非拉宜人。以天學著名歐洲。按女為英之蘇格蘭人。固貧家女。但人皆以詩禮世其家。女少即讀書於蘇京壹顧布拉女塾中。師以數學難題試於

像妙。雖曲師皇容。亦自失聰。如說者謂即使女不工於天算學。則此二藝亦足以名世矣。女於希臘臘丁古書。流覽頗廣。幼時天資。指可施刷。年二十三女。早嫁一女。亦先亡。以同治十二年春三月卒。倫敦騎士何蘭德為之傳。女平生述撰。為世傳誦。名列博物院中。嗚呼。如女者。尚足以垂不朽哉。

記張石卿事

張石卿。湖南長沙府人。與賊首偽翼王石達開同年。僦居省城。石達開叛時。卿年二十四也。入泮。自詡為良平復生。謀事惟恢。決勝千里。不差過也。以戚戚兩僧。刻於嘯古堂文集。而此篇獨遺。始終盛衰。源委具在其原稿。後據兩史別本。為之增損六七。錄於篇。

才女法爾法克斯氏。英人家美爾非拉宜人。以天學著名歐洲。按女為英之蘇格蘭人。固貧家女。但人皆以詩禮世其家。女少即讀書於蘇京壹顧布拉女塾中。師以數學難題試於

張石卿。湖南長沙府人。與賊首偽翼王石達開同年。僦居省城。石達開叛時。卿年二十四也。入泮。自詡為良平復生。謀事惟恢。決勝千里。不差過也。以戚戚兩僧。刻於嘯古堂文集。而此篇獨遺。始終盛衰。源委具在其原稿。後據兩史別本。為之增損六七。錄於篇。

記張石卿事

張石卿。湖南長沙府人。與賊首偽翼王石達開同年。僦居省城。石達開叛時。卿年二十四也。入泮。自詡為良平復生。謀事惟恢。決勝千里。不差過也。以戚戚兩僧。刻於嘯古堂文集。而此篇獨遺。始終盛衰。源委具在其原稿。後據兩史別本。為之增損六七。錄於篇。

紀湖鄉逆民事

逆民鄭錫彤湖陽縣之沙龍鄉人以行二鄉人呼之為二老爺其子鄭森向患相沸弟錫瑠恃強肆虐憑之羽翼錫彤家貲不貲偶爾促搆立置之死地而後快其殺人也恐活埋土中雖不慴於一人而必戮及全家不獨壯凶之怨動致報復即閭有後言亦必有禍夕則議於官中朝已集於地下為所害者不知凡幾蓋其耳目衆多廣行伺察雖夫婦勃谿家庭詬誶無不知之幾有賈似道炮詩格壁之風見鄉中田土之膏腴者必謀得之先賢其左右隣田然後謂佃人曰此亦我田汝煮納租佃人懼不敢不納有田之家無收出一詞凡於魚池茅地悉以此法行之坐是併兼致富怨者吞聲慴者切齒然其勢熾張甚人莫誰何所畜死士幾三四十人為之爪牙心膂性尤淫暴凡鄉中婦女稍具姿態者無不罹厄不論其有夫與否也被害之家必先掠淫其婦女美者為其子森所得粗陋平庸者則命壯丁相就迭淫以致之斃名曰風流刑其酷如此家中畜有戲班遇喜慶會張筵演劇視為尋常以重金購二童子習技其一逸去後森得之瞎其目今在汕頭乞食能言其作惡狀歷歷如繪有同族四齡小童偶入其家拾一所遺小剪歸其父見之駭曰此二老爺物何得妄取急持還白之錫彤曰可喚兒來至則命人縶之其父涕泣求釋卒不可有同族人見其所為不法懼累及移居他所其人在鄉中有田數十頃歲收租賦五六萬金錫彤曰彼既不歸此應為我有咸所得盡入其橐中族人無如何也旋至京師應順天試中式遂臚列其前後惡迹叩閽上控廷諭尊小皆撫嚴行查辦督撫因密飭地方官設法擒治但沙龍地處險阻其家藏大礮七十餘尊設有火藥房軍械庫牆垣悉以三合土築成隱然若金城湯池刀矛弓矢無不具備曾性攻十三鄉輒用地雷火器所殺無算幸其子森已前死官軍圍之稍易然卒不敢臨之以武蓋憚其為變也鄭逆本捐副將銜賞戴花翎凡縣令赴潮陽任者皆先往拜凡事阿順然後租稅無缺否則催科之吏無敢至其鄉前後所任官咸憚其威不敢發而某鎮將乃以計誘之結為異姓昆弟行佯若推心置腹舉之為各鄉領袖請出辦公事時道憲已密布軍士於內外知其至飛紙召之甫及道署命去仗縶入謁立坐堂皇鄭逆詞色不撓道憲詢其何故在鄉殺人則對曰彼皆劣民也不誅即為亂又詢其何故攻殺十三鄉屠戮平民至以萬計則對曰此皆揭竿誅惡吾也不殺則必叛又詢何以不報官究辦則毅然對曰無官道憲勃然作怒曰道府州縣近在咫尺何謂無官命隸扑之千下然後收禁囹圄繼鞫其事鄭逆始知罪矣求緩須臾死道憲因其乞憐未之加刑亦冀之猛後援誅反叛逆劍處以極刑潮郡人聞此事者大為稱快曾有竹枝詞數十首咏其事傳誦一時聞鄭逆年約六十餘其弟頗能作畫殊饒逸致此皆天地間戾氣所鍾也

宋景詩

宋景詩山東人辛酉年東省蠭然不靖宋逆首行搗竿倡亂煽聚多人反復俯仰變逃法網捻逆平後變易姓名潛蹤遠遁時在齊魯燕豫之間往來遊歷居無定所捉聞訪捕稍懈仍復回東改名許連陞出入蹤跡多在曹東歸陳徐兗等地宋逆生平具有絶技力大過人屈其臂數十人不能伸伸其臂數十人不能屈所用飛鉈飛標無虛發出門必携利器自隨用以防衛每至一處必以當鬻授徒為事佯以意氣交結若墮其術中必乘機煽惑勸其入黨謀逆身畔攜有五色小旗為人誦咒治癩多有應驗於是愚人羣信之呼之為許半仙暗中勾結黨羽極衆率恃鳴鏑探丸為生非北方騎賊半其流亞也宋逆嘗謂人曰凡為我友者得吾片紙雖馳驅於千萬里之境啟篋安枕而行可也宋逆自漏網潛逸後各省並懸重賞購之有總兵牛師韓者緝知其所蟄伯大府願擒之自效大府壯而許之爰改裝為閩賈冗先之或後之或與之同宿一逆旅中伺憚宋逆技勇絶人未敢遽下手恐一擊不中及使其驚覺遁逸則其為禍胎者將無已時兼以處處皆有逆黨也適有劇盜黃宗孟素與宋逆相識一日與師韓遇知師韓為督人屏去從役跟蹤伺衛賊以瞄準時山東有總統新守富才文煥因事知師韓師韓亦願投效曰彼可以計誘耳師韓於是屬其下而告之曰汝等各宜奮勉國効以報國家倘慴兇鋒在此一舉有能前先擒戮者賞以國帑五千金平民則破格優保罪人則立赦前愆其下聞之無不踴躍作氣一日宋逆由東至豫戴宗孟迎謂之曰皖非尚有捻逆餘黨可以勾致逸與同入皖境因約師韓偕於之界滑集宜兵四集突起擒之時宗孟已先縋去且鍾標諸營兵環滑集宜兵四集突起擒之時宗孟已先縋去且鍾標諸營兵環抱列刃就縛皖撫解赴京師置之極典

白齊文論

白齊文來利瑕人跡其所行一反覆無賴子耳始助官練投賊次破擒終以四人無事公例師將來領事與之約再入中國乃放之東滿似宜置身局外弗助

故態不悛復由日本潛至漳州浙鼠虎狼濟毒蛇蛇卒數七獲自貽滅亡嗚呼足亦
懲矣洲自成豐十年前任上海道吳熙曾察其宋人為兵今華而統之每戰輒先帥
資得手想虎復於江府城吳郡王韜獻言於觀察為招募內兵人少餉費不如以壯
勇九數而諸內弁領隊平日以西法教演火器務令精純大衆殺賊輒先為之倡
有內弁來之以前則臨陣力售似亦可收效於行間於是逐有洋鎗隊之設號為常
勝軍屢而後沒於王事白齊文繼之攻克嘉定青浦以功大酬湖頗生覬望逐封泰
記鋼銀并所領事主候補道楊坊竟往詰賊為賊誤主卒賊疑之未大用嘗勸忠簡
李秀成盡棄江浙內省地斬伐不忍焚燬廬舍飛檄有遵然後併合大股悍戰而前
直趨北方踞舞豫恭留上游之勢以控東南北地為兩人之力所不生乃可以逞幸
忠簡總援其說不行後為左宮保獲於閩來國之非劉福州領事慶樂為之力誅謂
擬解歸本國求公厭蜚宮保以白齊文惡稔罪戾亦之許也由閩解浙道經山陰過
逆水發舟覩白齊文亦沒於中論者謂招募西人雖取利于目前而或恐貽日後憂
如漳州助戰者不獨白齊文一人此外有媚於戰功能鍰大吏不下數十人其前皆
曾助官軍勦賊屢立戰功不獲重賞因此怨懟終為我敵前則助我以攻賊今反助
賊以攻我其變特轉瞬間耳而我之虛實盡為彼知損多益少豈有信哉或曰夫非
然也一國內亂原無關乎外邦西國之例助彼助此皆非所宜助賊者固為悖理而
助官者亦徒恃利耳嗜利則何所不為即忽忠義非能責之異國之民叛逆附順亦
非彼之所及辨其能為我用者徒以利之所在而已招募流弊其始固已如此譬如
兩人之身血脈不相通痾癢不相關求其指臂之相使腹心之相倚豈能得乎且中
國今日之賊即昔日之民治之不善則今日之民即可為後日之賊西人助中國殺
賊不過權宜補救於一時本非可常用也譬如瘍醫治瘡剜去腐肉曰光可立愈明
日而他處又潰矣以毒未拔也故平賊以治民為先平賊在良將治民尤在良有司
兩者相輔而行不可偏廢徒事外攻抑末已故觀於白齊文而已事可識也

翼編餘談卷二終

清 吳郡王彬蔡詮撰

漢口賊情

有客自漢口來。述捻逆中多有髮匪餘孽。幾於髮捻不分。故捻逆所作為與髮逆無異。稍異。捻逆中皆係張苗之黨。招來以收上游指臂之助。乃偽封張樂彤為掃北王。苗霈霖為奏王。後張受天跡。而捻偽英王陳玉成以投誠。遂得減死。而反覆不常。終以授首。現所竄擾者。張樂彤之子苗霈霖之姪也。其衆多山東河南兩省人。兇悍善撲。及金陵賊巢傾覆。所有悍二賊之衆。皆往投捻。是以其黨益盛。此輩皆身經百戰。可稱積悍老匪。著名兇狡。今時之來漢口。蓋有漢口兵勇潛為之內應也。兵勇不知大義。皆盛從官。賊盛從賊。近見各處兵氣稍靜。糧餉積久不發。遂有思逞之心。勾結賊匪。以圖飽其欲壑。是故始也。冀募勇以備賊。而不知反因勇以招賊。多一勇即多一賊。有心斯世者。宜如何處置耶。

禁食蛙

食物有古今不同。南北各異。若大於古時以為珍饌。並謂煮飪之法。終於宗廟者。以羹獻。而今人皆食之。青蛙古亦入饌。周禮有蜩氏鄭康成以為今御所食蛙。則並以充天貢。漢東方朔傳云。長安水多蛙魚。貧者得以家給人足。則古昔關中已常食之。如魚。不獨南人也。今蛙來極嗜此。供諸盤飧。出以享客。奉為珍味。江浙蛙有食者。然率賤品視之。搢紳家以登廚為戒。每歲四五月間。青蛙生發之際。官府多出示禁。捕以其能啄蝕保禾。大有益於農田也。故青蛙一名護穀蟲。其有捉取龍以入市者。有罰。考蛙性煦。甚補。然人多食。小便黃淋。妊娠食蛙。令子多病。與居災方。要宜少食。況煮者多以煎煠加入辛辣。如抱薪救火。安能求益。講養生者。勿視作濟饒都護也。

學重天算

近今宗師於回文二館之外。另設一所。專行肄習天文算法。延泰西名儒為之教授。凡願學者。無論貢舉官監。悉可考選。并移文各省恪撫。飭屬而於向所設立四學館中。按其優異者。今其入京。前上海廣方言館。業已選拔十人。以備道署繙繹之用。十人中如嚴良勳。倪文蔚。涂士宗。福徐廣坤。楊兆鋆。朱格仁。均已入津為諸生。於西國之文字言語。悉能通曉。而江總督曾節相札諭上海兵備道應觀察。令於館內選取有功名者五人。送入京師。以資學習。五人中嚴良二子。皆能明算法。夫天算之學。固推泰西。本朝自康熙以來。列聖垂衷。而御製數理精蘊諸書。凡經其人成其學。於是大明於時。永風奮起者。如梅文鼎當首屈一指者也。他若董方立諸家。亦能別闢蹊逕者。近代如徐君青戴鶴士兩先生。嶄興於浙。卓然成為大家。見危授命。大節凜如。茲海內所知者。尚有李壬叔鄒特夫數人在也。見則中國之明西學。未嘗無人。倘能徵而聚之京師。互相砥礪。安見不足抗衡於西儒乎。且西儒中之出學純粹者。皆以牧牧傳教為急。有不能以重數羅致者。其來者未必具絕人之才。況也。西儒之在中國。以天算著稱者。莫如偉烈亞力。然其人非可以幣聘也。則此外可知矣。

海運說

江浙糧運。改由海道。由來廿餘年矣。特所承運者。皆黑沙船。先經總辦海運局封港截留。祇即飭令招僱分兌出運。蓋米由官辦。運由民船。船由官僱。僱由官給。此歷年來海運之章程也。至前時搶艙。全行朽壞。有經寇亂。井板片都無存者。而運河日久不修。河身淤淺。閘壩坍塌。非鉅萬金不能整理。前經曾侯議以一半兵糈。撥其老弱少者。改作糧丁。仍由河運。此固由撤兵減餉起見。然重修運河。實既不貲。補造糧艙。恐滿國帑。似亦非計之至者也。或謂運河道由內地。無意外虞。雖路遠時久。而糧於海運者。此第就今之沙船言耳。若使自製輪船。一準於西法。如惜經費。毋減物料。先延西匠為之經度。必為久遠計。其載米固數倍於沙船。而履險如夷。則亦無所謂意外虞也。每船撥兵。宜有定額。倘運則為護糧之用。事畢則為巡洋之需。其以船為家。仍無異於糧丁。而裁兵之術。亦即寓其中矣。如是則中國之水師可精。沿海之防堵可嚴。海運運送。皆操自我。宜非一舉而兼數得者哉。抑史有說者。謂時河運糧艘。每於秋日來南。至明春則運米北歸。計此一歲中。行時少而停泊時多。以故糧丁水手等。易以滋事。今若改用輪船。於閒歇時。統俟數輪齊泊。派定一二船出哨。餘則照西國公司例。准民間裝載貨物。往來各海口。所得水腳銀。悉歸總局。於年終結清。除各項耗用外。盡為修葺船身及加造輪船用。則既足以恤商撫舊。即除各項耗用外。盡為修葺船身及加造輪船用。則既足以恤商撫舊。即

以昭激勸則因在各省撫選擇得人而非意計所能及矣

武試宜改篇

近日考試武童外場官長仍按照舊章酌令武童不期各帶弓入齊集演武場聽候考試其內場另撰日期默寫武經猶慮取士之道文試既以時文詩賦謹守成法不敢稍更武試似宜隨時變通蓋今時行軍以火器為先兩敵相遇專事放擊火器精而多者勝然後隊繼之追奔逐北遠矢以弓矢近兵以刀矛是弓矢刀矛者追敵之所用而非攻敵之所先近時操演士卒既重火器則武場似亦可以兼試平時對之既精臨事自然有恃無恐乃不嚴講於先後緩急之間所試非其所重將來所用又非其所習即何其計之左也他若武場專講弓馬則催可嫻於陸路而未語於水師沿海州郡似亦可以增設專科諮求盡善此誠今時之急務也

官鹽說

瀕海之區稱富者其利不過曰魚鹽顧鹽法雖因時制宜而私販之禁則一今自中外通商以來各種貨物皆准其出入交易惟米不得出口而鹽不得入口何則以鹽固中國所饒足無藉乎西商之攜至也今聞西人云中國常禁洋商帶鹽入中華販此殊不解其何故若肯弛禁准洋商販鹽來賣照中國納稅規例彼此均能獲利即如印度國向來不准他國鹽入境至二十年以前印度會城開禁准行及今每年消鹽至一百六十萬擔印度獲利勝於往昔則中國亦何樂而不為哉況內地之鹽常為私梟販賣國稅已絀外國之鹽販來中國照例輸稅當無走私虞兩人之所述如此雖然是真知其一未知其二也中國即有私販之鹽亦從竈場買至其錢仍入於官是官商之所謂私也今中國於食米遇歲歉時或有未敢而於食鹽未嘗不足何必藉外鹽以濟之外鹽至而華鹽之消必滯雖得稅餉亦何補於大局耶且又何以處夫竈戶竈丁耶不特此也鹽之為值賤而人以作船販運至華除一切費用所得當亦無幾則必欲固爭此利是亦有所不解矣

算學宜先師古

英國湛氏論算學為格物之門鑰當從歐羅巴先達入手深惜吳子登大火前所集多重古法其有間借今法以參補者不詳其所從出竊之固是也而湛氏意專重今法則於古天算遞變之源流恐亦未及詳也新法之精密人人知之矣而要皆從古法之疏卦者對觀而出如地為球體預推日食始於他勒則亦取諸他國歷未或得迎勘底表而細測參悟者也測地距日法始於亞里達古今人雖知其本然而立法之巧實為其所創如無多條基言地球恒定軌道平圓之說則歌白尼地動之說不顯刻白爾撒圓之理不彰即地球動定兩說古來諸名家聚訟紛紜今未有不是動而非定者然第公雖執舊說與歌氏不合而其測天之精實有以開發端緒後學則新法未嘗不從舊法中來也不特西法如此即中法亦何獨不然洪之諸恩雖未甚精然後世皆相因用之至宋何承天隋劉焯唐傅仁均僧一行之流收為傑出至元郭守敬而大備皆從古法參悟對觀而出者也不明古法不能知新法之善而悉其變通之得失故中國人士講歷算者當先從經學中算術始繼之以各史歷法之沿革中法既明始習西法亦必溯古以逮今則於門逕之異同了然可識矣約中國學者從知以西法入門而於經中歷算本末未嘗一考則亦未見其得也

用西船捕盜說

年來南洋海賊時出劫掠為估船患中國捕盜諸艘不能緝治也徒望洋興歎而已同治丙寅四月十六日廣州府憲與英國副領事官統帶華英兵船出洋剿賊務窮搜其故以為倣西法造艦則工費浩繁倣西法練兵則糧餉尤鉅不知用英船一可當他船數艘用西兵一可敵別兵十人故費雖非倍而究之其費亦適均至於收功奏效則又不可同日語矣嘗見道光年間安慶臨生女熊飛有請造戰船之疏兩廣總督祁貢有仿造西式兵船之奏而朝廷亦有許其停造例修師艦改造戰船仍入粵倣造分運各省之諭其時潘仕成捐造之船亦為此議不洋商伍秉鑑潘正煒又捐買米利堅呂宋船各一艘以為式其他論列此事者如水師軍門吳建勳廣州知府易長華批驗大使長慶皆有可采而至實不易之說則莫如方熊飛之即以此船巡洋緝盜以張武備以威遐方少卿金應麟所稱造船之法寬以歲月持以實心無惜重貲無拘文法凡此數語尤為中肯是用心不可謂不專講求不可謂不密矣傳曰知之匪艱行之維艱且信然哉獨奈何西事一平其事遂寢至中外互市三十餘年交涉事來倚海疆之多故當此跡之縱橫造艦練兵似非緩著乃未聞有一人計及之此每念此事不禁為之長太息也

煤礦論

天下至寶之物。足以富國強兵者。煤而已矣。其寶貴有逾於金銀。而世人多未察之。何也。英國不過彈丸二島。而富強甲於海外。其所恃者惟鐵與煤之為用甚廣。凡行駛舟車。製造器械。無不需之而成。山之有煤礦者。人可以一望而知。非能決其多少美惡。無者不必虛費疏鑿之功。有者自行實收贏餘之利。蓋西人於考察地質之學最精。測山則必先究石理。產煤之山。其石印必有其乎他山者。惜乎華人未能明此也。自英國欽差大臣額羅金伯爵與中國修和約後。西人蹤跡所至。乃得遍歷燕齊楚晉秦蜀黔滇之地。於是尋獲煤礦殊夥。而其煤質之多佳者。西人始遴測煤者。曰朋庇利。先於北方諸山考察煤質若何。迨後朋庇利回。遍騐天下之煤。而所產之佳。當以附近中國京師諸礦為最。誠未見有勝於此者矣。其地約三百里許。皆煤礦也。繼考察中國產煤者又得二人焉。曰威林臣。曰烈士科。英人並言中國煤質佳者居多。按英國史所載。備記歐洲諸國產煤多寡之數。如大英國島產煤之礦。量其四周。計有三萬六千方里。法蘭西六千方里。比利時一千五百六十方里。西班牙一萬二千方里。普魯士三千六百方里。布諒美亞三千方里。總計之約六萬二千一百六十方里。此歐洲產煤之大略也。中國幅員大。疏於搜山採海之功。故地腹蘊藏。今僅就西人所已行測知者述之。則其所藏之富。亦略可知矣。測得之數。不能盡減

明甫鑿石為觀以養玳瑁。則玳瑁固南交之所產也。漢書應氏註云。瑇瑁大龜也。雄曰玳瑁。雌曰瑇瑁。是玳瑁固有二種。其狀亦猶貝觀劉欣期交州記云。蚶蜬似玳瑁大如盆。四足。缺頭無指爪。其甲有黑珠文采。非似錦紋。臨海水土記云。其形如龜。其甲黃黑有光。此即瑇瑁一種也。杜海康衡志云。狀如龜。龜而殼稍長。背有十二片。黑白斑文相錯。其裙邊扶如鋸齒。無足而有四鬣。前長後短。皆有鱗。斑文如甲。此即玳瑁一種也。今以客所稱之狀證之。似若非此二種。而龍瑞之名。不見於書史。余竊疑之。雖然。四海之廣。六合之大。何所不有。必以所不見不知而斷以為無。適見其陋也。故以玳瑁為龍瑞。不可也。以龍瑞為玳瑁之別種。客亦未以為可也。要之不外乎龜之一流。明會典曾載暹羅獻六足龜。或即此物。神物變幻。吾烏乎測之。

星使往英

英自女王以利沙伯與中國通商。迄今三百年。貢舶往來。曰盛一日。其至中國者。皆其國之貴酋領袖。富商巨室。賢豪英俊也。而中國之往詣其邦者。類皆舵工備弩。俗子鄙流。無文墨之士。一往遊歷。採奇覽勝。發諸篇章者。惟道光壬寅年間。有浙人吳樵。從美魏茶住。居年餘而返。作有倫敦竹枝詞數十首。描摹頗肖。其後咸豐初年。有燕人應雨耕。從今駐京威公使往。在其國中閱歷始遍。既歸。述其經歷。余為之作流海筆記。紀載頗詳。海英而有著述者。當以是二人為嚆矢。同治五年。朝廷特遣三品大員越楮。出使泰西諸國。隨員數人。在英京時。日出眺覽。投雜奇異。恢擴眼界。真有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者。如圜圄中之珍禽怪獸。不可名狀。水湧地中。有若噴珠濺雪。機坊中飛梭運軸。不借人工。皆水火二力之妙。凡其制作。無不巧奪天工。至於山川風土。亦皆勾畫景象。觀盆臨採訪之餘。殊深驚咸。故各人於耳目所及。寄諸吟咏。端緯之日。着有乘槎筆記一書。已刊板於京師。一時通國傳鈔。真洛陽搢紳之詞者。頻為紙貴。

物異四則

福安居城東。園有二井。鉛黃白各一。參差倫映。分柳而棲。各有數雛。晨夕帶雛出入。二雌同行。宛若人之洽比其隣者。一日黃者被人竊去。失母之雛。悲鳴不已。白者頻來顧視之。若代為惻惻然。自後得食相呼。歸棲隊隊。無參雜雖微飽。而於五德之外。竟使其一德。臧若之友。因呼之為義鳥。

張惠生家畜一貓一犬。犬固西洋小種。姿亦拳毛。伴比巨貓。而性甚馴擾。善解主人意。一日貓與犬同乳。未育。白貓忽死。幼貓日夜叫啼。大聞時來視之。意似大不忍者。因哺子之餘。兼哺數貓。久益仰熟。數月之後。毛深漸潤。貓犬竟同牢而食。此犬亦愛之無異於己子。不能辨其種類矣。此實能體親也。非唐武后之貓與鸚鵡同食比也。

舊士有久宦閩中者。見一園於福州城西山環水繞。境頗幽勝。園有雙鶴。丹頂白羽。品殊不凡。前舉兩巡撫梁章鉅所賜其祖者也。自易代後。代為芻飼。鶴雖久寓於園。而園實不能囿。此鶴也。時或振翮長鳴。劃空而舞。俯水跳躑。警夜不止。衆莫解其故。或疑為怪物。有主於一村休咎者。因是村中人頗有懷懼意。往觀者如市。石在溪中。水清澈底。晶瑩可鑑。後有別村富者。見而愛之。以重價求役村人許之。乃自溪中移石而去。然後犬吠乃止。究不識何石也。

盂蘭盆會

盂蘭盆會。盛行於今。而莫知其所自始。或謂昉自六朝。想或然也。洽錄碎事云。盂蘭盆天竺為盂蘭。此云倒懸救器。謂目連救母飢倒懸之具也。今人遂飾食味於盆。誤矣。據此則其誤相傳已久。而盂蘭二字。直梵語耳。然考荊楚歲時記云。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盛盆供諸寺。則六朝時已然。而盂蘭盆經。亦有七月功德。止幡花歌鼓果食送之。以盆供食。蓋由此也。釋子相傳。目連見母生餓鬼道中。至七月十五日。具五味五果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然後母得脫餓鬼之苦。目連白佛言。未來世佛弟子行孝順。亦應奉盂蘭盆供養。佛言大善。故後代人因此廣為華飾。乃至刻木剡竹。剪綵縷繪。摹花葉之形。極工妙之巧。其載於前史者。如唐代宗於七月望日。在內道場造盂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歲以為常。內供七代祖像。識者譏其不典。以近今各處所見。行之最盛者。莫如粵東。以香港最為繁華。每歲舉行是會。約費萬金。裝嚴炫麗。莫與為比。斯揚盈川之賦所不能形容者也。此事必須合行鋪戶。多雖雖微。飯而於五德之外。竟使其一德。臧若之友。因呼之為義鳥。

所懸之燈。自屋至地。都棲衙衙。雜者以為祭。此習俗使然也。以一盂飯作十余嘻。可謂豪舉矣。然諺亦甚矣。

神怪

客有談神怪事者。皆僧道倚緣為利。即不然。或有遇焉。近日陝西某府。忽有一石從空墜於平地。奇醜突兀。然亦未成形製。百姓聚觀者。不下數千人。無不託以為異。即有二三羽客。稍稍設香火。祈禱輒應。於是遐邇奔赴。不數月。佛菴者衆。爰起建廟宇。然因此賭博淫盜。層見疊出。官為禁諭亦不聽。一日縣尊忽諭某道院主人曰。余昨夢真神告余云。願附居縣署旁。庶更為安樂。益當保護一方。百姓即移其石於社稷壇。仍令百姓焚香膜拜。然自此靈異遂絕。又河南省人有李真人廟。廢祈甘霖即降。迄今元代。蓋兄妹二人。當時殉難救人。肉軀不壞。血食於此。同治乙丑。因有中大旱。撫憲於各處禱雨不應。一日諸李真人廟。廢祈甘霖即降。遂移其軀。宪供設撫署旁。建造道院。朝暮拈香。至今凡遇雨旱。禱求三日必應。否則禱於其妹神前。更無不驗。於是傳聞者。故神其說。香火日盛。咸豐八年。鄜城有異方僧。手抱一佛。腹中鬧鬧有聲。百姓擁聚駭觀。時方軍務殷密。地方官即逐令出境。安知非賊中偵伺。故示其奇耶。道光丁酉年。鄜城大旱。林少穆先生時為中丞。多方禱禳不應。聞廣福某寺有銅觀音。最著靈迹。迎其神至省。霈雨如注。然嗣後凡遇大旱。別憲效林文忠所為。亦不應。實非存乎其人。其事而絕不關像耶。杭州靈隱寺對面有名一線天者。吾鄉方孝廉鈞思遊其地。從山背攀藤而上。見平頂有洞豁然。僧一。所謂一線天見觀音面者。即此也。方以下石迫之下視。無所見。越日重遊。依然後故態矣。僧之寅緣為利。一至於此。方又遊至一處。見方屋一間。榜曰地獄暗府。行近窗櫺。門忽自啓。聞內有鋼叉聲。方素有膽略。入其室。門即自閉。其內空洞。並無神像。特門口有執鋼叉二門樞下。想設有機鍵之自閉自閉。與鋼叉之動。皆因機鍵撥動。內亦有隔云。作如是觀。四大字下阮元跋二小字。嗚呼。天下神怪之事。皆作如是觀耳。偶誌此以作譚柄。

潛芳園

羊城思益西街。有麥氏花園。即潛芳園也。其園未建時。前後左右乃係小屋。隣人凡擲而居。甚適也。麥悉欲售之。特其中有頑有不頑者。麥氏恃其勢力。巧取豪奪。蓋為所有。有不肯出屋者。投其器物於街衢。貨財者至於靡所棲依。無立錐之地。麥氏略不顧恤。竟以薄價取其地。鳩工庀材。大興土木。於是潛芳園遂以構成。園之內名勝。如中國雖婦人孺子見其參差。無不指而目之曰。此龍也。是自古相傳以為有龍矣。乃西人獨不之信。曰世必得有龍哉。此珍說耳。豈誠信書固不如無書乎。第稿有徒都四士所譯新約全書。默示錄中所云。亦龍甚巨。及下文復言其意乃指蛇像。則何不竟曰蛇。而曰龍也。譯以中國字曰龍。在西國果稱何名歟。既以中國之龍為無是物。何以譯者乃龍其名蛻。此亦甚不可解之事矣。上海西士有不信龍見之說。僉為詰及。時適六七月間。一日陰雲密布。大有雨意。於天之東北偶雲下現有鳥龍一條。首小尾長。夭矯空中。於是嘆仰天上排龍。必有大風雨一時。男婦爭觀。幾於聚國若狂。有人回招西士往觀。西士見之。付之一笑而已。蓋實論之。龍取水之說固不可信。地中之水。能至雲中。若乃天空之吸力也。不獨地上之物能吸即凡物之水皆能被天空吸力攝去。至於龍之一物。或係古有而今無。古水可知也。世

人固其不見。遽指為神物。謂若西湖所稱為噉嚼咏之流。亦未免太過。即如中國所稱麟鳳龜龍。謂之四靈。今麟鳳與龍世不經見。西士并謂無此三物。見四國於四靈僅有一龜而已。

咸州新樂府

雲間錢塘李延昰。博學高才。為世所欽仰。家素豪富。甲於一郡。生平於枕玩書籍外。別無嗜好。其家藏書極夥。且多世所罕見之本。刻有守山閣叢書。小萬卷樓叢書。搨海藝海珠塵珠叢別錄五種。珍帙秘册。賴以流傳。書出海內爭購。一時為之紙貴。庚申髮逆滋陷松郡。多所焚掠。錢氏舉族仳避鄉間。書板亦物之俱去。均得完好無恙。不可謂非斯文之靈。而神物有以呵護之也。鑪香殘已久。其在時於世狹子會雅之間。一無所染。尤痛疾片言。著有咸烟新樂府四章。以示勸誡。曲中吸食者痛疽之當為汁下。今錄之未始非膏肓於此者之一助云。其一曰學時路。傷始趨之悞也。學時路。有吃有着無事做。一筒兩筒弗害過。今日三筒。明日四筒。五筒六筒七八筒。裝烟整烟已成功。賣烟具。賣水果。賣盡田地賣傢伙。吃烟吃烟真及時。兩肩聳起如餓鴟。脒頭烟鬼哈哈笑。時路朋友又來到。其二曰搶帽子。悲結果之慘也。搶帽子。三更

手。不搶帽子便剪綹。原是當年吃烟友。烟烟烟。家私化作火上烟。吃吃吃。冷粥冷飯無處吃。叶化三年懶做官。一切生意做不得。不得已搶帽子。今日金剛腳下死。其三曰開烟盤。惜流落之苦也。開烟盤。做閻老。烟墩小娘顏色好。問娘何處人。答言昔日家道贏。家道贏到阿父。阿父生來喜嫖賭。嫖賭吃着四字全。大傷元氣鴉片烟。儇在閨中亦染指。家道零落阿父死。阿父死不自由。紅樓作青樓。阿父九泉亦風流。開烟盤。一洋頭。其四曰札火也。嗟行止之穢也。札火也。做圈套。光棍及烏龜。本來是一窟。阿娘貌似花。當年身價千金誇。買笑人前猶靦覥。但道郎來可吃茶。郎入內。龜出外。軟言媚語將歡會。牀頭一燈搖黃昏。鈴鐺鐵索聲在門。我家並不開烟墩。直入房閨子何因。銀錢到手放出門。有錢且向烟墩行。外面猶自裝斯文。君不見。札火也。此四章真可謂窮形盡相。淋漓滿紙。致有志者。顧嗜此者閱之。惕然猛省。憬然覺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安知烟之不可戒哉。是所望於有志之士。

嘉興災異

同治甲戌五月十二日。自嘉興至朱家角。青浦一帶。俱遭大風。兼以冰雹突至。小者如碗。大者如缽。禾稼牲畜。樹木屋廬。無不損壞。其時黑雲如墨。幾於晝晦。嘉善有雨人方在田間。一時不及避。為風吹去。竟無蹤跡。亦罕事也。於是說者謂人事變於下。則天象變於上。修省恐懼。可以轉災沴為休祥。齊景一言。彗星退舍。高宗修德。雊雉無聲。前事之效。亦後事之師也。

日本風災

五月十八二十四兩日。於日本之布窩哥埠。穀埠柯薩嘉埠。狂風驟雨。如土崩山裂。海中波浪洶湧有聲。頃之至岸。平地水深盈尺。沿海一帶。幾至丈許。樓房廬舍。飄沒無算。民則盡伍波臣。居則悉成澤國。所有停泊船艦。始則隨波上下。翻騰不定。繼則被風吹至岸上。與屋擡擊。屋傾而船亦覆者。屈指難數。船中人無可逃免。盡葬魚腹。西人所居瀕於海者。亦悉倒矣。所可知者。如布窩哥埠之花旗領事衙門。俾烏利酒店。皆係波濤衝激。遂致傾壞。此二屋尚在高岸。約計高於海面之地二尺許。宜若無害。而竟不免於顛覆。其水勢之橫決湍疾。亦可知矣。延至翌日水退。前日之衝市繁華。屋廬交錯者。至此一望蒼茫。不可辨識。但見破板敗木。斷石折礎。縱橫遍地而已。此誠一大劫運也。與江浙風災。幾於先後相似。浙五月十二日。而日本在五月十八日。蓋兆發於江浙。而繼發於日本。同此颶作之為害也。

安徽風災

同治甲戌三月。徽郡大風。拔木壞屋。傷人損畜。不可勝數。最奇者有一新婦。與往送新婦。及從喧鬧。由新婦家回。俾行隨從者數十人。甫至半途。狂颶陡起。從人皆不能駐足。擬即與避入涼亭。而輿蓋已飛入空中。盤旋不定。久之杳然莫覩。須臾輿亦漸升。再止而入雲際。衆亦莫可為策。頃之輿底忽脫。新婦吹於輿外。墮彼珠冠纖悉。見地漸升漸遠。風稍息。從人急返報其家。遣人四出往覓。竟莫得其蹤跡。逾日新婦方返。歸家。蓋離家已一百里許。所墜之地。為吳娃鄉村人詰得其居址。送之回也。先是新婦隨輿而上。並無傾側。若有鄂之行者。及輿底脫下。身乃出外。俯視其下。山川城郭村鄉。歷歷如繪。而足下若履平地。似有雲氣以托之者。兩時許。始墜一民家菜畦。亦仕女也。新婦既下。毫無所損。衣裳整潔。依然如故。村人成來聚觀。爰即贈舟送歸云。

觚賸續談卷三終

新金山

同治丙寅冬有客從金山來者。即加拿大利亞大洲之南。未而洋中。今為英人所據。述其地產金之豐。生物之衆。即坊轉輸之廣。人民居住之繁。誠可備一大都會。旅人足跡所及。名為新南維爾斯。英國總辦駐劄於悉德尼。即此中所呼雪梨也。特其地僻處數千里。現雖節次開墾。而猶未盡闢。有二三兩人。裹糧進入腹地。初則登山度嶺。附為樂趣。青峯碧水。時遇佳境。土人見之。盡去。如鳥獸之避弋繳也。行漸遠。則境愈荒。抵前無路。但見絕壁下。有巨蛇十餘。糾結其間。約長五六丈。圍可倍丈餘。昂其首。似作嘯人狀。兩人大懼。以為此亘古未見之巨蛇也。放鎗擊之。如中木石。百計搖之。終不能得。後乃結巨網張而覆其一。曳出。聚而剝之。色盡黑。如摩魯門人種。頻逢首裸體。所佩僅掛根山藥。巢木而居。幾如上古窮荒之世。年來附近土人。略曉英國語。招其工作。頗盡力。而一飽之後。即復飄去。故須少與之食。然閉置室中。三四日後。即間而求出。與之銀亦不識。多寡。蓋山林野性。非復可羈縻

也。其遠處土人。尤兇惡。捕人而食。昔西國有二十餘人與之遇。初則佯為服役。比入深島。皆突起攻噬。寢皮剝膚。並飽其膸。計僅脫六人。一隨去童子。約十歲許。面稍黑。以為此乃己類。令坐檻籃中。弭之往避各山蔭。供其飲食。不復殺。又見有一檀香樹。園可一畝許。枝葉扶疎。青蔥可愛。折其枝。芟之。香聞數里。土人全家巢其巔焉。西人許多與之金。購此樹。土人弗願也。曰此榮譽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而我儕居此樹。長子孫。成家室者數世矣。葉可庇風雨。枝可供炊爨。豈肯以有用易無用哉。嗚呼。跡其不識不知。無思無慮。真無懷氏之民歟。顧客言土人凡事皆無機心。而惟因爭奪婦女事。往往強弱相併。此又其性使然也

臺灣島

臺灣一島。不獨向來未入版圖。即考之古史。亦並不載其地。惟文獻通考。始言澎湖之外有毗舍耶國者。其人裸袒。雖盲。為瀕海患。招撫後。遂為臺土。荷蘭來據之。以作外府。頗加經營。鄭成功自金陵敗後。逐荷蘭而有之。傳　位者三世。康熙二十五年。姚啓聖始取臺灣隸於福建。然所謂臺民者。皆泉漳兩郡之人也。其土著野番。仍處入山中。

水居洋島土民。性悍忍。捕人而啖。無異牲牛。前數十年。有英士至其大島。口他希的。以耶穌教信之者衆。建會堂。設義塾。形形然漸被化矣。旋為法國所據。駐劄師船。以威懾服。其旁島嶼。星布星羅。有彈丸島。曰黎夫。在澳大利亞新西蘭北。土民聚族而居。不下六千。英士往彼傳教。衆頗悅從。一變其前日捕殺相習之風。在他布的島之法人。嫉其能。遂以兵併有其島。諭土民毋得從英之教。違之。天主教為則以法兵三十五人。作猶巡行其地。強令英士停義塾。閉會堂。勿教土民。僅許在彼開店。後又載兵械。嚴言凡不歸天主教者。殺無赦。土人懼其威。多跪於林叢草際中。有憤怨不平者。法兵即與之鬥。殲殺十餘人。被傷受執者無算。所佔會堂。或以居兵。器物毀棄。然法國猶欲以威脅從。而土民終不服。法國亦無如何也

花猓沃土

花猓國南方。地廣人稠。每欲覓人開闢種植。設疏相機。即倍之同往花猓。逾境各處。悉其眺望。覺其地氣候溫和。無盛暑嚴寒之慮。北距只宋朋約三十六度。冷熱常得其平。歲食五熟之時。準於大暑表。常過九十六者。

七月前後天氣已極清和無秋陽酷烈之患夏天則有海風吹至可解炎熇不於偏北之處尚有燠熱民時患熱症股痛足之流足不至於患免冬不至於冰瘃故冒寒致力於田畝也所產以白梅白米棉花三項為大宗兼常植麥靛烟葉菜蔬極為繁盛近又新植茶樹已前茅舒草來培成谷其味較遜於中國由此觀之足亦海外之樂土也

花旗善法

花旗立法之善海外諸邦皆所不逮所謂一國中大統領轂成本以銀二萬五十圓供給御用與英國所設香港總督廨相若其通國中所用以一年計之僅支銀七千五百三十五萬四千六百三十元此一千八百五十二年之數也計愛倫一省年中所進十三萬六千二百四十八元所餘者幾二萬元此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之數也一省如此他省可以類推矣史以舊金山一區即舊稱花旗人以論之其船帆輻輳即以香港百數十比之猶不及其大每歲一切所費文自衙門官吏武自兵船介勇舉凡修葺廢墮無所不包而僅支五十萬元餘金山為商賈所薈萃貨物所輻輳華人住其地者不下十數萬每年諸邦往來船艦計一千二百餘艘可謂通商之大埠矣而其出僅如此數非節用愛民能如是乎蓋花旗之法每村設有四紳士一書史紳士從不受薪祿書史亦僅月受數金其下有差役三人以供奔走民間有冤抑之理斷事大案戶者則解之官村中設有公田收其租息以養鰥寡孤獨廢疾者焉田稅所納其穀自給地方官廉俸外儹以為修築衢路建立書塾之用而已惟海關貨稅則歸諸官餘則悉以一省所出以供一省之用民無所苦而君無所私通國兵士餉薄悉以關稅支銷無事之時戍兵巡丁寥寥無幾村鄉之人至有老死不見官長者國中自二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無不習武以備國家有事之用此即中國古者寓兵於農之意也夫

日本略記

西士理雅各來遊日本諸海口覽其山川景物察其俗尚民風日本雖尊崇儒術而迷相多端佛來福一遇變故即便祝髮門以求脫罪淫祠叢蝕不可究詰此其敝也庶民舉輕性命若鴻毛稍有事犯律往往剖腹自戕平居男女無別廁所不隔來方雖然條理之俗猶未盡變處他若往來使臣智巧留心於經濟有用之學於西洋諸

藝造作制度能窺其用心多購輪船不惜重值足踐西面教以機括時以火水二力運用之妙風氣大開鐵基漸闢而不日以四海為日自域是則可取者衛至於文字最通漢文自唐以來固不乏通人才士雅各購其國中書籍非一種而堪資考證者尤在掌經治數歐陽水叔云徐福行時書未見則日本所得當在秦火之先也如七經考文佚存叢書皆從論語疏暨中國不傳之本不獨可供異聞也

嘉邦鐵路

花旗舊金山即咪邦嘉益符尼亞省也地廣無垠而人民鮮少然貲財殷阜故十數年來華人之往貿其地者如水赴壑地素產五金故極富饒而開礦瞻士種植穀蔬尤以麥為上利四處之拓殖地捕開田者皆僱華人為佃以其價廉而力勤也近日尋覓新埠日闢日多需工尤眾然其工值亦不輕月可得二三十金餉口之外盈有贏餘拍思域輪船公司製成堅固明輪巨船數艘往來中國亦以載客以便華人工商行旅自舊至彼不過二十餘日船價亦不甚昂同治丁卯年間興築火輪車路自內地以及西南太平洋一帶俾與東洋等省並相聯接以便直達舊金山而與阿屋近等車路如脈絡之交縈如川流之相灌無處不環通連屬築時專設公司僱人整建招集之眾至數萬餘人工程浩大無逾於此其在太平洋中路則由舊金山二埠自沙嘉棉度起步直達於魯威地邑悠得邑嘉甲拿邑道根思治邑並及蘇華利而逾美思攝皮河所造之路極為迅捷別有一路係由悠得內地梳歷埠陸續整築而來其徑約二千四百里其工程約計歷三四載各處之崇山峻嶺俱為剗平開通車道丙寅冬所築之地盡係平陽事易而工速後擬於火車路外別築王家大路詳度路遙會計工程日募數千人以供驅使此舊金山新築火輪車路之大略也

琉球土風

琉球為東瀛一島嶼周圍百里亦以國稱類乎滕薛莒杞而已歷來王世子即位必仰待我　朝冊立所以大小之聘雁歲不書由閩而達帝都固甚便也其天氣與中原異無論春夏太陽烁烈即秋冬間早晚固寒冷至日中熱同中原夏令蠅蚋四時不絕竟夕蚊蚤尤為厭苦每月海風發有數次未發時山雲如墨天氣陰霾比戶預須籌備否則烈風暴至窗戶皆飛險不勝言中山王府則在首里首里府皆山陽也兩傍多古松柏葱蘢蒼秀澗水清澈行路渴飲泉水林下甜涼真是快境上有寺

院亭臺皆壯麗亦皆幽雅惜無几椅蓋琉球席地坐也有古遺風焉將近王府中道有一牌樓式其上橫額題曰守禮之邦此我國使臣題贈之也又步半里許則見豎額一座上書中山王府旁有公廨每有國事諸大夫聚謀於此過此以往比屋連雲有宮殿盤踞山巔者王府也禁門如城闕上有額曰歡會門門側有屋如馬廐內寮官數人日供使令府中官員出入俱不由此門概從後緣山逕而上別有數仞石壁為垣中立門戶以便出入時聞鐘鼓之報刻也王府東偏有水一池中植白芙蕖綠蓋掩映綽雅可愛有橋通小亭四面環水坐憩片時頗疑是仙去逕見碑記趨近諦視知是禪師名圓鑒者受勅建此為藏經閣也中山王年已及壯國事半歸總理大臣尚宏勳載酌有布政大夫者四相與輔成其外惟地方官最尊蓋百里中社稷人民一人統攝故也以下統稱大夫者半多通事有向永功者極幹練語操京音蓋曾陪貢進獻留京六載者也琉球名勝之區為東禪寺善興寺東禪寺在那覇東南極幽僻處曲徑盤旋蒼松翠柏相夾道寺踞山凹門臨海灣入見空庭怪石磊落多花草清芬撲鼻疑非塵境據寺僧云此間花草種係朝鮮日本人所贈中有雅室數椽額曰綠天深處蓋四圍皆蕉葉庇蔭也室懸我國徐葆光八分書以其康熙時為使臣臨此製古風以贈主持僧者旁聯係我國殿撰林鴻年所書尚有前明名宿筆墨掌中尤多古跡蓋其寺以勝地著稱由來久矣善興寺在那覇西北亦名刹幽僻與東禪寺同而山石之怪異林木之蒼秀則不及遠甚寺內有大雨花杏一株四面迴廊每宴上客侍從趨承極便歷來我國使節遊賞大都憩館於此如前王文治周煌皆留題以光古刹而名益彰其贊勝境在東禪之次琉球婦女為市若老若幼或數十人或百餘人各集一處俱衣大袖褐衫內無小衣亦不束帶髮盤髻與男無異惟辨別之男以銅銀女以龜甲耳尤可異者或物置懷與袖與髻悉以頭戴而來甚有張新等物重百斤者亦以頭戴且能行路如飛各婦女手背悉以醋漿染花樣曾聞父老云此守貞記也其即古之守宮防淫意歟男人日招婦女以養生孳有經營事業者各席坐大樹下持扇納涼左置小烟具右置小茶鐺蕭然有藏皇上人之概絕不念婦女之勞甚為何如也琉球物產無一佳品肉則粗而腥鷄則小而瘠牛羊罕有豬鴨全無馬頗多肥大者少水族惟魚蝦尚堪適口然海風發時二物索之不得全藉菜蔬類狀與中原同而味辛有異如雖屬一物煮之愈久食之愈硬想亦種類使然水則極大而濁糙色不白淨其故為琉球鮮有食者致此瓦缶等器

粗陋不堪布帛黑色斜紋者為最佳僧甚昂然正不及松江南翔等土織也水菓惟枇杷香橙無佳橘大可食西瓜僅紅色無甘汁其味淡甘蔗多紅心而無白皮有間有一二果品中原所無一種如青棗遍向園數株大一種如栗子大而長有柄俱不知何名花草甚少有一種較中原月季二大紅色不香不榴花亦有惟小春月花盛如火於此可知節氣之不同菊花亦如無別色冬初始開此外諸花詢諸琉球人皆云無有若鳥不但無珍禽並如中原白頭翁者亦未見所有之鳥海燕外有一種小而灰色嘈嘈如下里巴唫不堪入耳工作所擅長者惟漆器如杯盤飯箱奩盒等物製造極精緻其所謂實匣者格式甚多工巧絕倫光潤可鑒琉球來往通儈有宦如若彼此相遇揖首鞠躬禮意殷渥甚且有倆首投地者寒暄當此行路為之遲留爺逢遇孩童曾一識面其行禮亦然甚為難得日道上男女雖或偕行倒不容交接一物交談一語風俗亦古矣哉其國尚中國文字然遠不逮日本藏書亦甚鮮所設國學內多士人讀書稽古雖雖有揖讓跪其俗不重甲兵以信義為先嗚呼義國琉球猶能以禮維持其國者何治甲子英與日本俱將議取琉球為駐兵計其實琉球僅為日本貢獻之國耳非其屬地也以英之力取琉球如反掌然然於空而色於市英之所不為也琉球雖微而為千餘年自立之國豈第當存之而已哉此乃刪錄雲間

論地球僅得二大洲

地球中大半為水小半為地地分五大洲一曰亞細亞二曰歐羅巴三曰阿非利加此東半球也四曰南亞墨利加五曰北亞墨利加此西半球也以全地大勢觀之南北亞墨利加與東土三洲不相連屬而其開闢實在三百六十餘年之前前此未知有其地者也然參之梵典則已早分大地為四大洲特以梵典之四大洲非即泰西輿地家所言之五大洲也說文水中可居曰州後人乃加水旁曰洲鄒衍談天稱海所環曰神州釋典論地則贍海所畫為四洲是洲者四面皆水之名今亞細亞與歐羅巴一土相連似未可遽區為二其歐羅巴阿非利加之山皆發脈於嶺逶迤而西入於海其中隔一紅海及地中海面有蘇夷士頸地相屬則三洲似實一土也惟南北亞墨利加則別為一大洲亦不得以中央地狹判而為二也東半球中其國之富衆土之廣大人之繁庶如此較之西半球抑何其不勻或者西人尚多未悉之地如阿非利加通商雖久而僅至其邊隅未能深入其內況亞墨利加數萬里之大探得

者亦在近時。安見此外更無新地乎。魏源曰。今之亞細亞。歐羅巴。阿非利加。即佛經之西牛賀洲也。至北具盧洲。則隔於北冰海。西舶雖能至南極左右。覩其地而不能遇其人。此雖創說。似非無見。設西國好事者。環南北極而一覩之。或有二大洲在。未可知也。

新闢西半球記

亞墨利加。為地球西土。與東土三洲不相連屬。昔時荒遠未闢。人莫知之。三百六十七年前。歐羅巴人。名哥倫勃斯者。素聰明。見海濱有小艇漂至。內有死者。狀與歐人異。又見果實等。隨風飄至。亦與本洲所產者異。知其西必有一地。意欲航海探之。苦無資。請於各國。皆不許。請於西班牙后。許之。給船三艘。使之航海。後果得一地。形勢斜長。南至北約三萬里。南名南亞墨利加。北名北亞墨利加。皆有土人居之。膚黃銅色。性獷悍。樂於戰鬥。漁獵為業。不務耕種。好拜偶像。不諳義理。然亦各分部落。立有君長。歐人徙至其地者。屢被所斃。有英國耶穌教士。至北亞墨利加。見土地遼闊。樹木叢生。遂伐材建屋。墾地種田。營生理業。自成一村。既而諸色人等踵至。拓土開疆。漸推漸廣。土人來侵擾者。屢擊斃之。英命官以轄其地。後因重征苛斂。立法不順民情。民遂相率而叛。英舉兵來征。血戰八年。不獲勝。強民遂自立一國。即今花旗也。當教士初至時。屢以道勸化土人。土人頑硬。加以橫逆。因不得已。殲斃其類。使之畏服。後勤之再三。而橫逆如故。若人獸不相為類。花旗人不忍殄滅其種。思易一法以勸化之。將土人散居各處者。驅而納諸一省。使教士入而宣道。教士見土人之父兄習於性成。終難理喻。惟其年幼子弟。習染未深。尚可化導。爰設學堂。招集頑童。教以文字。使知真理。并教以技藝。後頑童氣質漸化。知識漸開。亦能建屋種田。其父兄見而悅之。亦有為其子弟所化者。至今是省土人。皆化頑為良。駸駸日上。南亞墨利加有阿非利加西班牙西洋諸國人。本地土人易與之合。因諸國皆崇天主教。拜偶像。土人亦拜偶像。故若膠漆相投。今其苗裔。皆由諸國人配合而生。又花旗內地。別有一種土人。亦頑硬不服。國人深惡之。然久之或亦當為教士所化也。

新金山少水

新金山輿地之廣。過於中國。惜其腹地每多未悉之區。或謂惟見一片沙漠而已。然其縱橫幾有萬里之廣。是中豈得無人。惜不有好事者一訪之耳。惟是新金山河泊絕少。每患無水。牟利者多鑿井以居奇。但鑿井近有新法。前法蘭西至阿爾及地為

旅。見其民率在曠野。恒苦無水。法人乃新得一鑽地之法。不論何處。皆可得水。鑿井務深。不甚費力。名曰亞低井。蓋法人始造之於亞低地也。於是土人汲煮淘洗。咸有取資。似此法亦可行之於新金山。以免無水之患。

通商日本說

日本一國。密邇中土。自後漢建武始相通問。由是代有使至。書問饋遺不絕。然前史書之。皆曰入貢。其實非也。國朝順治以後。惟通市。不遣使。其市亦惟中國商船往。無倭船來也。其與中國貿易。在長崎島。百貨所聚。商旅通焉。國饒銅。中土鼓鑄所資。自滇銅不外。兼市洋銅。計自安徽江西江蘇浙江等省。每年採購定額。四百四十三萬餘斤。設官商額船十六艘。皆以內地綢緞絲棉糖藥往易。商辦銅斤。必藉倭照。以為憑驗。又有額外浮給之小照。數止一二百箱。用二三年即廢。近今商船十六艘。盡已失壞。無一存者。由是中國商人與日本通商之路絕矣。蓋此定額商船。由官所設。不能私造。華商以近來取利甚微。而日本之禁嚴。以故不樂往。其往者須附西國商人名。始無敝阻。然日本之紳商士民入中國者。絡繹於道。中國官商優禮相待。絕無禁詰。如八戶順叔遍遊內地。與名公卿大夫交。筆談往復。每以兩國通商貿易。立約和好為主。謂中國與日本文字可通。書籍不異。名人勝流。皆喜涉歷東壖。覽其山水。觀其人物。況日本所產之漆器細綢。為中國所罕有。而如人參香蕈鮑魚海帶等物。亦係中國食饌所需。視為珍品。若是則以有易無。以貿易無益。通來歐羅巴洲各國公使。皆奉其國王之書函。前來日本講好修睦。開埠建行。日本王亦各遣公使往詣各邦。以敦隣誼。即如荷蘭一國。於二百年前與中國同在長崎島通商者。近亦遣公使至日本。攜其國書。籍於橫濱箱館。往來貿易。日本王已許之矣。以此觀之。歐洲絕未通商之國。今皆通書使。立條約。舶艦絡繹。商賈羽集。而中國素來交往者。反絕跡焉。此猶所未解也。且兩國既已通商。設立領事。駐劄公使。一援歐洲各國之例。於中國土商亦甚便焉。何為計不出此耶。順叔所論如此。亦自有見。但此事當由日本國遣使入請。中國從不以務商為國本。以商之富。乃末富也。商人之事。任國人自為之而已。

海島火山

東洋摩島中。有三雄斷島者。粵人呼為檀香山。其地火山甚夥。吐燄不熄。上有廣口。間有深穴。多為熱湖。近聞有火山一座。高約八千四百尺。在頂忽自開一穴。將石燒

鎔如水流出東至於河越三日始釋越二日其東隅之山又自開一穴廣約八百餘尺噴出火燄經二十日不止其燄冲高或八十尺或八百尺當燄發時地震如雷聲聞一百二十里誠非常之奇變也

印度叛英

一百五十餘年前英商覓得印度買地通商後啓爭端率兵攻之乘勝進擊諸部漸據其地由是印度全土多為英商所轄各處設有兵弁亦皋土人為兵歷年貿易獲利甚饒繼英商之待土人也虐多設苛政人皆苦之咸豐七年土兵忽叛英人多罹其害逆首丹多佗皮者尤酷暴曾獲英人婦女殺之投尸於井於是英主命將出師勦暴鋤強以安反側咸豐八年三月間削平其亂印度一隅始屬英主不屬英商英辜臣擬上其主尊號曰印度皇帝英主謙不敢當辭讓再三統計五印度疆土膏腴沃壤悉為英所有土王僅擁虛位而已時在陣生擒叛兵二千餘人流之愛特蠻海島畀以隙地使之耕種以自食其力倘能勤作悔改者二年後即由印度遷其妻子共在島中俾室家相聚是島素有野番猓悍不馴鄰島亦然叛兵居久之靜極思動思欲逃往本國遂由鄰島而逸道遇野番或被擊斃其能免者復折回愛特蠻島投

首丹佗多皮匿於西藏相近處竄伏不出英人追擒之不得後以金誘其屬弁報知其所潛之地導兵前往待其睡時縛而擒之英人解之於臺爾海即印度舊京城也後經定讞以罪大不得赦縊死之於囹圄中

俄國弊政

俄羅斯國疆宇遼闊跨據三大洲而其政令法度俗尚民風究以歐洲為主而時亦有與歐洲稍異者俄國舊例凡富室家購買田地則其地居民并鬻在內故有地出售人多爭購購得之人或充當兵籍或遇嫁娶事咸由新業主操其權斯誠弊政也邇來俄君知其謬擬革其例而更張之欲嗣後買地者不得兼買居民若地歸新主民有願居者居之不願居者聽其遷徙自便此誠有惠於民足為善舉者矣惜宦家富戶狃於積習不從所令因之議論紛紜遍於國中

暹羅水腹

暹羅來中南洋運來入中國者每歲不下數百艘近遇谷貴荒歉暹羅以賤米得費值國敷富儲藏饒足隣邦無敢與之頡頏然俗尚鄙嗇俊而不中於禮凡事苟且於一切兵防軍械悉置之不講俗奉佛各倣所有以建寺刹殫極壯麗為好誦者尤精於醫學久之人推之為耶穌教上至洲之南境行教後舍心欲入內地遂携妻子偕往先後居內地者約十有五年洲之內地瞞有沙漠一望迷漫若無勻水天又經年不雨草木皆盡行人難於跋涉惟每十五年夏時多雨沙漠始生水果可以解渴乃得經過其地而深入焉李侍其時至於沙漠相近處泉屋而居送遺荷蘭人刻掠有時出外遇御傷其右臂險阻艱難亦備實矣李善與近地人為友近地人有與內地結親者願與之偕往照行時妻子乘牛車瞻野遼遠勻泉莫取幾至頻渴須臾俊過一湖名艾彌有良田美地勝於海濱居民亦較善見李面白皆喜待之李遂有遠志欲深入其地使妻子返歸回英乞乃復身獨往見內有多國海國有若以相統轄俊至一國名麥可雞維其君名西蒲佶鬼亦敬信藥以為凡事皆可服藥而效見李為設上藥為醫上多有就而問之於李皆一一救之故其國人敬待倍優猶據盛譯是國風者低用乃能或設次阱見李以鎗擊斃倘真其他人是國有一河彼岸生番無牧牛者是國多產象牛皆以之耕駕者即蠻與外人亦弟易之以有李乃教之往海濱殺像必係盡值其右開之直遣二百五十人有

瀛將來仍與英人修備慮。參哥雖雖人皆深喜之。又見向者所易之布。其值甚賤。始知為人所欺。於是漸疏外國火鎗意欲返國為鐵衆之用。因謂李曰。我等輩俗汝瞰洲之中土。直達東西兩境。回國之後。果白於王。借李遣徒同行者百二十人。先往兩境海濱居二年。始回參地。百二十人中有妻已嫁他人者。踰五六月。參哥雖百人。人備李往東境。海濱沿游及西江而行。至時有火輪船自英來接。李欲暫返英京。乃命百人在海濱相待。李歸宣告其事。英主嘉其不憚險阻。賜以火輪船一艘。使之徃往既至。百人者果皆待之於西洋館中。乃偕之同附輪舟而返。參哥雖雖為游歷西江相近處。多產金鐵。參哥雖雖多產棉花。英人以為是地通商。必得厚利。總之阿非利加一洲。儘多膏腴沃壤。惜土人不知地利。於耕種之道。茫然也。且其人多散居生齒亦不繁。若有智者導之。則是洲生產。當不亞於他洲。第天時炎熱。或與體稍不宜耳。然開鑛萊疏水泉。實民人驅瘴癘。安見其不可變哉。

續記李文通事

李文通久駐阿非利加南土。其地居赤道南四度。燠熱甚盛。四時皆熱。當冬至日。猶暄煥如夏。到然與邦之人。艱於託足。惟李文通在彼居之已久。獨得無恙。其行也。專在考察尼祿河源。在彼獨游五載。未見歐洲一人。同治辛未。在南土之渥吉集。得遇美國人斯但利。把臂歡然。恨相見晚。遂偕斯但利自但干依迎大湖之濱。覓舟而渡。游歷內地。周行三月。水程平穩。風靜波恬。後仍旋渥吉集。南土多瘴。瑯李固精醫術。時為之施發佈種。內地風俗。專事掠賣人口。黑人多孱弱。不任驅使。其考尼祿河源也。遍歷幽險。窮閱詭異。瀕於死者屢矣。李別斯但利後。前赴溫彥耶莫巢。往返程途。頗為迢遞。其訪求河源。計八閱月。可以藏事。同治壬申八月中。已抵鴛河源矣。或謂其所尋之河源。非尼祿河。乃根歌河。水向西北流入於大西洋。然其考求內地之功。非人所能及也。

英國兵數

英國船堅砲利。甲於海外。而陸兵水師之數。亦為歐洲之雄。舊制。國家有事。隨時立兵。不久設以撥民。治後以禦外侮。治屬地。不得不藉兵力以壯國威。是以通商各埠。隨處設兵。一有變故。呼吸立應。蓋其寓商務於國事。故其財裕。裁商餉以養兵。故其兵強。稽其於一千七百九十二年。內外步騎僅五萬七千二百五十人。一千八百十五年。已有二十五萬人。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印度土人隸軍籍者。共三十餘萬人。自外如造鉛丸撥地道等匠役。一萬五千人。此陸兵之數也。英之兵船最為著名。前與法蘭西戰時。兵船一千艘。水手十八萬四千人。一千八百五十六年。火輪兵艦共計七百餘艘。餘船甚多。船中軍士水手。二十餘萬人。軍裝火器船二百四十艘。船身大小。造費多寡不一。或四萬金。或十一萬金。其載砲八十尊之船。造價七萬金。中容七百五十人。別有小火船。裹以厚鐵。鉛丸不能入。號曰水雷。此水師之數也。近今兵額益廣。製船益精。已駕俄法兩國而上之。乃其尤所恃者。則為練勇八萬。遴選技能。日加演習。號為精兵。誠哉天下莫強也。然所以保疆之道。則尤不可不講焉。

英國海防

自普法兩國之戰。電激雷駭。水沸山崩。各統百萬之衆。以決勝負。自用兵以來。未有如是之甚者也。因是歐洲列國。無不整頓兵防。嚴修武備。以備於不虞。英國前日已新鑄大砲。其彈重七百磅。用於沿海砲臺。及鐵甲戰艦。為守禦之用。茲又於倫敦都城外。邊境各岸口。建築砲臺。即在達速河宻渭河兩處。扼要據守。控河口之咽喉。為全都之保障。臺上悉用數萬斤之巨砲。四面環列。用以防衛水師船廠。砲臺之外。悉築墻壘。包以厚鐵。鐵重堅固異常。雖看以八百磅之砲彈。亦不能洞陷。俾司砲者得在墻內從容燃放。墻上惟開一穴。僅得以出砲彈。海中皆施設水雷暗器。用以奮擊敵船。宻渭河中。其藏尤夥。皆以電線燃發。其機括置於瞭樓之上。一見敵來。立時炸燃。頃刻之間。敵船盡為灰燼。有駛避之所不及者。海疆堵禦之法。其嚴密如此。可謂能設險以守其國者矣。按英國境土。孤懸海外。本以船艦為聯絡。其水師精練。俱英興之抗。國中所有鐵甲火輪戰艦。橫截海面。即可以作砲臺。故倫敦京都。距海不一百數十里。而絕無城堞垣墉為之障禦。蓋其所恃以為守者。在水而不在陸也。

瀛海偶談卷四終

西儒重學

近日西儒入中國。通覽中國文字。著書立說者。紛然雜出。而皆具有精意。卓然可傳。如大算之學。則有倩別亞力諱天代數學。續幾何原本代微積拾級。已深探微妙之大凡。而大開疇人之蹊徑。即今時中國名家。如徐君青識鶴士李君壬叔。亦皆兼能出其範圍。言重學則有合信氏之全體新論。西醫略識內科新說。婦科新說。指陳肌證。詳繪圖經。為開軒岐以來未有之異。詢非尋常小道也。言輿地形質之學。則有瑪維廉之地理全志。上下編。上編紀載時事。析論情況。尤稱簡約詳核焉。言史學則有慕維廉之英志。禪治文之聯邦志略。自創國至今。原本具備。於一邦之制度事實。有所考證。中國史冊中所必采也。言格致各種之學。則有合信氏之博物新編。丁韙良之格致入門。講論明析。使讀者能觀其制作之原。艾約瑟之重學。製器運物。意精理妙。能開無窮之悟。瑪高溫之博物通書。言電氣所不廢也。韋廉臣之植物學。剖陳微至。可云多識草木矣。言律例之學者。如丁韙良之萬國公法。採取廣富。而斷制詳明。凡此際遇。俱以儀臨於前。如六橈雙帆。旋於水上。後一輪拔於水中。駛同飛電。即大英比歐洲諸邦之服。俱無其匹。偪成以後。試映於海。極為利便。約一時可行一百二十里。恢弩輪船為尤速。蒸當紳士。往花旗各地游歷。以為天下偉觀。矣而以今錢甲船視之。則此猶未足稱鉅。孟臣畎大彈能洞穿之鐵厚至數寸。許。則彈力有所窮。以昔日之船當今日之礮。未有不摧者。土船至六倍則當易受彈。非戰艦所宜。故鐵甲船行而火攻之術益精。

埃及古跡

太古有人類之始。孰徂居何地者難知。但稽各國古籍。以及古陵壞宮壁上之文。可知其略。始祖本居紅海之西南。近亞細亞歐羅巴阿非利加三洲相連之界。後來人眾。或在本土建國。或徙遠方立業。上古稱大國者有四。曰埃及。曰亞述。曰巴比倫。曰中國。亞述巴比倫滅已久。而華夏猶存。至埃及國勢雖有缺。他國而不得自主者。其國在阿非利加東北隅瀕岸處。略六地。本沙磧。有尼羅河從南方發源。沿紅海之西岸北流入地中海。兩岸流塗於為良田。且蔗且蔬。近河

地田多戶密。去河稍遠。曠無人烟。考埃及國遺跡。在及雷以前。文教肇於此地。其王善用民營。以建大宮巨塚為榮。今觀其宮塚未毀者。四壁內外。盡是雕像繪畫。其文歷千餘年而不變。杜今英國博物院中多埃及古棺。棺內人尸。赫然男女可辨。衣服不毀。顏色不變。一奇也。

奇獸

有一種野獸。曰哥利拉。類似猩猩而巨。產於阿非利加。種類久繁。然多藏於密箐叢林。深山窮谷中。弗能獲也。近二十年間。西國人徵於深山。有以火銃斃斃者。始得見之。曾繪其形以流傳。未始非博覽之一助。

雪

聞之西儒云。雨乃空中所降之霧也。此霧原是地面之水。為日所蒸。入為日力上舂。其氣上升於空中而成者。霧多為雲。隨風飄揚。一遇空中寒氣相交。霧即合為小點。復墜於地。是即雨水。雨墜空中時。又為寒氣所凝。結成花。其名是雪。雪花之樣甚多。西國格物博士。曾用顯微鏡細察。會計共有六百餘樣。惟常見者。則狀若芒之生芒。

俱六角焉。與中國言雪花六出無異。此雪之水甚屬清涼。百水中之至潔者也。又北之方。每歲冬時有雪花遍鋪地面。使地中之暖氣不洩。廣禪於穀麥等物。是亦雪之大利焉。

星隕說

流星隕石之異。古來史不絕書。未可以為災祥也。同治丙寅春。上海郵信至。謂於三月初二日。有大星如斗。其次者巨猶如椀。隨有小星無數。約計萬餘。從東南隕於西北。聲如雷轟。逾刻始靜。其時將黎明。衆多有聞聲起者。城廂內外萬目共瞻。咸嘖嘖異焉。考星隕如雨。載於春秋。說者以為即佛生之歲。固附會可笑。而星隕之理。究未有明言其指。昔西士曾細加辨察。其質為火石硫磺鐵黃灰白鉛不等。其重自數斤至十萬石皆有之。其行之捷。一杪可八十里。體質在空中。每自發光。尤異者。星隕之時。空中有若槍砲金鼓聲。與地球相去或數十里。或數百里。大抵流行空中則見為星。一隕於地。遂成為石。西國曾有隕石自空墜下。去地八十里。計其重可一千萬石。其中有一方墜地。大異尋常。使非天空之行甚速。則地面吸力可引之盡下。西國格致家參考其故。有云月距地球最近。其中常有火山吐燄。或有鎔化之質噴出。偶落空際。墜下極速。地氣吸之。故能至地。有云行星中有無數小體。由於大體分裂。有時本質自散。復聚。環日而行。或地球軌道。為地力吸引至天空而發光。其行甚捷。變為隕石。流星諸異象。有云凡體在天空。一杪可行三里。能吸空氣之熱。故易於發光。以寒暑表計之。約三萬度。故初隕之石。氣猶甚熱。上海所見流星。大抵行星中分裂小體耳。奚足為後祥之先見哉。近時西國畴人家俱究心於流星隕石之理。使泰伯勿蘭駐二人。欲知其道與地道之交角。細測初見至隱之時分。大抵流星之行道。設有方向速率。略與地同。而又近地。則必為地面攝力所留。而繞地若為實體。能借光照地。則有時必於一刹那中見之。即入閻虛而隱。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初九日。有大流星過法都巴黎斯。土魯土星臺官白底。推得其繞日之道為雙曲線。白底所測諸流星中。有一疑其繞地如月。然距地面高一萬四千五百里。有云流星隕石。二者不同。太虛中薄氣略厚處。能阻彗星。此乃數萬星星過最半時。所留尾上餘質漸積而成。或意是無數小體。與日相爲俱若小行星。各有本道。各有周時。距地甚遠。故視之甚微。所見共雖一若日光透門隙見光中無數微塵也。此諸小體所併。較日體尚甚微。不可比。故攝動不能覺。然其各道相交。則有時必相遇而相撞。或落於日中。或落於行星或兩半球皆得。此必在冬至後五六兩夜。或立秋後二三兩夜。常有大流星皆曳光尾。徹夜不絕。意地球行道。每周至此處。必過無數流星。繞日頂之面。一二日始過盡。其過時諸流星及地球之路。皆當作直線。立冬後五六兩夜所向之點。近軒轅第十二星。立秋後二三兩夜所發之公點。恒近傅舍第七星。流星道非必與黃道同面。但設為橢圓者。諸流星勻列於橢圓道。則地球繞日。每年必一次遇之。若諸流星分作數隊。依次相隨行於橢圓道。而周時與地球不同。則或間數年。所遇之隊有疎密。故所見各異。述星隕者。其理盡於此矣。

金鋼石說

金鋼石之金中之鋼利而能斷。是石堅而無比。故名金鋼。人罕得之。其銳處磨之使平。或欲於其平處磨之使銳。雖有利器不能為功。惟於本石之粉。帳牀應之。庶可使其平而發其光。其堅蓋如此也。是石初生於沙石中。沙石者積沙成石。故名沙石。沙石積成於懸崖。日久為雨所淋。沙則隨流以至江中。而金鋼石亦隨沙而去。同雜於江沙中。採之者必先斷水之流。淘於沙中。然後得之。實跡衆金若欲於鋼石之處。亦概有金可採。真宇宙精華所聚。寶物亦以類應乎。金鋼石不一色。或黑

或紅。或綠或黑。取上者如水晶夜有光。置於暗室中。可以代燭。最大者約如雞子之半。亦宛有雞子之形。昔佛蘭西大臣得一金鋼石。略小於雞子。昔以洋銀六十萬元購之。後其君拿破倫銀於刀柄中。舉世傳為希有。西國格致家。研究理物。謂萬物皆有本質可尋。金鋼石本質與煤炭石灰相同。與鉛筆中之物亦同。何以知之。蓋金鋼石以火燒之。久之化為氣。其氣可以燃燈。故知金鋼石之質。與石灰同。鉛筆中之物亦化為氣。故知金鋼石之堅。若以火燒之。亦化為氣。故知亦產於沙石。英吉利花旗多有之。雖不如金鋼石之貴。又與鉛筆之物同。然煤炭石灰與鉛筆中之物。燼後雖化為氣。要皆有灰。因內有雜物故也。若金鋼石則內無雜物。化氣並不見有灰。以此知金鋼石為最貴焉。煤炭之成也。本於木。係人所造。石灰雖非人造。然內有草木之形。亦係草木所成。由此推之。金鋼石既與煤炭石灰均能化氣。則其成也。亦於木可知矣。究之金鋼石雖貴。而其為用。不如石炭之廣。凡西國火輪機器皆需煤炭。乃人炙不以布有者為貴。而以常有者為不足貴。是貴無用以賤有用也。嗚呼。即一金鋼石可以觀世矣。

西國天船

偶閱西洋器藝雜述。有天船其式短小如亭。可容十人。內置風櫓。極其巧捷。有若海鳥之翔空。其行速如奔馬。用數人極力鼓之。使能飛騰空中。可代燈燭。最大者約如雞子之半。亦宛有雞子之形。昔佛蘭西大臣得一金鋼石。略小於雞子。昔以洋銀六十萬元購之。後其君拿破倫銀於刀柄中。舉世傳為希有。西國格致家。研究理物。謂萬物皆有本質可尋。金鋼石本質與煤炭石灰相同。與鉛筆中之物亦同。何以知之。蓋金鋼石以火燒之。久之化為氣。其氣可以燃燈。故知金鋼石之堅。若以火燒之。亦化為氣。故知亦產於沙石。英吉利花旗多有之。雖不如金鋼石之貴。又與鉛筆之物同。然煤炭石灰與鉛筆中之物。燼後雖化為氣。要皆有灰。因內有雜物故也。若金鋼石則內無雜物。化氣並不見有灰。以此知金鋼石為最貴焉。煤炭之成也。本於木。係人所造。石灰雖非人造。然內有草木之形。亦係草木所成。由此推之。金鋼石既與煤炭石灰均能化氣。則其成也。亦於木可知矣。究之金鋼石雖貴。而其為用。不如石炭之廣。凡西國火輪機器皆需煤炭。乃人炙不以布有者為貴。而以常有者為不足貴。是貴無用以賤有用也。嗚呼。即一金鋼石可以觀世矣。

西國天船

偶閱西洋器藝雜述。有天船其式短小如亭。可容十人。內置風櫓。極其巧捷。有若海鳥之翔空。其行速如奔馬。用數人極力鼓之。使能飛騰空中。可代燈燭。最大者約如雞子之半。亦宛有雞子之形。昔佛蘭西大臣得一金鋼石。略小於雞子。昔以洋銀六十萬元購之。後其君拿破倫銀於刀柄中。舉世傳為希有。西國格致家。研究理物。謂萬物皆有本質可尋。金鋼石本質與煤炭石灰相同。與鉛筆中之物亦同。何以知之。蓋金鋼石以火燒之。久之化為氣。其氣可以燃燈。故知金鋼石之堅。若以火燒之。亦化為氣。故知亦產於沙石。英吉利花旗多有之。雖不如金鋼石之貴。又與鉛筆之物同。然煤炭石灰與鉛筆中之物。燼後雖化為氣。要皆有灰。因內有雜物故也。若金鋼石則內無雜物。化氣並不見有灰。以此知金鋼石為最貴焉。煤炭之成也。本於木。係人所造。石灰雖非人造。然內有草木之形。亦係草木所成。由此推之。金鋼石既與煤炭石灰均能化氣。則其成也。亦於木可知矣。究之金鋼石雖貴。而其為用。不如石炭之廣。凡西國火輪機器皆需煤炭。乃人炙不以布有者為貴。而以常有者為不足貴。是貴無用以賤有用也。嗚呼。即一金鋼石可以觀世矣。

日本文字

日本國書。多以漢字假字相間。設文意之殊。不易解。而漢字亦讀以倭音。假順叔云。假字亦有今體古體之分。而古體校今體之簡。日本古代之語。不學國書。古時和歌。非

日本文字

日本國書。多以漢字假字相間。設文意之殊。不易解。而漢字亦讀以倭音。假順叔云。假字亦有今體古體之分。而古體校今體之簡。日本古代之語。不學國書。古時和歌。非善詩家不能解也。其製字之源。出於日本備宏法大師。入唐土後師國所作。於有四十八字。仿佛六比良假名。比良者譯即安之意。假名者。借之一法也。其後又有片假名制之者。未知何人。不見於書史。其間片假者。即有漢字半邊之意。如毛字作七。吕字作口之類。半非均取其減少。余觀地球中各國文字。無有簡於中國者。餘國皆借備音而不能備字。其在六書中。不過諧聲一種而已。

佳夫國人數

米利堅地處西半球。在北亞美利加之中。適與中國足與足相抵。氣候溫和。同於中華。迤北似登州。迤南似江浙。幅員廣濶。河水橫流。土壤又極肥沃。所產棉花尤饒。庶特惜其地開墾者少。流寓者多。每年都邦之人。前往其國。必有數十萬人。米國統領深喜其至。廣於招徠。倍加撫恤。給以曠土而薄取其值。用示懷遠之意。於是來者益衆。其國政之善。亦為歐洲諸邦所未逮。今統計自同治五年以來。歐洲人民前往米國者。其數臚列如左。英國約三萬六千一百八十六人。英屬阿耳蘭約六萬八千四十七人。日耳曼約十萬六千七百十六人。此外歐洲各處約二萬二十四百六十九人。或乘火船。或附貨船。絡繹不絕於道。總核其數。約二十九萬四千三百五十七人。去年較之。往歲多一萬三千四百七十六人。今歲較之去年。多三萬八千六十六人。

西國印書考

西國印書之昉。古矣。昔迦勒底國藏有巴比倫印章。其刻或字或畫。鐫版之法。嘗兆於此。但印小鈐遲。事勢工費。不能通之於印書也。當明初時。歐洲始有以木板印紙牌。為法王迎難思第六玩物者。永樂二十一年。又以木板鐫刻圖畫。其初印者。現庋置英京書院。第創始未知何人。嗣後作者精益求精。刊印歷代事蹟全圖。勞級以字。刻字肇端於此。後分每字毋為活板。不必逐板鐫刻。而數十百種之書。悉可取給。始造此者。為谷敦保。世居每納士。生於明永樂元年。二十二年至斯達四吧。洪熙末回其地之特雒威立夫布耳。受合作。設局於特舍。亡何特死。谷致書特弟。毋令人入其室。恐人知之而竊傳其法也。是時局中四人互相爭。乃訟諸官。因此衙署中始知谷為始作活板者。事在正統四年。四人由是不和。而谷貲亦罄。回故鄉。欲其法充傳。特患貧力不足以濟事。時有金工弗思特。家巨富。與之謀貸。因同設印書局焉。始印者星小帙。自景泰元年至六年。乃用臘頂語印新舊約書。字係鉛質。用刀鐫刻。現有一

册印於羊革。存於普魯士書庫。谷因是得馳名一時。書成閱五載。弗思特之家業又廢。弗始料不及此。然甚訟谷於官。責償子母。於是谷所置器具。盡為弗有。而弗猶得專行其業。人之見之者。盡奇之。谷印約書外。更印別書。古致可觀。自離弗後。踪跡莫詳。有言谷自後忽忽不樂。隱處山林。人罕見其面。成化元年。國王詔給精棉四年乃卒。谷所造活字。有謂鉛刻者。有謂洗製者。聚訟紛紛。但觀字之鋒棱。實係刀刻。洗製之法。始於饒弗。乃谷後起之爲也。饒弗年少思精。為弗高弟。弗與谷相絕後。即偕饒弗同業年餘。始印大關詩篇。書尾言活字之作。肇自我二人。按是書作已四載。明為谷所未竟之業。饒按二十六字母之數。以作字模。鎔鉛澆製。潛與弗思特覩之。弗喜甚。王印書事。行之六七十年。皆用臘頂語。及他國文士之言。後有以英國方言譯印新約者。主教嫉之。萬曆五年有博學士子。譯印新約。以英國諺語。倫敦教主怒。因縛譯他文理百或有背訛也。乃下令國中。禁勿刷印。所印皆教中書。宏治年間。設立官局。專掌以背道論。令下民勿從。時有殊恩。按印書之法。行於英國甚速。前明隆萬間。閩中亦印書事。行之六七十年。皆用臘頂語。及他國文士之言。後有以英國方言譯印新約者。主教嫉之。萬曆五年有博學士子。譯印新約。以英國諺語。倫敦教主怒。因縛譯也。民不向學。印書者寡。國法必中無俾過二十人。久而禁弛。文學大興。歐洲印書。由漸而盛。獨惟日耳曼無禁。其餘皆有。偶禁。凡事有關家國。倒不許印。每刻一書。必上呈於官。法京巴黎斯禁捐。然總不若英之不設禁也。以是印法英精於英。當人肋貧者衆。他國忌諱多。有情疑混賄賂以不見。因歐洲各書。棋而來利堅乃與於西。明崇禎時。麻薩朱賽立第一印書局。印書。從英運至。其後日增月盛。至以西法變通行於華字。此不過五十餘年耳。嘉慶時。英人馬地臣始造華書鉛版。此印刻華字之濫觴也。其書至今尚有存於華地者。後有堂約翰等。積棚品。悉心於華字。造陰模陽模。澆製之法。遂於香港開局印書。肇始合衆人各立總之局印書格。堂所作陰字模之未成者。谷竟其業。又作小字。及數目等字。共四作。他處印書。鮮字者。悉於此取給焉。滬波匯華書院。又將每字偏旁分析。或分二或分三。用字省簡。而工較減。近合衆姜教士。史以化學新法製字。以木版代銅板。費省事速。其傾漸日漲。於此可以略知西國印書之源流矣。

猶太古傳說

泰西文史之邦。風稱猶太。自開闢至今五十餘年。慮慮可稽。其載於書。所大慰與今慮言異。古時猶太人定年月。以太陽為準。於慮法流而於自臨。常居山候月。以初見月為月第一日。蓋古猶太慮與中國及商之初。不甚相遠。彼特有舊約書可證。而中國載籍自燬於秦火。後幾無完書。古史之可信者。莫如尚書。所紀之日。或曰戊生曉。或曰甲死曛。或曰既望。或曰朏。蓋亦從月測驗。而實用朔日者。如大禹謨之正月朔旦。尤征之孟秋月朔。皆係偽書。乃東晉梅賾所私撰。又班固漢書所引伊訓十二月朔乙丑。或係凶所私增。亦未可為據。其有書日食者。則繫以朔。如周幽王乙丑冬十月朔日食。詳經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是也。且猶太古時分日為朝午暮三時。又分為十二時。分仅為三史。略與中國古法相同。三代以上。分晝夜各十時。晝多辨晷以測時。夜多望星以驗候。如尚書所云日中昃。春秋傳所云日未過分。之三星在隅。傳之降婁中而旦。是也。後世慮法漸密。於是在朔言朔。在晦言晦。漢魏以來。漸以十二支紀時。始見於南齊書天文志。則自甲至戊為五。頒代家訓訓斗柄所指。凡慮五。仅故曰五更是也。猶太三年一置閏。所閏置月有一定之時。皆在歲終。其法簡易相同。由此觀月後。與春秋傳所云歸餘於終。漢以前多置閏月於歲終者。其法簡易相同。由此觀之。中外算術古時皆未造其精。而至今中法每不如西法之密。何哉。益用心不專。率皆墨守成法。未能推陳出新耳。今西士講明新法。細繹各書。明古今慮算之源流。代有沿革。所著各書。如續幾何原本。代數學。代微積拾級。譚天理學。諸種。俱足以資採詰。而中國之精於天算者。自徐敬亭卿四家而外。正未易數覯也。

照船燈

西國舟人。檢於航海。每歲環地球而行。不知凡幾。皆鮮失事。其故何歟。大亦慮之審而防之密也。蓋西國操舟者。不憚風濤。而畏礁石。其石生於海底。或與水平。或與之遇。未有不觸傾舵推。船沉貨擲者。此誠行舟之隱伏水中。猝與之遇。未有不觸傾舵推。船沉貨擲者。此誠行舟之大患。諸國凡於非所屬洋面。緊有險要處所。即在石面甚於一庹。虛其中。用螺紋旋上。近日則全用鐵板構成。每搭以數人守之。夜在塔頂燃燈數盞。照耀洋面。俾行船者遠見之。預知趨避。各搭以燈色分別。如每屆則專用某色之燈。或用玲目旗幟。半明半

就船中人望之即了然知為某地之某塔矣。自各隊建塔之後。行船水無觸撞之處。其法誠為善舉。無船至此。童度其塔之大小。酌抽若干。為戚中隊增置用之需。各船主無不樂為輸將者。嘗見南懷仁七克圖說。謂為天下所無。其二為華德海島銅人巨像。高三十丈。脚下高廣。能容大船經過。左手持燈。夜則點照。引海船認識港口。以便駛泊。其三為法雅海島高塔。尼日名國多條。茂王所建。崇隆無際。頂上多置大炬。夜照海舟。此即照船塔燈之先聲也。特其思慮益為周密。測天以大海汪洋難植之中。能細測險害。建造高塔照遠。得以預為之避。其工程巧妙。過於尋常遠矣。

亞美利加古風俗

前三百五十年。西班牙人初入亞美利加洲。其時土人皆野番也。獨墨西哥秘魯一國頗知教化。其所築城邑及神廟陵墓。衢路或用巨石。或用泥磚。皆大堅固。而國王宮室。則飾以金銀。華麗異常。據煌作目。其風俗與別洲各有不同。而間有似乎中國者。如國王每年親耕。以金為犁。四五年一巡狩。民間嫁娶須媒妁相通。問吉如中國古禮。又美洲之土人皆知有一位大地之主宰。名曰大神。至墨西哥則稱此主宰曰帝阿。細考其俗。則不事大神。乃事日月與眾鬼神。惟秘魯國王則稱為日月之子。

考墨西哥有象形文字。寫書則用五色筆。所畫人物極其精巧。其紙春樹葉為之。潔滑柔韌。至於秘魯國初時。未有書契。則結各色大小繩以紀事。如黃為金。白為銀之類。呂宋人曾目擊而述之。易曰。上古結繩而治。豈中國北而秘魯俊乎。想中國與秘魯相隔雖有半地球之遠。而其間猶有陸路可通。而中國之東北隅至滿洲。即中滿洲之東。過白令海峽。計此海股相越不過百餘里。一舟可航。於是從亞細亞而入亞美利加。遵亞美利加而南。則過墨西哥。至墨西哥則去秘魯不遠矣。

白頭教人

西士湛氏曰。古波斯國。即今白頭人之祖。周以前居葱領西。中度北。其教與婆羅門教之說所云最尊大者。曰儀之分。泉凡有無光暗生死善惡等。皆為兩儀之神所主。所可異者。以陽神為善。而無始終。以陰神為惡。與陽神相爭。必為所滅。且言陽神之下有六大神。即五行仲與。設神。此亦與晉書六府相類也。其餘分主二十四。測象緯。亦無大異。此白頭教與華人教同源之一證。異哉所聞。

近書中無有及之者。

給予文憑

英法美三國設立成例。凡民間有能獨出心思精創一器一執者。許其利數。所以懷才或著私或醫藥或工作。類皆專門名家。他人不能摹倣影射。若布行世。奪其利數。所以懷才抱異之士。不患致富之無其也。惟是某人創製某物。必先奏明國家。給以文憑。方許行之久遠。其設立文憑之法。自古所無。今則歐羅巴及亞墨利加皆有之矣。溯英國給文憑。始於前二百年。法美二國始於前七十五年。以美國而論。自道光庚子以來。求給文憑者。每年或一千。或一百不等。至咸豐己未。則三十七百餘。庚申則四千五百餘。辛酉不下五千。文憑之給。逐年加增。可見翻巧獲利之人愈久愈多矣。惟美國所給文憑。以十七年為限。過此以往。有人如式製造。各仿其似。此則差不同於英法耳。

西國造紙法

書契之興。端賴乎紙。中國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依書長短隨事截之。名曰番紙。亦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貧者用簡。富如路溫舒之截蒲是也。

世東漢蔡倫字敬仲。為尚方令。乃造意用樹層麻頭敝布魚網以為紙。奏上。安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焉。故天下稱蔡侯紙。按後漢輿服志云。蔡侯紙用故麻。名麻紙。本皮名穀紙。故魚網名網紙。人莫不以蔡倫為造紙之鼻祖矣。顧史繩祖學齋佔畢云。蔡倫。但倫所造精工於前世。則有之耳。書斷云左伯字子邑。能為紙。時蔡倫亦為之。伯尤為精妙。則蔡倫似非始創。並不得專美於前。中國造紙之法。蓋已二千年前於西國千有餘歲。洵可謂肇創文字之最先者矣。西國未有紙時。天竺人以黃楊葉牛羊皮代之。或刻以石牌。鏤以鉛板。後有頓悟者。以竹造紙。較勝於葉。後又以棉花棉布為尤勝。今英吉利花旗皆以棉布麻布做之。較勝於竹。再後以麻造之。較棉花棉布為尤勝。今英吉利花旗皆以棉布麻布造紙。其造法用機器先碎其布。後以木輪研末。盛之以缸。調之以水。碎布雖有雜色。然有藥熬之使白。造研之如牛乳之油。後加白礬與水。使之如漿。於缸底鑿孔。使漿流出。外盛以輪。輪裹以布。漿在布上。水必漉於布下。而布上之漿即成為紙。當紙初成時。其體甚濕。復傳至別輪。一輪一輪。展轉傳遞。迨傳之最後一輪。而紙燥矣。然後以刀裁其長短闊狹。大凡造紙之物不一。惟用棉麻為最勝。棉花造紙。創自八百

午以前。其最古者。則以葉代紙。今浙省天台山僧寺經卷。尚有以葉編成者。蓋昔時從天竺來。而寺僧至今藏之耳。書於羊毛者。今在河南開封府。挑筋教人猶有之。堅白精緻。而筆墨踈好。西士參都思嘗取數卷至滬。所書係摩西摭約。其時漢時。而革不少壞。亦甚寶也。

英國硝皮法

英國有三大利。一起呢布。二鑄鐵。三硝皮。其硝皮也。柔韌堅緻。水不能入。久而不敗。法將皮肉削盡。塗以石灰。或浸以石灰水七八日。以脫其毛。復浸以水二日後出之。去其垢於泥土中置一井。方深均約一丈四圍砌以密板而不漏。復以雞鵝鳴之糞調水。或狗糞亦可。然後一層皮。一層糞。層層鋪於井中。至滿方止。入之其皮自軟。出而淨之。復鋪於別井中。一如前法。將櫟樹皮曝燥碎之。每層以櫟樹皮碎襯其中。加之以水。使沁入其皮。或先以水浸碎櫟皮。祇以櫟皮汁流入井中亦可。然櫟皮之性苦。始流入時。其汁不宜過苦。蓋皮有毛孔。過苦則毛孔塞不能入。故以漸苦方佳。人若欲驗櫟皮汁透入與否。可先以刀割皮少許。見皮內之色皆紅。則知其透入矣。若稍有白色。則尚未也。然櫟皮浸後。必至九月之久。將皮取出。置空室中陰燥。勿晒。以日燥。將木槌敲之。使柔而貼。然後染以黑色。擦油透光。此俄勞所用之皮也。若用為底者。櫟皮汁必浸以半年。出而置空室中陰燥。不必復加他法。即可應用。一法將皮先以麥酵水浸之。至二日後。復以櫟皮汁浸之。使汁易入。其法牧美。至於染黑之法。不過以煤為之。然皮不一類。或牛或羊。或犢。物羊皮可用於俄勞。若俄厄必取半牛皮。

西歷緣起說

西洋歷法創始於雅典國。其名雅馬露。迨歷時中國周平王之八年。維馬露迨歷以定民時。以十閏月為一年。四月皆三十一日。六月皆祇三十日。合計每年凡三百有四日。此實大謬也。至平王四十五年。雅馬國位改十二月為一年。月分大小。以三十日為月大。凡六月。以二十九日為月小。亦六月。一歲共得三百五十四日。又作閏月。其法以四年兩閏為率。第一次所閏之月。祇二十二日。第二次所閏之月。亦祇二十三日。如此合計每年共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與中國廣夫所頒之法不甚相遠。使其果能守此。雖略有未合。尚不甚大舛。蓋其所定三時。嫌有略多之處。其祇兩時有半。加四十八分零四十九秒。又一秒作一百分。開之得六十二分。鴈馬王之法。所差尚僅無幾。乃其後諸王竟私心自用。隨意加減年日之名。寖故成不應閏而閏。或應閏而不閏。以致天時與歷法不合。至西漢哀帝二十三年。雅馬國汝留王即位。始改其法。以日為度。不以月為度。每年定為三百六十五日。每四年閒一日。為三百六十六日。其每年二月俱係二十九日。惟逢第四年得三十日。又七月名汝留月。以汝留王故也。後至漢元帝十二年。雅馬國奧古斯都踐阼。名八月為奧古斯都月。向來祇三十日。王增為三十一日。因減去二月一日。故不閏之年。二月祇二十八日。又將九月十一月俱減一日。為三十日。十月十二月俱增一日。為三十一日。自是以後。諸小國皆守雅馬正朔。遵行無改。蓋汝留王以每年為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推至二十年則差十五日。至汝留王後三百七十年。即中國東晉成帝三年。有一公會。係天主教王所設立。向定某日開稿。某日謀程。各依年中節氣為期。當公會聚集之時。向係在二月二十一日。春分之前。至此春分已退至二十五日。由是順推之。至汝留王一千六百二十七年。即中國明萬歷十一年。春分又逆在二月二十一日。較前早十四日。其時天主教王思欲除去十四日。又恐有背公會預定之期。故祇改去十日。以二十一日為春分。又立一閏法。每年二月祇二十八日。每第四年乃閏。得二十九日。又每百年不閏。每第四百年乃閏。每五千年不閏。如此推算。三十八年。由是西國之歷法乃定。所謂天主教諸國一時皆依此法。即西方諸國不隨天主教者。亦知此法無訛。然用其歷。惟俄羅斯獨否。故與此差十二日。俟外洋愚法定年。每年二十四節氣分為某月某日俱有一定。如春分必在二月二十一日。其餘可以類推。雖至數百年之久。所差斷無一日。三尺童子亦瞭如指掌。通商每年頒發兩氣節。終無變更。蓋至三十八百六十三年後。始差一日。此以日度余。勝於以月度余也。（新按泐語謂用十二氣為一年。以立春之日為歲始。永無閏餘。自謂異時必有用其說者。此即此節之意。）

論自來火說

曩見丁守存自來火銃造法云。西人有自來火木條者。乃硫磺焰酒沖入以木燃之。即点然。或和入硝水少許。其火更烈。所向來或傳自來火藥乃硝磺和入骨灰為之。疑其傳聞之悞。特非人骨耳。天下之物皆有不貲以成。況華人以五行為萬物之本。西國格致家細究物理。以為木質不止有五行。計其數共六十餘種。其一名發斯枷爾斯。所成概

白皮帶小灰字來然白者來者為最次之沸湯拾其當或牛馬骨皆可煅之以大鐵鍋內煅即成為粉假如有粉十五磅復加以磺強水十磅二日後以沙石離之基之以日或燥之以風使消濕如粥復以木灰磨粉加以一半共盛於鐵碗下以微火灼之使乾燥貯入於小口鐵瓶瓶口上有銅管一枝紫銅瓶口用稠物沈其瓶鐵瓶下亦以微火灼之使發脹倘脹直注玻璃瓶底成斯倘脹斯自鐵瓶過銅管入於玻璃瓶直注玻璃瓶底中色頓較厚如泥玻璃瓶內另以一小銅管浅其底時干玻璃瓶中即見於光製之者取出於玻璃瓶別以他瓶盛之滿沒以水亦勿置於乾燥之處恐其迸於生火將木削成小片即塗木片之端一經摩擦其火速生是謂自來火今西方諸國多用之始約二三十年前有一蘇格蘭人研究其理後遂盛行其人死於咸豐十年是在西國此法亦行之未久也

洪逆開本記

清　吳郡王誦芬撰

逆火氏曰論者嘗謂賊致敗之由在騎妄好殺此固有之然不足以盡賊之辜也必統衆賊之始末而後賊之敗滅可見矣滿來逆夏逆事者如訓氏之金陂憩談姚氏之粵匪紀略亦可云詳矣謝君稼禹得之於目擊言多確鑿姚氏則參之邸報而質之誠心與國火相表裏近得悉酋親供亦證之以西人日報參之以洪逆刊行之偽書庶幾賊無遁情矣是役為之記

逆目洪秀全始起於粵西之金田然其謀逆之始則不在粵西而在粵東洪逆本居花縣北第三人長仁發次仁達洪逆最幼同父異母本農家子長次皆服力田事來花縣北第三人長仁發次仁達洪逆最幼同父異母本農家子長次皆服力田畯洪逆獨令其讀書少不若應童子試不售中年益無聊偶遊羊城見來利堅教士雒孝全言頒入教實欲借教謀生也居雒外舍月給番銀四圓之不得歸雒乃資之行並贈以教中各種書洪逆得書歸教其鄉人知其書不足以牟人聽因診言丁酉年間當日深山中死七日而返魂死時得見天帝在金光中其容雜目不能逼視第見其指長垂腹而已又言己名秀全實應讖語天帝命其下凡誅妖伐天宣化於是稱耶穌為天兄己為天帝第二子從而和之者為馮雲山馮賊者洪逆少時同硯友也略知書多說謀凡洪逆陰圖秘計悉與馮議洪逆行教各村足跡無不遍村中人咸呼之為洪先生旋挾拆字法及卜筮星相之術至粵西之潯州桂平武宣象州滕縣陸川博白數千里中輾轉相從者愈衆外假修善敬天為名實以偏鄉蠢愚陰行不軌武宣桂平人惑尤甚洪逆時伏深山中蹤跡詭秘人不能測惟與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韋昌輝石達開秦日昌六人深相結以天父下凡附楊秀清天兄下凡附蕭朝貴共相誕語時從者皆愚昧之鄉民貧無所食故來相就漸積至數千人道光丁未戊申間廣西流賊四起各鄉俱遭肆擾因謀結土圍以禦寇居民各自為黨多不相能幾若水火洪逆因得以乘機潛煽其間一時附之者如蟻聚庚戌六月洪逆自於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東賊遣人迎之至金田招集叛衆刻期發難因約金田花洲六州博白同日作亂事未及舉聞於邑令兵赴往捕不獲拘其妻孥繫獄洪逆逸張揭帖謂三日內不釋其眷屬當聚衆與官抗邑令故懦甚立令遣釋還家時洪逆聚衆已數千不可猝散即以夜入城戕官官軍捕之急追走迫追將及會日暮始止

洪逆與官軍僅隔一河各結營河側洪逆以賊少兵多慮天明不得脫乃於村中殺後婦女數十飽啖以飯而縛之藁下令擊鼓無絕聲而先在帳外潛聽有止不擊者即迎帳斬之於是無不股栗奮擊逆黨相率束裝去官軍疑賊之有備也司斗之將敵敗追曉始至賊去已遠距金田數十里有劉益偽號天德素在大黃江口刦行旅雖衆積貨自雄官軍無如何洪逆逐佳投之奇洪逆狀貌與之畝血訂盟結生死交而新投之雜大網猛鷙善撲尤為賊中梟雄粵民性本喜亂武宣象州鄉民歸之如驚賊兵走於新墟官軍扼隘以守圍之三匝數月不得出後卒由山僻小徑竄至思旺時向經略方以廣西提督統兵剿賊連營數十里聲勢正盛西賊南賊冒死衝突一戰而官軍潰散走咸豐元年二月賊攻太平府四月又陷西林縣朝廷特命賽尚阿為欽差大臣馳赴粵西時賊已逼趨永安八月城陷賊駐衆於和池為犄角洪逆

據城堅守以永寶草村為前後門戶立柵守焉官軍力攻破之賊始退入州城賽欽使飛檄徵兵援軍大集城外盡官軍賊坐困孤城所恃以臨陳者鈍故刀矛而已無有所謂鎗礮藥彈也賊在城中始設男女館而嚴其禁破圍日久謀遁去值柳州賊李嚴逼揭竿謀亂官軍剿殺過半追之急逃附永安賊遂復固守是時勁旅僅存二千餘人女賊之冒為男裝者亦不盈三千探知姑蘇沖有僻徑可潛逸乃冒死突圍出時官軍守姑蘇沖者為賊將羅大綱所敗委棄軍裝輜重山積賊於是始有火藥於仙回遇烏蘭泰都統兵敗陳傷二年二月賊棄永安旋攻桂林相持逾六十日乃自解去分道援湖南郴道二州相繼失守是年南賊援首於全州乃以來賊為謀主七月賊衆直抵長沙攻城陷陳西賊率以身先而李開芳林鳳祥為其右左翼時洪逆尚踞郴州為巢穴俄而西賊以中礮死洪逆乃移營自主城坐廣攻之城幾塌湖南本多股匪至是悉附賊衆聲威益於南門外築壇告天僭稱偽號自製偽璽同作亂者俱封以偽王十月適走益陽擄民船數十艘順流下駛過林子口出洞庭湖逕達岳州區賊為水陸兩股兼程並進十一月陷岳州城從來門入不決向而漢口漢陽悉沒於賊逐圍武昌十二月四日武昌城陷時來賊主偽軍此值逾旬

漢英等。均歸其節制。間諜四出。流賊殊速。官軍如不能禦。三年正月。陷九江。俄陷安慶。燒賊巢不守。遂趨江南。於是無湖太平下關。望風瓦解。皆不五日。大小船艦萬艘。盡入江而下。二月附江寧城下。圍七日破之。洪逆遂踞金陵為偽都。以制府署為偽王宮。凡攻戰守禦。點陟調遣。悉歸東賊掌握。自入金陵。洪逆漸荒於色。自奉甚奢。且又深居簡出。一切不問。於是東賊漸跋扈不可制。時賊戰艦嫁艤其數逾沿六里。來風大作。十餘日不息。賊連檣直上。由皖江以達江西。烽火連天。所至殘破。自此足食益盛。逆鋒無不倫及。為其酋長者。李開芳林鳳祥也。後為勝帥所殲。四年正月上元。諸生張炳垣謀內應。事洩死。五月英人乘輪船至金陵。入城詰難教事。洪逆令翼賊作書答之。夏秋間。賊中糧匱。婦女老幼驅迫逃逸。死者無算。參將張國樑。與賊戰於太平府城外。焚賊艇八百餘艘。遂克其城。冬十月。向大臣兵會揚州軍攻克浦口。逆堡金陵窘攻破雨花臺。逼南門而營。賊由是不敢出。五年設鹽為官。以女館婦女配賊目。以偽職之大小為配女之多寡。自是諸賊目居然擁多妾。沿洋濱。四月太平府又陷於賊。六月張總戎國樑。出奇計下之。焚城外賊船千艘。上游所掠輜重為之一空。時南自鎮江以北。自無湖無為安慶皆為賊所踞。長江之中。賊艇往來自如。得以轉輸接濟。故賊巢雖被圍而不恐。六年四月。吉中丞結三營於高資烟墩山。斷賊餉道。賊悉力來爭。吉中丞身先士卒。破之。賊聚於九華山。分股陷溧水。向大臣檄兵往援。大營守薄兵單。賊密約鎮江逆黨。間道分襲大營。師潰。向大臣退駐句容。旋保丹陽。收集潰衆。六月賊逼丹陽城下。日夜築壘環攻。圍日急。向大臣憂憤成疾。薨於軍。張總戎代統其衆。於是賊勢復熾。東賊以向帥之亡為己功。謂自是無外憂。將謀篡偽位。告於下。以功大當稱萬歲。皆阿附同聲稱賀。入告洪逆。稱天父下凡。及摩意旨。會同宜稱尊號狀。洪逆曰。四弟功大。酬勞恐薄。萬歲之稱。久宜順天應人。顧將何以處我。曰二哥當稱萬萬歲。洪逆佯喜許之。期以八月。顧東賊慮洪逆之不能容也。潛欲作難而未發。其信仕之左右私往白洪逆。於是密書招北賊冀賊自外入援。北賊韋昌輝在皖。聞信。寅夜疾馳。輕騎至城。城啓。無詰之者。集衆偽為官於朝。而以兵圍東賊偽府。尋東賊方屏人獨自登臺。僅守以一童子。蓋視臺旗下偃。即東賊所謂天父下凡時也。惟東賊得以升臺與語。乃即就臺中斬其首。東逆之死。傳者異詞。此指助賊西人逸出者所述。恐不足信。賊並殲其黨。妻孥並骈戮於市。無一免者。內外城悉下鍵。街衢閒寂無人。是役也。死者二三萬。餘黨未盡。將設奇謀悉誅之。於是城中哀歌之聲雜起。洪逆要言于衆曰。掌誅殛太甚。罰及無辜。罪當刑若四百。若前在楊部屬者。可來潤北賊亦佯認罪。越日。人環集如市。洪妻宣偽天王命。擬北賊至數。并其佐。而突以甲圍觀者。楊逆黨五六千人。齊被執。意謂罪不至死。皆棄械就縛。洪逆乃命盡坑之。自是日執人而戮之。雖孩提不免。經十旬而猶未已。當翼賊得洪逆書時。方在湖北。洪山以路遠發遲。未及即至。逮抵金陵。則知楊已被誅。其戚亦在戮中。與韋商勿殺。則韋轉欲反戈攻之。翼賊懼。鎮城逸去。韋乃盡誅其家。翼賊怒甚。上書洪逆。請得韋首。否將攻城。韋賊自殘楊後。自謂有功於洪逆。漸增德色。洪逆微詰之。負氣不相下。洪逆本思殺之去己害。至是遂假手翼賊除之。斬韋幽首。請翼賊。乃令於營中貶之曰北孽。十一月翼賊率其衆。稟羽如林。洪逆所統各賊。皆與交歡。頗舉之輔偽政。頒洪逆甚猜忌。置之閒散。專任安福兩偽王。即洪逆長兄仁發。次兄仁達也。於是偽屬皆不悅翼逐他往。是年冬。和大臣由盧州進逼句容。駐營城外。七年。官軍先後克復句容溧水。旋又大捷於仆鎮外援之賊。一鼓而悉殲之。匹馬片帆無反者。賊為之奪氣。鎮江守城賊將。英汝孝也。其城勢當衝要。阻山瀕江。古樹鐵甕。而英賊又精悍善戰。設法守禦。力攻不得下。官軍乃設計斷其糧食。城始破。英賊出走。其黨於高資頭者。同時誅殛無遺。八年和張兩帥乘勝進圍金陵賊巢。攻克秣陵關。關為金陵南面外蔽。賊守甚堅。二月二日。官軍移營渡河。擊平黃泥庵等處逆壘。十四日斬關直入。俘馘五六千人。賊不敢出。時翼賊已遠援蜀省。所有精銳。黨為其調遣一空。偽輔王楊輔清竄於閩。偽璋王林紹璋為官軍敗於湘潭。洪逆盡毀其職。匿不復出。韋志俊為賊黨所忌。避禍家居。代統其衆。於是賊勢復熾。東賊以向帥之亡為己功。謂自是無外憂。將謀篡偽位。告於下。以功大當稱萬歲。皆阿附同聲稱賀。入告洪逆。稱天父下凡。及摩意旨。會同宜稱尊號狀。洪逆曰。四弟功大。酬勞恐薄。萬歲之稱。久宜順天應人。顧將何以處我。曰二哥當稱萬萬歲。洪逆佯喜許之。期以八月。顧東賊慮洪逆之不能容也。潛欲作難而未發。其信仕之左右私往白洪逆。於是密書招北賊冀賊自外入援。北賊韋昌輝在皖。聞信。寅夜疾馳。輕騎至城。城啓。無詰之者。集衆偽為官於朝。而以兵圍東賊偽府。尋東賊方屏人獨自登臺。僅守以一童子。蓋視臺旗下偃。即東賊所謂天父下凡時也。惟東賊得以升臺與語。乃即就臺中斬其首。東逆之死。傳者異詞。此指助賊西人逸出者所述。恐不足信。賊並殲其黨。妻孥並骈戮於市。無一免者。內外城悉下鍵。街衢閒寂無人。是役也。死者二三萬。餘黨未盡。將設奇謀悉誅之。於是城中哀歌之聲雜起。洪逆要言于衆曰。掌誅殛太甚。罰及無辜。罪當刑若四百。若前在楊部屬者。可來潤北賊亦佯認罪。越日。人環集如市。洪妻宣偽天王命。擬北賊至數。并其佐。而突以甲圍觀者。楊逆黨五六千人。齊被執。意謂罪不至死。皆棄械就縛。洪逆乃命盡坑之。自是日執人而戮之。雖孩提不免。經十旬而猶未已。當翼賊得洪逆書時。方在湖北。洪山以路遠發遲。未及即至。逮抵金陵。則知楊已被誅。其戚亦在戮中。與韋商勿殺。則韋轉欲反戈攻之。翼賊懼。鎮城逸去。韋乃盡誅其家。翼賊怒甚。上書洪逆。請得韋首。否將攻城。韋賊自殘楊後。自謂有功於洪逆。漸增德色。洪逆微詰之。負氣不相下。洪逆本思殺之去己害。至是遂假手翼賊除之。斬韋幽首。請翼賊。乃令於營中貶之曰北孽。十一月翼賊率其衆。稟羽如林。洪逆所統各賊。皆與交歡。頗舉之輔偽政。頒洪逆甚猜忌。置之閒散。專任安福兩偽王。即洪逆長兄仁發。次兄仁達也。於是偽屬皆不悅翼逐他往。是年冬。和大臣由盧州進逼句容。駐營城外。七年。官軍先後克復句容溧水。旋又大捷於仆鎮外援之賊。一鼓而悉殲之。匹馬片帆無反者。賊為之奪氣。鎮江守城賊將。英汝孝也。其城勢當衝要。阻山瀕江。古樹鐵甕。而英賊又精悍善戰。設法守禦。力攻不得下。官軍乃設計斷其糧食。城始破。英賊出走。其黨於高資頭者。同時誅殛無遺。八年

士。皆以死守。九月十八日。賊穴地道攻城。陷之。紹興投水死。然黃梅宿松之間。潛山桐城之戍。皆為李中丞續宧所攻。陳李二逆。襲官軍之後。一戰而敗之。圍之數重。中丞以失機自縊。全營潰沒。賊衆衝救。疾進。城江南之戍又陷溧水。復分兵築壘紅藍等埠。為持守計。賊勢浙復披猖。旋陳李二逆。一敗於宿松。再敗於二郎河。遂不得逞。總兵依玉良由綠口進攻紅藍埠。毀其賊壘無數。克之。乘勝圍溧水。副將馮子材陳朝宗血戰登城。賊盡西竄。九月賊偽薛元踞守江浦。正月以城降。浦口亦復。我軍圍六合甚急。賊佯攻揚州。以分官軍之勢。及官軍分兵馳赴。而賊聚全官軍乘勢攻克九狀洲。張軍復有江浦之捷。北俘張總統遣兵往援。敗之。十年正月。官軍瑞昌屬滿城之衆。而告曰。賊以孤軍襲破。軍威震疊。濠堅壘。環統數匝。於鳳凰山鑄巨礮已成。藥發礮炸。地為之震。而賊無所備。書則洪逆偽宮。必成釜粉。故知天猶未欲滅之也。是時金陵賊糧漸竭。各偽王皆食粥糜。官軍皆以為旦夕可破。而李逆漸由盛國襲廣德。以入浙江之安吉武康。逆以李酋世賢圍湖郡。而忠逆偃趨杭州。時賊衆僅六七千耳。攻圍三日破之。乃二月二十七日也。巡撫羅遵殿死於難。將軍瑞昌屬滿城之衆而告曰。賊以孤軍襲破。勢不能久。江南大營聞已遣師。不如堅守以待其援。且賊所至無人理。其衝我滿人尤甚。金陵已事可驗也。然則等一死耳。不如殺賊而死之為愈也。於是婦女悉登陴守禦。相持七日夜。三月三日。張玉良督兵至杭屯兵於城。賊衆兵來。乃退去。杭省攻復。忠逆仍由餘杭臨安抵孝豐廣德。張兵尾追不及。旋返杭州。外援偽都之羣賊。據聚於建平。而忠逆為之首。如楊輔清等世賢劉官芳賴文鴻古隆潤。皆百戰之勁寇。併力合圍攻陷建平。賊遣求分竄。賊偽王楊輔清陷東壩。偽侍王李世賢踞句容。漆陽株陵關亦相繼失守。偽英王陳玉成由西梁渡江。順流至江寧鎮。旋屯踏喜橋。偽主將陳坤書屯高橋門。侍逆屯北門紅山。輔逆屯南門雨花臺。金陵城外。迤地皆賊。而大營孤孤。所有選鋒精銳。皆援鄂張玉良麾下。遣之援杭。由杭至金陵幾八九百里。雖欲回援。俾未能至。兼以官軍營中師勞糧匱。將帥失和。霪雨浹旬。寒不解。於是下有離心。士無鬬志。全軍皆潰。各偽王皆入城。謁見洪逆。洪逆曰。來此軍威全收江浙。正在斯時。時和帥退守丹陽。賊即踵至。前隊王汝貴熊天喜傑之。皆敗。俾士赴水死者無數。河為之不流。張帥裹創力戰。賊稍却。然士卒死亡殆盡。知郡不可為。及自投於丹陽南門外河中。殉郎。賊義其忠烈。出其尸。備棺殮之。瘞於塔下。賊至常州。適張玉良援杭之師。聞警。駐回。連營四十餘壘。見賊不戰而潰。總督何桂清。倉皇出走。常州逆陷。張玉良屯兵於無錫城外。率所部扼高橋。與賊三戰。皆捷。角犄一日夜。其軍敗而復振。賊繼間道由九龍山進。犯帥俾潰。和帥退至許墅。閉張帥戰亡。逆自縊。弛賊進逼蘇州。城陷。巡撫徐有壬死之。一妾一子均投撫署池中。殉難。先是賊將王壽守嘉興。徐中丞謂莫如在城外十數里掘地為濠。築土為壘。可以制賊衝突。且事亦易集。吏募壯勇為外援。有沮之者。此議遂寢。至是賊及城下。官軍縱火焚民屋。火光燭霄漢。嘉應人李紹熙方以候補道員。團城守。開門迎賊入。與東之商於蘇者。守城。衆縣僧圭五六萬。張玉良仍走至杭。於是崑山太倉青浦。船炮並淪沒。賊南犯浙之嘉興。亦陷。皆以賊自駐守。張玉良乞餉於浙。撫王有齡。重整舊部。馳攻嘉興。嘉興賊將陳坤書。固守不能下。嘉興西南兩門外。皆官軍營壘。時前江蘇巡撫薛煥。退保上海。募西兵往攻青浦。青浦賊酋周文嘉貧隅相抗。並告急於偽忠王。忠逆親率大股賊來。既解青浦之師。直竄松江。逆犯上海。距十里許屯營。相持數日。不戰回。自走滕住援嘉興。嘉善平湖一時並失。張玉良見有援賊斷其水道。逆退。七月十六日。金壇亦失守。洪逆既踞江南全省。因思圖併北方。偽詔忠酋往駐上游。時徽寧諸郡。如興國大冶武昌江夏通山通城嘉魚蒲圻諸縣。應賊者皆衆。不下三十萬。洪逆聞之。遣賊四出。以為聲援。而官軍之赴援者亦至。皖軍門之兵。率瑞州。楚撫之兵。率袁州。當陽相部將之兵。一軍建德。一軍祁門。因是侍酋賊於樂平。黃文金賊於饒州。劉官芳收於祁門。而上游之賊勢頓衰。曾中丞國荃方以全力圍安慶。偽英王陳玉成日漸跼蹙。洪逆遣六偽王往救。內外攻持。六偽王者。偽安王洪仁玕。偽輔王楊輔清。偽堵王黃文金。偽侯王洪孝也。賊衆不下數十萬。然率無濟。秋八月。楚軍克復安慶。府賊酋誅葉悉來自剄死。餘賊盡沒。賊目眷偽悉斬以殉。安酋逃於盧郡。旋盧郡亦復。復逼走壽春。泊偽將誘執之。械送勝營正法。自安慶之役。英賊之亡。洪逆之勢。座至不振。官軍於是聲克沿江諸城。定計長驅東下。九月。酋自

畫谷海由廣西下瀘。招集亡命二十餘萬。忠逆遂用之以犯浙省。侍賊檄東浙。忠逆竄西浙。溫台處紹寧前後俱陷。蕭山富陽餘杭海鹽海寧望風潰解。湖州復破圍。杭城至是孤立。賊兵圍之數重。張玉良之軍為賊所截。不得進。巡撫王有齡。夙著賢聲。甚得民心。額糧絕援。籌其勢萬無可守。城陷。王中丞向北九拜流涕曰。良力竭矣。惻以一死報國。遂自縊。學憲張錫庚同時殉難。賊入相戒不敢犯。均以禮葬之。賊後送二櫬來。上海人以中丞之櫬儀有損。擬易木匣。啟視則顏色如生。公服冤然也。同治元年。李宮保鴻章。接篆撫任。絕江而來。壁壘一新。廣募西兵進逼賊城。先覆其圍。追之衆數十萬。忠酋為之奪氣。青浦嘉定太倉相繼克復。賊竄畏西兵如虎。以其餘賊堅利尤能命中及遠也。由是忠酋俊傑衆來。併命相拒。上海城外十數里間。賊營絡繹不絕。夏四月。官軍亦自上游至。克復太平府蕪湖縣。攻奪金柱關東梁山各要隘。勢若破竹。曾中丞駐師於江寧鎮之板橋。議攻秣陵關。守關賊目汪五猷開投誠。而大勝關三汊河之逆酋。亦來勝奪取。整軍深入。直逼金陵。洪逆告急於蘇賊。立命入援。時忠酋方令譚紹光等。率悍賊四十萬攻浙之湖州。郡賊蓋由在籍紳士福建督糧道趙景賢自十年春據城固守。來復平望鎮。南援杭省。西拒賊於泗安。覺賊無算。

故忠酋切齒之。志在必得焉。圍圍四閱月。至和三日。城以糧竭陷。趙撫軍被執。主蘇不屈死之。八月。忠酋由蘇省馳赴金陵。勢甚銳。官軍迎拒互有損傷。攻持四十餘日。時忠酋方令譚紹光等。率悍賊四十萬攻浙之湖州。郡賊蓋由在籍紳士福建督糧道趙景賢自十年春據城固守。來復平望鎮。南援杭省。西拒賊於泗安。覺賊無算。賊以糧盡。竄江北。圖犯上游。以牽制我軍。比戶流亡。綿於數十里。無人跡。賊益困。曾帥相繼至。兵抵石湖埠。築壘堅守。賊屢犯。不得逞。繼以陰雨連綿。賊多病斃。於營者相屬。乃回竄大長。而蘇、超一軍。攻復梁縣、和州、江浦亦皆為官兵所克。曾中丞駐蹕雨花臺。按據形勝。以扼賊吭。金陵賊巢危急。洪賊屢發偽詔。令忠酋撤上游之兵回援。採舟渡江。時江水盛漲。九狀州已沒於水。賊食宿俱窮。價仆者枕藉。楊岸岳斌帥侍郎上游。統水軍攻克下關。是役也。賊衆死傷數十萬。忠酋所擄江浙之衆。潰散盡。而城勢益以不支。忠酋既入金陵。面見洪逆曰。事急矣。此城恐不能守。今內糧既匱。而外援不來。當事於我以盡。不如棄而他圖。洪逆盛怒。切詬忠酋。復曰。所恃以守城者。在城外各臨道耳。今失兩花臺。則南門之道絕矣。失江來橋。則西門之道絕矣。失七寶橋。則東門之道絕矣。又於下關嚴屯重兵。制我出入。糧道已斷。人心不固。況京中朝官士皆文弱老滇。而居三年。閏洪逆偽詔賊衆收藏甜露。時於倉廩。以備急需。賊中有從自謂其言乃驗。且云此固當必不久。自有天兵來援也。其恃妄誅殺如此。三月。鮑超軍攻拔句容。城賊乘亂縛其渠魁以降。四月。克丹陽。悍黨之投首者無算。白是洪逆計窮。官軍多於近城開掘地道。環攻者日數十次。洪逆彷徨神惶。躁五月二十七日。攻克服毒身亡。其子洪福瑱繼偽位。賊防守益嚴。官軍幾於無隙可乘。五月二十日。攻克地保城。即龍膊子山陰。其地最為扼險。官軍於是居高臨下。勢在掌握。六月初旬。官軍百計圍攻。於賊城極密處。潛開地道。十六日火發。城圮。官軍遂入。分五路進。至三更各偽王宮同時火起。烟燄蔽空。偽幼主率悍黨千餘人。衝出偽城。適入民房。後於倒口竄突至外圍。援江西。幸生擒正法。其過玉、無湖者。亦全數殲除。自是奔竄被偽王數百人。死於城河者。不下二十餘人。積年悍賊。搜殺淨盡。三日之間。幾至十餘萬人。偽王偽天將主將及大小酋目。約三千餘人。洪逆之尸。燼於偽宮。院內偽宮婢道州黃姓女子知其處。告於官軍。掘而驗之。其舉不用棺木。偏身包以繡龍黃緞頭並無髮髻尚存。且股肉尚未脫。驗畢。載尸舉烈火而焚之。於是洪逆平。

紀東逆事

東賊楊秀清廣東嘉應州人寄居廣西潯州武宣縣鄉間後又徙於桂平縣平隘山以種山燒炭為業年約三十餘歲容貌瘦削軀幹很塊其面作青白色目常有疾頭多繞頰而微黃目不識一丁字而權詐與賊之妄揣妖言謂楊賊為天父第四子天生為軍師以教滿衆偽號左輔正軍師偽稱東王九千歲嘗與西賊蕭朝貴與賊酋馮雲山糾衆拜上帝會秀清之胞妹可易姓楊我命秀清卧為六女秀清之胞妹可易姓楊我命秀清卧為天下姊妹賠病也胞兄妹同卧何害衆勿疑遂自號禾乃師賜病主其說妄如此庚戌六月倡亂於金田漸攏賊黨自廣西至金陵賊悉聽其指使偽諭旨著其名既陷金陵東賊意欲分黨踞守江南而自往攻河朔時有楚賊某白於東賊曰沿朔湖快而少糧地平而無險非用武之地江南以長江為天塹金陵古帝王州城高池深民富食足豈尚不可建都耶棄此往後必悔之東賊乃止既入居易偽號曰天京時偽政一決於東賊初建偽府於皇城將軍署大營飛啟攻城鉛丸墜其屋瓦震震有聲東賊黨輒驚駭兼其地故荒曠鬼狐晝夜哭嘯居不能安乃徙於漢西門長盧雖使何宅更數居民日益恢拓周圍六七里後山山也築為池前街街也繞以垣凡一切偽府規模飲食飲服御與逆酋秀全等性尤淫縱適取民間女子未盈十七歲者三十六人偽號王娘好殺人必先假天父指出甲某事乙某事當殺使賊衆驚為神所指如太平軍目太平禮制天父下凡詔書皆出其口後又偽號勤王師聖神風其殺人也雖請於逆酋乃全然逆酋曰殺來賊必不殺曰勿殺來賊必殺之謂出天父意也嘗假天父語杖秀全四十以示威其出城外與官軍抗皆使賊執其偽旗以脅衆往城偽出前後擁觀數十人金鼓旌旗之盛凡數十事蓋當日而後繼以洋縐五色巨龍飛偃百丈尚亦大餘行不見人音樂從其後謂之東龍樂已大興矣興天五十六人與內左右立一童執蛇拂拂花飄颺之候舞興後偽號官百餘人從焉又繼以龍行乃畢每日晨坐偽殿偽官僚各以次侍見論事已偽謂進膳脈賊方乃退蓋來賊素貧行淫無度故多疾常造一大池四面疏地中貯水以蓄金魚行樂又偽造一大船乃仿長四尺五寸即此見其淫亂之一端因侵向神天燕潰退駐丹陽數月交迫以疫斃於半東賊之喜秋七月乃非偽丞相偽尚書等尽之以天父昵下凡謂全等尽金陵受困於向幣備恩艱難乃

尾而返之洪逆過而見焉深愛其勇囚東賊而密與相結而以其妹宣嬌妻之洪逆計擒馮雲山終藏力作固農家者流也極加寵任偽號右弼副軍師偽稱西王八千歲宣嬌偽有妾東賊每創密謀必集其舍出入無忌逐與之私西賊亦甘受其惑佯若不知一日為賊求所見乃似天父下凡謂宣嬌為天父第六女已與同寢為天下男女贖罪呼西賊為青妹夫西賊非以為恥轉以誇耀於人賊中偽詰諭皆以東西二賊名並列西賊意固甚其難平思旺時向軍門連營先其虐尤毒凡過官軍大隊所在衝鋒陷銳西賊獨當其難平思旺時向軍門連營數十里兵力頗厚西賊首先突圍逐得出關水安之圍西賊先犯官軍然後求繼之始行遁走桂林圍久未下西賊乃率李開芳林鳳翔往竄長沙墜地道環攻城幾陷西賊飛登城陴手所守堞兵士受傷無算其攻銳猛率城中救援兵至卒中鉛彈官軍攢刺之頃刻成肉醢焉人謂此乃西賊慘殺之報洪逆等悚謂天父惜其勞援拜高天享福因大設筵宴禮拜設譙共相慶賀若以為永安時設男女禁葅嚴除洪逆秀全及東西南北翼外凡男女私雜大姊亦斬相見有事則關戶背語否則亦罰無赦西賊父在長沙遣中與西賊母合求賊覓語西賊語東賊逐同議斬其父母以徼求西賊謂人曰父母固合不足為父母也噫其

頑迷特逆如此。尚得謂之人乎哉。予一僕瓦成誤至金陵以屍張宗嬌逐入來賊偽
府。據為己有矣。然聞賊中立有幼西王。其所建偽府稱為又正九年天庇甲子官軍
克復金陵。偽幼西王等從太平門逸出。官軍追至湖熟橋左殺之。則西賊尚有子
也。夫西賊為倡亂巨魁。僭稱偽王。指揮逆眾。安冀非分。乃當不三年。身首異處。是為
人慘。子受天誅。作賊亦何益之有。使安耕隴畝。自食敏力。雖至今存可也。

記南賊事

南賊馮雲山。廣西潯州桂平人。少嘗從叔氏流寓於花縣。與洪逆共塾讀書。號即席
歸。習舉子業不售。仍設帳於村中。授童子書。南賊為人尚機詐。多說謀時為村人講
說水滸漢義。以兵用為世間第一流人。洪逆行教於粵西。道經其村。村人為言馮先
生今智謀之士也。不可不往見。洪逆造舍訪之。與之言奇之。悵相見晚。繼悉其向嘗
同塾。益喜。傾懷結納。盡忘傾忌。及別去。出指其室曰。此即南陽之草廬也。今何時乎。
豈尚可高卧乎哉。子若肯為我出。天下不足平矣。村人多不解其語。南賊與洪逆相
視而笑。由是旦夕往來。踪跡益密。逐棄家室。偕洪逆周歷各處。說僱與洪逆同鄉。洪
逆凡所創怪誕妖妄之術。說皆南賊從中附和而故倡之。用以惑眾。所造偽書如偽

太平軍目。偽太平禮制等。皆出其手。賊中見其書者皆歎為奇才。互相謂曰。天生賢
哲以造國家。不至基於是。故奉之如神明。蓋求賊皆鄉愚無賴。不知文字。故易為其蠱
煽如此。南賊自稱天父第三子。偽號前導又正軍師。偽稱南王七十歲。倡亂以來。用
兵說謀幾於不測。所有賊中偽文檄諭悉出主裁。道光庚戌。賊眾屯金田新墟。為官
軍所圍。負嵎數月。幾不得出。後從僻徑竄去。行至思旺。忽值向經略大軍。連營圍剿。
聲勢眾盛。賊中皆有退沮意。縮頸咋舌相視。南賊奮然謂其下曰。此起義之初。首臨
大敵也。是非身經大小數百戰。何能致眞安而享福壯哉。成事者自邀天佑。爾眾請
觀我一戰破之。遂偕西賊馳入官軍營。衝堅陷陣。先鋒頗銳。賊眾在後。咸奮呼繼進。
聲撼山嶽。於是官軍盡靡。營遂潰。向帥收集其軍。退駐要害。賊遂得出關。由八水峒
至大旺墟。分水陸兩股。兼程並進。南賊乃統陸匪往瀧水安陷之。困踞城中頗久。旋
南賊由永安突出。挫烏蘭泰都統之師於仙回。由小徑過牛角嶺。取道於馬嶺六
塘。進犯桂林。攻圍月餘。官軍嬰城固守。卒不得陷。南賊遂捨桂林他竄。復由象卅山
渡河。迂犯全州。衝鋒陷陣。南賊悉以身先。城將陷。方擬鼓勇而登。忽有飛彈擊墜其
首。遂殞。或云至桂林時。途中為大兵亂砲死。非也。賊中以南賊之死為之奪氣。洪逆
獨曰。此上天憫其戰陣勞苦。接昇明宮享福耳。因加號為雲師。無子。一弟約二十歲。
妻妾皆入東賊偽府。南賊年未盈四十。軀幹僅中人。容陋無文。於六偽王中最先授
首。曾不得一日稍逸。嗚呼。人奈何作賊哉。

記北賊事

北賊韋昌輝。原名正。廣西潯州桂平人。素佔全田鄉。年約二十餘歲。面瘦黑而微有
髭。長身鶴立。性奸刻。機詐百出。家業農。衣食充裕。北賊曾納粟為監生。時出入衙門。
干預公事。鄉人頗信悍之。洪逆等密與連絡。相約作亂。遂惑焉。互播妖言。謂天父第
五子。偽號後謚又副軍師。偽稱北王六千歲。庚戌倡亂金田。凡賊衝突殿後。調隊攻
城。一切鉅細之事。咸預密議。出其偽令。金陵既臨。入路城中。以中正街李宅為偽府。
宅後頗有園亭池石之勝。北賊位在東酋下。凡賊求有事
白東酋者。必先告之。為之轉達。其事來賊益諂佞。轎至則扶輿以迎。論事不三四語
必跪謝曰。非兄教導。弟肚腸嫩。幾不知此。肚腸嫩。潯州鄉人語。猶言學淺也。其兄與
東賊妾兄爭宅。東賊發北賊議罪。北賊請以五馬分屍。謂非此不足以儆眾。其媚事
東賊如此。凡賊出入服物。請其蓋偽印為信。統下偽官屬常二三十人。來賊以比甚

至北賊告以頗來。冀賊腦不謂然。北賊怒將殺之。冀賊知其謀。夜繩城而逃。北賊執其全家。洪逆聞北賊曰。汝不聽逆言。斯已矣。殘其妻子。不亦慘哉。北賊聞言。反戈圍洪逆。洪逆偽用洪逆黨不服。因與來賊收。遂洪逆亦令誅北全家。北賊雖得出城。其黨從之者。僅得三四百人。渡江至江浦烏江。適遇前使戴慶在外之來賊。盛一戰擒之。解回金陵。獻於洪逆。即斬前時間冀賊糾合上游賊黨將至金陵。乃西北賊首至其軍前。以止其行。事始定。噫。北賊揭竿首起。預為謀主由勢西竄。楚撫江流出其死力以抗官軍。非不容誅矣。乎之禍不旋踵。將假手洪逆以殺之。幾及孩稚。無有噍類。天意可不謂巧而速哉。

記冀賊事

冀賊石達開杜平白沙人。年二十餘歲。黠而有謀略。自少亦讀書應試。而喜以謀略自鳴。因之結納遊於遠近。時洪逆等欲為亂。苦無資。聞冀賊慫之。遂深相結契。繼妖言煽開為天父第七子。偽號左軍主將。偽稱冀王。五十歲。冀賊大出頒捨家貲從事。遂盡括所有。以置械械。冀賊膽氣快在賊巢踞守為多。每遇衝鋒陷陣事。率以拔他賊於賊中。惟論事東賊奉命惟謹。來賊稽其得賊人心。急趣之。賊調煞賊。因說言北賊治軍勢劇。急宜仿佚冀賊佐之。實以分北賊之權。亦俾冀賊不得專志於皖。時冀賊所統求賊。皆係攜有江皖之民。其下偽官萬不下二三千人。其出也。賊從半減於北賊。飲食亦由外傳入。逼取民間女子七人。偽號王娘。然後次逼賊民女。來賊分與冀賊。冀賊辭而後受。自安慶返。迄人眾屢小且贏。廢之後。時有孤鬼為祟。乃移於上江考棚併撲并間住安徽道王宅及邢閻而居之。洪逆又加其偽號曰電卿。丙辰冀賊統兵外戡。驟陵湖北。救洪山之圍。時東賊方過洪逆偽封為戴。洪逆密書召之。及至而北賊已殺。來賊嚴治北黨。城中大擾。北賊以告冀賊。冀賊曰。東事當誅。其下何罪。何得盡殘。無乃自戕子兒。倘官軍為一知之。乘我之危。將何以禦北賊。曰。汝將亦密來誘於圖報仇。以殺我乎。冀賊聞言。悵夜繩城而逃。北賊知之。殘其全家。冀賊既出。糾合上游逆黨。將至金陵修怨。適洪逆已誅。北賊函首送北軍而止。其過之於盜國

賊令將北賊首示眾。偽論不揭東事。仍偽東王於北賊稱北華。北賊偽官在外者。悉仗之。後冀賊至金陵。論賊共舉其酋偽政。而洪逆以前營深加猜忌。偽安福二王者。時尤踞其險於是驅之遠出。冀賊陰安置。肆擾江西。不與洪逆通。冀賊所至。假不殺不擄以惑禍訛。己未冀賊由江西突竄閩冀間之汀州。界之鼎。飛檄調集。張幸建平城守堅厚。攻之不下。天久淫雨。復性於官軍。遂解圍由翁源而流。前後冀賊流賊無定。皆被奔中。糾非陝回團攻潼關。卒為馬德昭所敗。遂入蜀境。川督駱秉章在籍時。常知其人。冀賊在花關。固有別業。與之鄰。居相稔。因誘之深入。而密遣上司躡其後。伏兵於深箐叢林中。突起鐵叉。鉤數十萬之眾。坑之幾盡。冀賊勢窮。突圍軍門降。駱嘗卒殺之。以正天誅。而特赦其脅從之黨。各自解散去。冀賊死時。年僅三十餘。妻子皆駢戮市曹。嗚呼。冀賊本一富家子。非若他賊之以飢寒被迫者。徒以妄冀非分。偵謀叛逆。身戮家亡。並為鉅鹿。亦其自取耳。何足惜哉。

清 吳郡王鞫案詮撰

洪逆瑣記

洪逆之長凡曰仁發次凡曰仁達同父異母並務農業自竄陷金陵後封其長凡為僞安王次凡為僞福王初東逆獨攬僞政其餘皆不得預自東逆為北逆所殺而北逆旋又為洪逆所誅賊中無人可任洪逆以為任疏不如任親遂命其兩凡同握大權顧仁發仁達本一無賴村氓惟知以邪教惑人所屬往往不遵其統轄多傾心於翼賊石達開仁發乃逐翼酋出之於外後李秀成漸用事進諫洪逆勿專任安福特薦蒙得恩林紹璋以分其權繼以官軍圍金陵日逼洪逆頗深疑忌所用多族人仁達尤信任然二人所為暴虐恣肆多行不義為忠酋所銜恨迨官軍克金陵仁發死於亂兵中仁達匿於破屋為蕭軍門所擒訊明後處以凌遲極刑仁發有子曰和元利元皆為官軍所殺洪逆有姦年七十餘先洪逆死洪逆生有三子長即偽幼主洪福瑱也自幼喜弄文墨亦好作盲詞筆意有類於其父其造作荒誕之語亦相若當謂助天斬蛟洪逆斫其首而已斷其尾官軍攻克金陵積薪自焚其宮時忠酋授

以良馬乃得突圍出半途得遇其叔偽干王從之行有河亘其前浮水遄渡遂至江西境圖雜髮易服從間道歸粵賊中有詣官自洩其事者乃成禽江西撫憲沈葆楨親訊之供不少諱供詞中多引文相國正氣歌以自比尤可笑也卒亦治以極刑賊酋登其上說法謂之講論天情大率言天父天兄教世為心特命各偽王降世救民俾得脫災享福蓋具竊西教之餘似而文以誕無稽之說於是邪且怪矣賊破金陵後有男館女館之設男女無許覿面語夫婦有涉私者輒斬以徇謂其犯天律也男女館設逼人拜上謂之敬事天父以簡紙奏章作誓語謂之悔罪賊中贊美語南賊所撰率衆朝夕誦之每日睡起飲食必默念小子跪在地下敬謝天父等語謂天父七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每閱七日為一瞻則街設大旗寫明日禮拜各宜虔敬三更具果品糕餌羣誦贊美各偽府金鉦爆竹之聲不絕於耳賊有酋目病者代為焚章祈天其詞甚哀凡此無非煽惑誑衆非邪術也洪逆最喜掉文字其所改之字不可以意測如聖改正上改尚耶改耳華改花國改郭火改亮清改菁老改考亥改開卯改榮丑改好等類不勝枚舉社稷宗廟俱為妖帝王京都俱為偽悉令刪除賊中別刊時憲書謂之頒曆略倣西國法單

偽府有六部偽尚書有侍衛九十有六以天字及二十四氣分名有左右史侍臣朝議詔書詔命東賊偽府有尚書承宣參謨僕射各數十名其餘偽王以次遞減他若管理賊物者俱為典官由永安以前附賊者均為偽功勳加一等具為偽王之昆弟叔姪者皆稱為王宗賊中又設女官亦有義安福燕豫侯六等爵而以貞字為別具在偽府者有女丞相檢點在外統帶女館者至軍帥止餘為女百長賊中服色王偽帽繡龍鳳袍靴皆然均用黃偽侯相帽用鳳偽檢點指揮帽用麟均黃袍偽將軍總制帽用獅偽監軍軍帥帽用虎均紅袍偽帥帥旅帥帽用彪均藍袍偽兩司馬帽用鶴有職者頭繫黃巾餘用紅巾偽女官皆以黃帕蒙首上寫偽銜下女官多歧足乘馬皆學東西人至於賊之稱呼尤為可哂各偽王皆僭稱千歲而又以字別其大小如洪逆長凡稱顯次凡稱倫干賊稱福翼賊稱喜英賊稱祿忠賊稱雄輔賊稱威章賊稱壽其妻稱為偽王娘具長子稱偽嗣君偽王女稱金掌率義安福豫燕侯以至軍帥僭稱大人子僭稱公子女皆稱王帥帥至兩司馬稱善人子稱將女子皆稱雪掌率六等偽爵妻稱瑞人偽丞相至軍帥妻稱貞人帥帥至兩司馬妻稱夫人又有稱偽官之妻為貴妃等名者尤為穿鑿不通賊中所有慶賀佳

節凡六。正月十三日為天凡昇天節。二月二日為報命節。二月二十一日為洪逆登極節。三月三日為偽命降節。七月二十七日為東賊昇天節。九月九日為哥降節。又各賊每逢生日。饋物者不絕於道。而女官送禮尤盛。以糯米製成各色糕餌。列於方几。令人肩之先行。前以金鑼黃傘為道。後則士官跣足乘馬。送入偽府。至日均賀陪誦讚美。謂之酬謝天父。洪逆父子生日俱賜宴。昇以銀牌。併演鄉間祼劇為樂。而不自知其醜。各逆生日。先期通人進貢院考試。東賊則為東試。餘倣此。所取偽狀元榜眼探花傳臚各一。偽翰林數十。偽進士數百。又逼選民女百餘人。先送偽丞相衙再選。約得十五人以進各賊。洪逆東逆各六。北賊二人。翼賊一人。謂天父賜美女以償其勞也。言之可涕。賊王居偽名府。賊官居偽名衙。計闔城賊館不下千餘處。偽府則有轅門二。大門三。高可數丈。門牆壁悉綠畫龍虎。甬道中築高臺一。兩旁懸金鑼數十。有事則鳴鑼以達。門以內不准男子入。皆以女侍傳遞。有餽酒漿皆自偽典廚自外傳進。後有堂室園囿。多至數百。少六十餘間。若偽衙則擇民居之高大者。加以粉繪。其餘或用紅箋作聯。或以黃紙寫硃字。徧貼大門。以為美觀。門外多建瞭臺。高數十丈。以備望遠。洪逆偽府以前制軍著為之。在城北壯麗勝他處。大門額曰榮光門。二門曰聖天門。皆以真神冠之。兩旁有棚。棚內橫偏數方。皆偽寨所營。頒左右有亭。高出牆外。覆以琉璃瓦。二門內偽朝房。東西各數十間。西有一井。以五色石作欄。上鐫雙龍。石質人工俱極堅緻。非近時物也。偽殿前牌坊一座。上下皆雕龍。又飾以金彩。偽殿尤高廣。梁棟俱塗赤金。文以龍鳳。光耀射目。四壁綠畫以龍虎獅象。偽殿之東有墻一圍。鑿池於中。池方廣各數十丈。池心以青石砌成一船。長約十餘丈。廣五六丈。北面又有半亭。高僅數尺。式如字箴。東賊偽府稍減。其舊者已於咸豐六年為北逆付之一炬。後重建偽幼東王府。名曰正九重天廷。偽府後有園。入門有亭。亭畔有花椒二株。陰可半畝。圓實蕃衍。馨香可人。自亭而北。疊石為山。綿延不斷。衆山之麓。清泉縈焉。諸偽王府無不有園。疊石鑿池。窮極奢麗。樓臺亭榭。遙遙相屬。皆役使所擄工匠為之。北翼兩賊所居。但畫門用鑼而已。偽衙如偽侯畫鳳。偽相畫象。餘僅貼紅條。賊相見下一等者跪不揖拜。愛跣足。雖袍服乘馬亦然。嗜煙者朱履。厚其底。幾半尺許。每乘馬出。擡洋人所製八音匣。鏗鏘作聲。以為樂。每與官軍角。拒發偽令。必先吹角以集人。至北賊偽府聽令。後改在翼賊所。以賊目二人一持名牌。一執火角旗。率衆立俟指揮。每戰則驅被脅者在前。而積賊隨其後。敗則跪祈天父官軍或以為有

術。往往疑懼不進。不知正可乘喘喘時。併力斫殺之也。賊中夜間口令。以所誦讚美詩內二字顛倒為號。每值元旦。各賊飛剌相慶賀。見面不跪不拜。但稱曰高陞。賊初以演劇為邪歌。繼於池州得戲班衣服器具數十箱。回金陵乃招優伶裝演。築臺於清涼山大樹下。東賊觀之喜甚。於是賊中皆尚戲劇。各賊偽府朝夕敬拜天父。男樂在外。女樂在內。遍搜金陵樂妓以充此役。每偽王處數十人。晨暮琵琶以供謳讚。

記忠賊事

偽忠王李秀成。原名以文。廣西梧州府籐縣甯風鄉人。居於長恭里新旺村。偽耕自活。少時從其舅氏讀書。及長乃歸父母家生計窘乏。時難自給。二十六七時。值洪逆煽衆作亂。路經其村。乃裹脅而去。隸於偽春官丞相胡以晃麾下為兵。後賊中有選舉之令。東商舉之為石四軍帥。令踞守金陵太平門外新營。旋由偽監軍擢至偽指揮。時捻逆張樂行竄得樹以數十萬衆。橫於三河尖。忠賊結之以自固。聲勢頗張。乃封為偽地官副丞相。俾踞桐城以抗秦軍門定三之師。圍甚急。忠賊求援於陳賊玉成。陳賊率衆攻隘廬江。即沂滸江窩大圍。出桐城之後。以斷吾軍餉道。桐城地勢一面平坦。一面高聳。陳李二賊內外合擊。吾軍大挫。圍師遂解去。忠賊旋擾六安霍山。賊黨漸盛。丙辰抗張國梁軍於倉頭鎮江。踞賊吳汝孝。從城內突出。我軍逆亂。退駐丹徒。而揚州遼陽吉中丞陣亡。忠賊即回金陵。賊巢出死力以衝孝陵衛。大營亦潰。向帥以勞瘁卒於丹陽。時賊內亂。自相屠滅。是以不能大逞。戊午張帥復圍金陵。忠賊時已受偽侯屯於黃池。一切偽政由其指麾。招集蕪湖賊衆。由昭關順流而下。陷全椒來安。糾合陳賊攻走德軍。以分下游官兵之勢。驗擾江皖間。故賊巢得有接濟。圍雖嚴未能即下也。忠賊在浦口時。吾軍中有招其投誠者。為洪逆所聞。懼其去也。乃偽封為忠王。更書萬古忠義四字賜之。庚申春。忠賊由蕪湖取間道至廣德。竄四安由武康陷杭垣。浙省大震。由是張帥分兵往援。而忠賊已自廣德至建平。大合賊軍。羊攻大營。偽輔王楊輔清竄高淳。偽侍王李世賢竄溧陽。偽英王陳玉成竄江浦。四面夾擊。寇氛猝熾。吾軍勢分糧匱。各無鬬志。大營遂潰散。張總統殉於游關。蘇常盡陷於賊。繼嘉興亦為賊黨所破。江浙之間偏地皆賊也。辛酉冬。杭垣亦陷。甯紹溫台各郡邑相繼失守。是年忠賊曾竄江西湖北。收納叛民數十萬為曾軍所阨。狼狽逃回。而安慶亦於是秋為官軍克復。斷賊上游之臂。其勢遂沮。壬戌上海西人調集勁旅。翼助中國。時賊圍滬之師。號稱百萬。西人一鼓而下之。青浦嘉

定勢如破竹。曾帥之軍亦已由上而下。無湖巢縣無為洪山皆屬我軍。直搗金陵。洪逆屢促忠賊糾黨回救。忠賊密獻計曰。曾帥之軍由上而下。利在水軍。我勢彼逸。且以常勝之師而臨我屢挫之眾。不可與爭。不如多備糧食軍械為固守計。伺其懈而擊之。蔑不濟矣。洪逆不從。於是李官保克蘇常。左中丞克富杭。運兵並進。逆寇盡滅。賊僅踞金陵而已。甲子六月。官軍入金陵。忠賊以己乘馬乘幼偽主洪福瑱而同逃於清涼山。既夜乃捨命衝營而出。逃於民家。為官軍所擒。幾之於金陵。噫。忠賊特一田家牧豎者流耳。初何有韜略謀勇之足言。乃天心厭亂。竟假其手以撥江浙。蒼生塗炭。死亡如積。豈其劫運之所鍾歟。禍患相尋。繫於是人。彼蒼之意。豈可測哉。

紀干賊事

干賊洪逆之從昆弟也。名仁玕。字益謙。少習舉子業。當洪逆作難時。縣令知其為寇族。執而繫之獄。後有為之緩頰者。始得釋。遣歸家。乃逃之香港。投西人書以糊口。咸豐癸丑。洪逆陷金陵。建偽號。建偽都。勢張甚。干賊思欲往投。特未得間。八月上海劉麗川亂作。矯稱奉洪逆命。遥受偽封。干賊乃擬緝以達洪逆。有西人助以資斧。始得航海至。仍主西人舍。居年餘。無計可通。西人但以幸舍處之。絕不為之畫策。於是困甚求歸。仍返粵中。七年復假道於廣鎮。由江西而至漢口。賃卜筮以供旅費。客中與之往來者。悉不敢少露踪跡。久之知所主家固與金陵賊黨相通者。凡米粟轉輸所以濟寇用者。恃以為東道主。一日偕主人登樓去梯。長跪自白其故。求主人代為設計。得達賊所。主人慨然引以自任曰。此時易易耳。使附貨船渡江。遂入賊境。始謁洪逆。太喜過望。立畀偽封為干天福。蓋賊中之顯職也。逾年寵任益深。即升之為偽干王。兼稱偽軍師。掌文衡正總裁。一切偽政咸決其手。特創偽王府大興土木。自書具兩壁云。干戈底定。王道蕩平。賊中廣開偽科。考選甄別。悉委干賊。而干賊亦安欲以收攬人才為己任。所有為偽主考偽總裁者。無不奔走其門下。顧干賊性懦緩。僅能掉弄文字。實無才略。且粵老寇自恃以百戰勳勞。必當大酬厥功。而干賊以後起新進。無尺寸建白。一旦驟出其上。固是多不平。洪亦微聞其故。擇其功鉅酬薄者。悉授封偽王。或有以納賄得者。於是賊中徒擁虛名。無所統制。而疆場之隅。陣衝鋒者。皆有勞而無賞。因之無不解體。干賊恥己無武功。請於洪逆。願提師解安慶之圍。咸豐十一年正月。干賊率黨出偽都。盛飾軍容。途中慨然謂其下曰。此大丈夫得志一時之所為。哉。因議先攻江西。冀分官軍之勢。時集於安慶城外者。有六偽王。偽王長

凡洪仁發。偽王次凡洪仁達。偽輔王楊輔清。偽章王林紹璋。偽英王陳玉成。偽黨數十萬眾。厚集其陣。期一鼓以退官軍。曾中丞國荃以奇兵當其衝。督兵捍禦。躬冒矢石。守城賊將譙芸來百戰之悍寇也。城外皆官軍。外援之賊又在外圍。而曾軍於外復成長圍環之三匝。併命相持。六偽王皆不得前。至七月。偽干王最先遁歸。蓋洪逆促之還偽都也。是年冬。安慶卒為官軍所復。洪逆追咎干賊援兵不力。勞師無功。敗具偽王位。旋又以偽王娘之譏。盡削其權。偽王娘者。洪逆妻也。夢干賊身御龍袞。而首冠翎頂。謂其心未忘官軍。不可大用。是時西人之至偽都者絡繹於道。皆主干賊家。以干賊向在香港多與相識也。出入賊中。招搖於市。洪逆聞之頗不喜。故特假夢兆以抑之。同治元年。官軍圍金陵急。干賊預守城。後仍還其舊封。迨官軍克復金陵。干賊先火其偽府。乘間奪路得逸。與偽幼主洪福瑱皆遁。其眾尚數百騎。遇時遇一溪。與眾浮水而過。中有一人屢顧偽幼主者。干賊即手刃之。於是眾皆股栗。竄至江西。謀易服雜髮。潛歸粵東。為其信任之左右密白於官。遂被執。時豫撫沈中丞葆楨也。特委他員審鞫。干賊詞色不撓。歷供前後作賊事。不少諱。越日即寘諸極典。跡干賊平生。特一粗識之無之一庸妄男子耳。即在賊中亦不過掉弄文字以自矜異。與

記英賊事

偽英王陳玉成。原名仕成。廣西桂平縣白沙人。與翼賊所居相距不過數十武。在鄉深相要結。金田謀逆時。僅隸於行伍。自入踞金陵後。稍用事。由十八偽指揮遷授偽職冬官丞相。向帥提數萬之眾。圍困金陵。自孝陵衛至東面七瓦橋。連營築壕環守甚嚴。而鎮江亦為吉中丞所困。賊城守偽將英汝孝也。飛書訴急于洪酋。陳逆乃與偽地官副丞相李秀成。偽春官丞相涂鎮興。偽夏官副丞相周勝邦。請賊目。下援鎮江。前至湯晒而張總統國梁已抵境。兵賊相接。大小數十戰。吉中丞時駐劄九華山。聞警遣兵來助。賊中偵知之。特選敢死悍酋。以為衝鋒。及戰互無勝負。眾賊不得已。乃令陳逆乘小舟由鎮江金刀劃突水師不能禦。遂得入城。與英汝孝合。湯頭故有小河。南大江歧流通山下。一日湯頭舍河。一日湯水山邊。官軍本屯營河濱。依山阻水以為固。賊兵探知其處。圖移營相距旋援湯水山邊。為乘間潰圍計。官軍乃扼塞以堵其進。距城較遠。陳英

二城乃得從城中突出。城外賊已選鋒整隊以待。並起火攻。前後相應。官軍遂不能支。先是賊乘夜潛至湯頭。偽為汛地。駐札官軍刀戰相持。至午官軍始知。後路被賊急思還救。陣遂動。兩處相隔約一十餘里。兩徼回兵。而城賊之眾大至。勇銳百倍。官軍奮鬬。至日昃。明決戰。官軍以眾寡不敵。弁潰。十有六營盡陷於賊。賊眾遂蔽張於九華山下。古中丞守傑戚容不得進。破賊乃由金山逕渡瓜洲。陳逆攻上橋。破之。時官軍結營於紅橋卜著。淳三汾河諸處。大小相連一百二十餘營。望風瓦解。揚州遂再陷。所擄婦女盡送入鎮江賊艘。賊既大股渡江。僅留周勝坤守官軍舊營。官軍探知其虛。進兵取之。以斷歸路。又取道於六合。張總統國梁自率騎邀截之。不使一賊得過。賊不得已。仍從金山絕流而渡。逕攻高資。吉帥兵馳援。中伏猝敗。為賊兵驅之高資山中。首尾不能救援。吉帥知勢不敵。臨陣自刎。官軍自六合馳至。即已不及。乃駐師於丹徒鎮。以扼賊衝。時賊勢方銳。逆目吳汝孝。人以悍賊千餘繼之。進攻張軍。張軍亦潰。湯頭所守官軍盡撤。且驅至偽都東賊令盡破孝陵衛向營。使屯軍於燕子磯。翌日乃圍猛化門官軍。適張軍收集殘眾俊至。而偽翼王亦率內錫東張瑞謀兩悍酋引眾相助。官軍勢益孤。張二軍連戰皆北。委棄軍實。山積。皆以資賊。陳逆遂陷句容。困丹陽。鴈張狼顧。幾不可制。向張皆退駐丹陽。併力堅守。賊不能下。向帥以積勢羣於軍。張總統國梁代撫其眾。流涕誓師。慷慨決陣。一戰而解南城之圍。擒戮無算。偽十三檢點周得貴。賊中之驍將也。在陣投首。賊眾股慄。乃退三角圩。距句容城二十有五里許。時東賊方謀篡偽位。洪逆徵召北賊誅之。東北賊黨互相殺一時積冤死者不少。於是賊中可任事者無其人。陳逆方在外拒官軍。雖眾頗盛。乃畀以顯職。偽封為成天豫。翼賊方被逐出偽都。道經宿國。意以前攻宿國之眾委於陳賊。令統之以解宿國之圍。翼賊旋復他往。忠逆李秀成被困於桐城。遣使馳書告急於陳賊。請其速援。陳賊以宿國一隅未能旦夕解圍。而桐城之困。急於眉睫。乃即由樅陽江渡。忠酋聞其至。輕騎往赴。特繪成進攻圖式。與之詳觀。并密定謀議。然後行。時官軍方慮賊必對面迎拒。嚴為之備。而未知有援軍之躡其後也。陳賊乘官軍猶懶出縱擊。一鼓破之。遂自樅陽長驅順下。陷無為州。踞湯頭鎮。賊之輜糧皆由是接濟。與偽逆天侯陳士章。合黨並竄於是東關巢縣相繼淪沒。賊皆命人據守。陳賊率眾攻陷廬州。所向亡命。官軍頗不敢攖其鋒。陳賊西目下有黑點。狀若目睛。賊中因呼之為四眼狗。勢方橫甚。乃上潭河出大觀。以截桐城之後。斷官軍餉道。閩營恒擾。陳逆忠酋內外奮力合攻。官軍不能禦。遂奔。賊騎分三路窮追。舒城六安前後失守。襄陽者數萬賊。勢大張。陳逆旋陷正陽。屢攻壽州不得下。而三河援軍驟至。進克廬江。張帥麟軍亦進攻句容。偕和帥共圍金陵。陳逆方結巢於小孤山華陽。與韋賊志俊合隊同竄。圍始商城。陳逆圖陷德安。以收羽翼。官軍扼之。敗之於羅田麻城間。乃回竄大湖潛山。時忠酋方欲從全椒往援。賊巢傳檄逆目。刻期大舉。陳逆議由舒城破廬郡。出店鋪攻梁園。近界牌而下滁州。德帥方駐烏衣。俱遣兵截之。陳逆奮突而前。德軍大挫。因求援於張帥。帥乃專選精銳渡江而來。以解小店之圍。陣未定。賊騶以為騎橫蹂之。張軍亦敗。賊追官軍至浦口。陳逆攻其前。忠酋攻其後。德軍陣沒者萬人。陳逆遂長驅而圍六合。洪逆以其有功。授偽封為前軍主將正率掌。適署皖撫李孟羣。以其部潰廬州。上諭道員李續賓改道援廬。李道定計先取太湖。婦湯桐舒等縣。然後直趨廬州。進克楓香等隘。一戰而復潛山。太湖。咸豐八年九月廿八日。直搗三河集。賊眾遠近大震。洪逆乃調陳李二酋赴援。三河集者。廬州要害也。賊築城傳以几壘。周悍賊數萬守之。三河破。然後可以進窺廬州。李道自克桐城。令總兵趙克彰守焉。又命副將謝永祐守舒城。所部僅五千人。皆精銳可用。三河集賊將為吳定規。李軍圍之三面。破其九壘。斬馘數千計。方期旦夕可破。而陳逆玉成由六合至。率大隊踞金牛鎮。李逆秀成由樂縣來。糾集捻匪。駐白石山。賊十萬。餘連營相望。烽火亘數十里。賊益蟻李軍之後路。而斷舒城之援兵。盡死力以決一角也。李營諸將議暫退守桐城。以為後圖。李道曰。軍事有進無退。常九戰十月十日四更。逼賊營而陣。諸將請四更擊之。猝出其無備。李道曰。賊懶且未審其虛實。不如黎明辨色以進。天將曉。官賊合戰。逆酋天大霧。但聞金鳴喧闐聲。莫辨賊在何所。賊眾抄擊官軍後。突出當攻官軍相繼。潰部將劉神山等。先後戰沒。白石山距金牛鎮僅廿五里。忠酋聞之。親率大隊。至賊鋒益銳。環圍之數重。李道傳令軍中。嚴守墻壘。無何各營皆被。或勒突圍出圖再振。李道曰。不可。吾當殺賊而死。為國除害。大開壁門。躍馬入賊陣。見陳逆方立黃旗下。李道呼曰。當斬此賊渠。為吾畢命處。馳入死之。諸軍或降。或自潰。其降於陳逆者。半途倅起為變。陳逆困盡坑之。竄至桐邑呂亭驛。桐城復陷於賊。洪酋乃偽封隊逆為英王。後陳逆敗於宿松。議偕忠酋取二郎河。為餘軍所破。陳逆所屬驍悍始盡。然六合浦口官軍旋又失利。幸楚軍自黃梅宿松上游來援。陳逆與之倍力相拒。

繼聞忠酋陷杭垣。和帥分兵援浙。金陵勢虛。遂潛兵至江浦渡江而行。由薊攻官軍。大營師潰。賊遂連擾江浙。適曾中丞國荃兵圍安慶甚急。陳逆頂行攻撲。卒未得解。安慶守城賊將偽忠來張朝爵。賀嶼固抗陳逆。又自外來援。故一時未能即下。逮軍乃深溝高壘以困之。久之城中無降意。而英逆時於城外為犄角。曾中丞乃撤江湖一面。以待其逸出。圍城中皆係英賊家屬。恐其致死相拒故也。英賊以曾軍之退為可乘。遂陸近處之糧以濟城賊。曾中丞知其無去志。仍復嚴圍。城中洶懼。乃遣三悍目入城助守。益以勁賊千餘。英逆退保集賢關。洪酋懼上游之不可守也。因遣六偽王往援。六偽王者。偽福王洪仁達。偽千王洪仁玕。偽章王林紹璋。偽輔王楊輔清。偽燕逆鋒無所不及。十二月。代翼賊踞守安慶。自恃共才能盡變翼賊所行。新舊之規。號稱盈萬。出入呵導。前後擁騎數百人。求賊以此忘之。更遣羅大綱往代之。而賊仍歸金陵。東賊分其麾下。偽將佐校隸於己所統下。為東偽官。以少異衆。中寅五月。所有遺擾湖南黃河之賊。皆為大兵所破。賊之上游勢孤。欲使北賊而又恐北賊之一去不返。如虎傅之以翼。將來不復可制。因以燕賊代之行。乃偽稱燕王。偽號霸師。所擁黨羽頗盛。艨艟戰艦。林立江面。時官軍川紅單艇船衝擊三山賊營。上下游俱為所困。燕賊乃率衆黨揚帆直下。駛至烏江。適與官兵船遇。舉砲互轟。烟塵蔽空。官兵船堅砲利。群沉賊船無數。一砲彈數中燕賊主艦。碎沉於水。獲其印書衣帽。皆有偽燕王字樣。官軍皆意其已死。酬酒相慶。後大營陣擒長髮賊。訊知燕賊船破落水。間道逃往和州。後於咸豐六年在偽都閒居。時東賊上持偽政。一切生殺悉聽其意。各偽王咸憚之。外受約束。而內懷憤恨。燕賊以昔同起事六人中。尤不能平。偽以牧馬某中兄。求賊從寬不起。求賊求怒鞭之二百。立解之。燕賊乃率其黨數十錢糊口。時海上有奴尤維喬。貌美而多資。久厭風塵。思擇人而事。一日偶出門。客方導倚下。有問仇錢點來以其賊道叫之。李起而仗劍。立斃二人。興夫皆辟易。維喬即客而為者。詢知我家以仇家既已除。維喬無事。維喬曰。賊子貌非居人下者。何乃雌伏此間。

偽亂之前。已與洪逆深相結。潛煽妖言以惑愚民。洪逆謂其忠勇信義。可恃之為爪牙心腹。故倚任獨專。隨洪逆竄踞永安。偽設木斗軍營。俾燕賊守之。以抗官軍。時稱要衝者為張孜修。轉戰相持。賊不得出一步。自永安至武昌沿途遍張偽示。皆燕賊爭先為之授職。偽天官正丞相。帥陽武昌。遷鄂九江所至殘破。先後所掠民船油艘。順流蔽江而下。皆燕賊與賴漢英雄大綱分統之。從下安慶。集不守。急攻金陵。七日而破之。入城居中正街董宅為偽館。癸丑七月。東賊令取所擄安慶民女。偽號貞人。時兩粵積賊皆擁衆自雄。積金數。曙佳麗。據金陵為老巢。而分黨遍竄上游。皖豫燕逆鋒無所不及。十二月。代翼賊踞守安慶。自恃共才能盡變翼賊所行。新舊之規。號稱盈萬。出入呵導。前後擁騎數百人。求賊以此忘之。更遣羅大綱往代之。而賊仍歸金陵。東賊分其麾下。偽將佐校隸於己所統下。為東偽官。以少異衆。中寅五月。所有遺擾湖南黃河之賊。皆為大兵所破。賊之上游勢孤。欲使北賊而又恐北賊之一去不返。如虎傅之以翼。將來不復可制。因以燕賊代之行。乃偽稱燕王。偽號霸師。所擁黨羽頗盛。艨艟戰艦。林立江面。時官軍川紅單艇船衝擊三山賊營。上下游俱為所困。燕賊乃率衆黨揚帆直下。駛至烏江。適與官兵船遇。舉砲互轟。烟塵蔽空。官兵船堅砲利。群沉賊船無數。一砲彈數中燕賊主艦。碎沉於水。獲其印書衣帽。皆有偽燕王字樣。官軍皆意其已死。酬酒相慶。後大營陣擒長髮賊。訊知燕賊船破落水。間道逃往和州。後於咸豐六年在偽都閒居。時東賊上持偽政。一切生殺悉聽其意。各偽王咸憚之。外受約束。而內懷憤恨。燕賊以昔同起事六人中。尤不能平。偽以牧馬某中兄。求賊從寬不起。求賊求怒鞭之二百。立解之。燕賊乃率其黨數十錢糊口。時海上有奴尤維喬。貌美而多資。久厭風塵。思擇人而事。一日偶出門。客方導倚下。有問仇錢點來以其賊道叫之。李起而仗劍。立斃二人。興夫皆辟易。維喬即客而為者。詢知我家以仇家既已除。維喬無事。維喬曰。賊子貌非居人下者。何乃雌伏此間。

記燕賊事

李少卿者。嘉應州人也。始名紹熙。及投賊。乃易名為文炯。跡其反覆。依自為巢。雖而率領其黨。亦大不安之意。人也。初參以行貿至江南。我其賢。落魄海上。日從博徒游。每日與賭數十錢糊口。時海上有奴尤維喬。貌美而多資。久厭風塵。思擇人而事。一日偶出門。客方導倚下。有問仇錢點來以其賊道叫之。李起而仗劍。立斃二人。興夫皆辟易。維喬即客而為者。詢知我家以仇家既已除。維喬無事。維喬曰。賊子貌非居人下者。何乃雌伏此間。

記燕賊事

燕賊秦日綱。原名昌桂。平白沙人。少傭於人。頗勤快盡力。長以製衣為業。金田

向足以風。請供飲食。李許諾。遂居其家。頗勤。久之。緣芸妾身於李。出其臂令作小運賊。獲利頗饒。乃設茶代拔例捐納。敘補縣丞。時閩粵之黨顓橫。當路方思各以其類臨。縻之。故地方有事。居然州縣。亦然。州縣作戰。邑令衰若祖德。迎事者曰。小刀會。結有七黨。李亦預其列。而與李少軒皆川籍。為劉賊所信任。賊中攻劫多出其謀。先是當路故粵中。未免私庇其鄉人。始欲將選事者。給賢遣歸。後亦不果。因循醞釀。實李與閩人李仙雲之咎也。其後賊勢日促。李始謀約官軍為內應。殘事不密。為劉賊所覺。同謀三百餘人擒戮殆盡。而李獨得脫。走投大營。自事洩狀。撫軍吉爾杭阿憫其全家僑寄。留軍中供差遣。繼而城破。漏師未獲。而紅橋所戮者在疑似間。召李辨識。李刀言其是。遂據以入奏。并請寬李之誅。有優資。酌其實若名賊目如劉麗川林亞福浦銳子陳亞林皆逸去。林為海盜。以他案被獲。洎投金陵髮逆。未知存亡。劉伏法迎粵鄉閭。陳商於道。紛紛皆無恙。李當時蓋以迎合吉中丞之意耳。上海軍事既蔵。以備貲敘勇從吉中丞軍於鎮江衙。南峭官軍圍金陵甚逼。忠酋謀所以解圍者。馳至無湖與之商。令侍逆獨禦鋒陷銳。多積戰功。九華山之役。吉中丞勢迫自刎。殆圍。李營三面具急。李墜堅守。經七晝夜。與士卒僅日一食。糧絕援窮。顧無變志。適張總統大軍馳至。圍解。得由廣德取道攻湖州。紳士趙景賢倉卒練兵。籌守禦計。密約援軍內外同時夾擊。斬

姑受偽職。武將帥。後亦為賊所戮。觀於此。可以知天之所以報施矣。嗚呼。李當日賊衆號稱十萬。子弟腹心。密布上海城外。官軍聲息。呼吸皆知。其所設陳墓賊卡。與官軍僅一江隔耳。果欲反正。率衆順流殊易易也。乃徒外以誑官。內以媚賊。獨首裂身。自取敗滅。然則狡謀果足恃哉。

逸史氏曰。上海之亂。李以首事賊渠。法當誅殛。乃內應無成。猶得邀封典。抑亦幸矣。前後積功。循至顯職。國恩可不謂厚哉。庚申守城之役。如能感激一死以報國。其功名聲望。豈遽出人下。而乃望風迎附。揖盜開門。身污偽命。屢抗王師。卒至惡積禍盈。如屠犬豕。同一死耳。相去遠矣。

記侍賊事

偽侍王李世賢。廣西人。忠逆之從昆弟行也。竄陷金陵後。授偽職為侍天福。建東北逆相繼誅滅。乃得專閫事。臨陣頗能亡命。故賊中推之為渠魁。咸豐八年。侍逆踞守黃池灣汕。時官軍圍金陵甚逼。忠酋謀所以解圍者。馳至無湖與之商。令侍逆獨禦南岸官軍。旋以功偽授左軍主將。竄踞南陵。十年正月。忠酋自蕪湖至。與侍逆合隊由廣德取道攻湖州。紳士趙景賢倉卒練兵。籌守禦計。密約援軍內外同時夾擊。斬

城數千。三日而圍解。侍賊回竄建平。適與忠酋遇。遂合其佳攻溧陽。以不能猝破。轉向句容。攻五日。遽陷。賊衆大隊殿於後。黃鎮一戰而官軍大挫。其時偽英王陳玉成進善橋。偽忠王李秀成進鍾山。陳坤書進高橋。偽輔王楊輔清進南門兩化台。侍逆進北門紅山大營。糧絕。師遂潰。明年夏。侍逆由持官軍殲之於樂平。斬馘無算。遂由河口退通常山。順道趨浙江。分攻金華湯溪等處。旋至浦江。窗洗而溫台處三州亦相繼陷沒。范汝增往攻寧郡。而寧郡有失賊西人前為之導。海門鎮海皆以西船伍。曾不閱二月。而東西兩浙盡為賊踞。侍逆出死力尤多。自浙省左宮保統兵進攻。復郡縣如若破。侍逆仍遁至溧陽。將為持久計。溧陽城外。民團隨。勁猛。銳為江南各團首。助李宮保已收復全吳。獨丹陽金壇宜興溧陽等四縣未下。侍逆知不可守。乃偕偽濠王劉肇均。偽康王汪海洋。偽醇王陳炳文。偽萊王陸順德。偽列王黃宗保。偽就王賴世成。偽偕王譚懷元。偽利王朱興隆。以及李世賢等。會同守。李不自安。而蘇崑鄉閭潛結團練。以應大軍。故洩內應謀。俾賊自剪羽翼。忠酋亦知李素反覆。即率大股駐崑。佯作應援太倉者。俟李賊來即命衆刃之。衆與同日誅殺者五六百人。其同李降賊啟關之何信義。越一年。以癰瘍死。始謀之勇目魏

火連天。侍逆之衆尤慄慄。然力拒卓躒等諸軍。特賊而前。機衝突擊。卒盡潰散。侍逆財斃。康逆勢蹙猶張。盤踞鎮平。與逆營叛卒相望。負嵎固守。後由鎮平賊龍定信襲逆平。官軍卷甲直趨。以襲其後。康逆恐為大兵所及。一晝夜走三百里。突抵嘉應州城。知州程掄元遊擊英秀。整陣固守。城破英秀死之。於是檄調江閩各軍。環集東北。俄而康逆頸於俛。偽閻王譚體元代統其衆。死拒官軍。久之潛出兩南門。由與沙嶂遁去。黃沙嶂者。川南最險隘處。層峰峭削。一徑蜿紆。為嘉應出新田大田右至豐順左至潮州之間道。賊以數萬之衆。冒危出險。急不得前。官軍追者四至。分途合擊。殲殺無算。隘岸墜澗死者。以千萬計。一時棄尸盈谷。積械如山。曾從之衆。崩角請命。求能一死於是發逆實羽至此。乃無噍類。偽侍王踞漳州。出與民團戰。遇伏傷其兄。久不愈。其衆侍逆步世賢於永定渡河。時聞大埔賊溃。自刎死。餘衆歸康逆。劉賊踞雲霄。颱陸賊踞浦漳。旋俱為官軍所破。先後授首。劉賊棄雲霄。越平和。副將林保伏兵大溪鄉。突出截擊。劉為飛礮所中。死。殲其衆七百餘人。陸賊後踞長樂。屢抗官軍。卓與親率精銳。晝夜攻城垂下。賊實見勢危。縛獻衆逆。縋城乞降。劉摩釘。廣西人。短小精悍。能縱身一躍數丈。當忠酋據蘇時。曾守嶺山。以抗官軍。汪海洋智踞金壇一帶。戴淅乃留據餘杭。與杭郡賊互相犄角。陳炳文從忠酋。故廣德賊隔即留守焉。旋隔杭埠。即今之守以拒左宮保進勦之軍。陸順德廣東人。擾浙之役。曾迭隔紹興蕭山以為衆心。朱興隆湖北人。曾守醇化鎮。後賊酋移之守六合。時既為官軍所圍甚急。李世忠進克六合。乃迫之降。逆所賴世賊廣西人。為忠逆踞守吳江。及入閩竄逆平州。李二千人詣方提營降。後用為前導助攻賊於上坪山。卒奮險隔黃忠保。俟亦歸誠。共戴閩粵之賊一殲於左宮保。再敗於馮軍門。其戴湖北者為黃文金。先後盡殲。計發逆自始至末。凡十有七年。

逸史氏曰。髮逆之起於粵西也。所集皆亡命之徒。村農野豎。互相裹脅。斬木揭竿。競為梟獍。誠能早為治之。一鄉縣力耳。文恬武嬉。一切漫不為意。以至養成滿地不可收拾。至於毒痛天下。幾無一片乾淨土。洪誰為之哉。嗚呼。凡豈在賊之能哉。

豐湖餘波卷七終

賊中悍商記

清 吳郡王翰掞詮撰

髮逆之僭位稱王者。自六偽王外。則以偽干王洪仁玕偽英王陳玉成偽忠王李秀成偽輔王楊輔清偽卓王林紹璋偽譽王朱世賢偽燕王秦日綱偽豫王胡以晃為最著。自竄江浙以後。所封偽王不勝枚舉。其聞兇酋悍黨破名城而抗官軍者。所在皆有。如李開芳之守濟官屯。林啟榮之守九江。譚芸來之守安慶。皆堅忍不屈。而金陵賊巢之破。十餘萬賊無一降者。至張衆自焚而不悔。實為古今罕見之劇寇。今為次第疏之。其已有專記者不復載。豫賊胡以晃。廣西灌川人。家居花洲山人村。與洪逆交最早。道光二十年六月。金田變作。洪逆即匿於其家。人無知者。逆賊兵破安慶。豫賊統悍黨。自成一隊。其妻為女偽丞相。在東賊偽府。故賊酋頗加信用。偽封春官丞相。既陷金陵。使率衆攻上游。圖竄安徽廬州。廬郡既破。逆使踞守。咸豐四年甲寅五月。賊所遣黨羽分擾湖南及黃河以北者。皆為大兵所殲。時豫賊拋衆方熾。妄思刀鋸北方。為湖北一帶聲援。逆酋甚壯之。偽封豫王。偽號露郎旋。官

軍援兵雲集。一戰而復六安州。勢破頓挫。乃貶去其偽王號。調往無湖。未幾又以他事取不金陵。置之死。維大綱。廣東人。本殷雁也。在大兵江口。日行刻掠。為行旅患。洪逆起金田。即往投焉。既悍敢戰。所向亡命。賊衆以故。多畏而愛之。時嘉春兵扼守其隘。維賊率衆馳突。破其營。所過無弹。輸帛而綿為軍資。連破武昌。賊中以維大綱為首功。偽統水軍。下臨金陵。自庚戌後。窠附東賊。屢為賊先鋒。衝堅陷銳。號稱無敵。東逆既據金陵。使陷鎮江。即留踞焉。調往安慶。廬州等處。偽狮冬官丞相大綱能與賊同甘苦。得賊衆心。其臨陣時。隊馬往來。制迅如風。在諸悍酋中最稱獨儁。凡賊遇險戲之時。輒以大綱往。而大綱每亦惟知身先率賊。捨命與官軍相抗而已。大綱恃其猛鷙。屢犯官軍。咸豐乙卯五月。鎮江北我軍遏之。以槍鎗擊中其腹。幾洞。傷既劇。當夜遁至無湖。尋賊舁之入金陵。逾死。洪逆令葬之城北山中。旋殺葬者以滅口。愚人知其處也。又撲貌類大綱者。仍假其名領眾。以當一隊。大綱為賊守黃梅時。與秦日綱陳玉成俱乃抗官軍。蓋洪逆以黃梅為官軍所必爭地。非此三悍酋不能守。大綱乃以收死賊數萬。分布小池口扎壘。聯而立堅壁五。於大河浦龍頭寨等處。其為巖疏。環布所破。當大綱據偵江時。副

人翼賊妻父也。居鄉稍知文字。設塾訓蒙。以為生。金田倡亂後。賊中偽制度。偽詔令。半由玉崑手定。初為偽左一檢點。破金陵以功。偽封衛國侯。凡賊一切訟事。俱經判斷。咸豐甲寅四月。燕賊牧馬某甲。偶坐阿外。見東賊叔未起。東賊叔怒鞭某甲二百。送燕賊所。未及訴。又赴玉崑偽署。意欲玉崑加杖。玉崑以為既鞭可弗杖。轉勸慰之。東賊叔愈怒。推案而起。立訴東賊。東賊使翼賊拘玉崑。玉崑聞而辭職。陳承錡奏曰。綱亦相率請去。東賊賊怒。謂殆將以去挾我耶。轉令北賊杖日綱二百。承錡二百。玉崑三百。以五萬分其部戶。玉崑杖後。夜自投水。有知之者援之起。乃祝其偽侯職。編入行伍。嗣使入翼賊偽府協理賊軍。陳承錡故與玉崑同里閈。最相睦。金陵陷為偽地官副丞相。後偽稱與國侯。賊中大小事。都由其轉達。而目不識一丁。賊之憤憤可知。偽夏官丞相賴漢英。廣西人。自金田倡亂時。已預偽政。既陷武昌。專領水軍。順流下駛。竄踞金陵。後未知其所終。楊元清。廣東嘉應州人。年約三十許。始與范運齊等同為股匪。聚衆至三千餘人。於道光庚戌八月十日。揭竿謀叛。地方官遣兵力勦。一戰覆之。竄入粵西境。適洪逆於十一月初十日倡亂金田。遂率衆往投之。與東賊固相附結。謂事尤甚。偽稱來宗兄。其妻入東賊偽府。為東賊服役。既陷武昌。賊勢張甚。東賊於衆中自鳴得意。元清妻曰。

阿叔圖多福祕奈人之宗族離散何東賊恕其出怨言殺之并黜元清不復用偽輔王楊輔清元清族弟也初從洪逆於金陵授偽職亦為東賊所任用元清既黜輔逆亦處之閒散乃避居於閩與賊中時通消息東逆既誅仍返金陵賊眾為偽中軍主將竄擾池鄱殷家匯東流一帶與曾帥之兵相拒然卒不得過雷池一步繼屢以奪地陷城功封職至偽王咸豐十年三月忠逆檄召各偽王同集金陵城外輔逆率眾攻高淳東壩破之旋陷溧水秣陵關乃由秣陵至南門雨花臺以攻大營賊眾兵單吾師遂潰十一年洪酋令其援安慶敗歸遂不復出同治二年踞守高橋門以抗我上游之師曾中丞國荃提兵進攻晝夜轟擊破之輔逆遂退回東壩官軍既克金陵或傳其潛旋粵東者竟不知其所終同治甲戌臺灣以為成事賊投誠自效有識之者逐正法偽贊王蒙得恩廣西人初授偽封為正掌率甚得洪酋意旨令其日侍左右永毋得出偽都凡一切偽政以及賊中內外事無不歸其裁制咸豐十一年以老病伏冥誅其子嗣偽職賊老巢陷後或云竟得漏網竄回粵東偽章王林紹璋廣西人遣其趙攻湘潭中道為官軍所覆敗無片甲匹馬返者因視其職閒廢家居東北逆既斃賊中無能任事者也酋乃薦之主偽政金陵破後乘夜遁走官軍以驍騎追之及之於湖熟橋搜獲林

鳳祥李開方皆廣西劇盜金田倡亂即往投附與官軍抗臨陣爭先頗稱猖獗自圍桂林未陷偽西王蕭朝貴率之攻長沙俄而蕭逆於南門外中砲死李開方代統賊眾及陷武昌竄金陵鴟張狼顧遂不可復制凡披堅執銳犯難以當官軍者皆林李二酋之力故賊中以為首功洪逆既據金陵無志遠出又以林李二賊為能遂委之使竄北方各統賊黨二萬人分道進犯一由渡江至浦口自皖之鳳毫陷歸德一由安慶而擾南昌旋即由豫而晉而燕平陽洪洞之間臨洛藁城之界騷然震動矣於是勝帥僧王統軍馳勦而賊蹂之熾已及正定天津賴勁旅禦於外義民憤於內一鼓而殲之乃西竄慈野痛勦窮追斬獲無算然後林鳳祥投首於連鎮李開芳被擒於馮官屯北方寇患以清李逆獻俘京師處以凌遲極刑人心為之大快石祥禎偽稱翼宗兄性強悍頗饒膂力所部多收錄亡命藉為衝鋒陷堅用曾陷漢口武昌等處咸豐二年圍犯東壩官軍設計敗之遁於金陵中道遇伏兵遂為所殺偽天官丞相曾水漲廣西人每晨必見東賊議事傳偽命以出入三年七月使竄無湖逾期不往遂視偽職其姪曰釗揚奇酗而性奸刻識之無為洪逆修理偽詔書其下有何震川者自言為廣西茂才署詔文案東賊偽試拔之為偽探花凡偽詔書半出其手陳

選從間道趨救金陵以解官軍之圍官軍得其死力忠酋既陷蘇常後陳坤書授偽天義與陳炯文踞守嘉興張軍門玉良自杭郡統兵往攻軍士精銳隊伍整飭於兩門結大小營壘四十餘座賊望之為奪氣張軍環圍困之晝夜攻持陳賊扼守甚密卒不能下繼忠逆援兵至與張軍連戰五日分賊衆往守石門以斷官軍鉤援由是前阻堅城後扼歸路士卒洶懼不戰自亂前後數十隊半降於賊張軍門亦戕拔營衝突回杭咸豐十一年春忠逆上竄皖豫乃以陳坤書踞守蘇郡暴征苛斂民不聊生及忠逆陷杭垣復回蘇境時陳坤書已為偽護王轉往常州元年閏八月紳衆五六萬圖犯燕湖金柱關冀檄隔宵國金陵兵勢彭侍郎玉麟曾同楊提督岳斌城水師戰敢之於東壩常州後亦為李宮保所攻旋退江陰卒於陣上授首譚紹光廣東人自陷湖州後偽封為慕王忠酋往竄上游後譚逆為之踞守蘇州屢拔昆山攻撲官軍與英人戈登相抗時同踞蘇郡者為偽納王郜永寬偽康王汪安鈞偽听王周文嘉偽大將張大洲江花班五人皆湖北人納逆與譚賊素有嫌憾積不相能官軍圍蘇甚逼忠酋駐衆於馬塘橋已有退志五人願為官軍內應獻城納降因進汪有為范汝發踰城而出詣大營密約英人戈登許之翌日衆賊聚議室中獨慕逆青浦久懈西軍砲火之精酋王降誠自水北逆互相殺後賊中著名酋目有劉官芳趙文池古隆慶智統有黨羽數十人與官軍為敵咸豐十年屬集金陵城外與諸賊合隊併力同破大營十一年冒擾皖豫一帶繼出沒於洋棧頭祁門間俱為曾軍所敗先後殞命其為忠逆可倚之將帥有汪安鈞胡玉衡熊建益既陷蘇垣後即為偽元於三縣偽左將軟輸軍餉徵收賦稅以供賊營迨官軍收復時胡熊並投誠大營汪擁脫從忠逆上竄和州浦鎮營今其賊眞米穀以濟兵食偽充王侯擬膺廣東嘉應州梅塘人本隸張總統麾下為出勇從征廣西咸豐二年賊竄湖南道州官軍派程往剿與賊戰於城外敗俟遂為城所據既其矯健雄傑曰此好男子也可留為川侯遂入賊黨被鋭陷陣時為賊出死力既踞金陵使為偽水師主將督領砲艇踞守太平關前後凡七八年所部悍黨約四五萬人封為偽充王同沿元年曾軍進克太平關乃竄至下游驗擾江浙間名目做粵賊實賊中所謂打先鋒也洪逆旋訓之踞守東江偽二年留中亦圍於蘇兵進攻江水橋石壘堅峻外濠重深攻之逾月未下曾中亦先設計解其黨圍俟孤立不能守遂退回賊非後潛至鎮江七濠口金陵攻復時得俘死乃雖疲易服由上海至香港出其金背設鋪肆為地方官緝偽正法據其所供金陵城前行逃出者偽輔王楊輔清偽根王侯玉田偽烈王侯嚴威他如李長春毛寧齡皆廣東人亦賊中非心悅誠服一足能下築風鑑輔逆號楊七麻子逃居湖門後回廣西所交結多健人張朝貴自安慶竄後久潛賊巢亦得逃回逸史氏曰洪楊乘賊得以縱橫恣睢於天下皆楊呪前悍黨為之先驅也迨至尺牙就殲首領亦除元惡大憝次第誅滅天之所以報之者宜有奚哉願共間得漏法網俾從寬典者殊不乏人嗚呼彼非縱慈肆暴之徒歟何反妥然於石外也天心夢夢安得而一叩之哉

賊臨金陵記

金陵為自古帝王建都之地土厚水深周廣數十餘里崇堞巢巖深濠環衛所謂金城湯池不啻也與逆至僅十日而遽陷雖曰人事蓋亦天也咸豐三年正月二十九日逆首洪秀全率黨擾金陵陸路賊軍分營二十有四座每營多者約二三百人少者不過五六十人舟東西須賊僅十之二三餘皆擄自皖楚各省者營壘既成遂為環攻計水路賊船自大勝關泊至九里洲首尾銜接計數千餘艘賊數約男子四五萬婦女二萬幼童一萬皆容排於夾江中舳艫蔽空帆檣隱日偽王船悉在中段時陸總督建瀛倉卒東下方思退保金陵遽入城閉關自守城外不設一營不戍一卒賊遂無所疑懼蟻附城下設使駐兵於外扼險守禦與城中民互相犄角以逸待勞以主應客未嘗不可用少擊衆轉敗為勝而賊亦不得築土壘開地道壹志攻城也至於夾江賊船惟有縱火攻一策耳設使於上下游用艇裝載新製內藏火藥而外用引水藥線三路縱火同時齊舉火烈風猛可使頃刻間盡成灰燼賊雖欲引避一時亦無從措手如是則積賊必竄岸死鬥然散亂不整易於敗擾而婦女幼弱惟有赴水死耳得逃為幸何暇反戈相撲乃當事者皆計不及此為可慨耳賊晝夜力攻城中兵民協守尚不至於遽陷聚寶門外米商團勇殺賊城上開砲助之悞傷紳勇數人遂各駭散祁方伯口擊忽甚嘔血死二月初十日儀鳳門地雷轟發城崩賊縣登第二雷繼作磚石飛起半空賊死傷如積血肉如雨下賊亡命爭踐賊屍捷足先上官兵擊以槍礮覘者無算乘勢爭割賊首持赴總局獻功守陴者人少賊大隊擁至急調西南兩門守兵禦賊而賊已由三山門梯城舊道於是兵賊巷戰尸相枕藉

總督遇賊被害。鄖中丞鳴鶴。福軍門珠隆阿。徐方伯文均殉難。將軍祥厚。都統霍隆武率駐防兵守內城。盡驅婦女登陴殺賊。相持兩晝夜。力竭城陷。殺害最酷。其求盡殺者驅之出城。盡淹於河。上元縣劉公朝服升堂。罵賊趣殺己。毋傷百姓。賊有憐之者。揮之去。乃步投署後池中。正命焉。紳士或死於火。或死於水。或自經服毒。多有闔門殉節者。先是賊詭言不殺人。有以土物入獻者。給以貢單。戒賊隊毋相擾。人半信之。贈以銀米牲畜菜蔬。取偽貢單按索。知其不備。疑其私藏之多也。賊初入城。猶未排戶入搜。懼有官兵伏匿也。過人於路必殺。十二日見人則逼使舁尸棄諸河。否則殺。如是者數日。乃令民市貿易如常。但貨物已掠一空。又藉有賊中東省男女人數。統計男館廣西約二千五百人。廣東約二千人。湖北約三萬人。安徽約三千人。各省總約二千人。金陵約五萬人。鎮江揚州約五千人。女館廣東西約二千人。湖南約四百人。湖北約二萬五千人。安慶約三千人。金陵約十萬人。鎮江揚州約萬人。金陵約十萬人。此至是年冬杪。男子之壯強者。皆已驅逃逸者半。女子之淩褶死亡者無數。統計男館廣西千餘人。廣東二千人。湖北萬餘人。各省總約千餘人。安徽二千人。金陵約二萬人。女館廣東西約二千四百人。湖南約三百餘人。湖北二萬三千人。安慶一千七百人。

乃驅婦女赴皇西門外。悉付諸洪流中。賊圍亂鎮江揚州。而城內外之壯者數萬。皆舟。使為前鋒。城中知之鼎沸。或自盡。竊逃。賊懼一時不能御。偽丞相鍾芳傳偽巡查周才太。性稍和平。乃請逆酋設機匠局。立牌尾館。機匠局者。工役織紉之人處之。牌尾館者。殘廢老病之人居之。二者皆不出調戰陣。入局之家。凡遇賊搜括。告偽丞相。輒杖責追還。殘廢者得安伏窩中。老病者使掃街道。於是入局伏處者三萬人。入館者七八千人。嗣後又設雜行菜圃。雜行亦工匠之流。菜圃者。賊使人於隙地種植菜蔬也。兩處亦不下二萬數千人。無何。賊人傳偽令。凡讀書識字者。悉赴偽詔書。否則軟匿不報者同罪。乃得數百人。使為詔文檄示。合賊式者。分入各賊館。為偽書吏。賊以天主教人不能識字。懼我大師旋歸。而賊黨偽遁民女。悉充膀妓。逃出偽示。入死不用棺衾。不設香火。蔬則為奴。婢逐商偽府多毀民居。掘溷其像。封土水匠為偽將軍。偽總制。偽參謀。偽課官。當街道亂潰。裹除制府衙署用鏟敲戰百人前後導。迎洪逆入居之。偽王娘數十。乘馬。自此一人不出。

癸亥二月二十一日。向大臣援兵。直金陵北營。淮化鄉。賊乃以主隊扼守西城外。與官軍隔岸。志在久持。向大臣急簡精卒。至城北連破朝陽門外賊營二十餘所。即其巢建

於是男館得二千餘人女館數亦如之蓋金陵風俗婦女多前後鬉髮使奪賊不
問均指為通外旋有東賊妾母鳴其子究者乃令館長保取得糧僅幾百餘人越日
有踰城逸出為賊所獲者即前剪髮之人賊怒施以火烙火鏃遍認與官軍作內應
凡前之取保得釋者仍命拘至禁男子於十八房禁婦女於兩旁矮屋中每日偽指
揮偽侍衛等說以非刑奇酷萬狀其刑如洪爐熱背鐵練繞膕火箸剌股受之者無
不肌肉糜爛瀕死復甦呼慘之聲不忍聞至於弔指跪縛猶其輕者女子之被淫逼
自盡者無算死於刑者數百人賊因糧不足令偽女官傳命欲盡驅之出城外有夫
及子在城者方得留偽諭一出闔城譁然或躍身於清流或棄孩於遠路一時踵趾
錯雜號泣之聲震遠近土木工匠停役弁視勢洶洶將內變賊懼乃言偽女官傳令
訛謬加杖以安眾心乃稍定次日命婦女聳赴小營聽講以序分立四色旗下凡有
夫與子在城者立黃旗下夫與子出外者立紅旗下孀婦處女立白旗下夫與子逃
去者立黑旗下議以後按旗色造冊卒不果賊以亂上游無所掠積儲漸空議每日
給米男子半斤婦女六兩不足則令食粥其時男館脫逃者多廣西不滿千人廣東
約千餘人湖南三千人湖北萬餘人安徽約萬餘人江西約三千人金陵僅萬人揚
鎮約三千人女館廣東西約二千人湖南不滿三百人湖北約二萬人安慶約二千
人鎮江為人金陵八萬人此咸豐庚申六月人數也所謂人數者不過就金陵內外
計之耳有偽典金官索眾出城者疑之搜其身各懷巨金因白於求賊開城遍搜各
為偽有金者寘諸極刑乃得女為男裝者數十人男為女裝者數十人盡戮於市東賊
多疑因積賊日少乃使廣東西婦女登陴守城又使運糧隨大隊賊中後以備填溝
濠滿用過賊為官軍所殺婦女僥倖獲免不及在前列者賊就擒訊其係脫者匿漬水中
以浮萍覆面仰露其鼻待人過而見焉出起撲殺之七月以來官軍屢勝以艇船絕
上下江之使求賊體不得護下水路日蹙賊乃驅婦女出城至鄉村刈稻藉此逃逸
者甚眾其死於飢斃於水及為殘暴所戕不從自殉者又不知凡幾其文館之移於
上新河者仍為賊朝夕所驅禁制後男女各館并無米可給即粥漿亦不得一飽賊
恐頒偽論令城內偽官皆得娶婦並指揮而於是通姦淫汚有不堪言者矣咸豐
五年正月賊中盛配之令下竟以一賊而亂數女甚毒淫酷即啖賊肉服賊骨猶不
足以敝辜也先是偽天官丞相曾水源削偽職其弟恐悔逸出東賊絕其水源使其
弟通官軍而於中為主開以五馬分其尸因謂賊眾曰新附者雖如果無足恃何與

我同起無西者亦復潛逃豈我待水源恩不厚歟眾曰昔在金田水安時天父曾許
至金陵小天堂男女團圓乃至已三年永仍無家咸謂天父誑人故皆思去恐將來
益不可說耳東賊曰汝輩真不測天父之高深矣日愈久則配愈之尊者一人僅得十數人下則以次遞減得毋又嫌不足乎俄而東賊佯作天父下
凡狀謂眾天父思許男女得配偶設為媒官男一女一凡積賊為偽丞相者得配女
十餘人偽國宗得配女八人無偽職原有婦者許歸其家今偽巡查查女子自十五
歲者開列年貌註冊以候選擇凡男賊求配報名媒所令偽媒官製籤係其女子在
某偽軍某偽百長名下持籤至館索出挾置之輿問有老夫得女甚喜子獲旭母者
均弗之易有不願配之女子覓死弗獲求賊令斫其手足示眾以懲通配諸女然在
館自縊半途投井及入輿以前自戕者不可勝紀噫誰非良家女數年閉置獨處無
郎尚不屑與賊作偶名之所歸蓋惡其自任故也自有偽媒官之設城內通娶於女館
城外通娶於民間諸賊目無不瞎少婦摧多金為通茜盡死力於賊和賄金陵新娶
入者求情未附時思通問官軍願作內應効死力至湖北人之為偽水營丹子者約
以紅紬裹口為記相率殺賊議未定飲於冶房金龍館立書歃血醉甚誤洩東賊假
天父下凡狀執其背按名駢戮無一脫者又誑謂月子汝輩思歸故爾無罪勿恐越
數日使無名者赴江西有名者調入城中悉坑之殺賊之謀未洩人得私相往來其
數尚難稽查及是賊有門牌之設立館長以統其下月送冊於偽詔書以校其數逃
調及逃出者均注明賊仍入城發糧無所有米取者即與之自有名籍可稽每館發
米有定額於是米儲陡減百斤需六金尚無可購廣有從城外購入者謂之犯法輒
受杖鞭出城逃去者賊謂之變矣因用偽印偽憑文於賊官及館長出城以此為信
上元縣生張炳垣偽內應與大營約正月初七為賊中元日乘賊不意進攻東門偽守城官陳桂堂許斬關相應乃初八日賊調桂堂至七里洲
水營初十日官兵至城外見無應者遂放賊復城外男子見其狀得
通訊遂自認為營諜以白布為號賊於五更吹角集人齊至北賊偽
白布千餘方刑訊無賊始釋而於是通姦淫汚有不堪言者矣咸豐
辛酉正月張炳垣以前者事未成問道詣大營重約期議今同志者至資貴街與
官軍相比官軍五百人作為響物者如期來至把門城門接應官軍入城而以大隊
隨其後是日適微雨軍營中無湖河有帳水及貫貴街賊營城頭地發同志者至城

已閉兵退門啟始入賊由兵火門以鐵練越曰大帥命大品軍功山玉柳入城今候官軍至城下斬賊啓關以應說未定而張炳垣事洩備詰誅刑卒不承繼續指賊數十人賊盡殺之而未及同志一人同志見炳垣且死急與大營計招山玉柳等九人入城主期斬守門守卒諸賊卅來救而賊大隊至遂他避賊知有內應悉偽館得二百人殺之炳垣亦遇害玉柳伏偽將軍孫知禮所為知禮持劍小帝首於賊賊方令容納而玉柳已先逸去僅收知禮殺之賊以偽關憑為不足用命裂賊牌出入記簿偽板各偽衙人無事無得擅出城賊初設置書街於城外繼見藉此逃逸之多也乃立五市於北門偽然物價踊貴賊又以為不便旋罷賊間於井中花婆啓得金銀於是令於各處搜掘咸豐六年賊毀報恩寺塔先三年賊實火藥於塔中焚之空而不北至是乃毀之一時有拆寶塔自相殺之說後果應東北賊互戕之事至咸豐十一年賊中又有誤云一一三三一數已絕重見青天在頃刻歲在甲子不利於賊果以同治三年克復金陵當賊運土加築城堞時掘出古碑石若梁司馬散騎常侍蕭諒碑及侯騭之碑荊王府長史司馬景德合葬碑徐枚侍郎左成子梁公諒碑名名然幾難悉數內有一碑特奇高丈餘闊三四尺質黑如漆上鐫一女子文照門目頸施白紳下有古篆數字人不能識扣之聲如鼓似空其中者既出而飛鳥成集賊城中有寶物乃以斧擊之既無所獲鋸亦不入此外又得石獸狀如猪尾大耳小長約三尺高二尺許石質人工俱極堅緻碎而腹中五臟皆備既不知何以置於中而質重若此初非供玩之物史不知其何所用也城中廣墅古園皆為賊所平兒輩妙相雕鑿完城基址尚有

逸史氏曰亂之生也雖曰天意豈非人事哉國家承平數百年民不知兵積弱玩生猜而築點景勢之徒輿官吏為仇鉗然思蚋若有不可以終日者官吏懦其積而貶於逸動謂動之難不如撫之易也賊於是乎得逞其志矣洪逆踞十六省踞十三年僭號稱雄分符錫命發發乎非小弱也然而群帥協力捷伐斬殪穴搗巢誅於雷霆之下而後之收效速也是故能保民者必自治民始

跋

自宋說部書當以唐人所撰者為正有宋諸家總嫌僻澀元明人欲力塗其跡則又非失之誕即失之俚故皆無取焉明末諸公能力懲其失而兼擅眾長疑駸駸乎集大成矣僅求其洪纖畢具綱舉中外各事足以概見閒助懲勸備搜採者前之人或偶未逮的要惟我 外舅先生為創始先生久居香海當讌談不自得又患咯血症往往風雨一牖未秋先病行年五十尚艱似續客常有以禁葷寡勸者輒慨然曰人豈必以兒孫傳哉余蓋得以空文垂世使五百年後姓名猶托人齒頰則勝一盂麥飯多多矣是故平居恒手不釋卷見有助事之可傳者必摘錄之以備參考香海又為西人薈萃之地歐亞近事時有所聞先生取其新奇者付之不律兼採錄舅逆之逆踣與夫忠臣義士節婦烈女足以深入欽敬者日積月累蔥如汞筍重加釐剔都為八卷顏曰稗乘餘談蓋猶是瀛寰瑣記之意也惟彼以跪虛勝而此以徵實勝為不同耳雖然以先生之才之學而僅以說部見抑豈先生之志哉先生精力之所萃者要在效閎文鉅作他日付諸手民傳播藝林是真能不朽者也微閒亟淵之下驪龍抱珠而臥則幾所得見者特其鱗甲焉耳

光緒元年歲次乙亥八月上浣子培錢徵譯畢於滬上修月樓

鷗陂漁話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清葉廷琯著

鷗陂漁話

鷗陂漁話提要

鷗陂漁話六卷為宋葉石林先生之裔孫調生所著攷證精密詞氣和平自經史羣籍碑版詩畫以及昔賢之清徽亮節鄉國之軼事遺聞靡不搜討極精其餉遺後學良非淺鮮未可以尋常筆記視之也

題跋

宋葉石林先生撰著甚富玉牒避暑錄話石林燕語此外所遺尚多頒用名臣以避寇海濱搜遇吳門耆宿葉調丈承示所著吹網錄鷗陂漁話二書自經史群籍碑版詩話以及昔賢之清徽亮節鄉國之軼事遺聞靡不搜討極精其餉遺後學良非淺鮮而玉尤欽服其能誦先芬也調丈為石林裔孫家集所傳奉為世寶復能訂訛補闕不啻掲石林所欲語而傳之玉讀斯錄并得時一奉教譬遊石林之門矣幸甚亦快甚同治紀元歲在壬戌孟夏日青浦晚學金玉曼虹甫拜讀謹識

此必傳之作也頃早付刊壬戌十二月桐鄉愚弟陸以湉拜讀一過并採錄十八條於拙著瀹窗瑣記中

攷證精密詞氣和平不為奇激之論此儒者實事求是之學與一知半解沾沾自喜假撰述以邀名者大相逕庭陸定圃先生評以為必傳之作真定評也頃以吹網為名無乃過於自謙乎校讀一過并錄邊碑一通及論通鑑諸條入拙著邊史最記通鑑最記中淺級數語以識欽佩同治甲子七月望烏程汪曰楨書於懷蔡廬

綢囊縹帙渺雲烟劫外寢然此一篇析盡群疑還剔快集中文注名校殘萬卷史窮商榷語

題跋

研論衡我喜資談助陽五人皆當古賢生媿年年空結網珊瑚綫有淚中天

讀吹網錄拜題五十六字請政　桐鄉教晚生徐庫樵

快讀奇書有宿緣頓教倫腹笥便便如公真足傳千古恨我相從後十年諍友功臣司馬鑑汗青頭白石林編

拙律一首奉題吹網錄後候政　震澤後學吳釗森樾

石林遺學溯當年老去依然手一編儘把科名讓餘子獨將著述媿前賢百年家久滄桑錄幾度編居兵火裏西海交深輶軒使絕道吳中盛文采幾人推管詩論

拜讀鷗陂漁話散題一律請政　同邑後學凡樹滋樾

卷一

東坡畫像贊
東坡妾碧桃
石林遊山方
岳忠武前妻
元遺山墓碣
黃子久別名
王叔明為松雪外孫
倪雲林納聚補官
文衡山舊名
董思翁論書示子帖
侯記原昔病記
吳漁山入耶穌會
傅青主識中氣
蔣山堂印側刻詩
張芑堂南北為贅
陸白齋傳略
王椒畦書詩為畫名所掩
張船山身後事
吳山尊敏捷
舒鐵雲古文樂府
張文端公應夢而生
姚鼐二公胆識
英揚揆比冀朝天圖
黎襄勤公病中異夢
顧亭林易服語
朱文端公四餘讀書

阮文達公論二通
汪容甫與孫淵如尺牘語
明舊名言
論觀宅第二吉祥相
李易安再嫁辨誣節略

卷二

三十六忠廟題詞
楊忠愍公二疏草
盧忠肅公蝬玉雙印
路文貞公手書張永業傳
路公別傳
葛蒼公傳
吳日生名
家古為先生遺像
吳城日記馮孝廉事
萬麓山房記潘子音先生事
楊碩甫事陸頤二公論辨
性因上書定南王事
附記偏行堂集事
刻灰錄李定國事
鄒漢文效忠圖
沈孝子眉骨歸葬事
陳烈婦傳疎
雙貞圖詩
管懷珠寄夫書
張炳坦傳
金陵汪馬二秀才事

卷三

能次侯諭僞官檄文
侯忠節公父子為僮寄作書
黃陶庵集外史
范石夫朋舊尺牘跋語　范質公　劉致爾　邵天玉
王貞明　徐昭法　張倚公　徐元歎　楊龍子
盧渭生　張論仲　顧仲容　陳垂立　盛子載　謝日生
李灌溪　茆登公　萬年少　郭拱山　全孝章
馬士英有才藝
潘吳二家楊嗣昌詩
吳梅村木棉吟
卷五
惠學士唐宮詞
桃蔭吟稿
菽洲公詩
蔣珊漁殘稿
石唯庵殘稿
劉書樵晉遊詩選
劉硯香父子遺詩
吳禮堂宮怨詩
李蘭青詩
莊青溪遺詩
朱酉生集外詩
江志陰公旅舍題壁詩
吳秋鶴潭友圖詩
桃花夫人祠題壁詩
漢口後湖詩
許若洲女史詩
吳竹橋和文待詔詩
和珅詩
四代傳經
澗上草堂
辨湯文正致徐侯爵先生偽札
三家村
徐元歎外孫
題名錄紀捐銀入學之例
楊大瓠之父遺戒書
寒山寺王郎公書張繼詩石刻
王郎公封國年月
黃子洽草堂
白文公生日會
觀音峰
偃圖嘉會圖
清華園圖記
沈高書門帖
沈尚書生祠
春融堂集詩紀事悅事
服戊卿補輯行紀詠潮眡事
陶文毅題古書畫詩
積善西院古柏
陸稼書降乩
青秧湖
遊石公山記
卷四
張江陵祠堂前壁詩
明末以時文考內監
溫體仁家書
綠牡丹傳奇

卷六
梱花館試帖詩鈔出版
古人姓名作對
古今爭放巧對
劉王二姓續姓孤帖
仲祥友桂酥
逸品閣
大史公
雲翁殘墨兒國詩
陳崇砥詩
二朱閣句
晚香館詩鈔
閩縣鄭氏詩
光照尚紅詩
大觀樓今山茶燒餘人
石船書樓藏傳
祝京兆書幽宗誠
吕紀批注斗方
映雪草堂合色
宋版韓集册跋
邵子應書七
耶穌降下書七
陳茗柏山水秋林記
鄧石如書古文
米芾米友書詩卷
斯板橋書扇
王鳳喈遺墨大幅分隸扇面
洋布作裏

松煙墨
雪鴻
夏二子
選維波船
輪船本中國之制
海外二奇人
鄧樺二姓事
活死人
除蝨時印
簡流行印
仿漢印
復古齋於石供印
印印川成雨齋吟圖
藏書紀略稿

清 吳騫 槎客 著

東坡畫像辨

吾鄉陸氏舊藏宋本東坡畫像，貌甚偉，而鬚不甚豐，不類世所傳。嘗問題云：岷山老農，江水所出，鍾為異人，生此王國。東帝抒機，繡成萬物，其文如黑玉堂，坡在赤壁，聞高貴於春夢，等榮名於戲劇，此若之志，雖困愈昭，浩然之氣，之死不卻，至其臨絕，荅維琳之說，此尤數子所莫及也。故宗謂主蔡、蘇文忠公之為人，得其像以上，仰九苑妙，群製辭于上，寧作在行，方外人能於異世而發，故名畫如此，妙聲吳人，居常敬慕，曰：是可傳矣。武初，被召還，大下，僧欽有東坡錄，兒朱竹垞明詩綠小傳，此謂品題文忠，亦能確當，彼為士大夫者，或反嘗為，甚洪水猛獸，視此二僧，能無媿哉。乾隆癸未，我鄉蜂旭，守封會泉，非講宜興，蜀山書院，嘗借摹此像，刻石龍奉院中，系以詩云：宜興城水四十里，有蜀山，即蘇文忠公買田築室處，明沈侍郎，珊勝遊，山建祠，肖像，集邑士講學其中，以時致，依乾隆庚子，邑宰袁君，嫁，移置城西，舍真處，仍榜門曰：蜀山書院，據此，則今書院，宴與蜀山無陸，余攷東坡於元豐八年，自汝州，移歸，實奉宜興，不久，即有登州之命，迨後，海外，歸來，梁溪，漫志，載其，又奏還宅事，遂還毘陵，不復，置宅，終於，鎮江，即蘇文忠公，買田陽羨，本圖，盧泛，清，決，攷所，還之宅，是，否在，蜀山，特以公嘗，憧憧於此，地，溪山，即以公像，奉之於，今書院，中，固無，不可，也。（後改張世南游宦紀聞，卷九，月，依宜興，圖經，云：五十五里，地名，黃，土村，公嘗，與，僧，參，寥，相，近，有，此，事，且，其，事，先，子，質，宅，之，東，別，有，宅，名，曰，東，坡，公，所，經，行，之，處，皆，為，之，記，而，此，獨，無，之，未，詳，其，故，）

東坡妾碧桃

江右都昌縣，有，坡翁，詩石，刻云：都陽湖上，都昌縣，燈火，搜舟，一，並，家，水，陌，南山，人不，渡，東風，吹，老，碧桃，花，欵，署，眉山，蘇軾，書，此詩，所，見石，刻不，一，相傳，原刻，在縣治，內，查，注，蘇詩，續采，二卷，獨失，此詩，合，注，補，或，從，逸，詩，後人，集字，刻之，者，故，云，書，不，云，題，也。嘉慶中，杭人，王文誥，撰，蘇集，編，注，總案，論此，云，其人，衡山，王泉之，作，合，江西，書，以，事，至，都昌，見，都昌，志，載，城，谷，內，遺，景，條，內，為，此，詩，以，其，說，及，諸，家，詩，話，其，首，句，云：不似，楊枝，別，離，天，云，云，有，據，或，問，公，年，用，編，年，主，獨，朝，雲，隨，子，內，遷，又，改，公，以，八月，至，吳，城，山，而，以，六日，上，惶，恐，灘，可，謂，說，建，先，以，六月，二十，九日，不，當，至，

石林遊山方

宋世士大夫，類通醫理，好集方書，如今世所傳蘇沈良方，最著，亦或見之所撰書中，我祖石林先生避暑錄話，曾載數條，至今有傳其法，而活人者，偶見張介賓景岳全書載一方，名遊山方，云治心脾痛，此約掠奇，深心林遊山，見一小寺，頗整潔，僧所以仰給者，則曰素無田產，亦不苦化，只貨數藥，以贍其脾，痛約取，果元胡索，靈脂，并沒藥，酒調一二錢，一似手拈，卻，右等分，每服三錢，不拘時，溫酒調下，景岳載此方，上標良方二字，益識其所自來，按蘇沈良方之外，惟喜錄醫題所，列某氏方，某氏方，南宋後有數家，此遊山方，不知采自誰氏，今檢石林公遺著，諸祕皆無之，或在所佚，玉澗雜書中耶，

岳忠武前妻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忠武初在京師，其妻劉氏，與姑留居相州，及姑渡河，而劉改適，後在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軍中，時忠武已為湖北京西宣撫使，世忠令復取之，忠武遣劉錢三百千，以其事上聞，且奏臣不自記，忠武有舊妻之說，荅之，事在紹興八年六月，劉氏之去，不詳為何事，當是不得於姑，如陰故爾，陸定圃教授，以沽甥應傭筆云，明錢士升，南宋書，岳忠武王傳，有故妻吏嫁之，近見，說，錢塘梁氏，王繩深庵之，據岳珂行實編年，及天定別錄，辨正其說，余謂宋人承唐，風俗，不諱改嫁，故大家如范文正公，亦有此事，而南宋城令趙與旹，志，亦載其，女再適人，忠武此事，尚在微時，況值亂離，人所恒有，其子孫或不敢言，若後世何必，為賢者諱，且忠武之處此事，不徵不隱，仁至義盡，以一奏須杜中山之說，其才識精，密，亦足見一斑也，繫年要錄，又紀紹興三十一年十月，用中書門下省，有岳飛張，憲子孫家屬，今見拘管州軍，並放令逐便之詔，於是飛妻李氏，與其子霖等，皆得生，還李氏，蓋即劉氏，去後所娶耳，

元遺山墓碣

秀水朱梓廬休度，登山吟稿，有題遺山墓碑，揭本詩，自注云：碑陰有魏仲恭戍記云，或與初營先塋先生教誨，又聞先生之言曰：某身死之日，不願有諛誌也，墓明刱三

尺石書曰。詩人元遺山之墓。足矣。或與初遁按部河東。得拜先生墓下。因買石刻之。時至元十九年。亡友王韞齋汝玉。聞妙軒詩存有讀元遺山集一律云。悄悵青城閒古今。江南開府託微吟。乾坤得氣清原好。身世難言感最深。七字蒸門亡國淚。一編水軍副都萬户封。武略將軍飛騎尉。俊塢縣男。賜林仲琰問時兩尚士。此二事正堪作對。亦一奇也。

文衡山舊名

相傳衡山初名璧。字徵明。因文信國子璧仕元。不欲與同名。故以字行。然證以其凡名奎。及徵明之字。俱與璧宿義近。似以此作疑。為是。丙申冬。余在梁昔卿林屋。觀所藏衡山為吳寬作海月庵圖卷。後署正德丁丑九月製文壁二九字。其字從土不從王。則灼然信其初名璧。且是時年四十八。尚未改名也。聞郡中某姓藏文氏族譜。君印川。昔曾見之。衡山尚有弟名奎。是益可證其昆季皆從列宿命名。但改文肇為文璧而獨不及室何鄉。或云室素行不謹。故文氏凡著作肇裏中。皆削其名。僅載之族譜。是或有之。顧不詳其說所本。因憶姜紹書無聲詩史所紀。衡山弟奎。不應出此。或即室所為。而訛傳歟。又衡山之子彭。嘉靖外。閒有一名台者。亦見詹社虎邱志。而世不甚知之。（文子與實曰。衡仲子男三人。釗。璧。室。按溫州府志。文公墓誌紀文公見溫州府志。初諱璧。字徵明。以字行。更字徵仲。元孫。台山先生。嘗自號。黃佐翰林院待詔衡山先生。嘗自號。元孫。五人。元肇。社當是元肇。）

董思翁論書示子帖

思翁有示其子祖源論書語。三十八百餘言。康熙時。論張洲松南識小錄記之。其論用筆用墨。運底結體之法。指微曲至。皆中苦有得之言。所以啟導之者。備矣。然祖源不聞以能書世其家。可見為學之道。父不能傳之子。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也。施氏謂其書更秀逸。不稱所言。似及見思翁此帖墨跡。今不知流落何所。亦未見有石刻。惟論書此條。後附一事。頗可資談助。云。新安一賈人。欲得文敏書而憚其潤。介人謝。俯賀主儷。命童僕置墨漬文敏。乃起揮豪。頃之。滿客見之。無不歎絕。明年。賈復至松江。仙過府署前。見有卓高人者。人曰。董宗伯也。賈望其容。絕不類。去年為己書者。俟其仙。出視之。相與大哄。呼僕。又敏停觴問故。實沫泣述始末。文敏笑曰。君為人所給矣。雖然。今可同往為汝書。當大哄而歸。始得真。筆歸以吟。人而識者。往謂前書帖工也。此又可見名家隨意酬

處之事。常有又出價本下者。可驗定有偽于工拙間。予向見乃兩帆其高滿紀一丈許。結構甚多。一日或請換甲乙之分。擇甘結構。能有此帆乃矣。然公不禁。甲請日此門下所某皆也。乃指帆太息。此事正可與前事

侯記原昔病紀

宋坡為王子高作美蓉城詩。石帥丁注家引二事。一為歐陽公詩話。石曼卿卒後。王文恪一為張師正括異志。錄本所據此。名於張都。慶歷中。朝士見女郎迎美蓉館主丁夫人。恨亂美蓉城為石姥故歟。而平及丁事。即如子高。固瑯琊顯有胡徵之作。美蓉城傳。固不足以傳。幸得東坡詩。乃為人知。偶憶避暑錄話。載韓宗武少年所遇如子高。其人往來詩數十篇。曾清婉如玉。台新詠。書餘斟酌。題亦稱宗武少遇洋客所撰。其父丞相縝遺書一卷。亦載其詩云。照窓閒停異疾與神物遘。按則宗武與子高。似皆實有其事。明末嘉定侯記原元汸著昔病記。自紀其遇女仙雲都十七娘事。亦與子高宗武相類。而曾鏞雲都十七郎官印。此印近為程序伯庭鷺所藏。曾以拓本裝冊。附錄昔病記於後。屬具六泉默綠雲都紀夢圖。徵詩。墨跡艷極。一時騷人口。頷論者謂記原此事。非真有所遇。固遺閒

印。朱文四。曰蔣山堂印。印身高今尺一寸五分。正方七分。四側鐫細字。皆滿而波磔刻深。頗難識別。第一日之日力。始辨所刻為七古兩篇。後款云。有自嘯鐘苗刀二詩。歲久遺忘。子冬月。得之敗廛。因刻於此。山堂蔣仁紀。山堂摹印筆力直追秦漢。惜未可多見。詩亦不聞有傳本。自嘯鐘詩二十韻。有累句。且多脫字。故不錄。並存其苗刀一篇云。昔聞群盜喜。兇以鉄貿。鑄為長刀百鈇。瑯君之所佩。切乃是當軒候精寒生塵。氛十紅。虬利削鉄。柔可繞身。剛不折。寧行蛾結人頭若。及殷紅綺窗血。憶昔吉州犯順年。太平宰相輕開邊。侵凌江淮識曠典。狡悍盜關性本狡。此刀斬馬搏難敵。沿平乃被吾人得。請論政土與歸流。始隆內相終恫憤。五尺銛鋒久不龍。光芒中夜猶激發。刪繁豈有珠玉悲。夫君嘗此如何用。吾不聞昨朝庫東捉骨至。西方萬里銷兵氛。不逢不若無所試。君盍資之買犢從農事。此時詞意激昂。筆力過遒。直可摩唐宋作者之壘。宰相開邊。指節文端公平苗事。則作於乾隆十九年以後。戡定西域時。山堂高在中年。故本嘉慈世事也。

張芭堂南水為蘇

印印川吉泓振張芭堂徵君號。昌少作。曾受業於丁敬身先生。初及門時。裝頎而白

二以名能各書十餘行。先生欣然受之。為京兆人。飯即浙中至今傳為美談。

陳白齋傳略

陳紹儒字士大。吳縣人。嘗作神仙白玉蟾像。拜而題之齋中。因以白齋自號。吳中無

峭巖絕壑間。必摹乾隆御筆。行款。寫為縮本若干卷。攻勘極精。可補洪亮吉諸家書及錢氏錄雖之漏。晚年九好龍白。有龍白錄二卷。宗人級之汝蘭以金壇段右白驤所撰白齋先生傳見示。為刪存其略。他日志吳中高士者。或有取焉。

又不肖。年八十餘。成頓以終。所作隸書數十冊。在日為舉秋帆尚書購去。未及刊刻而舉氏耕沒。書不知流落何處矣。曾見張芑堂惇大陸芸簡白齋小像。無款。疑是張君所製。白齋小像。世所傳金相則有兩本。一本作青衣。一本作藍衣。小像最多。供養或作觀音。或作羅漢。或作白玉蟾。其前身數十。有兩人。一人為夫。一人為妻。

玉敲畦書詩為畫名所掩

王椒畦文生平學行。前畫軒詩錄卷首。石竹堂師傳文已載之。其女夫張信沃餘光。熊政尼紀之亦詳矣。惟文館花步劉氏最久。余居相近。時接言論。手和曾見所著毛詩說已成二卷。而尚未公。又有燈窗雜記。一帙。識所見聞瑣事。又文於書無不工。篆隸古勁。直接秦漢。而不自謂能。負書

從歐人褚。晚探二王之秘。行書少傳盛鵬飲筆意。堅蒼渾厚。自成一家。詩則如詩錄自序所言。非深於詩者。不能道其只字。乃皆為畫名所掩。昔昌黎定今吳生。樂府擬張籍。集杜句贈之曰。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公書絕倫。正不獨推其畫也。然自嘉慶末歸玉峯後。畫名益重。郡中收藏其畫數幀。有以江南姓者。說詞借觀。潛易贋本。歸之。主悟其贋。索不還。訟之官。得真本乃已。有田在昆山新陽之間。歲當輸賦若干。邑令許代輸而以畫償。此皆逸事之足傳者。其入室弟子。前稱郡中張譜梅伯鳳。劉小峰。遲鈍惜皆前卒。後推雲間倪朗如炳。松陵俞子駿岳。朗如筆尤雄健。子駿則專用水墨。不設色。老年畫境更近董。蒙泉於秋翁又稍變云。

張船山身後事

船山太守自萊州引疾客遊吳中。水及三載。以甲戌三月卒於虎邱山塘寓館。即所謂樂天天隨鄰屋者。說者謂其過常州藏舟亭句云。回首大哉天萬里。此中留有未歸人。皆詩讖也。踰年。其家人扶櫬北還。後有自都門來者。言船山故人某公夢其家助資谷還。覺。余初未信其說。後見吳山尊學士手書題船山詩集。即寄絕樹堂。樹堂太僕之作。落句云。身後史傳元伯數。石交育讓古人完。自注君卒後。見夢於樹堂。樹堂命予以千金歸君。攜始知定有是事。太僕真不媿通紙范巨卿矣。學士別有句題船山云。成名未弭無年懣。生祇恒如現在。自注上用王珣語。下用庾道季語。王敬弥曰。此確是蛻船山詩。

吳山尊敏捷

山尊學士。天資敏捷。詩文有如宿構。攬古人之對客揮毫。嗯韵成句。當不多讓。而所作或瑰麗鏗鏘。或奇偶排奡。無不各得其宜。洵異才也。惟以出之過易。不自愛惜。收拾。後人又不能承家學。身後竟無專集行世。殊可慨。然昔聞金州伍松文司馬家裕談。嘉慶甲子學士主試粵西。所得皆一時知名士。撤棘後門生來謁者。立書聯句贈之。各肖其人。語無泛設。解元為陸桂山維釗。其祖某以乾隆甲子舉於鄉。凡維錫則甲寅解元也。學士贈聯云。祖德慶餘先後甲。元燈公照弟兄明。人服其製詞之妙。可作科名佳話。撫軍百公齡。密山主司於文襄嚴酒次。索題解中搤軸。即書云。地有七星拱北斗。人如二客侍東坡。其措語雅切類如此。此於學士為末技。不足道。然亦逸事之可傳者。伍於即是科門生。所得喚語亦工。今不甚記憶矣。

舒鉄雲古文樂府

舒次雲文位瓶水齋詩。鑒才絕艷。生而獨閒。父已騰壇傳詞。余嘗見其手寫古文稿一帙。名瓶水齋雜抄。文僅七十餘篇。體兼駢散。大而碑版序記。小而贊跋簡札。名言雋句。一以逸氣行之。絕不依附古人。語雖亦無愧一代作者。惟不分卷次。部類亦無。并言目錄。詳譯事文。約略以作文之歲月為先後。蓋晚年編輯而未終者也。又見手書所撰樂府雜劇一卷。亦未刻之書。尚記其題賺桃花人面二段。餘已忘之。聞未歿前所見一卷。不知今在何所。雜俎之文。近無為鈔本者。祇余錄藏一副本耳。

張文端公應夢而生

佛家輪迴之說。儒者所弗道。而轉世託生之事。世常有之。昔人亦往往見之紀載不一。世已屢不倫。而姚姬傳先生惜抱軒集有香亭得龍於其去歲所夢小郎有再生之徵。識異一詩。所謂正似吾鄉張太傅。再招東晉大將軍者。註稱張文端太傅母始夢有異人自稱王敦至。其家生子名敦頤。數歲始慧。異人復至曰。吾終為大人子。遂應文端名之敦復。及長。遂以為字。姚先生本篤信宋儒之學者。乃樂此事。必非妄語。余嘗見阮亭居易錄時稱文端為夢敦。當時敦復外別有此字。其為應夢而生。益可信。夫文端為熙朝良佐。而敦則衰世亂臣。生平大相逕庭。且相去十數百年。其一再托生。不知何意。又杭州錢曇如女史世凱。夢年姜喪而生。易兆盛而中幗。更不可解。頗疑輪迴之中。別有宿緣湊合。與氣感召。種種不一。至如阿文成公。自知前身為塞外喇嘛。肉小沙彌犯律。嗔心動而入世。佛家謂之墮落。德清蔡毅山學士。自知前生為思僑老媼。以善果轉男。此又各自一種。知其有如是種種。則此事雖奇。而緊不足奇也。

姚果二公知識

地方捍遇有事。余在大火持重不撓。以全民命。然此非有絕大識者不能。余當聞姚小坡華秋帆兩公說事云。乾隆甲午。山東王倫滋事。撫軍徐剌賊不克。在東昌增禦。姚公時官河帥。亦在東昌府城。東門外人煙稠密。閘北往來水衝。一都會也。城傳撤將於某日來攻城。是夜撫軍及河帥俱在城上。見東門外火起。撫軍疑賊至。促令放炮。姚公曰。事未探實。遽一設放。則城外生靈塗炭矣。相持不已。撫軍欲手自燃火。姚公從後擊其肘。本幾報全。果民居失火。非賊也。東門外居民幸得保全。姚公之力也。秋帆尚書撫陝時。甘酒回人不靖。阿相國奉　命來師往勦。省垣有張回子者。係內地回人之首。家貲百萬。素與尚書往來。一日方坐油桌議事。司閽者傳進軍報一封。尚書啟視。即置靴內。神色自若。潘臬出。令傳巡捕進。謂曰。汝以我名柬請張回子來。張至。以軍報與閱。張皇遽伏地。請收付獄。尚書曰。我欲收汝。不請汝來矣。我固知汝之必不反也。我將以全家百口保汝。張叩頭出。後知阿相國於軍前揭得活口。訊之。詞連及張。阿相已入奏。特札知陝撫令密收之。尚書即具疏以全家保其不反。求遂得脫。此二事皆得與幕紹先師所言。觀此可以知大臣坐鎮之功矣。師謂姚公之事。猶詳慎者所能。若舉公者處置尤難。保全尤大。蓋是時西安省城回人之居內地者不下數萬。以張之豪富。諸回皆其族屬。向非畢公推誠開示。如此則省中數萬回民。其能安坐無事哉。

英煦齋協揆思福堂筆記自紀其為　冊封佟妃　皇后持節使事。在道光三年冬。其夫人薩克達氏奉諭　旨逕詣　后宮行家庭禮。屆期協揆偕夫人同入東華門觀者艷之。程春海編修舉唐權文公與縣君同朝興慶宮故事。取其詩句屬為比翼。朝天圖。此事自是名臣佳話。輝映古今。惟筆記未附載權文公原詩。閒者尚以為缺余故為錄存於此。文公集雖經明人刊刻。然傳本頗不多也。題為縣君此與慶宮朝賀載之奉行冊禮。因書即事詩云。令卿交歡二十年。今朝比翼共朝天。服傳刻者車慶日照旌旂采仗鮮。顧我華簪鳴玉佩。看君盛服煜金鈿。相期偕老宜家處。鶼鶼魚魚更可憐。

黎襄勤公病中異夢

外舅陳雲伯先生。為余言河帥黎襄勤公。治河十三年。安瀾無事。離任後。病甚。平積白万心。更民共悉。道光甲申春。薨於位。先於冬杪。得夢甚異。有詩以紀。及序。

時生而假寐白氣彌空家無餘財衆目所覩咸以為公之清節生天必矣書錄其訃見示序云道光三年歲在癸未嘉平月二十一日封篆之期予方苦病纏綿數月夜卧多不成寐是夕忽睡酣夢　帝錫予銅符篆文如古錢形長約三寸許寬約二寸許中讀之不甚記憶上有天雷二字下有不但千金四字餘字不甚了了又似同節相孫制軍聞視不知主何凶吉詩以記之道光癸未冬病魔苦為祟痞塊填胸憊腸胃復洩剔進食苦難消夜卧多不寐參朮訖無靈醫工術徒試嘉平廿一日就枕忽酣睡夢　帝賚銅符珍重拜恩賜長方不數寸古篆渾難識上列天雷又下有千金字其餘言尚多模糊不記憶既醒自尊思蒼蒼是何意或予河干走尚有緣劣點神人慰勉予愛身無自棄抑或祿命盡合作天雷使君子安義命達者一心志貞定向道心不以身死異爰作五言詩用紀俾求襮此事似涉奇幻然古來名臣沒而成神如范文正公為閻浮主韓魏公為紫府真人見於載籍甚多蓋其心可與地神簡即其氣自與天地通非可以怪誕論也

顧亭林最勝語

亭林先生嘗最其勝徐立齋相國曰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有濟世安民之器而後可以考古論今此正先生自道其抱負一部郡國利病皆在是矣

自漢以下堪當此語者祇無幾人

朱文端公四餘讀書

三餘本並通勉學者語詳見三國志王肅傳注

志懷三古餘吟惜四餘自注謂中有四餘額謂三餘并公餘也特未悉公是何居何器耳余謂居官者能偷閒讀書固當以公餘列為四餘若躬而在下如猶者學則應以老者生之餘易之以配通之三餘此則吾輩之四餘也

阮文達公論二通

阮儀徵太傅嘗言少年科第仕宦無今人胸無古人能求入翰苑即為秘纂修史之功計惟留意二通庶知千百年來理亂之源政事之蹟可備他日出為世用二通指資治通鑑文獻通考也

汪容甫論孫淵如大體語

所行師平平鄧於學孰其命通此江都汪容甫明經與孫淵如觀察之辨中語相洲亦高其弟子程棠初善之前明而亟下棘語曰平實非庸庸之謂也不易哉必不

能平實而通非空空之謂也不易博必不能約通且命世而不會通則其命其博亦仍不行謂之真也此論可謂深入無間

明儒名言

先輩李子仙孝廉福嘗語其門下士之下第者曰學問之事當與勝己者較遠參酒觀察國華嘗因家事語人曰骨月之間以不平為平必求其平則愈不得平矣斯真名成晚節之人如已之事則也視已之事如人之事則遠此尤自道其生平得力處三古所言皆可為士君子座右銘

論觀宅第二吉祥相

周愙工圖樹屋書影述其先人作觀宅四十吉祥相其第二條曰架上無整齋書注云本本精良一一完善手其木觸目於何有但觀架上使知朋中此為藏書而不讀者痛下鍼砭故以架上書不整齊謂必時時繙閱是為人家美像也洪余謂世間真能讀書者必能知書之可愛而珍護之決不肯任意抽出隨手拋擲若但如樂園所云遮足放子弟塾課簡編之總習豈雅人深致古唐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

亦士大夫百行之一潘陽江錄讀書未竟雖有急遽必待卷束整齊然後捐賜人不儆其求假夫古人於借人之書珍惜如此則已所藏者可知昔司馬溫公獨樂園中文史萬餘卷晨夕繙閱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其開卷必先視几案潔靜籍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不敢空手抹之處手汗漬及且觸損其腳每看竟一頁即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隨復以次指面撚而抹過故不至揉熟其紙嘗論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當知寶惜又曰今浮屠老氏尚知尊敬其書可以吾儒反不如乎斯真以卷籍為性命者較之部帙紛雜厨匱狼籍其氣象自不侔矣

李易安再嫁辨誣節略

頤道堂詩外集有題查伯葵摸李易安論後絕句序云李清照再適之說向竊疑之家人雖不諱再嫁然考易安作金石錄後記時年已五十餘雲麓漫鈔所載投荼處厚啟殆好事者為之嘗欲製一文以雪其誣今讀伯葵所作可謂先得我心矣詩云談娘善訴語何誣卓女琴心事本無賴有琵琶查八十清商一曲慰羅敷但今所傳查梅史校箋谷集並無李易安論詩中亦無一字辨及易安者不知何故考乾隆中

盧推閻都轉嘗作金石錄序已為易安辨寃查梲殆慮以臨褒見譏因此自刪所作近見皖中俞理初孝廉正燮癸巳類稿有易安居士事輯一篇亦力雪其再嫁之事徵引詳博似過盧序微嫌文太縈穴茲節采其大畧附此云易安之被誣固好譏評所致如行都端午易安親睹有為內夫人者代進帝后夫人等閒帖子於是翰林止金帛之賜咸以為由易安已招時忌又有句曰南遊尚怯吳江冷北守應悲易水寒南渡衣冠文王導北來消息少劉琨（尚悲大四字俞君所引依莊季裕雞肋編改）忠憤激發非刺者歟又為詩誚應舉進士曰露花到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應舉者傳誦而惡之光是趙明誠赴行在病中有學士張飛卿撫王壺示之仍復攜去明年旋卒時建康防秋撥擾之際有人妄傳其餽璧北朝致言者論列幾至不測事見易安金石錄後序幸蔡崇禮左右之事得解而其時無學者不堪易安嫁汝舟後結訟又詔離之有文案詳卿為張汝舟以玉壺為玉臺謂官文書使易安嫁汝舟後結訟又詔離之有文案詳趙彥衛雲麓漫鈔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宋方勺泊宅編不料言如此於其善謔受誣固已根株盡拔矣又云瑯嬛記四六談麈宋文粹拾遺並載易安賀欒生啓用事明當而雲麓漫鈔所載謝蔡崇禮啓文筆劣下中雜有佳句定禮堉陽夏謝啓德寓家台州自序四六談麈時易安年已六十倘挽為趙令人李若崇禮為處張汝舟婚事倘親其堉不容不知又下至溍佑元年時及百年張端義貴耳集亦稱易安居士趙明誠妻易安為堉行跡章章可據趙彥衛胡仔心心傳皆不明是非至後人貌為正論碧雞漫志謂易安詞於婦人中為最無顏籍水東日紀謂易安詞為不祥之具此何異謂直不疑盜嫂亂倫狄仁傑謀反當誅滅乎劉時舉續通鑑紀紹興四年八月趙鼎疏言草澤行伍求張浚不遂者人人投牒醜詆及其妻四朝聞見錄引朱文公閩閫中嗤事疏及朱謝罪表蓋其時風氣如此齊東野語韓忠獻事載惠齋居士時人比之易安嘗招謂趙明誠放生池之誤又言黃尚書由妾胡夫人惠齋前與棋客鄭日新通遂竄配日新而尚書進退無措證惠齋已卒趙為臨安府誘其進退無措證惠齋已卒趙為臨安府誘其進退無措證惠齋已卒趙為臨安府誘其

清 古吳葉廷琯調生著

三十六忠廟題詞

虞山許伯緘丈廷詰曾官江右縣令歸後余遇於金閶王氏寓館出示舊作康郎山三十六忠廟調寄六州歌頭一闋云滄波滌極嗚咽似難平尋遺廟荒山蹋隱蚪精陣雲腥前代忠臣祀比肩坐兄弟妯弓刀隊須眉樣氣崢嶸省識當年片霎風雲合摟櫓縱橫看楚人一炬煙燼未銷兵效死齊心結冠纓儻真龍困沐猴喜戈揮月前飛星反風戰湖水赤縛長鯨告功成弔問將軍骨桃雪浪辨分明論爵當俱三等死猶生者箕男兒事業矗天起六六英旌借湖光山色落日助悲聲大樹封應詞後附記云廟在今饒州府餘干縣治鄱陽湖濱廟廷立明初二碑其文冗長無紀律敘鄱湖之戰視他書較詳其略曰歲在某次帝自將伐友諒友諒傾軍迎敵陳鄱陽湖乘風縱火烟焰天領軍丁普郎以下三十五人突戰被焚死帝窘跳岸為敵所窺飛矢如雨得大槐蔽身矢皆於樹者無算憧而免夜半乃反風徐常應亦至復戰友仁友貴僭號友諒欲退保鞋山至罌子口中流矢死論功贈三十六人皆將軍原注以轄成並督師盧忠湘公遵物印中之語是戊寅冬冬在勤王軍中為揚嗣昌高起潛兩疏且定印之刻出公筆容同邑生許德士之手印之燬在公歿後備載所撰盧公燬玉璽印記并刻記拓印廣徵題咏不下數十篇都為一集見示余最愛周若子連國祖王右養初許庭及覺阿開士祖襲七古三篇壓阿詩太長不具錄茲獨記周王二作子遠詩云良玉不可燬精忠不可滅若不見前朝盧公燬玉璽印記并刻記拓印廣徵題咏不下數十篇都為一集見示余煌煌勵臣節官閥代族傳印無証以備語良非誣錢若若定善鑑古佑文示我同嗟吁踏人何人畀豺虎明相嗣昌燬襪材又云遵生不若死悲欲捐軀語尤苦何言大夫無外交深念遵史遵 天朝孝陵忠成道其鄭重若此從來物成毀慨慨惟言臣主戰中樞大會議不合赤手空拳尚方劍五千疲卒戰賈將千騎萬騎螳臂當車知兵相度勇自倍將星一落天無光功名列國志先定印偏麻衣首師印獨時此印或參用遵史載殘惜無路嗚嗚印遭兵燹竹自堅如印經流轉姚方烈如遵遵麟楊臧公恨雪如臣百計謀害公公竟戰死沙場中公死猶生氣凜凜玉璽不壞將毋同公年遵符岳忠武賊檜奸楊儼傳伍崇王印銅公印一樣丹心照千古吁嗟乎實墮十七無幾存何況私刻徒紛紛此印長留有神護萬劫不解盤螭文添州殺賊功無比戰血胶凝印泥紫方今大盜猶負嵎安得公生為總理玉印公之孫字印公之心遙知什襲珍球琳三錢僅值萬金養初詩云金甌碎玉印完玉可燬印不利茲璽復歸之北直上大火於倫後陳地北題記不勝刻倫作列在最前之末第一跋心泉復謀之北直上大火紅二十六字九熊熊

追經琢史表深敬慨時想見悲堪轉戰五千餘劒虎一只成沙蟲蛹空拿情紀綱紊嗜臣奉情心皆奮筆間碧血裹屍衣背猶鈐幹帥印此時此印豈何處心跡難教蜕空魂不然生降佛墨跡神奸偽敗誣忠蓋監軍劍府戎務挑參軍派胆天聽高賀蘭遺恨塔灾矢臨淮大節韓中乃區區胃酬雙璧豆分萍合懽推椀之泥休研紅淚瀝中有血淚痕難銘仲文好古精鑒別摩抄知其盛公物細細信史兒潛聞衛以印文非憶認鵝法高飛鳳協手紋渡銀蛟蜿蜒文山玉帶謝號鍾非峙千秋佩鴻烈赤龍飛去滄海深星霜二百愁騷騷公心鉄石未銷桃鳴呼印即公之心願拓萬紙誦萬誦聚凌和霜大音何時搗印展公墓蝦虎城畔秋蛩咽

路文貞公手書張承業傳

明末漕撫路公振飛閫變後流寓洞庭東山子孫即家山中今法海鴈有公墓封山有公祠堂惜後裔已零落無人矣山中耆姓藏一卷為公自書所撰唐內侍張承業傳余曾寓目其文參取薛歐二史為之庶廷臣二妙志在興復者自況當作於入閩以傳蓋有慨於當日諸降臣而以承業之不臣二妹志在興復者自況當作於入閩以

後觀傳中載入蘇循拜昔王及獻書曰筆承業深意之一段可見茲特錄其傳後論曰張承業內侍也何必傳余嘉其忠義之特出而悲夫五代之無人也五代時宦盜賊相繼長天下文武將士朝唐暮梁倏又晉漢如逆旅小兒之候過客至馮道蘇循薛貽矩李振張彥澤輩不羞反面仍自功高相鈍無恥人道幾乎熄矣承業獨欲藉河東之甲兵恢復唐朝之社稷堅持大義至死不挽生為唐官死為唐鬼死時唐亡已十七年矣天祐年號仍存者承業存也史書曰唐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許其為唐之一人也故可以傳余以傳之灼然知公命意所在矣

路公別傳

路公別傳一卷方外今釋戡并畫亦莫姓所藏今釋號澹歸即明臣金堡僧在永明王時官給事中言事頗伉直後逃秋編成清浪乃為僧故卷尾著名尚系清浪字極為憎物名性因復改今釋前一行題路文貞公別傳文貞之諡為永明王所予傳中歷叙公被謗事可補明史本傳所未及今所傳澹歸編行堂集刻本無此傳因全錄其文曰天下既亂士之能自立者必藉路中之蓋禹運之洚小人亦愈於不得已而居子常有以

獨鬼故禍不足避利不足取處非之實不足事也路文貞公令涇陽時拔瑞生柯編海海公以一縣官忤諸司官上官急不肯祠使瑞不速禍公宜復有先身救瑞如公為得滿考入為御史劾宜興烏程已縣三閣老一太宰二撫軍皆人所不敢言者已按閩撫海返臧倭夷入犯紀功矣復按以卒以海寇獄事腦當軸之忌四翔鴻稽數年起督漕迎撫厲陽勦劇賊王道悉張方遣等徐泗戚寓未絕北天限公障而淮聲大義焚賊書碟其使於倭誅海州迎賊官吏潘啟迎等徐州俘倫防禦使武悚於京師脫賊將進攻掩偽敗事呂梁周倫逆擊王宮斬之復徐州俘倫防禦使武悚於京師脫賊將董學禮楊之浩於下相當是時馬士英柄政有憾於公從中抵公而撫寧侯朱國弼者與公共漕事間隙狄鳴南衆公勁色爭之鳴南衆公勁色爭之鳴南言公奮進使江右無賴宗子統鎖挺身誣公侵餉倡逃蓋將有黨錮之禍公其一也緩騎未發而留都不守公於苫次起兵裹糧會師入閩以綸扉掌銓思禮尤深公成就君德有言必盡裁鄭芝龍無厭之諫且戒諸浮濤躁進者於是諸躁進者譖之公不顧丙戌秋八月將自劍津幸章貢公承命督師安關甫抵大橫敵兵猝至芝龍揚言公已

迎降公返大興勸芝龍無迎降公復陳利害甚切芝龍不聽公約其弟定國侯鴻逸其子忠貞伯賜姓成功皆曰如約公乃之海至五年五羊已陷公還閩與成功保海上俯止朝夕子閩今□□正位號端州丹泛海至五羊而病帖三仍以己丑夏四月□占道太校其李子熙卿太平且曰余生為明臣死為明鬼一點忠貞還之天地遂卒灣歸比邱曰公位至宰輔值國家多難為忠孝完節之臣不可謂不遇矣洪輒起躺仕躺為官人齮齕何哉公既不肯避齮齕而不為語乎今經陽令以不建祠為瑞所嗾故嘵然一曲周倍月不必定為御史為潛督為大學士也溫體仁之與錢謙益參死節督師膺公式報修門户之郤也所造皆在司寇雖忽家對泓無一至者撫按會薦而公以疏語強直被彈此小得失奚足當一映耶至以守淮者戰功者為棄淮首國殉使餉而反得侵餉之誤勤芝龍勿迎降而先崇迎降之誣事雖得白已大不倫天下人何可欺莊語劉公念台為人倫準亦用道路之言入公所案士英巢不脫公遂在一網打盡之中後有執閒而書都謂國弼統鎖無足論其劉公何然劉公既悔之於前而公亦不難之於後即李庭芝欲殺文天祥各成一是何損兩賢彼肯人者也身敗名裂曾不旋踵而公執臨海之義依光日

月。竟作考終蓋天有定命。則人不得而移。人有定性。亦天所不得而移也。是故禍不足避。利不足趨。非之實不足爭也。公居鄉立朝。軼事。散見於誌狀表傳。余過洞庭。公家子中書君澤溥出而觀之。因別為跋。以告於士大夫之能自立者。不獨附於路之家聚。故名而不詳。戴次甲午秋八月廿有六日。盩山樵賢寺比丘清浪公擇稽首。拜書。後見王亮生刻公遺集。附錄此傳。未編入。但有歸元恭所撰行狀。言公在淮上時。過遺已嫁女。隨督婿李志物出粟。忘公者遂誣指為鴈家倡逃而劾公。亦訖聞而劾之。於前此事已確有據。可以雪誣。無庸溥歸為之不平矣。路公之孫明王及史

（卒於道與此傳同又七十二年光緒辛卯公之曾孫民尚有後人其說似可信惟朱竹垞明時錄公事恐出傳聞之誤）

葛蒼公傳

震澤俞子駿垚。撫卅陽。訓導時。鈔得邑中明末孝廉葛蒼公傳。余曾借鈔。集共二十四葉。是其子孫所收錄。藏於家。未經刊刻。詩文有奇氣。而不免粗獷。編次亦無體例。後附其友吳玉於中奇撰傳數篇。詆雖詳。頗支蔓。卷首別列丁振華一傳。實名捌同邑。晚學。詞意較明淨。乃錄於此。傳曰。先達葛蒼公諱麟。號瞿庵。性敏多才。狀奇偉。目光炯炯有異氣。膽力過人。應童子試。援筆立就。如宿構。為諸生。以也義自許。郡守印司奇賢而被誣。公徒步走京師。擊登聞鼓。辨其枉。楊前馬前。馬怖。師無罪。公上書列其罪。直聲震輦下。及流寇猖獗。又數上言。疏時事。不報。小家喜舍。為詩古文。動輒數千言。從遊皆一時才俊。而尤深其從弟敏及章明。常云二子論書。無井斗氣。揚異日當不以巾生老。壬午舉於鄉。同榜多知名士。嘉定屠城紀略。紀蒼公造訪黃陶庵先生一事。可想其規人論事。慷慨激昂之概。附錄於此。以備傳所未及云。初。流娘避兵石岡。有周科孝廉。毋陽為。麟與二力士至。眇貌甚雄武。紀不類文人。叩流娘門。大聲問曰。年翁在否。流娘曰。我憂之甚。年翁在否。流娘曰。我憂之甚。年翁在否。流娘曰。我憂之甚

生與日生同邑同時。有書札往還。必無傳說。且易易二字。分別甚微。傳鈔翻刻。易於淆混。今有確證。自應據此以定作易之誤。此書從錢映江綺借閱。按語疑即映江所題。余謂說文解字。引秘書說日月為易。則名易而字日。義益取諸此。

家古為先生遺像

松陵於人朔生廣文堯與言其六世祖古為先生。諱樹人。布衣工詩。文居同里鎮順治二年。維揚令下。不薙而死。士林私謚敦烈。事詳同里先哲志。朔生刋其春暉堂集。并繪遺像。乞陶客山方伯作傳。徵題。余為賦一律云。故國降旛出殘黎。脫幘晚頭翻拌一撇毛。髮其千秋大節吾宗仰。道文後裔施布衣能抗志。豁冕笑名流。時以朔生之說。詩中不敢有其說也。既而與友人縱論當時如古為先生者。不知凡幾。在國家定制為服之初。不能不以梗令罪之。豁換諸君之意。自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然事當極其大小輕重。固遺雞髮之令。而致慟斷肱之刑。豈不於父母遺體更毀傷其大者重者乎。若云心不忘乎前朝。故權此以求必死。則其自處尤有可商者。古來志節之士。不幸而遇陽九百六之運。其在策名篡位。守土分茅者。固必力拒物降。以身殉國。至如韜生退老。原可自保天年。迫於新朝徵命之嚴。自當一死以明志。而節即隨之。此外則管幼安遠浮遼海。陶淵明終隱柴桑。下及唐宋來遺逸賢類。皆遯跡潛名。超然世網。彼其人非不矇念舊邦。心傷往事。而身居草野。義固無庸與國存亡耳。（劉辰翁謂此論拔斷明確。求所云折義至當之論。是而行未始不心安理得也。）是以國初顧亭林徐俟齋諸先生。亦祇羈縻關隴。伏處山林。以避白衣之宣。而免黃冠之召。度其服色。間必有道以善處。不致招夫偵察之疑者。初何嘗必以頭戴南冠。身描東市。而後為無慚故國之遺民哉。然則如古為先生者。謂之抗志不屈則可矣。謂之析義至精則未也。

吳城日記馮孝廉事

無名氏吳城日記三卷。得於印氏鷗天閣。紀順治二年　大兵初到吳門事。頗有遺聞可采。如五月廿六日。南京差鴻臚寺卿黃家鼐。遁判周筌到蘇安撫錢牧齋。另有印記告示。招諭慰安。此固新降出力效忠。諸家野史所未及也。其他紀楊廷樞劉曙大乘諸人之難。都與志傳相符。別有一條云。洞庭兩山未靖。先之招撫。猶懷兩端。吳公統兵往（吳謂提督吳勝兆）。乃懼而迎降。郡中鄉科馮守廷。避跡洞庭西山。不肯雜髮。吳公令人勸諭。不從。乃執其家屬。仍不為動。執向軍前。守廷終不屈。遂斬之。而剖其腹。棄

屍湖中。事在乙酉九月。按乾隆蘇府志。馮君無傳。但選舉門列崇禎乙卯舉人馮守延。吳縣人。字長年而已。跡其抗志捐生。與葉古為相似。視楊維斗諸君亦無愧。然諸君皆列郡志人物門。死節事已炳炳。即古為亦得後爵作傳表彰。編刻遺集。獨馮君二百年來名姓湮沒。非吳城日記。若其大略。又孰知之。而孰傳之耶。

萬麓山房記潘子音先生事

明季峴山潘子音先生。名康侯。居邑之妙花涇。躬耕養母。當時事日非。謝去諸生。恒怊怊不樂。甲申聞變。撫膺大慟。即投環自縊。母救之曰。兒即欲盡忠。奈我年老何。先生猶然淚下而止。乙酉　王師渡江。雖髮令下。佯狂以免。是年母卒。先生具窀穸。以日易月。書數語於壁曰。儒冠二十餘年。當國家破敗。曾無寸補。而又靦顏臣僕他人。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也。或謂三峰五湖。曲全二子以脩宗祀。此亦可從。但偏地無乾淨土。何處可居。吾志決矣。縱匹夫之死無關社稷。吾盡吾心耳。卒自經。遺命以衰絰斂。奠母側。六世孫道根摹遺像於卷。丐人題句以表彰先德。此錄亡友王潤甫汝玉萬麓山房筆記。參用其詩序中語。其詩曰。朱斷斷陶直植。生同學。死同穴。（自注朱節孝酬仁節兩先生。列難後時。人之語。如此。）崑山一邑百里小。當日膠庠多殉節。花涇更有潘先生。讀書志操勁

冰雪。諸生謝去憂國事。養母躬耕見高節。一朝聞變遽大慟。引領投環思訣絕。賴相救解來慈親。奈已高年悲哽噎。聆言合淚暫偷生。耿耿此心終不滅。　王師聞說下江南。腸斷白頭已永訣。舉戕從容赴義心。數言洒出毫端血。吁嗟效命以遂志。豈等尋常慕激烈。肅瞻遺像敬心生。感彼草間尚偷活。又褚仙根文學隆椿二律云。悼慨潘夫子。成仁豈為名。金陵銷暮氣。嘉定此先聲。碧血藏應化。青衫死未更。尚留能養母。殉節到諸生。恐傷慈母意。忍死亦須臾。大義烏私盡。孤魂鶴唳清。自注謂幾未入褒忠錄。滄桑可歎嗟。

楊碩甫事陸顧二公論辨

楊碩甫名萬。吳江平望人。少時遇松仙。授以道法。松仙者。相傳為明掖章宗室成道者也。碩甫遂能前知。言皆奇中。曩公稼軒深器之。乙酉　偕往廣西。巡撫任。多所贊畫。庚寅冬　王師下桂林。曩公不屈被難。碩甫哭於定南王孔有德軍前。請斂其屍。凡四日夜。欲繼以死。始得請。並斂同殉難諸公。一時義聲動三軍。曩公孤孫為軍中取去。財物。碩甫時以醫術遊於孔王及定南王一品之間。力爭脫之。終獲其喪。歸葬虞山。（曩公孫昌文舉行紀事。不言被擄勒財及碩甫隱居三十餘年。辛巳歲當湖之濱

人稱雪湖先生平望兒湘能用源舊藏陸清獻公手書貽楊高士時序及山人錢墨所撰楊碩甫傳因從楊氏後人借摹遺像裝為長卷數年前曾索余詩俾附其傳中大略記之留備文獻之徵清獻之序惜其遇仙而未遇儒卷中顧南雅通政跋語駁之嘗手錄二文存以待有識論定焉陸序曰唐顏魯公千載偉人好仙浮圖之說儒者曰是其天資高故學雖雜不能汨其忠義之性仙者曰是幸得托術故能有所成就是二說者世莫能定也虞山毘公稼軒殉難粵西其節最烈而嘗湖楊君碩甫辭統出入於鋒鏑之間負其遺骸收而殯之義聲動三軍武夫悍卒皆為感泣無論阮道與聖人異趨宜有無害於事君事父者吾不知通此何所據以為口實孔子見七聖其事有無不見牒即有之亦所謂為不學何常即非但見一老聃即成為孔子也求其說與之周旋艱難中常一時門户之見非清獻惜楊君之旨也至性道人所不見使人日趨於虛此正二氏未流之弊等語益支離不可為訓信如斯說聖人不應俯場子黑子不應作中庸之其人君子不應作而其未遇沛如此吾惜其未遇沛如此吾惜其說論如此吾惜其未遇沛如此吾惜其說論如此吾惜其未遇沛如此吾惜其說論

六卷乃性閒晚年刊於鹿洲守出家以後無復編錄之役故此書實其絕筆述其所言僅在本刻作止　王雅民子孫於於收斂之功。如元陽之始安事略言之詳矣。特此二書當時未收傳播而性閒書猶先已刻行。故世但歸功於性閒。又未見雅民子孫之書。遂以為負德。其實非也。相傳杭晚年與徐後人有隙。成即肉此語而附會。據柳南續筆述其所言僅在本刻作止　王雅民子孫公子元錫以其女配碩甫之子一簡。合而觀之。知此語之不實矣。

附記編行堂集後

倜閒陳年公牘載乾隆四十年閏十月　純皇帝檢閱各省呈繳應燬書籍內有僧澄歸所著編行堂集。係前川府知府尚絅為之製序。頗為蒼忙刊行。詩文中多悖謬字句。自應銷燬。因　諭及尚絅。謂其為漢軍。且為高其佩之子。世受國恩。乃有此等悖逆之事。恬不為怪。轉為製序。蔑視其人。尚在必當立寘重典。其書版自必尚在身。求。著李侍堯等即速查明此書版片及刊印之本。一併奏繳。始知澄歸未出家前之集。曾經刻過而已銷燬。後與黎里徐君治伯晉鎔話其事。治伯錄其先德山民丈達源雜記一則見示云。吾鄉李觀察璜字方玉。乾隆中宦南船迎兵備道。偶以公事過

丹霞寺。寺中有厨。封鎖甚固。觀察詢所藏何物。僧曰。自康熙年間至今。本寺更一住持。即加一封條。所藏何物實未悉。觀察命啟視。僧不能阻。啟厨得一冊。皆謗毀　本朝語。則明臣金堡澹歸和尚手筆也。觀察長子大翰。從容其父。謂方今書禁極嚴。此事舉發。可冀升擢。是夕觀察持冊旋行室中。逾丙夜不寐。竟感於其子之言。白諸督撫入奏。遂有焚寺磨骸之命。寺僧死者五百餘人。丁酉觀察入　覲。卒於京師。大翰後由刑部員外郎擢知漢陽府。將抵任。忽覩一僧衣紅袈裟入船。猝病。卒於麻城。自後李氏凡有英偉之才。必早世。殁時必見和尚呼異矣。據所記觀察入覲在丁酉。是為乾隆四十二年。其獻冊之舉當即後於燬板之事年餘。是遊寺啓封厨未必非先已有意。所獻之冊。亦必更在前燬刻之外者。故得禍亦更酷。淡歸身後。何意忽遇李氏父子。然高緜實先引其機也。

劫灰錄李定國事

昔為李香引校定劫灰錄。其語已編入吹緜錄中。高芾堂董琴涵兩觀察皆曾借閱。芾甘題一律云。一木難支大廈傾。東南半壁盡降城。朝端擾擾鷄蟲議。閫外紛紛鵡鵒鳴。

冒死踰城。臣於西門城下趴斷兩牙。共斧兩柄。報七月初十日從半夜。臣隨父郡儒。求月夜踰城。於七月十五日。臣父郡儒。率三十餘人。開城。響應。會於六星亭下。舊盡機心。密圖恢復。第五幅八月七月之誤。七月十五日。臣父郡儒。求月夜踰城。於七月十五日。臣父郡儒。率三十餘人。開城。響應。會於六星亭下。舊盡機心。密圖恢復。

以忠。竊大義。隨有鄉勇。舊僕。往等三十餘人。開城。響應。會於六星亭下。舊盡機心。密圖恢復。

山。獨公舊僕。挂統鄉兵六百八十三名。從龍渡橋。奪取攻城。砲聲為號。四圍俱起。城眾潰賊。叫斬八十人。奔命渡水。溺死。片無。臣於四鼓時分。恢復城池。今門汁徐遵。飛報本府。及協鎮。請兵援救。在案。第六幅倒插。第七幅倒插。賊來勝追。趕。搖其巢。欲奪回縣令。劉從龍家眷。及地方屯紮。臣父躬率鄉勇。殺退。賊來勝追。趕。搖其巢。欲奪回縣令。劉從龍家眷。及

民間婦女百餘口。盤山渡。鎮而回。諭令百姓。識認領歸。一時歡聲載道。第七幅及第八幅倒插。七月二十八日。賊見援兵不至。復糾老營。以復仇為號。蜂擁攻城。縱火焚。臨城一帶。

民房。烟焰彌天。人心惶懼。臣父郡儒。值此兵窮矢盡之時。恐賊一登城。城將復陷。亟發石灰。實瓦罐中。分投擊賊。正在對壘。賊我。聖朝洪福齊天。暴風疾雨。突然而至。

臣父子率眾乘勢。飛灰擊石。賊眾潰亂。解圍而遁。第八幅倒插。八月初三日寅刻。殺傷戍副將。鮑虎為先鋒。引領大兵。臨境。臣父郡儒。親赴界首。迎接官兵。稟稱逆安境內。

係阜賊。聚絡鄉勇。恢復城池。報明在案。伏懇行令軍門。禁止殺戮。因此輸戈入地。歸犬不驚。壺漿迎犒者。相望於道。第九幅倒插。康熙四十二年。八月。鄰郡聞臣弘志於吳江道中。具本啟奏。為　聖朝首重忠節。臣父郡儒。殺退賊來勝追。趕。搖其巢。欲奪回縣令。劉從龍家眷。及

睿鑒。旌表。永垂青史事。內侍傳呼。對幫上船。隻。何蒙　皇上垂憫。孤忠。聞奏。臨時。特

命臣舟往頭裡走。痛父孤忠。善即。沈埋三十餘年。劉氏據縣誌。今得　上　聞　聖主思諭前行。龍棠載道。臣不禁涕零。感激之至。第十幅倒插。公舉名宦。

康熙四十一年。冬十一月。遂安閻縣紳衿士民。公舉名宦。懇詳崇祀。本縣知縣。並為恪結得原任敬諭。鄒儒。名檀。文場。才兼武略。乘鐸而守。實贊。孤忠抗逆。揮戈以退敵。

聖。倡義興師。罵賊不休。已見舟心貫日。復城有策。更知猛。氣凌霜。功既及於民。御祀

應崇於奕世。所當俯允。輿情。用昭　國典。以維風化。以勵忠貞。者也。有名宦錄。臣等。

年於江南無錫道中。面呈　御覽。內侍梁九功傳　旨知道。父忠實跡。何蒙　皇

感激涕零。隨向　御舟。九叩恭謝　天恩。欽取內廷纂修。原任山西平陽府臨

縣知縣。臣鄒弘志。恭進。此條署名。因十圖內有四圖曾經進呈也。惟書者無名。仍漁洋山人王士禎題云。遂安城大如斗。賊兵來。縣尹別載作官。別載作官。棄城。賊。賊紳耆。別載集。走。廣文別載作儒

孝勿火言記即滅應科火拜出偏移於人而日至一所有石微凸滑之果得三石形
滑則棺見鳥木已朽矣如文少時嘗修墓一鼠驗之死猶俊齧指滴血血沁入凌貝
骨徒步以歸里中人皆稱孝子云事見邑人徐承烈雜記水烈字紹箕號晦堂德清
諸生所著燕居項語十六卷載嘉慶德清縣志書而未列雜著即項治棠本未偏辭
於其書分目排纂此條為嘉慶辛酉十月十一日申酉所記前稱浙江通志徐清獻
公旭齡負骨歸木慨應科之不逮謂其年四十餘尚為牧猶子今去晦堂著書時人
五十載孝子之姓名里邦父老亦鮮有道之者矣辛此書僅存後之人拔拾於蛛絲
煤尾中尚得發幽闡隱當非孝弟之和通於神明有不可泯滅者歟余作此詩在道
光戊申亦十月十一日。宜偶然哉清渭南踰一抔土苦花菜骨斑紋古年年寒食棠
梨開祖楊公飯流其所嗟哉沈孝子。日夜慟不止父死骨未歸有生不如死芒鞋不
踐遠出門月腸慘結愁雲昏。秦雲渺渺望不見但見太行戍削黃河凍朝望太華道
百無補言就和緩居。倘舟河之濱本以求生來誰知赴死所生死猶然魏奉翁往迎
之舟塗得凶問哀妾斷腸時。妾如縲車絕君如縲絲車折軸兮絲棼如抽刀斷絲
妾踽踽計決弗悲映顧視清波影額學孝姑數一躍隨洋梭凜凜古節烈聞者為嗚
呼吁嗟烈婦不再生孟涇之水應長清印紐閒鴻緯云凶問迎中道翻身歸迎波無
醫能肉骨有恨竟填河花落青銅梭魂歸白水。曹家三尺碣血淚併難磨孝當生
保泰云白水心同潔滄波效命辰蛟龍應避窟凡雨欲謀沈偕老絲何侶同陽願竟
伸誰甘稱後死不作未亡人。張曉青庸發云一死如鮑卿此身已魂終古屯江濱捐
軀不化青山石銷恨須揚碧海塵地下依然從舅姑間中亦自有靈如孤毛何雷恒
沙數媿煞鬚眉姓氏淪史蒙山本泉云一死甘心殉所天女中烈士歷江瀆螺磯月
冷芳魂斷湘竹春深血淚鮮自昔盟言偕白首而今舍笑赴黃泉須身完節渾無憾
東海何勞木石填又事略言寶咸病劇時忧惚見儒人往來側默聞未何汎速侍病
者皆疑跡計是時正儒人自蘇起程之候蓋精誠所注神已先行耳此事頗與丙辭
文中皆未及故附記之

陳烈婦傳誄

陳塔存堉嘗述其所後母蔣儒人殉節事甚烈既而得請儒人事略及同時諸名流
誄詞余為乞外舅陳雲伯先生作傳其略云儒人姓蔣氏長洲縣人父梅坡母氏宋
幼聰慧舅氏宋雨亭以女孝經列女傳授之成誦即知大義年十七歸陳君甘谷子
寶咸陳氏籍上海寄居吳門寶咸早歲勤學積勞成疾儒人日侍湯藥衣不解帶泣
禱其論與歸震川先生集中貞女論所謂女未嫁而為其人死或終身不改適非
以益夫年既而寶咸病劇逆歸上海故居翁率儒人往視舟過吳淞適上海訃至實
咸已於前一日卒。儒人聞訃痛哭幾絕稍醒即乘間跳水翁呼人救起氣已絕矣
時二月十六日也。先是儒人在舟語婢曰翁姑有叔不患無後即脫不諱我必死既
所以語舅氏者胸合蓋死志久定非激于一時血氣者可比視尋常烈婦有過焉哉
乎忠義節烈人情所難。余嘗以節婦方義士烈婦方忠臣從容授命抑又難矣若儒
人者非能為其難者歟詩歌亦多可傳之作董琴南國華云蔣家女陳家婦節烈爭
爭世希有夫子攖痼疾就醫五涇口千金無方繫肘後危命沈縣遺陽九慈耗驚入
門迎夫刺船迓湛胸一哭心血嘔殞身從之拌沒首回潮與碧顛風吼千載抱石痛
曹娥奇孝奇貞同不朽。吁嗟乎湖雖深猶可竭烈婦之心不可滅化作寃禽銜木
石。汪悔人廷楷云溶溶孟涇水嗚嗚學人語中有烈婦魂頻花泣秋雨烈婦云是誰
窈窕蔣家女作婿潁川門上堂潔脩脯相夫能無違人稱梁孟侶夫也遘厲禍褲榛
百無補言就和緩居。倘舟河之濱本以求生來誰知赴死所生死猶然魏奉翁往迎
之舟塗得凶問哀妾斷腸時。妾如縲車絕君如縲絲車折軸兮絲棼如抽刀斷絲
妾踽踽計決弗悲映顧視清波影額學孝姑數一躍隨洋梭凜凜古節烈聞者為嗚
伸誰甘稱後死不作未亡人。張曉青庸發云一死如鮑卿此身已魂終古屯江濱捐
軀不化青山石銷恨須揚碧海塵地下依然從舅姑間中亦自有靈如孤毛何雷恒
沙數媿煞鬚眉姓氏淪史蒙山本泉云一死甘心殉所天女中烈士歷江瀆螺磯月
冷芳魂斷湘竹春深血淚鮮自昔盟言偕白首而今舍笑赴黃泉須身完節渾無憾
東海何勞木石填又事略言寶咸病劇時忧惚見儒人往來側默聞未何汎速侍病
者皆疑跡計是時正儒人自蘇起程之候蓋精誠所注神已先行耳此事頗與丙辭
文中皆未及故附記之

雙貞圖詩

明末錢塘望賽巷詩存君望名合長洲人詩存卷近時錄朱竹垞明詩綜沈明時別裁明詩別裁
詩一篇力辨女未嫁而守節之非又有周烈女一節則言其殉未婚夫之大義為前輩所
稱其論與歸震川先生集中貞女論所謂女未嫁而為其人死或終身不改適非

先王之禮也云云相合。固為說禮之精。然震川人有張氏女貞節詩則云禮以率天下之中行。而賢智之過。聖人不禁。比於夷狄。未有祿位而盡君臣之義。孔子謂之未仁。得仁。世之論人者。宜取法於孔子。則於木婢守節。不嫌不深許。益君子與人為善。而遠於事情乎。嘗欲作一文辨之。會有以便眞圖乘題者。其事為郡守定與君潛夫長子宗魯聘於胡。三子宗英聘於葛。潛夫卒後數年。二子相繼殤。胡矢不他。遂歸黃氏。素多疾。以歸寧卒於母家。年十九。葛聞訃。亦即病亡。年十三。潛夫尊人石香翁。醫程君序伯。畫女貞木兩株。作樊貞圖。裝成長卷。徵詩。余乃為賦古風一篇。以申其說。嗚呼。女而未成婦。不得以節名。後來韓君望有詩若應聲。斷斷談古禮。析義非不精。宜知熙甫晚為張女記貞節。不泥初見說已更。謂夫禮敢說。本以率中行。賢智偶或過。非可常度程。譬諸夷狄有陽儲。尼山乃有求仁語。後世論人毋執一。當奉聖語為權衡。我覩宋明來。氣節尤航航。章布未委質。抗志常捐生。男兒得此已殊絕。何況婉孌之質。能以一死堅心盟。韓翁非好作訐。詎拘文牽義。斷難平。所慮唐流借此自解免。有關世教良匪輕。我誦其詩梗胸臆。搔喉聊為俯首之。

倾奩貞女

吉水城姓胡。猶忘字。黃氏守貞死。鄉人為之立傳。紹興府志。亦載其事。

紹興婦正與熙甫後記合。名行其志。由中誠。厥純世間為罕。道見陸放翁詩。視此判若淵與澠。此固表揚足風世。我詩不顧辻儒。嘗知之過乎不敬。論者大抵如此。所謂抱牌子以觀者。此事世多有之。然亦有不敬。論者。大抵因守貞人可數也。予作歌。以古禮。能易也。故贅論於後。

管懷珠寄大鳥

金陵管小異茂才嗣復。孝廉異之。以古文名。故小異亦能文。避難來龍。踰冬訂交。以所撰仲姊懷宜人事略見示。紀其冬月二月十三日殉節事甚烈。宜人為異之次女。適同里曹君士鵬。曹君以陝西清澗縣知縣。本論服闋赴部。需次宜人家焉。聞城陷。自經死。先期作書與大訣。屬弟嗣復遺之。事略不具錄。錄其寄大書云。妾當懷珠檢柩。李舉人子清。別以書。託家兄。歸何期。逆旅猶狐貞。祇合家兄。歸何地。可以藏身。無如人心望。黨爭欲為遷避之計。現已移寓。廣揚營。孫姓閭戶屋內。此非妾之意也。茲聞賊氛日熾。危在旦夕。妾以死有所。斷不為小醜所辱。伏念得侍舅姑。是夜也。姊垣糾合六省之漕。謀之半年而後發。覩至大營。陳說機宜。書狀紛紜。賊不與其謀者。秀清疑曰。汝所糾獨無江寧人耶。君應曰。江寧人素軟。弱不足與圖大事也。於是賊誤其檄百數十人。然竟斃君於杖下。復殺其戶以徇。上元諸生黃鍾麟與焉。誤聞難逸出。投大營陳君死狀。欽使聞之。嗟嘆泣下。許以其事聞於朝。是役

中竟無知者。越事可謂密矣。時僧不至。西京橋間村人言劉狗頭被執時。謂人曰。事洩由我。願以一身當之。盛死不洩。眾人所以報張公也。及被拷掠無完膚。矢口不吐同謀一人。炳垣敬之曰。汝益誠耶。沈獄卒問。賊又並殺沈不猶愈於徒死乎。劉從之。沈聞劉反噬。已急遁去。賊信沈求與。賊瞞其急。脫城外官民聞沈媚賊債事。密切誡。亦賂金贖之。沈夜伏林箐間。望懼無措。自投村民求救。村民縛送大營支解之。賊亦俟沈棄城在城內者數十人。炳垣事雖不成。然自是群賊互相猜。蠭起內訌。勢始渙散。向日間反正者不可勝計。功亦偉矣哉。（按反正諸賊及此先於倫照之生死傳中未敘及。倫照之生死。附張繼庚傳後。）

金陵汪馬二秀才事

汪君崖。性好清潔。與清涼寺僧稔交。城陷後。僧不為動。與僧并為賊所執。僧獻所有。獲免。並欲救汪。紿賊曰。是吾寺中供粗除者也。賊將釋之。君厲聲曰。否。吾秀才汪某也。賊以戈擬其喉。僧又紿賊曰。是有心疾。君厲聲曰。否。我無病。我秀才汪某也。賊奇而禮之。且曰。吾視君非凡人也。盍降。君大罵曰。狗奴。吾所以困蹲者。為不肯變計諧俗也。況肯從賊乎。遂遇害。氣垂絕。猶自呼殉難者。上元縣秀才汪某也。同時又有馬秀才者。販牛為業。素不齒於鄉黨。聞城陷。慨然誓死。謂其弟曰。吾聞功不在大。吾與若匹夫也。殺一人而死。足以自償。若殺二人。則足為國殺賊而死也。可謂立功矣。因詭迎賊入。使其弟守外戶。乘賊不意。取所用屠刀潛殺之。投尸於井。賊續至。復然。日殺四五輩。以為常。既謂其弟曰。我有罪而不使人知。不武。因榜賊首於門。為他賊所知覺。遂與其弟皆遇害。此二事亦小異。所記小異。所謂注君順受其正矣。然不如馬君立功為尤難。余意汪義不從賊。馬志在殺賊。以火例論。亦可附張繼庚傳後。無容軒輊也。

甌陂漁話卷二終

四代傳經

包愼伯大令世臣跋我吳惠氏四代像冊曰近世經學之盛直接李唐而溯高古訓始事之功安徽則婺源江氏江蘇則吳惠氏江氏傳休甯戴氏紱金氏榜方氏矩金方之學固非戴氏比後亦無傳戴氏傳高郵王氏金壇段氏文益畢氏沅最精而書未行世然天下言學者宗戴氏三君子之功也惠氏之學則傳於其家庭訓相承者四世彌遠而彌盛至定宇儆君乃傳同里江氏聲而武進張氏惠言之於易亦私淑於儆君說者謂家學相承用力為易然江戴諸君之學皆不傳於其家即古之學能世守者惟渤海刁氏郎邪顏氏刁氏之書無傳顏氏之書傳者不及半未有世世相傳其書悉行於世而且盛如惠氏者也惠氏後人世昭嘗出其冊示余故得錄之按像第一代為明經律和先生名有聲原名爾節字律和號樸庵明季以諸生貢成均通經教授尤深左氏春秋作補注一卷後曾孫棟因其遺緒廣為六卷甲申乙酉之交與徐高士枋為莫逆友足不入城以高節顯第二代為其子大令元龍先生

周惕第三代為大令次子學士仲儒先生士奇別號半農第四代即儆君棟為學士之子世所稱定宇先生也又號松崖四代中律和先生名稍晦而家學是其所創故定宇先生有吾家四代傳經之語舊有授經圖沈公椒園廷芳嘗為之贊已久佚世昭字磐卿為仲儒先生之元孫追述先世遺意繪像四幀裝冊先乞顧澗賓江藩屬朱酉生諸君各為序贊題記復索大令跋其後茂宰美矣此固我吳文獻之大者而令之跋則於海內經學授受源流可以考見大略又不獨為惠氏一家言之矣

澗上草堂

徐俟齋先生澗上草堂在天平山南之上沙即潘稼堂為其寡媳孤孫贖歸使住併奉先生衆主為祠堂者門外有小澗其地至今稱澗上吳江徐山民侍詔文達源其族裔也嘉慶初嘗為修葺洪稚存太史小篆題額曰高風亮節陳仲魚數君隸書楹帖曰遯世克承文靖志窮居不愧孝廉名余少時初謁先生祠即見此額此聯當時分明憶記乃侍詔後刻節堂記畧此額作高風清節致易阮元仲魚辨語併不復記憶惟澗沙常易於塞水輒漫溢入祠屋不數年又傾圮嘉慶末至道光中待詔復約同志兩度修之後十餘年郡人復修益第四度矣所望後人更有繼此舉者培土築高地基使澗水不得漫入庶此屋可久存耳

生鍾瑞日祠堂記最初為潘稼堂撰今是重修作記者為袁簡齋洪稚存文東川三公又曰方外壽餘言兵燹後祠宇僅存間架其址春夏常為河水衝沒祠西數十步有土栽腳駁右隙地一區似可移建即將舊祠屋料拽用工費尚省壽餘有此說而無人為之領神今雲游兩年不歸祠宇仍存椽茶泔洳中可慨也已重修時同人議立楊易亭戴南枝吳稽田潘稼堂退翁和尚及哲弟貫時先生諸公栗主為配享俎豆一堂洵無媿色此外若宋致一萬端五似亦當增入者憶丁未春余隨同人致祭祠中遇毛叔美慶善話及新得先生自寫澗上草堂圖立幅索余題詩曾為賦一律云地老天荒此閉關澗阿高躅渺難攀早嫌黃綺輕歸漢不諱巢由竟買山世外心交甘共餓謂嘉興李潛夫門前節使悵空還拙部湯公再不得見殘縑莫認盧鴻筆指湖自號嵩山草堂圖中有滄桑淚點斑董琴涵文見此詩謬賞之後亦為叔美題圖即和余韻云巖回澗折見松關燬厭高風尚可攀愁對荒林弔宋鳥幸遇遺墨認青山寒泉秋約招魂舊永雪梅花訪墓還原注時同人重建草堂祠屋並訪青芝山遺墓加修謂二百年來圖畫在草堂想像淚痕斑

辨湯文正致徐俟齋先生偽札

湯文正公撫吳時嘗屏騶從再訪俟齋先生於山中先生避不見面僅之載籍世已久知乃嘉慶年間忽有人偽造文正致俟齋手札有幸得拜見頎色等語其事絕奇必無見湯公之事況集首荅王兵備田汪二知縣等書少年志節已如此豈六十外過湯公而反毀節乎造此札者何至居易堂集未曾寓目揆其意不過以文正墨跡世所寶貴俟齋而曾見文正尤人所創聞借此以衒異談而欺淺識更難保無射利之思而不顧厚誣高賢已甚余見此札已得售其偽而刊刻流傳恐後人信為真有其事故特辨之吾友陸方山嵩意荅山館集中有澗上草堂詩云蕭然廿載閉柴荊過眼滄桑自變更千古高風追泌柳一生心事託侯嬴承徽得食何憂餓卻聘無書為晦名誰似山陰戴處士死生不忘故人情其論正與鄙見相同附記於此可與天下後世有識者印證也

三家村

婁門內有地名三家村不知其名所由昉近見徐貫時先生一老庵遺稿題沈生畫詩序云沈子珮韍世以醫名所云吳城墽頭沈氏也墽頭在城東偏平江里第二橋圯下之三家村舊傳其先於宋靖康間以侍醫從汴梁南渡時吳城跸蹕之餘室廬燬燹人民鮮少其始祖挈三家擇此地居焉村之所由名也起屋萬間凡經亂流火

無歸者。皆依之。後以其術活人。其後益大。居旁舊有龍湫。築堰其上。以厭之。龍一夕為之徙。吳人謂堰為壩。故稱壩頭云。三家村之名。得此始知其緣起。可備志乘。亦罷市之稱。則今土人知者亦鮮矣。

徐元嘆外孫

石梅孫明經渠。從舊書舟得眉叟年譜一帙。自稱八慳老人。始康熙元年壬寅。迄乾隆元年丙辰。姓名未著。惟知為吾吳老諸生。及其子集為雍正癸丑翰林而已。後檢府志。有雍正癸丑進士許集。始知眉叟姓許。惜尚不知其名。屬余攷之。余閱年譜自述為元歎徐公外孫。因憶覺阿開士祖觀藏有元歎先生遺像。上多題記。借得細閱。則許集補錄其祖峭題詩。其父洽題跋皆在焉。原注章曰於是始得其兩代之名。且知峭為元歎女夫。洽則其外孫也。峭詩與跋。又在廿四年己卯。亥茲記峭詩四首。稍存落洽跋在乾隆丈年壬戌。集之錄詩與跋。又在廿四年己卯。亥茲記峭詩四首。稍存落木庵舊事云。雪擁蓮花入戶來。紙窗明淨絕纖埃。退翁題句三橋筆。應付茶爐一劫灰。原注雪翁原注賦生死交情志不賒。一番佳話世爭誇。二公原注鍾譚遺像今誰屬。落木無人再煮茶。原注客座一龕燈火夜常明。懺謝精勤懺五更。高峰彌陀三十二。滿山驚起實柴聲。

卷三

三

治四年乙丑。又定加府學長額十名。由長洲撥入三名。元和撥入二名。吳縣撥入五名。現有增廣。皆極思費及成材神試之額。增倍之。倍取之合計四學。遂有三百六十名之多。由後遞減。何其減也。

楊大瓢之父遺成事

覺阿開士以所得大瓢山人遺像見示。屬題。其像長髯三綹。瞥目瞻腹。體貌甚偉。大瓢浙產。而居吳中最久。為督撫幕客。中年絕域省親。負骨歸葬。人稱孝子。晚年著述甚多。今僅存柳邊紀略。有鈔本。余約略綜其生平。成一詩云。廿年淚思親夢旅里。冰霜出塞行。楓陛陳情掃骨。遂柳邊紀事著書成。依人不礙遺民嗣。流寓長垂考子名。世士宦游忘陟屺。披圖何面見先生。然於其先人遺成之原委。未能詳悉也。考之舊蘇州府志。流寓傳。惟曰父春華。坐友人累。偕妻流寓古塔。即大瓢自序柳邊紀略亦不過曰先子坐張魏之獄。徙於此而已。最後從友人傳鈔得大瓢雜文殘稿。此稿文三十八篇。無序目。卷次艾。中尚間有殘闕。太倉季錫疇題其卷首曰。揚大瓢師文殘稿二冊。阿藏其爺孫六世手澤。處六世子果林。為吾邑縣尹。沒後。遺書散佚。金石碑板。有人瓢題識者。甚夥。倶為骨董家掮載而去。此書亦由以易米。為紙貨淘寓。楊芸士廣文陴藏之。而與王君心齋吳同錄副本。又有送大瓢出塞者。則同人文老同時。倶見并錄於後。　請其所為。祁奚薦祭孫。名班李兼汝甲。合傳。略曰慈谿魏耕為兵部侍郎張煌言結客浙東西。班孫留之寓山。或經年不去。先府君亦時時過寓山。與耕語。當是

元孫云

題名錄紀捐銀入學之例

眉叟年譜紀康熙十六年丁巳。魏象樞條陳。入學每學四名。餘員捐銀一百十兩。准入泮。近時錢泳履園叢話。亦紀康熙十七年戊午。有　旨令該各直省童生每名

時浙東名士競以氣節相尚蕭山李甲歸安錢繒曾與班孫皆耕之所主也有江陰無賴孔元章者遇耕西湖自言從煌言所來有所需耕許之既而覺其妄批其頰而耕所交元章多知之於是偽為耕書抵繒曾繒曾等吳曉鉦到森曰此事湖人曹之所記紀之甚詳頗有與同初繒曾疏屬錢應魁據太湖為亂先仲父九有公權太湖營游擊窮治魁黨將及繒曾繒曾恐索耕私求救府君府君為言之乃免壬寅春耕繒曾雖作繒曾遣其妻書以幼子屬府君及甲書為邏者所得拟成耕繒曾皆死甲同府君班孫徙寧古塔而大瓠之友夔州唐鑄萬大陶送大瓠出塞序曰尤武字繒曾自獄中以書屬安城君春華字曰幼子累君其書為邏者所獲訊尤武夫婦安城君所在刑極慘毒終不言安城君聞之曰彼能信我而屬我其子今以我故死於刑是逆其死也遂自詣獄成流寧古塔得此二文然後曉於春華所以遣戍安再考全謝山鮚埼亭集雪竇山人墳版文曰先生既死山陰李達楊遯經營其喪甚力亦以是遣戍所謂李達楊遯者似即指李甲與楊春華但據大瓠集中魏雪竇傳雪竇者前為仁和顧豹文後為錢唐項湜既與謝山先所言錢唐孫治暘骨殊之者不同尤與其先人及李甲無涉謝山蓋未知繒曾託孤於楊李事但聞當時有此二人遣戍遂強以經營雪竇之喪屬之而並誤記其名若非目大瓠此帝永何從知謝山之文之誤也大瓠父墓在武康城十餘里近所有人得其墓志拓本又為墨卿題字此已遇渤過津錄其墓久不保矣附記于此

寒山寺王郎公書張繼詩石刻

吳都圖經續記論楓橋之名謂今巫相王郎公頃居吳門親筆張繼一絕於石而楓字遂正閱者每以宋宰執中無王郎公為疑及檢吳郡志采程師孟楓橋寺詩云邇來寺好尤瀾洒張繼留題內翰書自注今兩俑王內翰丁太夫人憂任其七刻二字不可解而吳之說解疑是在親寫是詩故不題名又疑王元之未為丞相且無封號恐非朱仙原所指寫詩者況師孟不與元之並世亦不應稱今續檢宋詩紀事遲師孟此詩即從吳郡志采入其自注則云今兩王王內翰丁太夫人憂親寫是詩故不題名二字應是衍太湖以其不可解而刪之兩王為王珪之字按宋史珪本傳以熙寧九年作相而丹鄆山在為翰林學士時得此方知毛刻吳郡志之舛誤不足據而師孟詩實伽陵經續記相合所謂王丞相者即兩王王內翰郎公當是其初封而史傳逸之也然則吳山寺中嘉定有此石刻不知何時失去今惟存文待詔大行草寫此詩碑在三門內西南隅壁間

若為王丞相補此遺跡此石與東壁唐解元書慕鐘疏碑對峙悟公已剋復地史沃溢塵塵更數十年後安知不又為王書之湮沒乎

王郎公封國年月

王郎公非但見於圖經續記憶蘇沈良方亦稱王郎公有治小便不通方但以史無明文猶待蒐考近見主明清揮麈後錄三舉熙寧以後宰輔封國王爻下注郎岐二字是兩王之初封郎公已有明證矣猶然未詳其得封年月也既而學言寫書告余曰考長編三百五十五元豐八年三月庚申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郎國公王珪為金紫光祿大夫進封岐國公又考宋朝大詔令集五十元豐五年四月癸酉王珪左相制結銜尚稱太原郡開國公其封郎國當在六年十一月甲寅文武官並以南郊赦書加恩時見長編三百四十一詔令六十載加恩制略云倘爾以成國之封圖經續記成於元豐七年正珪封郎公時也其丁母憂在嘉祐二年七月復拜學士在四年十月張詩書石當在嘉祐程詩當作於熙寧三年王未參政之前故以內翰稱之又胡心耘示以杜大圭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宋本有乙字近刻刪去上冊第八卷李清臣所撰王太師珪神道碑今節錄其文云元豐三年朝廷用階官寄祿超授銀青光祿大夫兼門下侍郎郎國公上即位恩加金紫光祿大夫改岐國公元豐八年五月己酉薨是書玉之封郎國具有的確年月可據且岐國之封身受祇及兩月而郎國開二年宋史本傳與東都事略皆不紀致後世不知本兒疎漏殆以虛封為無關輕重而略之歟得此考證不特可補史文之闕并足為圖經續記注腳也

黃子澄草堂

書畫莊觀錄載黃子澄論書八則小行書七百餘言自跋云此帖出自聖恩恩忙帶玉洞庭亦自有定數新傳草堂於洞庭灣日一展玩暫忘所憂世無知書者與之語書況天下事乎建文三年清和既望按明史子澄未傳謂燕兵渝南與外兵同調外密令募兵子澄微服由太湖至蘇州與知府姚善似義勤王及善請復召子澄未至而京城陷建文帝紀子澄之收在三年三月至四年五月召還此跋孟在初入太湖暫居洞庭西山時所題觀新傳草堂之語似非一過即去者惜今無遺跡可考公具區志太湖備考等書於歸公及第宅門中均未紀及諒由明代諱言靖難諸臣踪跡

故逐漸沒不傳無從采訪也

白文公生日會

杭州舊有香山生日會嘉慶中阮文達公生情浙學繼任浙撫杭人因文達誕辰與香山同日咸頌為白傅後身故歟會彌盛秉今相沿邦彥我邵則嘉慶初虎邱雅建有白公祠而五十餘年來未聞有為公生日設樂者咸豐壬子為公降生後第十九甲子轉頭之年海寧楊芸士庶文文孫時寓吳中特於正月十九公生日皮設牲醴招邀朋侶展拜虎邱祠下祭罷飲福談讌竟日而散此實吳中創舉故余紀事詩有我是遺民慙飲餞偶緣轉覺公誕之語也是日玉君詠齋汝玉即集成七律二章深得頌美詠嘆之意迨未幾即歸道山近聞其閒妙軒集白祠二詩竟成絕筆悵勝會之難逢悲故交之早逝記此為後人徵文考獻之資焉詩云千餘載後作生朝一瓣心香喜共燒詩滿袖中人盡讀春留隙上姓還標好將私祭今番創況是崇祠勝地邀笑識公靈來陟降今歌慕雨正瀟瀟原注是日午後過雨聞說西湖祀典隆年年瞻拜向東風稱觴更便承吳下勝舉倘教偏原注見舉俗自芸翁嫩柳碧含山色外玉梅香沁酒痕中坡翁雅集蘇齋盛服庶幾頭此後同次年冬丑正月同人踵舉見會過得陞瞥

觀音峯

祖雲望地尚姚然雨溜苔穿不計年欲問平泉興廢事夕陽無話下層巔此程序伯庭簠為余作東園訪石圖題句也水周利傳是前明徐太僕別墅距上津橋西北半里地久廢為踹坊皆布商所傭踹布者居之墅中舊有奇石曰觀音峯原注見題詠以石踹名如題四展如題也高踰三丈極玲瓏空瘦從之妙劉容峯觀察丈恕寒碧山莊與之鄰丈故有佳石亟嘗欲移置莊中未果至今屹立踹坊廢外所謂伍者殘甓敗礎而已聞其地本有二石北一瑞雲峯差小而玲瓏過之亦名綴雲徐太僕移自洞庭王文恪別墅者見姜紹書韻石齋筆談乾隆癸年尚衣使者肇峙城中行宮復遊宸翫而觀音峯以過鉅見遺殆可以感士不遇歟移牘者矣川了木青禹玉向見李容山歸詠懷伽蜕紀此峯本宋花石綱所遺自綴緣峯筆譚至此過半酬事敗運未入民間云云據此則前後兩遭屏棄此石之厄與可謂甚矣

復園嘉會圖

我邵業川內拙政園者國初海昌相國之別墅也拙政之名實始於前明王御史獻臣又待詔有拙政園記并圖自二十年前為邵人所購先所得華而新之名曰復園蓋因是園自海昌籍沒入官後曾為吳三桂女壻王永寧邸舍繼又為蘇粮道公署及此復為民房故題此名嘉慶末園又歸於武林吳氏至今林亭水木之勝猶足甲於邵城其在石刻為王葉二閒則頹廢久矣余曾遊蒲先之孫研溪舍已七十餘言其家藏有乃祖復園嘉會圖長卷搜借寓目始知蒲先於乾隆三年四月曾觴友於園中屬洞庭葉芳林作圖越十餘年王次山侍御為之記沈歸愚宗伯題詩二公皆一再題詠沈乃在園與會者即以是秋登鄉榜衰則將之姻家後曾廬寓園中者也芳林之圖結構清妙寫照尤妙奚有神然異地久無知其人者原注見周文恪記九月行舍文端記園元吳中葉氏初開慶方環山補景太湖補遺有葉芳林傳物衰物也今錄侍御記文於此不獨可想見園中位置且於又侍詔拙政園記後又添一段遊閒矣記云蒲君誦先揭長卷眙余曰此吾十二年前會戚友於園中洞庭葉震初以龍眠妙筆繪為此圖沈少宗伯歸愚雖書大略於前然卷中諸人之姓字舉者未盡知也我為子言之子為我記之手撫卧樹頎然獨立者為家叔往宮少年二人並立水榭長者為蔡封千幼者為吾兒世熙撫松而遠眺者為張嘉起水亭中四人紫袷衣倚柱而坐者為唐景靚垂釣為從兄寶林把卷者為陸位昭坐於其後者為內兄申尚度獨坐小軒中書揭卷者為唐士安水邊松下兩人曲要老者為家泊

觀音峯

祖雲望地尚姚然雨溜苔穿不計年欲問平泉興廢事夕陽無話下層巔此程序伯庭簠為余作東園訪石圖題句也水周利傳是前明徐太僕別墅距上津橋西北半里地久廢為踹坊皆布商所傭踹布者居之墅中舊有奇石曰觀音峯原注見題詠以石踹名如題四展如題也高踰三丈極玲瓏空瘦從之妙劉容峯觀察丈恕寒碧山莊與之鄰丈故有佳石亟嘗欲移置莊中未果至今屹立踹坊廢外所謂伍者殘甓敗礎而已聞其地本有二石北一瑞雲峯差小而玲瓏過之亦名綴雲徐太僕移自洞庭王文恪別墅者見姜紹書韻石齋筆談乾隆癸年尚衣使者肇峙城中行宮復遊宸翫而觀音峯以過鉅見遺殆可以感士不遇歟移牘者矣川了木青禹玉向見李容山歸詠懷伽蜕紀此峯本宋花石綱所遺自綴緣峯筆譚至此過半酬事敗運未入民間云云據此則前後兩遭屏棄此石之厄與可謂甚矣

後曾為吳三桂女壻王永寧邸舍繼又為蘇粮道公署及此復為民房故題此名嘉慶末園又歸於武林吳氏至今林亭水木之勝猶足甲於邵城其在石刻為王葉二閒則頹廢久矣余曾遊蒲先之孫研溪舍已七十餘言其家藏有乃祖復園嘉會圖長卷搜借寓目始知蒲先於乾隆三年四月曾觴友於園中屬洞庭葉芳林作圖越十餘年王次山侍御為之記沈歸愚宗伯題詩二公皆一再題詠沈乃在園與會者即以是秋登鄉榜衰則將之姻家後曾廬寓園中者也芳林之圖結構清妙寫照尤妙奚有神然異地久無知其人者原注見周文恪記九月行舍文端記園元吳中葉氏初開慶方環山補景太湖補遺有葉芳林傳物衰物也今錄侍御記文於此不獨可想見園中位置且於又侍詔拙政園記後又添一段遊閒矣記云蒲君誦先揭長卷眙余曰此吾十二年前會戚友於園中洞庭葉震初以龍眠妙筆繪為此圖沈少宗伯歸愚雖書大略於前然卷中諸人之姓字舉者未盡知也我為子言之子為我記之手撫卧樹頎然獨立者為家叔往宮少年二人並立水榭長者為蔡封千幼者為吾兒世熙撫松而遠眺者為張嘉起水亭中四人紫袷衣倚柱而坐者為唐景靚垂釣為從兄寶林把卷者為陸位昭坐於其後者為內兄申尚度獨坐小軒中書揭卷者為唐士安水邊松下兩人曲要老者為家泊

流連暮春花時春近午少遊記名園山將高樹史孫湘雲宗儀訓洞仙歌云風
烟一望是元卿三徑辭為特
景我來林已暮陽柳風疏時
認得絹素沈吟欲回有早月上魚人拂簷花影在中有青海鵬如子欣題五律四
首句云詩傳頭士如自注園中實主
閒門外治為濱內偏西有毛家花園乾隆初為毛逢齡觀察別業舊名清華園沈歸
過尚書曾為作記觀察身後家落園久廢兼余當開步過之見敗壁有字跡已剝落
窗四得四語曰草長寒蛩無客過春歸廢榭自花飛朱闌蕉日遇臨地半作民居抢
竹扉知為郡友袁文漸所題七律從半而北前歲缺不可見句頗能寫荒寂之景佛
以語觀察後尚收美明經叔美即北新得謝林村此園圖卷見示索為作記余以王
君韞齋已有園記在前乃為書後王韞齋作此園記謂園林之興廢無常賴有名人
園詠則歷久如新此言誠然觀園詠亦不能無散失又賴賢子孫蒐羅而表顯之則
深而明中有高樓翼然其前為廳事廣山將相國所書為宜堂扁尚在竹小戶錯雜
居之不能無庸庸馬厩之歎堂之右高阜阪池間以叢樾猶可想見當時台榭之勝
莫聞卧一石洗視為沈尚書碑記慨然思買購亦友叔美再過已失去為之悵惋見
時固但知有記文刻石不知史有謝供奉之圖也去歲聞叔美購得是卷方為忻慰
今秋携示則已贈軸一新題詠畢備賢數四不啻斯園復歸故主而招我徜徉於
池館中焉雖然使是卷不遇毛氏後人得之祇為尋常一物即毛氏後人得之而不
知珍重表彰亦猶是尋常物耳然則叔美此舉他日有攜呈節下名園記者不當引為
佳話哉園初卿陳學士璋贈山堂鄰兩家同時並盛今陳氏後人零落殆盡堂久鞠
為茂草我意學士盛時亦以當有圖詠詩門衰世遠無可訪求於此益不禁為斯園
感月華也咸豐元年中秋閒邑葉葆題後未及一載叔美及歸道山所藏書畫川
北家不甚愛護已皆散去此圖不知又流誰手矣偶檢舊稿存之不禁惘然

沈尚書門帖

沈歸愚尚書未達時曾居木瀆鎮旬題門帖曰漁艇到門春漲滿書堂歸路晚山晴
二語極肖鄉村清遠之景後來居者知為尚書手墨即鐫諸門閒余少時過之見老
屋破扉猶存字跡因常口誦不忘五十年來詢之漬川人無復知者而余亦迷其處
矣近見王韞齋孺集中有題絕句有一章云一區塩宅太蕭條香絮情懷向何處亭台重
過久訪之必確塩宅在武門有神祠四面水繞飛橋西不數武門有神祠四面水繞飛橋西不數武門有神祠四面水繞飛橋西不
紀尚書館於木瀆主人有紡娘愛聽其夜吟聲申當即在倪屋題門時也

沈尚書生祠

歸愚尚書通籍後　恩眷日隆踰近八旬以少宗伯引退加尚書銜在籍食俸二十
載晚年許建生祠塑像且賜扁曰詩壇耆碩　賜榻帖曰玉堂宿老今烟客天子門
生更故人皆出　御筆可謂極詩人之榮遇矣祠屋在滸浪亭對岸西北身後
以徐述夔詩序事得禍盡追銷典視臚毀像而祠屋仍存余少時亦曾過之空倉上
旁扁聯額版猶懸於蛛絲塵網中見之不勝盛衰之感

春融堂集詩紀事娓娓

王述庵司寇春融堂集中有聞吳侍讀泉之時有參劾作云糊顏尚冀履花封快聽
風雷下　九重豺虎有知應不食鷹鸇必遠自翔容旁觀尚欲舒公憤當事能無娩
曲從加注瑞平詩夫學使天道恢恢原不漏昌言足警群凶此詩蓋為前蘇州細捕同知李
娓作也嘉慶四年我郡有諸生之獄其端起於吳邑令甄輔廷為巡撫蒐捕偵　國
忌日杖責生員吳熙安控於有司不得上四學諸生不服適學使平侍郎恕松江按
試還群往督門使舟呈訴學使已有先入之言拒不納諸生譁而散次日紫陽書院
觀風眾怨未受卷學使恕命有司收卷百餘人訊狀承審之日李娓其一焉以有睚
眦於諸生迎合意旨鍛鍊尤力磯草二十四名欲科以聚眾滋事之罪事既白平與
李皆鴆秩去李猶得為縣未幾為湖南學使吳公省蘭發其私書請託事坐遣戍新
疆人甚快之故司寇有此作司寇先有與乎學使一書責其徇州縣而虐諸生語甚
侃直為時傳誦而文集未編入後且倭恩元吳門補衆中已刻之故不復紹聞獄方
急時鄉先達皆以慎默遠嫌為之師長負重望者亦喑嘯不敢發一語與有司抗

戴戊卿捕鯉行紀以潮俚事

吳郡向無潮人自西洋通商潮人販土者僦金多寓閶門外有富而豪者為之魁始猶安靖自父丑春金陵臨後假保衛為名聞者練勇無識富家助銀數十兩官中給始懸門外許以冠軍賜銀硯代為驅逐甚有避亂遷鄉俾潮勇設送者於是遂起北覬覦之心而狡然思逞其魁則平日交結地方官不肖之員利其厚贈至於約為兄弟因而特官為庇魚肉閭閻無事不有始而強取食物繼且白晝搶金矣始而鄉間為盜繼則即劫道城矣受其虐則占路過遭鹽其女則誣娼詐者持刀登門醵成命案械鬥者列砲大路阻絕行人有司置若罔聞訟之必加袒護至丙辰夏而吳地幾暗無天日矣太守西蜀薛公煥平時廉得其實七月涖任後即請令撫軍部勒士卒中秋夜午親自督率出城搜勦潮匪初猶拒捕旋皆弭首就縛起贓無算捕至分別首從先後誅斬於是遠者聞風多逃吳市遂得肅清馮元和嚴戊卿文學承咸首唱捕鯉行紀事其辭曰潮州刺史腦魚千載以來稱蜜異潮州近海風氣惡其人都是鯉魚類冥頑不靈貌王音羊很很貪性狂悠毋西餘孽散江濱羽檄爭馳方有事潮人雜處閭閻城白日橫行無畏忌掠人財產充塞囊擄人婦女入旅次城西戶口最殷繁夜夜人驚寇盜堅昔日鯉魚在惡谿今日鯉魚在平地昔付民畜害猶小今食民膏禍更熾河東太守人中豪一麾出守來吳市下車即問民疾苦同僚切齒潮人肆訪問得實心激昂不露聲色運神智區別為良散其熏約法三章仲大義隨向軍門請兵符材官蒼頭密布置中秋夜半月朦朧魚鑰沿閭偃旗幟雷霆疾走搗其巢身先隊伍青驄騎潮人恃眾猶跳梁過高困守舉烽煙弈中之虎釜中魚一網擒之伏猛鷙當時抗拒幾十人先服上刑市中棄其中械繫數百人縶縶入城屬之吏省釋無辜不濫刑巨魁駢首試丹刑黃歇堂前秋草殷猶記京觀盤府仰士民環屬聲歡騰剪賊聞之心亦悸吳地已無內顧憂江上凱旋望群帥是時潮匪之魁鄭姓徽幸漏網事後僅遮解回籍論者猶以未經正法為憾同時和戊卿作者以子木青奇釋覺阿祖觀詩中皆及此意頗有責備之詞然余以戊卿詩如元次山中興頌獨合頌揚正體故特存之而附記其實云

陶文毅題古雪居詩

陶文毅公撫吳草有夜宿太湖東山題古雪居詩云古犁標門妙墨留原注門如犁字半寺三門無香光書禪房深處徑通幽窗連樹色雲生案澗滴濤聲雨入樓遠有明湖頭一角午水

絕頂路雙眸恩恩莫訝鴻無跡雨夜青山惜枕頭文毅是時為監助新開鵝鴨河工程遂至東山信宿而去此詩即異日山中掌故故存之

（掌寺僧發治盡香光舊額已無有矣惟古書居號猶尚在仍懸陶文毅公此詩立軸紙墨如新考僧傳言守此未嘗一日去也再上六角石柱一亭係文毅供奉篆勒、寢鵝鵝河舊跡亦完好）

新卸心石屋四字處亦完

行可避太湖風濤之險年久淤塞道光八年司馬劉公鴻翺濬復之洵為利涉者與也

積善西院古梅

閶門外白蓮溪內積善庵西院有古梅一株在深翠堂前為明李高士徐樹丕手植相傳為宋所植一本三岐虯枝蟠曲高出蒼際花時繁英滿空妙香襲人此梅與虎阜俊山玉蘭老壽相當匹而志乘不載昔人亦未見題詠託根野寺幽寂自甘可與東園殘雲峯稱花石二隱也余暴與友人頻年過訪有探梅屢賡天字韻之作詩多不錄嗣偕內子尊仙放舟過院看花復得一詩疊前韻紀游尊仙亦有和作並存於此以志一時雅興余詩云春風雙載鏡中天一碧溪流解凍堅經歲相思酬夙願隔宵預約損清眠便期泛宅長偕隱莫擬窺妝偶見憐花海烟波知更勝塔鄉何日共移船

西紹興府城西南有花潭潭北有柳花園園中有柳花池池北有柳花神堂堂在焉

（家陳氏有花神畫卷仙詩云此身直到妙香天一樹玲瓏玉比肩贈禮合如逢古德遊曾憶趁春眠鳥迷行處啼相引翠袖憑來聽亦憐小異人間看花侶雙幹吟田木闌船近年樹已憂非三岐之一僧家藪替院亦他鄉飛似向時看花之盛而芳仙亦已於前春長逝矣溫游如夢為之悵然院僧素被王伯穀手書詩卷今史不知流落何處

陸服爺降乳

吳閶雪軒史香蘇山館集中有書烈婦陸服爺降乳事詩後一律序云烈婦吳縣人字滋塬年十九歸同里吳培雲秀才十日而卵矢不嫁歸依其母母殁隨父僑居南昌曾畫荀給水幾父又殁鬻身為婢以營葬資誤入山中觸石而死葬在三村惜無表以貞石者有詩降壇自序如此刺史詩云幾日春風入斷紘魯陵猶見附江船但知反哺隨烏鳥爭信蘇魂化杜鵑紫玉緣指完節地青衣甘殉貳山錢一抔土三村道沿神秘花守墓山曾窗谷中巫賢雨節屋基中有五古一篇紀此事尤詳烈婦生平俱柳依依大忍相似非節烈亦由降乳而傳吳人宜為立主以配享柳貞烈庶足慰彼貞魂矣

（虎邱有柳貞烈祠）

青螺湖

朱酉生有小印鷗螺湖漁隱四字以非先人墓在仰北青螺湖傍故自署此號中亦屢有螺湖詩也考其地即長湯在虎邱西北塘達虎丘長湯自遞水高魚人稱蓄漁處為青苔湖又訛為青潭湖杭隆中游墅詩人即將夫源有亂峭解秘過青苔之句其字本不作螺然此地湖名本非稱旧古苔苔轉為螺亦極韻勝正不妨謂青螺湖之名即肸自酉生非

遊石公山記

石公山在包山西南與包山相風而別為一半岩石秀異既抽湘波佘於庚辰春仲往遊自水山白沙挂颿乘風逕渡不及十里循湖濱得一港春鳧滿渚漁唱在蘆山色撩人于馬臚指山麓林木蔥蒨拾級數層小亭可憩乃入山初地也舊有榜曰引勝今已失之由亭而進奇石迎人若拱若揖應接不暇矣山根石壁俯壓水面都作洽研欹空之形石腹中屈曲玲瓏可通行跡忽偏空若危梁忽鉅幽若深井盤詭皆出人意表望下風濤洶湧起於履罅或杖佇觀颿颿乎欲鼓水仙之操鄰懸流構館未能逾此奇也石壁盡處復登山路石公禪院在焉中有翠屏軒倚絕壁俯潑潭境稱最勝山僧貴茗相待茶烟禪榻小坐片時意趣幽絕軒左右磴數十級是名丹梯即登來鶴亭之徑也來鶴亭翼然距於翠屏軒後絕壁之巔相傳昔有鶴來止此故名憑欄一望風帆沙鳥出沒於烟波洁淼間遠近諸山皆可引而置諸几席下視山中巖壑盡歸足底高曠之致爽心豁目壁間游者題句云狂懷欲向山僧說鶴不歸來我不歸蓋其移情深矣距石公禪院東數十武穹厓豁開如廣厦者曰歸雲洞石勢皆作欲壓之狀最深處鑿石為大士象高丈許洞前平廣如場圃一亭正與洞對曲廊帶之林樹環映其旁松露不飛忽結烟篆繞翠欲滴半染佛衣靜坐亭中頓復塵世間想聯雲嶂在山之西北隅石壁如城堞宋時民獻奇石半取於此舊有碑文勒厓上字已漫漶拂拭苔蘚竟不能辨維時斜暉射壁紫翠萬狀石下泉溜細鳴聲如琴瑟徘徊久之自聯雲嶂遞邏行劍樓矗峙山背俗以一綫天呼之兩厓劃開百級直上路通猿鳥氣合風雲真奇境也踏中穹僅容身攀躋達頂穴山而出兩壁丹黃青碧絢如錯采風嘯鵰度時作異響故又稱風弄山頂即來鶴亭後壁緣藤附葛始下俯歷亭側此身不覺已飛度層峯矣日漸低湖烟欲暝榜人來催行遂揖別山靈而去以上記文余生平抱山水癖而之濟勝具游跡所及者郡西靈巖天平諸山而已年來腰脚更衰即近郭山中亦不能常躡屐石公僅三十年前一至此文久不省記偶檢篋中得之恍如節屐再經昔劉和歸潛志復附載游西山記遊林慮西山記二篇後人因其專集已佚從陶九成游志續編采錄余於詩文隨手棄置叢殘不自收拾吹綸錄及此書中間或因事牽連偶存一二茲搜歸潛志例而小變之附存此記於是卷之末他日循覽所及庶又可作一度神游云。

鷗陂漁話卷三終

張江陵祠堂題壁詩

清 古吳葉廷琯調生著

悉壑山莊劉氏藏明季人詩一紙字作行草題為打江陵張文忠公祠堅石皆玉啟茂與江元慶二字蓋作者果籍姚氏也詩云祖翁拋故宅殘入門人自踏不生苔國眉猶鎖一詔旌忠骨已灰思怨盡時方論定讒疆危日見才難眼前國士公知否拜起猶能拭目看後按一紙願云其小術跋云此張別山先生手書也先生與留守相公同被執於孔有德軍中多唱和之作刻入浩然吟中偶書此紙為留守公侍者拾得攜歸虞山邨叔高能識認邨并記於此後學顧苓按別山名同敞江陵之曾孫永歷時官總督學士珈雅留守同殉桂林之難北手錄此詩中有表揚其先人語書亦留守未可知王漁洋池北偶談述李天生說荊州張江陵故宅今為公解有人題思怨盡時方論定二語人以為確論今得此紙始覩其全篇且知作者之為王啟茂頗為怪氛崇禎時江陵雪罪子孫蓋即以故宅為祠堂以詩題與首句兼祠宅言之而漁洋亦記為題其故宅也惜啟茂出處張公書時未記末二句亦不知何指近見黃梅喻文鏊考田詩話首王天庚閒雅淹博有古名士風飲不一舉而能竟夜快談以故流輩多親之陳伯璣詩慰中選天庚清宮集數十首又云聞天庚著有抽修堂集玉鼠齋樂府茶瓏三昧晒書銷語松腴錄等書今不存附存之亦略見啟茂生平梗概云

明末以時文考內監

明之內監有所謂隨堂秉筆者職任亞於司禮監而書寫諭旨批答章疏皆出其手居中閉寄其權頗重舊由司禮監薦舉擢任崇禎元年冬始面試以時文欽出事君能致其身題鄭之惠曹化淳二人皆考中式拔用至十二年夏季李承芳署司禮監印時其名下頗三聘欲圖速進密託乙之名下王建鼎代作選於眾時藝一篇被巡綽宦發其事李不得已奏知上立將三聘責斃降建鼎淨軍發南海子看守牆鋪事見劉若愚酌中志若愚亦內監明習掌故所著此書紀宮中規制甚詳　夫思陵政事甫經懲創魏璫乃不

知覆轍是鑒仍思任若輩以事權宜其終致危亡而不可救試以制藝尤屬無謂然是時薇蓋皆嫻習此足見明季風氣崇尚八股文之深矣按前中志云鄭之惠號明性邱人讀書專心經史左國等書詩習杜工部字號黃山谷能作時藝古文後因事下獄入所居與鄭鄤見其詩而稱賞為之作序稱其戊辰夏奉使中州過岳武穆故里感文臣不愛錢二語賦詩申意己巳冬敵騎薄城憂時愛國賦今體詩八首故以巷伯卒章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夫子存而不削擬之余考錢之陂陁於溫相甚危後得曹化淳之力而解或即由鄭為之關說故於序文揭意推美耳志又記之惠之友湯臧亦內監著有懸代年號攷署謂本朝建元十六而誤重前代者五之過蓋謂永樂天順正德隆慶天啟五年號也

溫體仁家書

明季督師袁崇煥之獄當時帝意謂其通敵召兵故加嚴譴幸賴吾　純皇御製文集中力為昭雪而覆盆究案始得因煌煌　天語而明近閱烏程張秋水廣文蠅鬚館詩話紀其所見溫體仁與弟幼真家書三則始知此案實由體仁逢君之惡譎謂而成廣文謂其處處皆自罵供狀信哉第廣文此書僅有鈔本且亦未經編定恐其久而湮沒特錄溫書如左為讀史者論世之助一曰□□警偏近京師而姦黨尚自固營壘全無為君國起念者庸宰相任人穿鼻倉皇失措戒嚴半月不過老弱營軍鵠立風霜之中日夜凍死百餘人而已不意積弛之弊一至於此人情洶洶南竄幾半獨攜家眷者不許出城而士紳內眷有扮男裝者有藏箱篋中者往往為伺察所發覺可歎可笑又曰十一月間連寄三信至浦蒼歸而敵騎已薄都城矣賴滿將軍一戰人心始定城守漸有次第然引敵長驅欲要上以城下之盟及敵偏潞河華亭閭中素與袁通倚為長城不意誤國至此可恨可恨賴臘月之朔聖明立擒袁崇煥下詔獄次早敵遂拔營而南云云今真敵無幾皆流賊敗兵假敵以肆劫掠日惟淫酗為事若得猛將率勁兵數千夜斫其營可以立盡恨諸將俱退縮觀望玩敵養亂目下雖無可虞倘來春敵知中國虛實更圖大舉則事不可知耳崇煥之擒吾密疏實啟其端此亦報國之一念也又曰□□入犯皆緣袁崇煥以五年滅□敗皇上而陰與華亭姦輔臨邑罪樞密謀欵敵遂引之長驅以脅城下之盟及敵偏潞河華亭猶大言恃逆督為長城奸黨交口和之吾不得不密疏特紓以破群欵及逆督既擒奸輔胆落復挑祖大壽引兵東行以為怙逆地吾不得不再疏以堅聖斷兩疏俱留中故不抄傳然次疏特發閣票中有奸臣密諫等語蒲州華亭見之恨吾入骨乘特簡宜興之日即具揭力薦桐城會稽以阻吾晉用之路不知此時七尺軀尚無安頓處何問功名哉今敵雖東而永平一郡文邑望風投降為之內應者臼養粹也父子

黃甲。甘心事仇。不意國家養士之報。一至於此。考體仁當日。亟謀入相。所忌韓爌錢龍錫二輔臣。即札中所稱浦州華亭者是。故特借崇煥以擠去二人。而思攘其位。至阻吾晉用云云。不覺真情畢露矣。臨邑罪極。謂兵部尚書王洽。桐城則何如龍。會稽則錢象坤。二公則龍錫罷後入閣者也。

綠牡丹傳奇

覺阿閒士。有書壯悔堂集後四絕句。其末章曰。少日閒情悔最難。倘城名士雨相攢。傳奇爭愛桃花扇。誰唱溫家綠牡丹。隸書顧新儀人。以綠牡丹出處見詢。余按是事。陸粹亭先生復社紀畧曰。當天如之喪。振國表也。湖州孫孟樸溫寇可鄙。置酒舟中。里任來傳送寒暑無間。凡天如介生游跡所及。溫每為前導。一時有孫鋪司之目。而越貴游子弟。與素封家兒。因溫拜居張周門下者無數。諸人執贄後。亦名流自負。趾高氣揚。目無前達。為程溫育仁首輔體仁介弟也。心醜之。著綠牡丹傳奇詆之。或云為程有子。亦欲執贄拒而不許。以是致反脣。杭俗好異。一時爭相搬演。諸門生病之。飛書二張先生。求為洗刷。西張親泣浙。言之學臣黎元寬。元寬南張同籍。聲氣主盟也。因禁書肆。毀刊本。衍楊書貴。究作傳主名。執育仁家人下於獄。育仁如故。人在介生門下者。為溫以介刀求解於二張先生。不許。獻俘而後歸。南是川越中仮命社局者爭頌。而夫子不畏強禦。而畏江局。程顯開大隊矣。又張狀水。必書館集書綠牡丹傳奇後云。此吾鄉溫氏敗於復社之源。書中以管色為有宮是之辭。其實柳五柳生尚公范景詞據復社紀畧。名有指斥。其於越人銀亦玉元趾陳章侯一流。而炎興沈重者。以在朝則影黎媿庵倪三閣。在野則影張天如楊子常周介生輩。大致如十錯認燕子箋。亦明季文字風氣所趨。而語語識切社長。極嘉矣。然罵之致宜媿庵當日禍。禁之。要其詞藻有不能沒者。蓋相國之弟。育仁暨二子儼仇。借人為之。謝英願。棄直用自況。惜乎名氏湮沒。世莫有鍾馗。不又取以入錄。鬼神。汪湖城曰。借曰。楊生笞。自開情偶寄。人後。夠打王之賊。見南疆逸史。乾隆中賜謚忠節。如以為三百年國社所關。則一笠翁。又烏得以家元雅。鑿少之。余謂此裝。實復社極盛時事之徵。不待留都防亂。公揭群小已欲得而甘心。豈非二張先生釁於之隙。斑斑可考。有以招之矣。特學先生紀此。其意蓋亦深致不滿也。

熊次侯諭儉官檄文

昔在漢上。地明季漢陽考廣魏晉封所著竹中記一卷。紀父未見以張獻忠逆掠武昌。野渡之舟。實內貧而外狡。衣冠展其戲謔。懼奉國之玩將興。兇慶庫修其金錢。恐洛口之倉易盡。嗚呼。使慶緒以歸朝而弒父。雖子儀可以無功。若宏正能誓眾以尊王。即李絳何難請賞。唐將數朝廷之喜負。坐失狼封。蠻夷畏中國之有人。矧茲訊獲。先生制義弁冤。我　朝久已家絃戶誦。而駢體文之工。復如此。意其他雜著。亦必大有可觀。惜未見遺集流傳也。據竹中記。晉封先作討賊檄文。先生見而賞之。援筆亦成此。八月朝。晉封之友朱開子。偕先生携二檄乘間入城。從人叢中投偽官案下。既啟視。口噤心悸。不視事者三日云。其豪氣亦不可及矣。按漢陽志。熊任氏口人。熊鳴岐妻。避亂李女家。聞賊至。死之。女亦從死。以子伯龍貴。贈淑人。僕普贈一品。伻中記。則言熊子時相過從。似未喪母。柳癸未以後。湖北屢亂。頻仍。熊母死節。或在申酉之交。而志誤書歲。

侯忠節公父子為儉窩作書

嘉定侯忠節公。乙酉之殉難也。有人函首送其家。函首者。錢宮詹侯公逸事言是。太學生朱之熙。陽湖邑侯文節傳則作金生。未知孰是。故但云有人。獨屍身不獲。遇侯僕號於路。言主人死時服色。因求得合瘞。見錢宮詹所記侯公逸事。夏考功幸存錄。則言侯公殉難。義僕獲恕從死。知侯氏僕隸。皆非落落者。噫。昔見忠節。視學江西時。父子四人。為儉窩所書長卷。其人其事。亦頗異。忠

節所書者劉鯤事略過不提二論出漢魏叢書劉子新論此書四庫目錄題為劉晝所
或注劉孝標其說非今本唐袁孝政又重編題此書撰即孝政所序而係名劉晝文不錄但記其題語云係節官舍
病餘僮到捧册喘喘乞書劉鯤二論實趨走之暇能稍涉文史儒一獻詩欲希青鳥
前韵之作而一時知交謀相贊許如右軍之稱郝奴似覺過情且非余所敢承也但
其性近碰執自謂臨事勿欺臨財不苟夫人悄喜
筆墨故當與蛾附鷹搜者有間特為破格書此以堅其志俾終無媿於自謂者而已
庚辰孟秋七月廿二日廣成居士識時廣成一郎伯子演書所從問家箴云漢畜邑
養晉遊綱紀應門五尺在家千指昔以罪入今唯養使食人之食勤人之事勿謂身
微勿謂道副吾思克終有則有矩唯巧寡愚毋憊以隨爾課唯頑寡才毋
校以教厥捉我思古人在阜不少匪域之殊唯人之效牧羊維侯斫石維圭執鞭太
刷報罌宅綢彼實異逢非我思同監於磨廣視彼趙忠銀鹿命僕典琴字童無以奔
走而塾紙筆捧劍吟詩咸陽之卒容頭善文卻公之宰無以安龍而師溫脫收綸故
世隨張於漁遣首長鎮亦惟事成無情而熱脫為人下倚賓虐神辛禍主者守穴如
窩惟圖公之呼司馬無怨而食而有貳心的僕之貧主之賢仁擇才而終身惟病奴
之事願君無狃而趨而競撲滿王誠覆斗陶訶牧豬醉酒而賞我不古俱無懷而欲
而好當逐張課納賂王豢食肉我以其清彼以其濁堂堂而翁是服是共役役而傭
只輯是謀無以久貧惟勤之替無以分曹即安避勞無託辛勤而困是為勤無挾龍
顧而妃尊志素陳之地餘雖文不法平頭提箱既勤乃拙雄趣士風次孫忠節人之
報主能各有甲唯臧爾心用敬厥業非爾而命亦我之羞三世令僕族曰華腴題語
王家人者其職甚細然家道昌替悉係焉故用作箴而名之曰開家大其義也久欲
以告僮靡無可與解者過僕實持素册乞書遂錄於後謂其知近紙筆也亦有助焉
庚辰七月廿八日客南延書一印仲子潔書所撰古柏行云中堂有奇樹鬱若車蓋
婆娑數餘數畝托根墊奠移風霜擬不遺心力自謂子孫之謂如是足已
綠盤雜萬箕箕來統之中修爾秀舉鬣陵垂青麩結附倚明德語云憑湎私成久勢
且長風雨相扶持廟言直爾心為爾固其枝修修能結束不學群條靡一夕雷雨作
龍蛇屬如馳捕輔永茂芳千齡以為期題語云右南州署中賦得古柏示僕實作實
在個世父正氣清風居官以退為節方在南曹辭北銓謝台諫出為潘泉而世父有
喜色及在嘉禾以大廉特拜京兆旋所所天子銀台之命而世父有戚容唯實亦然
頻能學吟其志乃亦自好余常謂人不可以徒言亦不可以無志夫竭誠去私不勞
怨是合亮此志也雖以事君無不足而實儆即以自許今其侍我父廿餘載矣而不

見其隙破言未謂無徵子既作此詩示之且譬昌期則復進前而告之曰維爾之
言槃爾之志維爾之志槃爾之事繼事而徵其昌有既實悚然曰實識之舊矣敢不
唯命是繼遂書其語時南州官舍中秋之月涼雨初過試筆字畫俱一印叔子靜書所撰
倣曹子建樂府當事君行自注六言云鬱鬱彼山上松扶危陰中林烈風來何修修動
節難為心一解青青彼園中葵託根何不遙願為君子陳心布陽而傾條二解貞松可用
樹木葵能衛其足枳棘填彼幽谷摧枯亦良促巧詐祇令身敗哲人忠自祿三解秦魔
猶賢魏冀多巧者寡誠日月昭昭既明不掩彼青蠅露雨紛紛各榮不恤彼槁莖今
君何用自嫌竭蹶以酬生四解為臣良云獨難有胸孰無情貽訓鑒觀六術智哉彼劉
生古人何為拙誠後世傳其名五解題語云古事君行不可效子建代之篇短而質余
倣其意循其句格而廣其篇體雖用比興為一首五解意有遠託不知於古人雜合
何如時庚辰秋南昌官舍雜倣古樂府所作偶僕賓乞書册因寫付之賓頗習詩工
書疏且其立志較然似有出諸臧奚外者余既嘉且勗焉又進與之言詩樂有鄭康
成家風為識數語以勵其卒八月之九日書智舍氏一印後有忠節之弟雅瞻先生跋語
云賓倜侍伯兄將卅年其侍余亦猶侍伯兄未嘗有斯須怠色亦可想見其忠慎矣
伯兄視學西江時余亦追隨官下親見賓司筦鑰內外傳宣惟謹既而篤水之役去
里門一衣帶藏名恒恐不密偶假歸有管弁擾母數里外致其致敬語漸及私賓復
古義拒之辭色俱厲今夏五伯兄赴國難出門夜宿萬隆忽逢暴客伯兄踞入水中
賓匍帨相抱良久得脫此皆大節之可見者若夫性畋文史工于駢偶言能佐記室
所不逮又其餘事耳兩世筆將隨示子孫余復贅題數語見賓自有以得之非
主人之私所好也崇禎甲申秋仲書於仍貽堂中一倜雅瞻一印又雅瞻先生之伯子汸跋
云夫處世末流為人下以事其上未有不出於勢利二途者故主人都喜顯席懷腹
傭指恒繫庶私心所祝俾百廿年而昌而熾僭類相上競為姓侈廣廈曲房金珠綺
穀其主人實畜豢禮弗敢踰越彼則且蒸棠飾不遺心力自謂子孫之謂如是足已
往往主春未移僕嗣先隕耳目略記可勝太息若乃德義所勖超然流俗之外其性
情其行事皆合於主人之所尚不亦難哉賓固儒後在倒世父正氣清風居官以退為節方在南曹辭北銓謝台諫出為潘泉而世父有
喜色及在嘉禾以大廉特拜京兆旋所所天子銀台之命而世父有戚容唯實亦然
頻能學吟其志乃亦自好余常謂人不可以徒言亦不可以無志夫竭誠去私不勞
怨是合亮此志也雖以事君無不足而實儆即以自許今其侍我父廿餘載矣而不

學好問詩歌啟牘彬彬文人之風而雜處群伍樸遬無以自異粗衣糲食二十年如一日近始於所居旁攜一楹迭迤請命若有媿色及攬其締構閒略粗草僅足容膝而止視夫雕墻峻僭侈以忘其本者相去奚翅萬萬哉邇者奴變起於江東說言孔亟三世矜頭盩牲矢義罔有二心然余觀世降風移童稚弗逮子典型誼盟之設三代其衰乎余用喘喘毋敢荒寧賓持此冊來余讀而歎曰是所謂如帶如礪者耶金簡玉書不足為其榮矣賓齒方剛其尚努力進德為綱為紀為楷為則吾將觀於爾後大書特書所不悔焉賓姪秀弱體盡勝玉死不瞑余重惜之子德溍雅有父風詩曰克昌厥後并勖諸崇禎十七年九月五日記原書汝印元洁一印余維侯氏一門忠義孝友前史所希乃僕僭中更有如賓之性行文學亦青衣所僅見者吾意從死之僕既為彼恕則號泊求免必賓無疑凌子與賓日按忠烈記實所載侯岐曾家人劉駙以匿陳忠裕而死又有峴曾家人殺死者為劊兒朱三鮑超陸二李榮見于陳貞二公附紀錄中可見侯氏諸僕留鉄中錚錚者也蓋惟主人有以默化於平時故賓亦能隨事以自勵其不高貴家多畜僕隸者所宜味此言而念操之有本也此卷庚申冬流至上海為湖州凌君子與收藏余得再見之

黃陶庵集外詩

丹陽葛蒼公集中附錄陶庵先生詩一首為遺集所未載錄之可考見南都末造情景不特為黃集補遺也題為蒼公年兄有白下中秋懷詩啟實為感憤之篇詩已而悲遂長歌以答按蒼公懷詩啟作於甲申中秋詩云是處中秋月能白小林疏竹凝冥曀蟬火鳴餘籍少休主賓兄弟聊酬迭酣歌嬉笑雜悲啼歲歲月明殊此夕酸辛有耳不願聞問人漫說金陵節金陵龍虎風盤踞鍾靈大聖真奇崛閒閑規模自不同武功告龍文臣協承承列聖宅燕畿德沛江淮漫吳越萬姓歡娛盡四時花月山川齊悅懌舜名文物具原本不類繁囂之汨沒今夕何夕中原爛鬼哭神號先欲絕奴星黯黑向南吞眾星無數搖明滅邸新天子正焦勞吐哺宰臣方怵惕何圖突兀太平來簫鼓紛紜宣帝闕馬上繁絃介胄行閨閫曲低喉女郎列宴樂公卿荷聖明酒酣將吏忘征伐畫船玉槳蕩銀河翠袖金貂依綠雪寶塔風清火樹紅琉璃露濕霞九衢終宵歌舞頌金甌北戶鵶呼瞻玉玦自是新朝增氣象不同故國餘煙漲聽龍吟噓萬井無乃昇平太倉稊大地山河仍鄧落萬里乾坤如洗濯復仇雪耻真迂儒樂事當心洵善畫中秋自古月恒明但願君心化明月請此詩後半諸語當日君臣荒樂又武酣嬉之狀如遇目前先生憂國傷時一腔忠憤不禁借酒吐矣卽然歌舞而升之小勿失守於他年又曰誰無父母而不揚不顯願無以存亡二其心均此君王而之死之生願無以貧賤忘其報丙子子淩先舉庚辰成進士授華陽令千戈阻隔聞乙酉歲獻賊犯西蜀全家遇害三復盟言感懷時變為之嗚咽流淚楊維斗為清流之望然其胸中何嘗矜舉清流而附之者過自標置遂以維斗為宗耳遺蛻匿跡山河遄兵猝至縛之而歸備極箠楚體無完膚罵不絕口裂其衫襟血書絕命詞十二首志氣浩然擬跡文文山跋其後曰後人念我當思忠孝臨刑仰天長嘯連呼大明即頭已落而大字尚有聲可聽真與文山先後一揆矣昔人謂商周間若無夷齊一餉宇宙成何氣色予於維斗亦云徐元歎文彥可世當衰晚道德淪夷而佩服聖賢砥礪名教為人倫師表惟彥可文先生一人至其楷法丹青婉美先侍詔衡山公特文采之一端耳徐元歎詩名滿天下楚中鍾伯敬譚友夏推為領袖叔屋三楹雜植群卉栽植之方獨得其妙與四方名僧及名公貴疑問難無虛日尤能以熱腸快口排難解紛故樂親之者眾所著有誼簡堂諸刻行於世陳玉立宗之玉立力行嗜學博洽天人經濟等書所著古文詩詞力追古人居恒未嘗疾言遽色務以道義自閑而於出處之際尤審其正登癸未副榜例選司理力辭而歸國變後隱居鄉間或往

來北禪寺自作小像號易庵道人一日漁於寺僧開扣門問之知為玉立啟扉致然
倩方評之即玉立易菴時也未幾有警為邑之城隍者生平從道守正亦理之可信
者歟（張子烈玉牒子孫）淡成進士不以新貴稍異居京師惟故不
徒步而已仕蘭谿令一介不取愛民有真父母之稱每繩上台以禮法違落職歸橋
梓常識其名而論延陵盛玉贊廉官何不用延臣咋唯後以張大司馬玉笥公薦僅
補東陽令治任之日丁母憂歸民號泣不忍捨賻儀悉不受田數畝售之營葬貧逐
不能堪唯書數篋珍愛自樂乙酉兵至其家遂棄不復顧隱陽城湖側草廬三間以
蘆葦作窗牖僅蔽風日鄉人相與如兄弟有延為蒙師者兒僅六齡必竭力以教
（韓日生）日生兄居齊門之陸墓力資養親以館為業中後不改其素子與玉立相訪
戶為積新所淵遭村嫗搬取而後延入玉立歎為古賢之風其房師陳淡仙先生（原注）
銘隱於村學不自雜髮被狼藉獄審時坐地不跪問其何以留髮答云我明臣自無
剃髮之理之門惟玉而書此時正該做官答云惟其擇主所以宏光帝時尚不赴行
取之命況今日乎又問何不做和尚答云本為無君受此困苦又何忍從無父無君
之教觀者感為淚下嗟乎此其為韓子之師也（王貞明 魏瑞時 周忠介公被逮貞節）

明不勝其憤首擊緹騎禍幾不測幸從海道際名學籍先帝登極始復諸生丁卯科
試不錄隨以技射見收一舉輒售氣志之勇同人穿俑乃治圃城西精於盡家六法
暇則揮毫自樂又何其閒也（張倚公 中翰 張倚公其元配黃子母姊也）
變已義不欲生避跡虎邱之長洲一泓秋水朝夕徘徊乙酉六月十二日有剃髮之
令默無一言是晚月明如晝以酒徧徧諸從躬倚船舷對月獨坐突踏水中人不及
救長若昭法為子同年陸身松陵金髮被獲長立不跪叱亦不答主者無可如何髡
其髮而釋之還乘家入山廬遁切掠客奎無依而志不易知其君父之悲刻刻在懷
也所貽諸札莫非忠孝之氣形於楮墨（張倚公 中翰 張倚公其元配黃子母姊也）
游於北雅館皇戚周嘉定伯家人謂致富易易矣乃貴無寸積幾不能自給生平熱腸
為人不遺餘力恩怨不問也乙酉歲訪其妯戚金伯溝為僧州守一聞變即削髮披
緇潛歸嘉興知其次子張惇為官矣公恨不入城而亡可謂生死不失其正矣（惇仲）
（張惇仲實應張同門）攜二德請書焦山一名小阮一名大
阮未幾復中請書如故不問姻朋上公非挈一僧相隨遊住山水軼嘯詠自得至於
相從患難義不獨生也（張紐仲）
論時事則經濟不凡非儕輩所敢望也（顧仲容 松陵仲容）與予同隸長岸午未
迎拜住奉化令聘吾友皇子汝升住歸而述其實心愛民方切喜慰未幾變作矣又
未幾傳聞遷變而歿矣近知仲容於厚浦建立時得君其專門廣東御史挈家而往
（小傳錢肅樂 卜子寓 子寓以詩游四方）
同里先哲志（卜子寓）
太濛璽卿友善涿州馮相公延為館師數年人盡唯諾子寓獨好為直言未嘗逢其
喜怒及歸而一貧如故是則可欽也（張受先 甲申春）受先先生過予曰天下事壞
矣壞矣天下何人不負國寧有痛心難言者又曰錢牧齋挾優人廣福看梅（廣福記
石夫隅）
衝筆誤輿從喧闐山盡震驚居停供億有至傾家者此是何說遂拍案稱恨久之受
先扶善鋤惡每州守至輒往告以嚴束衙役衙役稍恨乙酉歲按
竟日復蘇因得遍要東有降箕者忽書云今日賢紳被難須著城隍救護是日受先
被毆見有朱衣者以一網覆其身因得復蘇亦異事也（吳子與日按顧炎
三詩有詠梅句曰眾香國裡小諸侯逐得奇童之譽千午始終矣）
未赴遇變杜跡鄉閭觸當事者之忌羅織成罪妻孥被陷備極楚毒當時昂立曰吾
（劉公旦 公旦游庠甫十

有三恨一為父亡未葬一為慈顏在堂一為家貧不能起義師殺汝輩主者大恕逸
倫解元長子西翰次子倫君亦被械主者欲縱之歸答曰寧有父受桎梏而子逍遥
者乎亦慨然赴獄是父是子言之痛心 李如穀 如穀先生身成進士長子滄溪早
歲亦成進士為名御史次子仲木舉於鄉子同年也坦懷近人不事矜飾未年丁亂
能守己亦能遠禍所謂若遠若近不可得而名者耶 李滄溪 楷 先帝遵變滄溪林居
故不及從死宏光時稍出則京卿立致卒不肯一往乙酉夏民有起義者迫之事卒
未就寄居蕭寺謝絶人事所稱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可以不媿矣 閻蒼公 蒼公兄
博學多能且負奇氣築室焦山兄弟共讀不以貧累會試北行命一窄艇僅如魚舟
狀尾諸舟後人不知也抵京僦寓復集高廣子詡之乃曰非此無以游行自得開拓
心胸因為掉臂潤步繞室而行相共抵掌詩文絶佳惟不作畫曰我幼喜作畫師曾
青藜未幾師卒故終身不敢為也其孟悴如此宏光帝時試授中書遭變後其大節
必有可觀惜以一水隔耳 閻年少 萬年少兄詩文字畫著筆便臻其易經制舉義
尤能精於譚理不落銓蹊 鄭拱山 北宛 拱山師僧先子同游王仁孝之門萬歷己未予
復執經受業言坊行表尺寸不渝而引進後學如春風披拂齋中有聯云心為論文
可做一二取後魯府佐一跋札題其石夫而國變後石夫高尚之情謹順之識僕
可是志附錄之亦所以論世知人也

馮士英有才藝

馮士英名列明史奸臣傳為宏光時誤國之罪魁夫人而知之矣然論其初實亦文
人之具幹濟才者如明史紀其平劉超之叛不動聲色真以談笑處之使其末
路能執於正何必非一代能臣而乃甘心為阮大鋮所愚立意媚史道卒作難來時
鵝柵倒行逆施為後世唾罵而不惜此蓋惠心當世有才而誤用非才也即其餘事
亦尚可觀余嘗於郡中收藏家見其山水便面深得元人蒼逸之趣字亦學鮮于樞
俗韻又於虞阿閒士五百梅花卷堂借讀徐元玖詩集 浪翁新稿詞一冊滄未浪齋
詩二冊補遺一冊 浪齋 詩前有士英序文是天啟初年仕未顯時所作論詩頗有妙語未可竟呵為門外漢
作而仔之非謂不以人廢言欲使世之閱其文者知其聰明自設耳序曰古人之善

為詩也非盡以其才也則才人之不善為詩也亦非盡其才之罪也何也根不靜而
神躁不靜則浮躁則粗粗浮無當於人而當於詩乎哉夫才者世俗之所炫而至人
之所不屑居者也才大而無以容之猶足為患況乎其無所有也故山水花鳥皆含
妙理冥心元對猶恐失之而蛺蝶閒帳之趣酒漬色癖者覩而錯過而幽人孝衲從
容裁為反入指微則詩之為用可思矣若吾友徐元歎則今之靜人也天性本靜而
學以充之故其發而為詩淵然粹然和平溫厚不惟離近人之迹并化其才人之氣
然予去歲讀元歎詩則就削學益進則道益深又妙於就削學益進則道益深
根益靜則神益恬詩之機候日新而不自知矣嗟乎靜而無才者與詩絶者也才而
不靜者如詩隔者也吾言不信請以元歎證之天啟元年辛酉五月端陽前三日友
弟馬士英撰 昔嚴滄浪論詩於山堂集中清妙之作甚多然無補於立身行事之謬徒
令人惜此詩之出於當手士英之善盡能文亦若是焉 馮士英 若是馬 士英 精閱阿祖觀日阮大鋮誤
人有此列 懷堂集跋時亦時近閹孝好
不可解

潘岳二家論楊嗣昌詩

潘稼堂選初堂集有閱孤兒寡婦天錄一詩此錄乃明末督師楊嗣昌之子為其父辨
冤作也按嗣昌小有才思宗任之頗專且久而喪師辱國死後為獻賊剖棺戮屍跡其末路亦殊可憫較之
孤兒寡婦天錄一第明指元歎力具餽送意為開脫復光庶
或然其生平大罪在虜熊文燦與拓盧象昇二事文燦縱賊貽殃鶉宛莫贖但嗣昌
虜之誤於聽其人言亦如帝之誤信嗣昌咎猶可諉至於象昇不過為不肯詭隨爾
帳困山誤戰誤和不合乃拖之不遣餘力既製刑仗又必欲誣以生降則全乎小
人婿奴之念不顧國是不可謂非誤國之賊臣矣孤兒寡婦天錄未經寓目所辨大
約不出此二事無非飾巧卸罪之詞在嗣昌之子作此書欲以一手障天下後世耳
目非愚已甚庸尚不失為人子愛親之心閒是錄者衷其子之志擯其父之名置之
不論不議可耳豈可推波助瀾復為題詠至云是父有是子忠孝聲不啻信史垂千
秋公論不宜廢是何言乎此仲詩一時落筆似乎別具手眼傳之久遠不免為著作
之玷也同時吳修跋推撫閒詩一卷皆詠明季事俗韻又於虞阿閒士五百梅花卷堂借讀徐元歎詩集浪翁新稿詞一冊滄未浪齋
稼堂頁題詩其末工於保全大節及第三章以見一班云青史垂瑜欲並仗人心述溺
失公論只非何至有成敗毀譽無涉出處迹一班云青史垂瑜欲並仗人心述溺

盜賊皆仇敵空泣沉江六世魂自江蘇阿瓜本之宏光民獻賊仇剛昌酷及六世則當日
設賊不為仇自昌起亡出小人於今賢者亦縮綿辭文過已愆清本琦自注石城地村及
欲倒相到以倒且按清秦河之為御文勝所阻遂不自以詩道周東編我君疏論剛常直足重事閱生死亦堪於
想因大運能逃轉又曲無妨作破事前詩言嗣昌段賊且力故結賊仇而以縱賊不
誅庶公論昭尚屈支節有情後詩見嗣昌意主議和可延明祚而以阴和亡國生罪
不齊自是諸公無辭理大抵順治康熙間明史未修公論未定學士文人於明末時
事是非褒貶往往有逆其聽見前伯火實者觀潘吳二詩可以概見然修齡無足論
其詩亦決不傳豫堂刖名列詞科身與史局不應更有此作蓋少年不經意之所為
耳

吳梅村木棉吟

許伯紙太嗇以梅村祭酒木棉吟見示為梅村集中所未收恨見金鋐鎮洋縣志益
逸猶也觀序所言隆萬中云云是作於前朝未遑詩借村農口述可考時事之廢興
民生之憂樂因錄存之序云木棉出林邑尚昌良宇諸國漢武帝時徼外以為獻見
南史又南州異物志及裴氏廣州記皆云南海諸國有木綿樹實如鵝子中有絮如
柳花細紡織之以裨彈紡織之法兜而為廟祀之按廣州木棉大如樹與今所見不類明初王梧溪
遂以為交廣木棉一名斑枝花異地所種乃草棉非木棉陶南村亦呼為吉貝即梧
溪語合然世俗稱名已久不復可改余以為地氣雖殊物性本一工用又同即謂之
木棉可也自上海練川延及吾州岡身高仰合於上宜隆萬中閭商廣至州賴以饒
今累歲弗登價錢如土不足以供常賦余作詩紀之俾盛衰得所攷焉詩云木棉花
發春申家東海昔聞無此種南州異物記有之夫容花葉梧桐枝崖州老姥曉移植
烏泥涇上黃頭利種花先傳治此法左足先蹋車捷稱翳滑軸運雙穿鐵峽黏雲
嗄重聲催弓紵急雪飄搖白玉裝成絮萬條雨指按來身不動一輪明月轉簫簫紡
就飛花日成匹錯紗不獨誇雲織較如賤毳色如銀非絲非紵亦非氎衰宇白盛貢
南朝黃潤筒中價益高不信此邦貪卉服江天吉貝滿平皋四月農占早花好公地
栽來憂莫保持鋤赤汗歌歸休長怕游青低沒草東舍西鄰助作勞魚蓴草具惟吁
飽蟹患蟲災絕跡無杜鬼驅除釀錢穡西風浙瀝幾回吹花台漸結花鈴老豆消寒
落濕衣裳捃拾提筐逐兄嫂冬日常喧冷信遲今年穩足霜黃少有費傴僂負載行

清 古吳葉廷琯調生著

惠學士廣宮詞

我吳惠氏世傳經學而大令學士父子最工詩大令研溪詩集刻本余舊有之後以贈嘉定程序伯學士詩集聞其後人亦藏有印本而外間流傳頗少僅從蕭張卅淞南識小錄見所撰廣宮詞蕭書無刻本余舊有之詞云六宮深鎖像蛾愁無那君王愛遠遊聞說萃華行萬里范陽先進九花虬朱門學士常隨駕較賜天閑骰雪驄泛舟春苑上蓬萊侍從雖非作賦才閣外傳呼閣立本無人知是畫師來侍宴羣臣各賦詩禁中行樂少人知試看酒半橫波舞何似當年精翠池新浦細柳曲江頭一帶山光翠欲流春日潛行何處好采霞亭畔紫雲樓六王第宅夾城邊興慶池頭最可憐一夜雨群添數尺杏花春水門關天六時宮漏滴銅龍金筐無人盡日封天外何來花鳥使一雙飛上玉芙蓉桃花叱撥錦障泥日暮乘鞍過柳隄不用馬前排蠟炬腰閣自有夜明簾昨日春歸柳園中微涼殿閑起薰風滿桃園裏朱櫻熟中使擎來滿翠籠七月齊時起八關幡花實益槃金環不須更設孟蘭會別有宮中滿佛山台甘玉鞭垂碧玉絛真中風雪馬行遲清溪幾曲流香滿正是溫泉浴麗時薛氏調其風華掩映諷刺殊深讀之良覺王建花蕊夫人不遠惜祇十一首似尚有軼篇他日假得惠氏家藏全本或可補之

桃蔭吟稿

桃蔭吟稿一卷鈔本不著姓名梅孫與許宿史年誼同得其中有侍父全落木庵贈元暎徐公遺像二律注云公吾父外祖也乃知此稿為胸村太史所作然前見元暎先生像幅都無此詩稿不及百篇而清穩修潔無愧作家選存近體數章亦每都百年前文獻也斜柳云幾日東風裡春光上柳條一隄煙作嫩萬樹雪初消淺色徐橫黛柔枝試舞腰遙知御溝畔線到玉河橋侍父全落木庵贈元暎徐公遺像云太息高風渺荒庵落木存乾坤經濟手江海此歸根靖節留遺像白洋公自題小照有世人自體明明陳下用潘香侍子孫之句香山只外孫此來偏夠澡掃室一招魂泉出天池碧雲連竹眼深數椽猶攜老樹尚重陰伏臘飯禪牀帳托苔吟細草原木杉邊侍衣山林鄰耐採梅云多負梅花約幽情偶坐閒偷舟一而後短浪萬峰間看雪真成海羅浮似此山今宵有清興明月印禪關

追慕之私古體如雜詠云日出羣動息作息自有常期在不廢職勢所不能為求之空費力利為衆所趨名亦衆所憎區區名與利拙者每先得乃知機巧深一往多過悵造物忌陰謀達人務遠識西村書舍雜興云一生好恬淡棲息得清曠讀書忘我欲孤懷每獨向俯仰天地寬何處生諸妄時雨空山來溪流見新漲過王氏山莊云空山雨初歇農家得新靄攜屐過山莊谷口夕陽細老人荷鍤歸晤對心相契功名非其願留舍見經濟指据佛辭辛及時勤樹藝人圖終日謀彼豫百年計一家父子孫恒業世相繼樽酒樂餘閒脫然絕所繫仰觀月在天容去紫荊閉秋夜云攬衣步空階明月出庭樹餘光散簾帷桐葉流清露四壁秋蛩鳴唧唧情如訴仰視銀河高雲波時迴互心境兩相忘得意託豪素踏青歌云真州城東江水曲繞隄楊柳連江綠和風煖日近清明遊人爭約郊外行攜榼挈榼雜奢來相期不醉誓不回歲歲春風此一度興酣奚惜斜陽暮望歌隊裡欲消魂目斷萋萋芳草路君不見踏青遊人醉未歸落花如雨滿地飛近體如磐翠山房云老衲樓禪處縣崖屋數椽泉飛窗外雨石漏洞中天山果秋初熟霜楓晚更妍忽驚清磬發沙鳥起寒烟晚泊云小泊依江渚微風弄晚晴乾坤舒老眼詩酒寄離情水淺流沙白山低落照明

斷橋疏柳外一抹暮烟橫步莫簷峰下云為愛晴光好來偷片刻閒人同秋意遠鳥帶暮雲還紅映一溪葉青遮半面山烟離幽絕處力倦罷追攀遊宏濟寺云偶欲探奇便艤舟石梁斜度徑通幽斷屋橫樹行疑遠絕壁飛軒看若浮滿目寒烟荒寺夕一帆暝色大江秋歸遠岑寂人踪杳清磬微聞響佛樓懷漢升漢文兩弟客楚云目斷來鴻少遠音十年往事細思尋關河迴隔千重路骨肉虛留一點心離別獨於貧賤易悲歡偏在弟兄深自注十年內喪一兄一妹洞庭春水添新漲好看雙飛返故林聞在川大兄至六峰有寄云憐余方欲著歸鞭聞說君來一慨然離別十年渾似夢相思百里不同天霜寒雁度蘆叢月潮落人歸瓜步船此際遊踪應未定秋風寂歷暮江邊秋懷云最愛山居少送迎一編常抱足平生庭空不礙行雲跡門掩微聞落葉聲多病自憐同沈約著書寧敢效虞卿未荒三徑堪娛老何用逃名更釣名江行云日落江水遠歸雲何處宿渡口惟無人兩岸垂楊綠渡江遇雨云海氣結冥濛浪花噴如霰雲光接水光江山雨一庵阻風蕪江云無端風雨阻歸津一棹江干去住頻莫訴離愁與別思鄰舟恐有故鄉人仙女廟云仙女廟前江水流江清水白夜停舟仙踪一去無消息明月蘆花空好秋

卷五

我洲公近體詩佳者甚多不能悉載而清詞秀句時貯胸懷因做古人摘句圖摘錄若干聯于左石榻留雲宿藤廊借竹牽游單燈簇橋邊市舟喧夜後津夜泊南楊路從蒼靄冪亭向碧流開龍池清風亭雁影今宵夢砧聲昨夜城雨夜春水柳邊渡夕陽花外樓酒家青嶂裡客路白雲旁馬踏旅店山開處山俱靜流來水亦香梅潮聲從枕落月影到江懸宜夜泊苔痕三徑月竹影一簾風庵夏夜鳥聲雲路外人影翠微間平山堂山積六朝青波斷岸灣春水晴山靄暮雲洲泊沙雲中千樹曉天外數峰青登金光閣連宵花雨春前劫一榻茶烟靜裡機春夜感懷美景盡從愁裡過好書休向醉中看懷舊中秋散思親事客裡行藏感歲華別周雷門表兄溪流響繞雲根落山色青從屋角生晴綠楊芳草遊人路細雨清尊旅客情早春江中舟中嚴飛細瀑晴常雨松護重陰夏亦秋山法海寺雲鐘磬隨風落如畫亭台壓浪平山登金秋深客館燈搖夢雁落山潭月上樓懷徐霧若涼侵綺席全非雨夢隔疎簾別有風實竹斷雲歸鳥愁中落遠水平沙望處迷晚泊一室樓邊成小隱十年飄泊累浮名旅興江山排短闥飛春色水拂空庭倒碧流圖泰香徑祇餘秋後菓妝樓仍對寺前山湘提蘭巖飛驟雨雲翻石風挾奔潮水拂天益齋子曦過雨極浦帆檣天際落萬家烟火座中收雨花台

步啄自謂與世長無求北山虞羅儔一中供奉朱門深處棄捐久翻翻不知數金衣公子雪衣娘占斷歡場恣嬌妒可憐滿命仍身軀不飽黃花飽風露十年失侶無消息一旦開籠放遠去遠去不復歸奈此羽毘微雨洲恩意何所慟

蒋珊漁殘稿

二十年前從郭懋仙紹高案頭見珊漁詩稿一帙才調格律俱佳而吳下談詩家鮮有稱道其人者懋仙言珊漁姓蒋名曾煌郡中儁族乾隆戊戌進士作令蜀中曾奉檄入藏後又從軍苗疆遷柳州牧引疾歸少多才工詩晚年里居汲汲於求田問舍不復能唱渭城性寬慢不善教子身後家落檢書盡散此帙乃其手抄楚蜀諸作懋仙得之書攤想其生平所作必皆可觀而僅留此於鴻爪之餘良可慨也當時鈔存數十首茲復甄錄最佳者於此飛越嶺云何年鑿鴻濛揷此摩天翅前峰鑄鶴盤後峰昧鵬企行行成徙御絕足敢輕試斂寄山石間眩目狀殊異或如猛虎距磨牙奮欲噬或如丈人傴顛趾危欲墜悲風湯蕩滄白日走精魅冥升徑廔窮往蹇氣逾厲百步九折餘一落千丈勢援爭赴壑蛇怒作奔泉驟平林憺少安暝色鬱重閉高歌行路難出險轉心悸趨府云伻伻府中趨案牘苦埋首紛如理亂絲積若掃塵垢百密而一疏吏或伺其候日計固不勝月計亦何有吾意無任法法乃弊之數風景峻周防毫毛恣繩糾將毋使奸胥授以高下手危言白大府大府曰否否黃雀行云簷前黃雀何啾啾欲下不下向客愁如言當日託身好枋榆捨決隨蝸鳩十步一飲五

容螳臂飛應食虎頭早圖方略上二解　至尊威詔武侯祠云宗臣祠宇鄰峽峨有容悲秋策杖過雲掩殘星山欲暝風翻大樹水疑波天入事在三分宗將相才兼十倍多淚盡英雄公一笑魏家銅雀晉銅駝臨邛悵古玉絕倒千秋恭順心寒烟艮草坐催牧笙蕭沸中夜百兩相迎將感此發長嘆一慟摧中腸臘鼓已春聲老大遽如許癡獃書未成譬如聞促織懶婦也心銷沉蟄頭待詔才人筆擅異當鑪曠士襟如此對郎貞絕世居然女子亦知音祇今曲澗流泉處髣髴空山一鼓琴子雲亭云回首誅經處西風夕照悲堂堂殿勝死奇字識忠難寂寞終投閣名成恭大夫千秋青史筆史許解嘲無燼城雜詠云一揮羽扇掃蠻氛諸葛威名異代聞誰識靈旗風捲處成時爭奈郭將軍何為土人敬畏云隨武侯南征遺箭于此無從考證也書范文正公集後云天津橋上感啼鵑河洛先憂亦偶然我恨南人遽作相空教夔樂一身肩七夕口占云清淺銀河欲渡難一番風露一番寒如何但假凡禽翻閒煞蓬山鸞鶴與鸞桂東道中口占云擬脫朝衫製芰荷歸宮而目尚蹉跎山靈向客如騰笑又聽松間喝道過自注時余已出文引疾

石唯庵殘稿

余與序伯編緝亡友印印川鷗天閣遺著剞劂方竟其家出其先德庚寅微君鴻綿石唯庵詩殘稿一帙見示皆晚年僑居吳門時作首尾不完亦無卷次微君索行詳

惜抱軒文後集傳中詩雖不多誠有如傳所稱無意求工清潔自遒同人議附刊印川集後蓋援黃山谷集後附刻其父伐檀集例又王楙野客叢書後附刻其父野老紀聞亦此例也按宋高翥信天巢遺稿後附江村遺稿則翥父選校遺之詩皆編其父介及兄應求應符詩似皆引山谷為例既而有人謂父附子後究屬不安雖宋人有例未可竟用于是附刊之議遂輟迨後余見戴石屏集編其父敏詩于已集之首此亦宋人前例較善于山谷等集正可施于印川父子者惜印川遺著印行已久無暇重編擬俟異日求得微君全集再謀鋟刻矣先是余錄藏徵君詩三十餘首因思詩之可傳在精不在多乃復選其最佳者十餘首于此聊以慰徵君寻帰之心且足見印川詩學所自稟焉牧石老師書來索療病藥戲答之云大悲憫衆生常為有病是真佛與衆生別若言病是幻是病了不滅不真不幻閒病相如何說其二云無病安有藥有藥即是病病藥一時遣是為除病覺奈何語弟子問疾不任命紛然煩所聞悉墜維摩室我扯不通禪亦未諳藥性但有寒蟲吟資公作笑柄葬亡女於先塋墓次餘痛未已賦此云遥遥一何長九九虹橋柏慘澹含風霜祖塋與伯龍相對西南岡是閒三尺土爾母身所藏爾死歸無所并歸爾母旁爾母如有

知携爾侍高堂纔然聚骨肉雖死意差強獨憐父念爾永隔參與商生前玉不如死後埋北邙白楊戰風雨衰草坐牛羊音容一以隔日遠嗟日忘歸來蹋壁卧鄰女方催妝笙簫沸中夜百兩相迎將感此發長嘆一慟摧中腸臘鼓已春聲老大遽如許癡獃書未成譬如聞促織懶婦也心新歲迎青穉猶故物臘鼓已春聲老大遽如許癡獃書未成譬如聞促織懶婦也心驚哭女云一卧遽三月遽遽不支生猶疑病滅死始悔醫遲牧閣歸何日重泉涉見期殘年知有幾淚盡孝娥碑為頤堂伯兄營葬兼感賦云形家聚訟已多年入土纔舒後死肩從此只須防鹿觸旬來能得幾牛眠山川無語平為福骨肉相依策最全為善理原無不報如凡應得後人賢淮雲寺觀松雪翁諸名人水陸像云自注寸為頤高夫捨宅畫則衆宰官慕成以薦其父母者裏江江上淮雲寺捨宅曾聞顧善夫一杵疎鐘清晝永四圍僧木綠陰敷斷碑已失前朝字畫壁猶存變相圖我亦親恩矢報者白雲天遠孤魂孤翁海林見過出示近著并悉金石之富云胸次恢恢萬卷蟠對公方悃善書難殘年何意聯今雨一晤居然證古歡龍簡惜無神為守館壇聞說宇猶完聽君鴻綿暖尚擬來遊盡借看卧樓為雨所塌中夜不寐有懷椒畦云牀頭決決瀉明泉蛙黽相招入漏天墮甑人難忘一顧枕流我亦失安眠料量升斗同炊玉推挫光陰作禁烟白注時余已出文引疾

余時亦偶得澄見之篇已八十外神明不衰示我古文一卷頗有能術徧海年開遠詢其遺落蓋失于滄城之變古文亦為人攜去僅得晉游詩一卷才筆俊爽五古律尤勝亟錄存之上海仁趙璞函陸耳山諸公後久無詩家劉翁詩雖不多尚堪接武也雖詩云天體本大圓軟健陳子空惟圓則善轉其用乃不窮玉人師其意典雅渾融軌滯多倫倚何以驗時中周子圖太極著書號為通知幾其神誠復見聖功澤者昧斯義取悅以為工不知夸毗子剛慾難強同次山惡圓說指論或未公所以行欲方一語可發蒙佩服真人古度以飭吾躬讀荀子云奇衺無完品雷同晦臭精長公銳於文刺譏多不平李斯亂天下胡乃罪荀卿是真莫須有落筆徒紙橫哭起事曾子所好在用兵求此聖人徒竟以歌斂名師傳一失真流弊無不生卓哉龍門史孟荀傳合并吾觀蘭陵書修離立其誠徒以性惡言千載蒙誇解所見亦甚題玩之不敢輕論古好失入能令讀者搦于理殊未安故紙難自明大醇而小疵三復斯公評遠遊曲云人生無別離不知歌前好歌前固可常別離何草草送無送君淚惟恐沾君衣勞力事功名勿為兒女態上有白髮親妾當雖過隙下有黃口兒妾為製衣裳君行勿顧家君行勿慮安妾保千金軀長視同心結回頭語倦侯殷勤事主人

主人萬里行非汝誰為親縣山行云介推高風不可攀介推遺迹留縣山矣山之事莫須有縣田旌善誠班班我來隨城住十月足跡未踰縣山宜樹獅盧日好看山常對烟雲互出沒烟雲出沒無終窮憑闌眺望開心胸有時把琖一長嘯神魂飛越青笑答晉畫名山不可數恒岳居尊太岳附析城王屋天下無中條大行茶四五區區縣山亦曷貴尋常未見峰巒異特以之推故里傳千秋猶覺山光媚綠山南與介山連萬壑松濤別有天記得去年祠下拜清明日出萬家烟浦州道中云天半奇峰合排空萬笏朝嶽雲開太華嵐翠積中條地劉河東關山連冀北過王官懷偪隱指點不堪招登鸛雀樓云一覽豁雙眸登臨萬象收蜜山皆北向河水自東流樹色浮朝邑關門鎖華州題詩人不見我亦上層樓登代州城樓云落日滿城頭登臨又代州風烟連大漠春色上南樓徧慨干戈地平添斷塞愁由來出名馬我亦故驊騮題孫白谷先生遺稿云一掬屢時淚殘編斷墨間天心留剛賊人事失湮淵遺恨當為風悲歌尚起頑可憐埋骨地何處得青山度雁門關云楊柳江南色青青到雁門出關從此去攀折最銷魂李牧尚遺跡明妃何處村極天沙磧迥身世孤軒孰與論新河道中云日出放之江流云饒鯨怒鬥江湖紅水怪悲鉅翮風烟祖席俱驛

鱗催一月細甲紫皮儼下身萬師沽之野丸証鹿刀滌砧將伯洲吾輩躁觸才美心
仍敦善罪校人手送入江心穩靜處觀向安瀾逢故偶花不見去年盆焦閣故墓郎
娘覓子夫覓妻碗火一岬化灰去聲若湯銚煎鮑魚誰知快持肩蛇劍鬼蜮殲盡更
作登二詩時有為而言非汎然即事之作也

吳禮堂宮怨詩

古人於交游出處之際賦詩言懷往往借兒女之情以寄其意揚其原出於國風離
騷餘得古意如張文昌作節婦吟以卻李師道之聘陳后山賦妾薄命以明不負曾
南豐一種筆墨也余友吳禮堂明經嘉年少工詞賦詩筆清麗中年不遇好以宮
怨言情憶乙酉秋試前同社諸友約度課松之不赴以詩謝云欲把閒元舞門新徵
歌真到補雛人入宮不是防謠誦記謝鉛華已廿春感恩也學畫眉長對鏡沈吟蛛
自傷龍騰香銷金線常網瘦難樹溫冤袞是秋病未赴試和友人見悵云長門深鎖
又經年冷眼多蒙阿監憐不少承恩蟬翼女錦袍新賜紡篠前嫻揚繡帶下階遲憔
悴懶看鏡裡姿紈使宮紗終繫臂風光不似販錢時四詩真有絕代銷魂之意而溫
厚和平怨而不怒可以覘詩品矣

李蘭青詩

人家青欲雨沙路白于烟江上李蘭青湘江上晚眺句也余嘗為序伯誦之序伯極
嘆賞謂有畫意而畫不能到蘭青籍隸金谿別字香谷遠客襄府為鹽商司會計恒
往來楚蜀間余遇之漢皐見其所著霞麓草堂詩鈔清曠超逸步武唐賢五律尤勝
曾錄數篇聞笛云皓月空江夕寒光淡欲流梅花一枝笛風露半篷秋身世頻搔首
關山入倚樓客中聽不得烟水使人愁漫興云蒼茫雲水外帆挾浪花飛落日在江
樹微寒生客衣吾生徒浪跡孤棹未言歸憶得溪山好勞勞心事違喜晤閱秋舫別
後郤寄云落葉蕭蕭下天清江上聞良儔慎擇木駿馬惜離羣我有一端綺欲因持
贈君相思不相見千里挹清芬曉發云雞唱潮初落空江欲曙天斷霞金口樹斜月
武昌船別夢縈千里歸期耐隔年東風大堤路愁絕草芊芊遊洪山云一塔螺旋上
軒窗面面開蒼然萬峰外秋色正西來花雨橫空過天風到檻回吾將賈餘勇高處
更徘徊漢皐錄別云落日漢陽樹歸人未肯留蒼然暮江色併作別離愁余亦挂帆
去翟塘灩澦秋相看幾萬里客夢共悠悠此數作格調氣息遠希太白近學翁山貿
遷中有此才亦僅見也

朱酉生集外詩

朱酉生字鼎綏詩多激揚悲壯之作知止堂詩錄未收自謂手程嘉初
文學義烏見其題漳浦故忠端公禮閒卅七古一章序云義烏城陷
十餘歲我父以祖既三十成進士自傷初時情文未洽乃伏案痛
二百七十日或有疑追服非禮者公為文辨之有書與仇四月書千石養山盦之下
蓋崇禎十三年也詩云奈情祖事居朝堂彼哉卅相生空於斯時乃有堵進士名成
轉抱餅餌傷追喪盛墓非古倒求慷此心行此事黃公撫膺嗥意情哀者創義垂祀物始悅弓緣經例揚旌列斯為觀榮世上
成哀命行士夫文章傳玉性石養山中一卅書見古豬個生艱
憤絕細維縗梁猶是月天關氣更蒙關珠拜杖衡君命酉陽戍歸旋棄宮一朝弓劍
悲楸山故人遠陽武昌郡各有怒髮衝南冠牛關牧兜有大志擊賊縱橫出奇計早
時不用萬言策國危更似動玉墀哀尸馬革願兒儻嗥血數升觀遊事後黃公死
四年其后同騎歸正氣鴟嗥心陵必求孝子門人作所重名銅悲黃公微首堵公喻
漂然大論招乾坤君不見十年讀籍半居墓涂生亦傳神乞予非
哭落刻帶儒衣無此人間生詩刻予身後雖云及其事實不免鼠入

余嘗得苦茶盦頭陀吳竹虛履畫冊內有畫石一幅上篆潭友二字蓋石名也下題記云住為秋鶴作洗石圖後二香有潭友圖此謂之第三圖可矣并錄秋鶴潭友圖詩聊志石之所自出詩云此石昔在城東之馬殿三絕誰憐透瘦骨明軒得之汙泥中輦而致者徐太守爾時未谷汲泉吾持帚一洗再洗出塵垢酬以新詩酹以酒自此潭西添一友竹虛酒酣潑墨為我寫作洗石圖酒痕墨瀋相模糊行膝萬里不忍別此意直誇人所無二香容住平遠寄書一尺上言長相思下乞題畫冊開冊突與石相向世間好事忽有兩石不能言亦有情幾人更住龍潭上烏虖年來采采苦行役得一許名山一憩息二香二香爾我皆埋塵宕之趣考阮文達公小滄浪筆談五龍潭在歷城西門外桂未谷進士築屋潭上為潭西精舍秋鶴姓吳名友松秀水人工詩詞二香姓沈名默長洲人嘗輯潭西小志一卷明軒姓陳未谷之友亦議建潭西精舍者徐太守則濟南知府常州徐惕庵大椿也讀此圖此詩可想見潭西一時勝情韻事矣

桃花夫人祠題壁詩

漢陽大別山下有桃花夫人祠志來相傳所祀為息夫人舊已頹廢嘉慶中徐芝田

司馬平客楚因徙弟閻齋刺史錄從前任楚時嘗撰桃花夫人廟碑文素有名曾屬谷中丞嘗為書後而王夢樓太守書之刻于揚州稱三絕碑乃於月湖建崇福寺後圃構祠塑像將移碑置之因事未果祠為漢南士女嬉春之地相沿弗替然徐曾二公文皆主左傳之說理窒不足以祀雲伯先生襲曾取韓詩外傳劉向列女傳所載息夫人事作桃花夫人詩以矯之所謂美人死不嫁東風至今花開成慘紅者也及楚游後復為一文參考世本史記雜堵教成王非夫人所生則左氏不足憑而韓詩劉傳為可據夫人於祀典庶無愧色忽欲勒石祠中亦未果余客漢上時本雲翁詩文意題祠壁云東風憔悴此蛾眉家國傷心祇自知設誓定償同穴願報恩何異墜樓時誰憐薄命花飄泊莫信成陰子滿枝千古青陵同怨魄漢濱轉惜記棠祠烏程范白舫明經鍇和作云山映湖邊黛恨眉韓詩劉傳少人知覓成千古傷心事那有三年不語時春色桃花迷舊洞自注志載桃花洞今亦無考玉顏摧塔像枯枝白注洪石榴花落宋時寺明璫翠羽神女在殿楹應題列女祠永錫學使玉侍御贈芳有雙祠之議說者謂余詩落句幾成識語學使之意蓋亦據當左之言謂夫人不應棠祀耳惜無人以韓劉諸說解之也吳穀人拜經樓詩話云中壘父子皆明左氏傳說當必有據然王當日因夫人不祀而祀別取夫人嫁雄之說則未可知正如蜀之有兩花慈夫人耳雖然當然通亦足備一說也

漢口俊湖詩

漢口鎮之背有湖曰俊湖一名瀟湘湖廣袤數十里東連黃陂孝感秋冬水涸可種菜春時猶望皆菜花亦稱黃花地土人沿緣設籬窠數十處以待游客夏月大雨既行江流盛漲灌入則汪洋成巨浸矣余漢上雜詠云烟波浩渺似瀟湘誰信春風菜甲黃欲與麻姑話塵劫一年一度小滄桑自注小滄浪城別有商邑一城一載一小滄浪之句與此巧合非身世者不知即謂此湖也註句舫言嘉慶初教匪擾楚時李咸境胡家砦亦有伏兵將起漢口為几俎間物人心望梁是時久不雨而一夕江漲驟發俊湖汗漫無際賊舟楫未具不得渡幸而獲全此江神之佑也不則徼倖無漢口且危及漢陽武昌矣

許若洲女史詩

偶檢故篋得許若洲女史綉餘遺稿頗有可存之作讀竟云絕塵風霜苦驅馳未有涯死生隨主將筋骨老邊沙凍合蛩啼雪擁猶深猜啄骨知郎為狐飽食在天家早雕云沙腦陣雲冷於雕絕塵撲雪深騎兒立風勁信天巡影混旌旗暗聲捎箭鞆敲殺

將軍詩妙手一簡落征鞍秋蟬五絃著清初盡鳴蟬尚未休風來衣仰岸人在夕陽樓捌樹方零露聲似訴愁君原非木石何事苦悲秋伏生授經圖云紅桐白髮孫燈前口授琅琅廿九篇博士竟逃坑後幼相龍難藏腹中篇經留一脉憑嫡女天為斯文假大年欲問從來巾幗事儒林傳有幾人傳訪菊云隆醫蕭然自笑狂一雙苔展破晨霜掩關野寺琅流水抱溫山家帥短牆差擬相逢揩倦眼幾回獨步趁斜陽知君傲骨難輕許苦憶幽人日日忙婚花云銀釭紅綻一枝明綉閣凝眸春又驚我本心中了無事偶然閒落也關情西施云歌舞合墜已不祥功成身亦徇吳亡蛾眉尚有藏弓嘆文種何須怨越王題背面美人圖云花叢背立態輕盈脈脈春愁畫裡生尚未回頭通一顧癡情已道是傾城詩作風格清蒼詞旨超雋不愧作手其他句如匣劍云亂平甘殺窦靜極見鋒鋩秋野云離花寒弄色隴樹老生烟春烟云山色浮空遠溪光接岸平虞美人云貞魂如不泯莫向漢宮開白燕云盧家堂掩春無跡關羽樓空月似霜文姬歸漢圖云獨有明妃青塚在何人買骨貴黃金諸語亦不落凡近若洲名衡亂為詩人香浦鑑愛女吾友蓮友其淮同母姊其工詩蓋本家風歸李氏未久卒時在嘉慶丙寅年僅二十有七香翁為梓此稿五十年來許氏友朋無人詩板早已散佚五商良墀屢編孰問余因訪蓮友遺稿不獲悲其文兼之詩亦將就湮沒故選存之

吳竹橋和文待詔詩

廣山吳竹橋禮部前光為乾嘉間詩人所著桑修堂集佳篇劇多審論其紀嘉慶丁巳十二月得文待詔畫丁巳除夕詩落句云孫曾次第前稱（原脫一字非毒即賀）慚愧承平白髮人禮部以韻有狀元宰相忠臣子見此曾孫有幾人之句題中謂待詔以嘉靖三十八年年九十丁巳為嘉靖三十六年年八十八言孫曾次第則其時文肅已頭角嶄然云云此不免小誤按文肅卒崇禎九年丙子年六十三其在大啟二年壬戌舉大魁時年四十九是生萬曆二年甲戌在嘉靖丁巳之後十七年距待詔之歿已十五年安得云是時頭角嶄然乎或待詔別有他曾孫時已能稱賀則亦可知禮部惜未一稽年葩耳又詩中忠臣子三字不知何指若以忠臣指文肅之父元發被府志引王忠堅所撰元發傳以資浚浦江知縣辨析疑獄多異政遷衛輝同知乞歸此卒鄉人私謚端靖亦不必遽稱忠臣也

和珅詩

昔在芳草堂見惕甫文所藏海內同人尺牘四十餘冊皆乾嘉間名臣名士手蹟恩緬昭幾如過眼雲烟惟憑重文恭公一札以一人所作詩倩惕甫代為點改入嘯其無須多動筆但悍不肯緊處安注三五條即馳送園處云云札後惕甫手記云和珅一日作七古一首凡數十句而前無一向押韻用典紕繆處亦甚多揆之直廬以示窗陽僉為改定不敢改也乃以委予時予客其京邸故目　圓明園敕札如此和珅之陋劣不自知其醜固可笑而窗陽立朝委曲之苦心亦于此見之矣按錢梅溪泳履園叢話載和珅有嘉樂堂集其子頗駙覺昇殷德所刊余聞嘉慶末有人在燕市書攤見之曰此鈐山堂集也亟買一帙寄俱山書藏貯之不知惕甫所聞之詩亦在內否查查山光回子容館藏乾嘉間兩朝郎秩有嘉慶四年正月十八日前大學士和珅伏法事先是十一日拿問兩朝刑部獄在獄中作時六幅云夜色明如晝仁鵬日記取看烟是後又于次年二月不載嘉樂堂集中此二詩不知珅嗜予固不伸百年原是夢卅載任勞神室閒雖設簿籍島不見喜崖泉環冷月疊九重仁鵬盧後又于次年二月不載嘉樂堂集中此二詩不知珅嗜予固不伸百年原是夢卅載任勞神室閒雖設簿籍島不見喜崖泉環冷月疊九重仁鵬盧後又于次年二月不載嘉樂堂集中此二詩不知珅嗜予固不伸百年原是夢卅載任勞神室閒雖設簿籍島不見喜崖泉環冷月疊九重仁鵬盧後又于次年二月不載嘉樂堂集中此二詩不知珅嗜予固不伸百年原是夢卅載任勞神室閒雖設簿籍島不見喜崖泉環冷月疊九重仁鵬盧後又于次年二月不載嘉樂堂集中此二詩不知珅嗜予固不伸百年原是夢卅載任勞神室閒雖設簿籍島不見喜崖泉環冷月疊九重仁鵬盧後又于次年二月不載嘉樂堂集中此二詩不知珅嗜予固不伸百年原是夢卅載任勞神室閒雖設簿籍島不見喜崖泉環冷月疊九重仁鵬盧後又于次年二月不載嘉樂堂集中此二詩不知珅嗜予固不伸百年原是夢卅載任勞神室閒雖設簿籍島不見喜崖泉環冷月疊九重仁鵬盧後又于次年二月不載嘉樂堂集中此二詩不知珅嗜予固不伸百年原是夢卅載任勞神室閒雖設簿籍島不見喜崖泉環冷月疊九重仁鵬盧後又于次年二月不載嘉樂堂集中此二詩不知珅嗜予固不伸百年原是夢卅載任勞神室閒雖設簿籍島不見喜崖泉環冷月疊九重仁鵬盧後又于次年二月不載嘉樂堂集中此二詩不知珅嗜予固不伸百年原是夢卅載任勞神室閒雖設簿籍島不見喜崖泉環冷月疊九重仁鵬盧後又于次年二月不載嘉樂堂集中此二詩不知珅嗜予固不伸百年原是夢卅載任勞神室閒雖設簿籍島不見喜崖泉環冷月疊九重仁鵬盧後又于次年二月不載嘉樂堂集中此二詩不知珅嗜予固不伸百年原是夢卅載任勞神室閒雖設簿籍島不見喜崖泉環冷月疊九重仁鵬盧後又于次年二月不載嘉樂堂集中此二詩不知珅嗜予固不伸百年原是夢卅載任勞神室閒雖設簿籍島不見喜崖泉環冷月疊九重仁鵬盧後又于次年二月不載嘉樂堂集中此二詩不知珅嗜予固不伸百年原是夢卅載任勞神室閒雖設簿籍島不見喜崖泉環冷月疊九重仁鵬盧後又于次年二月不載嘉樂堂集中此二詩不知珅嗜予固不伸百年原是夢卅載任勞神室閒雖設簿籍島不見喜崖泉環冷月疊九重仁鵬盧後又于次年二月不載嘉樂堂集中此二詩不知

吳昭禹亂詩

吳昭禹名定諸生老儒香巖之子也館吳門王氏嘉慶己巳歲秒放歸道經昆山其友某氏宅留一宿去次年正月八日病卒于家是日其友夢昭禹來別作亂題詩云萍踪自昔感離羣歲暮高齋手易分芳草天涯終是客梅花人日尚思君魂歸乍似尋巢燕夢覺真為出岫雲老病死生原悟徹不堪數弟兄少年豪興各縱橫林端醉影扶花影篷底吟聲答雨聲碧海青天遊子夢難白酒故人情滄桑今古難回首一斤臨風返玉京時友尚未聞吳訃也叩問乃旬書姓氏並敘平生友始駭然然其詩極肖昭禹生時口吻自首斜曛之語蓋痛其老父在堂耳此事四十餘年前姊壻劉次山茂才銓所話次山亦與昭禹相識余謂亂詩多偽託此則思親懷友感舊傷離情詞獨極悽婉殆真出吳靈爽所為歟

倚虹園壁間無名氏詩

三十年前客揚州見倚虹園壁間有人題落花怨一首聲情悽艷動人不知其人自書所作抑書舊人作也當時錄稿猶存記之俟考詩云昨日看花花已落春風陣陣苦相吹吹盡繁花向林薄林薄深深黃鳥飛鳥飛樓燕婦淚沾衣卸恨夢中化蝴蝶明朝不見送君歸君不歸兮向何處滿園春色教誰主去年舍淚別城隈今年淚盡鵑啼樹無那花飛春復春幽情脈脈與誰論落紅滿地東風惡簾幕雨

隨園續詩品

小倉山房集中續詩品三十二首序謂表聖祇標妙境未窺苦心故為續之其語誠多精到處不知表聖不落言詮獨取景象以示詩中有如是種種品格此其所以名詩品也隨園所續皆論用功作詩之法但可謂之詩法不當謂之詩品且所作亦殊足自成一子何必定襲表聖舊名耶若其辨微一首有云老手頹唐才人膽大則此老晚年之作全自跋之而不知矣

二朱闌句

屬樂榭湖樓題壁詩朱闌今已朽何況倚欄人全脫于胎東坡朱闌能得幾時好不獨憑闌人易老之句然一則悵治遊之零落意劇纏綿一則感身世之變遷聲多激楚語似相同而詩境迥乎各別

陳雲翁論宋詩

雲伯先生嘗言王禹玉雪消華月滿仙台一律雄麗高亮視岑杜諸公早朝唱和之作幾欲過之劉原父涼風響高樹清露墜明河二語雖使王孟為之應亦不過如是

至若秦少游之雨砌落危芳風軒納飛絮則李公擇所云謝家兄弟得意詩也然則論詩者可定謂宋不如唐強分畛域乎

雲翁題試卷見贈詩

余少應童子試時雲伯先生見余詩文激賞之謬荷垂青許忝甥館曾題一詩試卷後見贈云下筆春蠶未肯休風塵逸足驟驊騮淮陰自擅無雙譽溫嶠何妨第二流自注生文第一而試輒居第二此日讀書更萬卷他年待汝定千秋莫教人說微雲壞更向天衢出一頭迄今年已衰邁而學問功名兩無成就徒呼負負此詩頗道堂集中偶遺未刻故謹志之余甲寅秋擷句懷人詩中亦有一絕句追感先生云溫嶠何妨第二流贈言期許愧難酬一從拔宅仙翁去壞水人今亦白頭先生身後眷屬無人故以仙人唐公房拔宅留壻事相況每諷詠一過輒為黯然也

太史公

雲伯先生嘉慶中擢令常熟時有五言古詩一篇為刺一邑紳而作題為太史公贈某太史家無稽本先生老友許伯緘廷誥亦邑人錄藏一紙嘗以見示詩本戲作當因譏訶太甚故諱之今年代既遷人各久逝無庸避忌存之亦足為紳士箴篤不飭者戒其詩云朝見持刺來云是太史公問君何所為未語頗先紅東鄰不孝子持刀刺其翁刀落翁本死子腦囟圓中此事大覓苦乞我矜愚憫暮見持刺來云是太史公問君何所事氣餒辭不工西鄰富家子銅山若鄭通野火焚遺棺可云由牧童乞我勿深究造福無比崇我語太史公君本館閣英柯亭與劉井胡不思前型君顱慨然嘆此事豈得已侏儒五斗粟臣朝饑欲死徒死亦無益託病且歸里館俸以百論倉俸乃千計漕總我父母記書我兄弟但期得厚利何必惜廉恥不見漢籍上煌煌有名字語罷自搔首洋洋頗色喜勸君此何可立品宜清貧似此不自愛何以對古人上為　朝廷惜下為文字瞋若意不謂然謂子不我知此數豈獨享所賞不可支有妓曰維仙窈窕雙蛾眉昔為羅虬怒幾賦紅兜詞子今病床已續命傾五絲朝注參五柞暮勸酒一巵謂子如不信視我集中詩門生載酒過往往攜花枝兜子倚杖嘅一笑落落難污無纏頭金何以為人師況須善其身擊鮮而夕糜況須奉粢祀盛筐而湘錡況須製衣服夏葛而冬皮況須安朋友山遂而水馳何一不賴此而謂能已為吾舌亦非劍頗能混研蟻吾筆亦非刀頗能倒是非餘技雖已細皆足以吾賢聽君言娓娓我懷滋歎伊昔共

金蘭契苦口以相規而以規為吮我技將安施氷炭不相入日暮各分手可憐太史公不如牛馬走詩雖戲作而格調摹古結語尤趣名家弄筆固自不同

逸句圖

余於近今先哲及平昔交遊遺詩之散佚者既就所記憶一二篇裒數十篇錄存此帙矣又有一聯一句僅存而全篇已久或本未成篇者清詞妙語寖磕胸懷復溘先朝露自注生文第一而試輒居第二此日讀書更萬卷他年待汝定千秋莫教人說微雲壞更向天衢出一頭迄今年已衰邁而學問功名兩無成就徒呼負負此詩頗道堂集中偶遺未刻故謹志之余甲寅秋擷句懷人詩中亦有一絕句追感先生云溫嶠何妨第二流贈言期許愧難酬一從拔宅仙翁去壞水人今亦白頭先生身後眷屬無人故以仙人唐公房拔宅留壻事相況每諷詠一過輒為黯然也

繡風騷閣社襲奈山之九州多事日一代有心人（社像御耕石之經綸徙倚）張淵甫之雨生銅殿潤風傳石（淵甫寒谷思鉅鹿侯兔裘感龍泉紀兄周劉雲之虎嘯烽遠成歌響雨空城嘯兄手）井叔之行龜空砌雨（叔池畑雖失舊余深院午燒筍冷廚春趣孫月波之一水分（月波寒山帝方思鉅鹿侯兔裘感龍泉紀兄周劉雲之虎嘯烽遠成歌響雨空城嘯兄手）雛徑尋峰向竹扉（扉閉柴門春燕影斜水落花香橋）雲移蘚石瘦水長市橋低（橋低南陳小雲之風人何落刺野客亦知春（蘚程僧堂之頼隨雲出岫客任雪堆門（堆門張小

十之即燈秋牆畫涼雨夜談詩次日李聽雨之人行飛鳥上夜靜亂泉中山前映湖橋
月上江市閒如明晚明無名氏之風雨仙樓笛霜鐘畫角鍾伏晚明七言如簡子山之
奇麗山川指點歌哦治游風氣自君開遠台顧朴石之欲添春色無修地但照天香已
出聖白北井印印川之恰似呼風吹鬼火亂鴉號月作兜啼新開河朱酉生之欲問井
平真相業木棉花白稻花香田畝有花王井叔之休憩桃簟眠難穩下似江湖趣已佳
雨汪節庵之少有文章憐伯仲老將科第讓兜孫封翁孫月波之貧未依人無媚骨
詩能泣鬼是奇才婦功名之總度病情花指點一春好景雨消磨減簡子雨之客
路雲山隨處好故園花木別時難送謂生韋君綉之短棹誰尋丁卯宅長歌如話甲
申年明李詩氏別月未知愁特地閒元日立春趙芸酉之思重
優將弓韜禱愁多頻檢冊叙看早卯秋日雁感朱條生之泛泛誰喚於雄起頭白江湖已幾
年花盛沈閬生之初喜世味慣黃籙易老韶年感白華題毛順甫之四條紘子三條燭
紅粉青衫淚孰多計偕將芳谷之金屋未營難貯況玉環已逝更無人悼七娘程序
伯之寒洲詩味清于雪只許梅花伴一燈題畫梅汪月生之盛衣昂稱承露乳蛩聲併
力作秋聲夜南雁今德基之渚冷春回倘有路山空秋淚史無人詠梅聲聞阿之一庵

未築名完播琴騶東坡楚頌亭策論稿庵圖盧誦以上諸聯覺漁洋所記之大江流斷夢
孤艇接殘春南樓楚雨三更遠春水吳江一夜生未必能遠過之又有雙句流傳耐
人尋味者李蘭青之垂老江湖尚著書題范白舫毛夢華之塔影斜陽過一樓登冬日陳于
岡之艤聲遥夢入蘆花夜李雲補之一雙醉眼小潘王詠唐于畏程綺堂之月到圓時轉
怕看雜感夏蘭白之身世無端又夕陽秋蟬金子年之露華如雪滿桐橋山塘晚歸江都縣吏
某之一天涼翠竹當門趨其餘不能記憶者尚多始如庭草無人管意絲一一鶺鴒
飛上天古人或被嫉妬或恐損奪鄭重單詞要非無故也

仲雍墓柱聯

仲雍墓在虞山之麓地與言子墓毗連墓門石柱鐫聯句云一時難圖難為弟千古
名山尚虞虞閶昔年兩賢後爲以爭墓旁隙地構訟累年宮優訊不決後常熟令某
公題此聯于墓門言氏後人見之遂讓地而息訟焉蓋諷論之所感深矣惜不詳令
為何人又致道觀側舊忠宣公祠堂內有楹帖云聖代即今多雨露宗臣遺像肅清
高集句天然凑泊措詞尤為得體亦不知出何人手皆余昔遊海虞時所見

劉王二姓續婚楹帖

西清詩話劉潛夫尋婦歐陽公以詩戲之有洞裡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之
句王直方詩話劉作代風已秋一絕趙德麟細君王氏作德麟適南徵居因見此篇遂
與為親人謂二十八字媒余竊劉郎夫續妻王氏嘗戲指前二事製聯贈之云雅謔
古賢傳佳客重來桃欲笑良緣芳姓合詩媒初達稿方華郭惕仙紹高謂再婚用典
不奇奇於兩姓恰好湊成此對也

古今事成巧對

事有相距千餘年而忽成巧對春此即天地間無獨有偶之理也亡友趙禮甫孝廉
嘉亨愛博嗜奇而心思警敏猜謎射覆是所擅長又往往善舉僻典險韻以難同人
嘗指一聯索對云馬窩王駱各賓王馬駱各賓王但區別彼名此字諸友皆閣筆蓋難
在二人姓名適有馬駱各三字為之插穿聯絡也至道光癸卯余見直省試差單雲
南正考官為龔編修寶達貴州正考官為龍編修元德偶憶前聯遂為屬對云龔主
考龍主考龍龔共主考適會達陽省同科龍馬賓主四字已是天生巧對更巧于共
字與各字銖兩悉稱又係同時寓事若出前後兩科或非雲貴隣省則未免牽湊有
跡而共字亦無着矣此上下聯出處先後遥遥對待于千餘載間而二人之拈句成

亦以相隔三十年而始就豈非因難見巧亦因巧而愈見為難者乎惜癸卯時禮甫
逝已數秋無由相告以博撫掌一笑也

古人姓名作對

道光乙酉秋以試事客秦淮遇平望吳補愚光釜偶言其徒某生頗幼慧九齡讀左
傳畢客偶以兩門豹索對即舉南宮牛以應昔康方虯自言後世必以己姓名與豹
作對誰知慧心人意中早有天然佳偶正不須虯耶爾時夜卧不寐憶及竹垞靜志
居詩話有古人姓名作對條似尚未盡枕上細思復得數十人舊事如塵久不省記
矣適檢書篋故紙尚存念此誠瑣悉不足顧金風亭長尚不憚筆存況又容中一
時談噱所託耒忍遽棄乃附之是錄焉公孫丑母弟衣鄭小同楊大異韓檛虎李攀
龍陳萬年張千載李公麟唐伯虎此宋人名非六如謝方明徐圓朗直不疑何無忌張悠孑
鄭善夫殷開山俞通海金履祥沈恒吉周鐵虎苟金龍韋夏卿李春伯張九思胡三
省宋金剛呂雅溪王十朋陸萬友沈既濟張中孚嚴白虎龐鷹顏安樂曹吉祥李

桐谷郭尚師郭蚁蜨王鵬鵬劉黑閨寇白門郭竹約鄭櫻桃張紅紅薛素素其他若
祭仲足鮑叔牙程不識魏無知田千秋史萬歲前人已舉及者尚不勝枚數也

檀花館試帖詩題出處

漢陽宗人潤臣觀察名灃己未夏過吳門談次及盤屋路閏生太史德在京師見一
掘腳云萬來古柳為歌院蝶去尋花作醉鄉喜其清麗偶為各賦試帖詩一首後刻
檀花館集其門下士為注釋倫尋二句出處不得詢之太史亦祇疑為近人所作是
以此二題下無注潤臣屢為寬討近日余檢兩宋名賢小集內有山陰嵩天民無懷
小集訓畫上人石湖春望詩云湯湯春風草木香茫茫澤國水雲長萬來古柳為歌
院蝶去尋花作醉鄉閑與物情聊品第老于文字嬾尋行望中別有關情處幾度朝
陽又夕陽惜潤臣赴杭需次未幾即歸道山無從語之矣

大癡富春山卷燼餘本

清 古吳葉廷琯訒生著

吳墨井畫跋自紀在廣陵臨黃大癡富春山卷燼餘本謂大癡此卷有二本一不知其詳一被好事者竄改不離手迨將終投之火旁人亟取已燒卷首尺餘即所臨本也昔見書畫壯觀錄記子久富春山圖向在宜興孝廉吳問卿處作富春軒以藏之臨終燒諸珍玩族人易以他卷前卷燒毀截去數尺乃知墨井所云好事者為吳問卿然猶未悉問卿顛末及讀陳其年湖海樓集感舊絕句中有吳孝廉問卿一首注曰孝廉名洪裕余姑夫也祖達可父正志皆萬歷間名公卿孝廉甫成童即登丁卯賢書貂蟬榮戟甲于吾邑家富法書名畫下及酒鎗茗椀斑駁陸離無非唐宋時物城中別墅曰雲起樓極亭台池沼之勝面水架一小軒藏元人黃子久富春圖于內鄒臣虎先生顏曰富春軒鄒外園林名南嶽山房繞園種梅花千餘樹花時孝廉輒攜榼至巡繞花下一樹浮一大白醉即陶然花下臥無子死之日捨南嶽山房為楓隱寺于是始知問卿生平事跡然觀其因無子捨園為寺則燒諸珍玩及富春圖卷亦必有此事惜近于憤激併為若以分賜同好之友則既全名跡無恨達觀矣

石磵書隱圖卷

高竹窗江村消夏錄近來書畫贋鑒家本若蕃蔡然北中寓有贋本不足恐者就余所見如徐幼文石磵書隱圖卷據卷後姜浙張佩葊題跋石磵書隱者朱孚英中隱君子俞玉吾讀書處陳子平作記趙子昂鄭明德皆賦詩幼文于洪武二十六年四月二日補圖蓋為五吾之孫有立作者復有立本名復宇曲木行改宇有文隊記已佚圖後但列趙鄭子書二詩趙詩有引云僕往過采蓮里石磵書隱瞻拜俞先生遺像灣賦五言詩一首有立收書見示陳子平先生所作記文讀再拜書于後里生孟順頃首清秋風日好一往尚圖廬穿紆愛淙潺繚方衡湜既成佳趾蕭述悵昔人所樂山林居子孫繼先志復築此邱墟升堂拜遺像入室讀其書先生里中賢安敢有稱述恨靡從杖履承訓理荒蕪永矢勿諼焉秋水雨敬恩階除修澤諒不泯露濵有其餘里生之稱頗新詩後不系年月字作小楷微帶行鄭詩則七言八韻一章題于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甲辰四月十七日明德即于是年亦不知相距幾月余考文敏此詩本集不載已屬可疑且文敏卒于英宗至治二年壬戌有立之作據府志永王汝玉所撰墓志在文宗至順二年辛未是文敏歿後九年而有立始得其遺墨相見而為賦詩至鄭詩固載府志當從本集尺入第明德生于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壬戌五吾之卒府志但稱在元貞間元貞乃成宗年號建元此乙未內申兩年是明德生才四五齡而五吾已卒其詩落句云歲月推遷陳迹在感懷長愧酒同傾亦于事情不合殊不可解抑史有可議者幼文補圖在洪武二十六年四月按明史徐賁傳附高啓傳啟故權河南左布政使大軍征北嶇道其境坐猫竹不時下獄瘐死致之太祖本紀征北嶇事惟見十二年已未正月北州十八族酋拜帖木兒討之二月李文忠督理河嶇臨蓬軍事九月沐英大破西番拜其部長十一月班師幼文下獄當在斯時豈有延至二十六年作畫之理惟張習編北郭集謂幼文年癸酉七月癸酉為洪武二十六年此畫款著年所本錢虞山宮傅之謂吾志學于庚申七月題幼文畫云幼文已矣而畫獨存則幼文死獄當在庚申而非癸酉此說頗明史紀傳僅合可糾圖中署年之誤得此確證而幼文此畫之傳又何待哉

祝京兆書兩京賦

昔在武昌人家見祝京兆行書都元敬兩京賦兩京者即明之北京南京賦既繁麗不下數萬言京兆書筆縱橫跌宕大幅高屏諸家之勝據其自識凡書一年半而成生平得意作也不是兩卷不如何時改作五巨冊冊幅微有割損減前後有項墨跡天籟閣藏印未有鴻具區跋即從項氏借觀所題字亦遒逸此與余在揚州所見元美贈別卷啓我綢文獻之徵而均流轉至他方翰墨緣別有前明我邦毛公注蓼南京給事中出都時親友二十人送行之作如楊慎都穆黃宗羲諸名公均在列前有李東陽撰書並篆題贈別四字高引者跋序出王鏊手蓋同朝家如未有篆額初姚布政康傑中解元二跋皆歎內字此卷後即鼎甲張永矣

呂紀桃花斗方

容漢上時見杭人陳某得呂紀畫本桃花一幅幅大正方約徑三尺八寸許名已無可考

偏下角書臣呂紀謹縮五小字紀為前明中葉畫院高手膾炙甚古其裝法以本身兩側分縫半寸許摺裱于託紙之背上題小楷一行云晉樂院樓上水次間北牆三尺花卉斗方字甚娟秀蓋宮禁掛物也雲伯先生詠之有三百年前內人筆玉階紅雨話滄桑之句

陸叔平三峯春色

余家舊藏陸叔平紙本山水立幀上題一律云將從重閒支石邊三峰圖合小窗前千花暖送和香氣大地晴翻錯錦田載酒溪橋鼓夜歸船光歲歲供華宴一度庚郎一度妍歎者陰陰已仲春十日包山居士陸治作三峰春色蓋寫文衡山春遊風景二三兩聯已盡傳之畫以淡青綠設色山石全作指帶皴森峭無甜熟氣苔朱青立文鼎之見而極嘆賞每舉此畫以語其門弟子三峰不如所指約意以文衡為主其旁則獅山何山寒山天平山皆可居其二也余按吳定璋七十二峰足徵集陸治小傳云西洞庭山人父汝新樂清教諭始遷吳門晚年以父遺城居為先祠屬弟沼供祀事而自居支硎山島臥不出且采其始遷支硎賦答客問景一詩中四語與題畫首一字不異惟首聯云卜築旁臨古道邊諸峰圍合小窗所居地名因以自號者耳滿慶生鍾瑞曰對

前尾聯云還饒別有清涼口高塗長林萬壑泉始知此詩乃為作圖題畫而點寓焉入自改本為勝已已為隆慶三年至今已閱星霜二百八十餘余每過支硎徘徊瞻眺輒緬想其山居勝致惜遺址無從訪問僅于家中箕小閣珍弄此畫題為三峰春色樓云據疑年錄叔平生宏治九年丙辰卒萬曆四年丙子年八十一已已作畫時計年七十四矣

董思翁畫冊題記

程序伯揚示思翁對題畫冊十幀作于崇禎壬申癸酉間再官京師時亦間有歸里後作者畫皆是其本相惟幀首癸酉子月自題云予學畫自丁丑四月朝日館于陸宗伯文定公家偶一為之昨年二十三今七十九人矣畫臘幾六十年每見古人之跡便欲自廢云云此可見公少即能畫涉歷至老既成大家猶不自滿假如此幀求別記云壬申余與閩中王東里總憲來陽賀中令納言潛山劉退齋輸撰結社每以勝日訪郊外諸名藍淨刹遂為主者稍遠塵俗語非朝市亦非空玄及明年時事頗異有邊塞閣人自雲中上章攻時宰為人驅除地者王大夫敗之致激聖怒有旨召對便殿切責王大夫褫其簪帶雲山一會從此遂散又二年閩亦敗逐去後著其昌二字按明史七卿年表是時無王姓官都御史褫職者惟李長庚傳稱六年正月

修撰陳于泰疏陳時弊宣府監視中官王坤力詆之侵及首輔周延儒時副都御史王志道劾坤語尤切帝面對詰責削籍志道漳浦人天啟時附魏璫擢官論者薄之及是以忤中官罷思翁所云王東里當即此人但訛憲副為總憲耳

邢子愿畫石

明臨邑邢太僕書名最著有來禽館帖傳世畫則惟無聲詩史稱其間寫文石亦藝林片玉蓋甚名貴也近得其綾本磐石立幀石身高九寸廣盈尺其半礪珂崚嶒略綴蘚髮全倣黃鶴山樵解索皴筆極蒼渾上有長題云允修先生賦此研光纖什八年許都未敢命不律今春卓亥人日晴照偶從南雙嘏明月岭覺有佳致隨潑墨為此圖儻書而應之畫僕可謂巧于藏拙矣子興學士極嗜僕拳石一姿者儻今見之乎僕當依樣銀之董玄宰每對人犁丘畫品有取明及虞山大癡風恨懶甚不作事若覩此幀中筆華或不笑齊虜駭也邢倜題字七行筆法神似南宮側有三印一濟南邢倜氏圖書印一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一云云亭亭間人皆朱文下有基誌私印朱昌鄧氏鬲之口藏圖書二印文下一字作穴頭其下不可辨辛亥為萬歷三十九年太僕是年六十一補跋年錄據列朝詩小傳允修子興不詳何人一姿亦未解其義犁丘則邢氏所居地名因以自號者耳滿慶生鍾瑞曰對人下疑有脫字

邢慈靜工書

邢太僕有妹曰慈靜婿居嫻吟咏尤工于書余友龔仲廷煌自歷下歸貽余慈靜所臨蘭亭序石刻用筆秀逸蓋得乃兄指授之益巾幗能摹楔帖自宋憲聖吳后後此其僅見者又自書小詩一帙題曰芝蘭室非非草竹堦明詩綜所采閨閣篇什頗多獨遺慈靜殊不可解吳樵客鴛詩話中亦嘗言之並錄其詩數章皆與石刻同茲不復記石本後署潘園主人馬邢慈靜據列朝詩小傳稱其善畫白描大士書法酷似其兄毋萬愛之甚必欲字貴人後適武定大同知府馬拯年二十八矣小傳述盧于應九嬪乃楊磐石女弟書法自成一家博學能文適于慈靜

陸嘉祐山水陳梓花鳥

管谷胥蘭滋藏水墨山水立軸紙本長今尺三尺八寸餘款書崇禎丁丑春日長洲陸嘉祐時年七十有六下印二方一陸作先嘉右印一寒谿皆白文筆墨蒼爽中有沈摹之致計其生平在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少時應猶及見陸叔平文休承諸公真其落筆大方定推一時老手乃名不著于郡縣志藝術傳及無聲詩史等書余得設

色花鳥小幅亦紙本長三尺許寬九寸筆殊清勁款題天啟丁卯秋日寫玉峰陳栝隸字十一印二方一陳栝之印一字元真皆白文編檢諸書亦無其名二畫若不自書年代幾不識為何時人矣然則前代高手湮沒如二人者當復不少可勝慨哉

歸恒軒墨竹卷

恒軒此卷長七尺高八寸四分紙本一接前後竹兩叢枝幹圓勁稍葉疏朗筆筆中鋒自有蕭爽清遠之致款書戊戌夏日寫于洞庭山之翠微庵暑名歸藏一白文方印亦此二字前後題者九家皆同時高尚之士引首顧箬書兼有真妙四隸字後題昔人評息齋之竹真而不妙東坡之竹妙而不真故云廿一字隔水綾外題者盆後明陳邁後于與雲曰按陳邁見于吳狀元復社姓氏錄嘗與吳難字孝寬事跡未詳徐樹丕鄭敷教李漢金上震鄭圖金侃皆單欵錄古人詠竹詩殆恐題詩與跋語露芒角也紙尾恒軒自跋云人之學問與年俱進雖技亦然余于墨竹本游戲為之初無意求進然相去十餘年亦遂覺大異此卷殊不工但不至如近日畫工之俗耳辛亥春元公自題下二印一曰歸莊之印一曰元公按竹垞詹志居詩話云恒軒好奇其名字屢更崇禎中忽請于學改者名祚明自後或稱歸妹或稱歸子來表字或稱元功或稱園公或稱巍子恒軒其號前之名歸藏後之字元功似偶著不常用竹垞故未知也又見自錄己亥夏日寓婁東僧舍述懷十六首之半歎書普頭陀莊此殆即竹垞所云普明頭陀歟

米紫米自書詩卷

鶴徵錄米漢雯字紫來號秀嵒完平人明太僕卿萬鍾孫順治辛丑進士由知縣考選部曹康熙己未舉鴻博入翰林官至侍講詩畫皆工秀兼善篆刻書學南宮評者謂在太僕上嘗得其自書詩卷似皆作令江西時作清逸與字稱潇洋惜其詩為書畫所掩良不虛矣地迴炎荼絕湖平夕照開人烟依岸曲山翠隔城來興劇論文會情深話舊盃晚涼邀散步更破竹間苔東湖宴集和顧工部韻嶺路經秋杪行行入望清幽抒客緒眺勝緩征程霜樹漸分色風泉遞自鳴何當渡絕壑聽雪閒情九月廬山道中水抱孤村遠山通一徑斜不知深樹裡還住幾人家此首末三經當時已就荒千年遺宅更凄涼折腰每挹清風愧還採秋英薦一觴倦客經時積旅愁那堪行邁復深秋關心不為田園計欲賦歸來未自由欲訪東籬不可尋高低邱壠莽蕭森匡山峭壁兼飛瀑長與先生共古今秋日經梁詩後題書似孝挹年翁詞宗教定劉長修禧延曰水地孤村遠一徑斜不知深樹裡還住幾人家書題末三經當時已就荒千年遺宅更凄涼折腰每挹清風愧還採秋英薦一觴倦客經時積旅愁那堪行邁復深秋關心不為田園計欲賦歸來未自由欲訪東籬不可尋高低邱壠莽蕭森匡山峭壁兼飛瀑長與先生共古今秋日經梁詩後題書似孝挹年翁詞宗教定劉長修禧延曰水地亦號普明頭陀又號蠶蓋山人沒後女壻金侃輯其遺著名字亦從其舊焉此卷前之名歸藏後之字元功似偶著不常用竹垞故未知也又見自錄己亥夏日寓婁東僧舍述懷十六首之半歎書普頭陀莊此殆即竹垞所云普明頭陀歟

王惕甫夫婦合璧書卷

我吳明季以來書家用筆皆以輕秀俊逸見長至惕甫百年所未有雖退谷義門猶當讓出一頭何況餘子墨琴夫人書風靜神閒娟秀在骨應推 本朝閨閣第一此卷前段惕翁書離帖詩十二首行楷相間款題於丸四月浴佛節前一日會試榜發下第明日復入宮館食訖而散卿休家僦容亦不至輒書福作數首本寄稼圃先生正之惕甫王芭孫後段曾夫人小楷書蜀江春日文君濯錦賦一篇款題乾隆癸丑新正十日書于京師倘館之寫倦軒懷琴女史曹貞秀紙尾惕翁跋云惕夫婦性皆好書皆不自意以書見稱遂有古人學書帶紙之意良安中求紙都不中書每一臨池動成苦惱近聞吾老友稼圃先生有以新造製紙貌硬得法與筆墨相宜宋諸公多講治此事若歐陽公黃山谷二蔡二米無不能書蓋必識書之利病而後識紙之情粗則以楸刷而治紙圓宜與礪礪相其心偶寄此

倣元影寫宋謝桃源記 自注應湘畏大人倘書

衛夫人把鵝眼觀此帋子絹卿手流蜀江春水誰似消晚天淡路明收未遇想靜

農帖墨恰瓊鈎髣髴宛然如細分影到溫波自注物文為有溫波亦楓愧玉台角比見說京華同

弄筆為頃取澄心堂紙應悔悔名掩蘭亭石軍夫婿近年覺阿閒士祖觀亦為題二

詩元淵雅書名盤礴馳海于瀟散見手姿容窗偶仿遺山體論字先成雜帖詩紅閨

墨妙簪花格恰好黃庭影點初知否神仙翻妬煞彩鸞夫婿不能書此卷傳之後來

亦號林一段佳話也淵雅堂集有句云詩人老去鸞飛中秀題跋見吉光自注云公題甲方堂法帖跋下也此文

國有愛姬王龍學公書筆跡幾亂真物約蓋儲見姬為清逸事之可詩者附記于此

洋布作畫

古畫本多用絹求以後始廣用紙明人又繼以綾皆取其易助神采余偶以洋布極

細密者索顧朗如炳作墨山水朗如言其質較絹稍澀視畫紙則和潤頗能發筆墨

之趣而氣韻入覺醇雅同人咸以為新奇可喜作詩詠之程序伯云山林寬布素盡

洗華縟姿莫嫌鏡材質煙汗得所施頗閒波戈國香全成幾絲金堅助錄靚墨濃含

清滋從此刻溪藤暖作拭窗資晚窗喜展對絡緯啼涼颸印川云宋細氊鹿麂入

藏書畫沽禍

書畫之癖往往沽禍古今皆然亦近人悵壁之義辯才視帖為唐太宗所取懼懼抑

鬱而死王怦以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偽本貽嚴世蕃致為所陷皆可作前鑒聞單秋

颿宮保有董北苑真跡圖卷要津某指名索贈即與之無所惜曰勿使後人唱一棒

雪也然事亦有出意料之外者乾隆中洞庭東山席紹孫宮楚中郡守大府聞仇寇

父六觀堂圖立幀在席氏欲得之此圖仇為鼎山周氏所作名品也太守以重值購

之族人謂有康熙時之外日存所舉副本與仇畫無毫釐異亦署仇名固疏購以獻

之大府非識者求一得二心已懷疑譏口遂謂皆非真本恚而擲還將中以危法多

方緩頰始聽移疾歸此求金之鼠更匪虎所思總由書畫肇釁也劉蓉峰丈為席太

守孫壻後購圖皆歸于劉余曾得觀目而聽話其事

印印川風雨聯吟圖

亡友印九康祚中年與羣從一甥結社唱和著有風雨聯吟草當自為之序乞王叔

畦丈繪圖以紀鷗天逸韻至今猶在人口及余打交君已索居耽意興詩亦不常作

閒出是圖相囑追話叢惟而已辛丑春君歸道山所藏諸物半類鈿杯羽化忽有人

以是圖鬻于市得者嫌雙鬟謀去之余聞而亟以他畫與易幸得瓦全蓋是圖於君

生平詩事有涉非他卷軸比而余為君輯錄天閣遺著剖劂甫就適獲此幀若有夙緣

焉因偏乞君姻戚交遊題詩同識人琴之感其中莊君桐生即君之甥與于聯吟者

故其詩尤深悲感也姜小枚皋云節當及衣食而不祿命長冷峭儘文字宜不名位

昌哀哉子印川墓已宿草荒百卅本一朔五十嗟凋喪空庭淡日影百物如雲翔一

帧王孫筆當日吟侶將幸未落磨沽良友為收藏寄我一展謝祇覺惻肺腸溪山正

寥漠風雨添蒼涼魂魄倘猶戀應知余筆傷年前見遺集於悼人琴亡所感著簡言

散佚如妙香自注印川撰瀚言余嘗為序今已佚散麗有威墨梅社詩三章自注印川梅花詩三首親筆在余處此留貽

余孫俾知慕渭陽貝子木青爵云章逢聲不揚瞑目永沈晦豪素跡僅留綿世能幾

代惟恃承託人名山業同愛庶或五百年軼聞挂人喙印九古猿者逸情過流輩感

彼雞鳴聲呼朋互酬對吟社倏澌亡手澤半泛昧幸有平生親收雖到殘縑悅此尺

幅間音采展猶在從可賦大招樽酒重沃酹故物恐遂湮後死責難貸他日終付誰

思之心孔痗程修之沂梅云秋颸醉戰空庭柯冷蛩淒切酬青莎推敲險句消絳蠟

秋堂一夕獲詩魔當時墨瀋圖鴻爪香襲練芸蠹未飽劫塵俄閱海與桑溫天量影

留蓉江繩床卧雨美悅魄去雁無聲度雲岑謝池夢斷詩境窄芳草無情疲客碧自注

余有風雨對床及春草聯吟圖皆憶兄作也張子上源達云對酒悲遺筆長吟畫裡春自注兄居子易舊

同在賢宋書莊繪畫後以遺畫求題有誰知砑前一卷與印九文

硎地對酒不成歡之句今見編天閣遺著中題詩逾數載旋失卷中人風雨夜如

舊雲山主又新收藏獲良友片紙亦前因張硯孫運潔云但餘尺幅故人收高閣誰

還問海澨無定雲烟天下事依然風雨畫中秋不才亦復希青眼老筆於今盡白頭

樽酒石湖同感舊亂鴉殘照此扁舟自注時重語業六文石湖水閘出此命題于程序伯庭鷺云三十年前

夢境悠幾多華屋換山邱蘭亭一序悲陳跡幸向江湖集裏收自注印川自製聯吟

刻遺者始搜采編入謝家羣從各翩翩更有羊曇屬少年自是風

桓廚幻化不逾時牘楮收藏偶見之不為丹青重王宰黃鐘儘繫故人思客窗風雨

黯秋辰惜取聯吟現在身亟補新圖酬舊感他年讀畫更何人莊桐生彌保云可

有平生未了緣藏題纔讀已潛然鴛心三十年前事徹夜思量不忍眠從游謝墅首

時春憑仗王維與寫真白首翼翔今永訣當年同是卷中人身後荒涼百事非兩門州下塵沾衣舊圖尚有重逢日不信泉台竟不歸喝韻分箋一集成可堪此樂是前生豪情逸興渾如昨談笑都令俗眼驚鷗天閣子不勝寒死別方知聚會難金石圖書零落盡摩抄此卷百回看聯吟夢斷又重温陳跡惟餘淡墨痕樓絕破窗風雨夜一燈如豆為招魂妙畫通靈信有之鬼嘯猶幸故人知驢壚也愜華嚴劫愧我空題感舊詩遺編曾共程俱輯自注謂一幢還從吳市收敬謝水心風誼古即論兩事足千秋圖中題者其餘尚有數家不及備錄余于初得圖時曾系以二絕句及徵題單復又綴二絕句云三年心事此時消遺畫徵詩當大招定有吟魂來入夢夜窗風雨正瀟瀟也知過眼等雲烟無那寒鐘別緒牽留興詞人更懷古百年弥墨護蟾天

復古殿英石供

陳氏頤道堂舊藏英德石硯山背鐫復古殿印賞鑒家據南宋宮殿攷謂復古為理宗殿名宮中儲藏翰墨之地然老學庵筆記云紹興間復古殿供御墨即高宗時已有此殿蓋復古殿本射殿高宗建理宗重修見宋史則此殿未可專屬之理宗此石亦未必定是穆陵供御之物又武林舊事元夕燈火于復古殿張挂禁中避暑多御復古殿亦非專藏翰墨也

伯虨印

吳江王硯農之佐得伯虨二字銀印疑為漢梁高士物拓示徵詩攷復漢書鴻作五噫之歌肅宗聞而非之乃改姓運期名燔字侯光逃去此時此印應早棄之矣列女傳又稱其字為伯鴻其改名則作運期而字侯光侯光逃匿期而字侯光范書與余觀鴻語妻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與共逃世鴻時則作侯光為合蓋光即指妻名言侯孟光而偕隱耳范書侯字或由形誤也詩云滅灶脩閒童子鴻一時姓氏重扶風頌雖廿四題筆就定抑芝泥兩字紅佩下無多長物鴻伯鴻可有印同鑒五噫歌復逃名亟安用留傳篇字為偕隱真宜字侯光東遊惜水篆成章為嘆縱有懷人詠絨札難鈐寄故鄉家傳要離殉葬來土花猶帶漢時苔蜜台諸將副名盛列復黃金總勘灰此種題不得不為漁中生有之計搜求事寔比傳成詩工拙具勿論可也

僧道衍硯

朱酉生木刻稿中有僧道衍硯長歌一篇序云端石廣四寸縱稱之同鎮老僧看經于木魚象沙彌侍蠟拂花從列几上字銘廿四言木魚經卷本是色相老僧端坐以

脅盛作劇戲聚家住瀕有佛光水閘入他舍從其戶外過噴薄而去僧謂之亦不應如是者三年一日忽啟戶出曰我今始得活矣遂入內理家事如故自是醫理大通遂以明醫聞於遠近而活死人之名亦並傳焉椒翁老此事謂余曰此人可謂能堅忍其性矣人能如此雖聖賢仙佛無不可為豈特可以已病哉究其根極不過捍得一死耳余何人之將死而猶戀戀于一刻之生也然不意當室子竟能見及此也

鄢悼二姓事

乾隆末我鄢鄢小山李像名實俾聚禮闈才名素著可望鼎甲時相某滿　殿試閱卷大臣以俗說鄢都城事意其姓仰之遂以歸班人為呼仰常州悼以李廉就大挑監挑大臣某公以揖音呼其姓悼復朗督以溫音自呼其姓曰悼數某公內愧其誤而恐悼之不為復也併不入選越數年復赴大挑主其事者為成邸見悼姓即裡然曰是向田先生復人耶亟予一等夫以一人之姓關係名途俾失固已奇矣如悼名又失于前而得于後迴判如此此豈漫然相值乎蓋命寔司之矣

海外二奇人

舟來如應有謝清高者從賈人泛海遇風飄忽忽怪于番舶遂隨收焉每歲倫歷海中諸國謝本性敏所至輒習其言語記其風俗物產凡閱十四年而返舟後商于日不能復治生產流寓閩門為通譯以自給舶慶庚代其歸人楊秋衡炳南歿於閩門遇之與談西洋事甚悉因條記其所述為一書序而行之名曰海錄餘中最奇者有二人頗可資談助一云乾隆中有舟人羅方伯者貿易于此其人最俠善技擊頗得番國王不能制方伯為壇海濱以列猴壯取鞭呂黎文讀而焚之鱷魚遂遁去一云載燕國在乾隆末國王暴亂舟人吳元盛因民之不悅刺而殺之國人奉以為主華夷皆取決焉元盛死子幼妻躬其位至今尚存觀于此事知文公浩然之氣可碑異類雖愚亦感而如生然非羅精誠勇敢篤信此文而決行之則亦無以感應如一轍也若元盛者直又一虬髯客矣世固不乏奇士哉

輪船本中國之制

自西洋火輪船入中國咸豉以為從古所無上下震慴漏永則利其水行汎疾人情又甚便之竟知輪船之制本出中國唐宋以來載籍屢見惟不用火後世不講求其原委世有留心經濟者求其制而修復之豈非軍民同利之一器乎姜詩云唐代曹成王至巧運心畫戰艦挾二輪踏之翔風疾聿宋楊太尉踏車船有五三周浮玉山勢甚桂帆席下至鄱陽盜楊么制亦得中華古戰具竊以造船舶聚火動其機閒亦用牛力何至三年來人駭為奇特嗚呼咸南塘造法製秘籍法遂廢外國反得而竊用之嘗見華亭姜小枚未刻稿中有賦輪船一篇頗能言其法蓋蛟所蟄處其地霜雪不積獻宮有賞則獎其除害之功也

暹羅沒船

鄭人謝寄梅占壬常附洋船往來海上熟悉南北諸洋形勢扼要又嘗得暹羅沒船之式可以去河底之泥沙其法製巨艑艑中安輪輪上有齒橫軸于兩船以數人踏之若水車然使輪齒著河底以起淤泥船尾沈巨竹筏以受之滿則轆轤起筏別以船受泥而棄之行之不已則泥日去而河日深其製雖創而用甚便云英吉利國人為暹羅製獻謝君思為圖說獻之當事以浚黃河之淤沙既而不果他日或有行之者余謂不獨黃河可用即支河小港中亦宜仿製行之也

夏二子

蔣濟懷志凝心白日齋詩鈔有句云別觴不得休每苦夏二子蓋惜蠅蚊之擾心或問間夏二子出處余適閒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按所紀降授左承事郎福建安撫司土管機宜文字吳元美嘗作夏二子傳其略云天以商代夏是以伊尹相湯而伐桀中其割剝之罪當是時清商驅起義氣播揚勁風四掃宇宙清廓夏告終于鳴條二子之族無小大少長舉望風殞滅殆無遺類天下之民始得安食酣寢而鼓舞于清世矣夏二子謂蠅蚊也後為鄉人進士鄭煒訴之行在元美坐與李光交結言事補外心懷怨望遂造二子傳指斥國家譏毀大臣以快私忿法當死上特宥之除名容州編管卒于貶所事在紹興二十年滄浪詩似用此不知是元美創此名抑史有所本否弄筆刺時狂奴故態竟以此賈禍殞生傷哉然其傳語甚妙

雪鰻

蜌雅有蛟鮓之名嘗疑其誕然世竟有烹蛟事昔聞王漱畦文言其令嗣並香茂才士標客仙居縣幕時見山中民有以雪鰻來獻者重數十斤形似鱘鰉而色青絢之云此物常蟄于深山大澤土石盤結處必大雪後視其地獨無積雪者掘之始得故有是名然歲或間遇以是甚鄭重視之得則必獻官邀賞後其居停亦以饗文昧閒肥美余謂浙東素多蛟患此物即蟄蛟耳桂林陳文恭公伐蛟說本有雪後掘取之

松蝗

洞庭東山鄉老言乾隆某年山中松樹忽生蟲食葉盡松輒枯萎人呼為松蝗適張真人過吳門山中人相約陳訴真人許為發符驅之閱數日大風陡作忽有鼎千百為羣飛集林間專啄松蝗食之未幾蝗盡梁亦散後閱王惕南文淵雅堂文集有詢人世鈞墓志銘述此事云花疇有冢木有廟苑為鬼庭霜不凋歲陽在午日元枵有蝕蝕之螟賊苗白楊簫簫莽空條公挾道士丹符燒山魈通氣蟲孽銷山人感頌公功高吾削不書寔行褒始知訴此事者誤出王世鈞不能謂符籙禁制之術為必無也（戊順即載曰松蝗可與桂蟲作對）

麥啄

楚北漢黃一帶春月麥將熟時有鳥羣飛隴上形狀毛色似鴝鵒而稍大啄麥半尺細若竹枝夜宿則掛入麥根土中故掩捕甚易土人取以作餌頗美為其性喜食麥呼曰麥啄余疑古史所書鴟食麥者或即此鳥之類麥啄之名殊古雅可匹爾雅之剖葦竊脂也

殺蟻之報

佛經言殺業至重信哉近時許小畝元仲三異筆說記蟋蟀訟冤事此所害止一命其報已如此以余所聞更有甚焉者吾郡尚書巷顧姓前明宦裔也有梧桐軒七房僮一嫗服役多年頗勤慎惟性最慈蟻見必殺之或以足踐或以器搗或以火灼及沸湯灌之前後所殺無算主人屢戒不悛一日下階傾跌仆地即死會其子在近處傭工招之立至視其母眼耳口鼻羣蟻攢集無少隙遍體亦皆有蟻嚙之不知倉猝何自來無計去之遂并蟻殮焉此嫗殘忍已極蟻之欲得而甘心殆亟朝伊夕一旦羣聚而食其肉若有驅之使來以彰慈業者吁異矣

鷗波漁話卷六終

鹽法考

私荼考

酒禁考

私槎考

同居考

丁年考

致謝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鹽法考
私荼考
酒禁考
私礬考
同居考
丁年考
合一卷

鹽法考

管子海王篇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管子對曰惟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桓公曰何謂正鹽筴（尹知章注管子正稅也）管子對曰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注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注分彊也）其大厮也（注厮賤）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彊半彊也）令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斗加半合而爲之彊升加一彊釜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爲之彊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鍾二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問口千萬也禹筴之商日二百萬注禹讀爲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二鍾（注大男大女合鹽者二百萬台爲一日計二百萬台爲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注萬乘之國大男大女合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有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注鹽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注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十凡千萬人爲錢三萬萬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有三千萬人矣（注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已上爲老國而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注謂老男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五十已上爲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一老萬人而當三千萬者蓋鹽官之利耳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

按周禮有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而不聞有鹽筴鹽筴之法管子所創也已大異先王藏富於民之意然尙無私鹽之禁令其立法尙寬自私鹽之禁令而案牘繁興不勝其擾矣

史記平準書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云云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

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湯煮之六
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
羊維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
毫矣大農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
[illegible]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
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鈦左趾沒
入其器物

按私鹽之禁令罪名實始於漢武此孔僅咸陽之法非
蕭何之律也集解韋昭曰鈦以鐵爲之著左趾以代刖
也其法去死一等亦可云嚴矣唐律無私鹽罪名蓋唐
之榷鹽佐軍興自第五琦始其時在肅宗初見琦及劉晏傳律文定於永徽之初故不及也

唐書食貨志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
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鹽院游民業鹽者爲亭戶免租徭
盜鑄者論以法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
劉晏上鹽法輕重之宜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揚陳許汴
州廬壽白沙淮西甬橋浙西宋州泗州嶺南兗鄆鄭滑捕
私鹽者緡錢爲之頓息包結爲市東水陸運兩稅鹽鐵使
許以漆器瑇瑁綾綺代鹽價雖不可用亦高估而售之廣
虛數以罔上亭戶冒法私鬻不絕巡捕之卒偏於州縣鹽
估益貴商人乘時射利遠鄉貧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巡
吏既多官亢傷財當時病之按在貞元中憲宗之討淮西也度
支使皇甫鎛加劍南東西兩川山南西道鹽估以供軍貞
元中盜鬻兩池一石者死至元和中減死流天德五城鎛
奏論死如初一斗已上杖脊沒其車鹽能捕斗鹽者賞千
錢節度觀察使以判官州以司錄錄事參軍察私鹽滿一
石以上罰課料鬻兩池鹽者坊市居邸主人市僧皆論坐
盜刮鹹者一斗比鹽一升州縣團保相察比於貞元中加
鬻矣宣宗即位戶部侍郎判度支盡弘正以兩池鹽法敝
盡巡院言司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貫七百三十三文應
者鹽池之隄禁有盜壞與鬻鹹皆死鹽鹽持弓矢者亦皆
死刑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又言兩池鹽盜販者迹其居
處保社按罪鬻五石市二石亭戶盜鬻一石皆死

按唐律第五琦榷鹽佐軍興而私鹽之禁遂嚴罪重有
至死者此唐律之所不及載也

五代會要長興四年三月七日諸道鹽鐵轉運使奏諸道
州府鹽法條流元末一概定奪謹具如後應食顆鹽州府
省司各置榷糴折博場院應是鄉村並通私商興販所有
折博並每年人戶鬻鹽並不許將帶一斤一兩入城侵奪
榷糴課利如違犯者一兩已上至一斤買賣人各杖六十
一斤已上至三斤買賣人各杖七十三斤已上至五斤買
賣人各杖八十五斤已上至十斤買賣人各徒二年十斤
已上不計多少買賣人各脊杖二十處死所有犯鹽人隨
行錢物驢畜等並納入官所有元本家業莊田如是全家
逃走者即行點納仍許般載腳戶經過店主並腳下人力
等糾告等第支與優給如知情不告與賣鹽人同罪其犯
鹽人經過處地分門司廂界巡檢節級所由並諸色關連
人等不專覺察委本州臨時斷訖報省如是門司關津口
鋪捉獲私鹽依下項等第一斗賞錢十斤以上至五十斤
支賞錢二十千五十斤以上至一百斤支賞錢五十千應
食末鹽地界州府縣鎮並有榷糴場院久來內外禁法即

未一概條流應刮鹹煎鹽不計多少斤兩並處極法兼許四鄰及諸色人等陳告等第支給賞錢欲指揮此後犯一兩已上至一斤買賣人各杖六十一斤已上至二斤買賣人各杖七十二斤已上至三斤買賣人各徒一年三斤已上至五斤買賣人各徒二年五斤已上各決脊杖二十處死如是收到鹹土鹽水即委本處煎煉鹽數准條科斷或有已經違法不至死刑經斷後公然不懼條流再犯者不計斤多少所犯人並處極法其權糴場院員寮節級人力煎鹽地客竈戶般鹽船綱押綱軍將衙官捐工等具知鹽法如有公然偷盜官鹽或將貨買其買賣人及窩盤主人知情不告並依前項刮鹹例五斤已上處死其諸色關連人等並合支賞錢即準洛京諸鎮條流事例指揮顆末青白等鹽元不許界分參糅其顆鹽先許通商之時指揮不

得將帶入末鹽地界如有違犯一斤一兩並處極法所有隨行物色除鹽外一半納官一半與捉事人充賞其餘鹽色未有盡一條流其洛京並鎮定邢州管內多北京末鹽入界捉獲並依洛京條流科斷欲指揮此後但是顆末青白請色鹽侵界參糅捉獲並準洛京條流施行一應諸道今後若捉獲犯私鹽麴人罪犯分明正該條流便仰斷遣訖奏若稍涉疑誤祇須申奏取裁

舊五代史食貨志周廣順元年九月詔改鹽法凡犯五斤已上者處死煎鹹鹽犯一斤已上者處死先是漢法不計斤兩多少並處極刑至是始革之

五代會要顯德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改立鹽法一賭國軍堂場務邢洛州鹽務應有見採貯鹽貨處並煎鹽場竈及應是鹹地並須四面修置牆壍如是地里遥遠難爲修置牆壍即作壕籬爲規隔內偷盜夾帶官鹽兼于壕籬外煎造鹽貨便仰收捉所犯不計多少斤兩並決重杖一頓處死其經歷地方及門司節級人夫並當量罪勘斷一應有不係官中煎鹽處鹹地並須標識委本州府差公幹職員與巡檢第級村保地主鄰人同共巡檢著諸色人偷刮鹵地便仰收捉及許人陳告若勘逐不虛刮鹹煎鹽人並知情人所犯不計多少斤兩並決重杖一頓處死其刮鹹處地分並刮鹹人住處巡檢節級所有村保等各徒二年令衆一月依舊句當刮鹹處地主不切檢校徒二年令衆一月一顆鹽地分界內有人刮鹹煎煉鹽貨所犯並依前法一令緣改價賣鹽慮有別界分鹽貨遞相侵犯及諸鹽入城諸色犯鹽人令下三司依下項條流科斷其犯鹽人隨行物色給與本家其鹽沒納入官所經歷地分節級人

員並行勘斷一兩至一斤決臀杖十五令衆半月一斤已上至一十斤徒一年半令衆一月十斤已上不計多少徒二年配發運務役一年一諸州府人戶所請鬻鹽不得于鄉村中私貨賣及信團頭腳戶縣司請鹽節級所由等剋折糶賣如有犯者依諸色犯鹽例科斷一如有人于河東界將鹽過來及自家界內往彼與販鹽貨所犯者並處斬其犯鹽人隨行鹽畜資財並與捉事人充賞慶州青白榷稅院元有條流所有隨行鹽畜物色一半支與捉事人充賞其餘一半並鹽並納入官欲並且依舊一斗已上至三斗杖七十三斗已上至五斗徒一年五斗已上處死安邑解縣兩池所出鹽舊日苦無文榜如擅將一斤一兩準元敕並處極法此後有人偷盜官鹽一斤一兩出池其犯鹽人並準元敕條流處分應有知情偷盜官鹽之人亦依犯

鹽人一例處斷其不知情關連人臨時酌情定罪所有透漏地分弓射及池陽門子如是透漏出鹽二十斤已下徒一年半

按五季之世武夫用事用法皆偏於嚴厲鬻鹽者不計斤兩皆處死自來無此法也國祚之不長多由於政令之不仁也此其一端而已

宋史食貨志先是五代時鹽法太峻建隆二年始定官鹽闌入法禁地貿易至十斤鬻鹽至三斤者乃坐死民所受蠶鹽以入城市三十斤以上者上請三年增闌入至三十斤鬻鹽至十五斤坐死蠶鹽入城市百斤以上奏裁自乾德四年後每詔優寬太平興國二年乃詔闌入至二百斤以上鬻鹽及主吏盜販至百斤以上蠶鹽入城市五百斤以上並縣面送闕下至淳化五年改前所犯者正配本

州牢城代州寶興軍軍民私市契丹骨堆渡及桃山鹽雍熙四年詔犯者自一斤論罪有差五十斤加徒流百斤以上部送闕下　自范祥議禁八州軍商鹽重青白鹽禁而官鹽估貴土人及蕃部販青白鹽者益眾往往犯法抵死而莫肯止至和中詔蕃部犯青白鹽抵死者止投海島羣黨爲民害者上請嘉祐赦書配從者於近地自是禁法稍寬

按唐法鬻鹽一石卽死元和中改流而皇甫鎛又改從死刑此唐法之嚴者也五季之法乃非法之法不足爲訓宋遞改從輕而至於無死罪此宋之仁也此宋祚之所以不同於五季也

通考一百六十七　紹興二年詔自今犯私鹽並依紹興敕斷其去年十二月甲午赦旨及今年六月辛丑尚書省批送指揮更不施行　先是殿中侍御史常同入對論私販刑名太重其略曰紹興敕私有鹽一斤徒一年三百斤配本城煎煉者一兩比二兩刑名不爲不重後來復降指揮又因官司申請不以赦原減雖遇特恩不原爲法可謂盡矣去年之冬因大軍所屯嘗有軍卒私販百姓因之故有亭戶不以多寡皆配廣南指揮蓋一時禁止非通天下永久之法也昨因權貨務看詳以爲諸路亦合一體施行遂批狀行提領官張純一堂吏耳但欲附會去相之意朝廷不察之罪臣不付之戶部不稟之聖旨遂以批狀行之何其易哉自此法之行州郡斷配日日有之破家蕩產不可勝計主議之臣但曰刑不峻不足以致厚利夫峻刑章而不恤民害者蔡京王黼之術也奈何今遂用之自古及今刑之所犯必稱罪之輕重豈有罪等降一用重刑之理今私

鹽一斤至杖脊配廣南則孰不相率而爲百千斤之多哉祖宗仁德在人猶人之有元气今天下多勢可爲病矣奈何遂欲傷元气乎法令之行繫乎國本不使有識縉紳之士議之而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非國之福也望付三省熟議故有是詔

按此論極是幸高宗聽其言不逐蔡王之步

金史食貨志大定三年二月定軍私煮鹽及盜官鹽之法命猛安謀克巡捕　二十三年七月博興縣民李孜收曰炙鹽大理寺具私鹽及刮鹹土二法以上宰臣謂非私鹽可比張仲愈獨曰私鹽罪重而犯者猶眾不可縱也上曰刮鹽非煎何以同私仲愈曰如此則渤海之人恣刮鹹而食將侵官課矣力言不已上乃以孜同刮鹹科罪後犯則同私鹽法論　二十八年五月敕巡捕使取鹽使司弓手

充巡捕人且禁不得於人家搜索若食鹽一斗以下不得
究治惟盜販私煮則捕之　明昌五年四月宰臣奏在法
猛安謀克有告私鹽而不捕者杖之其部人有犯而失察
者以數多寡論罪今乃有身犯之者與犯私酒麴殺牛者
皆世襲權貴之家不可不禁遂定制徒年杖數不以贖論
不及徒者杖五十　泰和元年十月西北路有犯花鹹者
欲同鹽禁罪宰臣謂若比私鹽則有不同詔定制收贖者
杖八十十斤加一等罪止徒一年　七年十二月尚書省
以盧附冀所言遂定制竈戶盜賣鹽課法若應納課鹽外
有餘則盡以申官若留者減盜一等若刮鹹土煎食之採
黃穗芊燒灰淋鹵及以酵粥爲酒者杖八十

按金律今已不傳觀志中所列各條皆極平恕不同五
季之苛慘大定明昌之政令固不可及也

宋史食貨志初德宗納戶部侍郎趙贊議通考云建中元年
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爲常平本錢及出奉天乃悼悔下
詔亟罷之及朱泚平佞臣希意興利者益進貞元八年以
水災減稅明年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出茶州縣若山及商
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然
水旱亦未嘗拯之也武宗即位鹽鐵轉運使崔珙又增江
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
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搨地錢故私販益起大中初鹽
鐵轉運使裴休著條約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論死長行
羣旅茶雖少皆死雇載三犯至五百斤居舍僧保四犯至
千斤者皆死園戶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園
失業者刺史縣令以縱私鹽論

按古者茶未有稅有稅自唐建中始利孔既開即不可
杜矣三百斤乃論死視私鹽爲輕而長行羣旅雖少皆
死則又過重此立法之所以難得其平也

宋史食貨志凡民茶折稅外匿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沒入
之計其直論罪園戶輒毀敗茶樹者計所出茶論如法主
吏私以官茶貿易及一貫五百者死自後定法務從輕減
太平興國二年主吏盜官茶販鬻錢三貫以上黥面送闕
下淳化三年論直十貫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巡防卒私
販茶依本條加一等論凡結徒持仗販易私茶遇官司擒
捕抵拒者皆死太平興國四年詔鬻僞茶一斤杖一百二
十斤以上并市雜買二年民造溫柔僞茶比犯眞茶計直
十分論二分之罪淳化五年有司以侵損官課言加犯私
鹽一等非禁法州縣者如太平興國詔條論決至和三年

河北提舉糴便糧草薛向建議並邊十七州軍歲計粟百八十萬石爲錢百六十萬緡豆六十五萬石爲錢三百七十萬圍並邊租賦歲可得粟豆芻五十萬其餘皆商人入中請罷並邊入粟自京輦錢帛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糴時揚榮爲三司使請用其說因輦絹四十萬匹當緡錢七十萬又蓄見錢及擇上等茶場八總爲緡錢百五十萬儲之京師而募商人入錢並邊計其道里遠近優增其直以是償之且省輦運之費唯入中芻豆計直償以茶如舊行自是茶法不復爲邊糴所須而通商之議起矣初官既榷茶民私畜盜販皆有禁臟茶之禁又嚴於他茶犯者其罪尤重凡告捕私茶皆有賞然約束愈密而冒禁愈繁歲報刑辟不可勝數園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論者皆謂宜弛禁便景祐中葉清臣上

疏曰山澤有產天資惠民兵食不充財臣兼利草芽木葉私不得專對園置吏隨處立筦一切官禁人犯則刑既奪其資又加之罪黥流日報踰旨不悛誠有厚利重貨能濟國用聖仁恤隱矜赦非辜猶將弛禁緩刑爲民除害度支費用甚大榷易所收甚薄剏園戶資奉商人使朝廷有聚斂之名官曹慊虞濫之罰虛張名數蠹黎元建國以來法敝輒改載詳改法之由非有爲國之實皆言吏協計倒持利權幸在更張倍求其羨富人豪族坐以賈贏薄販下估日皆朘削官私之計皆非遠策臣竊嘗校計茶利所入以景祐元年爲率除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天下所售食茶並本息歲課亦祇及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緡若令通商祇收稅錢自及數倍即榷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籠收又況不費度支之本不置榷易之官不興輦運之勞不濫徒黥之辟臣意生民之弊有時而窮盛德之事俟聖不惑議者謂榷賣有定率征稅無羨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按管氏鹽鐵法計口受賦茶爲人用與鹽鐵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數出錢人不厭取景祐元年天下戶千二十九萬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萬五千四百四十一三分其一爲產茶州軍內外郭鄉又居三分之一丁賦三十村鄉丁賦二十不產茶州軍郭村鄉如前計之又第損十錢歲計已及緡十萬榷茶之利凡止九十餘萬緡通商收稅且以三倍舊稅爲率可得一百七十餘萬緡更加口賦之入乃有二百一十餘萬緡或更於收稅則例微加增益即所增至寡所聚愈厚比於官自榷易驅民就刑利病相須炳然可察時

下三司議皆以爲不可行至嘉祐中著作佐郎何鄒三班奉職王嘉麟又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淮南轉運副使沈立亦陳通商之利時富弼韓琦會公亮執政決意嚮之力言於帝三年九月命韓絳陳升之呂景初即三司置局議之十月三司言茶課緡錢歲當入二百二十四萬八千嘉祐二年纔及一百二十八萬又募人入錢皆有虛數實爲八十六萬而三十九萬有奇景祐四十六萬九千而輦運糜耗喪夫與官吏兵夫廩給襍費又不與焉至於園戶輸納侵擾日甚小民趨利犯法刑辟益繁獲利至少爲弊甚大宜約至和以後一歲之數以所得息錢均賦茶民悉其買賣所在收算請遣官詢察利害以聞詔遣官分行六路還言如三司使議便四年二月詔

曰自唐建中時始有茶禁上下規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爲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聞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驩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爲生俾通商利歷世之敝一旦以除著爲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尙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窴明刑無或有貸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

按改官榷爲通商法簡刑清詢一代之德政也官榷則有私鬻之刑有私交易之刑有負課之刑有拒捕科目日繁姦不可遏通商而收其稅則與尋常賦稅等耳此法之所以簡也虧負兔之事亦所不免然有通常之科條

可用而舊日私販諸法一律可廢此刑之所以清也乃當時論者猶多遺議劉敞歐陽修皆嘗言之其時朝廷方排衆論而行之敞等雖言不聽也王安石喜變法而於茶法獨無所變殆通商之法實有長於官榷者矣

熙甯四年神宗與大臣論昔茶法之弊文彥博吳充王安石各論其故然於茶法未有所變及王韶建開湟之策委以經略七年始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而韶言西人願以善馬至邊所嗜惟茶乞茶與市即詔趨杞據見茶計水陸運致又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餘錢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穀唯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蓋爲錢三百折輸紬絹各一匹若爲錢十則折輸綿爲錢二則折輸草一圍役錢亦視

其賦民賣茶資衣食與農夫無異而稅額總三十萬被乃即屬諸州舘設官場歲增息爲四十萬而重禁榷之令其輸受之際往往壓其斤重侵其價直法既加急矣八年杞以疾去宗閔乃議川峽路民茶息收什之三盡賣於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沒緣身所有物以待賞給於是蜀茶盡榷民始病焉

按志言民賣茶資衣食與農夫業田無異此通商之所以利於民也李杞蒲宗閔用事而嘉祐之法始壞然止在蜀之一方尙未及天下也

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言呂陶嘗奏改茶法止行長引令民自販每緡長引錢百詔從其請民方有息肩之望孫迥李稷入蜀商度盡力掊取息錢長引竝行民間始不易矣且盜賊贓及二貫止徒一年出賞五千今民有以錢八百

私買茶四十斤者輒徒一年賞三十千立法苟以自便不顧輕重之宜

按據子由此言是李稷諸人於刑法亦任意輕重不守成法而當時深信之不疑甚矣利之足以惑人也

崇甯元年右僕射蔡京言祖宗立禁榷法歲收淨利凡三百二十餘萬而諸州商稅七十五萬貫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盛時幾五百餘萬緡慶曆之後法制寖壞私販公行遂罷禁榷行通商之法自後商旅所至與官爲市四十餘年利源寖失請宜荆湖江淮兩浙福建七路所產茶州郡隨所置場申商人園戶私易之禁詔悉聽焉自是歲以百萬緡輸京師所供私奉掊息益厚盜販公行民滋病矣

按自蔡京當國而嘉祐之法破壞淨盡禍及天下矣

書酒誥孔傳康成盩殷民殷民化紂嗜酒故以戒酒誥蔡傳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甚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戒之云

按誥曰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微子云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是紂之失德悉由於酒殷本紀紂大最樂戲于沙丘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閒爲長夜之飲正義太公六韜云紂爲酒池迴船糟丘而牛飲者三千餘人爲輩所言當不誣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羣飲酒以歸於京師我其擇罪重者而殺之疏飲有執拘羣飲酒以歸於京師我其擇罪重者而殺之蔡傳稀數罪有大小不可一皆盡殺故知擇罪重者殺之蔡傳其者未定辭也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爲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曰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爲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可乎

按酒誥一篇始終以酒爲戒不及他事當時酗酒之風必有不可以常理論者故特用重典非經常之法也誥文曰羣飲汝上當卽本此如不及三人者不用此重典矣子其殺句孔蔡之解並得經意蘇氏疑其太重故解爲羣聚飲酒謀爲大姦者其殺也字或作脯音義同補注宋祁曰酺南本浙本並作脯沈欽韓曰周禮秋官薛氏幾酒注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謹酒注使民節用酒也書酒誥曰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勿惟弗蠲乃事時同于殺孔傳又惟殷家蹈惡俗諸臣惟眾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以其漸染惡俗故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江聲集注音疏云有讀當爲又鄭康成曰斯析也聲謂享獻也又惟殷之爲紂所道之諸臣工乃沈湎於酒是其久染惡俗故非不可化道者勿用殺之姑且教之又分析其明用我教者獻之古者諸侯有獻士於天子之制惟收鐲棊也言教之而乃不用我教詞惟我不憂惟之此其人將不棊於女之政事言其傷化也是當同於誅殺之辜

按此以殷之諸臣惟工積染深而受化淺故不遽殺之而必先教之教之而不從則同於殺是其用法固未嘗偏於輕重也妹土之臣民非不教也誥文嗣爾股肱一節教妹土之民庶士有正一節教妹土之臣其所以教之者諄諄矣舊說疑其用法有異者非也

周禮秋官薛氏幾酒注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謹酒注使民節用酒也書酒誥曰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勿惟弗蠲乃事時同于殺孔傳又惟殷家蹈惡俗諸臣惟眾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以其漸染惡俗故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江聲集注音疏云有讀當爲又鄭康成曰斯析也聲謂享獻也又惟殷之爲紂所道之諸臣工乃沈湎於酒是其久染惡俗故非不可化道者勿用殺之姑且教之又分析其明用我教者獻之古者諸侯有獻士於天子之制惟收鐲棊也言教之而乃不用我教詞惟我不憂惟之此其人將不棊於女之政事言其傷化也是當同於誅殺之辜

按此以殷之諸臣惟工積染深而受化淺故不遽殺之而必先教之教之而不從則同於殺是其用法固未嘗偏於輕重也妹土之臣民非不教也誥文嗣爾股肱一節教妹土之民庶士有正一節教妹土之臣其所以教之者諄諄矣舊說疑其用法有異者非也

祭名以飲酒因謂賜民飲酒爲酺禮器注合錢飲酒爲醵
王居明堂之禮仲秋乃命國醵賈公彥云州長黨正飲酒
禮皆得官物爲之族師卑不得官物爲禮鄭據禮器明堂
禮皆有醵法以不得官酒故須合錢耳然則賜酺卽是合
錢醵飲也說文醵會飲酒也酺王德布大飲酒也段云禮
器注引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乃命國醵蓋醵酺略同也周
禮祭酺別一義王云周禮族師春秋祭酺注酺者爲人物
災害之神也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
相獻酬焉詩瓦耜筵云又有祭酺合醵之歡
按據鄭氏注因祭酺而飲酒遂名飲酒爲酺非別一義
居明堂禮之國醵殆一事也趙武靈王事見趙世家然
周禮既有酺名其事亦不起於趙也
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　見上

按律言三人已上則不及三人者不用此律羣飲之目
當本於周法特輕重懸殊耳
漢書景紀中三年夏旱禁酤酒後元年大酺五日兵得酤
酒顏注酤謂賣酒也
按先因旱禁酤凡四年弛之詩伐木云無酒酤我論語
鄉黨沽酒不食知古不禁酤但飲非其時則禁之耳
武紀天漢三年初榷酒酤注如淳曰榷音較應劭曰縣官
自酤榷賣酒小民不復得酤也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
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爲榷獨取利也師古曰
榷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略約是也禁閉其事總
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榷因立名焉韋說如
音是也食貨志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輕重篇上夫君以
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榷則酒榷亦弘羊所建也

按稅酒自此始特變民酤爲官酤而於舊律之禁令無
涉也
昭紀始元六年秋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
升四錢注如淳曰律諸當占租者家長身各以其物占占
不以實家長不身自書皆罰金二斤沒入所不自占物及
賈錢縣官也師古曰占謂自隱度其實定其餘也占音章
贍反下又言占名數其義並同今猶謂獄訟之辨曰占皆
其意也蓋武帝賦斂繁多律外而取令始復舊補注劉攽
曰予謂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共是一
事爾以律占租者謂令民賣酒以所得利占而輸其租矣
占不以實則論如律也租卽賣酒之稅也賣酒升四錢所
以限民不得厚利爾以食貨志昭帝卽位六年詔郡國舉
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

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弘
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
廢也迺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酤
按罷酒酤而不罷鹽鐵者鹽鐵利大而酒酤利小也元
帝初元五年罷鹽鐵官永元三年卽復之以國用不足
故武帝奢靡之餘習必有不能盡滌者矣
食貨志王莽居攝羲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
均賒貸斡在縣官唯酒酤獨未斡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
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
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
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
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成是以疑而弗食今絕天下
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亡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令

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率開一盧以賣譬五十釀爲準一釀用麴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釀平除米麴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一爲酒一斛之哉灰炭給丁器薪樵之費注師古曰載酢漿也音才代反

按昭帝罷榷酤而莽又復之

後漢書和紀永元十六年二月己未詔兗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傷稼禁沽酒順紀漢安二年冬十月丙午禁沽酒桓紀永興二年九月詔曰朝政失中雲漢作旱川靈涌水蝗蟲孳蔓殘我百穀太陽虧光饑饉薦臻其不被害郡縣當爲飢餓者儲天下一家趣不靡爛則爲國寶其禁郡國不得賣酒祠祀裁足

按永元永興之禁以水旱也一禁被災之州一禁不被害州郡其禁也不同漢安二年紀不言水旱而與減百官奉貸王侯國租同書其爲年歲不登國用不足亦可知

桓彬傳時中常侍曹節女壻馮方亦爲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敞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爲酒黨事令尚書令劉猛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奏猛以爲阿黨請收下詔獄在朝爲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以廢

按酒黨之目爲曹節誣奏然可以見東漢之世酒禁猶

嚴也

蜀志簡雍傳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按此雖滑稽之事然可見因旱而禁酤當時之常制也

魏晉刑罰志高宗太安四年始設酒禁是時年穀屢豐士民多因酒致酗訟或議主政帝惡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釀沽飲皆斬之吉凶賓親則開禁有日程顯祖卽位開酒禁天會十三年正月詔中外公私禁酒

羣

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見史紀注

按羣飲本於酒誥其名最古易象下傳羣疑亡也虞注物三稱羣國語周語獸三爲羣韋注自三以上爲羣漢律以三人已上爲羣蓋古義也後世律文則不曰羣而曰衆說苑奉使篇羣者衆也史紀周本紀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正義引曹大家曰羣衆粲皆多之名

也

漢書惠紀卽位詔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爲民也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顏注同居謂父母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見與同居業者若今言同籍及同財也

按同居二字始見於此詔漢律之名詞也漢人如何解釋已不可考小顏唐人乃不本唐律爲說而漫云同籍同財疏議明言同居不限籍之同異豈得以同籍爲同居之限哉自當以疏議之說爲斷

唐律疏議名例律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爲隱疏議曰同居謂共財共居不限籍之同異雖無服者亦是

按疏議之文明律朱入律注乃同居二字之正解也律文大功以上親云云特爲提出以其親近恩重不必同居而亦得相爲隱小功以下則必須同居矣

戶婚律卑幼私輒用財條諸同居卑幼私輒用財者十匹笞十十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卽同居應分不均平者計所侵坐贓論減三等

又卑幼將人盜己家財條諸同居卑幼謂共居子孫若雖同居非緣坐及緣坐人子孫應免流者各準分法者以私輒用財物論加二等疏議曰同居卑幼謂共居子孫弟姪之類門訟律囚不得舉告他事條卽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者聽告謀反逆叛子孫不孝及同居之內爲人侵犯者餘並不得告

按已上三條之同居皆以同財共居言

唐律疏議擅興律征人冒名相代條同居親屬代者減二等疏議曰稱同居親屬者謂同居共財者

按律文曰同居親屬則親屬而不同居同居而非親屬皆不得用此律矣

賊盜律緣坐非同居條諸緣坐非同居者資財田宅不在沒限雖同居非緣坐及緣坐人子孫應免流者各準分法留還疏議曰緣坐非同居者謂謀反大逆人親伯叔兄弟已分訖田宅資財不在沒限雖兒同居準律非緣坐謂非期以上親及子孫其祖母及伯叔母姑兄弟妻律文不載並非緣坐其緣坐人子孫謂伯叔子及兄弟孫據律亦不緣坐各準分法留還謂未經分異犯罪之後並準百令分法

按此條爲資財田宅沒官區分之法其已經分異者卽非同居雖是緣坐之人亦不在沒限其未經分異者卽尙同居苟非緣坐之人仍得留還緣坐者以非同居而從寬非緣坐者又不以同居而從嚴也上條疏議同居共財之解卽就此條引伸而出平時既不共財故不沒其財也

又造畜蠱毒條造畜者同居家口雖不知情皆流三千里造畜者雖會赦並同居家及教令人亦流三千里八十以上及篤疾無家口同流者放免　卽以蠱毒毒同居者殺毒之人父母妻妾子孫不知造蠱情者不坐

按同居家口疏議謂不限籍之同異弟變親屬而俑家口似包女口在內並其全家而遠徙之惡之至也此與門訟律毆妻前夫之子者減凡人一

等同居者又減一等死者絞毆傷繼父者謂曾經同
麻尊同同居者加一等疏議曰同居者謂與繼父同居依
禮繼父同居服期謂妻少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
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而所適者以其貲財爲之築家廟
於家門之外歲時使之祀焉是謂同居其不同居者謂先
嘗同居今異者繼父若自有子及有大功之親雖復同住
亦爲異居若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即同凡人之例
按此條同居不同居以立廟服期爲斷與前條之義又

別
明律名例親屬相爲容隱條凡同居注同謂同財共居親
屬不限籍之同異雖無服者亦是
按此注本唐律疏議戶律戶役卑幼私擅用財條刑律
賊盜親屬相盜條竝云同居卑幼人命造畜蠱毒殺人
同居家口人命採生折割人之同居家口則明律所增
與唐律同兵律軍政軍人替役條同居少壯親屬但加
少壯二字其義與唐律亦同而唐僅減二等明則自願
者聽蓋明有軍籍同居親屬亦是軍人故立法不同也
親屬相盜添入同居奴婢雇工爲唐法所無
刑律賊盜謀反大逆條祖父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不
分異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年十六以上
不論篤疾廢疾皆斬纂注不分異姓謂同居之人如本宗
無服親屬及外祖外孫妻父女壻之類至奴婢雇工人凡
同居者皆坐不限籍之同異謂不分同籍異籍雖各居期
親之伯叔皆坐
按明改唐律而過於嚴屬者也加入不分異姓四字其
株連更廣纂注謂異姓指妻父女壻及奴婢雇工然此

外如子弟之塾師或同學寄宿之人或平日友朋之契
合者亦係一同居住將謂之同居之人乎抑不爲同居
之人乎若謂此等人非共財者則妻父子壻豈皆共財
奴婢乃豢養之人雇工乃暫時傭雇之人亦不得謂之
共財於共財之義究難吻合夫同謀反逆非無異姓之
人然必其預知謀情方可科之以重罪若僅止同居一
處即坐以皆斬之條似此株連遂無限制此胡藍諸獄

死者竟至數萬人也
門毆毆妻前夫之子條同居者
按此條同居全依唐律
一家
漢書翟方進傳注如淳律殺不辜一家三人爲不道
按後世律文一家二字原於漢律至漢代如何解釋無
可考
唐律賊盜律殺一家三人條諸殺一家非死罪三人注同
籍及期親爲一家奴婢部曲非疏議曰同籍不限親疏期
親雖別籍亦是殺一家三人內兼殺部曲奴婢者非
按一家二字以律注及疏議爲正解三人必皆良口如
內有一人有罪即不以三人論奴婢部曲皆非良口況
非親屬乎

周禮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注國中城郭中也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鄭司農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疏七尺謂年二十知者案韓詩傳二十行役與此國中七尺同則知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故論語云可以託六尺之孤鄭注云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彼六尺亦謂十五鄭言已下者謂十四已下亦可以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六尺已下鄭必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其國中七尺爲二十對六十野云六尺對六十五晚校五年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爲十五也云皆征之者所征稅者謂築作挽引道渠之役及口率出泉若田獵五十則免是以祭義云五十不爲甸徒若征伐六十乃免是以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彼二者竝不辨國中及野外之別陳氏祥曰國中地近役多故晚征而早舍之野地遠役少故早征而晚舍之欽定周官義疏案後鄭以征爲稅又引此以證大宰九賦爲口率出泉遂爲聖經莫大之薄蝕若易稅爲役則其義可與陳氏深之說相足蓋注謂國中役者少野外役者多以人言也陳氏謂國中役多野役少以事言也唯國中之服役者既少而役事又多所以征宜遲而舍宜早也唯野之服役者既多而役事又少所以征宜早而舍宜遲也

按古者賦役未有丁名鄉大夫以六尺七尺爲斷注疏謂六尺年十五七尺年二十當是漢代相傳之說也曲禮人生十年曰幼學注名曰幼時始可學也疏幼者自始生至十九時故檀弓云幼名者三月爲名稱幼冠禮曰棄爾幼志是十九以前爲幼內則成童注十五以上釋名十五曰童易蒙卦童蒙釋文引鄭注童未冠之稱曲禮童子不衣裘裳疏童子未成人之名也詩芄蘭序疏童者未成人之稱年十九以下皆是也古者二十而冠凡未冠者爲未成人則曰幼曰童不得謂丁也說文丁夏時萬物皆丁壯成實小徐本釋名丁壯也物體皆丁壯也白虎通丁者强也參同契老物復丁壯急就篇長生無極老復丁漢書律歷志大成於丁史記律書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漢書主父偃傳發丁男以輸北河嚴安傳丁男被甲丁女轉輸丁者强壯之稱故男可曰丁男女亦可曰丁女若童幼異於强壯不得稱丁也觀於鄉大夫之征及六尺未成人之稱童幼可以證周代之未有丁名漢世更有三品是爲更賦亦未有丁名丁之名蓋起於晉矣其成丁之年歷代不同自十六以上至二十五今類敘如左

十六以上

晉書食貨志及平吳之後又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爲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爲次丁下六十六已上爲老小不事 范甯傳求補豫章太守臨發上疏曰禮十九爲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爲中殤以爲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

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天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

按周代役民歲不過三日雖征及六尺而民不勞且在野征之國中則以七尺爲斷也漢十五以上出賦錢而給徭役則以二十爲斷未至二十不役之也晉以十六以上爲全丁不知何人所定實虐民之政也范武子之疏援據經義自是正論孝武帝善之而未見諸施行何也

明史食貨志太祖卽位之初定賦役法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

十七

通考十 宋文帝元嘉中始興太守孫韶上表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五十以下至十三皆課三十斛一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兒未堪田作或是單迴便自逃匿戶口之減實此之由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詔善之按漢以前田賦自爲田賦戶口之賦自爲戶口之賦魏晉以來似始混而賦之所以晉孝武時除度定田收租之制祇口稅三斛增至五石而宋元嘉時乃至課米六十斛與晉制懸絕殊不可曉豈所謂六十斛者非一歲所賦耶當考

按晉時丁男課田五十畝故有口稅三斛增至五石之制以五石計每畝課米一升此在絹縣之外者疑米之六十斛亦以五十畝計之每畝已須輸米一斗二升若不以畝計而人課米六十斛誰能堪之又孫韶云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似絹縣已除通考所謂混賦也否則一斗二升之外每戶更課絹三匹縣三斤恐六代重賦未必至此

通典宋孝武大明中王敬宏上言舊制人年十二半役十六全役當以十三以上能自營私及公故以充役考之見事猶或未盡體有強弱不皆稱耳循吏恤隱可無甚患庸愚守宰必有勤劇況值苛政豈可稱言至今逃竄求免胎孕不育乃避罪憲實亦由茲今皇化維新四方無事役名之宜應存消息十五至十六且爲半丁十七爲全丁帝從之

按宋承晉後元嘉之時尙以十六爲斷孫韶之言可證也大明中始從敬宏之請以十七爲全丁視晉稍寬矣

金史食貨志戶口金制男女二歲以下爲黃十五以下爲小十六爲中十七爲丁六十爲老

十八

通典北齊河淸三年乃令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爲丁十六以上十七爲中六十六以上爲老十五以下爲小

按丁中老小之名始定於此全丁視宋又增一年北齊雖多僻王此事則勝於南朝也

隋書食貨志後周太祖作相創制六官司賦掌功賦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與輕癈者皆賦之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於役

按後周雖無丁中之名而十八任賦役爲二稍不同

六十有四及五十有九分賦役與北齊同惟

隋志高祖頒新令男女三歲已下爲黃十歲已下爲小十七已下爲中十八已上爲丁丁從課役六十爲老乃免

按隋初又變北齊之制而十八課役則未改也
白帖七十戶令諸子孫繼絕應以戶脫文下有者非年十八
已上不得析其年十七已下命繼者俱於本有籍內注云
年十八然然下當有後字聽即所繼處有母在者雖亦聽析出
按唐武德後以二十一爲丁而析戶之令又以十八
爲斷豈猶沿十八課役之制至此時即應以戶論歟

二十

漢書景紀二年冬十二月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注師
古曰舊法二十三今此二十更爲異制也
宋史食貨志其丁口男夫二十爲丁六十爲老　通考乾
德元年令諸州歲奏男夫二十爲丁六十爲老女口不預
按古者民二十受田六十歸田　貎漢書食貨志景帝令男子
二十而傅爲古民受田之歲最爲得中宋制尤與古

二十一

隋志開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宮初令軍人以二十一成丁
通典開皇三年乃令人以二十一歲成丁　通考同
按隋志言軍人通典通考皆無軍字
通典大唐武德七年定令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
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

二十二

隋志煬帝即位戶口益多男子以二十二成丁
通典神龍元年韋皇后求媚於人上表請天下百姓年二
十二成丁五十八免役制從之韋庶人誅後復舊

二十三

漢書高紀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注服虔曰傅者附孟康曰
古者二十而傅三十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
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
尺二寸以下爲罷癃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
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馳騎戰陳又曰年五十六
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著皆發之未
二十三爲弱過五十六爲老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
公家徭役也
按二十三始役漢舊法景帝改爲二十而傅而衛宏
漢舊儀仍載此制似景帝之後不知何時又改歸舊
制矣衛宏後漢人所載西京舊事此注漢儀注當即

通典天寶三載十二月制自今以後百姓宜以十八以上
爲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
按是時戶口繁盛故減役年遂與漢制同矣

二十五

通典廣德元年制百姓二十五成丁五十五老
按代宗之時戶口不及天寶之盛而行此制者以優
民也
丁年有此八等十六過早廿五過晚是惟二十爲得
其中既冠難比童幼徭役力所能勝周禮小司徒可
任注謂丁強任力役之事二十有成人之目不得謂
非丁強以此爲斷不違經典范武子之言最爲平允
漢時二十傅籍二十三而始役之立法之寬非司馬

氏可比隋唐漸革舊制天寶遂與漢同廣德特施曠恩沛京畿中制也

東西各國責任年齡表

國名	絕對無責任	相對無責任	減輕時代	刑事丁年
第俄羅斯	七歲未滿	七、一四	一四、一一	一一以上
葡萄牙	七歲未滿	七、一四	一四、一〇	一〇以上
羅馬尼亞	八歲未滿	八、一五	一五、一〇	一〇以上
伊太利	九歲未滿	九、一四	一四、一一	一一以上
西班牙	九歲未滿	九、一五	一五、一八	一二以上
一埃地利	一〇歲未滿	一〇、一四	一四、一〇	一〇以上
丹麥	一〇歲未滿	一〇、一五	一五、一八	一八以上
那威舊法	一〇歲未滿	一〇、一五	一五、一八	一八以上
佛富伊	一四歲未滿	一四、一八	一八、一三	一三以上
第英吉利	七歲未滿	七、一四	一四、一〇	一〇以上
紐育	七歲未滿	七、一二	一二、一〇	一〇以上
墨西哥	九歲未滿	九、一四	一四、一〇	一〇以上
希臘	一〇歲未滿	一〇、一四	一四、一〇	一〇以上
和蘭	一〇歲未滿	一〇、一四	一四、一〇	一〇以上
二仇南勃	一〇歲未滿	一〇、一四	一四、一〇	一〇以上
布加里亞	一〇歲未滿	一〇、一四	一四、一〇	一〇以上
巴那	一二歲未滿	一二、一四	一四、一〇	一〇以上
斐里伏	一二歲未滿	一二、一四	一四、一〇	一〇以上
匈牙利	一二歲未滿	一二、一四	一四、一〇	一〇以上
德意志	一二歲未滿	一二、一四	一四、一〇	一〇以上

第法蘭西	無	一六歲未滿	無	一六以上
比利時	無	一六歲未滿	無	一六以上
三 墨薩勃兒	無	一六歲未滿	無	一六以上
種 土耳其	無	一五歲未滿	無	一五以上
第那威新法	一四歲未滿	無	無	一四以上
四 日本舊法	一四歲未滿	無	無	一四以上
種				

按漢書食貨志云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顏師古曰勉強勸之令習事也是古之民必二十受田之後方任役事其在十歲以下十一歲以上尚未授田則為上所長所強者也韓詩云二十行役實為二十方任役事之確證至十歲以下則全不任事十一以上則勸令習事等是未授田之民詎有厚薄於其間哉十歲以下筋力脆弱強責以事必不能勝惟賴上之長之十一以上筋力漸壯不可聽其游惰量其力之所能勸令習事亦惟在上之強之寓區別於慈愛之中實有精意存焉夫此相長相強之義固專為役事而言而刑事亦可類推矣曲禮七年曰悼鄭注悼憐愛也孔疏未有識慮甚可憐愛也尋繹周官司刺三赦之意老旄者精神荒忽識慮已衰憃愚者生而癡騃識慮不具與幼弱者之識慮未充事歸一致情狀相同孔氏之言乃古義也東西各國之舊說亦謂年齡未及之人其辨別是非之心尚未充滿故無責任與古義正相吻合唐律未成年者分十五歲十歲七歲三等七歲以下不加刑十歲以下

雖反逆殺人應死亦得上請此上所長者不忍以法遽
加之也十五以下流罪收贖此上所強者不忍以法概
繩之也蓋此相長相強者皆上之所當教之者也其罹
乎法者教之有未至而仍當用其教者也其與役事不
同者特十五以上至未滿二十者耳然則此相長相強
之義雖爲役事言而刑事之義亦相通矣近日各國學
說以舊說爲腐而別爲之說曰刑者乃出於不得已而
爲最後之制裁也幼者可教而不可罰以教育涵養其
德性而化其惡習使爲善良之民此明刑弼教之義也
其說非不正大然此教之意已包涵於相長相強之
中新義仍古義也況未成年所貴乎教者正以其識慮
之未充滿而是非或有未當也則二義實一義也

宣城劉景韓
長安趙展如 中丞鑒定

讀書錄

邑後學余家鼎謹署

春月 未刻

序

天下皆患無才德矣而抑知才以學而廣德以學而成乎學之如何惟有讀書耳然泛泛讀無關體達用之書雖多讀亦無裨且其詖淫邪遁之處一入胸中生心害事流弊更不可勝言既知讀有用之書矣而蓋輒止不切己體察而力行之安常處順尚可敷飾於外設遇險阻艱難風搖波撼或紛華靡麗艷目駭心而才不足以敵德不足以勝祛之失其故步仍與不讀書之人同是

必如河津薛子讀書錄之法讀書方為真讀書又必如汪子雙池讀之書錄之法讀書方為善讀書猶憶癸酉廿六歲時讀書省垣草廠巷六月間偶訪友人讀書錄一部及復紬繹心境和靜覺得目前簾動花開有萬物得所

妙趣豈見讀書錄益人神慧惜係一時偶會仍歸盲昧無所劄記今讀汪子讀書錄景儒先之好學悔少壯之莫追德薄才鈍已知無成惟有終身讀書求此身不入下流而已矣

光緒二十一季歲次乙未孟夏後學

長安趙舒翹展如甫拜譔并書

趙舒翹印 展如甫

婺源汪　紱雙池著　後學烏程盧葆辰子純
祁門倪望重愚山
同邑程夢元陛園　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有明儒者惟河津薛子一人薛子之飭躬也仕止惟時進退以義雖所處非明盛之朝而大變不能撓大閹不能汚焉殆所謂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天中通外直不蔓不支者歟及觀其書則所見實通乎性命之源而所言皆切已之學初閱之似平平無奇細按之已高深不能外矣非眞知所擇篤信聖人以實能身體力行者其孰能及歟

顧薛子私淑朱子而從之者蓋寥寥焉及陽明學宗陸氏標良知爲宗旨而好異之士靡然從之奔走若狂豈果王優而薛詘歟陸王以窮理爲外襲指學問爲支離只一提攝此心之知則千里可坐而致世之浮慕聖人者樂其術之簡捷而悅其說之新奇也夫亦誰不赴之而又且高自位置岸然不疑至自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則薛子之所不敢道而陽明道之而不慚者以薛子之平平無奇而又矻矻乎殫所用力也是宜乎和之者寡不能與陽明爭徒眾矣已乃龍溪心齋之輩更爲之極爲尊崇互相標榜則邪說橫流壞人心術卒至肆焉無復顧忌終之敗壞不可收拾其餘焰至今未已也嗟乎聖人之道庸道而已惟其爲庸道是以似易而實難終日問學猶恐德性之未充又安得有簡捷之一途單提直指而遂能明心見性立地成佛歟雖然今之爲學者亦惟知弋科名都富貴而已實求者不可見并虛慕者亦無人也河津姚江之是非又何問焉予讀薛子之書而不勝有感也間所見少有異同援筆識之且發明其說之或有未盡者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天地之無極而太極也喜怒哀樂之未發人心之無極而太極也天命一本人物萬殊人心又一本而應事接物者萬殊一合一分均之此無極之真而已

可見者氣也不可見者理也然不可見之理則卽可見之氣而見焉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

天理人欲無中立之處釋氏不知天理而欲杜絕人欲要之是畏苦人事而求此解脫法門其自私之心則亦人欲而已

知其難而勉之所以入於聖賢也不知其難者未嘗用功故耳畏其難而不爲者自絕於天者也

擅造化者釋氏之妄心有輪迴者釋氏之妄見凡人不能

無妄心妄見是以崇而信之
理氣相與爲體人物之氣天之氣也人物之理天之理也
理全乎天則與天之氣聯合貫通氣至而日滋矣集義而
氣浩然亦其理也理拂乎天則與天之氣相絕氣反而游
散矣乾則大亨而必利在正固是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
不息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天非有心也
心中無一物要之非釋氏之空寂
道亦器器亦道程子此語亦太快要知道外無器器不能
離道耳若道在螻蟻道在矢溺則豈聖人之說
顯諸仁藏諸用仁以生物言如春夏萬物發生天地生物

之心於是而顯也用以在物言如秋冬萬物嚮成此天地
之大用而此生生之理即在此物物所成就之中如天將
此理藏在所用中其機緘爲甚妙也天命之謂性喜怒哀
樂之未發天命顯諸仁也未發之中即藏用也率性之謂
道發而皆中節率性人之顯諸仁也中節之和則又藏諸
用矣富有謂所藏之富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何富如之
然而各正性命保合大和自天道言之則其大業也日新
謂所顯之新流行昭著日出而不窮恆見其新也而其所
以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則統於乾元之資始所謂盛德也
藏不可窺而有諸中者即可徵於用顯不可禦而發諸外

讀讀書錄 卷上

者由德盛於中也此仁字不專指在內者言
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中不虛不能中實故中孚卦合
體則中虛分兩體則見內外皆中實胷無一物而後能循
物無違也以與人言之彼此皆無私心則彼此以實心相
信矣
峭急淺露最宜深戒
情之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治之之法惟在觀理然非
平日有主敬工夫則不能忘怒而觀理矣所以難也
理字如文木之有文理道字如人行之有道路此皆借用
字面

萬物之理皆備於吾性之中故率性而行則發皆中節然
薛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則意是而辭未瑩
經書形而下之器也此語非薛子不敢道然經書實只是
糟粕讀經書者宜飲其醑醑即經書中所釀之精味也
老莊形容道體似於闊大處有見而於細密處則遺之惟
其不見道之細密處故畏禮法束縛而欲純任自然又無
奈生在世間每拘束著不得自然故別翻騰道理以愚弄
一世而權術出矣此其所以卒歸於自私歟然老子更叵
測莊周較直爽要其所以形容道體者既不見道之全則
其主意所存終之道其所道而已不然惡所謂道亡而後

有德德亡而後有仁仁亡而後有義歟
許文正篤信躬行吳草廬傲很自智薛子不欲輕詆前輩
然欲以明是非則正不必渾合也
薛子曰四書集注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羣賢之言議而折
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揮先聖賢之心
殆無餘蘊學者但當依朱子精思熟讀循序漸進之法潛
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竊怪後人之於朱子之書之
意尙不能遍觀而盡識或輒逞己見妄有疵議或勦拾成
說竄以新名衒新奇而掠著述之功多見其不知量也紱
按明世大全之纂出於庸人既已擇之不精矣然在成弘

以前說經者未紛循循於遵朱道術猶未裂也迄正嘉而
後則異說波騰狂瀾肆出是亦前此擇之未精者爲有以
開其釁歟夫讀書而返之躬行則義理之精自見而是非
無所回互讀書而徒資口說則務以勝人於前聖之說不
復深繹而自作聰明離經叛道而不自覺矣究之義理本
明是非之真自不容揜是以朱子之書明竝日月浮雲卒
不得而蔽之彼白沙姚江輩直比蒼蠅飛聲一時亂聽至
秋高氣肅彼自消亡朱子終不可勝而聰明之誤用者爲
可悲矣抑今之著述者則又不然以愚黯卑汙之識爲浮
游漫汗之言徒求便於帖括以弋科名本未嘗求其有得
於心以翼經傳而世之無目者乃遂從而震之謂某某爲
著某書某某當今名士嗟乎古人謂爲名高者不能兼收
厚實爲厚實者不能復獲高名今則名高厚實竟可兼而
獲之惟著書一途爲私龍斷焉此其庸賤之罪似比白沙
姚江宜減一等然名爲不敢背朱子而經學愈以不明而
朱子教人之本心愈晦則其惑世誣民之罪要不容以或
寬也要之天下之事往往自一而分以至於百喙爭鳴人
人思以自見則道學未有不支離者精以擇之一以守之
是存乎潛心體認以反躬而力行之君子而已薛子又
曰四書當先以集註章句爲主參之於或問如輯釋諸書

固多有發明處但語錄或因人淺深而發或有未定之論
諸儒又或各持所見間有與朱子異者若經文集註章句
未通而汎觀此則本義反爲所間使人將有望洋之歎若
經文集註章句或問旣已通貫在己之權度旣定然後兼
考諸書則知所擇矣此則又薛子教人讀朱子之書之法
學者所宜深識由今考之語類一書其未必盡朱子當日
之精言者甚多而大全輯釋諸書其所引用語錄之言失
其真者尤不少不得盡以爲說本朱子而遂存而不察也
許魯齋嘗云小學一書予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畏之
如師保則其務敦實行可知

程叔子云佛老之說學者當避之如美色淫聲不然則駸駸入乎其中是言其書之不可觀也廬陵羅氏曰佛老爲虛藏以誘人君子當發其藏以示人使之知其中之本無所有則人不復驚之矣不當徒閉其藏以使疑也此則言其書之不可不明辨也然程伯子張橫渠皆少而濫於佛老之書及其無所得也乃返而歸於正故二子於闢異端之言言之最爲切實朱子亦少好佛藏故其後凡辨釋氏之說皆能歷歷條舉而辨之廬陵發藏之言其有當矣顧程張朱子皆賢聖之資故能游而不溺道岸先登若初學中人之資則不可使之觀佛老之書程子之範嚴矣辟子曰異端欲知其得失亦不

可不觀其書但吾學既明雖觀其書不爲所惑苟吾學未明而先觀之鮮不陷溺其中矣此亦爲中人言之也

莊子之書其溺人甚於老子

揚雄法言太元王通續經中說皆以孔子自擬此非所擬而擬是不自知其分量也子雲淺甚仲淹瑣甚續經今雖亡其書而中說可考漢魏六朝之書豈可以續尙書漢魏六朝之詩豈可以繼雅頌之詩而元魏豈可以擬周統哉其論政治雖或有切實可見於用者然而大道不明其用亦終無本也太元補湊甚無味司馬君實之潛虛亦無味蔡九峯皇極於義理卻有甚精處法言中亦略有可取究皆無見於道之精微或疑朱

子作綱目亦擬春秋註離騷楚辭亦擬刪詩著家禮亦擬定禮何莫非僭抑知惟朱子可以綱目繼獲麟惟朱子可以註離騷著家禮顧其人何如其書何如耳孔子作春秋天子之事甯謂孔子亦僭乎哉

聖人作易以明天道以濟民行而書則以道政事垂治法詩則以理性情示勸懲禮以節制以治身樂以導和以養心春秋以維王迹以悼典庸禮命德討罪聖人作經皆出於悲天憫人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之至意不得已而作之刪之述之以其所言者皆經世御物之道而爲萬世不可易之常法故謂之經然名之曰經者皆後人尊之之辭

耳在聖人未嘗自以經名也朱子表四書述六經作綱目著家禮輯小學其心卽古聖人悲天憫人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之至意爲不得已之苦心其書卽古聖人之易詩書禮樂春秋又以經世御物爲萬世不可易之書則謂之曰經夫自可以不愧若揚雄王通輩則其身於道本未嘗有得其心亦何嘗以悲天憫人垂世立教爲心其書又何嘗足以經世御物而爲萬世可行之法是不過謂古人有是書而吾亦作是書以擬之以高自位置以攘著作之名耳律之以僭又奚辭焉至若老莊之道德南華釋氏之法華楞嚴金剛般若以及夫陰陽術數之書亦無不加以經

名則人作一書固皆可謂之經而子雲仲淹不足罪矣薛子曰聖人作經皆寫其身心之實耳蓋身心之實者本也然則後世有欲以著述自鳴者亦安可不自問其爲何如人哉

老氏謂無能生有老氏蓋第見天下有形之物皆本自無而生故云有生於無耳至於無形之中有生物之理存焉則老子固未之見也

佛氏所云明心見性者亦明此原無罣礙之心見得作用是性耳非能明此統性情具衆理應萬事之心而見夫仁義禮智信之性也若果如吾儒所謂心性而能明之見之

則豈有即於空寂者

天之命我只此德義脩德行義便是安命

博學於文窮其理於文約之以禮約其身以禮無窮盡一理渾然大本之淵微也無方體泛應曲當大用之時中也

環中者無物之處也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乃純任自然意與一貫之旨自刖

不可因小人包承而易其志此薛子自道也

科舉之文本以明理然理反因之而晦者人役心於利達則不求之理而求之文不求悅心而求悅人詭遇獲禽故

也文勝則質漓言煩則理亂勢有固然況主試者每以割裂命題而不顧經文語氣應之者以機變見巧而不求義理之安幾何其不胥於姦究盜賊而況欲其明理乎

封建者先王公天下比萬民之大法至於尾大不掉則天子失道使然非封建之失也況天子失道雖無封建祇益速亡耳薛子論封建一條因當日時事言之也

人最忌一淺字淺則百無可爲須是變化氣質涵養德性則淺可使深非教人藏頭露尾爲姦險不可測也

順理則行其所無事矣薛子云行其所無事則順理矣似倒了

靜中本無一物方可謂靜但本無無一物處自有無限妙理存耳若見得有無限妙理則已是動機矣然此無限妙理卻又須從靜中見得人常靜坐片時百念不生天清地甯再從此空明中起念則無限妙理皆從此可見矣此夜氣清明復見天心之說也

理者吾心所自具此心一提攝便在天理上一放倒則從人欲去了

先儒云讀書只怕尋思薛子云反覆尋思在吾身心上何者爲是在事物上何者爲是使聖賢言語皆有著落則知一言一語皆是實理而非空言矣此發明尋思二字最好

今人讀書而不知尋思嚮身心事物上則義理無從考驗何自而見爲真是真非縱行文衍說累牘連編皆膚殼浮文必無切實痛癢處矣況望其有用乎雖謂之未嘗讀書可也

福善禍淫自是一定天道然天理只在人心豈必在蒼蒼之表有一一爲之司其報應者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君有國天下及居上位者所行善則百姓蒙福百姓蒙福則天下歸心人心之歸卽天命所予所行不善則百姓受害百姓受害則人心離怨人心所怨卽天命去之矣是以興亡之應不於其身則於其子孫此天道

之所可必者也然恒理有不盡然者勢之所存則人心雖欲亡之而不能遂亡此豈可遽執以疑天道況士庶之賤則有善亦所及幾何而以責天之報應所不能也且爲善而欲干福則善已不誠又安在其能格天也夫使爲善得禍善亦不可不爲使爲惡得福惡亦必不可爲此古之志士仁人所以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雖赤族覆宗而不悔也要以惡雖免禍而衆怒讙之恒願其獲禍善雖遘凶而衆心韙之以爲獲死所且有爲萬世所指摘而子孫不欲以之爲祖宗爲萬世所欽崇而尸祝徧天下者是則人心之天道固斷乎其不爽也若必以蒼蒼之報應爲言則於理固有宜然於事變之參差則有時而不足徵也矣

中庸不可能是恰好處難

荀子剛愎揚子輭弱其言論氣象亦不相似然予謂荀揚是一路人以皆有欺人之意也

顏子不改其樂顏子自是樂然顏子亦不自知其樂此在夫子旁觀則見得顏子能不改其樂耳不然則愚民無知達士放蕩亦自有不覺其貧者豈惟顏子

孔子稱泰伯三以天下讓若許白雲金仁山熊勿軒所考則三以國讓耳何以言天下薛子之論先獲我心且史事

自春秋以前年世俱難考據只太王以后稷舊封而至爲狄人所侵逼至於棄其故都以去則商室之衰中國之無王可知太王所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夫分封之制不聞定自王朝而百姓惟仁人是歸則民之無主而王朝無制也又可見矣太王去豳宗祀幾絕至岐而國遂日大是太王自爲興之非有天子之封方伯之助介處戎狄遙奉西藩是周之爲周自未可以純臣律也既乃人心日歸土地日廣子孫又多賢聖則太王隱見繼商者之在周夫豈同於大逆不道太王有翦商之志金許諸人又何必爲太王諱哉太王甫國於岐人每謂

岐周百里朱註云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似爲虛設之言然試思泰及有元皆一統之天下而漢祖明祖乃起自閭閻且不數載而遂代之況太王泰伯哉然而王季文王猶不有天下何也曰是或其有感於泰伯也且王季受王命爲方伯文王人爲三公則固已純乎臣矣其不忘服事宜也顧文王戡黎伐密伐崇夫豈諸侯常事所不忍伐者紂耳故書云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天命不可辭文王不死文王殆不能終不代商也

志動氣多爲理氣動志多爲欲然志壹而至於動氣則其

於理也亦過當矣正心者必不然

下學而上達聖賢工夫只是下學二字至若上達則聽其自然而得之於己須看註循序漸進四字天理固在人事中然必學之久乃漸能達如自志學以至於能立能不惑能知天命而極於耳順從心不踰皆步步上達去也然此上達境界亦只是自己默喻而非他人所及知人只道夫子是聖人耳下學中閱歷甘苦縱細細說與人知人亦信不及也故曰知我其天聖人所學之事皆天理上事也此不必說到神妙處

不察理之有無而泛讀一切不經駁雜之書務以聞見該

博取勝於人吾知其記愈多而心愈窒志愈荒而識愈昏矣如此讀書非徒無益是又適所以爲心術之賊也旨哉斯言末學所宜深戒明季此種人甚多今人所稱博學鴻儒亦不外此若以此爲格物又不如陽明之獨標良知爲得其本矣

詩小序其實淺陋而箋疏益爲穿鑿以附會之先儒以其傳之有自而不敢深駁朱子詩傳乃字字從詩辭中吟咏玩索探討當日神理出來此所以能一洗相沿之陋習洞開千古之光明豁雲霧而覩青天也凡讀書而不得其解以至於牽强穿鑿者多只爲尋嚮外邊而不知入裏序傳

箋疏每一詩必求其作於某世譏刺某人以實之於是從一字一句一名一物間附會其事其不可通則牽强穿鑿委曲以通之而詩人之志盡失矣朱子詩傳凡三易稿而後定是爲精密之至而後儒猶有欲搜羅序傳箋疏曲證旁引以難朱子者是皆尋嚮外邊亦薛子所謂務以聞見該博取勝於人記愈多而心愈窒志愈荒而識愈昏者也大抵聖學末學同一博學祇聖學務內返之身心末學務外取勝於人此用心內外之分其道路乃天地懸隔

脩辭立其誠卽言顧行行顧言之意不只是謹言正借己所欲言者以反己而鞭策其行所謂知終終之也故君子

先行其吉而後從之人果一脩辭便思立其誠則敢言者自鮮矣

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行乾行也性命人所同惟自強不息乃能保全之以實有諸己非乾則暴棄矣

天地陰陽之精凝成而爲日月日月迭運一北一南而有四時四時代嬗一屈一伸是則鬼神總之是一實理以爲之樞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聖人全盡天理則默契天道故一合則無不合矣合其吉凶者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

太極第一圈○其中無物是從氣未用事處剔出形上之理來而以空圈擬之在天載則無聲無臭在人性則未發之中也惟其無極是以太極非太極之先又有一無極也第二圈◎其中一小白圈則仍是無極之真其外則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而四時五行男女萬物無不裕焉而此無形之理即主宰其中相與一體渾合無間者止易有太極之太極非無極之後乃有太極如有生於無之說也夫一動一靜循環無端未動時便是靜未靜時便是動初無有未動未靜之先安放得一無極下則此無極之理本只在陰陽動靜中但一陰一陽是氣而所以一陰一陽循環無端有行於不得不行止於不得不止

自然當然而無容强者則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但以人只見及有形之氣而不知有無形之理故周子表而出之謂所謂易有太極者其理本無形而其氣則已無不裕氣之所以流行無間日出不窮者皆有一無形之理爲之主宰爲之樞紐也云爾周子之意固坦然明矣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若泥其言則似逐層生出其實只此太極動便是陽靜便是陰又細分之則有四象有八卦有五行有男女有萬物兩儀四象八卦各自有太極共只一太極陰陽五行萬物各自有太極共只一太極運行不窮此理惟一有分有合無先無後故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是故太極之說此◎盡之以下則闡明其用之殊要不外其體之一而已

薛子曰觀太極中無一物則性善可知然觀太極中無一物亦何不可云性無善無不善可知要知此中無一物只是超然於氣中者有此無形之理云爾理則純粹至善而無有不善也既無一物何以云善無不善則純是善也

靜陰動陽陰陽皆太極之運陰不全是惡陽亦不全是善惟動靜之循其本然自然者則無拂乎太極之理而爲善動靜之乘氣而行有不能無太過不及之差至目有失其

本然自然而拂乎太極之理者則不善而流於惡矣是故陽有善有惡陰亦有善有惡惟無極之真則有善而無惡觀大易可知也凡有善有惡皆氣分上事有順有逆之故但就有善有惡言則又以陽屬之善陰屬之惡耳推其本則無不善也

纘資始卽資生但在乾則資始在坤則資生

有意悅人便失其本心故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造化一歲一番新其去者往而不返其來者自出而不窮

律呂之相生亦然故反原之說失之

大學之止至善卽中庸之致中和

氣清明則理見氣昏擾則理不見是故有善有惡皆氣分上事

文王於蠱之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甲者終則有始之義）奮然一新以善其始（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此蓋亦以紂時言之）周公於巽之九五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庚者更改之義丁寧詳審於令之先庚三日丁也）而必揆度其可久於後出令之道也（後庚三日癸也）成王曰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周之制作備於成周其不苟大抵如此）後世朝令夕改法度滋紛欲令行而禁止也得乎

薛子曰文士學做聖賢文字如中國人學外國人言語學得雖是自身卻只是中國人做得雖是自身卻只是庸衆人愚謂學得雖是而口吻畢竟微露本音做得雖是而意象畢竟微露本相蓋言爲心聲自有不可揜者惟知言之君子乃能有以窺其微耳

程朱之外諸儒性理雜論許魯齋謂其言有彌近理而大亂真者蓋學未至而立言未有不涉於影響疑似者一涉於影響疑似而失其真則大亂真矣然非知言之君子孰能辨之

學者無一時非與物接之時則無一時而非格物之學無大無細無精無粗無古無今無緩無急只用心有內外之別心嚮內則所以致其知而爲誠意正心修身之本心嚮外則泛濫支離而其心之知愈昏所格之物亦不足以盡其理而皆無所用矣若夫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者則非此心之嚮內何以致之

禮本是度數叫做禮樂本是聲音叫做樂但無序不和則失其本而度數聲音皆不成禮樂矣後世禮樂之壞卻正以讀書人於度數聲音都全不識之故若序和之在人心者則自未嘗盡熄也設古先王之度數聲音至今盡存則有志者考而擇之以之治心治躬其成就人材德性豈不更易而今旣已不存則於人倫日用間自盡其所以敬且

和者使之有序而不乖斯須不去亦可謂得禮樂之本矣
如王者思化成天下則度數聲音之迹正不可不密爲講
求毋或指爲末而輕之也

唐太宗於人倫之間皆失其道苟治一時非其質矣如何
能興禮樂豈可以此專病房杜

朱子釋明德以此心虛靈二字正解一明字昧言虛靈不
虛故具衆理靈故應萬事所謂心統性情也若以德字指
理言則上面著不得明字且以心言故因氣拘物蔽有時
而昏惟有時而昏故不可不加明之之功若指理言則此
理本全付於人亦著不得明之之功矣下八條目中知是

心之知意是心之發心卽此明德之本體也此可見朱子
章句之詳密切實讀者每不知察矣

理氣本不可分先後惟氣以顯而後見而理則顯微無間
故覺得理在氣先耳

太極於靜極而動動而生陽所以動者此太極也動極復
靜靜而生陰所以靜者亦此太極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
此互根處正可見太極存焉而不在陰陽之外此所謂一
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張子曰兩在故不測故曰無極而
太極

太極之體無聲無臭無窮盡無方體故曰無極而太極

一闔一闢往來不窮造化之自然也老子將欲取之必固
與之將欲翕之必固張之非造化之自然而以己私智爲
之故程子曰竊弄闔闢也老子有見於造化自然而其機巧之深
竊之以用吾機變之巧其說爲純任自然而乃至於不可測故申韓之學出焉老子造化之大盜也陰
符經言五賊三盜其旨意顯然矣

無極之真天地之性也二五之精氣質之性也二者妙合
而凝氣以成形而知覺運動具焉理以成性而仁義禮智
備焉理爲氣主氣爲理輿繼之者善理以氣行而顯諸仁
成之者性氣以理居而藏諸用理無不同而氣惟其所值

氣有明蔽通塞清濁厚薄剛柔純駁而於是人物之生各
一其性人受天地之中則所謂秀而最靈者也而人性之
中又有殊焉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氣有用而理無爲氣偏
則理微氣拘則理蔽故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
智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君子之道鮮矣氣偏則流流則從
欲從欲則離欲動情勝不能返躬則天理滅矣物欲之投
也乘氣之所偏而入者也故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
不謂之性也濁可澈也薄可培也剛可柔也至於中焉止矣人之氣日與天通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善反
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性本善也

性專以理言則有五曰仁義禮智信兼以氣言則有三曰智仁勇氣之虛以具衆理智也氣之靈以應萬事仁也氣之剛大以配道義勇也（專以氣言則此知覺運動而已兼乎氣則流而有所偏仁義禮智信則未始有偏偏則非仁義禮智信也氣之流焉已耳

有主則虛無欲故虛也有主則實天理至實也中虛則理明而實矣中實則人欲退聽而虛矣中虛故能審幾中實所以行之

水陽之始也而在陰故流動而寒火陰之始也而在陽故附麗而燥木陽之行也成於陰故柔金陰之凝也成於陽

故剛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此畫前之易也剛柔相摩（兩儀四象八卦在周子則所謂陽變陰合）八卦相盪（六十四卦）鼓之以雷霆（圓圖左判自震而離）潤之以風雨（圓圖右判自巽而坎）日月運行（離自東而行於西坎自西而行於東）一寒一暑（陽生子中而盛於午中陰生午中而盛於子中）乾道成男（震坎艮也）坤道成女（巽離兌也）此畫中之易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太極之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無極而太極也故易簡者無極之眞也出於自然故易行以當然故簡易簡則無事矣

薛子曰漢光武不任三公而事歸臺閣勢然也又曰古者宰相竊柄顯而猶可攻惟近習竊柄如荼顯輩則深而難去此薛子有爲言之也人君以政柄予人爲忌而大臣無權則是君臣相疑矣亂之本也貴知人耳

克己智之崇也（無私則智崇矣）復禮禮之卑也智禮成性而道義出矣成性存存仁也

仁者純然天理仁愛由是出義禮智亦由是出物類之惡多於善氣行而理無爲氣之純粹者鮮也

夬九三壯于頄則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慍則无咎然須是君子夬夬若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則中未光矣況

不夬夬可乎

德在民生功濟天下皆性分也知其爲性分事則無可矜伐矣

陽一陰一自然之法象積至三奇三耦而後命之曰乾坤象之於天地凡陽必實凡陰必虛凡陽必奇凡陰必耦有明當薛子之時道學猶未雜當日庠序科舉之文雖或不能大有發明然循循於周程張朱而未敢失也正嘉而後則有援儒入墨推墨附儒而不自知其失者矣至隆萬天崇則決閑踰防狂瀾竟莫之返薛子固未及見也嗟乎克己更當復禮若不知復禮而但言克己則有陷而爲釋

氏者
商書曰王司敬民後世未有知民之當敬者
孔子陳九經曰敬大臣是君之敬臣也又曰妻也者親之配也敢不敬乎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乎是夫之敬妻父之敬子也君父之尊其可恃乎哉
居敬所以尊德性也窮理反躬所以道問學也窮理力行皆以敬爲主則窮理精而行之無失不敬則無由入理而履亦錯然矣若只言居敬而不言窮理力行則是禪學也
居敬是基址窮理力行乃經營造屋居敬是虛腔子窮理力行乃所以實之天下萬事萬理皆德性中事而問學豈

求諸外哉
前輩得失固不可輕議然前輩說理有偏駁且大害事惑人心者則不容不明辨之
議論前人長短已不可隨衆人議論前人長短尤不可凡隨衆人議論者皆非己有真見也
有唐三百載愚必以韓子爲第一人韓子大樣可觀其於切實精微處則實多未協然以其生於道術壞爛之餘無所從遊質正而能卓然有見排斥異端扶翼正道以有立於天下後世故程子稱之爲豪傑之士而世但稱其文起八代之衰噫韓子以文見稱是亦韓子之不幸也夫

作文而有見於道此朱子所識爲學倒了者也
功由小人立智者所深慮薛子之言其亦有所慮夫
克伐怨欲不行亦是去私之學凡克己起手時亦須强制而有會克己不會克己之別則所爭在復禮不復禮禮者天理之節文如房屋之有牆垣版壁也禦賊盜者賊既趕去便當厚其垣牆脩葺版壁鍵閉門戶主人翁惺惺坐在家裏靜靜堤防賊自不能復入蓋房屋破敗不爲脩葺此即內賊外賊之招是病根也豎起天理作主日用有所持循身心有所範圍則內賊不敢出外賊不得入此脩葺房屋即鏟去病根之說也不能復禮而但言克己但言克伐怨欲不行範圍不立無所持循此即破屋禦賊之說趕嚮東邊賊從西入防得前邊賊從後出主人翁終夜奔忙亦照管不徹矣豈不難哉釋氏欲絕去六根六根如何絕得於是舉而空之適聽其顛倒錯亂耳是之謂不會克己者歟
釋氏云萬事門中不舍一法實地理際不染一塵舍置也又曰法尚應舍何況非法舍捨同夫不舍一法則不復禮可知是故運水搬柴即說是道作用是性也任憑顛倒錯亂是則彼所謂實地理際不染一塵也夫既不舍一法則實地理際有何依據彼亦即以此任憑顛倒者爲實地耳又其言云

寂寂惺惺是妄想惺惺非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此皆其言之有似於主敬似有見於心者然不豎天理作主而欲既非妄想又非無記此惺惺如何提攝無見於性安在爲有見於心乎此條因上條不會克己之說而并及之

遷怒妄發心氣不和有功而數響人言治小人而聲揚不已此數者皆所謂克伐怨欲也詳審安重心平氣和熟思緩處事了卽如無事絶口不言此非提起天理以涵養此心者不能强矣

敬以直內所以持志義以方外所以養氣

行文之有法如天文之有陰陽晝夜地理之有南北高深

乃其自然而然者非待人安排而後定也待人安排而後定而執之以爲定法則有以舊年官歷作今年看者是爲死法必拘牽而成爲膚殼神氣索然矣尙書如二典三謨及伊傅周召之書篇篇各有法度只在人細心尋覓無不可見禹貢一篇其顯然者也至若行文之雜亂而無章者則必其見理不明養氣未到而或以風華月露取悅於人險晦艱深文其淺陋者耳其心之蔽陷離窮其言必詖淫邪遁矣若古之聖賢則何嘗有意爲文而聖賢之文又安得有無法者乎

須知一本能雙幹始信千兒與萬孫一歲有寒暑一月又各有盈虛一日又各有晝夜一時又分而上下四刻八物有男女男女又各具血氣氣又有呼有吸形又有動有靜分之至不可勝分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先天圖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此造化一個影子也而兩儀四象八卦以及於十六三十二六十四莫不渾全各成個一是則實理之流行布濩而主宰於其間順之則是違之則非如宵夜而作旦晝而寐大寒而種大暑而穫則無是道矣是以萬物之蕃變固莫非此無極而太極之真太極固不在儀象八卦及每卦迭分而成六爻之外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可及矣

故曰無極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畫前有易人可以意得之矣

孔子大象辭是以己意各配一事以發明伏羲六畫之象程子之易主於言理然亦離不得象數邵子之易詳於象數而未嘗非卽象數以言理程子於言理篤實而有光輝雖朱子本義不能外也但於象數上欠明自不無强卦爻以就己說之處邵子之象數蕃衍宏博推極至天地之始終然有非學者急務處且與周易各自成書而自成其爲邵子之易朱子啓蒙大抵本於邵子而本義則專以卜筮發明文周之指則以天地本然當然之理指點在象數上

而示人以隨時處中之用語不多而包孕無窮理淵微而百姓與能嗚呼至矣朱子而後雖有他說又何問焉

智禮卑所以立本成性存存則本立矣是以爲道義之門也

處事有恩而人知其恩何嘗不可但有使人知恩之心則不可非固掩之也聽其知與不知於我無與耳至用法於情有可矜而從寬典者則固又當使之不知其寬何則使知畏法也若欲人之悅己則必違道以干譽矣

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然處事務實而猶不能動人則又正當自反自反者反其禮義之盡否耳恤人言非也尤人亦非也

易者發於自然簡者率其當然

治民者不以至誠感人而欲以權術御人此申韓之流禍也

先天圖象爲方士脩煉家所寶而儒者不知故漢唐諸儒說易鮮得其本而別造一般術數如納甲火珠林之類是也

主一之謂敬爲一事心在一事無適之謂一換作彼事心不留戀此事適專主也不主一則非敬矣不無適則不能主一矣故無適正所以一主一乃所謂敬也適丁歷反

臆大則可有爲心小則不妄爲習圓則不拂物行方則不失己此言雖出於方士而聖賢不能外事無大小皆當以之

卦凝二五之精以成象象具無極之真以爲德

警戒之辭多而世治矣訣悅之辭多而世衰矣

聞善言而不悅知悅之而不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

今學者亦開口論太極至聽其所論則如佛家說偈所謂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物始不其四時彫之說耳但不知此先天地而有者竟是何物嗚呼此道之所以日晦也

天下事物使邪不足以勝正則君子亦何惡焉惟其足以勝正故不得不深惡而痛絕之如小學四書六經濂洛關閩之書苟非以之命題試士可借爲進身之階則人人厭讀秦火可焚矣而百家小說淫詞綺語怪誕不經之書則人人喜談而樂道之不待教督而深好之邪之中人如此其甘也願邪正相反者也人苟稍知自愛亦有絕之而不欲觀者至有倚託鬼神窺竊禍福惑於異端之說而依附聖賢之貌以爲書者如世之所謂太上感應篇文昌陰騭文衰黃功過格及願體集之類則更似是而非所謂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

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其惑世誣民實比小說淫詞爲尤甚舉世俗之人信而奉之不覺悟也聖人之道何自而明於天下乎故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雅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而終之曰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欲率民於經以一道德以同民俗亦惟是小學四書六經濂洛關閩之書而已聖人之道豈果難知聖人之書豈果無味乎

說卦傳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言卦爻卜筮有以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上達天命也君子用之則卽吾所居之位所處之時所接之事而無不有以詳求其所以居是位當是時接是物之理焉旣知其理則踐而行之則所窮之理莫非吾性命中所本具之理得之於己而性盡矣由盡性之功而熟之至於自然合天無所勉强則天命在我理本一串也顧窮理有窮理之事盡性有盡性之事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如居而觀象玩辭所以窮理之事也及動時則有觀變玩占以體其理而篤行之乃以盡性固非待理無不窮而後去盡性亦非一窮理便能盡性也蓋必平日有以悅諸心而後臨事能有以研諸慮彼謂知行不分兩候爲善爲惡吾心固有之良知只要旣知是善則致吾之所知到那物上知便是行謂之誠意嗚呼其誣民甚矣薛子云曾點言志只是個仁字此亦是薛子見得然曾晳言志如此而夫子與之子貢言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而夫子曰非爾所及何也曾點志趣在此是見得個仁之體段如此故夫子與之子貢所言則全盡仁體者矣此豈子貢所能遽及乎

事未至先無一物在心此所謂無適也（適丁歷反）至而心卽在事應之不錯矣是主一也若事未至先有三端兩緒在心則先自撓雜矣惟其有適是以不一也故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問理與道何別曰道字只是當行之路是人人之所當行者理則道路之條理脈絡彼此貫通相爲經緯者也比如道路盤山過嶺循河渡水亦須因地勢有個自然脈絡條理可通處然後開行做路若懸崖絕壁本不可通處而欲開行做路則無是理矣問道與義何別曰義是人去行那路如此處欲往京師則宜往北路行若欲往福建則宜往南路行故義者宜也路皆是路行之則隨事而各有所宜矣

易有太極言易之爲書陰陽二者交易變易其所以交易變易者有至極之理以主之而行乎其中也

程子曰鬼神者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此以鬼神之功效言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此以鬼神之本體言也造化者天地之事業（造化自有而無生數所涵也）功造化無迹鬼神其迹（鬼神亦非有迹而鬼神在造化之有迹者見之）天地無功鬼神其非有二也鬼神卽天地之氣化流行而已良易直也自然而然無所造作所謂良也鬼自然而屈屈者陰之性也神自然而伸伸者陽之性也陰陽鬼神非有二也鬼神卽陰陽之靈妙不測而已陽之伸者伸極而屈陰之屈者屈極

則伸二氣之對待卽一氣之流行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鬼之與神非有二也故朱子曰其實一物而已然而一各分二如暑陽寒陰晝陽夜陰男陽女陰氣陽血陰魂陽魄陰天地間無物無耦皆鬼神所體也血氣魂魄合而有生精氣爲物血枯氣散魂離魄降游魂爲變來合而伸其鬼亦神往散而歸其神亦鬼二歸於一鬼神之情狀如此而已今使大寒而稼大暑而刈方夜而作方晝而寐以女而倡以男而隨則是失其道是故一陰一陽之謂道卽無極太極之理主宰其間鬼神與道亦非有二也誠而已矣

同

伏羲因圖畫卦大概用其外之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以畫八卦而用其中之五十大衍之以筮卦卜筮自是三代以前已有大衍之五十不爲卦而爲卦所由得是亦太極之象中五與十於陰陽太少無所不涵也（一合四成五二合三亦成五五生數所涵也）一得五成七三得五成八四得五成九兩五而成十十又五之合也（一每分三自得而爲四正之卦九乾九則三三陽之純也故爲老陽爲乾）六坤六則三二陰之純也故爲老陰爲坤八離八則兩三一二故中虛爲離）七坎七則兩二一三故中實爲坎）生數加五則交而爲四隅之卦一兌以一加五則六太陽交於太陰故爲兌）四艮以四加五則九太陰交於太陽故爲艮）二震以二加五則七少陰交於少陽故爲震）三巽以三加五則八少陽交於少陰故爲巽）

原起初畫卦只是畫一奇一耦迭加之而爲兩儀四象八卦聖心有易原不全靠河圖然因圖有觸而於陰陽之數又脗合如此及畫橫圖旣成則又見其有天地水火雷風山澤之象於是擬諸造化而如其方位以位置之方位旣定而一順一逆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則陰陽消長之運又無不相脗合焉以參之圖則見爲用成數以居四正之位析生數以補四隅之空而其於河圖之方位則不規規相配也胡雙湖所配殊牽强無意義（此條之義予嘗深思得之不知其有合否）知行相因而日進知得而後行得如望見前邨方行到前邨也行得則更知得如旣到前邨則又見前面更有一邨人亦須有英氣有英氣者可以進道英氣與浮躁淺率不

也然必真知而後能行知之未真則他途足以惑之走錯路矣真知之則必行之乃所謂知道也必熟行而後真知行之未熟則未領此中意味偶涉藩籬亦算走到而其地之居民街巷風景人物實未領略一二豈可謂知熟行之乃真知之則所謂知德也知德而後樂知而不守者必并所知而失之

精粗本末兼盡乃爲聖賢之學舍粗求精厭末求本則流爲異學得粗遺精得末遺本則只成末學

論人宜寬錄長棄短論理論事則不得不嚴不辨於幾微疑似之間則非所以明道解惑也

有爲而爲其用心非以求利則以干名不然則一時强勉也此豈能持久不露眞相

說命人求多聞因高宗切切求言而言也求多聞本將以建事然聞求諸人學則反求諸己學不止求聞也學于古訓亦不規規人言也學于古訓乃能實有所獲於己而後可以建事學于古訓者以古訓爲師也事不師古則多聞亦無益之求矣豈足以建事乎玩經文語意如此不當以多聞古訓混作一層

既乃遯于荒野曁厥終罔顯只當依蔡傳若謂甘盤隱遯則不必歷數其宅河徂亳踪迹且亳卽商都隱遁者似不徂此

觀師冕見一章見聖人與天地相似

洪範一五行天命之性二五事率性之道三八政四五紀脩道之教

老子元之又元衆妙之門其欲說元妙處卽權術埋根處故曰元曰妙其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其欲觀處便藏竊弄闔闢手段非眞知性情之德也

莊子斲輪之說固足以懲世之學而不思者然率莊周之旨則又恐開思而不學之門矣六經豈糟粕人自食而不知其味耳

卜筮以紹天明古人所重然必卜筮者之誠而後能神以知來必其人之明而後能智以藏往故洪範曰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後世不務民義而徒欲聽於鬼神則煩瀆而鮮誠矣而術數之說日紛往往吉凶雜揉則又無以斷也觀古人卜筮亦未嘗不參之時日支干然不若後世之紛亂糾錯後世之占術亦頗有甚驗者則其人之智及此也

無窮盡其體之撰無方體其應之神

割裂經史子集百家之說區別門類綴集成編以便決科之利使後學轉相剽竊此非但無益身心并且壞人心術

非但壞聖賢之學亦并時文風氣而壞之人以徼倖利達爲心亦既無人品矣而掇拾糟粕不見本源故文亦日趨膚淺從無實見噫經學之無人人材之日下不職此故歟

讀書能玩索本文而返以體驗之於身心果有得於身心則身所經歷得來之實見豈不更切於纂集之所人云亦云又何勞許多註腳也是故大全注疏諸書擇之不精至足惑人近日之膚淺講章尤足惑人守一部高頭講章至於皓首而且自謂有得也不亦悲夫

張子西銘固廣大精微至矣東銘亦至切實不可以爲近而易之東銘所言卽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也

人人之身心全體太極人只以不知求失之

疾惡之嚴至於遽怒急暴而過中失宜此不可謂非惡惡如惡惡臭然過則有傷矣故誠意之後又有正心工夫涵養須用敬也

天地生物之初自然只是氣化逮形化既盛則氣化者亦自漸消然時復有之不足異也螢蠹蟲蝨其小者耳巨迹鳥卵之事人每疑之多見其滯也

不肯闕疑講經大病

世路不無險宅心於平則平矣

讀凡百經書皆當以大學作骨子則亦知體驗矣

人君而患大臣之竊柄此非治天下之公心而據有權位之私志也果其以公天下爲心而求天下之賢以共治天下則用人不敢不擇權位不敢不重信任不敢不專君臣一德一心何憂竊柄之有憂大臣之竊柄而以庸碌軟美之人充位天下誰與共治況大柄已旁落而人君又不復知矣周公立政一篇君子最宜深玩

漢祖不能興禮樂魯兩生蓋知之然制禮由叔孫通而後世無復先王遺澤矣此又古今之大恨也

士苟存心濟世無問職位大小皆可有以自盡自盡卽所以忠於君也若自欺其所學以委蛇從事則是欺君矣

大臣以文辭名位自高者其人一定貪鄙縱或不貪鄙而只此文辭名位之高以自命大臣是亦不足貴矣

釋藏每侈言金玉珍寶奇怪之物又盛言毀謗其書之罪此皆所以誘惑庸愚耳然足以見其心之有所豔而不能空諸所有矣然此其說之淺者也

人之生也直直字卽中庸所謂中和

老子釋迦俱是極堅忍的人然謂之果無欲則亦非其情矣今之所稱儒者乃沈溺嗜欲萬萬不能忍割是又無怪乎異端之得而傲之也顧今之釋道則亦未見其有果能堅忍者

常德行學不厭也習教事誨不倦也誠則不息水洊至有
孚也
坤自眾象兌金秋氣也除戎器以戒不虞亦有萃聚之義
晉曰自昭明德以自脩言離曰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兼
新民言也
雲雷交作有屯而未達之象經之綸之屯者達矣
明法以示之勑罰以戒之所以去梗也
對時以育物因物付物无妄之天全矣
晦而明非艱險也不察察而明存也
亂生於治故思患而預防之

離火夏也兌金秋也以金承火爲革
類族辨物所以大同强不同而同之則不同矣以同而異
則睽而不睽以私立異則終睽矣
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豈以疆教之弟以悅安之豈樂如
兄弟易如坤王道之全也
懲忿窒慾非自克者不能遷善改過非自强者不力
上下不辨則忘分民志不定則不安分故安上治民莫善
於禮
地中容水所以蓄水若蓄之以待用也
風自天下命誥之象隨風申命之象風行地上省方設教
之象
恐懼修省操心之不懈如洊雷之震奮不已也非禮勿履
如壯雷之致其震奮自勝故强也皆非畏雷也
山體至實其能受澤則見爲虛止則專兌則悅以氣相感
也
心方寸耳而能畜天下古今之理是以山畜天也惟其篤
實耳
木在地中曰升惟其巽故能自下升上也山上有木曰漸
止而巽故有以漸而進之義也
水比於地隨其所在而無不相比古者各君其君而不獨
君其君各子其民乃不獨子其民
過恭過哀過儉皆過於小也
山下出泉始出之水果行育德以要其歸山上有水所行
之難反身脩德以勵諸已
制數度議德行事爲之節而行無不達矣
辨物居方未濟以立相濟之體
風水爲渙坎流水也故渙享帝立廟所以合幽明人已之
渙者而萃之也風澤爲中孚澤止水也故議獄緩死所以
審乎人情事理之至而盡其孚也各舉一事而義無不可
推矣

愼言語養德亦以養生多言語亦傷肺氣且或招災禍節飲食養生亦以養德飲食無節則人賤之矣

飲食宴樂取諸需卦燕息取諸隨宜需則需之宜隨則隨之而已君子飲食起居固無非易也

遺去形下之器何處著形上之道

張子曰肉刑於今死刑中取之亦足以覓民之死愚按古之肉刑皆今之死刑也今之流配古人所以宥五刑者也鞭朴之輕施於官校而已不必煩於士師法之所以簡也肉刑廢而死者多生者易犯矣然政刑者治之輔而非爲治之本有志復古者所先固不在肉刑也

韓子有動於大顛誠以有被他說著自己病痛處然亦是於道上未見得破

釋氏空去五欲釋氏卻又盛誇其聲香色味之妙彼固自言之矣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也又何庸致詰乎

程子嘗教人靜坐朱子已不取其說然靜坐片時亦有妙處象山獨以此爲宗而不欲求之文義則流於外義而不自知而謂讀書爲義外工夫則謬矣古人之書何一非吾心固有之理而不窮其理則亦不能實有所得於心故思學相證也

心如鏡此喻最好如鏡則寂常明動常覺因物付物而鏡中無物惟其無物故能照物若鏡中先有物則不能照物矣鏡形有凹凸偏側則照物失其形矣鏡有塵蒙則照物不清須眉不見矣故君子曰正心曰明明德釋氏惡五欲之擾吾心而欲絕之是惡鏡之能照而反之以照於無物之地是自棄其心者也

不卽物無處窮理博於物要須窮理不窮理無以致知要窮理須是致知不致知無以力行求致知本爲力行不力行不能有得於己正其行須是爲己有爲己之心則知行皆真無爲己之心則知行皆妄窮理力行只在卑邇處著

君子偕老微婉則有之忠厚則不足矣辭氣有揄揶之致但較之牆有茨鶉之奔奔則稍含蓄耳

三百篇中亦有佻薄淺露者聖人存之所以觀世也

天下無急切便通之學問

中說勝法言處以其平通而頗有用也

博而寡要者非儒也然秦漢間儒則誠博而寡要矣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申公言行不可多見然此語則豈博而寡要者故程子有取於董子申公云

性無不善情有不善情動於天無不善動以人乃有不善

人欲即從氣稟之偏處拖帶出來

薛子曰輕與必濫取易信必易疑此可以觀人矣

性發爲情如弓之發矢只有正中紅心一條乃爲中節若偏邪少許或大矢偏左或蓋矢太高或落矢太低則皆不得謂之善是故善幾恒少而不善之幾恒多不待性翻轉而後爲惡也至於性翻轉則非人性矣

氣化往而不返如子復生子孫復生孫非一人能死了又活也故程子深駁反原之說

婺源汪　紱雙池著
烏程盧葆辰子純
後學祁門倪望重愚山
同邑程夢元陛園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老子本旨亦不甚雜其流溢於百家乃愈流愈雜陰符經是一家語話

指德性人物而目之曰賊曰盜此等已便是侮慢天道曰機曰伏藏故謬其名以示異也

陰符經依效老子之言而其旨則與道德經各別漢儒所見又不及此意衰周時人盜老子申韓之意而捏合之者也

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都是一般說話

聖人之言亦以明道但徒得其言則不足以見道之全耳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也究竟初學求道要必自聖人之言始

天不言而時行物生非識見已高者不能見其上下之察也世無聖人不得見聖人於作止語默泛應曲當之宜欲學聖人舍遺經其何從焉但聖人之言無一句一字不切於身心讀聖人之言者亦當逐句逐字返求諸身心力而行之則漸有所得矣若只當一場說話則雖親炙聖門亦復何益縱使聰明之士於語言問解說得高儼然如有見於道畢竟實按來都不曾親切

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又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皆一意也夫子喫緊欲人下學而已

伊傅周召而後無相業矣

經學最要史乃次之經學明而後以讀經者讀史則雖史亦經若好讀史者則其識見往往在作用上以讀史者讀經幷經學亦移嚮作用去矣識見一定則文章事業無不與也

皆然熟於史事者功名之士則有之矣道德之純則不能

經學以立本考於史以廣其用可也

春秋不可以用意求恐己之意未必聖人之意也

春秋固是謹嚴然於法甚嚴於人情豈不甚恕

讀春秋不當謂字字聖人有心聖人亦止是屬辭比事只大關節目處則不苟且下筆耳

師貞可以无咎然吉亦未可必必得丈人然後可吉且无咎弟子輿尸則凶而且咎矣戒懼之至也故曰比樂師憂書終秦誓以聖人爲衰世之意是也以爲別有微意則未

必然
道本不下帶而存故君子之言不下帶而道存焉
見道深一層則量廣一層至於聖人則與天地同量矣
人天地之心也人心日也赤日當空無幽不燭無微不顯
浮雲陰霧蔽之乃有時而晝晦然浮雲蔽日不盡有晦處
亦有明處只是有偏耳
才是露的物有德器以涵之則有才而不露姦巧人亦不
露有德之人有才如無才以德用才皆其德也大姦巧
人則終是露一露則無餘矣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無德之

謂也
當如是卽是理春温夏熱秋涼冬寒人知之父慈子孝君
仁臣忠亦夫人而知之然而有不知者有已而各據一是
則見得是皆在人而真是者不見矣大抵在
己有七八分是有二三分不是則不得以不是責人以人
有不是亦或已之不是有以致之也況已只二分是而欲
責人以八分是乎故君子必自反也曰我必不忠自反則
真是見矣理又有曲折難知者有數層是不是交疊須批
剝而後見者有疑似於是不是之間似是而全然不是似
不是而卻是者有一時當如是易一時而遂不當如是者

此則非格物窮理實踐力行之君子不足以及見之矣故
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彼只言良知者非滯而不通則任心
顚倒矣
惟時惟幾念念敕天之命
萬物皆有精秀氣所鍾金玉珠貝文木此生定者也然金
必煉而始精玉必琢而始出文木必雕而始用聖人之質
亦須學而始成是學之爲要也況人本是精異於萬物率
天之性人人皆可聖賢只因氣質稍殊便自不肯烹煉雕
琢以甘爲自暴自棄耳
一以貫之一之難非貫之難曾子子貢聞一貫非便會一

貫也更專嚮一上做工夫以求一耳
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非薛子身
曾歷過如何能道得出脩己以敬便安人安百姓正此之
謂也
兵果不厭詐乎曰李牧守北邊每匈奴入寇輒入保不戰
如此數歲一旦出兵大破匈奴威震漠北此非詐也養吾
之士待可用而用之觀敵之變待可乘而乘之不忍殘民
以逞慎重之至也理固然也老子欲上民而以言下之欲
先民而以身後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以下大國必取大
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將欲翕之必固張之此其存心在

侮人奪人而先以聲音笑貌爲謙下乃權詐之極君子必不由也孫子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致人而不致於人其術亦然然爲將者不可不知也不致於人不求致人可也不爲多方所誤不誤之可也君子不儐君國之事不忍元元之命不徇一時之利不干赫赫之功大德小德是理敦化川流是氣氣化之敦大德有以敦之而與之俱敦氣化之流小德有以流之而與之俱流川流敦化天地之大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大德小德天地之體大德體之體小德體之用人心之虛以具衆理人心之靈以應萬事虛則渾然大德也靈則

秩然小德也敦化川流天地之用敦化用之體川流用之用人心之理無不具人心之用無不周理無不具化所以敦用無不周化所以流也分仁義禮智言之謂之小德合而言之止是一實理謂之大德實理卽所謂至誠也至誠者無極之真也

薛子稱丙吉張安世亦似有爲而言

聖賢之文天地自然之文也文士之文鑿地爲池疊石爲山安置得深邃曲折爲佳而已若果能本源六經實有所見實得諸己則抒其所得源源而來亦天地之文在我矣人臣以寵利居成功而降階無由未有不爲人主所畏惡者

事君者能不擇事而安之則人主之畏亦可不生矣天下事皆己所當爲之事功在社稷亦分所當然耳何功之有知隨所處而求吾所當自盡則不擇事而安之矣其或在所必爭則死生以之要之亦所以自盡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也

莊子云通於一而萬事備似也然須問此一是何所指

觀史論是非亦當設身處地又當以經學爲本論古人事惟朱子最爲平反而未嘗不謹嚴

讀史者於古人一節之善亦當亟取之不必盡律以聖賢

也

自治直是要剛故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莊敬日强安肆日偷能莊敬不但使精神强固亦且心地明白天理昭彰偶安肆不但柔懦無立且百邪並作嗜慾橫流矣

先有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之志而後博學則事事求卿裏自得所約豁然貫通若徒欲博學則大軍游騎泛濫而失所歸在性命中分毫無所得矣

螻蟻之微或誤戕之卽瞿然心動今小兒市有知識父母

乃爲之網蜻蜓掇蟬蝸以維繫之與之戲弄及稍長則覆巢敗卵戕害蟲魚而不爲之戒殘忍之習成矣豈所以養其良心歟

陽生於子半日至在冬至今日書分子時爲兩日公共以上四刻爲夜子屬之昨夜以下四刻爲子時屬之今日此自甚是

漢初諸將如英布韓彭輩亦可以誠御之否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高帝自非其人然亦是戰國餘習天運亦一時轉變不來乃不察高帝爲何如人又不揆當日事勢而徒責高帝之分封太大殺戮功臣則失其本矣曰湯武

處此時何如曰高帝入關與民約法三章而秦民遂愛戴之欲以爲君及其伐楚也能爲義帝發喪則諸侯王從之而東又頗能聽言用人是以子房韓彭曲逆之徒則多歸之此可見仁義自在人心稍假仁義且收其功況真仁義如湯武則天下之民之歸天下賢人之助又何假於詐力哉漢高自非湯武湯武則必不爲漢高也

常震來虩虩則笑言啞啞矣然惟震初之剛正動體而後能恐懼而不失其則若柔者則畏葸失則矣

書稱舜濟哲文明言其哲之淵深明之順理也濬哲者事至而研諸慮憂深思遠而探事理之源也文明者平居而悅諸心一理洞然而萬象森羅不紊也薛子言深則明淺則暗事理固然然難說文則明不文則昏

周子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又曰誠無爲幾善惡蓋實理自在人心五性備焉本無不善而幾則乘氣而動氣幾之動惟利之故亦無不善偶有所偏而理不足以御之則有不善矣五性感動情也情有不當而善惡分正以見人之

有惡者以動於氣機而用情之過耳非實理之成性者有善惡也然生之謂性氣之薄濁何嘗不自有生帶來氣稟有偏則幾每動嚮偏去故程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豐之初九明體而處下不足以行之九四動體近君可以有行而明則不足故爻辭取明動相資爲應六二以陰應陰則無應不足有爲矣

任道以剛入理以巽巽之象風風至柔而無隙不入君子之窮理以之巽有沈潛之意不僅以柔順也

凡兌體九五多有不足之辭

孔子稱孔文子亦只是就諡論諡

盡子去齊全學孔子去魯故有不欲對人言者聖賢之厚
如此
秦晉隋之有天下本皆非享國長久之道宋祖有天下雖
不甚正然與晉隋五季自稍不同
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博文約禮欲罷不能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皆是顏子樂處在顏子則有手舞足蹈而不自知者
況安得而喻諸人哉
釋迦制行似陳仲子陳仲子之才識不逮釋氏苦節自守
而已釋迦大概有才能博辨以暢其說又西域非有孟子
故國人愈翕然尊而神之

釋氏之說於老莊楊墨申韓縱橫諸家之說無所不備其
一於虛寂似老莊其外天下國家似楊朱其苦行脩潔慈
悲戒殺似墨翟其以冥報嚴酷懼人似申商其有誦經懺
悔之文則蘇張之舌也是可謂集異端之大成矣
氣機止是動故循環不已若靜則有已矣蓋雖曰動極復
靜然是動到極處漸漸靜下非動極便不動也由動而靜
漸漸緩去到極靜時卽便復動矣非動靜各居其半也是
則由靜而動是動由動而靜亦是動靜只交接處一點子
耳曰行冬至極短極南卽便轉長轉北日只是行未嘗止
也月光晦日光盡合朔則光復甦月止是光未嘗息也五
星之行遲極則留留則復行行則漸疾疾乃復遲星亦只
是行也由是觀之是氣機循環有動無靜但分由動而靜
到極動處左半邊而謂之動分由動而靜到極靜處右半
邊而謂之靜耳六十四卦圓圖分陰陽亦然
易橫圖見萬殊一本易圓圖見循環不窮易方圖見氣化
有常易後天八卦圖見天地之用
精氣爲物人物之所以始也氣也者魂之盛也魄也者鬼
之盛也此是橫說的鬼神陰陽合撰而成物合而來伸則曰盛人物之自少
而長猶天地之自春而夏也遊魂爲變人物之所以有終
也盛極必衰散而曰屈人物之自壯而老猶天地之自秋

而冬也魂遊魄散骨肉歸復於土魂氣則不知所之矣伸一
屈此直說的鬼神也原其始以反於終死生之說如是而已至若
人之精氣父母之精氣也父母之精氣卽天地之精氣也
非人之精氣與天地之精氣本合一同體則何以來而日
滋如是而有是精魄則有是知覺之靈目視耳聽口鼻呼吸手足動靜有是魂氣則
有是運動之用運動則有基從之則有知覺
則有明聰之德是故生而爲人則有所以爲人之理循乎
理則形氣皆人拂乎理則形氣雖猶人而生理已亡禽獸
之不若矣此理此氣天地父母全而生之人全而歸之氣
雖有盛衰理則無盈歉所以對越天地而與鬼神合其吉

凶也生理已亡則與天地絕自生自死天地未嘗有是人生則不順死則不寧父母祖宗山川百物其何以相屬而相感也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愼厥身脩思永踐形之事惇敘九族盡倫之事非踐形無以盡倫故記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不過乎物則允迪厥德矣允迪厥德而知人安民之用出矣知人故庶明勵翼而謨無不明弼無不諧邇可遠而安民之效臻矣萬世爲治之大法不外知人安民兩端先儒舉其體要則在知人安民薛子推其本源則在允迪厥德然允迪厥德之工夫則又在愼厥身脩思永也下文無教逸欲兢業

萬幾皆愼厥身脩思永之實

歐陽公本論亦談治本之未瑩者

書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今之守令亦古之邦君也王啓監厥亂爲民而已今之爲政者不曰宣德達情而曰急公奉上噫其亦知達下情乃所以奉上歟

詩文皆以言志而性情自不可揜微獨二南之正卽鄭衛淫奔亦然後世詩文有詩文而無性情詩文無性情故邵子曰三百篇而後無詩雖然有詩文矣則性情亦終不可揜也是惟知言者知之耳

湛然純一之謂齊一私不存也肅然警惕之謂戒惟恐私意之或存也此卽中庸之所謂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故曰洗心退藏於密齊戒以神明其德神明其德者大本立而達道由是出也

正蒙云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游氣紛擾散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張子是以氣言然天地生人生物本只是氣而陰陽之所以循環不已生人生物其有自然而然者焉飛魚躍則不言理而理寓其中可以意會矣

參同契甚好非若讖緯之荒唐無實凡脩煉家醫家皆極有至理通乎天地陰陽之原但惜只一身形氣之小致遠恐泥耳大易圖象隱於方士天文歷數顯自西學聲音律呂委於伶人報賽祈禳用於釋老漢唐而後甚矣儒術之衰也表四書以紹道統返先天圖說於大易綜史漢以定律呂之實非程子邵子朱子蔡子其誰及之人奈何甘誦宋儒之說而不知宋儒之功也夫

誠故不息僞則輟矣

視聽言動卽洪範之貌言視聽不可以動字兼視聽言三者薛子所言因陰符經三要之說耳

無物之先不可用意求惟卽有物之中而可以默會矣

置盆花於案頭擬觀其蓓蕾之舒蓓蕾竟久不舒偶轉目
別有所營回視前所擬之蓓蕾則開已漫爛矣豈造化之
機亦祕而不欲人窺歟婉兮變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
而弁兮化固推行有漸而習焉則不之覺也

天地間無物無耦亦無物不五

饗用過厚不惟非分亦吾心所不忍也過厚則必暴殄商
王受之無道不過曰暴殄天物而已帝王且不可況士庶
乎一粒一絲之棄地我心惻然而素餐者且谿壑委之也
不欺乃有以事君曰不欺君狹矣

天下事有緩有急而無一事可以苟且

見理十分明白而後可以自信既自信則卓然守之毅然
行之成敗利鈍禍福死生所不計矣

必有忍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然忍所當忍容所當容則在
乎觀理不然而言容忍非葸懦則姦回也理明則剛毅而
有守自能忍矣理明則大公而無我自無不容矣

有動於外則上交必諂下交必瀆矣故惟豫之六二介于
石不終日貞吉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天降災異皆人之氣燄有以召之君
子脩人事而已必如漢儒之洪範五行傳則窺測天道執
一以求反見其疎而不應也

春秋書災異所以示警也不知自脩而禍亂成矣禍亂非
災異致之也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自反書
曰洚水警予

原陰陽之始則子午之半分兩畔如冬至陽生至夏至止
夏至陰生至冬至止待陰陽之著則卯酉之半分兩畔如日出至日入爲晝
日入至日出爲夜恆有餘於陰故平旦寅黃昏戌寅月而始耕戌月而物成

除弊務本嘗思今世之弊竇何限誰爲之治其本者上下
相蒙而已

戲謔之不可不戒張子東銘備矣

子房智士知進退存亡有之矣不失其正未也

禮樂至周衰而棄本尚末然使留得末在有志之君子或
猶可沿末而求其本也所可恨者後世幷其末而亡之豈
特末不正而已哉委巷之禮固不可謂禮代變新聲亦不
可謂樂也

世人聞人論道學不非笑之以爲狂則憎惡之以爲矯推
世俗之心必使斯世無一人學道而後可嗚呼其亦不仁
甚矣

忠信積久而後效見一念之間則不足以信於心而孚於
人矣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
行

人倫之際只有白盡枉道以事親謂之不孝枉道以事君謂之不忠

文辭之弊至今爲甚賣菜傭稍有錢則生辰有壽序葬祭有遒章然則諛辭亦豈足榮也至若應試之文表策之類則一切求其輭美庸熟如稍涉忌諱稍切利弊則不敢以形之筆墨矣朝廷安得聞是非學校安得有人品乎禹之告舜曰無若丹朱傲周公之告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周昌目漢高以桀紂斯世何不聞焉堯舜其君固在口舌楮墨間歟

士皆商賈而人上亦以商賈待士士皆妾婦而人上亦以

妾婦待士士皆乞丐而人上亦以乞丐待士士皆盜賊而人上亦以盜賊待士斯誠自取辱哉廉恥道喪誰實倡其風也雖然豪傑之士世容或有之在上者果有以獎激之人心豈盡死歟

薛子曰廉者有三見理明而不取者無所爲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士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其次也顧勉然者豈能久乎吾見夫欺人之不知而始終易節者眾矣雖然保祿位何必不取欲保祿位正恐非不取者所能保也

天不但包乎地外實行乎地中豈但行乎地中實舉天地之間動植飛潛微之至於沙石毫毛皆有天行乎其內也地中無天何以生物人物中無天何以知覺運動草木中無天何以根幹花實道體物而無不在道之所體卽天之與爲體也

西學謂赤道北二十四度爲中和帶正當赤道之下則常暑春秋分而日中無景是偏於陽也去赤道北愈遠則常寒有半歲恒晝半歲恒夜之處是偏於陰也惟中國則四時有序寒暑適宜陰陽之會也而中國又當子午經度之線大約北之大同南至惠州當南北二極之子午經度東海當巳度華山以西當未度也中和帶以東西橫言經度以南北直言也氣正而生人亦正可知又如南人多柔而智北人多剛而直是皆方土使然至仁義禮智之性仁敬慈孝之心則天下不殊皆理同而氣不能無異也

左氏好文辭喜神怪其窺測聖人論斷時事處又多未當故程子以論語所稱同恥之左丘明非作傳之左丘明氏姓考有雙姓左丘者有姓左者論語所稱古之聞人姓左丘名明作春秋傳者姓左名丘明也然序事見本末亦程子之言則左氏不爲無功於春秋公穀傳聞異辭不如左氏之有據矣

春秋名卿極有名理之言非戰國而下所可及

德只是性情性情之外無德言性情之德者謂人之性情所得乎天者然亦重疊字耳故朱子於鬼神之爲德章註云爲德猶言性情功效周易本義於健順動止之類皆曰

卦德而以說卦傳乾健坤順章則云此言八卦之性情此皆可知性情之卽德非性情外別有所謂德矣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德性卽天命之謂性卽智仁勇之達德卽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喜怒哀樂各有則焉見善而喜見惡而怒送死而哀事生而樂四者貫乎五倫五事之間而施之則不容有過不及知此者智也體此者仁也强此者勇也有知覺運動之靈而主之以自然當然之理是人之所得乎天者故謂之德性謂之性情之德此德之實則謂之誠中庸一書明此而已聖賢之學誠此而已今人將性情二字看得粗淺將喜怒哀樂四字看得又粗淺則謂此學矣

性情以證道不可離似性情之外別有所謂道德不精甚

莊子齊物論人間世卻是沒奈世事何的意思

易之爲教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而已

南北二極是天體所以運動的心子地是天中間一點不動的心子地在天中廣堂一粟耳

費而隱費字不指形下之器言但道之用之費於有形之器見之耳

學易可無大過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也聖人惟見得自己有未盡道處是以於道無不盡

一故神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也兩故化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君子敬以直內所以致一義以方外所以用兩一理渾然則神矣泛應曲當聖人之化也化自神出神卽化而存

詩三百篇天道人事無所不備惟善讀者得之

形氣是從則形氣性命之賊也道心爲主則形氣性命之用也

聲音者陰陽之發也然不爲典要如發於平陽也盡於入陰也自合而開陽也自開而閉陰也沈休文別韻始於一東合口呼如一歲之託始於冬至二冬三江猶然冬也支微

以漸而舒至十一真而始暢齊齒而適順至下平六麻而發之極盛矣張口而舌縮上呼陽庚猶盛至青蒸而就平至十一尤愈平尤韻有合口開口二呼而皆已有秋斂之意侵覃則轉而閉藏而音盡矣如冬字在二冬春字在十一真夏字在六麻秋字在十一尤亦可見四時自然之序是陰陽闔闢休文自有微旨故邵子謂其知陰陽之道而邵子亦以聲音窮天地萬物之數倡之爲聲和之爲音然聲由陽作也至陰之盛則無聲音矣故鹽咸不過數字蓋鹽咸而後尚有無聲之聲矣邵子聲音圖到後面都無聲音藏於陰也朱子論中聲亦是此意微乎微矣

詩只是發乎性情性情之發也其止乎禮義者如是其流

蕩忘反者如是合三百篇觀之可以思無邪矣思者性情之機管也

六經皆以明人倫之道聖人所以教也

奢侈華麗人之大惡以養生言則無節非所保富也以養德言則縱欲非所甯心也以天地之閒言則暴殄天物也人身是器人身之語言動作莫不有則焉數字

子語錄所記或是脫莫不有則焉便是人之理朱動處難得恰好所謂中庸不可能

晨興是陽之作夜寐是陰之息然動作之氣至子而後止清明之氣即至子而復孳故亥曰大淵獻言藏之深靜也

子曰困敦言陽已生而爲陰拚也丑曰赤奮若則動幾躍然矣陽藏於靜非無陽也人寐而呼吸未嘗息也神明有所稽則閉藏不能密矣

釋氏持一空放浪形骸者便之若愚者則趨福利耳

聖人所謂無欲者形氣爲性命之用則危者皆安耳

一是太極神是太極之妙萬物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山澤通氣則以兩而化也

聲入心通目擊道存常人不審不察賢者待思而後得聖人則所聞所見無非妙道也

鼻息謂之息以息相吹即一呼一吸之謂大塊噫氣亦然

莊子有見於氣

附會釋氏者愈附會而其說愈高附會老子者愈附會其術愈下符籙科儀飛昇黃白之說離其宗矣然今日釋老之徒亦無或真能言釋老者究食之游民而已舉世惑之者言福利故也

曾晳氣象與其所言之志只是淡然無欲惟淡然無欲故見得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而有萬物得所之意然此等境界學者且漫須理會能於天理上實有所得於身則此意自見不然則恐過高無實且有流於莊老者迷於利欲者如醉酒之人不堪其醜而已不覺也沈於

酒者號呼屢舞而自以爲豪舉冒於色者鄙猥腥穢而自以爲馨香服美於人者候人濡翼而自誇爲榮華乾沒於財者賤夫龍斷而自矜其心計是皆談之津津涎餘口角如史之七賢八達詩之溱洧桑閒是皆其實也如覺其醜焉則或知所悔矣豫之初六曰鳴豫凶六三曰盱豫悔遲有悔六五曰貞疾恆不死上六曰冥豫成有渝无咎所以戒人之豫樂而冀其知悔也人或疑溱洧桑閒非淫人所自作而曲解以爲刺淫則失之矣

耳目之視聽爲魄口鼻之呼吸爲魂魂屬陽而動故有呼吸呼陽而吸陰又魂之自具一陰陽也魄屬陰而靜則視

聽如常然有視有不視有聽有不聽則魄亦自具一陰陽
也魄之微妙萃而曰精精無爲而成形體以攝呼吸魂之
微妙萃而曰神神無方而妙萬用營於耳目此卽推行有
漸之化合一不測之神也醫家曰肝藏魂肝主血血營於
魄而曰藏魂氣依血立離乎血則氣散矣肺藏魄肺主氣
氣行爲魂而曰藏魄血隨氣行氣不行則血死矣肝木陽
也而主血精血無爲陽之動以主之而有爲矣肺金陰也
而主氣神氣無方陰之靜以主之而有方矣此陰陽互藏
其宅也心主神陽之陽也而心用血腎主精陰之陰也而
氣之源陽生子中陰生午中也脾土而曰主思思者心之

用而脾者心之子也以其萃精神役魂魄而成五行之用
故主於脾云又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卽神妙萬用之謂）肺
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卽攝呼吸之謂）肝者謀慮之官決斷出焉
（卽營耳目之謂）腎者作强之官技巧出焉（卽精成形體之謂）動靜互爲其
根陰陽循環不已太極之在人身者於此亦可見矣脾爲
黃庭心腎之交此又動靜交接之俓太極中之太極其可
微指者也（卽子於動靜交接處是故參同契黃庭經諸書
皆先天卦氣之學朱子所云大易圖象隱此其是矣以是
止達於有生之氣以用之一身之私而不知有物有則之
理則有主乎其中者故流爲小道之數而已而致遠恐泥

也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此又是一大陰陽魂魄合而有生合
則來而曰伸魂魄皆屬之陽猶春夏之一晝一夜也魂魄
衰而曰離衰則屈而曰歸魂魄皆趨於陰猶秋冬之一晝
一夜也人生必死死必歸土骨肉痤於下陰爲野土（魄之降也）
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光影也如鬼火之類）焄（氣息也如
感人於無形者如所謂神君之來）蒿（土腥之氣）悽愴（此更
其風悽然或聞鬼叫者亦其類也）此白物之精也神之著
也（此魂之游也）游魂爲變本不可知而指謂之神者惟此游而
未散之際略有可指故指此以示人天地閒莫非此氣乃
人鬼夾縫中事游則終散矣不及魄者體魄亦氣之所凝

也氣雖游散而祖孫一體神人一理則萃子孫有生者之
精神以求萃夫死者之精神則誠之所通亦萃而有合此
則祭祀之義則詩所謂思成也聖人因人有是心而制爲
祭祀之禮故禘郊以求諸陰取腥羶燔燎升臭以求諸陽
庶精神所感陰陽合而來伸是精義之至也然則幽明夾
縫中其來伸而未著於人物已歸而未底於盡散者又各
有一屈一伸之理其合而來饗神也其仍游而散鬼也反
原之說雖非而謂人死之鬼遂不復伸則無祭祀之鬼神
矣亦未盡也
分而言之來伸而未著於人物者在天曰神已歸而未底

於盡散者人死曰鬼祇者祈祈然順承之意地之氣順以承天也

帝降而王此語愚所不喜

寂立感之體虛爲實所存不寂無以應感非感則無寂矣不虛無以居實非實亦不見爲虛矣此吾儒與釋子不同處也

不仁亦不可謂智老莊私一己而高語無爲心已蔽陷矣其窺測道體亦只疑似得個影子豈真知也哉

知至至之知止有定也知終終之慮而能得也既知至而又必求至之則能慎獨審幾審幾卽能慮之事而如惡惡臭如好

好色不敢一念之苟且徇外爲人矣故曰可與幾也既知終而遂終之則未得者日進於得已得者不復失辭之所脩誠無不立矣故曰可與存義也若雖知至而不求至之則不擇所行不可與幾徒滋口說辭之所脩皆虛僞矣今日舉業之學是也雖知終而不力以終之則遵道而行半途而廢頹復之羞誠亦終於不立而已知至者知必如是而後爲至善也知終者知吾之所行必當止於至善也至之者仁以爲己任終之者死而後已也

世俗之講章日煩都只爲科舉之故此心已背馳於道矣

漢儒以皇極訓大中朱子已辨之悉矣皇固多訓大而亦未嘗不訓爲君古稱三皇詩言皇以間之上帝是皇皆當訓君也至極字則鮮見有訓中者易言易有太極豈可云易有太中又言三極之道豈可言三中之道君奭曰作汝民極豈可言作汝民中詩曰曷其有極豈可言曷其有中周禮曰以爲民極豈可言以爲民中蓋極字自可該中字之義大學言止於至善卽中庸之所謂中而極字必不可訓作中字文義之間固不可不辨也禮記曰君人者立於無過之地者也此正可與皇建其有極之言相證皇極一

疇中曰汝曰而曰皇曰天子曰王雜遝稱之皆順文而已然皇極二字是禹疇本名而皇建其有極以下則箕子衍禹疇之義其曰皇建其有極曰惟皇作極曰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曰皇極之敷言皆因本疇之名而言也曰汝曰而曰皇曰天子曰王則泛言之者也而皇字之當訓作君又何疑焉嘗見有右漢儒而左朱子者故詳辨之於此云朱子然漢儒訓皇極爲大中而五行傳有所言皇之不極者則大之不中又不知可解否也

南北二極爲天之軸中國當赤道之北故見天是側轉赤道者南北二極之中天之腹也若在赤道下則見天是直立而達道行地

轉在南北二極下則又見天是平轉矣

皐陶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大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成王曰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大易一書皆示人以慎幾之學也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又曰幾微故幽蓋理本無爲幾則因感起應而動幾乘氣而動則善幾恆少而惡幾恆多矣是故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天人之幾迭相感召而感應之妙微於一心損者滿之所招益者謙之所致天之氣有乖和皆人氣之乖和有以感之乖和動於一念而吉凶治亂乘之矣是故知幾其

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誠神幾曰聖人故至誠如神而審幾者慎獨之君子也大易以咸恆居下經之首有旨哉

幾只是一個幾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皆只是此理不可以氣機與人心之幾分作兩機看只幾者動之微一句說盡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太極只一滾在陰陽二氣中無處從陰陽之先覓個太極邵子曰一動一靜之間乃天下之至妙至妙者樂記亦曰一動一靜天地之閒此教人於靜極復動處認取象傳亦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無

所不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是天地之心但於復之一陽初動爲尤可見耳

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太極圖說亦然

凡物虛則有神此語甚有味

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揚皇荂則嗑然而笑嗚呼亦可哀矣吾亦安得而强以高言晤之舉業時文小道耳然吾見入理稍深氣局稍高古者則舉世厭棄之矣

先天六十四卦圓圖其左半初一爻皆陽右半初一爻皆陰卽太極圖中空之外左一半陽右一半陰也圓圖析而

四之自復至同人第二爻皆陰自臨至乾第二爻皆陽此少陰太陽也自姤至師第二爻皆陽自遯至坤第二爻皆陰此少陽太陰也亦太極圖第二層陽外復有陰陰外復有陽之意也圓圖析而八之自復至无妄下三爻皆震也自明夷至同人下三爻皆離也自臨至履下三爻皆兌也自泰至乾下三爻皆乾也左半陽生之方皆順數已生之卦也自姤至升皆巽也自遯至師皆坎也自遯至謙皆艮也自否至坤皆坤也右半陰生之方皆逆數未生之卦也亦太極圖第三層陰外復陽陽外復陰仍左陽而右陰之意也圓圖第四層五層六層則各卦之上又迭加一陽一

陰至第六層而復各成八卦亦左半皆順數已生之卦右半逆數未生之卦要其理皆不過一陰一陽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已爾（內三爻成八卦順數者震離兌乾四卦逆數者巽坎艮坤四卦外三層成外卦則順數者坤艮坎巽震離兌乾爲序逆數者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序也要其重卦之法則皆自一至八而已是故易逆數也）而圓圖中空則亦太極圖之中空蓋陰陽之生生其理有不可見聞者是無極而太極先天圖固已有其旨也

欲上民而以言下之欲先民而以身後之權術姦險之至矣

心所具之理太極也此理何理卽一動一靜有自然當然之理也心之動靜陰陽也而所具之理卽行乎一動一靜之中有脩之則吉悖之則凶者是太極卽行乎陰陽之內矣

靜只是動的下半截事發諸己是動加諸物則靜矣

今人無不讀周程張朱之書者無一人讀周程張朱之書者不止匍匐於佛老一事予爲之說曰讀書以賺科名耳不然則古人之書夫豈可行於今世者且至偏僻者聖賢之書也

武王豈不知夷齊不爲武王用耳論語稱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則扣馬而諫及恥食周粟有之然父死不葬之語（武王十三年而後伐紂卽如史記之說亦旣卽位三年而後觀兵豈有三年而文王未葬之事

左右欲兵之之說（武王必不因一語之不合而殺老成賢士以暴易暴之歌夷齊雖自清亦必不指武王爲暴）則皆後人所附會不足信也

君子行義盡性則天命在是旨哉斯言

認太極爲氣則理沒源頭矣

父乾母坤而混然中處是吾身備一太極也天地之塞吾其體二五之精天地之帥吾其性無極之真也民胞物與以下至顚連無告則其人皆吾性分中人而貴賤高卑大小愚智吉凶各殊莫不各有當因物而付之則是卽陰陽五行之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物物又各具一太極之理也後半篇則在人有能全此理與不能全此理之別而詳

言體道之功與太極圖說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同一意也

聖人與天地合德一段見聖人全體太極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一段言天地聖人之道皆不外一太極大哉易斯其至矣總收上文是正結出易有太極之意不是憑空贊易

父母生子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無不備則有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理失其理焉則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皆爲具形縱幸而免於毀傷而在我已有毀傷之道矣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能事親則能事天則能事親矣故記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又曰仁人之事

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又曰惟仁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歸全之謂也

大德是一團實理小德是一團實理中分之有無數實理化氣化也氣化大而無外不可窺測無窮無盡總是一實理有以敦之及至氣化流出時千條萬緒有條有理亙古及今則此無數實理與之俱流出來氣化之流皆實理爲之流之也下章仁義禮智又分作寬裕温柔等十六字是大德中分作小德看其時出而爲容執敬別見於容貌發於言語施之事行則是小德之御氣化而川流出來也仁義禮智合言之只是一個實理所謂大德所謂至誠也

大經大本化育皆化而德寓焉而經綸立本知化則皆惟至誠敦之其仁其淵其天皆誠而肫肫淵淵浩浩則言其敦之至也只此二句物物各一太極萬物同一太極人皆能言之而理氣之別能分析詳明者鮮矣

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固也然一開著眼何一非可欲之物而安能制之曰不見充其詣焉必絶智棄性而後可矣聖人無欲非必杜絶其所可欲只如男女人之大欲交以正焉則其情通而其理得欲皆以道卽所謂無欲也

人之質美者惟使人稱之爲文人才人則終身墮落矣

大德小德皆性及至川流出來方始是情

中庸庸字言是實地道理實地工夫也

人臣以巧文避罪爲心便可無所不至

春秋以文姜事直書不隱亦是已絶之於魯之意不然則公弑書薨滅國書取殺大夫書刺皆有諱國惡之道矣

薛子云春秋書法意在言外又曰春秋大抵多微辭又曰春秋直書其事使人思而得之夫微辭則似非直書直書則似無微辭矣然屬辭比事而有婉而不迫之致是以事則直書而微意則在言外此非熟玩經文而平心以求之者不及見也其曰春秋辭雖謹嚴而意實忠厚則此語尤得聖人之心讀春秋者宜以此意求之庶不至如孫復之爲商鞅也

薛子云聖人作春秋其微辭真非數千載之下所能窺測若欲句句字字盡釋其義竊恐不無穿鑿之弊又曰春秋大義可見者尊君父討亂賊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霸而已蓋大義易見微指難知而諸儒著意以求是以其言多鑿雖胡傳亦不免也薛子曰諸儒解經多入外意惟朱子只主本義而無泛論其意蓋亦不足於胡傳云

見其大而略於小此語有病

乾元資始卽太極動而生陽坤元資生是現成事分言之乾陽坤陰合觀之坤元亦是動而生陽也

自民志不定童子甫入塾卽以功利爲心其弊久矣許魯齋問塾師曰讀書只爲求科舉乎此眞豪傑士也

士子於功利之外別無所營而以道學爲迂談亦因後世人君惟以爵祿誘人而無求賢共治之誠意有以致之

儒以詩禮發塚三代而後大奸大慝莫不文以儒書是聖人之過歟靜言庸違自古有之不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而謀面用丕訓德故稂莠得以亂嘉禾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飛躍有恒性天淵有常在故活潑潑地而與運水搬柴之說大不相似

近世以著書爲利名之藪無知而妄作者眾矣

脩辭立其誠不只教人慎言惟必欲立其誠則言自不敢不慎矣深造則不半途而廢深造以道則不躐等而進深造乃能有得深造以道乃能自然而得知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則知言頓悟者之非矣知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則知獨言良知者之非矣

敬之之詩成王之所以爲成王也微獨敬之一篇閔予小子至小毖四詩皆足以見成王之質美而學篤所謂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者非虛頌矣後世有謂成王卽位時在襁褓不能踐阼疑此四篇非成王所自作皆讀史及傳聞之謬也

非禮勿視四者皆宜看得深細少未合於天理之自然者卽非禮也

博學窮理聖賢之博博學多聞眾人之博務博而不窮理鮮有不好怪異者

小學一書常理常事而已

禮減而進以進爲文禮之用和爲貴也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發乎情止乎禮義也減而不進苦於繁文而忠信薄矣盈而不反肆情徇物而鄭衛作矣故曰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程子曰禮樂只在進反之閒便得性情之正

學詣未至而深求名理其病固多流於禪者

瑟兮僩兮者恂慄也學脩有得人始知無時無事皆不可不戒懼其戒懼動於自然者也未嘗學脩人則雖處危境而不知戒懼矣伶人於三層棹上頭頂一小童此際無邪心故能處危境愚謂此伶人固亦從學脩有得矣

爲治者不務遠大而近小是急以不通經術之故由今觀之爲政者豈盡不通經術但畏難苟安保祿固位徇一己之私則其上不知有君其下不知有民故只得徇於近小而遺遠大耳賈生曰琴瑟之不調甚者必取而更張之細觀近世之事其千瘡百孔而莫可如何上下相蒙以曆火

積薪之下者不知何限不大爲更張必不可爲治但更張而一有失宜則或不足以致治而反因以激亂故在位者雖或知之亦復忍隱卽安而不敢生事亦誠以智力之不勝大任故也噫世有眞通經術其人矣以淸白一心而又得君而事之則何遠大之不可務而治天下如三代是豈異人任哉

元儒劉靖脩識高而力宏其才其行其品皆出吳草廬之上不徒高士而已也

宋史草率

荀子是悖悖自用人其惡氣時常發露然頗知道理勉强拘轉以制伏之故認性是惡的

程子曰不仁者無知覺指知覺爲仁則不可薛子曰知覺之所以能知覺者由生理之流行而無間也此語爲深得程子之旨

人之氣質可以變化如金之雜銅鉛故煉之可使精物之氣質不可變化如頑石必無可煉成金之理

知言是窮理精義之至如孟子聞言之詖淫邪遁則知其心之所蔽所陷所離所窮足以生心害政此所以知人雖則浮僞之士亦未嘗不能爲正言若今日之工舉業者則雖鄙夫執筆亦言氣節雖盜賊爲文亦言仁義然卽其所作之文畢竟敷衍浮辭中無實得委靡輭熟無一毫氣骨否則纖巧穿鑿炫異矜奇挼獵怪僻以震駭庸夫耳目而已此正孟子所謂詖淫邪遁之辭而非知言者不能辨也若正人君子有得之言則雖於義理之精微或有不能無差者然所差終在正路上而氣骨精神尤不可揜噫是難與俗人言矣

太極本然之妙卽此有動有靜靜極必動動極必靜自然當然之理而吳草廬謂太極無動靜吾不知太極於動靜之上又何物也朱子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天命卽天理天理卽太極之理理乘氣而動於機而動靜

之實於是可見氣機之動靜卽太極之與爲動靜也而吳草廬謂朱子此言是爲周子分解太極不當言動靜以天命有流行故只得以動靜言吾不知太極又是天命之外又何物也草廬見理全未分明又不但此言而已

理氣逼塞都無空缺天也地也人也物也日月星辰山川河嶽氣化形化各有定則生生不窮渾渾圇圇通爲一統仍是圇圇一太極而已

何謂理卽此氣闔闢循環生成萬物之理也渾合無間之中自有條而不紊故謂之理

人苟爲利祿所得而輕重則失身爲小人用矣

小有聰明無不穿鑿見理稍有未精則都不免此失然皆好自用故也

以昭烈紹漢統人無不以爲當然可見天理自在人心然不知自朱子以前人皆何故憒憒凡天下有多少不循天理事業人皆循習故常不敢更改及果有人拔於流俗奮然改之誠於天理脗合則人心亦皆以爲當然矣滕世子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及世子毅然行之人又皆以爲知禮故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毋爲流俗所拘也天下事要天下人共理治國平天下是性分中合當事業不是替別人做事忠臣事君只是自盡性分非爲身名計

并非徒爲君謀也以性分言君之身卽已之身君之事卽己之事而已如曰替君辦事則必有不盡之心矣

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張子所謂太虛猶周子所謂無極指此理之無形聲言耳此理流行於氣化之中則爲當然之道卽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者是也合此無形無聲之理與陰陽流行之氣而生人生物是則人物之所得以生者而謂之性卽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也人物各得此理氣而生而於是有所知覺而此氣之靈卽莫不各涵一有生之理具之爲性發之爲情是則所謂心也心則又人物所各具之太極而已程子曰亦無虛遂指虛曰皆是理此其言似與張子異而其旨則實無不同也以無形無聲言則謂之虛以體物不遺充塞無閒言則又爲至實矣

仁則無不愛愛不足以盡仁仁則無不覺覺非所以謂仁仁則無不公公則仁矣而不可指公爲仁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又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而仁字之體用與其本原皆無不明白矣

繼之者繼靜而動也謂之繼者見氣機之流纔靜便動間不容髮也成之者由動而靜以趨於成也天之生物是動著在所生之物是靜便是皆以陰陽言也善謂生物之心純粹惻怛性謂成物之理保合堅固也是皆以理言也

雲氣有低者有高者興於高處則高興於低者則低矣故山頂亦未嘗盡不雨但雲氣大抵離地不遠而低隰之處恆多雨高爽之地恆少雨平曠之地恆少雨山谷之際恆多雨冬月則雲氣高而雨徐夏月則雲氣低而雨急

邵子皇極經世皆以四分之故分數無不盡揚子太元方州部家皆以三分之故分數有不盡也其陽中有所剋之陰陰中有所剋之陽陰陽不足處正所以成造化也至如樂律則太史公以九爲分以九爲分故分數無

不行京房以十爲分故分數有不行也
忠是一忠而行之以恕是一以貫之忠恕一貫安勉雖殊
其道則一也
西漢人倫不正衹席生禍而武帝譴死鉤弋夫人以杜女
亂是棄本而務末也且不仁甚矣
味者五行之極水源不鹹至海而鹹火熟不苦灼焦而苦
木達不酸成實乃酸金本不辛割切乃辛而物極則反故
水凝而鹹能輭堅火上而苦能降氣木散而酸則收斂金
收而辛則發散惟土甘之味性不變土在中也凡此皆一
陰一陽之道

談理論文而作禪語足見其心之惑於禪也好之矣
程子易傳於理甚實於義甚精而按之象爻立象之所由
來則或有不盡合處朱子本義專主卜筮以發明聖人因
象立教之本旨故於理殊不欲說盡而於用則無不可通
也朱子不肯專捉一理來放在卦爻上其意深矣
數者理氣流行生物之節次也天非有度因日行而分度
地非有里因人行而分里聲非有律因制器和聲而定律
理氣之流行非數因假象觀理而顯其數數皆自人刖之
而其所以然之節次則自天有之也
以五乘十二爲六十以十二乘五亦六十謂五聲十二律
爲六十調也
朱子解文王彖辭惟主孔子然亦有不主孔子者如乾坤
二卦及屯之利建侯則以彖自有文王本意也朱子又嘗
謂孔子之易未必全是文王之意而欲於卦彖下只釋其
文義至孔子說義理處則於彖傳中詳之
解他經皆有定旨惟解易卻不必執著一事
漢高帝可也簡光武未免於煩光武頗文以儒術然好尙
讖緯則不知儒究竟東漢大經頗明人多氣節西漢全然
雜霸老氏之流而權術也
東漢黨錮諸賢自未合於中庸之道然與其爲西漢末之

波靡又孰若東漢之激烈爲猶愈乎
三代之治不可復不能不於漢有深憾焉
學而時習之不只知是習行亦是習不但溫故是習知新
亦是習不但動時是習靜時亦是習不獨學是習敎人亦
是習
讀書者貴由辭以得其意得其意者深知其微旨之所在
而確乎知其所蘊之深見其義理之正以反求諸己而實
見其有益於吾之身心者何在然後謂之有得若徒識其
解而已不可謂之得其意也
野馬也塵埃也此物之以息相吹也兩間萬物皆大氣之

所磅礴通貫人物之一呼一吸草本之根幹枝葉其氣息皆與天地相通是以能立能行有知有覺開花結實此氣一與天地不相接則顛仆不復起矣素問曰出入廢則神幾滅絶升降息則氣立消亡以息相吹固小而塵埃大而鯤鵬皆所不能外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蓋心是活的物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而理欲之辨只在此心之存與不存纔提攝天理昭然偶放鬆物欲紛擾提攝時滿腔惻隱放手去有己無人故聖人教人學問曰致知格物不過所以開此心之蔽而使之明曰實踐力行不過所以閑此

心之邪而約之正曰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不過所以存此心於靜以澂其源必愼其獨不過所以察此心之動而端其嚮故治心之外無學問程子所謂聖人千言萬語只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正謂此也能學問以求放心學問之事故窮理而精義可以入神力行而利用可以安身存養而有以致吾之中大本可以日固省察而有以致吾之和達道可以日全由士而希賢由賢而希聖以聖而希天而心德全乎天德矣苟不知學問則此心之蔽無自而開此心不得靜而意必紛然此心非所動而流蕩忘反人之所以失其心而入於禽獸也然學問之道只是要求放心非謂求此學問而非爲著求此放心則非學問之道云爾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

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徒學問而非以求放心則愈學問而心愈放并能從事於學問以求放心則此心常存而可以入於聖人之域云也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日

宋之立國規模誠有不如漢者正以得國之本非如漢之光明正大未足以愜天下人心故耳非徒以封建不立故也漢之封建亦何嘗成得個封建且漢之亂亦每生於封建非封建不可行漢非所以行封建也卒之西漢移於外戚東漢亂於閹宦封建皆無與焉耳宋之立國本弱而監於五季之亂守臣無克詰戎兵之權頗重頗輕不能亟反況人君忽於政治苟且自安是以一遭變故蕩然不可維持薛子曰封建之法不立或亦非其本也

趙普自謂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定天下人皆譏其大言無實竊謂趙普既讀論語亦必自有用著論語處但究竟未

識得用論語耳漢儒引經斷事何嘗育當於經今人用四子之書以致科名何嘗識得四子下之而市井賣卦之人亦自以爲用易侏儒優娼之賤亦自以爲知音趙普之用論語或者其似此乎責趙普以實踐論語趙普其安能責趙普以徒爲大言趙普其亦或不心服矣

鐘未撞時聲固在心未感時理已存此最好形容中者天下之大本然須是鐘故一撞便作鐘聲若是鼓則又一擊便作鼓聲矣比如翰林聞木樨香否須是木樨故有木樨香若是茉莉則又作茉莉香矣此又可見在物各有定理不可一味渾和說也大抵儒者之旨雖寂然不動之中實則萬一各正大小有定釋氏之旨則一味渾和不妨顛倒錯亂矣此又不可不察也

五常之有信如五行之有土土所以成五行也信卽所謂誠然誠字較大信字較小誠是渾然一團實理就中分出名目則有仁義禮智信五者信又逐事逐物上皆以實心云也

名臣言行錄言伊川爲講官時以天下自任議論褒貶無所顧忌河津疑其爲言者之過然以觀伊川方長不折之諫及責執政以不知上疾及哭則不歌之語則直言無所顧忌容亦有之蓋議論褒貶惟其是耳未睹爲直道不容

計也伊川自涪歸而德氣愈粹則爲講官時容有未粹矣人情於怒時一發難制於快意事亦然

易有太極言陰陽交易變易中有至極之理由是而有陰陽太少生生不窮也

士苟得近君言道則必當以真知力行望其君若料其備故事資口耳而已而遂有不盡言則是齊人之謂其君何足與言仁義不敬不忠甚矣故孔子之對哀公孟子之對齊梁尙以真知力行望之及其終不合也則亦不居其位而已而吾之事君者盡矣孔孟如是程朱何獨不然薛子所謂宜其不合者歎哲宗孝宗之不能實用程朱非謂程

朱之不料其君也
成九五咸其脢无悔此一於寂者任憑事來只是不理也
既不理事故亦自无悔凡无悔者不滿之辭故象傳曰咸
其脢志末也言其志已末也薛子以不忘遠釋之未是
視與見不同非禮勿視者勿視而已不能絶以不見也見
者物之交於吾前視則吾目逐之偕往非禮之色不能禁
其不來恃吾之能以禮自持不爲所動耳
河圖以成數合於生數六合一七合二八合
三九合四十合五 洛書以耦數
輔其奇數六輔一二輔七八輔三四輔
九五居中四方各相對成十 河圖成於耦數五
行之體所以立洛書主於奇數五行之用所以行凡數奇

則行而耦則止也此就圖爲言至於畫卦第疇又不以此
孔子繫辭傳說卦傳詳盡至矣言象數者豈能外焉漢儒
說象數而不知本此故生出許多勉强湊合而流爲術數
也
朱子啓蒙學易之門戶今習易者或全未之見是何等學
問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朱子曰蓋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
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所謂有能知覺者蓋人得天地秀靈
之氣以有此虛靈知覺之心則雖事物未交知覺未萌而
有能知覺之理可知如果核未種時未嘗有根幹枝葉花
實而此果核中實已具能有根幹枝葉花實之理也石中
有火燧而始出不得因未燧而謂石中無火爲陽明之說
者曰既說未有所知覺如何說有能知覺者是則因未嘗
燧而遂謂石中無火未見萌芽而遂謂果核中無生意也
豈理也哉然靜中有物之理而纔思便是已發坤卦未嘗
無陽而復之一陽便是已動赤子之心已發而未遠於中
者而不得謂赤子之心爲未發之中此分際介在幾微乃
程子與呂與叔之所爲反覆論辨也楊龜山乃復有教人
於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之說是又失之矣
庖丁解牛固見順理之妙然莊周本意只在養生只爲善

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數語已見底裏
程子善言詩卻有爲序所縛處張子言詩人之志平易說
詩有艱晦處此不得不推崇朱子爲聖人也
朱子文集及語錄多有未定之說惟集註乃稱最定者蓋
聖人進學亦須有漸孔子十五志學三十而立亦須四十
而後不惑五十而後知天命六十而後耳順從心所
欲不踰矩韓子明水賦朱子登第之文二子皆自笑之豈
可謂言出朱子而遂執爲定論也陽明篁墩抑朱尊陸以
攻之者眾而又援朱入陸乃創爲始異終同之說每翻尋
朱子未定之文以爲朱子晚年之所論定顛倒錯亂惑人

已甚考之年譜而有可知者東莞陳氏之學蓋通辨爲辨之詳矣

復之卦辭言造化之復爻辭言人心之復薛子分得甚明愚謂復卦內三爻言人心悔過之復外三爻言世道用君子之復講者多不知別不遠之復以脩身休復之吉以下之悔過遷善言也中行獨復以從道也言小人而能與君子爲援也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言人君能厚用君子以成復治之功至迷復之凶則反君道而不知挽亂爲治也是皆以能用君子不能用君子言也朱子本義於義理不欲說盡

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也只路頭稍差便非聖人之道然則豈惟釋老凡一切權謀術數辭章之學皆可以

謂之異端矣

異端於路頭稍差處言之則似是而非以用心之公私言之則與吾道正相反

元者善之長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未發無可窺於初發見之利者義之和即發皆中節之達道無所乖戾利貞者性情也發皆中節而性情之實見矣是故利本天道之自然天下人物之所大共公之天下以利人利物則利者義之和也惟專利於己則必不利於人而乖戾不和利與義乃正相反矣

元者善之長存於心而滿腔惻隱也亨者嘉之會暢於身而肅父哲謀也利者義之和接於人而仁敬孝慈也貞者事之幹措於事而萬物各得其所也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乾道之全見於九三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坤道之全見於六二忠信立誠如顏子之克己復禮非至明健者不能若是之決也敬義夾持即仲弓之居敬行恕循循有守達天德不難矣

師之初六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是初辭擬之其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是卒成之終

大易多教人反己

須知至乃能至之須知終乃能終之知以開行之始既知至便須至之既知終便須終之行以履知之實也必求所以至之即忠信而德可日進矣德日進則至之矣必求有以終之則脩辭皆其誠而業有可居矣業可居則有終矣

史如馬班惟疎略輕信故每有訛失然大要猶不失質朴不至以私爲誣罔房陳而下則以愛憎忌諱爲輕重而失實者愈多矣明建文閒事記之者出於助逆降叛諸臣如方正學先生輩之受誣蓋不少也韓昌黎不肯作史柳子厚責之誠侃侃正辭然韓于諱之熟矣

讀史只見得個大概

王者之誅賞在一時史筆之是非在萬世且幷人君而誅賞之故史者與天子爭權者也非孔子孰能任之史記時事豈可使天子見之史行直道亦豈天子得而私之

惠迪吉從逆凶自是定理然亦有時而不如此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則惟聖人若夫君子有既知其吉凶而不肯苟爲趨避者則又以心安德全爲吉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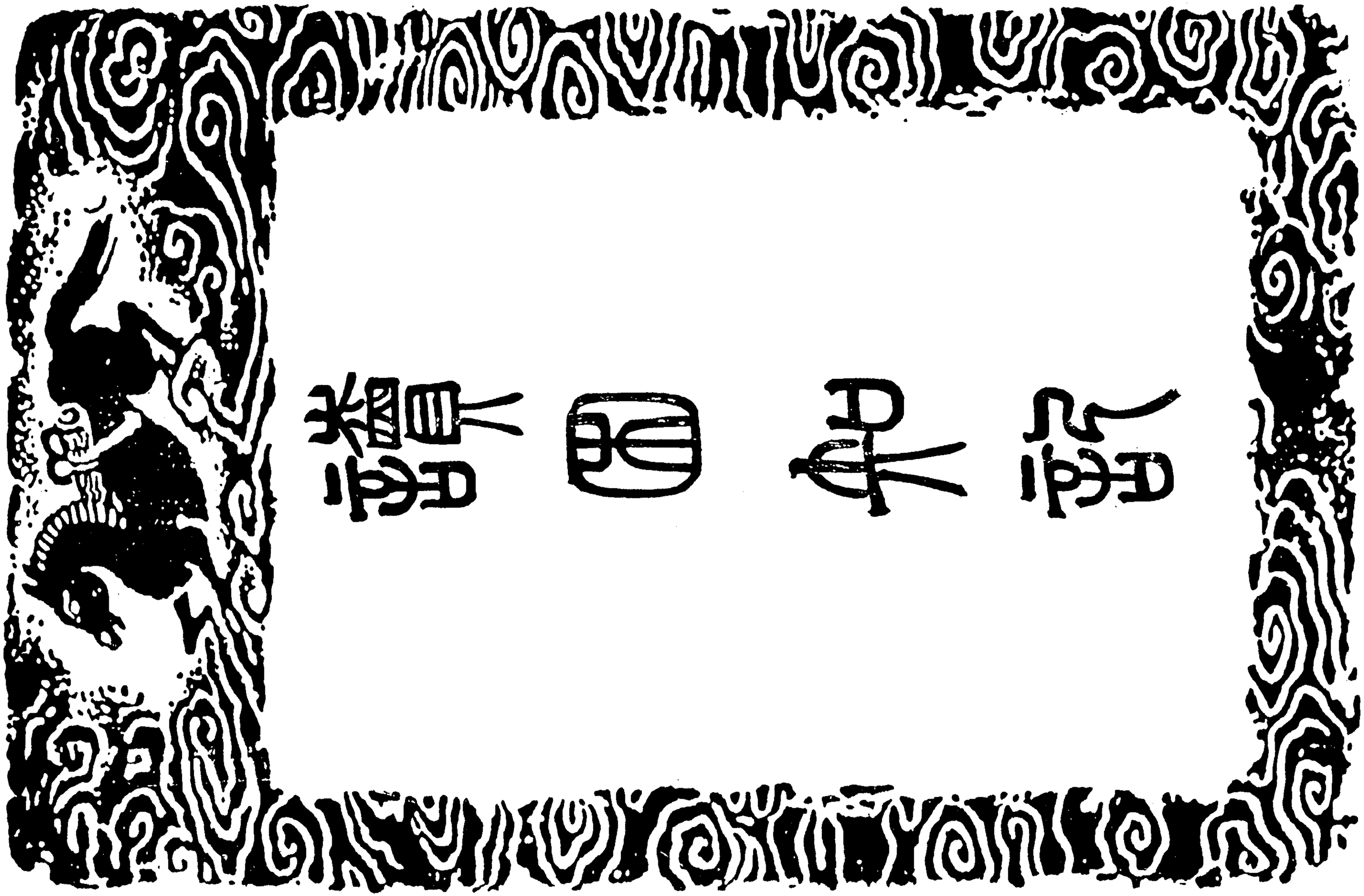
雷之所擊有雷斧雷鑿雷墨因形似而得名蓋雷者地中之陽也陽爲陰遏奮激而上地中砂石有隨之而上者如銃礮中之有鉛彈也及既出地迸裂而散則所函砂石復

隕於地以經雷火煅煉故色黑而有硫磺氣耳非一時氣結而成也經星緯星凡在天可見者終古無隕隕非星也飛流孛彗皆地下塵坌之氣隨日氣所吸騰於空際升騰甚高則亦宵受日光而有光如月之受日光而有光也因形似而得名其體微者則人之目力有不及見及夫氣不相攝則復隕而下稍近地則見有光更近地則又不受日光故隕星之光只在空際其輕者則隨散其重者則凝爲石矣然此皆人氣之不和實有以致之也

五行皆各具有五如木之色有青赤黃白黑其味有鹹苦酸辛甘其氣有寒熱溫涼平金土亦然土又以山林丘陵

原隰墳衍川澤分屬五氣惟水火爲專氣然水之性味亦自有五水味自有鹹苦酸辛甘不同也改火又以五木爲分其性則有緩急浮沈平也春榆柳夏棗杏夏季桑柘秋柞楢冬槐檀而木石土水皆寓有火焉石火金石相擊而出上中有火如雷火硫磺之類水中亦有火如滇蜀有火井及湯泉之類皆是也邵子云有溫泉而無冷火然火亦有冷者如燐光是矣是無物而不具陰陽五行則無物而不各具其一太極也

立言之平易而實制行之純篤而和吾必以薛子爲歸或疑景泰帝易儲一事文清何未之諫考景泰欲易儲時薛子固督餉黔滇去朝廷甚遠未獲與聞則雖欲諫而莫之及安得以此訾賢者也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宣城劉景韓
長安趙辰如 中丞鑒定

讀書記

邑後學余家鼎謹署

序

心性理氣之辨介在幾希學者非
廣心而不耐煩體究即以為杳冥而
不可捉摸殊不知欲窮天人之奧而
不流於庸淺欲得正學之宗而不惑
於異端全在此等大原處洞澈無

疑否則稍涉詖淫邪遁即有生心害政
之弊整菴先生之困知記是辨正路與
曲徑之書也雙池先生之讀困知記
是辨正路中歧路之書也人能涂味
而觧驗之鳶魚行生之妙將右徇然
意會者彼虛無異說可灼然而知其

誤然後知整斋先生
池先生之用意深遠若以尋常著
述爭勝掊擊前賢之見視此書則
失之矣
光緒二十一季歲次乙未季春後學
長安趙舒翹展如甫拜譔并書

書讀困知記後

王陽明初習道家言故其於儒術入手處不免偏駁羅整庵闢之甚力整庵之迂徵困取困知記抉摘而詳辯之更發整庵之正也　雙池先生湛深經學究極精微於整庵之學未嘗有稗益也同人既共商榷為之校刊所未發於是天人消息燦然益明其於儒術實有裨益也同人既共商榷為之校刊爰識數語以誌欽仰俾知學問之道涉歷而飫之優而柔之不能得其精蘊即先生所謂欲求簡當工夫此最是懶惰不肯耐

頃人不長進底心事名曰欲學聖賢而欲
別求一簡嘗工夫未有不陷於異端者也
可不慎哉光緒乙未夏四月後學吳引孫
福茨甫謹識於甬江道署之葵向齋

二

讀困知記卷之一

婺源汪　紱雙池著

明初鮮眞儒亦鮮賊儒賊儒自陳白沙繼此而王陽明湛甘泉大暢厥聲無所顧忌學者惑之遂至於燎原而不可撲滅正嘉之間正二氏猖狂之會也羅整菴與二子同時又皆有知交之素而闢之不遺餘力其所守可謂正其於儒可謂勤矣然其以道心爲性人心爲情以理氣不分二物則皆其意見之偏而執之終身雖林次崖力爲之辨整菴終不服也其自謂困知亦僅得之苦探力索之餘故成見不能忘而詖辭終自蔽歟若乃其惓惓於格致之功反覆

於心性之辨則固有卓然不惑者其大端已甚正矣故當日猶有知王湛之實爲儒賊者在整菴不無功焉余因閱困知記而於愚衷有不盡合者則援筆識之亦彙爲一帙以貽同志焉

遂知來物遂成天地之文遂定天下之象卽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神字卽於數遂字上見得寂然不動四字是推上一層惟其寂然不動故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若使非无思无爲寂然不動則無以通天下之故矣此章神字卽精變之至而見爲神神不在精變二字外也整菴以此分性情心三項殊不合繫辭傳旨

寂然不動時無人心道心之可分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此心之用始有分歧動於義理謂之道心如乍見孺子入井是也動於形氣謂之人心如聲色臭味安佚是也形氣之欲聖人亦未嘗無但有理以閑之則不害爲無欲惟欲動而至於流則欲勝而理亡矣故朱子云人欲亦未便是惡也但形氣之欲易流故危而不安而義理之正則非察識焉蓋未易見或雖偶見焉而過而遂忘如齊宣王之不忍一牛至境遷而不解其何心故曰微也是則道心者心之發而未離乎性者也人心者心之發而易違乎性者也謂道心爲性人心亦未始非性謂人心爲情道心亦未始非情人心道心皆以發用處言之整菴謂道心爲性人心爲情其誤乃終身不解

以川上之歎鳶魚之旨指點物之當格可謂切實著明歟至若發育峻極三百三千莫非此道則子思本意謂道無不在待人而行蓋人心有覺道體無爲故也乃以三百三千屬之人事以發育萬物屬之造化則於道字殊未看得融洽

察之於身宜莫先於性情卽有見焉推之於物而不通非至理也察之於物固無分於鳥獸草木卽有見焉反之於心而不合非至理也整菴此段論格物工夫內外合一最

爲精湛

乾易坤簡凡動於自然故易順其當然故簡此非率易苟簡者之所得而藉口也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亦唯循此自然當然者以求通焉而實得於己焉爾非以此求至易至簡也彼好爲穿鑿者固自取煩難而好高欲速者厭學問之難則徒爲率易苟簡之爲其不可致道同也豈乾坤之易簡乎整菴言學問思辨篤行以求至於易簡亦未達乾坤易簡之義

陰陽只是氣而一陰一陽之所以往來不息者則有其自然之運焉故指而謂之道陰陽猶人也道猶路也人之一

往一來必有所由之路焉自然而非有勉當然而不可踰陰陽之一往一來亦然故借道路之名而謂之曰道其實道有何物乎道有其自然而由之若見爲當然此中條理不紊處則又謂之曰理理非氣之行無從可見而氣之行非理亦莫適爲主故離此形下之器亦別無形上之理故明道曰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要之道體無爲而氣有運用由其本而言之氣之運行莫非此理而任夫氣之所之又往往有拂乎自然當然之理以流於過不及之偏者如道路之道本爲人所共由然在人亦或有不

由其路而別開徑竇且至穿壁踰牆者又有誤於歧路欲往北而錯而之東之西者則失其所自然當然而豈可亦謂之元來只此是道天地氣化之行有如許寒暑災祥之失其正者故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自道而言則道之大原出於天自天地而言則天地亦或有不能盡道處以天地則亦形器則不能必其盡合於自然當然也氣強理弱道體無爲而氣有運用如此又安得而竟混之爲一物也哉繫辭傳曰易有太極言交易變易者氣而所以交易變易者則有至極之理主乎其間若有一定之範圍云爾整菴自滯於意見而顧執明道之言以疑伊川朱子

也

伊川易傳恆覺有極力探索未能自然處明道之言則恆覺太快俱不能無少疵朱子之說其見於語類者固多未定於一然要是門人所記未知擇耳其所手定之書則粹然無可疑也凡聖賢謙辭皆是實自見得義理無窮鑽研未究如孔子且嘗自謂我無能焉何有於我若自見爲已至而姑爲退託則僞也而非謙也

性字從生從心凡得於天而具於心者則謂之性性本兼氣質而言也人物之得於天同此生理而人物所各得之氣則不能無明蔽通塞厚薄清濁之殊惟此氣有清濁厚

薄之殊故其理亦不無偏全純駁之異此朱子明珠在水之喻爲至精切也然則同此生理者理之一也卽天地之性之說也而所得之氣各有不同者分之殊也卽氣質之性之說也然同是理也亦同是氣也以同有生言之一不獨在理也氣之所各得者不能無殊也則理之所各具者亦不能無殊也以各正性命言之殊不獨在氣也乃必合理氣而一之以爲非二物也則必不然矣

繼之者善天命之性純粹至精之理也成之者性則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而人物所各得之氣不能無殊所性之理亦不無偏全通塞矣至於率性之道則在人雖有應事接

物之紛而皆自性命之正以通之故發而皆中節此非可以氣質言也有性善有性不善則又氣質之殊而非可與率性之道同類語也且如四端之發人皆有之而嗜欲之濃者其天性必薄又如鳶飛戾天魚躍於淵固是其率性之道而禽獸聚麀亦豈可不謂之氣質而曰卽氣卽理道固當聚麀乎愚謂天命之性亦已統氣質言之蓋成之者性旣謂之性則此理已包裹在氣質之中非繼善之本然也然於成性之中而原其所以成性者則此理固純粹至精天命之本然卽此而在此所以云天命之謂性而程子朱子俱曰性卽理也率性之謂道亦以其自然之故有本於純粹至精而未雜於氣者言之情之正也以氣質言之則凡失其正者多矣

喜怒哀樂之未發氣未用事時也一有私意之蔽則亦偏而不中矣至於發而有中節有不中節則或乘乎氣之偏而又有欲於外以誘之也由此言之則理氣之分明矣

分殊之說細分之有智愚賢不肖明蔽通塞之分焉此得天之殊也卽所謂才稟於氣者也有親疎貴賤大小上下之分焉此天敘之典也斯固性中所自具之理然無與於氣質之說矣氣有一有殊理亦有一有殊乃執理一分殊四字而謂不必立天命氣質之兩名愚不知其所謂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此正是氣質之不能無殊非在人之道有不盡同也非有氣質之殊則聖人亦無事乎脩道之教矣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正以寂然不動之體不偏於喜亦不偏於怒不偏於哀亦不偏於樂而喜怒哀樂當然之理已自無不具是以四面觸著便隨感而應此可見本體之中亭亭當當直上直下無少偏倚故謂之中此如說石中有火是以四面燧之無不有火出來不是一邊有火一邊無火也若如延平所謂向靜中體驗大本未發氣象分明則渾圇一塊白石何從見得其中有火若一著體驗則

已是思已思則是已發又何如體認得未發氣象縱將白石打得粉碎亦不見其中有火在也動靜只爭一介而整菴謂思乃動靜之交夫豈人心有不動不靜之思乎哉明道云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蓋所謂體貼者亦是向已發處體貼未發之本然如體驗於惻隱之發而可知性中之仁云爾整菴因延平之說而將未發之中恍惚看成有象此其於理氣之別所以不能無疑也夫

氣與性有形上形下之分則不得竟謂之一物矣要之天地生人只同此理人能順天之理則此氣即天地之氣而有以召之非陰陽盛衰之說也整菴於鬼神之理全未見得

浩然盛大矣不能順天之理則此氣拂乎天地之氣而餒

而不充矣此如子順父母則父母子之爲一體子不順父母則父母絕之不爲子也又如種植禾黍得其道順其性則禾黍亦無由可生矣故養性乃所以養氣若夫養氣則或徒養口體或且鍊氣脩元此亦養氣於理何與孟子云吾善養吾浩然之氣要須玩一善字非性即氣也整菴謂養性即養氣養氣養性亦祇混矣

未發之中人人有之而未可概之物也蓋此理之偏全由氣稟之異故其理亦無不備如燈在室中則四旁無不照日當天中則天下無不明若物得氣之偏則氣多蔽塞而理亦因之蔽塞如燈在一旁則室中有所不照日當朝暮則幽谷有不明雖曰各正性命亦在物各爲其物之中偶有一偏之明而非如人之萬理皆備矣先儒謂常人更無未發之中者以常人之氣質既不無少偏而人欲又從而汨之則此心擾擾攘攘更無虛靜之一候性命之理又何自而存此正如夜氣不足以存則違禽獸不遠之意但常人亦不盡然則未發之中有時而有有時而無既不能常存則亦不

時也

可謂之有而此固非其本原也若以得天之本言之則未發之中固人人所同有也赤子之心已發而未離乎大本者也若以赤子之心爲大本則是不識大本也欲卽此以推尋中之爲義則中亦無可推尋要之赤子之心有已發有未發呂與叔以赤子之心爲大本分明是因其啼笑皆眞而言之矣啼笑則已發矣

理一而已誠無爲也感則有兩幾善惡也然以爲無適而非理則惡幾其亦可謂之理乎

一陰一陽自然之運推行有漸而莫見其推行之迹故謂之化謂非陰陽不化語已倒矣太極者至極之理蓋陰陽之所以流行不息者莫非自然之理有無待安排無庸造作欲稍違之而不可欲稍拂焉而不能者是則在二氣流行之中隱然有一定之理以爲之主宰故謂之太極而因指其合一不測之妙言之則又謂之神謂非太極不神語亦落形迹也陰陽非化而陰陽之迭運處則其化太極非神而此理之妙用卽神謂化乃陰陽之所爲神乃太極之所爲所爲二字亦贅兩在不測張子之言然謂神本一而兩之中無弗在焉是也謂化雖兩而其行也常一則其語亦未瑩也神一而化無不兩此非分合之謂太極不離乎陰陽陰陽渾涵於太極然指太極而謂之陰陽指陰陽而謂之太極則又必不可整菴語總欠融洽說理到精密處固最不易立言也

見乃謂之象未發之中未見者也未見則有何形象亭亭當當直上直下此理固然然須知此是虛境以知覺不昧則萬象森羅如已備耳非可以形象求也問如何得知覺不昧曰只無私意攪擾便是知覺不昧夫旣曰寂矣有何知覺有何萬理然觸著便曉其順逆是非較然不爽豈非無知覺中有本然不昧之知覺中無一物而萬理無不備乎今必擬一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形象而著意求之則

毋乃多此一擬議之中而汨其虛靜之本體歟

知人則哲非清明在躬何以及此以知言之學正心之功爲知人之本誠哉是言也

法有不可不變者而無人以變之漢唐以下皆然無動爲大江流之所以日下也有堯舜之君必有禹皐之臣君不以堯舜自期而人臣亦以唐虞三代之治爲必不可復不亦悲乎

書曰愼簡乃僚又曰擧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弗任此三代用人之法所謂擧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也今也由一日之藝文而欲定其人之賢否以一人之

銓選而欲盡天下之英才其安可得乎
一朝之興未嘗無一朝之制度而其後每至於隳壞不能
復振法之不行每自上犯之壞法亂紀自朝廷始亦古今
所同歎也
東南人滿中原土滿竊計曠土未嘗不多於人而每云井
田之法必不可行愚未敢信也
魯兩生之聞道與否誠未易知要其不從叔孫之招則未
嘗不有確見道不同不相爲謀叔孫通何人而兩生可與
之議禮樂也
孟子言搏激以習染言之也程子言沙泥以氣稟言之也

習染所乘亦因夫氣稟之偏處乘之
人生而靜以上與形而上之云略相似然繼之者善此生
理自未著在人物身上及成之者性則此理又墮在氣質
中而不能無剛柔美惡之殊矣無形之理落在有形之中自不妨謂之墮故曰纔說性便已不是性也纔說性性字謂成之者性也便已不是性性字以繼善之本體言也
繫辭傳此章原是自天命源頭說下明道所言正是發明
此旨而安得謂朱子所言爲求之太過乎朱子解人生而靜以上以人物未生時言也纔說性便已不是性謂之爲性固已兼氣質言矣所謂成之者性若以爲世所常說乃性之動而非性之本則纔說性三字語意上下已不相蒙且世俗亦未嘗專以性之動

言性也在天賦之爲命在人受之爲性中間固自有少分
矣顧性之本原則天也
程子言生之謂性與告子言生之謂性其旨要自不同告
子言性猶杞柳性猶湍水則其所謂生者專以知覺運動
言耳杞柳有杞柳之性湍水有湍水之性今不言杞柳之性湍水之性而第曰性猶杞柳性猶湍水則可知其所謂生者專以知覺運動言矣程子言生之謂性如言成之者性惟成之者而後謂之性故各正性命則有萬殊犬牛與人之生固不同也犬牛皆有知覺皆能運動而犬成其爲犬牛成其爲牛是則犬牛亦各具此生理而皆可謂之性生之謂性不害其爲一矣然此以麗於氣者言之故氣同而理異耳

犬牛皆此生故曰氣同犬成其爲犬牛成其爲牛故曰理異若孟子之言性善則窮本溯源之論專以繼善之體言之故謂之善程子之言要自明白而整菴自欠體貼非記者之誤而整菴不分理氣之誤也整菴謂此條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若乃二字卻說開了語脈殊歉照應爲記錄之誤云
上蔡知之過者也其言曰先有知識以敬涵養是則以敬
去涵養那知識朱子譏其似先立一物了此言之不能無
弊也朱子卻又云未能識得涵養個甚則知止而后有定
之意非以敬去涵養那知識言似而旨不同矣學者求仁
而已明道言學者先須識仁亦知止而后有定之意謂曾
點已見大意亦然胡五峯云欲爲仁必先識仁體則用意

去尋求一個仁體而後去爲之仁之體非言語所能形容亦非尋求所可得如孔子答諸弟子問仁皆只言求仁之方而鮮有直指仁體者若程子門人言仁則紛然四出而鮮見親切矣此朱子所以言不必使學者求先識仁體也狀仁之體惟孔子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二語最切然亦是以對博施濟衆之說而云然爾孟子言仁人心也乃欲使學者反求諸內耳非直以人心爲仁體也竊謂言學者先須格物致知蓋事事物物上有個天理極至處致知而至於知止則至善之所會歸處卽仁不然則仁體非易識也顧格物而非有見於仁又恐

格物都嚮外邊則流爲支離末學故明道嘗言天理是自家體貼得此則先須識仁之說與大抵聖賢之語往往旁見側出非可以一端求惟隨在以尋其語意之所存積累貫通自然有會若逐句求其合一則反見紛沓矣整菴云朱子之言大抵多隨學者之偏而救之是以不一此言誠得之矣然微獨朱子之言也

有病痛

理之所在謂之心此語大有病痛心聽命微者著而危者安地位程子定性書所謂定性實有動則有靜有靜則有動有眞則有僞有善則有惡此兩是安心聖人之心本體固常自湛然亦非心卽理理卽心無動靜之別但心之一動一靜莫非天理流行天理常存而人欲之私不作耳常人心役於物而迷其性此如天地間癡駭敗子雖祖父傳留本有一副大大家當渠卻只會妄使妄用而於田地山場一切世業卻聽其拋荒失管以至敗壞無存此皆心之妄動爲之心妄動而性亡矣是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盡心知性卽祖父所傳留家當田地山場一切世業皆能

有善無惡眞僞善惡之分以動而後有分者也順乎性命之自然當然者而動則眞而善矣拂乎性命之自然當然者而動則僞而惡矣拈一性字便無所謂僞無所謂惡李延平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眞於未始有僞之先而性之眞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數語皆未瑩或以體驗二字換去求字則似稍穩然眞僞善惡者心之神明爲之也性者理而已矣性似一副大家當心似個當家底主人動亦定靜亦定性之本體常存然未可以動亦定靜亦定爲性之本體也動亦定靜亦定此須是工夫到至處卽所謂道心爲主人

親身一一照管停當不至拋荒失管之謂也知性知天則祖父創業艱難其世業所由來皆默契於心觸目警心自不敢絲毫妄費矣由是存心養性以事天則兢兢業業照管家園此非必慳吝不用錢而用所當用經營有道則世業自可常保也至於妖壽不貳脩身俟死則所謂動亦定靜亦定性定而天命立之自我矣是則定性只在存心而已

欲存心必先盡心欲盡心必先格物雖曰事物皆性中所具而非由格物以致其知亦安能臨事順應乎整菴言誠明兩進工夫純熟然後定性可得而言此言最爲切實乃正對當日陽明甘泉下鍼砭也但所云聖人性之心卽理

老子於形器之外別求一道故見得道乃別是一物不知道固卽器而在也故朱子以其實一物言之然須玩其實二字蓋理之與氣分之自是二物氣形而下理形而上無爲氣有覺氣有循理而動之時有不循理而動之時安得混之爲一要其實而言則理只麗於器中非在器之外別有個理也火有個熱之理熱只在火上離火而別求熱非也然卻亦或有不熱之火如燐火螢火之類謂熱只是火火只是熱亦恐未然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不外乎陰陽而未嘗倚於陰陽不離乎陰陽故舍器而別求一道則虛空無著不可以言道也未嘗倚於陰陽故執器而遂謂之道則執滯不通亦不可以言道也況天地間有多少不順道底氣如亢陽苦雨物怪神姦且有出於理之所不可致詰者又安可必强合理氣而一之

易知簡能固是良知良能然智崇效天禮卑法地仰觀俯

心若未發時則只是一心無人心道心之可言也

亭亭當當直上直下正是知覺不昧處知覺不昧天理自炯然著顯蓋心具眾理心如室中燈火只在當當中中則室中所有無不照徹明顯上下四方無往不直無往不亭當也待用而已

察原始要終以至智周萬物道濟天下亦只是易知簡能
亦是此良知良能實下工夫人當自見得彼專言良知而
不言格物致知且又遁其辭而有致其良知於物上之說
皆由不肯實下工夫而只作一場閒話以求勝於人耳以
上
卷

程子所謂繫辭指孔子繫辭傳言
程子卦變確有不可通處此須於彖傳中細按其字句而
後見程傳之未免是牽强說過也
天地之氣化正有過處所謂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也以
理言則道原於天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盡以氣化言則氣

化往而不反往往有過中處必待聖人爲裁成之正以理
氣二物有不能合一處也程子云模範出一天地此語正
自有病在若說聖人範圍出一個天地則是道生天地之
法矣順而與下文曲成萬物句又似不一例整菴解作
與天道脗合則又與上文惣天地相似句豈不重複整
菴乃是程子而反疑朱子之說爲未瑩亦失矣
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說乃終有慶則喪朋非慶可知矣
春秋誠未易讀三傳不皆可據然舍三傳亦更無以讀春
秋而胡傳則每以深求失之但歐陽公所論趙盾許止事
亦未必然趙盾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則是其心固利乎弒
矣但不自下手耳心利乎弒是弒之者盾也許止不嘗藥

弒之迹不明然既而出奔則意爲國論所不容也出奔則
固已自居於弒矣非弒而何必奔坐以弒君皆非故入也
況春秋從告也來告以其人則書其人矣非皆聖人特筆
也從告而書之如此亦足以爲天下後世之臣子戒矣無
庸執己意而生他論也
生而靜則氣之方靜也性字已是此生理存於生氣之中
矣人之有欲固出於天夫欲出於天則人心亦不全屬之
已發矣欲有必然而不容已是氣之靈也有當然而不可
易卽理之則也是人心道心所以異名也於其所不容已
者而皆合乎當然之則則無往而不善是道心爲主而人

心聽命也夫然而道心人心皆自已發言之亦明甚矣喜
怒哀樂皆以欲動順欲則喜拂欲則怒失欲則哀得欲則
樂但於其中有當喜不當喜當怒不當怒當哀不當哀當
樂不當樂焉不察乎此而欲乃至有背理而馳者矣故周
子曰幾善惡也象山謂日月蝕惡星之類爲天之亦有善
惡此語亦未嘗不是但日月之食乃在人見之爲然在日
月則未嘗眞有所食惟孛彗妖彪之類則感兩間不正之
氣而生雖旋復其常然當其有之要不可謂非氣之惡矣
又安可强而言之曰氣卽天理哉氣不能無惡人恣情徇
欲而不知反則爲惡是氣强理弱之說也然在天地則旋

復其常而理之在人心亦終未嘗死則太極之理固有以主乎氣而常爲之樞紐其中不能外也

曾子問篇壻之父母死一條陳註誠未是然整菴之說亦自太泥蓋未成昏之男女與既成昏之夫婦正自稍異故別嫁別娶亦自無害而記文卻亦非教人一定別嫁別娶也

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一章語意完備然性字命字之分要須善會董子性者生之質也卻是將性認錯了不必爲董子周旋也

太極無極理也陰陽五行氣也形上之理合於形下之氣而相與爲體所謂妙合而凝也理不離氣氣不離理有此氣卽有此理此便是凝合之妙而形以生而理亦以賦又何必問未合之先安在乎以其合言之則理爲氣主氣爲理輿以其分言之則理無形氣有迹理無爲氣有覺是不得不有分歧而成二矣惟理無爲而氣有覺故氣强理弱理管攝他不得氣化之所以不能無太過不及人物之所以不能無善惡邪正以是故也然雖言氣强理弱而太極實爲造化之樞紐品物之根柢者語氣之所以行與物之所以生則理實爲之主宰而後氣循之而以行以生故物物之生莫不各具此理若語氣之行而已則太過不及之

間甚且有拂乎理之當然而不可抵止者物生之後理安能盡爲管攝乎人君之出令也所以爲政事之樞紐臣民之根柢也而堯舜之世不無四凶博施濟衆堯舜猶病然要不害其爲堯舜以其大言之也

誠無爲卽無極言虛靜言無欲皆人之無極且太極本無極也言太極則無非言無極矣

理氣皆上天之載而氣之未形無聲無臭無極之眞存焉其體則謂之易易卽陽變陰合以氣言也其理則謂之道氣之所以變合者斯理爲之樞紐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其用則謂之神理氣妙合而凝卽氣之所之而理無不寓焉

陰陽不測之謂神也其命於人則謂之性成形而理亦賦焉矣張子由太虛有天之名數語與程子之言本不相背太虛卽無聲無臭也氣化之所以行乃謂之道蓋在氣化本有是自然當然之運爲其所必由者故謂之道卽其易則其理也合虛與氣而謂之性卽天之命於人者也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也（不必問未合之前在何處矣）合性與知覺而謂之心心者人之神明而統性情妙用之神也但心以在人者言之耳

正蒙中陰陽之氣循環迭至一段合理氣爲言而總歸之曰性命之理故整菴獨深取之然於性命之理則殊未說

天者理氣之自然而然者也以理率氣則自然而爲所性之眞任氣所之而違其所當然則謂之人爲之妄人者形氣之軀也成性而後氣自用事而失其性者多矣故曰人也要之有生之後此理固未嘗亡是存乎人之察識耳察識而眞知之理固不在形氣之外也能眞知則能克己矣理須就氣上認取然認氣爲理便不是整菴此語最爲融洽以此而言則理之與氣是一是二亦無庸多辨矣

須知是易有太極易有太極云者言交易變易中有至極之理爲之主也惟有此至極之理是以有動則有靜有靜則有陰有陽有四象有八卦而兩儀四象八卦中此一致之理無不寓焉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理須就氣上認取然認氣爲理便不是卽此可知矣

凡見道未眞而忽聞禪語未有不爲所動者

陽明致良知之說又從子靜格物者格此物致知者致此知之語來而陽明說尤顚倒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此語自是未安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能萬物皆備物則各有蔽塞又安得與人同日語也如以物物各具一太極言則在物亦只是一物之太極如一粒穀種自函有根幹花實具無數穀子底生理是穀之太極要之只是穀須備不得麻豆粟麥也佛言衆生皆有佛性正只是以靈明知覺言之要之在物之靈明知覺畢竟亦與人不同故告子言生之謂性而孟子詰之以同人於犬牛也明道說話太快亦時有近禪處此不可不知

朱潛溪學問文章俱極淺陋

整菴辨朱陸同異一條最爲詳盡衛道嚴矣近世如湯潛菴學行事業亦似可觀然舍糊於白沙陽明間而不爲明辨陸稼書嘗遺書譏之要其厚誣天下後世之咎殆已大於輕議儒先矣其不明哉其甘自誣也

凡見道未眞而忽聞禪語未有不爲所動者

陽明致良知之說又從子靜格物者格此物致知者致此知之語來而陽明說尤顚倒

一棒一喝頓悟無生眞是禪門法嗣（指楊慈湖詹子南而言）

心何以放役於欲則放也心何以存依於理則存也心者人之神明纔放逸則人欲橫肆略提攝則天理炳明此理固不待外求此心亦非從外至然須是時時提攝而後此心清明義理自然昭著偶有動作心役於物則所役之物反爲主而本然之明爲物所蔽矣此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之說也然求放心乃所以存天理非謂只存此虛明之心便了聖賢事業也故能求放心則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陸氏言心卽理也則只要存得此心而認

此心之虛明爲天理是雖此中妙明亦有所見然只此自足不復有窮理工夫此正與佛氏之明心見性同歸與孟子之立大求放心天地懸隔矣

性者形上之理無極之眞也心者神明之官秀靈之氣也有生之理謂之性而性具於心靈明之宰謂之心而心主於理然理無形而氣有用心有覺而道無爲任此心神明之所之而與天道背馳者遠矣陸氏言心卽理此所以流蕩忘返至於播弄天地而失其所歸也然卽此以觀則心之與性不可混而不分則氣之與理亦不可混而不分明矣整菴之駁陸氏甚明然終身執理氣不分二物之見則

何其自相刺繆也

象山言孔子十五志學是已知道時然於事物之間未能灼然分明見得至四十始不惑此語亦自無病蓋十五知道是大綱知之四十不惑是細密處無不知之也整菴駁之泥矣然象山此語與心存則此理自明之說要又自相牴牾矣

有明儒者之風自吳康齋爲著而康齋之學無大可見陳白沙胡敬齋同出其門二人之學殊若冰炭此固學者之自得不同抑亦見康齋之爲教淺矣謇齋瑣綴錄恐出多誣又不當信此而詆康齋也

白沙爲異學之倡其始雖學於康齋其學實遠宗子靜後此而陽明甘泉興焉矣胡敬齋初與白沙同門而其後判若冰炭蓋敬齋從一敬字用功其大本已不錯其立言之間少或未瑩於大段無害也理氣二字固不容混然謂氣乃理之所爲有理而後有氣則又失之有是氣則有是理理卽氣中所自具之理而已但離合順逆間則又不能不分而二也

以想像目禪學亦自不差彼見之未嘗分明未得其眞而遂自以爲是以至陷於空寂則安得不謂之想像見枯木立石而以爲人凝神想像亦覺有耳目口鼻且能動作矣

心性謂之兩物不可謂之一物不可除卻心無性除卻性無心惟就一物中分剖得兩物出來方可謂之知性整菴此言似也然於理氣二字又何獨不然究竟此條云云亦覺勉强牽掣

搬木得法亦便是道

陳白沙所謂欛柄所謂金針卽楊慈湖本心之悟也所謂靜中養出端倪卽詹阜民瞑目之學也然所謂藏而後發所謂靜中之養所謂隨處體認天理皆於爲學之方最爲近似要其本源自差謬耳藏而後發天地固然人之畜德亦有宜然爲學不靜則浮躁必無所得縱有所得亦必不

深故程子亦每教人靜坐但是人要得靜而後此心氣安定澂明於理易見耳此亦居敬之意非專靠此靜坐做學問也若專靠靜坐中養出端倪云則此端倪卽自靜生只是此心靈明而已此與面壁坐禪復何以異湛元明欲使人隨處體認天理夫使人果能隨事隨物上皆體認天理豈非格物之學而元明之學卽心卽理其所謂隨處體認天理者實隨處體認此心而已體認此心者體認此心之靈明知覺而已只認此心之靈明知覺爲天理而不復窮事物之理以實此心亦不復循事物之理以飭此心其不至於猖狂妄誕也不已鮮乎

虛齋次崖學問皆甚醇正但識見亦有未到處參同契實本先天卦圖而流爲丹竈之術術雖一偏理實通乎性命但彼偏說去卻在我看得何如耳醫卜皆然豈可以可笑少之乎坎離交遘三五凝合陰陽消息此中得無至理朱子嘗考訂焉正以其理於大易有相通處謂與註楚辭同意當時所感者深其亦不盡然也朱子註楚辭與孔子之存變風同旨讀者而有感焉亦可以興觀羣怨矣而豈獨文辭之末哉

俞石澗說易亦往往有發明處然用巧處多

佛書中惟心經一篇最爲簡淨心經乃般若經中之一段也其次金剛經語多直揭宗旨楞迦經晦澀難解若楞嚴法華則開言開語支蔓可厭曩寓須江之相亭寺樓上嘗披閱過全書中無要緊語也

中庸言鳶飛魚躍言鳶之飛魚之躍皆率性之道也釋氏言翠竹黃華以翠竹黃華喻眞如般若也以上皆下卷

妄想自性者自我而生猶吾儒所謂私意緣起自性者因緣而起猶吾儒所謂私欲八識由此而轉八識者識藏諸識所存意根諸識所起而意與眼耳鼻舌身諸識皆其所發也五陰者色受想行識般若經又言五蘊色謂色身有形或黃或白也受謂一切受苦受樂也想謂一切思念行謂所行之事識謂曉解世事也色卽孟子所云形色天性但孟子言形色天性便見有物有則人當求所以踐形彼則只見爲作用所緣起而已受者處境之順逆性也有命

焉所當順受而安之彼實不耐煩身受而因舉而空之也六根者眼耳鼻舌身意在我者也識之根也六塵者色聲香味觸法在物者也識所緣也六識則物我之交也六根六塵亦謂之六入又曰十二入合之六識爲十八界也迷者一滾在世界中凡諸情識勞攘不已覺者物我兩忘無所執著所云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永離顚倒夢想也其所謂本覺卽本性也如如者不動之意大抵佛氏之意與老莊之純任自然略同而更又推高一層耳

整菴謂佛氏混眞妄爲一途愚謂彼亦非混眞妄爲一途但以我之知識爲境界所轉則都是妄不著於境界無問是非則我之知識如如自在耳說到此處誠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彼則只是無適莫耳彼以知覺爲性故不復知有義字要其本意只是厭煩事物不欲區別故凡事理皆謂之障爲其勞擾我此心妙明也

整菴於釋氏之說諸凡彌近似處分別出來是大有功於儒者要其所以力辨釋氏許多言語都是爲辨象山白沙陽明甘泉張本非好爲煩瀆也

佛言菩提華言覺也佛言無始菩提謂本覺也阿耨多那三妙三菩提無上正等正覺也般若彼岸也如儒言誕先

登於岸也波羅密多聰明智慧也

禪和之點者慣作縮腳語抑亦非故作縮腳其所謂圓通妙悟者其道固然本無是非也

整菴謂佛氏只緣認知覺爲性所以於花竹上便通不去整菴意以花竹無知覺故也愚謂亦稍不然佛氏認知覺爲性正猶告子言性猶杞柳性猶湍水卽此杞柳之生湍水之流卽其知覺卽便是性故翠竹亦是法身黃華亦是般若翠竹自會青青卽翠竹之應用黃華自會鬱鬱卽黃華之有情其青青鬱鬱卽翠竹黃華之知覺運動總之是生之謂性卽知覺則其性云爾楞迦以四大種色爲虛空

所持楞嚴以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物此是其心中
妙明所照見得只是虛空無彼無此正仍是盡是法身無
非般若之意非以通不去而遂指爲法界中所現之物也
蓋彼只要本來知覺不爲事理所障則本覺如如自在究
竟是杜塞一切知覺以同其心於草木故翠竹本自青青
黃華本自鬱鬱無障無礙爲法身無往不可爲彼岸不惹
塵埃耳

至若大珠破翠竹黃華之偈而云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卽
同無情此言其無知覺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此言只是翠竹彼
禪和原無一定說話然亦是敎人勿死敎看反有礙於圓

通故也其又言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
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華說
法身著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證論則本旨備
見矣宗杲云要爾學者具眼亦卽大珠後說之意也整菴
謂其認知覺爲性所以於花竹上便通不去恐未足以折
佛氏之言矣

吾儒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此仁者本體固然非謂人物
之理盡無不同佛言心佛衆生渾然齊致彼所云衆生亦
原非撇卻草木其認此心知覺正欲使此心齊同草木有
知覺卻無知覺亦惟知自遂其生而已卽此是見本性也

其以事理爲障者亦猶告子之所云不得於言勿求諸心
不得於心勿求諸氣也其如如本覺亦卽告子之不動心
也

踏著鼻孔鼻孔猶言消息

心者人之神明衆理具焉所謂覺者覺卽覺此理也此心
常存則天理自然昭徹寂常明動常覺使本然之地一私
不存而天理炯然不昧是所云敬以直內也佛氏所謂本
覺於存心之說近之然所存者無用之虛明而已見大地
山河皆吾眞心妙明中物而不知有物有則本吾性所秉
之彝故比之夢幻泡影露電而一切無所持循是其有見
於心無見於性故無事於義以方外而卒乃至於毀棄人
倫也然則佛氏之失以無用失之也佛氏無用之失以其
本實先失之也彼其所謂覺亦半夢半醒間糢糊見個影
子而已又何嘗眞有覺乎夢中擾擾攘攘一驚醒覺得身
在牀上原未嘗有夢中許多擾攘彼便將世界百事是非
都看作夢所謂忽然失腳蹋著鼻孔卽此識情便是眞空
妙智彼所謂覺如此而已整菴斷之以內亦未嘗直知言
也矣

知覺運動本是形而下者佛氏卻將做元妙說彼以爲物
所緣之知覺運動爲障爲迷爲名爲相爲妄想緣起以不

爲物緣之知覺運動爲悟爲正智爲如如爲明心見性也只要不爲物緣故凡言事言理分別是非皆爲此心妙明之障故其言空言寂皆仍舊只是此知覺運動不得謂空寂二字爲形而上者也若形而上者謂之道則各事各物都有個至當不易之理而所以應事接物者又有隨時通變之宜但不離於形器亦不滯於形器耳又安得空而安得寂乎或曰彼說到因果報應卻又似有分別曰他說有分別卻依舊是無分別據他說則著迷時爲惡固不可爲善亦不可既悟後則爲善不妨爲惡亦不妨也

老氏之書亦自有近理而亂眞處整菴卻未細心去探討耳

理一分殊是也然理一則氣亦一萬有芸生皆一氣之流行而雜出也氣殊則理亦殊理之在人在物固不能以强同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理固莫不有理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矣然果可謂犬之理猶牛之理牛之理猶人之理歟而聖人所以盡物性者亦猶盡人性盡人性亦猶盡己性歟知性之卽理而遂以分殊專屬之氣其於理氣不欲兩分卻將理氣打成兩橛矣

心有所忿懥有所恐懼有所好惡有所憂患此便是心體之失以心有偏主則虛靜之體蔽而失其大本之中也四個則不得其正卻是言心之用不得其正靜體旣有偏動用安能得正怒於室而色於市室或未必不當怒市色則大非所宜矣但靜體中雖有得失亦人不及知必見於動用而後其失乃眾著故所謂不得其正者以用之所行言之也心不在焉卽心有偏主而靜虛之本體不存故在彼而不在此也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卽上文之所云不得其正但上節泛言之此節則就身上指點而實言之耳整菴欲以四個不得其正皆指靜體言虛齋則欲以心之不正皆指用言皆未是也然整菴所云大學正心工夫與中庸之致中無異則所見自勝於虛齋矣朱子於次節註曰敬以直之夫敬以直內卽中庸之致中也

中庸卒章三知字爲入德之門此三知字卽大學之知所先後也此不可以當致知格物哀公問政章中庸之中權也其言格物致知之事備矣

陽明認良知爲天理彼亦非全抹卻愛敬但彼將知愛知敬只與知聲知色知臭知味之知作一例看凡不慮而知者卽爲天理則其所認天理只是此心之神明而已是故其言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用知善知惡謂

之致知爲善去惡謂之格物也孟子所謂良知專就知愛知敬言所指乃道心也若夫知聲知色知臭知味則知發於形氣乃所謂人心也食色本是人心然甘旨必欲奉親豆觴讓而後受卽人心上有個限制卽是道心爲人心之主卽是天理之良知若只知自奉而没其愛敬之良則惡矣陽明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有善有惡爲意之用是可見其於人心道心皆所不問而只認此心則理欲混作一團知者此心之光明發竅處也只認此心之光明爲良知則是以知愛知敬與知聲知色知臭知味作一例看明矣以良知爲天理則是能視能聽能鼻能食便是天理然則

天理固不分善惡哉此其說之必窮也

神者氣之精英此語極看得分明人心之神明亦然誠之不可揜者實理固於斯發見也一陰一陽主宰之有定者理也道也（自然而然亙古不易故曰道）陰陽不測妙用之無方者氣也神也（一彼一此變動不拘故曰無方）無方而妙用之所以不測者則理卽氣而存矣由此言之則理之與氣是一是二亦可以默會而知之無容執一矣神者氣之用之妙於無方也非別有一物乘氣而變化也性有質質字亦不是整菴欲改作定字自比質字少穩大學以意對心言中庸以情對性言（發皆中節是情）心只是氣之

精英而正心則主之以理理卽心之所自具也性感物而動曰情心之所發曰意二者皆是由靜而動由體而用但性者理而心者氣故以性而言則率性而發自然中節以心而言則所發有欺慊兩殊要之誠無爲幾善惡理必乘氣而後有動氣强理弱動多惟氣之所之而理或不能制故以言夫情則亦不能皆中節其差以毫釐處只在由靜而動之介是則所謂幾也是故曰誠意曰致和其要皆只在愼獨大學中庸所言其致一也周子曰誠精故明言心性之得其本然也曰神應故妙言情與意之合乎當然也曰幾微故幽言動靜之交之有以循乎自然也故曰誠神

幾曰聖人也（誠者理也心以理爲居則得其本然而精明妙矣神者心也理馭心而行則合乎當然而應從心所欲不踰矩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微故幽也此聖人之事也）

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此亦是氣機流行之妙用不測處然此中便自是天理存焉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於理上似不可推然施澤久則得民未久則不得民子賢則可承父不肖則不足以承父此處便是天理有此氣機則到其間自有此理非理氣不分二物也孟子匹夫而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數節說得此理最分曉整菴卻莫將模糊作籠罩語說過

李翊復性書安情滅息本性清明二語與復則不妄矣語亦相似其病則在於全以情爲邪妄也情有眞有妄有正有邪不復分別而概以邪妄目之不識情則不識性矣乃於本性清明下又接云周流六虛則分明是以本覺之虛明爲性也性爲可見故孟子言性必以情驗之然昌黎一生闢佛而不能不傾動於大顚其粗迹之非易知而其說之精微所差在毫釐間則人所易惑昌黎且然況李習之乎

草廬安得及魯齋無問其他即陸氏之波自草廬揚之矣劉靜脩自是豪傑之士其退齋記及序學諸篇殆少年所作也若其評宋儒之語殆大概得之邵之大要自未精程之正亦有歉精處周則精約而非若其城之一切涵蓋蓋觀太極圖說及先天圖而可見矣周非不大不見爲大也若以不仕爲高一節則固未足以知靜脩也

邵二泉近尹和靖

今之解經者鑿說爲長世不肯闕疑即此不肯闕疑之心即不可以入於聖人之道故孔子曰脩辭立其誠

富貴貧賤生死壽殀之命與性命之命只是一個命此語非確有所見如何道得出蓋理當貧賤而貧賤理當富貴而富貴理義所安即天所命世人役役營求至或求而得之或求而不得而終不得而後乃一切舉而委之氣數此皆是無義無命

象山之有慈湖陽明之有龍溪其放肆皆甚於師至顏心農李卓吾而敗壞極矣然不可謂非象山陽明之爲之罪魁也

人心道心非是一體一用其體同居其用分途

生之謂性此心之虛靈知覺亦不可不謂之性但須知人物有此生則各有所生之理存耳

慈湖言天地非大毫末非小晝非明夜非晦東坡言逝者如斯而未嘗往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莊周言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妖皆是一般說話彼且以吾儒之分別大小晝夜往來者爲妄想妄見矣究竟此等語新奇可喜而實淺陋易見人亦易從而惑之而彼乃自以爲圓妙也說者猶欲强儒釋而合之如何其可合乎

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是聖人之道如此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是聖人之道如此整菴以發育萬物爲造化之功用人無與焉誤也聖人裁成輔相範圍曲成皆發育萬物之實理實事雖其於天地之本然未加毫末然所以參贊之者則非聖人不爲功事雖或未見之行事其道則固然也

若乃異學之徒與一切權謀術數之學則各道其所道而非聖人之道也云爾此二節皆以言道之實體非徒以贊聖人亦非以明天人之無二也整菴於大哉聖人之道一句自看未明白矣

讀書須合通章細玩乃見聖人意旨所存如子絕四章須將毋必毋固例看則知毋意之謂矣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之下著天下何思何慮一語後卻又言精義入神則可知何思何慮之旨矣若不玩其語意所在而徒執其一言半語是害也

孔叢子本甚淺陋心之精神是謂聖一聖字亦本自糢糊

其糢糊在是謂二字若依整菴將通明解聖字則心之精神是謂通明其語亦窒礙矣洪範思曰睿睿作聖睿通微也聖無不通也要須是於天理上無不通故曰作聖斷非是此心之精神便謂之聖矣洪範五事皆以言有物有則也

道爲實體神爲妙用道之在人則道心神之在人則人心固也顧道之實體卽於神之妙用行之人心道心非有二心心有人道之分自發用處立名耳道不離乎陰陽亦未嘗倚於陰陽徒恃其用之妙則見仁見智其流蕩忘返至於離道而不自知微危之介正在此離合之介也道者率性之謂萬物之理本皆吾性中所自具之理但須內外有個印證始能不失其眞而內外所由交通處則又實存乎此心之神此心之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但須印證得清操守得定以此理爲應用之主則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爲主人心聽命危者安而微者著也

整菴必以道心爲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然則人心其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乎達道之和恐安放不得一危字也必以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爲道心然則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其不可謂之道心乎既曰和曰達道是人心卽已合乎道心恐不可偏屬之人心而徒指爲性之欲也喜怒哀樂是性之欲有中節者也若發而皆中節則性命之正已迸發在人心上矣蓋天命之性此道心所自來而氣之秀靈則形氣實與此理偕來相與爲體性非著於虛空矣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此人心之妙用而率性之道則性命之理已乘此形氣之靈爲發用謂之率性非形氣所自專矣物至知知而好惡形焉蓋此心之發有本乎性命之理而發者如孟子所云四端及凡發而中節者卽好惡之形卽道心也有乘乎形氣之私動於物誘者如孟子所云味色聲臭安佚及大學所云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是亦好惡之形而實從於形氣則謂之人心而已道心之發甚微不察識則不明不擴充

則不大有觸於一時一轉盼不復自知或知之而不能自盡者故謂之微或解微字爲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及程子謂微爲道之體皆非微字之旨意也人心之神明不測馭之以理則理無不盡縱之忘返則人欲之流亦將無所不至故謂之危危非必危亂只如人在厂上必兢業方可無虞一放弛則必至隕墜也人心道心皆必以已發言之必謂道心爲未發則發而中節何以謂之達道乎性而得之曰德率而行之曰道并此道字亦自已發名之也整菴平生所見此爲最惑故反覆辨之而終不能復解也惟精者格物致知也惟一者誠意正心也惟一工夫已兼

致中和之事矣允執厥中中字卻只就事上以無過不及言之然非有大本之中則安能於用時無過不及能允執厥中則大本之無不中亦已可見矣

情者性之發而發有離合之殊者幾也率性而發發而不違乎性則中節矣發而漸歧於性甚且違背而不知所之則大亂之道矣人心有覺道體無爲惟提著天理以主此心則道爲此心之主故孟子曰先立其大以其能思也思誠也誠天理也不提著天理以主此心則道亦不能爲此心之主心儼然如不終日心失其居所以危也性者生理之本然而情則乘氣而動乘氣而動則氣之所之不能有善而無惡若理氣不分則惡亦豈可謂有生之理乎乘氣而動者動之幾也故曰幾善惡也

久任自是良法但要在知人耳

整菴論治皆知本之言陽明之功名末耳以上續記下卷

天理者天地生人之理也天地之生人生物只是大氣噴薄而自各有其所本然當然之條理是故謂之理人物各得是理以爲生而性成焉以其皆出於本然當然故謂之天理天性性卽理也理如木上生來有自然文理木理有疏通者有密緻者理疏通者其性條達理密緻者其性堅韌是其所本有之理卽其所成性則一也人欲者生人形氣之欲也人有是生則有是欲氣之秀靈自有此

虛靈知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此氣之虛靈知覺觸物而動外物之投有相得不相得而好惡形焉斯謂之人欲人卽形氣也有形氣卽有欲此不獨動物植物亦然如黍喜高寒稻喜溼暑之類此亦是物所各得之理不同者由其所稟之氣不同故也其謂之人欲者則主人而言耳由是言之性主乎理欲生於氣而記言性之欲者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形氣之通莫非天理繼之者善氣以理行成之者性理於氣寓是以欲不徒曰欲而曰性之欲指形氣之動而未離乎天理者言之猶所謂仁之端義之端性之發云爾此非徒以一動一靜分謂理而動欲亦非以一本萬殊分謂理一本而欲萬殊也人物莫不有欲亦莫不有理理一欲亦一也欲

各不同理亦各有不同欲殊理亦殊也人心人欲道心天理程子此語本自分明朱子亦曰人欲亦未便是惡又曰雖上智未嘗無人心雖下愚未嘗無道心將人欲兩字忒看不好此非程朱旨意也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一爲要一者無欲而已夫人安得無欲而周子云然惟制之以理則人欲之動莫非天理見爲理不見爲欲則謂之無欲可矣見理不見欲斯謂之道

見欲不見理所徇者形氣而已故謂之人欲人指形氣而言也樂記語亦本自分明須通上下文玩之

衛卿可得之語子路未必欣然有命之答子路亦豈嘗拂意見南子而不說子路自是惡惡之嚴然不惡彌子而惡南子者彌子以姻亞不得不通南子以男女之別爲嫌尤甚也整菴看得子路忒麤鄙且純是一團私意是誣子路也失之甚矣

世間曉不盡做不來底事便是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若以道言則莫不有道矣聖人之大寶曰位以道言則聖人宜得位且得位行道孔子豈不有意於得之其不得位自是有非人力所可能者故也整菴病侯氏之說過矣

科舉取士只是驚於辭華誠不如鄉舉里選之敦實也然使今日而行鄉舉里選之法所舉者亦必無眞實孝廉篤行人也其將謂之何天下豈無賢而恃法乃不勝其弊君子尤必有所以清其源者

漢儒亟三爲一之說只見氣不見理不獨與生字意義相違

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朱子所言整菴疑其欠一理字要之此處只著得知覺字著不得理字而理字自包在知覺中蓋所不昧者莫非理也若著一理字則反落想像矣如

必欲用理字則須云思慮未萌而此理自具可也整菴擬欲以所字易知字然如云所覺不昧則一所字尤不穩至靜之中著不得有所有所則偏矣顧諟明命參前倚衡此以言存養工夫與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直指虛靜本體言者又自不同且存養亦非捉一個天命及忠信篤敬來橫臥在胷中只提醒此本然知覺則此理自無不具存耳曰異學言知覺吾儒亦言知覺則何以不同曰整菴正是怕此處混入禪和故每欲撇去知覺兩字要之知覺兩字亦何必撇去但吾儒之知覺是覺嚮天理上去又從窮理致知上來是實在有用底知覺佛氏之知覺不窮物理

不知天道只要是一片靈明中畧有所見是糢糊影子之
知覺此所以不同也智所以知此理也仁所以體此理也
勇所以强此理也

當理而無私心則仁此卽克己復禮爲仁之說不克己不
能復禮而克己又須是復禮若當理而不無私者則只是
假之而已

配義與道朱子云配者合而有助之意此語最精整菴不
欲分理氣爲二故別引程子之言程子云方其未養則氣
自氣義自義及養成浩然之氣則氣與義合矣本不可言
合爲未養時言也整菴引此意在本不可言合一語愚謂

氣自是氣義自是義配義與道一配字猶夫婦配合之配
若有夫無婦有婦無夫則不成家室矣故曰無是餒也明
知此事當做饑餓無氣力自做此事不來氣爲理助明矣
程子本不可言合意以聖人之氣所行便自然都是義耳
然此語要自未瑩也程子又曰道不可須臾離道不遠人
此特聖人爲始學言之耳論其極豈有可離與不可離而
遠與近之說哉愚謂此語亦未瑩且非中庸本文語氣蓋
道者率性之謂固是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道
體無爲故須是以人去宏道故以工夫言則道不可須臾
離人不可遠人爲道卽以聖人言亦是其所行固莫非道

耳終不可指道而謂之人指人而謂之道也中庸曰可離
非道曰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是可見道固卽人
而存而人要自有離道遠道者矣理氣安得而不分乎

朱子曰人心之安者是道此言亦自非病但恐人自看錯
則有病耳蓋行事不合於道揆之本心自必有不安處故
朱子釋求仁而得仁則曰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卽
乎人心之安釋殺身以成仁則曰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
全矣釋仁者人之安宅則曰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
溺之危此皆卽人心之安處是道意也南軒謂此語未安
誠恐學者錯會而安非所安其爲學者慮之意甚深且遠

然究不足爲朱子語病也

南軒物雖皆隔不能以自通而太極之所以爲極者亦何
有虧欠乎此語須善會之便自活潑蓋以此理之在人在
物觀之則自是物得其偏人得其全以物之氣有昏蔽則
理亦昏蔽而難通人之氣清明則理亦清明而全備也然
卻非天將其全與人而各分些子與物天地生物雜然流
形爲蔽爲通爲全爲歉在人物之自得而已若以生理言
之則在人渾然此生理在物亦渾然此生理原未嘗少有
虧欠此以觀果核之仁所包藏者可見所謂物物各一太
極者也顧在人在物畢竟不同人是人底太極物是物底

太極桃只會生桃李只會生李虎狼只知父子螘蟻只知君臣在人則無不通與天同體此又所不同不得籠統言人物一理也

陸王數子天資本高故卽此心之妙明而於事理上亦覺有所見因恃其天資之高而遂不肯爲下學擇執工夫以自處於上聖從容之詣此其所以終不聞道而自陷於禪也已自陷於禪矣而且欲陵轢先儒以之率天下之士夫不待下學擇執而可以一蹴至聖人夫亦誰不豔之是以從其說者幾徧天下其徒乃愈流愈放至於無所忌憚終明之世爲害於世道人心爲不淺矣

陽明所就功業非不可觀要之與其所言本末自不相合彼其所經歷許多世變豈眞是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要亦自欺欺人語耳究竟其成就功業處只是機警二字雖亦必從學慮過來而本之機械處多其功業爲無本也曰旣無其本則功業如何做出曰機警是才氣所近其魄力自做得事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僧道衍亦何嘗不是功業若乃學術事功體用合一此伊尹周公及孔孟程朱事非他人所可望也

以上三續

人之所得乎天者則謂之德氣以成形理以成性皆人之所同得乎天者而心者此氣之虛靈妙用是則所謂神明也大學章句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合理氣以解德字也而虛靈不昧以心之神明言也以具衆理而應萬事具衆理者性之存應萬事者情之發也惟虛故能具衆理惟靈故能應萬事以至虛者具衆理卽未發之中由所具之理以應萬事卽中節之和心統性情靜虛而動直則存發皆天理此理之在心炯然不昧故不徒謂之德而謂之明德是故明德者合心與性情而言之者也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貳之則不是矣（德字上加一明字便若其氣蔽塞則於理有不通如禽獸草木焉雖各具此生理然昏而不明矣須兼秀靈之氣言之）中庸所言德性亦

離不得氣字蓋中庸以知仁勇爲三達德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是則知以此心之虛而具衆理言仁以此心之靈而應萬事言（中庸仁字原以行之言）勇以此心之虛靈此理常存而不昧言與仁義禮知信之專指此理言者又少不同觀其分之而有生安學利困勉之等差而又言知之成功之一則達德之兼氣質而言亦明甚矣但以此虛靈不昧者主之於理則所得於天者全而可謂之德若或離或合之途而徒恃乎此心之虛靈則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見仁見知之偏雖亦莫不各有得焉而非德性之全體矣（中庸三達德知字卻包得義仁字卻包得仁禮而皆兼

此心之體用言之有以全此心之虛則知之盡而義精有以全此心之虛則禮之熟而仁至易繫辭傳以知仁對言又或以知禮對言大抵皆是此意　整菴疑章句之解明德不當以心言而當以德性言是其於理氣二字自看得未分明而未悉朱子立言之旨且於大學中庸之全旨亦有未融抑知中庸德性二字亦未嘗不以心言之也

天地之生人生物氣化何所不有而人之耳目每只徇其常耳於大人迹鳥卵之事又何疑焉人君之妃不止一人其進御有常期而婦人又有月事安得謂既有丈夫便非無人道而生子如謂其有奇形怪狀可駭可疑故棄之則生民之詩亦何不遂言之而只言不拆不副無災無害也

五行卽太極圖之所云五氣順布而借天下專氣之物以名之則曰水火木金土云爾非專指此五物言也雨暘燠寒風明與五行五事相應整菴不知何故竟欲糊塗抹過整菴因不肯將理氣二字分兩物故謂朱子解天命之謂性不必以理氣對說抑知若不說個氣字則人物何以分人之智愚賢不肖又何以分若以太極言則人人有太極物物有太極人自不離道不必有脩道之教并不必言戒懼愼獨工夫矣孔子言易有太極言交易變易之所以生生不已者有至極之道主乎其中云爾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則生生之易也而理亦賦焉以爲健順

五常之德卽太極之理也是則不必言太極而太極在其中矣整菴不滿於太極圖說而崇信二程抑觀明道之好學論伊川之易傳後序皆本諸太極圖說以立言也整菴其未之體玩邪

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此以言尊德性是存心事道問學是致知事所以二字本非用力字不必有倒說之疑也又此節註中致知二字實兼知行而言如析理是知處事是行知新是知崇禮是行其兼知行而言甚明其統謂之致知者如易傳言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云爾與大學致知二字

又有不同也整菴疑朱子之專言知而不及行則不察矣尊德性是立個大匡郭子道問學則盡心細密工夫不尊德性則所問所學皆非不道問學則德性亦無由全盡於我而不失是故致廣大者所以使吾心之虛無所蔽也知之德也極高明者所以使吾心之靈無所累也仁之德也溫故而敦厚所以使吾心之虛靈常存而不失敦篤而不忘也勇之德也操存此心而不息以養其性而不害是尊德性所以立問學之基也（虛靈只是氣而所謂無所蔽無累者則其理卽存乎氣之中也）以廣大者盡精微則學問思辨之事擇善以明善而所具之衆理無不盡矣以高明者道中庸則篤行之事固執

以誠身而所以應萬事者無所差矣知新崇禮則知益崇而仁益篤而德性於是乎全體不息矣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以實其性是道問學所以盡德性之實也精微中庸及新也禮也皆性中所本其之理而盡之道之知之崇之則有資乎此心之神明也朱子此節註中本末該備毫無滲漏但整菴怕惹知覺二字又不欲分理氣爲二物則於中庸德性二字已有看不的確處此所以不能無疑也

洋洋乎二節皆以道體言整菴以造化人事分看非也惟道本大小畢貫故非知盡仁至大勇則無以凝而行之以至德凝至道卽前章之以三達德行達道整菴於道字德字似皆未嘗認得個親切也

孔父仇牧苟息事整菴自看得是但深著二人不忠之罪句則又忒深看矣

孟子於告子之言都不深辨但折其非而已非所言有未盡也

明道先生天質甚明見得到便說得出故其言亦往往有太快之病如言克己則禮自復言閑邪則誠自存卻不道有雖似克己而實未嘗復禮者有亦知閑邪而實未嘗存誠者此卽佛氏空寂之學但明道之意則不然耳然其言已失之快矣其云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

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此識字如字讀不音志則正謂道不離乎陰陽而實不滯於陰陽惟卽此形而體驗之以有會焉則形下是器形上白有此道其分截最見上下分明耳道卽在此形之上只要人會悟得通故曰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若如整菴以截字作斬截解則當直云惟此語斬截分明得上下最四字都放不下也顧所以啟整菴之惑者則亦由道亦器器亦道二語說得太快故也

理同而氣異以天地生物言則同此生理而品物流形其所得於天地之氣自不能無明蔽通塞厚薄清濁剛柔小大之不齊也氣同而理異以物所受言同得天地之氣而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然五行之生各異其性則所具之理有偏有全也玩各正性命一各字則理之不能無異可知如麻只是麻豆只是豆就麻豆言麻豆固各有個太極之理統人物以觀則麻豆只是麻豆之理而已氣雖各有所得之異而形而上者此有生之理則同氣雖同得此氣以成形而形而上者其所具之理則異正可見道不離乎陰陽而實非倚於陰陽說何嘗有礙但與整菴之成見則不礙耳

性無內外萬物皆備於我然在人自通得萬物在萬物自

通不得人理只是此理而氣之通塞殊也朱子明珠之喻是矣以上四續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聖人之語本自分明王陽明卻委曲言博文便是約禮其言之離遁殊甚明初纂四書大全誤引朱子語類而以黃直卿問語爲朱子語謂玩此有一貫意亦已肇陽明之謬矣乃近日講章則仍不知辨也

分殊處各有理理一處同一理要須見在物各足之理而後可漸得其會歸爲一之理故須物物要格整菴此處立言亦尚有未瑩處如自我而觀物固物也以理觀之我亦物也渾然一致而已夫何分於內外乎此其語皆失之混和其分別俗學禪學而深辨禮學之失則亦見得

到說得出矣

陽明立說之偏或猶可恕乃至著朱子晚年定論之書則自欺文過喪心甚矣

草廬不足道

陽明語大抵前後支離不可致詰其初解大學自是反遺卻致知蓋格其意之不正以歸於正與致知二字自紐不上也其後乃有致其良知之說整菴之駁之者亦甚分曉

以上附錄答王陽明書

象山之學自是禪象山之攻禪卻非借以自解彼只見禪覺之形迹上不合自私耳若夫以靈覺爲至道則固儒釋

心者人之神明是也理之存主句亦尚未安心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耳

象山流禍至有明正嘉之際而盛駭駭乎有丕變於夷之勢此實有見之言非過激之言也明室之亂亡未必非陽明之學術爲之階禍也以上答允恕弟書

以道心爲未發人心爲已發此整菴偏見便執著到底此言人心情也道心性也情者道之用其體一而已矣用則有千變萬化之殊然而莫非道也若如此說則人心亦莫非道矣如何說個危字須知情以道發則安此卽所謂道心也情或不以道發則危此卽所謂人心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人心之神明聖凡一也然卽此則所謂人心之危矣整菴謂常人之心亦有時而寂但茫無主宰而大本有所不立愚謂茫無主宰則此心不得寂矣常人之心亦間有寂時如平旦之氣此時萌於好惡便自有仁義之良但一轉盼間則意必固我之念橫生心有偏主何能復寂有偏主則彼此將迎不暇夫是以茫無所主

以上答黃筠溪書

繼之者善就感物而動時說固亦有之如乍見孺子入井時之怵惕惻隱則人性已成後又一繼之者善一陰一陽

固生生不已也若以此爲程子本意則必不然矣
辨義理明是非安得以指摘爲傷直若以有所指摘爲傷
直則孔子以臧文仲爲不仁不知以臧武仲爲要君以管
仲爲器小以微生高爲不直其傷直甚矣此鄉原議論明
季多有之（答黃筠溪書尾）
知惻隱知羞惡知辭讓知是非此雖未必皆能脗合於道
然畢竟是從道理上發卽道心也若知視知聽知言知動
則只從形氣上發雖不至流而忘返然畢竟只是形氣卽
所謂人心也此處不爲判別而概以爲非有二知則宜乎
無以服言良知者之辨矣究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雖發

自天眞而無察識工夫則亦終未必能合乎天理之極何
則佛氏之言慈悲亦是惻隱佛氏之辨眞妄亦是非也
此理之眞非格物致知以至於能悅心研慮則安能眞知
而實踐之是則亦道心之微也獨言良知而不事於窮理
以致其知奈之何其不同於佛氏也
釋迦所謂眞識卻只是知覺其所謂分別事識卻是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
以天性言則仁義禮知是本體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發
用至於能長人合禮和義幹事方見是妙用之成功以人
心之神明言則寂然不動時是本體感物而動是發用其
自然能見能聞能言能動卽其妙用之所在整菴正未免
混而一之非不免於分而二之也以天性之眞爲本體以
明覺自然爲妙用卽道心性也人心情也之說也體用一
源而謂明覺爲天性之用則何以別於天性之眞明覺自
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之說乎曰然則當如何曰明覺自
然者天性之眞之所用而非天性之眞之用也天性明覺
皆得於有生之初道心人心皆發於成性之後心統性情
天性非明覺亦無由發見但於發用時要察其發於天理
發於人欲耳人不能無欲惟存乎以理主之則自不至於
流詩云有物有則物卽形氣也則卽天理也又曰好是懿

德好惡亦形氣之靈覺而好是懿德則本於性命之正焉
者也卽道心是也曷言乎天性之眞之所用曰明覺猶燈
也燈也者人所用以爲明者也運用者天昭明者日日也
者天之所用以爲明者也
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此二語亦未足以折陽明之徒
蓋彼言良知卽天理非言知覺卽天理也知此事覺此理
略分淺深都只說得知覺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那方是天
理天理卽心而具原自有本然之知不待學慮如愛親敬
長乃孟子所謂良知彼所云天性之眞明覺自然隨感而
通自有條理者亦未嘗不近之顧愛親敬長之道豈孩提

之知能所能盡孔子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若只如孩提之知愛知敬而已則聖人所謂未能者又安在也彼乃謂良知已足不必外求則其所恃者固只是此心之知覺妙明則天理亦只是糢糊影子且任妙明所之而皆自認爲天理已隱陷於異端而天理亦終不可復見矣整菴之辨固未得其情也

凡吾所能知便是天理何勞更有窮理之事卻不知天地萬物之理本皆吾心所具之理而吾心之良知則只是此知之發竅處耳若夫所知之全則必須內外印證方始得

眞而所知亦以日引而日出蓋凡吾心所窮究得通底道理便是吾心所本具之理而未嘗有加若犬馬本無此知則自教不得犬馬讀書識字也

乾稱父坤稱母乾易知坤簡能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易簡固人生本然之至德也彼謂凡讀書者皆遠人爲道惟尊奉其良知以從事於易簡者乃爲不遠人以爲道彼固不識易簡者也然謂以易簡在先則工夫在後以易簡爲後則工夫在先善讀書者莫非切己工深力到內外自然合一易簡二字則亦未嘗深知是又何足以折服陽明之徒也

以易知非是教人不必窮理正以天下之理本皆自然順其自然之理以求之而不爲穿鑿之知則理可無不窮矣以簡能非是教人不必力行正以天下之事本有當然循其當然之則以行之而不爲矯揉之行則道可無不得矣知崇效天精義入神工夫何嘗不易禮卑法地利用安身工夫何嘗不簡是安得有彼此先後之分而亦豈惟尊奉其良知便以爲得乾坤之易簡也

致其良知於事物之間此語尤生心害事不讀書不窮理而徒率其臆見以措之事爲之間勢必任其穿鑿矯揉以失其天理之本然錯亂顚倒無所不至不易不簡乃莫此爲甚矣以上答歐陽崇一書

明道學者須先識仁一條朱子固嘗稱之然所言亦未免太高太快故白沙陽明輩皆喜稱之整菴一一體貼辨白足見明道語意本旨而附會者乃多因其言而失其旨矣

純粹精三字只著在乾上說得若萬物則雖云各正性命要說不得皆純粹精在萬物固自是各正性命但蛇虺軒芋亦豈可謂之純粹精乎以上又答歐陽崇一書

虞書道心孟子良心亦是在發用處見得如謂良心是言心體則良知亦是心體矣謂仁義之良心爲本體則愛敬之良知亦本體矣何足以折之乎凡心之本體靜以理居

心之發用則每動與理違故曰危曰微也人心道心皆自已發言之也

良知有條理處謂之天理此語猶自可通天理之明覺處謂之良知則并文法亦不可通矣天理非一物也有何知識乎以上答劉煥吾書

經書聖人之訓恒多就發用處言乃間或一二語及於本體誠以本體工夫不能多以言語形容而性天之本然又非學人所易及見也故古人爲學亦是就日用處持循工夫居多古人禮樂之教養人於不識不知而本體自融惟後世禮樂崩壞而處士又多起而橫議其間學術日紛後

聖乃不得不直指天性本體以示人矣三代以前性天蓋鮮言之其言存養工夫則一敬字已該本末而體用兼盡矣唐虞授禪之際所付者天下又安得不重以發用處言之況心統性情道原於天既曰道心則不必指本體而本體自存而精一工夫又自見體用有以兼盡安得疑就已發言則爲語用而遺體也若整菴分惟精爲隨時省察工夫就人心而言惟一爲平日存養工夫就道心而言則其分屬尤誤予向常亦存此解久後乃知其不然惟精者所以研理欲之辨而察此心之所以分歧兼格致於平時及省機於發念言之欲其知止而能慮也惟一者既知理欲之辨則一以道心爲主而使人心之欲不得流焉兼存養於平時及持循於行事言之欲其安止而得止也整菴乃專以惟精爲省察則是已遺卻格致工夫而其言亦疑於隨處體驗天理之說矣人心道心本分歧而整菴以體用合之精一工夫本合一而整菴作兩截分之此整菴之惑也

人心道心皆以發用言而人之有此形氣有此性命則皆本原於天故朱子中庸序云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夫率性之謂道率性則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矣謂非道心而何喜怒哀樂亦只是人心惟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則人心卽道心矣其兼天命言則天命固道心所自來也故喜怒哀樂節註云大本者天命之

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而整菴乃引此云云既以大本爲天命之性爲道心則率性之道非道心邪朱子固云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未嘗言天命之性則道心之謂也一字之差意義大別整菴何誤也此答陳靜齋書

陳靜齋言此心必敬而後能操此語略似未瑩蓋操心便整菴謂先儒言主敬持敬欲密反疎則亦未爲知言蓋主是敬也敬云者以敬爲主如孔子言主忠信也持敬者敬以持己如孔子言脩己以敬也敬固便是操存而曰主曰持則有

恆久而不失之意夫豈眞以一心主一心以一心持一心亦豈外面捉一個敬來而主之持之乎此文義之間稍見拘滯便生許多閒議論也（又答陳靜齋書）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凡合字俱不必忒著迹看原不是待人去著力捏攏（又答陳靜齋書）

中庸不言仁義禮知而言喜怒哀樂便是兼形氣之欲而言未發之中氣未用事非離形氣也其無喜怒哀樂而能喜怒哀樂者形氣之靈而必有當喜當怒當哀當樂之理存焉則性命之正也是安得獨以未發爲道心乎發則氣

已用事矣而理亦由是以著於日用之間但循乎性之自然則合乎理之當然而中節矣非循乎性之自然而徇乎形氣之欲則有不中節者矣又安得獨以己發爲人心乎佛氏無見於性則凡其所見於心者皆不是矣象山亦然告子之不動心其心亦未必全是死觀其曰生之謂性則持其心之靈明知覺亦未必不妄作妄爲如佛氏之自尊自大矣其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勿得諸氣與佛氏獨全本覺之旨何異彼直是不學非學而流者也但當時尚有孟子其說又屢折於孟子故其說未得大暢其害亦未廣耳孟子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

未嘗非指告子言也象山之說亦未甚足以動人故其害於宋元猶淺至白沙陽明輩大爲之欵颺而害於是乎徧天下矣（以上答陳國祥書）

學者須先識仁是明道天資高明人語西銘一篇初學亦未易體玩今人學西銘則只作一場大話說過耳如眞欲識仁誠不如將孔子答諸弟子問仁之訓一一潛心體玩眞積力久庶乎自得孔子答諸弟子問仁皆未嘗直指仁體然循其所言而用力焉本體固可由斯而自見也（朱子解仁字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此直指仁體本源矣又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則兼該體用而盡之先儒言仁未有簡括該盡而無些子滲漏如朱子之言者然此數語在今日亦人人會說畢竟天心

如何人心之德又如何要須實體驗來見得方可謂之識仁也

欲求簡當工夫此最是懶惰不肯耐煩人不長進底心事名曰欲學聖賢而欲別求一簡當工夫未有不陷於異端者也（以上皆答陳靜齋劉煥吾○今人方學執筆爲文亦便欲先求簡當工夫尋一個捷徑去走此文品亦以日下可慨也夫）

整菴解正心傳以不得其正指本體言此所以獨契於角川歟

以心之靈覺爲知此其失在學者大抵皆然殊不知仁義禮知者所性之理而靈明知覺者此心之神夫安可混而一之也文言傳曰貞者事之幹也以貞屬知則正理完固

不可動搖之謂也中庸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以文理密察言知則萬理備現有條不紊之謂也孟子曰是非之心知之端也於知而言是非則是知其是而是之知其非而非之爲知之端非徒以知痛知癢知色知聲知飲食與凡一切有覺而遂謂之曰知也然則知之爲性所可識矣但知之爲義經書立言亦自有不同者如言仁義禮知則專以性之理言自其生理之一體渾然者曰仁自其生理之各有當然者曰義自理之定分秩然者曰禮自其生理之明著的然者曰知合之只是一所生之實理而已若中庸所言聰明睿知則知字卻是以秀靈之氣言易傳所言仁者知者中庸所言知仁勇三達德皆兼以氣言以此氣之虛明故此理亦無不體備仁之德也以此氣之盛大流行與天同體故所以知此理體此理者亦不待外求而無所不至勇之德也一陰一陽只此生物之理人得此氣則得此理是人所同得於天以生者故謂之達德又謂之德性德性者成之者性也但以此氣之虛靈浩大者而循乎理而不違則人之所得於天以有生者不失而可謂之德性若徒恃氣之虛靈而不循乎所得以生之理則形氣之流滯而塊然之知覺運動與犬牛無異此佛氏之所以云眾生皆有佛性者歟大抵三達德知字可兼義知以此心之虛明者而精義入神則義精而知全矣在物爲理處物爲義而萬物之理本之理制事物之理則無不皆備顯於吾心卽知之德也以吾心得其宜矣是義之德也仁字可兼仁禮以此心之靈妙者而利用安身則禮復而仁熟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身無不安身安而心安矣故克已復禮爲仁知仁之至則勇在其中矣勇卽此浩然之氣配義與道四德先元後貞而三德先知後仁者貞以起元也朱子曰元亨利貞理有此四段氣亦有此四段也此五常三德立名之不同而旨亦微別今之論性理者往往混之整菴知字之與靈覺不同而其所以別之者則終語焉而未詳也張角川非性何靈一語亦未瑩靈是氣之靈不是理有靈也氣靈明則理昭著耳然使理不昭著則是此氣不靈明故也

春秋不是容易說得以上答張角川

凡整菴自以已意立論處便自有走作答陸浚明

整菴執道心爲性人心爲情此意便執到底

人心有昏有明故曰危若人心發而當理則道心矣說人心一昧昏固不是然說道心常明則常明者又何以謂之微也

理氣不分之說整菴亦執到底
謂理一分殊則分殊亦理若氣質之殊則分明是氣也理
有一有殊氣亦有一有殊理之殊者不可强而一之若氣
質之殊則不害其爲理之一矣理氣之別果可混乎
夫子贊易其所謂陰陽皆氣也其言仁者見之謂之仁知
者見之謂之知卽氣質之殊也安得云未嘗及一氣字且
既曰理者氣之理則理之自在氣上一層矣況言理者氣
之理可也試反一言曰氣者理之氣也可乎以此言之其
亦不能不分審矣若乃就氣上認理之氣也可乎以此言之其
欲知未發之中正須以理氣合看惟此氣稟天地之中至

清至厚故此理亦全備無歉而亭亭當當直上直下六合
四方無不昭徹不偏於一旁若夫物得天地之氣之偏則
其所得以生之理亦每偏嚮一旁而全體多蔽塞矣以偏
全清濁之說夫豈失之遠也不如此看而欲於至靜中驗
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又以爲既有此理便須有個氣象是
亦不能無通塞偏全之異此人物之性所以亦不能盡同
也理同而氣異氣同而理異此等處似非難見而整菴惑
之又何處求歸一乎
謂易非爲卜筮而作畢竟是未深知易者焦贛京房術數
而離其宗輔嗣仲達談元而鮮有所著不以卜筮說經則
文周許多說話所云利涉大川利用享祀取女吉勿用取

水之清濁固其後焉而所以易濁者則亦由氣質之偏爲
有以致之況河悍沛伏涇濁渭清是安得不謂之氣質之
殊人之氣質其不能無過不及而物染因以乘之亦猶是
矣
理無形無形則弱矣氣有物有物則强矣人心有覺道體
無爲整菴亦嘗誦其言而又何疑於氣强理弱乎理氣不
相離故難說判然二物然天下無離氣之理而有拂理之
氣則又安得不劃而二之
人有性物亦有性人之性出於天物之性亦出於天此所
以統言之也然物於健順五常之德果能同於人乎則物

之知覺運動亦果能同於人乎此所以別言之也天地生
物同此一元之理而氣之雜然流行者則不能無厚薄清
濁偏全小大之殊此人物之生之所以不能盡同也人物
之生同受氣於天地而人物之氣靈蠢有殊則所性之理
亦不能無通塞偏全之異此人物之性所以亦不能盡同
也理同而氣異氣同而理異此等處似非難見而整菴惑
之又何處求歸一乎
謂易非爲卜筮而作畢竟是未深知易者焦贛京房術數
而離其宗輔嗣仲達談元而鮮有所著不以卜筮說經則
文周許多說話所云利涉大川利用享祀取女吉勿用取

女田獲三品利建侯利用行師曰吉曰凶曰悔曰吝曰厲
曰无咎者都不知爲何說起將以明天地萬物之理而作
如許巧設之辭易亦太元潛虛類耳程子不肯將作卜筮
說程傳於文義終是有許多說不去處只爲道理說得平
正要自多是程子自說一翻道理讀者服其所言之理卻
未暇細按周易本文也聖人不待卜筮而知吉凶聖人教
人以卜筮而知吉凶因貳以濟民行且揲蓍之法蓍卦之
德繫辭傳不啻屢言之明明可考易非爲卜筮而作夫子
何屑屑以揲蓍言也儒者高言樂理而鄙絲竹音律爲賤
工高言易理而鄙卜筮象數爲小技本末相離失之遠矣

孔子彖傳意未必盡是文王之意然既有卦畫則其中自
具德體象變此豈待後人分析歟
以後得主爲句此於文法且不通何況義理
易只作卜筮觀則道理淺顯文法亦淺顯不作卜筮觀則
道理沈晦費探索文法亦處處艱澀
太極爲造化樞紐品物根柢此只言造化之行品物之生
莫非此理云爾至於二氣之流則事物固自有許多畔越
於理而不能馭者比如父之生子父豈非眾子之樞紐根
柢而子孫形氣既分則有賢有不肖子孫之自爲父亦安
能盡爲管攝也顧天理常存人心不死則子姓雖繁終是

一父所管攝名分不可易耳林貞字所引形體性情君子
小人治亂禍福以證氣强理弱之說本甚的當奈整菴成
見自著在一邊去耳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
命也程子謂此便是天理此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之意在
我者只是天理而已理上當受凶禍凶禍所不逃蓋有暑
卽有寒有晝則有夜有生則有死有治則有亂此固亦是
循環之理然此亦是氣之所行若人物所以生之理則不
如是如謂小人爲亂亦是天理上當爲亂此豈說得行否
小人之爲亂理邪氣邪聖人可不必教人趨避矣整菴何
嵎强也

周子在程朱之上固未易言然氣象似勝二程且卽周子
所言而異端之非已自可見又可必區區在辨論間邪
理一分殊分殊者理之殊也理之殊者非可强而一之但
知其所以殊則知其本之一矣理一則氣亦一人物同此
生也氣殊則理亦殊萬物各一其性也錯而言之則曰理
同而氣異以天地之生物言也氣同而理異以物之所受
於天言也人者天地之心也陰陽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氣
秀而最靈故性無不通惟知其所以異又知其所以同則
盡其所以同而通之於其所以異此所以能盡其性則能
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也若不問其氣之

有殊則於其理之所以一者亦將有所不明而不能盡不知其氣之本一則於其所以處之者亦將無以得其理之異而不可推矣夫安可混理氣而一之也哉

禪學有類清談此引律太輕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朱子所訓有何窒礙整菴正爲於理氣兩字不分故自見得窒礙耳以上俱答林貞孚書

致虛所以立本若謂使此心虛靜而不爲私意所蔽則亦周子靜虛程子中虛之義惟鑑空衡平乃能物來順應殊不見其有弊但白沙甘泉主意卻不如此彼亦謂道之至無而動耳以至無而動四字著在道上說則認此心之神

看得有形有象則亦窒滯於有失中虛之義而無以服甘泉也

明爲天理此所以不通耳然整菴又忒將未發之中字

夜氣之所息自是靜中不爲物擾故此氣得復清明而於理亦有所見此朱子明珠清水之喻也眞西山夜氣箴亦自可玩整菴不肯分理氣爲二物故於此等處便解不得而謂夜氣之所息其用力全在旦晝之所爲不在靜中則全失孟子之意矣又何以服甘泉也

白沙所引孟子語蓋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爲句勿正心卽致虛以立本意也又引明道學者先須識仁一段仁字亦因孟子仁人心也之意而言也其認此心之神爲天理

明矣然甘泉所引夜氣及擴充四端之說則亦未嘗不是其所云有物必有則物其氣則其理也形色天性也形色其氣也天性其理也其爲氣是集義所生者氣其氣也義其理也夜氣之所息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平旦之氣其氣也好惡與人相近其理也手容恭足容重手足氣也其恭重理也其語雖孟子何以易之要之病在理氣何嘗有二乎一語理性也氣心也理氣何嘗有二物是卽心卽天理矣是物卽則矣是形色卽天性矣是氣卽義矣是平旦之氣卽仁義矣是手足卽恭重矣蓋白沙甘泉之學其

原只見得此心而其爲人心體亦頗清淨能寡嗜欲又能覃思是以憑其心神所通其靈明亦自與天理有合但只見個影子便自矜爲已得而於天下之理皆可不待外求謂任吾心之所知己便是天理此外無餘學矣故其言曰至無而動至近而神又曰致虛所以立本而甘泉申之曰至無無欲也至近思也神者天之理也無欲近思二語皆無可駁然周子曰無欲則靜虛而動直言靜虛則天理明故率此理而行則動自無不直此卽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之意顧此言學聖之要也以言其詳則問學之功不可廢矣況其言曰無欲則靜虛而動直

非言至無而動也言至無之神矣此言之所以與周子異也近思亦切要語故朱子集錄周程張邵之語而名之曰近思然須是博學篤志切問而後卽所學問以近思之今其言曰至近而神則是無事於學問只極其心之所思自有神明所會卽此思之妙會卽是天理是其思而不學神則神矣而天理終未可憑吾見其殆也其言靜中養出端倪亦卽致虛立本之意與主靜立人極之言亦頗相似然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是聖人於中正仁義之理無不大明於心是以洗心退藏本此無欲而靜虛之體以立人道之極

此卽乾之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者此非靜中所養偶然有見之斯須端倪所可同日語也今其言曰靜中養出端倪則是此心中所具之理已全不可見卻全靠靜中養出些端倪出來耳此其與聖人心體之天理本自昭然已不同矣若果能於此察識擴充亦豈非其次致曲乃曰見此端倪遂從此涵養擴充盛大則天理流行則所謂涵養者只是涵養此心所偶見之端倪而俟其自大擴充二字自安不下若言擴充則須是由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由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此中便費權度工夫離不得致知格物不徒靠涵養此心之神明矣彼固曰至無而動無而動至近而神是彼所謂擴充只是等一個頭從此思索以用盡心神索來索去終只是此心妙明於天理上未嘗見印證精白也與孟子之所云擴充者又稍有不同矣愚謂考其所言之偏皆由理氣不分之病理者所性之理也心者氣之神明也理氣不分則卽心之神明卽天理矣李延平教人於靜坐時體認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夫既未發矣而欲體驗其氣象則未發之中本無可見其所謂氣象得毋非此心之妙明彷彿有見則以爲此大本之中如湛甘泉所謂端倪所謂神者天之理歟延平此語整菴甘泉皆主之整菴滯於理而謂中亦有個形象甘泉滯於心而謂神者天之理其各執一見不同其病由理氣之不分一也滯於理則心將有不神以先橫臥一中字於胷臆也滯於心則理或非其理以冥行默會其勢必且失所歸也

噫其判微矣以上答湛甘泉書

林次崖謂以理言則太極理一也健順五常分殊也以氣言則渾元一氣理一也五行萬物分殊也此語本分別得甚明但於氣字邊多著了一理字致整菴有不容有兩個理之駁抑知理有一有殊氣亦有一有殊而太極則理氣總會之名理之殊則有健順五常三百三千氣之殊則有陰陽五行庶民萬物萬物並育道並行氣化之一也其不

相害不相悖則氣化之萬殊也天地有小德焉流此氣化者一理之分而萬殊也有大德焉敦其氣化者萬殊之同然一理也自天地之實理言則謂之德自實理之有以流此化敦此化言則謂之道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天地之大也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故曰陰陽是氣而所以一陰一陽者則謂之道小德大德卽太極也理氣有形上形下之分如此

易有太極太極爲形而上者固也然易字亦是形而下者言易有太極言形下之器之中有此形而上之道也兩儀四象八卦就卦畫有形陰陽有氣言則只是器然就卦畫陰陽上認取其所以生生不已之故則形上之道卽各存乎形下之器中矣易有太極易字便是指兩儀四象八卦以下而言而謂之易則神亦寓其中易有太極者兩儀四象八卦同原於太極所謂大德之敦化也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則兩儀四象八卦中又莫不各具一太極焉所謂小德之川流也至若言六爻之動三極之道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又莫不各具有至極之道矣凡聖人言此正欲人於陰陽卦畫中認取出形而上之理出來須著眼易有是生四字乃見聖人意旨且截得上下最分明安可以兩儀四象八卦專屬之形而下也

整菴乃劃然分屬之將使人謂卦畫卽道不可謂卦畫非道亦不可而兩失之矣

以發育萬物屬之造化之流行以三百三千屬之人事之顯著此亦大失子思意旨且此言萬物之生皆道爲之發育三千三百皆道之所充周卽前章語大莫載語小莫破之意言道之無物不體云爾何嘗以天人分屬也故以爲道不離器然也以爲卽理卽器不可也若理氣不分二物則是鳶魚卽道可不問其戾天在淵正無以自別於人心卽天理之說矣以上答林次崖書

貞字謂常人無道心此言誠謬整菴引欲仁仁至爲說則

亦正可見道心之當就已發處認取矣

天命之性固非有二然常人之大本所以不立者豈非以私意蔽之而失其中故邪由是言之則常人縱有未發時其體亦不能不與聖人異矣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在物自只是物之性命其未發之中又安得與人並言四方萬國各有個中而未可語於中國之中日晷與土圭合也發而中節則以人之大中者發而合乎各物之中如水注諸海蛇龍放之菹種禾以春種麥以秋宜黍於高宜稌於溼此皆天下之達道故言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然在物便盡不得人性安得

云各正性命則未發之中初無分於人物也試於物理詳之（以上答林貞孚書）

道亦器器亦道此程伯子太快語病致啟整菴之惑必如朱子理不離乎氣亦不雜乎氣之語上下方見分明道只在形上不離乎氣也道自是形而上者亦不雜乎氣也整菴云謂慈之理不離乎父孝之理不離乎子爲微有縫罅然則將必謂慈之理卽父孝之理卽子方爲無縫鱍乎謂慈之理不雜乎父孝之理不雜乎子爲不可通然則將必謂不慈之父亦父之理不孝之子亦子之理而後爲可通乎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以上答林次崖書）

次崖以發育萬物三百三千爲道之所生此語本有病在蓋此二節皆是言道道卽太極然須是此發育之而充周之者方始是道非萬物及三百三千卽是道也次崖辭未達意耳

乾之亢龍坤之龍戰至精之理固未嘗不在然須是陽不使至於亢陰不使至於戰方始是道若陽至自取災危陰至弒君弒父豈猶可謂之道固有然哉是故分理氣而言則聖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堅冰之至辨之於履霜之初以理制氣也若混理氣而一之則乾終必亢坤終必戰而已豈聖人教人趨避之道乎夫有陰則有陽有晝則有夜往極必返而不至於流失此自然當然之道太極所以爲造化根柢萬物樞紐也然氣有陰陽則畸陰畸陽之行每過而不無流失故暑或鑠石流金寒或窮陰凝閉不可謂爲寒暑之常節也亶聰明作元后天地之理乃至於桀紂爲君則全非此理矣是故亂由人生此氣强理弱之故理固無如桀紂何也流失之過至於如是乃不得不起而征誅是故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易者氣也使氣不違乎理之常則易無所謂窮而亦無煩於變矣然窮則必變則太極之理存焉也（以上答林次崖書）

性命理也非氣無緣太和氣也非理安能保合斯言當矣

然卽此二語正可見理氣有分而相須爲體用矣至又云若論道體只是個浩然之氣更從何處尋覓道義則其語乃大害事矣則何不可曰只是我心之神明更從何處尋覓天理（謹案非氣無緣下應有各正二字）灑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亦是明道太快語病病在便是二字

萬物皆生於道此又是次崖語病萬物之生有道非萬物生於道也

程子釋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其語極精須玩與道爲體一句便可知道之與器是一是二

以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作一截說此自是次崖錯

天地之性卽太極之理也氣質之性則太極之理之麗乎氣中者也以無形之理而麗乎形氣之中故自不妨說個墮字此意甚明蓋繼之者善此時氣雖已具而生理粹然未有偏著是以云天地之性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謂之天地之性者純乎天理之本然也及夫成之者性則氣以成形萬物各隨其氣之所稟而所以有生之理亦不能不囿於形氣以有剛柔美惡厚薄淸濁之殊矣此所以云氣質之性也在人則中節之和也氣質雖有美惡而要不害於性之本善其相去不甚遠故同謂之性以此理同未嘗不卽在氣質中也惟率其氣質之偏則流

而入於惡矣

性者生也謂人物之所得於天以生者也理氣皆得於天則皆可謂之性程子曰性卽理也指天地生物之本而言猶孟子之言性善也孟子曰嘗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禮之於君臣也義之於父子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則孟子未嘗不以氣質之殊爲性命矣豈待宋儒而後分立此二性之名哉孟子所云不謂性不謂命者卽宋儒所謂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也同是性也而別之曰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猶同是心也而別之曰人心道心夫何以別夫亦以理氣之有分而不得不別之云爾整菴於未發之中嘗云旣有此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則須有個形象矣此又云此理有果何形狀而可曰墮

曰泊夫不已自相矛盾乎橫執己見以求勝朱子不已悖乎

以上答林次崖書

欲速而助長陸王之眞病也

整菴不取太極圖說此整菴從頭便錯處乃自著太極述以相高不知量矣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聖人自定如是定天下之人亦如是聖人何嘗無欲但理足以制欲則無欲耳聖人無以自定則亦欲動情勝而不得爲聖人矣定天下之人亦使之主靜而已主靜非靜坐靜養之謂好惡皆有以節之則靜體可無失矣是使之主靜也

太極圖說自是說太極原未嘗說到下學工夫二程說到性命本原處俱不能離太極圖說整菴殆未之考也謂太極圖說爲極力摹擬終涉安排則整菴固智過程朱矣若乃先天圖則周子固或未見亦周邵兩不相謀也朱子言之矣

後學 烏程盧葆辰子純
祁門倪望重愚山
同邑程夢元赸園 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讀困知記卷之三終

譚鼎金錄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致謝

謹此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宣城劉景韓中丞
長安趙辰如方伯鑒定

讀問學錄

同邑後學余家鼎謹署 白太

中秋月刻開

讀問學錄序

學問無他道近情著理耳言之氣順行之心安然非用一番苦功體會安能便道隻字乃或謂宋儒嚮壁虛造不難頃刻萬言殆未之思也朱子竭生平精力推闡聖學已無餘蘊矣稼書先生復剖析微妙而雙池先生更尋繹之於是古聖賢精誠奧旨遂如春山之雲層出無盡乃知近情著理一言其於世道人心豈曰小補之哉先生所著戊笈談兵刻將竣即繼鏤是編意者

如賀耦耕魏默深兩先生所纂經世文首重學術乎引孫既幸是書之常存並歎刻是書者能得其要領可謂後先媲美矣因亦書數語於簡請質焉光緒二十一年歲次乙未春正月後學吳引孫福茨甫并序

朝

序

衰周而後數千百年聖道晦盲否塞其間雖有豪傑之士嘉言懿行亦足以扶翼名教求其踐迹入室粹然精純者則未之前聞自有宋諸大儒起聖道乃如由昏而曉而剖晰精微維持世教於不敝者則朱子之功為多當時毀謗憎口終不敢伉道光朋五尺童子執筆為文亦知

崇正學闢異端伊誰之力歟

國朝諸儒尊朱者楊園先生而外惟稼書先生著作富正而著作之多能為朱子功臣則惟夔源汪雙池先生一人而已此錄雖僅一帙而以雙池先生精詣其行誼亦耐人尋繹況係推闡

稼書先生之言乎後之求兩先生道脈淵源上及朱子者其必執是篇以為嚆矢乎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十二月後學長安趙舒翹展如甫拜

誤并書

予讀陸稼書先生之問學錄及其讀禮志疑而知其所學之平正通達則其人之實踐躬行亦迄今可想見也儒先之理誰不能言言之而偏詖雜者可無問矣卽言之而醇吾未知其醇之果有於躬乎否也安可因論篤而與之然而躬行本於心得眞知自見於行故有得之言與無得之言必有分也反躬之言又必有分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其辭氣吐屬間不有可深識乎明季以來異學橫塞踰閑蕩檢浮論若狂雖其

間維持正學者要不乏人而或所見未逮則論涉騎牆惟稼書先生氣象和平剛而不折然而未讀其書則未敢深焉雖其質近於篤實稍欠淵深言及精微或亦如有隔膜然皆實踐理地則非其以身體焉其必不能道之親切而有味有如斯也因讀其書而有觸焉則亦以筆識之鈔存于左

顏山農直是小人之無忌憚陽明之學初豈至此然其弊之流則必至如此

進言之或婉或直或緩或急當觀其人觀其時非必徒尙委曲柬所言亦自是東萊之見云爾

張侗初溪翠論究竟是教人作鄉原也顧涇陽之告王荊石曰是侃侃正言但未免客氣未盡耳

朱子謂善人只循循自守此善人當是指爲邦百年勝殘去殺之善人而言非以此指中行也陳幾亭謂善人爲中行此又以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之善人言此等處各以意會未容一例

陳清瀾學部通辨一書最有功朱子而李延平稱之則云朱子每自言某學由銖寸積累而成而李延平稱之則云年十四五便學聖人此正如孔子十五志學至七十而後自信以從心不踰蓋聖人進德亦自有漸而每歉然自覺

未足往往如此異學乃藉爲口實不亦悲乎

柳宗元謂釋氏之說有與吾儒易論語合者徐文貞謂象山之言與朱子未嘗不合以語之不詳故擇之不精要以未嘗體驗之於身心固宜其見似爲眞而不知辨也

稼書先生此編雖或不主於辨象山陽明而其言亦必隱隱有所指

漢藝文志家語二十七卷唐書志王肅注家語十卷是家語在漢末已逸其大半矣今所傳家語則元時王廣謀所注又非王肅之舊朱子嘗云王肅最尊家語是朱子時固猶及見王肅本也論語注引家語伯子不衣冠而處譚梁

生以爲事見說苑而不見家語以此議朱子之疎殊不知今之家語已非全書索隱引家語今本或有或無又如中庸哀公問政章今本乃止及其成功一也而止亦與朱註所引不合又獨何歟況此等處卽或偶疎亦豈足爲朱子病邪

鄒南皐以怒一縣尉爲深悔章楓山不譴巡檢之笞其子此等德量眞吾人之師而稼書先生云養氣在於集義集義必先審幾二語尤爲切實非嘗實下工夫人不能有此言

平時講究致知以求知止也遇事詳審慮而後能得也皆

以居敬爲主不主敬不能知不主敬不能慮此皆實踐有得之言

郁離子議論警拔勝龍門子其效莊周有文人氣習也莊周鯤鵬九萬之說誕而尙無大害至心齋坐忘之說則流毒後人矣然莊周惑人處又不僅在寓言也

呂用晦深惡講章之支離其言明切痛快予甚喜之然稼書取長棄短亦持平之論也

仲尼焉學章公孫朝淺人其所問又甚淺子貢亦以淺答之故文武之道朱子只以謨訓功烈禮樂文章當之誠以其對淺人語也然卽此謨訓功烈禮樂文章已卽見道統之傳所謂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者但道無形而謨烈可指者言之所以答焉學之問似不必如晚邨所云天縱固有無須師無可師之說也道則無不在會深會淺存乎其人耳然遵傳註者莫患乎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終於可遵可叛無一定不易之理此患蓋近今類然學者之通弊也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以凡民言猶中人以下未可語上之意非必不可使知之亦非正欲使之知之之說若儼然命之曰士讀四子書守儒先傳註而猶曰知其當然

可矣更不求知其所以然則豈非大患乎

著書非求自見而有不得不著述者則孟子之好辨不得已也

明道高邁伊川著實而學者每喜明道之快畏伊川之嚴小學今學中作月課然改名爲課實仍是考定藝文高下召而教之者誰乎至於解額則今人惟患其少增額則欣然以爲特恩有言減額者則怨誹必叢集矣究之取濫而

以無用實之徒使奔競名場何當於取士之實乎大抵今
世惟事繁文士之行檢全不可問苟學政稍有嚴厲行檢
之意則多士譁然況士子散處鄉隅躬爲商賈與市井人
本無以異亦不自求別異學官有名無實士子好修與否
亦誰復知之誰復問之伊川復作謂之何哉
明道之言大抵太快如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居敬則
所行自簡克己則禮自復閑邪則誠自存之類蓋中庸只
是廣大中之細密處行簡自居敬中出私欲去則天理存
閑邪卽所以存誠此皆原非兩事是二而一也然旣言極
高明又言道中庸則正以天下人有徒事高明而不求中

庸者（如程子）靜之徒（如曲行細謹之士）行不簡者（其事愈加煩瑣）邪又言存誠正以天下人有徒克己而不復禮徒閑邪而非存誠者（如佛氏云無耳眼鼻舌心意無聲色香味觸法豈非克己之盡閑邪之至然已并天理倫物而棄之豈所謂復禮存誠者乎）故朱子必分兩截言之（朱子云會克己者才克己便是復禮不會克己者雖克己不曾復禮此更可見禮朱所言一合一分之故矣）始知內外本末大小宜有交盡之功而後可無弊也然不極高明不能以道中庸若高明而不中庸則高明亦非德性之高明矣不居敬不可行簡若敬而所行不簡則亦非所以爲敬矣不克己不必言復禮徒克己而不復禮强以制之且流空寂矣不

閑邪無以存誠徒閑邪而非存誠天下亦安用此空虛無
用之身心乎故分之乃所以善其合也然稼書牆屋之喻
則似未的蓋高明是屋之大間格中庸則屋中堂寢牆壁
以及所用之櫃闔居楔至細至密處都要合式未可以高
明言屋中庸言牆也

竊謂明道可似顏子伊川略似曾子其城大概似曾點橫
渠似子路

和靖是敦篤人半年後方得見大學西銘此在程子或有
深意然必以此爲善教之法則未免有病

靜坐中亦自有得而不可專恃此不善學之必至流於異

學

道亦器器亦道程子此語亦太渾然其曰惟此語截得上
下最分明則其旨可知矣非如羅整菴之說謂理氣一物
不容分也大抵理氣相與爲體理卽此氣中自寓之理所
謂有物有則也執氣非理離氣亦無理林次崖分言理氣
各有個理一分殊固甚明白然一氣分而陰陽流而五行
散而萬物此卽自然之理所行而理爲氣主不專屬之氣
矣心是人之神明因所存所發不同而道心人心之名以
別人字卽指形氣而言也心發於形氣則只見人心不見
有道心主於性命則人心皆道心矣羅整菴以道心爲

性人心爲情此語亦近似蓋繼之者善至靜之中天理具
焉此微而無所謂危者也性發爲情則情乘氣以動而有
中節不中節之殊是人心之危固於情上見之若使情皆
中節則人心卽道心之用矣此用字如將帥用卒徒之用非體用之用也須別實
則道心人心各有體用靜體未嘗無人心但未用動用處
有分途而出也整菴不分理氣則其見固不及此矣本然
之性氣質之性正由理氣而分而皆所得於天以生則皆
謂之性繼善本體氣以理行而氣不用事所謂天地之性
也成性以後則理寓氣中氣有清濁厚薄斯理之所存者
因有或著或隱或偏或全所謂氣質之性因是異矣如曰

理氣一物不容兩分則同然此理而已氣何爲萬殊至是
乎蓋以一言則理一氣亦一以殊言則氣殊理亦殊整菴
之見固未澈也
色難不止於事親處世而聲音顏色間有可使人厭惡者
最難檢點此非有躬自力於主敬存誠者亦見不及此
重宗子者非重宗子一人重其承祖宗後也重宗子而廢
宗子之祖若父何所爲重宗子故宗子可無後宗子之祖
父必不可使無宗祀之寄自不妨於無後然必欲繼子亦必自同祖同父者始惟昭穆不順則不
妨不繼鬼神不歆非類世有以甥壻爲子及繼異姓子爲

子者是自絕其先人以自絕其本根不孝之大也
胡敬齋深闢白沙而鄭氏以附於白沙傳中其將援儒而
入於墨歟
爲國之患莫大於算盡錙銖利析秋毫而有國者方且以
爲得計其若之何
稼書義亦敬也此語未澈孟子多以敬言義此又別一說
以義之用言也與直內方外之語異矣敬以直內尊德性
也義以方外須兼道問學工夫
王鳳洲作完璧歸趙論枉然
汲黯之直自不可及但在人君用之何如耳龜山持論又
大抵失之輭弱矣
欲辭之達必先明理養氣至哉言矣子瞻介甫之病固在
不能明理養氣然子瞻介甫之文亦不可稱爲辭達今日
其文具在人喜其才情耳按之則不勝疵病也且騁辭作
氣富麗爲工豈君子修辭立其誠之旨哉
郭汾陽不問發墓之人龜山稱其能齊物我此龜山之見
耳大抵龜山每好作此等渾容見識然細思此事不問猶可已一問便不
得住手汾陽固智士也
告子陽明皆欲守其心以應事固與釋氏之欲舉事物而
空之者稍有不同然不有窮理之功而徒任已見其不至

於拈椎豎拂自以爲皆道以極於顚倒錯亂者蓋幾希焉
故良知之派其後遂至三教一家不足怪也介甫性質剛
果而所學趨於功利又能强經義以就已見便自信不疑
所以成其執拗陽明性質警敏而行事善爲機險以其警
敏故用機險得好而功伐有所成就人無陽明之才而率
其自用之智機險之流委靡陰賊又更不如介甫之執拗
爲不失光明坦率矣愚謂告子介甫之剛愎執拗其壞事
在一時而人易見陽明之自任機警其壞人心在萬世人
不及知也
我不闢佛亦不佞佛此必深於佞佛者世間此等人甚多

用晦先生爲指言之抉其肺肝矣正學不明之故可哀也
夫
朱子集註有未及改者如唐棣郁李也爾雅云常棣棣此
栘栘夫栘也樹高大如白楊詩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此
栘栘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此郁李也又云唐棣夫
乃夫栘而非郁李矣但舊說以唐棣之華偏其反而爲小
雅常棣之華之首章而夫子刪之故泥唐棣常棣爲一而
以郁李訓之朱子既辨舊說附會小雅之非而於郁李二字則未及改耳曹交曹君之弟曹國
於宋孟子時安得有曹君之弟此皆仍舊說然無關要緊者也又如易說
卦之一索再索本義以揲著言語類自以爲未是書金縢之我之弗辟朱子
初從漢孔氏以居東爲東征以辟爲辟管叔後與
蔡九峯帖乃以前說爲非而以辟爲避居東都及豳風
鴟鴞傳亦皆未及改者然語類及與九峯帖皆有可考若

至於義理之奧則必無一字可以游移世有執一得以議
朱子之疎者蚍蜉撼大樹祇見其不知量矣又如權稱錘
爲用婺源土語抑知俗錘之訓自本漢孔氏舊井无禽禽
鳥亦不窺之或謂關西人呼井上汲水轆轤爲禽程朱失
之不考抑知井上之轆轤
關西人作琴不作禽也
告子全不知心之慊處即義觀桮棬之喻可見象山稍見
得義亦在內卻將內外看得判然以爲外求便都不是其
所見雖殊其不能精義則一故一見得此心便天地都不
管故朱子云江西人只是義襲
性即理也蒙引云指心中之理也固自切實然須知此心
所具之理即萬物之理又須知萬物之性亦各具此理但
多見不到處便自不免有失
自朝廷知以利祿誘人而不知風尚廉節故士風日下而
天下無人品矣尚期其恤民瘼憂國事乎
孔子曳杖之歌吳草廬辨之以爲後人所造然此容或有
之亦無害於聖人夫子固原非悲死也
凡事看得容易皆未嘗以身體驗故也
好名二字終不甚妙司馬溫公曰彼汲汲於名猶汲汲於
利也且好名則爲善不誠矣乃奸佞之徒每遂以好名二
字斥君子君子豈好名者而必使天下之人皆不顧名義

則豈復有廉恥乎

孔子言貧而無怨難人於貧窮困阨中能豎定脊梁瞻顧名義已是有志之士然以言無怨則猶未能自必也回也其庶乎知德者鮮矣夫子是以難之今人作此題文便滿紙是怨曾不知難字卻在何處

朱蔡翁季錄一書竟未及見

天地何處有心生物卽天地之心惟其無心所以爲天地之心然無心又非茫乎混乎之謂惟其自然而然故曰無心而自然中又莫不有一定不易之理是則所謂主宰卽天地之心也卽易簡之德也曰心曰性情皆以人事移上

一層以形容天道如所謂惟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亦然無心有心之義可了然矣

孟子言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才字便是氣質爾如此也言地有肥磽此卽受氣不同之意矣非爾殊則不能無殊可知隱隱見有氣質不同在但未指明故費分疏耳其言形色天性也卻是說有物有則之理稼書先生以此句爲言氣質卻未是

武王有不足處亦不止伐紂一事然紂自不得不伐但舉動自未盡善耳若伯夷只是聖之清者朱子論武王事甚詳

小學近思錄皆作聖之階梯學者當先讀小學若近思錄文稍高一步

以文取人不勝其弊然士子果務心得而爲文章則舉業亦何害乃不求心得而勦襲陳辭以爲富風華月露以爲工虛機小慧以爲巧揣摩風氣以求詭遇於一得則士心彫喪盡矣

陽明之誇伐憤戾足以長輕助蕩今人無知之者惟崔子鍾論及之此與朱子之論蘇東坡同而好尙其文者必不肯服嗟乎

景泰帝易儲時辭文清督餉於滇未得與其事崔子鍾此辨亦屬要緊不然以辭子之賢豈有不諫而隨之者

大約後世爲治不能正其本源百事都無處下手

狂狷中行皆以質言聖人裁成輔相欲其入於堯舜之道非但欲使之歸於中行

周詩言城朔方則以河套爲朔方近是凡祖宗未有之地不可强爭若祖宗固有之地及要害之所則亦不可輕棄然必相時度勢先自治而後治人邊釁不可輕開自彊貴於有道

節浮費不自君身始而求之於外輕改舊制其生亂宜也

明劉櫆減驛站而李自成始叛自成爲銀川驛夫因驛站減而自成無以餬口乃作流賊遂不可制此雖非自成明事亦不可救然而生亂之

道可監矣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有國者可不戒哉

成湯恩及禽獸文王澤及枯骨皆朘朘一節之仁史氏之傳予未敢深信也然稼書先生推廣言之卻可見爲治之經行法之道

韓昌黎失足在上宰相書上尊號表大節在諫佛骨表與孟尙書書今古文選家多選上宰相書而棄佛骨表是欲人效其卑汚而不欲人學其大節也

事之節文爲禮行之裁制爲義必於秉禮守義曰廉不爲非禮非義曰恥由此言之廉恥二字尤切然卻非禮義之

重者別名廉恥

韓子自言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亦因當時無儒故韓子以此自命未可盡議其妄也

求爲非常此語自是昌黎大病

高景逸謂程子之主一自周子一爲要來以無適爲卽周子之無欲此大看錯周子以欲對理言此學聖大綱程子就一事上言乃是更細密處主一無適不必是不可有欲卽如讀書本是好事然一嚮只著在讀書上至對客時心仍在書則不主於客有適而不一矣

敬以直內卽中庸之致中大學之正心義以方外卽中庸之致和大學之誠意中庸末章亦先言愼獨而後言不愧於屋漏

堂於左曰敬於右曰義其言敬只以戒謹恐懼爲始而不及愼獨者以主靜立極則戒愼不睹恐懼不聞爲持敬之本若愼獨則涉致和邊去也於義字又不言謹獨而以格物致知爲先者以格致爲平日精義入神工夫至於愼獨則應物時又須能慮也慮卽愼獨審幾之事而誠意必先致知故必以格物致知爲所以明義之端要以所致之知仍卽吾至靜中萬物皆備而不偏之體也蓋未發之中萬物皆備則制事之義非由外得主靜立極而臨事又研諸慮則於義又敬以行之一動一靜交相培養敬不止於不

睹不聞而不睹不聞爲持敬之本義不徒求之物而格物致知爲明義之端數語之間聖功備矣

敬勝百邪可該克己此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之謂也然敬該動靜兼內外愼獨亦只是敬愼獨則義之與比義以方外又復禮之功也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二亦字最妙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動而敬不言而信只是提此心常惺惺的不使一毫妄念私意得障其虛靈之本體而已林次崖懲陸王主靜之弊遂於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亦不肯說作靜時工夫誤矣尙靜時妄念橫生不能掃除則於幾之動時又何從能審愼

乎

辟子謂博文爲道問學約禮爲尊德性此語亦稍差蓋博文約禮皆道問學事博文卽盡精微知新大學之致知格物也約禮卽道中庸崇禮大學之正心誠意也朱註雖以問學爲致知爲善去惡爲格物孔子之學固如是乎以上皆讀問學兼言知行行卽以行其所知而已禮字離不得節文度數離節文度數則何處是禮謂崇禮禮字與約禮復禮無涉亦勉强別異之辭矣但博文約禮而不主之以敬則格物只流爲末學而隆禮亦僻於儀文是博文約禮工夫要皆以敬爲主而外格於物所以內致其知外飭其躬所以內崇其德則博約之歸又莫

非所以尊德性也大抵致廣大是戒愼恐懼以全此心之虛而盡精微則學問思辨以致其精又以實其廣大也極高明是愼獨審幾以擴此心之靈而道中庸則視聽言動必貞夫一又所以保其高明也溫故者是已知者不使復蔽知新則智崇效天敦厚是已能者不復累崇禮則禮卑法地禮滅而進以進行言則曰崇以卑牧言則曰卑此所謂惟精惟一而後能允執厥中而成性存存則道義之門也若吳草廬分德性問學而二之則豈非支離乎

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何等切實孔子贊易何等精微聖賢言語一揆而已

高景逸謂陽明妙悟良知不可謂非孔子之教也愚謂教非夫子之教則其學又安在爲夫子之學彼謂無善無惡爲心之體有善有惡爲意之用知善知惡爲致知爲善去惡爲格物孔子之學固如是乎以上皆讀問學錄

凡放膽皆從小心中出不小心而放膽則妄也精義以至於入神非小心何從研入若小心而不敢放膽則是其見識未到拘謹而已以下讀松陽鈔存

胡澹菴不識朱子本已不足

心具衆理謂卽心卽理此豈非襲禪和卽心是佛之說且既曰無善無惡心之體矣又曰心卽理然則理無善無惡

乎

劉靜修元儒一人

講良知更講致良知講頓悟又講事以漸修此如佛家子言萬法門中不舍一法實地理際不惹一塵遁辭知其所窮矣以上皆讀問學錄

明儒如河津薛子醊乎其醊者也以下補問學錄

朱子手筆之書莫如四書集註而集註中又莫如學庸章句然文集語錄亦不可不看須以集註爲主而後以文集語錄參稽焉可也

樂有雅鄭詩亦有雅鄭然鄭聲當放而鄭詩可存如史之

垂戒可也若今之小說淫辭則斷斷乎必不可存安得祖龍一火使人稱快乎

以讀經有得之心讀史則即史可以証經以讀史之見讀經則併經皆爲史事所牽引必雜於成敗利鈍之見矣先入者爲之主也明季文人多長於史其說經遂每失聖人之心失其本也又有一等詩文之學則惟以清麗見工縱橫見長華而不實又其每下故好作詩文亦君子所戒朱子云人而使天下稱爲文人才人其人便墮落去矣古人禮節有異端反存大畧而吾儒泯滅無存者如僧家每食先施香積此即古人飲食必祭之禮僧人誦梵經節

以魚磬此即古人諷誦詩奠世系皆和以琴瑟之意又如泰厲國厲之祀不行於官而禪和竊之以有餓口施食男巫女覡之徒不列於職而師巫道士竊之以有拜斗禳星又反切之學見於楞嚴經三十六字母出於釋神珙天文之學西洋推算甚精此必皆吾儒失其傳而爲彼所竊故也何止於先天諸圖乎先天諸圖爲修鍊家所祕而儒者鄉不及知律呂之學猶見於史氏所志及諸家所傳而其器既亡則亦終難的考惟先天圖幸存非邵子之睿智安能使方士所傳一旦反之於經非朱子之神勇又安能即圖以証之說卦不復疑也

孔子稱顏子之好學則曰不遷怒告樊遲以辨惑則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程子亦曰忘怒觀理是可見治怒爲難然喜怒哀樂俱不可不極力澈治如所喜好者聲色所哀樂者利害一片都是私欲盛流而第曰欲消磨一怒字則豈可得乎且又有當怒而不肯怒者其人必是險人有當怒而不能怒者其人必無用之人是惟中節之難也澈治之方亦曰觀理而已

寫字時心在寫字處事時心在處事此之謂主一放下字去應事便不仍留心在字放下事來寫字便不仍牽掛在事此之謂無適故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思慮不定

而程子謂之不誠以他事如麻皆妄念也敬則中有主而誠矣所謂閑邪存其誠也誠則中無私主而能敬矣所謂无妄之謂誠也復則不妄矣

井田封建不復周禮周官不行欲求小康畢竟終是苟簡張子曰爲治而不法三代皆苟治也 此條補松陽抄存

後學 烏程盧葆辰子純
祁門倪望重愚山
婺源程夢元陛園
婺源余家鼎彝伯

冷廬雜識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清 陸敬安著

冷廬雜識

冷廬雜識提要

清陸以湉敬安輯凡八卷先生為吳興清溪人博學多聞以廣文終是書雖名雜識而表章名節議論不涉於偏頗敘述詩文宗旨要歸於純正一生學識具見於是非隨筆漫錄者所可同日而語也

冷廬雜識自序

學貴於純純則不雜者之為書可以闡淵微之蘊成美盛之觀此必具過人之質仮殫畢生才智以圖之用力深斯造詣粹理固然也余不敏幼惟從事舉業弱冠即以是授徒三十五歲通籍宦游武昌未遑年政官歸復理舊業三十八歲為校官幸遂養無得令帖括典籍而勢不可舍事與願違孜孜於手披口講迄今又十七年矣仰念平生仕舉於道無聞且以心悸疾不克為堪深之思雖詩詞小技亦未成於成亦歲月棄不作暇惟觀書以悅志偶有得即書之兼及平昔所聞見隨筆漫錄不沿體例稱成八卷名曰雜識蓋惟學之不能純乃降而出於此良自愧也至於搜採之未精稽攷之多疎論說之鮮當則甚望世之君子正其失焉

咸豐六年歲次丙辰二月朔日陸以湉書於杭州學舍

冷廬雜識目錄 卷一
導師中道
藝林佳話
博學鴻詞
烏鎮
形容失實
皇甫芝庭詩
破邪論序
石屋煙霞二洞
對語敏捷
鴉胆子
潘文恭公
羅願
古書
世說新語里諺
鬢髮早白
贈僧聯
何書田
彭文勤公
首飾
卑職
后稷至文王
崇尚節儉
生員
徐楚畹
張夢廬
蒼耳子蟲
四庫全書卷帙
有美堂後記
顏中丞
驟馬駟隙
子台我朕
八仙巖
金布衣
印章
解元連捷
徐文長胡襲威
吳國次太守四六
蕭何陳平韓信
行軍之道
他日異時
胡梁園比部
徐霞客游記
蠻蛉
張太史聯
歙藝
撾鼓捕盜
周隋
唐文粹
受業
冷泉亭
黃華田詩
魚骨檜
沈曉滄司馬詩
鞭
陶安
秘法
麥粉
黃滔詩
別賦
陶淵明祠堂記
唐駢體文
漢口竹枝詞
孤山梅石圖
蔡學博
自呼其名
勺藥椒
申申十九忠臣
韓文公廟碑
汪子茜
戚公餅
桑水部
文字之鑒
陶太守聯
鄭頻伽詩
王忬楊選
三邦
吳紹述
師
編策列傳
張夢廬
蒼耳子蟲
藝文志
玉芝堂談薈
逸民榜
倪太史
四子書集注
龍荔枝貢
温八吟
四三楊
秦殿撰
王伯厚
諸葛丞相祠聯
原
當
寶來
申時行王錫爵
慎懋公
駕鴦湖棹歌
地有湖山美
陸賈中丞詩
張長清
兩浙校官集
四子書說約
六世之字命名
古今字義
曾子問子
開城門仰啟
文家操縱之筆
設封爵

西青散記
吳熊源孝廉
希踪靖節
廣風娘
木
婢稚
馮文介公
詩品
論文成
功令
皇甫汸亭詩
兄弟聯名
卷二
忠義傳
鄭太守
李方叔
七巧圖
對花啜茶
饑飢餓
路筋祠詩
陳雲伯
廖少司農
蠟燭
家禮
華歆
多石公
文信國公四六
四庫全書表文
陸太常

蚊蚋入腹
食忌
馮中丞
林文忠公
復父讐
請葛武侯祠堂碑
趙太史
多石公
文選字句
山齋留客圖
醫家四大家
五月五日生
楊少司寇
顧茶屋
舉大令
錢王祠聯
雪詩
朋友
餧
李梅卿
吳香竺詩
朱緑鈀
浙江鄉試錄敘
三續千字文
周禮
改月改年
祖孫父子同名
仲廉甫劄記
酸錢敬
李孝廉
顧侍讀
周孟侯先生
新樂府
孫愈愚
吳香圃詩
關帝誥
劉三山
沈鹿坪詩
臘
起復
葉柔庵
蝸木舍人
孔子生日
孫瀛帆詩
禱神文
獻狀
孔孟弟子
名與姓通
允征
同姓名同字
文體相似
有涓臺滅明者
七修類稿
經史數見字
一古
假頂

收補
謝少司馬
王方伯
楊恂園先生
梁元帥
梳銘
印章隱姓名
樂佑閣
沈氏姑
七夕詩
吐生
卷三
論文
陳鼎
方侍郎
趙少宰
治生
同共智慕字
違德首知
父母
賄賂免禍
于觀察詩
李忠定公
桃康肋
馮柳東
悼亡詞
子文蔚
愚汀公
帥中丞
小車機
紅豆
改姓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舒元輿銘
弘雅陽剛聯
野銘
學林
目疾秘方
訛信降人
河關歸傳
游龍杖
文昌神
善於法古
君子小人
忘己之難
諫
舒鐵雲
香屑集
胡森若
永樂大典
徐詠梅
鑑義
浙江學使署聯
進士歸班
郁老要訣
閻鹿門
茌平旅壁詞
王仲瞿
浙撫署聯
元遺山
宏簡錄
李文靖徐文靖
倫
鮑防
詩賦奇格
上
石鼎聯句詩
月
錫奴銅蜱
婁次眷
巴卿青
田聲
吳京丞
周心耕尊
明加田賦
躋履倒履擎履
天壽天夭
武功縣志
尺牘新鈔
桂林一枝
識時觀變
字
同誼
公忠
金佺峯詩
阮文達公擬疏
雙節乞詩啟
星查兄詩
吳梅村
鄭太史
徐觀察
王建孟知祥
說用兵之害
八君子圖
鄭御史
王文端公

張乖崖
張春舫
海園銷夏圖
吳國子
鄉闈覆試
朱笠亭載詩
梁學士
沈漢甫
李少司寇
凶塞山
吳烈女
鶺鴒
卷四
高東嶼
朱大令斷獄
下第詞
菱塘櫂歌
倒句倒字
曲端
質失火
明待功臣
李易安朱淑真
秋畦公取士
張八愚比部詩
破體字
金史
對對難
重字
金佗
思恵豫防
温豚生
嚴比玉
關關
王笠舫
王廉訪
墨譜
岳忠武王銅印
鹿洲公案
西南夷傳
詩分唐宋
韓侂胄函首至金
喜雨志甲民
傳述易訛
西游記
石敬塘杜重威
夏山如怒
張孝廉
吳淞川詩
張解元詩
秋鳥
天時
鸊鵜
放能免觀
史部似見之仞
葉杏兒
李安遠
胡大海
劍
范文正公子
宦寺
警枕
方術傳
史越王表
父子精相術
陳壽不妄勦人
韓侂胄函首至金
喜雨志甲民
傳述易訛
西游記
夏山如怒
張孝廉
吳淞川詩
張解元詩
秋鳥
天時
鸊鵜
放能免觀
史部似見之仞
葉杏兒
隋文帝廢長
明公主郡主
韓陵片石
七月詩
六駁
栢梁臺詩
州箴
大浣布鳳首木火油
柳仲塗文
輻重
愛惜士子
雙烈
民之父母
嚴石帆詩
馮侶笙詩
轉敗為功
討武樂檄
單傳
秋鴻館詞
邱蟹
六舟僧
志書
祖德
酒令
馬
公
雨浙輶軒錄
高伯平

樂忌
朱卿賀詞
父
疾風知勁草
煮人獄
李司馬
葛肚節公
何小山詞
倒用印
長人
明崇禎朝相
王命事
玉堂
太上感應篇
三字字
袁氏告節
顏氏家訓
程孔軒詩
亂
李空翁
春山
明儒學源流論
明書加點
方丈輞
沢地膏
大成假城爲之記
丈人晴公
刻帋禁詞
世其道德
君
母
黃狀元
湯大傷方
鄭笏君詩
郭參政詩
海蜘詩
周南卿詩
高斗樞
王紹宗
山海王戎
王
吳越
藏書
嘉靖兇獄
李杜
一代奇才
靈星門
十日一行
萬方伯
地華妹
謝侍郎
稠人為官
二鳥詩
七李仜
尊經閣祀典
外吏起家入閣
崇
疏表傑作
吳柳堂詩
方丈輞
鱖魚
科名盛事
凡將篇
義田
張太史贈
建文帝
何文肅公
蘇紹
神紅
王惺齋大令
維摩之春
九言詩
初三月
顧亭林獄事
對聯複字
俚語本佛書
論衡
卿士
鄭衆陽
王文成公用兵
玉公堂
五絕佳作
孔稚卿
文弟子
揚雄
模句
古列女傳
唐伯虎
賦韻
孔大令
裴晉公
藏書
山海王戎
王
吳越
王紹宗
鄭笏君詩
郭參政詩
海蜘詩
周南卿詩
高斗樞
潘太守詩
吳守入詩
孫春沂
左忠毅公
蔡明經
文辭駢儷
為學之道
從吉
父子同試鴻博
淩蒼沅
鯤溟姓
自然氣化
明閣臣狀元
贅語辭

瓊
明史體例
郭子儀
豫章行樂府
飛英塔
徐沖晦
元真子祠墩
文選
齊名
朝邑志
李太白瀙水貞義女碑
鄘湛若
荊軻
天祿識餘
前漢丞相謚
忩字
五聖丹
吳祭酒尺牘
學政三年六人
三世能詩
漢書造語絕異
有明一代至文
西村集
張少宗伯
三國手
續名醫類案
卷六
硯旅塘詩
姚姬傳比部詩
小本書
杯中角影
語意相似
文章流別論
清和
明政
成仁取義
知縣承襲
荊軻
歐後語
疊字
楊守諒容
方公祠
會試總裁五人
題句鐫竹
用民興利
千里駒
黃鶴樓聯
傳神寫照
博古通今
臨文不諱
姚文僖公
鉤黨
廣史
明史
閻作佛圖
水龍
劉園
父為部民
疊字詞
活人種竹
陳太僕
烏鎗吉祭酒
聊齋誌異
未婚守貞
朱莊
不繫園
陳殿撰詩
齋號
五泉雪水
周文忠公
錢景顏先生
武昌府署聯
金元玉
水仙
傳臚
魯雲崖大令
西湖
童二樹畫梅
功在怨磨
葉磐陂先生
玩好不可溺
詩酒券
桐鄉
萬壯節公詩
四代同堂
璞玉之喻
聲少宗伯
班馬異同
禽言
三殿五城
宋四六
歲
詠史詩
燕會
著述當自定
賂君詩
器銘
沈又希先生
吳小來大令
疏用嗚呼語
海忠介公
猴經
汪太史
皇甫養亭先生詩
羅漢像
孟子外書

百家唐詩更堅志
小山詞鈔
鵝湖泛月圖
漢磨
浙闈號舍
任昭才
戴石屏詩
逸民列傳
王節愍公
集字聯
四書逸箋
彭澤父
夜紡授經圖
明登科錄
弔腳痧
羊車
卷七
陳忠愍公
西湖長生祠
都門竹枝詞
馬從龍
掁泰偶和詞
劉後村
報喜
唐冰溪先生
吳烈女
戴益生
知不足齋叢書
明倫堂聯
飢飫錄
賦重發端
宋石經
三字經
教子
從祀
明代縣令
屠太守
明季大臣
小詞長調
歐陽公七律
西湖秋柳詞
鴛水聯吟
蔡浣霞先生
浙西要害
陳學博詩
天一閣
禁咒治病
子矜非淫詩
房暉遠
更迭交戰
嚴氏玉藏書畫
沈偃傳方
歸宮磨
刑名幕聯
府州縣同名
著誕
寫書求官
追尊稱帝
姚兵部
阮文達公聯
學宮聯
許氏科第
趙儀姞詩
大佛寺聯
世次
唐明府
沈胎簪詩
上官皇后
胡寨
吳中行
卿仲望作銘
斛銘
龍井寺
竹杖漫厠
妝域
歸去來辭序
一字師
劉太史詩
忠愍錄景忠錄
李艾軒師詩
梁楚生詩
張王侗聯
卹蘇詩
改官詩
今勝於古
地志
沈菁士詩
許秀山
積椰
李
理財
鹿坪師聯
鼠
戴孝廉詩
舊壯節公朋詩
避諱
明閣稿
經學理學
劉輒
養一齋詩話
鄉畇公輓聯
九言聯
觀龍舟詩
顧橫波小像
千字文
姚明府
徐阮都師詩
元駢體文
學醫宜慎
悼南田詩
繪畫

沈觀察
金總憲論詩
岳小坡詩
舅氏周退堂先生詩
朱梅叔
關侍郎
明狀元爭奪情
嚴伯牙詩
西山文集
石灰
卷八
舞走
羊
晁具茨詩
獨寢不愧於魂
楊修劉顯
古今人表
二母知人
李德裕張字敬
荀松女
鳩槃茶
四字異體
烏程三相國
久任
田田錢錢
作者七人矣
鄉會試題
宋鄧山詩
遷居詩
三石公詩話
湯將軍殉節詩
吳雪坡詩
蔣禮山
字宜從今
題棺
江西三魏
沈觀察詩
韜光
乾霞亂
劉忠義
眉生姪詩
勞孝廉
徐觀察
難經經釋
任子不齊
聽訓齋語
陰夜詩
王微之
桑水部詩
仞
邱大理
鄭中丞詩
程叔夜
放甘而酒冽
鄭侯
卻葬
楊忱咎
採芳集
寧干馬甲
良心宮
朱文正公詩
一綫天題潮
場屋中忌諱字
兩世秋元
像
恩科
志學箴
高文端公
油汙衣方
眉生姪詩
劉忠義
徐觀察
難經經釋
任子不齊
聽訓齋語
王微之
桑水部詩
程叔夜
放甘而酒冽
鄭侯
卻葬
楊忱咎
採芳集
寧干馬甲
良心宮
朱文正公詩

兄弟叫登科
譚綠生詩
雅訓樸語
先生
終篇用也字
呂氏春秋
陳樸堂詩
嫗媚柳是
歷代甲子紀元表
甲癸說
彡石公聯
犬門
江忠烈公
姚梅伯詞
孔太恭人
說鈴珊詞
史倚元
宋歐傳
俞生降福
王穀塍
徐敬齋明經
御昀公撰聯
靜宜女史詩
孔宥函司馬
壽序
宋傳平方
大錢
筆鶴樓
陳參議
赤水元珠
小琅玕山館詩
周遇吉
赤城雜詩

清　桐鄉陸以湉敬安著

尊師重道

雍正二年二月奉上諭帝王臨雍大典所以尊師重道為教化之本朕覽史冊所載多稱幸學近日奏章儀注相沿未改此臣下尊君之詞朕心有所未安今釋菜伊邁及四月大興舊儒漢學士方網為厥少峰太守榮作後記手書刻石於學之西偏記為歐公作也韓紆折湯之致不及歐公而微義深旨有裨吏治特錄於此昔歐陽子為梅公俌作記以游覽之勝歸於斯堂愚鞠非之梅公取賜詩地有吳山美之句以名其堂而歐公實切杭湖言之昌為而非之乎君子於人宜擇所當務者以告之錢塘湖山之美則一語足矣何賴乎作記為斯記者宜舉習俗之工巧也屋之華麗悉棟而勉以勤儉持以淳厚然後所謂高完安樂者貞之於永久必如是以言所有者有風俗之美焉杭人文藝甲於東南遑者浙西文淮紫陽院課諸編多尚華縟是宜崇經術使士皆研精傳注不苟為炳娘之觀然後風會益趨於淳實必如是以言所有者有文章之美焉歐陽子豈不知此而徒娛意繁華之足稱哉今則官清而政平士務學而民安業脊入於聖天子綏和壽育之中使歐陽子居今日其文當不如彼矣友嚴子少峰即歐陽子所謂清慎好學者也故藉舉最所疑於歐陽文者為吾嚴子記之

博學鴻詞

康熙己未乾隆丙辰兩次博學鴻詞其制微有不同己未三月試一百五十四人取五十人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人丙辰九月試一百九十三人取十五人一等五人二等十人丁巳七月補試二十六人取四人一等一人二等三人己未試一場賦一詩一丙辰各一第二場經史論各一己未取者進士授編修餘皆授檢討其已官卿貳部曹若政事議者皆授侍講丙辰取者一等授編修二等進士舉人授檢討餘授庶吉士跪拜散館有改主事知縣者己未自大學士以下至主事內閣中書庶吉士兵馬指揮劉服黃服補服等官皆得應舉丙辰三品以下官應舉者部駁不准與試己未凡終喪革職之官皆得與試丙辰部臣不知己未舊例以為恒職已未取二十六人丙辰取七人已未王項齡丙辰劉綸入閣皆江南人也其次則浙江為盛已未取十三人丙辰取八人

有美堂後記

吳山有美堂故址久廢今杭州府治後堂乃牝是名刊歐陽公記於屏門嘉慶癸酉夏四月大興翁學士方綱為厥少峰太守榮作後記手書刻石於堂之西偏記為歐公作也韓紆折湯之致不及歐公而微義深旨有裨吏治特錄於此昔歐陽子為梅公俌作記以游覽之勝歸於斯堂愚鞠非之梅公取賜詩地有吳山美之句以名其堂而歐公實切杭湖言之昌為而非之乎君子於人宜擇所當務者以告之錢塘湖山之美則一語足矣何賴乎作記為斯記者宜舉習俗之工巧也屋之華麗悉棟而勉以勤儉持以淳厚然後所謂高完安樂者貞之於永久必如是以言所有者有風俗之美焉杭人文藝甲於東南遑者浙西文淮紫陽院課諸編多尚華縟是宜崇經術使士皆研精傳注不苟為炳娘之觀然後風會益趨於淳實必如是以言所有者有文章之美焉歐陽子豈不知此而徒娛意繁華之足稱哉今則官清而政平士務學而民安業脊入於聖天子綏和壽育之中使歐陽子居今日其文當不如彼矣友嚴子少峰即歐陽子所謂清慎好學者也故藉舉最所疑於歐陽文者為吾嚴子記之

博學鴻詞

康熙己未乾隆丙辰兩次博學鴻詞其制微有不同己未三月試一百五十四人取五十人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人丙辰九月試一百九十三人取十五人一等五人二等十人丁巳七月補試二十六人取四人一等一人二等三人己未試一場賦一詩一丙辰各一第二場經史論各一己未取者進士授編修餘皆授檢討其已官卿貳部曹若政事議者皆授侍講丙辰取者一等授編修二等進士舉人授檢討餘授庶吉士跪拜散館有改主事知縣者己未自大學士以下至主事內閣中書庶吉士兵馬指揮劉服黃服補服等官皆得應舉丙辰三品以下官應舉者部駁不准與試己未凡終喪革職之官皆得與試丙辰部臣不知己未舊例以為恒職已未取二十六人丙辰取七人已未王項齡丙辰劉綸入閣皆江南人也其次則浙江為盛已未取十三人丙辰取八人

廂中丞

地平廂靜守中丞布深乾隆時官平度知州因公事在省過過大水民皆登城避水太夫人命吃發倉穀賑畫數賑饑為上官所劾上諭有此賢母好官為國為民權宜通變設撫不加保奏翻加參劾何以示激勸乃即推知府母子三品封衔後官至巡撫子綸由拔貢官至直隸總督謚清恪孫伯熹由翰林官至浙閩總督歷考前史擅勢倉廩振民者間或蒙朝廷嘉獎從未有褒龍優隆若是者卓哉遭遇聖朝所致異數而天之所以報施者亦至矣

烏鎮

吾里舊名青墩有溪為界溪東曰青鎮屬嘉興府桐鄉縣西曰烏鎮屬湖州府烏程縣故又名雙溪今則概稱為烏鎮近日名流過烏鎮詩不少惟仁和杭董浦太史世駿一律最切當蒼涼而北概六色一灣通遠樹歸帆隔斜陽戍壘空風流思九老顯朝倚孤蓬回首吳趨路荒荒有朔風蓋由蘇之侃有投遠必過鎮之西北概其地乃吳江震澤秀水桐鄉烏程歸安交界之所也

騶陳騶陳

史記張良魏豹傳皆有人生世間如白駒過隙語又李斯傳云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騾過決隙也墨子云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隙也今人引典祇用騶陳騶陳者

形容失實

史傳有形容失實之語如史記蘭相如傳記相如持璧卻立倚柱則曰怒髮上衝冠趙奢傳記秦軍武安則曰屋瓦盡振項羽本紀記羽與秦軍戰則曰楚兵呼聲動天諸侯皆栗栗伏矣蒙恬傳稱其虛而不覺其虛彌覺其妙此龍門筆法所以獨有千古也晉書王述傳載其語而增一句曰怒髮衝冠為之裂則近於拙矣

子台我朕

尚書酒誥古誥也子台我朕等字佳甚見論語中吾我子等字亦復參互用之如二三子節先言我後言吾有知乎哉節先言吾後言我子疾病節先言吾後言予孟子好辯章則先言予後言吾終言我蓋文家錯綜變化之法已肇端於斯

皇甫之庾

吾邑皇甫之庾茂才堪躬酷嗜鄉里無間言工作試帖讀應試賦春隨人意生詩

石江花三月暮潮平半池春見賞於學使者入洋所作試帖詩甚多惜身後散失殆盡

八仙巖

台州城西北隅八仙巖奇石布列境絕幽勝旁有小池水清冽可愛名曰鑑泉巖前呂祖殿樂方縣乘來者不絕殿中斜聯數十惟臨海戴孝廉兆潮作最佳看下方援援紅塵富貴幾時祇抵五更炊黍夢淵上界茫茫浩劫神仙不老全憑一點度人心

破邪論序

破邪論序最為世所寶貴余觀昆山葉橅君奕苞金石錄補謂破邪論序有五太史令傅奕駁葉護淺識應非常乃穿鑿短篇憑臆改正覺法師駁彼後昆撰破邪論一卷夫以僧兄人奕破其妖妄識者題之今反以為邪世南從而和焉何也又觀桐城姚姬傳比部鼐惜抱軒筆記謂破邪論序自署銜太子中書舍人太子官但有中舍人安得有中書舍人永興父名玩而序中用辭務字此必唐時俚俗寫聞見者所妄作偽託欲以自取重於世耳以二說證之其非永興書可知吁世俗鮮精察之識而以偽為真者多矣不獨此帖為然

金布衣

錢塘金布衣農畫梅竹蒼勁絕俗晚又畫佛自署號最多曰冬心先生曰稽留山民曰曲江外史曰昔邪居士曰龍梭小客曰百二硯田富翁曰心出家庵粥飯僧余於杭城骨董肆得其畫竹一幅題曰凌霜雪節獨完我與君共歲寒筆墨高古良可寶玩

石屋煙霞二洞

杭州石屋煙霞二洞皆在南高峰下余於咸豐辛亥佳濺由赤山埠折而南行二里許至石屋嶺嶺不甚高有亭可憩踹嶺即為石屋洞寬廣三丈深丈許中鑿釋迦佛諸菩薩像四壁鐫羅漢五百餘皆塗以金左壁題名云陳襄蘇頌孫奕黃顯曾孝章蘇軾同遊熙甯六年二月二十一日按志稱東坡題名字甚漫漶相傳寘葉時鐫去茲所題字畫完好而筆法俗媚定是近人偽託題壁詩大半剝落不可讀惟道光二十年郡人曹箱隸書銘十三字尚可辨識云欽峯今石屋中有素書今留我讀洞西北有窟甚深顧曰滄海浮螺捐南有一洞曰棲雲汶上劉玉坡制軍韻珂所題有記刻石東又一洞為石別院東北又一洞為小石屋皆製佛像洞額題曰湖南第一洞

天狀字已成洞外屋舍傾圮門徑亦無惜無好事者為之修闢又行二里許過滿覺隴為煙霞嶺嶺峻甚石滑不留扈從攀緣而上半里始抵洞洞在嶺之顛有廟十餘楹結構小而軒宇明潔翛然塵外登樓望遠隔江諸山皆在指顧洞深四丈廣丈許外寬內隘皆刋佛像有姚伯昂侍郎元之題湖南第二洞天隸書左壁吳越十人功德塔尚存俗稱千官塔上有都指揮使吳延爽題名延爽乃吳越文穆王恭懿夫人弟也寺僧智慧為具午飯小住半日俗塵淨滌猶謂石屋之曠爽雖勝煙霞而幽奇遜之且凡洞皆在山麓此獨在嶺脊凌虛縹緲富為西湖諸洞之冠

印章

印章以切為佳錢塘袁簡齋太史枚之三十七歲致仕蕭山汪龍莊大令輝祖之雙親母紀誥最新確他若熟化鄭板橋大令燮之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行聖公孔慶鎔之九歲朝天子則自述其遭遇也歸安孫太史辰東之其于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則道其形狀也錢塘陳雲伯大令文述之圖扇詩人則以圖扇詩受知於阮學使也至如楊鐵崖之湖山風月福人之印唐六如之江南第一風流才子魏叔子之乾坤一布衣則尤顯著於世非此三人要皆不能當也

對語敏捷

高宗純皇帝燕見詞臣出對曰冰冷酒一點水兩點水三點水南昌彭文勤公元瑞應聲對曰丁香花百人頭千人頭萬人頭儀徵阮文達公元在翰苑時仁宗睿皇帝以經學應左都御史某忌之但稱胡詞章遂不得召見卒困抑以死徐有青藤書屋四燕兒命以其姓名屬對公即對曰伊尹對語不難難在敏捷非有夙慧者不能

解元連捷

解元中式幾中會元而抑置第二者一為乾隆壬申恩科浙江解元李祖惠秀水人是科會試已定元矣總裁海甯相國陳公世倌以同鄉引嫌改列第二而以第三郎嗣宗太倉人掄元李歸班官終江西高安縣知縣一為嘉慶戊辰恩科江南解元顧元熙吳江人已會試總裁錢塘相國費公淳取列第一侍郎英公和以第二名孔傳綸二三場奧博多奇字遂易置焉顧終翰林院侍講識者謂李顧闈作實勝卻孔使不抑第二則三元可得矣豈非命乎又德清許方伯祖京乾隆戊子領解己丑會試卷已摘棄為武進劉文定公綸搜得驚詫曰有文若是而棄之乎偏示諸總裁皆嘆賞即定元其先定元之本房謂此卷乃禮記俗謂禮記為孤經乃言孤經不可中元文定保問久之遂置第五至今首藝猶膾炙人口而會元徐閬之闈作世鮮有知之者

對語敏捷

高宗純皇帝燕見詞臣出對曰冰冷酒一點水兩點水三點水南昌彭文勤公元瑞應聲對曰丁香花百人頭千人頭萬人頭儀徵阮文達公元在翰苑時仁宗睿皇帝以經學應左都御史某忌之但稱胡詞章遂不得召見卒困抑以死徐有青藤書屋四燕兒命以其姓名屬對公即對曰伊尹對語不難難在敏捷非有夙慧者不能

解元連捷

解元中式幾中會元而抑置第二者一為乾隆壬申恩科浙江解元李祖惠秀水人是科會試已定元矣總裁海甯相國陳公世倌以同鄉引嫌改列第二而以第三郎嗣宗太倉人掄元李歸班官終江西高安縣知縣一為嘉慶戊辰恩科江南解元顧元熙吳江人已會試總裁錢塘相國費公淳取列第一侍郎英公和以第二名孔傳綸二三場奧博多奇字遂易置焉顧終翰林院侍講識者謂李顧闈作實勝卻孔使不抑第二則三元可得矣豈非命乎又德清許方伯祖京乾隆戊子領解己丑會試卷已摘棄為武進劉文定公綸搜得驚詫曰有文若是而棄之乎偏示諸總裁皆嘆賞即定元其先定元之本房謂此卷乃禮記俗謂禮記為孤經乃言孤經不可中元文定保問久之遂置第五至今首藝猶膾炙人口而會元徐閬之闈作世鮮有知之者

鵪鶉子

鵪鶉子治休息痢敘程杏軒文囿醫案甚稱其功效用三十粒去殼取仁外包龍眼肉撚心每晨米湯送下一二服或三四服即愈此藥味大苦而黏力能至大腸曲折之處搜逐濕熱本草不載見於幼幼集成稱為至聖丹即苦參子也藥肆多有之吾母周太孺人喜施方藥以治休息痢無不應驗兼治腸風便血凡熱痢色赤久不愈者亦可治惟虛寒下痢忌之

徐文長胡穉威

明山陰徐文長渭與我朝山陰胡穉威天游才相若遇亦相似文長為諸生時提學副使薛應旂閱所試論異之置第一及為胡宗憲所知秋試輒當極力為之地卒為胡宗憲所遏竟以諸生終胡以明經應博學鴻詞試鼻血汙卷扶病出比應京兆試翰林某入閫分校自謂曰吾必中胡某為閫榜光卷落其房而某不能句讀即鉤勒皆悞時乾隆辛酉年也比甲子長安朱某以庶吉士分校順天其父與胡素交好倡言入闈不中胡君卷則爾輩剜吾目及得胡卷又以奇古不能讀反加紅勒焉卒未以經學應左都御史某忌之但稱胡詞章遂不得召見卒困抑以死徐有青藤書屋

吳胡有石筍山房集皆傳播藝林遇不遇僅一時耳其才則千古矣

潘文恭公

吳縣潘文恭公師世恩試童子時終日端坐不雄試席吳縣令李祖亭達春異之拔置前列因出對云范文正以天下自任公對韓昌黎為百世之師又云青雲直上公對冰紈方來孚決公必貴後為狀元宰相某公晤聊云大富貴亦壽考蓄道德能文章說者謂今代偉人非公莫能當此語也

吳薗次太守四六

江都吳薗次太守綺送王夙亭司李維揚序云官名大李地有垂楊塚對絕工永二聯云嗚呼風雅海內朋友之道衰行誼亭而治化之本固子之往矣言修謝傅之廿棠我且歸即川訪岐公之芍藥筆力夙健語意亦細膩沈著不減以妍麗見長

羅顧

宋羅汝楫子駿知鄂州有善政曾鞏作木傳引新安續志謂鄂州大旱駿立日中請禱致疾而卒王祚作小傳後序亦云然乃宋史謂知鄂州以父嫌不敢入岳廟一日自念吾政無媿汪何之而片禱死於像前是欲假以神忠武而適見其妄也聰明正

直如忠武當四其父之惡而謚以其子哉

韓信陳平

蕭何聽鮑生之言進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又用召平之言謝封邑以自汙遂釋前祖之猜疑陳平從陸賈計以五千金為高祖壽而安劉賀之託交驩周勃用能誅諸呂而安劉氏之託撫趙服與又用荊逋之策解兵而定臨蓝此三人者皆智慮絕人而猶賴謀猷之益可知事理之奧取諸已者寡而取諸人者宏也

古書

古書之名今有改減其字者如周易捆易經尚書捆書經孔子家語祇稱家語五代史記去記字古列女傳去古字白虎通義風俗通義皆去義字說文解字二字世說新語去新語二字習俗相沿有不知其本名者矣

行軍之道

孫堅孫策皆以單騎出行為仇家所殺裴公討吳元濟亦嘗率輕騎觀兵沱口城以詰旦掩襲幸吳元濟有備力戰卻之不然殆矣故聖人行軍必以慎為先以謀為主誠慎之也

世說新語里諺

里諺見於經傳者最古史記漢書次之其百家之書則惟世說新語為後世所樂稱以其辭之質而雋也試略舉之舉卻阿堵物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阿堵猶言這箇也那得乃爾失士卒情外人那得知那得猶言何得也今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一出猶言一次也何乃漚吳人以冷為漚也拉攞自欲壞拉攞猶言摧裂也殊不爾聊復爾耳爾猶如此也歎息絕倒當復絕倒絕倒猶言笑倒也善於託大託大從容博暢之意儈人儈道人儈奴儈兒吳人以中州人為儈明其為別種也使君如磐地正自爾磐阿兒子敬磐與阿皆語助辭下官家有兩婆千萬婆亦語助也至於前此所已有者如太邱問炊何不餾餾字見備雅唐突西施唐突見後漢書此類尚多不備述也

他日異時

他日有作前之日解者孟子吾他日未嘗學問是也有作後之日解者論語他日又獨立孟子他日見於王曰是也異時亦然史記秦始皇本紀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

明江陰徐霞客宏祖游記敘生平游歷之處由中國徧及遐荒自弱冠丁未年二十二即出游至崇禎己卯自滇得足疾歸幾於無歲不游無地不到其游也持數尺鐵作倚杖以探險幽險能霜蹄下宿能忍數日飢能撲食即飽能濕衣即乾能徒日從叢菁縣崖歷程過百里夜即就破壁枯樹下然松拾穗記之蓋其尤勇往獨前性命不顧其游他人之游僕來興之所至惟霞客聚集生全力專注於游遂創千古未有之奇其游記逐擅千古未有之勝霞客亦能詩題小香山梅花堂云春隨香草千年艷人與梅花一樣清流利可誦

何書田

青浦何書田茂才其偉居北鄰山下工詩家世能藏書田益精其業名滿大江南北侯官林文忠公則徐撫鄂時得軟腳病何治之復招贈以聯云箱井活人真善客鈐山編集老詩翁由是投分甚密而何介卿自撰水嘗千以私人皆重之

蠷螋

蠷螋音婁搜縣名玉篇曰蛛蝥謂雅曰蠷螋江浙呼蛛曰蠷蛛蛛蝥二語多心狀如小蛛蛛而體較短淵匿居隱處射人影令人生瘡如熱拂而

人刻作寶熱十年方玉書此作螺紋脫以刀細收腹中土以嗽和塗之再塗即能近又傳一方以人夜以照生瘡成之影於壁白漸淡流之即愈此皆以影治影之術能類相感抑何神哉

彭文勤公

南昌彭文勤公元瑞天資絕人好學浙江時試卷皆自閱几置卷數百二僕侍側左展右收卷俯環不熟侍者告疲公優游自若也按試告示有大場則萬卷全收小試無一字不閱浙試得人最盛所取文不限一格而論識力詞采氣局色色皆妙試卷萬餘編加評騭著語不多切中作者之病至有奉落卷而感泣者各品其先後為而不仿卷評一字曰臧因是發憤揣摩盡變其技即於次科提名是科副主試才耕亭閣學元銘出閘後聘公聯元開士頌之自吳於越請公文者如韓歐陽公在翰林時高宗純皇帝命作尚有八士至李蘭破題先示首句云舉八士而得其七公即應聲云皆兄也嘉慶丙辰聖製新正千叟宴卑仍於宴赴臣於重華宮請命原臣次韻和仰倩人代作所和嗟字意不愜屬公改正公即易以帝典土誤三日若臨深履薄五日嗟一時和者皆莫能及

張太史嘯

錢塘張太史曰衛學優品總通精後不與當道往還熙蘇不織請然自得題聯於堂曰相對半床書淺漸臻聖域但啟一瓯粥誓不入公門

首帥

毛詩副并六經傳云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首飾二字始此劉熙釋名有首飾編凡兒見幷幘衿纓幷項之屬皆列焉是統男婦而通名曰首飾矣今獨以施婦人叙珮等物蓋猶沿詩傳之說

欽幹

俗越日小殮三日大殮蓋望其復生也今則越日大殮者多矣禮三月葬蓋死者入土為安也今則招魂不葬者多矣死大事而混也非通風俗之蔽亦人情之偷也

卑職

元史淸名稱上相柱修頭金朱史卑賤自稱卑職於時官尚林侍讀學士乃為此稱今翰林於上官前稱晚生惟外官自五品以下見上司則自稱卑職

捕盜

其謀後即為述子化及智及所誅報復之道昭昭矣

崇尚貞節

墓誌婦人之書再適也見於陳子齊之為太令人黃氏墓誌銘女之書再適也見於陳子齊之為仁壽縣君高氏墓誌銘蓋宋世士大夫家婦女再適者不以為異故范文正公年譜真書其母謝氏再適長山朱氏今制崇尚貞節婦人再醮者不得請封雍正元年詔真省州縣各建節孝祠有司春秋致祭所以勵風教維廉恥者至矣宜不復沿陋習也

唐文粹

姚鉉唐文粹中歐陽詹白明誠論呂溫諸葛武侯廟記立說頗讓韓昌黎韋華傳意致不及七誡傳似可不選至段文昌平淮西碑違避韓作何取彼而舍此如愛其才藏則美不掩存之則然其大略以復古為主搜擇博而別裁正一代文物之盛賴是以存宜其編文選而垂範來世也

生員

日知錄謂宋德七千萬天下生員三萬有奇蓋現存之數也今天下歲取生員二萬

五十三百餘名約計現在之數以三十年為準凡歲試科試各十共得生員五十餘
添名可云盛矣

受業

門生謁座師房師帖祇書姓名蓋始於國初御史楊雍建言中式士見主司但用姓
名書帖不得稱門生今惟手板書姓名而無稱謂若用之東啟則皆書受業蓋以避
門生之稱也

徐楚畹

浙閒徐楚畹學博善遷鄉薦後田於公車家徒壁立以星命之學游歷江湖三十餘
年實寓吾里北宮后為人論一命無貴賤皆取百錢題一詩簡端云若肯妄為些子
事何須更涉海濱兒童莫向先生笑強似人間造孽錢後官天台教諭卒於任

冷泉亭

杭州冷泉亭有聯云泉是幾時冷起峯從何處飛來相傳為董香光句又天台范倫
選題聯云滌熱腸泉是冷妙衛淨土峯故飛來句有作意西安吳幸峰學博慶泰謂
故字平仄當以特字易之良然

張夢廬

同邑張夢廬專門千里醫名隆赫道光間應聞浙總督無錫張文靖公之聘至閩時
公患水腫已劇猶篤信草澤醫服攻水之藥自謂可痊張乃群論病情反覆數十言
勸其止藥私謂其僚屬曰元氣已竭難延至旬日矣越七日果卒其論大略云專科
以草藥為九為醴峻劑逐水或從兩足滂溢或從大腸直瀉所用之藥雖秘不肯洩
然投劑少而見效速其猶利可知夫用藥猶用兵攻守之法參伍錯綜必主於有利
而無弊從未有病經兩年食已數次不辨病之淺深體之虛實祇以峻下一法為可
庸投而屢效者蓋此症之起初因飲啖過多以瘧疔而無不獲愈間邑友人鄭拙言學博夙鍾生川化亦救治數人彼地無
之是由乎源之委若非守候食之頃葬即暴泄之劑不當劑施用兵而無節制則
兵反為病潛師無餉而專恃追則民盡為寇公何忍以千金之軀輕其弧矢之御耶
彼華澤無知守一已之師僨國倪倖於萬一以治黎庶勞形之法概施諸尼民倚賴
之乎設則國之他不效則亂食其肉猶可追乎此愚之所加心疾首而誰仰藥之說
也語殊切直特錄之以告世之勞逸於廟堂者張有謁孫宮保句云身思報國仔肩
重祇為愛民揹子難此所以閒游草中

魚骨梳

台州城中東嶽廟有魚骨梳澗一尺長大節中平兩端曲形似欖廟祝云是魚之尾
骨其脊骨更大在海濱其廟中按隋書漕國順天神祠前有一魚脊嘗其孔中通馬
騎出入蓋視此更巨矣昔人謂水族惟魚最大信然

沈曉滄司馬詩

吾邑沈曉滄司馬炳垣自幼好為詩以名孝廉為外吏手腳鞅塵不廢吟詠佳句如
鎮江云岸高山比勢地臨水為門天津云閘鎮東西鑰河流大小泊舟泊京口云大
觀影日月孫勢出樓臺皂河云鵲情隨水遠柳意得春先揚州云明月隨人過淮濱
暗潮帶雨入江城過皇湖云遠水帆飛林影外高樓人在雁聲中皆超心鍊冶不
愧作家

藝文志

小書塾文志凡小說家書無不採錄稱不及胠篋之賊試帖之詩明史藝文志不列
名家時藝稱蓋史例宜然也

劉寬雅量鼻俱用滴鞭又崔伯謙用熱度為鞭不忍見血示恥而已此皆無恍慈惠之師矣

玉芝堂談薈

徐應秋玉芝堂談薈類抄故實聚牘連章可稱華編然比書尚有一失一則搜羅未備正史猶有所遺一則援引昔人文雖每不標明某書前之失猶可言也後之失既非體要且蹈損善之愆矣

陶安

明太祖優仕陶安賜門帖子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此推劉基宋濂乃足當之安嘗自謂謀略不如基學問不如濂語非謙也劉宋晚歲帝眷漸衰而安獨以禮遇終余按基卒於洪武八年濂卒於洪武十四年而安卒於洪武元年然則安亦幸而早亡得以保全恩寵耶

逸民榜

乾隆癸卯科浙江鄉試首題逸民伯夷叔齊廣仲夷逸宋張柳下惠少連後儒者鮮發策時稱逸民榜嘉慶癸酉科剛毅木訥近仁所取文皆恬靜之作後第者絕少

時稱啞機

因子科題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所取文皆動宕發皇登第者獨多時稱寧檢大抵場屋文字經理宜精而才不可使審法宜密而筆不可枯必也以沈實之思運高華之紙風骨近於古而聲調合於今斯為衆業利器

秘法

杭州吳山有售秘法者一人以三百錢購三條曰持家必儉飲酒不醉生錢斷根固封慎重而與之云此訣至驗慎勿浪傳人也歸家視之則曰勤儉曰早睡曰勤掃而已大悔恨然理不可易終無能詰離也

倪大史

寒澤倪大史師孟幼穎悟七歲時與舅氏同塾讀書舅氏作謎云兩口相爭一口勝兩口相爭一口敗之倪應聲曰蔡大龜也容於席間令作謎亦破題者倪即云且以謎名可食而不可衣也

麥粉

嘉慶己卯冬杭城大火一王姓家四隣俱燬而歸然獨存人詢其家有何善行則曰燒餅惟五世不以麥粉洗衣服耳余按仁和沈柳村大令亦然災後裁詩云麥為百

穀之始所以養人之生者甚厚歲時世人每以之漿洗未滅甚至福禍凡緣亦用之云如是則耐久且切去垢也今試以一家計之每日約費麥三合通十七省四五千萬家計之每歲共需麥四五千萬石噫乎儉之則階四時食之則偏天下徒以區區汙私潔衣之故虛擲山積之溝瀆中暴殄天物無踰於此安得家喻戶曉而為世惜此無窮之福耶此論最為明切無如舉世習慣莫知警戒也

四子書集註

士子習四子書皆恪遵集註而往往不能全論乙未歲在京師同人宴飲秀水汪子茨同年喜舉令云述外國四書一句不能者罰歌無以應譁然云此書從未寓目得毋杜撰耶汪曰出孟子仁也者人也節集語非僻書也愉視果然乃各飲罰酒偶閱董東亭太史潮東皋雜鈔云周雅揖清廟以康熙己未召試入翰林一日入直聖祖忽問以增廣生員四字周不能對上哂之曰四書尚不讀全何云博學復檢之乃在子適衛章圍外註唐太宗孟增廣生員云云可見當日鴻詞中人已如此矣

黃滔詩

錢塘袁簡齋太史枚隨園詩話載晚唐人辭某節度使七律前四句云去違知己住遠欲策羸驂屢遊巡萬里家山歸養志十年門館受恩多以為一往情深必士君子中有至性者惜不記其全章與其姓名按此乃黃滔辭刑部郎中詩其下半首云鶯聲歷歷秦城曉柳色依依灞水春明日藍田關外路連天風雪一行人第二句乃是欲發羸蹄進退頻滔字文江莆田人昭宗乾寧二年擢進士第官四門博士後遷監察御史裏行充武威軍節度推官王審知據有全閩而終其身為節將滔規正有力焉滔又有題陳山人居句云隔岸青山秋見寺半床明月夜聞鐘寫景亦佳

龍荔枝貢

宋李復古迺留守洛陽始貢牡丹蔡君謨襄為福建路轉運使始進小團龍茶賢者乃亦為此南宋洪君疇天錫為福建安撫龍荔枝貢俊賢勝前賢矣本朝道光元年顏惺甫制軍倫巡撫福建亦奏龍荔枝貢

別賦

江文通別賦起云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乃賦中絕調俊惟王子安仿之作采蓮賦云非登高可以賦者惟采蓮而已矣調雖相似情韻則不逮矣

江人也

玉定係唐摭言謂温庭筠燭下未嘗起草但籠袖凭几每賦一吟而已故坊中號為温八吟孫光憲北夢瑣言謂温庭筠才思豔麗工為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時人號温八叉今八儀典但知有八叉罕知有八吟矣

陶淵明祠堂記

陶淵明五柳先生傳歸去來辭皆有悠然自得之趣視矯世絶俗之士相去懸殊後世但知其人品之高卓越千古即史氏亦僅以隱逸目之惟宋羅端良願祠堂記最能得其品誼之實其略云淵明生百代之後獨翛然任實雖清風高節邈然難嗣而言論所表篇什所寄率書生之素業或老農之常務仕不曰行志聊資三徑而已去不曰為高情在駿奔而已饑則乞食醉便遣客不籍琴以為雅故無絃亦可不因酒以為達故把菊自足真風所播直掃魏晉澆習又云在縣日淺事雖不具見然初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助其子而慇祥縕縕之意與視儕等不殊只此一語便可祠之百世迹其求邑雖指公田為酒之利然來去以秋冬仲月非播植之時而傳遽有種秫之數又督郵小兒雖不束帶向之固自未害不足遽用是日決去留也此為未深知淵明者端良此文及淳安縣社稷壇記甚為宋子所稱蓋以持論之獨精也

四三楊

陽湖趙雲松觀察翼陔餘叢考謂史有三三楊乃曾楊駿楊珧楊濟唐楊憑楊凝楊凌明楊士奇楊溥楊榮也按元史楊浚棄城人與中山楊珍無極楊卞齊名時人有三楊之目是有四三楊矣

唐駢體文

新唐書不錄駢體文然亦間書一二如駱賓王為徐敬業作檄斥武后罪云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于公異為李嚴作平朱泚露布云臣既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封敕為武宗作詔書慰邊將傷夷者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又韋孝寬德裕定策功進太尉制云謀皆予同言不他蔽李德裕為武宗詔王元逵何宏敬伐劉稹云勿為子孫之謀存輔車之勢是皆唐人駢體文中精粹語也

秦殿撰

嘉定秦簪園殿撰大成事母純孝先意承志母稍不悅則長跪請罪家貧躬嗽黎藿奉母必甘旨嘗續娶某氏女婚夕女泣不止詢知已有夫父母以其貧逼改嫁急招其夫至今即夕成婚以奩具贈之迨乾隆癸未春闈報捷房師戴太史第元見其字

孤山梅石圖

滇中大理石象物賦形最稱異品其大者尤為難得阮文達公由雲貴總督入都以孤山梅石圖贈林文忠公時為江蘇巡撫林謝簡云荷瓊瑤之龍錫真過百朋欣水墨之紛披須論萬點惟此烟雲吐納本蒼山靈秀之鍾況乎樹石蕭疏繪孤嶼橫斜之影憶杭郡久閒節鉞即遘仙班在軒燦當年攬勝名區採梅寄興此日榮懷舊部琢石成圖割翠綠之千重肖丹青之一幅登諸棐几恰疑嶺飛來障以紺篇似有鶴聲遠至出鄉壤之仙館清供彌珍憩和靖之宗風俗塵難浣於此想見老筆風流雖贈答閒亦有雅人深致

諸葛丞相祠聯

蜀諸葛丞相祠聯云日月同懸出師表風雲常護定軍山興亡天定三分局今古人思五支原已知天定三分鼎猶竭人謀六出師語皆可傳

蔡學博

諸暨蔡東軒學博英舉乾隆丁酉孝廉司訓江山縣二十餘年以扶植人倫為己任為留心於民瘼歲饑勸各大姓於宗祠輸粟平糴嗣是歉歲則踵行之全活無算後

以老病乞歸自屏門逢水次錢送者數百人咸歎息曰好官去矣卒祀名宦鄉賢祠
著有侯采副草立言皆平易篤實有功名教其論名云世有忠臣孝子而其後不昌
人以為不獲其報不知名者造物之所實忠孝而受大名則已厚報之矣若其後後
昌是猶稱貸者之償其本而加以息也且人世美名易浮乎實苟好名向實不相副
即為盜名名之盜天之賊也得免誅譴幸矣尚冀後嗣之必昌乎遍古人以名勝為
恥余以為名勝則更可懼懼之奈何飽去沽名念而勉為其實則可矣又與從姪神
書云以我病躯居此閒官而猶不自斂逸閑者必笑為愚然每觀得美名而其實不
副者後多不昌蓋名為造物所竇竊而得之必干天譴我自到此外間以虛譽相推
其實於人無所裨益竊之此地飯用此地錢而又諛被佳名退己自思時深警惕故凡
職分所可為而有關公事有益地方者皆欲盡心力而為之不敢苟且不敢偷安均
此畏心愧心耳觀此可想見其孳孳力行不求人知之實學

原

日知錄謂元者本也本官曰元宮本來曰元唐宋人多此語後人以原字代之不
知何解原者再也易原筮周禮原蠶文王世子末有原漢原廟之原皆作再字解與
本來之義全不相同或以為洪武中追仇有淵元任官者據於元朝之官改此余按
孟子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原泉混混漢書董仲舒傳道之大原出於天司馬相如傳
瀾陬游原皆作本字解易原始要終原謂尋其本也然則改元為原正未可議矣

自呼其名

鳥獸自呼其名見於山海經者甚多皆非世所常有其見於他書者禽則有鵽有鵴
有鵴有鴷令有鸜鵒有鸜鵒即鴝鵒有鴝即鸜鵒有鴝即鸜鵒有鴝即鸜

畦公為再從兄弟友愛甚篤卒年僅二十有九秋畦公哭之慟傷遂以先君子嗣之
公詩稿甚多惜皆散佚今搜輯七百列於篇其采入兩浙輶軒錄湖州詩錄者不復
載遊飛來寺登峽山云禪林開絕磴山路轉清陰一徑蒼苔滑千峰花雨深梵聲通
鳥語雲氣滿衣襟好向風泉側琮琤寫玉琴清遠早秋云卷簾官閣惜淹留風景蕭
閒及早秋王巢生平最多感無窮心事在登樓自贛州來逆風寒雨日行不過二十
里問甚作詩云高林纔落葉疏雨帶歸船歸興云薄晚林巒秀色日斜村落微紅我與沙鷗有約歸舟又及秋感晚過七姑祠云夕陽江上七姑祠蕭蕭靈風掛桂旗無限好山似雲髻婿花香外影離離一樣青山窈窕妝不將眉黛嫁彭郎到門纔識青溪路落日清風桂館涼衢州兩岸人家皆種橘為業丹黃萬樹詩以賞之云秋林霜重熟黃柚勝丹行吟興倍酣滿眼西風筆步鎮挂帆何異洞庭南水縮烟寒橘柚村千林金彈熟柴門兩年燈火天涯夢記劈新黃對酒尊

汪子黃

秀水同年汪子黃孝廉熹天才穎異英氣逼人書法秀挺詩亦清俊道光壬辰秋試
俊游入貢院獨坐樓見己名在十三賦詩云廣寒宮闕異人間防衛森嚴盡掩關親
見上真註名姓居然身到列仙班癸巳會試因其叔寅禾太史世樽分校迴避不與
試賦詩云五雲縹渺阻仙津書劍蕭然客邸春怕向黃金臺下過落花三月作歸人
乙未閒俊留寓都中旋於丙申正月病卒詩稿散失令記憶所及者惟此二首急錄
之以擬吉光片羽

鴛鴦湖棹歌

谷鄉自竹垞太史賦鴛鴦湖櫂歌倣續作者數十家雖品格各殊而風致皆可玩味
道光辛丑南海羅雅村學使文俊試水郡士復以命題所取佳作亦有足步武前賢
者茲公烏上柳花飛細浪三篙已濕衣見詩人名不滅踏雲獨訪子香菴
寅公倣叶水漾湖三影亭前去復來唐代文章元代曲勸郎還上諸香盦
曉水鳥盡雙飛和雨和烟正釣磯郎向分湖抛妾去妾從合路載郎歸
官塘日往還陡門西去玉溪灣看山看水兩岸山如畫郎乎望南東不見山
史親舉民到於今頌德政甲寅乙卯

以折字言吉謂洪武初參知政事劉公基王公某莊任浙江日改拱北樓為來遠樓
揆往視之曰三日內主哀喪之事如期王公母夫人病卒劉公以歷日紙逆坐法王
公延揆問故揆曰來者喪字形遠者哀字形考二點相續者淚點也公命徐易之乃
為鎮海樓此等解晰字義非平常智慮所及倪陛儕山深豫章漫錄載其鄉中
部樓太守題扁曰壯觀同知王卿陝西人也見之悠然曰何名壯觀可撤去我自下望之乃收
官廨又紹興郡齋廳事扁曰牧愛戚編修澍謂太守曰此可撤去我自下望之乃收
字也形非近似之際可與宋人德遠九皇克長克若等語同為文字之鑒

陸費中丞詩

吾邑陸費中丞佩中丞璜由明經起家縣令歷官至湖南巡撫自幼即耽吟詠在長沙
節署時裒輯裡堂課士卷以湘江竹枝詞命題自賦十二絕仿
首於此題竹消消淚高零望湘亭上帝湘藏孤遂聽而已陵陽一夜愁心滿洞庭三
十六灣蘆荻荻飛花如雪撲部船請有令夜灣灣月船頭聽雨聲五嶽歸來不看山

杭州泰投市水部調元游五嶽歸賦詩數首云六經讀罷方時筆五嶽歸來不看山

泰水部

其痛塾師時先命徒讀經書誦如蒙熟經熟始教以文法選天崇文二十六篇詳加評論令熟誦之以是登科第者甚多紹興某名士經術湛深而文格直鈍不利於試年逾四旬猶困場屋因受業於門杲閱其文曰尚已深究悉作非所習文戒勿窩良投以習車塵進士君子之至於斯也文今專誦二月始課作文近一年誦當作已數篇過覺易重鈍為輕靈乃曰此從惟子所誦授無不利矣次歲即舉鄉聞聊捷成進士

張長清

吾里張長清貧異才制藝高卓四十餘歲始入泮首題夫子不答破云天道有應而不應聖人不對而亦對也次題仲尼祖述堯舜有云三代以上道在允舜三代以下道在仲尼堯舜者中天之仲尼仲尼者春秋之堯舜也傳誦一時未幾即卒無子才士之厄甚矣

陶太守聯

吳縣陶太守燮增以翰林起家道光己亥科為浙江副典試所取多知名士己酉歲於濟南府任所丁母憂哀毀過篤肝氣疾劇而卒年僅四旬其父猶在堂也殁時自輓聯云死而有知應喜慈親仍聚首生何所戀長離老父獨傷心聞者莫不悲之

兩浙校官集

上虞許齋生教授正綬司鐸湖州選國朝兩浙校官之詩古文辭編集付梓作徵刻之分貽同志有云二百年之文獻不薄冷官十一郡之典型無輕前輩其詩集於盛豐初告成雖採輯未偏而發潛闡幽琳瑯滿目亦足為寒氈生色

郭頻伽詩

吳江郭頻伽明經麐少有神童之目一眉白於雪屢試不售橐筆江湖詩名噪一時所著靈芬館集氣骨清雋洗淨俗塵余最愛其言情之句摘錄於此西湖春感云二月落花如夢裏一湖春水上愁多汶上道中御寄載園云歲月不多須愛惜功名無定且文章寄畏生獨遊云狂因醉後輕言事窮為愁多廢著書夢中得句云憂果能埋何必地人猶難問況於天雪持表弟至杭得家中書賦贈云此地逢君同是客故鄉如我已無家客中飲酒云身世不諧偏獨醒饑寒而外有奇窮

四子書說約

舅氏周固軒先生翰志行醇篤無愧古人生平無他嗜好惟研精經書深探理奧著有四子書說約易膚春秋集義諸書說約尤為精粹閒有與朱子集註異者自謂非敢於奇惟求歸於至當以闡明聖道而已謹為摘錄於左儀封人章云封人一見夫子而即相稱如此其德亦可知矣夫子之周流栖定正是設教致治不必待得位而後見也故中庸言大德者必受命亦不必謂身為天子而始言受命若夫子承先王之道統立萬世之人極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非受命而何故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天命之篤於夫子也蓋已久矣豈得以勢位言之哉其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彼謂天生夫子正以垂教天下萬世不必以位之得喪而患之將始也擬議之辭非謂將來也若以得位言則封人之言不驗矣子在川上曰章云水有原則其流不息道有本則其用不窮觀其逝之萬殊而知其來之一貫夫子欲學者小德之川流以悟大德之敦化告諸往欲其知來也夫往至費也來至隱也往之費人皆見之而其費必根乎來之隱則惟知道者乃能知之蓋道必有本本立則道自生而其逝自不舍晝夜矣學者見水之不息而不知道之不息知道之不息而不知道之所以不息此夫子所以寄慨無窮也豈徒無間斷之意哉孟子告徐子說乃此章正解棘子成章云夫子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即是文質相等之意則子貢之言本為失也蓋文陽質陰陰陽不偏勝而後得中可久焉惟質為近本夫子有前後無分之說子貢所以先以君子稱之而後救其失也

王忬楊選

王忬為薊遼總督把都兒辛愛數部將西入犒言東忬遂引兵來寇乃以其間由潘家口入渡漯河而西大掠遷化遵安薊州玉田駐內地五日京師大震忬楊選為薊遼總督把都兒辛愛與把都兒大舉自將子嶺北乃峪潛精騎遂遣副將胡鎮等擊之不勝薄關內地十日始北去初諜者言寇將窺將子嶺將子嶺北部樞臣之見忌於世宗者雖不俟罪以此事論之已足見其防禦之疏被譴實咎所應得吁有主兵之責者其於知彼知己之術何可忽哉

六世之字命名

晉宋間人命名往往數世同用一字而惟王氏為獨多人皆知王羲之四世以之字命名不知有六世相同者如王廣之胡之茂之裕之曜之秀之及虨之臨之納之准之與之述之其名皆載在史冊

三邦

禹貢三邦顏師古謂荊州界水有驩荊是三國致貢簡稱故名稱矣此說勝於諸家毛晃以為春秋書荊人來聘即是人也詩稱周時百蠻驩非一國之名謂驩荊楚為三邦恐非經意余謂驩荊楚皆屬荊州之域毛氏云荊即是人然安知非當禹之時本為二國遠從始為楚乎如春秋之晉分為戰國之韓而禮記明堂位又言九驩周禮職方氏又言八驩詩箋箋序注又言六驩則三邦之所云驩亦何不可指為一國歟

古今字義

字非有行之令而古未備者如亭字古作𠐏字古作𡍮字古作𡎴字古作𡏠字古作𡏡字古作𡏢字古作𡏣字古作𡏤字古作𡏥字古作𡏦字古作𡏧字古作𡏨字古作𡏩字古作𡏪字古作𡏫字古作𡏬字古作𡏭字古作𡏮字古作𡏯字古作𡏰字古作𡏱字古作𡏲字古作𡏳字古作𡏴字古作𡏵字古作𡏶字古作𡏷字古作𡏸字古作𡏹字古作𡏺字古作𡏻字古作𡏼字古作𡏽字古作𡏾字古作𡏿字古作𡐀字古作𡐁字古作𡐂字古作𡐃字古作𡐄字古作𡐅字古作𡐆字古作𡐇字古作𡐈字古作𡐉字古作𡐊字古作𡐋字古作𡐌字古作𡐍字古作𡐎字古作𡐏字古作𡐐字古作𡐑字古作𡐒字古作𡐓字古作𡐔字古作𡐕字古作𡐖字古作𡐗字古作𡐘字古作𡐙字古作𡐚字古作𡐛字古作𡐜字古作𡐝字古作𡐞字古作𡐟字古作𡐠字古作𡐡字古作𡐢字古作𡐣字古作𡐤字古作𡐥字古作𡐦字古作𡐧字古作𡐨字古作𡐩字古作𡐪字古作𡐫字古作𡐬字古作𡐭字古作𡐮字古作𡐯字古作𡐰字古作𡐱字古作𡐲字古作𡐳字古作𡐴字古作𡐵字古作𡐶字古作𡐷字古作𡐸字古作𡐹字古作𡐺字古作𡐻字古作𡐼字古作𡐽字古作𡐾字古作𡐿字古作𡑀字古作𡑁字古作𡑂字古作𡑃字古作𡑄字古作𡑅字古作𡑆字古作𡑇字古作𡑈字古作𡑉字古作𡑊字古作𡑋字古作𡑌字古作𡑍字古作𡑎字古作𡑏字古作𡑐字古作𡑑字古作𡑒字古作𡑓字古作𡑔字古作𡑕字古作𡑖字古作𡑗字古作𡑘字古作𡑙字古作𡑚字古作𡑛字古作𡑜字古作𡑝字古作𡑞字古作𡑟字古作𡑠字古作𡑡字古作𡑢字古作𡑣字古作𡑤字古作𡑥字古作𡑦字古作𡑧字古作𡑨字古作𡑩字古作𡑪字古作𡑫字古作𡑬字古作𡑭字古作𡑮字古作𡑯字古作𡑰字古作𡑱字古作𡑲字古作𡑳字古作𡑴字古作𡑵字古作𡑶字古作𡑷字古作𡑸字古作𡑹字古作𡑺字古作𡑻字古作𡑼字古作𡑽字古作𡑾字古作𡑿字古作𡒀字古作𡒁字古作𡒂字古作𡒃字古作𡒄字古作𡒅字古作𡒆字古作𡒇字古作𡒈字古作𡒉字古作𡒊字古作𡒋字古作𡒌字古作𡒍字古作𡒎字古作𡒏字古作𡒐字古作𡒑字古作𡒒字古作𡒓字古作𡒔字古作𡒕字古作𡒖字古作𡒗字古作𡒘字古作𡒙字古作𡒚字古作𡒛字古作𡒜字古作𡒝字古作𡒞字古作𡒟字古作𡒠字古作𡒡字古作𡒢字古作𡒣字古作𡒤字古作𡒥字古作𡒦字古作𡒧字古作𡒨字古作𡒩字古作𡒪字古作𡒫字古作𡒬字古作𡒭字古作𡒮字古作𡒯字古作𡒰字古作𡒱字古作𡒲字古作𡒳字古作𡒴字古作𡒵字古作𡒶字古作𡒷字古作𡒸字古作𡒹字古作𡒺字古作𡒻字古作𡒼字古作𡒽字古作𡒾字古作𡒿字古作𡓀字古作𡓁字古作𡓂字古作𡓃字古作𡓄字古作𡓅字古作𡓆字古作𡓇字古作𡓈字古作𡓉字古作𡓊字古作𡓋字古作𡓌字古作𡓍字古作𡓎字古作𡓏字古作𡓐字古作𡓑字古作𡓒字古作𡓓字古作𡓔字古作𡓕字古作𡓖字古作𡓗字古作𡓘字古作𡓙字古作𡓚字古作𡓛字古作𡓜字古作𡓝字古作𡓞字古作𡓟字古作𡓠字古作𡓡字古作𡓢字古作𡓣字古作𡓤字古作𡓥字古作𡓦字古作𡓧字古作𡓨字古作𡓩字古作𡓪字古作𡓫字古作𡓬字古作𡓭字古作𡓮字古作𡓯字古作𡓰字古作𡓱字古作𡓲字古作𡓳字古作𡓴字古作𡓵字古作𡓶字古作𡓷字古作𡓸字古作𡓹字古作𡓺字古作𡓻字古作𡓼字古作𡓽字古作𡓾字古作𡓿字古作𡔀字古作𡔁字古作𡔂字古作𡔃字古作𡔄字古作𡔅字古作𡔆字古作𡔇字古作𡔈字古作𡔉字古作𡔊字古作𡔋字古作𡔌字古作𡔍字古作𡔎字古作𡔏字古作𡔐字古作𡔑字古作𡔒字古作𡔓字古作𡔔字古作𡔕字古作𡔖字古作𡔗字古作𡔘字古作𡔙字古作𡔚字古作𡔛字古作𡔜字古作𡔝字古作𡔞字古作𡔟字古作𡔠字古作𡔡字古作𡔢字古作𡔣字古作𡔤字古作𡔥字古作𡔦字古作𡔧字古作𡔨字古作𡔩字古作𡔪字古作𡔫字古作𡔬字古作𡔭字古作𡔮字古作𡔯字古作𡔰字古作𡔱字古作𡔲字古作𡔳字古作𡔴字古作𡔵字古作𡔶字古作𡔷字古作𡔸字古作𡔹字古作𡔺字古作𡔻字古作𡔼字古作𡔽字古作𡔾字古作𡔿字古作𡕀字古作𡕁字古作𡕂字古作𡕃字古作𡕄字古作𡕅字古作𡕆字古作𡕇字古作𡕈字古作𡕉字古作𡕊字古作𡕋字古作𡕌字古作𡕍字古作𡕎字古作𡕏字古作𡕐字古作𡕑字古作𡕒字古作𡕓字古作𡕔字古作𡕕字古作𡕖字古作𡕗字古作𡕘字古作𡕙字古作𡕚字古作𡕛字古作𡕜字古作𡕝字古作𡕞字古作𡕟字古作𡕠字古作𡕡字古作𡕢字古作𡕣字古作𡕤字古作𡕥字古作𡕦字古作𡕧字古作𡕨字古作𡕩字古作𡕪字古作𡕫字古作𡕬字古作𡕭字古作𡕮字古作𡕯字古作𡕰字古作𡕱字古作𡕲字古作𡕳字古作𡕴字古作𡕵字古作𡕶字古作𡕷字古作𡕸字古作𡕹字古作𡕺字古作𡕻字古作𡕼字古作𡕽字古作𡕾字古作𡕿字古作𡖀字古作𡖁字古作𡖂字古作𡖃字古作𡖄字古作𡖅字古作𡖆字古作𡖇字古作𡖈字古作𡖉字古作𡖊字古作𡖋字古作𡖌字古作𡖍字古作𡖎字古作𡖏字古作𡖐字古作𡖑字古作𡖒字古作𡖓字古作𡖔字古作𡖕字古作𡖖字古作𡖗字古作𡖘字古作𡖙字古作𡖚字古作𡖛字古作𡖜字古作𡖝字古作𡖞字古作𡖟字古作𡖠字古作𡖡字古作𡖢字古作𡖣字古作𡖤字古作𡖥字古作𡖦字古作𡖧字古作𡖨字古作𡖩字古作𡖪字古作𡖫字古作𡖬字古作𡖭字古作𡖮字古作𡖯字古作𡖰字古作𡖱字古作𡖲字古作𡖳字古作𡖴字古作𡖵字古作𡖶字古作𡖷字古作𡖸字古作𡖹字古作𡖺字古作𡖻字古作𡖼字古作𡖽字古作𡖾字古作𡖿字古作𡗀字古作𡗁字古作𡗂字古作𡗃字古作𡗄字古作𡗅字古作𡗆字古作𡗇字古作𡗈字古作𡗉字古作𡗊字古作𡗋字古作𡗌字古作𡗍字古作𡗎字古作𡗏字古作𡗐字古作𡗑字古作𡗒字古作𡗓字古作𡗔字古作𡗕字古作𡗖字古作𡗗字古作𡗘字古作𡗙字古作𡗚字古作𡗛字古作𡗜字古作𡗝字古作𡗞字古作𡗟字古作𡗠字古作𡗡字古作𡗢字古作𡗣字古作𡗤字古作𡗥字古作𡗦字古作𡗧字古作𡗨字古作𡗩字古作𡗪字古作𡗫字古作𡗬字古作𡗭字古作𡗮字古作𡗯字古作𡗰字古作𡗱字古作𡗲字古作𡗳字古作𡗴字古作𡗵字古作𡗶字古作𡗷字古作𡗸字古作𡗹字古作𡗺字古作𡗻字古作𡗼字古作𡗽字古作𡗾字古作𡗿字古作𡘀字古作𡘁字古作𡘂字古作𡘃字古作𡘄字古作𡘅字古作𡘆字古作𡘇字古作𡘈字古作𡘉字古作𡘊字古作𡘋字古作𡘌字古作𡘍字古作𡘎字古作𡘏字古作𡘐字古作𡘑字古作𡘒字古作𡘓字古作𡘔字古作𡘕字古作𡘖字古作𡘗字古作𡘘字古作𡘙字古作𡘚字古作𡘛字古作𡘜字古作𡘝字古作𡘞字古作𡘟字古作𡘠字古作𡘡字古作𡘢字古作𡘣字古作𡘤字古作𡘥字古作𡘦字古作𡘧字古作𡘨字古作𡘩字古作𡘪字古作𡘫字古作𡘬字古作𡘭字古作𡘮字古作𡘯字古作𡘰字古作𡘱字古作𡘲字古作𡘳字古作𡘴字古作𡘵字古作𡘶字古作𡘷字古作𡘸字古作𡘹字古作𡘺字古作𡘻字古作𡘼字古作𡘽字古作𡘾字古作𡘿字古作𡙀字古作𡙁字古作𡙂字古作𡙃字古作𡙄字古作𡙅字古作𡙆字古作𡙇字古作𡙈字古作𡙉字古作𡙊字古作𡙋字古作𡙌字古作𡙍字古作𡙎字古作𡙏字古作𡙐字古作𡙑字古作𡙒字古作𡙓字古作𡙔字古作𡙕字古作𡙖字古作𡙗字古作𡙘字古作𡙙字古作𡙚字古作𡙛字古作𡙜字古作𡙝字古作𡙞字古作𡙟字古作𡙠字古作𡙡字古作𡙢字古作𡙣字古作𡙤字古作𡙥字古作𡙦字古作𡙧字古作𡙨字古作𡙩字古作𡙪字古作𡙫字古作𡙬字古作𡙭字古作𡙮字古作𡙯字古作𡙰字古作𡙱字古作𡙲字古作𡙳字古作𡙴字古作𡙵字古作𡙶字古作𡙷字古作𡙸字古作𡙹字古作𡙺字古作𡙻字古作𡙼字古作𡙽字古作𡙾字古作𡙿字古作𡚀字古作𡚁字古作𡚂字古作𡚃字古作𡚄字古作𡚅字古作𡚆字古作𡚇字古作𡚈字古作𡚉字古作𡚊字古作𡚋字古作𡚌字古作𡚍字古作𡚎字古作𡚏字古作𡚐字古作𡚑字古作𡚒字古作𡚓字古作𡚔字古作𡚕字古作𡚖字古作𡚗字古作𡚘字古作𡚙字古作𡚚字古作𡚛字古作𡚜字古作𡚝字古作𡚞字古作𡚟字古作𡚠字古作𡚡字古作𡚢字古作𡚣字古作𡚤字古作𡚥字古作𡚦字古作𡚧字古作𡚨字古作𡚩字古作𡚪字古作𡚫字古作𡚬字古作𡚭字古作𡚮字古作𡚯字古作𡚰字古作𡚱字古作𡚲字古作𡚳字古作𡚴字古作𡚵字古作𡚶字古作𡚷字古作𡚸字古作𡚹字古作𡚺字古作𡚻字古作𡚼字古作𡚽字古作𡚾字古作𡚿字古作𡛀字古作𡛁字古作𡛂字古作𡛃字古作𡛄字古作𡛅字古作𡛆字古作𡛇字古作𡛈字古作𡛉字古作𡛊字古作𡛋字古作𡛌字古作𡛍字古作𡛎字古作𡛏字古作𡛐字古作𡛑字古作𡛒字古作𡛓字古作𡛔字古作𡛕字古作𡛖字古作𡛗字古作𡛘字古作𡛙字古作𡛚字古作𡛛字古作𡛜字古作𡛝字古作𡛞字古作𡛟字古作𡛠字古作𡛡字古作𡛢字古作𡛣字古作𡛤字古作𡛥字古作𡛦字古作𡛧字古作𡛨字古作𡛩字古作𡛪字古作𡛫字古作𡛬字古作𡛭字古作𡛮字古作𡛯字古作𡛰字古作𡛱字古作𡛲字古作𡛳字古作𡛴字古作𡛵字古作𡛶字古作𡛷字古作𡛸字古作𡛹字古作𡛺字古作𡛻字古作𡛼字古作𡛽字古作𡛾字古作𡛿字古作𡜀字古作𡜁字古作𡜂字古作𡜃字古作𡜄字古作𡜅字古作𡜆字古作𡜇字古作𡜈字古作𡜉字古作𡜊字古作𡜋字古作𡜌字古作𡜍字古作𡜎字古作𡜏字古作𡜐字古作𡜑字古作𡜒字古作𡜓字古作𡜔字古作𡜕字古作𡜖字古作𡜗字古作𡜘字古作𡜙字古作𡜚字古作𡜛字古作𡜜字古作𡜝字古作𡜞字古作𡜟字古作𡜠字古作𡜡字古作𡜢字古作𡜣字古作𡜤字古作𡜥字古作𡜦字古作𡜧字古作𡜨字古作𡜩字古作𡜪字古作𡜫字古作𡜬字古作𡜭字古作𡜮字古作𡜯字古作𡜰字古作𡜱字古作𡜲字古作𡜳字古作𡜴字古作𡜵字古作𡜶字古作𡜷字古作𡜸字古作𡜹字古作𡜺字古作𡜻字古作𡜼字古作𡜽字古作𡜾字古作𡜿字古作𡝀字古作𡝁字古作𡝂字古作𡝃字古作𡝄字古作𡝅字古作𡝆字古作𡝇字古作𡝈字古作𡝉字古作𡝊字古作𡝋字古作𡝌字古作𡝍字古作𡝎字古作𡝏字古作𡝐字古作𡝑字古作𡝒字古作𡝓字古作𡝔字古作𡝕字古作𡝖字古作𡝗字古作𡝘字古作𡝙字古作𡝚字古作𡝛字古作𡝜字古作𡝝字古作𡝞字古作𡝟字古作𡝠字古作𡝡字古作𡝢字古作𡝣字古作𡝤字古作𡝥字古作𡝦字古作𡝧字古作𡝨字古作𡝩字古作𡝪字古作𡝫字古作𡝬字古作𡝭字古作𡝮字古作𡝯字古作𡝰字古作𡝱字古作𡝲字古作𡝳字古作𡝴字古作𡝵字古作𡝶字古作𡝷字古作𡝸字古作𡝹字古作𡝺字古作𡝻字古作𡝼字古作𡝽字古作𡝾字古作𡝿字古作𡞀字古作𡞁字古作𡞂字古作𡞃字古作𡞄字古作𡞅字古作𡞆字古作𡞇字古作𡞈字古作𡞉字古作𡞊字古作𡞋字古作𡞌字古作𡞍字古作𡞎字古作𡞏字古作𡞐字古作𡞑字古作𡞒字古作𡞓字古作𡞔字古作𡞕字古作𡞖字古作𡞗字古作𡞘字古作𡞙字古作𡞚字古作𡞛字古作𡞜字古作𡞝字古作𡞞字古作𡞟字古作𡞠字古作𡞡字古作𡞢字古作𡞣字古作𡞤字古作𡞥字古作𡞦字古作𡞧字古作𡞨字古作𡞩字古作𡞪字古作𡞫字古作𡞬字古作𡞭字古作𡞮字古作𡞯字古作𡞰字古作𡞱字古作𡞲字古作𡞳字古作𡞴字古作𡞵字古作𡞶字古作𡞷字古作𡞸字古作𡞹字古作𡞺字古作𡞻字古作𡞼字古作𡞽字古作𡞾字古作𡞿字古作𡟀字古作𡟁字古作𡟂字古作𡟃字古作𡟄字古作𡟅字古作𡟆字古作𡟇字古作𡟈字古作𡟉字古作𡟊字古作𡟋字古作𡟌字古作𡟍字古作𡟎字古作𡟏字古作𡟐字古作𡟑字古作𡟒字古作𡟓字古作𡟔字古作𡟕字古作𡟖字古作𡟗字古作𡟘字古作𡟙字古作𡟚字古作𡟛字古作𡟜字古作𡟝字古作𡟞字古作𡟟字古作𡟠字古作𡟡字古作𡟢字古作𡟣字古作𡟤字古作𡟥字古作𡟦字古作𡟧字古作𡟨字古作𡟩字古作𡟪字古作𡟫字古作𡟬字古作𡟭字古作𡟮字古作𡟯字古作𡟰字古作𡟱字古作𡟲字古作𡟳字古作𡟴字古作𡟵字古作𡟶字古作𡟷字古作𡟸字古作𡟹字古作𡟺字古作𡟻字古作𡟼字古作𡟽字古作𡟾字古作𡟿字古作𡠀字古作𡠁字古作𡠂字古作𡠃字古作𡠄字古作𡠅字古作𡠆字古作𡠇字古作𡠈字古作𡠉字古作𡠊字古作𡠋字古作𡠌字古作𡠍字古作𡠎字古作𡠏字古作𡠐字古作𡠑字古作𡠒字古作𡠓字古作𡠔字古作𡠕字古作𡠖字古作𡠗字古作𡠘字古作𡠙字古作𡠚字古作𡠛字古作𡠜字古作𡠝字古作𡠞字古作𡠟字古作𡠠字古作𡠡字古作𡠢字古作𡠣字古作𡠤字古作𡠥字古作𡠦字古作𡠧字古作𡠨字古作𡠩字古作𡠪字古作𡠫字古作𡠬字古作𡠭字古作𡠮字古作𡠯字古作𡠰字古作𡠱字古作𡠲字古作𡠳字古作𡠴字古作𡠵字古作𡠶字古作𡠷字古作𡠸字古作𡠹字古作𡠺字古作𡠻字古作𡠼字古作𡠽字古作𡠾字古作𡠿字古作𡡀字古作𡡁字古作𡡂字古作𡡃字古作𡡄字古作𡡅字古作𡡆字古作𡡇字古作𡡈字古作𡡉字古作𡡊字古作𡡋字古作𡡌字古作𡡍字古作𡡎字古作𡡏字古作𡡐字古作𡡑字古作𡡒字古作𡡓字古作𡡔字古作𡡕字古作𡡖字古作𡡗字古作𡡘字古作𡡙字古作𡡚字古作𡡛字古作𡡜字古作𡡝字古作𡡞字古作𡡟字古作𡡠字古作𡡡字古作𡡢字古作𡡣字古作𡡤字古作𡡥字古作𡡦字古作𡡧字古作𡡨字古作𡡩字古作𡡪字古作𡡫字古作𡡬字古作𡡭字古作𡡮字古作𡡯字古作𡡰字古作𡡱字古作𡡲字古作𡡳字古作𡡴字古作𡡵字古作𡡶字古作𡡷字古作𡡸字古作𡡹字古作𡡺字古作𡡻字古作𡡼字古作𡡽字古作𡡾字古作𡡿字古作𡢀字古作𡢁字古作𡢂字古作𡢃字古作𡢄字古作𡢅字古作𡢆字古作𡢇字古作𡢈字古作𡢉字古作𡢊字古作𡢋字古作𡢌字古作𡢍字古作𡢎字古作𡢏字古作𡢐字古作𡢑字古作𡢒字古作𡢓字古作𡢔字古作𡢕字古作𡢖字古作𡢗字古作𡢘字古作𡢙字古作𡢚字古作𡢛字古作𡢜字古作𡢝字古作𡢞字古作𡢟字古作𡢠字古作𡢡字古作𡢢字古作𡢣字古作𡢤字古作𡢥字古作𡢦字古作𡢧字古作𡢨字古作𡢩字古作𡢪字古作𡢫字古作𡢬字古作𡢭字古作𡢮字古作𡢯字古作𡢰字古作𡢱字古作𡢲字古作𡢳字古作𡢴字古作𡢵字古作𡢶字古作𡢷字古作𡢸字古作𡢹字古作𡢺字古作𡢻字古作𡢼字古作𡢽字古作𡢾字古作𡢿字古作𡣀字古作𡣁字古作𡣂字古作𡣃字古作𡣄字古作𡣅字古作𡣆字古作𡣇字古作𡣈字古作𡣉字古作𡣊字古作𡣋字古作𡣌字古作𡣍字古作𡣎字古作𡣏字古作𡣐字古作𡣑字古作𡣒字古作𡣓字古作𡣔字古作𡣕字古作𡣖字古作𡣗字古作𡣘字古作𡣙字古作𡣚字古作𡣛字古作𡣜字古作𡣝字古作𡣞字古作𡣟字古作𡣠字古作𡣡字古作𡣢字古作𡣣字古作𡣤字古作𡣥字古作𡣦字古作𡣧字古作𡣨字古作𡣩字古作𡣪字古作𡣫字古作𡣬字古作𡣭字古作𡣮字古作𡣯字古作𡣰字古作𡣱字古作𡣲字古作𡣳字古作𡣴字古作𡣵字古作𡣶字古作𡣷字古作𡣸字古作𡣹字古作𡣺字古作𡣻字古作𡣼字古作𡣽字古作𡣾字古作𡣿字古作𡤀字古作𡤁字古作𡤂字古作𡤃字古作𡤄字古作𡤅字古作𡤆字古作𡤇字古作𡤈字古作𡤉字古作𡤊字古作𡤋字古作𡤌字古作𡤍字古作𡤎字古作𡤏字古作𡤐字古作𡤑字古作𡤒字古作𡤓字古作𡤔字古作𡤕字古作𡤖字古作𡤗字古作𡤘字古作𡤙字古作𡤚字古作𡤛字古作𡤜字古作𡤝字古作𡤞字古作𡤟字古作𡤠字古作𡤡字古作𡤢字古作𡤣字古作𡤤字古作𡤥字古作𡤦字古作𡤧字古作𡤨字古作𡤩字古作𡤪字古作𡤫字古作𡤬字古作𡤭字古作𡤮字古作𡤯字古作𡤰字古作𡤱字古作𡤲字古作𡤳字古作𡤴字古作𡤵字古作𡤶字古作𡤷字古作𡤸字古作𡤹字古作𡤺字古作𡤻字古作𡤼字古作𡤽字古作𡤾字古作𡤿字古作𡥀字古作𡥁字古作𡥂字古作𡥃字古作𡥄字古作𡥅字古作𡥆字古作𡥇字古作𡥈字古作𡥉字古作𡥊字古作𡥋字古作𡥌字古作𡥍字古作𡥎字古作𡥏字古作𡥐字古作𡥑字古作𡥒字古作𡥓字古作𡥔字古作𡥕字古作𡥖字古作𡥗字古作𡥘字古作𡥙字古作𡥚字古作𡥛字古作𡥜字古作𡥝字古作𡥞字古作𡥟字古作𡥠字古作𡥡字古作𡥢字古作𡥣字古作𡥤字古作𡥥字古作𡥦字古作𡥧字古作𡥨字古作𡥩字古作𡥪字古作𡥫字古作𡥬字古作𡥭字古作𡥮字古作𡥯字古作𡥰字古作𡥱字古作𡥲字古作𡥳字古作𡥴字古作𡥵字古作𡥶字古作𡥷字古作𡥸字古作𡥹字古作𡥺字古作𡥻字古作𡥼字古作𡥽字古作𡥾字古作𡥿字古作𡦀字古作𡦁字古作𡦂字古作𡦃字古作𡦄字古作𡦅字古作𡦆字古作𡦇字古作𡦈字古作𡦉字古作𡦊字古作𡦋字古作𡦌字古作𡦍字古作𡦎字古作𡦏字古作𡦐字古作𡦑字古作𡦒字古作𡦓字古作𡦔字古作𡦕字古作𡦖字古作𡦗字古作𡦘字古作𡦙字古作𡦚字古作𡦛字古作𡦜字古作𡦝字古作𡦞字古作𡦟字古作𡦠字古作𡦡字古作𡦢字古作𡦣字古作𡦤字古作𡦥字古作𡦦字古作𡦧字古作𡦨字古作𡦩字古作𡦪字古作𡦫字古作𡦬字古作𡦭字古作𡦮字古作𡦯字古作𡦰字古作𡦱字古作𡦲字古作𡦳字古作𡦴字古作𡦵字古作𡦶字古作𡦷字古作𡦸字古作𡦹字古作𡦺字古作𡦻字古作𡦼字古作𡦽字古作𡦾字古作𡦿字古作𡧀字古作𡧁字古作𡧂字古作𡧃字古作𡧄字古作𡧅字古作𡧆字古作𡧇字古作𡧈字古作𡧉字古作𡧊字古作𡧋字古作𡧌字古作𡧍字古作𡧎字古作𡧏字古作𡧐字古作𡧑字古作𡧒字古作𡧓字古作𡧔字古作𡧕字古作𡧖字古作𡧗字古作𡧘字古作𡧙字古作𡧚字古作𡧛字古作𡧜字古作𡧝字古作𡧞字古作𡧟字古作𡧠字古作𡧡字古作𡧢字古作𡧣字古作𡧤字古作𡧥字古作𡧦字古作𡧧字古作𡧨字古作𡧩字古作𡧪字古作𡧫字古作𡧬字古作𡧭字古作𡧮字古作𡧯字古作𡧰字古作𡧱字古作𡧲字古作𡧳字古作𡧴字古作𡧵字古作𡧶字古作𡧷字古作𡧸字古作𡧹字古作𡧺字古作𡧻字古作𡧼字古作𡧽字古作𡧾字古作𡧿字古作𡨀字古作𡨁字古作𡨂字古作𡨃字古作𡨄字古作𡨅字古作𡨆字古作𡨇字古作𡨈字古作𡨉字古作𡨊字古作𡨋字古作𡨌字古作𡨍字古作𡨎字古作𡨏字古作𡨐字古作𡨑字古作𡨒字古作𡨓字古作𡨔字古作𡨕字古作𡨖字古作𡨗字古作𡨘字古作𡨙字古作𡨚字古作𡨛字古作𡨜字古作𡨝字古作𡨞字古作𡨟字古作𡨠字古作𡨡字古作𡨢字古作𡨣字古作𡨤字古作𡨥字古作𡨦字古作𡨧字古作𡨨字古作𡨩字古作𡨪字古作𡨫字古作𡨬字古作𡨭字古作𡨮字古作𡨯字古作𡨰字古作𡨱字古作𡨲字古作𡨳字古作𡨴字古作𡨵字古作𡨶字古作𡨷字古作𡨸字古作𡨹字古作𡨺字古作𡨻字古作𡨼字古作𡨽字古作𡨾字古作𡨿字古作𡩀字古作𡩁字古作𡩂字古作𡩃字古作𡩄字古作𡩅字古作𡩆字古作𡩇字古作𡩈字古作𡩉字古作𡩊字古作𡩋字古作𡩌字古作𡩍字古作𡩎字古作𡩏字古作𡩐字古作𡩑字古作𡩒字古作𡩓字古作𡩔字古作𡩕字古作𡩖字古作𡩗字古作𡩘字古作𡩙字古作𡩚字古作𡩛字古作𡩜字古作𡩝字古作𡩞字古作𡩟字古作𡩠字古作𡩡字古作𡩢字古作𡩣字古作𡩤字古作𡩥字古作𡩦字古作𡩧字古作𡩨字古作𡩩字古作𡩪字古作𡩫字古作𡩬字古作𡩭字古作𡩮字古作𡩯字古作𡩰字古作𡩱字古作𡩲字古作𡩳字古作𡩴字古作𡩵字古作𡩶字古作𡩷字古作𡩸字古作𡩹字古作𡩺字古作𡩻字古作𡩼字古作𡩽字古作𡩾字古作𡩿字古作𡪀字古作𡪁字古作𡪂字古作𡪃字古作𡪄字古作𡪅字古作𡪆字古作𡪇字古作𡪈字古作𡪉字古作𡪊字古作𡪋字古作𡪌字古作𡪍字古作𡪎字古作𡪏字古作𡪐字古作𡪑字古作𡪒字古作𡪓字古作𡪔字古作𡪕字古作𡪖字古作𡪗字古作𡪘字古作𡪙字古作𡪚字古作𡪛字古作𡪜字古作𡪝字古作𡪞字古作𡪟字古作𡪠字古作𡪡字古作𡪢字古作𡪣字古作𡪤字古作𡪥字古作𡪦字古作𡪧字古作𡪨字古作𡪩字古作𡪪字古作𡪫字古作𡪬字古作𡪭字古作𡪮字古作𡪯字古作𡪰字古作𡪱字古作𡪲字古作𡪳字古作𡪴字古作𡪵字古作𡪶字古作𡪷字古作𡪸字古作𡪹字古作𡪺字古作𡪻字古作𡪼字古作𡪽字古作𡪾字古作𡪿字古作𡫀字古作𡫁字古作𡫂字古作𡫃字古作𡫄字古作𡫅字古作𡫆字古作𡫇字古作𡫈字古作𡫉字古作𡫊字古作𡫋字古作𡫌字古作𡫍字古作𡫎字古作𡫏字古作𡫐字古作𡫑字古作𡫒字古作𡫓字古作𡫔字古作𡫕字古作𡫖字古作𡫗字古作𡫘字古作𡫙字古作𡫚字古作𡫛字古作𡫜字古作𡫝字古作𡫞字古作𡫟字古作𡫠字古作𡫡字古作𡫢字古作𡫣字古作𡫤字古作𡫥字古作𡫦字古作𡫧字古作𡫨字古作𡫩字古作𡫪字古作𡫫字古作𡫬字古作𡫭字古作𡫮字古作𡫯字古作𡫰字古作𡫱字古作𡫲字古作𡫳字古作𡫴字古作𡫵字古作𡫶字古作𡫷字古作𡫸字古作𡫹字古作𡫺字古作𡫻字古作𡫼字古作𡫽字古作𡫾字古作𡫿字古作𡬀字古作𡬁字古作𡬂字古作𡬃字古作𡬄字古作𡬅字古作𡬆字古作𡬇字古作𡬈字古作𡬉字古作𡬊字古作𡬋字古作𡬌字古作𡬍字古作𡬎字古作𡬏字古作𡬐字古作𡬑字古作𡬒字古作𡬓字古作𡬔字古作𡬕字古作𡬖字古作𡬗字古作𡬘字古作𡬙字古作𡬚字古作𡬛字古作𡬜字古作𡬝字古作𡬞字古作𡬟字古作𡬠字古作𡬡字古作𡬢字古作𡬣字古作𡬤字古作𡬥字古作𡬦字古作𡬧字古作𡬨字古作𡬩字古作𡬪字古作𡬫字古作𡬬字古作𡬭字古作𡬮字古作𡬯字古作𡬰字古作𡬱字古作𡬲字古作𡬳字古作𡬴字古作𡬵字古作𡬶字古作𡬷字古作𡬸字古作𡬹字古作𡬺字古作𡬻字古作𡬼字古作𡬽字古作𡬾字古作𡬿字古作𡭀字古作𡭁字古作𡭂字古作𡭃字古作𡭄字古作𡭅字古作𡭆字古作𡭇字古作𡭈字古作𡭉字古作𡭊字古作𡭋字古作𡭌字古作𡭍字古作𡭎字古作𡭏字古作𡭐字古作𡭑字古作𡭒字古作𡭓字古作𡭔字古作𡭕字古作𡭖字古作𡭗字古作𡭘字古作𡭙字古作𡭚字古作𡭛字古作𡭜字古作𡭝字古作𡭞字古作𡭟字古作𡭠字古作𡭡字古作𡭢字古作𡭣字古作𡭤字古作𡭥字古作𡭦字古作𡭧字古作𡭨字古作𡭩字古作𡭪字古作𡭫字古作𡭬字古作𡭭字古作𡭮字古作𡭯字古作𡭰字古作𡭱字古作𡭲字古作𡭳字古作𡭴字古作𡭵字古作𡭶字古作𡭷字古作𡭸字古作𡭹字古作𡭺字古作𡭻字古作𡭼字古作𡭽字古作𡭾字古作𡭿字古作𡮀字古作𡮁字古作𡮂字古作𡮃字古作𡮄字古作𡮅字古作𡮆字古作𡮇字古作𡮈字古作𡮉字古作𡮊字古作𡮋字古作𡮌字古作𡮍字古作𡮎字古作𡮏字古作𡮐字古作𡮑字古作𡮒字古作𡮓字古作𡮔字古作𡮕字古作𡮖字古作𡮗字古作𡮘字古作𡮙字古作𡮚字古作𡮛字古作𡮜字古作𡮝字古作𡮞字古作𡮟字古作𡮠字古作𡮡字古作𡮢字古作𡮣字古作𡮤字古作𡮥字古作𡮦字古作𡮧字古作𡮨字古作𡮩字古作𡮪字古作𡮫字古作𡮬字古作𡮭字古作𡮮字古作𡮯字古作𡮰字古作𡮱字古作𡮲字古作𡮳字古作𡮴字古作𡮵字古作𡮶字古作𡮷字古作𡮸字古作𡮹字古作𡮺字古作𡮻字古作𡮼字古作𡮽字古作𡮾字古作𡮿字古作𡯀字古作𡯁字古作𡯂字古作𡯃字古作𡯄字古作𡯅字古作𡯆字古作𡯇字古作𡯈字古作𡯉字古作𡯊字古作𡯋字古作𡯌字古作𡯍字古作𡯎字古作𡯏字古作𡯐字古作𡯑字古作𡯒字古作𡯓字古作𡯔字古作𡯕字古作𡯖字古作𡯗字古作𡯘字古作𡯙字古作𡯚字古作𡯛字古作𡯜字古作𡯝字古作𡯞字古作𡯟字古作𡯠字古作𡯡字古作𡯢字古作𡯣字古作𡯤字古作𡯥字古作𡯦字古作𡯧字古作𡯨字古作𡯩字古作𡯪字古作𡯫字古作𡯬字古作𡯭字古作𡯮字古作𡯯字古作𡯰字古作𡯱字古作𡯲字古作𡯳字古作𡯴字古作𡯵字古作𡯶字古作𡯷字古作𡯸字古作𡯹字古作𡯺字古作𡯻字古作𡯼字古作𡯽字古作𡯾字古作𡯿字古作𡰀字古作𡰁字古作𡰂字古作𡰃字古作𡰄字古作𡰅字古作𡰆字古作𡰇字古作𡰈字古作𡰉字古作𡰊字古作𡰋字古作𡰌字古作𡰍字古作𡰎字古作𡰏字古作𡰐字古作𡰑字古作𡰒字古作𡰓字古作𡰔字古作𡰕字古作𡰖字古作𡰗字古作𡰘字古作𡰙字古作𡰚字古作𡰛字古作𡰜字古作𡰝字古作𡰞字古作𡰟字古作𡰠字古作𡰡字古作𡰢字古作𡰣字古作𡰤字古作𡰥字古作𡰦字古作𡰧字古作𡰨字古作𡰩字古作𡰪字古作𡰫字古作𡰬字古作𡰭字古作𡰮字古作𡰯字古作𡰰字古作𡰱字古作𡰲字古作𡰳字古作𡰴字古作𡰵字古作𡰶字古作𡰷字古作𡰸字古作𡰹字古作𡰺字古作𡰻字古作𡰼字古作𡰽字古作𡰾字古作𡰿字古作𡱀字古作𡱁字古作𡱂字古作𡱃字古作𡱄字古作𡱅字古作𡱆字古作𡱇字古作𡱈字古作𡱉字古作𡱊字古作𡱋字古作𡱌字古作𡱍字古作𡱎字古作𡱏字古作𡱐字古作𡱑字古作𡱒字古作𡱓字古作𡱔字古作𡱕字古作𡱖字古作𡱗字古作𡱘字古作𡱙字古作𡱚字古作𡱛字古作𡱜字古作𡱝字古作𡱞字古作𡱟字古作𡱠字古作𡱡字古作𡱢字古作𡱣字古作𡱤字古作𡱥字古作𡱦字古作𡱧字古作𡱨字古作𡱩字古作𡱪字古作𡱫字古作𡱬字古作𡱭字古作𡱮字古作𡱯字古作𡱰字古作𡱱字古作𡱲字古作𡱳字古作𡱴字古作𡱵字古作𡱶字古作𡱷字古作𡱸字古作𡱹字古作𡱺字古作𡱻字古作𡱼字古作𡱽字古作𡱾字古作𡱿字古作𡲀字古作𡲁字古作𡲂字古作𡲃字古作𡲄字古作𡲅字古作𡲆字古作𡲇字古作𡲈字古作𡲉字古作𡲊字古作𡲋字古作𡲌字古作𡲍字古作𡲎字古作𡲏字古作𡲐字古作𡲑字古作𡲒字古作𡲓字古作𡲔字古作𡲕字古作𡲖字古作𡲗字古作𡲘字古作𡲙字古作𡲚字古作𡲛字古作𡲜字古作𡲝字古作𡲞字古作𡲟字古作𡲠字古作

腐腸請勸誡陳言一生有可惜事如無名師長無良友壯無善事老無令名貧賤人可惜者二面諛嗜為求榮富貴人可惜者二臨大義沮於吝荷重任敗於貪聰明人可惜者三妄譏謂之讒自炫冀謂之驕憎惜激謂之躁豪俠人可惜者三助虐人得暴名糾財得敗名納侫容得濫名又云才子罪孽勝於佞臣誤國害民數十年耶才子製淫書傳後世壞情欲壞風化不可勝計

陸太常

嘉興陸儼山太常紹琦康熙己丑進士以詞林起家督學廣西以其地去中土遠內雜夷獠不能盡知功令罹罪至死述不得悟疗奏請諸生誦習律令俾旨通行著為令臨殁手書訓子自述生平不妄交一人不妄為一事不妄取一錢聞者許為實錄

吳槃潭孝廉

仁和吳槃潭孝廉光昇大興朱竹君學士筠之師也為學根柢經史試禮部不第年過七十賜學正銜其辛未會試舉之居深山一節文結曰是以古之聖人其靜也如山其動也如水主司孫文定公以示同考或曰結無之乎者也字不當中式蓮已庚辰既而曰四句文有曰禍重於地莫知之避同考斥之辛巳文已中式矣主司指摘字句謂大夫曰何以利吾家文有簸箕不飽等語又斥之學士作哀辭中云言必有出今如已出而聲耳聒兮目眩而噫何必辭書兮轉喉觚顧周經誼語兮僉謂余欺予以勤弔兮乙而罷之靜動山水兮語以重遷昔孫文定兮執卷而諮莫為先容兮遭按劍兮文工遇拙兮不偶而哥蓋指此也

文信國公四六

文信國公詩文秉正氣而成雄絕一代四六亦工集中載山中廳屋上梁文有云未問君王便比賜鑑湖之宅何須將相方謀歸綠野之堂又五色賦記言唐謝觀白賦云晛入梁王之苑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庇豹赤賦云田單破燕之日火燎於原武王伐紂之年血流漂杵更仿之作黑賦曰孫膑衛牧之際半夜失蹤達摩面壁以來九年閉目客絕倒一客賦黃曰杜甫柴門之外雨滴春流衛青塞馬之前沙含夕照一客賦青曰帝子之望巫陽遠山過雨王孫之別南浦芳草連天因及觀前作惟月明千里得白之神曰雪曰火曰血皆著迹且漂杵是武王一處事燎原與回軍不相干一客改之曰亮明十日並出爍石流金秦宮三月延燒照天燭地一客又注仿昼度亮之樓月明千里如何對或對曰秋泊袁宏之渚水浸一天此雖游戲筆墨亦可見公於斯道曾殫鑽研之功也

希踪靖節

明何濤為安慶推官到官三日吏白當伏謁監司濤麾去陳庸為荊門州同莅任五日不能屈曲即解官杜門不入城郭此皆能希踪靖節者

四庫全書表文

乾隆四十八年編纂四庫全書告成進呈表文係獻縣紀文達公昀所撰刊入全書卷首公遺集中亦編入焉公門人長沙劉相國權之跋其後云四庫全書開館吾師即奉命總纂自始至終無一息之閒不惟過目不忘而精神實足以相副經手十年故撰此表振筆疾書一氣呵成而其中條分縷晰纖悉具備同館爭先快睹莫不歎服總其事者復令陸耳山副憲錫熊吳稷堂學士省蘭合撰一表屬吾師潤色終不愜意仍索吾師所撰表列名以進高宗純皇帝謂此表必紀某所撰蓮特加賞一分咸驚睿照之如神也按全書總目提要二百卷亦公所撰說者謂公才學絕倫而著述無多蓋其生平精力已畢萃於此書矣

虞鳳娘

明義烏虞鳳娘姊嫁徐明輝而卒明輝聞鳳娘貌甚憐其父欲聘為繼室女知泣謂父曰兄弟木當同妻姊妹可知父執不聽女絕口不言自經死余謂女之死徒以傷親之心史傳載之豈但以其志之潔為末俗所難能而書以示風歟

華歆

後漢書伏皇后紀載曹操逼帝廢后以華歆為郗慮副勒兵入宮收后下暴室歆於窓帝時已舉孝廉官郎中而敢於流虐帝后不臣甚矣乃魏志稱其清純德素晉書華表傳亦稱歆清德高行足宜得為貞筆乎

木

五行之繫於八卦也木居其四以天地發育之氣始於木也木生於春而行於東方故屬之巽其卦離者次為水水生木者也離為火火木所生也艮則當冬春之交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故亦取象焉

家禮

前一輯載四時讀書樂朱伯廬用紘家訓世人以為朱子所作此其誤猶可言也至家禮一書疏漏甚多乃後人依托以傳者流俗信而用之何也

埤雅

詩經詠馬二十六種埤雅所載者十三種鵱鶻鵽鶻駱白顛騋騵黃騮剛鬣騅駓惟騢不見於詩埤雅所不載者亦十三種騵騧黃騅駰騽騵駽駹騅駓魚驪陰農師固深於詩者也凡禽魚獸鳥蟲馬木草天二百九十六條引詩者乃有二百十條

蜮蠋

禮記燭不見跋註云古未有蜮燭惟呼火炬為燭火炬照夜易盡盡則滅所然殘本按西京雜記寒食某火日賜侯家蜮燭韓明詩所謂日暮漢宮傳蜮燭輕煙散入五侯家是也觀此可知當時民間尚未有蜮燭則燭之用蜮或始於漢物原謂成湯作蜮燭恐未足據

馮文介公

仁和馮文介公培元少孤貧母何太淑人自課之性聰穎而幼於學為文不起草仲試即就稍稍法落筆迅敏鄉會試中式全卷無添註塗改字殿試副本亦真書皆從來所罕有道光甲辰以第三人及第歷官光祿寺卿咸豐壬子督學湖北十二月武昌府被陷公入署後園古井殉節年僅四十事聞贈侍郎銜賜謚文介公為諸生時

陳雲伯

錢塘陳雲伯太令文遠少負才名援以乙科出宰由皖之吳所至有惠政補官江都縣前令以迎送為事積案盈箱陳初至署聽事曰勤補拙儉養廉吏無服餽問送迎來往廨舍須諫我讓化爭誠去僞誠以告父兄者老教誨子弟各成人乃排日訊斷不逾年而積牘以清詩長於歌行才藻富有雄視一時近體亦韶秀風華著有隨道堂集行世五言如百花承筆路片月下宮墻珠星江浦槳殘月海門潮翠落中峰濕青橫太古苔斷干花四面樓閣樹中間七言如雁外晚鐘橫白塔烟中寒月上朱樓水榭微波秋落葉江樓斜月夜聞簫落花到地飛還起芳草如烟踏更生奇石湧雲臨水立寒泉激雪隔花聽地因久住難言別人為多情易寫愁皆妙

諡文成

諡文成者漢張良晉郗鑒宋殷景仁唐盧懷慎南唐晉王景遂明劉基王守仁為不愧本朝制國書大臣達海額爾德宜及乾隆時大學士阿桂諡文成

露筋祠詩

王阮亭尚書題露筋祠詩云翠羽明璫尚儼然湖雲祠樹碧於烟行人繫纜月初墮門外野風開白蓮論者推為此題絕唱按宋襄陽露筋祠碑云神姓蕭名荷花詩不即不離天然入妙故後來作者皆莫之及

功令

言舉業者必恪遵功令不敢旁採他說立異求勝即箚疏家言亦有從之而見黜者嘉慶戊寅恩科浙闈三題民事不可緩也至亟其乘屋歸安名宿楊拙園知新主夜

品七十二人漢七人魏十一人晉三十八人宋二十六人齊三十人梁十人漢四百餘年祇得七人宋齊以下僅百年而得六十餘人蓋五言之學六朝始盛抑略於遠而詳於近理則然也惟同時臨川太子文選詩六十二家詩品所述者五十一人拿孟來皆應貞四言張衡七言既不列於品若漢之蘇武應瑒晉之盧諶司馬彪王康璨宋之徐悱劉鑠皆以五言著稱乃亦見遺然則所取殆猶未備歟又如以劉楨列上品陶潛列中品徐幹阮瑀列下品品第違失昔人多議及之然其鋪觀列代撮舉同異實能推究淵源剖明旨趣且百餘人之詩令不盡存尚賴此以流傳俾得考見得失誠於詩教有功可為後學之津梁也

作絞衾以待明年葬用立說房官呈應主司謂此說若有所本當入選否則恐遭磨勘吾不任其咎也房官乃偏投孟子諸家註釋並無此說楊竟被黜而不知本毛詩中孔疏非僻書也入於隆慶間李學使滿歲試嘉郡經題隱有六駁某生素負文名主毛傳駁如馬倦牙食虎豹立說竟以紕繆點置四等因憶宋王旦知貢舉論題當仁不讓於師有舉子主賈逵說以師為衆旦惡其說黜之以旦之賢而猶若此況其下焉者乎

饑飢餓

穀不熟為饑蔬不實為飢飢之甚為饑饑飢古異義後人通用誤也

皇甫韻亭詩

同里皇甫韻亭挽才坤情懷倜儻豪於酒詩筆亦俊所作隨手散棄偶檢篋中得其遺稿三首急錄之詠菊云幾番疏雨潤老圃初黃月色一籬淡露華三徑涼秋深人比瘦夜靜影俱香誰送白衣酒花前暢引觴題沈鏡湖垂釣圖云江北江南汗漫遊歸來逸興寄扁舟白蘋風急秋將晚一尺鱸魚欲上鉤得魚換酒且高歌驚友鷗賓日日過愛向水雲深處泊滿船明月卧煙篙

對花啜茶

對花啜茶唐人謂之殺風景宋人則不然張功甫梅花宜稱有掃雪烹茶一條放翁詩云花塢茶新滿市香蓋以此為韻事矣

凡弟聯名

凡弟聯名始於漢季如劉琦劉琮應瑒應璩是也然如伯達伯適已兆其端明呂兆祥東野志稱伯禽少子東野氏第三代生二子長暉次皓六代生二子長縉次紳此則史冊所不載矣

七巧圖

宋黃伯思燕几圖以方几七長短相參衍為二十五體變為六十八名明嚴澂蝶几譜則又變通其製以勾股之形作三角相錯形如蝶翅其式三其制六其數十有三其變化之式凡一百有餘近又有七巧圖其式五其數七其變化之式多至千餘體物肖形隨手變幻蓋游戲之具足以排悶破寂故世俗皆喜為之

冷廬雜識卷一終

忠義傳

盧宴在忠義傳其孫元輔以能紹其祖附焉其子杞乃入奸臣傳得罪於民歟雖有賢父令子不能寘其惡也

李方叔

蘇文忠公典貢舉遺李方叔呂大防有失此奇才之歎文忠殁方叔哭之慟且為相地卜兆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鑒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益其知己之感有不在形迹之末者非若薄俗之士徒以窮達判恩怨也

通用成語

乾隆間京師武廟製匾其親王郎西席江蘇貢生某擬天子重華豪合聖意賞六品街又如倉頡廟題始製文字盤古廟題人之初引用成語皆切當

鄭太守

吾邑鄭漁帆太守心一以名幕起家由佐貳官至袁州太守因病乞歸卜居蘇州時有故鄉之思題書室聯云無可奈何新白髮不如歸去舊青山

義塾聯

杭城義塾立法甚善仁和費星橋方伯丙章題聯云莫謂孤寒多是讀書真種子欲求富貴須從伏案下工夫激勵寒畯詞意肫切又許齋生教授題嚴州義塾聯云雖非千萬閒居然廣廈為語二三子慎厥初基語亦簡當

卷面題詩

咸豐壬子浙江鄉試第二場山陰某生在闈發狂病曳白而出卷面題二絕句云記否花前月下時倚攔偷賦定情詩者番新試秋風冷露溼羅鞋君未知黃土叢深白骨哪凄涼情事渺秋烟何須更作登科記修到鴛鴦便是仙欵書山陰胡細娘景生旋卒於寓所輕薄之輩可不畏歟

輿櫬

道光甲辰夏陝西神木縣民李述秀與族婦李蘇氏有私為族人李春波所見欲殺之以滅口李蘇氏以鏁柄毆傷其左右腳脫李述秀以鏁柄入陰戶即時殞命移屍懸於李春波之父景國鄰人錢速法望見趨問詐稱李春波罵伊等為賊起衅致斃

事聞於官縣令王致雲據供定讞李蘇氏擬斬監候秋後處決而李述秀杖徒牆上巡撫李星沅臬使傅繩勛以李春波年甫十三有何忿恨致逃斃而傷陰戶屬西安郡守李希曾擬訊始得寔情改讞援謀殺律李述秀擬斬李蘇氏擬絞奏聞得旨王致雲褫職李傳李以審訊精詳俱加二級同時有順天通州民婦康王氏之姑康陳氏與姚甥石文平口角為石文平毆傷憤懣自縊石文平賄囑康王氏偽稱病故而康王氏之戚王二素與有怨揚言康陳氏之死係康王氏石文平因姦謀斃指揮蕭培長王瑩訪獲審訊康王氏等畏刑誣服迨啟棺撿驗適雷雹陰晦嚴寒未用糖醋如法暴洗誤認縊痕為被勒遂以謀殺定讞刑部翻外主事楊文定以案多疑竇白之堂官請旨覆訊始得寔情改讞康王氏以受賄私和石文平以威偪人致死皆問杖流奏聞得旨蕭培長王瑩承審失入從重發往新疆遇赦不赦楊文定留心折獄平反得宜即擢補員外郎二獄皆見邸抄一失出一失入俱訊驗率畧而然可以為鑒

徐鐵海

華亭徐鐵海詡幼時甫入塾即能辨四聲塾師奇之比長酷好吟詩後以飢驅客游諸侯足迹半天下晚年移家清平山下編集為清平山館詩鈔佳句如雪清山閣寒

又手月到溪橋夜覓詩霜前一雁橫雲路海上諸山落酒杯守有逸致其六十生朝自述云案筆生涯百不堪關河萬里走征驂眼看五嶽曾經四惟南嶽衡山未到手散千金已過三余自仗身出門及移家武林適內子故後凡有感友處者盡為毀衣合計三次破家而三復之所耗實多梅鶴笑人徒自苦湖山容我不嫌貧也知浪蹟非長策直擬西泠結草庵見者可以識其生平矣

輿當

翰林院地望清切而每有空乏之虞宋揚大年請外表有云漢臣之餓且欲死難免俗儒之嗤孔徒之病不能興敢懷子路之慍行作苦教之餒愈甘泉之從官近其太史作口號云先載車馬後載人載到師門二兩銀師門三節兩生日例送節儀銀二兩惟有兩餐裁不得一回輿當一場神顛窘之狀情見乎辭矣

蓮衣僧

蓮衣僧量雲楚人少習儒業晚投空門愛西湖之勝棲止湧金門外之靈芝寺署所居曰未斷室同年音玉泉司馬德裕為題聯云結屋古城下洗鉢清溪傍蓮衣工書亦能詩嘗自題其像有快意事教來日少故人墳比遠山多之句

方正學

明成祖令方正學草詔正學投筆於地且哭且罵致千成祖之怒世或譏其激烈已甚方氏望溪亦論其任剛而自謂不屈者以聖賢之道衡之止所謂震於卒然而失其常度不知其哭罵之時乃正氣所達不能自已顧常山舌段太尉劍古人類此者多矣何獨於正學而議之善乎明史傳贊曰齊黃方練之儔抱謀國之忠而之制勝之能然其忠憤激發視刀鋸鼎鑊甘之若飴百世而下凜凜猶有生氣論斷平允可以息衆喙矣

張杞山

震澤張杞山布衣勞質樸無他嗜好惟喜為詩著有吟雪軒詩稿白如寒雲沈浦龍

暮雨入江潮亂紅霜後葉一碧水中烟閒九日同人游荻塘云登臨休恨是他鄉秋

老林皐野菊黃今日招邀須盡興百年幾度兩重陽山塘雜咏云白紵清歌風擅場

至今水調聽吳娘蕭蕭暮雨紅橋外不是離人也斷腸雅有石湖風味

沈蟾客先生

嘉興沈蟾客先生舉挂同年石庵孝廉養和之尊人也喜行善事以郡城南北官塘

圮沒時時溺人乃倡捐修築躬自監督不辭勞瘁自嘉慶己卯至道光壬辰塘路百

二十餘里皆陸續修固賦詩紀事有問津不喁公無渡百里湖山指點中之句

閔中丞

歸安閔峙庭中丞鶚元九歲時其外舅尚書毛公於元宵宴客中丞以舊姻與焉公

作對屬客曰元宵不見月點燈盞燈為河山生色是日適屆鶚榜中丞即對曰鶚鷺

未圓需擊數鼓代天地宣威公大稱賞遂以女妻之

楊忠武公

近世名將以楽慶楊忠武公遇春為第一才勇既優知遇亦隆山固欣捉督遭陝甘

總督武臣授文職賜與也公躯長三尺許經大小二百八十餘戰無不身當先矢石

受創平張格爾凱旋兵初過州撫祁公寯知撫報聞反見喜公意不謂然比至柵貢

帶兵官各四十受責者五十餘人斬殿官者以徇兵後不敢譁在固原任二十餘年

每營簡練新壯三百名以楸破列前繼以為鎮十人一起對進步連環銃以次子前

刀不嘯筒大礮隊後復迴用馬隊翼於左右署其名曰連環陣天下稱勁旅焉

程京亭

吾邑程仆廬京亭同走少負異稟淫於古書讀書吾里分水書院戲題於几以自

中無所不有一事不能到手儒林名宦山林行義四十年後嘉慶己未從宋山長曾入樞垣一時興卅皆出其手名望隆起方將大用遽卒士論惜之

竇通翁

太倉王相國杰之督學浙江也取士公平人有竇通翁之誦言所取皆寒士宿學而

能文者也後湖北李基來督浙學不喜興重文字好取拔孤士之矣秀者拔置前列

貌不揚舉雖已入彀必摘其文中疵累點之時有編云文宜淺淡乾枯勉人忌翦麻

脩黑髭

二宋

陝餘叢殺謂有三二宋指宋史宋琪宋雄宋郊宋祁元史宋本宋褧也余按元史宋

子貞與族兄知柔人稱大宋小宋明史宋克宋廣善畫稱二宋又本朝長洲宋既庭

敦誠贈與吳弟畸三俱以孝廉知名時稱大宋小宋道光癸卯浙江鄉試臨海宋

衛宋鼎以同祖兄弟同舉孝廉其同年亦以二宋稱之

徐煙生

吾里徐煙生茂才照工書善為詩家館授徒自綰中年後絕意進取錄詩之明元生

高崎怡然自得嘗題聯齋壁云志不求滿架圖書成小隱身難近俗一庭風月伴

孤吟詩稿甚富殘後皆散佚無存

吳石華詞

嘉應吳石華學博蘭修酷好倚聲所著桐花閣詞清空婉約情味俱勝可稱嶺南詞

家巨擘矣其尤者於左菩薩蠻云愁蟲瑣碎題金井離人漸覺秋衾冷一味做淒涼

夢魂都不雙　當年相戀意萬種心頭記酒醒一燈窗更長細細溫廉州七夕寄內

虛美人云一年又到穿針節樓角纖纖月素馨棚外倚欄杆最憶二分風露玉釵寒

人間無限銀河水相隔長千里九回今夕在天涯只有心頭夢裏不離家祇子春

梅屬題春堂藏書圖乳燕飛云一夕酸心話閒平生說猶未忍那堪圖畫阿母昔原

師興父儲取縹緗滿架將舊日釵鈿都捨一盞寒燈親口授有綠車伴盡啼烏夜夜

繫冷寺鍾打　而今回首悲親舍哭秋風樹根請竟淚涔涔下勝有緇帷常入覺猶

待殘機未罷算此種深恩誰寫任說馬周當富貴扁衆臺何處頻封酢我亦是揚心

者學博嘗謂嶺嶠精華之氣荔支得其七八如敝鄉者桃又得其二蘭輩數十人共

得其一耳

授經偶筆

嘉興錢新梧給諫儀吉官京師無力延師教子與其室陳煒御女史爾士親自督課女史嘗於講貫之暇推闡經旨著授經偶筆以訓子女內則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說云古者婦功在於麻枲絲繭織紝組紃其成也質堅重而可以為久後世乃以刺繡為工輕而易脆朝為被服之華夕同土苴之棄耗力費財甚無謂也古者繡畫辭旨舉以奉朝祿此廟而不宴者也今俗尚侈靡婦女履底或有繡文是古昔祭服之飾今緣之履底矣又若繡衫繡扇充溢吳市敝化奢靡視若尋常賈生所謂天下不屈者始未有也其言切中習俗之弊

顧母

顧亭林先生之母王氏崇禎時旌表節孝即明史烈女傳所稱王貞女也先生有與叔祖庵書辭旨舉云先妣國亡絕粒以女子而蹈首陽之烈臨終遺命有無仕異代之言載於誌狀故人人可出而矣武必不可出矣記曰將貽父母令名必果將貽父母羞蓋厚必不果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一死而先妣之大節愈彰於天下使不類之子得附以成名此亦人生難得之遭逢也蓋其辭決而其志猶可哀矣

孫文靖公

無錫孫文靖公爾準以翰林起家山知府歷官浙閩總督興利除弊懋著勤能乾隆戊申應北闈試報龍有贈黃炳奎詩云昨朝銀牓揭天門姓名頃屬知誰基奇兒立身有本不何物科名堪不朽又已未歲禮闈報罷作三十自壽詞云但說文章堪報國恩榮豈未盡生才意滅者半決為大用之器

計學博詩

秀水計學博楠棠尚風雅著有一鴈草堂詩集句如詠葉股松樑燕泉鳴竹林風多秋在樹人靜月當門才非有用斯何忽性本多情老愈深閒轉覺離家好多用凡愁辛歲難梅仰東風來溪熱桃花春水上河豚皆妙

羅提督

東鄉羅提督思舉戰功起於魏默深源聖武記者詳矣偶閱周芸皐觀察當陽凱所述逸事其智能亦自可觀雖非孤以武力雄一時也公嘗率兵入南山搜險賊行人若猴攀盜食田根農必發大器覺之公問故令獲一猴來雖非毛舌而為大眼睛

黃般試卷不下二千本十上公車不第賦詩誌感五十度長安客逢窮眼孰青風塵自苦文字竟無靈對鏡悲雙鬢挑燈伴一經故交揮淚別從此老林坰後司鐸秀水二十年乃告歸卒於家先生與乡石公投分最密遂訂兒女姻長子盧谷舉博仁咸嘉乡石公長婿乡石公既官後羈寓甘肅舒先生書備述升沈之感謹錄於左自別履巖屢更寒暑每思去鴈思作報章而憂從中來操觚復輟今者一官再蹶萬念俱灰帳設扶風門下陳之僕賦柳立雪的魯酒而薄酸聽秦聲而寡懽奇慈塞胸小影離合多窮陸復寇斷當因寅戚微罪去官片帆歸里即能名心永息故業重溫成茂北窗之詠著虞溥勸學之誌求仰之羊時至問字之酒孰來樂志邱園向子平之畢願妙嫁而蒙來求我熱不周人怡怡然無所得失如而乃貧衛乙郡老更雖家興江陸之衣書孟嘗之券投窮鴈鴈類抵羊以致遠道開關迎年仲走循勞成疾望遠踟躕血生計無復之而悔已晚矣猶謂塵勞已俗仕籍猶仍雖西笑之自點或東隅之可補不意醫治復趨銀鋃重遝當官誠之初僕忽官階之遲速元冬並盡還地苦寒聽衛政而心煎聽乃環而目斷滿窗幸納佗濕而車何為而來破小成危二月中行抵長安幸賴睡覺猶中心惻寫為之投懷抵掩良於測帳

倪烈婦

倪烈婦仁和王通甫女也年十七嫁東里倪德昌三月而寡謹事舅姑不衰閱八年舅姑以家貧欲嫁之陰納聘行有期矣先一日乃告之婦佯諾即脫簪半臂一耳環一以與姑曰是猶足為數日養夜半投於河遲明父至遶夫婦同聲女歸以死告且謂上帝命為河神無苦也方共駭愕里中譁傳太平橋河有屍被髮蒙面上下衣縗視之則婦也凡溺者男覆女仰而婦屍獨覆人莫不異之此道光八年四月事也九年詔旌其門里人為建於穆霞山下趙茂才之琛題其墓表云碧水冷銀瓶泥近岳家迎考槃青山標石碣墓隣妹氏聚貞魂

除夕祭凱

逆回張格爾竊踞四城失陷宣宗成皇帝命大學士長齡為揚威將軍統兵征剿四城收復張逆潛逃至喝爾鐵蓋山為兵丁揚發田大武所擒其時為道光丁亥除夕將軍馳奏凱音有白云間九重之閶闔惟傳鳳闕拔花驄萬里之外歌喜溢鴛山焰大銀旛彩勝作光華耀於紅旂玉燭金瓶瑞氣常凝於紫陌切時令抒詞非比尋常獲逋先見凡俊四城時張逆潛逃有誠請割棄四城者有誠屠戮眾者將帥以四城失守捉拿未至半多逋餘良為難令誅之不勝誅且出卡即外夷部落脫使糾眾越卡而入則內地之民仍為張逆濟打鼠與四城為勁敵為於是皆從出卡券屬得免緩急竟藉以內捕張逆入卡就擒人莫不服善之善

魏修梅聯

天竺白衣道子觀音艇撥聯甚多皆庸淺不足道惟戴墉魏春松侍御成德所題載則自然不失語言人吐屬句云白衣仙人瓶中水楊柳朱帘男子天上石麒麟

蜈蚣入腹

明張沖虛縣人善醫有道人以竹筒就竈吹火誤吸蜈蚣入腹痛不可忍張碎雞子數枚令吸其白良久痛少定漆生油與噦遂大吐雞子與蜈蚣纏束而下蓋二物氣類相制入腹則合為一也事見吳縣志按明江氏璿名醫類案亦有一方云取小豬兒一個切斷喉取血令其人頓飲之須臾灌以生油一口其蜈蚣在血中吐出纏與雞黃細研水調服愈南方多蜈蚣且家家用竹筒吹火誤吸入腹者有是患銀之

食忌

醫書所載食忌有無據可解者錄以示戒痧症腹痛誤服生薑湯疗瘡誤服火麻花骨燕似快痧誤服生地酒青筋散即烏賊骨誤認為陰症投藥渴極思水誤飲花瓶內水臨腦荊芥同食茅根水滴肉上食之食三足蛤蚧餵鵝鵝荊林食之老鵝食百足蟲有毒誤食之蛇魚誤毒暗入飲饌食之

鴉中巫

吾邑馮柯堂中丞鈐盤官延皖有患疫撫皖時於後圃時梅及疏果顧曰菜根雪題梅帖云為恤民艱看菜色欲知官況問梅花誦之可想見其志趣

林文忠公

林文忠公在河工時題所居室聯云春從天上至水由地中行題客座聯云盛中人出河上公來又贈河水張姓者聯云乘槎直到斋牛渚載筆同游釣鰲客切地切姓人咸數其工妙

復父讐

唐以前復父讐不抵死者多至唐始有抵死者憲宗時梁悅復父讐悅復讐之名聞而其事各異有復父讐者事狀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以聞酌盧杞有詔以悅申宽請雖請公門流循州自後多得減死然猶不免於戍如明之何競

張震當然至本朝道光王孝子之復父讐竟得開釋復功名則以興獄者賢能能體
聖天子孝治天下之意也其歌詞推原律意尤足以維國憲而定人心全謝山大史
祖述作王孝子傳載其事且詳茲畧述之王孝子在恩榮父永泰同縣庶興縣小吏
幷奇強幼以被賊中妥害此時恩榮甫九歲祖母劉氏痛其孤弱撫育綸如母劉氏
病甚將死授恩榮以官所給銀曰汝家以三喪易此恨不可忘也恩榮泣罪大乖家
益落依舊以居勵志讀書稍長補諸生誓於父柩前報仇以奔自隘其勇論之同聲
子之志固當但殺人者死是國法也爾父之鬼餒矣恩榮流涕聽命年二十八舉子
歸於劉曰可矣遂行兩次遇奇強所以奔不死脫去遠遁積歲相隔八年奇張偶返
道衆入城遍小巷思榮突出抱之劈其膂膂裂以足踵蹴其心而殺思榮乃自縶赴
縣供奇強家訟當日永泰故自縱非殺死縣令欲開棺驗視思榮請曰小人已有子
矣寧抵死不忍暴父惸以受戮折叩頭出血縣令惻然乃為博問於介紹皆曰思榮
言是遂遲詳法司法司議曰古律無復仇之文恭查今律有擅殺行凶人者子杖六
十其即時殺死者不論是不啻不敢人復仇也思榮父死之年尚未成童其後發殺

不逃雖非即獨即知況其視死如飴激烈之氣有足嘉義相應特予開釋復其諸生
即以原贈埋墓銀還給尹氏以彰其孝時康熙己丑年也荏恩榮事載撫軍則中吳
將陳鍚提學則北平施作謀叔琳興滇南李觀察發甲也余按唐李肇國史補云衢
州徐長安父叔二人為同郡方全所殺長安復讐大理斷死刺史元錫奏請旌表
徐氏一家並橫禍死者實二平人衆縗戴者乃一孝子請下百僚集議其可否詞甚
哀切時裴垍當國李廙司刑事竟不行老儒薛伯高遠錫書曰大司寇是俗吏執政
相是小生徐氏子宜其死矣以王孝子事相較非今之魂勝於古明康熙已未烏程
有嚴孝子復父讐詔縣令欲生之為請於上司方俟脅撫其趣而孝子
已把於枫涇方驚詔獄史救之始收民者鑒此益當加意致慎矣

諸葛武侯祠堂碑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在武林忠烈祠得之乃明蜀府巫奉勝當所鐫補載碑陰
八尺濶三尺九寸書廿一行行五十字首行題節度掌書記像御史內供奉賜緋魚
袋北度撰書丹副使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成都少尹作御史賜紫金魚袋柳公綽
書未行題元和四年歲次己丑二月辛丑九日建首行空處有宏治十年巡按四川監

察御史監山榮華重刻後有石文跋其下脗蕩跋語或缺不思鐫補年月惟有由
唐建今將盛于載語當在有明中葉以後末行空處有康熙十一年巡撫羅森跋語
跋語但有創落處碑文上二格下四格亦然壯末行年月以下粵水漫使膠西宋可發
跋是楚可師云詩唐碑文理應畧端嚴稱焉絕匪漫滅時不以文字推裴柳重木也
文傳者文垂人傳者文亦爾彬彬君子哉碑文以唐文科較之微不同如震慴之滿
作蹙謀久駐之計誤作為上下無祇辭上字前多一而字志銘末衆作日日木北尚
皆無可指摘至荆州之荆作故觀此之記作畧於義未安若是筆誤則以之上石何
而失真歟

趙太史

乾隆乙未科會試春新進士文敬裹卷為房考白麟閱薦三藝已刊擬第四名總裁
以前十名試卷例應退還重加校勘見趙卷第五第用大歷字白以為已改寫作應
不為犯諱總裁指文恭公獨以為不可白爭之甚力文恭疑愈深卒擬棄之於是取
中在後之卷策中用廣恩為恩等字者皆斥之自後科場禁例除閱應字照常書寫

外其本字係指天文者雖經改寫而古字本通試卷內必宜敬避蓋文恭豹冠登朝
從慎無過失猶嘗於進呈文字內有引御製詩用字未經改寫者坐是出南書房故
生平遇廟諱御名倍深敬畏然宋制尚避嫌名則古字本通之字自宜謹避也越於
庚寅科以十五歲從賢書自是蹭蹬公車者二十餘年至嘉慶己未科始以第三名
登第入詞林改史部主事未及半年即乞歸授徒二十餘年而卒著有竹岡齋集

彡石公

伯父彡石公屈官郎寧清而不刻初抵惠州府任歸善縣學博甘某年已八旬龍鍾
叩謁曰大節應對俱誤或諷可以年老默之公曰士人畢世勤劬僅得備位下吏已
足悔恥況陣學乃大而後宦非官而後老何忍苟求乎卒善視之迨公移任高州甘
即登白簡公自幼刻苦力學於詩嗜之尤篤晚年自定青芙蓉閣詩集六卷海內傳
誦之嘉慶己卯歲宦從兄漁捕象徐聞縣公得信作詩最云南天選隔海漫漫書
到都從隔歲有道途忽如遷客去身親方信宦途難刑書未讀猶儒術民隱能知即
好官載在縣林光德在莫問實玉厥貧詩不載集中蓋絕筆也公即於是歲捐館
知交帔韋挽多回邑孔梧郊學博廣韋題聯云典郡矢清廉歸裝片石論詩重忠孝

文選字句

暴慶間場屋中試文字習用文選字句往往有訛妄不通者如垂衣裳而天下治趨文用康莊賦三雍之上儀一閱不知雍宮建有漢朝黃帝堯舜時無之且賦語云賦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雅樂而文中抄用因坊本注釋服下有曰字二字遂誤以為正文書作鋪鴻藻信景鑠揚而截去世廟正雅樂五字割裂紕繆真堪發噱見給事中辛從益所陳條奏中

山齋留客圖

淮光已宛余選台卿教授解近閣閣樓棟多傾而地勢宏敞西南諸山列戶牖余稍稍葺治隙地皆補以花衆香滿室每與二三佳客清言竟日幾忘身在城市爰作山齋留客圖並賦詩以寄興云空齋閉門居閒散伍二掾經世愧無術幸愜庇悼懼廊廡日清曠一徑此安宴逶遲城外山濃翠撲人面烟雲莽終古條忽狀萬變於斯悟虛幻榮利又奚羨願備素心侶撫景忘笑挽情真略形迹俯仰任所便品題各揮翰秀緯入吟卷回睇階下花深叢正擒綸浮生役萬事形悴神亦傷豈如適我性優游

醫宗四大家

新安羅養齋浩醫經餘論云醫宗四大家之說起於明代謂張劉李朱也李士材業指張為仲說不如仲景乃醫中之聖非後賢所及況時代不同安得並列所謂張者蓋指子和也觀此溪脈山症治過一症必首列河間戴人承垣之說餘無所及其斷症立方亦皆不外是知此溪意中專以三家為專格數餘論著補陰之理正發三家所未發由是攻邪則劉張堪倍養正則李朱已盡皆能不依傍前人各舒己見且同係金元間人四大家之稱由是而得耳此說足以證數百年相傳之訛

五月五日生

俗呼五月五日生必然史書所載如晉陽王綽注信明家徵治有應驗紀過驗德望成順元年等其說過不同最奇者田特賓以五月五日生小字五兒所居里名半十行行第五二十五歲鄉府省御四試守

烏少司寇

臨海洪昌齡少司寇頤煊已未假試先讀卷官事畢歸於乾清宮仰與同列賦詠洪詩先成有還看紫禁連金闕句上諭頤煊排律用之不如律詩似宜他日奏改定有鄒教供視草還看房魏畫凌烟云云上首肯稱善頤煊即面奏改定有鄒教供視草還看房魏畫凌烟云云上首肯稱善故為正文書作鋪鴻藻信景鑠揚而截去世廟正雅樂五字割裂紕繆真堪發噱見給事中辛從益所陳條奏中

謎家供佛

顧景星

吾鄉石門顧景星修性嗜吟咏兼善丹青遷居吾邑築讀畫齋繪圖以見志有留別秣綠常開徑只愛丹青不賣山之句與歙鮑漢逵博交好亦善丹青有論畫

猶讀書行世

舉大令

文登舉恬路大令以明指研古訓常謂米倫好鑒空以俗訓訓古經其尤甚者自春

秋至唐書策所載皆子糾兄而桓公弟顧於千載下意變其文幼以仲已識識者駭之年七十以舉人大挑一等分發江西委署安義值赦令出有兄設肥弟之喜大令到之不准援赦上游駁斥大令執不念鞠子哀氓亂倫棄刑茲無赦之經義以諍之大府已定幼休通欽程春海侍郎恩澤主試廣東取道豫章大府款之侍郎問大令起居甚悉事乃得解嗣補崇義卒於官著有九水山房文存二卷楊志堂河督刊行於世

錢王祠聯

杭州錢武肅王祠在湧金門外規製宏敞有王文成公題聯云順天者存檀聯則有詩城劉文清公炳題云欲匹尚存歸國請解救時拂射潮吟人還鄉保萬民於安邦上疏歸國啟百世之恭嘗又齋孫嘉定伯瑜中丞寶琛題云功在生民惜傳聞異辭信史高留曲筆德並英模恨捐還中論文流莫測淵源

雪詩

道光辛丑十一月在鄉大雪高積大許北牖屋宇傷人甚多時余司鐸台州台地少雪是歲雪亦有數尺同人用坡公北臺詩韻作詩紀然成其句餘其九卉於此同實

釀出六花纖一陣幌松一陣颯密勢漸飄風外絮薄融初著水中鹽積三尺厚封苔任塗一分光映書牖無限好山排几案當時失却灞橋興・浪空六出梨飄颯便曉寒几較夜斟花發鹿前皆白星霰飄簷上誤紅鹽迴風能態舞三春絮斜月光凝九秋蓴好江詩興嘲梅蕊冷香透徹齒牙尖・和鍾茂才雪後・和楊茂才雪後・靜參差不辨鳥跡滿空飛・和楊茂才雪後・碾冰煎凍指垂蹼筯粉本新翻沒骨花臨晉一鞭人覓句烏啼千里客思家夜深檢點傷餘草塗抹淋漓潑墨潘又・和楊茂才雪後・不待月來明畫閣作迴風舞觸颺柳湖面成才・園蠟嘴咏水栽句比户歡呼玉指擡・和楊茂才雪後・圍爐嘴咏水栽句比户歡呼玉指擡身花臨海縣志元・明余亦有作云閉亭凍影嘆啼鴉門外沈沈少客車大地湖山開靜域諸天色相幻空花偃眠費冷高人笔墨詩嚴學士家試向梅枝問消息滿林香雪玉字義

朋友

太倉陸桴亭先生世儀思辨錄有云朋友之助大矣哉君子能者寡不能使之俾世惟天能使之俾世然天亦不能使之傳世故曰朋友之功可以配天子雲太元曾何足云然微相諫則幾不傳而況不為子雲者乎乃讀書而心好之者不可得矣甚至有嫉其書而惟恐其傳者朋友之害又可以配兵火其論至奇亦至確

錫

臨海洪符事若泉南沙文集謂方書金銀玉石銅鐵俱可入湯藥惟錫不入閒用鉛粉亦與鉛與錫白而鉛黑且須鍛作丹粉用之明名醫戴元禮寓至京聞一醫家街甚治病輒效親往觀之見其迎求溫卢酬應不暇偶一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時加錫一塊元禮心異之叩其故曰此古方獨殊不知古方乃錫茅錫即今所煎藥也嗟乎今之庸醫妄謂熟講古方大抵留不辨錫錫類甚余謂今之庸醫不特未識古方也即尋常藥品亦不能辨其名有書新會陳作會度益不知新會是地名也有書撫州盖不知川與撫為二地也此皆余所目見者

李梅卿

嘉興馮柳東教授登府記室李梅卿女史畹早嫻翰墨偶隨靜姝戚年和謝教授悼之女史尤工詞自題倚梅圖有雪影廉纖鳥夢月痕冷簾花身之句其寒夜南村下云細點瓜蔬講閒栽蕙草花三年為婦慣貧家以下皆簾閒栽蕙草花三年為婦慣貧家以下皆簾閒爭同义　歌火滋

編局蛾燈記紛事戲他小女綰雙丫慵放鴛針今夜較寒些殘後教授題城頭月詞於後云唐詩一卷伴親搓紅豆微聲就簫局便寒些殘後教授題城頭月詞・沒空六出梨飄颯・和鍾茂才雪後・靜參差不辨鳥跡滿空飛・和楊茂才雪後・圍爐嘴咏水栽句比户歡呼玉指擡・和楊茂才雪後・碾冰煎凍指垂蹼筯粉本新翻沒骨花臨晉一鞭人覓句烏啼千里客思家夜深檢點傷餘草塗抹淋漓潑墨潘又・和楊茂才雪後・不待月來明畫閣作迴風舞觸颺柳湖面成才・園蠟嘴咏水栽句比户歡呼玉指擡・和楊茂才雪後・圍爐嘴咏水栽句比户歡呼玉指擡身花臨海縣志元・明余亦有作云閉亭凍影嘆啼鴉門外沈沈少客車大地湖山開靜域諸天色相幻空花偃眠費冷高人笔墨詩嚴學士家試向梅枝問消息滿林香雪玉字義

朋友

太倉陸桴亭先生世儀思辨錄有云朋友之助大矣哉君子能者寡不能使之俾世惟天能使之俾世然天亦不能使之傳世故曰朋友之功可以配天子雲太元曾何足云然微相諫則幾不傳而況不為子雲者乎乃讀書而心好之者不可得矣甚至有嫉其書而惟恐其傳者朋友之害又可以配兵火其論至奇亦至確

錫

臨海洪符事若泉南沙文集謂方書金銀玉石銅鐵俱可入湯藥惟錫不入閒用鉛粉亦與鉛與錫白而鉛黑且須鍛作丹粉用之明名醫戴元禮寓至京聞一醫家街甚治病輒效親往觀之見其迎求溫卢酬應不暇偶一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時加錫一塊元禮心異之叩其故曰此古方獨殊不知古方乃錫茅錫即今所煎藥也嗟乎今之庸醫妄謂熟講古方大抵留不辨錫錫類甚余謂今之庸醫不特未識古方也即尋常藥品亦不能辨其名有書新會陳作會度益不知新會是地名也有書撫州盖不知川與撫為二地也此皆余所目見者

李梅卿

嘉興馮柳東教授登府記室李梅卿女史畹早嫻翰墨偶隨靜姝戚年和謝教授悼之女史尤工詞自題倚梅圖有雪影廉纖鳥夢月痕冷簾花身之句其寒夜南村下云細點瓜蔬講閒栽蕙草花三年為婦慣貧家以下皆簾閒爭同义　歌火滋

閏月改年

武后改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來歲正月為一月自天授元年至久視元年

周禮

周禮之制王畿用之而郡下安石用之而亦廢方正學一代偉人乃以用周官更易制度無論實事為無王籍以無他古與今異勢不可強以所難行也禮時為知信夫

凡十一年元宗改年為載仁天賀三載至肅宗至德二載凡十四年法令不能行久逸亦何事改更歟

祖孫父子同名

魏安回之父子皆名厥是祖孫同名也漢張侯留章建其子又名建廣平節侯德其嗣侯亦名德狄梁邑王父子名揚薛羅處士父子名靖元揚文振子名文修明劉忠武父子名江是父子同名也漢劉歆父名興長子基字汝興是以祖之名為字也吳越錢文穆王名元瓘子忠獻王佐字元祐是以父之名為字也

仲康甫劄記

仲康甫劄記太倉諸偉人修養中多論學之語有云孔子好言仁孟子好言義其實一也仁以心之離合言義以事之是非言故不處不去孟子之所謂義而孔子謂之仁殺身成仁孔子謂之仁而孟子謂之取義尊德性之學與道問學之學亦如此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道問學之所以存心也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尊德性之所以致知也後世互相抨擊各持一是而不可通豈非意在門戶而心得之實轉荒乎此說可以破朱陸異同之見至謂太虛刻刻在前而人不見見之以異氏目之是欲合儒釋老之教而混之毋乃言之失當乎

酸鋩欵

同邑沈芝岩茂才逢源天才亮特為督學山陽汪文端公延珍所賞拔少訂姻於張氏家貧力學鋩志迫取嘗不登科不娶年逾三十猶未售鋩感勵其畢姻為嗣續計而子然一身家無擔石乃為酸鋩以成婚爵既優不得志於有司益縱於酒每當夜深人靜持杯獨酌狂呼慟哭輒誦其四鄰遂以是得病卒年三十有六無子遺稿散失錄其酸鋩欵云伏以仙幣無過五兩判於周宮有財振人八廚盛於漢紀謝公逋帳助隱之為用旋供射雉婚致子琴無戰曰益合獨以時者禮也倣人不德者義也有來逸軌多藏前文源來髮受經早詣自義弱冠舉鄉闈雖落鮑宣之風流仍何曾之嗣酸素門合牌訂姻小於朱緑張姓連天繫一紗於玉簡同已姻連白建高得勝流緣合老人即期報板為然以為情深兒如憧眾英從肘繫香囊恐妨書史非風有曲不驚在御之聲猶雖無媚未設早婚之令以故良宵七襯星剩兔瓜春杜兆賀風應少女乃者仲翁龍其京師棄其無和昭諫白衣實英笑其未脫十年不字閨

題侍讀者悲之

仁和繆蓮仙良編刻文章游戲類皆娛情肆志之離惟長洲顧耕石侍讀死無二賦命益高遠非等閑筆墨汙庖賦序云晉傳咸汙庖賦謂庖為小兒鞠弄歌啞不潔以比士君子之廢行嗚呼庖也而弄諸小兒何待其既汙而後咨嗟太息哉賦曰天下之寶任之匪人既汙而悲其遇實未毀而改其真故球圖不可玩之以姊寺而大阿不可假之於童騃唐花賦序云南方窖花壯丹為盛北方地寒梅亦不能花者皆唐花也早閉兩廡截其易悴賦曰泉之竅於山也人鑿其脈玉之韜於璞也人斲其胎花之孕於根也人發其英嗚呼此人之所以成物而物之所以為人發其英嗚呼此人之所以成物而物之所以為人不德者義也於數語而即小見大合眾無棄名作也

周孟侯先生

吾邑周孟侯先生洪德明季商邑吾母之七世祖也先世累者清德梅夫人夢硯生花而生公比長顧頡絕人人勗志於學嘗坐小樓去俯三丈餘古今文五食福有白白見才澡慚勉名譽一時吳駿莊延敏將刊明鼇以序格聘公先一久公鑒其父昇

以一合啟視之則赫然一人頭也驚而投地通莊使至有警於是峻辭却之及明史稿敘諸名士株連被戮者多公獨脫然無累識者謂世德之報優不得志於有司外躭抑塞之氛悉寓於文辭著有聖雨齋集其宮詞八十首寄興無端尤足令才士詠之同聲感嘅摘錄五首以當宮鼎一臠露晨高泳月悲低六院笙歌五陵遊俠莫道裏王悄香黃巫山只在盆棚西亭楊深閉畫樓春花遶黃昏鶯送曉三十六宮閉似水平明催召說夫人金釵獨踏落花泥輦路苔痕旋欲迷誰道舉頭咫見日鳳樓疑在十洲西碧簫吹破思依依驄盡宮鶯半掩扉最是無聊看不倦桃花片片背燈飛

擊節嬌玉膏新一對芰花一惜神每恨蛾眉銀如許不如影裏李夫人

新樂府

山陰胡汝村觀察介祉取明崇禎公光時事作新樂府六十篇篇各有記載述其詳顧往往有與正史異者如諸公子篇謂魏大中子學濂官庶常汗甲申偽命而略其死事一節承江數篇謂毛文龍盛時後招書幣走津要如繼陳繼儒員缺名方游筆下獨不及心衡之甚過於錢龍錫座趺東江事言毛跋扈僭越當斷狀錢固以語侵禍釀於微細而中於封疆補議之罪真不容訴不知此乃妄傳未可據以為實盧家二

舟溪上歸樓頭細雨三更笛江上寒潮一葉舟小洪疎柳誰家閣極浦斜陽獨客舟久病人如秋樹瘦苦吟聲比夜蟬寒皆清逸可誦

閻帝謚

閻帝謚壯繆人皆謂繆非美稱猶鄒竹莊州牧成章持論辨之云昔閻帝之謚壯繆也陳壽以謚法名與實爽曰繆傳謂帝剛而自用庶以致敗也又或謂武功不成曰繆千載下卒無一人為帝表暴者而不知皆非也按禮記大傳以序昭穆古本作繆左傳穆多作繆若秦穆公史皆稱繆晉穆與繆古文多通用考謚法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夫布德執義中情見貌孰有過於帝者謚曰壯繆蓋傷帝之死國與水岳飛謚武穆同意而壯穆作繆亦猶秦穆魯穆之或作繆也今世俗以繆為侮慢之繆以為惡謚而諱之非情事也黃之論如此余以為蔡繆之謚昔人嘗以為非美名矣黃說雖辨終不能舉歷久相沿者而易之也伏讀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上諭閻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然乃史書所論並非嘉名陳壽於蜀漢有嫌所撰三國志多存私飾遂不為之論定豈得為公從前世祖章皇帝謚以襄揚聖烈朕復於三十二年降旨加靈佑二字用示尊崇大以神之武烈忠誠洞內咸知敬祀而正史猶存偽謚隱寓譏貶非所以傳信垂世也今當鈔錄四庫全書不可相沿陋習所有志內閻帝之謚應改為忠義第本傳相沿已久民間所行必

孫愈愚

為程孫愈愚明經燒刻苦於學既吟詠尤工為古文辭嘗與震澤張淵甫學博成書同文章之遊一具紙所彌編自時文興而士安於剽竊疑之習去而習古文亦回此仗仰安得不偽究之天下惟真者為能感人於無窮而偽者祇可欺一時之目仰古文章傳真而不傳偽故讀書不必多而要在通其意抒辭不必麗而要在達其心云云又嘗選歐陽永叔蘇老泉老坡曾子固劉原父李太伯之文各數十篇朝夕誦而不敢玉介甫焉其辨言亂政也

吳香圃詩

吾里吳香圃茂才金黑歸安人少有為才稍長以詩賦受知於學使者阮文達公入都屢試不售憾恨悁悴以老著有香輦齋詩鈔西溪云呆巢西溪行寒流曲如帶日落牛羊歸村墟暝烟外奇俞儀可漂零薄捷又經秋此夕思君獨倚樓寒雁一行何處去白雲天遠大江流又斷句云殘年衰髮客獨夜大江船落日樹邊盡孤舟溪上歸樓頭細雨三更笛江上寒潮一葉舟小洪疎柳誰家閣極浦斜陽獨客舟久病人如秋樹瘦苦吟聲比夜蟬寒皆清逸可誦

應難於更易着文武英颯將此旨刊載傳來用垂久遠其宮板及內府陳設書籍並皆改刊此旨一體增入欽此聖謨煌煌洵足彰聖神之德而垂示鴻古矣

劉三山

廣州劉三山孝廉華甫志行高潔洋商某緣入鄉賢祠三山力持清議恢恢大吏意微為布衣士諭惜之仁和周南卿茂才三贐贈以詩云天柱風雲事可咍閉身且伴餓梅花三山婦人名肯揚雄載自把丈章吊白沙

沈虎坪師

歸安沈虎坪師焯家綵市鎮少好學夏侯同人皆散步納涼獨默誦所習經常達旦不輟屢試高等每一藝出人皆傳誦時俗學以剽竊塗飾為能矯其弊義又貌為高古不中可程度公折衷至當探經書之旨而出以高華究理法之精而歸於沈實以故游其門者大小試無不利公精於數學乾隆丙午舉拔試俊杜門授徒不與計偕人勸之就試公曰吾當於乙卯歲獲後今猶未也仙游梁以二甲第八名登第先是有顯官私人傍後通款於公謂詞林可得公力却之既而以知縣歸班改沈教職補官台郡學博台於前明科甲極盛人才輩出今則稍稍衰矣公曰振興文教乃吾

責也遂進多士而勸之以學遠近鄉慕登堂負笈者踵相接公視其質之高下循循善誘數年之後文風漸復嘉慶己卯引疾歸館於青鎮嚴比玉太守廷珏余亦親受業焉公閱余文謂曰子作文無根柢猶欲築室而無土木也安得成余於是始知銷力於經後得參寫科名皆公之力也公生平所作制藝不下數千首詩古文辭亦適整有法惜皆散佚茲錄篋中所存詩三首於後留別嚴比玉珮仙詩云桃李春深竹笹陰偶傷懷抱拂衣歸時有良友之痛儒官久忝齊等濫學術終慚鄭璞非忽杜新營求友吟故教秋無僕人雨年坐擁談經席擬返衡茅畫掩扉話到夜腸首重回沈吟日盡手中杯曾聞良玉焚須試沙道黃金散復來不辭臨別將言贈記取荊花一處栽題李梅修撫心圖詩云子輿日三省伯起夜四知古人貴慎獨如若暴在旅勞方寸地旦夕輪轅馳暗室虛無人想見肺肝時勿問馬得先勿問蛙公私中有井元子俯首將何離君家見聞錄言行皆人師繪圖揩有儆嗤我系以詩我亦問心者前任台監理廟工極勉有可問心寧任怨之句撫此重致思致思且勿語語恐多人嗤

臘

臘先祖五祀正義云臘者獵也謂獵取禽獸以祭先祖五祀也然則伏獵侍郎亦非其珍禾若金根車之改金根車也特其人不學遂貽口實且古人作書可以通假後世則不能耳近有士子試藝誤書非為飛而被黜此字古亦有通用者矣

起復

宋劉珙為江西安撫繼母憂起復珙曰三年通喪三代未之有改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已為先王罪人今邊陲幸無大吠之警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人為漢儒之罪人乎丞相史嵩之丁父憂起復徐元杰言家庭之戚哀戚終事禮制有常何至忽送死之大事輕出以犯清議哉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臣特為陛下愛惜民義為大臣愛惜名節而已其論起復之失最為愚至讀此覺明吳中行諸人論張江陵奪情意激而辭煩猶未能得其要也

謹案

仁和諸素橋孝廉金書才華富贍工書畫善吟詠家饒藏文京師以養親中年退謝士林惜之嘗贈余扇頭墨梅題詩一絕云風雪漫天臘正殘一枝素萼獨凌寒招亭寫出清癯骨未許人間俗眼看今已為友人攜去每誦遺作輒為悵然

端木舍人

青田端木鶴田舍人國瑚天才頴異以詩賦受知於阮文達公官鄒安學博十餘年後以精究地理為禍尚書恩所為萬年吉地工成特賜中書加六品銜持品高介絕俗在京師不事干謁蕭然斗室惟以著述自娛相國其慕其名招之不往以此浮沈冷宦不得遷擢而卒所著有易指地理元文太極山人詩集在歸安學舍作云官閑雙鬢過十年烏皮尚戀侯門錢百代看成燈下盡一鄉逃入酒中天玉河康畔莊北臨喝漁歌月又圓寄閑紫藤花舍作云朝隱頻年未放還寄閑今寄我清閟創花而寺遠三里八五到中舍作云一品官悟於香人短偈佛燈書味夜空山每八日一品官悟於香人短偈佛燈書味夜空山音佛龕繁藤老惜生涯淚每倚春風借酒傾寄與閑逸識之可想見其為人斷向如哭林西溪云山川如故依壁天地無情莫若蒼寄太鶴山居云大章事大悲言命仗宦途多幸思心淮安作云城根驛路濺秋塵樹杪河聲走夕陽出佐真青山頭江口初潮生城邪添新漲木落江湖出遠帆落葉云風高古屋秋如雨月滿空山夜已霜黃淵舟夜云一行楊柳岸

為岸四面盛花水足天淮陰吳棠信云一代英雄兒女手百年恩怨前夜雨鄰魚云四川如銀官普安一生多刺比風人皆掘脫凡遊黃愛生新所作聯語亦可頡抗滬州林石筍云氛祲一凌霄他日並遭司馬禍淚傾流水此時先碎伯牙弦挽朱丙寧云慈容天遠子始成名身切蓼莪俾日下欠終養命世傳經

孔子生日

上元葉健庵中丞守興安府時郡諸生以八月二十七日為孔子誕辰禀請赴廟行禮公為辦示止之謂嗣後諸生不得復為此舉倘各塾師生以終歲讀孔子書不可無以申敬應於春秋祭丁日各於私塾行釋菜禮似為得禮之正即俚俗相沿必欲於八月二十七日展其誠敬亦祇謂之釋菜則可謂之祝壽則不可其俗謂稱孔子會則尤不可云余按禮部則例載八月二十七日恭遇先師誕辰大內至王公百官均致齋一日各衙門不理刑名民間禁止屠宰前期綠頭牌具奏得旨並出示九門及禮部前是孔子誕辰之期已垂功令有官職者屆期均應致於興安府論生稟請行禮似不得等為陋俗惟不應用使臘且有祝壽及孔子會等稱耳

孫淵帆詩

仁和孫淵帆茂才光裕博學能文中年無偶掩抑以沒詩才落落似倒一時道光癸卯客台郡滋陽張蘭臺太守庭鐸幕中一見如故遂訂交焉以所著榭園草堂詩鈔見示佳句如南山古寺題壁云落花滿徑鳥啼幽斜日半房僧上樓箋作詩者云花到半開香正好酒經重釀味通純尤長於樂府道光辛丑壬寅間噪夷擾浙曾賦從軍詠十章激昂悲壯於行閒情事描寫曲盡可稱詩史茲錄其二作川戍云塘騶當湖環作浦浙西重鎮控門戶都護防城擊柝鼓飛揩舟山鬱風雨帆檣出沒無定所健兒橫戈吼如虎氣慶鼉海吞鼈虜一旦沿塘集樓櫓鼙火轟天飛猛將甲兜兵擲弓弩抱頭紛竄虎如鼠官兵遊賊兵遁官兵為客賊兵主主人移居讓客廳主人未歸客亦去往往不返今來不拒君不見作川戍昔時重鎮今騰土朝廷養士二百年後先奔走曰禦侮杉青脇云儻湖水草黏天盤杉青脇口答鮮鹽腳外屯來幾度刻草梁鵬紅水嗚咽作川失守寇氛熾觀吹風聲鶴唳不山居民聞警紛避徙拗筆之徒乘亂起將軍下令誅逃戮設人如草多株逃甘涼使兒勞洵源遁敵則怯遁民勇厚風以須逢狹路爾來好送頭顱去奸民按黑民民悲民怨奸民滿網良民誅將軍非嗜殺使兒豈盡逃與其失不經寧殺不辜縱殺不辜休怨予苦前尚以

於四無所歸屬議曰童養之妻應名也王習呼四為兄四呼為姊則不得科以夫婦四不得為夫則四叔不得為叔翁撫單以名分有關又駁議曰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王未廟見婦尚未成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皋以輕為比書云皋疑惟輕婦而童養疑於近婦如以王已入浦門與凡有間比凡稍重則可科以服制與從輕之義未符況設有重於姦者亦與成婚等論則出入大矣請從重枷號三箇月王歸母族而令經為四刖髮似非輕縱遂得抵允江淮衛漕船多滿十年糧道發價改造其間有停運三次二次者戶部以未滿十運駁取擅動庫項職名司錢穀者援例項詳總漕不准商之江汪曰援十年之例而部以十運為計創也非破其十運不可乃為之議曰截留漕船以裕民食破格之恩前所希有是以向來止計十年而不扣足運但船隻一項利於行駛不利停泊蓋一經停連久泊河干上之日瞻雨淋猶有苫蓋銀兩時為檢點至船底板片泥膠苔結日漸朽損若因船身無恙勉強起運重載未石遠涉江黃設有疏虞所關非細故不敢因慎重錢糧致誤天庾正供既滿十年不得不造議上總漕大為許可達部允行長洲縣婦周張氏年十九而嫡適腹子繼郎十八歲將授室而殤氏以繼郎未娶欲為張

之夫繼子而張欲為繼立嗣輾轉訐訟前令皆批房族公議歷十八年未結固查全卷知乾隆十九年前張指一人可以立孫而房族謂其襁褓甫離未必成人後又另議終至官地汪擬批張撫遺腹繼郎至於垂婚而死其傷心追痛必倍尋常如不為立嗣則繼郎終絕十八年撫育甚慤竟歸烏有欲為立嗣實近人情族謂繼郎未娶嗣子無母天下無無母之兒此語未見經典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禮有明文殤果無繼誰為之後律所未備可通於禮與其絕殤而傷慈母之心何如繼殤以全貞婦之志乾隆十九年已十六昭穆相當即可定議何必彼此互爭紛紜縈牘因立繼書遵依完案烏程縣馮氏因本宗無可序繼自撫姑孫為後比卒同姓不宗之馮氏出而爭繼汪議據宋儒陳氏北溪字義系重同宗同姓不宗即與異姓無殊之說絕其爭端

孔孟弟子

孔子弟子自稱名孟子弟子如萬章咸丘蒙有自稱吾者孔子弟子稱孔子曰子孟子弟子稱孟子曰夫子孔子弟子問仁者七問孝者三問政者六而孟子弟子所問皆不及此正不獨孔子之稱弟子以名孟子之稱弟子曰子可徵其隨世變而異也

名與姓通

通鑑五代後漢有虢州伶人靖邊庭胡身之注曰靖姓也優伶之名與姓通取一義所以為證也日知錄云考之自唐以來如黃幡綽雲韶霓鏡新唐羅衣輕之輩皆載之史書益信其言之有據嗟乎以士大夫而效伶人之命名則自喜靖以來然矣余觀士大夫命名連姓為義唐宋已然如李無言魏嗣萬程九萬王佐才安如山凌萬頃之類明初亦間有之如凌雲翰成始終夏時正傳汝舟傳汝楫之類惟自嘉靖以後而始盛耳

嗣征

宋吳氏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辨證精核其論羲和主堉公羲和忠於夏之說謂嗣征作於夏之史官故其本序稱嗣后承王命徂征此欺天下後世之辭如司馬氏討諸葛誕而假魏帝詔以為恭行天罰也孔子序言允征往征之此所以正羿專命之罪且羲和既忠於夏序何不言及之而惟云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耶

同姓名同字

古今同姓名者不可勝數同姓名同字余所知者僅有三耶興籍所載恐尚不止此數漫識之以俟續補王承宇安期一晉人濮子一梁人俊孫晫子張先字子野一宋天聖二年進士開封人仕至知亳州鹿邑縣年四十八歐陽公為作墓誌銘一宋天聖八年進士烏程人仕至都官郎中年至八十餘能為詩及樂府號張三影歐陽公稱為桃杏嫁東風郎中陳鳳字羽仙一上元人嘉靖乙未進士累官陝西參議一無錫人嘉靖時布衣

文體相似

韓文公作樊紹述墓誌銘即似樊之奇特歐陽公作尹師魯墓誌銘即似尹之文簡而意澀羅鄂州作爾雅翼序用韻王伯厚宋景濂序亦皆用韻蓋惟才力足以相敵故即能用其體也

有澹臺滅明者

武進士億經讀考異論語曰有澹臺滅明者謂近讀多以有字為讀蓋對師問而應曰有也與孟子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亦以有字句絕北宮黝屬下語勢正同余按孟子有字句絕有四交鄰國有道乎賢者亦有此樂乎不動心有道乎然則有同與問答皆以有字相應此處上下文法不同似以有字連下讀為是

七修類稿

郎瑛七修類稿謂李商隱襲謝逸詩句又以西臺為南唐李建中王阮亭香祖筆記曾譏其誤以余觀之疵謬尚不止此如隱語昉於左傳麥麴山芎藭之喻而以為起自東方朔口無毛聲譽尻益高南道主人見魏書裴延儁傳而以為始於唐鄭餘慶觀家翁見隋書房陵王勇傳而以為始於五代李愚詢馮道謂今之祭物衆矣名亦工文備述黍曰鄉合數語而不知其出於曲禮謂表德用甫字起自王荊公而不知後漢書已有之如袁閎字夏甫杜密字周甫葛龔字元甫之類是也謂黑心始於能改齋漫錄而不知本於唐書鄭傪傳吳氏特引其語耶謂趙明誠為清獻公中子是誤以正夫為閻道也謂劉健令尚在年已一百七而考之明史則云卒於嘉靖五年九十四其他謬誤尚多未遑悉正也

經史數見字

經史各有數見之字周易也字尚書哉字詩經兮字左傳將字故字史記漢書乃字南

史便字深字新唐書匝字

一言

一言有作一句解者一言可以興邦是也有作一字解者一言可以終身行之是也又六言六蔽之言亦作字字解後世詩家所云四言五言七言始肇於此

銀頂

道光戊子年言官奏請改正服色以混戴金頂者甚衆飭令遵例惟七品官及進士舉人得戴素金頂八九品官及貢生戴起花金頂生監戴銀頂一時購頂更易肆中頼以獲利寒士皆購錫頂代之肆工雖之以鉛歷時未久色即黯黑有力者以銀鑄實心頂約重一兩許加以磨琢望之與六品硨磲頂無異往往於酒筵酣飲之時為人竊去行之年餘仍沿舊習問有守法之儒猶戴銀頂則羣譁笑之甚矣習俗之難更也

俗稱

今之稱謂有與古相反者如一輩推謂妻之昆弟為甥而今則稱為舅矣儀禮舅之子稱內兄弟而今則稱為表兄弟矣此猶有所本也至如稱五世祖為太高祖或稱高高祖稱父之舅為舅祖稱仙舅兄後漢書張禹傳又稱相舅兄晉書應詹傳南史袁彖傳稱從母為姨母稱姑為姑母稱姑夫為姑姑父或稱姑丈稱妾父為岳父稱婿為倒稱弟之妻為弟婦皆習俗沿訛不可以入文辭若稱舅氏為舅父則史記已有之稱外舅為丈人外姑為丈母則柳子厚文已有之

帥中水

黃梅帥仙舟中水水濕撫浙有惠政乞歸後以公餘銀四萬兩發商生息永為濬湖之費胡吉農學士賦詩紀之有閒身近歸無半頃田為民留贖歲三千之句

黃少司馬

記明黃少司馬瑞節道光丙戌館選戊申歲以父母年躋大耋陳請歸養其奏牘有云八千里外高堂之夢想明眸十五年來一日之瞻依未遂白雲徒望遥隔鄉關清夜自思難安寢食情辭懇款不必以說色為工

小車機

紀文達公性喜談諧嘗作京官詩嘲一時猶記其小車機一律云對表雙

蔡報且秘擄衣懶起倩人扶圍爐侍妾翻貂褂啟匣嬌僮理素珠流水是車龍是馬主人如虎債如狐郎然且入軍機處低問中堂到也無有京官不願外遷覲寢而老於京師貧病而死者公戲輓之云道不遠人人遠道卿須憐我我憐卿

李方伯

嘉定李許齋方伯儁若少時孤貧力學鄉會試乾隆丙申庚戌皆以經策受知於大興朱文正公珪會試幾得元以律句用毛詩二字未妥抑第六田賦詩云泥金報去人皆後汲墨書來我最先蓋填榜從第六名起五魁後入也又殿試後賦紀恩詩云待詔齊門賢良策進帝親掄築壇將以為皆得揚觶人真勵有存鼎足三分須有禪奎躔五緯已承熙孫山名第非容易頻占前茅感可言殿試第四殿試第六李以縣令涖官浙江車著循聲淳撫閩漕潔清自矢以勑像屬為具誣託大府素忌李之公正必欲周內其事賀矶時歸意亦倦李不能堪遂自裁奏入上震怒遣二星使實勘閩人合詞訟冤事得白主其獄者皆得嚴譴閩人快之

紅豆

吳滴次太守詞云把酒祝春風種出雙紅豆有罷陵女子日誦之以為秦七黃九復生時號紅豆詞人長洲惠研谿大令周惕居近吳郡東禪寺寺有紅豆樹移一枝植齋前自號紅豆主人會稽王笠舫大令衍梅賦紅豆詩云故園酒祝吳林慧別浦人祠惠半農半農乃舰翁之子士奇著有紅豆齋小草卿人因其齋名編紅豆先生蓋用本朝典也

楊拙園先生

歸安楊拙園先生知新績學能文屢困闈試讀書益力好賙貧乏家以中落後長子蕉雨觀察炳堃出宰中州祿入稍裕好施益甚著有風好齋詩鈔句如晚登南城云落日在高樹平蕪生夕烟初秋登望嵩臺云江山留故跡天地入新秋送姚千之云桃花柳絮隨孤棹流水青山入遠村秋闈報罷云世事分明論成敗人情頃刻變炎涼春初由豫抵家云千里雲山迂客路一天風雪送歸人皆足嗣響唐人

改姓

姓有去字之偏傍而改者鄙之為曾由來久矣王莽末疏廣孫孟達避難去疎之足而為東王密知攄閩時人避其諱去沈之水而為尤文彦博先世本敬氏以避諱改金履祥先世姓劉避吳越諱而改黃子澄死靖難子易其姓為田名經魏忠賢時魏氏有去鬼而為委者又如熊為能慎為真敬為苟謝為射之類不可悉舉

梁元帝

梁元帝於甲戌歲被害。年四十七。所著金樓子。自言於丙申歲始。則是年方九歲耳。何其早也。又言余年十四。苦眼疾沈痼。比來轉暗。不復能自讀書。三十六年來。恒令左右唱之。計自年十四迄於末年。未及三十六之數。疑必有誤。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采蕨詠之。見譙諮交構之際。猶不忘君。必讀之可以怨。子衿詠之。見學業衰廢之時。尤亟須友。必讀之可以羣。

梳銘

明詩綜七十一卷。項真名下。靜志居詩話云。予嘗見其為閨人銘梳奩曰。人之有髮。旦旦思理。有身有心。奚不如是。筆法極其飛舞。繕具語。殆亦非真狂生也。余按銘乃盧仝所作。見唐文粹云。人之有髮兮。旦旦思理。有身兮有心。兮胡不如是。項蓋減易其字而書之耳。

舒元輿銘

舒元輿玉筋篆志。論李斯李陽冰之書。曰斯去千年。永生唐時。永復去矣。後來者誰以為有不可名書之妙。余按元輿所作陶母墳版文。銘語亦簡妙。彭蠡之濱。我高項有晉陶君。皆太夫人前瞻千年。卜孟為鄰。後千萬年。卜誰為鄰。西江悠悠。東湖滔滔。彭蠡有盡。斯墳更高。

印章隱姓名

有於印章隱姓名者。如姜白石變之虞揚周室。鳳儀廣建。乃運與移。必徐文長渭之春田水月。乃拆字格也。蓋時於辛稼軒六十一上人印文。

張睢陽廟聯

台州中子山張睢陽廟。廡有衣冠應郡人奉祀甚虔。楹聯云。慷慨誓師。守睢陽最備之孤城中人皆懼死。從容盡節。抱河北英雄之氣。千載後貌尚如生。遥遥精爽。又云。保障在江淮。業廣中興。正史論功先郭李。揮日月心。明大義。孤城若節邊頗慶。亦獨標。

梁公閣

何字檢點。往往不拙。石邨獨兩湖。築居閘。聯語可傳。論有傍水仙王北來尚留高

士踐樹成香雪海。兩湖重見古時春。陳其梅。徵寄高閘。遺稿十秋笑司馬。湖山為清冷寒泉一掬拜坡仙。宋上華表千年。遺蛻可聞元鶴語。孤山一角。暗香先返玉梅魂。

琴銘

浦城祝桐君。司馬鳳噦。精琴理。以前人琴譜闕教未譯。著琴譜四卷。萬一琴名秋聲。其自題曰。嘉慶戊寅子。始學操。縵於伯兀秋齋先生。庚辰妙夫居正齋。賜是琴。材質古厚。而漆斷音韻置之有年。嗣精識琴理。因悟修斲之法。道光辛卯。手自治之。伯兀為題秋聲二字。以雅器復完。其音清實。此誠世之辛亥五月。兀兀遂謝世。明年。及子馳驅吳越。無暇。撫是琴。行撫之感愴。爰題辭以惟石之蓄。完善撫焉。謝清遠。山遥為琴歷長年。氣與質渾。木液明鐘。然發音疏以越。抑兮悲。況今清。秋聲移情。永懷伯兀甲寅七月既望。風嘯拂。屬予為之銘曰。斲之補之。質完善。撫焉謝清遠。山遥水紆。息游與俱。萬慮滌除。悠然古初。揮絃正譜。持特識。四海知音。未易得。言念同氣意何極。

沈氏姑

沈氏姑。慧心德性。幽閑。大母施太恭人最愛之。少嫻吟詠。詩格清新。姑夫沈虛舟咸孚。為歸安名士。結褵未久。即得癇疾。姑遂絶口不吟詩。幼時所作。亦深自諱匿。不以示人。余請之再三。始得見之。詠松云。瘦石寒梅共結鄰。亭亭不改四時春。須知傲雪凌霜質。不是繁華隊裏身。秋日閨居云。翠幙初寒小閣幽。茶烟裊裊拂簾鈎。一庭秋色供吟賞。底事閑人惆悵愁。秋夜云。細雨初收爽氣浮。香飄桂樹露華秋。姮娥也愛觀書史。先遣清光入小樓。

學林

王觀國學林謂漢晉以來。卑者呼尊者為足下。平交相呼。亦以足下。今自高而侮人則曰足下。而稱卑者為座下。几下。席下。閣下。又何耶。不宣不具不備。尊者與卑者用不具。卑幼與父母尊者則用不備。而居喪則用不次。今平交用不宣。尊者與卑者用不具。卑幼與父母尊者則用不備。而居喪則用不次。頒詔播告。皆曰普告。為恭敬之禮則同也。今居父喪者用叩首。母喪者用叩頭。又何謂邪。北齊出於近世。吉凶書儀。世俗不考其是否。而盛遵用之。問其義則不能別也。此亦徇俗之太過也。余按近世尊與卑曰足下。稱尊者曰閣下。而無座下。几下。席下等。稱不宣不備不具。大略與宋時相同。惟不次未嘗專用於居喪。又如不既不盡不戩

不悉不一皆與不立並用至於居父母之喪則概用稽首此皆了無取義而習尚相沿即通人亦莫能易茹所謂禮從宜者歟

七夕詩

餘杭陳煒卿女史適士錢新猶給諫之室也習經史工吟詠賦七夕詩命意最高猶憶金井露華秋風悲聊因節物酬却語中庭小兒女人間何事可干求

目疾秘方

悲目赤者小便時以指點入目中閉目俟其自乾日三四次即愈惟當淨洗手面以免不潔之害此方載醫學綱目他書不恒見屢試屢驗秘方也又石室秘錄治目中初起宜用白蒺藜三錢水煎洗之日四五次星即退此方亦神效

吐生

治之編謂天地之間有吐而生子者鸜鵒鴝鵒凡三物捉螳螂亦吐生見埤雅

清 桐鄉陸以湉敬安著

論文

駢文亦與論論文謂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似不若杜牧之答莊充書為得其要云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彩章句為之兵衛益文而無意則氣亦無所統馭韓蘇之文氣極縱佚非研理之精有意以宰制之安能幾於斯乎

誤信降人

漢谷永征公孫述述遣刺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述元察罕帖木兒信降賊豐士誠高靚督戰遂為所刺明胡大海喜降將蔣英劉震李福之賊乘留置麾下致被戕害是皆昧軍旅思險隱情以虞之義也

陰篤

陰篤為更始所饑不聽方望之言而甘心臣虜追光武招之則信王元之計負險拒固卒至於亡蓋有愛士之雅而無察言之明視竇融之識時歸命相去遠矣

河間婦傳

柳子厚河間婦傳遣辭猥褻昔人曾譏之然其文固有為而作其記游戲之所一則曰浮圖再則曰浮圖可知佛廬之貽害甚矣而婦人之喜入廟者可以警矣

方待即

桐城方望溪侍郎苞文譽之者以為韓歐提北宋俊無此作溪毀之者謂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理汰伐靡生平於人之里居世系多不留心自以為史遷很之過傳寄如此乃大疏忽處也余謂作文不留心里居世系乃文人通病非獨望溪為然不其文格清貞簡潔要當推為一代宗工錢全二公皆不逮也

游龍杖

詩隱有游龍陸瑰疏云一名馬蓼高丈餘漁山湯敦甫協投金劍嘗收其莖以為杖輕而易持名曰游龍杖賦詩詠之

趙少宰

河陽趙少宰士麟政績昭顯兼優理學明著敬一錄有云宋陸入手不同其於大原則一學術止論差不差不論同不同持論平允可息兩家聚訟之喙

文昌神

台郡士子祀文昌神甚虔城中自府縣兩庠外又有祠十餘處二月初三之期先一日各醵錢僧於祠中筆歌徹夜三日而後罷城東北隅白雲山麓正學書院亦有是俗臨海宋心芝學博經畬題聯云二月二日迓神麻祈天上星君文筆集一甲一名承前學願海濱士子試帖掄元一甲一名蓋指臨海秦尚書鳴雷於嘉靖甲辰年登第所居故址在書院側

治生

許魯齋謂言學者以治生為急士之患貧者往往趨山斯富妄求封殖是將誤會其旨耳今觀其言曰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彼窮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當以務農為本商賈雖為逐末亦有可為者果處不失義理或以佐耕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審乎此則知所謂治生者必求乎義之所宜豈導人趨利哉

善於法古

西門豹為鄴令投巫嫗三老於河而河伯娶婦之俗以革後漢宋均為九江太守淺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民男女一以為公嫗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均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益即祖鄴之意而變通之是善於法古以為治者

同共皆悉等字

同共皆悉等字漢書往往有之陳壽三國志尤多略識於此同共贓力（臧洪傳）咸共贈賄（嘗商傳）悉共會聚（倉慈傳）皆悉俱聚（陳羣傳）咸悉具至（先主傳）咸貴重（劉封等傳）僉悉俱識（吳主權傳）僉悉並到（韋曜傳）

君子小人

賢如顏濁聚段干木周處其初嘗與強暴為伍奸如王莽秦檜嚴嵩其初亦著善良之名是以一息尚存小人皆可以自新君子必不可以自恃

達德首知

竇武何進誅宦官不達反召禍釁機事不密則害成也桓彥範等誅二張不盡夷諸武卒貽後患小不忍則亂大謀也此皆由於識之不精故三達德必以知居首

忘己之難

陳白沙弟子張詡為白沙作行狀云成化己丑禮闈卷為人投之水後下第後二十年御史鄘某聞之禮部尚書某從吏云某所為也先是先生寓居神樂觀科道諸公往來請益無虛日既而某被科道劾疑出先生故特惡之深揭曉編修某時為同考官主書經落卷不可得欲上章自劾莫根究不果時京師有會元未必如劉戩及第何人似獻章之謠以及興夫販卒莫不嘖嘖稱屈余考明史成化己丑會試時禮部尚書為姚夔本傳稱彗星見言官連劾夔求去不允又稱其在吏部時留意人才不避親故王翺為吏部尊抑南人北人喜之至夔頗右南人論薦率能稱職史之所言如此則夔固能拔擢英豪者乃獨遲私憾於白沙而擯之甚矣忘己之難也

父母

漢召信臣杜詩稱召父杜母宋知廣州邵煜陳世卿亦稱邵父陳母邵以鑿海漊通舟颶不為害陳以奏免計口鹽廣人歌之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所行止一事而名垂無窮蓋澤之及人遠也

諫

唐穆宗問柳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此以筆諫也宋太宗幸景龍門觀水碓因語侍臣此水出於山源清冷甘美故餘潤所及凡近河水味皆甘宋琪對曰亦猶人之善惡以染習而成此以水諫也金楊雲翼患風痺稍愈哀宗問愈之之方對曰但當治心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於正矣此以醫諫也是皆能得諷諭之術者

賄賂免禍

晉杜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魏邢巒懼為元暉盧昶所陷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龐景民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乃得解二人皆有大功於國而猶恃賄賂以免禍始亦時會使然若遇主聖臣直之朝當不出此

舒鐵雲

大興舒鐵雲孝廉位詩才藻逸書法亦秀挺絕倫兼善音律每填詞曲輒按絃管以諷之僑寓吾里十年後從王朝梧觀察之黔值征南龍仲恭為觀察治文書威勤侯勒保見而器之恆與計軍事仲恭平勤侯移督四川為經略奉三省兵攻白蓮賊招之往以母老道遠辭之既歸貧無以養乃乞米吳楚間出行橐二大篋一儲書籍一

貯絲竹此外行李蕭然也歲歸省母喪戴星而奔不納勻飲者彌月以哀毀卒與先伯父多石公論詩最契其詠陶靖節云仕宦中朝如酒醉英雄末路以詩傳最為公所稱賞曾遺公書自道其作詩甘苦云及評論拙詩如諸天雨花非下界人所能消受至謂稍斂其鋒而出以沈鬱頓挫則實位詩短處而己知之而人未知之而先生固已知之是誠知己之言敢不服膺而謂位尚有所不慊於心耶詩稿本係草錄即乞批評於上暇日擲還則受益無量夫作詩文者比於當仁不讓以太白之才而老杜尚有尊酒重論之句況其他乎抑位生平行路之日多讀書之日少偶得佳句輒復沾沾自喜近年略知收斂以期不懈而及於古升願多讀書以廣其識而舊時習氣尚未全除今茲所言正乃切中其弊願即將軍捐棄故技更授要道謹以此言書諸紳矣今年仍與鶯庭太史公同往揚州未知明年又在何處重承關念附及此言烏戍程君拱宸七言近體頗佳未中則更寥寂何日一權南湖細掃青苔之榻位雖不勝杯勺猶當謀斗酒以歌太守醉也舒年十歲即下筆成章年十四隨父冀官粵西水福令讀書署後鐵雲山房因以自號

于觀察詩

文釜于逸亭觀察克襄風雅工詩歸田後愛武林山水之勝移家來居賦自壽詩云古稀歷過四年餘為愛西泠築室居兼以閒行同葦杖間堦遊目花木幽深具有叢藥趣思尋周茂叔清風皓月自如如觀察著有鐵撥詩存錢塘周雨亭觀察湝序捐其險怪一視無非中正和平之音以寫纏綿悱惻之音信

香屑集

華亭黃蓉堂宮允廷香屑集集唐詩九百四十二首各體皆備其自序集唐題體又三十餘言工巧渾成極才人之能事自言應試屢點窮愁為非似謫美人香草之言以寫愛而寄思蓋皆未通詩時所作也卷末自題云日日成篇字字金千杯酒澆花暖日閒吟隨詩中得意應十首姚合似學陰何苦用心杜多少魚蝦寫得成新樂直應天授與詩悔陸渭陽春唱後應無繼自負亦不淺矣

李忠定公

咸豐元年福建巡撫徐繼畬奏請以宋臣李綱從祀孔文廟而禮部誠淮從祀孔文廟而

在先儒胡安國之次。其大略云。查歷代從祀諸儒皆以德行純懿有功經學者為要。至我朝康熙年間以宋臣范仲淹從祀始於道德學問之外。兼取經濟非常之才。學士裏脅後推正年間以漢臣諸葛亮從祀道光年間以唐臣陸贄宋臣文天祥從祀此四人者皆經綸弼天攘忠義貫日月。列於從祀配此聖朝教忠之至意也。故查李綱仕宋歷官觀文殿大學士忠言讜論定傾扶危社稷尤著。又舉尚守圍城刺血以草奏疏力排和議助佐中興宋史稱其負天下之望以一身之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而不知身之禍難。屢瀕於死而愛君憂國之心終有不可奪者。可謂一世之偉人。史筆昭垂洵為千古定論。至其生平著述為該撫原奏所未摘者。有易傳內外編論語詳說二種。原奏所未摘者有中興至言。建炎類編。及乘間志預備忘各種。今皆不傳。僅存其序於集中。其為文淵閎所著錄者。惟梁谿集八十卷。及建炎時政記二種而已。臣等細觀其文集奏議於政治得失言之深切著明。純忠貫日。炳炳麟麟。煌煌無措。雖有壺矢存鵬。其能以投敵人哉。馴弱如此。無宵粗猛粗猛之甚。不過強梁。強梁即為敢之資。善敗之猶可得九馴弱則鞅之不能走矣。語尤切中哽。

烏程胡霖著孝廉續。少負才名。阮文達公督學浙試諸生。十臺懷古詩。胡居最。嘗祈夢西湖于忠肅公祠。見鏡中有會元二字。乙丑聞俊報錄誤以會元胡敬名姓相似。馳報捉元。是科孝廉卷以額滿見遺。取謄錄第一。未幾即卒。益夢已兆之矣。其友歸安鄭夢白申派祖璋悼以詩云。十臺詩句動公卿。長爪通眉太瘦生。花信滿城飛不到。一生名姓誤鼇頭。

姚廉訪

桐城姚石甫廉訪瑩。員經濟之學。尤長於論兵。道光二年。為縣令。臺濊兼攝南路同知。時大府以前臺迫棄世俗言。欲改班兵為召募。總兵觀喜。疑不能決。就廉訪問策。為疏上之。報公以為然。檄公擬排圖。撫面對猶及此事。上命與總督琦善交。為刻論語異文疏證。故其詩有厚祿早看同舍貴。新書晚得故人刊句。尤工填詞。其散館一等。改官閩中。留別都下諸同年。滿江紅云。一枕嘗膽。驀催醒。春婆夢。早也莫問得時歡喜。失時煩惱。風好已通蓬島路。水空忽換霓裳調。想君思。只許住三年。瀛洲渺。詩書債。粗完了。功名事。淚難料。看黃勉清鏡頭顱催。老仕本為貧。心閒厭俗。祿猶遠養。何嫌此試今朝騎馬作。粗官。由他笑。和者數十家。皆莫能及。比在四明作種菜圖。自填滿庭芳調云。種豆棚低。饅瓜亭小。千古老卻英雄。長鑱短柄。不數草堂風。漫說周妻何肉。清齋供

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割裂群籍。分隸各韻。原書遂多散佚。明代士人纂書掇拾。句。使後人不能見古人全書。迫我朝開四庫館。彙萃遺編。俾各書均成完帙。又復搜求浩博。參考精確。流傳廣遠。宜乎人才輩出。著述如林。而校刊摹書者。俱能詳慎不苟。一變前代簡陋之習也。

馮柳東

馮柳東教授。宰將樂縣一年。即改就教官。司鐸甯波。大吏重其才。將薦之朝。力辭。詩見志云。即為奉母貧常樂。彭澤辭官老益堅。著述甚富。阮文達公為刻補考三家詩異文疏。徐幸巷侍郎士芬。為刻金石綜例。李昭林宮贊泰交。為刻論語異文疏證。故其詩有厚祿早看同舍貴。新書晚得故人刊句。尤工填詞。其散館一等。改官閩中。留別都下諸同年。滿江紅云。一枕嘗膽。驀催醒。春婆夢。早也莫問得時歡喜。失時煩惱。風好已通蓬島路。水空忽換霓裳調。想君思。只許住三年。瀛洲渺。詩書債。粗完了。功名事。淚難料。看黃勉清鏡頭顱催。老仕本為貧。心閒厭俗。祿猶遠養。何嫌此試今朝騎馬作。粗官。由他笑。和者數十家。皆莫能及。比在四明作種菜圖。自填滿庭芳調云。種豆棚低。饅瓜亭小。千古老卻英雄。長鑱短柄。不數草堂風。漫說周妻何肉。清齋供

菜肚都空小園賦寒畦一綫春韭更秋菘　昨宵新雨足丁甯阿段好灌連筒井桔槔無用俯仰都憊料理瓜壺經濟頭銜換老矣園公休賒望飛錢籬落生計笑鄜箭又作楊柳岸圖自填長亭怨慢調云又聽到梭鴉時節冷雨疎枝秋聲來驟送別年年亂條攀盡忍分手銷魂短艇早催度河橋口柳縱有青時卻不管離人消瘦　馬首悵殘陽千里倦向西風沽酒一絲影裏已換了暮蟬亭堠問那處夜笛樓頭恐歸去綠陰非舊但有曉風共付與鶯傷蝶憊題詞盈幅亦皆避原唱之佳

徐詠梅

德清徐詠梅茂才球學術淹通尤敦志行為贅壻長興獨居一室惟以文章自娛暇則訪遺碑搜故實竟日不以為勞嘗游龍華觀舊畫得沈石田文衡山諸手蹟輒視不忍釋至卷尾見明季尚書烏程某氏名捻卷惟恐不速其生平議論必依名節文章必守矩矱著有還印廬集詩最工七絕如立夏前一日呈嚴九丈許大云鵑姑開到十分時勝侶招要未是遲我欲驅愁愁不去春來心事落花知嘉禾舟中云侵晓蛙聲亂野塘黃雲霾壠漾晴光漁歌欸乃衡波去疏柳前村又夕陽饒有風味

悼亡詞

仁和沈秋卿浦掾星煒少游北庠屢試不遇乃試吏於楚北上游重其才戚刮目待之著有夢綠山莊集詞勝於詩悼亡臨江仙詞十闋情文交至尤為集中之冠特錄之序云亡姬江來歸四年情好綦篤丁春月杉舉丈夫子遂得贏疾漸成不起疾中令余坐榻前絮話一切綢繆時僅一執手而已病定悲來不能自已爰作臨江仙十首記得攜頭深夜誰幾分春到梅花天寒翠袖薄雞遲月和人瘦邊影上窗紗　今日瑣窗成獨倚無悰憶遍年華水風依舊滿天涯斷腸玉笛吹夢入誰家　記得春前江上別離愁點盡黃昏羅巾空花舊啼痕香寒被角應許夢溫存　不信浮雲催聚散而今真個銷魂此情欲語更誰論過盡影石何處問西昆記得滄江歸路晚飛鴻遠寄相思三生恩義少人知紅箋記話珍重作開眸　一別秋風人隔世錦書慵展倚之淚宜醉枕雁來遲安得心如鐵望斷碧雲祠記得畫眉窗下立粉香蛺蝶雖衣落花消瘦影依稀一角遠山低　痛絕當年京兆筆柔情已逐雲飛月中環珮定即非空餘遺扇掩幃幄卻依稀記得拋花閒左倩來風忽須搜檢謝庭殘雪與歸遲哀親健在猶賴汝維持　何事仙裝縹現影玉簫又動離思傷心阿母最堪悲七仟二疊三度悽瓊姿記得良宵盼功名水到自非成忠

入接者為陽日沒至雞鳴前接者為陰陰陽水各自為益孤陰不生獨陽不長自無子又蟲之惡溼雌胡子暉子貫附言亦云午前之雨偏陽午後之雨偏陰獨陽之水取養金魚予不生蟲蠹

浙江學使署聯

浙江學使署在杭州府學之東署中桃李甚繁有牌額題曰桃李門學使彭文勤公題大堂聯云天地自成文湖山有美國家期得士桃李無言淳卿劉金門侍郎鳳誥聯云使節莊湖山東南境內文光拱奎壁　尺宮牆守按切其地不可移異他處

愚汀公

本生曾祖愚汀公諱炳靈歷官興化海達知縣慌惕真誠民皆愛戴而操守清廉不通苞苴卸守姚之日蕭於大府入計典龍顧時年六十有六僅存廉俸仍事筆札閒字者僅至公因材訓此孜孜不倦嘗謂農人自食其力余則自食其心矣有白云登堂盡足論文客八萬授無法剪錢仍舊元獻法字紙之廢衆必剪取守隙處置篋中以備用謂子弟曰此雖細事亦惜福之一端也因題聯於座云人用勿輕我讀書須知惜分陰功名水到自非成忠孝雖類無媸雖須知斯世少全材曾指尚侍郎榮禎譚

五代以後則罕見矣

取蜀將帥

容齋四筆謂取蜀將帥多不利如漢谷彭來歙曾鄧艾鍾會唐魏王繼發郭崇韜康延孝宋王全斌崔彥進皆然歐公則錄亦云開禧間楊巨源李好義討吳曦皆為安丙所殺余觀自宋以下元之潤端取成都招降利州潼川諭海取漢邛簡眉閬等州遂留屯隴順慶等州紐璘取彭漢懷綿等州李德輝取重慶合州後俱得保功名以終始因所取者祇數郡未得全蜀地也然憲宗之自將伐蜀也由實鼈攻重慶山所至輒下而竟崩於合州城下明傅友德傅永忠平蜀還受上賞後皆明死尤奇者湯和亦同時征蜀以事後至無功賞不及而和獨獲令終追封東甌王論裏此

公心

王旦呂夷簡皆為宋初賢相而一因遵行天書一因卓歷郭后致傷疏跡始惻沒世殆由私心未泯遂致太節不純此古人言忠所以必先公歟

畫工

歙汪易暘學博梁山班畫工帝月荷鋤鋤之誤謂月一鉤而在左側亦在左右有二

時一當初五六日人向南月已過中加木巾時之間月未及中一當廿六七日人向北日升加辰巳時之間月已過中二者並日在天月雖如是而不可也劉展人歸牧溝暮初二後數日間則有新月可帶其畫在人左則必側其右廿六七之夜月在天當丁夜時其形亦然然夜半以後發晌以前非農人歸息之候云云觀此知畫雖小道貴有格致之功且必運以巧思如楊行密之畫工納李克用妙目狀作月弓撚箭之形仍微合一目以觀前之曲尤深愜九用意得免死專賂遣歸宋人畫踏花歸去馬蹄香以數蛙隨騎擅長國朝畫院祇候金廷標畫乃邑行不似唐寅畫為一女抱琵琶而畫白樂天等屬耳之情為高爾所稱賞至畫之率略者若照若明若帷帽二疏則有芒鬚鬧毋論牛則尾聚蜚雁則頭足俱展擲骰呼六則張口賞不免為世口實則仇英一時作手而蘇李江別圖所繪秦騁等作馬蹄謂非疏於研考之故乎

金仙峯詩

秀水金仙峯教授行宗詩況若清老無描頭畫角習氣其木瓜詩二首理真詞雋不落賦物家窠臼梨一益百損林一損百益所以古之人投之俾有報邁直之禮行宜曰報可責幡幡者惟懿戛戛者有帛承筐亦幾何要在情不隔能令受者心生死感其德瓊琚於木瓜奚啻過什百敢曰報禮然期以身許國卿比玉之華貢此一心亦萬物無貴賤見用則皆珍物適一用致用則在人望梅可蠲渴呼琳能緩急格物則無聲北斗高請為將軍窺敵壘雪中躍馬夜橫刀氣格高爽雅近中唐

姜太史

慈谿姜西溟太史宸英作吳約菴墓誌云國家制科三年即放進士至三四百人少亦不下百五十人而天下省試所錄士又無論以十計其間賢不肖雜揉冠未上頭一經未上口猥列賢書冠進賢以幽序於搢紳者何限而宿學碩儒砥行立名踽踽而不得進終於襤衫席帽齎恨入地如吳氏一門祖孫父子夫婦之間至以涕洟相慰勉貧老至死不悔彼為之有司者果公與明非耶詎獨無人心耶夫自有道者視之窮通得喪彼在外者亦何與己事奈何當事者之曾不加意致使士沒齒有不平之歎也每一誦之輒為感喟不已蓋太史久困名場年七十始登第生平嘔心矮屋艱苦備嘗故言之慨切若是太史於康熙己卯主順天鄉試以目昏不能視為同官

所題掛吏議。遂發憤死刑部獄中。吳江陳大令晨以詩有文章憎命放方慰辛苦初心悔已遲之句。益傷之也。

阮文達公擬疏

阮文達公於乾隆辛亥年大考。題為擬張衡天象賦。擬劉向封陳湯甘延壽疏。并陳今日同不同。賦得眼鏡詩。閱卷大臣見公賦博雅。而不識賦中岔字之音。置三等。繼查字典。始置一等二名。奉諭第二名阮元。比一名好。疏更好。是能作古文者。親改擢為一等一名。遂由編修洊升少詹事。其擬疏辭云。臣向疏郅支單于。兼并外國。日益強大。殺辱漢使者。在廷諸臣。未有為陛下畫策者。都護延壽。副校尉湯。遠成西域。特發荷節。勒師旅。直逼康居。破其重城。臧名王。斬閼支氏。請縣首槀街夷邸。以威遠服。是沈謀重慮。制勝萬里。師徒不勞。兵矢未折。功莫偉焉。而議者徒以湯矯制。不論其功。反欲文致之。是臣所未喻也。夫將在外。有可以振國威。制敵命者。專之可也。今延壽湯。不避死難。為國雪恥。而竟無尺寸之封。其何以勸帥兵絕域者。昔李廣利之於大宛。瞷日持久。靡傚師旅。僅獲數馬。功不敵罪。孝武猶且侯之。今郅支之功。當十倍於大宛。竟使致身之臣。未得封爵。且不免吏議。臣竊惜之。宜請釋其矯制之罪。賞其克敵之功。加以高爵。惟陛下察之。此劉向之疏意也。臣伏見我皇上奮武開揚。平定西域。拓地二萬餘里。凡漢唐以來。羈縻未服之地。盡入版圖。開屯置驛。中外一家。宜如郅支呼韓叛服靡常。殺辱漢使哉。此不同一也。我皇上自用武以來。出力大臣。無不加賞。高爵。或有微罪。斷不使掩其大功。下至末弁微勞。亦無遺焉。未有若延壽等之有功而不封者。此其不同二也。我皇上運籌九重之上。決勝萬里之外。領兵大臣。莫不仰承聖謨。指授機宜。有戰必克。間有偶違廟算者。即不能速蔵豐功。又孰能於睿慮所未及之處。自出奇謀。徼幸立功者。此其不同三也。公嘗謂所以改第一者。實因三不同。最合聖意。

悼亡詩

黃莘田悼亡詩。情真語摯。悽惋動人。遠勝王阮亭作。摘録八首於此。馬鞍山下莫盌漿。冬飯多應減舊香。為叩墓門申餘慟。今年不是婦親將。為儒盼至為官後。依舊辛勤百事虧。錯嫁文人更誰怨。詩書貽累到裙釵。每為遷客滯天涯。萬里寒更鬢有華。沒齒一言忘不得。七年除夜五雞家。余已且下第出都。後客永中三載。莊隔人除夕寄古有萬里寒更三遷客。七年除夜五齒家之句。時似人歸年矣。鹿門即是白雲鄉。浪向紅塵約一場。多少寒盟言在耳。不堪閒坐細思量。淒涼舊事散如雲。感逝傷離到十分。屈指連年知己盡。閨門何可再無君。若論謙約宜遐福。同卓期頤未過情。長汝十年還健在。不應汝便薄浮生。亦知此事人多有。其奈昏撥不開。出去無聊歸又悶。等閒裁觸上心來。殘燈欲滅未明天。病骨衰顏照獨眠。早晚急營三畝地。與君同穴不多年。按中州集秦略悼亡詩。元遺山輯其高出時輩。以視黃作。安見今人不及古人耶。其詩并録於後。自古生離足感傷。第教死別便相忘。荒陂何處墳三尺。老眼他鄉淚數行。多事春風吹夢散。無情寒月照更長。還家恰是新寒節。忍見堂空紙挂牆。

雙節乞詩啟

汪龍莊大令於所居建雙節堂。為其繼母王生母徐。徵詩文多至七百餘家。有乞言前後二啟。其後啟中句云。念罔極德。終難報。止此徵詞。料吾身生亦有涯。要諸没齒。又云。跂望而首惟九頓。先人之英爽憑焉。立言而名在千秋。作者之精神聚矣。語最沈着。

吳布衣

杭州吳布衣彭年。遊幕中州。才名藉甚。天津邵烈婦。為志廬茂才之室。結褵一載。茂才卒。烈婦於七七之期。自經於茂才死所。一時文人俱賦詩哀之。吳得句云。蝴蝶有情同出夢。鴛鴦到死不分飛。見者推為絕唱。

星查兄詩

星查兄潮幼時沈靜好學。以賦詩受知於阮文達公。入邑庠。先伯父乡石公。歷典名郡。清廉自矢。不名一錢。兄仰事俯育。擔荷拮据。幼嘗賦詩誌感云。多事轉思為客好。無田始信讀書難。後宰花縣。慈惠撫民。以不善事上官。能歸。著有愜所遇居詩草。送窮歎避債謠二詩。尤為人所傳。送窮歎云。草艇縛茅餞鑼紙。麥飯一盂羹二簋。破帽遮頭倒兩屣。磐折開門揖窮鬼。鬼曰語讓君勿嘆。解紛片語請具陳。君家三世綰青綬。胡不貿田百頃腰十緡。處脂不潤甘食貧。粗飯脫粟衣懸鶉。廉吏之孫廉吏子。被褐負薪奚足恥。窮為善士福之始。清白厚貽無過此。願君世世子孫永保之。俎豆我應千載祀。君不見黃頭郎君久待詔。腦滿腸肥託權要。銅山摧塌錢奴哭。饑鬼愁煞窮鬼笑。避債謠云韓侯昔未遇。漂母一飯淮王城。陶公走乞食鄰翁。解意壺觴傾千金之酬意亦厚。冥報相貽事則有。感恩戴義尚不足。天涯何處通逃藪。可憐臣朔常苦飢。詼窮反為友生累。報之恨晚敢云避。西風獵獵雲茫茫。主人僵

卧客在堂還似飢驅叩門日言離苦拙意未詳客語轉覺氣轉下曰我豈為索通者十十沽得樽中酒銀瓶玉壺為君瀉我聞此語顏為酡重君恩義為君歌長江萬里走東海公義更比江水多君不見塞上老翁失馬時禍分甯非福所基集枯集宛偶然耳若負公恩有如水

孫子瀟

常孰孫子瀟太史原湘鄉會試名皆第二旋以二甲進士入詞林妻席道華寄詩有温嶠仍居第二流之句舒鐵雲孝廉為作長歌有云揩劣猶勝讀杜牧張箏聊可喻丁稜元祐碑中文潞國昆明池上沈雲卿益皆切第二連典也

吳梅村

咏吳梅村詩最著者吳江王載揚澡云百首淋漓長慶體一生憨愧義熙民嘉定金繩武慰祖云兩代詩名元好問畢生心事沈初明可謂異曲同工梅村出山侯朝宗嘗遺書力阻後有懷古兼弔朝宗詩云死生總負侯嬴諾欲滴椒漿淚滿襟又臨歿詞云故人慷慨多奇節為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偷活悔恨之意深矣

文字沿襲

文字有通用而承其訛者如以北堂謖草為母以桑梓為同鄉以鴛鳴為求友以折桂為登科以鱣堂首席廣文為校官以誕為生日以乾沒為監守自盜漢書註得利曰乾失利曰沒以擬為有尸之棺小爾雅堂棺謂之柩擬有尸謂之柩以八分為隸此類至多皆沿襲不能改也

鄭太史

陳大士晚膺鄉薦其座主曾江鄭大白太史之元嘗為作制義序其略云大士以古文辭名於世今人之學之者其制義之文而已大士制義亦不容學其深渺奥博高不可詣者常人使人困於艱其得意疾書率爾成文者又足使人走於易大士名最久海沈踏踏亦最久其文若與功名為仇而世之為制舉文者慕效之不止豈非真有見以服人者在乎文章之境情與理二者無大士之情之理而學大士是故工拙不同而詆譽各異此豈大士之過哉李北海一代書流人爭寫其字北海語人曰學我者拙似我者死予舉以告學大士之文者夫以大士之文猶屢蹶名場幸得太史而始過太史賞其文而不願人效其文蓋以應舉之文必不可以高深從事也斯誠知言也哉

參佾

鄭大白太史詠明詩綜不採今觀其所著克薪堂集詩多俚率語惟賜冬餅詩序可備故實云冬佾宴始嘉靖間迄今崇禎五年九十餘年矣益曠典也故事四月八日佛誕有不落夫割黑參飯用不落葉色之為名不落夫一名不落荄世廟益嘗聚大內佛骨佛牙萬觔焚之宮中始革其例以四月五日薦冬寢廟因賜百官義深遠矣

徐觀察

漢帛徐毓孫觀察同年榮由知縣起家文學政事卓著一時公餘惟事吟詠兼工畫梅忻嗜石舟所至輒拾取佳者以歸藏之齋中顏曰石婵娟室各繫以詩嘗行温州道中檇出所藏石子摩挲洗玩忽詫忽笑舟子不知其為何事也因賦詩云惨綠嫣黃盡可憐亦如初日翠朝煙囊開白舫青簾裡心到蒼山碧海前蜀道無如此間樂外人從笑老夫頗南來置得傳家物陽羨無須更買田

琵琶亭

琵琶亭在九江府城外江邊乾隆癸亥觀察潘陽唐公英重修增建高樓題額曰江天遺韻壁刊白傅遺像是南薰舊本嘉慶中歙人方體所摹登樓四望前臨大江後對廬山左則古木千重右則人煙萬井樓下迴廊旋繞境極幽曠遊人題詠甚多觀察有句云今古商船多少婦更誰重此聽琵琶殊微感慨

王建孟知祥

王建孟知祥先後據蜀建子衍見滅於後唐惨遭亦族知祥子昶見滅於宋卅封楚王諸子皆屑屑秘辭史謂幸與不幸何如去之遠矣觀此文則知祥入蜀未嘗殺戮後撫民以仁川皆惟其毒民不聊生行又荒淫不道致速喪亡知祥入蜀之初也所至殺掠蜀中諸惠迨鄭任用庸臣而在國二十八年尚能以仁德為治撫養群黎然則幸與不幸非皆由自取乎

柳文

柳子厚先君石表但載其父執共十人其誌宇文邈則曰邈字子美為時名士則曰為相無所發明柳宛則曰順政事則曰為御史均則曰張弛少所推讓益不盡用狀詞為獨創之格嘗見選柳文者僅標其目曰先友記竟若為子厚之友也者而所載人數不及其半亦妄甚矣子厚又有亡友故秘書郎吳君表載其友十三人子厚即自列其名於第四是亦一例

峨眉兵之名

自來詔用兵之家若莫如漢賢捐之棄珠崖誠有云當此之時寇賊並起策旅數發又既死於前子嗣陽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似泣似笑遥設虛祭想魂平鴈門之外俊漢蒯宗從太僕袁安議許還南部所得生口於北虜乃下詔曰往者顯宗和親之名終無絲髮之功境埃之內為國家痛之雖較略而意更沈摯至李華古戰場文則北行鳥而前暢其自矣

新唐書

宋景文喜作溫字白新唐書中如五夫菟子傳石恩由不覺李軌傳可勝咤哉賓戚傳賢偃革尚文傳侃牝咮鳴晨長孫無忌傳賢道無拔遺卓傳條列不保皆酷史傳倫景侍傳沙陀列傳賢此類甚多

八君子圖

王安石為歐陽小人劉敏叔畫八君子圖乃擬韓王魏公潞公歐陽公溫公蘇公黃太史並列未免漸相混袁清容為作贊云矯矯貞姿涅而不淄吾將疇依為學是師推崇失實亦未得評論之公

三高祠

吳江三高祠祀范少伯張季鷹陸魯望宋劉清軒賦詩云可笑吳癡忘越憾卻誇范蠡作三高祠應為上書乞政謂蠡事越亡吳吳仇也禮不祀非族法宜去請祀太伯仲雍子子而張陸列其旁饒舌其言會亂中止余觀宋史洪咨夔知龍州毀鄧艾祠更祠諸葛武侯諭其民曰毋事仇讐而忘父母此舉殊快人意洪在理宗朝卓著風節宜其能更革積俗廑正祀典也

鄭禦史

張居正奪情其門生吳中行趙用賢疏論被黜人盡知之又有劉臺疏劾居正專恣倚應侯朱鴻謨疏論侯居正得罪以去皆其門生也又湮滅御史鄭鋭亦出居正門下疏論奪情事行之為帥臣忠孝迫於兩難貔乞聖慈酌去留之權宜以植萬古綱常事體重大其奈後閣靳使得以少盡人子之情仍敕其依限回京又有以終全大臣之義語救趙為和婦明史不載見趙紹祖涇川叢書。

錢少詹

嘉定錢竹汀少詹人瞎生周歲能言祖母沈指玉而二字教之更以他書指示皆能確認睥日盤陳百物惟取一筆祖青文茂才王炯謂此兒他日必有文譽入詞林後與紀文達公齊名有南錢北紀之目性強記經史半能背誦遇有疑義輒檢以互勘明通曉而後止人有新刻書持質者必正其譌如嘉善謝金圃侍郎塘校刻荀子性惡篇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偽據荊平秩南訛史記本紀作南為漢書王莽傳作南僞謂古文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據荊平秩南訛史記本紀作南為漢書王莽傳作南僞謂古文為與僞通兩僞字皆當譌若為字餘姚盧抱經學士文弨校註顏之推觀我生賦不解王凝坐而對敵白謂拱以臨兵二語謂白應作向漢末黃巾賊起向相言於河上北向誦孝經賊自消滅見後漢書獨行傳與晉書王羲之傳疑之聞孫恩寇至自言諸大道鬼兵相助事正相類言其不設備也又盧補注顏氏家訓於誡兵篇宋有顏延之句疑延年無領兵復敗事以宋書劉敬宣傳證之曰此是顏延非顏延之也後人妄加之字耳又閻淵明讀山海經詩形天無千歲宋人據山海經疑為刑天舞干戚五字皆當校改以為形天二字非謂宋本山海經自誤耳顏師古等慈寺碑以刑天與試員對文今石刻尚存字畫分明刑形古文相通天轉為天則大謬矣後鎮洋畢秋帆制軍沅補注山海經遂用其說正向來刊本之誤

王文端公

雜城王文端公杰未遇時在陝甘總督尹文端公巡撫陳文恭公幕府立品正直二公甚重之乾隆辛巳捷南宮廷試卷列第三是科因御史奏改先折彌封傳集引見上是日閱十卷幾二十刻特拔公卷置第一御製辛巳御殿傳臚紀事詩有云西人魁楚西平後可識天心偃武時益是時西域底平開疆歲績而公適掄元詩特及之數十年遇合恩禮加隆已基於此矣

邵老要訣

唐柳公度年八十餘有彊力嘗云吾初無術但未嘗以氣海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耳孟說年雖晚暮志力如壯嘗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性嘗須善言莫雜口長樂語雖手明海富貴銘年百歲太祖召見問其平時頤養之法對曰要在慎飲食張永本斯五湖漫聞云余嘗於都太僕坐上見張翁一百十三歲普福寺見王瀛洲

一百三十歲毛聞翁一百三歲楊南峰八十九歲沈石田八十四歲吳白樓八十五歲毛確菴八十二歲諸公至老精敏不衰升降如儀問之皆不飲酒若文衡翁施東岡葉如龍老耄動靜無異壯年不異亦不飲酒松江府志李王如大耋猶健步行四十餘里或問以養生之術曰七情之中惟怒難制我能不怒而已吾邑皇甫凱永茂才娘老年習鍊能於燈下作細字卒年九十六余嘗叩以何術攝生曰無他五十歲後不御內生平不使服受餓嘗揣佩囊置食物飢即啖之而已此皆可為卻老要訣。

錫奴銅婢

温足瓶名錫奴蘇州薛一瓢雪鍋銅杖字曰銅婢此可以為對。

周蘇門

錢塘周蘇門大令向青以孝廉宰楚之廣濟縣鋤除豪猾幾為中傷日久公論始出上官咸知為良吏董移漢陽縣未及中壽遽卒於官著有勾麓山房詩草語多真摯如過灘云方知天地間險多平者鮮祇求心性安勿怨時命舟自題者過圖云幼讀聖賢書是識忠孝字感激至君親無端為雪涕皆出自性真不關緣飾斷句如午後百花靜春深群木高紫門日仄移帆影桑徑風高落前聲亦佳又逢閒口拙云煙籠

外伯祖周愈亭先生向潮兄弟三人次春波先生踰濫余外祖也三葵園先生以清俱好善樂施嘗人某員適五百金貧不能償焚其券某感恩次骨以家傳擦痧秘方相贈按方製送獲效甚神蘇之以廣其傳。

仙傳巴卻膏奇方治發背癰疽疔毒一切無名腫毒未成即消已成即潰力能箍腫不至大患

巴豆五錢去殼卻魚兩個重十二兩以上者　商陸十兩切片　滿盆二個楊花兩白及五切　芫麻子三兩去殼　錦紋大黃三兩切　烏羊角二隻全當歸二兩切　山甲二兩切　黃牛腳爪一兩敲碎　猪腳爪一兩敲碎　蝦蟇皮乾二兩　川烏五錢草烏五錢切　蒼耳子四兩元參二兩切

鼠真雌多雄光雌者兩頭圓而無毛雄者兩頭尖而有毛不可混用蝦蟇乾宜新取其力猛也

右藥入大廣鍋內用真麻油三斛半浸三日熬至各藥焦黑濾渣再熬沸乃入後藥。

後藥

飛淨血丹廿四兩

用槐柳條不住手攪熬至滴水成珠熄火待稍冷再入後藥。

上肉桂五錢乳香四錢去油沒藥四錢去油上輕粉四錢好芸香四錢去油

此五味俱研極細徐徐拌入用銅箸攪勻待凝冷覆地上十餘日火毒退盡乃可用。

王仲瞿

秀水王仲瞿孝廉客個儻負奇氣文辭敏贍下筆千言立就家貧依其外舅以居賦詩有娘子軍中分半壁丈人峯下寄全家之句乾隆甲寅鄉試開作沈博絕麗腑奚一時與舒鐵雲孝廉交最深舒贈以聯云昔薩心腸英雄歲月神仙眷屬名士文章在京師時法梧門祭酒式善重其才與孫子瀟太史銑雲稱為三君作三君詠過川楚教匪不靖王之座師南潯吳白華總憲着欽薦王知兵且以能作堂心雷諭不經語入告容皇帝斥吳歸里而王應禮部試如故然卒悒悒怏失意死識者悲之

四聲

字之上去入誤讀者尤多觀山陽阮少司寇養生茶餘客話所載成語公平上去入者亦有舛訛可知沿訛已久且不獨吾鄉為然也附錄於後并訂正之

君子上達　何以報德　妻子好合　兄弟既翕

能者在職　邦有道穀　道上源以渭濁　忘我大德

生有聖德　天下大悅

巴卻膏

克耳珠寶。神保是格。見上聲　神保是格。見上聲　順彼景福。早上聲　王道正直。言以道接物。道上聲

沈湎冒色。雷度既澤。

天棚鄭國。天子建德。

君子是職。見上聲　天子建國。

寒暖燠濕。燠上聲　毋有障塞。

君子進德。天子視學。視上聲　天子用人。

乙未秋。余在都中。與葉素巷孝廉歸安溫梓生工部同年文禾。席間仿行酒令。共得二十餘則。附錄於後。

坤厚載物。天五地六。

浦與二仙。吾子好直。

商紂暴虐。公子棄疾。

曾子怒曰。曾子問曰。

鵜鴂鳴于閩。

浙撫署聯

於女信宿。維此二國。童子佩觿。

將以察遠。其子幼弱。猝與晉遘。

何以援國。昭子退曰。劉子學卒。

征鳥厲疾。毛者孕鬻。三老在學。

浙江巡撫署中。有桐城方恪敏公觀承聯云。湖上劇清吟。吏亦稱仙。始信昔人才大。海邊銷霸氣。民還喻水願看此日潮平。其後公之姪受暾。來督浙江。復題聯於署云。兩浙再停驂。有守無偏。敢奉丹豪遵實訓。一門三秉節。新敝爲政勉期泰志紹家聲。自跋云。乾隆戊辰。先伯父恪敏公由直隸藩司撫浙。余昔爲此邦守令。今繼伯父之後。亦由直隸藩司權任。余弟維甸。又曾以總督權撫事。六十年來。三持使節。洵殊遇也。故前御賜詩中。有守無偏之句。謹錄成聯。以誌國恩。世德云爾。時嘉慶癸酉六月上浣也。

北京正

錢塘吳西渡次巫消鵬於嘉慶丙子登賢書。所作樂土不能編結成一鏡。正當映帶司歌。稱爲通場之冠。

元遺山

元遺山爲崔立撰碑。納降表。脫詒後世口實。而投筆散失。作中州集。于本朝諸編結成。堅志前賢。俾金源氏一代文獻。因之而存。其功豈淺鮮哉。趙雲松觀察詩云。無官未得編年史。深愧遺山之心者。

川心精專

高達夫五十學詩。而成名。杜祕公七十學草書。而盡其妙。用於用心之精專。彼當壯盛之年。而閒情自廢。蓋亦以二公爲師乎。

宏簡錄

袁隨園謂仰尚書宏簡錄。有天干。半輔功臣旌德。裴祿庶官之稱。已屬無謂。如宋之高瓊。唐之裴寂。尤不應以功臣目之。更有雜行一門。以田承嗣李悅仙祖孝孫薛悅義上官婉兒列爲一傳。不倫甚矣。余謂是書。有不當缺之字而缺者。如員外郎缺郎字。節度使宣撫使缺使字。樞密院缺樞字。賢良方正科博學宏詞科缺科字。凌煙閣缺閣字之類。不一而足。册辭奉沙自己處。亦乖體裁。如唐雒愈柳宗元傳冊云。唐文三變。雒柳者孰論道不同。瓢過難懸。特憐半世興罪。爲朋。我今百年莫與相競。唐文翰傳後冊云。劉氏三長。人所最難。一願達時。亦願有官。達時孟浪。有官素餐。嗟我何人。獨抱歲寒。刪千萬兒。洗百億瘢。五史粗成。足稱大觀。子子孫孫。莫漫封刊。寓弼輔琦范仲淹傳冊云。始稱韓范。終曰富韓。璇璇建立。睠睠同觀。遺遺盛世。備起草寒。嗟子何苦。罹此多難。一事無成。慚彼寸晷。

明加田賦

明之加田賦。始於萬歷。極於崇禎。萬恩時之議加賦者。周永春。成之者李汝華也。崇禎時之議加賦者。梁廷棟。成之者畢自嚴也。彼四人者。徒知爲一時計。吁。亦何益矣。

李文靖徐文靖

宋李文靖公沆。嘗言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陳衆先所謂庸人擾之是已。明徐文靖公溥。亦云。祖宗法度。所以惠元元者備矣。惠不能守。尋舉無所更。二公皆名宰相。而所言如是。蓋息事即可以安民。彼際承平之世。而變更成法。以建樹爲能者。實二公之罪人也。

蹺履倒屣

漢書高不疑傳。暴勝之爲直指使者。不疑。械服至門上謁。勝之蹺履起迎。師古注謂。蹺未及之而行。言其遽也。三國志王粲傳。中郎將蔡邕貴重朝廷。聞粲在門。倒屣迎之。又郎顗謁魏太祖。太祖方踞床而起。遽出迎。此皆可想見折節下士之誼。

你字本作你。後周書異域波斯列傳。你能作幾年可汗。此其字之初見於史也。又北史李密傳。與你論相殺事。何須作書傳雅語。

天寶天敘

王伯厚玉海。載唐太宗子泰。封越王。改封濮王。僭號改元天皇。元僧覺岸釋氏稽古略。載唐代紀。垂拱昭宗帝後□□□濮王紹一代為宋金忠所立。年號天寶。紹復被殺。二事均不見於正史。濮王紹并無其人。時代遥遥。未山辨其真偽矣。

鮑防

杼賢舉賢良方正時。已咸亨。策問陰陽侵淫。質對漢故事。免三公。卜式請輸宏羊。捐當時輔政者。右司郎中獨孤愐欲下質。禮部侍郎鮑防不許。曰。使上聞所未聞。不亦善乎。卒買商等劉賁舉賢良方正。能有言極諫。對策指斥宦官。第策官為宿賁餘。龍龕以為過古。蓋重長中宦。不政取其時惜無如鮑防者。排衆議而拔之。防傳中。但此事着掛於世。而淵箱等以不能取賁。的謗十古。後之取士者。可以鑒矣。

武功縣志

康對山武功縣志七篇。計二萬一千餘言。體例謹嚴。紀述精核。而官師志善惡並載。褒貶互施。儼然春秋筆法。尤為人所難能。人物志無載后稷。僭高祖太宗列女志兼載姜嫄大姜。其識亦迥超流俗。王文洛公姑蘇志。載晉穆帝后何氏。後周宣帝四后。例適相稱。近世修蘇州府志者。以后妃自詳正史。非郡縣志所宜載而去之。譏矣。

詩賦奇格

韓文公南山詩。用或字五十一。若字三十九。如字七。歐陽公廬山謠二百九十六字。祇叶十三韻。此詩中奇格也。舒元輿牡丹賦用或字十二。如字二十四。此賦中奇格也。

尺牘新鈔

尺牘新鈔十二卷。祥符周樂園侍郎亮工所輯。李及國初名人牋啟。皆愚采入篇首。全錄文心雕龍書記篇以為用。創體也。選例二十條。末條云。彥和抽文心之秘。雕龍扶簡牘之精。後世言辭翰者。莫得踰範。焉故是集即用原文以當弁首。無煩屬序。從係支言。前賢明體之書。若為今人預製。近代發凡之作。先獲吾彥。滄非是義也。宜獨一書。凡有作者。皆當定例所采尺牘。不尚華藻。頗有粹語。略疏數篇於後。杜子皐。庸答某公僕。當有言。自古小人之禍。君子激之。君子之名。小人成之。至於成君子之名。業已激小人之禍。天下事因之破壞者不少矣。區區愚見。得之十年讀史。故以為左右。陳琳檄豫州。為威倒門人。倪子。正人當庇人。不當為人所庇。即能自立。亦半人耳。庇人者尚餘半在人。其相去遠矣。唐肯堂明。滅獨見心明之明。遠後儀宜。救人倒之艱危。毋圖一身之貴秩。宜棄正而自持。毋隨人而作止。宜以豐功令望。可輝耀於天下者自期。毋以高爵厚秩。可夤緣乎。衆庶者自待。此非特區區之私望也。凡事利一身而有害於十百人者。身雖利。子孫必蒙其害。利十百人而無利於一身者。身雖不利。其利必歸於子孫。勇民宜深念之。勿謂明迂論。王鞫劭相說荅學道章全讀養心條知足下之於道深矣。而不佞願劭勉焉。少為剛之。易之冠緌。論語之冠書。道德經之冠諸子。通書之冠諸儒。孫武子之冠兵法。惟其簡也。簡則後來不得以僞雜者淵之。而於醒世挽俗。傳世遠亦立言者之責。應如是耳。梅物司勳兒抽書則根本不立。不結客則聞見不廣。至守身立名之法。又云交富人不可與之搆貧。交貴人不可與其竿牘。我既無求。則士氣自壯。而彼之驕情亦無由生。成己亦所以成物也。今時名士。皆一切反是。豈不可懼可歎。吳曰庸第與友。前人著前燈餘話。述

以此妨尊宗之祀。一朝臣於公會處出此書。亦為物類所鄙。此不過唐小說之流而識者猶惜閑檢如此。今書肆邪刻。有百倍於畫眉者。其罪中於人心士習。禍且不可言。唐臣狄梁公。奏毀天下淫祠。當世傳之。至今猶令人聞風興起。欽湣祠之害。及於愚氓。淫書之害。流於賢智。吾不知輔世長民者。作何處是。吳冠五宋信與周雲客趙夢白先生作齊人文云。勵名行者。不以飲食為細。畏清議者。不以妻子為愚。二語不知提醒多少醉夢人。我輩為文。不能開導人心。扶翼世道。雖艷如花。熱如火。祇堪腐飯耳。朱密所吾弼示弟一札。寄存弟不暇長語。只謂做官當如將軍對敵。做人當如處子防身。將軍失機。則一敗塗地。處子失節。則萬事瓦裂。慎之哉。

三

司馬溫公作書有誤字。當注三。蓋用非字之半。見雲麓漫鈔。今人誤書。旁注二。成注一。殆即上之遺意。歷久而變者歟。

桂林一枝

桂林陳邃史方伯繼昌。庚戌時。因病勉力判旅。得完卷。閱卷大臣初擬第二。歌曹

大正公振鋪謂本朝百餘年來三元祇一人無以彰文明之化改置首列逐以三元及第其歷師刊桂林一枝圖章贈之

石鼎聯句詩

韓昌黎石鼎聯句詩有以為斥時相者吳安中謂皆退之作如毛頴傳以之滑稽耳所謂彌明即退之侯喜師服皆其弟子於溪漁隱曰公與諸子嘲戲不應醜詆如是之甚且云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貌極醜白髮鬼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年九十餘此豈亦退之自謂耶仙傳拾遺有彌明傳雖祖述退之之語亦必有是人矣此說似勝於吳然謂有彌明其人恐仙傳拾遺亦無足據且彌明之詩既若是之奇特則生平所作必多何不聞有他作傳於世間而唐人詩文中史未嘗有稱其人者耶獨斥時相之說似為得之當公委討淮西之事執政不喜及為潮州刺史憲宗將復用之又為宰相所沮詆為狂疏方是時李逢吉皇甫鎛捏異之徒以褊小之才厠鼎鼐之任固克同心輔治而惟以銅忌為事公於是託為此詩以譏之其云諺嘗鼎雖閒妄使水火爭方當洪爐然益見小器盛願君莫嘲諸此物方施行語意顯然可見特恐為人所嘗故託之彌明以傳北所為序皆假設之辭非果有其人也

識時觀變

賓融以河西歸漢馮盎以趙歸唐錢俶以吳越歸宋此皆能識時觀變順天心而保民命者其澤延後嗣也宜哉

唐

佛書唐字往往作徒字空字解如妙法蓮華經福不唐捐是又唐受唐捐義亦同

字

字有分其名之半者如宋關詠字永言謝朝字元羽明傅恕字如心劉侗字同人之類是也有倒易其名者如宋吳大有字有大明冒起宗字宗起是也有疊字者如閻爾梅字古古是也以名為字者唐以前恆有之唐以後寥寥余所知者宋有戚同文陳亞之元有丁鶴年明有鄭克敬王敬中周孟簡女子以名為字者國初有俞昭華一字之字自周秦至唐恆有之唐以下惟明汝南諸生秦鎬字京一字之字而即以名為字則惟唐有之劉洪李琇張巡宇文寀李翺邢曙劉又以姓為名者明有沈沈著酒概四卷見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張乘庵

張乘庵不喜人拜跪命供容預戒止有違者即逐出雖然世俗皆好此尚幽正賴以此維之庶剛方之概不致盡泯

思患豫防

晉出帝初立大臣議告契丹致哀稱孫而已契丹怒數以音信延廣謂契丹使者爾堂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為孫而不可以為臣且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苟要戰則來他日不某孫子取笑天下堂知其言必起兩國之爭懼復無以取信也因請載於紙以備遺忘延廣數吏具載以授堂堂藏其書衣領中以歸具以延廣語告契丹契丹益怒越六年德光犯京師執延廣召喬瑩前具言延廣初不服瑩從衣領中出所藏書延廣乃服明都御史韓永熙官江西時忽報甯王之弟某王至韓北疾乞少需淫遣人馳召三司且索白木几王入具言兄叛狀韓辭瞋詬聽請書王索紙左右舁几進王詳書其事而去韓上其事朝廷遣使按無跡時王兄弟相讎諱無言使還朝廷坐韓離間親王罪當辟械以往韓上木几親書乃釋本朝睢州湯文正公斌巡撫江蘇河督靳輔議罷濬海口工而起高郵車邏鎮築高堤束內水高丈餘不能出海總督子成龍力排其議仁廟命尚書陸隴其相度隴其不哈學士穆成格會公及總漕徐旭齡合勘兼問七州縣耆老淮南士民言海口不宜罷工者十八九謂宜并罷者亦十之一二使者意獨之公力爭使者曰公言吾當口奏及公內召上語及海口公對一丈有一丈之利一尺有一尺之利上憬然曰倘時汝胡不言公具陳前事召二人與質對二人強狽公徐曰某故知有此汝行後即竄士民呈牒竝某議具文書印冊存漕臣亦如之存巡撫所檄取旬日後可竟視也二人語塞上怒立罷之而發官帑遣工部侍郎孫在豐往濬下河此皆得思患豫防之道者非明燭於幾先而慮周於事後其孰能之

張春舫

同邑張春舫大令紡績學能文舉嘉慶辛酉孝廉由教習得知縣己卯歲將選矣是科捷禮闈試卷首題脩己以安百姓誤書脩作修磨勘罰俸於庚辰歲殿試以知縣歸進士班銓選因賦游仙詩云可憐一閱覓裘疎證果翻遲十二年時歸班者約十二年方選旋於甲申歲卒

溫稼生

溫稼生工部余癸巳乙未入都皆與同行留寓金浙老館與鄭拙言學博三人同院

而居余與拙言閉門習業稼生則歡場結客角逐徵歌侑一拍暈頃刻成文才鋒銳
鈍余自愧弗如也丙申同捷春闈授職後以工曹需次擔遲鬱鬱不得志益縱酒自
放癸卯秋以疾卒於京邸年僅四十二余哭以詩云悽絕郵亭訃天涯別淚潸竊魂
十里外幻夢十年間少妾海空悲新納尚留鄰中人哀親慟故山傷心江上雁同去不同還
憶作春明客深情獨我知新納皆同寓鄰中人乙未計偕入輦吟花寫韻贈別柳拳絲丙申夏坿
寓歡於悄笑賦詩贈別豈意重違日番成永訣時庚子秋晤君於武林坿出都君
編詩稼生工吟詠善寫山水嘗自題畫扇贈余曰春明聯秋已經年鄉樹蒼茫隔遠
天記取他時歸隱地白雲青嶂雪溪邊斯人已矣遺墨猶新每一展誦輒為歉歎棄
日

寄園銷夏圖

道光乙未春試後留寓都門僦同人避暑寄園園為休甯趙天羽給諫吉士故居僻
處城西人迹罕到古木參天綠陰翳翳相與列坐清話情志洒然園之南軒植幽桁
雜花滿庭昕夕徙倚其間把酒論文不知身之是客出都後回憶前游歷歷纂抱因
追繪成圖賦詞二闋記之故老吟蹤騰百餘年風流閒寂蜜廬猶韻宦隱園林編熱
客片席名山據穩溯往事殘碑同認手種榆枝高出屋鬱蒼蒼界斷紅塵境新月上
漏涼影　關干十二通花徑想樽邊掀髯嘯傲幾經閒凭覩地筠簾低不捲半榻爐
煙漾暝似前度敲詩清景雨過空階苔翠合早一天秋意來疏鬢茶夢軟北窗枕金
縷曲　掩重門碧雲深鎖林蟬時遞幽響繩床竹几安排好風趣自然疏曠僧偃仰任
大扇覓鞋箕踞形骸放閒情跌宕趁菡萏香濃芭蕉葉滿懷醉倒佳釀　招涼地數
處軒虛牖敞震琴攜共來住人生能幾知音聚況有煙霞供養天末望冥別後光陰
倏忽年過兩退退結想問畫裏亭臺三千里外舊侶更誰誰撰魚
況

嚴比玉

嚴比玉太守與余同受業於沈鹿坪師推襟送抱情誼獨敦太守好學工詩兼有濟
世之志官滇南循聲懋著方將超擢遽以疾卒遺稿未刊記其昔時游西湖句云風
來雲氣初凝樹雨過泉聲尚滿山高寺鐘聲隨溯落隔江山勢挫潮來赴都謁選留
別同人句云千里關河成獨往廿年燈火負初心皆可傳也

奚國手

本朝奚國手首擅范西屏世駒施襄夏紹閻次之皆海甯人范著桃花泉棋譜施著

奕理指歸並行於世施性純孝父病割股工詩善琴不獨以奕見長迨時海甯陳子
仙亦善奕海內少雙

關蘭

關草見於戚華紀麗關蒼誌於茶錄中州集馮內翰璧致仕居松山龍潭山中多蘭
每中春作花山僧野客入持數本詣公以香韻高絕為勝少劣則有罰謂之關蘭此
事類書罕載

鄉闈覆試

北闈鄉試中式久停覆試之例道光乙未科南海曾公望顏奏稱北闈鄉試頃冒代
倩之弊日甚請復覆試之制得旨允行是科以文理不符被黜者二人直省鄉試中
式覆試則始自道光甲辰科以中式者多抄襲陳文遂定斯例

王笠舫

會稽王笠舫大令衍梅蒙於詩嘗謁戴山書院掌教奉賢陳古華太守廷慶適有饋
江瑤柱者太守曰子能為我用饒字韻賦此者當烹以酌子因押全韻成詩其警句
云丹沈一柱鐫閩閩兩當杉太守歎賞稱為絕唱遂命歌者奉觴以酬之大令有三
月五日寄家人詩云與月樂天花樂地將詩驚鬼酒驚人筆意奇崛又有和孟郊古
別離云黃金最輕濁買取別離愁不若長貧賤同心到白頭寓意微婉深得風人之
旨大令性嗜酒病劇致書盱眙汪觀察云仕云日來飲酒如曹子建之才之多每日
所嘔之血亦如曹子建之才之多來幾下世

朱笠亭說詩

海昌朱笠亭大令奎博雅工詩其評沈歸愚尚書唐詩別裁集直抉作者心源并言
一則尤足為後學指迷云是集嚴於持擇辨格最正一切傍門外道皆除殆盡以之
導後學是為雅宗入手須辨雅俗近今有兩種格體一為考試起見讀試帖如剪彩
刻繪全無生氣一為應酬起見翻類書用故事如記里點鬼絕少性情此固舉劫不
知詩也又或取法於古各立門徑亦有兩體其從瀛奎律髓入手者多學山谷江西
一派或失之僻或失之浮是皆不能無偏且律體止載律詩才調集第及中晚亦頗未備又若阮亭三昧集立論太高
十種唐詩散入各集未易尋其塗徑故惟歸愚先生此書最便拾誦此書外更取阮
亭古詩選玩習則五七言詩已得其大凡再以十種唐詩參看近體亦略該備然後

於文選樂府采摭青華於宋元名人詩集博其機趣揮灑萬象惟我所欲矣

王廉訪

睢州王廉訪縞由知縣起家卓著循聲屢品民妻某客於外繼妻高氏通於劉某忌前妻之女言其情誤亂之女不從共戕女以死公曰高母道已絕仍照故殺子女律擬其何以成為繼母而淫且毒者遂比照故殺妻前夫之子律論斬具題報可遂著為例其為江南按察使也宿州某生攜妻子授徒某氏家其妻臨產妻兄之女來視數日妻子均中毒死館人曰若與妻兄有隙乎曰有之曰是矣必令其女置毒也生控於州刑訊女不勝楚遂誣服公疑之問館中來往者何人女曰祇十二歲學徒耳召而曲誘之曰師挾我急因置硫黃中生之妻兄乃得釋無錫民某與攻皮之匠毆已而匠死有僧故與某仇誣為傷重致狀令如僧所誣論抵公察門毆日月在保草限外因詰曰傷久何得不醫具言醫矣檢所用方則匠死傷寒耳僧乃伏平反多類此蘇州胥門外有坊曰民不能忘為湯文正公建也公與同鄉民即鍋公姓氏於其

梁學士

錢塘梁山舟學士同書為文莊公詩正長子二十五歲舉乾隆丁卯科孝廉三十歲應壬申恩科會試未第特旨賜與殿試入詞林三十六歲大考二等擢侍讀是年丁所後父艱歸既濟於榮利又素鯁介恐不諧於俗服闋銜引疾不復出嘗賦詩云一事比人差勝處不曾強仕已歸田

墨譜

明方于魯墨譜程君房墨苑繪刻精工奩林消賞較其優劣當以墨譜為勝墨苑中自著序記頗涉矜詡其搜羅名人題贈雖多而如顧秉謙沈灌等筆札亦皆載入未免濫相徵且此書為文房清玩乃臚列時人備誌科第官閥殊乖雅道不若墨譜之能得體要也譜中載汪仲淹墨述于魯之言曰試墨如試金當略其色澤求其神氣其法川紫石研江水消煙同麋多少同居之一樓如線而鋸其光聚為上黑光次之青又次之白為下點汚無光或有雲霞氣又下之下也此數語可為相墨金針

沈漢南

震澤沈漢南茂才金非好學能文屢試不遇頗窘無聊之思悉於詩寫之著有春風臙詩集句如竹色隱尚屋杏花明短牆十里湖聲寂一角山影冷雨聲喧客館花事

老山城湖光在樹小山氣壓雲低江上白波雙槳去山前紅樹一僧歸煙村半夜雞聲早水國三秋雁影低落日一星明柳枝微波雙槳出頻把荷花照好

岳忠武王銅印

嘉慶戊寅山陰李宏信以所藏岳忠武王銅印歸於棟宇廟王初屬王世四世孫秀元世守之金壇段驤作記摹刊柳壁印背今尺寸六分有奇厚三分其文曰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岳飛印凡五行行六字凡三十字益古印字之最多者

李少司寇

壽光李松圃少司寇封由翰林改刑部時有翁強污其婦婦不從翁面得免恚其再適遂自盛怒謂婦翁不孝不宜旌公訊婦此時惟恐不免耳是無妨於孝仍宜旌表文敏公維城從其言由是遂知名

鹿洲公案

漳浦蔡玉霖太守鼎元鹿洲公案乃其尹普陽潮陽時所紀節錄以見折獄之良隣氏兄弟伯明仲定爭父遺田七畝搆訟謂兄弟本同體何得爭訟命役以一鐵索縶之坐卧行止頃刻不能離更使人偵其舉動詞色日來報初悻悻不相語言背面側坐至一二日則漸漸相向又三四日則相對太息俄而相與言矣未幾又相與共飯矣知其有悔心也問二人有子否則皆有二子命抽之來謂曰汝父不合生汝二人是以搆訟汝等又不幸各生二子他日爭奪無有已時吾為汝思患豫防命各以一子交養瀕院與焉首為子兄弟皆叩頭哭曰今知悔矣願讓田不復爭矣曰汝二人即有此心汝二人之妻未必願也且歸與計之三日後定議冀日其妻邀其族長來求息請自今以後永相和睦皆不願得此田乃命以山為界座凡弟輸糾備祭子孫世世永無爭端由是兄弟妯娌皆悅愛其常見川逸有言禮讓者矣

西塞山

湖北有西塞山一名道士磯湖州亦有西塞山亦名道士磯張志和漁父詞所云西塞山前白鷺飛乃在湖州時作而放翁入蜀記指為湖北之西塞山廣輿記等亦沿其誤

西南夷傳

王伯厚謂柳州游黃漢記仿太史公西南夷傳按白香山冷泉亭記云東南山水餘

杭郡為最就郡言靈隱寺為尤由寺觀冷泉亭為甲卿牧冲天觀記云兩浙山水之勝最東南由浙江西杭最由杭西餘杭最勝處也史鑑光巷三天竺寺記云環西湖之山凡三面西為大源澗天又餘杭最勝處也史鑑光巷三天竺寺記云環西湖之山凡三面山為設佳據兩山之佳惟四寺靈隱為最勝領袖隱之勝有五亭韜光為最幽蓋皆致其體也

吳烈女

胡州太湖濱有顏姓吳烈女以貧故養於夫家夫曰孝時新佐父九皐治縣事於湖上女獨與姑居姑與疏族李大嗷通時來飲酒使女給事左右女不肯姑怒撻女無完膚大嗷與姑謀并污之以塞其口姑於是為好言誘女曰大嗷有恩於汝夫汝尊事之汝夫歸以汝為能報德也因出金帛脫與之曰此大嗷所贈女取而擲之地時六月六日俗必食餺飥姑與大嗷共為餺飥使女炊女不肯炊姑乃自炊之炊竟大嗷與姑食遂女共食女不肯食大嗷強灌之則嘯而走傍晚女浴於室大嗷從暗中突出欲逐門已閉遂自後窗投於水鄰婦救之起纔有氣至夜半蘇促自投於水竟死族人以大嗷迫姑致死報縣馬程令莊有仁素不解事縣人謂之非糊塗者也檢

時姑墜孰大嗷無逼姦事竟以失足落水完案時乾隆三十六年也越二年冬深縣益崇餘大嗷論實坐斬衆嘖稱沈而通姦之案已結無可翻矣女不得邀旌典至道光三十年里人乃具呈當事請旌於朝歸安方蕺作傳題詩旌以表彰之有十母雪浪滂滂泥一片冰心朗照河漢之句

詩分唐宋

王右丞詩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王介甫詩漸漸揺春色熙熙動晝陰外兵同一詠鷺鷥也一則妙合自然一則巧極人工唐宋之分即此可見

擄粥

擄粥法始於明季嘉興陳龍正蒲而易舉道光癸巳林文忠公撫吳冬倡饑仿行此法決雇人挑赴各城以濟老幼貧病活人無算

清 桐鄉陸以湉敬安著

高來鉉

宋高東嘉先生登上淵聖皇帝五書集中尚存其四大旨皆主於任用君子勿輕退小人有云昔漢元帝承宣帝之後好賢不貳而勿卑知宏恭石顯之為蔡去之且疑而勿決卒焉小人進而禹稷之業自此以衰夫元帝承宣帝之後猶爾況陛下承艱難之餘必欲振起中興之業不能援據四方之君子而能斥逐在朝之小人日為此叢脞盛德之累不知也臣於披時雖欲為陛下言也已無及矣臣老矣年六十餘別無兄弟侍養而臣又不沽陛下一命之祿倘沽師叫於勢常然而乃不避斧鉞願效忠忠者今日之謂存亡所係萬一陛下留聽臣言則我祖宗基業可以永保無窮而臣雖殺身破家固已無恨矣又云商太甲之始即位也不明於德賴一伊尹而卒能中興唐明皇之始即位也勵精求治相一李林甫而終致禍亂今陛下始即寶位有太甲之不明而不知信用宰為李樗所抑貶黜以終可慨也

宋大令斷獄

宋竹君學士文正公嗣天下重望有二兒亦皆服官著聞於時長名堂官大廷掾次名垣以進士歷官淅陽長清縣令長於斷獄遇事詳見學士文集節錄之為司民牧者龜鑑焉淅陽少婦周新嫁王巧一月婦歸寧而歸明日巧死鄰媪及鄰人以巧食婦所煮粥而疲服痛嘔泄死也謂婦毒夫死訟於官宋命以粥及所嘔者飼狗狗不死又召夫弟巧之死無毒狀獨齒噤堅不可啟視其私則入腹中乃加召婦曰死者口不啟決罪而免不能明也汝能啟其口當為汝辨之婦泣而前跪啟鳥喙者皆驗火持銀匕入死者喉嗆毒出以示眾當曰中毒非必宋固問婦以巧死時狀始知其一夕三御參起即飲水三器已而食餓甚死朱太息久之謂鄰媪及鄰眾曰是乃非於陰淫疾也顧欲坐婦毒死夫乎當再三諷其姊夫援婦竟為巧平即縱故獄其有以鳥銜取鼠雛而火自投發中人利洶死者當抵罪宋即爭之此無死法上官剞劂數四慘死如是而故縱耶宋曰律過失殺條內非日所不及思慮所不到止載

下第詞

沈錫田戊寅下第賦陌上桑詞語絕悽惋傳來一紙魂銷頃刻秋風吟了舊侶新儕半屬蘭堂生鳥升沈誤數如斯此漫詞淚雲才滿憶北燈昨夜頭紅總嫁人多少

愧劉黃裳輝江海才退而度青杉淚纔桂佩年年只恐婦娥漸老清瑟一曲憑誰訴愁得高堂煩惱夢初迴窗外芭蕉夜雨聲作到晚

馮侍御

吾品馮孟亭侍御洪於乾隆乙卯重赴鹿鳴宴季子賢庭太史徵梧供職京師先為具堂寫院有六絀前事以興懷有如得傷俏後生而興酺亦可忘洋人皆傳誦之

菱塘棹歌

放蕩廬墨博精醫理求者盈門所得金盡以周親朋歿之日家無餘貲第稿書數千卷而已家居後珠村書采村中事作菱塘棹歌百首錄其五首云村北村南盡水鄉西塘過去又東塘扁舟到處皆秋色十里菱花冷夕陽（吾鄉淺水名菱村又與前朱村又名後朱近湖濱）漁燈三兩照漁磯網得魚蝦夜未歸柔櫓咿啞何處去過橋驚起鷺鷥飛（鷺鷥橋在村東二里）英雄千古總荒萊烟樹空濛杜宇哀一片桃花紅雨裏路旁人上將墩（將墩在村北高數十丈可登眺相傳明胡宗憲追倭至此乃屯戍所倚之地也）蜂春蝶昨是儂家綠樹深深酒帘斜一徑牆陰人遠謝南風閒編紫藤花（舊祖佩千公自大樹洲遷小姑一語誤駕點指點孤橋北今世居焉）

墳恐恨長日蔡尋芳人影散梨花冷落野庵傻（康熙間鎮孔秀才慎修彭家珠村事母至孝婁楊氏前三日為小姑所溺不悅於姑慎修曲承母意誓不同寢後母死里人感之築庵墓側合葬古仙巷側）

內閣中書

京朝官惟內閣中書舍人進身之途最多有以進士引見而得者有以進士授即用知縣後吏部揀取引見而得者（道光丙申恩科行之凡中式人引見用六人有以會試薦卷中取為明通榜而得者有以名試取列優等而得者有以舉人考授而得者有由舉貢捐輸而得者整源王封亭通政友晉於乾隆己丑會試列明通榜授此官有謝友人賀啟云鍛羽南宮方笑中眉無步搞京東忽欣除日有名維舍人昔在中書今榮學士對稱兩制洎乎前明伊始降同七品之班第因所處之清嚴爭謂此途為華美天依大化地接台三頭街坍於新開林體統超乎散進士何期下第人得升階未登十佛經敢詮出世之佛試覽百官表幸陪入閣之官某學書不成識字有負受深恩而所分榮途榮以過情依螳上雕桐而枒雖云大樂野賢占風池而沉低學增慚王又有謝人恩兵如意啟起聯云人生難郭如意者與俗愛其名君子於兵比德焉良工琢為琛詎亦偶然妙

牛尾鹿身按爾雅釋獸麋麐身牛尾一角注云角頭有肉京房傳云麟麐身牛尾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明史所言頸長如此未見古書且不言一角有肉疑是別種非真麒麟

賀失火

韓詩外傳晉平公藏寶之臺燒公子晏子獨東帛而賀柳州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蓋本於此

唐宰相無謚

唐宰相多無謚者李泌功在社稷而亦無謚尤為缺典

明待功臣

明待功臣之薄甚於漢劉文成歸後惟棋酒度日蓋即子房辟穀之意然猶不免於胡惟庸之毒害可慨也

唐縣尉

唐舉進士第者往往授縣尉應舉不第乃亦有謁官縣尉者如賈島為長江縣尉溫庭筠為隨州縣尉是也考唐制縣令有京縣令上縣令中縣令下縣令尉亦如之京

縣尉從八品下上縣尉從九品上中縣尉下縣尉皆從九品下宜點陟各異其地耶

李易安朱淑真

德州盧雅雨轉運使見曾作金石錄序力辨李易安再適之誣謂德父歿時易安年四十六歲又六年始為是書作跋是時年已五十有二匪夏姬之三少等季隗之就木以如是之年而猶嫁嫁而猶望其才地之美和好之情亦如德父昔日至大失所望而後悔之又不肯飲恨自悼報讎謀然形諸簡牘此常人所不肯為而謂易安之明達為之乎觀其涉經喪亂猶復愛惜一二不全卷軸如護頭目如見故人其惓惓德父不忘若是安有一旦忍相背負之理此予與氏所謂好事者為之或造謗如碧雲騢之類其又可信乎陳雲伯大令亦云宋人小說往往污衊賢者如四朝聞見錄之於朱子東軒筆錄之於歐陽公此比皆是又謂去年元夜一詞本歐陽公作後人誤編入斷腸集(漁洋山人亦嘗辨之)遂疑朱淑真為泆女皆不可不辨按去年元夜詞非朱淑真作信矣李易安再適趙汝舟事詳趙彥衛雲麓漫鈔諸家皆沿其說盧氏獨力為辨雪其意良厚特錄之以俟論世者取裁焉

明東廠二校尉

明宋厥為禍之酷自古未有獨有二校尉以義烈聞其一蘇寧大名府南樂縣人給事中楊鎬下詔獄東廠使人更迭偵伺擯五日一報寧至獄中知鎬貴夜梱鎖右脛前為桎木轉磕成傷瘡寧自起桎上木以重瓦間合脛處使相去寸許自此瘡愈復有讒寧者下寧獄笞五十督其役爵即撤中書片紙慰寧寧答曰公當開廣心胸勿以寧為念是秋爵放還田里送之通州同宿旅店次日各以詩贈別繼寧者楊棟霸州人母病割股調糞以進爵與劉周二子下獄不能自食棟以東廠使來說力言於司官得代供米物事見萬歷間武進張掖察使師繹月鹿堂文集

秋岳公取士

先仙秋岳公諱世場掌察縣時乾隆丙午戊申秋試分校竭晝夜之力忠心評閱所取皆知名士時稱為得人丙午分校時嘗賦詩云梧井朱門落葉深叩唔聲隔院沈淑艱難一字頻搔首容易三場盡慨心嘅果試四川拔咏雪榮須辦聚餘音秋風幾樹天香動吹向寒山老桂林是科闈前畢秋帆制軍試大梁書院諸生拔補府方松坡丈作元巳清明假未開小園幽徑獨徘徊春寒不定班班雨宿酔嚴嚴懶懶杯云云班源賦客多風味莫情青錢萬選才詞為泥溪沙調一曲斯詞酒一杯去年天氣旧亭臺夕陽西下幾時回云云小園香徑獨徘徊元獻得上句滿年未能對王琪為對

亦熱贊若心矣歸安朱鶴齡填綠。

趙屏山

吾邑石門趙屏山茂才宗濂精鏡數之學在某大令幕中數年某故後遺孤尚幼爰囊橐然且倉庫鉤鍵甚多後來者將以上聞趙設計彌縫復為經紀其後乞提於其業所識名俾其妥孥得狀以歸由是人皆義之名譽益起當道爭以厚幣延聘性剛直而明敏主人有過必面規之嘗謂忽事緩辦緩事急辦二語實為蒞事要訣蓋事出倉卒心神未定猶一任性即貽後悔必慎始圖終孰思而審處之若微渺之事人每忽而置之不知積少成多幹即自此生矣時以為名言道光庚子趙在臨海縣幕余時司鐸郡庠過從頻數投分甚深卒丑冬去之茗上作詩留別先君子及余俱有和章原倡云小住山城違似遲交情總終共春馳行踪自笑同鷗計性應伴釣翁載月好探茗水曲停雲悵望趙天空明年待續琴芳興記取花開滿萬紅先君子和云天涯游踪轉如蓬傾蘸歡心水乳融醉引壺觴同做俗笑看枝履名成翁與名余同年百年吟席留真實千里歸帆指遠空此後相思陽江樹離愁趙賽彩牋紅余和云望望吟膺逸去蓬歸程千里雪初融洞樽樂志陳春夢茶鼎隨身笈澤筠歸路正逢梅破臘屋梁愁見月當空何時重踐論文約窗牖更深剪碎紅

張八愚比部詩

吾邑張八愚比部楨績學能文兼工詩得乾隆庚戌會試詩題老當益壯朱文正公器其詩為老手特拔之入額詩云天道惟貞一人心在自強破為難老術動即永平方貿勤霜彌茂花遲圃更香鞍矜神采小鏡感鬢毛蒼此類即陵小雅昨日月光飛猶思抑抑謨益念洋洋本是無終始何曾有弛張他行歸職撰不息連乾綱張由文必躁令捐陞部中素諳刑名學有所評論衆皆服其公允遂主獄稿卒年五十有九後來時神明清朗業頭有水仙一本口占云那與春光再關如羈魂一繞迴凋年服匪死開雙瞼得見凌波第一仙著有海隱山房詩集

安元獻

安元獻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二句詩詞甚見許為宋晏元獻作元巳清明假未開小園幽徑獨徘徊春寒不定班班雨宿酔嚴嚴懶懶杯云云班源賦客多風味莫情青錢萬選才詞為泥溪沙調一曲斯詞酒一杯去年天氣旧亭臺夕陽西下幾時回云云小園香徑獨徘徊元獻得上句滿年未能對王琪為對

下句九獻大意自此碑置館職遊蹄侍從玉之才固足稱元獻服善之雅亦何可及耶

破體字

朝考服誡最忌書法大要以黑光勻為主并不可有破體字犯此者擯卷官票簽為識不得在前列乾嘉間舉尚趙松雪體破體字亦不以為嫌曾見嘉慶乙丑科彭啟丰汝厥試卷破體字極多甚至惡書作態所書作所今則一筆不可苟且矣

翻用前人詩意

詩有翻用前人意者如金昌緒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霧古怨則云猶卧遼陽人夢已到漁陽李太白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徐翔踽則云人道橫江好風波不是浪如山郎船去已早杜牧之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相饒潘其孫則云朝來攬明鏡白髮感蹉跎舉意無公道悲人髮畔多張祜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蓋田盧雅雨峴使留別揚州則云為報先畴蓋田在人生未合死揚州此類未能悉數也

金史

昔人謂金史敘次明淨勝於遼元然如后妃傳後所載海陵私其從姊妹莎里古真餘都莎里古真在外為淫泆海陵聞之大怒謂曰爾受責官有責如天子者乎爾受人才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爾受娛樂有豐富偉岸過於我者乎又海陵嘗曰餘都貌雖不揚而肌膚潔白可愛此等褻褻語亦皆采述殊失體裁

拂珊圖

先祖秋畦公與海鹽俞是齋先生瑗交最篤曾為公畫拂珊圖名流題詠不之佳作摘錄於左

戊子小除陸秋畦大兄屬予作甫里圖戲為寫此憶少時和友人漁父一律并以移贈云夷猶一榻出蘆叢艇子前頭坐釣翁楊柳岸邊停急雨栗留聲裏趁斜風煙波閱盡江山老夜月歌殘天地空不是無才甘避俗閒身爭住浪花中是齋俞瑗

笠澤已著魯望書釣竿更拂巢父樹他日相逢載缺瓢還共白蘋洲上住　多君懷抱此雪清著履幾兩書百城夢逸雪川千尺水烏篷泊處柳風輕秋畦大兄既屬題字復成此二絕以博一笑朗夫弟塤

宛宛垂楊暎石灘溪山佳處有漁竿知君偶此成高寄不為紲塵掛脚難　兩載深情惜我遲一尊酒盡即天涯送行并觸思歸興西定橋邊日未斜秋畦老世兄屬題拙修稿璜

秋畦大兄往反公車二十載於茲學甚富身甚貧而不知其寄興甚超逸今歲庚寅春將以先世事歸墅予勉留之不得適攜所為拂珊圖屬題按圖名本取杜詩釣竿欲拂珊瑚樹句乃不自為照而貌天隨子其上蓋亦自況云爾昔天隨自號江湖散人予懼秋畦之或將終焉也故有落句以志慰諷云覩面分明笠澤翁筆牀茶竈稱家風人依叢碧深青裏境在寒煙宿雨中入海浸尋巢父逸哦詩還比日休工只愁催踏看花馬便號江湖恐未同題為秋畦大兄老同年弟趙佑

偶然吟意在江湖且復煙波作釣徒四面雲山圍艇一灣風露泊蓴鱸心原似水同行止志不求魚任有無我上秋船尋伴侶蘋花香裏定招呼己丑冬題奉秋畦老先生清教秋船馮華

瀟瀟春波濯柳綠一竿風月貌天隨依稀陸滬溪頭路能艇舟中萬軸詩題奉秋畦太年伯大人誨正再桂震東

對對難

吾邨有師弟同赴省試至武林關天晚關閉師出對曰閘閉關遲關關早阻過客過關弟應聲曰出對易對難請先生先對是科弟發僥

站班

參謁上官各有定期俗名上衙門屆期下僚必黎明赴官廳候上官出入皆趨侯庭隅魚貫序立於僚歛容屏息以示敬謂之曰站班凡在督撫署則於司道郡守之出入肅然在司道署則於郡守之出入皆然他如慶賀祭祀迎送諸禮節凡上官所到之處無不先往伺候其出入故需次者會者奔走僕僕幾無暇日余在楚北時同僚發賢許明府成丹嘗改翰林口號一年事業惟公會半世功名只站班又戲作聯語云寒城跑路滿面夫風古廟站班一身明月蓋紀實也

重字

重字古作二今別從丶乾隆中江西舉人姚近第二場第四篇重字未經重寫磨勘官簽違式應議武進劉文定公覆勘奏摺云此等本無應議明文第舉子決科墨義理

宜詳慎不得與自作行草書化機從兩點看起且在題字中如不接題紙重寫即應貼出除此卷照茶父識並請教部明著為令俾共識遵循

一揮九制

宋劉原父敞在西掖時一日追封皇子公子九人將下直為之立馬卻坐一揮九制筆不停書又中旨命製元宵詩內使卻立以俟據明劉主靜定之亦嘗一日草九制筆不停書又中旨命製元宵詩內使卻立以俟據滌仲謂立成七言絕句百首原父論著流傳天下而主靜撰述無聞然明史所載章疏二篇義正詞嚴亦足垂不朽矣

金佗

吾鄉金佗坨宋岳珂故墨珂金佗粹編自序謂先生佩佗綬於郛不肯幸賂封舊封則金佗乃因封爵取義後遂以名其居按爾雅釋訓委委佗佗孫炎謂佗佗長之美佗綬之佗意蓋本此今俗皆作金陀似誤

李安遠

唐李安遠歷官滁州都督懷州刺史卒謚曰安追封遂安郡公謚與封音犯其名史冊罕見

隋文帝廢長

隋文帝自謂僭無嫡侍五子同母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忿諍為亡國之道乃卒廢太子勇而立廣遂底滅亡則以聽婦言而惑佞臣也勇又多內寵干帝后之忌自啟釁階欲免於禍得乎

胡大海

保越錄述元呂珍平紹興拒明軍事甚詳時明首將為胡大海縱兵抄掠財物米穀婦女擘畜又發掘塚墓自理宗慈獻夫人以下至官庶墳墓無不發金玉寶器稱載而去其尸或竄之以水銀面皆如生被戮斬汙辱者尤甚據此則宋之陵墓一發於元初再發於明初矣考明史胡大海傳大海善用兵每自誦曰吾武人不知書惟知三事而已不殺人不掠婦女不焚毀廬舍乃保越錄所載若此豈當日國史掩諱其惡歟

明公主卻主

明公主卻主無再嫁者即此可見宮幃禮法之肅視唐世迥殊矣

俎

西溪叢語云歐公父墓表云回顧乳者劬汝於其旁曲禮曰負劬辟咡詔之注云負謂置之於背劬謂挾之於旁今按集中作劬汝而立於旁茅氏八大家本則作抱汝而立於旁抱字雖明顯易解不若劬字之典奧

雒陵片石

宋今文有三絕子之問以文章起之悌以男聞之懇善書各得父一絕范文正公之子各得其父一體仲子純仁得其德量三子純禮得其文學幼子純粹得其將器以視宋氏之子蓋遠勝矣

七月詩

七月詩八章章十一句而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之體皆備詩中言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三言四之日二言四月一言五月二言六月二言七月六言八月六言九月六言十月五言三月闕則以發月代之蓋天時與人事相權而後調燮之用耜爰育之利濬也

宦寺

漢以後宦寺之禍史不勝書然亦有賢者如漢呂強北海田敬宣唐楊復光後唐張承業宋鄧成章明愧恩卓吉何鼎李芳陳矩王安簡册褒稱美名著焉知人責自立不愚類之哦也

六駁

隰有六駁毛傳云駁如馬倨牙食虎豹陸璣疏云駁馬梓榆也樹皮青白駁犖遥視似駁馬故謂之駁焉正義謂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駁余謂非獨此也詩凡山隰對舉者七阪隰對舉者二南山北山對舉者五皆不言及駁可知傳之說未若疏之說為長

警伏

倪武鼎王用警枕司馬溫公亦用警枕興王賢相勤勞正相同也

相梁鹽詩

聯句長篇始於柏梁鹽詩凡二十六句句各叶韻時來材哉複二韻治之複三韻自大司馬以上林令名就其職事言之至末二句鄭舍人云醬妃女唇甘如飴語忽涉於輕東方朔云迫窮詰屈幾窮哉語又近於謔視三代以前君臣廣和之作相去遠矣

方術傳

水經注引鄧德明南康記盧眈為交州治中元會至朝化為白鵠威儀以石擲之得一隻艇步隔為廣州惡之以狀列聞遂至誅滅然則王喬之鳧烏竟得天降玉棺百姓立廟何其幸耶後漢書方術傳語多怪誕蓋不免出於附會已為葛洪神仙傳晚出之劉向列仙傳等書作濫觴矣

州箴

揚子雲十二州箴冀兗青徐揚荊豫益雍幽幷交是也初學記所載多涼潤二州其州箴云將廟鎮山孫陵曲衍江甯之邑楚曰金陵吳晉梁宋六代都興此皆漢以後事並得謂子雲所作徐公碩儒當不若是之舛或其書為後世妄人所增有是誤

耳

史越王衣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史越王辭免太傅作表欵用俊暴歲月七十有三未有對余有錫之父對以補報乾坤萬分無一乃出於李黃門邦直明楊儀明良記則又謂劉文成公作表用蹉跎歲月六十有三未有對高峯和尚對以補報乾坤萬分無一謂劉文成公作表用蹉跎歲月六十有三未有對高峯和尚對以補報乾坤萬分無一

火流布風首木大油

凡物遇火則焚而火流布風首木等獨得火不燼又火油得水焰彌盛錢武肅王當用以勝北師

文子精相術

唐張天鋼客帥文子精相術明衣珙忠徹亦文子精相術珙相人往往因其不善準之於善從而改行者甚多救也而重爭進勝古人為忠徹險險與羣臣有隙即緣相法於上前齮齕之忠徹雖指不足稱也

柳仲塗文

柳仲塗文近於艱澀蓋承五代靡敝之弊力矯其弊意在於古其理高其意而文辭之工拙不暇計也其東郊野夫傳曰年始十五六學為韓句題明年趙先生指以韓文野夫遂家得而誦讀之當是時天下無言古者野夫復以其婉而莫有與其同好者焉但朝莫不釋於手日漸自解之又昌黎集後序曰讀先生之文自年十七至於今凡七年日夜不離於手始得其十之一二又再與韓洎書曰唐有天下三百年間稱能文者惟足下與我而家開之學為文章不類於今者餘三十年其學之專且勤如此宜乎倡一代風氣之先立言不朽也

陳壽不妄動人

明刑部尚書陳蕃為給事中時值政無隱獨不喜動人曰吾父城吾勿作刑官易枉人言官枉人尤掊吾不敢妄言壽於成化時宜動去鎮守中官不檢者又動萬書妃兄弟及中官梁芳僧繼曉知其非竟不動人此特不妄動耳

輜重

輜重有三解前漢韓安國傳顏師古注輜衣車也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蓋以輜重為兩車謂車以衣蔽之而載人重車則載物也釋名輜車載輜重卧息其中之車也輜廁也所載衣物雜廁其中也李善二京賦註引張揖云輜重衣車也蓋皆以輜重為一車而一則謂人與衣物並載一則謂以衣蔽車而兼載人物也今人以輜重為行者載物之車是又於三說之外別著一說矣

韓侂胄函首至金

韓侂胄既死將函首至金黃度以為辱國倪思謂有傷國體樓鑰獨言吾兇已殪之首何足惜此君子一言以為不知也

愛惜士子

福建長樂梁祇叔觀察蒼梧戚近鎮五嘉慶戊午鄉試新城陳鐵亭觀以隨法道在首院頭門點名並監視搜檢有應試廣文懷挾一包裹兵弁搜得獻之陳公取包裹置坐右謂兵弁曰既有懷挾應非細故兵弁乃重檢考點等覆曰無之陳因目廣文曰既無懷挾汝不但去何待廣文乃領卷徑去而兵弁瞠視無一敢動不覺失笑舉之搜檢前代即有之功今不得不嚴而舉行不可不存覽大之心以全朝廷待士之體以養士子廉恥之原如觀察者可謂知政體矣後觀察官至倉

場侍郎周悅嘉慶甲子什浙江鄉試院主考公為監臨時事絕相類第一場點名時搜檢官某以士子懷挾之文字疏白於公公若為怫鬱也者某乃起置文字於案公收視之正色曰此簿帳簿物安所用之某惶惑退去公嘗詢僚屬曰士子入闈能帶文字不能帶福命國家厥懷挾之罪在功令不得不然吾輩當仰體聖主作人之意發為光何可任意奇求罔顧大體乎存心仁恕如此宜乎富貴壽考兼備一身也

又道光壬午北闈仁和蔣侍御詩為科場巡號官有號役訐告某士子懷挾文字蔣諦若果懷挾則當搜檢時諸正大臣豈肯縱其入闈此必汝藏匿之物脅以挾詐耳立予杖責而逐之是亦能以愛惜士子為心者

喜雨志甲民

道光丁未科新進士朝考詩題喜雨志甲民語本貫梁惟江西萬良點明出處有勤民誌穀條句以一等三名入詞林年已六十四

雙烈

乾慶元年七月京師民崔升僧妻陳氏至杭州投親不遇無所得食同縊於西壁坊客寓錢塘縣令蔣重耀為葬於萬松嶺側且作判辭以立案其略云某處太平何至

謀生無術計良由捐介願甘駢首不求人雖匹夫匹婦之自縊悉誠可憫然同死同生之大節理實無虧用特捐廉即為構地掩葬仍給一抔原幾行成而名立仁和周南鄉茂才三變為賦雙烈行有云生則異鄉死同心一貧致死良鄰終一死等貧賤絕錢塘江水表汝潔嶺上萬松表汝節殉名殉夫總一轍士與女兮視雙烈俊士人於其墓傍立祠祀之大著靈應禱祀不絕先是乾隆時杭州有何氏子與鄰女高氏有盟約高父毋別為議婚女遂與何同時縊死仁和令居仁作判令合葬繫語云冥擊雙應心悽共命民彝本由物則惟從一之兄嘉玉道原順人情尚有終之能正救必移重牛之牲踰閒難責諸金吼風或殊艾緩之歸節取弗濟於何俗用捐廉修勒貞珉張鳥借孔雀之詞文採起鴛鴦之冢庶幾理長榮南國一枝永傍西泠一時傳為美談好事者競登其墓或摛楮帛奠之自崔慕興而何慕遠登今并不能確指其處蓋從之死雖不得云正命而夫綱婦紀最烈足風視彼何郎跡判良沿固不僅以沌埋雙鴛供騷人之憑弔也吾友孫瀛帆茂才謂閩諸故老云萬松嶺畔向有旺人夜泣孤客俗稱打閘棍土人侍於徨祠廉顏震驗由是肯小潛蹤行旅度安此外尚有驅虎逐疫等跡非關則有功德於民其歷五十餘制又多淮郡方吉此足以正俗傳之訛（卯氏自有西湖記見道藏）

厭石帆詩

吾邑厭石帆明經先祿性耽吟詠文場久困益刻苦為詩尤長於五律如夜飲金蕃真肆川草堂云回首平生事為歡只友朋深村涼夜酒細雨草堂燈舊侶稀堪惜吟懷老倍增一尊共相勸此外復誰能秋夜云忽又流光換颯蕭髮已殘浮生垂老易盛世見才難河漢影相隔梧桐陰自寒西風動瑤瑟幽怨不禁彈格老氣蒼不墮几近斷句如嚴巖穴春深吳苑樹煙鎖太湖山贈鐵隱上人云禪心窗外靜詩意畫中山舟泊吳興云細火橋邊市疎鐘郭外山三押山韻皆妙

青腿牙疳

咸豐乙卯年吾里皇甫湘山上舍岷患牙齦腫爛兩腿青脹其勢甚劇諸醫不效烏程溫醉白口診之謂病名青腿牙疳不必服藥惟食馬乳可愈如其言一月全愈又一載姓婦人病證相同亦食馬乳得痊按此證見於御纂醫宗金鑑八十四卷外科門長洲唐笠山大烈所著醫宜博覽論脅迭及之吾鄉罕有此證醫家知此者亦鮮矣

馮侶菴詩

南海馮侶菴明府錫鋪晏於詩官太平時與錢塘范春船學博元倧論詩甚契吟筒往還無虛日所刊于浪集二卷乃捧檄來劒浪南紀行之作也五言善寫景七言善寫情如礦子窯道中云亂山閒故壘老木卧殘堙點陽雜詠云天飄三伏雪地割萬峯開留別太平士庶云身如雁客忘程遠情在蒼生惜別多秋日倘成云洲緣岡的的雞酬棋為慈歐更易輸資梧留別鄉人云拔云與我相同惟宦況羸君如許是鄉慈皆為旅中警語

窩人之書

窩人之書為己有自昔已然如虞預之竊王隱郭象之竊向秀何法盛之竊楊生宋齊邱之竊諱子是也元明以來如吳潛三禮考注晏璧曾有之倪士毅四書輯粹胡廣等襲之唐汝詢詩史顧正誼據之張位石匱書谷應泰得之改名明史稿實萬季野所纂也傅觀察行水金鑑實鄭芷畦所撰也王履泰畿輔安瀾實戴東原所著也此皆彰彰在人耳目者

蚋敗為功

宋與金議和种師道勸欽宗乘金師度河半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為後患此京師城破欽宗思其言嗟痛之元兵圍襄陽危急汪立信說賈似道選兵五十萬沿江距百里而屯习斗相聞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似道不從元師遂渡江深入伯顏知立信之策歎曰使果用我安得至此明李自成陷山西劍遊總督王永吉請撤甯遠吳三桂兵守關門選士卒西過冠即京師警旦夕可撥給事中吳麟徵力主其說輔臣陳演魏藻德謂無故棄地二百里不可麟徵復為議數百言六科不署名獨疏昌言不省比賊勢日偪帝悔不用麟徵言亟下永吉而已無及矣此三蚋者皆可轉敗為功而乃以淺見沮之卒底於亡是豈得僅諉之天命哉

撰述傳信

蔡中郎自言為人作碑未嘗不有慙容惟為郭有道頌無愧韓昌黎文劉父識之為欵哀虛辭悅人知賢者亦不能免嘗觀尹河南劉彭城墓誌云某諛述非己獨能不曲迎以私於人用以傳信於後故敘先烈則詳其世數紀德美則載其行事稱論議則舉其章疏無溢言贅辭以累其實此則所謂修辭立誠可為諛述者法矣

詩武塑像

斫園妙想鄱陽謠儘瀾翻唐隱總諸牛錄禁上酒痕漫似雨江邊帆影開於鶴統天涯何處乏新知源非昨開化戴村應叶霜寒已看到六回圓月天付與湖山詩酒一時清絕擂服頻來今舊雨對床莫辨雲泥客況連朝放棹器雙眸楓林色　燕臺路風塵隨鴛湖畔煙波潤問茫茫後會者番堪惜郵傳離別待重逢何處續前游尋鴻跡錢塘王如此湖山能幾度良朋勝游繞旳到酒旗茶熟已是殘秋舊雨聲消黃葉路新寒夢醒白蘋洲正風前一笛弄淒清人倚樓　燕東水家尚浮竹西月客還留更宴驂衙雪遠度簫溝叢菊怕沾羈旅淚疎楊難繫別離愁把片情且付與煙波隨去舟仁和李堂西壽芾帝霜風吹落葉敲窗如雨頻喚洒燒殘紅燭已經幾度杯底破除千載恨城頭留戀三通鼓約明朝小艇更看山西冷路　歡娛事元無數別離恨長終古算雪鴻萍水且休回顧此去諸公須愛惜後來我輩休虛士再十年重與證前盟煩鷗鷺歸安嚴元照修龍棹入西冷暢好是秋光濃候合使把杖頭錢挂聯來吟袖花港畫船人去遠蘋洲漁笛吹來又騰空狂懷抱未消除還如舊　南屏路尋僧走萬峯頂擣梅詩就愛吟詩聲裏晚鐘清逸好句欲分紅葉斷送茶已共黃花瘦奈鞭絲搖動各天涯分襟驛代州馮振孫春敷

宇治翁老筆餘有客臨摹須閣學此君擅舉自中書鎧前萬畫蠅頭細窗外千竿鳳尾疏為喜嘉名荷小墨寖渠吾亦愛吾廬袁永之北征圖絹本橫卷高六寸七分長二尺五分陳道復畫前有視京兆題北征二大字後有視京兆王雅宜文壽承跋寅父顧華玉鎮賈湯子重湯子興袁履謙之袁與之諸題詠　嘉靖四年乙酉科永永之袁領憲天獅萬第一此云匹馬胥臺賦北征旗亭楊柳故交情文章門第傾人杏風雨河橋夢弟兄早歲應須成富貴傳人何必薄功名十年三上長安道愁聽陽關疊疊聲筆意清俊兼饒情味

志書

國朝志書如平湖陸清獻公隴其靈壽志不登寺院點異端也不載坊表尚閻修也不及前人文字之彰著者如樂毅報燕王書之類欲人博求之典籍也體例最嚴會稽章賢齋學誠作永清志仿例有云近人輯志藝文不載書目濫入詩文濫體因力為屏正別具文鑑其識亦卓近時烏程紀石齋磊震澤沈北甫眉壽作震澤鎮志以列女載流寓繹道之前亦足矯流俗之弊

秋鳥

吾鄉土產秋鳥味絕鮮美出乍浦陳山屠康僖公蔡當是日本國所產秋來春去初

天時

立春後五戊為春社立秋後五戊為秋社芒種後丙日起霉小暑後丙日斷霉夏至後一日起時三日初時五日二時七日末時必有南風逾旬方止謂之起趕風即詩所謂萬里初來船趕風也夏至後三庚起伏為初伏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末伏冬至日起九九九八十一日大寒後逢戌起臘立春日止有謂春分秋分後戌日為社夏至後五庚為末伏者非也

酒令

蔡寬夫詩話謂唐人飲酒必為令有舉經句字相屬而文重者曰大笑喝岡乃有土圭測景酬之此亦不可多得也云云余嘗與友人宴飲效此為令僅得二句曰山出器車曰一二臣衛

賈宏

賈宏三入內閣其卻錢寧張璁桂萼峻節卓著無愧名臣惟大禮之議第

馬

馬字古有以為發聲者如禮三年問馬使倍之周禮秋官之屬行夫馬使則介之荀子非相篇馬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淮南子時則訓天子焉始乘舟是也當塗徐位山徵君文靖作之乎者也矣焉哉語助七字詩十四首引據浩博惟焉字語助當作尤廢切而詩中多用於廢切者如焉支焉逢焉見焉知焉甘之類蓋以作尤廢切者搜索尤艱也然荀書獨未引及殆偶遺之歟

寡能克眾

段會宗以三十弩至昆彌所手殺擊殺番邱傅介子以二壯士刺殺樓蘭王薛萬均以死士百人走薛虎德二十萬騎王君廓以十三人破賊萬馬璘以五百部士敗史朝義師十萬李存孝以十八騎拔洛陽劉整以十二人取金信陽城岳少保以五百騎破金兵五十萬寡足以克眾惟智勇兼備者能之否則行險輕進鮮有不敗者

公

父稱子為公見鼂錯傳君稱臣為公如漢文帝稱田叔武帝稱車千秋等史不勝書至宋哲宗時官者朱用臣謁講有天子念公之勞久使於外之語措詞尤失體

史記複見之句

史記複見之句往往有更易其字者如商君列傳家給人足平準書貨殖列傳則云人給家足楚世家三年不蜚蜚則沖天三年不鳴鳴則驚人淳于髡傳則云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秦始皇本紀飯土塿啜土形李斯列傳則塿作壘形作錔自序則云含土篹啜土刑至高祖本紀自序皆云掇亂世反之於正留侯世家運籌策帷幄中贊云夫運籌策帷帳之中一篇之中云匡亂世反之於正留侯世家運籌策帷幄中贊云夫運籌策帷帳之中亦自不同

兩浙輶軒錄

阮文達公督學浙江時裒集十一郡本朝已故名人詩為兩浙輶軒錄凡三千一百三十三人詩九千二百四十一首胡書農學士之尊人封唐上舍濤古歡書屋詩亦采入錄中學士賦詩以誌云天教浙水啟龍門文士泉臺盡感恩一代登樓操選柄千秋覆瓿慰吟魂家無專集名難假才偶同時例不存微意在續修留待後賢論國風從此補三吳尚有義娥未搜無一品集繁存爵里條別凡名公鉅卿集見單行者概不入選甲乙編排及生存者不入選凡詩無事實縣里可考者仍列其名氏以存梗概內靈家小輯江湖藝林採備他年志詩派分流此日圖感極椮材荷培養更蒙搜拾到潛夫

葉杏堤

同邑葉杏堤茂才文照篤志好學家貧授徒為生書館課夜乃自課恒達旦不寐每應試被放輒哭泣數日目為之腫常云若得登科錄中題名雖死何憾竟以力學得疾卒年未及三旬其友徐瘦生茂才照挽之云一生祇為名心死六極惟將恩字除語甚沈痛葉作小詩亦有致曾記其春雨遣悶一絕云幽陣陣風吹密雨斜薄寒簾幕濕陰遮空庭晝日無人到獨倚闌干數落花

高伯平

蓼誌銘每乞顯者為之多飾說不可信吾友高伯平明經均儒自為妻慕誌銘手書命其子行信篆額并刻語獨簡儉銘辭尤真摯動人閻高均儒妻姓陳氏秀水人父諱煒母氏畢妻以嘉慶十七年十一月戊寅生九歲喪父十三歲字均儒即就育于吾母明年妻母卒又明年母命成昏禮越二十有七年而妻卒時為咸豐二年四月壬午年四十一子行忠行信行篤行信嗣從凡緗儒女玲字孫慶豐三琭殤今卜於四年正月辛丑從吾母葬於海鹽縣元保山先兆之側辭曰之子歸予方笄兮吾母顧之而尤憐子孤寒以客游兮恒千里而遙年歲時歸省晨昏兮母謂婦職之罔愆泣以示興余投徐氏所指誠切中要害惟海參淡食最能益人嘗有食之終身而康強登

上壽者。惟不宜與熟地等藥同煮耳。又枇杷露治肺熱咳嗽。獲效頗速。似不當在屏
棄之列。

世其道德

昔人謂古之世其道德者。漢有袁氏。楊氏。陳氏。唐有柳氏。宋有呂氏。韓氏。明有孫氏。
然袁之有街。柳之有聚。韓之有侂胄。實為門户之羞。此皆在於季世。殆因乎國運卑。

朱鮮香詞

山陰朱鮮香同年守方。才藻絶俗。登第後。遽下世。嘗於秋夜枕上。戲詠聲字。用獨木
橋體。作醉太平調詞十二解。殊有別情。漫録於此。高槐怨聲。修篁恨聲。蕭騷葉墜聲。
聲。破窗兒紙聲。沈沈鼓聲。冬冬參聲。小樓橫笛聲。聲聲接長街柝聲。鄰猧吠聲。池
魚躍聲。啾啾獨鳥棲聲。竹籠鵝鳴聲。蟲娘絡聲。狸奴趕聲。墻根蟋蟀吟聲。又空梁
鼠聲。重門喚聲。層樓應聲。村夫被酒歸聲。聽雙扉闔聲。蘭窗剪聲。芸窗讀聲。嫦
閨少婦吞聲。雛兒啼乳聲。喁喁暱聲。喃喃夢聲。咿唔小女嬌聲。有耶娘惜聲。盤
珠算聲。機絲織聲。松風隱隱濤聲。是茶爐沸聲。風鳴瓦聲。人離坐聲。笛盤叩響連
聲。想殘煙管聲。床鈎觸聲。窗銀蕩聲。簷前玉馬飛聲。似丁當珮聲。空堂颯聲。虛

廊珊聲。花陰淚土蟲聲。作爬沙蝌蚪聲。遠聲近聲。長聲短聲。孤衾換到雞聲。聽晨鐘
寺聲。

君

君。尚書稱辟。稱元后。稱皇帝。詩經稱天子。禮記稱后王。戰國策稱陛下。史記稱上稱
巨公。漢書稱朝廷。稱天辟。稱至尊。稱聖上。稱縣官。後漢書稱上帝。稱天公。獨斷稱天
家。稱大家。稱宮家。三國志稱明上。魏晉六朝時。稱官家。稱殿下。後魏稱皇上。左傳嚴稱
君。尺牘北史稱大尊。唐時宮中稱宅家。唐語林稱屋公。

父

父。爾雅稱考。戰國策稱公。列子稱家公。史記稱翁。韓詩外傳稱先生。廣雅稱爹爸。爹
爹。方言稱傻。晉書稱大人。魏晉六朝時。稱尊。隋面紇傳稱多。北史稱郎。北齊書稱兄。
兄。唐書稱郎。古詩稱郎耶。閩俗稱郎能。閩東稱罷。罷。吳俗稱老相。又稱爺爺。稱阿伯。
北方稱老子。江州民稱大老。鼓昌黎祭女挐文。自稱阿爹。周易稱父母為嚴君。今則
稱父為

母。爾雅稱姒。詩經稱母氏。廣雅稱媦。地婢嫣媪姐。金史稱阿
孛。賀小傳稱阿姨。漢書稱嫡母為民母。北齊書稱家家。漢書
陸放翁家世舊聞稱庶母為支婆。

疾風知勁草

後漢書馬援記云。疾風知勁草。有五義。謂後漢王霸。南史庾仲遠。唐蕭瑀。裴誠。李絳也。
按隋書楊素傳。素平漢王諒。帝手詔勞素云。古人有言曰。疾風知勁草。世亂有誠臣。
唐蕭瑀為太宗所重。太宗賜詩云。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當本於此。

壺狀元

口俗號靜嚴滿洲人。官參領。工山水。聖祖御賜畫狀元。見胡書農學士國朝畫院録。

賀人獄

崔邠范二之為某媪贅壻。逾年。忽不見。范父訟於官。縣令王某。雇孔婦為媪同村人。
問以媪壻事。曰。聞之鄰家。知以姦被害。王信之。嚴刑拷訊范某。民供與義兄韓三有
姦。恐敗露。共殺范二之。剖碎其骨。煮化其肉。以滅迹。韓三與媪供。皆同。旋於其房後
檢得碎骨。定案。遠府。犯供翻異。府以碎骨為證。犯謂是牛骨。非人骨也。府不聽。遂遠

臬司。時袁臬者為夏邑李鶚年少俘鞫之。供如前。惟犯無威容。供詞太熟。疑有冤。及
覆開牘。得聞曰。死者肉爰骨對。固已。肺胃肝腸等物何在耶。復以是訊之。犯皆怃然
吾恐敗露。共殺范二之。剖碎其骨。煮化其肉。以滅迹。韓三與媪。供皆同。旋於其房後
檢得碎骨。定案。遠府。犯供翻異。府以碎骨為證。犯謂是牛骨。非人骨也。府不聽。遂遠
范二之。如因負博逃。他遍探知家。難特來前。冤獄因是得解。使囚犯無翻供。定案申
詳。立殺三命。則院司得重咎。府縣且擬會抵。一時無不服公之識。并謂有陰德者必
有厚報。是時公年五十餘。尚未有嗣。次年舉一子。名曰銘皖。以地誌也。後又連舉數
子。公中乾隆庚子進士。銘皖中道光庚子進士。公年八十餘。重遇恩榮宴。父子相隔
六十年作同年。為熙朝之盛事。殆天佑之以彰平反鉅案之德也乎。公從弟撿齋大
令道融。彊恕堂文孫。記此事甚詳。因節其略。為世之司獄者告。

湯火傷方

鏡花緣說部徵引浩博。所載單方。以之治病。輒效。表而出之。周遊史太史士炯。為余言之。
因錄其方以備用。余母周太孺人喜施方藥。在台郡時。求者甚眾。道光癸卯。見有患
湯火傷。痛身潰爛。醫治不效。來乞方藥。檢閱是書中方。用秋葵花浸麻油。同盛時。秋
葵花方盛開。依方治之。立愈。乃采花貯油瓶中。以施人。無不應手獲效。

李司馬

雁江李石平司馬化楠以進士宰餘姚有循聲。授揚平湖縣事。前令某七年積案三千有奇。司馬計日定程。半年晚決訖各數事。縣民觀賑。三月盡理。民為之語曰。雲霧七年。三月見天。實吉店官有六字訣。眼到身到心到。行政以仁愛為主。不輕句攝曰。堂上一點硃。民間數點血。也乾隆壬申。分校浙闈。得嘉興李虹舟祖恩卷。墨蘸未試。李鶴笙宗伯因品遂定為元。榜發知為浙中老宿。宗伯賦詩。慶司馬得人云。吾宗有墨綬。岷峨發精英。作如得荊璞。價重十二城。道我共欣賞。古色果崢嶸。司馬和云。兩浙文才藪。此卷迴羣英。想見腹便便。何處擁百城。席珍五十重。意氣猶崢嶸。

鄭板橋詩

烏程鄭板橋孝廉祖琛高才廷命。其弟夢白中丞衍遺詩。刻為紅葉山房集。佳句如過清涼寺云。危石下秋澗。幽蘭深夕陽。渚漁云。魚飛換風力。湖黑動雷聲。入青山云。四圍平疇寺。一徑萬梅花。獨對寒夜坐。云。絕壁松濤暗。亦雨空山藍。語及如秋衣忘。觀云。魂魄猶思過南宋。文章何幸遇東坡。古壁云。畫像陰森神鬼守。詩題淺淡姓名。

虞語中警雋

萬壯節公

山陰萬壯節公雲飛。為定海總兵。以父憂去官。逾年。噪夷陷定海。大府以書屬公。圖經從軍事。公方皆耕由間。即趨歸白母。母攸太夫人曰。金革無避。汝受國恩厚。行矣。勿復疑。遂請鎮海。請益出勁兵。掘金雞招寶兩山間。又以計俘夷軍師安突得。夷大驚。擾公設計。請夾擊收復。巡撫烏不能用。已而有通市之議。大府命公率所部往收定海。而以壽春鎮總兵王錫朋。處州鎮總兵鄭國鴻。帥師協守。時道光辛丑二月也。公以南道頭空嶼增築土門。又請自竹山門至摘箬山。偏列礮臺。築礮臺以杜侵越。小竹山門下瘁其江路。對土城諸島。均置防守。使夷舟不得近。謂必如是。則定海可固。督師從議。以費鉅則請借三年俸廉興築。督師恕回。是挾我也。堅不許。八月。夷卅犯定海。戍二萬餘。我兵合三鎮。僅四千。兆青大驚。請潛師。暫師就其張大。戒死守。姑覘攻。公苦戰六晝夜。以退。若公投諸水。與眾共飲之。士卒皆感奮。戊戌天大霧。夷全隊逼土城。公開風帆海水聲。知夷艦將至。破晓焚之。夷候進分道攻。曉舉無礮。夷眾奪門。道上并攻破竹山門。遂下陸土城。時土城兵分守他所。麾下僅二百人。公率以拒。敵持短兵登。呼而北。敵戰無算。至竹山門。力仰登。一酋長刀劈公。血去半。血淋滿。徑登酋騎。乃以礮擊公。洞胸穴。如盌。前後四十餘創。遂殁。定海義勇。僉保。夜踏公尸於竹山門。雨霽月微明。見公半面。宛然。立崖石上。兩手握刀。不釋。左一目睒睒。如生。欲負之行。不能起。丹而祝曰。盡歸見太夫人乎。負之起。來夜內渡。大吏護公喪還。山陰。張太夫人一慟而止。曰。吾有子矣。時王鄭二總兵皆死難。而公死尤烈。事聞。上悼。協贈加提督。銜。世廕騎都尉。又一雲騎尉。賜長子以簡丈舉人。次子以敦武舉人。予誥。壯節。祠昭忠祠。且立專祠。以祀。御製祭文云。朕惟良臣褒忠。昭大義於既歿。鉅典煌煌。沛鴻恩於賜卹。唯忠貞之克篤。斯褒予之重申。蠲原任浙江定海鎮總兵提督銜萬雲飛。識瀘韜鈐。律嫻步伐。初膺甲第。旋擢水師。鷹揚屢建。不愧干城之選。崇階洊陟。晉邀綸綍之榮。通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忽當敵蛙鳴自北。急兵戎之未靖。資驍騎之先驅。叱吒風雲。施壯士天山之箭。超騰矢石。師丈人地水之師。同仇者一德一心。賈其餘勇。連戰於六晝六夜。誓不空還。軍鵝鵝而皆驚。賊鯨鯢而待搤。方謂金精氣壯。離披虎下之塵。何期石鼓聲沈。奄卒矛頭之慟。忠魂不返。毅魄猶馮。覽奏心傷。為之涕零。史常恤其家。重頒內帑。秩均一品。義設專祠。於戲。鼓鼙思將帥之臣。易名兩字。俎豆視功宗之禮。炳節千秋。靈如有知。尚其歆格。天語褒忠。至優極渥。同時避敵倖生之臣。讀之當益滋愧矣。

郭參政詩

長洲郭參政諫臣明史無專傳。其發嚴氏姦狀事。附見林潤傳中。有詩集四卷。鈔入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具載本末。而朱竹垞太史明詩綜。沈歸愚尚書明詩別裁。皆未采入。今錄四首於後。秋日都門送別有感云。為送南歸客。翻憐北駐人。白雲凝望遠。華髮共愁新。落日湖邊橘。秋風江上蓴。何時返初服。吾亦任吾真。夜宿儀真公館云。風色曉來定。濤聲聽漸平。大江當縣統。片月向人明。柏府寒烏集。松階夜鶴鳴。沈吟燈下坐。多少別離情。柳枝詞云。河橋青眼競。窺窗春淡著煙光。別樣新。留卻長條休浪折。春來多少遠行人。送王司業同年北上云。江上西風動客蓬。故人相對眼俱青。一杯贈別休辭醉。世路於今最獨醒。又斷句。蘆岸近沙頻下雁。漁村隔水遠聞雞。十里暖煙迷竹塢。一篙春水沒魚梁。皆清逸可諷。

何小山詞

青浦何小山上舍其章。精醫術。尤工倚聲。著有七檜草堂詞。及後。其兄書田茂才其

俾判行於世予最愛其題西溪漁隱圖菩薩蠻云玻瓈冷浸蓮湖月鱸魚風起秋波淵流水繞漁村蓼花紅到門　言尋幽隱處客向煙中去疏柳挂斜暉扁舟猶未歸

送春和朱淑真韻蝶戀花云一寸柔腸愁萬縷才得春來又送春歸去借問東風和柳絮卷將春色歸何處　打起枝頭雙杜宇聽到聲聲總是淒涼意告恕落花花不語西樓日暮瀟瀟雨一寫情各臻其妙

海蜘詩

詠海蜘前人罕有佳句開泰徐新齋觀察同年之銘詩獨擅長如七層塔湧螺紋細九曲珠穿蟻穴勻高簇扉痕羅刹蓋小盤叅樣釋迦頭皆新警奪目

倒用印

段秀實取姚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以追宋沚所遣之兵令言時為將軍是以司農印詐為將軍印也五代史周本紀倒用留守印李茲傳倒用都統印則皆偽作詔書而以印詐為天子璽考義當軍興擾亂之頃故得假以紿衆耳

周南卿詩

周南卿茂才幼以神童名嫻吟事家貧客游足跡半天下所至名公卿爭迎之著有抱玉堂詩集斷句如送鄭漁帆司馬得告還里云才子偶將官作達高人多以病為名三十初度云家累催人兒女大名場貴戚友朋多挽駕殺人祭酒云湖山氣併文章秀天地思容出處寬語皆俊拔

長人

叔孫得臣殺長狄僑如左傳杜註謂長三丈公羊何注謂長百尺穀梁范注謂長五丈四尺據國語仲尼稱防風僥長三尺大者不過數之十自當以杜說為正按十六國春秋前秦錄吳黙乞活人護磨那胡人中有長人皆長一丈八尺多力善射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殆即長狄之種類歟

高斗樞

明崇禎初鄖西高斗樞為長沙兵備副使時土寇猺起長沙北老弱衛卒三百城庫虛蓄蓋地斗樞至建昌樓四十大修守具隔嶽城艘二百餘抵城下相拒十餘日卻去尋擊殺亂賊劉高等撫定餘眾十四年迫按察使移守鄖陽鄖被寇止十載屬邑有六居民不四千斗樞至甫六日張獻忠自陝引而來斗樞與知府遊擊等分扼之戰殲搗賊不敢犯十五年至十七年李自成四攻鄖卒不克而去當是時湖南北十四郡皆陷獨鄖在天以如是之才僕使局守偏隅而用為如熊文燦楊嗣昌輩轉捩重兵以討賊安能免於僨軍誤國哉

明崇禎朝相

明崇禎朝五十相文飛孟最賢入閣三月遽罷而奸如溫體仁輔政乃至八年之久是猶病劇而投以峻劑欲不亡得乎

王紹宗

王紹宗寫書三十年庸足給一月即止不販鬻徐敬業起兵聞其行以幣招之不肯起幾為所殺後事武后官至秘書少監乃與張易之兄弟交結兄弊始樹介節而終

王僉事

明崑山王僉事忠駿窮經辨志有古儒者風官南駕部時雅不欲以游閒談譫把玩日月而又謂隨俗詩文徒以勞神譏世非有志者所為乃要諸同舍郎為講史社九日誦讀一日講論移日分夜矻矻如諸生時少閒僭金陵焦氏藏書繕寫勘讐盈箱堆几嘗賦懷李長蘅詩曰一編餘故態字畫麻姑細彷彿共丹鉛深夜重門閉誦之可想見其居官況味凡為開書者當以僉事為法庶幾術業不分而身名俱泰也

山海玉戒

山海之稱王衍也以為何物老嫗生甯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王戎則以為神姿高徹如琢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猥貶懸殊即此可判二人優劣而晉書乃謂戎有人倫識鑒隱過矣

玉堂

漢玉堂乃天子所居又為嬖倖之舍文翁立石室曰玉堂則又為講舍宋學士院有玉堂太宗賜額章又飛白書玉堂之署以賜蘇易簡歐陽公詩云金馬玉堂初直夜猶疑自是玉堂遂專屬之翰林

丑

後漢魯恭司徒王況丑音敞在中書之上今世所行汲古閣本誤刊作丑王工亦從玉說見正韻而正字通駁之今坊本皆在中書之下道光乙巳會試第三題至於治國家四句御筆書丑人之丑獨在中書之上可以正流俗之訛矣

元和志校作感君據太上感應篇引補散常語以為太上者太古太德之人是
書乃降真者述太上之言而為之尚德者川流無悔乃若子之先君小人之伍是以昔人教而出之名之曰感應余按太上感應篇著錄於宋史藝文
志其言禍福與聖人餘慶餘殃之言同注者多人惟徵君所發闡發精深數陳古雅
其體有說有贊有頌有論要皆援經籍之華示躬行之準洵有裨於後學而不得與尋
常勸善書並觀

吳越

吾鄉為吳越之地聚訟紛紜惟梁氏玉繩之說最核而昔人以錢塘為吳越之界唐
釋處默記有到江吳地盡陽岸越山多之句宋陳師道亦有句云吳越到江分義為
史記楚世家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句所謂以春秋內外傳考之吳地止於松江非浙
江也浙江乃越地故國語曰勾踐之地北至檇李西至姑蔑

三字字

洪內相部張天錫字公純臧乞伏慕末字安石跋三字之字古今僅見此二人余
按北史三字字甚多周文帝子十二人皆三字字如孝武帝字陀雖尼武帝字彌維
突之類我朝難嗣惟公純叔文義可通至宋劉伯貢父兄弟曰伯曰仲即五十以伯
仲之義不得謂之三字字矣

藏書

藏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唐杜暹云寧及借人為不孝語何陋也宋李常積書
萬卷於廬山以遺後之學者不減之藏其識遠其量宏矣

表章苦節

歸太僕書張貞女死事憫其為強暴戕害而邑令不為申雪又作張貞女墓銘張貞
女既復與庶度伯李浩卿嘉定諸子殷徐陸三子等書詳晰論之後來以諸生言正
女人胡嚴罪而貞女之節大白於世乃明史不采入列傳又太僕集中如寶曹華陶
沈節婦王計烈婦碣傳皆極意經營之作所以發潛光而維持名教也而史多不載
因歎古今來苦節銷沉沒世無聞者何可勝道此數人者猶幸有太僕表章得垂不
朽耳

李杜

黃常明若溪詩話云李太白文章豪逸真一代偉人如論其心術事業可施廊廟李
杜將名真論泰也此論誠然然猶未見以謫之少陵篇什固多忠君愛國之辭觀其
楠樹之性見之事為忍亦無棄實用觀其上疏力救房琯稱其才堪公輔言竟不售
而太白救免汾陽卒賴以匡扶社稷厥功甚鉅是豈少陵所能幾耶

顏氏家訓

顏氏家訓辭旨明切足資勸戒至其歸心篇排擊釋氏謂非堯舜周孔所及且云若
能修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狼伏之國則有自然船未無蓋藏安求田籍
之利乎謬妄乃爾實為全書之玷

一代奇才

胡天游徵君自言為古文學韓昌黎澀險處瞠似唐劉蛻元元明善前人如王阮亭
朱竹垞詩文偏撫其疣痏時桐城方望溪為古文有重名天游力詆之以故忌之者
亦全謝山太史至詆為夫已氏平心論之望溪之文高潔固一代正宗天游之文雄
肆實一代奇才觀其與朱孝廉書云近世于文章絕無解者但得賢夫男絕塗婆語
言乃謂之工反是乃謂之不工不工偵恃若此彼其作者肯徒為之柳河東碑銘

焦桐酒稱大戶千鍾少詩成長城五字工惆悵立錐無地可滿天風雪警哀鴻

靈星門

聖朝掃星門當作靈星門上元程鉅夫挽趙子昂詩云靈星之尸也漢高祖始令天下祀靈星後漢書注靈星天田星也欲祭天者先祭靈星宋史禮志仁宗天聖六年築南郊壇置靈星門至理宗景定間移用於聖廟蓋以尊天者尊聖也建康志金陵志並云聖廟立靈星門元志誤以靈作櫺後人承而用之則不知其義之所在矣程所辨如此余按明史禮志至聖先師孔子廟祀洪武十五年新建太學成廟在學東中大成殿左右兩廡前大成門門左右列戟二十四門外東為犧牲厨西為祭器庫又前為靈星門是櫺星之當作靈星審矣

亂

韓昌黎為李于墓誌銘言其服柳沈水銀藥以死類及以藥敗者六人為世誡德清許周生為部宗彥效之為吳臺卿哀辭言臺卿信亂言長齋禮拜忘其體之羸又受道士戒百日不語方夏暑大鬱肺逐病血而死因謂亂之術始猶一二好事者信之繼則樸實之士亦信焉禍福以亂為筮學問以亂為師疾病以亂為醫背陽而入陰舍昭昭而即冥冥其幽陰沈墨足以銷散人之精爽而君乃由之以至於死云云余觀近日亂方盛行往往以藥而速之死蓋其為害尤烈無如習足術者終前惑而不知返也

十日一行

阮文達公題嚴厚民烝書福樓圖序民烝深經術精校勘因昔人云書不能子精校讐館戊日最長校經校文選十日始一行自註世人每矜一日十行之才余哂之矣必十日一行始是真能讀書也公此語可為粗心讀書者針砭夫一日十行由於天資過人誠使質之鈍者十日一行則用心密而獲效宏豈遜於一日十行者乎所謂學知困知及其知之一也

李笠翁

華亭董閬石名華卿名筆謂李笠翁性善逢迎士林不齒所作一家言大約皆壞人倫傷風化之語今觀其書誠有如閬石所云者又有尺牘一册千謁公卿多作乞憐之語尤為庸鄙惟史論二卷持論較勝如謂漢文問決獄所以重民命問錢穀出入所以惜民力為宰相者正當因勢利導勸之省刑罰薄稅斂陳平乃以誇誕之詞掩其疏客之過不可謂識大體謂唐相楊綰而郭令公滅樂非徒成人之美蓋欲修好於宰相而不收稱忤其意惟恐將相不和為強藩所伺謂項羽不渡烏江固疑為亭長所紿而然然其說之所自始則以烏江在此時非雖大不驚之地亭長安知非當不隨衆過兵而尚艤船以待乎況漢王起兵時亦一亭長也此日之亭長安知非當年同事之人受計而來羽于斯時既無他舟可避而死于亭長之手不如自刎之為烈此等議論殊有見地過一家言遠矣

萬方伯

明德化萬方伯在官福建參政時侯犯興化懸金募敢死士乘城守更伏奇兵待賊賊薄城守者久石而下奇兵邀擊斬其渠魁衆遁走未幾賊又悉衆來攻乃潛健兒十餘人縋大艦夜繞城下令分投縱火賊處處撲火無暇攻城城中人得縱射撲火賊知賊遂不撲火大懟熾昏城上守者益堅燃炬鼓噪擊析達旦賊見威盡乃穿遁按察使侯山寇閩至北嶺將圖福州以五百人覆嶺下三千人分左右翼登嶺上度賊過合而衆賊知大潰斬獲無算後官河南布政使為巡撫所酖乞病歸葬北山革堂題其楹曰心照魏闕三千里身在匡廬第一峯屏居三十年著有草禽子行世

後人重刊改為萬子遺誌方伯明史無傳而抵賊事深合兵法偶閱近故悚錄之

清 桐鄉陸以湉敬安著

醫學源流論

徐靈胎醫學源流論云有病固當服藥乃不能知藥之高下藥之當否不敢以身嘗試莫若揣其性味輕淺有益無損之品以備酌用如偶感風寒則用葱白蘇葉湯取微汗偶傷飲食則用山查麥芽湯消食偶成暑熱則用燈心竹葉湯清火偶患腹瀉則用陳茶佛手湯和腸胃如此之類不一而足即使少誤必無大害又有藥似平常而竟有大誤者如腹痛嘔逆之症寒亦有之熱亦有之暑亂痧穢亦有之或見此症而飲生薑熱性之藥與寒氣相關已非正治然猶有得效之理其餘三症飲之必危曾見有人中暑而服濃薑湯一碗頃即死若服紫蘇湯寒即立散暑熱亦無害蓋紫蘇性發散不拘何症皆能散也按此論藥誤而猶微病用之最為撫善養生家不可不知

嘉靖兇獄

明嘉靖時兇獄莫甚於李福達而陳洸次之皆因議禮而成以是知名不正必至於刑罰不中也又張福獄亦由私怨而致奇冤李福達事見馬文升傳陳洸事見葉應驄傳張福事見熊浹傳比類觀之可以知其失矣

賜書加點

侯景將鎮河南請於高歡曰今握兵在遠妾人易生詐偽大王若賜以書請異於他者許之每與景書別加微點雖子弟之知及檄疾篤世子澄矯書召之景知偽懼禍乃降梁隋文帝嗟其子漢王諒與之約若顧書召驗親敕字加點又與玉麟符合則就道蓋即襲景之智景大慙不足道隋文發長立愛乃亦假小智以濟私愚宜其速底敗亡致諒亦不得其死也

常食之物

醫家謂棗百益一損梨百損一益韭與茶亦然余謂人所常食之物凡和平之品如參苓蓮子龍眼等皆百益一損也凡峻削之品如檳榔豆蔻仁煙草酒等皆百損一益也有益無損者惟五穀米於粥片煙之有損無益人皆知之而嗜之者日浹亦可慨矣

方文輔

洪地齋

臨海洪地齋孝廉坤煊育異才朱文正公視學至台地齋方居內艱物色得之命以墨經與古學之試遂於乾隆己酉歲拔入成均與蕭山王畹馨紹蘭東陽樓更一上舍齊名稱為浙東三傑壬子應試北闈報捷後偶感時疾自疑虛劇誤服參苓而卒距捐曉甫十日宋湘山明府世榮悼以詩云況金報捷正喧闐誰遣亟陽下九天泉路又添才鬼席家門剛啟賀賓筵元城空說留經策伯道何時卜墓田太息都門分手日八街槐影語纏綿藉甚文名落拓身每於疎散見天真憐才竟負朱公赴古貌空傳杜子春地齋日微晚萬卷書憑稽來骨千金方誤藥沽脣地齋知飲其方而卒都門舊雨知無幾誰送靈輀下路濱

潔陽于役圖

先伯父乃伯公官京師時與諸名流為詩酒之會江都雒雨峰布衣聘亦與焉乾隆壬子三月公奉命往執河校文津閣四庫書雖為作潔陽于役圖並題詩云欲雨不雨春陰欣然結社成詩林觴詠同君展修禊恐此會後還追尋春華正放長安陌賀言潔陽事行役儉云小別谷磬惟莫負當筵酒脂碧圖作青綠山水著色不多

神韻獨絕

大成殿藏舊主記

杭州府學文廟重修於嘉慶壬戌年。時司事者為邵上舍志錕以廟主已敝。乃更易新者。藏舊主於大成殿座後。而為之記。錢塘陳曼生司馬鴻壽書之。刋於大成門外東廡。其辭曰。攷古廟主。藏用石室。有事則陳。既納北壁。為辟火災。兼示靜謐。後世版禮備。謂尊不可撤。以座當主。丹漆是飾。維大成殿座。尊後世式。厥制崇高。工用鏤刻。歲久勿治。華采或蝕。茲廟貌既新。敬鳩衆力。儲材重作。舊觀勿失。又今兩廡主。改選嘉栗。尊新藏舊。藏處宜密。謹於座後。仿古夾室。盡安舊主。俾永無佚。藏同祧主。惟祭不必出。爰識始末。使後重修者悉。時元默閼茂。壯月吉日。承修學宮人邵志錕謹述

鱖魚

鱖雅稱當鱠。郭璞注今江東呼最大長三尺者為當鱠。邵氏正義。謂即鱖魚。杭州鱖初出時。豪貴爭以餉遺。價甚貴。寒宴不得食也。凡賓筵。魚例處後。獨鱖先登。胡書農學士詩云。銀光華宴催登早。鯉味寒家餽到遲。體物殊切。

史文靖公

溧陽史文靖公貽直。祖鶴齡。父孌。子弈簪。四代皆以翰林起家。公於康熙庚辰聯捷成進士。年甫十九。在外督撫七省。在內六官之司。閱不爰歷。居相位垂二十年。名注朝籍六十四年。乾隆庚辰重赴瓊林宴。癸未薨於位。年八十二。名位福壽。罕有其比

科名盛事

本朝祖孫會狀。惟長洲彭侍講定求及其孫尚書啟豐。尚書之壻陽湖莊學士培因。亦大魁天下。可稱科名盛事。

討賊誓詞

明臨淮陳永叔函輝。嘗作告太祖討閩賊誓詞云。敢王所憾。請共揮魯陽指日之戈。與予同仇。想先擊祖逖渡江之楫。又云。濟則君之靈。為臣無二心。在人之內。誓死靡他。讀之覺忠義之誠。溢於言表。

凡將篇

司馬相如凡將篇云。鍾磬竽笙。筑坎侯。閒暇。相梁臺。詩云。枇杷橘栗桃李梅。句法相類。其源蓋出於詩經。椅桐梓漆。鯈鰷鱨鯋等句。而七字成句。則如禮記。喜怒哀懼愛惡欲。爾雅。永悠迴違遐遹。緝熙。列顯昭皓顥等語。已肇其端。迨史游作急就篇。稻黍麻秫。粟麻秔等句。亦皆以七字隸七物。後世詩人多效之。如韓昌黎陸渾山火詩。鴉鴟雕雁鷹鵰鷗。蘇東坡韓幹牧馬圖詩。騏駹駓駠騧騅騮。劉青田二鬼詩。蚊蝱蠛蠓蚋蚵等句。其尤著者也

師古

事必師古。然亦何可泥哉。齊泰黃子澄援漢削藩之議。而燕師以起。楊士奇楊榮引棄珠崖之說。允安南黎利立陳氏為後。遂致棄地殃民。馬中錫效襲遂化渤海盜事。撫令流賊解散。卒無功。致謗下獄死。漫言法古。而不審時度勢。以圖之。鮮有不敗者也

文辭襲用

古人文辭。有不嫌襲用者。鄒陽諫吳王書云。鴛鴦累百。不如一鶚。樸準應龍參書用之。孔融薦禰衡書亦用之。三國志呂蒙傳。亦用此語。

鄭瑩陽

明崇禎時。武進鄭瑩陽翰林鄖。以杖母之誣。受極刑。漳浦黃忠端公道周。謂正直而遭顯忌。文士而蒙惡聲。古今無甚於此者。餘姚黃徵君宗羲作瑩陽墓表。謂公為奸相溫體仁所陷。路人知之。而杖母流言。君子能亮之。以理未必驗之以事也。水落石出。余詳之。公卿之賢者儀部。瑩陽之父振先。眷一妾。具夫人不能容。儀部逐挾妾以出。流轉僧寺。頗為人所指目。公無可奈何。而夫人篤信佛乘。與一尼甚暱。公求尼為之勸解。尼神道設教。假箕仙言上帝震怒。將降禍於夫人。夫人受戒悔過。儀部始得安其室。一時好事相傳。以竹箆參話之法訛為扑作教刑之事。當公之受誣。欲陳其本末。則恐有礙於父母。故甯隱忍就死。冤於地下。豈非仁者之心與。雖然。儀部之眷妾。夫人之妬。親之過小者也。使公蒙詬醜大誹於天下。其輕重可無辨乎。是故公之獄不明。則奸相之惡不著。此後死者之責也。瑩陽事載於明史者未詳。得徵君之文而始白。吁。以莊烈帝之偏忮。溫體仁之狠賊。假成此獄。可謂奇冤。

為學之道

凡為學之道。見聞欲其博。術業欲其約。蕭山毛太史奇齡作詩古文。必先羅列滿前。考核精細。方伸紙疾書。其夫人陳氏性悍妒。以毛有妾曼殊。輒詈於人前曰。滿輦以毛大可為博學耶。渠作七言八句。亦必猶祭所成。毛笑曰。動筆一次。便卷一回。則典

故純熟終身不忘日積月累自然博洽嘉興錢文端公陳羣少時嘗問於秀水徐閣學嘉炎曰學何以博徐曰讀古人書就其篇中最勝處記之久乃會通後述於朱太史彝尊朱曰斯言是也世安有過目不遺一字者耶姚姬傳比部嘗倣作詞嘉定王太常鳴盛語休甯戴太史震曰吾昔畏姬傳今不畏之矣彼好多能見人一長輒思並之夫專力則精雜學則粗故不足畏也姚聞之遂不作詞且多所捨棄以古文名世余按此三者皆為學切要之言有志者當奉以為法

王文成公用兵

王文成公好講學而精於用兵其討大帽山賊師富也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戰死公親率銳卒屯上杭佯退師出不意搗之連破四十餘寨遂擒師富具討橫水賊謝志珊具巢遂潰乘勝克之其勦餘賊於九連山也山橫亘數百里陡絕不可攻乃簡壯士七百人衣賊衣奔崖下賊招之上官軍進攻內外合擊禽斬無遺宸濠之亂度其出長江順流東下則南都不可保因先遣間諜以計撓之凡此皆出奇制勝所謂兵不厭詐非小儒所能知也

从吉

三年之喪乃凶禮之大者世俗居喪而通名以慶賀必書从吉失禮甚矣至父歿母存則曰孤子襲古昔有國者之稱通人亦嘗辨其非然猶可援孟子窮民之說以為解未若从吉之尤謬也

至公堂

貢院至公堂有高宗純皇帝御題聯云立政待英才慎乃攸司知人則哲興賢共天位最哉多士攬國之光又御題七律四首結句云寄語至公堂裏客莫將冰鑑負初心大哉王言洵足為主文者儀式也

父子同試鴻博

康熙己未博學鴻詞科有父子同試者山陽張鵬存吏部新標榜文太史鴻漸是也吏部以順治己丑進士官中書掌主事時漕使者仕諸盧骨牐惡江淮間吏部甫釋褐即抗章發其惡贓累巨萬下迤按御史秦世楨案驗得實鼠殛有差朝野咸稱其風節

五絕佳作

杜于皇濬詠東坡云堂堂復堂堂子瞻出峨眉少讀范滂傳曉和淵明詩王百朋錫嘉興錢文端公陳羣少時嘗問於秀水徐閣學嘉炎曰學何以博徐曰讀古人書就其篇中最勝處記之久乃會通後述於朱太史彝尊朱曰斯言是也世安有過目不遺一字者耶姚姬傳比部嘗倣作詞嘉定王太常鳴盛語休甯戴太史震曰吾昔畏姬傳今不畏之矣彼好多能見人一長輒思並之夫專力則精雜學則粗故不足畏也姚聞之遂不作詞且多所捨棄以古文名世余按此三者皆為學切要之言有志者當奉以為法

王文成公用兵

王文成公好講學而精於用兵其討大帽山賊師富也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戰死公親率銳卒屯上杭佯退師出不意搗之連破四十餘寨遂擒師富具討橫水賊謝志珊具巢遂潰乘勝克之其勦餘賊於九連山也山橫亘數百里陡絕不可攻乃簡壯士七百人衣賊衣奔崖下賊招之上官軍進攻內外合擊禽斬無遺宸濠之亂度其出長江順流東下則南都不可保因先遣間諜以計撓之凡此皆出奇制勝所謂兵不厭詐非小儒所能知也

从吉

三年之喪乃凶禮之大者世俗居喪而通名以慶賀必書从吉失禮甚矣至父歿母存則曰孤子襲古昔有國者之稱通人亦嘗辨其非然猶可援孟子窮民之說以為解未若从吉之尤謬也

至公堂

貢院至公堂有高宗純皇帝御題聯云立政待英才慎乃攸司知人則哲興賢共天位最哉多士攬國之光又御題七律四首結句云寄語至公堂裏客莫將冰鑑負初心大哉王言洵足為主文者儀式也

父子同試鴻博

康熙己未博學鴻詞科有父子同試者山陽張鵬存吏部新標榜文太史鴻漸是也吏部以順治己丑進士官中書掌主事時漕使者仕諸盧骨牐惡江淮間吏部甫釋褐即抗章發其惡贓累巨萬下迤按御史秦世楨案驗得實鼠殛有差朝野咸稱其風節

五絕佳作

王基云沈沈鐵像蹲孤墳一代賢奸衆目分只為南軒能幹蠆青山寂寞曲將軍反游仙云嫦環秘冊費深藏只是黃芽終雪方易造玉樓難作記始知人世有文章露筋祠云曾從江上弔曹娥又挂輕帆此地過庸行千秋歸女子死貞死孝兩難磨

女弟子

毛西河集附徐都講詩其女弟子徐昭華所作也初昭華請業於西河命題仿六朝體賦得拈花如自生詩云明珠照翠鈿美玉映紅妝步移搖彩色風回散寶光蛺蝶影鬢邊翔誰道金玉色皆疑桃李香擬劉孝標妹贈夫詩云流蘇錦帳夜生寒愁看殘月上欄杆漏聲應有盡雙淚何時乾又云芙蓉花發滿池紅黛烟香散度簾櫳畫眉人去遠腸斷春風中西河深嘗識之余尤喜其塞上曲云朔風吹雪滿刀鋸萬里從戎何日還誰念沙場征戰苦將軍今又度陰山長雲衰草雁行平沙磧征人向月明思婦不知秋夜冷寒衣還未寄遼城殲騎三十出漢關雕戈十萬卧燕山月明近塞頻驅馬尚有將軍夜獵還感慨豪宕出自閨閣洵非易及西河序其詩云昭華既受業傳其齋中每賦詩必書兼本郵示予請益陸續得如干首留其帙不忍毀去遂附于雜文後存出藍之意云云近日袁隨園女弟子詩蓋仿此而益臻其

盛然人既多而詩不盡佳失之濫矣

自然氣化

龍易骨蛇易皮麋鹿易角鷹易喙人則易醜此自然之氣化也

揚雄

柳仲塗謂揚雄劇秦美新諛介而非媚休且以雄之著書而作經籍為聖人曾南豐謂雄處王莽之際合於箕子之明夷王介甫謂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其餘褒之者未逞惡數自朱子綱目書莽大夫而論始定近世文人復有襲柳氏諸家之說為雄辨白者然皆偏護之見終無以易乎朱子之說為能得其真也

明閨臣狀元

明閨臣百六十八人史無傳者二十六人推謚況張瑛陳山寶陳茂烈正統俞綱王一甯朱朝瑛正德袁宗皐曾詠張璧張治呂本嘉靖袁洪愈李春芳張元忭沈懋學陸樂朱國祚萬正色朱延禧馮銓黃立極張瑞圖施鳳來周延儒錢士升馮元飈孟稱劉理順劉同升魏藻德陳演九人史有傳者三十八人而已吳伯宗任亨泰薛瑄張信況鍾胡儼王文曹鼐陳循商輅彭時正統辨倫吳寬謝遷費宏成化倫文敘康海楊慎唐順之歸有光張居正申時行焦竑張元忭沈懋學陸樂朱國祚萬正色朱延禧馮銓黃立極張瑞圖施鳳來周延儒錢士升馮元飈孟稱劉理順劉同升魏藻德陳演

劾其過誤罷歸賦留別台州詩為時傳誦云為觀日出踏三台萬八峰頭滌筆來碧海笑看鯤變化青天自許鶴徘徊平臨箕斗空成錦管領湖山信費才好謝石梁雙瀑瀑年年花發淪離杯休道壺瀛最上頭三山纔近好風收一塵到海真蛇足八口浮家問鷗鷺魔力能噓無縫塔含砂偏射下灘舟波濤見慣歸帆穩山月江風郭外秋桃源歸溯楚江清十萬花光夾岸迎宦海浮沈今結局棄天歌詠付餘生黃冠紫綬都如夢紅樹青霜餞此行莫待瀟湘芳草綠春山處處子規聲書生面目太酸寒試著初衣覺便安不厭清貧求小隱也須福慧了簪官無田致悔歸田晚到海信知觀海難敢對西風怨搖落賦閒原是賦秋潘

唐伯虎

宋有二唐伯虎一眉山人唐庚之兄初名瞻後名伯虎見宋史文苑傳一全州人進士終梧州推官見王鞏隨手雜錄

臭字入詩

臭字入詩少陵朱門酒肉臭道有凍死骨獨有千古中州集劉內翰瞻厨香炊豆角井臭落槐花亦自可誦然不可以擬杜詩矣

賦韻

賦韻以四平四仄為率。後唐莊宗時。殿試進士。翰林學士承旨盧質以后從諫則聖為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為韻。五平三仄為識者所誚。近世賦韻有七平一仄者。如嚴子陵釣臺賦。以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為韻是也。有一平七仄者。如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為韻是也。此豈古法所宜有乎。

孫春沂

杭州孫春沂貳尹曰點。寸園伯父之壻也。工書善奕。豪於飲。兼好吟咏。試北闈屢薦不售。乃築仕江蘇。非其志也。詩句如生涯棋局在心。事酒杯知。文字空餘知己淚。湖山易動故園心。詩句欲成燈有味。春寒猶在酒無權。皆清逸可誦。

孔大令

吾邑孔蔚廬大令廣平。生而早慧。九歲詠御爐香云。夜深常統君王謨。不逐寒風去。渺茫有先達某公歎曰。此韓冬郎再世也。宰陸川縣。折獄至慎。嘗攝北流縣事。歲旱。勸民平糴。而豪家皆居奇以待厚值。細民弗堪。相率掠其儲粟。適提鎮在州縣去州近。豪家夜奔酺。各張大其詞。開列刼盜數百人。提鎮不察。按牒廣捕。概予重杖。貫其耳。縛示眾。捕勢如風。將溷變。急詣提鎮請盡付之細鞫。其情實首事者坐以長流。次責徼有差。擬望者盡釋之。豪家及無賴皆帖服。其事親至孝。母有痺疾。發時轉側需人。躬自扶掖。不假手於人。病劇。倉皇避人涕出。嘗毋糞。為其妻陸孺人所窺見。禁勿語。陸臨歿。始泣以語子婦云。

左忠毅公

左忠毅公光斗。嘗言元祐去亂法不去亂人為錯。又言李伯紀知爭事不知爭人事之失一事。人則無疵。皆名言也。被逮時。勉其弟曰。率諸兒讀。勿以我戒而謂善不可為。覺范洛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二語猶傷於激。

裴晉公

宋弼至韓世獻讀狀。謂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公又嘗云。若晉公點檢著。亦有未是處。君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不知公摘晉公何處。恨不得聞之。竊意宰相當佐人君進賢退不肖。晉公愿相四朝。勳德隆茂。無可指摘。惟劉贊以對策試宏詞官見謫。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本卽上疏請回所授官。以旌贊直。晉公於斯時。不能採眾言以回君聽。報罷而川之。忠獻所云。豈為是歟。

蔡明經

德清蔡明經壽昌。少有神童之稱。趙太守學輶肖試。愛其才。以女妻之。嘗偕遊碧浪湖。趙口占魚戲水紋圓到岸句。命之對。即應聲曰。龍噓雲氣直冲天。後卒於都門。年僅三旬。士論惜之。

瑤華妹

長妹瑤華。貞靜而慧。八歲讀詩經唐詩。俱成誦。十歲學為詩。出筆韶秀。先伯父多石公見之曰。此吾家女學士也。性不喜華飾。屏棄粉黛。有諷以稱年非所宜者。則曰。自有本來面目。安用俗艷為。許姻同里嚴琴史茂才銓。年十六。病卒。著有裁香室詩鈔一卷。摘錄數首於此。漫興和定圃凡韻云。佳境可行樂。莫愁生有涯。杯邀十古月。庭種四時花。山色當門近。泉流繞屋斜。揮毫成一笑。得句漫籠紗。冬日。尤織雲表妙韞珠姪女過談。有作云。北風吹不盡。寒意入簾來。庭積未殘雪。室藏將放梅。恰逢知己至。頓使笑顏開。擬共園爐坐。攜樽倒綠醅。舟中即事云。春光已滿畫橋西。野岸周遭望欲迷。流水聲中孤棹遠。夕陽影裡遠山低。沿堤柳葉藏鶯語。夾路花香襯馬蹄。載酒歸來天正晚。一鉤新月挂前溪。枕上云。夢枕當寒夜。殘更隔院催。新詩吟未穩。進入夢中來。偶作云。一桁花枝壓畫簷。小窗日影上書籤。恐妨裊燕歸巢路。滿院東風不下簾。過蠡澤云。橋邊烟影淡無痕。橋外春波綠到門。十里東風吹不盡。桃花開遍夕陽村。

義田

吾鄣石門蔡學博載樾。承其父大令德淳遺命。仿范文正公義莊之法。為田以贍其族人。乃與從弟載坤。合出七百萬錢。以七之一為祠祀先人。又思田不可遽得。以六百萬錢入質庫。歲得息錢四十二萬。族中之焚獨五十以上者。婦女寡而不嫁者。幼孤無養者。廢疾者。計日給米五合。錢十文。青年守節者倍之。冬夏各給以衣帳。歛死者。買公地葬之。大小試各有贈。獲雋者加厚焉。六十以上過生辰。各有贈。視其年以定輕重。貪墨酷吏。及民為匪類。墮其家聲者。雖妻子。弁不與。告於邑令。為規條以垂永久。其時在道光六年九月。實應朱文定公師士彥。為作記以傳。竊思尊祖收族之道。莫善於義田。自文正公創始後。效法者代不乏人。此舉規模雖不及前人。然量力而行。俾族人不至失所。其意甚厚。誠使世之擁高貲者。皆能遵而行之。其有裨於風俗人心。豈淺鮮歟。

謝侍郎

謝金圃侍郎。虞掌文衡。鑒別精覈。乾隆辛丑主春官之試。同事者有吳侍郎玉綸。士之不第者。造為蜚語曰。謝金圃抽身便討。吳香亭倒口即吞。二語實本寄圃寄所寄。言者以聞。侍郎曾督學江蘇。吳亦曾督學福建。高宗純皇帝。密詢兩省大吏。江蘇迴避而閩督李侍堯有幕客李三俊。亦平丑之不第者。代李草奏。文致其詞。上以事雖無實。清議不諧於是吳降三品卿。侍郎亦降為內閣學士。後於己酉歲三月初。上書房諸臣以會試期近。候主文之信。同時皆不入直。因此並予調降。侍郎遂降為編修。免入上書房。嘉慶中追贈三品卿。侍郎於乾隆己亥典試江南。得長洲錢閣學泳。置解首。辛丑主試春闈。閻學會殿試皆掄元。而是科所取曹文正公德州盧文肅公。皆為名相。得人之盛。一時莫與並云。

張太史聯

某記室隨玉尚書麟塞外數年。甚見推重。玉卒後。某乞人代為輓聯。鮮當意者。時平湖張海門太史金鋪。以計偕入都。為撰句云。短後記裁衣。歷雪窖冰天。萬里追隨班定遠。長安仍索米。賸鳶肩火色。九衢慟哭馬賓王。蒲城相國王文恪公師見之。極口

嗟賞。旋入詞垣。才望著一時焉。

稱人為官

俗稱人為官。繫以姓與行。初唐人文往往有之。如王勃序云。張二官松鶴乘閒。杜延年追賞。又云。宋五官芝庭駿壘。盛文史於三冬。杜暹凝觀。照綺雕於九夏。又云。白七官大台傑氣。地乳奇精。楊炯序云。楊八官金木精靈。山河靜飛。駱賓王序云。尹大官三冬業暢。指蒲臺而拾青。薛六郎四海情深。飛杜尊而垂白。又云。閻五官言返維桑。修途指金陵之地。李六郎父深投漆。開庭浮白玉之樽。今則乎有以此稱入文字者。

建文帝

明史書建文帝自焚。而於程濟傳書金川門啟。濟亡去。或曰帝亦為僧出亡。濟從之遊。指金陵之地。李六郎父深投漆。開庭浮白玉之樽。今則乎有以此稱入文字者。

建文帝

明史書建文帝自焚。而於程濟傳書金川門啟。濟亡去。或曰帝亦為僧出亡。濟從之遊。後知所終。蓋野史皆言出亡。故亦存其說也。

二鳥詩

韓文公二鳥詩。方崧卿據歐公跋二子詩。及東坡李太白畫像讚。以為為李杜而作。柳仲塗以為刺釋老。朱子未之與。以為為己與孟郊而作。按詩中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鳴。周公不為公。孔邱不為邱等語。似與方朱之說不相符合。當以柳說為是。

何文肅公

明孝宗朝。何文肅公喬新。為劉吉所憎。罷歸十四年。中外多論薦。竟不復起。嘗賜李東陽詩。有歸田以來愛惠不干於心。毀譽不入於耳。視陸宣公在忠州。流過之矣。方壯歲歸田。以衰老且疾。豈可再起。以收後生指。書燕閒相知有問及者。輒告之曰。老病日侵。不堪當世用。自古及今。再起者孰能善其終哉。況乘公王三原且然。況其他乎。此非特立品之高。抑亦知幾之哲。吁。使夏侯玄能知此義。亦不至於殺身矣。

七李杜

李杜有七。漢李固杜喬。李雲杜密。魏書世宗諡王肅曰。英惠符於李杜。此合晉杜預。魏李沖而言之。唐李白杜甫。李商隱杜牧。宋李昭杜範。又附唐書杜審言傳。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至杜子美詩。亦李杜齊名。真爾又指李衛矣。

蘇紹

歷朝山武功縣志人物。蘇氏最多。然如蘇則之孫蘇恂之子蘇紹。金谷園賦詩最勝。紹世說新語獨不採入。豈以其僅為文人。如通鑑之不載屈原杜甫耶。纂紀亦暴巖

史官記動記。鼻祖神靈明四目開九公論雅釋詁釋訓耳孫著述衍三蒼許公叔
重龍仙云學祖聯云家傳十四篇書合三蒼為一律諷九千字學通五經無雙鄭公
康成龍仙云經神聯云徵言守道常奉大師為表職實事求是敢從二氏門傳新

神缸

大台縣署二堂有神缸人犯之妣有殃咎。胥吏等咸時禱祀恆寧雞泥血以祈福。余
於壬寅夏署見之缸獲地上四圍離地寸許。高不及二尺圍徑三尺有餘。血痕凝
滴其上仁和沈蘭亭煌有記刋於壁。其文曰。五福神。相傳即缸神也守斯土者。朔望
必祭神之靈異始於本朝康熙間以是縣志無可考。袁簡齋太史續新諧增記之未
之詳也煌於道光癸巳秋就館斯邑詢之父老及署吏。始知其說有三一曰縣署向
為官基是為官神。然縣志載署治歷年久遠並無增損之舉。其說似不足信。一曰神
缸本朝初由海門逆流而上至青溪乃止。內有五蝠隨波不散。邑令神之因泥入署
即五福神缸之說歟。而一則謂其下有井。前明有投井殉難者。後人以缸覆之而懸
不等。地其由忠烈之氣上升而使然歟。此三說也。殉難之說為可信焉。夫天地之大。何所不有。石言草降。史冊昭然。況
乘乾坤之正氣。焉有不歷久彌新者乎。天台為仙境。為佛地。無怪鍾靈毓秀。甲於他
邑。又豈獨堂東之神桂云爾哉。余聞之縣吏云。迴撫阮公元發缸後。即丁內艱去其
時學使劉公鳳誥亦發視之。未幾以科場事獲譴。自是邑人奉祀益虔。

外吏起家入閣

大學士自外吏起家者。陽城田文端公從典。康熙戊辰進士。為英德令。泰安趙公國
麟。康熙丙戌進士。為長垣令。趙公宰邑時。勘災足浸水中三日。故病跛。每入朝許給
扶以行。

王惺齋大令

嘉興王惺齋大令元啟。積學工文。手批歸震川文集。抉發精當。摘記數則於此。讀書
各有所見。如一部史記。古今人稱美者。累千百言。未已。吾獨謂妙處只是層理清晰
震川文亦然。震川文只落筆處一二語。便定一篇之局。自後雖波瀾百變。而皆不
離其宗。蓋篇篇如是。故能隨方布陳。而無一成之轍迹可尋。其妙在一切字。震川
文只是一個精切而有條理。人徒以寬博目之。不知震川者也。人但知震川文學史
記。見有感慨處。便謂學史記。不知震川之文之妙。在意理綢繆而摺敘分明。此其

本朝疏表傑作。備於儷體金膏一書。其最佳者。如禮親王永恩等。請祝萬壽表云。建
極保極。會運世乃統於元。大生廣生。祿位名必得其真。眞省將軍督撫。永瑋劉峩等。
請祝萬壽表云。極天所覆。僭一十七省而共樂舒長。入人也。深閎五十二年而彌加
淪浹。又云。雖天地為心。如父母不言施。而歲月以葬。即愚賤亦具性情。大學士公
阿桂。奏請編緝八旬盛典。疏云。九五演易。九五演範。盛五策天地之全。八千歲春八
十歲秋。損八入宮商之頌。又云。嘉筵紹於彤墀。老吾老及三千史。太和光於節序。孫
生孫者二百家。雨廣總督孫士毅。奏賀平臺灣林爽文表云。波澄海岱。看王師洗甲
而還。春暖臺陽。慶邊黎攸扉而卧。歷溯聖主當陽之顯烈。敢以削平蝸角。濡筆頌颺
而仰賭先纘燄照之盛。筆則即經。晴綈亦編。祖武。禮親王謝賞平定臺灣告成熱
河文廟丸揚云。書誦者萬本。萬編越七襲六義以垂。周受藏而三沐三薰。合四海九
州而作頌。大學士朱珪謝進御製說經古文跋謝揚云。百四十四篇之經訓。日月光
懸。八十大千世之心傳。孔姬道器。作而言述。合文思勳業於一人。若實兼師示心學
躬行於前禩。戶部侍郎曹文埴請地封肥伯故傳生。某云。廿年家塾劬勞不異於
所生。一品朝榮追遠思歧於自出。大學士于敏中謝賜御製眼花銘云。若朝陽之翔翮

羽毛能比此文章如胴風之遇鴻毛安能方斯譜際河南泗撫和間謝資藏花翎云
動色漂浮鵝之及遠使降其於檻瞻瀾心比池鳳之毛倍切欽承於自何前田鄭上
品詞改右結聯云細計禪七十二君尤悔自凡之秋後大皇萬八十歲長為仁壽之
君臣堂堂博大不愧作家

九言詩

九言詩最難自然協律用以頌聖尤難慶己卯年六旬萬壽鄭笏君孝廉代某尚
書作九佳全韻詩端莊流麗傳誦一時篇長不及備錄摘書起結以見一斑起云皇
帝御宇二十有四載乾行不息百福頌孔皆海隅日出率生太平世衢歌巷舞直到
長安街三皇各捐一萬八千歲我皇之德史與天地侔結云軒轅以來四千五百歲
閏桐推算無如今茲佳八百廣歌卿雲斜縵縵九成樂作鳳凰鳴嗜嗜微臣願效吳
萱向陽意導清渭海深愧龍泥蛙燕詞謹級九百八十字鵬翔九九之數陳堯階

吳柳塘詩

長洲吳柳塘茂才祖像泥於聲利書志丹銀詩主清臞如燕湖絕句云湖吏猙猙去
復還客囊顛倒任江船書籤莫怪無人檢文字何當值一錢除夕七絕云年落從他
勢潔洌時為琮琤聽一回世上獨波流不盡此泉莫放出山來皆有為而作者余尤
愛其送查鶴莊歸家還海寧斷句云何堪久客逢歸棹況復中年別故人情溢於辭
令人悲讖不祇吳有樸揚清能詩題琉璃河關壯緑廟有鐵槍不為朱溫死此地如
何廟豈字句命意亦新

初三月

道光丁亥偶與嚴比玉太守閒吳澹川明經南野草堂筆記有與吾邑汪舜堂濂作
初三月酒令兒先成今云初三月影纖纖學姮娥骨樣雨頭尖吳繼今云初三月
月未分明想佳人睡起眼線醒余謂比玉曰此吾鄉故事地因效之比玉周成今云
初三月映幾暉鏡開偏覺露影些微余云初三月魄生剛訝高懸弓欹未全張比玉
續云初三月適蟾似鬲疑宮凡聚學嶠余亦續云初三月色無多要圓滿須盼決
夜過時比玉之弟佩仙分字在座亦成令曰初三月吐華新宛天仙北龍平川降今
二君已冷宿酒四湖前歷悅如春夢因追憶而備錄之

詳見顧氏家藏尺牘

汪文端公

山陽汪文端公廷珍為大司成時訓迪勤密取文以清真雅正為宗一時人才彬彬極盛會稽莫侍郎晉德化鄭太史兼才才藻尤富皆為公所賞識莫嘗戲謂鄭曰吾若典試必能取子為元後莫先入詞林嘉慶戊午歲典試福建鄭果以第一人登科士論翁然皆無閒言夫東坡於李方叔尚有眼迷五色之歎以今方古實乃勝之矣

對聯複字

對聯有以複字見長者歸安徐阮鄰師保字題甘肅鹽茶同知署云回民漢民多是子民我最愛民無異視禮法刑法無非國法循良法莫重來鳳堂余前晨觀察士璋題送子觀音祠云大德曰生願衆生生生不已至誠無息求福息息相通安化陶文毅公澍題有嬰堂云父兮生母兮鞠無父母有父母此之謂民父母子言似孫繩云初三月適蟾似鬲疑宮凡聚學嶠余亦續云初三月色無多要圓滿須盼決夜過時比玉之弟佩仙分字在座亦成令曰初三月吐華新宛天仙北龍平川降今二君已冷宿酒四湖前歷悅如春夢因追憶而備錄之

真賞難逢

世俗以夫婦之事為敦倫。以使令奴僕為飭紀。嘉慶己卯科。吾浙秋試某房官閱文。見有飭紀敦倫句。大駭曰。敦倫豈可飭紀。怪誕極矣。亟以筆直抹之。同邑盧茂才康錫。應秋試被放。閱文用舍車而徒句。為房官所抹。沈茂才逢源。歲試前列。文用曹南豐真人出而天下平句。旁評云杜撰。余親見之。可知場屋文字。真賞難逢。即尋常語句。亦有被抑者。更何得炫異求新乎。

俚語本佛書

俚語有出於佛書者。偶閱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漫識於此。眉毛成具光明。身肌四大。安定意經。明淨肌膚。增一阿含經。床鋪。佛本行經。飲食。賢愚經。店肆。中阿含經。喫酒。無量清淨平等覺經。搥蜂。賢愚經。欺侮。觸天王般若經。布施須賴。調戲。解脫道論。擾攘。舍利弗阿毘曇論。阿痕迦。解脫道論。狗齕。大威德陀羅尼經。

韓詩外傳

隋志韓詩外傳十卷。李善注文選。引孔子登泰山觀易姓而王者七十餘家。事及漢書高郢傳。郭子儀怨判官張雲。奏抵死。郢引奏甚力。忤子儀意。下徙猗氏丞南部。新書謂郭令公惟奏杖殺張譚。物議為薄譚即雲之訛也。汾陽盛德乃有此事。是可知懲忿之難。

文章流別論

新唐書高郢傳。郭子儀怨判官張雲。奏抵死。郢引奏甚力。忤子儀意。下徙猗氏丞。南部新書謂郭令公惟奏杖殺張譚。物議為薄譚即雲之訛也。汾陽盛德乃有此事。是可知懲忿之難。

文章流別論

晉仲沿文章流別論。以交交黃鳥止於桑為七言。以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為九言。與毛詩異論。其說當有所本。然玩其文義。自當斷讀為宜。

陶章行樂府

薛道衡豫章行樂府云。不為將軍成久別。只恐封侯心更移。視唐人怨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意更深曲。不獨空梁落燕況句。足以動人也。

清和

長洲沈歸愚尚書德潛。說詩啐語。謂張平子歸田賦云。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明指二月。謝小樂府首夏猶清和。言時序四月。猶餘二月景象。故下云芳草猶未歇也。自後人誤讀謝詩。有四月清和雨乍晴句。相沿到今。賢者不免云云。按歲時紀。四月朔為清和節。又魏文帝令伶蒼春之既暮。即首夏之初期。天清和而温潤。氣恬淡以安治。謝元暉亦云。餘花未及晚。清和已堪賞。是以四月為清和。不始於宋人矣。

飛英塔

湖州飛英塔。在北門眠佛寺主閩郡文風。乾隆甲寅。塔圮重修。五年之間。出兩殿元。又卿士夫而在山者。至道光乙未。塔又圮。閩郡會試。遂無一人登第。丁酉重修。戊

書簡要勝之

昔樂廣傳載杯中蛇影。與風俗通義所紀壯宣事絕相類。二書文法各異。而晉

戊鉦松泉庶子福保大壯甲辰周緩雲侍御學淦以第二人及第嗣後科甲復盛風水之說非無憑矣塔高四十餘丈中又有石塔高數丈己亥秋余與烏程周蓮伯孝廉濂昆弟登其頂俯梯級珍珮躡空而上蓮伯有詩紀遊云浮屠涌招提報德資鎮壓陽剝生郁光象欲力能纔丈級森嵯峨入窗互貫穿密勿窮攀躋危梯躡螺旋騰身壓鼇背指首切星漢凭山蒼升來環衛若繫惟具區亘北户際天渺無岸俯攬旒城中一氣入凌眄短樹牛毛疏連營蟻垤間是時風日佳天宇肅清晏隅雲憮未能自笑狹雜鶩愿乞飛霞佩攜手游汗漫

雉陀廟聯

余有詩華陀廟聯云未別曹顧十古恨曾醫關臂一軍驚又云岐黃以外無仁術漢晉之間有良書稱前聯尤佳余謂曹顧關臂事皆不見正史不若後聯之大方也

徐沖晦

徐沖晦處士宋仁宗時召對除大理評事固辭後居杭之萬松嶺精象數謂子孫世世勿離錢塘永無水災按徽宗宣和三年方臘作亂十二月二十九日陷杭州縱火六日官吏居民死者十三二月王師水陸並進戰六日斬馘二萬十八日再火官舍

學宮府庫與僧民之居翌日宵遁大兵入城臘旋就擒計臘所陷杭惟歙處僻發六州與五十二縣所殺平民不下二百萬是沖晦之言亦未必驗特宋元革除之際兵不血刃安堵如恆異於他處之傷遭殺戮耳

疥方

餘姚吳蓉峰學博博精書患腰疽疥醫久不瘥後有相識遺一方云得自名醫為療療第一良驗如法治之果愈余於庚戌年患此甚劇亦以此方得差錄於左

附方倒挂灰壹兩二錢銀松香一錢白蠟一錢硃砂一錢

右藥共研細末用雞子一箇中挖一小孔灌藥其中紙封固口置幽火中燉熟去其殼存衣再用生豬油和藥搽爛葛布包之時擦療處

元真子祠聯

平望平波臺元真子祠有聯云法鋗水千脈歸來餐蓴飯鱸黃地具仙境聽桴歌一曲漁處有荻花楓葉我亦漁人笑意瀟灑可喜

蒙求

蒙求一書所以資童幼之誦習作初學之階梯徐子光為之注名曰蒙求集注宋王逢原又作十七史蒙求明凡光作又以王逢原所作未備從而廣之分二十七類名曰廣蒙求然有對偶而無韻注又簡略劉班取晦漢書括以韻語名曰兩漢蒙求王苞歷叙帝王世代略述古今事蹟名曰歷代蒙求徐伯益集婦女事為韻語名曰訓女蒙求元吳化龍集左傳事為韻語名曰左氏蒙求胡炳文集嘉言懿行可為則傚者屬對成文以啟導初學名曰純正蒙求此數書今世尚有其本而得採入四庫中者則惟蒙求集注純正蒙求又有為諸家所著錄而其書罕傳者則如名物蒙求三字蒙求蒙求增注廣韻小說蒙求宋范鎮本朝蒙求胡宏叙古蒙求孫應符家塾蒙求宗室蒙求宋舒津蒙求續蒙求和學翰林蒙求之類是也

文選

唐初李善與許淹公孫羅並承江都曹憲為文選音訓蒼雅之學而李注風行於世與顧師古漢書注並稱開元中呂延祚復集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共為之注與李氏注並行然當時文士如李匡乂作資暇錄邱光庭作兼明書深斥五臣之謬遠遜李氏之精核夫沈通如李氏其所不許者且百有十四亦可見此書之博贍

有未易沿訂者矣唐宋士人皆習此書迨熙豐間王安石著三經新義頒於學宮王司以之取士於是以穿鑿為能以附會為工而選學漸廢然而承學之士代不乏人精於是者若洪氏邁王氏應麟皆有論辨足以發明其旨趣蓋其書歷久常新故其學閱久弗替後人雖有廣文選續文選等書終不能與之爭衡也

安儀周

周芸皋觀察內自訟齋文集載朝鮮安儀周事甚奇其略云儀周名岐從貢使入都偶於書肆見抄本書不可句讀以數十錢購歸細玩之解乃前人窖金地下錄其數與藏處皆隱語偏視京都惟明國公屋宇房舍似之即世所稱大觀園也乃求見明公曰公曰用以千萬計度支將不給願假金十萬不問所之三年還報因指所坐室柱曰發此礎可得金如數公笑命具奩牖獲如所言遂付之去至天津業鹽為商三年還謁曰幸不辱命息三倍公曰是亦不足供吾用願再為我謀曰無已則假金百萬公笑曰安得發地再得之儀周起請偏觀諸室至寢門內曰是可得發而與之乃至揚州為商三年報曰倍之俟公取用公曰其再經營之又十餘年儀周老辭歸國公留與飲食曰若異人有異術曰非也岐得異書知藏金處請為公盡言之因一一

指其處公曰若不需耶曰此公物天以與公者仗公福已得贏餘足自給拜公賜矣儀周好賓客濟貧困多豢舉富收藏盡以書畫歸國子孫留者為安民觀察謂儀周知物之有主不妄取而以力取其餘似有道者余謂儀周躬自致富而能施與不吝崇尚風雅誠足誌也

齊名

韓柳齊名而聲氣異元白齊名而志節殊觀其平時酬贈惟事辭章青蚨之風遂矣

明政

明多敝政閣臣肇情典禮替矣廷臣予杖刑章悖矣厥臣侵權名位紊矣莊烈帝勵精圖治不能改其失此所以終不競歟

朝邑志

王阮亭謂韓五泉朝邑志與康對山武功志並稱先輩稱為巨麗今按朝邑志字僅五千七百餘筆簡古洵為傑作然名宦不載事實選舉不載年歲失之太略紀楊恭毅復知縣事乃小丈夫所為未免採擇不精不若武功志之簡而能核也

成仁取義

文信國公生於宋理宗端平三年丙申五月二日死於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壬午十二月九日得年四十有七及第在理宗寶祐四年丙辰年二十有一宋史謂年二十有二蓋舉成數言也公與弟璧同舉進士後璧降元公季弟璋亦仕於元公獄中詩有云三仁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橫蒼烟又云二即已作門戶謀江南葬母客滿舟不知何日歸凡骨狐死猶應正首邱又與嗣子隆書有云吾以備位將相義不得不殉國汝生又與汝叔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其志矣嗚呼成仁取義何人不當勉為乃同體之親異趙若此公之所云殆以事已至斯且誚腐骨肉不得不爾豈國而忘家之本志哉

李太白滿水貞義女碑

李太白溧陽瀨水貞義女碑歐陽公集古錄趙德甫金石錄皆不著錄其文則見於唐文粹考史記伍子胥傳不誌貞義女事自太白詳述之而其事始顯夫子長世為史官勒投淚失頷於貞女俠之閒歎古今賢婦德茂行卓而湮沒不傳者可勝數哉太白詩雖有感又亦清俊遒佳文粹所載凡二十篇大率皆投贈登臨之作惟此文仿揚雄光體裁莊雅昔曹娥孝行得邯鄲淳之碑而始著而貞女奇節亦恃太白之文而益彰近今過瀨渚之旁世遠風微遺徵寥寂而撫覽碑銘誦明明千秋如月在水之辭猶令人遐溯英淑悠然慨慕大章之有禪世教豈淺鮮哉

知縣承襲

知縣有承襲為之者國初邊陽雨罷縣下令能招百人往者官之義烏陳連德舉百人以應授邊陽令勤墾闢招商賈興文學通斗政化大行舉於官其子體乾奉詔承襲蓋授職也時為諸生衰絰受職踵父之故轍而循次成功邑人感慕為之立祠歷官常州同知遠德能詩有游靈鷲句云磬入巖松初地寂龕生海月晚潮來

鄧湛若

明南海鄧湛若父子殉難事南疆繹史不載今參考諸書錄其遺事以補之鄧湛若海人初生時甘露降於庭槐不餒母乳有酷上人見之曰此天上玉麒麟豈鸞人間乳氣耶以露水調米汁餵之因名露字湛若五歲父命作甘露詩應聲而就及長工諸體書學晉人嘗跨馬循南海令黃恭庭行憾下騎弗及黃怒拘之御史浪森以為詭罪弗釋逸亡命走廣西游岑監諸土司為猺女執兵符者雲彈娘書記歸撰赤雅一編崇禎末補諸生學使以恭寬信敏惠校士露五比為文以真行篆隸八分五體書之點置五等大笑棄去縱游吳楚與趙賦詩數百篇才名大起戊子以廣西提中書舍人庚寅奉使還廣州會王師至露與諸將死守十閱月而城陷幅巾抱琴而死露好訴諧大言汪洋自恣以寫其平生憤不平之氣所居海雪堂環列古器有二琴一曰綠綺臺唐武德年製明康陵御前所彈也國寶以所玩賢子錢二琴亦時出入質家作前後當票序有詩云三河十上頻炊玉四壁無歸尚典琴少常師事阮人鍼泊阮雅織東林乃貽書絕交侃侃千言子鴻字劇孟亦崎士年二十餘能詩及擊劍丙戌之役抗命不從率北山義猺戰於廣州東郭死之婿錦衣十尺余謂湛若奇人也乃貽書絕交守城死節是奇而能協於正矣世有以狂目之者豈足見其真乎

荊軻

細目荊軻書盜卮隨固非之其論甚辨余謂軻既欲生叔奉王當先董力之能否力所不能為而冒昧行之徒殺身湛族以速燕之亡能毋貽笑於天下後世哉痛謂史記所書刺客當以荊軻為最下當其待客未發因太子光之請遂賢怨不能姑待且知奉舞陽之往而不反而仍與俱行謀之不慎事安得成

天祿識餘

仇兆鰲人史改修堪高江村侍郎士奇天祿識餘云不觀左傳法妄謂鮮皇為冀前之閘不觀漢書注安引後漢紀以證太上皇之名不觀水經文選兩法妄說金虎冰井以實三處不觀地理通釋妄分明谷閘為谷漢書二字前田周方叔以為自四解西逸以隱流當之堰頭肩已見之金章宗詞詠潮歸志乃謂元時馬牌國始音銀八兩為流本漢書食貨志乃引集韻以為創獲八米盧即見聘晴兩書姚寶鼎語云閘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往載取米服數之多也乃用元微之八采詩成朱伏虛為說是知一米知二也余觀此書有經書習見語亦皆采入其志冷僻之處又多不標所出之書至於舛誤之處亦不止此如十洲記漢武帝天漢二年四國王獻吉光毛皮色黃神馬之裁入水經日不沈入火不燃乃謂入水不濡又脫入火不燃句古今注荷花一名水芝酉陽雜俎湖目蓮子也乃謂蓮子湖即芡實水芝親家見後漢書應奉傳注見於史者始於隋書房陵王勇傳乃謂見唐蕭嵩傳儀禮士昏禮云日入三商為昏賈公彥疏云商謂商量見漢刻之名乃謂周禮漏下三商為昏商音滴銀元帝纂要曰在未曰昳本左傳昭五年杜注乃以昳為映而引王仲宣詩山岡有餘映證之于此見者述之不易也

歇後語

宋吳幵優古堂詩話謂友于見南史劉湛友于素篤北史李諶事兄盡友于之誠又陶淵明詩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按友于二字後漢書已有之吳弼傳陛下隆於友于又晉書馮紞傳陛下友于之情甚篤邑斯亦始於後漢書左雄傳或邑斯以求名赫斯始於後漢書曹節傳登赫斯之怒貽厥始於晉書賈充傳贊蓋歇後語之濫觴也

前漢丞相諡

前漢丞相四十五人二十人無諡平當平晏父子為相皆不得諡至於王商之剛直而諡曰庚張禹之貪淫而諡曰節亦拂乎是非之正矣

疊字

李易安聲聲慢詞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連疊七字昔人稱其造句新巧其源蓋出於爾雅釋訓篇篇中自明明至秩秩疊字凡一百四十四段段悽悽一段連疊十字此千古創格亦絕世奇文也

忍字

張公藝書忍字即不癡不聾不為家翁之意似與家人嚴威之旨有殊不知骨肉之間以分相維亦以情相接故於大防宜謹不得以玩肆致吝而於小節宜寬不可以操切生嫌其義未嘗相悖也

楊守謙客

洪武初教官給由至京帝詞民疾苦甘嵐異從椎山陰張桓皆言臣職在訓士民事無所與帝怒曰宋胡瑗為蘇湖教授其教兼經義治事漢貫誼董仲舒皆起田里數陳時務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教武臣言事今既集朝堂朕親詢問俱無以對志聖賢道者固如是乎命涿之遠方吳張之對蓋為陳平有主之者一言所誤按嘉靖時俺荅入寇保定巡撫楊守謙率師入援薄俺荅營而陣無後繼不敢戰客有勸之戰者應曰周亞夫何人乎客曰公誤矣今日何得比漢法守謙不納竟以失誤軍機棄市客之識勝吳張二人遠矣

五聖丹

痲狗毒蛇齕人者多死方書雖有治法不甚著效惟蕭山韓氏所傳五聖丹獲效如神救人不可勝數韓氏惟製藥施送秘不傳人鄭拙言司鐸開化從其同寅汪睦齋學博世鈐處得此方見示汪喜錄單方製良藥施人此方得之於其至戚乃自韓氏處得者汪按方製藥以拯人無不應手取效因錄之以廣其傳

上號當門子一錢梅花冰片一錢火硝三分上號腰面雄黃一錢九製爐甘石一錢

右藥共研細末男左女右用竹挖耳點近鼻處大眼角七次隔一日再點七次再隔一日又點七次雖重傷者自愈若犬齕至二十日外者亦不治若用藥後誤喫羊肉用藥再治遲至二十日外者亦不治宜忌羊肉發物四十九日兼治瘋症悶死時疫傷寒瘢發不出者亦用此藥點眼角男左女右

方公祠

名宦建專祠子孫亦得祔祀永世勿替者天台方公祠其最著矣公諱印號樸庵安徽桐城人明宏治間以孝廉知天台縣薄賦省刑勸農桑治學校抑豪奸一切以真誠出之為縣九月卒囊中僅餘俸銀八錢僚佐吏民為助棺殮小民罷市相弔尋入祀名宦祠萬歷間元孫大鎮巡按浙江建祠置田百餘畝屢學宮收租後漸為官役

侵漁祠宇蕪圮。道光十二年。十一世孫傳稜。觀察浙東。偵知其誼。乃盡以其田屬邑令使擇紳士之賢者司其事。歲登出入之數於官。纖悉必書。申之大府。著為定律。方氏子孫。閱數歲。必至祠省視。以桐城縣印文為憑。祠由是堂宇崇煥。歷久常新。祠中給資斧錢六十千。祠由是堂宇崇煥。歷久常新。祠中給資斧錢六十千。從祀者。為公之元孫大鎮。浙江迴檄。九世孫觀承。浙江迴檄。十一世孫傳穜。前紹台道。蓋皆官於浙者。

吳祭酒尺牘

錢塘吳穀人祭酒錫麒。官京師時。眽情騷雅。不屑奔走權門。以致品望日高。而生計日薄。嘗貽友人書云。弟藏身人海。終日閉門。亦謂軟紅不到。而釜中魚長。甑裏塵生。幾欲服卻粒丹。行食氣法。修到太虛真人地位。又云。自唱還雲之曲。本擬有田可種。藉奉晨昏。無如餓來驅我。遂復入春明之夢。兩年羈絆。一步不移。大抵生平好作冷人。天故以冷待之。破帳紙窗。索索然若時有西風吹到。不自知砭肌消骨也。讀之可想見清寒風味。

會試總裁五人

國朝會試總裁。惟順治丁亥己丑二科。皆七人。其後或四人。或三人。二人而已。道光己丑科。曹文正公奉命典試。以老病辭。上不允。時總裁已四人矣。特增一人。於是歙吳大司農椿。以光祿寺卿典試。蓋異數也。

學政三年六人

太湖李學士國杞。道光己丑館選。癸巳大考。馬撥討交阯論。誤書阯作趾。列四等。罰俸二年。戊戌大考。心共寒潭一片澄詩。次聯云。雙清觀我相。一片勵臣心。御筆加圈。列一等第一名。由編修推侍講學士。己亥。督學浙江。關防告示。有年少登第。學識淺陋之語。未幾。御史蕭山高枏。參其寬縱。召至都。未及啟程。即以瘵疾卒。年僅三十餘。督學二年一更任。而自丁酉至庚子。共易六人。前此所未有也。丁酉冬。華陽卓侍郎秉恬。來代總憲去。是夏李繼之。庚子春。江陰季正詹芝昌來。是秋以丁憂去。南海羅學士惇曧。來代總憲。仍在浙三年。最得士心。

題句鍋竹

仲弧吳荼峯麟書。官仁和訓導。著有竹林小池種花滿園。終日諷詠其中。不問俗事。因題句鍋竹。自述其樂趣云。廣文冷官。不理詞訟。教授生徒。鎮日閒空。有客入門。便

漢書造語絕異

前後漢書。造語有絕異者。如刑法志云。不祥莫大矣焉。燕剌王旦傳云。其者寡人之不及與。東平憲王蒼傳云。豈況築郭邑建都郭哉。豈況二字。襲趙壹傳云。及備引趙壹傳云。其不同樂。臣者傳論云。社稷故其為墟。此等句法。後世罕或用之。

千里駒

千里駒之見於史者。稟載諸說部家。而徐氏玉芝堂談薈。趙氏陔餘叢考。所記較多。倫。（舊五代史趙鄴。舊五代史張汝霖。金史魯連子有徐劫之弟子。魯仲連。黃山谷見其甥洪芻詩曰。不意江南千里駒。）漢劉德。魏曹休。晉傅咸。劉耀。苻朗。宋張敷。梁蕭映。王茂。任昉。袁昂。劉杳。邱仲孚。王尚。北魏李伯尚。李孝伯。袁躍。北齊馮翊王潤。崔昂。元文遙。北周杜杲。隋張虔威。唐李昌。李千里。宋趙子淵。遐耶律的琭。共二十五人。余為補四人。曰李景伯。（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朱元（不見於史。而陔餘叢考。亦引之。）又宋仁宗楠。劉永年。（永年為劉氏十里駒。見宣和畫譜。）晁補之。（晁見谷。補之家千里駒。見曲洧舊聞。）

有明一代至文

馮恩子行可。請代父死。疏楊繼盛妻張氏。請代夫死。書皆有明一代至文也。雖暴戾之主。閱之當為釋怒。乃行可賴通政使陳經入奏。恩得減死戍遼。張氏書為嚴嵩所

遇而繼盛遂死。權奸之禍烈矣。

黃鶴樓聯

湖北黃鶴樓聯甚多。錄其最著者一上高樓。緬當年江漢風流。多少千秋人物。雙持使節。喜此日荊衡形勢。縱橫萬里金湯。史姑直我去太匆匆。騎鶴仙人還送客。茲游殊戀戀。落梅時節且登樓。錢牳恨我到遲。鶴已去。怪人來早。詩先傳。何時黃鶴重來。且自把金尊。看洲渚千年芳草。今日白雲尚在。問誰吹玉笛。落江城五月梅花。一樓萃三楚精神。雲鶴皆空殘笛在。二水會百川支派。古今無盡大江流。欄杆外滾滾波濤。任千古英雄。挽不住大江東去。窗戶間堂堂日月。儘四時憑眺。幾曾見黃鶴西來。

西村集

明史明古鑑西村集。予內閣陳某詩云。何事先生早蓋棺。薤歌聲裏路人歎。填門客散思何在。負郭田多死亦安。鹽海已無前日利。冰山誰障舊時寒。九原若見南陽李。為道羅生已復官。按明史陳文傳。言羅倫論李賢奪情。文內媿陰助賢。益為時論所鄙。又言既參大政。無所建明。朝退則引賓客故人。置酒為曲宴。專務請屬。遇睚眦怨必報。名節大喪。此詩蓋道其實也。

傳神寫照

傳神寫照。見於晉書顧愷之傳。後世謂之行看子。亦稱行樂圖。至今日而此風盛行。幾於人各為圖。競出新意命名。求人題詠。甚至有空紙一幅。名曰尸解圖。以乞詩者。真愈出愈奇矣。

張少宗伯

鎮洋汪少司空廷嶼。以第三人及第。初名璐。補博士弟子員。學使桐城張少宗伯廷璐。以第二人及第。奇其文。曰。他日名位不在吾下。為易其名。且加廷字。欲引為昆弟行也。有相士之特識。兼有愛士之虛衷。江南人至今稱之。

博古通今

袁隨園宰江寧。城中韓姓女。為風吹至銅井村。離城九十里。村氓次日送女還家。女已嫁東城李秀才子。李疑風無吹人九十里之理。必有姦約。控官退婚。袁曉之曰。古有風吹女子至六十里者。汝知之乎。李不信。取元郝文忠公陵川集示之。曰。郝公一代忠臣。豈肯作誑語者。第當年風吹吳門女。竟嫁宰相。恐汝子無福耳。李讀詩大喜。

續名醫類案

錢塘魏玉橫之珏。續名醫類案六十卷。世無刊本。余從文瀾閣借四庫本錄一部。凡六十六門。八十餘言。採取繁富。間有辨論。亦皆精當。玉橫自述醫案數十。其治病尤長於胸痛。胁痛。肝氣胃脘痛。肝木上乘。疝瘕等證。謂醫家治此。每用香燥藥。耗竭肝陰。往往初服小效。久則致死。乃自創一方。名一貫煎。統治胸痛吞酸吐酸。疝瘕及一切肝病。惟因瘦欲者不宜。方用沙參。麥冬。地黃。歸身。枸杞子。川楝子六味。出入加減。投之應如桴鼓。口苦燥者。加酒連。尤捷。余仿其法。治此數證。獲效甚神。特表其功用。以告世之誤用香燥耗者。

冷廬雜識卷五終

清　桐鄉陸以湉敬安著

柳亭詩話

無錫侯晉川府幹寧遠縣有恩廉潔自矢後調幫項被劾邑民醵錢代償力拒之曰吾深愛讀書不忍累吾民也既遣戍怡然就道著有拜石山房詩鈔道出松陵絕句云短笻吹殘倚柁樓此身只合伴浮鷗蘆花也有江湖恨一夜秋風已白頭銳有風致斷句如及日田園云綠楊陰下繫東船響紫棟風中煮餅香臥病云夢中得句全篇也枕上懷人遠道多皆可諷誦

姚姬傳比部詩

姚姬傳比部以古文名天下詩亦清俊可誦如地擁江聲出天橫雨勢來雨歇羣山鬱森深萬木齊石壁凌江閣風林隱浦船俱佳姚與趙雲松觀察皆於嘉慶庚午重赴鹿鳴宴趙繪為圖姚題詩云敢道與君成二老與逢此會亦千秋語亦婉妙

朱立齋詩詞

長興朱立齋紫貴司訓杭州詩名隆起譽於溫州道中得句云沿街墻比竹籬短貼水橋如板柁低惟覘其境者始知其佳又有消將擬杜詩云元戎寵冠百僚班共盼虜功指顧間緩帶輕裘羊太傅圍碁賭墅謝東山馬馱殘月宵移帳舫捲清風曉渡關隊隊銀刀人簇擁錯疑新破蔡洲還潛師宵濟費安排誰遣多魚漏洩來爛額焦頭新鬼大短兵俠巷幾人回豈容小醜成堅壁敢向危時議將才赤手長鯨嗜縛以至今燐火有餘哀寂寂蘭陵破陣歌運籌借箸定如何空將併命憐旰昃終冀安邊有牧頖特角先同猳鶴化蒼黃轉恨兕屠多伏波橫海登壇久肯向雷池一步過豹洲消息斷經年島嶼波濤路渺然風利爭傳武蓋艦火攻競報李茵船果能志奮中流楫自可功書幕府籌烽燧未消憂水旱何人籌及大農錢雪花消後杏花紅誰製鮓魚鮻泥中鼠目鑿頭層上覓雞鳴狗盜奏奇功覘賢校鉞風雲壯巴蜀飛符士馬雄不有捷書馳海甸諸公何以答宸衷詩蓋成於嘆夷陷寧波之後旨深語警獨山冠晚詞亦清俊錄二首貝陂塘天寒歲暮東丁酉歲不盡九日書於安陽學舍詞云甚無端水程山驛天涯偏又萍聚浮雲富貴非吾願何況一官絆繫疏懶意也不擬飄零湖海求知己閒愁喚起正落葉堆門殘蕉颭牖風雨響窗紙　同心侶却有哦松隱史誰悔家世蘭錡青袍十載蕭騷鬢絲寒趁滋味春及矣只願逐賓鴻北向成歸計棚杆自倚算最是無情桃花峴鄉路隔千里臺城路高大伟仙將赴南漢縣尉之任出楓江話別兩水阻述此解時已久江見說一日也詞云大江東下君西上天涯又榮離思酒載吳船詩編蜀道三峽啼猿聲聲清時滾淚儘官閣看山了無塵事曲水平橋最憐揮手舊珂里　芙蓉塘畔甲第記林泉選勝容與文史夜雨連床謂令弟蒲塘觀察春風進艇我亦曾陪裙屐零落斷袂行如雪楊花替人垂淚待話相思綠波傳素鯉

小木書

小木挾書始於宋時見戴埴鼠璞近時坊間所刊尤多且多訛字道光庚戌年考試教習詩題山雨欲來風滿樓得陽字乃許渾咸陽城東樓詩句也小本書刊咸作戊沿其訛而被黜者百餘人

姚文僖公

姚文僖公官內閣中書時常至閣取應科狀元殿試卷觀之曰必書卷一本嘉慶己未科大魁天下論者謂殿試卷字為本朝狀元之冠公秉性剛正審以事忤某協揆意殿試時某適閱卷匿其卷他處仁和孫補山相國士毅覓得之必欲置之前列謂此卷寫作俱佳獨之何以服人某不得已改置第九本進呈御覽特拔第一此固由於天定而相國慧才之鑑亦可感也公時藝絕高初為廣東主試嘉慶庚申所取文皆古淡迥楼無人登第繼為福建主試辛酉乃降格取之遂有登第者後為山東主試丁卯皆取才氣發皇之作然第者獨多自謂取士後盛於前取文則前勝於後常以為憾

功在恕庵

明兵尚書原吉治水吳中民初不便詢諸父老父老對曰相公開河功多怨多千載之後功在怨庵公斷而行之功施到今本朝黎襄勤公世序治南河用碎石栗恭勤公毓美治東河用埽南河有石可採東河無石改以埽代皆為眾議所撓兩公毅然行之遂以成功予謂凡舉非常之事鮮不致怨惟有大識力者乃能堅忍持之然必有千載之利始可排羣議以成大功若利不能及久遠而亦強民力為之則悖矣

鉤慝

折獄神龍鉤慝門載王恭戍邊留牸牛六頭於舅李璡家養五年產犢三十頭恭還索牛舅以牸牛二頭已死當還四頭老牸餘非汝牛所生恭訴於縣縣令裴子雲以恭付獄追盜牛賊李璡璡皇怖而至叱責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汝莊內璡不服唤賊對證乃以布衫裹頭立南墻下璡急吐款云三十頭牛是外甥牸牛所生非

盜得也子安令除恭明布移璉驚曰此是外甥子雲曰是即還牛更欲何語復謂璉曰九年艱牛辛苦悄與五明餘並還恭聞者歎服又載江陰令趙和唐國史作鼬字咸通初浙西淮陰民隱諱求鄰畸契錢郭東陽令侯臨追還他邑民寄姻家財產事皆相類又郭史傳判鄉里張傳云有農民避賊入保郡城以錢三十千寄鄰家賊平索之鄰人不與訴於縣縣官以無契卻之乃訴於州幹里朵陽怒械繫之捕其鄰人詰之曰汝鄰人非叔叔人指汝同盜鄰人大懼始自陳有欺錢之隙乃責歸錢而釋之其事亦相類此世良吏仿此而為循聲者不可勝數亦有與此相反而蒙詬者余戚江蘇田荒以二千金予張某瞞絲張不與絲而匿其金田訴之郡邑吏不得直乃控之大府大府以無券不允且加責焉田發恨死此咸豐四年事也

葉解陵先生

同邑明經葉馨陵先生經術學識淵通兼達世故里有爭競者以數語解紛皆屈服嗜酒喜交遊每當良辰令節招集朋好酣飲忘疲恆出新意為觴政以娛賓入其座者飄流也不能去矣素封以是中落晚歲授徒自給心緒抑鬱年未及六十而卒其生平豪氣銷杯酒悲者愁懷託硯田蓋紀實也先生於余為父輩姻且比隣而居幼嘗侍談讌記其酒令數則一字三筆而四子書中祇一見者一個若有一勻一多之弋不射宿古錢四字備四聲者大泉五十永通萬國天福鎮寶正德通寶二物並稱有奇耦之分者冠履釵環領袖杯箸扁對成語三字疊韻者典淺顯輕清靈斂透瘦手柳酒古人姓名三字同一韻者田延年高教曹王方慶劉幽求一字分兩字而三字同在一韻者虹蝀祺禕伸諼愔

慶史

王彥輔慶史謂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者也然花不及杏果不及梨橘草不及蔥木不及槐易之象近取諸身爻辭說卦罔不該矣而獨不言眉與領以余觀之若花之桂棣果之蓮芡草之蘅芷蔥蒜木之楓桐等詩皆未之見至易所不載者如鬚脣肩乳臍等亦未可悉數又爾雅釋鳥不及鶴釋蟲不及蝶物類至繁偶有遺焉無足異也

玩好不可溺

王思質憎貽嚴世蕃以清明上河圖贋本世蕃恨其有意紿己假失機事致之死程孚白實愛將樂石構一軒藏之董思白為題曰樂雪齋後官中翰為權貴邀取不與

賈禍以死玩好之不可溺也豈獨珠玉寶賄為然哉

明史

王尚書鴻緒明史稿三百十卷明史定為三百三十二卷並目錄四卷為三百三十六卷本紀建文帝改稱惠帝列傳據元史裕宗眞宗之例改稱懿文太子為興宗孝康皇帝興獻皇帝為睿宗興獻皇帝別為一卷表增功臣外戚列傳增閹黨周延儒溫體仁改入姦臣列傳本紀列傳俱增贊語其餘各有增減改易總其成者大學士張廷玉也謹案康熙十八年詔修明史名試彭孫遹等五十人入館纂修以紀載互異考證未定尚書奉勅纂修於雍正元年彙繕進呈二年詔諸臣續成其事乾隆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明史始告成先後閱六十餘年視前代之尅期訖事掛漏舛誤者相判大淵洵足為一朝之信史也

詩酒券

太倉王蓬心太守宬以畫作支酒票嘉善黃霽青觀察安濤因求題圖詩者之多仿而行之凡索詩須以酒將意名詩酒券作歌紀之有彼以酒來我詩去一紙公然作憑據之句

圖作佛圖

徐阮隣師宬成解組以平生所歷之境繪圖三十四幅各以四字標題首頁曰圖作佛圖自題偈曰忽夢忽覺獨來獨往海闊天空水流花放萬里行腳十年折腰青山鶴怨白髮斲雕梯仙無技拂鬼無力視此年尼即心即佛

桐鄉

桐鄉由崇德分縣始自明宣德五年其名甚古漢河東郡聞喜邑舊名桐鄉今為聞喜縣屬山西絳州廬江郡舒有桐鄉宋邑為吏即此地今為舒城縣屬安徽廬州府

水龍

救火之器古惟水桶唧筒順治初上海縣唐氏得水龍之製於後人久而他處漸傳其製其行於天津縣者決九龍口城內外置水龍四十八各隸以二百人人背上等按期練習武力雖事仍安常非有事則一呼畢至蓋即寓兵於此而使之可守可戰遠勝於名為流民以捍衛者矣

勿壯節公詩

勿壯節公絕筆能詩不懼儒將佳句如游趙氏園云小橋三徑菊風味半床書夜登

金山西鶴鳴山月悄蘆吼海大密商山遇雨云水岸歸來健雨氣入林皆又登第詩云事業人皆爭一第功名我自慵千秋畏日致命遂志此語已為之兆矣

劉園

湖北武昌府城內劉園乃明故藩遺地在將臺驛之東北因山而構迷於乾隆癸丑歲吳白華學使趨同通州劉純齋太守錫嘏為作記并題聯云拙朝東西來杯底嵐光飛檻岸望大江東去塵前帆影度遙空園第一門西向內僻地數畝皆綠以竹有祠祀花神趨聯云五百年為園主人高盧曲池點綴江城如畫春十二月催花使者和風甘雨氤氳香國得春多北有茶社榜曰來鷗游人於此小憩第二門東北隅南向內有梅若鶴露山房小天台之西有佳山草堂向南可望江景入第三門一小徑東有吸江春草二亭徑盡有堂三楹向東額曰一池秋水半房山堂東有池池東有樹樹陰環繞涼意襲人於此避暑最佳堂之北即主人內室園不宏敞而幽邃靜逸翛然塵外洵為鄂州勝地丁酉歲余屢游焉曾題詩云一徑穿雲入樓臺滾碧虛人為槃谷隱地是輞川居偏作滄王宅今成處士廬不勝懷古意憑欄重踏綠苔蕪莫負山林勝幽踪且暫淹江聲走原壁嵐氣逼深

處古砌蟠藤曲疏籬引蔓纖好子拇石賞寫景韻重拈吳白華學使有詩刻石

四代同堂

道光丁未科順吉士伍肇齡四川邛州人年十七曾祖時格祖琨父榮光皆存四代同堂一時傳為盛事

父為部民

歸安張蘭渚侍郎師誠撫閩時兼攝閩浙總督事其封翁在家親故往賀翁曰我不意作兒子部民君何賀耶聞者傳為佳話

璞玉之喻

孟子璞玉之喻蓋本左傳製錦數語戰國策王斗之言尺璧魏牟之言尺泉趙客之言買馬其命意略同而遣詞各異可悟文法之變

雙字詞

李易安詞暴雨打梧桐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喬夢符效之作天淨沙詞云落落燕燕春花柳柳依依真真事事風風韻韻嬌嬌嫩嫩停停當當人人愛字又增其半然不若李之自然妥帖大抵前人傑出之作後人學之鮮有能並美者

天台齊息園少宗伯名南由制科起家乾隆癸亥御試翰詹諸臣題為竹泉春曰賦人皆不知為御書宗伯作獨稱旨特取一等一名擢閣學其賦天語褒獎即寫入御筆畫卷之後花滿成軸宗伯因賦詩紀恩云賦比相如定不如卻從玉軸五雲書武皇縱歎汲雲筆祇賸傍人誦子虛宗伯之從兄周華性怪譎為逆犯呂留良訟免錮刑部獄數年乾隆元年恩赦出至湖北為道士子某迓至武當山迎之歸年逾六十乘興如故自作詩文署地輿字隱以配呂之天蓋樓宗伯戒之不聽會熊中丞至台周華突出獻書有狂悖語劾奏置周華極典宗伯坐是落職

活人種竹

明嘉靖孫賢良詢善岐黃術醫痊不受酬贈惟種竹一枝於宅傍久之成林自題詩有活人種竹不種杏之句雅韻高風永易求之近世

班馬異同

元和蔡鐵耕雲癡談六卷詳稽錢制源流其論馬班異同最精謂平準書云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又云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曰鑄三銖文既言其重於故曰文如其重曰識曰半兩既言其文矣故曰重如其文史公一字不苟若此漢書概作重如其文似有不可通者馬班優劣即此可定

陳太僕

陳勾山太僕文章德業為世儒宗典試分校所得士皆天下英俊其典湖北試也書榜非監臨范中丞燦謂公曰楚有謠云若要好看黃孝今黃岡孝感中式人多眾所膺服後所取士張夢揚等五十三人登甲榜者十之六七是科落卷公一一別其純疵明白批示發後下第士子多來求見公指以要領各得其意以去有劉龍光者聞公講論感激欣喜至於泣下次科聯捷成進士歷官御史終其身執弟子禮公嘗贈詩曰千枝炬欲燒空淡墨先題後押紅要好由來看黃孝拔尤適得五人

（前五名竹黃岡孝感籍人）

俗言

黃癯仙觀察禽言詩引淞江南春及之交有鳥繞村飛鳴其音若家家看火又若割麥插禾江以北則曰淮上好過山左人名之曰短募把鋤常山道中又稱之曰沙糖麥嘯實同一鳥也余按此鳥即布穀爾雅所謂鴶鳩鵴鵒者是也本草釋名又有阿

公阿婆脫邦布裙音訛陳造有穀吟序謂人以布穀為催耕其聲曰脫了潛務淮農傳其言云郭婆打婆浙人解云一百八箇者以意測之云云吾鄉蠶事方興聞此鳥之聲以為扎山看火迫蠶事畢則以為家家好過蓋不待易地而其音且因時變易矣

烏爾吉祭酒

蒙古烏爾吉氏時帆祭酒文舉卓著尤好獎掖後進壇坫之盛幾與袁隨園埒而品望則過之幼聰頴七歲時塾師以馬齒莱命屬對以雞冠花應乾隆己亥庚子鄉會試連捷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官終庶子歿歷清華閱二十餘年未嘗與直省學政及鄉會典試分校之役兩試翰詹並以三等左遷蓋祭酒雄於文而楷法不逮故每試皆以此見絀初名運昌乾隆五十年遷庶子時命改名法式善法式善者國語迺勉上進也

三殿五城

唐麟德殿有三面故稱三殿亦曰三院今京都五城兼中東西南北而言蓋即此義

聊齋志異

浦氏松齡聊齋志異流播海內幾於家有其書相傳漁洋山人愛重此書欲以五百金購之不能得此說不足信浦氏書固雅令然其描繪狐鬼多屬寓言荒幻浮華與稗後學視漁洋所著香祖筆記居易錄等書足以扶翼風雅增益見聞者體裁迥殊而謂漁洋乃欲假以傳耶

宋四六

彭文勤公有宋四六選一書又採諸家書為宋四六話名篇儷句美不勝書茲錄其為時傳誦者鄧温伯立哲宗為皇太子制首曰父子一體也惟立長可以圖萬世之安國家大器也惟建儲可以系四海之望末云離明震長綿帝祚於億年解吉涣亨瀕天人於泰宇洪景嚴孝宗受禪赦文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樓攻媿光宗內禪詔書云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陳正甫保安敖文云朋淫罔以保邦嚴恭而事帝雖不明不敏有愧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實蘇子瞻益州謝表云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李伯玉為侍講誤犯嫌名上章自劾有旨免罪實卿淑慝朝廷知之講學方新聿陳古誼臨文不謹誤觸嫌名凜雷電之

嫁笄而字則為之纚蓋至嫁而後主人親脫之凡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則從之之義也武進劉文定公書徐貞女事云慰觀古史所揭獨行卓行諸傳為中人以下男子示砭者不諱過情之節豈一一規檃經訓云乎哉況女子哉仁和趙氏坦書貞女張素雲事云禮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哭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云斬衰往弔禮經之文如此夫既葬而除者以其未成婚也斬衰而往弔者存夫婦之義也其不著明嫁與不嫁者聖人固不以守義強人亦不徇人弗為始欲人之自盡其道焉耳此聖人之深心也且許嫁之命非出於父母乎其知守其初而已吾何容心於其間也哉

歲

中歲自省深愧言之不能講行之不能敦學易荒而交易濫也因作箴以自警言箴

人言之甘蝱徒累己德言之直躁或譖愒嫉將擇人以抒誠又患無知人之明哲人緘口今吾獨否負氣自矜逞才為能曷由守樸以保身行箴云百行之善令聞未遼一行之惡己蒙厥德甚惡之幾辨之宜審稍縱即誤敢不凜凜勿謂惡無損效招悔尤已往難追後來當勉早夜以思孜孜實踐勵學箴云人

無賢愚非學昌成理無精粗惟學乃明譬彼嘉樹本固斯發又如泉流源遠不竭研咯宜篤踐就乃深古聖敬陟尚惜寸陰矧余小子敢逸豫以放心嘻嘻歲月易逝其肯為余得耶今玆不力得勿貽後之悔眼慎交箴云哲人求友必尚乎德以義以信是當取則欤人得朋恆徇乎私相儆相猋慎勿褻之親賢遠佞為功匪易在持厥守承擷其智昔者君子擇交至精結納勿濫切磋有成令予小子奈何不慎擬人無識應物失正悅不若已斧將日增厥用告誡尚其敬承

朱莊

杭州湧金門外西湖濱長豐山館俗名曰朱莊。朱彥甫中翰俊別業也臺榭明麗花木幽深中有峯雲樓攬全湖之勝尤為登臨佳境荷池數畝花時香氣襲人。池旁有亭曰觚亭中翰自為之記題於壁其辭曰亭在水木明瑟軒後軒占山館之勝。清流環匝壘石為山雜時花木左則亩樓相望而右構造此亭。戊戌冬落成形半方。有兩角而未名。高子高甫名之曰觚余欣然應之曰子之善為名。實獲我心也觚之始為酒器與觥尊醻等異於宮室曰觚擬其形方而有角。蓋峻厲廉隅。未嘗不適於用。其或與時俯仰如脂如韋甚或破觚以為圜觚哉觚哉。汩其真矣。觚又兼簡牘之義將與客共登斯亭琴樽間作可操觚而賦之。抑觚之諧聲為孤予抱西河之痛有年矣。孤影子立與世寡諧洵子之善為名。實獲我心也夫關地有亭。亭成有名。因亭之方有兩角而名有觚皆物之後起而偶然者也太虛為室明月為牖造物本無盡藏將道遙乎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與源沌者遊則亦忘其為觚矣而何有於此亭也與道光己亥春正長豐山民自記

詠史詩

南康謝鑑山中丞啟昆詠史七律五百二十六首琢鍊名貴自成一家句如玉檢封中呼鴻戰金臺海上引三山漢武十載尊思二京賦士秋絕唱四愁篇倒疑益州刺史三刀夢近業將軍百丈船北學道世年呼宰相讀書萬卷作神仙前宋朱三跋應海涵詔鄭五平章歌後詩潘昭屬對工切妙合自然正不必以議論見長異哉人祭酒為作序云公事纔閒吟篋已設一燈搖雨如夢古人萬譜呼風忽來好句恰能寫當時吟趣也

不繫園

明季錢塘汪然明孝廉汝謙偕伏湖山製一舟。名不繫園題詩云種種塵緣都謝却

老此一舸水雲間又作不繫園記其略云自有西湖即有畫舫武林盛事艤傳至今其規至種種不可考識矣往見包涵所始創樓船余家季元繼作洗妝臺珍珠宏峻若足相敵然別清幽汀多為雙橋壓水鉤之不得入矣亥夏偶得木蘭一本斲而為舟長六丈二尺廣五之一入門數武堪貯百觴次進方丈足布兩席而藏斗室可供卧吟側施壁扆俾收醉墨出轉為廊廊升為臺臺上張幔化農月名如乘彩霞而登碧落若遇驚飆蹴浪敞捌平橋則卸棚巷幔猶然一蜻蜓艇耳中賢家僅二三擡紅牙者俾佐黃頭以司茶酒客來斯舟可以永夕遠追先輩之風流近寓太平之清歡陳眉公先生題曰不繫園佳名勝事傳異日西湖一段佳話豈必巢石鑿沼園邸壑而私之曰我園我園也哉黃參謀汝亨為作不繫園約標以十二宜九忘云殺生雜客作勢軒冕談禮棄僕林立俳優作劇敲唉喧填彈箜侯久偕汪又有小舸曰隨喜舄曰觀葉曰小園艇曰雨綠風片。近日西湖船若半湖春採碧徵四壁花宜春舫十丈蓮煙水浮家小天隨等皆堪遊思然如不繫園之有廊有廬則未之見也

葬會

浙西淹葬之風由來已久。國初德清唐灝儒先生舉親葬社約吾邑張楊園先生倡祥推廣之分八宗。宗八人。立宗首宗副。凡社中有葬親者宗首副傳之各宗首副稟八宗宗人之子俱會駁即登社約曰某年月日某人某親已葬使未葬者惕然以七年為期過期不葬者不弔所以示罰也後又增一條八年葬者亦補其弔以存厚也自後續行者必淹葬之風仍然。道光辛丑年。吾里鄉雨樵戊才青誕復舉葬會糾同志四十人於四月望日各貲錢五百赴會所拈鬮以定應得之人即予錢二十千為葬費。如願讓他人先得亦聽其便。錢存公所豫備磚灰等物不得搪歸。歸後等婿自窖所。價視肆家特廉。歲推二人司其事每歲人各出錢二千給四人葬事費不耗而事可久其法最良。倡始於西栅而東南北皆效行之吾里淹事孔多此眾為稱為誠能推而廣之使天下無不葬之親豈不美歟其在窮鄉窶人或以川砾斬木則朱子白雲葬法價廉而工堅最宜效法世俗又有以糯米沙灰造其甎槨堅固可久抑知暴殄天物不可為訓湖州某方伯歿後棺用沙方木葬用糯米沙灰造其甎槨發棺售之遺骸暴棄雖其孽不在用糯米一端未

始不因此增歎戾也

陳殿撰詩

漸水陳秋舫殿撰流工詩時楚有寇亂偕詩貽友人云桃花破屋開殘雪燕子空滑語夕陽時皆傳誦

著述當自定

程篁墩詞章負盛名求其文者多門下士代筆殺後刊集大半贋入瑕瑜互見呂新吾學業醇篤其集為後人所編僅諧筆墨無不具載為全書累知文人著述必當及身自定也

齋號

南宋後始有齋號而史傳皆從略志書繫號始於景定嚴州志近日錢警石學博海昌備志從之謂數十年來友朋相呼俱以齋號詩文著作自署亦然若竟略之亦為失實然齋號每出己意字則命之親長者多詩文自署究不當舍置也

昭君詩

詩人之思曰出不窮即如詠昭君者唐宋以來佳篇不少近代更有翻新制勝者略

識所見於此天低海水西流處獨有琵琶堪喚語斷絲枯木本無情猶勝人心百千許（胡緯）

君王重信不重色玉貌三千替不得穹廬若使詔留行金屋歡娛豈終極一傳禍水入後宮燕燕盡啄皇孫空自謀則過君謀忠畫工奸乃真國工（沈源）辭宮闕出秦關長得丹青識舊顏為報君王休愛惜漢家征戍幾人還（顏光敏）

漢主曾聞殺畫師畫師何足定妍媸宮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單于君不知（劉廷獻）

遠嫁呼韓豈素期請行似怨不逢時出宮始覺君恩重臨去猶為斬畫師（趙朋翥）

脂零落倍銷魂急雪嚴霜泣暗吞敢向琵琶傳怨語至今青塚亦君恩（那彥成）

戰骨填沙草不春封侯命將漫紛紜當時合把毛延壽畫作麟臺第一勳（高宗）

無金贈延壽妾自誤平生（沈德潛）

玉泉雪水

高宗純皇帝巡蹕所至製銀斗命內侍精量泉水京師玉泉山之水斗重一兩塞上伊逊之水亦如之其餘諸水濟南珍珠重逾二釐揚子江金山下中泠重逾三釐惠山虎跑各重逾四釐平山重逾六釐清涼山白沙虎邱及西山之碧雲寺各重逾一分逸定玉泉為第一作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記又量雪水較玉泉輕三釐還佳雪必收取以松實梅英佛手烹茶謂之三清膏於重華宮集廷臣及內廷翰林等聯句賦

三清茶詩天章昭煥洵為昇平韻事

器銘

器之有銘由來遠矣見於歷朝者不可勝數茲擇近人所作辭旨簡質者錄之方望溪侍郎硯銘磨而不磷靜以守黑又澄泥硯銘甄之陶之久益堅琢之磨之好且完善而藏之德乃全錢竹汀宮詹圓硯銘懷孔之璧守老之黑又筆管銘毋用汝銳可以百歲紀文達公截刀銘當斷則斷以齊不齊利器在手孰得而參差又瓜硯銘無用者丰益之以枝蔓君子摛文鑒於茲硯金冬心缺角硯銘頭銳且禿不修邊幅腹中有墨君所獨梁山舟學士自用硯銘磨不磷涅不淄堅白之德吾所師又小硯銘不彫不琢完爾太璞又摺疊扇銘一闔一闢造化在手明月半規清風滿袖程易疇學博小圓硯銘余能方弗能圓宜與而相周旋吳江周叔斗茂才夢台印泥盒銘紅泥田玉龍耕耨垂蜿蜒收令名乃有年豫愈恩明經筆銘三寸管一丈缣慎持之有鬼責嘉興錢警石學博泰吉印匣銘保其名在退藏用之不輕終身臧楊至堂河督硯銘澄不淄焦葉白知其白守其黑說心研慮介於石高伯平明經朱硯銘勘六藝文字之益惟中藏者赤余嘗作筆銘云純兮兼兮判厥品朱兮墨兮視所近勤習慎持用無不宜又墨銘云色閻德馨體剛堅而用文明早夜研摩以成我名

周文忠公

明周文忠公鳳翔遺集七卷其族孫源搜羅散墜於嘉慶癸酉付梓集中論募兵餉略云推鋒陷陣則無兵脫巾呼庚癸則多兵殺賊攻城則士不力噬有司背噪擊戕道將則力又云夫此健兒美衣食飽妻孥酣酒肉皆四海之窮民敲骨抽髓鬻男嫁婦以供之者也乃當敵而敵愈猖勁冠而冠益熾甚至調一大將援某地不過以一二千人往而又多浮額一遇大敵縮而自保冠退則剖平人級以張功蓋罪擄掠飽颺而入銃吹紛如矣指陳當時情事切中其弊公召對嘗陳吏速化則治不成民重征則盜不息又嘗論學曰學不可立黨立黨則必爭爭能見道昔朱陸之辯虛心求是也今之辯朱陸私心求勝也言愈多而道愈晦矣論史曰三代而後漢與外戚共天下唐與母后宦官共天下魏晉以下與膏粱子弟共天下宋興奸臣共天下元與宗族共天下趙氏吉士續表忠記備述此稱為名言公盡節時貽父母書云國君死社稷臣子無不死君上之理況男忝列從臣官居講職乎父母生育教誨以有今日幸不虧辱此身貽兩大人羞男事畢矣罔極之恩無以為報矣之來生萬祈珍調

康沈勿以男為念日暮已促不得盡言請此知當日貳臣有以親在為解者皆無所逃罪矣

沈文希先生

劣水沈文希先生范孫為文高古不近俗年七十猶應秋試迄不獲一第嘗誨其孫逆溪觀察濂曰我困蹶極矣汝兄弟取科名必易雖然所望於汝豐在品學之醇邃科名尚在所後生平喜為詩客游四方一時名士皆推重之尤與山陰童二樹山人鈺相契二樹寫梅花於雪香齋友人方輅縣諸齋壁時正苦寒百蟲盡蟄忽有一蜂徘徊幀上繞花不去先生作歌紀之有云雪梅畫梅蜂食鬚明劉雪湖畫梅寺壁蜂食其鬚始盡見王逸東雪湖梅樹畫梅蜂繞株遶遶相去二百載淋漓大筆同沾濡凡六疊韻而二樹疊韻至百篇一時傳為美談

錢景顏先生

嘉興錢景顏先生復由縣丞官至大興縣知縣每舉蘇文忠公遇民如兒吏如奴語而申之曰民果不良亦奴也吏果良亦兒也然大勢吏強而民弱吏黠而民愚故每事必持以平胥役相與語曰最者百姓畏吾儕令吾儕反畏百姓矣聽訟必令兩造各言是非於憤爭時伺其隙徐出一言而決嘗曰家人詬誶不悉其顛末尚難定曲直況小民見官長多畏葸更加以聲勢使不能言何以聽焉兩造具服即判牘尾俾堂上審視其不識字者吏朗誦使聞曰稍緩則弊生矣以是所至無留獄先生之子警石學博以文學昌其家孫曹濟美其食報遠矣

吳小宋大令

仁和吳小宋大令章祁以名孝廉宰蜀之蓬溪縣視民事如家事尤以振文風端士習為先務嘗曰邑宰於民最親於士為尤近接以禮聯以情孚以推誠相與之心動以束脩自斃之念未有不樂於為善者不此之務而徒咎士風之不醇可乎以故終其任士無干文網者在官三年以勞瘁卒邑人感其惠建祠奉祀紀以聯曰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梃故曰仁者無敵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此以沒世不忘

武昌府署聯

湖北武昌府署聯惟周太守廷綬所撰最佳云十城表率九郡先驅億萬姓屬目相看刑賞惟求孚眾志廿載司農一麾出守二千石仔肩孔鉅清勤不敢負家聲詞致穩愜可誦

疏用嗚呼語

明史吳廷舉傳巡撫應天諸府改南京工部尚書辭不拜稱疾乞休帝慰留已復辭且引白居易張詠詩語多訣諧中復用嗚呼字帝怒以廷舉怨望無人臣禮勒致仕其疏載集中有云親友物臣治任每誦白居易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閒人之詩蔡吏止臣辭官輒舉張詠幸得太平無一事江南閒煞老尚書之句又云比無官守將近先塵沿途訪藥尋醫已至吳頭楚尾東湖路近難忘水木之心西廣雲深益動首邱之念罪深渤海事聞不待報而行身等羈鴻路盡失所歸為恐嗚呼零灰久冷煙豈復燃老馬已疲齒無復壯古今一道也而日暮途遠老病之人又復夜行冥走以餌虎狼之口以葬萬仞之淵此豈人情所願有哉臣言至此肝膽舉陳危苦盡露矣夫奏章體宜莊重而疏慢若此其狼藉也亦宜

金元玉

明上元諸生金元玉琮酷嗜學書寒暑無間每夜作書以五寸長燭為度燭盡而止王百穀謂唐仲得趙承旨之皮陸文裕得趙承旨之骨惟元玉能得其髓文徵仲好收元玉書蹟都一篋貯之名曰積玉其為名流賞重如此可知業未有不勤而後能傳者世之士夫耽生前之逸樂欲冀身後之聲名妄矣

海忠介公

松江府志載隆慶初開吳松江久無功及海忠介至吏請為行署於江之北岸公素儉樸而命撤所居務深邃入卒不解詰旦略出巡視即召二十戶一主簿入數其不職斬之席藁埋廳事後萬眾駭愕并力疏鑿閱月而畢而三人故無恙發其所埋悉是大姓按明史稱忠介秉剛勁之性蠲直自遂似未必用此權術況以豕易人豈無人見而能令萬眾駭愕耶疑志所載不實耳

水仙

伍子胥屈原孫思邈皆有水仙之稱五代徐鈞者亦稱水仙杭州西湖又有水仙王祠仙而稱王尤奇

猴經

藥物中有猴經乃牝猴天癸治婦女經閉神效李心衡金川瑣記云獨松汎之正地淵山高箐密巖洞中猨猱充牣土人舉懸而上采取所謂猴經者赴肆貿易多至百觔此可以補諸家本草之闕

傳臚

往時會試在二月。乾隆十年始展限三月。以待春溫。往時會試揭曉後例以磨勘。
日於五月五日殿試。初十日傳臚。乾隆辛巳年。高宗純皇帝念多士守候時久。命速
行。改期四月二十一日殿試。二十五日傳臚。此後遂為定例。殿試後閱卷大臣
擬列甲第名次。進呈欽定於二十四日先拆前十卷。按名引見。名曰小傳臚。傳臚之
日。諸進士有不到者。小傳臚之日。則無敢不到。恐名在十卷中。傳宣忽遽不及趨赴
而獲咎也。

汪太史

錢塘汪輦門太史師韓。雍正癸卯進士。早歲工詩。中年罷官後。一意窮經。著述宏富。
初入詞館。習國書。賦龍書五十韻。李穆堂學士編見之。歎異。揭其詩入八旗志書館。
館中見者。多不知其解。所自出。學士曰。吾尚有不知者。何況君輩。由是名益著。茲錄
其詩中間十韻。並自註於此。垂訓。肇龍興。天命開基緒。爰世。自兩文成來。撙式大
清實錄文成。詞臣所弆。肆經大義徵言。史編年紀事。各各窮幹枝。往往破疑貳。綜博定清
文。瞻烏實鑑斁。清文鑑凡二十一卷。分三十六部。二百八十類。綱領三十餘。毛目二百類。蟆磨運左旋龍宮

哼叶二韻。碟咿形拙。熟圖術位置。清書乃修飾象古字而成。惟加點與圈。與變用撇法。兕雅正間御纂。庶訓格言。四聲該仄平。萬物北開閉。約之宗諧。舒衍之。蘊六義。太史論詩。謂習俗所尚。曰輕曰脆曰新。曰巧。而余之意。則在不輕而重。不脆而堅。不斲而儉。不巧而渾。竊謂近人學詩。皆沿袁隨園流弊。此言可救其失。

雲屋屋大令

江西新城雲屋大令成龍。涖政勤敏。眼即攬史。以為此有用之學。足裨吏治。宰懷柔時。土府人滿猓。以雜處食常不足。且多火災。乃勸民積穀。每二十五里設倉一所。而流歛有備。其收火之法。如設為未舂。而火起。撇搗舂火所。令民運水互相救應。運水一次。給一舂。火止。繳舂。閉其多寡而予之。錢鄰里不相救者。有罰。自是懷柔火不能矣。

皇甫養學先生詩

同里皇甫養學先生。儐綺學能文。兼工吟咏。與杕唯公交好。嘗有題公詩稿絕句云。
帝君載紅幾幅箋。清吟流播五湖船。林泉高致詩如畫。著色丹青趙大年。我亦耽詩
語鄭箋。只今殷若木登船平生自笑如淵線。古鏡工夫在鬢年。

清淨姿。何為乎泥中。僮數日殤。

孟子外書

史記謂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風俗通則謂孟子受業於子思。而孟子異者。如陳仲子子學於子思之子子上。此書乃後人纂輯諸書而成。其說有與孟子外書。又謂孟子卒。孟子誄之曰。吁嗟仲子。廉潔以保貞兮。求名而得名兮。數齊國之高士。舍仲子其誰稱兮。惟山高而水流。千古一於陵兮。吁嗟仲子。名長存兮。可慰於九泉兮。夫孟子方以仲子為烏能廉。安肯稱之如此。辭亦淺易不類。

百家唐詩史堅志

王介甫選百家唐詩。當刪取時。用紙帖出。付筆吏。吏憚於謄錄。易以四韻或二韻詩。王不復再視。故所選不皆佳。洪景盧撰史堅志。急於成書。妄人多取太平廣記中事。改竄首尾。別為名字以投之。徑以入錄。致為後人所訾。甚矣著述不可假手於人也。

明倫堂聯

學宮明倫堂聯。遂寧張文端公鵬翮所題。最為堂皇博大。先聖道並乾坤。博也厚也。
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皇教同堯舜。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

小山詞鈔

宋安世保緒撰道小山詞鈔一卷補鈔一卷其裔孫儀徵彤甫廉訪端書從御定懸代詩餘及四庫全書小山詞錄出刊行黃山谷序稱叔原仕宦連蹇而不能一傍貴人之門是一癡也論文自有體而不肯一作新進士語此又一癡也費資千百萬家人饑寒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癡也是叔原之為人正自異於流俗不第以綺語稱矣其長相思一闋語淺情真尤為集中別調長相思長相思若問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見時長相思長相思欲把相思說似誰淺情人不知

飢鳳錄

台郡近多古甎求心芝學博嗜之成癖自吳建衡以下迄於明搜羅三百餘種編次成集詳為考證顏曰飢鳳錄馮柳東教授題詩云荒草秋墳世代遙殘甎零落千年字一片苔花認六朝遺篆荒涼佛窟山南朝太尉手書傳宋書太尉勸墓台州有永和九年甎癸余亦題其後云奮筆乃其手書永和故事分明在訪古來尋癸丑甎

遺文手自編標題遠溯建衡年從知漢瓦秦碑外別有千秋翰墨緣墓門荒草碧迢迢叔火沈淪閱幾朝重興品題傳姓氏九原遺恨可應銷宋工書兼精篆刻曾司訓

樂清縣不久即告歸杜門謝客著書自樂識者高之

鴈湖泛月圖

鄭氏家筮澤之鴈湖嘉慶丙子迄己卯余從舅氏周履松先生森游讀書湖上時與諸表兄弟放舟湖中吟嘗忘倦道光甲午表兄周鐵霞舍人士燁繪鴈湖泛月圖屬題卜宅於筮澤東偏距湖三百餘武過從迎望事牽率未有以應丁酉冬自楚改官歸卜宅於筮澤東偏距湖三百餘武過從蜮數撫景興懷譜金縷曲以踐前諾云闌鴨櫳邊路儘詩人烟波嘯傲放懷朝暮彈指風從信早一夜紅英偏吐又詠就搴芳新句畫舫沿流忘遠近看娟娟織魄遥家霧香霞外叟柔艣頻年浪迹拋吟侶想妲娥多應笑我抗塵何苦千里扁舟尋勝地移家小住重領略江鄉佳趣三五涼輝邀共醉待更闌便宿花深處清夢穩狎鷗鷺

賦重發端

賦最重發端唐宋人所作流播藝林者如裴晉公銘劍戟為農器賦皇帝嗣位之十三載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白香山性習相遠也賦噬下句人上近君成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韋家畫狗馬難為功賦有丹青二人一則於能於狗馬一則誇妙於鬼神李程日五色賦德動天鑒祥開日華陳佑平權衡賦俾民不逸兹器維則曹錄蜘蛛賦涼風起兮秋初步虛宇兮躊躇黃滔秋色賦白帝水乾乾坤情然鄭獬圜丘象天賦禮大必簡丘圜自然宋祁王畿千里賦測土於地形極於天風雨之所交者道里之必均焉陳元裕大搗八千歲為春秋賦物賦有極推齡獨長以歲歷八千之久成春秋二序之常熊元君人成天地之化賦物產於地形鍾自天賴人君之有作成化工之未全此類不可悉數近代名作雖未能上追古人其見稱於世者亦可約舉焉吳祭酒錫麒秋聲賦迴野千里危樓一角油燈欲盡酒夢初闌起古愁於虛空盪余心於眇邈并萬族之可憐激寒吹以相撲蔡明經壽昌白桃花賦竹外水濱春風寫神呼之欲出此中有人趙霖名伯埜賦路過熱城當川原靜處以凝望見古埜蕭然而寄情郤堂摹花賦白蘋洲外黃葉村邊魚梁淺水古渡寒天輕陰閣雨遠樹梳煙四圍空闊一派鮮妍蔣念魯春山如笑賦林嵐景色翰墨神仙山光鏡裏人面春前韋光撇西山探梅賦餘寒猶峭衆芳未妍關心昨夜惜別經年宋崡西崦之路欲雪未雪之天迴韶光於歲暮識芳信於春先顧成俊桃花源賦花塢兮沈沈隔紅塵兮碧岑張炳菊花枕賦積秋一囊緘香萬片瞻

味能甘濬格遒絢

漢唐

漢之衰也何進召董卓以速禍唐之衰也蕭遘召朱玫而致亂是以聖人御宇博選輔弼之彥而謀必僉同厚集宿衛之兵而權必獨攬也

宋石經

宋高宗御書石經今在杭州府學大成門外兩廊壁中曝書亭集謂左則易二書六詩十有二禮向有學記經解中庸儒行大學五篇今惟中庸片石右則春秋左氏傳四十八碑闕其首卷通計八十七碑非足本矣秦檜一跋吳訥椎碎云云以余考之左易二書七詩十中庸一論語七孟子十一右春秋左氏傳四十二通計八十六碑秦檜跋刊在詩經碑尾者尚存楷法遒整宛似思陵乃其人既遺臭後世則翰墨亦為儒林所羞稱雖字畫端好適為此碑之玷耳

浙閩號舍

吾浙閩中號舍按千字文字排次祥代天冀代羽協代帝元黃洪荒盈昃火帝人皇巾民伐罪弔殷救苗墨悲作絲空谷禍因惡積若二十九字皆不用東文場祥至器

八十七字。祥字日長列冬閒成作測尖投露為金龍玉鼠劍臣珠夜果李菜女歸鳴在白食化草賴禹義學四五條勳豈西文場地至覆八十六字。地宙月宿張來男才知必得莫問徒雕已信可記陽騰雨點衛生水出岡蹤跳稱光珍奈史黃城淡潛朋師官制字服蒙征國廣磨群湯朝道拱章首伏庵雨聽賢王服竹駒場被木及方此髮大常准番敢慕烈效良過改能忘誤細特長使覽儀門傍東夾道絲至智十三字。絲詩業景雖克德西夾道欲至資二十七字。欽浹灑革行賢念建立端正解堂聽皆自北而南至公堂傍西夾道父至溫二稿豚善慶尺望非窮寸塗是歟省十一字。父事曰嚴與敬孝當協力忠則盡命臨深履海夙興溫獨自南而北計共二百三十四字。共號舍一萬二千三十間。每科應試人數多則一萬二千餘。少則不及一萬。以故緣遺鮮有攜奪者。明初棘闈與杭郡庠相連。天順間。守臣奏。士子屢有作弊。改於城東廢倉地舊用木舍。萬歷四十年。御史李邦華。易以甎永絕火患。號衖向為泥道。嘉慶九年。阮文達公為巡撫。甃之以石。往時號舍一萬餘間。人數多時。添設廠號。不免風雨漂搖之苦。道光初。鄭夢白中丞與當道創議捐資。擴增千餘間。自是士子始咸得所焉。

三字經

粵寇所誦三字經。相傳為王伯厚作。此流俗之說也。周公時無六經之名。不當云著六經大小戴禮記。乃大小戴所撰。不當云註禮記。困學紀聞。尊蜀而抑魏。其所敘述。蜀先於魏。亦不當云魏蜀吳爭漢鼎。經史之大者。疏舛若此。其他可無論矣。

任昭才

阮文達公記任昭才云。昭才鄞人。善泅海。余撫浙治水師時。募用之。昭才入海底。能數時之久。數十里之遠。余所獲安南大銅礮重二千餘斤。兵船載之。遺颶沈於溫州三盤海底。深二十丈。不可起。命昭才往圖之。昭才用八船。分為二番。一番四船。空其中一番四船。滿載碎石。自引八巨繩入海底。繫沈船之四隅。以四繩末繫四石船為一番。繫既定。乃掇其石入第二番之空船。是石船變為空船。浮起者數尺矣。復以二番四繩之末繫二番之空船。是石船掇石入第一番空船。是浮起者又數尺矣。如此數十番。數日之久。船與礮舉升於水面矣。余擢昭才為武弁。以病卒於官。按宋費袞梁谿漫志云。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治平中。水暴漲絕梁。牽牛歿於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府僧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為權衡狀。鉤牛徐去其上。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以紫衣。昭才之計。正與此同。其力尤不可及。惜乎水得纜用於時。

牧子

明代女子工科舉之文者。惟孫忠烈公子文恪公繼宗。文乃衣推諏有聞周商望問垂早婺黎臣戎題壹率女歸鳴在白食化草賴禹義學四五條勳豈西文場地至覆八十六字。地宙月宿張來男才知必得莫問徒雕已信可記陽騰雨點衛生水出岡蹤跳稱光珍奈史黃城淡潛朋師官制字服蒙征國廣磨群湯朝道拱章首伏庵雨聽賢王服竹駒場被木及方此髮大常准番敢慕烈效良過改能忘誤細特長使覽儀門傍東夾道絲至智十三字。絲詩業景雖克德西夾道欲至資二十七字。欽浹灑革行賢念建立端正解堂聽皆自北而南至公堂傍西夾道父至溫二稿豚善慶尺望非窮寸塗是歟省十一字。父事曰嚴與敬孝當協力忠則盡命臨深履海夙興溫獨自南而北計共二百三十四字。共號舍一萬二千三十間。每科應試人數多則一萬二千餘。少則不及一萬。以故緣遺鮮有攜奪者。明初棘闈與杭郡庠相連。天順間。守臣奏。士子屢有作弊。改於城東廢倉地舊用木舍。萬歷四十年。御史李邦華。易以甎永絕火患。號衖向為泥道。嘉慶九年。阮文達公為巡撫。甃之以石。往時號舍一萬餘間。人數多時。添設廠號。不免風雨漂搖之苦。道光初。鄭夢白中丞與當道創議捐資。擴增千餘間。自是士子始咸得所焉。

三字經

粵寇所誦三字經。相傳為王伯厚作。此流俗之說也。周公時無六經之名。不當云著六經大小戴禮記。乃大小戴所撰。不當云註禮記。困學紀聞。尊蜀而抑魏。其所敘述。

伯寮得罪望門自應見黜。此外似當陳請補入。

逸民列傳

後漢書逸民列傳。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陶峴節五柳先生傳仿用之。北史用此語尤多。

明代縣令

盛少微柳忻縣令將某蔣假役夫壓死事。捕廬論死。破其家。賴謝茂春入京師白其冤。繫獄十五年。得釋。鴈已蔡舒以議贓役。某觸縣令罷。四達遂以他事羅織下馮獄。未幾死獄中。明季縣令威權乃若是。

王節愍公

錢塘王節愍公道焜。明史附朱大典傳後。其詳見於陳赦所作小傳。云乙酉王師南下。子孝廉均勒名仕籍。公曰。甲申之難。余可以死而不死。將有所為也。今家亡國破。我父子世受國恩。死亡晚矣。倘死則尚有老母在。我死汝可以有辭。是我一死而上報君父之恩。下全母子之誼。復何恨。逸自經死。均為童子時。割股以療母。公沒事後。母色養備至。窮老江鄉。終身不仕。忠臣孝子。一門盛事。人猶以為天之報施善人。

何其窮蹙如此嗚呼自此論出宜其士氣喪人心壞上大夫蜷縮鼠竊敗名教而頹風俗宜細故哉陳氏此論不徒為節愍父子表微且可激勵千古之人心特誌之

唐太宇

杭州唐冬鷗太宇節好畜奇石有異品三十六枚各署以名　泰階符　太古雪　紫雲迴　嶺上晴雪　大風海濤　烟江疊嶂　小劍閣　九疑屏風　一寸樓臺　玉女窗　壽者相　紫衣定僧　玉浮圖　珊瑚網　玉鏡　扣枝龍　墨藥杵　百結連環　青芝　玉井蓮　半面鍾馗　漁丈人　銅仙佩　米家硯山　綴松　丁倒連房　東籬　飛龍骨　蛾鳳壘　玉碑痕　霧豹　角鷹　戲鴻　江天一鴈　手妙難　海月　太守自作三十六峰圖同時名流題詠殆徧太守初以縣令居蘇甫服闋特旨授袁州知府不一月調九江越七載病歿蕉居蘇時已病寓居維揚竟不能之官嘗有句云頭銜已署五湖長遞領匡廬又一年比殮齊大令彥槐挽以聯云一病竟珠思九派滄江懷太宇十年成大塊二分明月弔詩人

集字聯

集字始於東坡之集歸去來辭近時人多集蘭亭序字作楹帖如宝有山林趣人間天地春　惠日朗虛室清風懷古人　目覽九流修向錄情游萬古得彭年　一人知己亦已足舉世自脩無盡期　宝內抱水隨其曲竹為觀山不放長　風人所詠託於古靜者之懷和若春　外世不古人所趨臨文期集古之長　得趣在形骸以編刊行捐錄於此永懷當世臧所樂在人和　當大人之事聽賢者所言　坐山林以終日觀天地之大文　畢世脩為善在己一生遇合盡由天　無事在懷為極樂有長可取不虛生　人品既為時所仰天懷豈與古相期　清品猶蘭虛懷契竹朗抱若水和氣當春　醫家聯云能脩其事同良相得過斯人自永年　又摘錄其集洛神十二行字聯云侶嘯交以信詩禮志從先　人無信不足言是心之聲　言詩明素志抗禮接歡顏　神清悅我志辭達解人顏　神交以忘合心違為情準　長吉清以風素心遠而超　和其聲以流詠越眾志而為言　神寮中甫斯揚烈心遠淵明自解詩　詩證託先人之陰嘯詠明素志而言　道州何子貞同年太史為基集字對句最多嘗見其集單紙仿帖字聯一冊錄其尤者於左凡功恒敬使勿壞百度得數而有常　宜隨道情文乃當　明德始儀為宗　郎其過縱何如過到得能誠

自會明　豈觀文才過屈宋勳德聖儀仰顏鄧　明月同行如故友異書難得比高官　兩足不出門半尺一室坐擁書百城　行事莫將天理錯立身當與古人爭　閒常言執有生理變別致便非本心　且自思立足何地宜可慨抗廟為師　藏異書資得初本收古畫須檢裂文　有三尺地身可坐到五更時心自清　如張子野與辭伯建李將軍乃畫師　誠意功夫唯謹獨匡時事業貴知人　時事亦當參古禮人為不敢恃天功　對月揮毫高士傳論文真得古人書　綴日古今還自省側身天地一無言　倫理只從天事見功名貴自本心來　古易九家皆見聖廣論半部足匡時　燃名香宜對古畫見明月又來故人　書城高大能藏遊心地光明始愛水　時開其過飛尤真願同此心石莫疑　目未曾見莫言怪心所不安斯謂危悟到前身應是月數來益友莫如書　豈獨安分守身為事欲作頂天立地之人將相公侯蓋亦有命射御書數皆謂之文　若知者行其所無事故君子名之必可言　坐擁橫書北壁投射然香品畫對月開樽　武將宜威自天而下文臣紀盛如日之升　瞻言古人便若同世措置難事亦如平時　揆高度深九數所極指事會意六書之綱　天爵在身無官自貴異書滿室其富莫京　力排異端將軍破賊心存天理行子逕家　見人之過如己有失於禮既得即心所安　力排眾論乃見獨造心師古人自為一家　習八分書得隸本意存百家日自隆志傳　尺書可當十部從事名作便是五言長城　就已然情知未來事於獨居地見大眾心　有功不伐聞過則喜為道日損損總能升　縱橫百家才大如海安生一室意古於天　天爵崇高初無階級書城割據各異門途　意之所忽過從此長眾有同欲功不可居　聖業顯曾清名郭李相才文富士品裴王　參三六九易數奧極斯寓合百二十同書尚史乃興　何必開門明月自然來人室不須會友古人無數是同心　戴聖祖高堂上禮從知家相作子長事安國尚書真見古文來　士禮宇容臺木東魯兩聖人所宅佛書破藏海是南朝眾才子之文　明理自平居莫劍有事時存兩端念實身須得地當為從古來第一等人　行路有何難我曾從天柱九疑終南紫閣太室三秦直到上京王者地得師真不易所願與高堂二戴安國子長相如正則同依求魯聖人家

明李大臣

明李大臣事多屑瑣可笑如佩城人給事中條舉過福臣張瑕奸於朝瑕自言其鄉

恐惟寇亂甚曰公南人何安賊起西北不食南米賊馬不飼江南草聞者粲然皆笑人泰撫甘學閱駁不解乘賊至不遑兵士記下都虞侯綳治左右貽以觀往則綏服城與從逐之海泳宿一隅聞人馬聲其下將棄之去前驅傳曰督師來相見愕眙告以賊難拖咖怖急還走荒城門以仇覽錄錄牡不敢張目視又熊文燦督師之受事也神志恍悅自失疏言臣至斷蔑見被賊近一歲而野有難驚食有稻粱沿江皖給盜之招也若盡遷民與粟閉之城中俾賊無所掠當自退中朝見者無不姍笑又豫撫常道亦持東不整餽遺供頓邑索千金久駐襄城陽言進捍雖詐實貪其無賊有假軍未盡候者傳曰賊至懼而顛左右掖之始上奔避民舍兩兩相擊又楊嗣昌代熊文燦為督使其上奏陵討賊也駐襄陵一月不進取革廠經第一卷謂可詛螳已某公然下教郡邑且以上聞當時朝廷用此等人掌兵柄事安得不壞

四書逸箋

應城程是恭進士大中四書逸箋援據精博有足補集注所未備且有足正集注所未及者摘錄以資參考東帶說字云在腰為腰帶在胸為束帶腰帶低綴束帶高繫公西華東帶立朝蓋當有事之際倉卒立談可以服強隣即折衝俎之間意泛作

禮服非　賓客周禮注大曰賓小曰客為君臣之別　民食喪祭何晏集解引孔氏注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　吾豈匏瓜節孔氏注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帶一處　正鵠皆鳥名鵠小而飛疾大射禮鄭注正所射之間謂之題肩皆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取以為的　宗器鄭氏注祭器也　華嶽華山名嶽亦山名周禮豫州山鎮曰華雍州山鎮曰嶽爾雅釋山云河南曰華河西曰嶽舉二山與下二水對　麋澤獸陰鹿山獸陽　寡妻趙注寡少也嫡妻惟一故曰寡　鼓樂趙注鼓樂者樂以鼓為節也　麒麟二獸名郭璞云麒似麟無角黃色一角角端有肉作一獸誤　乘屋趙氏謂乘蓋其野外之屋蓋為田事計宜掾完其在田之宅若邑居之屋已入而處之矣　徙趙注受田易居也蓋井田之法不受田則不易居無輕徙者　大略趙注略要也言井田未及其詳已舉其大要者大事之要也潤澤其餘事耳　詭遇橫而射之曰詭遇　今茲茲年也今茲猶今年也　營窟二字各一義禮運注營者營累其土於地上窟者窟穴於地中　市井古者因井為市故曰市井　南陽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疏云岱山

即太山在齊之南四書備考引南陽府之南陽縣誤　黎民黎本訓眾又訓愚此當訓眾蓋言五十七十衣帛食肉其餘庶民亦不饑不寒　君子之澤新鄭高氏曰澤部谷貌色澤猶禮云手澤口澤也蓋五世之內其人雖不可見見其人者猶有存焉其形容音響尚有稱述之者至於五世見其人者亦皆已殁而形容音響不復可知若君子之流風餘韻雖百世可也五世安得遽斬　邱民趙注邱十六井也邱民謂邱閭之民得乎邱田之民便可為天子猶有田一成有眾一旅之意

小詞長調

作小詞貴含蓄言盡意不盡韓南澗霜天曉角采石蛾眉亭云倚天絕壁直下江千尺天際兩蛾橫黛愁與恨幾時極　暮潮風正急酒閘聞蓋笛試問謫仙何處青山外遠烟碧作長調貴曲折而清空一氣王沂孫摸魚兒云洗芳林夜來風雨匆匆還送春去方纔送得春歸了那又送君南浦君聽取怕此際春歸也過吳中路君行到處便快折湖邊千條翠柳為我繫春住　春還往休索吟春伴侶殘花今已塵土姑蘇臺下烟波遠西子近來何許能喚否又恐怕殘春到了無憑據煩君妙語更為我將春連花帶柳寫入翠箋句二作各極其妙

彭澤父

明兵部尚書彭澤守徽州將遣女治漆器數十使吏送其家澤父大怒趣焚之徒步詣徽澤驚出迓日吏負其裝父怒曰吾負此數千里汝不能負數武耶既入杖澤堂下杖已持裝還去澤蓋痛砥儉著政聲此事大有古風按吾邑李臨川先生樂見閒雜記載一事亦與此同壽光劉文和公珝致政家居封翁尚在一日文和他出乘輜歸第封翁偶同客在門文和不知引避封翁盛怒欲杖之客不能解竟以轎杠加責此等家法豈易有耶

歐陽公七律

歐陽公七律卓絕警健處令人百誦不厭如唐崇徽公主手痕詩云玉顏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上杜相公云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此最著稱於後世者餘若萬馬不嘶驄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寄泰州田元均朝廷失士有司恥貧賤不凝君子難送王中第亦調鳥響逸東坡才氣雖大若論風格恐猶遜一籌耳

夜紡授經圖

鼎興錢文端公陳羣之妹南樓老人善繪事公曾進畫冊於高宗純皇帝題詩卷首

并趨消芬世平四字公幼時父省親於信安南樓老人授公兄弟經夜必篝燈課讀以其餘暇自紡績後三十年公奉母於京師寫夜紡授經圖題詩云母兮兒飢終朝誦讀不可以為衣解秋夜長秋月白母曰嗟汝父行從兒不學戕歷績婦所羞不學人所惜紬之繹之永今夕誰予和鳴從緣二解促織鳴絡緯催寒衣手中線手中餐兒母啼飢兒母號寒為誦孟子終七篇三解昔孟有母恃不貧怙汝今不勤學吾何見汝父他日父歸行見撻汝撻汝猶可母棄先人緒譬厥紡千萬縷一失理紛莫數思之思之淚下如雨四解兒聽母之言勿怠兒請卒業然後寢處奇文難字母訓母詁英聲華詞是獵是咀母曰樂哉天實助予聖賢在上實開斯語五解後高宗純皇帝閱公杳樹齋集見其詩特賜題二絕句云鼻燈課讀渡安貧義紡經鋤忘苦辛家學白陽語繪事成圖底事待他人五鼎兒誠慰母貧吟詩不覺鼻含辛嘉禾欲續賢嫗傳不愧當年畫荻人公復乞當代名公題咏成軸其孫潤璋中永臻因索觀者衆慮其致損乃摹勒於石恭和御韻題詩於後有願將世學清分句凍誦王言勵後人之句

西湖秋柳詩

歸安楊秋室明經鳳苞博雅邁倫屢試不得志賦西湖秋柳詞以寄意前後積七十二首情味並勝於西湖竹枝詞外別開詩境摘錄於左以擬窺豹一斑云回首東風十萬條畫樓亞處闌纖腰香車去後游驄散閒殺紅闌第四橋五鉤簾幕自年年紅粉飄零更惆悵披香秋色好無人曉起聽涼蟬會芳故苑最魂銷花月當時妒細腰悽斷御溝流水外昏雅歸去認前朝霏霏涼露溼池臺太息芳年去不回記取總宜園內樹也愁天外鴈聲來笑渠吹墮謝家船隄樹重攀又六年自與秋槐共零落行人愁踢故宮煙露條煙葉漸闌珊翠館人歸夜正寒月落平湖秋色遠夢回幾度捲簾看

明登科錄

明洪武四年登科錄一甲三名二甲十七名三甲一百名一甲一名吳伯宗授禮部員外郎一甲二名三名及二甲皆授主事三甲皆授縣丞浙江中式三十一名杭州二明州五紹興十一金華一嚴州一温州二台州八處州一嘉興湖州衢州三府皆無其籍貫有民籍儒籍軍籍站籍之分是科二月十九日殿試二月二十日即張掛黃榜宣諭除授職名

同邑張雨杉茂才光裕所傳云其親曆療治多人世俗所傳之方僅用燒酒無此神應

蔡浣霞先生

吾邑蔡浣霞先生鑾揚由儀曹出知延平府風雅好詩公事之暇於署中大觀樓集同人及其子伯翼雌尹鴻恩李成少尹鴻憲為詩社更唱迭和佳什甚多摘錄數首於左囉嗊曲云四面安帆幅南鄉定北鄉黃河凡九曲曲曲是迴腸　石魚不上水銅烏不轉風琵琶曾暗卜只在九江中浣霞幾卜金錢信思君別淚多雙雙懸明月鏡分影照脩娥鵝盤香云迷迭長縈恨樂婁欲悟禪累雲金塔小印月玉環圓蘇甲氤氳合螺文宛轉連相思灰一寸心字亦迴旋浣霞游仙云十二層樓紫玉簫閶風西角綵雲飄紅墻有恨難通月碧海無情易上潮殿上不知方朔貴窗中但倚阿環嬌七臺真錄依稀在重註黃金字半銷浣霞彩鸞招我到蓬瀛妃女瑤妃一笑迎五岳真形林底隱十洲新記袖中成靈田草長呼龍種小海書回附鶴行曾記瑤臺扶夢起入門應識許飛瓊鵬雲飛大鯷紫雞衰歸去三臺夜未央珠袖迴風鸞尾瘦玉笙吹月鶴翎涼笑傳宮拍雙聲引醉乞天厨九醞方雲笈內篇仍背錄桃花何事誤劉郎

羊車

周禮考工記羊車註謂羊善也若今之定張車疏謂漢世去今久遠亦未知定張車將何所用但知在宮內所用故差小為之謂之羊車也釋名羊車羊祥也祥善也善飾之車今犢車是也隋禮儀志羊車小兒數人引之漢代或一人牽或駕果下馬梁貴賤通得乘之名曰羊子是羊車未嘗駕羊也南史宋文帝潘淑妃傳帝好乘羊車經諸房淑妃密令左右以鹹水灑地帝每去戶羊輒舐地不去羊車駕羊始見於此

晉書胡貴嬪傳亦言以鹽汁灑地引羊車特不言羊舐地

浙西要害

宋王仲言玉照新志載其父性之於建炎己酉春上浙西帥康允之書乞備西境言極激切是冬敵騎果至取道之境悉如所言今觀其書切中浙西要害特錄之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蘇會稽因錢氏建國始盛請以其西境言之北有常潤下連大江浙西觀察使治所在京口蓋相距數百里形勢也其東滄溟雖海山際天風濤豪壯然海門中流至淺狹不可浮大舟匪夷狀能窺其南則浙江以限吳越惟州西境無大山長川虜怯可虞錢鏐始因宣歙羣盜來直曹師雄作亂自鄉里起兵保有臨安至敗黃巢於八百里戚名益振遂分建八都於兩境精兵各千人互相策應新城縣聖安都杜稜守之富陽縣靜江都聞人宇守之臨安縣石鏡都董昌守之餘杭縣龍泉都凌大舉守之鹽官縣海昌都則俶左右及北關鎮則劉孟容臨平鎮則曹信浙江鎮則阮結又置都知兵馬寨於龍泉臨安以為援建八都堂於府第日與幕賓賢議至建霸府也累世皆大興寺於西湖匯特析福為觀美而已實緣諸峯之險為候望也結婚宦歙節度使山嶺將角以備江南李氏蓋錢鏐本臨安人又立功起於西境故知此形勢為盡惟能保其所境由今觀之今昔雖異利害一同自餘杭龍泉無五十里地名窄山平路如砥可徑抵城下龍泉拒安吉廣德甚邇今日議者憚於蘇湖二州置帥領兵不知所境乃先務也其憲總過計萬一敵騎過江金陵不可攻則吳兵直抵安吉廣德以搖錢塘則數百里響動是邦危矣伏望台慈察一方之利害從邦人之至願考八都舊規別行措置開諭朝廷使金陵寬額與我相為表裏出兵掎角守要事緩不濟餘杭臨安兩邑上冢比諸縣最為蔽鄣其守令例假一官以故舞文使扼其要路迎於企湯之間矣

冷盧雜識卷六終

陳忠愍公

清 桐鄉陸以湉敬安著

同安陳忠愍公化成山行伍積軍功官至提督威望著一時故例提鎮不得官本鄉上以非公莫能屬海疆重任破格授廈門提督流光庶子嘆爽捷浙東命沿海嚴防將移公江蘇抵署甫六日閒舟山失守即即馳赴吳淞口審度險要列帳西礮臺側以居三易寒暑未嘗解衣安寢優待士卒猶之時有宦兵都吸民膏髓陳公但飲吳淞水之謀每潮來必登瞭望戒軍士曰平時宜休養毋輒求賚如有警呼之不應刑無赦嘗與制府牛某大閱見近地兵多弱而上江各營較強牛曰是可當前鋒乎公曰近者皆有家室慮且服吾之無離心客兵悉離恃及戰眾先遁壬寅四月乍浦失守公益鼓勵軍士以大義喻之時他邑皆驚動惟吳淞左右恃有公安堵如故五月夷船大集公登臺守禦日夜不怠初八日自卯至巳發破千餘門傷大夷船五火輪船二夷人勢欲卻通牛制府撥兵出城夷從礮頭望見置礮於礮擊之牛急召守小沙背之徐州總兵王志元來而王已退去牛懼亦遁眾兵隨去皆竄夷人復奮力攻擊公孤立無助猶手發礮數十次身受重傷礮折腿鏡穿胸伏地噴血而死年七十六民聞公死皆大驚曰長城壞矣老幼男女無不號泣奔走夷酋入城登鎮海樓酣飲或作華語曰此戰最危險但有兩陳公安能破耶酋大笑有武進士太湖劉國楨為公所賞識隨行戎間忍創負公屍藏蘆叢中閱十日以告嘉定縣令舉屍入城殮於武帝廟面如生事聞詔賜專祠子騎都尉世職淞江人哭公哀作詩成帙顧曰表忠崇義集寶山王樹滋為作殉節始末記余特採其大略并錄詩之佳者於左云一木難支大廈傾將軍殉節萬民驚丹心料有天垂鑒白日愁看鬼橫行公已成仁甘就死士惟見義竟忘生怒濤夜激蘆花岸陰雨霾旗戰鼓聲王城皓首不能生擊賊丹心惟此死酬君堪慰陳肘常旁擊生餘憤擊倭鳴此弱忠魂明旋右師邵渾驅車後壯士勾臯在列時林曙事到艱難惟一死身經保障已三年江浦曹樹杏

陳學博詩

同里陳友梅學博錫繼學能詩晚歲以歲貢官青田訓導蕭然一毡吟哦自得殁後遺稿散去尒從其孫邦柱處檢得數首存之芝田云百里芝田隸括蒼一城斗大似村鄉鼎革細繁成廓龍蟠虎踞生草如龍蟠虎踞名曰龍蟠廓人鵝卵石圖高築牆民間碑牆甚少之眺而採樵閨女懷已之八外都有鍾氏數族而居不越外姓生女不纏足自夜燈課讀塾師也師有暮夜課者人家子何當摩鵝重飛集科目腳增藝苑光明永樂庚申大集一邑中式十六人自後鵝至必得科名然亦舉零張貞女并序云貞女吾鎮張希賢女也許字沈氏子未嫁沈卒誓欲歸省遂縞素以往使影覓覓克修婦道閱八載病亡其節可嘉賦詩以俟采風者未識夫君面終身願託依共牢推木主入室便麻玆八載冰霜深千秋節義稀他年塚樹上鴛鴦定雙飛讀秦紀云若教博浪聞秦皇定見扶蘇帝萬加始識一椎非僅脫天心正欲速嬴亡

西湖長生祠

西湖長生祠極多楹聯佳者莫實齋侍郎題諸城實東皐總憲光龍長生位云憐才心事無覓救澤深長留學校知己生平第一師恩高厚並君親山陽李芝齡師宗昉題江丈端公長生位云政並白蘇遺澤遠文成雅頌繼聲難杭郡紳士題帥仙舟中丞長生位云歸興託蓴鱸一代文章留北闕清芬梅鶴百年風教在西湖

天一閣

寧波范氏天一閣藏書凡五萬三千餘卷閣在月湖之西宅之東墻圍周迴林木蓊鬱與閒閒相連明嘉靖中兵卿少司馬欽歸田後搆以藏書其制仿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義司馬殁後子孫各房相約為例凡閣厨之門下仍分六間取天一生水地六各房子孫齊至不開鎖子孫無故開門入閣者罰不與祭三次私領親友入閣及擅開厨者罰不與祭一年擅以書借出者罰不與祭三次典鬻者永擯逐不與祭乾隆間邵建七閣參用其式且多寫其書入四庫賜以圖書集成嘉慶間阮文達公巡撫浙江命范氏後人編成目錄並金石目錄刻之自明嘉靖迄今三百餘年遺籍常存固由於遭遇之盛抑亦其立法嚴密克保世澤於弗敝宜名垂不朽為海內藏書家一家也

都門竹枝詞

都門竹枝詞不知何人所作語多鄙俚其描摩逼真處亦足令人解頤時尚云多多益善是封條拉扯官街宋字描金衣代穷枝搜括書自將原任潮前朝京官云轎破簾帷馬破鞍然來白髮亦誠難黃車當道從旁過便是常朝一品官候選云昔年黃榜

姓名雕此日居然掌選銓堂上點名堂下應教人不敢認同年考試云短袍長袖著錦鞋搖擺進人使問街扇終不知何處去即頭猶未看招牌教館云一月三金笑口開擇明設館託人作關書聘禮何曾見自作嵇車搬進來觀劇云坐時雙腳一磨盤紅紙開來窄戲單左右並肩人似玉滿園不向戲臺看

禁咒治病

禁咒治病自古有之往往文義不甚雅馴而獲效甚奇殆不可以理測余內人之乳母顧姓其父曾習祝由科傳有二咒甚驗一治蜈蚣螫咒云止見土地神知載靈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治法以右手按螫處一氣念咒七徧即揮手作振去之狀頃刻痛止一治蛇纏咒云天蛇蛇地蛇蛇勝青地偏烏稍蛇三十六蛇七十二蛇蛇出蛇進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凡人影為蛇所啄腰生赤瘡痛腫延至心則不可救名蛇纏亦名纏身龍治法以右手持稻稈一梃其長與腰圍同向患處一氣念咒七遍即揮開置稻稈門檻上刀斷為七段之其患立愈又治蜈蚣螫方急以手向花杖下泥書田字勿令人見取其泥向螫處按之即愈

馬從龍

明史載烈女谷氏餘姚史茂妻父以茂有文學贅之於家數日醉人宋思徵責於父見氏美遂指茂錢為聘物訟之官知縣馬從龍察其誣杖遣之及氏下船茂將扶以行氏故未嘗出閨閣見隸人林立而夫以身近已慙發赫推茂遠之從龍望見以氏意不屬茂也立改判歸思思即率眾擁與中而去氏乘間縊死從龍聞之大驚捐慙恚已亡止因疑似之迹而使卤女含恨以死此由於辨之不精而發之太驟也聽訟者可不慎與

子羚非泓詩

子羚非泓詩嘉山沈補堂孺引晉書左貴嬪離思賦彼城闕之作詩分亦以日而喻即謂如果棄捐之什宜有椒塗之寵而宮詞形管者乃證據甚確

孫桑侶和詞

吳門孫月坡茂才麟趾家貧嗜學九工填詞旅食金陵與江寧李肪部申龍曾文姚倡和成編孫送雪肪之孫桑詞而帆影孫雲潮聲咽雨客裏暗添離緒櫂桃門巷送春天也教拋閑專能簾旌日移拘湘怨佛經悲誤倚危闌尊前有山此後共誰游嘆半人也如飛絮離家最苦

長安路幾個啼鵑殘英無情似有情

更迭交戰

李自成攻甯武周遭吉悉力拒之城圮復完者再傷其四驍將自成懼欲退其將曰我眾百倍於彼但用十攻一番退蔑不勝矣自成從之前隊死後復繼官軍力盡城遂陷按甯宋張鶴守南副州築冠分州兵為數隊令多具飲將戰則食第一隊入既飽遣之出城便食第二隊入度所遺兵力將困即遣第三隊人往代第四至五六隊亦如之更迭交戰士卒飽而力不乏鶴之計深合古人之法惜為自成所用也

報喜

婁縣姚春木上舍孫晚學齋文集謂吳節愍公不從薙髮自縊死所遺家書題曰報喜徐鼒亦無忝乙酉閶門殉節亦稱喜終居士蓋明士大夫固已盡忠為喜耶許論者未之知也余謂許論者蓋以好名之積習深也抑知其激發忠義慷慨捐生實足狀冀名教愧天下從世之幻且圖存者如是則好名正足貴耳奚病焉

厭比玉藏書畫

厭比玉太守藏書畫甚多道光甲申春曾與董石農山人榮同觀最佳者如李龍眠真武像趙水旨洪馬圖戴文進夏木垂陰大幅俱入神品又文衡山雪景大幅自

題詩云雲埋古樹雪浸遠天削芙蓉萬玉機小蹇不辭山路永十分詩思屬吟鞍李流芳山水自題云匈奴疏林平遠山倪迂筆墨落人間幽人近卜城南住為寫東風水一灣亦皆妙品

唐水漢先生

同里唐冰漢先生琦熟精史漢文品極高乾隆庚辰鄉墨與遲請學稼一節中比云凡人有所學當自識其為吾知有不可不如者而後知有可以不如者人有所請當識師之為吾而知有舉世皆如者筆意清雋非巨眼亦不能識也生平有潔癖每赴宴飲必自攜杯箸以往終席盥漱十數次初得中正榜引見後以口噬氣以手拂塵上以為書獃子後班遂撤不引見人皆以此咎先生登第後歸部銓選時年已五十自以無濟世與不之官垂老猶以授徒為業年七十五卒於分水書院

沈姬傳方

單方之佳者不必出自方書往往有鄉曲相傳以之治病應手取效者吳江沈嫗服役余家曾傳數方試之皆驗備錄之

治瘧神方

皆效 小兒雪口丸馬蘭頭汁搽之

盥取抹漱處

吳烈女

永康吳教諭士馭之女宗燮字絳雪國色也幼慧十餘歲父教令作詩詩輒工兼工繪事嫁邑諸生徐明英早亡康熙十三年明英精忠偽總兵徐尚朝陷處州游兵至永康邑人麇竄尚朝令人宣言曰以絳雪獻者免眾議行之以紓難勢洶洶絳雪念徒死貽余累乃偽詣行至三十里坑投崖死年僅二十四道光癸卯桐城吳廷康為永康令慨絳雪死一百七十餘年邑人無以文發之者為刻其遺詩二卷而屬海寧許農部楣為之傳字裏其客如右且楣詩句於左秋夜偶成云香緣滿水薰還冷錦為愁多織未成春晚游二姝云山含恢碧病春雨門掩濃陰半落花春日有懷素聞云疏風小閣宜鶯來細雨新蔬採馬蘭憶外云貧家蔬筍憐佳節驛路風波阻遠人又寄外弟絕句云貧賤驅人少勝羞天台境好任淹留尋仙不是韶年事好遇桃花便轉頭

歸宮詹

疏媚也客秋閱邸抄知閣下改就教職都中朋輩咸謂閣下失計而增獨心悅誠服其欽佩有莫可形容者夫牧令之難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以視首蓍一盤詩書萬卷尋古賢之樂潛名山之業具得失何如有定識有定力閣下於此真不愧一定字增春關四寫故我依然自知猶臂將軍封侯無命不過逐隊入試盡其在我不敢作上林棲一枝想也教習已報滿以教職用聖恩高厚適如私願固翁說閣下已就館茗上甚慰固翁人品學問實可師事惜遠寓東城不得昕夕過從耳茲因固翁南旋之便率泐布臆臨頴馳溯不盡縷縷戴嘗有述懷詩句云眺書柱自窮三味作客何堪遇十年讀之令人感喟無已辛丑歲聞其以疾卒於家年僅四十命不副德遇不副才是可痛也

刑名幕聯

汪龍莊大令為刑名幕賓時書聯座右云苦心未必天終負辣手須防人不堪近有人贈刑名幕賓聯云求其生不得則無憾勿以善之小而弗為語亦警通

知不足齋叢書

欽縣鮑菜飲先生廷博寓居吾里之楊樹濱好學博聞尤喜蒐羅散佚乾隆時開四

庫館獻書七百種欽頒圖書集成旋刻秘籍數百種曰知不足齋叢書進呈乙覽荷
賜題卷首識有知不足齋美不足過於書籍是賢乎之句睿皇帝復賜以舉人兩朝
褒寵可謂極稽古之榮矣所刻叢書校訂精審風行海內嘗謂與其私千萬卷於己
或子孫不為之守孰若公一二冊於人與弈稘共永其傳今其掾曾輩以書為業奇
編寶笈價重藝林蓋猶食其報云

府州縣同名

今天下幅員廣遠府州縣同名者甚多彙記於左以備考錢竹汀宮詹潛研堂集中
辨名篇尚有遺漏茲所記者較詳亦未必無舛誤處俟再考正

府同名

太平　安徽　廣西

州同名

通州　直隸　江蘇　開州　直隸　貴州　趙州　直隸　雲南　鎮州　甘肅　雲南　永寧州　山西　貴州　廣西

縣同名

會同　湖南　廣東　靖州　海豐　山東　武定府　廣東　惠州府　瀘溪　江西　建昌府　清溪　四川　雅州府　貴州　思州府　冷水　雜識　卷七

鳳臺　安徽　鳳陽府　安仁　江西　鉛山　廣信府　桃源　江蘇　淮安府　龍門　直隸　宣化府　山西　澤州府　湖南　衡州府　龍泉　浙江　嘉興府　新安　河南　廣東　廣州府　興安　江西　廣信府　永安　福建　延平府　石門　浙江　嘉興府　湖南　澧州　府　新安　河南　廣東　廣州府　興安　江西　廣信府　永安　福建　延平府　樂安　江西　撫州府　甘泉　陝西　延安府　石泉　陝西　興安府　四川　龍安府　太和　雲南　大理府　清和　直隸　江蘇　淮安府　山陽　江蘇　淮安府　海陽　山東　登州府　東鄉　江西　撫州府　四川　綏定府　南鄉　湖南　長沙府　山西　汾州府　新昌　浙江　紹興府　廣昌　直隸　易州　江西　建昌府　建昌　直隸　永德府　江西　南康府　安平　直隸　深州　貴州　安順府　清平　山東　東昌府　鎮平　河南　南陽府　廣東　嘉應州　石城　江西　寧都州　廣東　高州府　興寧　湖南　郴州　廣東　嘉應州　咸寧　湖北　武昌府　陝西　西安府　大寧　山西　陘州　四川　夔州府　廣寧　奉天　錦州府　廣東　肇慶府　華亭　江蘇　松江府　甘肅　平涼府　山陰　浙江　紹興府　山西　大同府　三水　陝西　邠州　廣東　廣州府　甯遠　湖南　永州府　甘肅　鞏昌府　永定　福建　汀州府　湖南　澧州府　安定　陝西　延安府　甘肅　鞏昌府　宣化　直隸　宣化府　廣西　南寧府　昌化　浙江　杭州府　廣東　瓊州府　德化　江西　九江府　福建　永春州　安福　江西　吉安府　湖南　澧州府　建德　浙江　嚴州府　安徽　池州府　唐縣　直隸　保定府　河南　南陽府　永福　福建　福州府　廣西　桂林府　龍泉　浙江　處州府　貴州　石阡府　西甯　直隸　宣化府　甘肅　西寧府　新甯　湖南　寶慶府　四川　綿定州　永寧　江西　吉安府　湖南　永州府　廣東　肇慶府　長甯　江西　贛州府　廣東　惠州府　長寧　廣西　柳州府　定遠　安徽　鳳陽府　雲南　楚雄府　安化　湖南　長沙府　貴州　思南府　甘肅　慶陽府　長樂　福建　福州府　廣東　嘉應州　湖北　宜昌府　山東　濟南府　浙江　杭州府　新城　直隸　保定府　江西　建昌府　四川　敘永廳　永甯　四川　敘永廳

三縣同名

東安　直隸　順天府　湖南　永州府　廣東　肇慶府　龍泉　浙江　處州府　江西　吉安府　貴州　石阡府　西甯　直隸　宣化府　甘肅　西寧府　新甯　湖南　寶慶府　四川　綿定州　廣東　肇慶府

四縣同名

太平　安徽　甯國府　浙江　台州府　山西　平陽府　四川　綿定府　新城　直隸　保定府　江西　建昌府　山東　濟南府　湖北　宜昌府　定遠　安徽　鳳陽府　雲南　楚雄府　長樂　福建　福州府　廣東　嘉應州　安化　湖南　長沙府　貴州　思南府　甘肅　慶陽府　長寧　廣西　柳州府　四川　敘永廳　永寧　江西　贛州府　四川　敘永廳

著謎

北史咸陽王禧傳載著謎云眠則同眠起則同起貪如豺狼臟不入己蓋以諷貪墨
者也袁簡齋太史詠著詩云笑君搜取忙送入他人口一世酸鹹中能知味也否即
本此謎之意按中州集周馳詠箸詩云正使遭謗口何嘗廢直躬寓意似勝袁詩

改官詩

道光丙申至楚需次自知無濟世才陳請改官賦詩云皃驚小隊降心從學步邯鄲
苦求工三復昌黎盤谷序出山深悔負初衷　紅塵滾滾攖征衫墮落何由骨換凡
宦海波濤深莫測幾人安穩得收帆　撫宇催科兩不勝有紘可改蹇堪乘思歸若
得秋風起欲脫塵韁恐未能　簿筆雍容志已慮不如歸去舊蓬廬高風愧與瀛洲

客萬石名山正著書吾鄉馮太史登府現為寧波教授　求賢大府禮優渥到日居然到阿蒙衰衰
諸公多偉器不才何用濫竽充中丞阮公之謝命俟秋劑分校後方伯張公岳崧請當一視雖事乃決去留不然辭後悔余力辭始允
書生濟世少奇畫得就閒曹願已酬莫恨雲衢升未竟有人平地尚淹流既改官
作歸興詩云此去真為泛宅行扁舟江上訂鷗盟酒從黃葉聲中醉詩向青山影裏
成高枕連宵酣旅夢小艘沿路記歸程掉頭笑謝風塵侶圖史蕭然萬慮清　百丈
雲梯未可階寒鐙仍問舊生涯祇慙報國心終負且喜寒山夢竟諧書卷隨身無恙
在田園樂志有人能卜居擬傚漁翁宅苔雪烟波處處佳

寫書求官

大唐新語李襲譽謂子弟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十頃可以充食河
南有桑千株可以充衣寫得書萬卷可以求官汝曹第勤此三事何求於人夫寫書
而僅以求官兒何鄙也然必有萬卷之書始可求官亦豈易事耶

今勝於古

然之用尸也葬之用狗也賸之以姪也刑之以肉也婦人之以廢疾無子出也古也
有之今則亡是今之勝於古者

追尊稱帝

唐世追尊稱帝者。高宗子孝敬皇帝宏。薨即尊稱為帝。是以父尊其子也。睿宗子讓皇帝憲。追尊於元宗時。元宗子奉天皇帝倓。追尊於代宗時。是皆以弟尊其兄也。肅宗子承天皇帝俶。追尊於代宗時。是以兄尊其弟也。

地志

錢竹汀宮詹跋咸化四明郡志云。王文恪公撰姑蘇志。楊禮部譏其不通。或請其說。曰。此蘇州府志也。而云姑蘇。不正矣。文馬得通當時傳誦其言。予謂文恪撰述。夫有所受。未可非也。試即宋元地志之傳於今者言之。梁克家三山志。陳耆卿赤城志。楊潛雲間志。非宋之州郡縣名也。徐碩嘉禾志。張鉉金陵新志。秦鏞之練川志。非元之路名縣名也。志蘇州而以姑蘇名。何渠不可。史家敘事。地名官名。當遵時王之制。行狀碑誌亦史之類也。若蘇州知府而易為吳郡守。施諸誌狀。則為非法。至於詩賦記序。自可不拘斯例。竊謂宮詹引三山志等書。以排楊禮部之言。其說是矣。至謂行狀碑誌亦史之類。當遵時王之制。則地志獨非史之類乎。而豈得同於詩賦紀序之可不拘斯例乎。伏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有云。志書題古地名。自宋代已有是例。核以

名實。良有未安。此誠持平之論矣。

姚兵部

歸安姚鏡堂兵部學塤。學問贍博。品尤高卓。官京師數十年。寓破廟中。不攜眷屬。趨公之暇。以文酒自娛。朝貴罕識其面。曾與貴州鄉試門下士饋贄金者。力卻之。惟贈酒則受。因是貧特甚。出不乘車。隨一僮持衣囊而已。所服皮衣冠毛墮半。見其鞏每千于道中。郎兒爭指笑之。兵部夷然自若也。嘗賦梅子詩云。莫遣女郎知。一時推為絕唱。其他佳句如謝人送菜云。但使斯民無此色。願教我輩味其根。送閔貢甫之揚州云。養志未須嫌祿薄。讀書大好是官閒。皆清妍絕俗。

沈蒼士詩

烏程沈蒼士比部同年兩鬢幼眈吟。咏以家貧親老奮志功名。剝苦攻舉子業。通籍後遂專力於詩。所造日上。其寓感詩有慨言之。深得王文誥諫之旨。歎鴻鴻。鵻也。鳥將雛雛飛在路隅。有鴻有鴻。善取予。空中一擊無完膚。手爪摧。俎雖觸。鴻有罪。今不可贖。鴻與雛何怨。雛與鴻何仇。與鴻亦無怨。與雛亦無仇。只緣攫取口中哺。乃盬其腦。椎其喉。口中脯。皆有殘。惟命鴻毛判一死。餓不擇食至於此。嗟乎。安得粟滿野。甚

滿林鵻鵻鴻鵻。今化為祥禽。悼蛹陽鱓。美人織當戶五色工篡組。可憐機中纔纔縷。皆辛苦。吳蠶作繭口卒瘏。吳蠶作蛹藝復蘇。獻繭者誰心膽粗。剝取入己肥妻孥。剝繭一何酷。蛹在繭中究蛹哭。渺不聞生機漸以蹙。宛轉將死未死時。我為請命前致詞。蛹兮蛹兮好護持。生子明年還吐絲。

阮文達公聯

嘉慶初。阮文達公撫浙。為鄉試監臨。題貢院聯云。下筆千言。正柱子香時。槐花黃後。出門一笑。看西湖月上。東浙潮生。歸安王勿菴侍郎以銜之。太夫人八秩壽辰。公賀聯云。多子兩魁天下士。自注。郎乾隆乙卯狀元。其弟以錯同科會元。大年三慰太平朝。錢塘魏春松觀察成憲之出守揚州也。公贈聯云。兩袖清風廉太守。二分明月古揚州。又題吳山呂祖殿澄心閣云。仙佛緣中。湖山勝處。樓臺影裏。雲水閒時。是真能吐納天然入妙者。

許秀山

臨海許秀山布衣保。喜種花。尤愛蘭菊。菊種多至百餘。每至花時。五色繽紛。先君子恆從乞種。因書聯以贈云。嗽淡飯著粗衣。看屬國圖終戚戚。伴幽蘭對佳菊。花枝爛漫滿庭芳。又題其琴鶴圖云。流俗不可侶。伴身惟鶴琴。山空涼月皎。亭古綠陰深。雙傳余秘方。試之皆效。附錄之。以濟世。治頭風用頭風膏藥入草烏末少許貼之。治牙痛。用北細辛五錢。薄荷五錢。樟腦一錢五分。置銅鍋中。上覆小碗。紙糊泥封。勿通氣。緩火熏之。令藥氣上升至小碗。取塗痛處。治刀傷久爛。用生糙米於清明前一日一換水浸至穀雨日曬乾。研末敷之。治火燒傷方。雞子煮熟。去白取黃。豬肉去膜。二味等分搗勻。抹之。

學官聯

學博向稱冷官。以其位卑祿薄。不能自豪也。蘇州教授李時菴恩沛。自題大堂聯云。掃雪呼僮。莫誚今朝點卯。彝雷請客。都知昨日逢丁。堪發一噱。蕭山傅芝堂學博鑾作聯自嘲云。百無一事可言。教十有九分不像官。語更諧妙。然事簡責輕。形神安泰。仁和宋學博成熙有聯云。宦海風波。不到藻芹池上。皇朝雨露。微沾苜蓿盤中。又孫學博學垣聯云。冷署當春暖。閒官對酒忙。是均能道寒氈趣味者。至福清林譯之俸簿儉常足。官卑廉自尊。林館海甯人。教則解饋旨深。真可作官箴讀矣。陳鵬飛錄左忠毅公光斗官中書時。當以題其堂聯。林蓋侯閩縣人。

檳榔

酉陽雜俎檳榔治瘴川廣人皆喜食之近則他處亦皆效尤不知其性況降破滯真氣耗損既久一旦病作不治莫識受害之由嗜之者終無所警也余按宋周去非嶺外代答有云川廣人皆食檳榔食久頃刻不可無之無則口舌無味氣乃穢濁嘗與一醫論其故曰檳榔能降氣亦能耗氣肺為氣府居膈上為華蓋以掩腹中之穢久食檳榔則肺縮不能掩故穢氣升聞於輔頰之間常欲嗽檳榔以降氣實無益於瘴彼病瘴紛然非不食檳榔也此論檳榔之害最為切要知非持無瘴之地不可食也嗜檳榔者其鑒之

許氏科第

嘉慶道光以來仁和許氏科第最盛駕部諱身閨臺房評云數來族望蟬聯不問到科名榜上視為故物稱許可云允當

檇李

嘉興本檇李地所產李即以是為名色紅肉脆而味絕鮮吾鄉果品以此為最惜不可多得皮有斑痕相傳為西施所掐此始飾說耳而文人賦檇李者必及之如朱竹垞賦云傳諸故老一事於奇過入吳之西子膩脂之遺舟移經伍指之一掐量心實之在斯何造物之工巧兮化千億於來茲雖彼美之云亡兮髣髴若或覩之金學博介復詩云此邦書越絕彼美憶西施指黠痕如捻流俦事不疑沈明經翼詩云斑痕千古在入市合輸錢皆指此也

趙儀姑詩

上海趙儀姑女史葉歸安汪參軍延澤之配也天性高明有丈夫風骨博習經史兼工吟詠著有漚月軒詩集句如殘紅盡落啼鶯老翠綠新生好雨多五夜懷親空有夢十年還日只憑詩春晚云鏡脫春衫換夾紗東皇何事便思家杜鵑聲裏斜陽暮深閉巡簷趁落花俱娟妙

理財

三代以下善理財者莫如劉晏不善理財者莫如王安石一則利國而不傷民一則害民而遂病國也

大佛寺聯

西湖大佛寺有沁雪泉其題聯云沁雪貯寒泉一片清虛照徹大千世界開山成寶

相十分圓滿想見丈六金身語特雅切

鹿坪師聯

沈鹿坪師作對聯警鍊自然人爭傳誦恐日久散佚備錄於此太均神祠云德並高禖猶眾之母慈同大士則百斯男烏程城隍神祠云一城捍天下兵丹心貫日片語留身後誓鐵面凌霜神為張睢陽後脸色黑以有鬚髯鬼殺賊語也吾里李臨川先生祠云德仰儒宗次立功次立言歿而可祭於社名垂史冊古遺直古遺愛過者猶式其閭嚴比玉太守之母蔡太恭人四十生辰聯云長日絲衣猶抱戲盛年紗幌子傳經蔡太恭人輓聯云禮重延賓七載倍欽陶母誼訓垂翼子一家齊凜敬姜箴李鶴杉學博日曦之尊人秋霞先生允楓輓聯云慈未因羹隨謚紀悔於見銘輒思康鶴杉從師而師與德清陸魏菴先生震七十壽聯云地本仙居鳩杖親攜尋藥餌官真吏隱鶴觴小酌詠梅花時官仙居故諭湖州楊氏祠堂聯云祠開苕左新門第村紀膈西舊世家題某道士居廟題堂聯云事可問心寧任怨功難藉手敢辭勞

世次

鼠

爾雅錄鼠於釋獸以四足而毛謂之獸也埤雅隸鼠於釋蟲以其為穴蟲之長也鼠之種見於爾雅者十有四有同名而異種者為鼷鼠一在竈屬一在鼠屬有與鳥同穴者為鼵至狸鳥之鼵鼠釋蟲之鼠鼠則與竈屬之鼷鼠皆名鼠而實非鼠矣

唐明府

吾里唐明府仍甫庶吉士改官桃源縣令殁後有輓之者云天上謫仙此去依然夢桂眾人間隱吏今來何處問桃源人皆稱其雅切

戴考廉詩

杭州戴考廉光元工詩庚戌辰會試詩題天臨海鏡友人某以病倩戴代作詩起聯云善納臭如海能容山是天以是獲售而戴竟不第坎壈終其身

沈船籠詩

同邑沈船醫人令祖受業於先君子。工篆刻能詩。以拔貢官山左。歷晉吏之弊。賦感事詩云。為宰百事難。尤難在晉吏。以彼閥歷深。況加嗜欲蔽。奸猾本性成。乘閒工窺伺。黠梁或緣悃。見利豈思義。譬猶虎而冠。出押人爭避。去詐復去貪。要在能駕馭。苟能爛具舟。盡法無輕恕。安得清風來。好驅大暑去。言之可謂深切。又有揚州雜詩云。一棱遺宅殘寒燕。淵息波平井已枯。三月煙花春似海。更無人問董江都。香漂粉泊恨無家。啼徧血楊柳暮鴉一賦蕪城已凄絕。不堪更訪玉鉤斜。綽有情味。

蕭壯節公以水師起家。擒斬海盜。不遺餘力。嘗偽作商舟。以誘賊。屢獲巨寇。賊懼。為之語曰。莫逢蕭。必不活。官鎮海總兵時。適洋勞瘁。感暑。臥病甚劇。時聞閩省盜船百餘。糾入浙海。大府檄公率三鎮兵船總巡。公力疾前往。先以書馳告曰。寸心自誓。期盡殲以事君。一息尚存。敢偷安而負國。時道光戊戌年也。公官瑞安副將時。會稽宗滌樓侍御稷辰贈聯云。武穆兩言。不愛不怕。文成一訣。即知即行。公嘗手書一聯。揭於治事之堂曰。持躬以正。接人以誠。任事惟忠。決機惟勇。并自作擘窠大字。顏其堂曰。咸忠。論者謂能不負所言。

上官皇后

漢書外戚傳。孝昭上官皇后立十斗。昭帝崩。昌邑王賀即位。尊為皇太后。賀廢。宣帝即位。為太皇太后。是時后年從十五耳。而有太皇太后之稱。乃史冊所未有也。細目書后立時。年五歲。與漢書不符。按后立於昭帝始元四年戊戌。崩於元帝建昭二年甲申。年五十二。以此推之。自應從漢書六歲為是。漢書又曰。昭帝崩。后年十四五云。此四字當是衍文。

避諱

古水避諱改字。至今尚有沿用不變者。為梁高祖之祖名虎。改虎子為馬子。唐高祖之祖名昞。改民部為戶部。吳越文穆王名元瓘。改一貫為一千。宋英宗名曙。改曙谷為曙谷。改為谷地名尤多。吾浙虎林以避唐諱改武林。嘉禾以避三國吳太子名。改禾興。杭州以避唐德宗名。改稱處州。其他史籍集數。

劫寨

守城者必劫寨。昔人之言。當為今為廣。其旨云。傑敵者必用偽。詐敵者必用閒。古人制勝之術大率如斯。

明閹偽

江陰楊大令守謂有明一代。如王汪劉魏。其害固不可容言。其餘諸帝。自太宗仁宗而外。未有不任奄人者。按明史載永樂三年。命太監鄭和帥舟下西洋。八年。帥內官馬晌鎮甘肅。馬騏鎮邠州。十八年。置東廠令刺事。因謂明世宦官出使。率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開始。然則明之禍。莫甚於宦官。而宦官之偽。實基於太宗也。安得謂其不任奄人哉。

吳中行

吳中行劾座主張居正。得直。諫名。然終不可為訓。流及晚季。遂有閹黨御史智鋪。受業趙南星門。而疏詆南星為元惡者。

經學理學

言經學者。宋必斥漢。言理學者。宗程朱。必斥陸王。何見之小耶。試觀本朝祭聖廟。湯文正。理學宗宋陸王。而未嘗悖聖道也。東吳之惠氏。東浙之萬氏。經學皆宗漢。而未嘗悖聖教也。譬之登山者。或自南。或自北。其路之平易遠近。不能皆同。要皆望是山以行。不述於所往。則固殊塗而同歸也。

柳仲塗作銘

柳仲塗為其外祖父伊闕縣令太原王公作墓誌銘。其文首紀葬之年月與地。末紀名字三代與卒年。中敘事實。則全述其舅氏信詔之言。蓋仿昌黎襄陽盧丞墓誌銘。述其子之語。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述其妻之語例。乃變體也。銘語亦簡質。云男賢若父。女賢若婦。斯焉為誰。柳開外祖名兮傳於世。骨兮歸於土。洛水郎山。千秋萬古。

劉軻

唐劉軻行藏最奇。初為僧。繼為道士。後進士登第。以能文章名。所作農夫謠有云。農人不識而天下肥。蠶婦不寒而天下安。語特精妙。軻為僧時。因葬遺骸感夢。而精儒學。某名任史官。見南部新書。

斛銘

常熟蔣雨亭制軍陳錫之父侍御伊。嘗銘其斛曰。出此入此。厥惟公平。有易是者。天

殛其人制軍誼守家法凡遇遺除輒蠲佃租外叔祖周葵園先生以清收租斛內嵌木一方視他斛減二升刊字於木口少收幾粒多收幾年至今遵用之

養一齋詩話

詩話類取近人之詩易涉標榜惟山陽潘彥輔孝廉德輿養一齋詩話尚論列代至明而止其論悉稟聖人詩教之旨以心術行誼為本以氣骨韻味為主近時詩話當以此為首矣器識數則於右三百篇之體製音節不必學不能學三百篇之神理意境不可不學也神理意境者何有關係寄託一也直抒己見二也純任天機三也言有盡而意無窮四也不學三百篇則雖赫然成家要之纖瑣摹擬館閣淺盡而已學詩當先求六義唐以前比興多宋以來賦多故韻味迥殊　詩積故實固是一病矯之者則又曰詩本性情余究其所謂性情者最高不過嘲風雪弄花草甲其下則歎老嗟窮志向離騷其尤悖理則荒淫狎媟之語皆以入詩非獨不引為恥且曰此吾言情之作古之所不禁也於摩此豈性情也哉吾所謂性情者於三百篇取一言曰柔惠且直而已此不畏彊禦不侮鰥寡之本原也老杜云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直也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柔惠也樂天云況多剛狷性難與世同塵直也不

故米襄陽書今壁間碑石乃明華亭董文敏仿米書補書者龍井題名記則尋覓不可得瀹既屬長洲周璨敬摹先生像選工上石並補錄龍井題名記鐫像後付龍井僧嵌置寺壁無錫裔孫瀛謹識記云龍井之名何以著以余泜海遠祖先生為龍井記者也先生以紹聖初嘗由國史院編修出為杭州通判矣而其與辯才往還則在元豐二年時先生方自泜如越省覲過錢塘與參寥訪辯才於壽聖院之潮音堂憩龍井亭據石酌泉為之題名又為之記乾隆乙卯春瀛監司浙右過龍井既嘗摹先生像並補書龍井題名鐫諸石嵌龍井壁間既而思曰吾祖文章氣節與蘇文忠異同兩公於杭皆有遺蹟今文忠與李鄴侯曰刺史林處士並祀孤山稱四賢而先生則無有祠而祀之者龍井故先生舊游處不可以無祀爰於隙地葺屋三楹中奉先生衆主而左則以辯才祔焉瀛嘗按先生游龍井與辯才善旋別去其後先生倅杭在紹聖初辯才示寂於元祐八年是先生再至杭州辯才已從而龍井之名猶特以先生與辯才而著聖天子時巡泜止親洒翰墨天文炳煜照耀山谷蓋賢喆之流風遠矣龍井故在風篁嶺上俗稱老龍井今龍井距風篁半里許所謂壽聖院潮音堂都不可考方先生倅杭即

辭為俗吏且欲活疲民棄惠也兩公此類詩句開卷即是得古詩人之性情矣舍此而言性情詩之蜾蠃也性情二字頗不易言更勿誤認　吾學詩數十年近始悟詩境全貴質實二字蓋詩本是文采上事若不以質實為貴則文滑以文文勝則靡矣吾取虞道園之詩者以其質也取顧亭林之詩者以其實也亭林作詩不如道園之富然字字皆實此修辭立誠之旨也竹垞歸愚選明詩皆及亭林皆未嘗導為詩家高境蓋二公學詩見地猶為文采所囿耳

龍井寺

西湖龍井寺重修於乾隆二十六年明年仲春高宗純皇帝敬奉慈輿省方南服駐蹕湖濱旬日之中翠華四至覩洒宸章三十有一自來名勝莫之能比見於浙江巡撫莊有恭碑記余於咸豐元年重九日往游寺宇全圮殘碑斷碣僅仆荒草間僅存秦淮海祠廡三楹壁間刊龍井題名記及無錫秦小峴侍郎瀛一跋一記謝蘊山中丞二詩因恐數年之後并此亦澌急錄之以備湖山掌故跋云謹按始祖淮海先生以宋元豐二年至杭州與龍井僧辯才善有龍井記龍井題名記並見集中元豐二年己未至今乾隆六十年乙卯閱七百十有七年而瀛以備兵浙西至龍井龍井記

鄉約公帙跋

先君子歸田公諱元鈞生於先大父秋山公臨海縣學宮廡門乾隆辛丑年也道光己亥以拍同鄉公舉迎養署中先君子稽八分書法夫者室屢之不倦性嗜花栽植庭前階墀不純甃至則纔頹壞或與二仁和諸惟周急惟恐不及甲辰九月以中風疾棄養台人士聞者皆哭失聲投簡輓

臞。錄其尤者於右。山陽郭太守恆辰云。纏舍怡情。看三經香多。者識人如前淡。體庭侍。帳六年史隱逸開。詠裁庵長白。雙協貞德。元七十載德望常尊。子舍衙。纏濟美克成名。退山萬八峯吟踪重到。仙區化鶴歸真。定列上清。此武進馮明府。翊元鶴俸。慰桑榆。台纏重。甌六十年前來處。去經庭。茂桃李。欄。其可講五千言。仕沒猶仕。猶山張學博錫庚云。名成經。製詰錫。鷺封。殿慨心鏡水辭。宦。見君子於成。成。會稽陳事。霞城就養。開即栽花病。還作。草忍。撒手金英正放。墨溪猶濃。臨海傅學博。力。瀾云。閒歷備名區。玩水登山。七秩精神欣。雙鑠笑談。聆講。幢裁花賠酒。五年杖履。追。陪。臨海洪明府。敗陞云。隨宦海。為汗漫之游。樽酒常。攜。中聖中。仍。無非樂。地。就。移養於。降生之地名山久。住。是仙。是佛。合有前。因。用。里。札。乘。果。增。緣。

竹杖漫。

刑傷。飲小。便止。痛解。毒。頗效最神。秀水諸。襄七宮。廣錦之先人。有為縣史者。憫。刑人之痛苦。每竹杖必漫。厠中久而。從。用之。如是者數十年。迨宮。廣顯。達人咸。謂。因是得。

壽。

牧域

九言聯。

杭並浦太史道古堂集有牧域聯句詩。并序云。牧域者。形圜。圜。如璧。徑四寸。以象牙為之。面平。鐫以樹石人物。丹碧。粲然。背微隆起。作坐龍蟠屈狀。旁刻牧域二小字。楷法精謹。當背中央凸處。置鐵。鐵。僅及寸。界以周。手旋之。使鐵卓立。輪轉如飛。復以袖拂。則久久不能停。蹄局者有罰。相傳為前代宮人角勝之戲。如武林舊事所載。千千萬萬。日下舊聞之牧空鐘之類。蓋藉以銷吹花永晝。題葉間。思所謂牧域者也。詩長不備錄。摘其中間十韻云。烏三迤未極。旗百回仍剎。城。徐時影續翩。急處勢。臨蹄。員坤。虎。裹過猶蟻旋。局殘。優鶴啄。趙。玩。文窗紛合圍。紅袖。說關撲。撇。快。尊金白鋌。偏輸玉。史廷。信迴腸託防閒。匪石。謾謠諑。諑。風。雨。振。鼓。婢爭看。扶腰女初學。舞。眉。顰側。轉。金。解。瘦動寬。鋼。世。說人語喧行廊。花光。飄繡。楯。煙。摹寫情狀。

觀龍舟詩

九言聯。

嘉慶間。御製觀龍舟詩。命諸。臣。扈和。皆為水嬉。嬉字韻所窘。鮮有合作。錢塘陳芮峯師。滿慶和。句云。四海。須能。早。要。衍。九重珠玉。戒荒嬉。蓋是日方以崇儉黜奢。詔宣示中外。故詩意及之。睿皇帝大。猶。嘗。諭。為諸詩之。冠。由是寵眷有加。遂躋卿。貳。

歸去來辭序

陶靖節歸去來兮。今。辭序一百九十八言。敘次詳盡。語樸旨深。有此辭必有此序。而其美始全。近世坊本。往往。竟去不。別。詮矣。

顧楊波小像

程春廬涼水。博雅嗜古。所蓄書畫甚多。余曾於。其姪銀灣參軍世樞處見顧橫波小像一幅。半。姿。嫣然。岬之欲出。上幅石方。款二行。云崇禎己卯七夕後二日。寫於眉樓。玉照生王樓。左方詩二首云。腰。妬楊枝髮。妬。雲。斷魂驚語夜深。聞。秦樓應被東風誤。未遣雛數。候。使君。淮南雞。犬。題。識。盡。離零苦。而今始得家。燈煤知。妾喜。特著兩頭花。庚辰正月一十三日。姓下。眉生顧媚書。

一字師

李紳更正叔孫。婼之。諡。實為。勃。荅反之誤。楊廷秀更正干寶為干寶之誤。齊己早梅詩。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鄭谷改。數。為一。張詠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開。殷老尚書。韻。楚才改。恨。為幸。程。風衣。嗣立滿頭白。髮來偏早。到手。黃金去已多。周白民振采改到作信。皆所謂一字師也。他若范文正公嚴先生祠堂記云。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李泰伯改德為風。蘇東坡。富韓公神道碑云。公之。熱在生民。天子。虛己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為輕重。然一趙。滿能。拯之。張文潛改能為。歐宋省試賦題天子聽。明於南門之外。滿。場皆曰。語南門而聽焉。惟魁多士者。改。詣為出。王貞石御溝詩。此波涵帝澤。無處。滯塵纓。貫休改波為。中。任翻題台州寺壁。詩。前峯月照一江水。僧在翠微。閒。竹房。有。觀者改一為半。陸。樂之巖邊桂樹。團。團。丹霧。石上苔花。閒綠。點。王維伯改團為。生。改閒。尸。動。張廣山養。重。南樓。晚雨三。更。遠。春水吳江一夜。增。王洙洋改增為生。陳香泉。棄。稹。斜日一川。汙水北。秋峯萬。點。益。門西。王洙洋改峯為山。是亦於一字分工拙也。此類尚多。未遑悉。識。

千字文

周興嗣千字文。今之村塾。號舍文卷。及民間賢庶計簿。皆以其字編次為。識。取其字無重複。凡眾人習熟易於。檢。見也。雍正元年。禮部議准鄉會試硃卷字號。將千字文

內不住守棘揀扎荒書伐罪毀傷悲虛禍怨增盡終服離顛酷疲極邱墟墳弱傾困滅弊刑顛杏寞點魏極殆修脏逼索寂寥散累遭戰凋委落宰微城故祭祀顯陳恐慄戰栗脫誅斬城流捕叛亡餘孤陋寡愚頑共七十五字又亞聖孟子名應避及數目四五六九等字與號數稱亦皆勿用尒按鮑氏知不足齋叢書以千字文編號改稱因愍積為係因功積蓋亦以字之當諱而易之也

劉太史詩

陽湖劉芙初太史嗣綰天才藻發早歲入成均與莫實齋侍郎齊名年過四十始以第一人北南宮剏野皆以大魁期之而劉則以閒作未佳憾憾成疾殿試時書卷藻翰遂不得脫甲所著尚絅堂詩集佳句如江遠全浮樹山低半入城露雪他鄉相春燈獨夜眠野水自成波亂峯爭入檻江上春陰孤店外客中寒食百花前好春似水難消路名士如花易散場夢來好夜連天遠情到中年比海深棋局在心還欲手酒杯如影不離身吐屬偏娥不悅名士風流劉久困名場羈旅漂泊感慨無聊之意悉寓諸詩如身世漫將書劍負姓名都與刺船唐全家別後貧兼病獨客歸來哭常歌琴餘焦尾聲都死爐爐燼假心淚亦乾生原有恨倫同世歸已無聊況異鄉萬念總由

蘇白舫一生祇有蠹相憐情辭惻惻讀之尤令人觸喚奈何

姚明府

道光庚子嗅英陷定海邑令姚廈堂懷祥赴水殉難越九年其友謝厚蕃參軍蘭生以明府分校時藍筆所作詩刊石吳山祠中杭州太守徐信軒先生毓為作敘倣詩詞雄壯結段尤佳云當夫神祠同點山阿雨來速閒鷗坐自天而下明府被上清之法服駕逍遙之雲車陟降在庭摩抄元石靈旗東指茫茫怒濤戍鼓無聲妖烽絕波散霧身之得所吾從馮夷聽招魂於異鄉招非宋玉魂彼英英庶幾樂昔嗚呼顏魯公握書透爪之憾早知在爭坐位間岳郭王怒髮衝冠之詞宜對峙樓殿額上

思忠錄景忠錄

參軍又纂思忠錄景忠錄表揚死難諸人錢警石學博為題詩歌敘流最詳其辭曰剛介昔日晉從戎東門論事讓凡衆有子恨不能殺賊流涕大筆思勿忘凡死友難孤竹兄弟不見伯夷叔齊餓首陽山人吳梅村詩史傳後世知縣張公名應昌字晉生浙之甬東姚人進士官知縣有政聲明年英夷陷定海公與大吏倡義守禦城陷公巷戰被執不屈死年四十有二公為人慷慨有大節工詩古文辭書法出入顏柳間尤善行草見者寶之

李芝齡師詩

李芝齡師於嘉慶丙子年纘汪文端公來浙視學秉文端公之訓以衡文一時名士皆向裁成無論海濱遺珠之憾公莅浙時賦詩云詔持使節浙江東天語褒嘉寵渥同文第一有手恨不能殺賊流涕大筆思勿忘凡死友難澤能天語褒文第一有手恨不能殺賊流涕大筆思勿忘凡死友難

徐阮鄰師詩

徐阮鄰師以名孝廉出宰春中大吏皆剖目相待擢階州牧解組歸林下優游娛情詩酒著有抱碧堂集行世詩尤長於七言律句如秋感云百蟲慈拾古今感一笛涼生天地秋由汜水抵葦縣雨陰谷使輪雷入地顛崖一線井窺天山行云樹顛野戍雲棲路山靜人家石築門初冬石筍山旅夜云十月苦寒遲地早一禪清話故人同游拙政園云四圍花滋鷗眠艇一徑松陰鹿候門寄懷吟谷叔孫章云九派江流歸棹遠一春椰色小樓多清華流逸不懷作者又江船雜詠絕句云江迴灘線百千灣幾日離腸九曲環一棹畫眉聲裡過容愁多似富春山情味絕似漁洋

李芝齡師詩

李芝齡師於嘉慶丙子年纘汪文端公來浙視學秉文端公之訓以衡文一時名士皆向裁成無論海濱遺珠之憾公莅浙時賦詩云詔持使節浙江東天語褒嘉寵渥同文第一有手恨不能殺賊流涕大筆思勿忘凡死友難澤能天語褒文第一有手恨不能殺賊流涕大筆思勿忘凡死友難

有楹。秋實春華總貿區多少梗概附入東。肖遺大澤夜光珠。情文斐婉。范令士林稱之。

元朝體文

元朝體文不及宋人之精鍊而鍊詞正雅亦有足采者。茲就文類中摘錄以識其概。

開復丞相阿术贈詮制。起云。邊外開邊。四達弗庭之城。將門出將。三捍分閫之任。姚燧左丞許衡贈官制。起云。天非纖聖學之堙。則不生命世之大才。國欲與王道以隆。肆用為蒸民之先覺。姚燧郎律鈞贈官制。起云。臣克厥敷而始民敬其德。子焉能仕皆由父教之忠。王構丞相荅剌罕贈詮制。起云。予故盡力於四方。所賴人才之協助。天不愁遺於一老。其何治化之成。能程鉅夫丞相卜憐吉封河南王制。起云。撫常業之艱難。思將帥。啟功臣之盟誓。宜及子孫。謝端御史大夫相嘉頂利封誼制。起云。列爵之等以敢賞。執加於勛侯。玉元勳之冑而象賢。宜膺於三錫。命吳澂謝賜禮物表。起云。接地風雲。除會親逢於明主。望天日月。照臨遠及於老臣。盧至賀親視太廟表。起云。九重御極。太平端拱於中天。萬舞奏庭。順禮洽成於治廟。虞集賀正旦表。起云。陽春發斖。明新若日之方中。正朝會同。溥博如天之為大。謝端賀親祀南郊表。起云。四方於理。事天致恭。己之誠。三年而郊。卜日叶用辛之吉。楊文郁賀千秋牋。起云。陽常居於大夏。方收養毓之功。震一索為長男。鐵啟亨嘉之會。姚燧丞相塔剌哈追封淇陽王制。末云。嗚呼。何但上下床。盡餘子可柬之高閣。如失左右手。慨正人不作於下泉。王構翰林承旨姚燧父楨贈官制。末云。於戲。與風千古。歸然不廢魯靈光。太史一家。嗣若無愧。漢司馬。鄧文原許衡妻敬氏封魏國夫人制。末云。於戲。夫婦相敬如賓。亦既追榮於偕老。公侯必復其始。尚其啟迪於後人。王士熙太史令王恂贈詮制。末云。於戲。元氣所憑。不存亡於生死。九原可作。尚庶榮於始終。徐世隆賀東昌路平宋表。末云。駿奔效命。正海內一家之時。虎拜揚休。上天子萬年之壽。御文原賀聖節表。末云。廣文王有聲之詩。載歌律呂。衍殷宗無逸之壽。虞集祝華嶽

梁楚生詩

杭州梁楚生女史德繩。為冲泉少司空敦書之女。歸德清許周生駕部宗彥。平生惟耽吟詠。著有古春軒詩鈔。即景呈夫子云。薄雲遍日明孤塔。新水涵秋淡遠天。送接山四兄之粵西任云。江山勝處詩尤健。兒女多時宜亦愁。皆集中佳句也。

學醫宜慎

程杏軒醫案。歷敘生平治驗。頗有心得。惟治張汝功之女暑。用葛根防風等藥。遂致邪陷心包。神昏肢厥。旋用清絡熱開裏竅之劑。而勢益劇。變成痙證而殁。因謂暑入心包。至危至急。不可救藥。而不知暑風大忌辛溫升散。其初方用葛根防風。劫耗陰津。遂至熱邪入裏。觀此可見醫學之難。憶道光癸巳仲秋。三弟以瀕年十五。患伏暑症。初見發熱惡寒。頭痛。延同里某醫治之。某醫道員。咸名。診視。忽遽誤謂感寒。用桂枝葛根防風等藥二劑。而神昏肢冷。余時方自鄖城歸。更延芳平齋治之。以為熱邪入裏。用生地元參銀花連翹竹葉等咏。竟不能痊。人皆歸咎於茅。而不知實誤於某也。并記於此。以明學醫之宜慎焉。

岳王祠聯

岳王祠聯云。百戰妙一心運用。兩言決千古太平。又云。子孝臣忠。決戰早成三字獄。君猜相忌。偏安還賴十年功。又錢伯瑜中丞聯云。萬里壞長城。歎息北征將士。中原指半壁。傷心南渡君臣。又王之裔孫鎮南。為浙江運使時。修葺祠宇。題聯云。天章褒臣節。想當年竭力致身。忠孝兼全。萬古精誠光日月。祖訓衍家傳。願弄葉承先啟後。恭嘗勿替千秋。俱炳烺湖山皆警策。

悼南田詩

武進惲南田格畫花卉。為本朝第一。而詩字亦佳。時稱三絕。所著甌香館集。佳作如送江西鄱飯牛云。長天孤鶩又西飛。八月新涼到客衣。歌吹竹西留不住。滿江秋月一帆歸。湖上張李二子在閩南不至云。十年吳客不聞簫。珠樹三山入夢遙。秋到關南人未返。愁心多作海門潮。格韻俱勝。

評蘇詩

蘇長公詩。才雄氣豪。獨有千古。然不善學之。每流於粗。紀文達公評公詩。鐵砂處切中要害。有裨學者。錄數條於此。南康望湖亭詩。八月波長湖。蕭條萬家疏。秋風片帆急。暮靄一山孤。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岷峨家萬里。投老得歸無。評云。但看唐人骨貌而無味可咀。此種最害事。而轉相神聖。自命曰高。稍或訾謷。輒嗤曰俗。蓋盛唐之說愈多。而盛唐之真愈失。送范德孺詩。漸覺東風料峭寒。青高黃韭試春盤。遥想廣州千嶂裏。暮雲衰草雪漫漫。評云。太落送行詩窠臼。此真奇贈。徧天下人者。讀孟郊詩二百夜讀孟郊詩。細字如牛毛。寒燈照昔花。佳處時一遠。孤芳猶荒穢。苦語餘

詩騷水清石鑿鑿滿激不受篙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似煮彭蜞竟日嚼空螯要當擱僧清未足當韓豪人生如朝露日夜火消膏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不如且置之飲我玉色醪我憎孟郊詩復作孟郊語饑腸自鳴喚空壁轉饑鼠詩從肺腑出出亂悠肺腑有如黃河魚出膏以自煮尚愛銅斗歌鄙俚頗近古桃弓射鴨罷獨遠短蓑無不愛踏船翻踏浪不踏土吳姬霜雪白赤腳流白約嫁與踏浪兒不識離別苦歌君江湖曲感我長羈旅評云即作東野體如昌黎樂宗師諸例意謂東野體我固能之但不為耳然東坡以雄視百代之才而往往傷率傷漫傷放傷露者正坐不肯為郊島少一番苦吟工夫耳讀者亦不可不知

鐵畫

無湖鐵工湯鵬能採鐵作畫花竹蟲鳥曲盡生致又能作山水屏障好事者以木範之懸於壁或合四面成一燈鑪鑄之巧前此未有湯殁後其法不傳或有仿為之者工拙懸殊矣仁和朱茂才文藻賦此有句云作看似墨漬絹素山水人物皆空嵌風韻秀色動蘭竹雪推老幹撐松杉筆軒逼人有寒意感暑亦欲添衣衫最宜樺燭晚春夜千枝萬燄發翠巖元明舊蹟共諦視轉覺暗淡精神槭摹寫絶妙

沈觀齋

吾邑沈青崖觀察啟震幼時父介亭封公庭光館於外姑孔太恭人親教之讀太恭人有寄外詩云窗下看兒溫魯論燈前教婢採吳綿及夜秏先愁明日米朝寒又典冬衣等句皆紀實也觀察官運河太恭人板輿就養戚之曰毋慮不足而多取一錢毋忘民瘼也觀察宮運河太恭人板輿就養戚之曰毋慮不足而多取一錢毋忘民瘼也臨行有餘而多用一錢稔文恭公賜其言為題循一齋額觀察即以名其詩集集中仕句如日影半窺桐山光高入城夕陽孤鳥沒春雨一篙漲漫法酒去自磨墨僧叩門求惟借畫牀雨斷橋驢背酒淺灘舡艇傍燈皆有傷旅觀察博學多聞兼工尺牘其幼子秀生乃蓉年所得馮生實鴻臚應榴以書質之觀察答柬有云抑成陰之楊柳我本無心盡依樣之葫蘆若其努力吾里北栅外分水書院為觀察所創地有三元閣觀察手題聯云天錫名山儲二酉人登源閣北三元

湯將軍殉節詩

咸豐癸丑年二月十一日仐陵被陷將軍祥厚力戰殉難總督陸建瀛來輕與逋為亂兵從時武進湯雨生將軍貽汾萬居金陵於城陷之次日賦絕命詩成屏擡竹園內以手卷百餘頌後拋棄於溷詩文稿亦散失惟絕命詩為僕揚泥得傳先是將軍之祖大奎官福建鳳山知縣父荀葊隨任乾隆時林爽文之亂父子同殉邑人並請敕建父忠子孝祠將軍以難蔭世襲雲騎尉官至樂清協副將工詩受士有古名將風服官三十年以病告歸僑金陵二十年將卒當題絕於金陵所居之宇為東林得道的舊宅指雨花臺為三忠祠客南陽以南北滄以北千篇里閭里人皆能誦之有子三人皆以孝聞其絕命詩云天生忠孝人祖父一門全死生不愧地天心應可表英靈先烈而不負兩恩矣其絕命詩云死生非甘心兒孫好自謀故鄉魂可到絕筆淚難收筆墨無平生憾平生負罪尤將軍之性情剛直而和易故其詩如此讀之令人感慨係之以詩詩云成敗判以俄詩并次韻作哀輓詞云授命臨危日成仁踏海時貫鏃心仍烈沈犁骨未灰忠魂應不昧浩氣更何虧冷雨思當下水消洽更何虧陳書談要略公實劃金湯十二萬指吉去歲當以戰守滅賊諸將上高江督陣建瀛恐賊自皖南北竄以南北滄以北千篇里閭皆能誦之有子三人皆以孝聞其絕命詩云天生忠孝人祖父一門全死生不愧地天心應可表英靈先烈而不負兩恩矣其絕命詩云死生非甘心兒孫好自謀故鄉魂可到絕筆淚難收筆墨無平生憾平生負罪尤將軍之性情剛直而和易故其詩如此讀之令人感慨係之以詩詩云成敗判以俄詩并次韻作哀輓詞云授命臨危日成仁踏海時貫鏃心仍烈沈犁骨未灰忠魂應不昧浩氣更何虧冷雨思當下水消洽更何虧陳書談要略公實劃金湯十二萬指吉去歲當以戰守滅賊諸將上高江督陣建瀛恐賊自皖南北竄以南北滄以北千篇里閭皆能誦之有子三人皆以孝聞其絕命詩云天生忠孝人祖父一門全死生不愧地天心應可表英靈先烈而不負兩恩矣其絕命詩云死生非甘心兒孫好自謀故鄉魂可到絕筆淚難收筆墨無平生憾平生負罪尤將軍之性情剛直而和易故其詩如此讀之令人感慨係之以詩詩云成敗判以俄詩并次韻作哀輓詞云授命臨危日成仁踏海時貫鏃心仍烈沈犁骨未收

梁程紅螺蜂棚邊見幾花絕色既求名晚嫁休將蓮幕怨西風

岳小坡詩

嘉興岳小坡上舍廷枋少有至性嘗剖左股以療母病後父病劇又割股以進病尋及父母殁夜毀臂血朝夕慟哭不已閒者感歎好讀史工韻語尤長於七言如漢上晚望云風定一蛬嘶獨倚雨餘雙鬢濕立孤舟中即景云細草碧分流客路遠山青落酒人愁悵波鏡若天廿年孤館詩人淚燕市浮雲壯士心俱堪諷誦

蔣禮山

臨海蔣禮山明府振以名孝廉官閩之德化縣有循聲調南平縣適重圍被執大帥迫計通兵略嬰俾供應不貲送致贖累清貧無常處名列劇項三等中落職歸閩八年始釋歸歿後其友太平戚鶴泉教授學標為銘以哭之云風風之山為世文章風雨明晦望副而傷嘯嘯小鳥得良方剛仲首問天其理兌兌將好吟詠嘗郊游得句云冰竹幽通徑寒梅高間屋時有所稱其閩中明有句云妻子田園多割捨未能拋得酬時哈可想見風懷也矣

劉氏周憲堂先生

劉氏周憲堂先生積幼即嗜學尤好吟詠嘗賦采桑曲云柔桑曲曲青青綠上眉端人莫不當其風韻秋試不得志援例入成均應京兆試題詩閘中云滿架吹解急風樓漏已深高堂千里夢人倚十年心曙色明寒幔秋香溢上林良材焦尾識莫謂少知音放歸從益肆力於詩家居霅溪之藕湖有隱古桃源洞因繪圖題詩見志云花兒漁郎慣招隱桃源久住不迷津留跡作也幽古作幽今之鈐塘縣作鈐陰古作蔭今之湯陰縣作湯純留古作純今之也

字宜從今

錢唐古作唐今之錢塘縣作塘陰古作蔭今之湯陰縣作湯純留古作純今之也太今之泰安州作泰非若太原太平太湖等之仍作太吳淞江作淞今之松江府作松載在輿圖遠於稟字皆以從今為宜

朱梅叔

吉里朱梅叔明經翊清為程蘿少擅才藻有聲庠序間秋試屢見黜感憤之思皆寓之詩道光辛巳舰洪蛙鄉試倪得復失因作閨怨詩索同人和朱有詩云傳語長門妹妹家漫題紅葉寄天涯莫雜村裏如花女猶向溪頭自浣紗見者皆為閣筆與張夢盦學博文好甚篤無子其女適夢廬之子鈐齋明經光錫妻卒後子然無家遂依鈐齋以老嘗賦五十自遣詩云荒村風雪數歸鴉孤館慢涼閱歲華悵望千秋還著我側身四海已無家酒澆竹葉都成淚笑索櫃梅幸有花多謝孟公投轄意不教萍梗向天涯北辛也鈐齋為之棺殮而無力營葬其徒周蓮史太史士炳與同人謀醵金助之屬余作啟曰蓋聞自古皆有死必藏幽而乃得所歸博愛之謂仁能澤枯則施更厚逝以掩埋之典詳於禮經密窆之規載於左氏俾蒿里荷慈雲之覆庶楊郊免暴露之悲況夫望重師儒生同鄉國緬其品而同般景仰送所還而共切悽傷生前之落魄無依衛喪已極死後之游魂未奠歎恨尤深如已故明經宋梅叔先生幼秉異姿長通屋籍才高命蹇行潔遠窮六十年苦志懷鉛瘁貧乏術五千言遺書在篋副業能人晚託梓鄉遽游仙島家無尺寸之土族鮮期功之親未卜牛眠莫崇馬鬣荒原蘚蝕病碑兩世之骸浅土飄零應墜九京之淚在死者既難瞑目惟仁人能不傷心其等敬慕流型謀營兆域祈拾金以布地用集腋而為裘幽窀克安功德無量惠及枯壤永垂竹里之芳餘載之簡編可續麥舟之故事此舉樂助者六十餘人集資百餘金後并其父妣妻之柩合葬於珠村以其餘資屬鈐齋存息供歲時享

榇焉。

題棺

德州程正夫自作一棺題曰休息庵。作詩曰。板屋蕭然四壁周。愚人息矣聖人休。山陽阮吾山司寇葵生自製棺題詩其上。有來死何妨暫貯書之句。蕭山汪龍莊大令治喪。棺前和曰。汪龍莊歸窆并作詩云。平生願力志全歸。六十三年幸庶幾。得到藏身須臾宅。居然無縫是天衣。材從楚產緣非偶。剩比桐棺靦可依。蓋後何時真論定。碑碑豪服任褒譏。吾里徐瘦生茂才。終身不娶。自署其棺曰獨室。并題聯云。埋憂待倚劉伶鍤。行樂先題表聖詩。先君子鄉畇公。於台州購得嘉木。製為棺。題曰止止居。書聯云。一生倏忽少壯老。萬事脫離歸去來。

關侍郎

仁和關雲巖侍郎槐。官中書時。以善畫供奉內廷。入詞林後。直南書房。充四庫全書擬調。官兼武英殿提調。漪齋前植雙松。中羅群籟。為退息之所。適賜詩有松下敞書齋句。因恭築松下書齋四字為齋額。儀親王贈詩云。柳邊歸院金蓮燄。松下仙齋玉局書。崇文定公剛治喪詩云。青松白鶴望蓬萊。中有神仙讀書樂。皆紀實也。侍郎督學廣東時。遵惠研溪先生之教。童子有能成誦五經者。為書其姓名士風翕然。丕變矣。

覆試童生加經文一篇。遂定為例。

江西三魏

明江西三魏。良弼良政良器。以道德著。新建人。本朝江西三魏。伯子際瑞。叔子禧。季子禮。以文章稱。皆都人。皆同胞也。良器有弟良貴。官最顯。而黃氏明儒學案遺之。

明狀元爭奪情

明閣臣李賢奪情。雖倫爭之而見黜。楊嗣昌奪情。劉同升爭之而被譴。皆狀元也。可為科目增光。張居正奪情。修撰沈懋學與吳中行趙用賢謀。各上疏。吳趙皆受杖去國。而懋學疏草。為人所持。不果進。乃貽居正子嗣修書。又與工部尚書李幼滋書。爭之。亦引疾歸。是亦可謂賢矣。

沈觀察詩

沈觀察揆。少工四子書文。登第後。歷中外三十年。名益重。年屆六旬。慮乞歸。怡情吟咏。自不廢擬前人。而思筆超逸。迥軼凡近。朱買臣墓云。城東坏土春草春。哦將軍墓云。蔓延作部曲。牛上書不報。糧用乏。邑子一萬。離風塵。布衣懷緼。緼少見守邦。採史贊。

嫻於吟咏。在軍中不廢翰墨。到處留題。著有餐花室詩稿。從軍元關門山色帶斜曛。羽檄交催轉餉勤。馬迹千盤尋漢壘。鼙鼓百里聞蠻雲。枕戈易醒刀環夢。投筆猶爭翰墨勳。早晚枚皐馳露布。銕歌歸聽瘴江濆。西征曲云。幾堆白骨葬蕪是處青山叫鷓鴣。麥飯紙錢寒食雨。又添新鬼哭頭顱。斷句如呈少穆宮保云。年少自知更事淺。宦卑愈覺受恩多。由賓甯調任荔波。入都引見。留別滇南云。一卷隨身無長物。九州行腳笑粗官。語皆清俊。

韜光

由靈隱至韜光。路約里許。石級三百餘。山徑曲折。沿路皆修篁密篠。濃綠香深。醉人心骨。僧家以巨竹卧徑側。引泉相續不斷。泉聲丁丁然。靜聽移時。慮慮都滌。比至山巔。四望空濶。近挹明湖之江。遠望滄海。又別有一世界。菴中題詩甚多。恭讀高宗純皇帝御製句云。翠雲入叢篁。赤城盤疊障。正如登高而呼。俯視眾山。皆培塿矣。

西山文集

學者編先正文集。往往蒐羅敝佚。以多為貴。然或不知簡擇。并在其酬應世故不甚

經意之作。致貽後世口實。則雖意在表揚。適以累之。真西山先生以道統自任。而集中許文正往往推揚二氏。其為史論。遠特授正奉大夫文。稱其寬宏而縝栗。剛大而粹。疵有尊主庇民之誠。足以衛王室。有亡身殉國之節。可以通神明。又金國賀正旦使人到國。紫宸殿宴。致語口號。句含曲詞。有兩國交驩通好使八荒同作太平之聖歷。從玆天共遠年年玉帛會禮衣等語。皆為後人所譏。殆編集者疏於審別。不能汰其失歟。

乾霍亂

乾霍亂心腹絞痛。欲吐不吐。欲瀉不瀉。俗名絞腸痧。不急救即死。治法宜飲鹽湯探吐。外治刺委中穴亦妙。此證王宇泰證治準繩謂由脾土鬱極不得發。以致火熱內擾。陰陽不交。而與鞕通溫病條辨謂由伏陰與溼相搏。證有陰而無陽。方用蜀椒附子乾薑等藥。竊謂乾霍亂有寒有熱。當審證施治。不得專主熱劑。吳氏書闡發治溫病之法。辨論詳晰。卓然成一家言。惟此論尚局於偏。恐誤來學。特正之。

石灰

仁和縣志載。明成化時。湖墅凌知州煜家。有一黃班虎自南河游至。投凌之後苞。諸門不閉。虎入據廳上。大吼一聲。凌眾破壁逃避。虎遂登樓。時凌之孫婦抱嬰兒未起。虎倘徨壁壁倒。適覆婦身。不遭傷害。地方奔告有司。即召獵戶二十餘人擒剿。彼此相顧失色。無策可施。一老者令以石灰入稀布口袋。兼帶竹縛火把。擇輕健七八人。升樓屋揭瓦進。日光虎必仰首。即搖灰袋眯其目。繼將火把下燎。虎必開口。隨以堅利長鎗入口內。不容轉喫。乃呼眾獵戶登樓交刺之。如其策。果擒獲。不傷一人。舁送官司。各受重賞。按吾鄉某典亦嘗以此法擒寇。乃道光年間事也。時方歲歉。胡掠時聞。典主張選眾健兒守夜。并儲石灰刀械。一夜寇至。壞大門將入。眾健兒出其不意。以石灰噴之。寇目皆眯。刀械齊發。遂被擒。

劉忠義

嘉慶十八年。直隸教匪林清謀逆。實賴陝西咸甯劉公斌首發其事。黨與擒而期會誤得以即時戡定。公為滑縣老岸鎮巡檢。勤其職。姦民畏之。嘗飲羣監生所。酒半。私語公曰。是邑將有變。亟去官。可免。時八月十五夜也。因時微行村落中。聞治兵仗聲甚厲。偵鐵工。具知賊李文成與林清首尾謀逆事。告守令。皆難其事。即訊鐵工。以得李文臣牛亮臣親致之縣。訊文成。折其脛。賊始與林清謀定九月十五日期。至是不及待。九月七日。奪城門以入。公時居典史署。聞變。即更短衣。持械出。遇賊於衙前。擊殺二賊。子堯善皆死。事聞。贈官知縣。謚忠義。子寶善。蔭襲雲騎尉。改文職。為貴州某

清　桐鄉陸以湉敬安著

奔走

詩子曰有奔奏。傳箋之義各不相合。正義乃強合之。既以奏為宣布之義。又以奔走之義偏之。其說難通。傳以為喻德宣義於奏之義則當矣。而奔字難通。惟箋以歸趨之義。其說最協。蓋奏走古本相通也。

名字沿誤

漢司徒王沈。或誤作王。當作王。音宿。王中字蘭根。作頭陀寺碑。中當作屮。唐倪若水或誤作水。當作冰。宋米元章名芾。或誤書芾。从一巾。當作帚。从一巾。說文作市。古韍字。雁湖居士李璧。宋史誤从玉。當从土作璧。趙與褒。宋史誤作稜。當作褒。元康里巎。元史誤作巙。讀若變。當作攀。讀若孌。又鮑照不當作昭。謝朓不當作眺。此類尚多。

草

草在處皆有。而蜀地尤美。王子淵僮約凡四言草。曰銍草。曰發草。曰艿草。曰窖草。蓋物土所宜。言之不厭其詳也。

三墳五典

三皇五帝之書。春秋時尚存。三墳五典足也。秦以後無傳。傳者乃偽耳。嬴政之燄酷矣哉。

晁具茨詩

五言詩於第一字第三字讀斷。七言詩於第一字第三字第五字讀斷。晁具茨沖之集中。恒用此體。如四海皆行吟。苟何必此途。乃第一字讀斷也。五十年昇平一迷都。驅萬騎出關西。金戞蹀躞鳴遍影。錦連錢不動追風。老去幽棲誰比數。傳君詩一邑人驚。乃第三字讀斷也。出郭借人乘宜肯。自誇騎入大明宮。借有三千兩鍾石。定換八百石胡椒。乃第五字讀斷也。

文終文質

論以文溺者至多。而論文終者。惟宋羅從彥。宋錢惟演。初論合敗而好學貪以敗官二法。論曰文質二字亦史册罕見。

古今人表

漢書古今人表。後人多以疎舛訾之。惟錢氏大昕謂其列孔子於上聖。顏閔子思孟荀於大賢。孔氏弟子列上等者三十餘人。而老莊列諸家。降居中等。孔氏譜系具列表中。儼然以統緒屬之。其敘次九等。祖述仲尼之言。論語二十篇中人物。悉著於表。而他書則有去取。後儒尊信論語。其端實啟於此。梁氏玉繩復為之攷。且謂別於九品。確當為難。墓誌之差。誠所不免。而屢經傳寫。紊脫尤多。非盡班氏之咎。按人表自三皇迄秦。聖智賢愚。凡二千百十三人。俊世籍以考鑒得失。可為法戒之首。唐韓伯仿之。作續古今人表十卷。惜不傳。顧氏棟高作春秋人物表。分賢聖純臣忠臣功臣獨行文學辭令任臣讒臣賊臣亂臣俠勇方技十三等。又列女表。分節行明哲縱恣不度三等。品核較精。然採列未備。視人表體例有殊。修史者誠能循班氏之軌轍。析九等。代繫以表。俾一朝淑慝之分。犁然顯著。不有裨於勸懲之道歟。

藥詩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陳亞之喜賦藥名詩。藥詩者。始於唐人張籍。有江皐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下枝之詩。人謂起於亞之。實不然也。余按梁簡文帝集中。有藥名詩。如獨映合歡被。惟覺蘇合香。石墨聊書賦。鈆華試作粧等句。是藥詩亦不始於張籍。

二毋知人

王珪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莫逆。毋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游何如人。會元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也。汝貴不疑。潘孟陽母。劉晏之父。初。孟陽為戶部侍郎。劉慶曰。以爾人材而在巫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試會諸列吾觀之。因偏招深熟者客至。劉視之。喜曰。皆刑謫也。不足憂。向未座惟緤少年何人。也曰。補闕杜黃裳。劉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二毋知人。一信之於未遠之前。一答之於既顯之後。其識鑒皆不可及。

馬

十二生肖中。免蛇候皆不入卦象。凡言虎之卦三。龍雖飛而說卦不及焉。言龍之卦亦三。而說卦取象。且有三卦皆及。獨知馬之為用廣矣。

李德裕張孚敬

李德裕以陛入官。乃抑進士科。張孚敬登第。在部觀政。迨議大禮。驟進京。後乃盡黜翰林。宮視古大臣。忘私進鑒。益迥殊矣。

擬古

明仁宗時良忠靖公原吉撫吉多云其部知道或以問公公曰子弊之橘非臣下所敢專故付之云部定其可否而權不下移古哉言乎宜乎今四之不改也

荀粲女

荀粲為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力弱食盡粲小女淮年十三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請平南將軍石覽乞師又為檄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訪遣子撫率三千兵曾石聞俱救粲賊開兵至散走淮之力也奇節如此紀載罕有惜無書傳誌此一事而不詳述其生平

翔字

小鉛總錄謂後周宇文護服制受賄則服貲衣聽女教則服鵁衣歸簡則服翔衣鵁鵁字惟見此蓋蘇綽所制物余考翔字字書不載而鵁字則見於爾雅釋鳥云雜雅鵁註今白鵁也江東呼白鵁水名白雅宜云翔字惟見此乃合

鵁槃茶

太平廣記夫人為婦吹火詩吹火青竹筒添新墨脫斜邊者煙裏面恰似鵁槃茶鵁槃茶乃佛經語或作拘鞞荼究槃荼慕呼荼弓槃荼皆一也言甕形似冬瓜也以是為喻狀其容之醜也前乎此者莊子有之云甕盎大腹

獨寢不慙於魂

劉勰新論獨立不慙影獨寢不愧衾蓋本晏子春秋獨立不慙於影獨寢不慙於魂魂字實勝衾字

四字異體

四字異體而音義皆同者惟麤粗物施麤古施俗粗物通用

楊修劉顯

魏武題活字於門楊修知其嫌門濶又題合字於酪杯蓋頭楊修知為今一口梁武署沙門訟田者曰鼠而劉顯知為與上人二子之才儁矣然卒為所忌聰明何可恃乎

烏程三相國

明永烏程有三相國所居相距未過九里時有九里三閣老之謠朱文肅公國楨倡均福之說求南大水又請改折德澤及人鄉邦推重沈潅結納客魏淶體仁奸私誤

國閒里黨稱之三人皆載明史而府縣志列傳獨詳文肅事餘沈温刑諱而不書肆志一時閒名千載喁喁此亦足以為盛舉也

孔子弟子考

朱竹垞太史孔子弟子考謂歐陽子有言受業者為弟子受稽之論語所云門人皆受業於弟子者也顏淵死門人厚葬之此顏子之弟子也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弟子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又門人不見子路此子路之弟子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此子夏之弟子也孟子曰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此子貢之弟子也云云然子觀論語童子見門人惑此當為孔子之弟子也子游曰予之門人小子此當為子夏之弟子不得謂是孔子弟子之弟子也孟子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此當是孟子之弟子不得謂是孟子弟子之弟子也以此証之朱之說豈其然乎

久任

牧民官必使久於其任而後與民相習得以盡撫綏之畧明興百餘年閒澄敘官方勤求大理居職最久者如趙豫知湖州府自宣德至正統十七年劉綱知甯州由建文二年進士官府谷知縣遷擢在甯州三十四年吳祥知常山縣自永樂至宣德三十二年中葉以後此風漸澌更治亦不如前矣

名號謚

堯舜禹稱名湯稱號文王武王稱謚簡質而文即此亦可覘世運

田由錢錢

女子雙名最多閩平稼軒妾田田錢錢因其姓而名之與其他雙名者異

謄錄

浙人鄉試每以金始謄錄手之善書者潛遞關節屬其謄卷謂之謄錄者祖三千餘卷僅得售三人蓋以字跡潦草校文者以辨識為苦概併棄不閱者之目亦存已獲利冒應甚夥甚至私攜墨筆點潤試文中傷則可得重酬此風始自紹興人沿及諸郡道光丙午秋試士子一萬一千餘人其不謄錄者祖三千餘卷僅得售三人蓋以字跡潦草校文者以辨識為苦概併棄不閱也猶憶壬午秋榜後謁見房師樂平柳先生雙遞嘉慶內子舉人石門縣知縣事先生謂汝文佳而字體模糊札我半夜心力始能明晰尤賴主司愛才收墨卷校對方得入彀兩次謄錄者未多而所已若此幸遇樂平山陽大津三先生不致憤懣知己之感

非世勿誤也

作者七人矣

作者七人矣。王氏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非張柳下惠。少連包氏謂荷蕢儀封人荷蓧丈人非隱逸。太泄柳下惠。魯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皆見左傳。程伊川又謂作者之謂聖。夔龍黃帝堯舜湯是也。夷惠之清。孔子之和。李獻吉名順元叔皆朝日。恩感昌黎。盧士年之句。寓都門。得詩盤盤。作弟子之列。李獻吉名順元叔皆朝日。恩感昌黎。盧士年之句。寓都門。得詩盤盤。綿約北行。草其贈端水鶴四舍人一律。取作詩云。歲星游厭住人間。車馬盈門自閉關。一架藤花留散吏。滿庭松雪待南山。十年徵省詰清晏。海隅應詔思原憲。日下雖書老未閒。料得芸編三絕後。舍人著易指已刊。等身事業付名山。

楊无咎

楊姓皆從木。惟宋清江楊无咎祖漢子雲。從才不從木。二千年來典籍中。不多見也。

鄉會試題

鄉會試題。首題大學。則次題為中庸。首題論語。則次題為論語。三題孟子。此定例也。道光庚子科。山西首題德潤身。心廣體胖。次題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以無論語題主試皆獲譴。吾浙鄉試出大學題。闈中必有火災。故老相傳。康熙初三次皆然。康熙癸卯首題。如切如磋。次句庶幾夙夜。首題無所不用其極。自是以後。浙闈不復出大學題。蓋沿以為例矣。

奇名

明番禺羅貴王官南昌府同知。罷歸。築哭斯堂於里門。此堂名之最奇者。吾邑馮學博嗣京。取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之意。築別業曰大悲菴。此菴名之最奇者。朱竹君學士視閩學時。令士子人采一石。築亭貯中供之。各錫姓氏於上。顏曰三百三十三士亭。此亭名之最奇者。洪洞范鄧鼎所著雜文。名草草草。此書名之最奇者。

宋犖山詩

宋犖山大令。乾隆戊申孝廉。中歲宰扶風七載。即拂冠歸。著有紅杏軒詩鈔。其宰扶風。暇輒乘牘之暇。不廢吟詠。所賦小遊仙詩有云。本是琅琊會上仙。浣紗小謫玉河邊。自言愛女住期近。又索黃姑助嫁錢。暫押剡川大白玉。歸來依舊搗雙砧。七襄任汝機絲手。爭奈銀河負倩深。前報琅琊池桂秋。武皇又作絳河遊。上清畢竟論門第。恰逢登仙總姓劉。漢苑階淡淡螢。揚州水到早腰纏。早知駕鶴飛昇易。悔讀黃庭五十年。蓋皆有為而作。斷句如陳思王贈丁儀王粲二義人有後天難問才子封王福未慳。虎邱元廟下千秋高士少。水邊三月鹿人多。水研鉼入妙。

水鶴杉

水鶴杉學博。博聞強識才藻富有小試以長鼠呼鮒公臧文知於學使李芝齡師入

邑庠第一人。稱為李長髯。道光甲午閒作。為副主試鄱陽徐廉峯太史寶善所賞。而正主試以次藝紀下。憾之。并強刷鈔其以有執此題文開知義二字。旋於乙未夏作弟子之列。李獻詩名順元叔皆朝日。恩感昌黎。盧士年之句。寓都門。得詩盤盤。綿約北行。草其贈端水鶴四舍人一律。取作詩云。歲星游厭住人間。車馬盈門自閉關。一架藤花留散吏。滿庭松雪待南山。十年徵省詰清晏。海隅應詔思原憲。日下雖書老未閒。料得芸編三絕後。舍人著易指已刊。等身事業付名山。

遷居詩

舒鐵雲孝廉。寓居吾里。綢思梅僑。與友人書云。比張融之居建業。彼尚多此一舟。若相如之返成都。我并無其四壁。沈青齋觀察見之。即以南花橋老屋借居。且寓書曰。但住無妨。且行未願。所望泥金之捷。先前達門耳。舒內憾水綠扁舟。願寫移居圖。移居之圖尚可寫。羌此高義今則無時。乾隆甲寅歲也。

父子能詩

宋滿城廣應之惟簪元善體仁父子能詩。廣與謝空詩紀事皆遺之。應之寄胡籍溪詩云。雨過溪頭鳥篆沙。溪山深處野人家。門前桃李都飛盡。又見春光到棟花。春懷深深水竹其幽居。林頭昨夜風吹落。多是經年未報書。風致俱妙。

乃石公詩話

先伯父乃石公詩話。謂吳穀人咨酒。深於友誼。少與沈朕莊交最篤。朕莊病劇。適自嚴江歸。急往視之。但及一執手而已。因哭之以詩曰。我作孤游君獨愁。獨愁春去又成秋。半年惜我方歸棹。一病聞君已臥樓。舊事可憐如夢過。輕帆幸不被風留。只爭片刻猶相見。得見能教不淚流。清空一氣讀之慢。慨今觀全集中所刊。已皆改易。云無限淒涼對素琴。曾於賤子託知音。友朋實有家人意。風雨宵渝生死心。獨立無端斜照冷。此情千古大江深。但逢峯敵泉吟處。認畫觀歸楓樹林。氣格雖較莊重。然轉遜前作之真摯。並錄之。以質精於世道者。

徐鶴舟

同里徐鶴舟布衣。石麟。藉隸烏程。少孤而貧。訓蒙自給。程筠軒茂才倡梅魂詩。索和於人。徐作為所賞。以女字之。未娶。得疾。疾乃更刻苦為詩。病三十載。忽起。程方將送女舉姻。而徐竟以傷暑暴卒。其從姪蓉舸為刻遺稿以行世。其梅魂詩云。仙姿綽約

總無形歸去羅浮與洞庭玉笛吹殘空自怨瑤琴撫罷遣誰聽雪寒孤月村邊白愁冷數峯江上青欲問芳蹤何處所滿林香霧夜冥冥斷句如淡煙三畝竹斜日一村鴉山雲秋帶雨海月夜生潮桃花山路分諸澗楊柳人家聚一村佩佳

王曉菴

震澤王曉菴處士錫闡學究天人尤以濂洛關閩為己任崇禎甲申之變欲死者再父母強持之乃止遂閉戶不出窮約終身嘗賦絕糧詩云盡道寒灰不更然閉關豈復望人憐平時空慕榮公樂此後方知漂母賢何必殘形仍苟活但傷純學已無傳存亡不用占天意矢志安貧久更堅與吳江潘次耕太史耒交甚篤嘗遺潘書論史學云世稱良史三家司馬氏陳氏歐陽氏龍門進呂雉於本紀而孝惠兩少帝不序于宏尚著其名前少帝且逸之陳壽帝魏退蜀名吳寇忠武而賊壯繆永叔於亂臣賊子一切帝制子之名號稍正者悉被貶黜千古謂之良史良史矣紫陽綱目俗尚沿之下至李漢書來史新編誰復惟藍故知良不良在乎幸不幸不在義之正不正事之核不核也持論精義最為潘所服膺云

一綫天題辭

西湖飛來峯下一綫天巖洞幽深為避暑勝境閟雲巖侍郎題辭刊石玉龍洞許鑒鬱峯嶂峭岩松偃蓋澗草敷茵六月無暑四時有春聽泉品石養性怡神字作八分體方澗可愛

道情

徐靈胎傲君嘲悋絕人游京後厭海時藝戲試題詩甚俊徐郎不是池中物皆共凡鱗逐隊游問是見黙以布衣終其身於學無所不通尤精醫術名重一時好作道情一切詩文皆以是代之自謂揣此頗不易必情境音詞處處動人方有道氣者看洞漢道情行世錄二首於左勸君歌云五倫中孝最先兩箇爹娘又是殘年便百順千依也容易周旋為甚不好好的隨他顛磕如你詐人的財物到來生也要做倩變犬馬想身從何來即使捐生報答也只當欠債還錢那裏有動不動將他變畜你道他作事糊塗說話欺偏要曉得老年人的性情倒像了個嬰兒定然兄順弟倒倒倒倒顛顛想當初你也將哭作笑將笑作悲做爹娘的為甚不把你輕拋輕賤也只為愛極生嗔到今朝換你個子孫百怨想到此心何意轉即使鉄石肝腸怕你不心回意轉即使鉄做個人身最苦無非有情無惱無嗔朝來不出門暮來難入夢直睡到紅日三竿起來時

節過清明要插花邊土要翻香瓜鮮果常餘只聽得流水潺潺鳥語關關別記疑女郎高懸綠幕青旗隨時沽也有幾個好相知常來肯者掛一幅輕帆直到我家溪帶幾句沒要緊的閒談細細扳窗碎魚一餉桃野菜幾般煖洗出三盆白酒喫到夜靜更闌

場屋中忌諱字

場屋中忌諱字往往被黜嘉慶丁丑孔梧卿學博卷已入額旋因詩中聖化二字見擯以死亦古化也嘉善陵寢陵淺工制觀道光癸巳春閒首藝識者決其必僥陵亦自謂文可售命矣榜發竟被放比閱落卷則主試已填中式名次復塗去以次填用寨蒲二字也榛卷大咒目盡腫蓐得病卒於都中丙申殿試何子貞太史卷已列進呈十卷之首旋以大行二字為閣老大臣某公指出改置二甲第八名應制詩賦尤宜莊重喪閥齋太史已未朝考詩題因風想玉珂以聲疑來禁施人似隔天河一鵬幾被斥賴尹文端公力爭始獲售家岘漢姪辛巳秋試三藝俱為主司所黜以詩有啼紙如許亦可句見擯又汪龍莊大令乾隆乙未科會試中式第三大總裁梅文恭公以鉛石觀書詩山用重疊字史記不專指舜不便進呈移改四十六名可見衡鑒者抉擇精嚴即應用字面亦當審慎也

土物

杭州省會百貨所聚其餘各郡邑所出則湖之綠嘉之絹紹之茶酒寧之海錯處之鹽嚴之漆衢之橘溫之漆器金之酒皆以地得名惟吾台少所出然近海海物尚多錯聚乃不能以一最佳者擅名此明王恒叔士性廣志繹之言也自今觀之如杭之茶絹粉紡綢紙扇剪刀湖之筆絳紗嘉之銅爐金之火腿台之金橘黃魚亦皆擅上宜之勝而為四方之所珍者

兩世秋元

道光丙午科浙江解元嘉興張慶榮乃嘉慶戊午解元張廷濟之子也榜發年甫二十五時人為之語曰六十七名歸安鄭訓成曾舉丁酉己亥甲辰三次副車年甫二十五時人為之語曰四科鄉薦咸推鄭兩世秋元豔說張

竹夫人

保抱攜持朕不忘五夜之寵輾轉反側情尚形四方之風宋李公甫所作竹夫人封詞也工妙解匹朱辭香同年又仿毛穎事狀之例作倚玉山房夫人鮑瑩瓏傳有云

夫人撰有抱青集子夜歌元感郎綢繆意許儂情久長郎意雖云無儂心祇自涼肯以雨露濃而忘抱冰雪郎自渭郎儂自蘇儂節蘭蕙有幽馨桃李多豔姿阿儂無他妒虛心足郎帥寓意深婉得風人旨

像

張華博物志黃帝登仙其臣左徹者削木象黃帝帥諸侯以朝之後世祀鬼神用像蓋昉於此

西征日記

吾里孔雅六學博憲來續學能文尤敦品讓嘗游秦中歷主古華文昌岷陽書院講席訓迪諄諄士心悅服以文就質者甚衆生是得睹征途遂觸撰西征日記備載游蹤有云蘭州北門外橋名鎮遠以船為之橫排二十四隻自南岸達北岸每船相離各丈船填土石頭尾用大鐵索囊磚石沈河底復用大鐵鍊連貫之鍊環大如盤余兩手不能舉一環不知幾何重也兩岸均有鐵柱柙沙土中大合抱出地約丈餘相傳為明初所鑄船面鋪大木板數層以草土填平沿河聯以紅欄凡往來甘涼口外者悉由此橋車馬日以千計諺所謂天下黃河一道橋是也冬河冰合制府率僚屬祭河神始折船橋車馬皆行冰上正二月間冰泮仍駕以橋冰橋之最可危者在將泮未泮時兩岸冰已有蟬蜕車馬仍往來如織客觀為之寒心習慣者自若也雅六有波冰倘不來詩云腳踏黃河冰魂飛白塔山黃河對岸山白塔山峭陡而峻冰薄危乎艱往來車馬驀地開閘已溺猶將凋朱顏如何以身臨深淵父母髮膚同一斑不如仍上望河樓頭去覓衛星宿影落杯酒間望河樓在南岸今為筆華館

恩科

本朝待士極優凡有章慶必有鄉會恩科萬壽恩科則始於康熙五十二年歲在癸巳時上于以上六十萬壽請開恩科事下禮部咸以舊例所無難之大學士王公掞時為尚書獨曰以萬年之聖主當六旬之大慶此豈有成例可援若以靡費為嫌則民間家長生日子孫僮僕尚不惜出所有招集賓客矧富有四海而區區計及於此乎遂如所請以上六旬舉行自後乾隆嘉慶道光皆踵行盛典皇太后萬壽亦皆有恩科也凡三十年間正科十恩科五共計十有五科恩澤之優文治之隆亙古未有也

永隨園

永隨園詩名重一時近則譽為俳薄者多且詆其晚年放蕩之失平心而論其為宰

趙清獻詩有春窗惱春思一枕杜鵑啼之句司馬溫公詞有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之句范文正詞有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之句韓魏公詞有愁無際武陵疑睇人遠波空翠之句林和靖詞有羅帶同心結未成之句後學每以之藉口競作麗辭不知惟立品如數公乃可偶一為之若後生小子沾沾焉於此求工鮮不為心術之累

高文端公

蒲洲高文端公晉由監生授泗水令洊歷府道至兩江總督晉文華殿大學士仍留兩江總督之任未嘗一日立於朝特恩殊遇近世罕有其比

婦人悼亡詩

悼亡詩多名作而婦人悼亡詩絕少吾邑孔瑤圖女史沈青齋觀察之母詩云甘回蕨境亦何曾卅八年光感廢興七品頭銜添白髮一編手澤共青燈醫從隔歲來無益命入殘冬讀未能風雨南窗思往事倫生此際獨沾膺語獨沈摯又嘉興沈蘭英女史詩云一曲離鸞唱夕暉輕塵短夢滿緣非可憐椎子情凝甚猶著麻衣待父歸亦悽惋動人

油汙衣方

油汙衣熨塗法最佳用生麪粉入冷水調勻厚塗汙處越宿乾透以百沸熱湯和皂角洗之油化無迹

朱相國

高安朱相國軾九歲時父携至巨室某氏某兒其文友問讀書否對曰五經甫讀畢學作破題時方築室因以鋸木為題公應聲曰送往迎來其所厚者薄某大奇之携之登樓以小子登樓令對公應聲曰大人入閣某知為偉器令在家塾肄業以女妻之

勞孝廉

勞孝廉文元杭州人工制藝有聲嘉慶己巳會試首題君子喻於義一節文有云小人之喻足以盡天下之利天下之利不足以盡小人之喻識者謂得喻字之髓榜發不售旋以病卒士論惜之

岳忠武于忠肅

文人立論往往好逞偏見如魏叔子謂岳忠武不當班師侯朝宗謂于忠肅不諫易儲非社稷臣皆拂乎理之正仁和應潛齋徵君撝謙云恢復者一時之功也受命班師萬世君臣之正也武穆之全者大矣終宋之世將無一人跋扈者誰之力也坤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武穆之死成乃所以有終也此論出而忠武之心仍矣表隨園云大臣者以安社稷為容悅者也彼正統者得罪於社稷人民譬如吏承城將棄軍遺敵之擄而僥倖返國幸矣復欲償其官蔭其子孫此何理也夫忠肅固社稷臣也但願其君有治世之大功不願其君有讓之小節就使博一諫名未必遽干主怒而不出此者其所見者大而用心純故也此論出而忠肅之心白矣

眉生姪詩

眉生姪秉樞幼穎悟八歲學為文落筆雋敏異於常兒道光癸巳游庠年甫十三旋於丁未入詞林乙巳春闈後留寓京邸嘗賦都門秋思詩為諸名宿所稱茲摘錄其二百五人海茫茫自溯洄遺愁聊復一樽開孤吟欲與秋聲敵百感都隨月影來未了名心休作達慣經離恨轉生才蜘蛛書泥迴首鄉園思不禁雲裡關山孤客夢月中砧杵萬家心生偏耐冷憐秋解倦即知涼慨最禽權默寒衣更惻悵綿屋夜比去年深又高唐州詩云滿院琵琶開夜徐雒人到晚不曾聞夢魂先要尋家去那有閒情管雨雲語亦清俊

給孀

殷試不給孀歲試科試亦然制科雜録云康熙己未試博學鴻詞晚出者十餘人皆給孀竣事洵為破格掄才道光間濱州杜石樵侍郎堮督學浙江士子亦得給孀吾鄉某生能文章而屢思甚遲作字又拙歷試以不完卷被黜年四十餘猶困童子試比公按試某日晚僅録首藝公命給孀完卷與游於庠逾年遂登賢書公之侍士覓仁類如此宜其躬膺多福後起熾昌也

徐觀察

婁縣徐玉庭觀察長毅備兵蜀中建昌接像屬之瞻軓與諸生講學民安之忘其為長吏遷官年七十乞歸賦詩留別有句云風雨將關防失足溪山大好要回頭語意深切可為戀棧者指引迷津

錦囊集

武康徐雪廬孝廉熊飛米輯當代雜流詩為錦囊集二卷頗多佳句節録以貽之登凌秋閣云江水殘鐘號玉崖霄肉韭溪橋下以好詩貧其家乃肩二竹筐置觀前羊胃雖跖鵠

鵝於市傳諸市以自給筐下詩帳絡次過小異流俗者輒出以贈之登凌秋閣云江流斜日千帖急人倚西風一劍寒金陵懷古云天際秋捂留二鴈雲間宵般失千官京興郁心哉字秋堂禹年浦以站戟乳為生業自稱粗糲腐儒和王惠莊移居詩云古斷清陰數畝餘水村茅屋作煙廬先生不種門前柳漁父空多渡口花春暖閒眠初曙鴈月中放鶴自照於世人那得知名姓此是方壺隱士家　海鹽張忠宇淡芳水錢梅號玉崖霄肉韭溪橋下以好詩貧其家乃肩二竹筐置觀前羊胃雖跖鵠長安一寓邨橋也咏門前句云老圃月三秋曉霜秋一雛為時所稱　南匯張宏宇野樓少工詩以嗜酒致貧困頓不能自給舒身為門郎倘濶賓以終日不休春日吳門道中云渡江三日雨寒食一村花豈關港橋云風測片帆來極浦天空一雁度斜陽　華亭朱鐸字惠谷獄卒之子嘗於郵館見綑日磧本請而悦之因留錢歸校苦不能多兒人輒問家有書乎乞借歸後得尚書郎詩大悦之朝夕諷誦下筆輒似前輩後以文名吏役為獄卒開十年院司獄獄階眾獄卒至蘇州及門當師謂眾曰我為獄卒以來未嘗以文也今又此良何獄卒為然不可以見師於官內即知我不歸矣不出門者莫不悲之怨歌云昨夜春風來庭前弄顏色不用下珠簾

是僧舊相識秋香小閣前幽絡忽悽斷親老趁更後尚多那擬錢唱花判落
楓山近冬成出生憶當年事生涯亦可憐　甘泉湯恨宗字繡谷貢才不遇著作人
紀綱隨處在江水深含剡棲閒若吟不慣谷唐淡村云風雨空庭花落後江湖秋水雁
來初即事云華髮無情催客老青山不語看人忙　平湖錢文端字遜齋以雅愛為
業年未及冠即工五七言後為董子師事意吟咏所詣益進有僧院云青花香引路
坐石蘚侵衣郊行云漁艇迎涼依柳泊村鷄報午隔花啼秋日同人村店小飲云前
小茅屋松成僧臨水漁莊竹映門　錢塘阮松宇秋山葉進覓所居與余總相鄰博
為雅學博擅潔梅阮得其指授閒作小詩亦清妙有神韻雨夜懷人云聽到更殘偕
寂寥西風送雨轉蕭蕭空山一夜泉流急人隔前村舊板橋

難經經釋

徐震胎難經經釋辨正誤謬有功醫學其釋分寸為尺分尺為寸云關上分去一寸
則餘者為尺關下分去一尺則餘者為寸詮解明晰可謂要言不煩

黃枯鮑

秀水黃枯鮑茂才煇裘其父石農山人家法書畫皆秀逸詩品沖淡似其為蘇州司如
浮雲拂盞字白日下危檣雪爭淡溪色松高落翠院又咏牆陰不開花云雖芳不媚
世空谷自收寧移種庭墙前幽懷欣有託具意不在花勿厭得風遲不見水搖花朝
開暮還落深榮亦何為吾將藏吾樸寄託尚嘅即此可見

任子不矜

秀水盛春川大令百二任城書院學海樓釋奠先賢任子記謂任氏譜載任予少孔
子六歲是以上卿禮聘不就有司備禮綿考及魏語云孫其弟子有東門子高蒯伯
儀皆他書所無當表出之

昏庸文章

歐陽公云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為最其意識高遠非區區文士所及余
嘗取其意識高遠合於樂天知命之旨非若論文章此最足以證之乎於宋之文
深可指此意例之其惟歐公之赤壁賦乎

源訓詁語

桐城張文端公英聰訓齋語有云讀書者不識字也者不儀循德者不問揮文者不
敬四語可為諸家訓詁下為言

陶家景

陶家景受知於都督迫梁武兵至新林還第子載孤之假道奉柩及閒談禪代又接
引圖讖數紙皆成梁字人第子進之大既自號隱居何乃與人家國事且志齊帝如
遇之隆而不能新朝游刃思穆以是逡巡擬梁也得無有餘咋耶

除夜詩

文衡山甫田集除夕詩玉多其四寅除夕雜書絕句情味最勝千門萬户易桃符東
舍西鄰送歲書二十五年如水去人生消得幾番除多事關心偏不眠隨人世當守
歲非不須史說新春事來歲今宵在目前人家除夕正忙時我自挑燈課舊詩亦莫笑
書生太迂闊一年功課是文詞小童篝火潔門閭為說新年思掃除卻有窮愁無限
處晚一般騙過夜遲遲燭有花家人散笑說年華人身勿苦求身外當得團圞幾
家

五律句用仄聲

五律無一句全用平聲者一句全用仄聲如孫浩然送友北臨起云士有不得志栖
栖吳楚間杜少陵贈劍起云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齊己早梅起云萬木凍欲折
孤根煖獨回皆是此類前多

王微之

圖學紀聞王微之云觀書冊得一義如得一真珠船見陸農師詩注陳煇文正楊以
為王微之胡煥拾遺錄以為元微之按陸農師佃和孫勉教授詩仲舒玉杯足瑕顇
中散珠船不光彩自注云中散謂王微之則陳胡之說皆誤

黃綰

明史黃綰為紹興知府以寬大為治因數陳沈猷為張璁桂萼等所詆被徵士民哭
襄野事致臚綰止取二錢漢劉太守龍從此可媲美

桑水部詩

桑乾甫水部詠古詩時出新意上文成公祠云千載武宗禪廟號名緣新建大功成
千忠蒲公墓云黃屋何終東入塞可憐只論奪門功北窗作史評

張汝

楊誠齋謂張魏公有杜櫟大功五建復辟之勳一也發儲嗣之議二也誅范瓊以正
朝綱三也用吳玠以保全蜀四也卻劉麟以定江左五也然其功固大其過亦甚多

前人論之者眾於青浦王蘭泉司寇述祕論尤明暢大旨謂宋南渡之時天下形勢尚可為高宗以東南事付淺而乃叫囂自用致四十萬人坐喪於婁宿之手四方震動兵亂相尋宋之不亡不獨諸將力戰之功亦天幸耳且淺而以恢復中原為己任叫囂為功事細撓擾臨安中衰小人盤互僅僅一二賢臣而復出死力以傾軋之忠謀讜論格不得行間感興云乎半杯入手共誰論寸管從教掌北門東海羽書馳赤縣西興鐘鼓斷黃昏驚沙雁影寒雲渡小隊鴉兵細柳屯悵絕曹娥江上思九旬慈母九重恩津門新樂府云堆鹽地警修船頭擊鼓聲琅琅大包胡載來蘆場萬夫連臂如雁行一堆二堆作山立千堆萬堆苦未息赤足踏沙白於雪海門落日寒無衣得錢且免全家餓東門換米西門歸道逢主翁不相識家奴夜擲飛與出紅燈高宴梨園客十字圍思水利也忠毅疏潞客談冀北何地無江南咿咿啞啞水車動綠楊委地春蠶蠶長宮一片心農夫千日力碁盤畫出十重圍白沙化作黃金色斤鹵可耕渠可通古今農事將毋同吁嗟乎落落海濱地范范古人意居民懶奮鋤鏡逐魚鹽利豐碑下馬拜賢王苔痕綠上斜陽字斷句如長城驛六書未夕陽人影淺碁盤亂石馬蹄斜新綠不含笑眉痕初嫁女稱心祇影左官身歌風臺上質幾人情鄉媒金鼎危世味太公望青山鎮云分水入江湖尾大背山成屋市朝變長吉刻意新樂不落恒蹊

韓文公闢佛

韓文公闢佛而詩集中多贈僧之作後人疑之余觀其送惠師云吾非西方教憐子狂且醜吾欲情游者憐子惠且諒去矣各異趣何為浪露巾送僧澄觀云浮屠西來何施為擾擾四海爭馳構樓閣切皇漢紛雄豪止者誰送璧師云佛法入中國垂來六百年舊民巡賦役高士苦幽禪官吏不知制紛紜聽其然皆語含規諷與闢佛之旨未嘗相悖至與大顛三書則為後人偽託可無疑也

嵇叔夜

竹林七賢惟嵇叔夜不得其死余按晉書稱康恬靜寡慾今觀其絕交書自謂性復多虱每一搔癢不得不極情肆志而後已又謂不喜人觸其所短性復不耐煩其意蓋以為人之有過不可不告而告之不以其道則傷於直而不能受人之善言則傷於拒而不能納此其所以取禍歟然其為人卓犖不羈有大量而竟橫罹酷刑則以不儕鍾會遂為所譖嗚呼士君子處世何可以負氣驕人而不恪

范蕉園

詠菊

先君子最愛種菊每至秋日繁花滿庭時招同人宴賞嘗賦詩以寄興云半畫叢叢秋色峽煙籬老圃霜飛未改柯氣可凌寒無礙瘦品能耐久不嫌多一庭清影超塵垢三徑幽香伴嘯歌好約前溪素心侶東籬晨夕試相過

鄭中丞詩

鄭夢白中丞小谷口詩鈔調秀詞雅卓然可傳行閒感興云半杯入手共誰論寸管從教掌北門東海羽書馳赤縣西興鐘鼓斷黃昏驚沙雁影寒雲渡小隊鴉兵細柳屯悵絕曹娥江上思九旬慈母九重恩津門新樂府云堆鹽地警修船頭擊鼓聲琅琅大包胡載來蘆場萬夫連臂如雁行一堆二堆作山立千堆萬堆苦未息赤足踏沙白於雪海門落日寒無衣得錢且免全家餓東門換米西門歸道逢主翁不相識家奴夜擲飛與出紅燈高宴梨園客十字圍思水利也忠毅疏潞客談冀北何地無江南咿咿啞啞水車動綠楊委地春蠶蠶長宮一片心農夫千日力碁盤畫出十重圍白沙化作黃金色斤鹵可耕渠可通古今農事將毋同吁嗟乎落落海濱地范范古人意居民懶奮鋤鏡逐魚鹽利豐碑下馬拜賢王苔痕綠上斜陽字斷句如長城驛六書未夕陽人影淺碁盤亂石馬蹄斜新綠不含笑眉痕初嫁女稱心祇影左官身歌風臺上質幾人情鄉媒金鼎危世味太公望青山鎮云分水入江湖尾大背山成屋市朝變長吉刻意新樂不落恒蹊

王漁洋居易錄云。詠雨絕無詩。仆則有之。詩見秋山聲不絕芭蕉樹或識之謂芭蕉不得稱樹因引花間詞笑指芭蕉林裏住以為解。可稱林能不得稱樹耶。余按芭蕉樹見於維摩詰經。又謝皋羽迅雷崇法寺詩云。擲向而生於蘇文。袈裟晴挂芭蕉樹。固已先言之矣。

泉甘而酒冽

治宅編謂歐陽公作醉翁亭記。後四十五年。東坡大書重刻。改泉洌而酒甘。作泉甘而酒冽。土漁汗以為實勝原矩。今按集中作泉甘而酒冽。香字不如甘字為佳。

陳士奇

陳士奇駐兵重慶。為張獻忠所執。大罵而死。可謂死得其所。當士奇督學政時。好與諸生談兵。及來節鉞。及以文墨為事。軍政廢弛。石柱女將秦良玉圖全蜀形勢。請益兵分守十三隘。扼賊幷突。置不問。罔以是擾。洪制蜀之權。士奇不得辭其責。幸以死報國。不至蒙詬於後世耳。

鄧侯

漢蕭何封鄧侯。後漢鄧禹臧宮亦封鄧侯。皆屬南陽郡。音子旰切。禹更封梁侯。定封高密侯。宮初封成安侯。更封期思侯。又更封鄧侯。定封朗陵侯。獨何永嘗更封。且世永鄧封至王莽敗始絕。高后斯何子祿。襲無嗣。過封何夫人同為鄧侯。婦人封侯。前此罕見。

作文增益

作文固無取冗長。然用字有以增益而愈佳者。如歐陽公作黃鄴堂記云。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今昔之所同也。後增二字。作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乃覺更勝。又作史館壁記云。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嶽山。一投漢水。章子厚謂宜改作一置嶽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方為中的。公喜而用之。黃山谷題仁宗飛白書跋末云。參天地之高厚。贊日月之光華。臣知其不能也。集中作臣自知其不能也。增自字語意乃足。於此知作文之法。不得概以簡削為高。

碉堡

泰寧公碉堡百七十七。人三良之賢而亦與焉。康公陷文於不義。乃知魏顆陳乾已戈解元辛旦曾祝冏並內閣學士臨桂陳繼昌狀。冏官江蘇布政使。當克敦行誼。無愧名臣。真能恤人命而祛積習者。

朱侍郎詩

海鹽張虹舫侍郎方增。覺才若命。奚畯之士。尤加意拂拭。士論翕然歸之。道光甲申八月。其試翰詹詩題。昨夜庭前聚有聲上特賞其詩二三四六聯。硃筆加圈。拔置一等第一。遂由翰林院侍讀學士陞內閣學士。詩云。西風昨夜吹庭館。忽聽窗前颯颯音。落葉滿階驚睡覺。涼聲一徑動秋心。夕陽古渡仍紅樹。斜月疎簾尚綠陰。此日難逢閒語蟋。舊時枚上憶棲鴉。幽懷偶觸高樓笛。清韻還添小院砧。瘦碧半叢餘弱草。濃青十里滅平林。回思烟柳章臺道。又見霜楓染遠岑。獨有蒼松留勁節。曾沾雨露九重深。

採芳集

平湖錢孝廉形。刻其五世祖起隆制藝一卷。名採芳集。皆摘四書中艷麗字。以為游戲成文。嘻笑怒罵。無所不有。如妁一字題文云。宿瘤也以為仙姬。姣僮也以為俊友。貧窶也以為嬌客。在媒或以衆比其開。尚存廉恥。而妁乃備極其形容。優隸也。而點綴又云。本以婦人輕信之耶。妁似鼓彼如簧。遂使毋氏專擅。父雖欲禁之而不得。本以深閨獨處之嬌。妁竟誘諸衆華。在媒果以微言溫語。任意相撩。而妁乃更從而默。形又妻辟纊題云。竊慨今天下之多不廉大抵皆其及為之也。其毋題云。且天下容有不愛親之子。斷無不愛子之龜一妾題云。且三代以上多丈夫。三代以下多妾婦。上說諸媚而妾寔朝下盡逢迎。而妾在野。持論奇快。皆可作當頭棒喝。

三元

趙雲松觀察贈三元錢湘舲閣學詩云。累朝如君十一箇。事頗平在青史詔。蓋指唐張文新崔元翰宋孫何王曾宋庠楊寘馮京王巖叟。金孟宗戲元王宗哲明商輅也。張文新係何王曾宋庠楊寘馮京王巖叟。商輅為名執政。若張文新之詔附敗名。王宗哲之降賊偷生。適為科名之玷耳。按逸史王棠傳。鄉貢禮部及試皆第一。是亦三元也。趙詩不之及。何耶。本朝三元。長洲鈕

嘉慶丁卯科浙江鄉試詩題佳席拾海月紹帆學博永思詩云蜜丁曾共品馬甲亦同名按蜜丁見海物異名記蜜丁鮀蛤之子也李時珍本草綱目謂即瓦屋子又名蜊馬甲見韓昌黎詩云章舉馬甲柱關以怪自呈洪氏注云即今江珧柱周必大亦有詩云珠剖蚌胎那見馬甲更名玩昌詩未見佳始取其連典新僻耳

七上黃鸝樓散人

湖北黃鸝樓踞山面江為登臨勝境道光丙申冬余宦游武昌登七次翻檢案物作山號云半年家寄武昌都七度身登黃鸝樓頓取江天無盡景平生奇絕是茲游迄今人事遷淵勝游難再因作七上黃鸝樓散人關章以誌當時吟躅云

良心官

秀水朱梓盧休度官山西廣靈知縣興惠誠信人不忍欺涖任七年休養生息民日遷善百姓皆呼為良心官

自鋤明月種梅花

自鋤明月種梅花

自鋤明月種梅花句楔見最多宋劉翰種梅詩云惆悵後庭風味薄自鋤明月種梅花可趙復自遣詩云老去空山秋寂寞自鋤明月種梅花元薩天錫詩云今日歸來如昨夢自鋤明月種梅花

朱文正公詩

嘉慶初和珅伏誅御製詩頒示臣工朱文正公和句有云寄語普天諸父老共驅曾參事陶應指語得體為一時和章之冠

兄弟同登科

兄弟同登科世所常有而咸豐辛亥恩科浙闈兄弟中式者獨多秀水陳丙曾陳詩曾平湖方鈞方鈞歸安張輿義張輿詩瑞安黃體立於體芳皆同父也秀水陳令儀陳令瑜則同祖也而餘杭褚維壎十五名與其子成綺中式二名連名其能仁和余鏞武亦同榜拔萃鏞後改名鈞是試在金氏深識九為科場佳話

孔太恭人

嘉興朱九山觀察其鄴之母孔太恭人貽蕙幼嫻文翰書法亦工年十三父筮陂明經廣南客游山左中秋玩月賦詩云今夜團欒月清光萬里同恐添慈母思不敢說山東一時傳誦之觀察書法方勁自盛名於時蓋得於母教者多觀察投館職從

詞亦工浪淘沙一闋尤饒情韻云秋意入芭蕉不雨瀟瀟閒庭如此好涼宵月自纏綿花自媚人自無聊別恨幾時銷認取紅綃鳳箏音苦鴈書遙醒著欲眠眠著醒燈也心焦

垂訓樸語

吾邑陳太華學博其德明季有道之士著垂訓樸語遺後有云省閒言語以補誦習則拙者敏省閒心思以繹義理則愚者通獨立於萬物之下乃為有養人非聖人不能無過過而能改仍是好人故以過告我者愛我之甚也以過責我則我之師也若以過容我諒我則彼為其君子而我不適成為小人乎吾人居心常以好事望人常以好意度人縱使百受人欺不失為忠厚君子又惜陰說云凡人縱以百年為期十歲以前尚屬童蒙五十以後又屬衰耗止有四十年可用精力而夜復當其半歲時伏臘冠婚喪祭諸務大畧又費十年以此思之真所謂一刻千金語意警迫學者皆當書之座隅

卓尚元

卓子尚子元皆無木字司馬溫公書儀可證今書作桌椅杌流俗之誤也

先生

經書先生之稱名義各別論語先生饌謂父兄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謂成人也孟子侍先生如此其恭且敬也謂師也先生將何之謂學士年長者也儀禮士相見禮若先生異爵者謂致仕者也今人稱師曰先生而凡當尊稱之者亦曰先生蓋其所由來遠矣

宋敏傳

後漢書宋敏傳父仲嬰光武祖姑而隗囂將王遵乃以敏為光武之外兄且敏之孫穆尚光武子顯宗女稷之孫定尚顯宗曾孫安帝妹稽其世次證以外兄之稱則仲嬰當是嬰光武之姑耳祖字疑衍文

終篇用也字

用學紀聞云歐陽公記醉翁亭用也字荊公誌葛源亦終篇用也字蓋本於易之雜卦韓文公銘張徹亦然余謂終篇用也字始於爾雅釋詁釋言釋訓三篇凡用也字六百九詩臧有汝君子偕老篇亦然荀子禁扃篇孫武兵法行軍篇論語孟子亦有此體公羊穀梁二傳尤多唐宋以還韓文公祭潮州大湖神文柳仲塗李守節誌蘇氷坡酒經陳止齋戒河豚臧法浮溪胡霖誌銘皆仿其體為後世所傳元姚燧仰儀銘終篇用也字四十一乃四言體又格之變者矣

貪生倖福

唐太宗宋宗武宗皆以酗升石殞身憲宗懿宗迎佛骨後即雍閻者無足怪英哲亦然則害於貪生倖福之私也

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湯欲令伊尹往視曠處恐其不信湯自親自射伊尼此以說誦之術說聖也又謂孔子道獨子服景伯見虞夫人此以比黨之說誣聖也當日懸千金而人無能揣摩高氏誤謂非不能也蓋憚相傾耳良然

王穀臣

漁山王穀臣大令宗炎學問淹博性尤恬退家有中人產僅足溫飽跫跗藏逸仕門不出築十萬卷樓以文史自娛子端俊入詞林即貽之書曰我已知足汝當知止勿營營謂宋真德秀也名山大業著有晚聞居士集謂宋真德秀也閒亦乞病歸大令著有晚聞居士集謂宋真德秀也閒亦乞病歸大令著有晚聞居士集謂宋真德秀也閒亦乞病歸大令

陳留仁兩五月之變君勘錢死錢謝不能戍子五月錢死後君自經死無則慟不及

柳惲字

柳吳公撰辭

潮山縱盤谷大舍安邦高游臨海有妙名於家而物已後北七年不通音問其友代作悵離不當意賢之先君子乃為題云七載思兒望斷雙魚空墮淚三秋夢絕影拋梁燕漢三國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手自繕寫歷二十七年而後成以無資未得付梓著有鐵橋漫稿十三卷詩如虛窗三面水老樹半邊春一路聽流水前村多落花峭帆逐日去驚浪踏山回潮生滄海白日落大江黃皆得唐人三昧嚴為建德教諭時義烏有高才生某為忌者所誣見棄於其父事聞之官大吏欲為超度萬難措辭嚴聞之乃為甲矣議一篇致其房師閻撫韓芸舫克均督部見之大稱賞據其說入爰書冤賴以解其辭備載稿中大畧謂甲在外二十八年擁高資歸而其妻先死其子乙年二十六既舉秀才儀表出羣丙與乙素有隙丁睨甲貲黨丙而擠乙稱乙姦生子甲耻之逐乙而事聞令長令長以律無文不能決上之大吏大吏入奏下百官博議僉議曰竊謂乙事尋常耳可以片言賂雪人妊十月九月而生者常也妊七月而生生而壽考者世間多有俗說妊八月而生難育蓋不確閻澤在毋胞八月叫聲震外見曾穉先賢傳其不及七月者黃牛羌種妊六月生見魏略其逾十月者荀氏孕十二月生苻堅呼延氏十三月生劉淵張夫人十五月生劉聰見晉書載記慶都孕

十四月生堯見帝王世紀鉤弋夫人懷昭帝十四月乃生見漢書附贅孕二十月生黃帝見搜神記陽翟有婦人妊身三十月乃生子見高士傳太康溫盤毋懷身三年然後生見異苑長人國妊六年乃生生而白首見外國圖大人國其民孕三十六年而生見括地圖圖老子託於李毋胞中七十二年見瀚鄉記老子毋懷之七十載乃生生而白首見神仙傳載籍博通妊逾十月者悉數難終甲在外二十八年而歸而乙年二十六蓋其妊二年無足為異宜片言賂雪而丁宜不論大吏曰咨議以謂妊二年允誠據以覆奏於是甲乙復為父子如常余按元史黃溍傳云毋夢大星隕於懷乃有妊歷二十四月始生溍此尤近而可徵者

孔有開司馬

山陽孔有開司馬同年繼錦詩才超俊深以學力氣韻自遒古人詩稿盈尺刊未及半錄其最者高郵湖作洪湖抱大影烟為智者娛萬古波濤屋一線隄防留大宋分明在窮山邱以石抗蛟怒築堰如長虹下瓜楚州舸上瓜淮山湖汩汩水衝日月今覓在窮山邱以石抗蛟怒築堰如長虹下瓜楚州舸上瓜淮山湖汩汩水衝錢化為餐飯鮑久客洪湖水鳴咽胸中流寄山陽浦四聲酬用陶詩擬古韻漫興云年鐘大官撫戚黨小吏朝暮謁上堂復下堂戟門列風旛啟閤吹簫迓紋酒客在閩

甲公議

江忠烈公

江忠烈公忠源字岷樵湖南寶慶人由拔貢舉於鄉為學官道光二十八年新甯逆匪滋事寶慶公與弟忠濟忠濬忠淑集族人團練鄉勇屢捷冠鋒事聞擢知縣賞戴藍翎發浙江試用催知永縣事時浙西大水公請弛十萬擔鄂上官從其請明年補麗水以父憂歸相國裕尚阿經畧廣西招之隸烏都統幕旋以勞陞同知幕鄉人千餘日訓練之寶慶民善鬬公又善撫之故所至破賊楚勇之名聞天下賊竄長沙屢迫城之由知府擢道員賞花翎湖南故用寇退而土賊四起瀏陽遵義堂為百餘年叢數聚黨萬餘人公整楚勇剿殺賊五千餘獲大礮百餘火藥無數復剿湖北諸土賊數省至二萬餘人升按察使奉諭赴江南大營會江西圍急率楚勇赴之與賊日夜鏖戰城川地雷破城公自缺處出奮擊先後斬馘二千餘城旋修固賊穿地道六公率勇自城內迎掘破之自五月十八日被圍至八月二十三日賊始聚風遁去城幾陷而獲安公之力為多詔賜二品頂帶復巢司任未幾皖城告急詔命巡撫安徽時督治已為賊據改省治廬州公至居民大半逃散方訓練撫輯而賊率萬衆來攻外援不至十二月十六夜賊乘大霧縋城且發地雷四更城破公力戰受重傷弁某

強挽公下城以歸遷公嘱其指乃釋手公遂投水西門塘死年四十有四秀水莊芝
偕舍人仲芳紀公事甚詳今節録之如此譚滌生茂才輓詩有云悲涼許國身舁走
亦以疲枝指閣數日飲浹人登陴雖緩崔嵬掘誰為膏油遺逍遥七千人猗角空相
持單門大星隕山崩走熊羆皆紀實之辭也

大錢

咸豐甲寅卯以軍興開鑄始鑄咸豐重寶當十大錢重四錢四分凡百錢用通寶八
十重寶二浙江於八月廿二日頒行設大美官錢局主其事考重寶錢文始於唐乾
元劉後南漢劉龔乾亨閩王延政天德宋仁宗慶曆神宗熙寧徽宗崇寧理宗端平
嘉熙遼穆宗應曆金章宗泰和皆有重寶錢歷代錢制有小錢而亦書重寶者唐乾
元遂應歷是也大錢而不書重寶者如唐開元天祐宋大觀嘉泰嘉定淳祐明大中
洪武天啟之類甚多然重寶之義似於大錢尤宜至歷代之當十錢如王莽之么泉
一十祇重七分三銖後周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唐乾元重寶開元通寶五代李璟永
通泉寶王延義永隆通寶宋慶歷重寶熙寧重寶崇寧重寶崇寧通寶大觀通寶金
泰和重寶元大元通寶明大中通寶洪武通寶天啟通寶其製輕重不等皆取重者莫
若洪武通寶錢當十者重一兩錢制之使民而通行日久者漢有五銖錢唐有開元
通寶錢者小錢也其行大錢而不能久者錢重則耗費繁而無濟於國錢輕則盜鑄
多而有害於民今能酌輕重之宜而與時變通自可行之久遠也

姚梅伯詞

姚海姚梅伯孝廉燮生秉異資於學無所不窺尤精於倚聲著有疎影樓詞自題疎影調云天門海嶠倚緑梅撫笛清響如嘯夕隻雲盤秋鶴風嘶高寒或是同調江淹
宋玉憑千古總一樣愁深歌眇儘半生鏽鈸蝦鬚託與美人香挙 儂自狂歌自賞當
前任贏得流俗譏笑兩宋三廖換羽移宮落寞詞仙多少江蓮秋雨花簾月且暢寫
隨時懷抱算拂牋香北茶南但欠紅兒嬌小此可想見其寄託矣

筆鶴樓

杭州吳山城隍廟後涼素房筆鶴樓俯瞰西湖境絶超曠明胡宗憲禦倭時曾於此
為誠海防樓額為董香光所題落成之日胡命酒燕賞海内文士與會者十七人各
賦七言詩一章後燬於火志乘失載馬秋藥太常假泰閣悉其事因書額以復舊蹟
且光乙未昭文蔣寶齡繪為圖一時詞人賦詩紀之茲録二首於左樓臺傳勝蹟筆

鶴想遺音世事有興廢青山無古今尚餘秋樂奏能話老梅林舊地喜重尋迢迢異
代心卿鶴筆鶴道遥賦遠遊太常蝶去更難留神仙縹緲真常事我欲栲書答海
(栲武校照)

陳參議

錢塘陳午橋參議鴻官御史日擯蠹戶部銀庫屏絶苞苴終日危坐官人進茶湯皆
謝絶之越十年庫吏侵蝕案發刑部讞擬咸供惟陳御史任内無染無弊公論始出
嘗犯言輪班日講以為康熙乾隆間設官使日緝進經史講義討論益精義理愈出
辨別益確施措愈明兼可鑑別其才猷考驗其學識既備咨訪之具即儲簡拔之本
識者稱為千古名言

周遇吉

明史周遇吉傳載其守甯武城陷巷戰為賊執大罵不屈縣之高竿叢射殺之自成
集衆計曰甯武雖破吾將死傷多自此達京師慮大同陽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
最如甯武吾部下寧有孑遺哉不如還秦休息圖後舉刻期將進而大同總兵姜瑄
降表至宣府總兵王承胤表亦至遂決策長驅拔居庸太監杜之秋總兵唐通復開
門延之京師遂不守賊每語人曰他鎮復有一周總兵吾安得至此是遇吉之守甯
武必不輕於一死故為賊所憚如此乃瑜次人王琦所作節録補閒謂李自成急攻
城語守陴以周遇吉獻否且屠遇吉聞之使人縋己城下見自成大罵竟為賊磔殺
胡天游石笥山房文轉信以為實且斥正史陋妄而訛遇吉之死為不合於義果爾
則遇吉特棄城以畀賊賊亦何必刻期謀遁哉

赤水元珠

孫文垣赤水元珠闡發醫理有裨後學惟載製紅鉛之法為白圭之玷又推重石鍾
乳以本草有久服延年益壽之說遂識朱丹溪不可過服之言為非不知本草稱延
年之藥如蒲黄石龍芻雲母實青五石脂葛滿澤瀉冬葵子等味未必皆可久服本
草又稱水銀久服神仙不死而服之者鮮不受其害是豈可過泥其辭乎善乎總氏
仲淳之言曰自唐迄今因服石乳而發病者不可勝紀服之而獲效者當今十無二
三經曰石藥之性悍良言也尊生之士無惑方士有長年益壽之說而擅服之自
取其咎也大抵服食之品宜取中和方免偏勝之害

赤城雜詩

余自四十歲後。不甚為詩。固由性懶。亦以此道難精。徒耗心神。無益也。在台州時。詩興尚劇。嘗賦赤城雜詩。附錄八首。就正大雅。祖德清芬。字字一種軒舲遺製。尚依然登堂重認。梁間燕。手澤存留六十年。秋鍾公司鐸臨海。乾隆庚子。歲修縣學。廨梁間題字猶存。師門自昔受恩偏。瞻拜空祠意惘然。沈庵坪師司鐸台郡。卒於祠。子舍遺書零落盡。不堪回首十年前。廿年舊雨湖依依。前猶休嫌北志違。孔梧鄉司訓臨海。朝夕過從語破荼寂。杯酒深談故鄉事。便教沉醉亦忘歸。半畝空園護短牆。春來消息問羣芳。閉門漫道閒無事。排日栽花課正忙。嚴性嗜花栽植滿庭。古壇槐影鬱蒼蒼。金盆碧檻堂接上方。自問名心消已盡。漫勞仙枕夢黃粱。八仙巖祀純陽真人。香火絶盛。踏春山徑路天斜。勝侶招邀羽士家。西北高樓簾盡捲。夕陽影裡望桃花。八仙巖在城西北隅。春日游人皆於此登樓觀桃花。雙幢峯前路乍分。一聲樵唱隔林聞。秋陰夾徑鶏無語。中有幽人眠白雲。石徑巉巖步屧遲。碧雲深處去尋詩。夕陰欲合山光暝。猶為泉聲住少時。

小琅玕山館詩

嚴比玉太守詩。因未見全集。僅識數句於三卷中。今刊此書甫竣。適比玉長子伯牙大令銕歸自滇。持其遺稿小琅玕山館詩十卷見示。云於甲寅歲在黔付梓。三十年前酬贈之作。皆在集中。回憶一堂聚處。選韻聯吟。曾幾何時。而萬里招魂。中年永訣。亦可傷已。展誦既竟。補録十首於此。相見坡云。幽澗越巘聽絶巘。連雲度深谷開要塗。峻坂障前路。峯轉迷西東。崖暗失晨暮。怪石猛虎門。細徑修蛇趾。接武漸盤旋。交臂各驚悔。陰壑龍晴氛。曲阿積寒靄。下磐懼高趾。沿壁阻澗步。亭亭戀夕陽。欣欣對嘉樹。念舊覩向鄰。懷新賞心遇。相見幾時散。出險猶瞻顧。散賑行云。校場千人萬人立。但聞歡呼不聞泣。一人日給米一升。行者日少居日增。民兮免散亡。民兮脱溝瘠。陳陳相因太倉粟。安得盡以濟楚獨。不言撫字言催科。羽檄紛紛民奈何。當官誰學監門鄭。圖獻流民補荒政。寄懷定圃云。並世此良友。斯文一作家。步趨皆學問。氣味近烟霞。閉户揮青鏤。循陔補白華。相思不相見。明月幾回斜。揚州贈三弟。崑圃廷瑤云。東風催客買歸舟。又向揚州作小留。鰕菜五湖尋舊夢。鶯花三月種新愁。但容人海時相見。何必家山定共游。為語省雲眠亦得。詩成遥送屋西頭。　尋芳湖上屢招邀。強與離前慰寂寥。徹夜笙歌聽北里。隔簾花雨話南朝。客中鄉淚隨春盡。身外閒愁借酒消。占得二分好明月。阿戎真比阿龍超。到家日作云迴棹。重尋水一灣。綠楊影裏叩柴關。兩年足履江湖險。還宦味略嘗雲共淡。行裝乍卸夢俱

湖只愁一紙官書促。容易歸山又出山。九日同人墓屏山登高云。年來我亦悵離家。秋深到菜莫感鬢華。萬里鄉心驚落日。一庭秋色在黃花。吟情未許催租減。帽影無妨醉舄斜。知是明年又何處。好留鴻爪印天涯。雨霽云。幾日濃陰西遠村。寒波綠漲鴨頭春。風吹過簾纖雨。一路落花紅到門。杭州別筠雲云。風月年年紀勝游。無端離思動殘秋。路迴日落人何處。獨上西湖舊酒樓。板橋云。曾向秦淮訪六朝。衹今疑是柳條條。一官萬里行將盡。秋雨秋風又板橋。

冷廬雜識卷八終

庸閒齋筆記

庸閒齋筆記

清陳其元撰著

庸閒齋筆記提要

清海昌陳其元撰凡十二卷是書以記錄軼事見聞為主兼及詼諧雜事隨筆記載而成為清代掌故記實之書足資後人考據

庸閒齋筆記　序

序

昔春秋於隱桓間書家父凡伯仍叔之子蓋皆大雅舊人見故家遺俗猶存也孟子亦倘故國不在喬木而在世臣三代以下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皆以衣冠舊族為時所重求之我朝若海寧陳氏其亦所謂名宗望姓鼎族高門者乎余於陳氏識子莊太守蓋吾粵氏姚平泉先生之高足弟子也出方雅之族兼文學政事之才同治初受知於在李高相國疏薦於朝筮仕吳中曾文正公及李少荃相國皆器重之歷宰大縣所至有聲論者至比之陸清獻近年歸老於家泉石優游居多暇日乃娛情翰墨著庸閒齋筆記一書首述家門盛蹟先世軼事次及游宦見聞下迨詼諧游戲之類斐然可觀昔宋范公稱為仲淹元孫所模過庭錄多述祖德間及詩文雜事此書殆其流亞乎余勘付剞劂以廣其傳讀是書者當歎王氏青箱具有家學叢談瑣語亦見典型固與寒門素族殊也

同治十有三年太歲在甲戌陽月德清俞樾

海昌陳其元子莊著

余家系出渤海高氏宋時以勛戚隨高宗南渡籍臨安始祖東園公諱淙者明初居仁和之黃山游學至海寧因甚愛焉遂家之東園公一傳為月軒公諱榮承外祖姓為陳氏世業醫業醫者起必以戌夜一日者於門隙見雙燈野外來潛出窺之則一儒衣冠者一道士也道士指公室旁一地曰此穴最吉葬之子孫位極人臣有一石八斗芝蘇官數儒冠者曰以何為驗曰以鷄卵二枚埋其中明日此時鷄子出矣乃於懷中取卵埋之而去次日公起磨腐忽憶前事往探其處則闃然二鷄雛也正駭異間又見雙燈遠遠至雛已出殼不能埋急於室中取卵易之而逝遂去不復返居久之公乃奉東園公骨窆葬其中二世之後遂有登科者至今已三百年舉貢進士至二百數十人位宰相者三人官尚書侍郎巡撫布政使者十一人科第已十三世矣初葬時植檀樹一株於墓上堪輿家稱為海甯陳氏檀樹墳聖祖仁皇帝南巡時聞其異曾駐蹕觀焉

十世祖風山公諱中漸月軒公曾孫也為諸生以春秋名其家性落拓喜周人之急所貸千金常折券不責償市有持僞銀行天甚衰公問知為里儈所欺即自探懷中銀如數予之有丁氏鬻產既收價徙矣復據之公憐其貧為更授價及劄他產予之如此者三歲旱出穀三百斛賑飢者帥一鄉之人禱雨雨亦獨偏一鄉鄉人語曰天道不偶視陳叟其為德類如此公沒後邑人請祠之鄉賢入祀之明日而生於祠之左楹明日又生三日又生其數七至九其廣六七寸至三四寸其色紫其狀若牡丹其香細縕若郁梁難言然邑人觀之無不歎為異瑞乃著其樓曰紫芝吳人王稼登為之記公二子長與郊以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次即余九世祖興相以進士官至贛州布政使孫祖芭官刑部主事孫宏文院大學士是紫芝之祥也少保素庵相國未第時以喪偶故薄游蘇臺遇暴雨入徐氏園中避之憑欄觀魚久而假寐園主徐翁夜夢一龍卧欄上見之驚與夢合詢知為中水之子且孝廉也遂以女字之所謂湘蘋夫人是也夫人工詩詞精繪事當以從宦不獲供奉吳太夫人甘旨手繡太士像五千四十有八幅以祈姑壽世爭寶貴聖祖曾取入內廷龍以御題尤為閨閫中榮事東園公暨公皆以外舅夢龍得偶一則責於子孫一則責於其身龍亦靈怪矣哉

異曾駐蹕觀焉

海甯顧侍郎貞觀李宮詹長洲繆宮贊同在朝列故夫人云然然不數年亦入總西臺世宗即位授公宰輔之任矣清恪公諱詵精堪輿之術撫貴州日猺獞屢為叢於姊婿吳事載全太史祖望文集中所撰廣陵相公傷逝記時弟凡姑姪中清恪公為眷卿文和公為冬卿而齋公為司寇鮑廬公亦貳宗伯夫人之姊妹夫太倉王相國捉方掌鈞軸暮年官禮卿在京邸次子辛於藉家人求葬地查夫人以所購之地與之公聞之愍遽請告歸歸而諸宗戚迎之公不還家先詣宗祠於祖父無為公神主下取一函示宗戚啟之則內書一行曰某年月日時改葬無為公於某處即所葬次子之地也公愀然曰予半生涉歷乃得此地地之吉與檀樹墳等不敢自私而留以葬吾祖思與伯叔弟兄共之今乃以葬吾子負初意矣然年月日時皆未至恐不能善則又詣葬處視之頃足曰葬師無識偏左丈許壞此佳城可為悵惜因指其旁一大樹令掘之掘下三尺得石匣中有書曰某年月日時葬無為公於此公因數家門作薄不能得此吉壙衆曰何不再移葬之曰地氣已洩不可用矣衆曰然則此地遂無用乎曰後六七十年子孫當有武官至一品者至嘉慶初元公曾孫體齋公用數官安徽巡撫兼提督授一品封為振威將軍

公左足下有赤痣每自詡為貴徵黃夫人者公配查夫人之侍婢也嘗為公濯足手捧足而

視其痣。公笑曰。婢子何知。我所以官極品者。此痣之相也。夫人亦笑曰。公取我公足祇一痣已。貴為公卿。何以我兩足心均有赤痣而為婢女。公聞之驚。使跣而視之信。遂納為遣媵生二子。長文勤公世倫。官翰林。查夫人亦生三子。皆登科第。鵬仕。世目公門為五子登科云。

文勤公年少登科。歷中外。垂六十年。年八十。始得誥予告。歷掌文衡。門生故吏偏天下。相高宗者十七年。備壽近世第一。生平榮節。俊講理學。每數奏及民間水旱疾苦。必反覆具陳。或繼以泣。上輒霽顏聽之。必笑曰。汝又來為百姓哭矣。事載洪太史亮吉吏生集中。然秉賦甚薄。每日飯不過一甌。或啜蓮實少許。即可度一日。而年躋大耋。信壽算不在飲食之多寡歟。時諭祭歷代名臣。自周公以下。止三十餘處。特命以公及文簡公列入。尤異數也。

歷朝官制不同。然一朝之中。亦復前後互異。我朝凡一甲一名及第者。均授職翰林院修撰。故有殿撰之稱。而六世從祖丙齋公司寇。則曾官翰林院修撰。兼左春坊左諭德。司寇諱論。以三甲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遷此職。故吾家雖無狀元。而有修撰。

報施輪迴之說。豈盡無憑哉。先大父穀堂公。嘗為子孫言高祖粵南公諱鏞。官雲南首府時。總督某公。貪暴無藝。稍忤意旨。即加以白簡。諸官奉令惟謹。一日者飭雲南守購赤金二百兩公承命。向肆中買金。每金兩十六換。實金開償投入。總督大怒不受。自是指瘢索垢。呵責萬端。公擬即挂冠矣。會總督為言官列款糾劾。天子命諸城劉文正相國來按是獄。公上謁相國。以首府必總督私人。拒勿見。而使緹騎圍督署搜索。得通賄簿。某若干。某若干。錙銖無漏。而於粵南守名下。則大書曰。某日送赤金二百兩。索償十六換發還等字。遂大重公。總督拘於請室。昔時趨附輩。無一人過問者。公乃為之納橐。鑪供衣履。比奉命鎖鞫進京。又餽白金千資其行。總督大感愧。捨首於地曰。某無眼不識君。此行若得生。必矢報。倘罪不赦。來世為子孫以報君。比入都。則賜自盡。越十餘年。公以養親歸里。久忘前事矣。一日者坐書室假寐。忽傳言某總督來。方起迎之。總督已至前。珊瑚冠蟒玉如故。狀向公跪曰。來報恩。欲扳之已。直走入內室。驚而醒。正疑訝間。則報生第四孫矣。即先大父也。彌月後。乳媼抱之出見公。即笑然笑。公撫其首曰。兒他日不患不作官。但不可再貪耳。即歘然哭。先大父自言平生蒞官行法。膽極大。獨一見貨財。則此心惕惕然。懼其墮於前世之風根耶。粵南公晚居石門。見近鄰二童子。奇其貌。招之來家。俾與先大父共讀。即陳學士萬。青侍郎萬全也。故名大父曰萬

森。

聖祖朝。有以諸生獻賦而得賜二品服者。世以為榮。後來久無此曠典矣。先大父於乾隆五十九年。在天津。以大臣子弟迎鑾。蒙賜御書貂皮朝珠等件。次日詣宮門謝恩。適上御樓望見。指先大父問曰。此人何以獨不掛珠。軍機大臣以諸生未曾授職對。上曰。朕所賜也。趣命之服次日復掛珠。趨宮門謝恩。先大父嘗言未登仕版時。金頂朝珠。詵無異數。比歷官牧守。反無此榮耀矣。其時先叔祖晴巖編修。以諸生獻頌。賜大緞二端。越十二年。乃入翰林。先大父嘗言少時讀論語。每不服孔子。及其老也。戚之在得二語。謂人老則一切皆淡。何須戚得。比官滁州時。年逾六十矣。有獄事以萬金餽者。已峻拒之去。向者每睡就枕即酣卧。是夜忽輾轉不寐。初亦不解。已乃自批其頰罵曰。陳某何不長進若此。遂熟睡如初。旦語人曰。我乃今始服聖人之言也。

先大父居官。清謹自持。道光元年。攝泗州事。州地處下游。每年夏秋之間。城外半成澤國。例請賑卹。然當賑卹之地。民皆轉徙無可稽核。恐以虛冊報銷。故皖省有南漕北賑之謠。公獨不肯辦。額外上官。幾致參劾。遂解州事。人皆以為愚。公但笑應之而已。當謂余兄弟曰。我雖不得此錢。以清白吏子孫五字貽爾等。不亦厚與。此事通州白小山尚書載入公墓志中。前年余代理新陽縣事。吏胥有請少報熟田多徵米者。余曰。祖不喫賑孫顧喫荒。可乎。一笑謝之。

不為良相。即為良醫。醫仁術也。儒門事親一書。且以能醫為人子事矣。然余家則有以醫致累者。曾祖恬齋公。侍母查太恭人疾。日繙閱藥書。至抱書卧。中夜有省。遂工醫。官四川及長簿時。兩次奉命馳驛入京。暨熱河。視裘司空福顧尉疾。蓋以二公上奏云。臣疾非陳善繼不能生之故。都中有陳神仙之名。洎補天津縣知縣。上謂方制府以官為酬醫之具。加責讓焉。曾叔祖宛青公諱漢。精繪事。亦善醫。官禮部時。和相國珅召之令視疾。公洛於座主鞏城王文端相國曰。此奸臣爾去。必以藥殺之。否則後不必見我。公遂謝不往。和卸之。時已保送御史矣。乃出為鞏昌知府。繼又以失紅本事。貶官知州。

君相能造命。然其間有幸有不幸者。文簡公際遇聖祖。可謂千載一時。至嘉慶年間。叔祖晴巖公以戊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公本浙西耆宿。文章名海內。仁宗當問富陽董文恭相國曰。來南世家子弟。在朝列有文學者。胡欲拔一人用之。文恭即以公名對。且備舉其行誼。會大考翰詹。仁宗閱其卷。諭文恭曰。陳倓經寫作俱佳。已置一等第一矣。文恭告公。公私為慶幸。比榜出。公名在三等。大慙。不解。越數日。仁宗又諭文恭曰。襄本首陳倓經第一。不知何時將

其春夫人三等中候惴惴久之文恭又告公以為此後必且大用而公遽病卒公生平最不喜佛臨終乃自言前世是少室僧辛後無子有門生入室為庐置喪事恍惚見公僧服危坐亦奇矣哉公與文簡公皆似高僧再世而遇不遇則各不相同此其中真有幸有不幸也

太常公隱園在海寧城內本朝聖祖高宗六飛南幸駐蹕於是園賜名曰安瀾園名天下今遭粵匪之亂已成荒烟蔓草矣嘉慶年竹崖伯祖文駿以長蘆鹽運使道光年梅亭叔祖崇禮以四川建昌道告見仁宗宣宗垂詢家世垂問及是園

宣宗最重科目而梅亭公以佐貳起家心頗自危洎陳奏及清恪文勤二公上莞然曰汝固海甯陳家也遂擢都轉旋即秉巢開藩道光時以佐貳蒙簡用者止公一人固緣公之才亦由祖宗世德庇蔭也

明王洪洲參政圻家訓曰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訓蒙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可矣若能布衣草履足跡不至城市大是佳事關中村落有鄭魏公莊諸孫皆為農張浮邱過之題詩曰兒童不識字耕鑿魏公莊夫仕宦豈能常哉不仕則農業可安也不可以近於衣食為市井衙門之事先大夫嘗言服官福建二十餘年家居又二十餘年歷數州縣同官之子孫能卓然自立功名逾前人者百中僅一二人能循謹自守不墜家聲者不為其所惑二也而為州縣之父兄方且營心於刑名錢穀事上接下之道無暇約束子弟即不肖亦無人肯聲言於父兄之前故有身雖在宦途而家計已敗壞不可收拾者歷舉數人數事為之太息痛恨而已余兄弟幼時即聞此論幸俏長即歸家讀書未沾祿此等習氣亦未遇此等年龍先哲以訓蒙為對略起亦不過就起室之席刻苦篤於寒士故能稍稍自立然不幸自身俊作州縣五六年求時時以先大夫之言為戒弟不如己之十弟又何如矣余家自高祖賽南公以內閣中書回鄉出為縣令曾祖祖父及余身守官州縣已五世矣綿延不絕是由先人謹慎則福有以胙之思之可幸尤可懼也

梁吉羽上書救父古今豔稱之吾宗於本朝得二人焉一為六世從祖文和公數永父定菴公以光少保公謫塞外與於從公上書救父格於吏議遂遞戍草疏頗代父行有提鞏以一女子尚能救父臣何愛朝孝治敢惜微軀之語雖不得請然世祖嘉其孝次年即俾釋歸國人稱為至誠所感聖祖御極公以孝行蒙寵擢官至工部尚書一為留庵叔祖容儀以

十中僅一二人宜州縣官之子孫皆生而不肖戕飲食衣服貨財先有以汨其志氣即不縱縱欲此身已養成無用之身一旦失勢歸田無一技之能無一事可做坐致貧困一也況居於衙署之中有淫朋以誘之有狡僕以媚之聞奢萬端不中不止自非有定識定力者鮮不為其所惑二也而為州縣之父兄方且營心於刑名錢穀事上接下之道無暇約束子弟即不肖亦無人肯聲言於父兄之前故有身雖在宦途而家計已敗壞不可收拾者歷舉數人數事為之太息痛恨而已余兄弟幼時即聞此論幸俏長即歸家讀書未沾祿此等習氣亦未遇此等年龍先哲以訓蒙為對略起亦不過就起室之席刻苦篤於寒士故能稍稍自立然不幸自身俊作州縣五六年求時時以先大夫之言為戒弟不如己之十弟又何如矣余家自高祖賽南公以內閣中書回鄉出為縣令曾祖祖父及余身守官州縣已五世矣綿延不絕是由先人謹慎則福有以胙之思之可幸尤可懼也

梁吉羽上書救父古今豔稱之吾宗於本朝得二人焉一為六世從祖文和公數永父定菴公以光少保公謫塞外與於從公上書救父格於吏議遂遞戍草疏頗代父行有提鞏以一女子尚能救父臣何愛朝孝治敢惜微軀之語雖不得請然世祖嘉其孝次年即俾釋歸國人稱為至誠所感聖祖御極公以孝行蒙寵擢官至工部尚書一為留庵叔祖容儀以

翰林秋宇集踐語中乾嘉以來四海爭購公書日本國王尤嗜之海舶載往輒得重值致故鄉錢無慮萬金余所藏公草書庾子山春賦十二幅一時無對卒未冬張子青制府來上海閱機器余以制府為今代書家懸之行館用供賞鑑有候補道某公見之謂是忘札何可澗制府還令撤去人皆以公負書名百年忽遭此厄為笑千中冬余謁制府談及公書制府亦行珍藏者余述某觀察語制府亦大笑公政事卓絕山西貴州江西皆祀名宦而俯聲乃為書名所掩公平時每至一處園亭山石極幽雅之致牆外有寺有塔心甚樂之如是者有年比守南安衙齋正如夢境遂卒於官鮑廬宗伯為香泉太守之姪原熙癸未與弟文勤相國同入翰林聖祖臨朝垂手謂文簡公曰大魯汝家又添二翰林矣公免冠謝樂朝榮之入直內書房書法特得溫青霞純廟御極命繕寫御製詩內府書籍秘殿珍藏悉傳完鈔卿數年之間庶從凡二十七次寵遇之隆一時無兩居家撰著不下百數十種奉勅所成者有歷朝顯書詔全唐文宋文補遺論法考論書行草出入二王而得右軍神髓即崩歐虞而及宋四家無不研究遇真蹟必撥冗仿摹無間寒暑高名傾動寰宇各商上司金滿玉腰成欲邀公尺幅以為家寶南中價手不下數百輒公閒之略不計也然公之文學亦免為書法所掩余在上海購得公所臨靈飛經一冊張十青制府數為精絕為之題跋擬以入石尚未

果也

乾嘉之際天下書家推北江南梁梁即山舟學士書最多自經兵燹亦漸零落今
學士暮年書尤嫵媚此為書微當書本例人不以書名而其書必傳者一為陳文簡公一為
陳白山大儒論載梁絕壬孝廉秋雨盦隨記中太僕以文章爵公以經術顯皆掩其書名
浙江之大患莫若海塘歷朝修築帑金至千百萬至今日而尤亟矣六世從祖宋齋公生
於海甯居於海鹽於海塘情形最為熟悉嘗謂兩邑之近海隄同被海患同而修法則各不
同甯邑海在南面離山既遠塘外沙時坍潮自東而西不為其平滿而應其方來潮頭雖
高而急水必從沙底滾刷沙愈去則水愈沉塘而塘難保矣古人修海筑塘設立排柵木柵
之法蓋用排樁以護沙用木柵以護排樁皆於塘外着力使沙日積而水漸遠迨潮至平滿
齊塘強半之水不穿過編所以當邑海塘只用條石不須過於長厚惟滾其捍禦之道全在
塘外也鹽邑海在水面離山甚近塘外沙不坍漲潮自下而高不施其排決而施其衝吸石
縫稍疏則內土必隨潮汲出土愈去則石無所附而塘亦危矣古人築海鹽塘設立艇橫實
如之法蓋石大則負重難撼水曲則勢緩易當要於塘身着力使土日固而塘可久倚石有
欹斜墊塌千金之堤潰於蟻穴所以隨邑海塘不用小石必須極其長厚惟審察捍禦之道
全在塘身也甯邑海塘莫患於潮頭逼塘入手毫無阻攔塘外日深難於措手鹽邑海塘莫
患於潮頭頂衝修築務期堅固餘外次衝便易着力至於大風皆潮名為海嘯又有非人力
所能捍禦然古人應之深矣故甯邑海塘內有六十里塘河鹽邑海塘內有白洋河既以取
土培塘可使上塘常加堅厚又以各路分消不使海水灌入田畝此則海塘善後之策也公
關心桑梓於海塘一事講究不遺餘力當時治海塘諸公咸稱公之經濟能得古人因地制
宜之意奉為圭臬故雍乾以來數十年浙西無海患者以此也公諱訏字言揚別號宋齋曾
官溫州府學教授年八十時第三子存齋公世倢以河南按察使兼署布政使入覲蒙世宗
垂詢公年齒履歷御書松柏堂匾額并人參貂裘甯綢等物以賜公并諭爾父有德有壽給
他老人家歡喜欽此公因自號歡喜老人以志恩遇云

直過鍾王撫琴吹簫時奉於山巔水涯篆刻博奕諸好無不工自奉教戴山後一切陶寫性
情之技視為害道而屏絕之社集講會以為無益身心亦婉辭不赴所著有大學輯釋障性
解學譜葬論喪俗家約諸書其餘雜著不下數十萬言皆藏於家居母喪手寫孝經百餘冊
以志痛臧友爭寶藏之簡齋公諱之問乾初先生諱雒

吾家以詩書為世澤自有明中葉永陳姓之後代有聞人人各有集見於秀水錢警石廣文
所纂海昌備志所採者不下萬卷焉其尤以淹貫名者為晉叔祖會理州知州摩村公諱錦
堂伯孝廉方正仲魚公諱鱣摩村公弱冠即擅文名乾隆中楊大司馬應舉博學宏詞薦作
等身晚年與金宗伯檮錢方伯嶼沙汪徵君槐塘姚比部羽峰仿洛社之會龐眉鮐背杖屨晨
月夕載酒湖山留題殆遍觀者目為神仙中人仲魚公賦性頴異諸書過目成誦嘉慶丙辰
詔天下督撫學臣舉孝廉方正時學使者儀徵阮文達公以公名應舉并手舉漢隸孝廉二
字以顏其居復為書士鄉堂額以贈旋登戊午賢書六上春官後遂不復作出山計歸築講
舍於紫微山麓寢處其中一以著書為事生平一無所好獨於古名人書畫不惜重價購之
所心賞者鈐以二章一肖己像上題仲魚圖像四字一縱以十二字曰得此書費幸苦後之
人其鑒我其志趣如此所藏書沒當階下毀之後皆散佚矣

眉泉太守。以書名天下。初不知其能畫也。同治癸酉。在蘇州。妹丈唐熊庵司馬。以公所畫花卉草蟲手卷見示。筆數精絕。乃知才人固無所不能。余嘗數公政事為書法所掩。今又數畫為字掩也。至吾家以畫著者。愚亭侍讀。以文學與修國史。而游情繪事。工設色花鳥。人爭寶重。至宛青太守。則兼以山水擅名。官禮部時。曾郡王以文墨奔走天下士。富因緣延公於邸。出素扇曰。聞先生山水名家。肯為我作小景以當枝乘乎。評公畫為在粗文細沈之間。都下卒無其儔。其欽重如此。公又為河間紀文達相國作優鉢曇花圖於曲臺。至今藝林傳為佳話云。

余家自有明中葉。由高氏而來。陳姓。迄今三百餘年。至嘉道之間。子姓日益繁衍。咸豐後經粵匪之亂。溝壑之轉。四方之散。第宅焚蕩。老成凋謝。宗族稍零。昏姻漸遠。已將二十。人才輩出。在浙江推為望族。道光年間。宣宗成皇帝猶有海當陳家之諭。則族望固久著矣。然特行高氏之一派耳。計自明正德以來。吾家登進士第者三十一人。榜眼及第者二人。舉人一百有三人。恩拔副歲優貢生七十四人。徵名者十一人。庠生及貢監生數及千人。宰相三人。尚書侍郎巡撫藩臬十三人。京官卿寺外官道府以下。名登仕版者。逾三百人。祀名宦者十一人。祀鄉賢者八人。祀昭忠者五人。國史有傳者十三人。其郡縣志之載名臣備史文苑義行者。未易屈指數。而寄籍廣東河南山東等省。三十年來。聞多有登科第列仕版者。因譜牒未修。尚不能考。至由陳氏復出嗣他姓者。如仁和之張雲璈。河南之司馬彧。科第累世。或官至督撫。（嘉慶年間有陳司馬總督河南。）皆因乾隆年間修譜時漏列。至道光時再修。則已無從考證。今張氏司馬氏子孫相遇。尚稱族誼。而輩行則未能考。亦為歉事。惟高氏則自有譜。自宋武烈王以下。世次炳然可序。故相值能舉輩數。聯伯叔兄弟之誼焉。夫吾宗勃海陳氏。祇臨安高氏一分支耳。而自明以至本朝。子孫繩繩振振。若此罔非天恩祖德所留貽。今雖遭亂而少衰。然為子孫者。生聚教訓。可不亟思自奮。以迪前人光也哉。

文勤公自幼聞論性命之旨。輒形夢往。潛心洛閩之書。旁及陸王。辨其同異。得失。書輯學古錄。以備攷鑒。庵為六類。書高二尺。輯建中錄。以資政治。凡三十二卷。他如仁愛叢說。教習郭言。學辨質疑。論書管見。與友朋言學。及門問答之語。以及詩文雜著。凡已刻未刻。共二百餘冊。兵燹之後。家鄉已自無存。不知曲阜一支。尚有存焉者否。余在青浦。得公蒙恩予告紀恩及附刻回朝詩十六首。茲附錄之。以見威鳳之一羽云。乾隆二十三年二月三十日。奉上諭。大學士陳世倌。老成端謹。學行兼優。簡任綸扉。勤勞夙著。昨以年老懇請致仕。朕已允其所請。今於春融。從容就道。並加太子太傅。以示優異。茲當陛辭。倍深眷念。既賦詩一章。以寵其行。著頒賞延宴於賜第。令部院堂官往餞。賜帑金五千兩。為路費。馳驛回籍。仍按原品。在家食俸。俾資頤養。起程時。着在京官員祖送。歸途所過地方。有司在二十里以內者俱着送迎。旋里之後。巡撫兩司。時加存問。俟家居一二年。自行酌量精力尚健。仍可來京供職用昭優眷老臣至意。欽此。臣跪讀之下。伏地慚惶。感泣啣恩。恭紀四首。

麗藻高懸列宿寒。宸章捧出五雲端。九天韻入鐘鏞響。一字榮同華袞看。風夜祇慚臣職負。江湖難忘主恩寬。淋漓渴聖製懸星日。潾澤常依墨海瀾。

特物堯廚出尚方。九重祖帳拜恩光。愧嘗金鼎鹽梅味。喜泡黃封雨露香。玉膳瓊漿來賜果。鵷班仙侶話歸航。東都門外分攜處。車騎還看溢道旁。

綸扉鶺綠劇班聯。老去常慚疏傳賢。歸奏更邀天府賜。投簪仍給大官錢。素絲自守青囊舊。黃綬仍娛白社年。聖主施恩皆格外。匪頒直許到林泉。

陛辭感激泣痕垂。春水抽帆去路遲。衆傳共看飛彩鷁。呼嵩還顧拜彤墀。郊迎不計郵程遠。存問先邀天語慈。贏得都人傳盛事。衡門歸老太平時。

乾隆丁丑嘉平月。蒙恩予告歸里。回憶歷朝受知之渥。兼允徵臣遂初之志。涓埃未報慚感交并。故賦長律六首。

早年高榜到蓬瀛。侍從三朝見太平。綠筆漫誇揮翰墨。青冰銜恤列壬堂。（康熙丁亥正月隨從聖祖仁皇帝南巡。）秋度榆關月照營。（自丁亥至辛卯先臣出撫黔楚。）旅館入慈承弟綰。（伏睹禮成奉命出臺代請聖安。）詔得棄疹覲北地。

秋高梁院鶚薦薦。文檄曹觀列國風。鑑別每慙魚目混。授羅敢信馬牛空。聖朝不棄葑菲鄙。臣節惟持清白衷。天語品題誠藐藐。將凡質比宗工。（世宗憲皇帝以世館解名比之。）李文貞源流振振若此。罔非天恩祖德所留貽。今雖戲影衙門服乍除。忽膺節鉞走軺車。河山十二雄東土。禮樂三十近聖居。差喜壁經親舊識。未成府海著新書。自知迂拙當何補。前輩歸來好荷鋤。

天心寬大冰霜嚴。宥過何期及小臣。乍許鳴騶趨相府。旋邀漕輓出楓宸。（丁亥至辛卯先臣出撫黔楚。）五禮當堪重循舊。（世倌曾上三禮通考。）史領冬官那土職。河渠三策續前人。（世倌曾上言河防書三劄。）宣麻黃紙禁中傳。政府俄登乘御筵。（乙卯歲遷吏部。自冢副登入相。）卿月驟遷聯兩部。（自吏部遷戶工二部。）旌陽之地素所耒。（世倌曾四署江郡。）有當四署江三郡。）歸住只三千戍。（在冬落職家居半載。）

長向邨氓懷德惠。（世倌曾上書請減蘇松浮糧。）君恩浩蕩邱山重。臣病沉淪歲月催。（世倌有作別詩及予告之命。）兩載行舟幾行淚。（世倌自乙卯一疏請歸。）一江滯水來獨家。溫語海為鄰。（世倌與先君子交最篤。）史從掌問勤敷奏。（世倌歷官內閣學士。）騶從歸載龍光詠。（世倌歸載龍光詩。）之老泉衙晚景。倘我地戊寅仲春將出

都門留別同朝六首

追陪紫殿擁鵷行心儀儀型十七年燕國文章推巨手鄴侯風度儼神仙東華並馬趨鈴閣（留別有中閣之）

西苑連簡侍仙遊蓬序同朝慚最淺合先訪老賦歸山（留別歸山）

曾霄斗柱九天臨覩跡夜香在禁林時論於推霖雨望諸公須極諫寒心每慮補職成旒（留別九列）

曼聽嘉禖矢好音豈懸江湖靡魏闕荒將向髮拓華簪（留別北公）

著作聲華動帝京難忘風月是頭銜九重載筆題仙籍一紙兼乘檄使星視草遠池春閣漫

校書殿閣夜青熒儒生結習心猶在欲藉除斗老一經（留別俯朴先生）

上苑花開聽鳳鳴南司東過雅應停漫持斗筆來先後余以副憲總每伏青衫遠父兄（余家父以

兄弟官執法者五人居臺諫者六人）已看霜容同鐵冷仍期笑口比河清竹垞梧板禁歸夢最愛盧塘有直聲（留別盧有

鐵網頻張學海瀾祇潮度陽寸心丹由來科目人爭重即詔文章報亦難共勵松筠堅晚節

猶慚桃李屬春官昇平勞力期公等老眼憑將拂拭看（留別屈試

來往長安六十年余於丁丑成慕隨先君子入都距今出都恰六十年不辭青鬢換華顛衣冠會比枌榆社筆報況明

玳瑁筵（西浙湖廣各有貢館入耳鑪綿鄉都熱登堂兒女共娛傳（館內有三閣相傳秋雨記以報先德春明門

外柴車路拜里情牽倍黯然（留別同里

卷一終

庸閒齋筆記卷二

海昌陳其元子莊著

沒而為神三則

吳少村中丞昌壽少負奇氣踔厲風發魁岸魄碩類武夫與余居相距不里許晨夕過從相與角藝論文間有不合必反覆爭辯時或據臂大呼驚動鄰里過契合相賞處又復為之吁絕嘗駕湖書院課時每與沈西卿筆山昆季及余酸鼓數百文至酒肆飲啜杯盤狼藉必罄盡以為樂如是者有年道光甲辰余銓金華校官少村亦成進士以知縣分發廣東自是不相見矣有人自粵中來者傳其政聲卓然有吳青天之號比擢撫河南時百姓號哭罷市製萬民傘好官之名滿天下然余懶於作書二十餘年不甚通音問同治丁卯余以州牧提調松滬釐局適少村奉廣西巡撫之命來上海附輪舟赴粵是日余在寓中僮僕皆他出忽聞庖人於門外若與人斷斷然呼之問故則曰有一類武官者衣服敝陋欲來求見向索手本名帖又復無有但言與官是戚十年前好朋友而不肯道姓名余急令延入其人出曰官喚汝遂引之從側門入則少村也相見大喜少村謂余曰足有風疾請長揖不拜可乎余戲之曰豈有今中丞公叩首之禮少村笑曰呼之入走角門豈有不行叩首之禮者遂彼此大笑曰本欲即行登舟因知君在此故特走訪帶來三僕方打叠行李不令隨行而忘持拜帖乃致此窘又笑曰即攜拜帖而廣西巡撫手本亦未具也遂縱談良久余問其在廣東何以得民如此曰無他伎倆惟實心任事不要錢耳別去之際相訂年逾六十即歸里同作洛社之會乃抵粵未半載遽聞騎箕國家失此寶臣朝野惜之相傳少村沒後其幕友紹興俞君方家居正欲午餐忽捨箸起立若為接物者繼又作折信之狀咸然曰吳中巫書也中丞以任所公事殷煩仍邀我前往襄理然昔在南方帆檣甚便今北路非車馬不可此非我所習奈何其家人曰聞吳中巫設矣安得來請曰中丞令已為冥官家人曰何不辭之曰不能也曰蓋禱於城隍神請其代辭乎曰渠官甚尊非城隍所能企及然我往須得某廚侍我耳是夕俞君卒次日某廚亦無疾卒嗚呼如少村之為人倘所謂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者非耶越五年僦有余親家錢慎庵名德承浙之山陰人居心仁恕律身廉謹胸中脗然釋然不設城府以薄尉起家歷官州縣所至有惠政同治二年今相國李肅毅伯方撫吳中以循良薦舉特旨擢知府數年間署松江常州蘇州江寧鎮江府事賢聲采一時辛未三月由鎮江得代來蘇卧病邸舍時余自新陽調攝上海以邑太繁劇意不欲往慎庵備以大義相勖蓋慎庵之季女乃余長子婦也五月余將赴上海任慎庵以病劇歸里六月慎庵卒七月兒子至始弔喪還縷述其臨殁情形余為之驚歎不已初慎庵以疾甚歸歸後疾日以平第精神疲乏未能出戶耳六月初旬晨起謂眷屬曰帝命我作總管神有差官四人來迎赴任可速具筵歌之家人聞之疑信者半乃設糞飯祀之大門外大門距內室遠慎庵室中忽怒曰四人皆官遠來接我奈何待以野鬼之禮促向中堂設席以享乃可眾懼從之祭訖屈指計曰二十日太促二十二日辰時可矣越一日又言山會二縣城隍神為之餞行待以上官之禮辭之不得云云自是十餘日舉動如常亦無病狀至二十二日向辰呼諸子令僅合家眷口齊至榻前訣別諸子惶遽以為疾作將呼醫則搥牀怒曰我且死豈醫者所能活乎比家人齊集舉目周視一過泊然而逝與半月前所赴之期絲毫不爽於是蘇人曰錢公作我郡城隍矣常人亦曰錢公作我郡城隍矣今松江常州二府思其舊德皆呈請祠名官焉先大夫嘗言閥中同官言可燕司馬朝鑨臨殁自書一聯云始笑生前徒自苦耳既知去處亦復悵然以為去來自如嗚呼若慎庵之自定死日可不謂之去來自如耶

太倉顧伊人撰吳梅村先生行狀云康熙辛亥正月旦先生夢至一公府主者王侯冠服降階迎揖出片紙非世間文字不可識謂先生曰此位屬公矣十二月朔復夢數人來迎先生書期日示之故遂知時日竟不爽王文簡公池北偶談亦載其事并記有浙僧水月者能前知先生疾革舟往詢僧曰元旦夢告之矣何必問老僧吳人相傳先世從祖諱容永字直方先生之增也順治甲午舉人考選知縣卒年僅二十有九幼時為吳官每夜赴陰府治事嘗思罪何以杖重於笞斬重於絞於是皆以身試之忽奉上帝命曰陳某心存愛人特予晉秩於是金冠象簡自稱小聖與岳瀆大神無異與閻汀黎媿胄甲午同年嘗謂媿胄曰余知四世事初為蜀通判子苦嫡母嚴商於外母死乃得歸再世為王孫三世為京師竹林寺僧一日放參有婦女羣過偶一目之遂墮落至此八歲時從家大人入寺一見恍然盡房徑路皆為記識今雖為宰相子後世愈下矣事載徐季方見聞錄梅村集中寄沈陳直方有百口風波大三生夢寐真嘗粱虛早歲辛苦得前身之句蓋指其事也又伯祖惺齋公諱觀國乾隆乙未科進士歷知江蘇金山華縣婁縣甘泉高郵州升海門同知海門之設學額自公詳請奏定所莅之處均循聲卓著在海門得疾自言當作甘泉縣城隍卒之夕衙署前百姓均見甘泉縣城隍燈籠大小數百充塞街巷而公奄逝矣因記少村慎庵之季女乃余長子婦為神事故並書之

縱大魚獲報

鐵嶺楊梁樓先生書繡先大夫嘉慶癸亥同年也先大夫官福建先生官浙江之青村場鹽大使不通聞問者四十年道光癸卯先大夫里居於書肆中遇先生鬚髮皓然各不相識互詢姓名乃相持大喜時先生遭雲南恩安縣知縣以年老乞休欲於郡城覓屋暫住先大夫送留館之先生忠厚慈祥待人和霭年雖七旬而意興如少年余兄弟侍之每劇譚諧謔至丙夜不肯休工書善畫以意創為著畫其法濡紙令稍濕蘸墨於著任意揮洒嘗烟滅沒有大小米之概人爭寶之未幾先生之第三子簡侯宮贊能格來主浙江鄉試事竣後遂迎歸京師侍養次年宮贊遷甘肅肅昌道余亦選金華縣訓導乃上書先生為俳言謂世弟年三十為巡道某年三十一而為訓導豈非寸有所長耶先生得之大笑復書數百言皆諧謔語先大夫見之亦為絕倒先生當為余言官大嵩時衙署濱海魚鮮之屬不絕於庖一日忽聞門外人聲嘈嘈然使往問之乃漁户網得一大魚四足有尾獨無角耳重數百斤衆議市無可賣欲殺之熬油先生命扛之入署衆眷屬觀之時夫人方有娠見魚乃謂之曰汝雖非龍然亦當是神物何不自慎而困於陸地斗許先生心大不忍亟出十金畀漁者而縱此魚於海魚入海乍沈乍浮至中流震雷一聲風浪大作逆掀鼠去咸疑為真龍矣未幾而簡侯生宮至江蘇布政使先生之孫名壽者近又以第二人及第今官廣西學政子孫蕃昌日上盛德之報也

狐知醫

先伯祖洛如公諱棻嘗祖恬齋公長子也公幼而岐嶷髫年能作擘窠書直隸制府方公觀承延入署令書清廨勤三大字令即署堂上所懸九齡童子書之榜是也顧屢試不第以武英殿纂脩四庫全書得直隸布政司經歷以終公之長子為枝巖伯諱明遠工詩著有玉照山房集少時習扶鸞之術時召古詩人相為唱和其是否莫能明也最後來一仙與唱酬最久自承為狐曾伯祖母張安人下堂而傷其足疾甚劇諸醫束手狐自贊能醫然需藥資銀若干許之乃先用數藥繼用煎劑每日二次以承筐繫於梁上少頃藥即在中而筐自下矣煎劑熟可炙手不知真藥從何處煮也病愈後取銀而去又不知需銀將何所用也枝巖伯每欲與之相見輒不可久之乃約於某酒肆中暗面屆期而往無所遇而歸歸後降壇書曰君何不相詣耶思之信然自是遂絕此事先大夫在都中所目擊者狐自言每月在宮中輪當差使數日信乎聖天子百靈呵護也

先大夫又言福建省城內九仙山有乩壇主之者亦一狐作詩文楚楚有致而大致在以醫術濟人服其藥者有驗有不驗曰吾能治病不能治命也至總督署中之狐則據居一樓稱為仙樓可以問卜李鄴齋方伯自盡一案是使且至人往叩之則書二紅頂於紙上莫解其故既總督汪公巡撫王公皆被職乃悟道光之季制府劉公韻珂撤其樓狐大肆擾至劉公歸乃已

前世事二則

海甯查映山先生瑩以吏科給事中督貴州學政科試苗疆取一土司之子入泮撤棘後土司率其子來謁謝美如冠玉公有一侍者貌亦娟好土司子歸後則兩美必合也公一笑置之至次年鄉試揭曉土司子竟得解元公謂中丞曰此人在上年我甫取之入學筆下甚平何能作此等文試傳訊之一到即款伏係倩浙江湖州某舉人頂替入場所作中丞大駭然以罪名重大頗思消弭之察公顏色不懌不敢遽言擬越日再為周旋公去後適有他事須奏升炮發揭中丞聞之疑公以此事上達已若不陳懼干譴責遂連夜繕疏入告次日詢公所奏之件則並不因此也二公俱大悔恨疏上得旨照例正法兩人遂駢首死事越二十餘年公久歸道山有湖州姚孝廉年二十餘文名籍甚會試報罷後留京與先大夫同寄查小山此部有圻處此部即公之嗣子也孝廉為人恂恂篤謹不妄交遊獨與先大夫善一日微疾握先大夫手曰吾將以後事累君矣驚詢其故則歷舉前事蓋土司子拉於地下孝廉則某舉人之後身將往對質先大夫問何以不早為發覺則曰科場弊弊例應處斬本無可言學政摘發弊竇亦是其職特以查公有疑其誘侍者一事心近於私當有挾嫌之罪冥官以究竟事本因公故待查公數盞之後始行提訊若公誠無此心則土司子亦不能再有異說第某不幸前世因之橫死今世又因之夭死耳語訖痛哭次日遂卒此事此部本不知之既詢公隨往貴州之老僕則信有此事而內中曲折不能如孝廉所述之詳噫孝廉既予之轉生矣何必又令之再死乎且前世以孝廉雅禍今世何為又予以孝廉徒使姚氏門中寡婦弱子煢煢無告此則天理之不可解者也孝廉名某字某先大夫曾舉之則予忘之矣

長洲徐少鶴侍郎頤嘉慶乙丑榜眼姑丈季雅先生之兄也侍郎博學工古文為姚姬傳先生入室弟子曾侍上書房宣宗登極以師傅恩隆隆驟遷方且大用乃於督安徽學政任內以疝疾遽卒天子眷念為舉師終之典極為優渥當公初病時即若有所見作紀夢詩十餘首窅冥恍惚多不可解臨終自言前世為福建林公子客茲以公子事牽累至此然所為何事卒未明言也季雅姑丈有文述病中見冥王事甚詳余粗記其梗概如此嗟乎姚與徐皆以前生事夭其天年然一則僅登賢書一則官至通顯乃各追其前事而死天欲殺之則如

勿生何必多此一舉然亦可令人警惕令世勿作累來世之事可也或曰世人第顧目前後日之累且勿顧況來世之累乎悲夫

科場中鬼神

科場中。世每艷稱鬼神事以彰果報。余自道光戊子科起。至咸豐乙卯科止。共鄉試十五次。前後居矮屋中。計一百三十五日。可謂久矣。然鬼神之變幻。不特目未之見。即耳亦未之聞。惟外舅閻蓋樵先生言。嘉慶丁卯科鄉試。頭場三藝脫稿。已三鼓矣。內通如刪。比還見燭卧於卷面。已橫燄寸許。不特卷不焦灼。并油亦不溢出。驚為奇異。是科遂中式。容是鬼神之力。至咸豐辛亥科鄉試。同官陳星坨二子丙曾誦曾。兄弟同舉高魁。其文皆取法尤玉。於是都中盛傳星坨於元旦夢文昌神告以今年蘭藝宜學西堂農山。因此得售。祁春圃相國以問貢薊山方伯。緣星坨次子右曾。館於其家也。右曾馳書歸詢其父。星坨持以告余。并笑曰。君令為文昌矣。蓋上一年。都門寄來擬題若干。內有可使有勇二句。丙曾謂余此文自王農山後無人能繼作者。余因取少時所作是題文示之。丙曾數為驚才絕豔傾倒萬狀。余謂是餙飾之學。壯夫不為。丙曾乞其文去。呈之星坨。謂此調不彈已久。鄉試可以必薦。而不能保其必售。初學偶學之。亦無不可。於是丙曾弟兄皆學為之。而時時請業於余。余初尚為改削。久而益厭。不復過問。比入試。而題係必也射乎三句。適可用尤王腔調。弟兄遂皆中式。並無所謂文昌示夢也。因知科場內所傳鬼神之事。大率類此。

科場中尤玉體

丙曾兄弟既同捷。於是浙省人士。競揣摩聲調之學。書肆遂取農山西堂二公文稿重雕之。為尤王合刻。風行一時。都中論文者。以為駢儷風氣。龍編修元禧尤惡之。壬子會試。龍適與分校之役。搜得一文情澶豔之卷。示人曰。此必陳氏兄弟也。亟橫抹而黜之。丙曾顧為清微淡遠之作。又得中式。比填榜。龍見陳丙曾名。大駭。取其卷讀之。復大驚。丙曾字子雅。誦曾字子清。右曾字子銘。同冊兄弟。皆少年高第。談者有三珠樹之目。

武夫不知文字

張壁田軍門玉良。起於行伍。目不識丁。余初於蘭谿軍次見之。通有急牒至軍門。折閱顯首。攜個者良久。乃乘付從兵。令送文案處。余詢牒中何事。笑而不答。以為秘不肯宣也。越日又見持一札顛倒觀之。大感不解。既乃知其本不知書。特為此以掩飾人之耳目。當與程印鶴太守換帖。三代中有名乘者。頗以為怪。細復見其一帖。則是早字矣。因詢其文案某君。答曰。渠不能指定一字。第順其口語而畫之。是以如此。同時有浙總戎再升者。昧一目。每戰必先

登。賊畏之呼為关瞎子。當延僧追薦先人。僧請三代諱。張目不能答。急名丈案委員。令撰一好名字與之。聞者拜服。此雖係景之托王偉撰。七廟諱者何異。然乎。國初之馬惟興也。惟興以孫可望將來降。官至福建總兵。順治之季。當賜諸將三代封典。惟興久之不上。撫臣問之。愀然曰。某少時為短虜相從作賊。今幸際會風雲。實不知父何名。母何氏。若私撰之。不推敬君。亦自褻其先人矣。願公以此語上聞。俾恩藩從身而已。一時皆是其言。惜無人以是說告之軍門及吳總戎也。

凌厚堂之怪誕

歸安凌厚堂。慤道光辛卯舉人。大挑漢授金華教諭。與余同官於明倫堂。自署一聯云。金賓萬千。載孔子曰。華袞百廿。作帝者師。王者師。見者無不吐舌。論學直宋孔孟。於宋儒一概抹煞。而尤惡朱子。極口肆罵。至謂朱子之名。則與檜子秦嬉。無異。語極狂悖。課人讀四子書。只誦白文。凡朱註盡刪之。當在金華府署中。與其同鄉孫柳君孝廉談及。考亭條稿石之遺欲加以白圭以是人莫敢在其前稱紫陽氏者。議論縱橫。自謂是奎宿降生。俯視一切。於天下人無不鄙薄。顧獨與先大夫善。執子姪禮惟謹。又有閩人林披皋先生。年七十餘。亦與之往來。會有人延之小飲座客五論金華人物。凌拍案曰。郡城中只有一個半人。其餘皆畜類耳。一人為先大夫。半人指林君座客愕。稍稍引去。凌傲然自得。工古文。善奇門。醫卜星相。無所不能。著有德與子外集數十萬言。儷於古作家而於醫尤自負。先大夫年十五。猝中風疾。以為不救矣。藥之數劑而愈。縣署有幕友延之視疾。按其脈曰。無妨。顧指一友曰。君顏色甚晦。當有病。遂診之曰。疾不可為也。百日內當疽發背死。其人固康強無恙也。至期果以疽殁。於是人爭神之。然內子聞叔人疾。醫之竟死。凌自恨無效。亦發病者累月。其相人也。一望即能決其貴賤壽夭。何宮保桂清。辛卯同年也。撫浙時。凌以教職考驗。一見愾然。握手曰。君昔相我。當封疆矣。請再覩我畏日何若。對曰。昔觀公相甚善。今所留下部位甚惡矣。請於法當斬首。何大怒。揮之出。越六年。何果以失守罪伏法。此外相雖間有不中者。然後來應驗者居多。嘗謂先大夫曰。大劫將臨。浙江無一片乾淨土。吾所相人多橫死者。獨公祖孫父子相皆善。不遭此劫。當兄公厚德所致。又嘗昌言年屆庚申。京城有急兵入。而杭州亦破。數俱前定。莫可挽回。至己未歲。遂棄官歸。時余為富陽教諭。舟過城下。不入。貽書先大夫訣別。語甚慘。而猶以子孫無害之說慰先大夫。次年庚申。夷人果入京師。而杭城於二月間為粵匪所陷。皆如其言。自是仝奔走兵間。無從得其消息。至乙丑歲。在盛澤遇其鄉人問之。乃知其歸後。居晟舍鎮

杜門不出湖州陷之小自卜賊匪當於某日到鎮若過巳時則無害屆日開門延友飲酒以待至巳時賊果至執之以歸偽王聞其名將以為軍師大罵不肯命之跪不肯有賊帥為之緩頰曰一揖即服汝出矣亦不肯偽王怒揮去殺之延頸受刃顏色不變而死噫厚堂亦可謂非常人矣

厚堂最喜言廬山法相成湯七年之旱賴伊尹以此治田故民不飢死繪圖著書遂人必勸循無一人信之若每深歎恨又自詡奇門遁法謂可以入水不濡入火不燃云云一日方圍爐環坐厚堂又做舊鐵著炎炭火燒其臂厚堂驚起起衆客大笑然相察二風有水厄當授以水遁法而二風果以溺難投井死

雅齋

蕭山蔡二風名南道光戊戌年進士雲南即用知縣改就教職銓杭州府教授丁憂服闋再選金華府教授為人忠厚長者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遇諧謔際時出一語令人解頤性慎密意所不合亦不宣於言余嘗與商一事不答再問再不答余性卞遂罵之亦笑而不答也與余交逾十年情好甚摯余時綜理局事從未以一事相干終年閉門課徒而已凌厚堂毀宋子二風與倪少白時帆共非之余謂此厚堂代二君報怨耳兩人驚問故余曰君等不

讀唐詩及反其旨倪之註半衆為吠堂二風第曰君是陳人故述陳言時府試責金華湯溪兩縣備旅館二明府不允謂無向例余諧之曰此真所謂金湯巢固旅館相當矣衆方無然二風忽正色謂湯溪沈明府曰湯邑之應辦館見於經禽何可推諉沈請其說則徐曰君不諳衛風螓首蛾眉巧笑倩美目盼兮碩人敖敖說於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君子能不我即謙謙君子卜爾萬福丁我烝民莫不逸豫滔滔江漢南金之類皆頌美之詞也沈請其說則徐曰君不忽戚然謂余曰內子晨信佛膜拜誦經者數十年矣今年元夕忽夢觀音大士告之曰大劫已至上帝以傅家世代良善一人不在劫中內子醒而甚喜我獨至今快快因長歎曰若祇我家不能劫則衆人之遭劫者多矣即幸而生全有何意味其居心忠厚如此四月賊至城破二風投井殉難二子亦相繼死獨遺一孫在乃忧然大士所告以一人不在劫者謂祇此一人也壬申之夏其孫人洋矣來上海哭謁余追念舊事為之惻然

李地山殉難

與匪之難浙江之官紳殉義者最多余之所不相識者無從論定相識中則當為李地山明府首屈一指地山名福謙湖北之監利人咸豐戊午來攝金華縣事會粵匪石達開由處州攻陷永康武義遂逼金華一時佐貳諸君多化故引去官舍一空城中現任地方官只太守及明府二人耳士民命走不可禁北雖傾力守城宛然風雨鶴唳一夕數驚賊苟來銳氣必

錫熙道光元年三品廕生官湖北荊州府同知護理糧道殉於武昌城中骸骨均無從收堂弟文齋廣文其炳合門死之堂姪德宣官江西縣尉則以戰死皆得旨優卹此外宗族男女輩抗節死者甚多見於琴齋兄所著文齋傳中要皆舍生取義者也近有大力者其父兄實病歿乃捨為被戕賺請賜卹招搖市上鄉人藉藉嗤焉朝廷褒忠之典為之不光吁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何面目入昭忠祠也

述信扶乱受禍

乱仙多係鬼狐假託昔人論之詳矣然世人仍多信之以余所聞則無錫唐雅亭明府受禍最酷雅亭以縣尉起家稟權至浙之慈溪令為人有幹才能飲酒度曲上官俱喜之而顧極信扶鸞每事必咨而後行在慈豁任時乱仙忽告以大禍且至宜亟去官雅亭遽引疾上官留之不可未半載滬海鄉民入城滋事後任官竟至罷斥於是益神之又詢以卜居之所乩言天下且有事惟金華府之武義縣最吉遂徙往居之置田營宅極園亭之勝飲酒按歌望者疑為神仙中人咸豐戊午二月賊至處州叩之曰無礙既破永康又叩之曰必無礙且云遷避則不死遂堅坐不出比賊至全家被擄雅亭為賊拷掠死甚慘賊退後余偕李太守赴縣城辦撫邨至其家斷壁頹垣焦原荒土屍骸狼籍為之一歎噫此殆宿冤又異乎鬼狐之假托矣

難博學

矜淹雅者喜旁搜博覽而於目前所讀之書每多忽略如袁簡齋太史所記與諸翰林論孟子有闕之文自師行糧食至飯食若流以下皆不能記憶或且杜撰二語以足之衆疑其不知增廣生員四字出在論語註中皆可笑之甚者光大父在太平府時嘗閱黃山谷尺牘中有損惠鄉其語忘鄉其為何物時江右汪巽泉尚書方督學政大父舉以問之尚書謝不知適陳遠堂太守寓亦至尚書告以先大父所問太守譁曰陳君最好以僻典難人四庫書汗牛充棟安得盡能記憶遂不研究歸以語余軍時三弟昕年十二方讀禮記卒然應曰秦曰鄉合梁曰鄉其曲禮語也大父翌日謂太守曰禮記誠僻書也相對軒渠尚書聞之笑曰兩楞眼可謂眼大如箕矣蓋汪陳皆以第二人及第者也同治癸亥史士良觀察上左將帥書論事帥批其牘尾有曰該道喜用失事之人良以使功不如使過耳抑思古人棄鄉養韭之喻乎觀察不知四字出處詢余及汪時甫太守皆不知編緝類書不能得時章采南殿撰以屢歸舉問之亦不能答以為真僻書矣嗣余至上海偶言之大兒德濬適閱裴松之三國志註諸葛武侯與張藩書曰棄鄉不過問蓼韭不入間則此書亦本為僻也推鄉前輩言乾隆朝開太科傲書至學學官遣門斗持文傳與

鷹者門斗問諸君曰公等咸稱博洽亦知我門斗二字於何時昉取何義名皆瞠莫對比至都訪之岡徵者亦均無以對迄今百有餘年矣計必有博學者能知之

徐少鶴侍郎少負博洽名作文喜用僻書難字嘉慶甲子舉於鄉題為謹權量四句文內所用之字讀者多結舌不能下相傳是科內監試張古餘太守於第二場夢神告之曰此卷所用者乃爾雅注疏君其記之既醒自笑以為監試官向不閱卷何有斯夢次日方送薦卷入忽聞二主考相語曰卷中出此所用乃是山海經對比則杜撰矣當點之太守聞之忽悟乃前白曰恐是爾雅注疏因述夢中所聞繙爾雅閱之信遂中式余曾以此事詢之其弟奉雅姑丈而符亦舟安哉

博雅宏通之度余六十年來僅見三人一閻滕陳恭甫太史壽祺於書無所不覽著作等身余在福建時尚幼儀一拜此不能有所叩發弟聞金匱秦文清公敦夫忠公欽佩之不已二公則余知其學問之淵懿也一金谿戴簡恪公敦元余道光壬辰應京兆試公時為刑部尚書以年家子上謁公謙抑殊甚有若無實若虛之氣象余特搜僻典數則叩之公則曰年老記憶不真似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內其前則某語其後則某語試繙之則百不爽一蓋公閱十行俱下過目不忘者也余嘗問公天下書應俱讀盡矣公曰古今書籍浩

如淵海人生幾月幾何安能讀得遍惟天下總是義理古人令人說來說去不過是此等話頭當世以為獨得之奇者大率俱前世人之唾餘耳公於刑部例案最熟無一事可以欺之老胥猾吏見之束手故終身懸官不出刑部一為會稽屠筱園先生湘之先生與余同官者三年內行敦篤善氣迎人廿四史十三經諸子百家採口而出問之不能窮當為袁簡齋先生駢體文注釋一典必窮其源不肯舉眼前所有者以塞責余嘗借其本觀之所引之典多出余所知之外者余謂先生恐簡翁當日撰文時亦祇就目前之典用之未必若是之探天根踏月窟誠恐先生所引之典並簡翁當日亦未必知之先生曰固然然注書之法不能不如此余曰若天下後世皆欲如先生之釋書則所釋亦僅矣先生貧甚此書未及刊刻而歿庚辛之亂底本不知存亡矣先大夫嘗言南昌彭文勤相國乾隆時最稱為博學相國為考官純皇帝以燈右觀書命題相國愕然不知出處大慚愧比覆命陳奏以學問淺薄不審詩題之所出敢昧死以請上傲哂曰朕是夜偶在燈右觀書即事命題耳公叩首趨出上顧侍臣大笑曰今日難倒彭元瑞矣

古樹中異物

同治丙寅十二月上海縣潛河濱趙姓有古樹數百年物也析為薪樹杈中生大蔔具人形者三一破於斧一為析薪人竊去僅存一高尺許眉目口鼻如寺中彌陀像丁卯二月莫家塘古墓有烏桕樹一株大十餘圍枯死久矣里人伐之穴中得紅芝一枝三歧上有佛像皆趺坐時余提調松滬糧局曾親見之

上海縣城隍神之靈應

秦景容先生諱裕伯大名人元至正進士官至奉議大夫行臺侍御史延平府總管兼管內勸農事會世亂避居上海題橋見志世目為裕伯題橋張士誠據姑蘇招之拒不往明太祖即位命中書省檄起之先生對使者曰食元祿二十餘年而背之是不忠也毋喪未終出而拜命是不孝也不忠不孝之人又焉用之固辭不起居邑之東鄉長壽寺里殁即葬於其地太祖勅封為上海縣城隍神丕著靈爽順治十年秋海寇犯縣治總兵官王煬督戰擊師民眾而詛之王怒訴之周巡撫誣民通賊周惑其說將俟雞鳴屠之是夕神降官廨嚴立階下周心動而止至夜半仍欲屠之又見神直視搖首者數四懼而輟其事事載邑人曹給諫一士所謀領序民國神再生之惠二百年來香火極盛同治丁卯分撫令南匯邑境闔港鎮為先生子姓聚族所居之處嘗以先生題橋事為賦題試諸生辛未調撫上海會先生裔孫彥華中鄉壁其族中生監十餘人呈請為先生墓禁樵采余以先生為義士殁作明神而邸

四川余崇松節門先生嘉慶初年以鄉耆從
至人伸加太丁少保抗圖形恋業剋征伐之事無役不從威名震於楊係道光二十年西夷
事起定海失陷半門山福建調兵防守已蔡東之兵特不暫蛙守招寶山者二年和戰
之議未定而吸門不守事門俠夫律之誅雖罪有應問而其情則可原馬事門與余梅亭方
伯在川楚軍中共事日久其初余滇說也致書方伯勉余代為作
答時余年少氣盛一掉而就書生信林文忠公見之於管中至囘之頌傳聲遠今三十
餘年不事所月之作多有可者半因全集失守余詩文半封付劫灰獨體文二卷亦錄烏有
此書乃門生某梅生編修所錄存者甲子年冬以遺余茲附存之

此三也咸豐八年英人入犯大沽北門之鑰視東浙之
孰別三也咸豐八年英人入犯大沽北門之鑰視東浙之
師望重寰中威行海上想望人決倘元戎壯猷揚烈於閩粵撫蘇文於鴨綠翹足可待盛
指以朋咸豐之初式廓念永示大軍集小醜勢若反掌之際廷臣議撫凱旋不旦師撫
有朋既簡賢之再三凱有旋於沽下不惱當時狀奴跳梁夫用兵固仁人所不忍言而禦侮
亦王者所不容已思不深不能遠人之志威不立不足攝狡寇之心故六月行師宣王薄

代三苗逆命虞帝征治及漢唐之朝幸有武夫之役古今至計好殺黷武以堅先之情
壯威德少而敗成多足以中國之解蠻戎備所斯文教治今者滅寇幾盡猶豫機謀明
曰南陽陰陵已北幸四處即建之伏謀其叛盛一隅即以防之故兵貴於來戰
故此以縱大作成新兵久待設食數萬為疑陣挫敗使倘已蹶倘復信其說到
必乘堅其外封守未定益表天險上四支輕漢之心特中國和武之誠我威大體昭然特
朱原倘方面後定方大況此一節應有三端從來大信不孚況在夫倘無疑倘或陰圖深入
故無論已成陣使在方時王師臨其要害已勢全扼以待我將精甲銳兵弘舒長策擒
成軍一紙徵詐詭依大同若不少矜之封而受降無完敗無殊終恐劫盟之後此其可成
右一也人由說非苛可嘗地勢拘攣用兵艱險今此日尚可為難保異時不生反復
學自馬說以其能他分可明韋不妨多設元戎以鎮其地使倘知我兵威常在
則自能內人益此可成右二也於其人犯之由實係楚與起蹊通貿易難立保程即
縱令其中或難遽予今甲然信用來歸浪而明示招降流毒帆而暗引放之則彼
叫囂內應既無之則兵端自止又何始倘仍且公行投大一利每流四海此其可成者
三也我朝英武開國狄慶成功定鼎燕京仍沿及漢唐之朝幸有武夫之役古今至計好殺黷武以堅先之情
壯威德少而敗成多足以中國之解蠻戎備所斯文教治今者滅寇幾盡猶豫機謀明
曰南陽陰陵已北幸四處即建之伏謀其叛盛一隅即以防之故兵貴於來戰
故此以縱大作成新兵久待設食數萬為疑陣挫敗使倘已蹶倘復信其說到
必乘堅其外封守未定益表天險上四支輕漢之心特中國和武之誠我威大體昭然特
朱原倘方面後定方大況此一節應有三端從來大信不孚況在夫倘無疑倘或陰圖深入
故無論已成陣使在方時王師臨其要害已勢全扼以待我將精甲銳兵弘舒長策擒
成軍一紙徵詐詭依大同若不少矜之封而受降無完敗無殊終恐劫盟之後此其可成
右一也人由說非苛可嘗地勢拘攣用兵艱險今此日尚可為難保異時不生反復
學自馬說以其能他分可明韋不妨多設元戎以鎮其地使倘知我兵威常在
則自能內人益此可成右二也於其人犯之由實係楚與起蹊通貿易難立保程即
縱令其中或難遽予今甲然信用來歸浪而明示招降流毒帆而暗引放之則彼
叫囂內應既無之則兵端自止又何始倘仍且公行投大一利每流四海此其可成者
三也我朝英武開國狄慶成功定鼎燕京仍沿及漢唐之朝幸有武夫之役古今至計好殺黷武以堅先之情

整椎城俊伯不治是行引之乙也因言捐作錢二百給為倡唱諸紳士資助分攤共得錢三
千餘緡為贖回墓地十九畝並建祠堂於墓側俾其後人世守之士申之秋余謝事時工甫
及半至冬閒度井中銅水忽減事並云於先生墓近前掘出石匣一具鐵條縛之不敢啟視
仍埋復舊處余謂此必當年所刻墓志也惜不聞之俾銘幽之玄一顯於世而再埋之地中豁
云當掘石匣時曾亞之以著有文明之象其為墓志無疑矣。

畜鴨之利弊

凡濱海濱廣斥鄉民圍以作田收種頗豐以近海故螃蜞極多時出穀稼國語所謂稻蟹不
通也其居民每畜鴨以食螃蜞鴨既肥而稻不害誠兩得其術也此事余在南匯稔知之比
年秀浦則去海數遠湖中雖有螃蜞漁人捕以入市恆虞其少而鴨若於湖千百成羣閘入
稻田往往食一空於是各鄉農民來縣具呈請禁畜鴨時捕南匯令景君方欲畜鴨食螃
蜞為保稼家之需請通行各處巡撫下之抄稟行知下縣余閱之不禁失笑因以青浦請禁之
不行知下縣余閱之不禁失笑因以青浦請禁之
件申覆公見之亦一笑而止蓋物土之宜固不可一概論之古人如貓祭虎今日虎詎可迎耶

三千金不及一魚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而非其人運食豈美見於色此孟子通達世故語也余嘗見塵

平南之師屯馬伏波下潮之軍皆本亦識咸名婦掠官如姓氏掃消蝗將無行跡者況以滿
兵悍脫尤見勝謀在我狐鼠梁而高樓
之來思排築室之謀進旅定海之亡實以重洋之恨鞭長莫及湯沃無從故能張得成旗
古其敗之於崇明推之於虎門殲之於鎮江郁之於仁浦笑參失機鍵扉已弱比今餽運時
增帥統日集諠軍食則彼寡而我多計兵力則彼薄而我厚論氣勢則彼驕於而我怒怒度
器械則彼損敝而我繕完機若建瓴事同沃雪。虎賁熊羆必克馬矟擒且勝於波濺功史倘
於横海犬羊人爪只用進笞鼓無搞何須靴踢不疑何卜惟斷乃成剛將卻四座以勿喧
決兩言而不再某受恩深重敢病不支際此倥傯未能展效冀上臣時之暴徒漂夜闌之水
所望閣下刻玉燕山銘金麟海意非赤忱為眷方叔之元勳祖愚青圭祝呂公之高壽在公固
多偉蹟於某亦有榮施邪業千秋起房萬福謹承動靜無任主臣。

揚州烈女

余署青浦縣時，江北善員來言揚州仙女廟鎮烈女事心異之而未悉其詳也壬申冬住蘇
州晤前江都令甯波胡竹亭刺史璋詞之竹亭曰此吾後任事。故女之姓氏不能記憶然其
事固沃雪。光明磊落必克馬矟擒且勝於波濺功史倘
市固彰彰矣先是鎮民某聘烈女未娶而亭烈女聞信即矢靡他。父母屢勸不從遂如其意
官為杭州某君初驗時心頗疑之而未能決。比回署。恍轉聞其子受重賂說某竟以病死擬
定案。人咸冤之越數日江甯省城隍廟卜者降神升座有江都縣女鬼號訴聲冤神大
怒叅差提入俄頃回至則詠然江都令也卜者驚醒次日舉以告人人莫之信。未幾江都縣
報病故之文至於是啥傳者中後任官後提全案研訊事遂白。女與王並擬斬決而烈女請
旌焉某君捐余有年親人亦恫恫長者為
子亦累疾犯想地下無淪胡也惟卜者云夢中詞神姓名則曰是宋之丞相文天祥。

按烈女仙陳氏為開二所鎮二所屬揚州府江都縣
縣同之僕婦除與淮王王王皆有好并通大虎子為烈女所覺後淮王王王皆有好并通大虎子為烈女所覺後與
大虎子入帝翁翁大虎子為烈女所覺後與
其時春戲王王番兒自縊於烈女室前後
縊月江都令職始作亦無殺七孔流血死
經揚州官吏君訊得實酬者誤報某同
縣死其先始白咳事既白復以其
略昭真不欺為此事當開之廉訪人人
錄請而信設附記之光緒四年春男仙客識

卷二終

海昌陳其元子莊著

鬼神報應之盡而則

鬼神報應之說儒者所不道然確有其事。足為世人鑒戒者。先大夫官福建時。有朱某者。江蘇常州人也。以巡檢需次充竹幫巡捕官。其人有幹才。白晢髯鬚。儀表魁偉。凡總督巡撫以下狀貌。靡不熟悉。遍於李基。將來功名不下於公。漙別去。阿公自是待之加厚。人最重君第。回無逾於李。巡捕者。則拜德多矣。相士詐詔。比行。阿公果如所問。對曰。歷觀

四卷余在上海時訪之未得也

用兵以氣為主

用兵以氣為主咸豐庚辛間浙江賊氛甚熾官軍屢挫張墅田軍門嘗指其士卒告余曰子視其狀貌糾糾桓桓殊不知迭經喪敗心膽俱碎見賊即走不可用矣至同治壬戌相距僅一年耳左帥駐師衢州李帥紮營滬上一號令之肅臺雄旅均各爰色余時在四明軍中所用之兵勇將幷卒多杭州潰散之餘然遇賊輒奮擊所向有功先時我軍望見賊之旗幟則走後則賊望見我之旌麾即逃豈非氣之為哉壬戌夏五月二十一日粵賊十餘萬自蘇來分十二枝四面馳突圍程軍門學啟新橋營數十匝李帥聞之親勒兵馳救所部卒離皖數月不得一當賊至是勇氣百倍軍門望見帥旗亦突圍夾擊我兵無不一當十賊大敗奔竄是役也有一卒殺數十人最後遇一悍賊鏖戰良久兵刃俱折至以手相搏互殪於地賊取其斷刀刎其頸卒亦以拳搥其胸正危急間忽見賊失其首踉起駭視則一卒手斬賊頭去矣次日余謁李帥帥為余備言戰事余因言公重臣當持重不可親冒鋒鏑萬一飛熕偶集雖忠節已事可鑒也帥言若不親自督陣則士卒必不能如是效命因歎從來文臣為大帥類澤居簡出不肯親臨行陣故不能成功前數年以編修從軍每親出擊賊軍中呼為武翰林我戲應之曰僕乃文蝦耳蓋滿洲中稱侍衛曰蝦斬武進士入侍衛學習者曰拉蝦也先是外國人輕中國兵以為無用至是戰乃稱中國有人

童子證明悍匪

同治癸亥正月我軍攻紹興諸將屢奏捷每得賊至輒發善後局委員訊之果屬老賊即行正法如實係被擄者多給照令回籍投者不知凡幾釋者亦不知凡幾矣一日者訊一賊其人喋喋自陳確係被擄涕泗交下情景逼真問官惻然已欲生之矣忽食肆中童子送湯圓入署見之驟呼曰此賊是殺我一家者官驚問之則童子之父向設肆於紹城中亦嗜湯圓城破時此賊殺其父凡係童子去為之服役賊中所謂小把戲者也童子乘間逃出乞食至富遇父之同業收留之今則適遇之耳相與抱頭大哭之下賊俯首無詞當即驅出斬首嚮使童子是日不入署則此賊逸俸逃雖戮而一家數命沈冤莫雪矣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斯言信然

福建宰白鴨之慘

福建漳泉二府頂兇之案極多富戶殺人出多金給貧者代之抵死雖有廉明之官率受其蔽所謂宰白鴨也先丈夫在歙局嘗訊一閩殺案正兇年甫十六歲檢屍格則傷有十餘處

非一人所能為且年稚弱似亦非力所能為提取覆訊則供口淆淆汨汨與詳文無絲忽差再令覆述一字不快蓋蹟之熟矣加以蔽詰矢口不移再四開導始垂泣稱冤即所謂白鴨者也乃蔽回縣更訊未幾縣又頂詳仍照前議再提犯問之則斷斷不肯翻供矣他委員唯先大夫之運遷行提訊法如縣詳定案比梟使過臺問之仍執前供因訊爾年紀甚輕安能下此毒手則對曰恨極耳案定後發還縣先大夫遇諸門問曰爾何故如是執之堅則涕泗曰極感公解網恩然發回之後縣官更加酷刑求死不得父母又來罵曰奮爾之錢已用盡爾乃翻供以害父母乎若出獄必處爾死我思進退皆死無窗順父母而死耳先大夫亦為之淚下遂辭歸局委噶福建人命案每年不下百數十起如此類者良亦不少為民牧者如何思此心也

捕盜專恃眼線之誤

壬申四月江南三江營炮船哨官捕盜盜拒捕哨官溺水死兵勇死者五人傷者十人其地在揚州江都縣境事聞制府震怒飭地方官及水師營官嚴緝於是瓜州鎮總兵吳君派營弁帶同失事炮船內之勇丁作為眼線來上海緝捕緣勇丁稱認係浙江巡鹽紅單船之廣勇也六月初到滬越一日在茶館店獲一人是紅單船之廣勇次日營弁請觀察及右營參將皆率兵勇於紅單船又指獲二人皆發縣審訊據來勇聲稱一是拋大藥包入船者一是隔船斫人者一是過船釘炮眼者言之鑿鑿余即提犯反覆訊究熬審一日不承隔日再訊搖耳跪練者竟日無一訓呼冤而已余心疑之問來勇曰伊等既先以火藥包擲爾船中則彼時烟焰迷漫瞬何從辨為斫人者為釘炮眼者如是之真也對曰巡鹽船與炮船同泊一鎮上每日上岸時常相見故能認識故雖於烟焰之中亦能辨識而來幷則以余不應駁詰來勇大有煩言次日余又研訊自朝至三鼓心力俱瘁一無供詞余恐其死也稍寬之來幷逢以余欲縱盜不用嚴刑訴之親察余亦以不能得確情請沐派委員會審觀察謂南滙令策君顧之有能名且係廣人札令來審葉君覆訊一日亦不能得其情余與葉君皆謂此三人冤而無奈幷勇官之甚力曾制府又委前皖南鎮劉總戎啟發帶為盜行船之舟人來因派兵快與之會緝當日即於玻璃肆中獲廣人陳來陳來者前水營中藍翎千總也先是有販豬船泊江口羣盜登其舟將綁客及舟人盡縛置艙底篤其船以行如行數日盜稍倦陳來者勸盜首釋舟人俾掉艇行二十餘日幼客舟三次最後遇炮船拒捕倘缺至江陰口羣盜登岸逸綁客到靖江縣報案故總戎帶此舟人來以其與盜共處久能識盜也陳來故勸盜首釋舟人是以舟人與之尤熟余乃喜得真盜復令舟人識此三人者來幷與來勇共質

持之舟人漢不敢作言其非而陳來僧狡猾不肯承余與葉君及劉總戎翼日再會訊反覆誘勸詐以如獲盜首待以不死總戎指天日以誓之陳來乃言盜首亦係廣人向日同在水營中曾保花錢守備現居六合縣城開土棧並錢店尚有羽黨在鎮江共十二人皆積慣行劫者陳來在揚州開烟館本不同夥此行也盜首邀之至陳來言十二人者皆百戰勁卒無論一炮船即十炮船亦無奈之何今陳來視前捷之三人來言非是而三江營之弁兵則謂來庇其同黨大不悅於劉總戎以陳來作眼綠往捕盜首而瓜鎮則稟制府謂此三人是真盜制府飭令爾主金陵再訊時余已謝上海鬚乃將詳細情形白之應廉訪會劉總戎奉陳來捕首盜等七人皆訊明正法留陳來獄中待獲餘犯江甯府蔣君訊七犯皆供與上海之三人不涉而瓜鎮持之堅制府亦惑之至八月中應廉訪至金陵乃力言於制府將此三人釋放嗚是三人者使余嚴刑鍛鍊而成招則又必今其供出稟羽轉輾株連冤死者不知凡幾矣然此固眼線之僅指者也眼線其足恃乎是役也余之不妄殺人者幾矣可畏哉

折獄須慎

余攝南匯時有鄉花行主姚某控王某欠伊花價洋銀一百有六元有券有中證有代筆云云余之不還反被兇毆等情余提訊先問原告及中證代筆者所供與呈詞相符繼提被告皖堂下戰慄惶恐似不能言久之乃訴曰實不曾欠錢余曰不欠何以控汝又不能對余疑其情虛復促令言則曰我縱欠錢何必請開烟館者作中余笑曰汝並非責入開烟館者何不可作中則又曰我自能寫字何用代筆余叱曰汝蓄意不良是以不肯親書為圖賴地步耳侍役遂羣喝之王即伏地供願還而沸下如雨余疑之因令帶下復呼原告至前問曰爾之券何以不令伊親書曰伊自托人代筆某不與知曰此券是伊帶來乎抑在爾家所寫乎姚躊躇對曰是在我家所寫曰代筆是伊同來乎曰否某甲向在村口居住是日因在茶店相勸遂偕歸代為寫券余大聲曰是在茶店偕來乎曰然時某甲已在堂下矣遂令帶原告至宅門外而呼某甲前訊曰爾代王某書是王某邀爾耶曰是王某所邀余知某甲蓋已聞茶店二字因曰書券何不在姚某家中乃在茶店曰是日相勸在茶店故就彼處書之曰爾本擬作代筆故紙筆皆帶往耶曰否是從茶店借來之筆而紙則買之也余曰信乎曰信遂令將其帶入後堂而傳作中之某乙入則拍案曰王某並不欠錢爾與姚某騙至爾家逼令出券爾乃硬行書中此何理耶乙惶懼曰某不過為好相勸實無過勒事余曰先在茶店已經言明何以又至爾家乃曰某開烟館家有餘地是以王某隨姚某來而某甲又欲吸烟故就某家寫據因將某書作中並無逼勒事余大笑令將原被代筆三人皆來前諭被告曰此業

匪窶疑先生親訪即刻奔走先生笑曰吾安得如是百十化身使人縣鄉間處處有一顧淡如哉余在南匯縣一獄訊問之詞偶中其隱棄中人疑數日前烟館內話是事有一蒼鬚者在彼吸烟謂是余私訪得其情遮吐實實則余並未出門也在青浦時至金澤鎮勘案微服步行村落中遇一老嫗嫗問余曰今日官來此先生其隨官來者耶余佯為不知詢其故嫗以勘案告余因問其官之賢否嫗曰官甚好但有一件惡處余驚問之則曰我處每年春日演戲自此官到來禁不復作耳俄而騶從舉集嫗驚余慰之曰嫗勿怪我之禁戲乃以弭變之後為若等惜物力也與其看一日戲費錢數百文因指其身之敝衣曰何如到冬日製一新棉袄乎嫗笑余亦笑而去又嘗至章練塘鎮比卯衆尚未集乃易服至鎮廟瞻眺歸則繞鎮後田塍中行綺交繡錯述不得跡無可問津正猶豫間忽田間來一人曰然遂引余出意甚殷勤且延至家獻茶余謝之睇其面似曾相識者因詢之曰記在何處見倆聳然曰小人徐德全也徐德全者曾因奪蕩田聚衆鬬殿余杖之一百者也余不覺瞞然遽謂之曰此後宜作好人爭鬬非好事切須戒之徐唯唯送至道左而別歸後與友人言此人曾受滿杖乃解逅相遇既無怨且知敬愛小人華面亦見青邑民俗之淳然自後思之白龍魚服困於淺且微行宛非正道也

左爵相創設書局

今各直省多設書局矣而事則肇於左爵相局則肇於甯波爵相創軍府於嚴州嚴當兵燹之後田疇荒蕪草木暢茂遺民無所得食爵帥於賑濟之外發銀萬兩購買茶筍俾百姓得採擷於深山窮谷以為資茶筍製成札發甯波變價往返二次歸正款外得羨金數千兩爵相以亂後書籍板片多無存者飭以此羨餘刊刻四書五經嗣杭城收復復於省中設局辦理即以甯波之工匠從事焉蘇州金陵江西湖北相繼而起經史賴以不墜皆爵相之首創也爵相自奉甚儉所得養廉銀除寄家用二百金外悉以賑民甯波海關有巡撫平餘銀八千兩循例解往爵相謂今日之我無需於此款本可截然截之則後任將不給於用不可以我獨擅清名而致他人於困境遂受之而轉給賑局其用心忠厚如此後丁雨生中丞為方伯時不受平餘比升巡撫則命復之曰不可累後人亦同爵相之意也

青浦城隍神之靈異

青浦城隍神為明方伯上海沈公諱恩公清風亮節彪炳郡乘殁為明神靈爽不著有蘇人以藩掾來提餉者游於寢宮頗加嫚慢是夜忽哀號叩首遍身杖痕其從者亟命舟載歸未及家即死此事見青浦縣志公墓在上海青浦人恒醵資前往修理至今不廢余宰青邑二年遇暘雨不時往禱輒應同治己巳六七月間淫雨不止縣境地勢最下將有淪胥之患余以邑經賊擾凋瘵未起子遺之民不堪再被水災因虔禱以年近六十死不為天願將己之生年為民請命倘可挽迴須臾不愆祝畢乃起立再白神謂我志如是特恐神不能代達天聽耳時嘉定陸文恭署教諭事笑曰君方求神乃作此語激神耶然自此雨勢漸止余亦無恙是殆會當晴霽故余得苟全性命耳

曾文正為巨蟒轉生

曾文正公碩德重望偉烈豐功震於一時顧性畏雞毛遇有插羽之文皆不敢手折辛未十月到上海閱兵余供張已備從者先至見座後有雞毛帚嘱去之謂公惡見此物不解其故公姻家郭慕徐觀察階告余云公偕第中有古樹樹癭丈有若鱗甲每日卧起牀中必有癭屑一堆若蛇蜕然然喜食雞肉而乃畏其毛為不解耳後閱隨園隨筆言楚雖毛修蛇巨蟒聞氣即死蚊蚤之類亦畏此氣乃悟公是神蟒轉世故畏雞毛也宋文信國公傳為吉安潭中黑龍降生信國柴市殉難後是日其鄉風雨大作人見黑龍復歸於潭與公之異將姚同

高僧轉世

余前記家文閒相國及晴岩編修以為高僧轉世矣因憶故友歙縣程印龍太守此論事太守之封君賈於蘭溪與城外廣濟庵老僧最契一日見僧來遲入內室追而問之則已舉一子矣太守生五六歲時封君攜之入庵登堂入室恍若素習返即大病云欲歸去幾瀕於死自是不敢復往至十餘歲及三十歲兩次被人强拉以遊歸又大病從此望門却步此太守親為余言者余與太守曾同遊石門坎之六松亭太守在溪邊獨立余自上望之儼然一老衲也比見長洲彭文敬公所為靈鷲兩僧傳則文敬公亦似由竺國來者因節錄其文曰吳之皋門有靈鷲寺者與盤門之開元寺皆留行脚僧雲集不能纏有一彬者起而振之重復舊觀一彬退悅傳於永豐是二僧者余皆識之佛門有參透三關者一彬能之也先是一彬之友有筆玉者既前死矣余幼時人或稱筆玉後身蓋以神情狀貌言語舉動之似而生初亦有為之兆者也及余見一彬一彬亦言似且言筆玉苦行惟臨終一念繫戀不得往生淨土為可惜余問其他日能不繫戀否曰亦無把握也一彬持戒律甚嚴獨言論通脫口如懸河或拊掌大笑不類他衲子之貌為篤謹者永豐後至亦能參三關持戒律苦志過於一彬其為人靜默寡慾與一彬異而其務作功德志在有濟於世則無不同也兩僧者於嘉慶間先後坦化不著靈異余意兩僧若不生淨土必當仍在世間惜非肉眼所能識耳後二十餘年在京師見兩翰林皆年少一似一彬一似永豐問其生平亦在兩僧死後余疑為兩僧後身然不知兩翰林生時有無為之兆者未敢以無稽惑世終未嘗以語人也及與兩翰林相處念習觀其神情狀貌言語舉動愈肖兩僧因思今日余之視兩翰林猶昔一彬之視余余雖肉眼固已若或啟之而心識之矣古稱叅中郎為張平子後身豈盡然耶云觀文敬公所述如此則文敬公固自以為筆玉後身矣昔人謂世之登大位享大福者星精僧三項人為多其信然耶

泰西製造之巧

天下之巧至泰西而極泰西之巧至今日而極古人言鐵船渡海為必無之事嗣以鐵皮包裹者當之壬申之春覓有北德意志國鐵甲船至吳淞海口其船純以精鐵鑄成大片鑲合為船重數千萬斤可載重土萬人內中作為機括可以沈行海底大砲擊之不損分毫每遇一船須用銀三百萬兩此明英法俄美各國實有此船或數隻或數十隻不等海中有此船則各樣火輪船均不能敵機器局所仿造者常見船鐵一片觀之計銀一千五百兩以費太鉅故尚未能學製然此船非至吳淞口人罕有言余亦不信也又有氣球大者其內可分作五六間屋用機器轉運則上昇數十丈來山內北無不如意所欲北德意志聞法蘭西都

城時法王乘氣球出亡北軍亦乘氣球追之空中爭戰卒為法主逸去此則行於天上矣現在製益加精向高不過四五里即為天氣所逼氣不能舒人且閒死今則川流吸地之生氣置於中可以上行至二十七里之高現此球尚未至中國計數年後必有來者來而仿製則江河皆失其險矣而梅海為至深今則測量知極深之處不過六里故海底均可以開地道行火車工費浩大不能舉行若泰西諸國之高山偏是要道皆從山根鑿通一穴或數十里或數百里行火輪車矣鳥獸之精者余曾見一具可連發六十四槍又有氣槍不用火藥自能飛彈擊物至百步之遠亦有非口所能述者戰陣用之無堅不摧各國之製皆已窮極工巧壬申之春英美二國因賠貼軍餉事恐啟釁端然皆不敢先發蓋砲大均極精銳兩軍相當可以死傷盡殄泰西諸國向言用兵維期一二年間始決勝負今則不過一月之內便可立判故皆畏而不發後得奧斯馬調為之解紛遂和好如初此皆余客上海時所目聞者也

西人行兵說非

英領事官阿查里言伊前年從軍往征一屬國所統之師船兵力不厚僅一時不能制勝乃造十斤重砲子十餘枚至其國之海邊伏用人扛抬上岸行十餘里散置之地歸船乃發空砲數十聲次日其國舉兵拒戰行至中途見砲子驚其大且謂其擊至十數里之遠以為不能抵敵遂遣使乞降於是宣布威德而成而還其實伊國本無此大砲亦並不能製此大砲也兵行詭道外國亦然

中西禮俗之異點

崇地山宮保厚使法國歸言泰西各國人亦知尊敬孔子在彼處曾見洋官恭供奉一泥塑之土地神云是孔子像則聖教固被於海外矣孫稼生觀察游歷各國還言外國儀文簡略見國王只須盤折致敬無所謂拜跪也獨布國以新戰勝故於禮節大為增加其貴臣謂覲察曰我國儀文繁重見皇帝須三鞠躬然亦不過三鞠躬而已謂為繁縟矣每到一國必見其后妃大都以接唇為禮觀察告以中國以是為褻狎不肯從彼亦不強也在法國偶於街市閒步忽傳言曰皇帝來矣人皆急立摘帽皇帝步行一狗在前一公主在後別無從者更無論儀衛矣皇帝見眾人之摘帽亦以手稍掀其帽為答禮然疾趨而去俄羅斯國之皇帝曾隱姓名赴荷蘭閒做工學製大輪船學成回國人來迎彼國始知之各外國之稱其主惟俄法日本布魯斯四國稱皇帝若英若比利時與斯馬日斯尼亞北德意志及丹國義國皆稱君主味咧堅其君三年一代故稱大伯理璽天德令法國之主為布國所擒國人奉故

相攝君事故亦同此稱余在上海與各國領事官互相往還皆各盡其禮日本新通商換約其代理領事官神代延長最恭順謂余曰我國讀中國書寫中國字行中國禮本是一家云云曾文正公溢滄其人來見至門則科頭而入科頭者伊國之大禮即古之免冠徒跣也與馬斯國亦於日本通商之年換約恩竹樵方伯奉命為換約大臣託事之後其國之公使及提督領事官相率來謁方伯張筵設之余等皆陪宴公使等遇菜即食會聲如流使繙譯官致辭曰莫笑貪嘆中國之滋味極好也席能鼓腹歡笑而去英吉利之副領事達文波亦謂余曰久居中國飲膳俱精美洎回至本國雖同是牛羊肉食反覺不慣矣日斯尼亞國之領事官每見余等補服必嘖嘖曰中國衣裳好看再三言之殊有夫差好冠之意俄羅斯國之代理領事官聶鼎者自言到中國十五年未嘗歸去真諳中國書論語孟子略皆上口覺甚有意味等語此則幾幾乎有用夏變夷之道矣大抵各國領事等官久在內地與中國官交際談讌頗有中外一家氣象第一涉及利字則必據理而爭無交情之可論惟以理折之以不遵和約責之雖強項亦無他說即使故為狡辯終必為俯就成案也

鼓三通箭一發之攻證

世人恆言戰鼓三通攻衛公兵法以三百三十三槌為一通三通則千槌而勝負可決矣世人以射一箭為一發而不知非也射舉十二箭方為一發一發一終五紀非一箭射五矣也十二箭乃射得五矢耳

嘉慶癸丑科佳話

嘉慶癸丑科一甲一名吳縣潘文恭公二名大興陳遵堂先生名官原籍吳江二甲一名張春山先生三甲一名馬秋水先生時人為之語曰必正妙常雙及第春山秋水兩傳臚蓋世謂二甲一名為金殿傳臚三甲第一為玉殿傳臚也按宋趙向辰朝野類要謂五甲宋名為擔榜狀元宋文公即五甲進士故有若使當年無五甲先生也是落孫山之句今則無五甲矣是三甲末名即可稱擔榜狀元也

宋故宮遺址

余師仁和許一枧先生諱錦春實言幼時值高宗第六次南巡有司於鳳凰山宋故宮址葺治行宮撤地為池下鋪數尺適得舊池欄杆皆白玉石琢成雕鏤精絕蓋德壽舊基也池成泥土中獲鯽魚十餘頭長俱尺餘而無目大約埋於地下六七百年之故工人烹食數尾噴劍皆暴死乃罷取餘者棄之江浮至中流風浪既作有大魚數十翼之去人皆異之今此池長數丈後又沒為平地不知何時再得理而出之也

賺梁山舟學士書

一魏先生為梁山舟學士外甥故所藏學士真跡最多余曾乞得一聯真跡後亦亡之矣先生言學士年六旬時當以事入都流出山來閒訪之中途聞學士居於署之後園館給豐隆惟出必經其內必一見即或前流水勢異漲不能行途留學士居於署之後園館給豐隆惟出必經其內脛殊為不便園水鍵戶不出中水越三五日必來館一次見則言水勢之大吁嗟不已館中一無書籍架上祇古帖十餘種偷展數十九縑素數百番而已學士閒居無事日以染翰為消遣計如是者幾及匝月稍累略盡一日中水入見喜動顏色曰水已全退君可行矣後聞延飲餞酒半酣忽頓搖架數曰吾以公事勤勞將友朋所誼荷耽擱許久學士乃言曰來無事業代為書藏中水俾驚曰此守遠近名士慕余之高輾轉交來者令願為公墨之奈何促呼僮僕去史切斬指來學士大悔遂別去既首途則前路並無水派載舟中水捏詞欺之耳久之始悟廿餘年前在翰苑曉中水方官筆帖式以佳紙乞書學士不應今乃為是狡僧以報後學士所言及之猶有余色然某中水則已琳瑯滿篋矣。

飲食不可過飽

食無精粗飢當適口故善處貧者有晚餐當肉之語慨昔庾友邀飲一日之間或至三四五處皆窮極水陸然聞招則感額舉箸則揩眉豈今昔口腹有不同哉蓋緣過飽之故耳是以宋人治具宴客有三字訣曰爛曰熱曰少爛則易於咀嚼熱則不失香味少則俾不厭饜而可飫後品少之一字真妙訣也

製造食物之機

飲食日用之物非目睹不知其製造之機余在福建見製冰糖者皆雜以豬脂在蘭谿觀製南棗用牛油拌之乃見光彩故嗅之微有羶氣也富陽竹紙名天下造時竹絲不用小便煮則不能爛淮白蝦米點久變色浸以小便即紅潤如新河南魚鮓在河上斫造盛以荊籠入汴道中為風沙所侵有敗者乃以水潑小便沒一過從乾入物料肉盞蒸而味回然僧家以冰糖南棗供佛道家用竹紙書符上表至觀未魚鮓江南人家均珍為美味習而不察無乎不可也先大父嘗言嘉慶初年在四川一驛遇福文襄郡王行邊州縣極供張之盛以王意食白片肉肉須用全豬煮爛味始佳乃設一大鍋投全豬於中煮之未及熟而前驅至傳王諭以宿站尚遠一到即飯以便趕行無如肉尚未大父驚詢其故則曰忘帶皮硝以此代之比王至上食食未畢忽傳呼某縣辦差人先大父

秀水錢曉庭孝廉駿祥為撰石宗伯曾撰余同門友也少孤事母以孝聞胸襟洒落無城府盡得宗伯家法而加以腴潤晚年聲價益高今則吉光片羽人爭寶貴且不可得矣余先得其畫甚多庚辛之亂皆付劫火幸其子伯聲太守卿鮮能世其家學為余作一二紙善者竟將跨竈可喜也曉庭早歲纂貧而性甚介不妄受人惠嘗謂余昨晚斷炊僅剩白米少許供母饘粥而我則以炊餅二枚度一日然意氣自如絕不露寒乞相人服其雅量也舉孝廉後家稍裕大挑得淳安教諭未及滿任即棄官歸歸後惟以書畫自給不問外事咸豐戊午春粵賊犯金衢於是嘉郡亦警備太守馬雨峰昂霄於精嚴寺設籌餉局延諸紳司其事曉庭亦與焉太守為江蘇名孝廉工書宰金華時與余善余素不善書而太守顧以為善臨別強余書扇而去至是寇局中謂陳某固才識傳祕即書法亦自佳絕因出扇示之曉庭即馳書詣余謂子若殿試遇馬公必狀元及第無疑何事軍功耶時余方單書旁午不勝況瘁頻遽忽見此函亦為失笑比秋賊退乞假歸省至局中訪諸友見曉庭擁長几列巨硯六七粉墨狼藉作畫猶未竟困戲謂之曰倪為我畫直幅八曉庭笑問潤筆若干余曰若畫果好當書一扇奉酬曉庭大笑向諸人曰渠字乃欲易我畫亦太不自諒矣余乃曰我之字嘉興一郡除太守一扇外更有何人能得寸縑尺幅若渠之畫但須贈以潤筆便可捆載此時皂隸胠

儈之家誰不高懸錢曉庭畫者以我之扇易彼之畫我備快快耳衆客鼓掌曉庭亦為絶倒
近今十有餘年設亂既平曉庭早没即前時在坐諸人無一人存者思之慨歎

聖祖不喜吸烟

聖祖不飲酒尤忌吸烟先文簡相國時為侍郎與梁陽史文靖相國酷嗜淡巴菰不能釋手
聖祖南巡駐蹕德州聞二公之嗜也賜以水晶烟管一呼吸之火星直達脣際二公懼而不
敢食遂傳旨禁天下吸烟蔣學士陳錫恭記詩云碧硇瓊漿歃濫開肆筵先已戒深杯瑶池
宴罷雲屏啟不許人間煙火來今則鴉片烟盛行其禍較淡巴菰百倍在天之靈哀此下民
得無有餘恫乎

海昌陳其元子服著

考據之難

少時閱閒帖。右軍書多有訛字。不解其義。後見唐國子祭酒李濟所撰刊誤云。短欵山于晉宋兵革之際。時國基書疏非中。或問庾不得。蜥行尺牘。故藏之書笥云。此罪是謂制令也。乃恍然悟。又史記傳言家累千金。以為富者藉口。至秦漢之際。金圓黃版。後見如鴻漸戰國時以一鎰為一金。漢時以一斤為一金。又恍然悟。然此二義人多不知者。因附記之。

閩海魚鬬

先大夫于道光初年官福建石碼場。驗大使時。忽天大風雨。隱隱有雷聲者三日乃霽。訊乃知海中有二大魚鬬風雨者。魚敗鱗嚙咮所致也。鬬至三日一魚之鬐鉤于山顛不能動。一魚去而此魚政如將死之際。海濱居民來丹往割其肉。魚肉一拌。密置河畔。鄉人担糞歸。將飯見肉疑為餘人乃待至臭腐。俟始聚往取肉。數油。尚得十餘石。

袁痴

袁丹叔先生國棹。文章爾雅。而性痴絕。人皆以袁痴目之。自郡守解組歸居于真城屋濱大河。鄉人每泊糞船于門外。先生惡之。乃買羊肉一拌。密置河畔。鄉人担糞歸。將飯見肉疑為人所遺者。大喜。亟啖之。先生俟食訖。乃至岸側佯為周視。故作喜狀曰。這畜生今日必死矣。鄉人驚問故。則曰。此地有惡狗。吾買砒霜置肉內毒之。令飢食。除一害矣。鄉人大恐。承係已食。總其救解。先生陽驚曰。我毒狗不毒人。此係誦自作之孽。非我罪過。鄉人愈哀。總望涕泗。乃指糞曰。亟啖此。或可解。鄉人畏死。從之。大吐委頓。則撫掌笑曰。爾他日仍泊船于此當令再啖糞也。一日者。至于門前。適府公遣僕奉書于先生。僕見先生不識也。因詢曰。此間有一袁痴。居何處。先生引之至家。攜書入。良久。什襲一巨函出。交僕曰。此係寶物。爾主向借不能不與。爾主書中言惟爾誠實可靠。須親攜去。毋易人致損壞。鄉書言之再三。僕負之歸。物已重。路又遠。汗流浹背。府公見之不解。折封乃一粗石。重二十餘斤。上書十六字曰。尊价無禮。即其僕亦自笑也。

朱文正之風趣

大興朱文正公。乾嘉時名臣也。厓岸高峻。清絕一塵。雖宮掌相刻苦。如寒士。飢讀無及門者。與新婦裘文達公最善。一日至裘。譚次忽歎曰。貧甚。奈何。去冬上所賜貂褂。亦付質庫矣。裘笑曰。君生成窮命。復何言。我兩戶部適領得飯食銀千兩。可令君一撟眼界。因叫僕陳之几上。黃封燦然。公注視良久。忽起手攜二元寶。疾趨登車去。

中國史紀外事之訛

三國魏明帝時。紀日本國女王卑彌呼。遣使入貢者凡二次。今考日本國史。則仲哀天王之妻息長足媛神功皇后也。后攝政六十九年。年逾百歲。所謂國有內難者。乃其子麛坂忍熊二王起兵與母爭位也。后親生子名譽田別。在儲位七十年。至七十一歲。乃登宸極。又四十二年。卒。壽亦百有十二歲。號應神天皇。並無卑彌呼之名。日本與中國同軌同文。何以于其主名亦訛誤若此。即如明史記封平秀吉為日本王事。云沈惟敬私以袞冕奉秀吉尊以帝號。今考其史亦殊不然。蓋秀吉求封明王。惟敬許之。歸而不敢言。洎宣諭至。封為日本王。乃怒脫冕服投地曰。向言明王封我為明王。故命班師。日本在我股掌。為霸為王。彼何與焉。是秀吉之心。固未嘗帝制自為也。其國人中井積善亦曰。明豈有以其國號封外國之理。秀吉武人昧于事體。以取嗤于異域。貽羞于後代云云。則奉以帝號之說。實屬誣罔。總之以中國人紀外國事。無從質證。故舛錯恆多也。

日本讓國之美譚

日本自開國數千年以來。一姓相傳。至今不替。為天下各國所無。其間良以其君子弒其父者不一而足。舊君薨。國女王臨朝者亦不一而足。更可笑者。以國王之尊。削髮為沙門者尤指不勝屈。感湯之基相沿成例。視梁武之同泰捨身。猶其小焉者矣。然弟凡讓國之美。則有希蹤虞禹者不得以異域而輕之也。初應神天皇愛少子稚郎子。立為皇太子。命其兄大鷦鷯輔之。應神不稚郎子。遜之莬道。而讓位于大鷦鷯。鷦鷯曰。王仁孝。宜為天下君。且國固王之國也。大鷦鷯則曰。先皇預選明德以為貳。我不敢違。先皇命固辭固讓。虛其位者三年。民之貢獻者不知所適。而大鷦鷯軌志彌堅。稚郎子知其不可奪也。乃自殺。大鷦鷯聞之。驚馳至莬道。哭極哀。不得已而登帝位。是為仁德天皇。嗚呼。若稚郎子。可謂有弟風矣。

閩省州縣虛空案

嘉慶初元。福州將軍某。閩浙總督伍公。巡撫浦公。以事相忤。署右伯錢公。則以爭一優人有隙。會總督入覲。將軍兼署其職。總督伍公。巡撫浦公。以事相忤。署右伯錢公。則以爭一優人有隙。會總督入覲。將軍兼署其職。敕查各州縣虛空。百萬以之。疏入。奉命查辦三人。藉私事并以福省

逃曰我老止一孫今仅擬問當一視可乎吉許之至明展部文至署督即令吉君監斬急使人至菲軍儀以他事促之乃遣報曰某已一早出門矣吉大怒只得先押十六人赴轅而擬自請逃罪時天色慘淡淒風苦雨路人目之皆為流涕比至督轅而某帥猶著候已候于門矣吉心大慰促前縛其手曰何不謀而先至此某曰我自家行至中途聞部文已到因思回署再至此則路遠故遲來就死耳吉不覺哭失聲是日十七人死後吉歸哭嘔血滿地遂引疾歸不二年某移鎮四川又勦總督勳襄勦相國而代之未幾乃以縱賊渡河貽誤軍機罪伏法勳仍回仕閩人以為有天道焉

冥司勘校使用勇擾

盛寇營水師參將戴兆熊字夢琦湖南人卒于富陽江上識之兆熊為人質直勇壯屢敗砲船與賊戰未嘗敗北嗣杭城陷軍潰散走為賊執不屈被殺兆熊驚為余言伊戚趙副將因病入冥見大廈一區列坐者數十人皆僚友之陣亡者也詢其何以羣居于此眾咎言凡力戰死綏者忠勇之報大率為神我等雖得神通而以平時使用勇糧故須聽勘梳鬅之苦所不勝言趙蘇後每舉以戒統領等官兆熊緣此故與士卒同甘苦不敢有所私云先夫人嘗訓余輩部署夫服田力穡沾體塗足終歲勤動所積不過錙銖之贏獨士大夫居則高堂大廈出則結駟連騎衣錦綺食粱肉與若輩苦樂懸殊蒼天淵鑑即令盡心民事不敢怠荒已恐折福況復驕奢淫佚貪饕無厭廣積金帛謂可遺之子孫昭昭在上決無是理觀兆熊所說戰死沙場者冥司尚勘校其侵冒則安富尊榮而貪賍虐民之人恐未必能逃閻羅老子之一算耳

賈島墓

唐時人賈島葬在安徽太平府城外甘棠村湮沒久矣道光六年當塗人張君寶榮吳君其鼐偶有事于村在荼林中得一斷碣乃知為閬仙墓道因集同人捐資修葺並立祠祀之余時斗十五劄為撰文記其事迄今四十餘年兵燹之後詩稿均付劫灰無從追錄況幼時所作半士中歲棄捨點竄纔忽得閬仙詩一冊夜于枕上默念舊作乃歷歷記憶不禁喜甚亟起錄之或閻仙之靈陰騭余衷也與然文辭殊不佳姑留存以志童年故步云爾

唐時水部員外郎賈閬仙先生墓在太平府城西甘棠村修護無人樵蘇莫禁牧童謳吟而上下耕夫侵蝕其中遂若霜漂碑銘磨滅悵坏土之莫保問鑄金者伊誰道光丙戌吳鴻臚北薛張徵君寶榮暨時西邨遊此邨荊棘勿遏于邨赴悲詩人猶弼于身後慨然悽感俯候墳塋非作祠堂以奉祭祀歟吳梅曰井渡飾雲泉祀有饗春秋匪懈海昌量子某乃為撰文書之碑其辭曰天縱詩人高才拔萃天厄詩人低身卑位繄惟水部峴起中唐李賀人生若寄僅以他事仇之乃遷報曰某已自請逃罪時天色慘淡淒風苦雨路人目之皆為流涕比至督轅而某帥猶著候已候于門矣吉心大慰促前縛其手曰何不謀而先至此某曰我自家行至中途聞部文已到因思回署再至此則路遠故遲來就死耳吉不覺哭失聲是日十七人死後吉歸哭嘔血滿地遂引疾歸不二年某移鎮四川又勦總督勳襄勦相國而代之未幾乃以縱賊渡河貽誤軍機罪伏法勳仍回仕閩人以為有天道焉

冥司勘校使用勇擾

盛寇營水師參將戴兆熊字夢琦湖南人卒于富陽江上識之兆熊為人質直勇壯屢敗砲船與賊戰未嘗敗北嗣杭城陷軍潰散走為賊執不屈被殺兆熊驚為余言伊戚趙副將因病入冥見大廈一區列坐者數十人皆僚友之陣亡者也詢其何以羣居于此眾咎言凡力戰死綏者忠勇之報大率為神我等雖得神通而以平時使用勇糧故須聽勘梳鬅之苦所不勝言趙蘇後每舉以戒統領等官兆熊緣此故與士卒同甘苦不敢有所私云先夫人嘗訓余輩部署夫服田力穡沾體塗足終歲勤動所積不過錙銖之贏獨士大夫居則高堂大廈出則結駟連騎衣錦綺食粱肉與若輩苦樂懸殊蒼天淵鑑即令盡心民事不敢怠荒已恐折福況復驕奢淫佚貪饕無厭廣積金帛謂可遺之子孫昭昭在上決無是理觀兆熊所說戰死沙場者冥司尚勘校其侵冒則安富尊榮而貪賍虐民之人恐未必能逃閻羅老子之一算耳

賈島墓

唐時人賈島葬在安徽太平府城外甘棠村湮沒久矣道光六年當塗人張君寶榮吳君其鼐偶有事于村在荼林中得一斷碣乃知為閬仙墓道因集同人捐資修葺並立祠祀之余時斗十五劄為撰文記其事迄今四十餘年兵燹之後詩稿均付劫灰無從追錄況幼時所作半士中歲棄捨點竄纔忽得閬仙詩一冊夜于枕上默念舊作乃歷歷記憶不禁喜甚亟起錄之或閻仙之靈陰騭余衷也與然文辭殊不佳姑留存以志童年故步云爾

古人歸世

世傳明成祖靖難殺戮忠臣甚慘故再世為莊烈帝建文諸臣為流寇報怨卒亡其國此說荒誕不足信然史閣部為文信國後身高宗聖論亦曾及之桐城張封翁少時曾夢金甲神自稱晉之王敦欲托生其家封翁以亂臣也拒之敦曰不然當晉室喪敗之際我故應運而生作逆臣今天下清明我亦當應運而生作良臣矣驚寤後果生一子然未幾而夭後數年

又夢數衆托生封翁責之曰汝果姦賊復來欺我今不用汝矣數曰我歷相江南諸家福澤無逾于君者是以仍來今不復去矣逢生文端公故小字敦復相聖祖為名臣子文和公廷玉歷相雍正乾隆兩朝豫曹皆贓賄仕福澤洶冠于江南第不解以敦之凶逆而再世乃膺福報為良相文信國之忠節再世雖仍為宰相而復丁陽九作忠臣報施之理固如是哉又觀明焦弱侯太史所著濟甯州濟川坊記內載林陵司空郎畢瑜治運河時一夕緋衣絳幘者稱宋都憲某見夢曰公堤逼吾宮今不為區處栖園將為行路奈何公寤坐索堤爭志石丹書炳然用是改築堤而封其故墓為文以祭區處後以報詰朝而仲子生是為濟時已而登第繼瑜為河臣弱侯太史以明距宋七百餘年感應如一日為奇詎知後來之史與張尤奇之奇者也

小說誤人

小說家無稽之語往往誤人岳傳載張浚臨害岳武穆後為諸將殺死于是吳伶遂有殺死人不償命之說同治壬申蘇郡有飛金之禍先是業金箔者以所業微細自立規約每人須三年乃授一徒蓋以事此者多則恐失業者衆也其時有無賴某者以覓貢為名至請多授學徒用赴工作既得批准即廣招徒衆來從學者人贄六百文一時師之者雲集同業大忿于是吳伶遂有殺死能知也乃敢始謀先殺者一人論抵

綴雲石

吳將軍六奇所贈查伊璜孝廉綴雲石道光年間為石門蔡小硯廣文所得廣文置之福嚴禪院院距縣城十餘里兵燹之後歸然獨存同治甲子余乞假省墓曾往一觀石高丈許極縐瘦透之妙洵奇物也廣文不私于家而施之寺石丈人所以無恙否則亦同其故宅成煨燼耳吳將軍遇孝廉後生奧東仕明官副將入前清游歷提督卒謚順恪

記粵逆洪秀全事

粵逆洪秀全廣東花縣人飲博無賴以演命賣卜為業先從上帝會繼托名西洋天王教裡造天父天兄名目撰各妖言書肆為煽惑遠近不遠之徒附之道光三十年六月在桂平縣金田村僞亂不過千百人耳延既久聚從愈衆僭偽號太平天國稱天王蹤擾至十六省腦名都大城郡縣六百餘處伊古以來逆賊縱橫之患未有也同治三年五月大軍圍之于江甯城垂克乃仰藥死賊平搜得其尸寸磔之後烈火焚之其子洪福瑱次年亦獲于江西之廣昌縣凌遲處死逆黨遂結然天下被其毒者已十有五年汝其行事全無義理而能作亂如是之久殆劫運使然耳逆先改正朔以三百六十六日為一年一月有三十日三十一日者逆不置閏而改天干地支之名如丑為好卯為榮亥為開之類繼滅人倫令軍中大婦不得同處蕭朝貴偽封西王其妹壻也朝貴之父同卧朝貴即公訟斬其父母警衆楊楊語人曰父母違犯天條不足為父母也而其妻洪宣嬌與偽東王楊秀清通嘗共卧起為衆所見乃傳天父令曰秀清宣嬌同胞凡妹卧何嫌我今宣嬌與秀清卧者為天下兄弟姊妹贖病也洪逆乃號楊逆為禾乃師贖病主蓋賊最尊者曰天父追其所自出云有叔嫂姦而生耶火華即為天父天父以一七日造成世界生五子一女長為耶穌次為洪逆次為楊逆又次為馮逆為韋逆女為宣嬌即洪逆之親妹蕭朝貴殺其父母以示天條而妻與楊逆通則不敢言韋逆之父尊為國宗伯然見韋逆亦跪而稱千歲其悖謬如此後馮逆被擒正法韋逆殺楊逆並宣嬌後為洪逆所殺蕭朝貴于湖南為官軍擊斬其起事死黨遂無一人存者

賊之最無道理者曰講道理每遇講道理之時必有所為也凡擄衆搜糧則講道理行軍出令則講道理選女色為妃嬪則講道理驅良夫壯丁為極苦至難之事則講道理究其所講者其初必稱天父造成山海萬大功德天王東王操心勞力安養世人莫大功德理應供奉歡喜娛其心志暢其體膚爾等衆小安得妄享天父之財祿騰滛怠惰犯天條律云云以後則宣楊賊將欲為之事以一衆心而復引天父之語以證之如謂孔子為不通秀才天父前日已將其責打手心等語聞之令人髮指即在賊中之人聞之亦不復信也

鄒鳴鶴之夢

常州鄒中丞鳴鶴未遇時夢至冥府有友人自內出云在府中掌册籍者因叩以終身事友書八字付之曰官居四品洪水為災正欲審詢遽寤道光丁丑官河南開封府適河決中牟黃水灌城危在頃刻因舉前夢告人自恐不免乃竟無恙後擢任廣西巡撫以剿辦賊匪未能得手革職歸里為兩江總督陸公建瀛檄赴金陵幫辦籌防事宜城陷死之奉旨照道員例賜卹始知四品之應洪水蓋指洪逆也

麟慶之夢

長白麟見亭侍郎慶任河南總督時嘗刊鴻雪因緣圖記歷序一生宦蹟每幅各係以詩分贈同人道光戊戌余海游清江亦得一冊見紀夢一則自序云夢騎赤馬躍入河中有聲如雷而醒余私謂人曰再八年歲在丙午公其終乎人問故余曰昔謝太傅夢乘桓溫之輿行

十六里見一白鷄而止後代温東政十六年至辛酉歲而懌解之者曰乘温與者代其位也十六里者十六年也辛為金金色白酉屬鷄則白鷄也今公治河而夢入河必有河患丙屬火火色赤午者馬也非其徵乎人皆不信余詎至甲辰歲河果決公以是罷官丙午年河工合龍後公卒。

張文祥行刺案

同治庚午秋七月兩江總督馬端敏公於督署內教場閱兵訖事還行至西夾道為賊所刺賊亦當時就獲公傷重不能言頃刻遂卒事聞中外驚駭天子震悼惜賜謚並命入祀賢良祠安徽浙江等省經公所涖治者感念恩德咸為公建立專祠奏奉俞旨生榮死哀近年督撫所未有也賊張文祥河南人奸狡凶惡各官嚴刑訊問無一實供上命刑部尚書鄭公帶同司員來江審辦僅據供係浙江海盜餘孽前來復仇他無一言遂擬以凌遲完案所奇者伊自供出妻女所在毫不隱諱提到妻女嚴鞫亦一無供詞余戚錢慎庵太守時署江甯府事慎庵受公知甚深極欲究出實情為公雪恨乃殫精極思研訊兩月之久卒不得要領發憤卧疾者累日此案慎庵為余詳細言之故知外間之謠傳均不足據尤奇者是月有湖州人賫君以畫師流寓在上海患瘧疾甚劇公被刺三日上海即得信而未知賊主名其同鄉沈姓為布捐局司事者往告之賫瞿然曰賊必張文祥也沈驚問故賫曰數日前廬作昏憒之際忽見一隸手牌票上書張文祥刺殺馬總督一案係一百二十年前之事今當完案在案人證合行拘提云云共計一百五十餘人首名即馬總督而我之名亦在內方擬細視忽妻持藥至隸遂不見彼時自思與總督無一面之識何以連及殆靈夢耳今乃有是事我其死乎閱數日知賊名果為張文祥賫亦旋卒次年余攜上海縣事訪之布捐局而信噫此風宪耶與前明張差挺擊本朝嘉慶時之成得行刺同為千古疑案矣。

成得行刺案

成得者京師中廚役也于睿皇帝駕幸園明園時行刺當即被擒上命諸王大臣六部九卿會訊默無一言但云若事成則公等所坐之處即我坐處也上寬仁不欲窮詰與大獄遂命交遊處死其處死時先大夫在京與眾往觀之先立一木樁將得縛于樁上其面前又植二木樁乃牽其二子至一年十六歲一年十四歲皆齠秀蓋尚在塾中讀書也至則促令向得叩首訖先就刑得瞑目不視已乃割得耳鼻及乳從左臂魚鱗碎割再割右臂以及胸背初尚刀刀見血繼則血盡尺黃水而已割上體竣忍言曰快些言甫畢倾上走下一官謂之曰望上有旨令爾多受此罪得遂瞑目不言嚬割至盡乃死究亦不知何人所指使倘非上之聖慈則漢之楚獄明之胡獄株連而死者且數萬人矣嗚呼此仁宗之所以為仁與

張忠敏入夢

東陽張玉笥先生諱國維明崇禎中曾巡撫應天時江蘇安徽兩省皆屬管轄先生勤政恤民百廢具舉手吳中築捍海塘並開通各河道著有三吳水利全書嗣擢督河漕去吳人感其恩澤立生祠于虎邱先生旋解組里居魯王監國晉官大學士浙東不守投水殉義吳人肖即生祠春秋隆肹饗焉乾隆時高宗純皇帝褒揚勝國忠臣賜謚忠敏列入祀典咸豐庚申賊陷蘇城祠宇被毀僅存一楹同治癸亥大兵收復後亦未及脩葺至壬申歲永康應敏齋方伯攝篆眾里人禱故享宮贊始以為言方伯于先生為鄉後輩返于治事之暇輕騎往視先是方伯屢夢至一處池荷岸柳塔影山光依依神往及至是地恍符夢境心大感異因立意重脩捐廉為倡命余及仁和邵少梅刺史襄其事量鼓分操輸貲雲集經始于壬申首夏至癸酉季春落成署中丞恩公率僚屬釋奠祠下士民環觀嘖嘖稱歎亦足見忠義之不可磨滅而今日之人心猶有不忍忘先生者也祠後隙地廣數畝有大池荷芰叢生每當夏月香風郁然方伯于池上建鴛鴦鶺三楹以攬其勝後于艦之左搆一樓資憑眺院中堆碎石小山雜時花木園徑迴林華絢繚垣接趾于陵阿浮圖挂影于雲漢朝煙暮靄陰晴有畫之趣此則初經營時所不及料者也其亦先生之靈爽有式憑焉不然何方伯之夢適與之合也或所謂因緣者非耶是舉也公廉縉錢一萬餘貼工者為館溪人候補同知襍記。

聖教西行

朝鮮越南本中國地故周孔之道至今被服日本至魏明帝時始通中國自其天文武天皇釋奠于先聖先師尊崇孔子而儒教遍東海矣觀先哲叢談一書知彼國儒生恪守程朱之說于性理之學實有發明不得以倭人而輕視之也乃今閱香港華字日報英吉利國牧師雅里各將遊京師以極觀光之願又將迂道山東往謁曲阜孔林等語已心喜其知所趨向矣復見王韜送雅牧師回國序稱其注全力于十三經取材于馬鄭折衷于程朱于漢宋之學兩無偏袒譯有四子書尚書兩種西儒見之咸歎其詳明賅洽奉為南針云云不禁為之起舞深幸聖人之教又被于西海西儒能奉周孔圖堪嘉尚而雅里各研究馬鄭程朱之學用夏變夷真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中庸之言豈欺我哉

董曹兩相國遺事

董文恭相國語曹文正相國振鏞嘉道兩朝名臣也文恭盛德偉望朝野欽仰嘉慶十八年

天理教匪林清遣賊入禁城為亂時上幸熱河聞變近臣有以暫行駐蹕之說進者文恭力請迴鑾繼以涕泣而文正在京師子亂定後鎮之以靜戢旬逾安時有無名子撰一聯嘲之云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師二公聞之笑相謂曰此時之庸碌啼哭頗不容易文恭初加太子太師衡人有尊以太師之稱者公輒笑辭曰賤姓不佳後二公皆加太傅銜文正訃誤遠獻小心翼翼歷相兩朝福壽近世罕比余于二公皆姻家故熟聞之

道光朝州縣陋規之紛議

道光初年英煦齋相國和初為軍機大臣以州縣辦公無資而取民無藝奏請以各省陋規酌定其數為公用有于數外多取者重罰之宣宗諭直省督撫議奏言人人殊兩江總督孫相國玉庭上疏極言不可奉旨嘉許英相國得諫謨徹出軍機而孫相國賜公忠大臣四字天下頌聖主之明同時廣東巡撫康公紹鏞一疏尤為暢達其略曰粵東負海濱山盜會諸匪甲于他省公用以緝匪為大宗捐攤賠補次之辦公雜項又次之粵東州縣歲入所藉粵在兵米折價歷久相沿舊規官民相安緣粵東產米秔少全賴粵西湖南兩省接濟故民間皆願折納地方官代為買穀碾支百數十年循照已久若概收本色事涉更張轉滋擾累其餘雜稅及車舟行戶鹽當規禮或有或無不能一律此粵東陋規與州縣辦公之大概情形也今欲明定章程立以限制其中有窒礙難辦勢不能徑情直行者即如兵米折價一項朝廷取民歲有定制抑且應徵本色折取即為違令今以例徵本色例嚴浮收之正供忽明著甲令許其折價許其多取無論國家輕徭薄稅鬻不值因辦公費用誤蒙加賦之名且即以折價而論在馴謹花戶雖照舊規完納而刁生劣監頑抗百姓多不能照數有于正數之外絲毫無餘者更有正賦之內收不足數者州縣以浮折事屬違例往往將贏補絀自行賠補令若定以折收額數則所浮之價即為應納之數設有短少似難辦理又粵東兵米零尾挂欠頗多須州縣先為墊解是照正項尚不能年清年款設經明定額數其挂欠代墊恐較前尤甚況貪官汙吏視所加者為分內應得之數以所未加者為設法巧取之數聞之雍正年間蘊鬸將地丁火耗酌給養廉當時議者謂今日正賦之外又加正賦將來恐耗羨之外又加耗羨八九十年以來錢糧火耗視昔有加不出前人所慮前項折價與從前火耗增收事實相近即能明查暗訪堅持于數年之間亦斷難周防遠慮遏制于數十年之後夫兵米正額各州縣有定數折收之價粵省有通例其不能行尚如此況雜稅等項名目不一或此地有而彼地無或此地多而彼地寡應者減其數以求悅點者浮其數以取贏究之浮者已浮數已定而難改減者非減事甫過而復加此時屢變本盡之遺即他年積重難返之漸其中更有持璧行戶刁滑商人向不完納平餘致送禮規令以案經奏定數已申明在官視為宜然在民視為非舊兩相爭制互為稟牆上司既不能為官吏分外嫌索于以州縣辦公無資而取民無藝奏請以各省陋規酌定其數為公用有于數外多取者重罰之宣宗諭直省督撫議奏言人人殊兩江總督孫相國玉庭上疏極言不可奉旨嘉許英相國得諫謨徹出軍機而孫相國賜公忠大臣四字天下頌聖主之明同時廣東巡撫康公紹鏞一疏尤為暢達其略曰粵東負海濱山盜會諸匪甲于他省公用以緝匪為大宗捐攤賠補次之辦公雜項又次之粵東州縣歲入所藉粵在兵米折價歷久相沿舊規官民相安緣粵東產米秔少全賴粵西湖南兩省接濟故民間皆願折納地方官代為買穀碾支百數十年循照已久若概收本色事涉更張轉滋擾累其餘雜稅及車舟行戶鹽當規禮或有或無不能一律此粵東陋規與州縣辦公之大概情形也今欲明定章程立以限制其中有窒礙難辦勢不能徑情直行者即如兵米折價一項朝廷取民歲有定制抑且應徵本色折取即為違令今以例徵本色例嚴浮收之正供忽明著甲令許其折價許其多取無論國家輕徭薄稅鬻不值因辦公費用誤蒙加賦之名且即以折價而論在馴謹花戶雖照舊規完納而刁生劣監頑抗百姓多不能照數有于正數之外絲毫無餘者更有正賦之內收不足數者州縣以浮折事屬違例往往將贏補絀自行賠補令若定以折收額數則所浮之價即為應納之數設有短少似難辦理又粵東兵米零尾挂欠頗多須州縣先為墊解是照正項尚不能年清年款設經明定額數其挂欠代墊恐較前尤甚況貪官汙吏視所加者為分內應得之數以所未加者為設法巧取之數聞之雍正年間蘊鬸將地丁火耗酌給養廉當時議者謂今日正賦之外又加正賦將來恐耗羨之外又加耗羨八九十年以來錢糧火耗視昔有加不出前人所慮前項折價與從前火耗增收事實相近即能明查暗訪堅持于數年之間亦斷難周防遠慮遏制于數十年之後夫兵米正額各州縣有定數折收之價粵省有通例其不能行尚如此況雜稅等項名目不一而足如尚書侍郎漢世皆為冗官至唐則尚書以處藩鎮侍郎則居宰相之位矣沿至于今尚書仍僑八座侍郎亦貳六卿未嘗少貶六朝之中書舍人權侔宰相今則為內閣之屬祇七品耳唐宋元之大學士秩不過五品明初亦未大重大學士者必加公孤

盡復之同時帥仙舟中丞承瀛官浙撫解任後以暨規二萬留為書院經費後左季高相國撫浙亦以甯關平餘萬六十金捐作賑濟之用均不截此款目二公皆一時名臣前後所見相合如此

自稱其弟為令弟

余在金華校官任時有諸生數人來見一人自稱其弟為令弟者同座均目笑之其人亦自忸怩余解之曰古人自稱弟者本有令字諸君特未留意耳眾詰故余因誦謝靈運酬從弟惠連詩云未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胸杜少陵送弟韶詩云今弟尚為簿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人李陳答從弟冀卿詩云吾家令弟才不羈五言破的人共推是稱己之弟為令者亦猶行古之道也眾俱粲然謂先生善于解嘲。

歷代官名官制之同異

官名官制歷代不同惟宰相及大將軍數千年以來始終貴重其餘或古貴而今卑或昔輕而今重者不一而足如尚書侍郎漢世皆為冗官至唐則尚書以處藩鎮侍郎則居宰相之位矣沿至于今尚書仍僑八座侍郎亦貳六卿未嘗少貶六朝之中書舍人權侔宰相今則為內閣之屬祇七品耳唐宋元之大學士秩不過五品明初亦未大重大學士者必加公孤

之銜。乃薦後乃升為掌輔之任。無須加銜。今則與太師太傅太保同為正一品矣。至古之官名。今以之呼執藝者。雜髮曰侍詔。工匠曰司務。典籍曰朝奉。皆不可解。庚午余于西捨。肅清禁內。加道銜。有人貽書稱余為觀察者。一幼僕粗解文義。見之憤然曰。彼欺我官太甚。余驚問之。則曰觀察者。捕役之別名也。眾皆不解。則持水滸傳指捕使臣何觀察為證。雖羣噱其妄。然元明之際。稱捕役為觀察。亦實有此名矣。至都頭久為縣役之通稱。而唐之李牟。則有以都頭為官名。而兼平章事者。

讀書貴識字

讀書貴識字。今人即目前之字。讀別者甚多。如擔攘音撐。能數奇音朔基。而俗俱如字讀。口吃之吃音吉。而俗讀作喫。大觀之觀音貫。而俗讀作官。冗長音使。而誤為長短之長。勍敵音擎。而誤為強勁之勁。射覆音食福。今誤從去聲。踉蹌音亮搶。今俱作平聲。分野之分是去聲。仰給之仰非上聲。口占之占音戰。逕庭之庭音廳。巖爾小貌。巖音萃。俗讀為攝爾者非。冷然清意。冷音靈。俗作冷然者誤。是皆章章在目耳之前者也。至誤汩為泊。說皆為哲。騫之混蹇。吮之異琥。稍為留心。即不錯用。然二十八宿。宿本字音肅。世均作秀音。傳臚之臚。臚字本音閭。並無盧音。今若依古音稱宿為肅。稱臚為閭。豈不致人譁笑耶。余謂讀書識字。心自知之可也。若相沿成習。亦用今之音為宜。不必沾沾自謝。呼天明為汀茫耳。

沈約詩韻

今人論詩韻多極詆沈約以為約湖州人。江左偏音。不足為據。殊不知約所撰四聲一卷亡之久矣。約之後。隋陸法言撰四聲切韻。唐孫愐撰唐韻五卷。今並不存。存者宋之廣韻及禮部韻略。韻有平水劉淵。仍禮韻而通併其部分。至元黃公紹。仍劉韻而廣其義。註最後有陰氏兄弟著韻府。取各韻書大加刊削。頗多遺漏。當時並不推為善本。然自明初到今。相沿用之。學者即指以為沈韻。其知為平水劉氏韻者已希矣。何論陰氏。徒使沈隱侯千千數百年之後。橫被詆誣。豈不異哉。

曾文正公與左季高相國同鄉。相友善。又屬姻親。學逆猶獗。蔓延幾遍天下。公與左相戮力討賊。聲望赫然。合肥相國後起戰功卓著。名與之齊。中興名臣。天下稱為曾左李。蓋不數唐之李郭。宋之韓范也。比賊既蕩平。二公之嫌隙乃大搆。蓋金陵攻克。公據諸將之言。謂賊幼逆洪福瑱已死于亂軍中。頃之殘寇竄入湖州。左公諜知幼逆在內。會李相之師環攻之而疏陳其事。公以幼逆久死。疑浙師張皇其詞而恕。特疏詆之。左公具疏辨洋洋數十言。辭氣激昂。亦頗詆公。兩宮皇上知二公忠實無他腸。特降諭旨兩解之。未幾洪幼逆遁入江西為沈幼丹中丞所獲。明正典刑。天下稱快。而二公怨卒不解。遂彼此絕音問。余為左公所薦舉公前在安慶時。亦曾辟召之。同治丁卯。謁公于金陵頗蒙青眼。泊攝南滙縣事。丁雨生中丞時為方伯。具暗薦余甚力。公批其牘尾曰。曾見其人。風知其賢。惟係左某所保之人。故未能信云云。嗣子範太守以告余。謂公推屋烏之愛也。辛未公再督兩江。張子青中丞欲調予上海。商之于公。公乃極口贊許。是冬來滬。閒兵稱為著名好官。所以贊助者甚至。間余欲引退。特命涂朗軒方伯再四慰留。謂公忘前事矣。後見常州呂庭芷侍讀談及二公嫌隙事。侍讀云。上年謁公于吳門。公與言左公致隙始末。謂我生平以誠自信。而彼乃罪我為欺。故此心不免耿耿。時侍讀新自甘肅劉省三軍門處歸。公因問左公之一切布置。曰君第平心論之。侍讀歷言其處事之精詳。律身之艱苦。體國之公忠。且曰以某之愚。竊謂若左公之所為。今日朝端無兩矣。公擊案曰。誠然。此時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捨去。無論我不能為之繼。即起胡文忠于九原。恐亦不能為之繼也。君謂為朝端無兩。我以為天下第一耳。因共數公憎而知善。居心之公正若此。余又謂洪逆未死。公特為諸將所欺。並非公之自欺。原可無須矜帶也。公歿後。左公寄輓一聯云。知人之明。謀國之忠。我愧不如元輔。攻金以礪。錯玉以石。相期無負平生。讀者以為生死交情。于是乎見。昔韓忠獻與富文忠皆為一代賢臣。第以撤簾事意見不合。終身不相往來。洵韓公量宏。富公竟不致中。令觀曾左二公之相與。賢于古人遠矣。

禍福變幻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此語誠然。道光二年。先太父為安徽太平府通判。董菉以歧路得之。抑運使差也。人皆代為不平。先大父不以介意。會至北倉。旗丁行賄事發。累及運官。發刑部訊。董身關三木。幾瀕于死。先大父時知滁州。聞之數曰。此咎應屬我得。董乃以捷足代之乎。嘉慶十年。先大夫卿杭州。陳為峰閣學為廠同。以臘餘議敘監庫大使。在京候銓。一夕與伊墨卿太守張船山侍御飲。俄憊。次日應赴部投供。醉甚不能往。適有河南庫大使一缺。因不到扣選。閣學大失意。同人亦為之惜。孰來幾連捷。遂入翰林。官至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壬午閣學王福建試先大夫方山石砌場大使。升同安知縣。相見于鎖院。閣學謂明日使不以醉誤事。則今日亦不過中州一令耳。

謎信集肖笑物

先大夫署福建光澤縣時。部縣某呵祭私宰。幾至民變。蓋指頭牛者。而以牛肉環置架上。暑腐臭蠅集。致死也。府委邵武令往驗。而歸。先大夫遇諸塗。詢果君何以若是之酷。答曰。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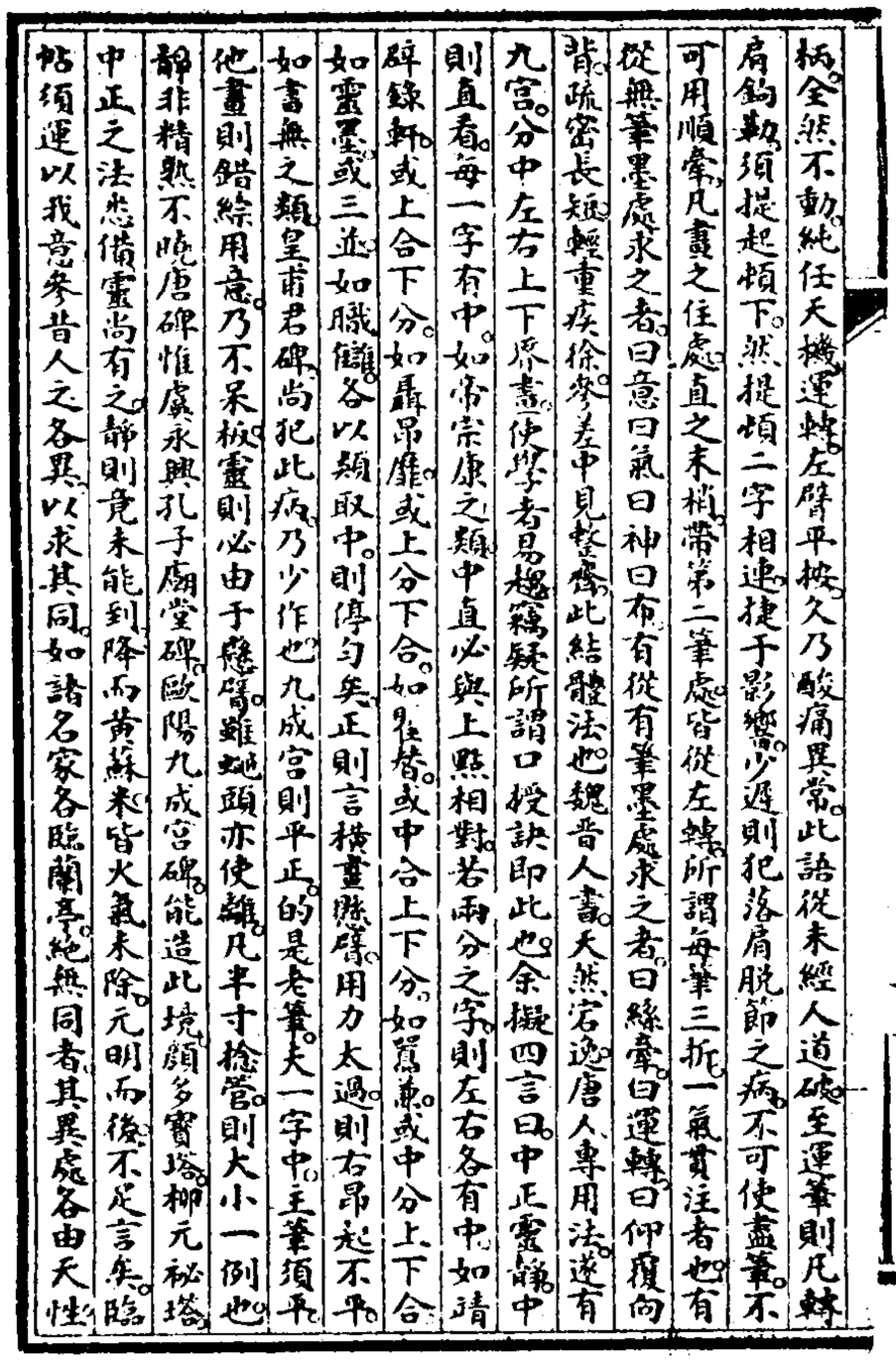
因生肖屬牛故殺牛同千骨肉復笑謂我民間名猶生彼此殺
掌余聞宋徽宗時宰相范致虛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為陛下本命今京師有以屠狗為
業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揮禁天下殺狗嘗錢至二萬元延街都城有禁不許倒提雞犯者
有罪因仁宗乙酉生命也明正德朝下詔禁天下食狗蓋武宗以猪與宋同音為犯國姓也
古今事無獨有偶者乃如此

海昌陳其元子莊著

蔣振小書法論

金壇蔣振小原名使字和帆官江西修道之姓也康熙時以書名一時碑版照耀四海年五十六歲天志書十三經共八十餘萬言閒十二年而訖事南河河道總督高公越將疏上皇御筆奉旨以墨刻頒行天下校國子監學正嘗寫經時以思睿選入山教誦又舉博學鴻詞宋力辭不赴其專精如此嘗云學書者不能為人家祖亦當與古人不昆何至為人子孫甚至甘同奴僕云云自古之人有不可十古之仙所為古文亦不踰龍門出入唐宋諸大家余五世從祖文勤相國嘗為序而行之其書法論一篇聚古人大旨于數百言之中如採驪得珠覺前賢紛紛議論均為贅疣古矣茲錄其全文于左。

自永字八法後論者幾數萬言惟孫過庭書譜二家言最詳余撮其要旨第一在執筆四勝臂中鋒捌要公云捻破管書破紙蓋言五指齊用力若雙鉤單鉤指法雖三指若四五指全無用處故必右肘懸則靈動五指攥管頂則堅勁此乃返本還原進規頓挫斯道作家之高大竹閒清書可容指腕兼運不得專書者先凝神端坐使筆與手如鐵錐木



拔全然不動純任天機運轉左臂平按久乃酸痛異常此語從未經人道破至運筆則凡轉肩鉤勒須提起頓下然提頓二字相連捷于影響少遲則犯落肩脫節之病不可使盡筆不可用順拳凡畫之住處直之末梢帶第二筆處皆從左蠆所謂每筆三折一氣貫注者也有從無筆墨處求之者曰意曰氣曰神曰布有有筆墨處求之者曰絲牽曰運轉曰仰覆向背疏密長短輕重疾徐參差中見整齊此結體法也魏晉人書天然宕逸唐人專用法遂有九宮分中左右上下原書使學者易趨竊疑所謂口授訣即此也余擬四言曰中正靈動中則直看每一字有中如常宗康之類中直必與上點相對若兩分之字則左右各有中如靖辟錄斜或上合下分如聶吊雁或上分下合如靈墨或三並如臘鬱各以類取中則停勻矣正則言橫畫懸牒用力太過則右昂起不平如言無之類皇甫君碑尚犯此病乃少作也九成宮則平正的是老筆夫一字中主筆須平他畫則錯綜用意乃不呆板靈則必由于懸腕雖蛇頭亦使離凡半寸捻管則大小一例也靜非精熟不曉唐碑惟虞永興孔子廟堂碑歐陽九成宮碑能造此境頗多實塔柳元祕塔中正之法悉備靈尚有之靜則竟未能到降而黃蘇米皆火氣未除元明而後不足言矣臨帖須運以我意參昔人之各異以求其同如諸名家各臨蘭亭絕無同者其異處各由天性

乞兒傳

拙老人有乞兒傳載俞奇疾事甚奇茲並錄之其文曰山東陸宣子自京師來為余言李公某之子指甲中生肉管赤色頃刻長三尺餘垂至地能動動則昏眩欲死遍訪名醫治之內府大醫至方上士俱縮手逡巡而退公子于是取酒痛飲引刀自斷之出血數斗氣絕良久蘇復出如初公子曰嗟乎吾其死矣乞兒者不知其姓名以拳蛇為業聞之至曰我能活之閻人叱之乞兒曰爾勿爾速白公子李公聞之大喜延入謂曰若果愈吾兒吾分家之半以與若乞兒大蛇劍氣昂昂直入中堂居上座口中謾罵諸醫者曰公子蛇頭疔也其管通四肢百骸絕則又出若輩何能為請見公子初乞兒家多錢賄居室衣服飲食車馬之屬甚侈

儐賓客出其門下者闚雖走狗畢集侍妾僕從娼優歌舞縱酒馳驅弋獵無虛日未幾病病如李公子破家求醫不可得京師有白雲觀正月十九日舉國人畢集名曰燕九冀遇神仙或曰仙往往雜偽人中賣藥或類乞丐當是時乞兒父亦往果遇丐者持大蛇貌甚偉心異之問以子之病曰能治固請之許諾既至曰命而子速呼其妻來屏左右有一人留而子即不治乃置大蛇于地命乞兒妻曰無懼其持此納諸袴中兩腿蹲地鑿袴孔以出蛇握首定視蛇首與肉管相對蛇以氣吸之則消不移時果如其言蛇則紅絲百道僵卧矣乞兒竟愈乞兒既見公子如其法治之公子亦愈李公大喜竟分其產之半與乞兒

詹長人

詹長人者徽之歙縣人身九尺四寸以長人號以長人呼之遂亡其名而以長人名長人業墨工身長故食多手之所出不能餬其口之所入不家食而來上海依其宗人詹公五墨店以食食雖多而伎甚拙志在求食者倫其伎且將不得食因甚偶遊于市洋人諦視之大喜招以往推食食之食既飽出值數百金聘之赴外國長人于是乘長風而出洋矣出洋三年歷東西洋數十國旋行地球一周計水程十餘萬里恣食宇內之異味每到一國洋人則雇長人使外國人觀之觀者均出錢以酬洋人洋人擅厚利稍分其贏酬與長人長人亦遂腰纏

數千金。婆洋婦女。蓋洋俗而歸。昔之長人。今則富人矣。同治辛未。余攝令上海。出城赴洋涇浜。遙遇長人前驅者呵之。見其倉皇走避。入一高門。猶偃僂而進。異之。詢悉其故。將呼而問之。乃以澳斯馬國明年將鬬牛。長人又被洋人顧以出洋。往作窮鬬矣。聞長人言所到之國。其國王后妃以及住宅之家。咸招之入見。環歡數當。飲之食之。各有贈遺。外國之山川城郭宮殿人物。皆歷歷在目中。眼界恢擴。非耳食者可比。噫。昔者一旬三食。猶難令則傳食海外。尊為食客之上。可謂將軍不負腹矣。際遇亦奇矣哉。

婺州鬬牛俗

燕齊之俗鬬鵪。吳越之俗鬬蟋蟀。古也有然。今華人獨喜鬬牛。則不知始于何時。余在婺州十有六年。每逢春秋佳日。鄉氓祁報祭賽之時。輒有鬬牛之會。先期治觴延客。竭誠敬比日至之時。國中千萬人往矣。鬬場鬬水田四五畝。沿田塍皆搭臺。或置桌凳。以待客及本村老幼婦女。賣餅餌者。賣瓜果者。裝水烟者。覺觴絳絳然。猱雜于前後左右。牛之來也。鳴鉦前導。頭譽金花。身披紅紬。簇擁護之者數十人。既至田中。兩家各令健者四人。翼其牛。二牛並峙。互相注視良久。乃前鬬。鬬以角。乘間抵隙。各施其巧。三五合後。兩家之人即各將其牛折開。復簇擁去。觀者不知其孰勝負。而主之者已默窺其勝負矣。勝者親友懽呼從之。若奏凱狀。

金華山中鼉龍

金華府城外。北山最高。大山深處。有一巨鼉。蓋千年物也。民號之曰鼉龍山。左右鄉人均種山中一小鼉。畀之。來置于天寧寺塔內。侵夕拜祠。騐陽益甚。不數日。鼉死。寺僧懼。急另取牛內一副代之。文武官幷亦仍一日三叩。觀者環至。七日雨降。復委嚴經歷送之歸而從前山鼉之杉常不可得矣。金華城中雖當盛暑。至四五更時。必滌土人云。鼉龍之氣所致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斯言誠是也。

金華山中鼉龍

金華府城外。北山最高。大山深處。有一巨鼉。蓋千年物也。民號之曰鼉龍山。左右鄉人均種豆相注視良久。乃前鬬。鬬以角。乘間抵隙。各施其巧。三五合後。兩家之人即各將其牛折開。復簇擁去。觀者不知其孰勝負。而主之者已默窺其勝負矣。勝者親友懽呼從之。若奏凱狀。歷年既久。鼉身所綴之圖。幾以百計。行則索索有聲。鼉亦時見時隱。咸豐壬子夏。金華大旱。中國口耳傳目。皆狗也。適日得土氣。狗人復出問其言。答之如狗吠。土官解來大理軍民府。鼎目睹之。軍門命土官解還原處。解人行一百二十日。始抵其國。國中無城郭。有宮室。其王朱冠早優。跨白馬佩刀。官吏皆如之。服食起居。與中國同。惟婚嫁則非云云。似域外確有此狗國矣。乃余在上海。晤各國領事官。與談地球上之列國。從不知有所謂狗頭人者。即據泰西人所記四大土人民。惟俄羅斯之極北。天使頭城。其人極短小。以狗為馬。以鹿為牛。南亞墨利加之極南巴他我拿人。皆野蠻。肢體如常人。一身有毛。遍體生毛。攫食野獸。此二處即世所稱為短人國長人國者也。此外點黑如阿非利加魍怪如東南洋各島野蠻。亦不過白黑妍媸之別。而五官四體。皆無大異于人。乃知長耳比肩之民。飛頭憒胸之國。不過古人故為恢奇之說耳。而陳鼎竟謂目見狗頭之人。且有解人解之歸國。言之鑿鑿。不太誉荒唐乎。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斯言誠是也。

陳鼎紀狗頭人之荒唐

江陰陳鼎。于康熙時遊雲南。作滇黔紀遊。內載金沙江大水漂一狗頭人至岸。上下衣服同世人。書劄之末。頓書勿勿字。按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眾民事故。急遽者稱勿勿。猶

俗又千勿勿中加一勿。謂為慰字。人多寫訛。慰之義則二字原可相通。好書者但知勿而不知慰。好古者又但知慰而不知勿。勿亂蓋約束之故也

侵賬之報

金陵虛山泉方廉使學問深醇。品行尤高。嘗成國子監學正不赴補而歸。性子素嗜山陽縣教諭。俸縣有水災。教諭郁姓者。辦賑務。侵蝕賑銀。發新領勁力聲罪。公怡然就逮。人咸憐之。或嗤之。然此數千戶實良民。雖漏網地方亦卒以欠人債助貧。未幾其僕忽見數差人洶洶入門。呼之不出。而教諭隨衆絕。半日而斃。始知以侵賑冤鬼所控。城隍廟庭之故。得生越數日。僕得見前差人于大門外。教諭又作絕似死非死數日不蘇。教諭之子極力救解。忽起坐。衆皆驚。曰。則搖手曰。未也。前日控城隍廟庭。鄙俗者不服。再控于冥王。王訊之。曰。一日教諭。忽起坐。衆皆驚。曰。則搖手曰。未也。前日控城隍廟庭。鄙俗者不服。再控于冥王。王訊之。曰。一日教諭。侵蝕賑銀。當付油鍋。欲解衣就烹。忽視油鍋。忽視油鍋。欲解衣就烹。忽視油鍋。忽視油鍋。欲解衣就烹。忽視油鍋。忽視

之人。分朋鬬第。殺人縱火。不可禁遏。亮至調兵彈壓。余笑謂此即中國朱陸之辨也。然天主教人。寵辱嗜利喜傳教。耶穌教人。自守而不講教。

越南進貢表文

同治十二年。越南國王遣使上表進貢。表文用瀧體選詞頗佳。茲備錄之。

越南國王臣阮福時。稽首頓首。謹上言。茲仰見堂階日照。桂向風清。仰天闕而慕羣遴。傾瞻王會。而梯航恐後。謹奉表上進者。伏以皇疇建五。庶邦翹安勿之仁。使驛重三。下國效賓從之義。尋常雉扇。咫尺蝸墀。欽惟大皇帝陛下。湯德懋昭。堯勛光被。六御長居極北。合遐邇為一家。一人四數文命。暨南公覆載。千所通所至。波不揚于周海。共畢受于商畿。念臣忝守炎邦。世承藩服。久洽同文之化。風敦述職之虔。土物非臧。上猶幸得留抵庭。香惟謹下情。獲遂瞻依。臣憑仗龍靈。恪脩職貢。式金式玉。遵王度以不違。維屏維翰。迓天休于無斁。臣不勝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除另具歲貢品儀交陪臣潘仕俶何文關阮修等。齎詣上進外。謹奉表隨進以聞。

一恭進今年癸酉歲　貢品物。象牙一對。犀角二座。土絹一百疋。土紬一百疋。土布一百疋。沉香三百兩。速香三百兩。砂仁米四十五觔。桂棋四

十五觔。

滄浪亭

蘇州滄浪亭。有水石之勝。前則蘇子美以四萬錢得之。後為韓蘄王別墅。故從前于中堂合祀二公。有聯云。四萬青錢。明月清風今有價。一雙白璧。詩人名將古無倫。道光戊子。陶文毅公撫吳。重脩之。合蘇州暨宦蘇者鄉賢名宦為五百名賢祠。落成之日。有五老會。五老者。內閣中書潘三公奕雋。年八十八。掌山東按察使。石琢堂韞玉。年七十二。刑部尚書。韓桂舲崶。年七十一。江蘇巡撫。陶雲汀澍。年五十。以齒序坐。各賦一詩。文毅有惟時座上人長眉多老壽之句。好事者遂繪為五老圖。太平盛事。賢達風流。一時傳為佳話。舅氏亦被邀。同治壬申。方伯恩公錫庚訪應公寶時。復興葺之。至癸酉季夏。始竣事。距戊子已四十六年矣。雖經滄桑。幸復搆觀。然壽藤古樹。均已無存。登臨者能不感慨係之。

紀文達燭董

河間紀文達公酷嗜淡巴菰。頃刻不能離其烟。房最大。人呼為紀大烟袋。一日當直。正吸烟忽聞名見。亟將烟袋插入靴筒中。趨入奏對良久。火熾于襪。痛甚。不覺鳴咽流涕。上驚問之。

船山先生與洪稚存太史亮吉皆為大興朱文正相國門下士。相國好佛。嘗于生朝諸弟子稱觴之際。太史袖出一文上壽。相國固喜其文。亟命讀之。太史抗聲朗誦。洋洋千言。多譏佞佛。諸人大驚。先生獨大喜叫絕。相國大怒。坐是淪躓有年。先生不悔也。太史後以上成親王書言事下詔獄。急親友或對之泣。太史口占一絕慰之。末句云。丈夫自信頭顱好。須為朝廷吃一刀。聞者皆破涕為笑。賴上聖明。卒得釋還。同時永福黃莘田任官廣東四會縣知縣。放情詩酒。大吏以飲酒賦詩。不理民事劾之。莘田聞之。忻然解組曰。即將飲酒賦詩。不理民事奉旨革職。十二字。自雅其舟而歸。三君子者。皆詩人也。

楊翻子歌

成都楊忠武公遇春。嘉道時名將也。以武舉從征教匪起家。身經百戰。無不克捷。官至提督。改文職為陝甘總督。晉封一等忠勇侯。予告。年逾八十而薨。臨終自知死期。會四川總督同安蘇公廷玉往訪之。公出見。手交遺摺。托其代奏。時固無恙也。蘇公不得已。帶之歸。公即于夜間逝世。豈非生有自來者也。仁和馬秋藥太常履泰有楊翻子歌。人奇而詩亦甚奇。讀之。覺公之精神意氣。摘躍躍紙上也。詩云。賊伯楊翻子。賊伯翻子走脫趾不怕白翻大尾羊。時有

馬靴逢人摑人馬摑馬血肉都成甕中醯須臾將士風湧波縱橫步騎從一騾賊忽乘高石如雨點子鞭已空中舉賊忽走險奔如蛇點子騾已橫道遮森森賊寨密排槊點子從外陷其內重重賊隊圍如帶點子從內潰其外點子數騾統賊走吞賊胸中已八九瞋目一吒點子摧折賊皆撲地為蟲沙相傳失路曾問賊指問道教點出賊盜不怨點子鞭顛闖點子為將帥點子待士如骨肉蠭大功勞無不錄拔擢真能任敢擊拥循含淚吮瘡嗟嗟賊中感服尚如此豈有官軍肯惜死寫得生氣勃勃彷彿聽鼓鼙之聲而思將帥之臣矣然此詩作于嘉慶年間猶未覩道光七年公征西域時之偉績也

漕督詣詩

雲夢許秋巖尚書兆椿美髯鬚工詩善書尤精于吏牘下筆千言無不迎刃而解蓋非獨以吟咏見長也官漕督時適出長沙善化令某已升武岡州牧置備儀仗于官衙牌誤書漕作糟尚書作一詩調之云平生不作醉鄉侯況復星馳速置郵豈有尚書兼糟部漫勞明府續糟邱謂書字要分魚豕過客風原異馬牛聞說頭銜已升轉武岡可是五缸州風流縕藉想某令諸之亦當絕倒

馬通人性

南皮張子青尚書之萬丁未狀元也為李廉時與同伴數人赴京師道出天津公騎一紅馬基神駿途遇洋官見而愛之遣人來買公不許則固以請同伴以外國人不足較勉公與之送署而去次日將欲啟程洋官送馬來還詞甚懇且溢嘏不可向邇以為馬故不復留此公來之調良如故共數此馬之義此同治辛未公撫蘇時為余言者余因記乾隆時來文端相國夙有伯樂之稱嘗路見負煤老騾謂是良馬以重價購之用以充貢上試之果千里馬會降阿睦爾撒納來覲酋善騎射上臨灤陽萬樹園欲試其技酋亟以無馬辭侍臣徧取上駟馬亦之無當意者文端命圍人牽所貢之老騾使之乘甫上馬即墜如是者三阿酋大慚蓋良馬均通人性不肯以身為異國人用耳後阿酋叛于西陲重煩征討上嘉此馬之前知特給三品俸料云

五子登科

世臚傳五子登科事以余所知者本朝則六世從祖清恪公五子皆登甲乙科四人翰林同時漂陽史文靖公亦五子登科近時仁和許氏則七子登科所奇者乃大登乾隆癸卯科乃恩登道光癸卯科前後六十年適遇相對然皆文榜也余官金華校官十六年上何村何氏有兄五人皆應武試長者名廷威能開十八力弓枝勢設為嫻熟然每至學院試步前腿不能全致未入襯而其弟四人則入學後即中武舉廷忠則中武進士得侍衛惟廷威年已三十猶考武童咸豐年間會開武監生例余勸其納監應試遂中亞元于是何氏亦五子登科人推為金華武世家早酉舅寇之亂渠弟凡起兵殺賊尤稱忠義云

聘盟日記

五世從祖子敬觀察諱世安康熙年間以兵科給事中奉命偕侍郎張公鵬翀使俄羅斯定地界事張公有使俄羅斯日記石門吳震方刻之說鈴中矣今余于中西見聞錄內得俄文館繙譯該國使臣義茲柏阿朗特義迭思所著聘盟日記一冊具見彼時使臣之恭順及敬仰我朝之意因備錄之可與張公之書並傳也所有臺寫空格示敬之處悉照原書俾不失本來面目亦以見外國尊崇中國無分彼此所謂四海九州悉主悉臣爾

康熙二十八年西歷一千六百八十九年于尼卜初商訂和約後大俄大皇帝為通商要務特訂數事特派欽差義茲柏阿朗特義迭思于康熙三十年由俄國南京起程經過尼卜初暨中國墨爾根河齊齊哈爾鴨綠江來蒙古薊州通州入覲蒙召對數次並賜筵宴會同執政大臣議定俄商除北京貿易外準前往黑龍江邵寶城蒙古庫倫等處貿易事畢仍由舊路回國往返三載經過處所俱有日記茲將進京一事選摘譯出以資攷證

康熙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九自通州起程約十鐘聞離京僅五里行李先行余亦下車旋馬除隨從俄兵外尚有八十餘人整列而進將至城門觀者寒途幸營兵開路方得前進城內亦觀者如堵街衢幾無隙地沿途多有官員來相勞問街市兩旁館門左右皆有兵排列入館酒果燦設余少憩默念從本國至京僕僕風塵至今一年八月之久猶幸途中只亡一人餘皆必然無恙不禁上感蒼穹愴懷靡已後遂日日度誠即隨帶人員亦都如此休沐三日恭候引見第三日按中國典禮傳旨內廷賜宴亦似民間擅塵余敬隨諸大臣入朝見提督內大臣索額圖及他大臣四位一同迎勞地上悉設花罽延坐其上提督傳旨問候皇帝特賜此筵無暇自坐君臣路平勞敬請食之即有旨酒蠲設如鵝鵝牛羊之屬乾鮮果品數大臣另席雜陳一桌桌六式而各寬三人是為勞使臣之席器皆銀製層累約七十餘品衆大臣相陪飯畢撤肴飲茶或吸烟惟飲余以各色洋酒提督又曰願貴使臣饗此宴即為我皇恩優渥之據再候數日自下帖須親奉國書預備名見余起身謝恩乃回館十月初五日提督派官數員告以明日覲帶國書何候名見余謹受敬次日八鐘有大員三位來約同行其補服有團龍獅虎仙鶴各後背金線繡製又馬五十匹為從者來迓余按泰西禮攜錢大皇帝國書偕本員恭列而出生皇城准作外門有石碑云是官員下馬處余即遵制步進入五重門

始至舵見天際千百蜡衣婦服光彩奪目在此待余略相款接聖駕已出余奉國書按常禮領接數語遂退下十月初八日布旨明日賜宴余欽遵次早隨特派官員暨副使等進朝入六重院落甫歇多官員歸位領接品站立俄傳呼上駕入門見皇上已出上坐左右設人座讓余應坐心恍耳又十二人似護駕儀仗皆執長柄金斧上懸虎豹各尾升坐落止頭仗人亦皆分列左右御筵上設果垜陳設皿器銀質以黃色大緞提督領駙二大員近侍余在外右二丈五六尺外皇上注視良久已而顧提督有言提督跪旋起執余手前進至御座一丈一二尺余之隨員又在我後三丈以外上又語提督至余前啟問我皇上起居余答禮惟謹旋命撤筵上黃緞亦諭我食余另一席眾大臣二百餘人各依坐位二人一席如法耳其(即波)國禮皆盤膝坐罽上余勉強盤膝相從如畫上式特撤御筵上燒鵝燒豬燒羊賜我肉羊肉其常香美隨又賜果數盤已又賜茶此茶奶油和熬所作如西洋之喝雀如余祇領惟謝上命提督問余通西洋幾國語余對以通俄國日耳曼荷蘭語譬通意達禮國語即且有官從後退出帶入耶穌會中三人至寶座前跪行叩禮上命起一法國人名(即)湖必良(北)二為山洋國(即葡萄牙)人一名波瑪斯皆教師上命熱教師問汝從南京至我北京行多少日係水乘騎馬抑或乘船余逐一對答上連稱(蓬國蓬國哇哇好恐誤聽也好又命

上盤膝而坐仰瞻御容非必秀出人寰然視之令人忠愛之心油然而生黑睛炯炯有光隆準頤微向上鬚黑而短頸下頗疎面多細麻身適中衣青緞袍藍青色挂出銀鼠風項掛珊瑚朝珠垂于胸腹冠貂冠紅絨結頂後被孔雀翎數傍髮梭結一鮮無他金寶之色足登元色絨靴用膳時合殿寂然惟見各大臣以目下視皆若忘于言也次日皇上特遣官二員帶領游歷城內景勝並馬五十匹為從人乘騎余即備馬同行隨至一處似是戲園房廊高大內一高臺上多雕彩各畫臺上正中有一方孔圓圍有樓樓上有欄二官照料生倘款待茶酒戲之佳不待言魚有劇法亦極敏妙有從空手變出香桃金橘諸鮮各果又變飛鳥蝴蝶各生物其餘亦有在西洋曾見者又一技人以玻璃圓數枚大者如人手盛置木梃梢頭橫飛暨舞無一落地真妙絕也已而六人共舁一竹竿長約數尺直立地上一童猱升至頂翻觔斗其上轉運如輪盤旋不已既而以一手執竹梢徐躡足立于梢上拍手騰空飛身而下此外之技不可枚舉劇佳甚聞此伶人皆供奉內廷無怪藝之絕耳戲彩之衣悉金珠異漢所演戲為一英雄破敵還朝大似菜熱飲至並有多神下界神內一人赤面如珠云是先皇帝也戲之中間忽出美婦二人曲眉秀項麗服炫妝各立二人肩上翩躚而舞應絃合拍如循平地又二童子衣奇異之衣奏技如果斯提克(北戲稱國今失傳矣其詳不聞蓋日所觀無不入妙曲終拜謝而回是日遵滿洲禮上幸虎園打虎即日還宮內大臣提督索額圖請宴至其宅情款甚篤從內書房攜手容舍桌椅精潔上覆金絲滿繡各色生物桌單余另一席他官隔坐相陪桌設細磁花盒內植各色花朵皆以紫絨雜色緞絹為之因時隆冬無鮮花故像生也前案雕列銀碟內焚沉香氣頗馥郁旁設文玩數寸小人木質金裝飾畫工細致余及主人所坐椅上覆以虎豹之皮文采威重果客皆先飲果茶杯放欽匙一枚果有胡桃榛瓤之屬茶畢以瑪瑙杯奉酒此酒膏對琳水飲之隨上盤盞多道皆灣切魚肉脣脣參翠上貼鮮細花草列于一旁又魚肉六品齊上食少許又珍品數道各種小食末上各種蜜餞如筍薑香桃金橘等物筵有優伶女妝演戲侑酒舞裙歌扇盛極一時有從旁窺客者珠簾半啟紅袖微呈則夫人及女公子也其妝飾則皆依其國服色極為華麗在此開懷暢飲約有三鍾之久乃同隨員致謝散去靜息數日有管庫之石老爺相請因至其宅相待尤極豐盛客舍之制亦仿中國極高規模白石為地室三隅皆設鉄梨木桌以漢白玉為面石上自成山河樹木之形真世間罕物上設極大銀瓶內插名花無數雖庭柱亦采畫鮮明他可知矣席間招優伶演戲侑酒宴畢主人引余遊帝屋所見細緞成衣金銀首飾及百種細貨鋪面有一官藥石因問下馬意欲購買數種試用店內藥材滿架主人款茶少坐即有許多大夫藥方前來

按方仙樂與西洋無二。宮有古玩店。余購數器。因得覩其鋪設花園。以盆植香桃及各種鮮
俄羅列始滿中一玻璃缸。水滿其中。養魚數十頭。長約一指。色如真金。有脫鱗者。間雜紫色。
實為天下所罕有。從此又過數市。門上懸木匾。上書主人名字。並所賣之物。字甚整齊。又
過魚市。見各色生魚。如鯉鯽之屬。並有水蛇。心大說異。不解中華何以食此。又有木桶盛放
蜆螺等蛹鋪中有麂兎山鷄野羊及各野禽之類。是年本國正月初七日。為中國元旦。此節
約過三禮拜之久。從夜半新月初生時候。陸聞皇城內鐘鼓特起。接連各寺院鼓聲不絕。沿
街勿論官民士庶門放各種花炮。以示新年之意。各鋪閉戶。鼓樂喧書。廊觀僧道喇嘛各衆。
皆循其規矩。擊鼓吹號。從亥正起。直至次午。如雨軍對壘。各領十萬之衆。炮聲震天不絕。白
晝街市。多有執事人等。扛擡佛像。各處巡行。喇嘛則提爐拈珠。伐鼓擊鈸吹號。絡繹于道。遊
人如蛾。各鋪三日內不開市。罪人停刑。決囚之間。街市男女甚夥。婦人或騎騾。或乘車。車乃
二輪。上作圍棚。前面為門。使女坐後。或吹或唱。人共見其主婦外坐。吸咽。蓋中國婦女。向
不出遊。惟北城專係滿人居處。不甚避忌。漢人俱住城外市肆。數日後。上遣官二員。傳旨以
次日先黎明一時入朝辭行。欽遵。次日未黎明前一時之半。有三員官來約。並馬同行。至下
馬碑處。步入三重門。進一室坐。仍有如喝霏之茶。云是滿禮。早晨所食者。見第四院內朱紫

紛集。悉滿洲衣冠。風雅華麗。俄於黎明引入第四院坐。百官之中。侍日皆按品秩。或東或南。兩
處鼎立。刻許聞　聖駕將出。補管悠揚。如聞仙樂。此殿又非前日名見處。所內設寶座。鋪黃
絨褥。兩旁列二大鼓。金彩輝煌。鼓大約十八尺。下有木座。　皇上入座後。命一官從內出。至
衆官次。朗宣數語。惟聞末云起來叩頭。如是者三。各官即行禮三次。行禮時。鐘鼓齊鳴。絲竹
外有一器。音極清銳。殊寒耳。有二大旨命我進從二丈八尺外進至一丈八尺。立二滿王
之間。行禮畢。鐘鼓大作。聲如發炮。補管備樂。接連六次。仍賜坐。復賜如鴆霏之茶一盞。余捧
而飲。兩國公事畢。余起身。到上行禮之地。進四方門。退宮。此院內醫儀兵衣紅布衣。上印如
洋元花小帽黃領。云黃色帽　御前用之。又有腰佩刀手執長槍。上挂小旗之兵。在院內排
立。兵不滿有八百人。一色純白。鞍總悉具。應亦係仗此第三院內。家四隻。內一白象。背被
文繡之衣。腰頭等均以金銀為飾。背負細木雕刻小房。內可容八人。又有御用鞍馬。皆以黃
罩罩之。又許多木椅木凳。為鐘鼓及各樂器所用。下剩即發衆集。送歸第。象又十人。以
大繩牽象。左右牽之。以行項坐一如。手執鐵鉤。以為約束指示象與馭馬者。此如飛似加
意為之。恐其生事也。又數日。耶穌會教師參到。得旨准本人住前往其宇。照相山有兩宮。俗
余同住堂外四周皆高墻石砌二座門。內御金惡修。亦建禮亞國房式。門內右設天地二球

庸閒齋筆記卷六

海昌陳其元子莊著

泰西測量法

泰西各國最喜測量之法專門名家父死子繼不精其技不已其用志極為專一每以極好千里鏡測月中有山有川有海兼有火山三座獨不能見人物蓋彼以月亦為地球也其說以我所處之地球亦是天內一星凡天內之百千萬億星皆地球也金木五星亦一地球人強名之金木水火土耳彼地球中人不知此名也月之地球與我處之地球最為近故可以鏡測之又言日中本有一黑子以盆水照驗自得黑子之見不為災異所論甚辨亦非無理也

大蛇追輪舟

西國來往近時總用輪舟愈行取徑愈捷往往于海中新開一路則可近千里萬里蓋在繞山與不繞山耳庚午年一輪舟新闢一路忽遇大蛇追舟行行至三日夜不去舟人懼以羊飼之投三十七羊食之而追不已乃投二牛牛詑曳尾去自此此路不敢行西人不信有龍凡蛟螭之屬咸名曰蛇而已

庸閒齋筆記 卷六

奇形之人物

咪唎堅國創事官西華營贈余古烏歌圖一冊繪畫精絕大率獅象虎豹豺狼牛羊之類而狼狗之種尤多最可者有豬首人身犬首人身螳螂首人身而足亦似螳螂者又有一無首人隱衣搏帶手持一斧者其山海經所記刑天舞干戚者耶據西領事云彼國皆有之不足為怪

宋元明之殘山剩水

宋之亡永嘉于占城明之亡永曆于日本皆不應宋史于帝昺為崖山之役即書宋亡乃效魏志帝昺張世傑已死故將蘇劉義復求趙俊名昰者立之都于順德縣之都帝山言都此而得帝久也山在縣東北三十里高十餘丈久之仍為元軍所滅幾明永曆帝入緬被殺之後川地盡亡桑泥魯監國以海島為根據遥奉監國以海外依鄭經以為詔遥旨多從之者惟經不奉以監國之號跡等寓公康熙壬寅以海坼死甲必前兵部尚書張煌言散其軍明系竟絕此二事史皆不載古人不甚知之至元劍北都之亡順帝猶名于沙漠前後有悲雲之謠壞地尚數萬里劍君立九年卒廟號略宗又傳六世皆仍擁帝號至是又剏有號乃亦者墓在史號可征據疑即而元之號乃亡然其前爺稱王于回部者尚數數宋之崖山明之汕海地僅數十倍

庸閒齋筆記 卷六

居官以能說話得便宜

襄勤相國勒保嘉慶朝名臣也歷歷中外最久官四川總督時 仁宗嘗詢以爾等為督撫除屬中何等人最便宜公對以能說話者上曰然工于應對則能者益見其善即不能者亦可掩不善而著其善雖事後覺察而當前已為所蒙矣況政事不指數矣不能暢遂往往有拙好之事為拙于詞令者說塊此聖門所以有言語之科也盡其言者以此公選以語家梅學方伯共頌 聖主之明余謂言語固然即公牘亦何不然昔人有詳文用兔無疑義四字致被駁詰往迴改其字為一字千金也閱思同治丁卯余權南雁縣時光與本道廉訪中何等人最便宜

餘則無亦不能窮其說故是沒也上南二縣漁戶名曰蜑無水居一時之得收僕者是能說話之類也

海中異物

同治丙寅余總辦江蘇海運事三月中來天平輪船北洋門下黑水洋忽見海中湧起一山高數十丈俄頃即沒舟人曰此大魚也後攝南匯見縣志載同和間有大魚過海口其高如山蝦蟆而行閱七晝夜始盡終未見其首尾未修刊上海縣志見一條云明嘉靖年間有一大鹿浮海而上縣官率衆捕船擊殺之拽五百餘觔

前定數

天下事不外乎數所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也余生平三事事後思之真若有數存乎其間一是道光卯癸七月在杭鄉試得都中來信云余候銓之訓導已掛到班嗚將三代假冒奇都註册使可選到云云時同門友陳星垣方任金華縣教諭往省其親慰問式星垣為草一單見休並云現在本學訓導朱君欣甫方擬終養子孔得此缺乎因指住閒金華二生調之云此皆門下士矣乃十月中都門又來信謂前單外錯不能註選否則九月分已進爵烏矣乃史正叔等至十二月朱君丁內艱余竟進金華縣訓導使爾時星垣之單不悞則早選

義烏矣何金華之有一是庚戌之秋余以初次俸滿保薦到省遇海甯訓導錢君警石及富陽訓導吳君雪樵警石戲余曰子此番保薦必升富陽教諭余問其故警石曰子可詢雪樵雪樵乃言是縣最貧不特修羊甚瘠且衙署臨江每年水漲時堂階具滿須登樓棲止官此者無不苦之余曰何所見而必得富陽耶比方伯驗看不列薦牘余謂警石曰今不保薦不保薦則已保薦則仍升富陽彼此一笑而散越十年俸滿再保竟升富陽縣教諭一是壬寅之冬就長白聯蓮舫大令奎之聘館于南匯者二年後因選金華校官辭去縣人盛可圖贊府翰湘帆茂才送別河干訂後會之期余漫應曰俟作宰此邦乃來耳皆大笑別去至同治四年余以左爵相薦舉人才奉命以直牧發江蘇補用丁卯奉檄攝篆南匯盛觀二君均復健在郊迎話舊數若平生令因作鷓砂重到圖以紀其事并題二絕句云雪鴻點說舊因緣往迹重尋轉惘然不信謂言成讖語回頭二十五年前人民城郭是耶非在我真同化鶴歸昔日偕乘令五馬勉將清白繼前徽一時和者如雲至令邑人傳為佳話此二君及余皆一時漫言耳而應驗若此是非前定數耳

為善之報

為善不必求報而報施之理往往不爽福州廖封翁少時為郡吏嘉慶年間海寇朱渥投誠

得沿海居民通海册不下數百冢廖謂寇既降矣則若輩亦不必究舉而投諸火俄官吏有按册詰求意橐之無有遂已五子均登甲第撫仕最幼者為鈺夫先生鴻荃榜眼及第官至尚書廖年八十餘歿時異香滿室常州呂芷湖太守恙官閩時棄使延之署中辦案閩省海禁甚嚴凡以穀粟出洋者均死漳泉二府貧人多以番薯為糧俗呼為地瓜故以地瓜出洋者准穀米例亦死每年所殺甚夥其實盜販梁肉固不屑食地瓜也呂于地瓜下加一餅字咨部謂餅餌之屬較穀米有間請予減等部議從之自是全活無算呂年五十餘尚無嗣息後遂連舉丈夫子二人夫廖與呂其初不過一不忍人之心耳未嘗圖報也而報之彰彰如是作善降祥豈不信哉

好善樂施之法

竇都謝渭公性慷慨家素饒每約已利人而不欲人知之荒年則穀減其價而增其斛有士人貧且病而歲復窘之幾于衰安之僵卧渭公欲蘇其困而嫌于無名稔其家多花乃拉從弟某載酒共往觀之招主人劇飲盡懽徐出白金十兩市蘭數盆以歸花之值無幾而渭公于是物又非素所好陰以行其周急之意而陽復予以可受之名其誠心曲術可謂忠厚之至矣記之以為好善樂施者法

說夢

周禮有占夢之官言夢噩夢所占不一惜其術今不傳矣余就枕即夢一夜之中夢數數作憂無徵應先大夫則終年無夢偶作一夢其驗如響此不可以理解者咸豐丙辰先室聞淑人在金華病疫先大夫忽夢見先妣太夫人因告之曰伊之福氣既醒謂余曰爾婦死爾母謂為福氣吾恐兵禍之將及浙也越一年賊逆犯金華又兩年全浙淪陷室家流離顛沛死者九人皆草草殯殮不能成禮淑人之先死真是福氣矣然此夢固不待占驗而知也江西謝向亭先生階樹嘉慶己巳榜眼嘗膺湖南學政方鄉舉時貧甚無力入都時有同鄉程君為貴州按察使因詣之謀館而程君之西席為貴州某孝廉本無意計偕者忽夢見人送楹眼及第榻歪館中孝廉心喜以為應必在己遂辭程君進京會試程君因延謝填其館缺孝廉會試失意而歸以為妖夢所誤不再作春明之夢矣謝權館一年積有修金次年適遇恩科亦遂入京楊發中式謝書法本佳假試閱卷大臣取其卷入進呈下本中次在第五時江西戴蓮士相國久耳謝名謂同鄉與閱卷者曰本科江西有佳卷乎曰有次第五者當是江西謝某卷相國笑曰江西自某後二十年矣竟無大魁者可數蓋相國固以狀元及第者也諸大臣聞言心悟遂相約次第重檢其卷一人指

謝巷曰此卷書法甚佳提上一名一人又曰此卷書法甚佳又提上一名如此數四逐次謝卷第二最後某大佳至一人以言挑之謂第二書法甚佳似可提起某大曰不喻其意矣謂書法果佳但在第二亦不為彼依次進呈謝遂以揩眼及第矣夫一揩眼某孝廉固其素僥倖之而不能藏相國示意欲提拔之亦不得此固有命存乎其間也然某孝廉之父又當如何占驗而後能知也使此時而有占夢之官必有是說

栗恭勤公為河神

山西栗恭勤公毓美由拔貢知縣官至太子太保東河總督為治河名臣知縣事時善決獄嘗言讞獄宜多啟側聽使之不得不吐供實情再察其神色度以人情物理自然判斷平允若徒事刑求或將緊要供情先出自問官口中即案無枉縱亦難信于心矣曾至滑縣查災聞民間習教者多而匪徒復乘荒肆掠料其必將滋事勸知縣強公克捉嚴密防範並往白太守太守不以為然未幾滑縣界果亂兇捉殁之治河也創造磚工議謂柳葦稭料備防不過二三年歸于朽腐實為虛費錢糧曠儒碎石不但路遠價昂而灘面串溝阻隔船運亦屬不易且石性滑入水易于滾轉仍不免引溜刷深磚性澀與土膠黏拋壩鋪成坦坡即能挑逐溜勢每丈磚價不過六兩而石價則一丈自八九兩至十二三兩不等方價既多少懸殊而砖石大小不一堆垛半屬空虛磚則以一千塊為一方鋪計數堆垛結實並將與磚數量輕重石每方重五六十斤磚每方重九千斤一方砖石之價可購兩方之磚而拋一方之磚又可抵兩石之用經費尤多節省于是破除浮議不解諸怨決計行之天子深是其言諭地方大吏無掣其肘公逐地戒奏續委選優從年六十三歲平于河防工次上聞震悼卹典葬廕河南人如喪考妣即生祠處處祀之公殁之明年河決開封各官晝夜堵築當合龍之際河工忽來一蛇狀若謹迎之蓋河將合龍河神必化蛇至有告大王朱大王僑大王等神老于河工見蛇之色而知為某某當擇其號以佘盤迎之蛇即跟入以河督撫迎之廟中祭賽數日俟合龍蛇乃不出見役人蛇作灰色非向所見者歷祝以某某大王均不為動眾人大感巡撫牛公鑑聞之至河濱一見蛇曰是栗大人蛇遂跟入盤中越日下卸平安藏事眾問巡撫曰何以識為栗公耶曰栗公項下有白顏色周圍似玉我見此蛇頸有白圈疑是栗化身耳之而應栗真作河神矣于是奏請以公列入河神祀典公六歲就外傅對句甚整師奇之十三歲學為文落筆洒洒如有揣摩縣某翁相攸得之招至家令與子論同室卧起者數年一夕盜投翁子室偷如故躡跡可疑眾疑公公厲以自明實亦不能為之明已論抵矣女另配同里富人王某婿告女曰吾慕汝

色以重貲謀劍客本欲殺翁不意誤中汝弟也女聞之殊自若翌日歸寧則遣入縣署號哭官提王究不能置辭乃收王而出公于獄女見公流涕語之曰吾所以忍為此者以弟之仇君之怨非吾不能雪也今已白矣身既他適不能復報君亦再無歸王理計惟一死耳遂對公自刎死合巹賀賓其卸到公緩其救通繃後紿身不置正室

五星聚奎

咸豐十一年辛酉八月朔日五星聚奎推七政日月土木水火俱躔張度在巳宮奎星明躔於在辰宮是月正值令上登極詔覃恩王大臣遂定明年紀元之號為祺祥不幾三王及庸相得罪兩宮垂簾太后臨朝乃改明年為同治元年仰見聖朝不忘符瑞之來意自是儲胎以次剋平邸治之隆同乎開國中興事業振古鮮今斯皆是兩宮之年亦五星聚奎從此天下太平故三百載文明之運天人相應國家萬年有道之基掌于此矣

仲冬臨寇

同治癸亥正月粵逆李世賢踞金華府城已二年矣時蔣方伯益澧公統師攻克湯溪縣將移兵向金華尚未起行城忽于夜間見四山皆火光照耀殺聲震地以為大兵自遠並進大

會于金清是日日甫洗風大起且雨甲戌之夜風勢更甚乙亥丈達遣使探兩鎮所在水阻不得達而予有升恩水至言是夕風雨狂烈獨注龍王堂兩中有火燄人賊艇擁擊皆破碎李鎮船在海門為風水所舉維于岸木乃無恙兩鎮兵船亦多損壞胡鎮師在黃華關風不之及完好如故是時賊奔竄海山我陸路兵乃由松門涉石塘剿賊賊乘破舟猶以砲拒皆就擒有一艇未燬者賊數百爭來之亦沈沒其登岸擾食者皆為我兵所擒前後俘馘八百餘賊淹歷賊約四五千人賊不足禁殘郡驚以拘之僚偽進祿侯倫利貴于市其餘首從各論如律龍賊盡平事聞仁宗以為誠感神應勅建天后宮龍王廟于松門是役也丈達之佈置已周賊固不難破滅然非仲風助順斷不能一夕而悉數殲焉觀于祭牽之弔至嘉慶十四年則是舉不歸功于神助不可矣

江蘇督撫請減蘇松太浮糧疏

吳中賦額之重為天下最自明洗令積困數百年國初巡撫姚啟聖慕天顏湯斌科道如吳正治施閏章孟雄飛龍流任辰旦皆嘗特疏請減格于廷議不果行近歲以來益不支而漕弊因之官與紳相持益峙輕重而良民獨受厄偶事屬重大且自道光至咸豐二十餘年中軍事日棘部議堅卻中外諸臣無敢發言者同治二年相國合肥李公鴻章巡撫江蘇駐師滬上時蘇常為賊踞公目睹民流離困苦非博訪周諮詢官及此時乞恩乃可以維繫人心滋培元氣而挽回大局逆與督臣曾侯上疏請減蘇松太浮糧公自屬疏草剴切詳明洋洋數千言益足讀之皆為動色天子仁聖命公所請會大理卿潘祖蔭御史丁寶楨上疏並及浙江之杭嘉湖三府上乃特宣減賦恩詔而以各疏下所司戶部議蘇松太減三之一常鎮減十之一杭嘉湖三府如之奉旨如議詔下江浙百姓懽聲雷動五百年民困一旦以蘇自是奠定三吳庶清兩浙兵燹殘黎得以休養生息今倘啟廑者孝公之力也主聖臣賢千載一偶然是疏開闔不經思令備錄之俾後之言田賦者有所攷焉公疏曰竊惟大學理財之道于天下必曰平均今天下不平不均者莫如蘇松太浮賦上溯之則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比國初多二倍比康熙之常州多四五倍比他省更多一二十倍不等以肥外平均今天下不平不均者莫如蘇松太浮賦上溯之則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比國初多二倍比康熙之常州多四五倍比他省更多一二十倍不等以肥瘠而論則江蘇一隸不若湖廣江西之再數以寬官而論則二百四十步為畝而賦額獨重則由于沿襲前代官田租額也大如他省或以三百六十步五百四十步為畝官田亦未嘗賦例參伏查戶律官田起科每畝八升五合五勺民田每畝一斗二升是官田亦有減額也獨江蘇則不然攷宋

嘉泰會稽志官田每畝一斗七升七合民田每畝一斗三升七合五勺是官田民田每畝僅差一升而已攷宋史食貨志蘇州稅糧二百七十餘萬石內民糧止十五萬餘石餘皆官田糧二者并未合浙官糧自七斗六升民糧自五升至一斗五六升遞遞平準載官田之數此蘇松之分攤定額長洲縣官田最多故額最重他郡縣官田遞輕今長洲等縣每畝科平米三斗七升以次不等所謂輕重相懸者此也自明以來行五百年不改而其中升降益縱則因時而異蘇州府志稱明太重賦之源流也自明以來行五百年不改而其中升降益縱則因時而異蘇州府志稱明臣周忱奏令輸布一匹準米一石輸銀一兩準米四石又稱課米以催科六七分為上收終明之世無徵至八九分者國朝康熙十三年前撫臣慕天顏疏言曰無一官曾經徵足無一縣可以全完無一歲偶能及額雍正中奏准江蘇漕米折徵每石銀一兩其時銀價每兩易錢七八百文以此觀之前明及國初賦額雖重大都連次準折有名無實而已嗣是承平百餘年海內殷富為歷古所未有江蘇尤米南大都會萬商百貨駢闐充溢甲于寰區當是時雖擔負之夫蔬菜之傭亦得以錐投賤貨分其餘潤無論自種佃種皆以餘力業田不問仲給之富逸無不完之賦故乾隆中年以後蒲全漕者數十年無他民富故也惟是末富非本

平三十年之大凡斯以後可知也今就以道光十一年起至咸豐十年止三十年中逃亡數計之每州以後十年共數一十三百餘萬除官紳民人得正額之七八成半以後十年共數七百餘萬除官紳民人得正額之五六成咸豐元年以後十年共數七百餘萬除官紳民人得正額之四成而已自兵燹以後臨蘇常被燒殺擄之慘逃以宋建炎四年庚戌金兀朮敗盜之事蓋七百有三十年無此大劫臣鴻章親歷新復各州縣向時著名市鎮今成焦土孔道左右蹂躪尤甚又各賊不能相統此賊所踞雖免被賊劫擄殺賊境即不與官兵交戰亦皆逃匿一片荊榛几田一年不耕便為荒田今已三年矣各縣縣丁雖有居民無不鳩面鵠形奄奄待斃傷心慘目之狀實非鄭俠流民圖可比已復之於太如此未復之蘇常可知而後責以兵餉責以吏治責以民生數倍他處之重賦向來搜括征之吏所謂敲骨吸髓者至此而亦無骨可敲無髓可吸斯即據情額請全行蠲免四五年後在皇上如天之仁必當俯允惟是天庾正供停運三年實開浩繁度支仰屋其何以濟臣等所不敢出此也又荒田名狀有順治年間各省此田之例可援然舉數既遠升科更遙現報荒田三分之二已荒者請永遠蠲免所有僅此一二成亦臣等所不敢出此者也至于辦災例案有七八成而五六成而四成成豐三年間發地前督撫臣之所以為此者尚或冀其復墾今則明知無望而狃于積習不以直陳是全無為國之心徒有罔上之咎又臣等所不敢出此也臣等細察歷年糧數咸豐十年中百萬以上者僅一年八十萬以上者六年而皆有官墾民欠十餘萬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實數不過九十萬成案如是民力如是積弊之後大難之餘催科一事棘手尤倍臣等萬目艱難悉心籌畫上體宵旰憂民之切下維軍國待用之殷于萬難偏重之中求兩不相妨之道似宜用以與為取以損為益之一法比較歷來徵收各數酌近十年之通改定賦額不許挪墊于虛額則大減于實徵則無減窮變通久于此時為正辦或者謂據此定額未免過少不知減餘之數仍通有莫重之數尚非宋元舊額不得謂少且不自今日始也咸豐十年以前歷年如是未嘗于應年國用有減也彼時兵革未興生聚未改田園廬舍未損非猶是完善之江蘇不應仍有此數則殘破之江蘇不應仍有此數今臣等于殘破之餘請照完善之時定額且不援近年最少之數不假借墊欠虛數誠不敢未必有把握若仍執久置不用之虛額衛重多寡欲求裨適于完善之時　皇上聖明洞鑒有是事乎有是理乎事理所必無即刑法所必窮愚賢如劉晏李冀亦且束手無策矣又或者謂數

既猶是何不仍夫舊貫尚有冀于將來不知乾嘉之江蘇實千載一逢之盛會不可為例繩謂自茲以往如天之福東南無事休養生息二三十年冀可復咸豐及道光末年之江蘇更二三十年冀可復道光中年之江蘇而懸此虛額數十年以待之無論無此政體恐異日之利未必能復目前之害已不可支蓋臣等今日之辦所謂以興為取以損為益者方將借減賦之名為足賦之實所以能照完善之時定額者其機括全在減賦二字之中也何以言之辦災辦緩權在督役防弊雖有百法舞弊實千端此地產不減賦之弊在多一分虛數即多一分浮冒減額之用在少一分中飽即多一分上供減額既定胥吏無推民間既沾實惠公家亦有實濟是為轉移之善術一也吳民死亡之外大半散之四方故鄉賦重望而生畏尊常蠲緩不足去重賦之名招之不來荒田愈久愈多何法以治之惟聞減賦之令必當爭先復業是為勞來之善術一也往者諸城被陷官吏一空鄉團抵死拒敵鑼聲所達萬眾爭先小股賊匪見輒郤走以三首縣言之洞庭香山金市各相持至七八月之久固由　朝廷恩澤之至深亦徵愚賤天良之未泯此時減賦令下彼見　皇上于經費匱乏之時尚有此及越尊常之舉有不感生望外踴躍輸將者乎是又激勸之善術一也臣等所謂以與為取以損為益者此也現在蘇郡尚陷賊中聞各鄉多為暗團之約待時而動以應官兵即如常熟及正鄉民毀賊卡殺賊目者十餘處崑山克復沿湖居民截殺竄賊無數是其明證一聞減賦之令必當感激涕零望風增氣他日軍麾所指弩矢之驅更奮衆數之意益誠又未始非因結招來之一法臣等伏查順治八年三月奉上諭凡故明仇怨地方或一處加糧甚重我朝並無仇怨何可踵行此等情由詳察具奏欽此于是江西瑞袁等府明知因陳友諒加糧倍重布政使莊應會奏復蠲額蘇松獨未及上又雍正三年三月十九日怡親王奏請酌減蘇松浮糧奉旨蘇松之浮糧當日部臣從未陳奏常廑　皇考聖懷屢欲施恩議減今怡親王等悲心籌畫斟酌奏請朕體　皇考愛民寬賦之盛心淮將蘇州府額徵銀豁免三十萬兩松江府十五萬兩欽此又乾隆二年奉上諭江省糧額尚有浮多之處着再悉免徵銀二十萬兩欽此部文照雍正三年例辦理仰惟列祖列宗當東南全盛之時猶復軫念民依如此其深且厚況今日之兵燹乎遭流離頃尾至于此極也孰謂糧為惟正之供而蘇松獨曰浮賦見諸列聖諭旨及郡縣志書不以為嫌是知實有浮多應減之處留以待我　皇太后　皇上行之者也惟有籲懇　聖慈鑒察特沛殊恩俯准減定蘇松太三屬糧額由臣等督飭司道設局分別查明各州縣情形以咸豐中較多之七年為準折衷定數總期與舊額本數無所讓減之常鎮二屬通融核計仍得每年起運交倉漕白正耗米一百萬石以下九十

萬石以上者為定額即以此復開假之年為始永遠遵行不准更有增完民大名目似此核實洲理不特酌十年二十年之通相載固無所紲即酌三十年之通相去亦不甚遠至官墾民欠本係歷歲積欠新復之地百款皆空無可墊而欲其墊納更百出宜永遠禁止弱後非大旱大水實在荒歉者不准捏災著為令伏願皇太后皇上俯念蘇松各屬為十八省未有之重賦非他處被臨州縣可比又為七百年未有之大難非歷年被歉例蠲可比去無益之虛額求有着之實徵下延億萬垂盡之生上繼累朝未竟之志民生幸甚國計幸甚

仲子崔為父報仇

家語言子路死衛難而左傳史記謂死孔悝之難雖所紀不同其忠義之氣垓千古矣惟子路之子名子崔為父報仇事諸書俟不傳攷南史孝義傳師覺授撰孝子傳八卷太平御覽兩引之云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衛赴蒯瞶之亂衛人于黶左傳作殺之子崔既長欲報父仇黶知之曰夫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于城西決戰其日黶持滿去木戰與子崔戰而死見第三百五十二條又云初子路仕衛赴蒯瞶之亂衛人孤黶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仇夫子曰行矣子崔即行黶知之于城西決戰黶持滿去木戰而死見第四百八十二條令魏校之書久不傳而此兩引可以互證足見忠臣之後復有孝子可為聖門生色亦大快人心也

孝媳

任邱邊雪坡大令厚慶嘗言伊鄰村婦有走無常者一日晨起告人曰吾今退役矣昨夜奉票赴前村攝傳家媳兒其家媳獨守病翁淚下如雨屋跪窺神前喃喃絮禱願減壽十年以益姑算吾憐媳之魂將欲出門媳一哭仆地其魂自頂門躍出張手來奪高不過尺餘而氣力絕大幾為所仆因告以奉票傳人事非得已媳魂哀哭不肯吾睹其情狀可憫不忍再促回稟城隍神神亦為之太息謂此媳純孝我據情代求冥王當蒙採恤或可挽回又謂汝存心尚好此後亦不必充役矣當遣人至前村探視傳媳果已復甦越七八年尚康強無恙有人叩其媳魂出事答言仆地時一無所知但覺心窩如刺一錐耳此所謂孝弟之至通于神明雪坡為人極篤實居官有惠政當非虛言

文昌為淫祀

今文昌之祀遍天下矣隆重幾與文廟等然或謂為星辰或指為人神究莫能明也僕官鄭桐侯大令述瑛攝金華縣時與余同祭文昌謂余曰文昌在康熙雍正時曾奉部文以為淫祀禁止蓋由漳浦蔡文恭公新之封翁部控所致也初閩人多祀文昌神不過另設廟貌耳時漳浦有紳士乃建閣于學宮而祀之蔡封翁止之不得遂控于官府皆不勝忿而控部部議以文昌之神不見經傳誠為淫祀行文禁止其紫牆大令曾親見之然文恭公乃登甲科位宰相為理學名臣余攷文昌之列入祀典則自嘉慶六年始當時蓋禮目隅未之攷也又按明史宏治時亦有折毀文昌廟之令然宋人吳自牧夢粱錄載梓潼帝君廟在吳山永天觀此蜀中神專掌注祿籍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選者悉禱之卦王爵曰惠文忠武孝德仁聖王王之父母及妃及弟若子若孫若婦若女俱優賜顯爵美號建嘉慶樓奉香燈云云是文昌之祀亦匪今斯今矣

孟子之子

余嘗見孟氏譜孟仲子名畢孟子之子也公孫丑內有孟仲子問云云蓋曹師事孟子之從昆弟朱子采之誤矣

海甯陳氏安瀾園

道光戊子余年十七歲應戊子鄉試順道往海甯觀潮並游廟宮及吾家安瀾園時久不南巡祀十二樓新葺此外臺榭頗多傾圮而樹石蒼秀奇古池荷萬柄香氣益溢梅花大放天矯輪囷參天蔽日高宗皇帝詩所謂閣以梅掩絕者是也廳事中設御座相傳數年前有一狂生被酒踞座而遊忽見一金甲神杵之撲地頭額破損扶歸大病幾死五十年來之虛位尚有神物呵護仲見皇靈之遠同治癸酉重遊是園已四十六載矣經粵賊之亂尺木不存梅亦根撥俱盡蓑草荒煙一望無際殊有黍離之感斷壁上猶見袁簡齋先生所題詩一絕云百畝池塘十畝花擘天老樹綠搓枒調羹梅亦心松古想見三朝宰相家以後則牆亦傾頹不能辨識矣時大府方重修廟宮以祀海神奏明動帑六萬不日當可煥然一新而斯園則零落與綠野平泉同其湮沒深可慨也

卷六終

海昌陳其元子莊蘭

夢王十朋

上海余見韋文葆晚年登第夢王十朋以侍生帖來謁時年已老私念豈能鼎甲乎後列三甲除縣令又夢十朋以治生帖來拜不解其故嗣選樂清始悟前夢至縣遂修其墓訪其子孫又夢十朋來謝未幾獵人以虎皮送云是十朋所獲也

開吳淞江

同治十年冬大府奏開吳淞江合崑山新陽寶山嘉定華亭婁縣南匯川沙青浦上海九縣一廳之民以赴役余時攝上海縣事江之濬起于青浦訖于上海共一萬一千餘丈而江之在上境者十之七故上海承派之工居十之四彼八縣一廳僅得工之十六耳上海圖止二百十有四田止六十八萬餘畝而承此大工民力困甚然自同治二年起已如此派法不能不照章辦理于是按圖分段按畝出夫搶攝一月有餘自十年十二月起至十一年正月初旬民夫始陸續赴工與挑過兩即停止兩止則戽水水盡再挑再兩再戽春日多雨戽水不勝其擾且一遇天雨夫即散歸雨止後或來或不來又須催提蓋夫在本境近歸家易不若他縣長途之夫距家遠不能歸可坐守也他縣分地少夫常集兩止晴挑勢常速故見功易上海分地多夫易散兩止而晴不能即挑勢常緩故見功難然同事一江他縣竣工而上海不能不隨之竣則追呼不可少緩也他縣地少夫併于一局而用度使上海地多局自為局二百十四局則二百十四局意見不能無扞格即指臂已不能自如又往往有此局之資已罄或歸取或商借紛紛擾擾不能歸一則約束不可不嚴也余自正月初即赴工督率諄諄誥誡與物議有集矣雖工程之寬深如式甲十他縣僅得大府發帑雖山童事之經理得宜小民之赴工趨事此其中始有天幸焉圖冊中有文生張介祈者年八十六歲精力如少壯從事四閱月急公踴躍勝於陳本邑湖蕩形勢詳請大府以後開濬之役永遠減去二成已荷批准立案余去任後閭閻民已將遠批及余詳文刊石垂永久庶幾民困少蘇余亦指告無罪于吾民耳先是雖正六年冬文勤相國奉世宗之命忻請太僕寺卿道民感德松祀之傳著靈異道光七年巡撫陶文毅公重濬此江以公陰佑奏奉特旨立廟江干介秋致祭分事之臣亦以公與先相國當日有共事之雅度禱公祠

半年之中眾民夫數萬人于河上風塵不斷汲度不作工程克期之非神助尚克臻此故于政事後上一聯于神祠山西四十年偷閒重開舍先人誰力同升數典忘其祖萬一千丈鉅工告成度此日江流順軌惟公所存者神以志神貺云

開河有銀沙有臨沙又曰濫沙銀沙不過貴乃開一段即深一段臨沙則今日挑去若干尺明日又漲出若干尺工費最重法當多集人夫一日挑竣放水歷之乃可不張而挑至深處一日又不能竣工則須有數日曬之亦可此外更無別法又有爛泥亦非易挑者挑過泉眼水湧溫暾出一夕可以滿河法以木桶閘之而挑其旁則不致橫溫而水亦隨旁落更有龜窟之處則水不能戽乾是役也過有二窟一在太僕廟上里許戽水一日龜自徙去岸上見其足跡次日挑過一在太僕廟下四五里其窟最大集人夫數百戽之一日僅去水尺許一夕如故內中有老龜探首出頭大如斛復有大紅鯉魚長八九尺游泳其中戽數日人力窮而工不竟乃張防風其窟而于其外施工焉從來集城築堤但以土方計工而開河則必兼水方如此次浚江先築擋戽水水盡乃施挑工凡三十丈置一車以備戽水殊不知開挑既深先則佔二車以抵縱則三車相接終則四車相搶四車不過抵一車之用而人夫倍蓰矣況三十丈之長一車斷不敷用則不能不添車此即圖賠矣初開不過去地一丈二人一日可得土一方受值裕如至一丈五尺四人竟日僅得土一方而水已橫溢四出又別需人運水其運水需橋需壩乃得運土運土定例又須出土于十丈之外而運者由下而上往返計二百三四十步人益勞既深至二丈則四人竟日尚不得土一方而所定土方之值不能增總局始事所計但及土方之工既束于成數欲稍為變通則土未及半而銀已竭不能不聽各圖之自為籌畫此又圖賠矣圖安能賠不過按田貼費而已故上海素有開河田逕債之謠此等情形余均澈陳于應敏齋方伯前方伯聞之亦深愴惻故減派一詳得以邀准計是役民間貼費不下五萬勤而克集余所貼僅千金而百姓顧頌余不置良足愧也因詳記之俾後來有所攷焉

開河之先必須兩頭將壩築住而後可以戽水築壩前一日當事者先行祭壩而後施工祭過之後雖河面數十丈之廣河身數十里之長戽水之時一鱗不獲矣若仍有魚則壩必坍壩余在南匯開呂家浜上海開吳淞江皆是如是謂非有神司之可乎

斫運

咸豐辛酉之冬諸暨包立生初與賊拒時賊屢以萬眾環攻之立生率村眾出戰輒得大捷每一陣必斬刈千百賊多束手就戮者因相傳立生有異術得仙靈護佑及壬戌之夏一股

塗地初無神奇人多不解其故因憶家梅亭方伯嘗言嘉慶初年三省教匪作亂之際方伯時為縣佐解餉銀數萬赴大營中途猝與賊遇望見前山有一營官軍駐扎急走依之未及里許賊已蟻至乃推餉車入深草中潛匿己及人夫皆伏於車畔賊大隊從旁吹脅而過竟不之睹以為山前必決鬬矣乃從草間遙望之但見賊至營內官軍並不接仗皆延頸就戮賊遂燒營而去始相慶幸不走入營盤得免死然官軍所以不鬬之故卒不能知比教匪破敗時官軍數十人追賊可以斬殺數百千人無一人扞格者乃悟趙使然前後皆是氣之所懾立生之勝敗亦此類也

冥王用通事

上海五方雜處獄訟煩多訊鞫閩廣人之案不能不用通事傳傳遠言語顧一省之中口音亦復各別即通事有不能盡解者每以為苦嘗戲與友人言此時滬上華夷雜處死者魂歸東獄恐冥王傾耳於侏儒之音亦不能辨必須亦廣用舌人矣友人謂鬼神者二氣之良能既已神矣安有不解之理後閱乾隆中上海人李斐廷明府心衡所著金川瑣記內載丙午春卓谷城隍廟落成鋪户中一銀匠某死半日復甦自言城隍招募差役十三名並我得十一人矣尚缺其二處無可充通事者以通漢語夷人為之我舉通事某勤慎可用城隍已賜允我生前無大過惡幸不被譴青冥間與陽世無異戒妻子勿悲泣言訖長逝所謂某者小金川夷人充卓谷屯通事有年矣強健無恙是午覺心腹掛痛踰刻即死金川漢番錯處非通事不能達語言顧神無不格猶需狄鞮耶圖知陰陽一理事非偶然云云則余所謂今之冥王不能不廣用舌人非無稽之戲言矣

華亭令戲懲武秀才

江蘇人尚文學習武者少然武科不能廢當歲試之年輒搜羅充數往往不及額而止無賴者幸博一衿不求上進每橫于一鄉不特閭里苦之即地方官亦苦之嘗聞前華亭令雲夢許君治鞫一事不禁為之失笑許君為政以廉幹名一日者有武生杻一鄉人至縣喧訴許訊其故則鄉人入城搶奠誤觸生汙其衣已經途人排解令代為浣濯及服禮而生不可必欲痛扶之而後已許詢悉其情亦拍案大怒曰爾小人乃粗心擅汙秀才衣法當重責鄉人惶恐乞憐許良久曰姑寬爾令生坐於堂側而飭鄉人向之叩頭百以謝罪叩至七十餘許忽曰我幾忘之爾之秀才文半武乎對曰是武則又聯然曰我大誤文秀才應叩一百武則一半可矣今多叩二十餘頭爾應還之復令鄉人高坐而從武生還叩生不肯則令皁隸執特而抑其首叩還二十餘乃釋生大怒走出許撫掌大笑邑人觀者聞者亦無不大笑也是

舉雖非正道然松人至今嘖嘖以為美談詩云善戲謔兮不為虐今許君之戲殆乃近乎虐哉

修歸太僕墓

許君乾隆己未進士需次部門時夢歸太僕有光持名刺來謁曰屋舍遭鄰人削且盡析公王持之屬而不解其故尋選崑山令抵任太僕後人適訴祖墓被佔事悅悟前夢立往經丈凡越佔者悉清還之並立碑定界焉同治庚午余代理新陽縣事墓又復無識不治余捐俸修葺並為建立墓門會歲試拔其七也孫祖英第一補博士弟子員俾世守太僕墓然余並無所謂夢兆也

耕耤大典

耕耤之禮各直省屆期舉行江南諸縣皆以穀捕上海則兼捕棉子以其地產棉也記余道光壬辰歲在京師詢先農壇恭覩皇上耕耤之所壇地遼濶約有數里龍鱗鳳隰隴畝縱橫居中為太歲廟廟前為祈穀壇後為貯耤倉殿宇規制宏麗樹皆松柏卧者立者虬枝蟠結黛色參天大抵是數百年物當隴畝前起耕耤臺臺以板為之地則耤之以梭薦臺前搭山棚棚皆以五彩綢綾結成光燦奪目皇帝躬耕之處地約一畝許兩旁分十二畦乃三王九卿扶犁之所時正值諸王公方演御耕牛牛色正黃身披黃緞龍韉以黃絲繩籠其頭頂鞲金牌上嵌紅寶石一執鞭執便捕之農官隨行耕時兩旁立校尉執五色春斿者二十四人歌禾詞者二十四人依牛行上下三推畢春斿即退三王九卿之牛皆以黑緞紅緞為韉裹事者俱風簷兩笠以象農事煌煌鉅典仰見聖朝重農之盛意矣

園薄名物記

余在京師嘗值大駕郊祀又恭遇六飛謁陵園薄之盛觀之而不識其名問之亦不能盡悉頗以為歉嗣閱吳江陸朗夫中丞園薄名物記始恍然若置身屬車豹尾間因節錄之按園薄之別有曰大駕駕者歲時出入用之曰鹵駕者郊祀用之曰法駕者朝會用之曰小駕者大祫禘祭用之大駕最為備物尊天祖也法駕稍損其數文物聲明取足昭德而止鹵與騎又加損焉事非特典不敢同於所尊貴也凡為蓋者五十有四九龍而曲柄者四色俱黃翠華紫芝兩蓋承之九龍而直柄者二十色亦黃皆以次序立花卉而分五色者十九龍而分五色者亦十每色各二其立不以次而以相間純紫與赤而方蓋者八為扇者七十二壽字者八黃而雙龍者十六赤而雙龍者八黃與赤單龍者各八幢之屬十有六長壽也紫也霓也羽葆也各四旛之屬十有六信旛也絳引也豹尾也

龍首竿也亦各四曰教孝表節曰明刑弼教曰行慶施惠曰褒功懷遠曰振武曰敷文曰納言曰進善八者各為一偶凡旌之儀亦十有六千是有四旌節四儀鏢鏑四黃麾而繼之以八旂大纛二十四羽林大纛前鋒大纛共十六五色銷金龍纛共四十凡為纛者八十旂取諸祥禽者儀鳳翔鸞仙鶴孔雀黃鵠白雉赤烏華蟲振鷺鳴鳶取諸獸獸者遊麟彩獅白澤角瑞赤熊黃熊辟邪犀牛天馬天鹿取諸四神者四取諸四瀆五嶽者九取諸五星二十八宿者三十三取諸廿兩者四取諸八風者八取諸五雲五雷者十取諸日月者各一其外有門旂八金鼓旂二翠華旂二五色銷金小旂各四出警入蹕旂各一旂之數共百有二十為仗其名一十有七紅鐙六二鐙之下鼓二十四金二仗鼓四板四橫笛十二又二鐙之下鼓二十四金二仗鼓四板四橫笛十二又二鐙之下鉦四大小銅角各十六旬紅鐙至銅角其名一十有六午門之內有金輅玉輦焉午門之內有五輅五寶象焉天安門之下則又有四朝象焉雖非朝期率每晨而一至引仗以上在太和門之內銅角以上在端門之內其最近御座者有拂塵有金蓋有香盒數各二沐盆唾盂大小金骾金杌數各一執大刀者執弓矢者執豹尾槍者每事各三十人其立仗不以次而以相間荷戈戟者各四人侍殿前執曲柄黃蓋者一人殿下花蓋之間執淨鞭者四人旬黃蓋之間仗馬十掌騎者千人殿之下陛之上執戲音麾竹者二人計圖簿所需千八百人國朝制作之明備莫超越前古而上矣

辨何桂珍之冤

軍興十餘載士大夫以身殉疆場者指不勝屈膏塗原野莫相收恤者有之斷軀絕脰事不上聞者有之若阻撓百端獨嬰慘禍生前招奇謗生後被餘責者則雲南何公桂珍冤最甚公以寓太道江南安撫福公留之江北令之募勇剿賊無一金之餉一昔之撾得二百人率之而行集潰兵團勇合三千人以大破捻賊招降賊酋軍聲大振論者以為必邀上賞矣乃以逗留不救廬江被劾免官其窘橈救廬江之文尚未至公手而城已被陷大帥將欲卸己之責遂歸罪于公公既褫職大帥又留公駐英山八月之中僅支銀三百兩而士卒三千人居無帳幕食無糧米徒以忠義相激日提飢軍轉戰賊中賊來益衆兵敗莫援已岌岌不可終日矣而大帥又密書令其圖翦招降之賊書復落於賊手頃刻變作公遂粉骨碎身於賊於是復以機事不密咎公寔則此書亦未抵公也公歿後部典不及其弟為行狀尚不敢聲公之冤仍循彈章為撥吳侍郎建棟發憤言之而事稍白越數年曾文正公復為公作殉

難碑記乃複昭雪然當時雖正人君子亦未實不責公也命謂公事經典明倚師良寮愍類袁斬毛文龍一時無不謂其冤者即後世亦盤詰之洵乾隆年間紀文達公閱歷朝檔子始知文龍曾通款我朝則文龍在明固萬死不足惜者也我太宗文皇帝之圖燕京也襄愍千里赴援自謂無罪莊烈帝以脫歸之太監告其引敵脇和遂執而剮之當是時衆議沸騰雖東林諸賢者亦無不欲食其肉也直至南都建立北來人傳太宗之密謀乃知中反間計於是始有襄愍之謚而袁公則既死矣合觀袁何二公之厄知千古忠臣義士不逢表旬含冤終古者當不乏其人也

古人被冤

古人之被冤者以余所見莫屈於晉之陶士行而枉於唐之八司馬陶公匡輔晉室與郭汾陽不殊梅陶謂其忠順勤勞似孔明良非虛褒乃本傳中載或云侃少時漁雷澤網得一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旬化為龍而去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貶左腋猶痛比郡督八州據上流擁強兵漬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云云史臣因之遂加悖矣之誣復引夫子曰人無求備以為斯言之幸嗚呼此等紀載評論何異於秦長腳莫須有三字獄哉使陶公而果有包藏之心則何以辭大將軍何以季年不與朝權何以未亡之前啟避位歸國舉動光明若此乃以意志之曖昧誣之不能不為之稱屈矣夫移化為龍事容或有夢生八翼未必盡誣衆此亦皆尋常之事耳試問既稱之曰潛則於何見之深探之曰志則於何知之曰思折翼之祥或代之思耶抑陶公自思耶陶公自思何人窺見其思若或人代思其思何足為據凡物將起而人抑之固衆所共見也若意念之起而自抑之又豈衆所能見耶此等之志與思使陶公果有之必不肯告人明矣陶公不言而人能窺之豈理也耶總之為此謗者必庾亮之徒亮以元舅之尊被膺下拜反被嘲謂則心懷之悠悃何如陶公甫亡即表殺其子豈非報復之明徵哉史臣無識從而采之橫使忠臣被不忠之謗豈不令人氣阻唐王叔文王伾侍順宗於東宮順宗既即位甘盤舊學擢在貴近亦事之常叔文與伾贊襄初政首罷宮市則邮民也追陽城陸贄則進賢也拒韋皐之請兼兩川則持大體也辨劉闢之奸則有遠識也至欲奪宦官之兵權尤是唐朝第一大事不幸而順宗之疾不瘳宦寺俱文珍等遂起而與之為難太子急欲得帝位韋皐窺其意而請之文珍迎其意而立之于是八司馬敗矣然求寬叔文伾之罪無有也乃加以陰謀秘計等語是亦莫須有之獄也鍛鍊周內無瑕可摘則以王伾之吳語亦舉以為惡夫以伾吳人不許為吳語豈晉人楚人一仕于朝即不得為晉楚

語耶宦官以此為罪名史官據此定罪豈不可恨不然八司馬中陸質之經術劉禹錫之詞章柳宗元之文章政事皆表表一時憲宗豈真一無所見特以文珍輩擁立之故遂低首下心一切任之卒之劉闢果反憲宗亦終賦于閤寺馴至甘露之變唐室遂以不振八司馬雖含冤於九原當不免竊笑於地下耳後來賢如范文正公已揭其枉至我高宗純皇帝御論亦辨白之八司馬者得後世賢相聖君為之昭雪當可無遺憾矣

陳卧子

少時讀明陳卧子先生制藝心即儀其人同治戊辰攝宰青浦縣縣境所轄之廣富林則公墓道在焉尊蔻之亂祠堂被燬宰木無存余因捐俸集貲重建祠宇而以公同志夏考功父子配祠既成以公為高宗所褒卿曹賜忠裕特謚者遂詳請以公墓列入邑之祀典春秋邊官致祭總督馬公巡撫丁公會疏入奏已巳之春得旨報可余因率同官親往致祭焉考公一生文章政事風義炳若日星朝野不有疑於天道然公大節大名昭垂宇內亦不在子孫之有無也公初生時母夫人夢若龍者降室之東壁蜿蜒有光故名子龍後與陸子玄同祈夢于忠肅祠公夢負一虎謂必風雲會合之意子玄則忠肅授以潘陽地圖一卷亦意其當官於此地也嗣公起義殉國雖赴水死猶懸其首於虎頭牌上宛然虎負之象而子玄以丁酉科場竟流遼左事皆奇徵故余為公詳請崇祀文內有曰生有自來風著蟠龍之瑞死而後已果符負虎之徵蓋指此二事也夏考功舜仲謚忠節曾舉天下清官第一子舍人完淳字存古謚節愍年十六遭國難作大哀賦論者謂不減庾信之哀江南先後與公抗節死公豹目蜂鬚又目上視為盼刀眼與于忠肅同居恆攬鏡曰此頭終當為誰斫于順治丁酉冬得明夷五月遂遇難明史于公傳書華亭人而崇正三年南國賢書所列解元楊廷樞吳縣人而公則署青浦縣學生青浦于嘉靖時割華亭上海縣地所置史特仍其舊貫而書之耳楊廷樞字維斗亦殉國難

華亭縣分析改

華亭古畧縣地屬會稽郡後改婁縣屬吳郡至唐始析崑山海鹽嘉興三縣地置華亭縣而吳郡改蘇州後唐同光年分蘇州置秀州宋改和年又改為嘉禾郡慶元年升為嘉興府而華亭縣仍屬焉元至元年分嘉興路置華亭府復更名松江府又析華亭縣為上海縣明再析華亭上海縣地置青浦縣本朝雍正二年復析華亭上海縣地置南匯縣余五六年中愿倣南汎青浦上海三縣事竟則尚不出古之華亭一縣地也嘉興府即古由拳城後城陷為湖今青浦縣之淀山湖是明萬歷朝築青浦縣其磚石皆撤于湖內之故城由拳之陷而為湖

趾不在秦時特載籍無可攷證余宰青浦時曾作峰涇思圖秀水金蓮生鴻佺為題四絕句內一首云青龍鎮爲由拳地難得雙鳧集此間若以宦途今視昔花封依舊在鄉關亦指由拳故城而言青龍鎮吳孫權造戰船處今隸青浦

作官須明公罪私罪

合肥蒯蕘農觀察德標真誠篤寔古君子也督辦松滬釐捐總局余于丙寅冬奉李爵相委提調局務日夕共事最為契合觀察言爵相家居時門前有一大池冬日涸水取魚于池底起得四五寸土偶萬計人馬戈甲雕鏤精絕儼然如生哄傳遠近觀者日千百人不知何祥既爵相登第入詞館有以應之矣今乃知為弟兄總統師干削平羣盜之兆猶水中之土何以能結成人物豈亦化工為之耶觀察嘗為余言作官有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蓋求免公罪即是私罪矣余在青浦一夜城內有來報盜者余亟率壯勇往捕則盜已遁矣細察情形盜先以軟梯越牆入搗門行竊事主驚起大呼盜乃以刀嚇刺而開大門亡去故房門有搗損痕而大門無恙惟所失止洋銀一元錢五百文布衣數件計贓不逾貲事主之兄則現充縣役者也次日具補呈詞又揑是竊余曰已經勘明臨時行強何故不言盜乃囁嚅曰贓數無多不敢累本官得處分余大笑曰一行作吏已置升沈于度外矣詎不知失盜其責輕捉不獲其責重耶觀察請哫往權代之哫不可曰我國法駐防官不能出百里外觀察強之其國之領事繙譯官亦相為聳恿哫乃以打鳥報其提督而率衆行蓋打鳥則可出百里矣既至與賊戰大破之俟德克碑至乃退明年正月紹城克復哫只因攖離汎地為其提督劾罷再入大帋

洋將之儒雅

英國總兵哫叶樂德克奉其國主之命駐防寧波以保衛國之商旅同治元年四月萬城之復哫與有力及九月中賊大隊攻撲寧郡哫率洋兵五十人入城助守出奇制勝嗣綠頭勇滋事哫復會同我官軍靖其難為人恂恂儒雅和衆而識大體寧之官紳皆親愛之十二月我軍之洋將買忒勒攻紹興城中殲斃李帥所遣之德克碑未來在紹之洋鎗隊無統帥史士良觀察請哫往權代之哫不可曰我國法駐防官不能出百里外觀察強之其國之領事繙譯官亦相為聳恿哫乃以打鳥報其提督而率衆行蓋打鳥則可出百里矣既至與賊戰大破之俟德克碑至乃退明年正月紹城克復哫只因攖離汎地為其提督劾罷再入大帋

公瀾留之不可觀察與衆紳士籌商餽白金萬以為贐哇不受固與之則曰我國法人臣不能受鄰國贈賄也無已則留二千金以犒其軍士曰是從我與中國捍患者其八千金斷斷卻之矣臨別流涕謂觀察曰我與寓人相處久承相愛歸後雖死亦不忘寓人更有一言相告洋鎗隊勇不訓練已成不可以賊平而遂撤之留之不特以自衛亦可備意外警須切記之遂揚帆去余以其事故聞李帥帥復書謂此等舉動中國士夫所難不意得之島容可勝欽佩云云至今寓波人士言及哇總兵者未嘗不翠然思也買忒勒法國人受中國總兵官銜臨陣奮不顧身遂殞于紹興城下頗讀華書吳春泉刺史冬日嘗往訪之會北風大作買執吳手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洋將也而頗有中土儒將風流

孫文靖公

金匱孫文靖公爾準字平叔以翰林起家歷官至閩浙總督贈太子太師入祀名宦祠公負經濟才任閩督興利除弊濬未蘭陂溉田數萬頃平臺灣張丙之亂善政指不勝屈閩人至今德之公身肥大健啖食鷄子及饅頭可逾一百嘗閱兵至泉州府太守崇君福餽以饅首百枚燕百一品鍋內雙鷄雙鴨公盡食之告人曰我閱兵兩省惟至泉州乃得一飽耳幼年身肥夏日苦熱則以大缸滿貯井水身浸其中僅露口鼻以為樂十八歲時甘尊人廣西巡

撫署中歸道錢塘江正遇秋汛大喜欲觀潮放舟江心以俟比潮至閩萬馬奔騰聲急出至鼈首視之舟人諫不聽立未定以為潮頭捲入江中舍舟之間但覺浪壓肩背而過有千萬斤之重三四翻騰遂掀于江中若有人舁之起者一無所苦公自言素來短視受此大驚卒未識潮為何狀殊可笑也公生平以扶植善類自任巡撫安徽時安化陶文毅公澍為方伯文毅陛見論某官不法事聲色俱厲翼翁張宣宗疑之密諭公偵察其為人公密疏保舉奉硃批曰卿不可為其所愚又具疏力薦其賢文毅公遂獲大用鴈督兩江為時名臣公之力也官閩臬時漳浦黃忠端公石齋先生墓旁地為豪家所佔子孫力弱與爭不勝一夕天火雷雨徧山上下皆墳起成黃山字無慮數千萬豪大驚叩首還之公有詩紀其事于泰雲堂詩集中督閩後遂以忠端公之理學忠義奏請崇祀文廟兩廡得俞旨焉

姚菩薩

余師仁和姚平泉先生諱光晉道光乙酉舉人以句股算術受知儀徵阮文達相國入試禮部不第與修一統志得知縣先生不樂吏職改授教諭歸年七十餘始選上虞縣教諭訓諸生以經義每歲科試他廣文于新進諸生斷斷如也惟先生獨否故虞人雖婦人孺子無不知先生之賢者每言及不稱其官輒曰姚菩薩云先生于咸豐甲寅正月夢至一處四山若

立壁上有瀑布屈曲下流有老僧出迎屬先生坐片石上醒而異之不識何處因繪一夢遊圖賦詩志之是年夏到上虞聞仙姑洞有瀑布往遊焉則依然夢境也乃自謂前生為此山老衲復繪一獨立圖自題其上云丁他過去因緣偶然遊戲還我本來面目自在逍遙年八十一卒卒之上一日忽有雨鐙自中門入家人咸見之詰問誰何則無人焉鐙亦遂不見去來有自菩薩之名不虛得矣先生博學工詩文所著述甚富惟瓶山草堂詩曾刻以行世此外尚有古文拈逸周易貞字質疑四篇年表皆藏于家庚辛之亂付之劫灰而詩版亦成煨燼越十年辛未夏先生甥俞蔭甫太史檢出所輯瓶山草堂集見示文二卷詩二卷瑣談二卷蓋止六卷視原刻詩缺十之五六耳因捐俸刻之而以板仍歸之太史焉

金岱峰

秀水金岱峰先生諱衍宗嘉慶庚申舉人與先伯雲伯公同年官溫州府教授咸豐己未重賦鹿鳴其女孫為余家婦先生湛于經學著述甚多庚申之冬無疾而卒先數日自知死期時避地臨安命子孫屆期皆集集後令皆誦佛號遂瞑目而逝亦似前生由竺國來者先生之六世從祖為忠節公正希先生明末在徽州與其弟子江天乙舉義兵敗被執殉節於南京公豐頤美鬚髯而兩眉倒向與陳卧子先生豹目上視同為姑布家所謂凶相者聞公

少時有一奚婢將殉其夫婿諸公公曰千載一時也及投命時江天乙大呼公曰此千載一時也蓋其婢殁之日即江生之日云公之曾孫檜門先生諱穗狀元及第官至總憲即岱峰先生之曾祖也

觸忌諱

淳中丞德巡撫浙江時御下嚴史胥恨之于元旦日投淳安德清烏程歸安四縣文書登號則淳德烏歸四字並列蓋以歸字之音同龜耳中丞覺之大怒皆予重責自此烏程歸安二縣祇稱程安矣偶閱南宋龔明之中吳紀聞內載孫彥文郎中好以俗下語為詩文奉師垣生於臘月二十五日孫獻壽詩云面臉丹如朱頂鶴鬢髯長似綠毛龜欲知相府生辰日此是人間祭竈時檜甚喜之是在宋時不特龜之號不忌即二十五日送竈之鄙諺亦無之矣使施此詩于今日其不遭詬怒者幾希

壽春亭之訛諧

諸暨壽春亭先生于敏嘉慶庚午舉人道光年間官湯溪縣訓導時八十餘歲人極和藹健飲啖健步所到之處人爭迎之老稚婦女無不識壽老師也年逾九十視聽不衰歷任皆學使者皆引重之故不罷于計典先生善談尤喜訛諧同舂中坐無車公不樂也向來府試監

場例留校官二人皆以命年力强壯者為便于稽察之故故先生從未監場頗以為歉咸豐紀元太守和君齡府試忽以命先生先生大喜向上揖謝曰太尊知我尚屬有用之材不是全廢之物衆皆失笑于是端坐堂上者竟日不稍跛倚時先生已九十二歲人咸服其精神之健焉會同僚公宴余與府教授蕭山蔡二風强先生飲酒食肉進以巨觥則侑以肉一大臠先生盡三十餘觥起而笑曰昔孔子厄于陳蔡飢欲死今我厄于陳蔡飽欲死古今人真不相及也衆俱粲然

李善蘭星命論

余最不信星命推步之說以為一時生一人一日當生十二人以歲計之則有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計之止有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人而已今祇一大郡以計其戶口之數已不下數十萬人（如咸豐十年杭州府一城八十萬人）則舉天下之大自王公大人以至小民何啻億萬人則生時同者必不少矣其間王公大人始生之時必有無民同時而生者又何貴賤貧富之不同也每舉是說以詰談星命者多不能答近見海寧李善蘭所作星命論尤為暢快其略謂大撓造甲子不過紀日而已並不紀年月與時也亦無所謂五行生尅也其並紀年月與時且以五行配之皆起于後代古人並無此意也而術士專以五行之生尅判人一生之休咎果可信乎且五行肇見于洪範不過言其功用而已言其性味而已初不言其生尅也是于支之配五行本非古人之意矣而謂人之一生可據此而定是何言與至五星階地球同繞日而各不相關夫五星與地球且不相關況地球上之一人而謂某星至某宮主吉某星至某宮主凶此何異浙江之人在浙江巡撫治下他省之巡撫于浙江無涉也今試謂之曰某巡撫移節某省于爾大吉某巡撫移節某省于爾大凶有不笑其荒誕者乎五星之推命何以異是乎其論直僞透關足以啟發惑溺與余所見正合然此特論其理耳世之窮民遊士藉此以糊其口者幾千人矣若明著其論則將盡無告者而飢死之亦非仁人之用心矣存而不論可也

歲陽月陽月名解

爾雅歲陽歲名月陽月名郭璞博正者往往用之然每不得其解人或詢之則瞠目對屢致譏誚第歲陽歲名郭景純雖無註而註見於鴻烈解月陽月名郭僅註月名正九十三月餘俱無註令人莫可探索近見明人葉秉敬所解頗為詳晰因並錄之以詔學者

歲陽（郭景純無註出淮南鴻烈解）太歲在甲曰閼逢（萬物鋒芒從出淮南未通）在乙曰旃蒙（萬物冒甲而出）在丙曰柔兆（萬物生枝布葉）在丁曰強圉（萬物剛盛）在戊曰著雍（萬物各成其性）在己曰屠維（萬物屠剔維繫也）在庚曰上章（陰氣上升萬物畢生）在辛曰重光（萬物就成其強壯）在壬曰玄黓（成終包任萬物）在癸曰昭陽（陽氣始萌萬物合生）

歲名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格起萬物而起）在卯曰單閼（單盡開止陽氣促盡止也）在辰曰執徐（執蟄伏蟲之物徐徐舒而出）在巳曰大荒落（荒大也落大布散）在午曰敦牂（牂壯也萬物盛壯）在未曰協洽（協和洽合言陰陽和合萬物皆合）在申曰涒灘（涒大灘偷萬物精氣）在酉曰作噩（作盛零落也）在戌曰閹茂（閹蔽茂盛也萬物皆蔽冒）在亥曰大淵獻（淵藏獻迎也大小深藏以迎陽）在子曰困敦（困混沌敦陽氣混沌萬物未萌）在丑曰赤奮若（赤陽色奮起而若物）

月陽（郭無註蓋象）月在甲曰畢（生物之義畢敷于此）在乙曰橘（橘屈平橘頌曰深固難徙更壹志兮則橘之性固不可改易者也在乙則物小深藏以避陽氣未順其性）在丙曰脩（脩長也丙炳然明其光脩也）在丁曰圉（圉圍即強圉之意）在戊曰厲（厲猶曰砥厲石也剛健者即磨厲之厲也戊在中央萬物皆在磨厲之中）在己曰則（萬物各成其則也）在庚曰窒（窒者小窒之竅乃云窒者蓋以陽氣舒發越非得陰氣閉障收斂則不得凝聚劍上章者正欲室中得之也在辛曰塞（塞即斂此）在辛曰塞（塞者大塞之意）在壬曰終（終包任萬物）在癸曰昭陽（陽氣始萌萬物合生）

月名（郭註止有正九十三月無註蓋象歟補之）正月為陬（郭註陬隅也提綱于孟陬）二月為如（如說文之較如從之也女子從人之命故從人）三月為寎（寎之左半也片之轉注疾羊切林澗出將字從此夫丙曰著明說文字原曰判然分別也）四月為余（余詞也說文）五月為皐（皐皐澤也左傳御以如皐皐澤之義）六月為且（古如字萬物之凡也後世借為敘詞七月也切皆于此文義不順當讀作徂言六月物漸如徂往也）七月為相（相息也切視也物成也七月物成息切視也）八月為壯（壯盛大也壯極則衰故為零落之象）九月為玄（郭註國語云玄至于查）十月為陽（郭註紀陽月也陽字之義）十一月為辜（說文曰辜也从辛古聲有罪斬辜之義十一月消物收藏有罪斬辜之象）十二月為涂（說文水名出益州牧雁南山北入黑水從冬北行之氣）

三十六禽之相配

世以十二支配十二肖由來久矣殊不知古人一支有三禽蓋取六甲之數式經所用也支合三禽故得三十六禽于一時之中分朝晝暮則取半氣之盛衰馬子朝為牛晝為鼠暮為虎卯朝為兔晝為龍暮為蛟蛇巳朝為蛇晝為馬暮為猿未朝為羊晝為鵬暮為鴞申朝為猴晝為狐暮為豹酉朝為雞晝為烏暮為鵲戌朝為狗晝為狼暮為豺亥朝為豕晝為貐暮為豝此外為禦冬為鼠為蝙蝠為蝦蟆為蚯蚓為蚓為蜈蚣為蜣螂為蟻為蠶為蛾為蝴蝶為蜂為蜻蜓為蜘蛛為蠅為蚊為蚤為虱為蝨為蠓為蚋為蚍蜉為蜉蝣為蜻蛉

海昌陳其元子莊著

李廣遺腐之曲昌

司馬遷與李陵善陵生降漢其家收故史記下其祖李廣及陵之孫李敢之事廣殁後陵之子孫至唐為著姓最顯者有李涪及德裕德裕之孫又七世至唐高祖遂有天下子孫相傳三百年國祚與漢相等陵之子孫至唐為著姓最顯者有李涪及德裕德裕之孫又七世于沒北亦無百年北魏遷都之前盛昌熾遠勝衛霍其後裔慨遷亦不必代抱不平矣

古人姓字因避諱改摘

古人姓字因避後世帝王之諱易以他音而義復不變如子為厥子莊助為嚴助今復為莊子莊助矣而莊光之為嚴光明為泉明景祖諱虎呼虎林為武林今泉明復為淵明而虎林之為武林至今不改唐尚祖諱淵呼淵名昭以避武后諱唐人書之去下火字只用昭字後世但知鮑昭不復知有鮑照甚至有以鮑照鮑照為兩人者他若華嚴沿訛遂改音義俱大如掾傳庭之訛為傳庭捐加改核者成知之而皇甫驛之誤為皇甫驛即葉揖海博考亦未嘗不忽略也

蒙古狀元

順治九年壬辰十二年乙未均分滿漢榜壬辰科漢狀元鄒忠倚滿狀元麻勒吉乙未漢狀元史大成滿狀元圖爾宸嗣後不分漢滿榜則滿人無狀元至同治乙丑科崇公綺始以蒙古人得大魁海內豔揚之

崔府君著靈異于宋高孝兩朝

世俗豔揚泥馬渡康王事杭州白馬廟巷有白馬廟所祀之神即此馬也馬作人象垂旒秉圭揖白馬明王敕宋人張溟雲谷雜編所載靖康元年冬高宗發京師將至幹離不軍前誤事及至磁州州有崔府君祠府君或云唐人其名不傳或云乃漢後崔子玉也封嘉應侯號應王上至州人擁神馬謂應王出迎守臣宗澤請上謁其廟上謁廟出磁人力請上無北去乃還泊于相州明年遂即大位初無泥馬渡江之事也再孝宗本生母張夫人一夕夢絳衣人自言崔府君擁一羊謂之曰以此為識已而有娠及孝宗誕育之際赤光照天室中如晝時秀王方為秀州嘉興縣丞郡人皆以丞辭遭火久之方知為張夫人免身是歲丁未其屬為羊又有前夢之兆故孝宗小字為羊是崔府君寔著靈於高孝兩朝而顧舍之祀白馬何耶

廟鬼慢神

杭人崇尚鬼神每廟之神必撰其姓名尊以官爵在廟從事之人皆里中好事者號曰廟鬼道光己丑余在外家讀書居十五奎巷巷中有施將軍廟即宋殿前小校剌秦檜者也是廟香火頗盛遂有積資將啟龕會而苦神之官爵不高廟鬼乃遣人齎三百金至江西張真人府為神捐一伯爵得請之後乃大行出會極儀從畫閣之盛計所費千金有餘他廟之鬼皆嘖嘖稱羨不置白馬明王亦曾出會本有王封故儀衛炬赫神無姓名撰為趙駿二字所過之廟皆以愚弟帖拜之乃拜至一社廟其神為宋康王于是康王廟鬼噪而出曰謝王乃我王所乘騎者安得揑弟無禮若此應行議罰旁人為講解始免又出神會時過他廟之神爵高于本廟者則多人擁神輿疾趨過之謂之搶駕云以示敬五月中關侯出會會中人以候已封協天大帝其尊無對雖過宗陽宮亦不搶駕宗陽宮所祀為玉帝向來各神過無不搶駕者此屋獨否廟鬼恥之乃連夜塑一諸葛武侯像坐于廟門口比會前導至此則遣人迎詰曰君侯未奉將令何往于是隨從之廟鬼相顧色駭曰軍師在此不能不搶駕矣大抵廟鬼所本皆小說家言慢神不經荒誕無理直令人捧腹至關侯手中之扇救落雲長二兄大人屬愚弟請勾亮書以及王極柴微恒首愚妹觀音大士檢征等帖姑無論矣

重宋板書之無謂

今人重宋板書不惜千金數百金購得一部則什襲藏之不特不輕示人即自己亦不忍數數閱也余每竊笑其癡崑山令玉鼎臣剌史定安酷有是癖嘗買得宋槧孟子舉以誇余余請一睹則先負一櫝出櫝啟中藏一楠木匣開匣乃見書書紙墨亦古所刊字畫究無異于今之監本余問之曰請此可增長知慧乎曰不能可較別本多記數行乎曰亦不能余笑曰然則不如仍讀我監本何必費百倍之錢購此也玉憲曰君非解人不可共君賞鑑急收弃之余大笑去近觀雲谷雜記記東坡先生云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此與易陰疑于陽禮使人疑汝于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云云又記東坡集設以幕客作裹容銀筆之辟作從容作從容江表作士表李密作李蜜諸本皆然遂至于不可讀坡集艱得善本如此張溟之說也東坡在北宋所言如彼張溟在南宋所言若此是當兩宋之時善本已自難得今人于宋板書不察臧否一概珍之貴之並不過哉

海忠介手植梅樹

安徽當塗縣舉人孫登平家有海忠介公手植梅樹壁上猶存忠介詩石刻咸豐年粵寇之亂府城夷為平地此梅恐不存矣

官方與生事之關係

世宗憲皇帝設立各官養廉銀所以保全服官者之操守也今佐貳等廉尚全給稍知自愛者均措此銀以恪守官方獨州縣官之廉上官每扣以為攤捐各項之用署事者僅領半廉一經扣存所得無幾非從前立法之意矣昔宋貴黯以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無他語獨以生事有無為問貴黯退謂其門下客曰黯以鄙文魁天下而謝公公不問而獨在于生事豈以黯為無取耶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多顯官亦不能不俯仰由是進退多輕今貴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為顯官則又不問可知行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之輕而不得行其志焉何怪之有貴為之歎服司馬溫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或不悟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之良相哉

盧畢二公之愛才

韓朝宗思復之子也其平生無顯顯可見之跡惟喜識拔後進為荊州刺史日因李白投書有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之語因是韓荊州之名籍籍至今究竟當日白受荊州之存注與否不可知而荊州遂人以文傳矣我朝愛客禮士者惟德州盧雅雨都轉蘇州畢秋帆制府一時士之奔趨其幕府者如水赴壑大都各得其意以去然二公晚節均淩替不知天下後世有引重之若荊州者乎都轉之孫文肅相國克振家聲制府則後人假蹇殊甚同治辛未余遊靈巖山經其墓道不禁為之感喟云

今時之桃花源

同治戊辰冬十一月余在青浦赴章練塘勘爭湯田案歸途颶風大作舟在湯中顛簸不可泊乃沿湖漾行又被風吹向蘆葦中篙觸無所施任其飄泛良久見一小港遂努力循之入里許遇叢葬而淺因繫纜焉隨從之船皆四散不可覓風稍定夕陽且啣山舟人方理纜索余視灘際有小徑攝衣而登行數十步田疇綺錯麥已萌芽野鳥飲啄于隴畔見人不驚隨腰左右更數百步得一橋過橋升高岸覩炊烟數縷起木末縱步赴之約又里餘抵一村屋多茅茨編槿為界計十餘家稻堆在場如比如櫛高下不一男子舂揄婦人織紝皆熙熙有自得之色顧見不速客至鷄飛于塒犬吠于門數人雜然問客并避風至此耶余應曰然因詢以此地去縣幾里皆相顧曰不知也詢其何以不知則曰我等皆佃人田者家無賦稅又不負租何緣入城指一老者曰此人數十年前曾經到過城者言未既老者亦拄杖至前曰客自城中至此耶因言年二十餘時為道光三年以水災曾偕里甲至城一次彼時巨浸滔天舟至縣往返二日亦不能記其里數屈指計之將五十年矣因問城中此時較之昔年當益繁盛乎余曰兵燹之後偏地瓦礫所有房屋十存一二休養生息不知何日方復舊觀耳老者聞之亦復悵然顧謂諸人曰今生不更作入城想矣因言粵逆肆擾時村人將橋拔斷河中均釘木樁是以三年中賊未嘗到兼之年歲豐稔租賦蠲免閭里宴然無異承平時寖不知城中遭此大劫也言訖方欲邀余入室獻茶適從者尋至天已昏黑遂辭之徐步而歸村人送至橋畔乃返究亦不識余為何人余沿路歎息謂此亦今時之桃花源也

獨處山村四十年之婦人

明末張獻忠踞蜀肆行殺掠江津縣民戚承勛與妻廖氏居于山村賊鋒驟駭將及承勛謀挈家亡去廖氏以莊弱懼不免誓以身殉謀未定見前村火起知賊至遂脫身走氏杜門待盡而賊顧不入惟鄰里付一炬矣氏獨處歲餘食將盡幸塊中剩餘穀粒取以播種歲收所入餽有餘糧惟衣履穿敝無可購覓爰葺舟服以度寒暑如是者四十年承勛逃入滇中復娶妻生子年已六旬囊橐稍裕思歸故鄉時天下承平江津縣已成聚承勛至邑訪其里居人無知者遂獨往求之未至村十里餘則叢莽塞徑久無人迹不得已集衆伐木開道而進竭蹶兩日乃抵其村灌木野竹遮蔽道路大樹旬屋中出亭亭若蓋乃揮衆持斧芟雉以入忽聞倚樓內人問曰爾等何人擅入我室驟聞大驚戚乃厲聲應之曰我此屋主人戚承勛也氏窺視良久哭曰果我夫也遂自樓下頓如蓬葆面目黎黑草衣鈍鈍猶殊不類人承勛審諦既真乃相抱長慟歷述難後事又各大喜同行之人聞之亦共驚喜相慰于是相挈至縣洗沐更易衣服復至滇迎其家而共處焉夫婦皆年逾九十卒江津人至今傳為盛事夫守節尚不難難獨處榛莽中四十年蛇虎不害疾癘不侵完其節以待夫之至又得共享昇平三十載是非天之哀其志而默相成就之不至此

律例之精微

家叔祖仲山先生嘗言近人詩文製器均不如古惟有三事遠勝古人一律例之細也一弈藝之工也一窯器之精也余于博弈不肯用心窯物不甚措意獨律例則數年州縣頗能極思研慮而歎其準情酌理湊乎精微平衡至當真非古人所能盡也試舉一事言之在青浦日七寶鄉人搜送一犯捕傷事主之賊蓋鄉人家有布機布已織成尚未取下有遠鄰人窺

見之夜入其室取剪剪布鄉人聞聲起逐賊棄布而走追至河畔賊下水逸事主亦泅水執之賊惶遽以刀畫其臂皮破而手不釋遂就擒事主之妻曰賊以刀傷之賊則謂並未帶刀乃是機上主人之剪耳余驗其傷是刀非剪明甚而賊堅稱是剪非刀加之刑嚇矢口不移事主則必欲置其為刀並聲稱若不審定是刀傷渠必上控云云蓋賊因攜刀傷罪重思避重而就輕事主則恨賊欲置之死地故不肯遽就其辭而認為剪也余飭差弔取其剪比對傷痕宜屬不符而賊刀則無有訊之事主及鄉里鄰佑具刃傷切結以衆供確鑿定案事主等均允服而退獨賊痛哭不已謂生平未慣行竊此是第一次懇求寬釋等情余置若不聞促令收禁是案遂結矣比解府時賊又哭求謂是剪非刀余笑曰事主已救汝命汝何以自欲尋死乎查例載賊未入手而拒捕者絞汝歸于情宜而不減等此案布尚未剪下則賊未入手也若攜事主之剪則賊已入手矣汝何必欲賊之入手乎乃悟而叩頭去然余嘗舉是案以詢人人皆謂刃重而剪輕告以例意乃復恍然此真是例之細處若使溺日事主曉此例則必附會賊之詞而置之死地矣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鐘表上羅馬字

鐘表上記時辰之洋字乃是羅馬國書一點鐘則一字也二點鐘則二字也以次遞推至十二而止此是字而非中國之所謂碼子者

僧尼穢迹

同治癸酉吳縣之海宏寺僧與益壽庵尼經人控其姦私邑令高君珀若湄訊得寬僧鞭一百遞解回籍尼則勒令即還俗寺與庵均封閉入官寺改為管攝通判署庵改為清攝公局數百年琳宮梵宇一旦毀于淫汙僧尼之手可為慨歎聞尚有牽涉高君不復追究嗟乎婦女入廟燒香久著明禁奈何甘于犯禁復市穢聲誠何心哉

糊塗官

福建有秦某者官莆田令正月署中宴客演劇至雷峰塔許仙合缽事秦忽大怒呼吏執許仙下堂笞之優人訴曰某戲子非許仙也秦曰吾原知爾戲子若真許仙則笞死矣一時傳以為笑江蘇同官某者攝太倉一令方審案忽有一人上堂呼冤訴子業剃頭而忤逆者某某即今役逮將在署剃頭之人縛至某以文牘攝叱令驅出案畢退堂忽憶有剃頭父呈忤逆事重責至一百其人昂首辨曰小人寔係早年喪父者某一見大怒曰爾奈何忤逆其父叱令重責至一百其人昂首辨曰小人寔係早年喪父者某始恍然滿堂書役皆匿笑而散因記黔中苗人稱天子為京裏老皇帝稱大小官府皆曰皇

帝其私揭官府則曰曉諭焉兩造人揭官府曰瞎嗆瞎賭之稱殆春秋一字之褒與猶謂若二君真當之而無愧者也又聞有北人任淮安令民有控鵝姦者訴曰江南下雨與爾江北何干衆為哄堂大笑既詢知其故乃為判斷此則語音之誤非二公之倫矣

夢閱場屋文

海鹽徐小雲鴻臚用儀初官戶部主事困于場屋咸豐乙卯鄉試與錢子密吏部應溥同寓場事畢錢索閱其文小雲以屢次被落心志甚灰不復點出固索固弗與一日錢笑謂之曰子文新不與吾閱今吾乃熟誦子之文矣因默背其起講提比無一字誤小雲大驚固詢固勿告索盛享允之乃言曰吾前夕夢至一處宮闕巍峩大殿上設公座五氣象森嚴吾不敢登其對面一殿亦有公座三座上人皆絳衣紗帽前朝服色若閱卷然吾因思階而升潛從其後窺之見中座者手取一卷卷面則君之姓名也閱卷執卷吟哦吾亦將君文強記之閱竟見取筆圈點記乃反其卷面上批曰第八名忽回顧見吾詢曰爾何人答曰亦鄉試者則曰爾不中指門外一處曰爾之卷在彼吾因下階至其處見卷皆以紅紙束之方欲取卷突有數人叱曰爾安得竊視吾因指殿上者曰是伊等命我來其人曰爾不必問將來自當送與爾閱也遽推吾出遂醒醒而君文感感在目君必售矣比榜發子亦第中式第八名校勘試卷圈點與錢夢中所見者無異錢則挑取謄錄其卷由禮部咨送吏部果是送來閱卷亦奇矣哉小雲之弟次飛為余姪婿咸豐己未鄉試第三場病甚元因少一場不能取錄主司極為惋惜刊其文于闈墨後惠予密攜事共姪伯聲太守為余言如是

姓之變更

今世之姓代有變更如我海昌陳氏之出于高也聖祖皇帝以文簡相國奏辦知之至高宗寔帝遂命文勤相國與漢軍高文良公聯族譜焉嘉興錢文端公及撫石宗伯本姓何近日合肥李相國本姓許則人知之者鮮矣歙由海寧陳氏捐承嗣司馬公何言是海寧陳氏子康熙初年承外祖姓為司馬氏此一支竟無從改今并公之揹賈而忘之將來東不可改矣宝取異姓為後者蘇州吳修撰信中係給諫之族也修撰以文端公及撫石宗伯本姓何近日揹給諫之族德又聞乾隆時某相國其封翁石門少尉之食民家子帶鄰後公以狀元提

帥浙江學政遣訪其家止有一兒為打工側口人勘之往則曰彼自為學政我自為泥水斗人成數此人之高致為不可及

西國近事彙編

外國之新報即中國之邸抄也閱之可得各國之情形即可知天下之大局焉竹儒觀察令美國人金楷理口譯之悉城條錄撰述之彙為一册名曰西國近事彙編頗留心世事之學也余摘錄其事之有關係中外之大計者若干條登之于左。

俄國太子以德意志國之強也而深忌之然亦無可制之也故欲與之和以為打馬掛意即布

國

布世子朝于俄都俄王易布國衣冠郊迎五十里館于別宮酌酒上壽布世子避席舉手謝復以巨觴觴俄王酒酣情洽攜手同步度廊榭入閤導登樓倚檻東指而言曰俄前王于六十年前有法之師而與其國時有勞焉去年師舟之戰大功克成席捲條威震于列國格士丹城之會約載歐洲諸王如有事便掠謀并吞我二國共擊之用能邊鄙無開疆民休息俾海隅蒼生得享永平之福皆皇王之德世子之功也世子遜謝而對曰西洋諸國俄為大倘蒙加惠鄰封共成此志則受賜多矣頗大王無忘此言拜辭而出。

英國新報述瑞典國之新報曰布虎狼之國也非盡天下之地臣各國之王其意不饜八年前與國助布國取丹麥國之地布已取地即舉兵攻之今與國無援聽布國之命矣六年前布攻與之時法國不助與國所以布得勝而強二年前布國攻法國亦取其地而英國與俄國未嘗助法國也後俄國駛兵船于黑海英國慈之然俄國之有兵船于黑海布竟許之是俄受布之惠也布日強矣不數年後俄布兩國必有戰爭之事俄國敗而布國更強矣當今之計莫如各國連和以拒布或可免滅亡之禍也

布王擬裁戰兵議員德爾伯克曰增之不暇何減也大抵之後甚氣必驕驕則懈懈則無備君垂裳以受貢臣拜手以歌功或矜其謀或貢其勇請田園市第宅侈聲伎之樂端視聽之娛方且謂兵強地廣一世之雄也金城湯池萬世之業也左顧右盼以為無敵于天下而孰知喪師失地者積憤生慮積慮生謀擁訓練之兵日伺其隙待時而發誓雪恥而甘心焉以彼之憤乘我之驕其不致敗壞決裂為天下笑者幾何哉我軍入法都虜法王法人之怨深矣誓墨未乾而餉銀緩納悔約之情見矣願王以法為戒勿為所乘則幸矣。

法德之戰德屬拜宴國王以師從累建殊勛現稽兵籍計戰歿者武員一百六十二人兵一

千五百九十七人重傷者武員二百六十一人兵二萬五百九十八人被擄者武員二十二人兵一千零八十三人逃者武員二人兵三千三百六十三人失馬一千五百四十九匹註册以上德王王顧謂左右曰甚矣兵之不可輕用也彼喪師失地者骸骨積如邱山肝腦塗于原野殺戮之慘無論矣即戰無不克攻無不勝如我軍之入法都虜法王戮功甚偉而按軍籍以稽之損折之數人百而我亦十焉此猶僅為戰陣言之也當夫兩軍相搏轉戰千里居民出走倉皇避兵呼號之聲顛連之狀真有耳不忍聞目不忍睹者哀此黎元何辜一旦罹茲鋒鏑也自今以往非鲜啟鄰封師先加我而妄談兵事爭尚武功者罪之

德國滅境內賦稅其制分上中下戶以次遞減田愈少者則稅愈輕又築書觀于協中建廣搜方廣八百尺以每歲稅餘購各國古今書籍藏貯其中士人往觀概不之禁。

法人署匾名榜于朝以譏時政意甚激昂內議天津一事其略曰民教相歐曲直姑置勿論而以華人二十顆頭顱僅償一領事之命猶以為未足去年民叛其上童婦操戈官軍攻城互相屠戮五萬衆蒼生之命將欲何處索償耶中國聽其傳教而法君猶以保衛為言意之所在可知矣。

逐布之禁何置若罔聞也

法人會議曰今之中國非復十年前之中國矣製造皆宗西法而酌為變通其林明敦鎗隊操演純熟者計六萬人誠勁敵也通有明國交涉事務須揣度情理毋與為難。

法國兵額月增需餉甚鉅兵部之費倍于禮部布人疑之相臣畢士麻克乃致書于首領曰大國一困于兵事非困于叛民內侮外侵噬甚矣備為執事計大兵之後宜招集流亡存卹孤窮舒民困則莫如蠲賦稅釋都疑則莫如裁戰兵胡計不出此惟增兵益餉之是務哉且國勢之強弱視乎人而不係乎兵力之多寡法當十餘年前兵額半近時而用以伐與國則割壞城伐安南則開地千里當是時也席捷餘威震于列國小國屬焉大國朝焉莫不謂法之強無敵于天下也孰知一戰而敗于普再戰而敗于俄并三戰而都城舉和議成矣昔者之兵力半于今而勝乃一戰而敗于普再戰而都城舉和議成矣昔者之兵力半于今而勝今者兵力倍于昔而敗自強之道或別有在與史有請者備款一千兆期以三年限逾半矣而僅繳十之四餘款尚欠今執事不知紓于先事而軍旅之是求豈將以彈丸鋒刃踴躍相備哉外臣敢請首倡報之以欠繳銀款敢不赴期以償來書諄諄然以增兵益餉為言敝邑已知罪矣引咎不遑何容置辯第隱衷不言罪戾更深將何以釋猜嫌而承明教也夫布王恩德施于法民厚矣夫兵非有故地布土復之我有叛民布王除之我有通貢布王緩之此恩此德苟有人心胥何如圖報敢明其心而蓄陰謀哉境內額兵所以捐增廣而加訓練者

何

西國婚姻無禮教之防凡男女相悅父母允之乃問往謀諸神甫男曰願為若夫女曰願為若婦仰首雙執其手曰無悔曰謹受教堂僧則書之某家焉某氏意主既遣都雖馬前驅而家僕從後送至男家門外下馬入門男家設宴款客客既散男家主教人遂設火燄之爐婚燭燭天懸三簀夜火通明

英阿爾蘭島伯山法斯城耶穌教人與天主教人恣爭各聚衆數千人短衣長戰互有殺傷耶穌教人分為隊井居者數百人飛丸下擊天主教人遂縱火焚之烟焰燭天懸三簀夜火光中間風聲鼓作戰鬬鉦號哭聲接瓦爐烟突悉碎馬驢鷄鳴犬吠聲喧嘈淈一時俱絕本境巡捕一千四百五十人馬步軍二千七百人兵不能彈壓馳告都司發兵鎮撫之

美國前領袖滅祝以勘北餉戶部查去年歲內賦稅正供計英銀錢三百八十三兆年終核對用款尚存八十六兆刻酌免三十六兆其餘五十兆暫緩以備民項茶稅每年例徵銀錢二十萬元現蒙免之並減各雜稅三十萬元賦稅既輕商民益富自一十八年一年六月即中國同治十年至七十二年五月同治十一年增造火輪車路七千五百英里西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七月初三日歐洲各國派員會議律法于倫敦各處紳耆亦與焉評會議者曰耳其支派如英德奧各國羅馬支派如法蘭西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各國共派員三十七人有數人為刑司數人為議員數人為掌院

土耳其王委政相臣境內大治布奧皆遣使與之修好茲復上言曰郡縣長吏俸錢太薄是導會也宜遞增之俄王遣其弟儲世爵大臣聘于土京其大臣卡里拍沙致國王之意曰敝邑編小介于大國之間昔惟法人是賴今敗于布勢難復振近聞俄布奧為伯靈之會修王業于歐洲倘邀三王之寵寵徼惠澈邑共敦永好凡有征伐之事敢不悉率敝賦以從俄德奧三主會次各稽本國軍籍合三國之兵數與歐洲各國相較則國之大小勢之強弱見矣俄國陸兵計一百三十六萬二千三十四人所屬亞西亞境可薩克兵不與此數馬計三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四匹砲計二千零八十四尊奧斯馬加國陸兵計九十六萬三千零五十一人馬計十三萬二千三百二十二匹砲計一千四百二十二尊德意志國陸兵計一百零五萬二千五百零六人而在籍聽調者不與焉馬計二十三萬九千三百二十四匹砲計二千零二十二尊法國陸兵計五十萬五千五百三十七人馬計十一萬三千九百三十九匹砲計九百八十四尊意國陸兵計五十萬零一千九百九十七人馬計四十三萬四百七十二匹砲計七百二十尊英國陸兵計五十七萬零七百六十九人馬計四萬二千八百

應敏齋精于折獄

折獄之難也余前記三江營眼線證廣勇一案以為眼線不足恃猥其所以必欲誣陷廣勇者其故終不能明今年在蘇見應敏齋方伯乃知方伯平反此獄亦大費苦心蓋廣勇解赴江寧之後署制軍何公入吳鎮軍之言必欲誅之承審官孫觀察將太守均悉其冤而為線索所牽不能決方伯既將上海前後縣及江寧承審各官所得冤濫之意一一剖陳制軍始悟令方伯再訊之而事益明白獨無如營弁執之堅線勇又證之確必不肯已我將此案之冤在情形一齊發露後再訊何如于是懼而輸服爰書乃定蓋方伯此案先訪得砲船與賊戰敗時一船弁勇盡死其眼線之勇並非本船之人特營官思避處分而為之冀獲數盜以自解吳鎮軍初不之知何制軍又安從知之方伯研訊真情復得將一船兵勇害盡之冤供既兩得其情故一斥之而立解也方伯在廉訪任遇有命盜案件恆懼其枉縱不憑心研鞫州縣頗沿其敝詰深獄少冤民矣余嘗記其二事一為上海縣紫先是蘇州婦因避難攜其已嫁女至上海為賊退後女不歸蘇而另與一人為夫婦即俗所謂姘頭也婦利其資而不之禁如是者有年婿在蘇不知也久之其人資罄女出傭于巨室以自給然歸來則相處如故又久之婦以之資厥其人遂聲言蘇婿來索將挈女去席捲

所有將舟尚未發婦適以故上岸其人尋至攜女共逃婦歸女失覓之不得乃欲詐巨室明其匿女索擾久之無所獲忽而服鴆片以往書母發逐斃縣獄謂婦死緣婿索女故女因急致婦自盡科以死罪獄上公細詢其情聞全案無婚家一詞疑之乃密飭妥役令提其婿到則始終茫然不知有是事是婦自死于室詐矣于是僅科女以誘罪完結一為無錫盜案亦且燬以滅迹安有置之門外草中示人共見之理先生研訊再四知為被誣即白之太守請為昭雪太守以原問官張某持之堅不肯置力第曰子能平反斯獄甚善然後不得真盜諸惟君是問先生遂謝去不復再議越一年先生在蘇適當午飯有僕人自外至曰今日市中決囚搶搗姜之盜犯已正法矣先生聞言不覺吐飯滿地次日乃知是日張某亦當午飯忽無故立起大呼撲地死

償債豬

茂亭又言渠鄉富人精于推算有鄉人某借錢十二千已還而忘未取約遂重索之某不得已即再還之越十餘年富人死而某家生一豬甚肥膘將宰而質其肉是夕屠人某夢富人哀訴云我不合重收某家錢十二千冥譴為豬償其債明日請君往殺之豬白質而黑章者即我也乞君勿殺而告我家往贖之感且不朽次日某果邀屠殺豬屠至驗其豬之毛色果

信遂不肯殺某酬前事忽且喜即牽豬呼其名而謂之豬人立而啼某大驚撲地病月餘始愈傳聞遠近富人子遂償債贖之歸

雍正朝不識鴉片烟

道光年間查禁鴉片烟甚嚴吸食者罪至纘首蓋此物在國初以能淫蕩人心貽患不淺蒙世宗飭部議覆定例通行禁止興販者枷杖後發邊衛充軍罪名固甚重矣自通商開禁之後販烟者乃稱巨商且欲以捐款上邀議敘余任糧局提調時曾力拒之而其意未已也前數年復申此議丁雨生中丞不許乃止然已流毒海內雖十室之邑必有烟館遊手之人嗜之若命有心世教者無不痛心疾首也近閱雍正七年福建巡撫劉世明奏稱漳州府知府李國治奉得行戶陳遠鴉片三十四斤擬以軍罪而陳遠于巡撫衙門稱鴉片烟當傳藥鋪戶認驗供稱藥名鴉片原係藥材必需並非做就之鴉片烟當傳藥鋪戶認驗供稱藥名鴉片熬膏藥用的又可製鴉片丸藥治痢疾這是並未做成烟的鴉片等語巡撫因調鴉片為醫家需用之藥品可療病惟加入烟草始淫蕩害人為干犯例禁之物李國治以陳遠家藏之鴉片烟甚屬乖謬應照故入人罪列款題參云云閱之不禁失笑夫鴉片即鴉片烟豈又須加入烟草乃成鴉片烟之事足見當時吸食者極少故尚不識鴉片為何物耳

盜案被誣

東洋參

日本國所產之東洋參江浙諸省盛行之醫家或以為勝于高麗者因其肥大也今聞其國人臨谷世宏日光從軫錄所記云會津七里村有參圃享保中所創種以日光高寒土必宜參乃求韓種以播焉根亥果茂仍偷種于北土諸侯官參之利遂薄天下等語則直是高麗之種參耳何足重哉記之以破世惑

于忠肅諫易儲疏

世之論古者每以諸葛武侯不阻伐吳于忠肅公不諫易儲為憾余謂世遠年湮簡編缺佚固知二公當日之不諫阻者況陳志明載武侯言法孝直若在必能止主上此行是武侯曾經言之特不能止之耳至明史于忠肅本傳亦不詳公諫易儲事後世遂以為疑天台謝次幸物色之後侍郎預修明紀入皇史宬偷檢三日而不得曾作詩記其事然人猶以夢寐之事為未足憑比部二雲學士檢得通政使檔冊有于謙一本為易儲事而公竟乃得白究恨未見公之諫疏也該閱海寧吳槎客騫拜總裁詩話所載鄉前輩張侍軒先生跋仁和阮泰元氏讀于公旌功錄志感詩序斯錄在壬午夏嘉靖元年先祖檜屏公永訣時手授泰元云于供事是錄搜購諫易儲一疏遂宋間及為之流涕又有請復儲二疏英宗未及聞發為人臣者當以肅愍為法云云按阮氏所云三疏人鮮知者獨惜阮奉元當時既有此本不即以刊入公集中至久而遺佚為可痛恨也然公之事于此益明故亟志之

卷八終

海昌陳其元子莊著

余于同治壬申曾著筆記八卷德清俞蔭甫太史勸令付梓兩年來索閱者甚夥因之時時有人以新事來相告語余亦指此破岑寂而聽焉或過而忘之或過而存之皆付之無心而已今年長夏酷暑適垢微痾杜門不出者累月閒居無事祇以筆墨自娛追憶舊聞並參新得日或記數紙或數日記一紙投筆之餘隨手散棄不復再檢蓋不過以之消磨日月初非欲再續前書也秋冬之間忽見案頭有一新册閒之乃兒子德濬德嵩拾余所棄抄錄而成者讀之尚覺足資掌故因略加排檢又益以近事及偶記者補綴之復得四卷不更別為名目仍續于前記之後自茲以往倘天假之年冀日或再有所撰述則如近時紀文達之筆記五種前時洪容齋之夷堅十集也亦無不可光緒紀元歲在乙亥斗指丑哉生魄庸閒老人識于梧桐鄉佳晴喜雨快雪之堂時年六十有四。

南滙三忠

道光辛丑侯官林文忠公有新疆之役暫寓武林外舅聞藍樵先生家時余銳意經世之學以所撰籌邊策屯田議等作呈教公頗嘆賞目為賈生之才謂以海運衛海疆及墾荒土以貨戰士皆他日所必行者後公督陝甘果興屯政惟今日以輪船運漕則公不及見矣公瀕行謂余曰本朝有兩篇大文字子曾見之乎蓋指關中李天生檢討固篤之陳情表及南匯葉忠節侍郎映榴之殉難遺疏也天生之表余曾讀之較今伯之文更為肫摯獨忠節疏適訪不能得忠節為余六世祖姑丈當忠節殉義時我祖姑承遺命奉姑太夫人由甯而出得免于難歸家後上事遊姑下撫弱子仰承大春逐大葉氏之門家乘外傳藍楙之余于同治丁卯攝宰南滙忠節裔孫東軒廣文來謁以公遺稿相贈始得見其疏忠義之氣炳若日星洵為昭代第一篇文字。會丁雨生中丞巡撫江蘇興舉廢墜余因詳請以境內晉忠臣長合鄉侯袁山松南宋忠臣將軍鮑廉及忠節之孫列入祀典春秋遣官致祭中丞允行咨部立案從此三忠之祀永垂千古。然忠節子孫至今蕃衍袁鮑二公後尚無人則重輯此天家一瓣香矣。

變頌

說詩者多言變風變雅惟宋金華王氏柏獨以魯頌商頌為變頌其說蓋本之唐成伯瑜毛詩指說夫風雅既有變則頌之有變亦理也況出于先儒之說乎

舉人進士國子生之沿革

世重舉人進士謂為科甲出身不知唐時始有舉人進士之目皆係未第者之通名天寶十二載收天下舉人不得言鄉貢皆須補國子及郡學生廣德二年制京兆府進士並令補國子生其已及第者乃稱前進士明初國子生有選授薄官大官者今則國子生極輕蓋以入貲者得之耳。

測遠鏡

遠鏡至今日之歐洲而精極矣用以測月月中顯有凹凸之形測日則見太陽邊體凹凸如鋸齒日面有浮游黑點大小多寡不一測金星則見有消長亦如月之上弦下弦此皆古人所未見者也然非在上海用西人之遠鏡亦不能知也

統字也不識

世俗識人曰汝瞎字也不識此統字之誤也魯臧孫紇及孔子之父叔梁紇皆音恨發反而世人多呼為核唐讀韻士輕薄同人誤呼武仲名因笑曰汝紇字也不識流俗傳訛遂以瞎字當之仍呼紇為核兩失之矣

讀書句讀之舛誤

宋程脩撰才使氣中年偃蹇嘗以柳子厚文集鏤版印數百部入都求售有儒生數人共來繙閱脩就手佯取怒視曰賢若能誦一篇不失句讀者當以全部奉贈送終歲一部不售或謂宋世陋生不應撰陋至此不如我輩幼時塾師所點句讀舛誤不少。比壯年稍解文義自行改正者固多一時忽略遂至終身沿訛者當必尚有特無人從旁指駁耳。偶閒宋姚寬西溪叢話載左傳句讀二條詢之今世讀者大率錯誤因備記之俾知不特學問無窮盡即句讀亦未易明也故講事以度軌句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句采謂之物聞晉公子駢脅欲觀句其裸浴句薄而觀之

詩文借對

今時詩文喜用借對以窺巧思蓋古人三十四格內之假對也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以朱對朱以子對耶狼狽戰名流離鳥名此假對之工者今尚學之若廚人具雞黍推子摘楊梅以雞對梅蓋取楊與羊同音天子居丹宸廷臣獻六藏白髮不愁身外事六么且聽醉中調以丹對六蓋取六與綠同音容錄對請姬以請為朱皇春對紫宸以皇為黃之類古人傳以為工今則不取矣然其格不可不知也

詩文二十四名

詩文有三十四格又有二十四名元微之樂府古題序所謂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謳

恐數篇章操引誤編歌曲辭調是也

字之別解

解字常以說文為正如重仲訢解仁義二字曰以仁治人以義治我此確論也原甫則云仁義訓禮也誠余解之曰今人呼鵝為家鴈其褐色者為鴈鵝而于鴈鵝其實一種也客以余為強辨不服余因取唐書所載太宗時吐蕃錄東贊上書謂聖功遠被雖鴈鵝飛于大無見逮山鵝猶鴈也遂鑄金為鵝以獻云云亦之客乃語絀而退

月忌

月忌為初五十四二十三世俗相沿久矣術家謂為廉貞獨火故以為忌其說不經寖乃洛書九宮數耳宮數起于一初一一宮初二二宮初三三宮初四四宮初五則入中宮中宮為星位之極至尊之地仕臣民當避忌故曰月忌初六六宮初七七宮初八八宮初九九宮而宮數盡至初十復至一宮循環數去十四日又入中宮二十三日又入中宮是以初五十四二十三為月忌也再止五九不上官之說亦以月數當至尊之位人臣宜避耳非有所謂不祥也

閱卷宜慎

昔在金華張太守處閱書院卷題為宗廟之禮一節有用樹靈繖之故者同事者笑謂抄懷挾誤寫靈字余謂繖本音駝皮可冒鼓字本不誤今俗本李斯上秦王書刻作靈鼉者乃真誤也又有一卷用泗清人渴肉甘人飢閱者嫌其語似滑稽抹之既乃悟為禮記是知閱卷不可輕于勤帛也

青紫不指服色言

唐以金紫銀青光祿大夫皆為階官此沿襲漢制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之稱也漢張相太尉皆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此三府官之極崇者夏侯勝曰經術苟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蓋謂此也自顧師古誤以青紫為卿大夫之服今人言取青紫如拾芥事多因之殊不知漢卿大夫蓋未有服青紫者也故言青紫當指綬不當指服

破窑記亦有所本

宋呂文穆公蒙正之父遁圖與其母不相能并文穆逐出之困甚龍門山利涉院僧識其為肖人延至寺中鑿山巖為龕居之文穆居其間九年乃出而應試遂中狀元又十二年為宰相其後子孫即石龍以作公祠名曰肆業富丞相猶為之作記今人演劇為破窑記者蓋本此也

傳名之有幸有不幸

古人建功立名其傳者亦有幸有不幸焉蘇武于什門均以抗節著而人但稱蘇武王琳李冰共疏二江厥功相並冰廟食千秋威震赫濩琳墓之勞則並無人知之者矣史兒易米賢齋之知味者也牙作觀貢桓公人本不足道以孟子稱之遂流傳到今史兒之名僅一見于淮南子而已豈非有幸有不幸哉

資秉之異

南史載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集求訴百端道近資稟盛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記耳行聽受口並酬對不相參錯悉皆瞻舉越有閑暇手自寫書尋暨篇章校定書籍其精力聰給自古未有如此者宋王楙疑之謂人心無二用安有五官兼應如此而事事皆當無纖微錯謬之理謬謂史言之過殊不知資稟之異世所恆有非顯晦有時無人為表白之遂湮沒不彰耳家康齋弟其晉言伊本生祖寶摩公嘉慶年間自山陰教諭引疾歸里有山陰老友笪舫王君衍梅等舟相訪公治具款之延同里朱茲泉先生兆熊作陪三回名士朱亦才士也譚次公以一圖嘱王題百韻詩時琴齋兄其泰尚幼命之來指經書十餘本笪翁心維手寫耳聽指書口談經史遇兄所背或有訛處立即指摘歷歷不爽可謂五官並用矣席間二公各競所能王舉斯科鄉試同門錄閱一過自解元至榜末共人之年貌籍貫三代履歷背誦如流朱以本年歷本繙一周自元旦至除夕行下干支星建吉凶神煞亦默誦無一字訛因互相折服焉然王雖舉進士乃以知縣用復因微罪罷官落拓以死朱則僅中副貢官止龍泉教諭有茲泉文集行世集中邦畿千里二句題文他省抄襲者兩中解元而先生不沾一第至其子仁山先生拭之乃中嘉慶戊辰解元道光壬午迭士云

仁山先生為茲翁長子亦稟異質生彌月後啁啁能誦堂中對聯四歲就學學師授以學庸諸論即能背誦登進士授山東東阿縣知縣以不長吏治改京秩官禮曹二十年殫心文學各省名下士入都者大抵踵門執經問業門下士幾半天下而先生虛懷樂善愛才不啻若自口出余己亥科試列一等一名卷歸禮部磨勘先生見余文而賞之會琴齋兄以會試入都先生以余名詢誦其文如素習琴齋甚驚不知先生任東阿時縣試文三百餘首老年猶能記憶其過目不忘又如此年六旬病噎症夢數吏報升天曹官醒即處分後事越日而沒嗚呼笠翁之五官並用及二朱先生之過目不忘觀之則劉摻之亦未足多矣王君之鬼何其小哉

未能辨別也則收藏一事烏乎言哉

左宗棠奏停武職捐例

自事例之開文武皆有捐納同治五年左爵相總督閩浙時奏請永遠停止武職捐例大略謂武營捐班太多流品混雜協參梁名石職捐為超升另升巧職升階專為牟利一旦資緣得以竟收雖恩不為從前報捐之名實為事政之蠹至捐例原為籌餉起見武職官階捐納例銀本屬無多是亦停不勝停矣況今十餘年來武官無復捐班營伍較前肅清將備一缺之力然自半以到今以戰功得官者尚不勝其掣掣亦停止汰公奏請以大衛前補小缺如提督前補參將總兵前補副將遊擊前補都司守備有功之人猶未能盡從仕版門生周厚堉以花翎參將補下總忻喜未嘗數年來究未得缺則以員數報多大府亦寧無流通之策也

鑒別書畫真偽之不易

國初宋收仲尚書自謂精于鑒別凡法書名畫以鏡取之則筆意神采隱然在絹素間故能定也昔年收初不識秦少游少游知其將過維揚作坡筆語題壁于一山寺中米坡非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覿老山少游詩詞數百篇讀之乃歎曰向書學者以此耶夫以米坡

當時且不能辨少游之書為己書回千百年後人乃能辨米坡之真偽以為必無一說並理
也誠家藏盛宇帖書籍書來仲謀自少至老日有書課其人臨數字即入刷香光事作得十篇收藏家多不能辨眞祖敬亦有疑似者帖為沈吟白其陳郡守書帖與家藏者出內府自光眞跡數十軸皆公詣內史進呈之
孰為汝所書者公審視良久叩首謝罪竟不能有辨也

文宗賜林文忠帰

道光辛丑侯官林文忠公奉命至鎮海軍務比諜成新疆居恆嘗誦尚利兩家生死以豈因
禍福避趨之二語不置不知是公自作抑古人成句也洪忠義之狀可想見矣後公以案當
總督引疾家居咸豐初元奉詔起討奠內賊海內欣望而公卒于道中文宗悉悼御製輓聯
以賜云答君恩計慎忠勤數十年盡瘁不辭解組歸來猶自心存中國殫臣力屾嶠險阻六
千里出師未捷則其化去實教流涕旁觀非常如遇天下臣民論之皆代為感泣也

春秋五傳

歸昌黎詩云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今本刻作三傳非也前漢藝文志序云春
秋分為五註云左氏公羊氏穀梁氏鄒氏夾氏不知漢後此二氏何時亡佚倘至今尚存則

古事可與三傳互證豈不快哉

高僧入輪迴

冷齋夜話記蘇子由在齊安時夢與僧雲庵及聰禪師出城迎五戒和尚次日三人言夢皆
同頗以為異良久東坡書至云已次奉新三人大喜迎之建山寺而坡至因各繹所夢以語
坡坡曰軾年八九歲時嘗夢其身是僧往來陝右又先妣方孕時夢一僧來託宿記其頎然
而眇一目雲庵曰戒陝右人而眇一目暮年遊高安終于大愚逆數蓋五十年而東坡時
年恰四十有九其為五戒後身無疑故坡恆自耕戒和尚是輪迴之說非釋氏之譬言矣桐
鄉嚴芝生太史辰生于道光壬午八月三十日先數夕母王夫人夢遊寶閒至一石坊下旁
有二女僕扶持之旋來一僧年不甚高就與語語譎纏不可禪述既覺猶能舉其大略至生
之夕則又夢見轉輪中出青烟數十道道各一僧四散去而前所夢之僧竟來相就驚而寤
則太史生矣諦視之面目宛如夢中所見也太史幼頴悟弱冠即益賢書至咸豐己未捷南
宮以朝元入詞林散館後不復赴補歸主桐溪講席者已十載矣性樂為善遇善舉必創行
之奔走勤勞不以為苦余嘗戲目為行腳僧今年出金粟後身圖囑余題之乃得悉其概太
史有自題六絕茲並錄之磨人一第廿年功真與前生苦行同好事欲援儒入釋為人說夢

畫圖中披緇應悔負君親未了緣當補後身四十平頭須努力談何容易再來人浮圖自昔
有詩豪愧我此吟格不高略有前生心性在海于名利淡相遭足跡平生半九州想因行腳
債須酬不知卓錫曾何處可許東坡到揚遊潘家餘蔭久流傳私喜祥徵亦有緣
記載乾隆壬子江南闈中主司夢人送香柚四枚是科課得兩狀元一會狀想為闈墨功行
題符其數文恭卿其一也余生時王夫人亦夢人送香柚一枚而晦不相值想為閣墨功行
漫不敎鑿頂作天仙沈迷仕宦與妻孥戀業三生記得無何日塵緣能擺脫依然覓我舊衣
珠太史之妹婿歸安沈仲復廉訪自言前生為翼氏子出家于永年寺清修數十年其聽經
之鶴棄己證果而己以一念不堅遂再入塵也其事亦奇惟坡公及廉訪皆知前生僧之名
姓而太史獨未印證此亦是一缺典然輪迴之說確有據矣

乩語之靈驗

道光戊子鄉試余年十七闈前偕二三友人閒遊西湖行至蘇公祠見人在內扶鸞因入觀
之其仙則呂祖也其人多應試者叩功名事仙答以儷語語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余固不之
信也第見人均肅恭致問姑長揖問己之功名乩忽奮迅大書曰爾甲子舉人也戊子距甲
子三十六年衆皆視余而笑余亦笑而出曰不驗乩復書曰到期自知衆追而告余余又一
笑置之然自是屢躓秋闈至同治甲子余年五十三矣時在寧郡總辦釐捐局務浙江甫經
收復並不開科余偶憶乩語輒笑其誕至冬間在季高爵相處舉浙江人才以陳魚門丁松
生及余應詔奉旨以直隸州知州發往江西補用次年乙丑余在江蘇需次聞浙江補行鄉
試余忽憶乩言乃請于中丞回籍應試比到浙江則格于例不能入闈發然而返復笑乩言
之誕至丙寅春奉檄總辦天津海運謁見劉崧嚴中丞在坐有言乩仙不可信者余因述甲
子舉人一說以證之中丞沈思良久忽曰如子所言乩仙頗可信矣子非于甲子年薦舉人
才乎明明道是甲子舉人何尚不悟乎余聞是論不覺恍然憶乩語誠巧或真有仙降耶

長壽術

金陵陳伯敏太守魯言京師秋航和尚工圍棋稱國手飲酒食肉無異平人同治甲子年一
百二十歲始圓寂先是太守奉授衢州知府之命秋航心慕西湖與之同行來浙至次年正
月偏辭同人云將西歸並促諸相知為渠餞行諸人乃于十四日設席餞之酣呼暢飲無異
平時兼與某公對局局終云此會難再即此局棋猶是絕著猶手畫所下棋譜稱祥而去元
宵早起忽報秋航已逝太守往視則見瞑目跌坐雙垂鼻柱至膝其光亮如水晶云然此是
釋子或疑其有坐功服氣之術康齋弟壬申冬遇絕城創竇山老醫云頃有天台老友相訪
年已一百十七歲渠之所以得此大壽者久服白朮之功耳叩其服法以鮮白朮四十斤切

片。冰糖四斤。入瓦罐內煮乾晒之。久蒸久晒。約得八斤。日噙數片。以供一年之需。此人已服至六十餘年。其子八十餘歲。亦服之甚健。考神農本草經。有求作煎餌。久服輕身延年之語。洵不誣也。

恆太守遇鬼

少敏堂兄元義長余四歲。道光丁亥。與余同案入學。少敏則縣府及院試均第一。有小三元之目。文名籍甚。顧數奇不偶。鄉試輒薦而不售。歲科試曾列一等第一。第二。而不得食餼。以增廣生終身。晚年遊處州。為滿洲恆太守記室。賓主極相得。太守守處州十八年。少敏從之逾十載。咸豐四年夏。少敏患瘧。甫止。閒步于庭。忽見一青衣踰垣入。至後院。疑為竊也。促步追之。詰為誰。其人曰。我公差也。曰。爾即公差。亦無踰垣入室之理。則出票示之。衙為陰府。已名在焉。知遇鬼。乃亟懇之。鬼曰。奉票提人。不能私為縱舍。無已。君其速出處州境。容可免言訖。遂不見。記其票內共五十餘人。第一名即處州鎮總兵文公。第三名恆公之門丁某。第五名恆公之錢穀友人胡仰山也。少敏恍然自失。遂立刻治任告歸。時己薄暮。太守苦留之至次日早。外人傳報總兵文公病歿。少敏驚。遂促駕去。行二日。至縉雲。又得某門丁猝死之信。益懼。連夜過行。至金華。託余覓舟。告以故。余謂其病後譫語耳。少敏竟匆匆歸。越數日。得處州來信。則胡仰山果又死矣。余亦為之駭然。少敏歸後病良已。年終亦無恙。次年當可無患。乃少敏到處未及旬日。一病而逝。其逝時曾見前鬼與否。無人談及矣。然越境乃免。豈鬼神之靈只及一方耶。不可解也。恆太守名奎。字聚之。為人忠厚方正。守處州十八年不調。咸豐八年。以病乞休。去大府委福州鄭太守代之。視事十八日。粵賊竄陷處城。恆已歸。鄭旌重興。其遇亦奇。

神仙中人

無錫華秋槎先生。前浙閩總督孫文靖公之姑丈也。嘉慶年間。任福建浦下場鹽大使。與先大夫同官相識。嗣文靖觀察閩幃。華以迴避棄官歸。自是不相聞問。省二十餘年。道光甲辰。先大夫閒居嘉興。華忽雪夜相訪。年已九十。步履甚健。精力如少壯時。與裘有光相與話舊甚歡。詢其如何保養而致此。華言自歸里後。即講導引之術。終日靜坐。不以外事嬰心。年來頗有所得。夢寐間時有異人相接。語則不能見也。歟曰。前夢人告曰。子欲求仙。嘉興之陳齋人乃真神仙也。固宜棹來此。其訪則罪有其人。思投以名刺。則不若稱弟子。則駭俗。故持晚生帖謁之。乃拒而不肯見。固請。固拒。遂略視其所居之園。古木蒼藤。峯峙水石。覺有五雲繚繞。氣象真是仙境。自歎緣薄。訪仙不遇。頗深悵惘。先大夫笑曰。陳齋人我素識之。飲酒食肉。猶夫人耳。華曰。不然。真人不露相。遂別去。越日。先大夫見壽人語以華君所說。彼此鼓掌大笑。後咸豐紀元。粵匪亂作。壽人殁久矣。先大夫一日歎曰。陳齋人真神仙也。座客問故。先大夫曰。古語有人專精事天。神積久不倦。神感其意。現形而問所欲。其人謂不求富貴。但願一生無是無非。衣食租足。居住山水間。妻賢子孝。優游卒歲而已。神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福。非凡人所能企及。爾欲求富貴。則可耳。壽人席先世遺業。擁資巨萬。樂善好施。與人無競。所居則宋岳珂之金陀別墅。為嘉禾第一名園。日飲醇酒。以法書名畫消遣。子孫皆讀書入泮。一家雍睦。生平無一拂意事。當此烽煙告警。則業已化去。謂非神仙而何。座客皆太息以為然。嗣二十餘年。同治壬申。余自蘇州歸。過嘉興。見德清戴曼亭先生。問余此行有所遇否。余戲應曰。此行祇見一仙人。戚愕然。詢故。余因述先大夫所言。蓋戚亦當年座上客也。戚曰。是固然矣。今子所遇為誰。余曰。南皮張子青尚書少年以狀元及第。歷中外。官至一品。勛業文章政事。彪炳一時。年逾六十。夫婦齊眉。兒孫繞膝。門生故吏。徧天下。最難得者。上有九旬之壽母。此時以養親居于吳之拙政園。極聲色園亭之奉。以承歡一家之中。太和翔洽。洪福清福。兼而有之。此又非陳壽人所能幾也。謂非當代神仙而何。先生亦撫手笑曰然。

做官不可有邀功心

功令獲鄰境應斬梟盜犯三人者。即予升擢。閩粵二省海盜頗多。地方官緣是得超遷者。指不勝屈。然以殺人得官。仁者固有所不忍也。吾家宗人有官福建同安丞者。獲盜三人。遂擢江西樂平令。期年而病。見一盜在牀前索命。二盜窺戶而笑。襆被無數。未幾。遂卒。蓋笑者真盜。故不敢入門。而索命者則冤鬼也。後先大夫宰福建光澤縣。亦獲鄰境駱盜數人。友人或勸鍛鍊以邀功。先大夫舉是事以告曰。吾非惟不忍。亦不敢也。乃論以為從律。均免其死。嘗訓余弟兄曰。此數人若果係盜首。吾亦不願以此升官耳。同治癸酉。在蘇州與四明胡竹亭刺史璋談及是事。竹亭言其攝江都縣時。獲金匯盜犯三名。案定後。上官將照例予以奏獎。竹亭推其功以給同城前獲處分之縣尉及汛弁。為之開復頂戴而已。不邀賞。其用意與先大夫合。然居今之世。能如竹亭之存心者。有幾人哉。

南匯李高士

南匯衛城本上海地。雍正間。析上海華亭二縣地置縣。以本有南匯衛故。遂名曰南匯縣。自明以前之人物。昔為華亭上海者。皆就其所處所生之地歸之。南匯馬。李宸山高士。在明為上海人。而居于南匯衛城中。故南匯縣志以為南匯人。高士生于明崇禎十年。桂王時。曾官于桂林。及桂王事敗。走歸。託跡黃冠。以醫藥自給。後寓居平湖。年七十病卒。朱竹垞檢討為

志其墓所著有南吳舊話錄放鶴亭詩古文集均為竹垞收存今曝書亭藏書散佚則高士之著作不知流落何所是否尚存于世不可知矣惟縣志載其放鶴亭詩二首為吉光片羽耳高士之屋在南匯城中者曰漾波小築其南為放鶴亭屋今已夷為田畝惟亭則尚有遺址余宰南匯時訪之不獲謝事越六年秀水金君蓉人亦攝宰事其叔蓮生學博鴻佺徵文考獻求得其地但見衰柳啼鴉荻蘆飛雪亭址僅存于野水橫潦之中流連慨慕想其孤忠而悲其遭際亟思興復未及措手而蓉人又調吳江去光緒紀元余遇蓮生于吳江蓮生手高士墓志並所作放鶴亭懷李良山先生長歌一首相示囑余函致南匯士人早為修葺以存古跡嗣得覆書則謂邑小民貧一時不能集事不若為之慨然特將蓮生之長歌錄之庶他日有好事者為之興舉焉未可知也高士諱彥良字我生後更延昰改字辰山。

坤甯宮中驚戰鼓衝香金鶴沒敗堵（宣德年間劍見宣德鼎彝銘）危亭日落叫鵂鶹尚占官家乾淨土李郎嬌嬌人中龍隻手直欲擎蒼穹請纓年少苦無路恨煞冠佩假伶工福藩庸懦天奪魄半壁東南蛭一擲靜江重建小朝廷桂王繼起真雄特荷戈萬里遙終童獻策驚倒瞿文忠飛書走檄愈頭風印懸肘後磨青銅是時諸臣同戮力天塹長江重開闔毀家紓難脫鉗環況有英雄出巾幗桂林戰守三月援兵陳錦文忠夫人鄧氏捐資助之朱絲掛頸悲皇烈可惜不繫西平王蠻邦手縛真龍據猶是人阨非天亡歸來高隱茅亭宿開放白鷴飛行樂感憤時彈琴羽聲憂來惟向西臺哭我朝碩學重鴻詞遺老聯翩趨丹墀雄飛不羨沖霄鶴雌伏甘為斷尾鷄明知仙佛皆如夢被體黃紋示無用香積廚充義士薇何曾迷入桃源洞家亡國破膝閒身埋骨東湖塔尚存滅書豈必傳嬌女遺墨還同付故人我來弔古尋陳迹荒亭盡圮堆瓦礫長隄良柳烏呼風愁煞盧花頭雪白君不見投荒窮老沈太僕吟魂飛墮澎湖曲鄧沈太僕光文以道民終鑿壙老又不見遵民尚有葉與能兵部侍郎給事中熊開元均為僧以終棄家削髮空王宮銷聲匿影將毋同

以水洗水

世以揚子江之中冷水為天下第一高宗皇帝嘗製一銀斗以品天下之水蓋以質之輕重分水之上下遂定以玉泉為第一而中冷次之惠泉虎跑又次之此外惟雪水最輕可與玉泉並然自天降非地出故不入品鑒輅時巡海載玉泉水以供御然或經時稍久舟車顛簸則色味或不免有變則可以他處泉水洗之一洗則色味如故焉其法以大器儲水刻以分寸而入他水攪之攪定則汙濁皆儲于下而上面之水清澈矣蓋他水質重則下沈玉泉體輕故上浮攪而盛之不差錙銖古人淄澠之辨良有以也淡以水洗水之法世鮮知之

解元勦襲陳文二則

嘉慶戊寅福建鄉試先外舅閩藍樵先生充同考官題為既庶矣二節主司閱文合意者少至十八日猶未定元外舅適得一卷薦之主司大喜以為獨得驪珠矣傳集諸房考示之合座俯首咸稱嘖嘖贊賞內中一人獨曰文甚好記從何處見之主司駭曰是必抄刻不可中矣然此文君究從何處見來某凝思良久無以應外舅乃前謂之曰每科必有解元解元原無足奇各人房中必有一房元我房中即不得解元亦無足損然君無確據而以莫須有一言誤人功名未免不可耳某大慚因向主司力白謂其文劇佳讀之有上句即有下句故似曾經見過是則並未見過也主司又令各房官于刻文中再加搜索竟無所得遂定解元比放榜後某公于落卷內隨手繙得一卷即已前所見者與解元文一字不訛特以示外舅共相驚歎謂此君必有陰德纔乃知其母撫孤守節三十餘年于又甚孝其解元固天之所以報節烈也

青蛙神

青蛙神杭俗捕之為青蛙將軍或云金華將軍蛙不恒見見則視其色以占吉凶余於道光戊子在杭讀書三年習聞其說未之見也甲辰夏銓授金華縣訓導到杭領憑寓金剛寺巷金宅書館內是日杭人迎元帥禽街衢充塞夜猶演劇未已余不往觀而與主人奕棋將三鼓矣忽僕人入息至謂余卧室內有青蛙將軍在焉于是金氏合宅老幼奔走往觀余諦視之只一青蛙踞于案頭余曰蛙耳衆曰不然身有金點足分五爪此將軍也遂具香燭供以燒酒衆雖拜于下蛙略不為動久之躍至杯畔以兩爪據杯沿若呼吸狀又久之身色漸變為淡紅腹下則燦若金色衆皆曰將軍撫袍矣乃舍杯緣柴後所懸畫幅而上直至頂格踞坐良久時已將四鼓余倦甚擬睡金氏乃以盤襯而下之盛以漆盒裹以錦袱男婦持香提燈送至巷口金剛禪寺中寺僧迎至佛前供定解袱啟盒視之則已渺矣此事為余所目擊蛙亦衆異矣哉

新□□□

敗散則諸萬一有拔貢令俊貢壽慶為之主各村皆附和之其初聲勢聯絡甚為睊憚後則村童內良莠不齊于是施家灘等處稍服查奸細為名殺人奪貨行旅視為畏途諸酋二君亦不能禁止玉牀隘中委段皋使光清親往查辦竟不能戢大營兵勇非數十人連檣而行即不得免甚至本地差委各官過之均遭搶掠亦以冠服曰偽也驗以印文亦曰偽也幾至無理可諭余初以為傳聞之過嗣因嚴州糧臺委公事舟經其地即有數人登舟口稱盤查搬動箱籠什物見余頂帽則譁曰此偽官也一時聚集至百許人各持刀杖勢已洶洶適有一武生鄭姓者來見之叱曰此余華陳老師也若等不可無禮乃皆散去鄭君來前慰藉謂此輩業已豺狼成性攘奪戕殺將來必致大禍某行且遁去矣未幾張帥自金華敗退潰兵過此憤其從前之阻梗登岸焚殺兩岸十餘里靡有孑遺此亦好還之報第未知鄭君已先避去得免于難否洪蘭谿之團練遂散矣夫團練而至于為暴此亦何異于作賊是蓋由前邑令某公遇逃散兵勇過境者不問是非概行殺戮人皆視殺為固然遂致尾大不掉後來莫可如何同治元年李爵相在上海軍中與余言及某公殺勇事深以為非蓋爵相兩時過蘭溪寓居副岳忠壬林家習聞其事也

卷九終

忠亦有報故出忠憤而以死而女兒憫不能自已亦不察遂據詞以獄上廉訪應公閱其牘疑之案勘研鞫乃得實情服其明決也然哀其情非貞烈孝義之比悔毒逆抵尚忠夫婦手死而詳請中丞專摺具奏請旌表並在徐家溝地方建坊立祠以昭久遠人心而伸正氣蓋向來請旌之件多歸題本此案為表揚節烈起見故不拘常格也嗟嗟金扣子以農家女目未睹詩書身未嫻姆教且生長于盜賊之家而能堅持大節從死不移此真天地間氣所鍾廉訪極力為之彰癯豈徒為維持風化之誠已哉

蔣孝子

富陽蔣孝子元順余壻滑震之舅祖也四歲喪父家貧偕其兄樵采以養母兄夭母哭之嘗終日舅得風痺疾孝子負以卧起食飲七點便旋牖厠躬進奉之勿稍懈妻朱亦賢食姑恆飽己則捨歠而已朱先姑殁元順納妾三物不可得則求之徐杭越窮冬風雪頻踣幾殞迄無有倦皇呼天繼之以鮮荷既時降冬三物不可得則求之徐杭越窮冬風雪頻踣幾殞迄無有倦皇呼天繼之以泣忽獲者捕一物至視之野猪首也長跽告之故獲者憐而以腦與之歸途見溪中浮一葉睡之乃鮮荷盛大喜持以進母眠頓差有稱其孝者歎曰吾不能愈吾母身之疾天酷我天酷我哭孝六歲年家溯祖有三子七孫以上壽終咸豐五年得旌表並建孝子祠十一年粵

賊陷富陽所過焚殺獨于孝子祠煙焰亦而去嗟乎孝庸行也而乃感鬼神格盜賊如此乎人子之于父母其可忽乎哉

富貴中之苦境

旁觀者審當局者迷古語也富貴利達之地當局者第驁於進取而不知已踏危機紛華靡麗之場當局者第樂其宴安而不悟早墮惡趣在旁觀者即非明眼人亦能料其敗也獨有富貴紛華中之苦境則祇當局者自喻之耳旁觀者不能知之也昔金匱孫文靖公以閩浙總督來嘉興閱兵千夫擁護萬衆觀瞻聲勢赫奕一時先大夫謁于舟次公言三十年前以諸生攜一僕歸家扁舟泊此今雖風景如昔而意興轉覺不如昔時先大夫對以封疆任重此心不免憂勞耳公曰非也因指中間供奉新到之廷寄曰外人觀總督如何榮耀而不知總督心中之苦惱此一件事令我措置萬分為難矣然所為何事公卒未明言也同治己巳余令青浦有洋人為盜在澱山湖中拒捕殺破船哨官都司一人礮勇七人百姓三人余往勘驗盜已遠颺屍骸狼籍無可如何姑令收殮再行緝兇歸時在輿中籌畫此案中心懊悶欲死然呵護騶唱如故也中途遇二老嫗避于道傍指余嘖嘖相謂曰此不知前世如何修行乃能修到如此余聞之默念我方恨今生何以不修做此知縣而彼乃羨慕謂前世修來者

何見解之相左耶忽憶孫文靖公事不禁為之失笑則旁觀者審一言猶為未的也

澱山湖洋人劫案

澱山湖之案其始有英屬國之流氓（即中國所謂光棍者）在上海糾合英國人二買一蘆墟船乘之雇上海人二為服役雇寶山人二為行舟至黃渡地方又雇一青浦人將至澱山湖舟行遲復于田間雇一人助之行至湖中適遇一地保錢糧船劫之乃船中僅有錢二十餘千耳地保跳而免適見橋畔有巡緝破船在地保熟其人乃呼救哨官令起捉追賊顧勇數不足有鄉人三踴躍從之賊望見追至揚帆逃破船追十餘里至崑山縣之千墩鎮日已落矣不能及爰發礮擊之一擊不中再發幾及之賊遂落帆洋人三立于船頭以手相招若將還物也者破船遂駛近不為備相距咫尺洋人突發手槍哨官傷墜水死左右二勇斃于舟中餘勇方持械欲鬬搶再發又殪內一勇佯死落水泳而逃于是洋人持刀過船將已傷及未傷者盡殺之悉擄舟所有推銅礮於水而去次日逃勇歸報信余即詣勘破船已為水營收回哨官及勇屍亦俱收訖推同往之鄉民三屍在艙號哭慘戚余亦掩淚不忍視乃捐廉俾其成殮而懸賞五百金以捕賊不越月先捕得上海寶山之四人又青浦之舟子一人其田中雇來人則因見賊殺人當即投水逃去不可究詰矣于是用上海人作眼線搞獲洋人二其一逃往廣東若上海道杜公文瀾又懸賞三百金捕之未幾亦踪獲于廣東之香港余赴上海會審情真事確中國人俱畫招而洋人狡賴不肯承爰羈于英國之領事衙門益外國人不受中國羈縻也彼時八候曾港之犯解到定案矣而香港之領事故濡滯之總督馬端敏公詳催廣督文內有札飭該洋官孥掾香港領事乃謂中外不相統屬安得用該字以輕我遂將兇犯縱之去于是上海領事亦將兇犯釋放而破船之舟男暨婦民十一人之死無從取償哀哉余迄今念之猶憤憤填胸臆也

鹽梟行劫

咸豐辛酉間賊擾浙之際有蕭山某州牧自四川引疾歸以道路不通取便上海雇坐山人劉某船數艘浮海至南劉固鹽梟之販私鹽者也行至橫水洋託言風色不順泊舟島嶼中數日來夜故某之婦龍以其金珠寶玉盡易以石某君不覺也比至寓舍館定啟箱龍則十年宦囊盡羽化矣遣人至岱詰問其鄰里皆知之直言不諱某與當道張觀察素識也亟往訴之觀察飛拘劉抗不能符乃遣弁勇捕獲之而劉願投誠歸于是起華屋置良田弟若子姪均娶美婦添海船為販私計從人嘖嘖稱羨蓋所攫獲不下數萬金也壬戌之秋劉及弟若子姪各司鹽船六艘至蘇松海口售

盛易來湖城而歸歸舍橫水洋陡遇颶風六舟盡沒無一生者家中諸婦聞之瓜分所有均別抱琵琶去頃刻之間灰飛烟滅此康齋弟寓從時所目擊從人于是咸嘖嘖以為有天道焉余不知藩小君子當那陷後何如也

雪災

道光二十年冬十一月江浙大雪平地積四五尺山坳處則丈許矣湖港俱凍至明年正月乃解湖州安吉山中有寺僧徒四人其一人于雪甫作時下山抄他為雪阻于山下村中比雪消路通則寺內之僧皆餓死矣太湖中有一舟凍於中泓者匝月凍解船逐流下舟內之人已盡斃而窶中米尚存其半則以火種絕不能炊而致死也是年江浙二省均報雪災最奇者陳春嘘明府祖棠奉天之錦縣有娶親人途遇大雪因相率入小路中古廟避之雪甚封山迷不得出到一月後男女兩家遣人四處覓之則新婦及送迎之男女七十餘人皆餓斃廟中春噬往和驗為之慘然至咸豐十一年十二月粵賊陷杭州四出擄掠天忽大雪深至六七尺賊不能行難民乃得乘間逃逸此又雪之救人而為瑞者也

朱封翁

資應朱武曾先生彬尒師文定公之尊人也沈潛理學工詩古文于經史尤極研究與孝廉官學博時文定公已通顯矣督學使者非年家子即小門生先生于按試時趨官侍立唯謹學使固鼎先生終不去學使踏踏深以為苦雖老而會試必與計偕文定公官至列卿同人咸勉先生可勿應試先生不肯道光癸未公放會試總裁未貼回避親父某人都中傳以為笑儒林中噴噴歎羨而先生恬然也比命下則大怒以為阻其上進之路選大教欲撻公公介戚友跪謝乃已乙酉公視學浙江先生偕來公持法嚴士子有過及文理小疵戚夏楚不少貸其作奸犯科者無論矣故時比之雷部神行天君之稱焉先生時為訓導公因之少寬威嚴然承杜石樵尚書後以猛濟寬人多不逮咸試未竣飛騎已至京師吾鄉錢心吾給諫特訊劾之事下廷議謂學政本公行決臧也忙親父不應隨侍按臨各郡子公海疆先生遂浩然歸去歸後以栽培自娛不問外事不適大憲乃終先生湘行時猶諄諄以覓為勉余于次年科試入學文中記一字比發落時心惴惴恐被黜幸得邀免則先生之餘蔭也士辰應京兆試至都謁文定公于邸第訓迪甚於如生在服中與群學時氣象迥殊公時先生年八十新撰譜記訓纂成得年目焉越四十年服官於鄰行照先生嘗孫經伯太守以遊道堂文集見示緒論數通始知先生於閒之酌行誼之厚異從前未好古中得之以淑其身以啟其子孫有以識有以識

方敏恪公軼事

先大父又嘗言高祖父南公雍正丁未會試與仁和沈椒園先生共坐一車每日恆見一少年步隨車後異而問之自言桐城方氏子將有都門之行二公憐其孝撥令登車而車狹不能容于是共議每人日輪替行三十里俾得有六十里之勞到京別去不復相聞問矣後二十餘年南公以宰南宇赴都椒園先生時陳臬山右亦入覲途中忽有直隸總督差官來迓固邀至節署相見則總督即方氏子歡然握手張燕樂飲十日稱為車笠之交一時傳為美談茲見武曹先生所記方敏恪公軼事有相類者因附錄之曰吾鄉喬坚未丈嘗歸自京師送迎保定時直隸總督為方敏恪公喬方出也公留署累日一夕酒半喬自陳屢赴公車皆阻不得志公曰盍得毋有衣無衣耶喬作而對曰未也公笑曰噫是豈足慮吾方窮時將遊京師素貧僦賃成將發矣厥業然敝縕袍從行線存中撥裘衣東帶長揖而出公顧謂之曰納履則足之前後當賜將詣汝母馬數金北口甫抵門僕者衣冠甚都列坐於門之兩廡余逡巡欲入僕詰曰客裘為誰余曰特探吾咸僕笑曰是安得有若咸得毋為行臉計耶余自顧窶人子欲言之恐礙汝女婿回久之終

弗入迨信步折而東又值曲西行里許有屋數楹家恭巷門為南北通衢有屋門帘者如孝屠割必借對字列肆者書數往來甚煩列肆者欲欣喜之余尚杜而絕北口甫抵門僕者衣冠甚都列坐於門之兩廡余逡巡欲入僕詰曰客裘為誰余曰特探吾咸僕笑曰是安得有若咸得毋為行臉計耶余自顧窶人子欲言之恐礙汝女婿回久之終日客乃能書即借肆中紙筆置几旁屠者手切肉摧輕重即口誦數余禽筆疾書食頃已火數十紙屠笑曰客之書更速于我之切也當日暮屠者荷餘肉行顧余曰吾如客未嘗盡從我于家余隨之數百步門臨河畔茅屋三間一女應門可十八九許屠呼老嫗出曰吾幸延客述作飯叩其姓胡也亦延問余歎曰是結紳官家子也坐余以堂少頃提一盆洒命女溫之燭至命嫗女俱坐曰客幸不見外我老嫗子也迫歲甚忙又無將亦余曰於前延長者見此幸甚屠大喜洒竟曰酣飲快意視今日之節制縣捕非樂十倍飯罷復門扉為戲明呼余起曰記數以為常除夕為置洒有美肉共食如初元日余擔衣起則非復故衣一盛布襖新布絮褲近身更衣絮袴內外補綴完整布襪領衣一余驚起拜謝屠笑曰客此亦當作官人時區者奚足言間歲五日余欲去屠曰此間雖事甚亂不能卸也留後乃酌以行屠者曰固知客不能留也又置洒有為餞盆曰贈後四千眼被流

一將所帶被并食物納馬上至河上余拜倒船中小兒索中所餘數百打故交自北來身無一錢分半與之遭遇聖恩以有今日皆胡長者賜也及為北帥遣一介以十金報德其戒以若言來即備與此地金著中至則門役痛加胡大帥身死已久女適誰氏矣

少見多怪

家梅尊古伯任四川打箭鑪同知時彼處人能見蜮相為濕神打鼓鳴鑼而送之郊外方伯取而食之人皆大驚謂官能食此公以數行下座客為之改容蜮如有所失焉

家梅尊古伯任四川打箭鑪同知時彼處人能見蜮相為濕神打鼓鳴鑼而送之郊外方伯亦不知所終云至此公以數行下座客為之改容蜮如有所失焉

其形狀以為怪物而病虐者借土神門士往逐差役士宏仁恐嘗食蜮謂甘肅人不識蜮疑為水瓜大蜘蛛誠避斯國人不知蜮說為水蛇中國人何以食之益物之未經寓目者初睹之未嘗不以為奇如山東張小海太守食蜘蛛逆未嘗之幾損其齒齦蔡謨談食蜈蚣吐下安知皆可一笑也

遊不西花園記

上海自不西亞高後環北門外十餘里參明給洋人為避洋人成懶其地謂之租界相沿為英法美三國分踞一切公事歸華洋同如暨三國領事會同辦理除命盒案外地方官不復

與聞焉更足猓雜人衆視多富商大賈及五方遊手之人羣聚州處娼寮妓館趨風駢集列屋而居倚洋人為護符吏不敢呵官不得詰日盛一日幾于花天酒地矣余攝縣事時欲稍稍裁抑之而勢有不能嘗飭洋租地保察禁蓋有名數者計十五百餘家而花烟館及賊水妹淡水妹等尚不與焉女閭之盛已甲於天下乃自同治紀元後外國妓女亦泛海而來播頭弄姿目挑心招以分華娼纏頭之利于是中外一家遠近裙屐治遊之士均以夷場為選勝之地彼洋人之流中國財者亦可謂無所不至焉耳余當余古香觀察來滬總辦浙江海運偕有遊泰西花園記一篇敘述詳盡筆致栩栩于板掄雒記泰准畫舫錄外又闢一格因備錄之以見泰西之風俗海外亦復沿波深可太息也

浙亂後樂府

浙江自庚申辛酉遭賊窩陷經左將相轉戰數年至甲子歲始行戡定百姓辛苦流離為賊所脅為飢寒所驅為疾疫所殺者不知凡幾哀我人斯將無子遺矣辛酉相心孚愛民于人浙創立軍府時即首為賑濟加意撫綏出水火而登衽席厥後民始有更生之慶蔣卿泉中丞佐之興利除弊各善極意講求為婦敏公綱之勞來安集以養以教民乃得蘇其息今日我浙之得以熙熙攘攘漸臻富庶者三公之力也洪楊之亂余以候補縣人見之亦不免下淚古香觀察有聞見篇四章古音古節真不減杜老之哀江頭諸作因備錄之俾吾浙人無忘在莒時也豬換婦朝作牧豬婦換豬人市虎一豬賣錢十數千將豬賣錢錢買婦中婦少婦載渦船遙頭坦面清淚迸我聞此語生長吐就中亦有千金軀哎哉婦人豬不如屋脚榮屋脚榮二谷一賤辛苦為拯與梁今成想與新市兒試價苦不就行行絕迴江之濱江風射人天作雪飢腹雷鳴皮肉裂江頭迴立欺老人年紀未炎火趨城闉老人結

橋路水隔閡渡雲遮暗春中江白船鳥迷亂如飛鳥陌上車塵馬蹄華夷雜沓電掣星馳檀臣日所未經不禁拍掌叫絕忽于碧樹鸞環處車為之停下視同人皆踏莎而立一時香車寶馬錦簇花團華妓洋娼之外別有所謂賊水妹淡水妹者黎閣皆一一指名予與檀臣惟略認其梳妝服飾而已路次有少井一又有靜安古寺以紆道不果游翼甫速客登車謂須及早一遊徐家衛外國花園遲則游人星散便無可觀再行數里到一雜落車數輛憩老槐樹下荊扉斜啟碎石成蹊翼甫入同人皆入翼甫曰左左之曰右右之曲折升階迴廊抱室有番婦數輩迎門佩然酒氣胡拍客飲者一傭人導客別舍氷盂晶盌几席橫陳予量不勝強以酒美勸姑冷飲半甌已微醺出巡簷走閒笑聲達戶外則兩番妹等艷妝而拖長裙自旁舍出嫁娜作態望之如畫圖中人惟鼻凝黃蛇秋波碧黛與中國粉白黛綠不同時同人各覓細徑拾翠尋芳予適閣入一院于疏篁密棘中插籬為障一架上貫雙艇挽棠木小舟中坐一少年洋人推蕩之以為戲同人間聲咸集兩番妹亦珊珊來相與狂笑以妙手空空兒之倏高而倏下若非他人即翼甫也洋人指一番妹笑令飛登與翼甫相向坐于是推者推蕩者蕩雙飛雙浴聲聞中外真視中外為一家矣嘻笑未已又有兩青衣妹結隊來游四美相見咿嗄似皆勾攔妙妹花叢相識也豈米蘭贈樂之遺泰西風猶近古與夕陽既墜與人促歸老閘眉燈而返是日同游者為隆君揆臣山渚君振聞書照王君卿雲組規貝君皖生漱朱君翼甫其詔并有姚君善民張君亦梵堅予共八人

浙亂後樂府

浙江自庚申辛酉遭賊窩陷經左將相轉戰數年至甲子歲始行戡定百姓辛苦流離為賊所脅為飢寒所驅為疾疫所殺者不知凡幾哀我人斯將無子遺矣辛酉相心孚愛民于人浙創立軍府時即首為賑濟加意撫綏出水火而登衽席厥後民始有更生之慶蔣卿泉中丞佐之興利除弊各善極意講求為婦敏公綱之勞來安集以養以教民乃得蘇其息今日我浙之得以熙熙攘攘漸臻富庶者三公之力也洪楊之亂余以候補縣人見之亦不免下淚古香觀察有聞見篇四章古音古節真不減杜老之哀江頭諸作因備錄之俾吾浙人無忘在莒時也豬換婦朝作牧豬婦換豬人市虎一豬賣錢十數千將豬賣錢錢買婦中婦少婦載渦船遙頭坦面清淚迸我聞此語生長吐就中亦有千金軀哎哉婦人豬不如屋脚榮屋脚榮二谷一賤辛苦為拯與梁今成想與新市兒試價苦不就行行絕迴江之濱江風射人天作雪飢腹雷鳴皮肉裂江頭迴立欺老人年紀未炎火趨城闉老人結

古不能識達人但道心中高明朝廷人服處置註一片江如能婦女等能識此人事常小次第擺食不得將擺人告回婦人把兒使勿驚娘打兒與飯食不食兒余問江氏居民食草多兒不見門前昨日方離今朝無復米煙兒思食掘野菜煮肉兒明不生太平時船發始月餘船發月餘船發時歌聲通月樂聲與沙岸明星耿耿船中怨江漫漫或言婦不江石女名非烟花第一歌喉堂巨艦備官軍而妹亦被官軍擄婦人無夫恨有始有夫略賊舍信始老將安圖婦人此義為丈夫。

魏旭曰日本女主詔書

日本從古服屬中國自元世祖征之而服始渝形蜴猖明初亦經封號第貢厥土至嘉靖時海寇藉其資以入盜東南詔省重罪倭夷之弊康熙以來絕不與通海舶罕至者二百載今則以兩洋通商彼亦開風而至講其先世服事之誠最為小邦儼然抗衡上國分狀其先君神功皇后息長足姬子旗明帝時操航入貢彼國史謂同大唐特書為茲特錄梁初二年賜倭女王詔若子篇俾覽者知我國家懷柔遠人同天之度爾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為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撫綏種人勉為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為率善中郎將牛利為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縐粟罽十張蒨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答汝所獻貢物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鉛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

應敏齋上張振軒請討日本書

同治甲戌日本以臺灣生番戕殺琉球人為詞聚衆數千突入臺境恣意焚殺戮生番攻戰甚急臣聞全臺震動事關上命福建船政大臣前江西巡撫沈公統帥救兵相機舞弁沈公忽具狀擬上疏請勦定議久之不決後勢益張將闖深入其說院有踏平我二百郡之說聞者交相詫言蘇鄂沿海皆警余前在上海頻悉後悟如其有釁可蹈發上書李爵相請發舟師分道傳檄其國為圍魏救趙之計爵相亦深韙余言會後與番戰不利且疾瘦大起英國

阻深山不能峻進又畏官軍相助其後臺洋風濤險惡彼船雖利豈能久泊勢孤心怯宜無不退即之理所慮者既退而修怨必擾我沿海諸省設防之具自不可不預籌也現在本省防務業經督撫嚴密布置無可再增惟以全局而論設防之法必使諸省各自為戰則守禦有責成亦必使各省互相救援則氣勢方聯絡何以言之今之後路中曾各島奸商乘明綱紀廢弛勾結莠民為亂其速同乎流寇故蔓延而害廣今日本兵士二千有奇工役二千有奇閩粵雇有西洋及中國人在內乃其國王所遣成軍以出志在開邊故力聚而勢專然竊料日本之兵力可以注我一路多亦不過兩路萬不能分擾各省今察他勢真誠可與奉天山東併力江蘇可與浙江併力廣東可與福建併力彼省有警則此省出兵以救之甚至一省有警則四五省酌度分兵以救之輸船中國輸船宜由陸續赴備合之閩滬兩廠所造凡火輪戰艦須過三十號以外再得銅包戰船四五號分撥少許以扼最要之口此外其配精卒棄餘會合訓練昔年水師宿將如前陝甘綠營提鎮等員兼備戰功卓著威名播于遐邇應請奏懇皇上特召視師專督輪船大軍追隨南則與之俱南北則與之俱北各省諸軍交擊客主順逆之分勝負必有所在善防之要當不外此雖然古之取外夷者必能守而後和可恃亦必能戰而後守可完與其

戰于內地不如戰于外洋與其戰于外洋不如戰於彼國觀今之日本有可伐者數端請陳其說注者曰本國五不改姓者一也二十年國中七十二島島各有主列為諸侯自美加多基國發其前兵又削各島主之權島主失柄而懷疑遺民念舊而蓄憤常望一旦有事乘間蠭起彼皆不悅而復搆怨高麗使國中改西服故西言焚書變法于是通國不便人人思亂今官惡嘗子攻服之詔乘中國寇平未久宿將多仕勁旅未散有事東洋亦藉以練習船礮與把人技火此不為後數十年彼基益固而中國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猝為所乘悔將莫及此攻之於時而宜致討者一也昔年中國由普陀趨長崎水程四十更風浪巨險由廈門趨長崎水程七十二更商民渡海皆由之元代征倭會兵合浦大抵亦由南道今則往來者眾新道益開自上海至長崎水程不過千四百餘里輪船兩日夜可達斷無元代颶風之虞且中國所以屢絀于外人者以彼合從連橫協以謀我不得不防決裂含忍至今今幸泰西諸國與合謀而俾用全力來注而日本之國小援孤亦斷非泰西諸國之比此酌之於勢而可致討者一也識者每以元代征倭喪師十萬用為殷鑒不知元人以徵貢不至遠興無名之師又用宋降將范文虎為統帥一遇颶風遽自棄師潛遁蓋其理不直其用人又不當以至于敗使彼人至今有輕中國之心正宜因此折其驕鋒破其故膽使之有所震懾古來兩國交兵能仗義執言則勝者常十八九反是則敗者亦常八九今日本敢盟寒約侵犯我疆彼固內反而自懼各國亦皆觀而懲心以征撫降服為圖而非存拓地開疆之志將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於是乎在此實之于理而當致討者一也今中國海疆自瓊崖環幾二萬里若欲處處設防中國勞費固已不支而又未能保處處無虞敵將撤兵自救之不暇斷無餘力以犯我此決所謂此元攻彼守形格勢禁攻其所必救也大足之謂以攻為防以攻為防則合數省之力萃于一路勞費省而防轉可慎以守為防則場數省之力分備諸路勞費繁而防且難恃此其得失不待明者而決之也且我宇戰內地有火利則全省震驚即幸而獲勝而內地之民被其荼毒受其協脅者已無窮矣我宇戰後地雖偶有挫失不過損傷軍士而已海慕之徒不難也於戰而勝則我可因機於海外為經營導之夫攻人之與受攻於人也並可同日語哉此善之國計與民慶而尤不得不致討者一也凡此數端機不可失並宜預為布置速購船械以備海戰輪水軍直指長崎必可以內外協力奮而制浩海軍務仍俱天津提衛藏向閩浙廣東沿海各口調集水師戰船會合揚威武毅令高麗起師渡對馬島使水

師提督統之以為犄角之勢一面令日本發兵攻其後路則彼之精銳盡在朝鮮內地空虛我師直搗其巢穴彼必震動自救不暇我之所以制彼者在此而彼之所以制我者亦在此彼之所以制我者在彼而我之所以制彼者亦在彼此之謂以攻為防以守為攻為防則合數省之力萃于一路勞費省而防轉可慎以守為防則場數省之力分備諸路勞費繁而防且難恃此其得失不待明者而決之也且我宇戰內地有火利則全省震驚即幸而獲勝而內地之民被其荼毒受其協脅者已無窮矣我宇戰後地雖偶有挫失不過損傷軍士而已海慕之徒不難也於戰而勝則我可因機於海外為經營導之夫攻人之與受攻於人也並可同日語哉此善之國計與民慶而尤不得不致討者一也凡此數端機不可失並宜預為布置速購船械以備海戰輪水軍直指長崎必可以內外協力奮而制浩海軍務仍俱天津提衛藏向閩浙廣東沿海各口調集水師戰船會合揚威武毅令高麗起師渡對馬島使水師提督統之以為犄角之勢一面令日本發兵攻其後路則彼之精銳盡在朝鮮內地空虛我師直搗其巢穴彼必震動自救不暇我之所以制彼者在此而彼之所以制我者亦在彼此之謂以攻為防以守為攻為防則合數省之力萃于一路勞費省而防轉可慎以守為防則場數省之力分備諸路勞費繁而防且難恃此其得失不待明者而決之也且我宇戰內地有火利則全省震驚即幸而獲勝而內地之民被其荼毒受其協脅者已無窮矣我宇戰後地雖偶有挫失不過損傷軍士而已海慕之徒不難也於戰而勝則我可因機於海外為經營導之夫攻人之與受攻於人也並可同日語哉此善之國計與民慶而尤不得不致討者一也凡此數端機不可失並宜預為布置速購船械以備海戰輪水軍直指長崎必可以內外協力奮而制浩海軍務仍俱天津提衛藏向閩浙廣東沿海各口調集水師戰船會合揚威武毅令高麗起師渡對馬島使水師提督統之以為犄角之勢一面令日本發兵攻其後路則彼之精銳盡在朝鮮內地空虛我師直搗其巢穴彼必震動自救不暇我之所以制彼者在此而彼之所以制我者亦在彼此之謂以攻為防以守為攻為防則合數省之力萃于一路勞費省而防轉可慎以守為防則場

國朝廷未悉外夷情狀和戰迄無定局每變一議則罪其前議之人于是當事者不敢任事局益變而勢益不振迫劉錞舉逆堅持定見不稍改移卒能使賢才勃興殲除巨寇此蓋斷奏不斷之效也應請奏求皇上博采羣議裁于一是破後乾斷獨運默定至計俾中外大臣奉而行之用人則慎之又慎方略則精益求精盡屏局外之浮言勿視東洋為過重此即制勝之道也本司通計中國應購船礮及水雷開花後膛洋槍之屬為費當逾十萬一時無從籌措祇可商借洋款由各海關分年籌還即使不戰而守前項船械亦須預備當此時事多艱但望中外力節浮費數年之內儻此要需則元氣不至大損或尚可補救于萬一擡眸之見是否有當既承命咨參末議不敢不盡其區區之愚如蒙酌採焉幸甚

蒯子範判牘

合肥蒯子範觀察德標以諸生起家居鄉時率團勇擊倭英王陳王成大破之遂以知兵名李少荃爵相開府吳中檄之從軍用戰功委保至牧守初今長洲當兵燹之後興利除弊不畏強禦有某軍門愛將擄難民女子範奪而還之軍門怒師師來索子範責以大義軍門氣索而去某席次以公事意見相左請大府命嚴飭之子範終不為動廉訪亦無如之何一時稱強項令顧于小民則慈愛如家人民亦父母視之不稱其官而稱之曰蒯三爺此士任邑

人懷其德建亭於游墅關名曰蒯公亭感當太倉州蘇州鎮江江宿諸府皆有惠政李對相臨其治行以循良薦舉遂擢蘇州府去吳民到今思之余長二範四歲性情契合同官時時以吏治相切磋而余之政治不能及子範遠甚馬端敏公總督兩江言循吏乃以蒯陳並稱余滋愧矣子範精于折獄頗于自判牘有雷掃庭訟鮮答詩簡遒意一時傳誦外國人新聞紙多有載入者今特摘其判詞數則以見牘之一毛馬爾此案姚新周控姚阿士僭占車基豈知姚新周已先占姚阿士田三尺以致扶嫌啟釁互有毆傷愚民無知每以纖小事故釀成禍端可勝浩歎此次傷既驗明尚屬不重若再傳集鄰證聽候質訊書辦未飽其欲則壓之必差人未飽其欲則又壓之小民終歲勤苦之皮血盡剝削於投到候審之日期迨至日久氣平並有兩造求息而不得者為民父母其何以忍此當斷令姚新周與姚阿士將所互占之地均各讓還傷亦各自醫調減一分訟累即培一分身家區區苦心爾小民具共體之而共諒之梅徐氏乃徐傳生之妹嫁與梅近川為妻近川早逝徐氏作未亡人已逾十載遺孤連生業已成立蘇城亂後寄居催子（即管田莊人俗呼為催子）張瑞和家一屋相依非有感悅驚虎之慮三年於外保無瓜田李下之嫌而乃徐傳生者不為同根之庇翻揚中毒之羞既控張某之誘姦並串梅裕以作諧莫虛有之事何能據以為憑不可道之言竟忍宣之于衆豈有此理是何居心迨伊母徐余氏以傳生不法出首縱誘婦人受女斷無不受其子之心就令該氏可告亦不應嘗于其兄之口一經庭訊盡吐實情乃知徐氏粗有衣食惡嘗利其資財為索黃金翻成白古當各予以重懲梅裕占居梅徐氏之屋並押令遷出訊得陳太控張阿桂冒占伊妻彥氏一案城陳太供十年城陷張阿桂在城中將伊妻拐去城復妻歸今張復來冒佔而張阿桂又以彥氏本亂前媒娶被陳拐逃實之彥氏並其母彥陳氏皆謂陳是自幼婚娶張乃拐逃以從者也余細鞫張曰兩妻逃時由外乎由家乎曰去年在丁公館幫工即未歸矣余乃召陳至曰兩當長隨書曰甚爾在何處曰丁公館爾與妻俱往乎曰未曰彥氏在彼爾亦在彼爾供未娶妻住則彥氏之不為爾妻可知矣陳無辭張語塞曰爾亦非媒娶也若為媒娶豈有妻逃爾載而不控官知矣陳無辭張語塞曰爾亦非媒娶也若為媒娶豈有妻逃爾載而不控官者乎張乃竟吐其拐掠就逐並懲之而以彥氏歸其母去陳曾錫之姊許字于同邑之金元銓生方綺歲母不曾離蓉在深閨人多未識乃因追為其父偶到刹宮將歸其家忽逢暴客是何意態霍有怕人不識姓名卿卿呼我容何為者直將畀之以歸衆皆茫然竟至爭之不下當經陳某扭稟本縣查訊乃知為金陵民人王正坤曾收某家之棄婢旋為踰里之逃人落花堆裏偶拾殘紅漫草叢中又成野緣以致求之不得因恨成癡立而望之雖非亦是再

三研詰堅執不移然而里居姓氏之不同亦笑貌聲音之弗類十年未字幽蘭尚俟室居一去無踪儻孽何能桃代惟念癡情若夢積想成迷莞霧眼之朦朧非色膽之敢大姑予杖遣以蔽其辜

三教增為五教

韓昌黎云古之教者一今之教者三自唐迄今千有餘年又增二教曰回回教天主教天主教中復分為耶蘇教佛教中更析為紅教黃教黃教創于宗喀巴宗喀巴以明永樂年間生初習紅教既而自黃其衣冠嘛二弟子世世轉生演大乘教一曰達賴一曰班禪皆死而不失其道自知所往生之地其諸弟子尊其地迎之歸而立之青海二十九旗喀爾喀八十一旗蒙古遊牧五十九旗滇蜀邊番數十土司皆敬奉焉我朝因而撫之為長駕遠馭之略留其徒在京師曰喇嘛者祝釐奉佛經每月及節日在內殿唪吉祥天母及無量壽佛等經列聖列右忌日唪金剛經藥師經日食月食唪救護經具詳大清會典蓋三教之外又歧而增其五焉

海昌陳其元子庄著

道光朝政蓉親王冊文

水朝撫政蓉親王輔世祖定天下有周公之功身殁水祀被誣削爵宣宗登極昭雪復封誠千秋曠典也茲于皇朝文典中見追復封冊之敘錄于右。

賑災果報

先大夫年登八秩嘗言服官數十年閱歷數十年見官而貪墨者其終未有不潰敗者也然總無逃于侵賑報應之速而且酷也彼敗露而身嬰顯戮若王仲漢輩者無論矣即倖逃法網大都必以急病死以慈疾死子孫亦俱絕滅再不然而為盜為娼作賑前報者尤不少其人固可屈指數也善貧賑枉法害止一人一家侵賑則害及萬衆朘民以富而謂己身及子孫可長享之有是理乎其有于賑務能加意者享報亦必豐則舉二事可鑒焉廣東顏中丞布深乾隆時官平度知州因公事赴省適遇大水為災低區盡沒民皆登城以避顧無所得食哀聲嗷嗷太夫人聞而惻然因命盡發倉粟磐米賑濟全活者數萬人巡撫以不俟報聞擅動倉穀將疏參奏落職高宗覽疏怒曰有此賢母好官為國為民攸宜通變該撫不加保奏糊加參劾何以示激勸乎乃特旨擢布深知府母賜三品封為淑人天下羣頌聖天子之明焉後布深官至巡撫子檢由拔貢官直隸總督孫伯燾由翰林官閩浙總督其孫曾至今蕃衍登科第者極多稱巨族矣湖南蕭狀元錦忠之封君道光時官直隸知縣會秋月被水已逾報災之期限不能奉准封君乃將徵存之銀悉以賑撫其未輸者亦焚串免其征民大感戴而封君則以虧帑監追上司憐其愛民被罪令通省官代為設法彌補比虧清出獄而錦忠狀元及第之報至矣此二事皆耒報影影在人耳目前者天道甚邇可不感動警畏哉

左爵相奏開船政局

同治元年冬當波諸軍進攻剿賊於紹興三戰三捷將傅其城而洋火藥告罄史士良觀察令余赴上海向李爵相商借數千磅。余乃遄返謂不如自己仿照造之于是開局製配無機器則以手舂當之無洋硝則以土硝鍊淨抵之無篩底則以柳炭及杉炭代之以意加樟腦等物舂配極細居然造成第力較洋藥少遜且發後有渣滓留存當膛時加刮洗耳然足以資救急之用爵相聞之亦飭余在局製造萬磅又造洋人之藥運到逾此然自是知藥可配造因從而推廣及洋槍洋礮並仿造小火輪船二隻試之均能合用第以公費甚巨無款可籌且賊已將次剿滅乃置之不論至五年秋左爵相向慶東平賊歸遂決計開輪船局疏陳于朝朝議允之局將開爵相又奉陝甘總督之命率師西征參保前江西巡撫沈公葆楨為船政大臣莅其事者九年。沈公推而江總督又命前江蘇巡撫丁公日昌繼之從此中國之輪船與外洋爭烈矣左爵相之疏劃切詳明籌畫周當今節錄數段之俾後世言船政者有所考焉。公疏謂竊惟東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陸自閩浙江江南山東直隸盛京以迄東北大海環其三面江河以外萬水朝宗舟楫之利千里猶在戶庭以之籌懋遷則百貨萃諸廛市匯獨魚鹽屋蛤足以業貧民船艘水手足以安游氓也有事之時以之籌可集三韓以之籌轉漕則七省之儲可通一水。匪特巡洋緝盜有必設之防用兵出奇有必爭之道也況我國家建都于燕津沽寔為要鎮自海上用兵以來泰西各國火輪兵船直達天津。浦離僅咸鹿設坐此地。舉目是當之洋船准戢北鄙行銷各口北地貨價騰貴江浙大商以海船為業者往北置貨價本愈增比及回南運重行遲不能減價以敵洋商日久銷路愈絀不能折貨本漸虧散其積業滄海之區四民中商居十之六七坐此蕭條悅懌之色富商變為窶人游手驅為人役並恐海船擱坐日前江浙海運即有無船之慮而未敢輕議設局製造者一則船廠擇地之難也一則輪船撫馭之難也一則外國師匠要約之難也一則購集巨款之難也一則中國之人不習管駕船成仍須雇用洋人之難也一則爆炭新工需費不貲月米支給又時需修理之難也一則非常之衆設議易聚事定一人少懶者一人事敗重成公私兩法之難也有此數難毋怪執咎無人不敢一紓籌衆以伺公家之急且思以為祓除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

必有之事。然已製有說馬船海必用海船不就輪船之要趣西洋各國製成羅斯來
利堅數十年來講求輪船之制互相師法製作日精兆洋日本始購輪船於視仿造未成而止
乃遣人赴英考利學其文字究其奧窾仿制輪船猛火船不數年後兆洋輪船亦必有成獨
中國因循玩事遇務蝟集未嘗豫籌一策臨時束手坐困而已
彼此同之大海汪洋無所不通我獨無之譬猶渡河人操舟而我結筏鬻猶使馬人陸驟而
我駑駘可乎。且人物聰明睿智相近者恆所習不能懸殊中國之睿知遠乎處外國之
聰明宜乎中國以義理為本藝事為末外國以藝事為重義理為輕彼此各是其是而不
相喻如置弈然可互訓就藝者舍其精義理者必遺其粗不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
藉外國導其先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就外國指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較著者也如擬
創造輪船仮使難成而白浪茫然則治河者憂龍之無期即龍參治事者憂蛟之無
已。即蛟說乎。如憂龍參之多。則自前道光十九年以來所糜之費已難數計。昔固無輪船
致所費不可勝計。節節分造輪船正所以預節異時之費。天下事始有所謂
輪船成則滇黔軍政革。商民之困紓。海關之稅旺。一時之費。數世之利也。
縱令所制不及各國之工。究之慰情勝無。倉卒數有所恃。且由鈍而巧。由粗而精。尚可期諸

計造船成購機器放師此行發三十餘萬兩以作新水師月餉五六
十萬兩之用非料之於外此作新水師之費。
閩浙江撫臣馬新貽。前於撫浙江時。以此為必不容緩。集局款以抱其成。
閩浙江撫臣馬新貽。前於撫浙江時。以此為必不容緩。集局款以抱其成。
船政之興。即此次應可劃頃支應。不足。即捉襟見肘。
船政之興。即此次應可劃頃支應。不足。即捉襟見肘。
船政之難。開西洋風氣。有功也。者。雖論者紛紛。然土一體人有講論。講求。考。時勢。稍通洋
船政之難。開西洋風氣。有功也。者。雖論者紛紛。然土一體人有講論。講求。考。時勢。稍通洋
師。匠。盡心教導。總辦洋人。以新不沒我。我不沒新。水火亦易和。如慶新
師。匠。盡心教導。總辦洋人。以新不沒我。我不沒新。水火亦易和。如慶新
船。既成。即此次應可劃頃支應。不足。即捉襟見肘。
船。既成

其機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存案外謹將原奏船政事宜十條
繕具清摺恭呈
御覽伏乞
聖鑒訓示施行

李鴻章奏開輪船招商局

李鴻章奏為輪船招商局

診者。充門求户。至三鼓甫散。忽儀衛王以福晉病甚。遣官來迎。公以疲乏已極。固辭不往。使者傳王命謂即以夜深不能往。請先付丸藥服之。俟質明再迓。公既不知為何病。又無從得脈證。藥上有菜菔子末一色。遂以與之曰。姑服此。明日再診可也。蓋取其服之無礙。暫為搪塞耳。次日公尚未起。聞馬蹄聲隆隆。王親來車來。一見叩謝曰。福晉正悶躁欲死。靈丹一服頃刻霍然。已安睡至今。今請往視。診公至邸。視之。則風寒微疾。誤服人參所致。菜菔子適解之。故見效如是之速。然不敢明言。致太醫官干譴。乃定一祛風之劑而出。數日後。王厚酬馬。遂奉公恢舉此以為笑柄。

神咒治病

祝由一科。起于黃帝。禁咒治病。仙家有之。其詞甚俚。其效甚速。不可解也。今擇余所知而驗者錄之。治蜈蚣螫。咒云。天蛇蛇。地蛇蛇。腹青地扁烏梢蛇。三十六蛇。七十二蛇。蛇來蛇。退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以右手按螫處。一氣念咒七遍。即捋手作撮去之狀。頃刻痛止。治蛇纏。咒云。天蛇蛇。地蛇蛇。腹青地扁烏梢蛇。三十六蛇。七十二蛇。蛇來蛇。退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凡人影為蛇所啄。腰生赤瘼。痛痒。延至心即不可救。名蛇纏。又名纏身龍。治法。以右手持稻幹一枝。其長與腰圍同。向患處一氣念咒七遍。即捋倒置於門檻上。刀斷為七。棄之。其患立愈。蠼蛟渴射人影。令人生瘡。如熱瘧治法。畫地作蠼蛟形。取腹中泥。以唾和塗二次。即愈。或夜以燈照。生瘡處之影於壁。百沸湯澆影上。神蜈蚣螫痛甚。治法。向蜂來之方。以右手中指。空中草書咒字。竪直下至地。即以中指挖土。塗螫處。即止痛。又治蜈蚣螫方。以手向花枝下泥。書四字。勿令人見。取泥擦之。人被犬咬。即於土地上書一虎字。口念咒曰。一二三四五。金水火土。凡人被犬咬。請土地揭起土來。加念咒畢。即以口涎吐在土上。揭土數在患處。以手摩之。立愈。

樣謹奉別摺開列希下織坊照樣織造工竣之後發付奉領為小邦朝謁之服陳請為禱萬望鑒原臨紙向轅翹瞻肫切肅稟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十日此上兩廣制軍福文襄公也又一紙是致粵西中丞之牘兩文皆婉委曲折亦可想見蠻夷大長書記翩翩矣董司農恂為題安南阮氏遺牘六大字攜寀自題二絕句云黎氏凋零阮氏雄水刀木落後先同可憐十道將軍印都付先游一令公斗大華閒古法鄉蝘蜓大跡總荒唐請看二阮須臾事又是南柯夢一場今安南已為法蘭西所據其王僅擁虛位將來不知若何更變矣

假亂語止變

扶鸞本干例禁然亦可佐政治所不及所謂神道設教也青浦新涇鎮有劉猛將廟每當報賽出會之時四鄉土地神皆舁其像來會鄉民聚至數萬喧譁雜沓不可禁止廟左近有一橋將坍損尚未修葺余恐賽會時人衆橋壞或有溺斃者因撤鎮之巡檢禁會不作而鄉民洶洶不聽勢且滋事巡檢不能遏飛稟來乾余方擬親往曉諭旋又報事已安貼矣詢其故則有董事陸某扶乩假猛將語止之而定余笑曰此真是劉公一紙書牒子十萬兵也猛將載在祀典而不知何神按治廢載錄云宋景定四年旱蝗上敕封劉武穆琦為揚威侯天曹猛將之神蝗遂殄滅而歲輔道志載劉猛將軍名承忠廣東吳川縣人元末官指揮有猛將之號江淮蝗旱督兵逐捕蝗盡殛死後因元亡自沈於河土人祠祀之二說不一豈神亦有更替耶然忠義之士生而護國死而佑民其為神則一固不必辨其孰是孰非也

宋儒信釋氏施食

先大父臨終遺命子孫不許作佛事余家世遵守之或謂懺悔辦冤事理彰著胡可廢也余曰子不讀佛書耶佛于過去生中曾為盜殺人此成道後報至金鎗亦體佛飛至空中鎗亦隨之不勝其苦諸大弟子皆悲泣而莫能救夫以佛之功德不克解己之厄諸大弟子之法力不得解師之冤而謂今日之僧衆捧數卷經文能懺一生罪業有是理乎人第當自省此身不作害人害物之事可耳其人無詞而退然僧家施斛請客一節卻甚有驗嘉慶年間先大夫在福建需次時舍館夙稱凶宅初不之信入居後家人時譁鬼祟病者接踵未幾先大夫亦病且甚先太夫人醫禱皆窮乃延僧施食是夕先太夫子滕臥中忽見男女數十人皆至青衣小兒結隊自牀後出時以憑甚不能詰也未幾又見此數十人連袂自門入每人皆至牀前叩首而去心甚疑訝然喑不能言比先太夫人入告以故太夫人驚曰今夕延僧施食豈鬼來相謝耶然自後病良已宅亦從此清吉先太夫嘗與人言之故余家雖不禮懺而施食一事嘗衆行之益閱南宋車若水腳氣集所論施食之說頗有相合者若水在宋為講學家所見如此故採錄之大略謂自先王之禮不行人心放恣被釋氏乘虛而入冠禮喪禮葬禮則有七七百日之說祭禮皆被人將蠻夷之法來奪了冠禮如他初削髮受戒之類喪禮亦被奪了施斛一節葬是順火化是大逆今貧民無地可葬又被他說火化上天喪葬之禮既廢祖先又與祖先請客而共享之夫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蓋是理之必然者乃後世小人但知自己飢餓何嘗有思親之心往往雖有子孫亦是若敖如此則施斛之說尚不失為長厚也畢竟是一個祭祀以僧代巫而求達於鬼神詩父母而又與請客致死致生之道容或有是理也予先室死曾施斛祭之友朋來問云君素不信佛老何為施斛予曰我自不信我自施斛既而友人呂居中云鄭懋堂先生亦不信佛老亦不廢施斛嘗有所感也以僧代巫却要撰僧云云其說于理甚明昔邵康節先生不廢紙錢其亦此義乎又福州梁茝林中丞退庵隨筆載康熙時聾文懿公炎病困時李文貞公往候之公曰正有一事欲仗大筆傳信病中見得幽冥之故灼然不爽吾初疾原非大症止因衆崇繞榻微夜叫譟連旬不能合眼以致病勢日增其日諸鬼忽相約于西河沿赴席商晡相率而去吾竟得安寢達旦使人訪問則西河沿人果于是夜普渡施食白是後諸鬼復還吾亦遂不寐以至于困李曰今諸鬼在何處曰見居在坐退處榻後矣此事向不以為信今將紀錄示後病不能執筆故以相屬後文貞以此事載之語錄中夫文貞為一代理學名臣可擊蝂文懿之事而著之書則施食一節可無致疑矣

古今海菜僧之貴賤

若水又謂天下有貴物乃不如賤者只如眼前海菜以紫菜為貴海藻次之海藻所謂水菜也昔為下品菜皮乃發百病大菜病人可食苦之好者真勝前兩菜且無海萍本草所謂能消食也貴公子只是吃貴物云云按紫菜此時並不貴重而海藻則稍貴于紫菜亦甚常物非貴人所屑食者今之海菜則海參也魚翅也而魚翅燕窩為首佳者價至三四十金一觔較之紫菜價百倍矣何古今食品之殊若此豈古尚儉而今侈奢耶

苦蠳杜鵑

若水謂杜陵杜鵑詩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啄殷勤哺其子禮若奉至尊其說不然杜鵑鄙禽之最也飛入鳥巢鳥見之而去子是生子于鳥巢鳥歸不知是別子也逐漸育之既長乃欲啗母其惡甚古人初無是說豈貴蠳之杜鵑若水就見之而不察耶記之以俟世之博物者

閒侯祀典

關聖廟中除子平及周倉外無從祀者按吳志呂蒙傳潯陽守將表能首尾相衛長沙為及亂孫權據收斯龍在醴陵拒選逸逸肅及儀碑得之北必攻醴陵逸逸斬龍是能保當劉漢忠臣關聖心折龍又劉郎乃廟中不祀何耶又世傳侯生于戊午年五月十三日四杜時是戊午故祀典于是日致祭一念然以長歷攷之其年五月無戊午日見四杜戊午之說已不足憑又遂安余國楨所著劉龐事謂正史係劉義在建安二十五年歲在庚子年五十八歲則侯受生之歲是癸卯非戊午也又攷由戊午至庚子僅四十三年而就帝初平元年侯已從先主討董卓以戊午年計之止十二歲此有是理乎。

經文句讀異解

邢凱坦齋通編謂昂或益之句十朋之句亦克違句謂有十朋之龜亦不能違也經傳釋詞謂論語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作一句毋作不字解而說雖與註不合而其論自通又湛淵靜語明史六二用柱句馬壯吉句謂當明更之時既有所得必用柱救其所拄救必馬壯健而後免之速則吉也論語子在齊聞韶三月句不知肉味句必如是讀方得明白孟子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句充類至句義之盡也句語意乃見閻潛邱此數說亦甚有味

游藉詩

敕職當歲考之年定例亦須考試一場向來學使者優邨教官大都臨期散卷遲數日交卷放官中年老者居多多不自作託學中能文者代為之故考教一場僅為具文矣咸豐癸丑江西高郵胡尚書視學浙江忽改為扁試于是年老荒疎諸公皆大驚恐先期於同寅中擇年少未荒者某代作某代書互相訂定庶時到不致曳白然此心總搖搖如懸旌也學使亦慮內中有不能完卷者無以下臺乃合優生與教官為一場又下令曰若老師日昏手顫不能端楷者准將草稿交優生代謄于是擬聲雷動大半託優生捉刀矣金郎九學諭訓共十八人試之日人給方桌一張列坐堂上各優生則散坐廡內文成交卷教官尚得與學使例案飽餐而散可謂將軍不負腹矣余同事秀水陳星垣文素敬服一揮而就又作七律一章奉呈諸君子請之無不捧腹後學使微聞之亦一笑而已其詩曰揮談散卷久通行誰料今番忽變更高踞考棚方桌子俯求優行老門生宰龍一日神都俊安枕三年蒙再覺共說阿婆都做慣者回新婦禮難成

昔人有嘲內閣中書詩曰莫笑區區職分卑小京官裏最便宜也隨翰苑稱前輩好認中堂作老師四庫書成邀議敘六年俸滿放同知有時溜到軍機處一串朝珠項下垂余因呈垣作考教詩亦戲將是詩改之以呈諸君子云莫笑區區職分卑教官也最占便宜春秋兩季分肥脂膏撫同聲叫老師遇考可求優行代束脩不怕上官知稽查有以拗相國相國一笑俯允一串朝珠項下垂時知府事者為崇厚庵觀察笑謂人曰陳子莊以督撫為門生我等道府宜乎不在渠目中也

汴州郎蘇門觀察庶常留館後有七律三首亦可噴飯詩云自中前年丁丑科庶常館裏兩年過半歐半趙書雖好非宋非唐賦若何要做駱駝留種少（鄰人謂翰林為駱駝）但求老虎坐班多（教習謂教館為坐老虎班）三錢卷子三錢筆四寶青雲帳亂拖幾人雅雅復魚魚能賦能詩又善書那怕朝珠無翡翠只愁帽頂有硨磲（教習主事頂硨磲頂）先生體統原來老吉士頭銜到底虛試問衙門各前輩此中風味近何如糧船一趟到長安告示封條亦可觀有屋三間閒宅子無車兩腳走京官功名老大騰身易煤米全家度日難怪底門公頻報道今朝又到幾知單。

冷官風趣

仙祖朝珍公赴獻乾隆辛卯舉人弱冠登科意氣豪邁十上春官不第選就蘭谿教諭在都中過翰苑諸公必以論文數典困之洪稚存張船山太史均畏其鋒常自詫曰吾來會試狀元總在吾荷裝中無奈輒遇巨盜絡賊也官蘭逾三十餘年不問家人生產惟以飲酒賦詩為事年踰八秩奉部推升國子監典籍門下士集資為祝八十生辰樂飲十日而歸同官仁和沈秋河先生為撰壽序用一百箇死字文極奇詭復撰一聯贈之曰不病故不勒休仙家亦稱上等又升官又添壽教官無此下臺歸之次年道光辛卯重赴鹿鳴姪九皋是科亦登鄉薦為吾宗盛事余年八歲時隨先大夫之官福建過蘭谿公登舟來視撫余首曰兒好好讀書早早發達莫效老翁之吃苗苗盤也嗣余于辛卯科乃薦而不售官校官者十八年僅得公歷俸之半耳。

校官為冷官自捐納聯武嘲或諷多有可發一噱者李時庵教授題大堂聯云掃雪呼童莫認今朝點卯焚香請客都知昨日逢丁傳芝堂學博則云百無一事可言教十有九分不像官此二聯早膾炙人口矣屠筱園教授所書則教無所教倫稱教官不成官却有身分隨定侗教授則云近聖人居大門徑寧開官福小神仙求有味沈秋河司訓門聯云讀書人惟遠重尚門可以無妨出入做官的當此種職分也要有些作為則稜稜風骨讀之令人肅然起敬也

科第世家

宋朝五十登科者尚前記之矣光緒元年乙亥恩科福建侯官郭柏蔭觀察式昌長子曾矩與叔事昌家曾如同科中式祖父遠堂中丞方引年歸里一時傳為盛事後乃知中丞昆弟

五人皆從科甲仕瀏終則與嫡弟元昌等五人先後登科家門之盛近代希有中丞歿歷中外清望足推觀察應典劇郡循聲卓著世德作求振興未艾也觀察為余言同鄉林氏科甲鼎盛有一科四進士三代五尚書之歸自謂不及余謂我家雍乾之際椒畹亦有一門三宰相四世五尚書二語似尚未足為奇如近時吳門潘文恭相國狀元及第其弟世璜反孫祖廕皆以探花及第此外登進士入詞林者指不勝屈合肥李相國為題其門曰狀元宰輔祖孫父子伯姪兄弟翰林之家則極當代科名之盛亦見壽考作人之雅化也

不誠書人有至行

不敢妄洩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蓋以讀書者必明理不妄為乃有所為耳然世之奇節偉行多出於不讀書之人其故何哉杭州江小芸觀察清驥為余言里中有錢塘人許大鏞者為水師營弁飢不足以養母遂兼業雜工性極肫摯而不能識一字常往來觀察家執藝見堂間顯奕鋭生山水小幅愛之甚每至必注視久之乃去心慕手追者累月忽縱筆成一畫頗不自信又懇于示人一日者見觀察驚為神似亟相許可俟為指其瑕處謝而去去數日復持一畫來則較前更工矣由是賙輒畫畫就必以質觀察不一年遂有畫名然業雜如故也母老矣思為納婦則固謝不願蓋恐多一人則母之甘旨或缺也適有新寡者母慕其值不告于子而聘之大鏞大驚然不敢違母命遂成禮禮成後詢知為寡婦再醮則又大驚立與異室寢而陽共侍母母不知也觀察聞而詢之則感悲曰吾敢壞孀婦節哉未幾母病且甚大鏞醫禱宮窮鄰有華陀廟百叩乞方終不效會過陀誕辰里衆焚香者相屬爐火赫然大鏞忽插中指爐中衆驚問故曰吾將燃以救母火烈焰起指爆爆有聲衆相勸相憐股栗汗流大鏞蓄蓄默禱顏色不變頃之中指二節皆成炭則裹爐灰及指炭爆湯進母母飲之立愈衆皆歎異以為神不數月母猝以無疾逝大鏞營葬莫及痛絕者數四既殯其母乃謂寡婦曰我之娶爾者順母命也所以我不與爾處者全爾節也今我母殁爾節全我行且逝矣請悉以家之所有予爾爾可保爾節以終身矣遂出門去自坑其髮為僧於華陀廟中戒律甚嚴人咸敬之咸豐庚辛之變城破廟燬大鏞不知所終觀察決其必殉難以死特無人佐證不能為之請旌耳嗟乎若大鏞之所為有讀書士大夫所難為者而大鏞固率性為之而不見其難然大鏞固一字不能識之人也悲夫

卷十一終

海昌陳其元子莊著

舒鐵雲和尚太守謀

自軍興以來仕途流品冗雜近年世道清更於是太史乡以澄敘官方為事前年福建巡撫劾長隨出身之同知何某上年湖南巡撫劉某曾作門丁皆奉特旨革職查辦此後漸加寬減嘉慶年間有和尚太守一案最為奇異和尚姓王名樹勛山西人揚州鹽賈王引長世僕汪重光乳母之子始在木蘭院為道士後至京師廣忠寺為僧號明心和尚有口辯多技能兼扶異術一時名動公卿下而士庶商賈上而達官勛衛皆有依依者當楨餽多忽言塵劫且至當留髮蓄妻子遂出都依所善者某中丞作幕友久之復入都會開事例乃捐通判分發湖北諸弟子左右之補善缺擢同知晉知府調補襄陽府知府其幼主王六開信往投命為姪乃留署中旋以卓異赴部御史石承藻發其奸下刑部訊得實諸弟子復左右之得從輕比奏上仁宗震怒命發黑龍江編管先于刑部前枷號兩月再行發遣然其弟子總以為神奇不可解也舒鐵雲孝廉有和尚太守謠一篇敘述奇詭李長吉不可多也或他日和尚竟藉此獵傳則和尚之幸也詩云棄民為僧如禿鶖棄僧為官如沐猴宦成黃鵠樓中住事敗黑龍江上去南來初寂寞崎嶇揚州衙北去尤蕭條凍煞紀干崔無端忽慕竺法深有時化為支道林碧紗籠邊鐘悄悄青蓮缽底花沈沈石塔寺無一縷金輪會有萬衆吳國銅瓶五色堅超州布衫七斤重借得如意影放下苦弗柄或現宰官身或佩國公印兩眼看天鳥不疑五體投地霍去病豈知襄陽節度乃有敘勛僧正堅處禪師之關場佳處終南之捷徑君不見南州傅法唐慧能又不見西蜀入賢漢長卿料得清貧饒太守依然天竺古先生悟星不見官星見不看僧面看佛面忽忽一曲雉朝飛啞啞三更烏夜啼州亦不可添詩亦不可改白銅鞮上春如夢黃金臺畔人如海珊珊者骨種種者髮不須笑整冠且與櫛着襪卿在雁門關來師言石頭路滑鈴音云何勛免當禪味知是乾屎橛贈君以繞朝之馬撾李斯之狗枷我我御史府堂堂司寇衙五百劫恆河沙二十石優曇花紆青拖紫波斯匿偎紅倚摩登卿于是乎始墨於是乎始墮汝受諸苦惱何不出了家吁嗟乎天下雖大難容其身地獄之設正為此人今我故我無臣有臣東之高閣閒之水滴初不若劉孝標興枝秘閣上又不若揚法持戰勝逆庭壯爰有薛懷義污軍總管彼一將復建李罕之中書門下此一相非崇崇矣古樂府貫魚亦登俎上榜菡子祭酒理又玄闕門祇候言非誰馮延魯去空遁逃孫景元來曾供養而況涂美之宴湯惠休阮佃夫

屬如法亮青史十七部白髮三千丈既已追度牒何又進治狀君不見襄陽太守王和尚

訟簡刑清法

同治六年余初任南匯縣時厲精圖治遇民間訟事一經控訴立即提訊隨到隨審隨審隨結三月之間除尊常自理之案外通結歷任積案三百八十餘起案牘一清民間頌聲丁雨生中丞奏予獎敘余私心亦未嘗不自喜也洎調青浦仍不肯少怠擱輿嘅棄無不立了結甚至南滙舊部民訟微者有不之本縣而來青浦求余判斷心益喜自負至九年丁中丞以所刊收令書頒發各縣內有南匯劉廉訪先生衡屬吏屢言一冊余受而讀之不禁悵然自失通身汗下自是不敢自詡精明輕受民詞矣先生之言曰尊常案件定于三八當堂收呈此外各日切勿溫收夫小民錢債田土口角一切細故一時負氣旁有睚人聳之遂爾興訟寧則事不要緊所欲訟者非親即友時過氣平往往悔之官若隨時收呈則雖有親鄰不及勸阻而訟成矣一經官為訊斷曲直分明勝者所值無多負者損失兩面蓄怨漸深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且官即清廉結案亦極神速訟者自田間來人地生疏斷不能一無所費此官長任事太勇之過也若官非三八日斷不收呈則訟者欲告之日未必遽遂放告之期此數日中有關愛之親戚鄰里為之勸解則狀詞未投欲告者舊情未斷為所告者顏面無傷不難抒悔釋憾矣夫如是則訟端漸少和氣所蒸可以兆豐年而釀厚俗又不僅惜民之財已也此愛民者所宜體諒及之者也倘自謂聰強收呈不以其時能則能矣毋亦不恤民隱乎況更有藉此巧取者吾烏乎知之至如命盜關傷搶親等案則應就地方情形擇其尤要者酌定十條或八九條刊刻宣示淮其隨時喊稟則又不必具呈矣云云此真閱歷有得語然仁者之言嗣余宰上海即遵其言行之上海五方雜處華夷交涉爭件尤多聽訟不勝其煩嘗有擱擊投會項不遜者余閱其呈曰爾理可准狀細故可于明日告期上來明日其人不至又嘗于鞫獄時有呼冤入者詢其故則被人霸佔房屋不還之故亦令其俟告期來到期亦不至蓋俱有人相為調息矣此等事不一而足不將民免訟累即官亦省聽斷之煩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特記之以志吾過並諗後之有志恤民者

禽獸亦通靈性

道光壬辰余應京兆試後至元氏縣省外舅縣城外民家畜一雞云能識字余往觀之見以千字文散置於地呼令取某字來則應聲啣至余戲令取雞田赤三字列於前而倒置以竟城字不得若有躁急狀同人均大驚笑或云此亦教而成者如黃在演戲烏龜算命蝦蟆教書螞蟻排陣之類皆不足奇最奇者錢梅溪先生所云蘇

直總以軍務未平未能已也

王畹上李秀成陳玫上海策

宋不用張元而元昊用之大為中國患人多咎宋之遺才而不然也此其中固有天存乎其間焉同治元年春二月上海中外諸軍攻克粵賊七堡逆酋蘇州諸生王畹上偽忠王書具陳攻取上海之策薛觀堂中丞閱之大驚疏聞于朝江南北大為警備幸賊不從其計卒以無事至四月後李鴻相督師來滬以上海為關中戰勝攻取遂奏廓清之功然當畹獻策之時使賊稍聽其謀上海一有失事則後來鴻相無駐節之所餉源斷絕不知又多費若干經營兵賦平後畹適入咪唎堅墨海書院以死不娶顧幾三吳人有遺恨焉然畹先時亦當謁吳曉帆觀察陳書當事者不以為意遂往從賊此乃張元之流亞也國祚中興彼昏不用豈非天哉畹書余于薛中丞幕府中見之洋洋數千言今則不能記憶矣大畧勸賊與洋人和而藉其勢以圖中原謂洋人遣使至金陵以各國貿易所在請無攻滬而賊酋不許洋人遂助中國城守為失策此時宜急許其不攻而要令不得以軍裝火藥貨中國再遣舟師渡江分擾通泰裏下河完善之區並于海道劫掠華商使不敢載運貨物貿易不通釐捐斷絕官軍之餉洋人坐困上海聚數百萬避難之人無所得食必且生變而洋人生理既絕亦必俯首來求修好然後背之使獻上海策之上也若一時不能與洋人和而先欲得上海亦不必調集大兵也蓋洋人嗜利近以蘇浙二省避難人廣至滬地遂于吳場廣造房屋重收租息初不問人之來歷也宜道精兵數千人偽作難民賃洋屋以居地係吳場中國官無從稽察中夜一呼應者四起縱火焚燒逃人所恃洋人計惟登舟此逸而上海唾手得矣上海既得然後招回洋人而厚待之不擾其衣物無不失色乃以黑旗之李秀成亦如陳玫策之次也云云其慮甚周其計甚毒故在上海者聞之無不指無不失色乃以黑旗之李秀成亦如陳玫策之次也云云其慮甚周其計甚毒故在國家之福也嗚呼豈非天哉

造化弄人

先大夫言福建莆田縣與兩巡檢一迎仙溪江司一涵江司迎仙蔡姓爭涵江司姓繆二人皆紹興人交相得也初不之異繆乃知縣則蔡孟二人同為部吏繆以年滿選迎仙巡檢以部中尚有經手事難其行李乃頂名而往繆仍以李名在部越數年李之名年滿謁選適得涵江同在一旅相見唏噓信造化之弄人也

應對辨給之笑柄

聖門四科言語居一蓋出話稍不檢點即結怨於人汪稼門中丞撫浙時性嚴屬僚

有妹名素貞者知書工騎射熟孫吳兵法于天文占驗之學靡不窮究父兄皆奇之咸豐四五年方伯以知府奉楚撫胡文忠公檄督師討賊招女至軍中女戎裝往代為畫策決勝累建奇功殺賊遍萬方伯常剿賊失利被圍十餘重他將軍皆不能救女怒馬獨出於槍林礮雨中突圍而入手斬數十人護方伯歸甲裳均赤賊眾萬目注視驚為天神後胡中丞攻漢陽城堅不能下女與方伯謀夜襲之孤軍深入中伏救兵不至遂血戰而死年二十餘耳報至舉軍皆哭後二載方伯亦于安徽戰歿女子從戎百戰捐軀軍與二十年來所僅見者也余有詩弔之曰百騎甘棠殺賊營紅妝血戰獨捐生漢陽若舉襄忠祀先拜英雄李素貞

李方伯姬人殉節

仁和李方伯本仁開藩皖江時以千金至吳門聘一姬美而慧方伯寵之專房又于蘇州招一老伶工教度曲花晨月夕檀板金樽極聲色之娛僚屬多竊議之安慶不守移省廬州軍事又急方伯誓以身殉姬請隨死不許請益堅則謂之曰汝欲死歸至家死可也遂選人護之出又陳金几上集家眾諭曰我受國恩自當城亡與亡爾輩願同我死者留否則各持金去于是眾皆懷金哭拜而散老伶奮然曰眾皆去誰侍主者擲金地上遂獨留方伯歎曰歲寒知松柏不圖于伶人遇之越二日城陷方伯戰死老伶搶其屍已亦吞金死時姬行尚未

百里回望城中烟焰燭天慟哭欲絕遂曉夜遄行不旬月抵家發喪成服衆方幸吏生姬獨詣夫人前叩首請死夫人勸之曰若已脫難我亦善視若若何必死姬對曰主人命我到家乃死我不可負主人遂不食數日而卒于是向之竊議方伯者至是乃共哀方伯焉嗟呼慷慨赴死從容就義不圖于弱女子中見之惜不知姬之姓氏也即如老伶者亦人所難能也

仕途中豪俠風

曾叔祖雲巖公諱孝昇性慷慨喜交遊弱冠時手散萬金結客官甘肅平番令揮霍益甚置驛延賓有鄭當時風會有某都統以謫戍伊第道出公境公憐其過厚待之復贈其行都統感甚然公于此等事甚多不之記也作宦十年虧帑鉅萬落職待勘適都統復起用游擺陝甘總督未抵任即遣人往詣公公已忘前事驟不知所出司道各官聞之亦懼既悉其情乃爭出資為彌其缺總督既至待公如上賓益加奏保隆隆驟遷不十年官至雲南布政使公自喜愈甚人有急難求之無不應者錢塘陳香谷中丞桂生時官景邑令欠課五千計無所出欲覓死公聞之召令入見呵之曰五千金細事耳若乃欲以性命易之乎袖出一紙給之則五十金鎖庫寬收也陳感激涕零以其曾祖句山太僕與文勤公同朝通譜誼遂以叔事公公雖喜結納而獨不肯阿權貴時和相國珅勢張甚公不與通和珅銜之會福文襄鄂王出師征苗以巫取庫金二十萬公與之而文襄薨未及補牘大吏劾公浮銷者賠和遂追公赴部對鞫不得歸在獄兩年當受恩者餽贈益萬公度所虧太鉅不能償則悉以所贈者周同繫之人其慷慨蓋天性也未幾沒于獄時和已敗乃得援赦免追後香谷中丞撫蘇招公子赴署中待之同于兄弟人亦重中丞之能報德焉此事余弱冠時見中丞親為余言猶以不能如某總督之脫公于厄為歉也

仕途中災涼態

勤襄勤相國保督四川時待僚屬以禮即不歡意者亦未嘗不飲人以和也嘗告家梅亭方伯曰我始由筆帖式官成都府通判不得上官歡時遭呵譴同官承風旨置之不薦每衙參時無與立談者抑鬱殊甚又以貧故不能投劾去含忍而已會聞新任總督某來十年前故交也心竊喜而不敢告人總督將至身先郊迎辭不見愠矣抵城外上謁又不見更愠甚乃隨至行轅大小各官紛紛晉謁皆倚延接而我獨不得見手版未下又不敢逕去天氣甚暑衣冠鵠侍汗流浹背中心恣恨欲死正踧踖間忽聞傳呼詢勤王爺不稱其官而稱行輩具見舊時交誼此一呼也恍如霧回忽開恩赦爰整衣冠捧履屐趨而入則見總督科頭袒衣立于簷下指而笑罵曰汝太無恥乃作此等形狀見余乎我而不請庭參則按之起曰不要

銀之理而洋人必不肯已若不查還其燬必致擊鼓事聞總理衙門所傷甚多劍不賠而賠矣且庸知不餉令賠者不如先事圖之遂選幹差往沿海各村挨查而繕手諭數百張挨村遍貼剴切曉諭令將撈存之煤繳向公所免致拖累云云語極諄切又親自赴鄉督查乃延海之地延袤計有百餘里一時不能周歷而英國領事官已照會上海道札委華洋商知縣至海面遄巡開砲示威勢洶洶然民情震恐而洋商則仍力持賠銀五萬之說以相恫喝余大聲疾呼以理折之洋商氣稍沮然總執賠銀之說惟不言五萬耳余曰若爾以失煤之故乞我代為查還我體兩國交好之情自然竭力查辦若言賠銀是訛詐矣訛詐則安有交情我官可去銀不可得于是陳君亦以正誼責之其繙譯官從而調停之則須查煤矣余于次日復偕施繙譯暨洋商到海濱審視一片汪洋無從究詰相顧無策余乘其意氣消阻之時因與約查知煤若干即以若干還之令其先歸聽信而自向最大之村落名泥城者集衆諭話附近各村之民聚觀者不下數萬人余先以柔情諭之又以拚一官保衛百姓之語告之更以手諭之意凡覆開導數百言鄉人多有感動泣下者云寔不知有此道理于是均願以所拐之煤送還余喜問曰爾等豈不見我手示乎則萬口同聲對曰雖經見示寔無一人識得字也余不覺駭然疑因歷詢保董

諸人所言如一。余又不禁慨然默始悟古人懸書議法之意。懸書以治識字之人。讀法以治不識字之人耳。是役也。共收緡錢十八萬斤。皆以舟由內河運還之。而月旅事。共費錢千緡。悉余捐給。不以累民。民得晏然無事。至次年。余遂于境內鄉鎮設立義學二十所。俾之讀書識字。海濱之人。靡然從風。即泥城左近。亦自捐置義學二所。不廉于官。從此南邑四郊之內。絃誦之聲相聞矣。

決科特識

制藝文字有特識者。洪之如。嚮余生平見二人焉。一為任邱邊仲思太守寶誠。一為餘姚朱久香閒學蘭。同治乙丑。太守在甯波考試書院。取前列三人。決為本科必售。洎榜發。中者二人。而所取第一者竟無名。太守訝之。未幾北闈榜來。則其人已中南元。乃復大喜。閒學督湖北學政時。鄉試前。決科於省中書院。所取十名前。皆得中式。而解元即閒學之第一人也。尤為科名中盛事。

朱久香之行誼

久香先生固精于文。其行誼尤為醇篤。與俊文端相國仁同年。平時以道義相切磋。道次必軌于正。咸豐庚辛間。賊陷浙江。先生矢志討賊。忠憤所激。言發涕垂。人或迂其行事。妄加詬病。先生不介也。余與先生素昧平生。于上海旅次一見。即倒屣以待。逢人說項。不去口。設許余為知己。余尚如其言。必須赴浙以顧桑梓。時相乃令偕史良觀察到甯波。甯波苦餉絀。先生即在上海為籌餉事。數日必致余一書。論東務機宜。料敵出奇。動中肯綮。余即以書呈觀察。閒之戰勝攻取。多用其策。曾被台用乃去。然終與之通。終屬先生籌餉。籌兵之力也。泗門謝員外敬堂。黃頭義勇之統。賊先生資以餉。又恐敬堂收沒受隊。亦抗節死。其宋人國恩投統其軍。卒成子弟軍。馬鳴呼。若先生者。文章經濟。學三者兼而有之矣。

朱荣堂叔姪之忠誼

平湖朱荣堂先生為鄉先正雲伯公庶中同年也。與先大夫最契。服官皆守絜。罷官歸。杜門不與外事。咸豐庚申。粵賊陷蘇州。

撫憐拇忍因謂之曰子可至軍營中一覩我所用之人某諾而出次日遍謁諸文武歸而復命曰軍中名豪傑俊雄之士某皆識某于其間得二君子人焉侯驚問何人則舉涂方伯宗瀛及中丞名以對侯又大喜拇為乃待為上客顧一時未有以處之姑令督造磁船未幾忽挾千金逃去所司以聞上請急發卒追捕侯默然良久曰止勿追也所司惘然退侯乃自備其貲曰人不忍欺人不忍欺左右聞者皆匿笑不敢仰視中丞言至此又顧謂君曰此人既遊庠食餼當令人死之務正如曾侯者難再遇也次日同官聚謀舉為笑柄或曰幸金數不多故侯大度置之耳或曰侯恐捕受欺名故忍而不追也余曰不然昔宋韓魏公總五路師經略西夏有人以偽書千之傳厚賂去已而事泄諸將請捕之韓公曰此人敢于百萬軍中持偽書以欺我則其人之膽識必有過人者若迹之急必投入夏國是又生一張元也遂止後世論者共服韓公之深識遠慮當金陵甫復時髮逆未平捻勢正熾曾侯之見即韓公之見也大度謀國深遠豈惜此區區之金及受欺之名哉衆皆以余言為然

王烈婦

余官金華縣訓導時府學訓導杏泉王君英澍與余同官交相得也杏泉長子繼本字根仙以弱齡食餼書法秀美尤工古文詞洪好中無不嘖嘖羨杏泉有子矣嗣余官江蘇與杏泉不通問者數年余家婦山陰錢慎庵太守女也嘗言其戚王孫氏殉節事心疑為杏泉家事未暇細詢也今年杏泉郵寄其媳王烈婦傳迹乃溯根仙以死其婦又以殉節死流慘遂若久之按傳烈婦為貢稽孫名悅祖女十六歸根仙事舅姑如事親相夫以順御下以寬里黨無間言而三年而根仙以戒死烈婦慟絕復蘇雙面截髮誓不獨生悅祖痛愛培死哭之哀泣遣疾亟烈婦良絕號泣爺赴視殮畢歸謂家人曰吾今可以死矣初欲見刀鑷以殉其祖司訓公借杯禮義諭之冀紓其死烈婦曰死所天非全歸乎乃絕粒翁姑百計解之不可得絕食七日溯死於司訓公又強飲以西瓜汁一杯復延七日乃終嗚呼其初殉也慷慨其辛而也從容此真所謂百折不回者也嗚呼有婦如此根仙可謂不死矣烈婦名韶天壤與日月爭光烈婦亦何嘗死哉

金余二善人

余行年六十有四生平所覩衆傑俊雄之士甚多而善人則止得二人焉一為金華金樂魚濠一為無錫余蓮村浩樂魚狀過書不應試家居篤而為善不倦迄中拖堰芒鞋及一切諸善衆舉欵砌砌欲以身殉之人或笑其癡不顧也工書並不肯多受人潤筆其廉介蓋出于天性咸豐元年也人公衆應奈廉少正科力辭不獲強總不肯易衣冠服仍以布衣終身

董事僕從人等並溺斃六十五人其遇救得生者僅江蘇候補知縣江君等三人而已事聞李尚書據情入奏朝廷震悼死事各員均加銜照陣亡例議邮廕子並命於天津上海二處建立專祠董事僕從等咸得附祀江蘇大吏復籌庫款提出銀兩各子死者家養贍以十年為期英國官員亦罰溴順輪船賠銀作邮死事諸人既得邀國恩復得中外優邮計存歿均無遺憾矣惟內中有候補縣丞長楸一事最為奇絕因特志之長君係滿洲人以佐貳需次蘇臺者久矣光景困甚上官憐之給予津運一差俾得新水以顧其家長君奉委忻然別妻子而去未旬日其妻晨妝竟出戶操井白忽倒地大哭作長君語曰輪船失事我已死矣可速延我好友某某來其友至則縷述船破事始末時蘇城尚未得信也衆皆大驚長又曰我死後已得差使心念家貧子幼故曉夜奔馳而歸因囑某友曰我子年甫十歲無人養贍乞君來交情摯之去譬如家中乡用一小僕耳言訖淚下某亦哭而允之長復曰我要如此命苦在人世亦無好處當與之同赴冥間于是衆爭勸曰爾子尚幼若非有母撫育如何得以長大請勿作此想長思之良久乃應曰諾遂作謝辭別而去其妻乃霍然醒聞以附魂諸事皆不能知第謂出戶之際覺冷風一陣吹向身上遂不省人事矣越二日乃聞惡耗時余滯遊蘇臺寅好中喧傳其事著方伯應敏齋先生守程朱之學不信鬼神余舉所聞以詢古

伯亦早有所聞其相數異方伯曰子方作筆記可殺人之典神滅無鬼二論相辨也

楊慎書遺事

書賜閻宗臬親訊由是士心益至福建賊來降所至事有政聲道光十二年調浙江撫民夷

丙作訊大府調視察擒理寃濟事戡定之際擒捕餘黨訊供無枉縱辨理善後事

宦事畫圖繪去住至今將四十年臺地設治東西兩疆外營內塊內風慶不興盜賊不起則措

置之善也湖南康熙二十二年臺灣始入版圖至道光十二年僅一百五十載耳而就者凡

十五起或詔大兵勦之或以本省兵平之其亂之生也或數年或十數年輒一起其自相殘

賊則閭閻或有也視察精心運用分剖所以善後者條章程規畫悉當海疆得以久安無

事其功甚偉余歲曰本親臺節南時食惜觀察文集中有起前敗甘總督

楊侯逆事一則仰見福臣養威事對國體之至意誠之不勝佩侯宣撫知今日東亞之祇

承頒行服圖垂錄之使後世知我朝廷之威德焉

四廢於格蘭之亂戕大臣據喀什噶踞城圍和闐葉爾羌沙爾三城上命大學士長公

為振威將軍往征之以沃督楊侯參贊軍事狀七里河戰大河南岸侯以所部先濟

戍凡中流人馬高大然手常緣為神侯掌之仗尾勦殺格蘭遂復喀什噶踞城三城圍解

既而久不得賊或謂賊受侯不戰出侯在軍下可得也上召侯回賊甘總督住總督駐闢州

堡嘉峪關可通出入要地也尋遣伯克伊薩充請張格爾出就學京師回疆平上嘉伊薩充

功加郡王銜伊薩充素強賊雄長諸伯克與二子分領三大城素點通事言道光十一年奉

詔入朝自恃功高驕恣非分遇所經回疆諸伯克咸具供張比入關獨盛甘肅府

縣請手布政使曰侯將迎諭節侯曰無煩爾視我行事明日將到侯以令箭招至數里外伊

薩充乃單騎從數人來侯令自戈什哈以上有頂戴者冠帶華服不佩刀鏡門並列至堂下

跪請伊薩充至轅門下馬步行見兩旁官屏息立無敢仰視至堂側少詰命入見

堂以內虛無人馬一巡捕官導之行恐態事數重侯見之便室居中高坐常衣冠二童子侍

立于地地紅氈伊薩充及門未踰限雙足跪擁冠叩頭侯令一童子扶入命坐伊薩充

叩首者再乃坐道溫語充侯自姊其舅氏老矣歿在回疆時甚哀曰更精神侯曰決亦老

數月加以哀事受大皇帝厚恩當亦及時報稱子孫計無長想伊薩充叩頭曰謹受教侯

又曰大皇帝命汝少住即行無多從宜住謁各宮皆有食物沒汝也令一童子扶之出伊

薩充汗流浹背歸取衣冠濕上馬行數里神始定侯諭布政使下及府縣官之外通謁禮之明

日伊薩充減騎從行謁侯曰前州為人關第一省會保知天朝儀注他省加禮乃知恩

長同女令項廷綬時官甘肅親見之為記言文已凱旋兵和渭州縣捐基畝知縣郭開宇

令侯意不許然已至親臨堂皇就幕門捐貢幕兵官各四十受貢者五十餘人斬馘官者二

人以狗兵後無戰鋒侯住固原提督三十年馘甘婦監擄與不識回眾及官總管見許

厲益謙曰吾親人公事慎有失幸助我然所奏斷悉中度非人所及凱旋見侯手乾清門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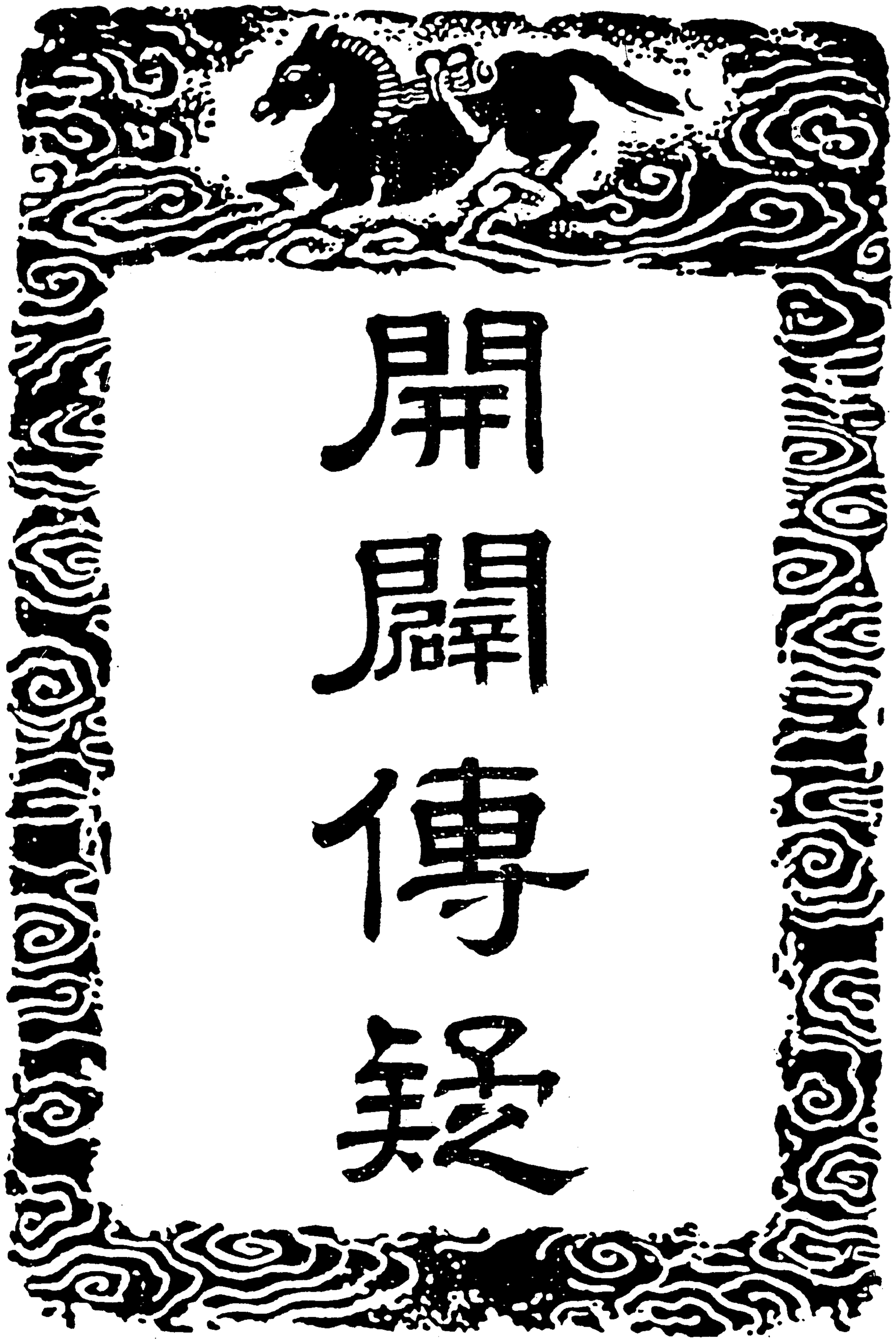
偉軀幹美手儀觀面修白詞氣論然語長三尺許揮灑如銀文武威風天人也侯名遇春

四川崇慶人經大小二百八十餘戰無不以身當先未嘗受創年八十有二以疾致仕未幾

入都名見數回賜先什復帶無算賜以平滑賊功封一等男至是二等侯勳各省地方

官提送以朝食俸手敕夫人年亦八十子弟官文武二品者一門八人奢許部支什哈官提

鎮者同時十餘人貴州果勇侯兄繼侯為固原提督先侯而侯亦侯所拔也


開闢傳録之

竹柏山房家刻總目序

竹柏山房者嘉慶癸酉　先舅氏秋坪公所題額也公所居距余居不一里暇輒與　先君子相過從談道講藝無虛日余以齋名爲請公曰左太沖詩峭蒨青葱間竹柏得其貞子庭前有竹有柏可以名齋矣爲篆書竹柏山房以賜今四十餘年矣齋既非舊竹柏無存而懸額仍從其舊志不忘也回憶曩時杖屨追隨時從請業每有劄記公未嘗不欣然首肯以名山事業相期曾手賜所著四時對雪樓雜錄稿本二十四卷屬擇其要者存之今靈光久讣余髮亦如此種種不惟先輩典型不可復覩即知交老友亦不一存將誰與爲質正耶諸所綴輯中年粗有成書輒不敢自信循檢再三積久悟非隨即修改甲午以後始次第登梨棗出一種必親自校讎期無訛葉之憾而後已此中甘苦得失自知即刊後時有更定尤望知我者鑒其勤而匡所不逮也計前後四十年所刻二十餘種爲卷百四十有奇大小版一千九百三十片庋以五架藏之山房其成之也不易其梓之也尤難物有聚散恐日久或致無稽也爰爲總目俾後人得世守勿失焉咸豐五年歲在乙卯春正月庚寅三山居士鑑塘識時年八十有一

竹柏山房家刻總目 外羅源縣志二十卷官刻不計

開闢傳疑二卷　道光乙未刊
古史紀年十四卷　道光丁酉刊
古史考年異同表二卷有後說　道光戊戌刊
武王克殷日紀一卷　道光乙未刊
滅國五十考一卷　道光乙未刊
春秋經傳比事二十二卷　咸豐辛亥刊
戰國紀年六卷前有輿圖後有年表　道光戊戌刊
竹書紀年補證四卷有後案　道光庚子刊
孔孟年表二卷有後說　嘉慶丙子刊
孔子世家補訂一卷　道光甲午刊
孟子列傳纂一卷　道光甲午刊

家刻總目　一

孟子外書補證一卷後有考　咸豐甲寅刊
四書拾遺五卷　道光甲午刊
古書拾遺四卷　咸豐癸丑刊
附卷偶得十卷　道光己酉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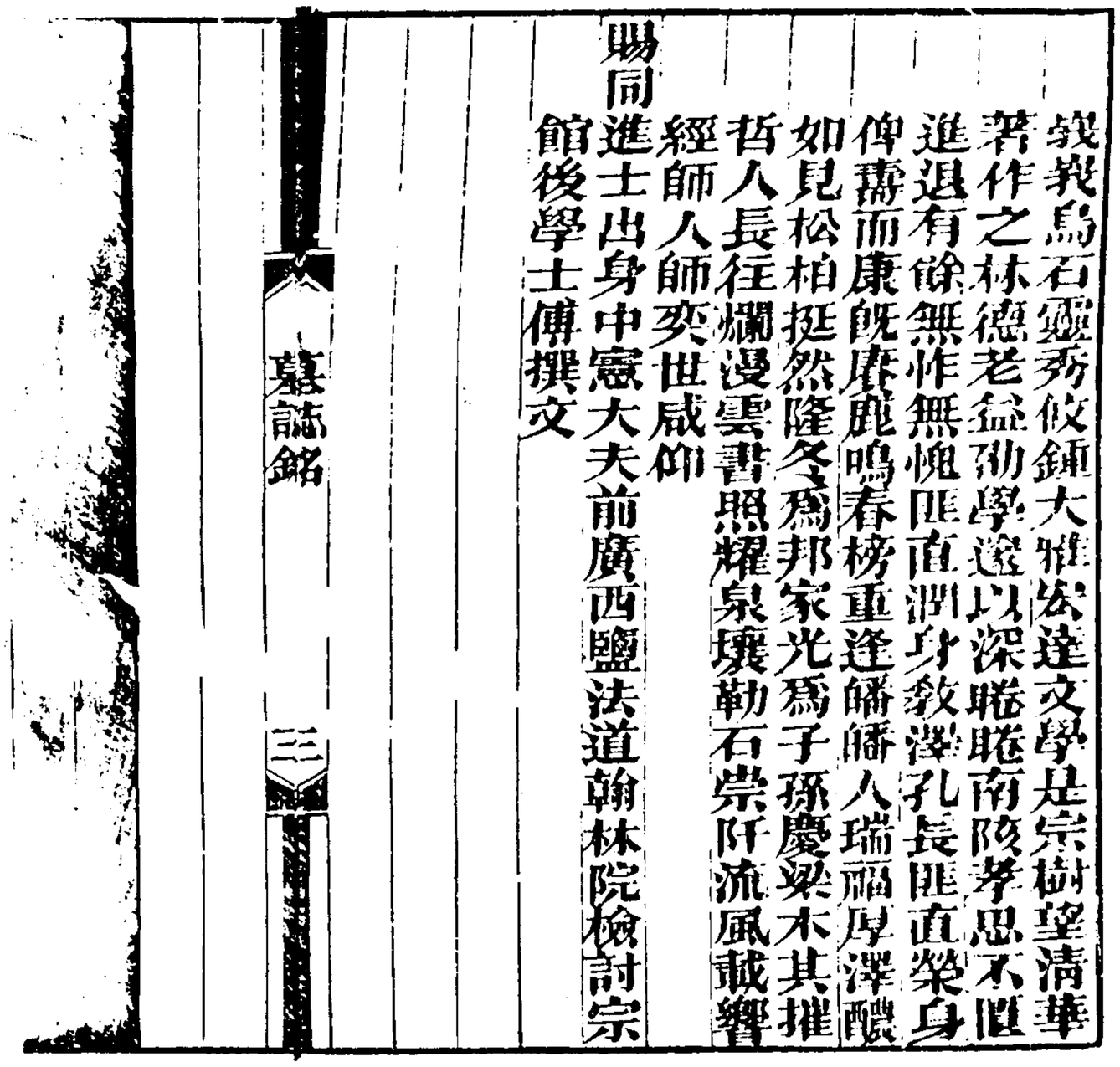
咸豐癸丑旋鳳岐寫

中歲枉好道蹉跎已覺衰
雲烟妨過眼未遑不寐燈下希成帙書霜雪
訝盈盈著述非心得行藏祇
自疑古人宗不朽今我欲何
為　咸豐三年歲在甲寅閏月
既望鑑塘老人自題

皇淸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四品卿銜翰林院編修重熹
瓊林鑑塘林公墓誌銘
先生諱春溥字立源號鑑塘系出九牧林氏先世由
莆田屢遷至省垣曾祖諱昌鵬公力學早世祖諱九
經公閩學生　贈奉直大夫父東崎先生諱兆泰公
乾隆己亥舉人高年碩德居鄉多教澤以子孫官累
得　封贈生三子皆貴顯先生其季也夙承庭訓弱
齡卽淹貫羣經長與伯仲以文鳴於時年二十三補
邑諸生旋以嘉慶戊午舉於鄉壬戌成進士改庶吉
士習　國書散館繙繹第一授編修丁卯與順天鄉
試同考聞母病疾馳歸遂丁內艱壬玉屏講席累年
至丁丑還　朝供職戊寅　大考二等分校北闈兼
修　國史教習庶吉士庚辰與會試同考

宣宗御極元年
召見乾淸宮旋
家有微疾聞信卽乞養歸侍奉杖履者八年旣丁外
艱誓墓不出服除始赴南浦及鵞湖講席後移鼇峰
閱十九年以老辭館時年已七十有八矣先是公建
義倉議敘晉五品銜咸豐已未重賦鹿鳴辛酉冬大
府以重遇來歲壬戌會試　奏請預宴得
賞加四品卿銜淮重赴恩榮宴
恩命到閣而先生已於舊臘捐館矣先生寡嗜欲而篤性
行當其陳情乞養在館職資已深行見駸駸日起同
朝多婉留之而先生遽歸不願其至性實有過人者
既歸則課子姪以承先志而皆底於成科名踵相接
他若修祖塋訂支譜及周邨族之窮者鬻者其類不
勝書而要皆推廣不置之義者也先生之學以守約
爲宗以實事求是爲務自倫紀之大以及應事接物
一衷諸道無所苟家居日門生故舊宦閩來問俗者
必詳告以地方利弊而語不及私當路諸巨公益推
重之其著述貫串百氏浩乎莫測其涯涘而皆要於
精當人謂先生得宋學之醇而兼漢學之博者教人
務敦本重立品衡文亦必以法度四校　京闈所得
多佳士在鼇峰最久匠成者蓋不下數百輩焉所刻
有竹柏山房十五種行世未刻者若干種所著書皆
自序中年游心養生運氣之法故耄耋而精神不衰

當重赴秋宴時觀者如堵咸謂神仙人也生於乾隆
四十年十一月初五日卒於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
六日壽八十有七元配龔恭人繼配龔恭人皆恭順
有淑德先卒子三懋勳道光壬午舉人丙申進士禮
部卽補員外郎懋烈辛卯副貢生甲午舉人候補國
子監學正加助教銜均前夫人出懋杰閩縣學優增
生先卒後夫人出孫七齊韶咸豐辛亥舉人候補內
閣中書祚曾壬子舉人祐貽曾同治壬戌副貢生候補
訓導齊翔閩學生祉曾郡學生齊霄閩學生齊衡曾
孫五女一孫女六曾孫女九擇對皆名門以同治二
年四月九日葬先生於西關外後賢山之陽敬爲銘
曰



開闢傳疑

澹光乙未

竹柏山房開雕

昔孔子刪書自唐虞而下述五帝德自黃帝而下繫易自庖羲而下至序卦則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嗚呼開闢以來運會之變盡於此矣彼其初元黃既判未有人而先有物及人之生氤氳氤氳如春之啓蟄蟲之應候不知其爲化生感生同時並育於覆載之內由是牝牡相合以蕃以滋饑則求食寒則穴處其違禽獸夷狄不遠也無爪牙毛羽以自衛則必資於物有血氣情欲以相接則必爭故愚者常待命於智而弱者常求庇於強其智而強者因得合其羣而指揮之如是者蓋往往而聚遂各據其方各長其世和相安怒相并大小分合又各就其勝已者而聽命焉時則有大國小國而莫統於一故易之屯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是太古未有天子先有諸侯之明徵也夫世無天子則諸侯尊豈若後世必統九州制六合而後爲帝皇哉韓詩外傳曰古之封泰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管子亦稱古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吾所識自無懷伏羲以下十有二焉論者遂概以帝王受命當之然則自開闢以至伏羲其受命者數倍於羲農之於今日而乃未改其食草衣皮刻木結繩之舊其必不然明矣春秋命歷敘以爲自開闢至獲麟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蔡邕愍數譙引元命苞乾鑿度皆作二百七十六萬歲廣雅作合雄揆）分爲十紀曰九頭五龍攝提（廣雅作連逋書疏引作連

通序命修飛（廣雅作修鞞書疏引廣雅作循飛路史作循蜚）同提（廣雅作禪路史作疏訖）禪通流訖（流訖記中天皇中地皇）加於九頭之上敘命以下則採丹壺書列鉅靈句彊譙明涿光鉤陣黃神犯神犂靈大騩鬼騩弇茲泰逢冉相蓋盈大敦雲陽巫常泰壹空桑神民倚帝次民二十二氏爲循蜚之紀皇次四世（即辰放）蜀山傒傀六世渾敦七世東戶十七世皇覃七世啓統三世吉夷四世（即几蘧）狶韋四世大巢二世（亦作有巢）遂皇四世庸成八世凡十三氏爲因提之紀倉頡一世柏皇二十世中一世葛天四世宗盧五世祝融二世昊英九世有巢七世朱襄三世陰康二世無懷六世以至太昊炎帝爲禪通之紀而黃帝以下通爲疏訖焉案黃神犯神皇（即神民）次民辰放皇（談即皇）見命歷敘冉相几遽狶韋見莊子維時侯卽王也故概以有天下稱焉若夫譙明涿光大騩空桑倚帝之山蓋盈神民之丘見山海經雲陽之虛見遁甲經與夫釦靈蜀山氏之開蜀大抵皆窮荒僻壤偏據一隅者耳淮南子稱女媧之末共工氏與祝融戰不勝非祝融之後襄號有國之明證歟漢書人表以共工容成（即庸）大庭柏皇中央栗陸（麗）連赫胥尊盧（即宗盧）渾沌昊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亡懷東扈（即東戶）列之宓羲女媧之後故三墳敘伏羲之臣謂上相共工下相皇桓（即柏皇）朱襄爲飛龍氏渾沌爲降龍氏粟陸爲水龍氏居北赫胥居南昆連（即驩連）居西葛天居東陰康居下大庭主屋室斯言信矣豈得概爲帝王耶雖然丹壺書列之伏羲之前者實本莊子六韜蓋自有說民之初生有姓而無氏其繼有氏而無名氏即國也故子孫襲而不改如庸成以下諸氏其立國蓋先於庖羲而子孫相傳慕聖德而佐命此天下所以統歸於一而羲炎所以開皇統之先也羲炎以前天下無統即何怪乎建國命氏者之各自封禪而可以後世之事例之哉余是以知三墳之非僞作也溯太始太易而始有天地分兩儀四象而始成萬物飛走潛化動植蟲魚之類必備於天地之間而生民於是始此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之說也三男三女冬聚夏散食草木蟲魚鳥獸之實而男女構精以女生爲姓始三頭謂之合雄紀生子三世此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之始也合雄氏沒子孫相傳記其壽命謂之敘命紀通紀四姓生子二世男女衆多羣居連連從強而行是謂連連紀生子一世通紀五姓是謂五姓紀天下羣居以類相親男女衆多分爲九頭各有居方故號居方氏其君臣所自始乎沒生子三十二世強弱相迫欲生吞害中有神人提挺而治故號提挺氏提挺氏生子三十五世通紀七十二姓故號通姓氏則循蜚因提禪通三紀統於此矣七十二姓中有巢始君九頭咸歸燧人修火之利天下尊事之蓋自是大小國始漸定於一而天皇伏犧人皇神農地皇軒轅興焉非所謂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者耶故言三皇者必自伏羲始張陵二十四治圖云伏羲造天地五龍布山岳五龍者伏羲之臣飛龍氏潛

龍氏降龍氏水龍氏火龍氏也渾沌爲降龍氏居五龍之一亦曰盤古氏故相傳爲盤古分天地耳安得渾沌之上復有盤古義炎之上復有三皇耶（命愚序謂天皇以木王王卽羲農矣董子繁露以神農爲九皇又卽人皇與三墳合）夫天造草昧微獨無皇也並無所謂氏故三墳紀氏自居方始春秋緯謂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九州長天下蓋本九頭爲說故雒書謂三皇號九頭紀而外紀諸書以爲天皇兄弟十二人地皇十一人人皇九人或卽本生子三十二世之說而附會之歟三墳雖晚出然於事理爲近丹壺今不可見其紀氏亦有足錄者余故次而論之嘉慶二十四年己卯閩中林春溥鑑塘識

外史氏曰學者多稱上古無文字然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春秋時楚左史倚相猶能讀之及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書迄秦穆公則三墳已逸非刪也史遷雜網散失僅紀黃帝以來小司馬補紀三皇粗存名號惟長源雜氏路史探索草昧徵引祕奧斯已勤矣顧頗疑三墳而反據道書悠謬之說往往易原文以奇字割裂牽合自我作古雖別成一家文采爛然非傳信也余讀柳子厚封建論員符解敘生民之初甚悉蓋得之想像而說誠不可易毛漸三墳員僞固不敢知然河圖代姓紀實足破命歷敘十紀之誣而獨得要領者宜必有所自來矣故鄭漁仲獨稱之以爲其文古其辭質而野其錯綜有經緯恐非後人所能爲且歸藏至晉始出連山至唐始出則三墳出於近代亦不爲異事也余故據之而參以路史及類書之所稱引聊附傳疑之列使覽者有考焉黃帝已下則史已具矣茲故不著

閩中林春溥鑑塘編

三墳曰淸氣未升濁氣未沈遊神未靈五色未分中有其物寃寃而性存謂之混沌混沌爲太始太始者元胎之萌也太始之數一一爲太極太極者天地之父母也一極易天高明而淸地博厚而濁謂之太易太易者天地之變也太易之數二二爲兩儀兩儀者陰陽之形也謂之太初太初者天地之交也太初之數四四盈易四象變而成萬物謂之太素太素者三才之始也太素之數三三盈易天地孕而生男女謂之三才三才者天地之備也遊神動而靈故飛走潛化動植之類必備於天地之間謂之太古太古者生民之始也 譚藪云道言天地初闢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人賤者易生貴者難毓故今人以建寅之月一日爲人日

合雄紀 廣雅同春秋命歷敘在紀之九今從三墳下放此 四雒書在紀之一

三墳曰太古之人皆壽盈易始三男三女冬聚夏散食鳥獸蟲魚草木之實而男女搆精以女生爲姓始三頭謂之合雄紀生子三世 路史曰是爲三姓紀 錦帶書曰合雒四姓教人穴居 四姓謂敘命紀 眞源賦曰乘蜚鹿以理 蜚鹿之頰皆馬名 蜚麟蜚羊

敘命紀 命歷敘在紀之六雒書在紀之五

三墳曰合雄氏沒子孫相傳記其壽命謂之敘命紀通連紀 廣雅作建通命歷敘作連通在紀之四 路史曰是謂四姓紀駕六龍而治

紀四姓 路史曰是爲五姓紀 命歷敘作五龍仙紀之二雒書以五帝號五龍紀次同

五姓紀 命歷敘作五龍仙紀之二雒書以五帝號五龍紀次同 眞源賦曰乘蜚麟以理

三墳曰連逋生子一世通紀五姓同期俱駕龍號曰敘曰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是爲五龍 逋甲開山圖榮氏解曰五龍皇后君也昆弟四人皆人面而龍身長曰句龍木仙也次曰禺龍火仙也次曰商龍金仙也次曰羽龍水仙也父曰宮龍土仙也父與諸子同得仙治在五方 眞源賦曰五姓乘雲車而治天下時人穴處巢居日月貞明一曰五龍紀 路史曰今上郡奢延膚施縣有五龍山蓋其出治之所故

漢宣帝立五龍仙人祠於膚施亦著地理志今隸延安

居方氏 命歷敘作九頭紀在紀之一雒書以三皇號九頭紀次同

三墳曰天下羣居以類相親男女衆多分爲九頭各有居方故號居方氏 春秋緯曰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九州長天下 韓敕孔廟碑云前開九頭以叶言教

○天皇氏

始學篇曰天皇十三頭 洞寃記曰一姓十三人也補史記外紀梁氏俱作十二頭號天靈 洞神部曰姓望名獲字子閏 治萬八千歲 逋甲開山圖曰天皇九翼皇被跡在柱州崑崙山下 河圖括地象曰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是名旋復 榮氏曰五龍以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爲十二部法五龍之跡行無爲之化 易通卦驗曰

天皇氏之先與乾曜合德君有五期輔有三名　命歷敘曰天皇以木王　徐整三五歷曰歲起攝提三皇經以平初元年出治

○地皇氏

始學篇曰地皇十一頭治八千歲眞源賦帝繫譜並云一萬八千歲人面貌皆如女子而相類蛇身獸足出榮氏曰兄弟十人龍門山遁甲開山圖曰與於熊耳龍門山通歷曰地皇以三十日爲月十一月爲冬至太始元年出治帝繫譜曰地皇氏以火德王洞神部曰姓並名摩字子元洞神經曰地皇君主治八荒四極四海山川谿谷　淮南子曰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德覆大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虹蜺不出賊星不行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

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

○人皇氏

始學篇曰人皇九頭雒書曰九男相像其身九章兄弟各三百歲依山川土地之勢裁度爲九州各居其一方因是而區別雒書曰人皇出提地之國遁甲開山圖曰出刑馬山提地之國兄弟別長九州已居中州以制八輔駕六提羽乘雲祇車命歷序曰人皇出暘谷分九河駕六螭鹿政三百歲　皇主不虛王臣不虛貴階級尊卑名號自起周禮疏序謂政教君臣起自人皇之世貴公彥曰九頭紀時有臣無官但立尊卑之別　吏民於次者無國歷籠應錄副其所付授與天人參相結連鉤考之具不備也　雒書適亡辟曰人皇別長九州離艮地精生女爲后夫婦之道始此　三皇經曰人皇以太平元年正月出治洞神經曰姓惛名洮字文生人面龍身　三五歷曰人皇百五十世　合四萬五千六百年眞源賦同拾遺記曰斯頻國石室中代補史記作一有十二頭地皇十一頭於時日月重輪山明海靜　寶櫝記曰地皇十二頭有三皇石像皆龍形長六丈天皇人皇九頭頭者人也若今數牛魚然古質故爾

提挈氏命歷敘作攝提紀在紀之三雒書同廣雅作挈提路史云錦帶前書謂之括提紀或作提挈

三墳曰居方氏沒生子三十二世強弱相迫欲生吞噬中有神人提挈而治故號提挈氏　路史曰是爲五十九姓紀　方叔機註鄭六藝論云攝提七十二代

通姓氏命歷敘作禪通紀在紀之九雒書在紀之七呂氏春秋曰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勝者爲長長猶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爭鬬之所自來者久矣

三墳曰提挈氏生子三十五世通紀七十二姓故號通姓氏

案春秋命歷敘稱自開闢至慶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凡世七萬六百年一九頭紀二五龍紀三攝提紀四合雒紀五連通紀六序命紀七修飛紀八同提紀九禪通紀十流訖紀序命以上與此倒異路史以下均有世數而引丹壺書循蜚以下均有氏號因提以下均有世數而三墳但以通姓氏該之統爲七十二家非即此耶漢舊儀稱聖王祭二皇五帝九王也數又不同今據丹壺敘之如左

循蜚紀命歷敘作修飛廣雅作修蜚書疏引作循飛　二十二氏有號無世

○鉅靈氏

遁甲開山圖曰鉅靈胡者偏得神元之道造山川出江河神化之宜與元氣齊生爲九元眞母　水經注引國語曰華岳當河河神鉅靈手濫跡踏開而爲兩　廣韻

曰鉅靈出於汾睢今華陰縣北一百二里有鉅靈廟
李淳風小卷曰元始判氣天皇上帝鎮立名山各有所
屬分野蓋當是時六合之間有未馴者故鉅靈女媧之
徒以神通智力出而贊化也

○句彊氏

○譙明氏
北山經首譙明之山又北四十里曰譙明之山蓋其治處
下放此

○涿光氏
北山經首譙明之山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涿光之山
命歷敘曰黃頭大腹出天齊政三百四十歲狟禪次之

○鉤陣氏

○黃神氏
命歷敘曰黃頭大腹出天齊政三百四十歲狟禪次之
號曰黃神　歸藏經曰黃神與炎帝戰于涿鹿殆其後世

○狟神氏
命歷敘曰人皇氏沒狟神次之出於長淮駕六輩羊政
三百歲五葉千五百歲

○犂靈氏
大荒東經曰有小人國名靖人有神人面獸身名曰犂
魏之尸路史曰即犂靈氏之尸也

○大騩氏
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騩乎具茨之山蓋其後世　中山經次
七敏山東三十里曰大騩之山註滎陽密縣有大騩山羅泌以爲即具茨山也
又中山經次十一亦有大騩山

○鬼騩氏

路史曰和堯史云古有大鬼氏鬼鬼氏鬼氏鬼騩古通用潛
夫論云鬼姓饒攘利是也三國宜皆炎帝之代封之

○舟茲氏
西山經次四鳥鼠同穴之山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
之山註曰沒所入山也

○泰逢氏
中山經曰和山實惟河之九都吉神泰逢司之是好居
於蔵山之陽出入有光路史曰泰逢氏之神也今東陽有蔵山孔甲畋處

○蓋盈氏

○冉相氏
南華眞經曰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
無幾無時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此之謂眞人

○雲陽氏

○大敦氏
之丘赤望之丘參衛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

○雲陽氏
遁甲經曰沙土之福雲陽氏之虛也可以長往可以隱
處　國名紀曰今茶陵西南十里有雲陽山少昊亦居
之又在甘泉亦曰雲陽山在馮翊雲陽縣今棣耀在丹
徒

○巫常氏
皇覽有巫常氏

○泰壹氏

海內經曰黑長之國有九丘以水絡之名曰陶唐之丘
有叔得之丘盂盈之丘路史引海內朝鮮記作蓋盈　昆吾之丘黑白

鴟冠子曰泰壹之道九皇之傳清成之初太始之末見不祥事於名理之外范無形嘗無味以要名理之所會杜甫大禮賦云泰壹奉引包羲在右堯步舜趨禹馳湯驟本草經曰神農問於太一小子從其嘗藥漢志有泰壹兵法一篇雜子五十三篇星雲雨黃冶候歲陰陽等篇抱璞內篇及元鍼皆言泰壹餌金液而仙道書謂泰壹君者詩騰

○空桑氏

東山經次二首曰空桑之山北臨食水東望沮吳南望沙陵西望湣澤北山次三亦有空桑之山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

○神民氏

一曰神皇氏駕六蜚鹿政三百歲見命歷敘　神民之

○次民氏路史以爲卽次是民

命歷敘曰次是民沒元皇出天地易命以地紀註云次民沒穴處之世終也

○倚帝氏

山中經次十一皐山東二十里曰倚帝之山

○辰放氏命歷敘作同提卽皇次四世

因提紀

命歷敘曰辰放氏皇次屈之名也六頭四乳駕六蜚麋出地郭古初之人卉服薜體次民氏沒辰放氏作時多陰風乃教民撲木茹皮以禦風霜綢髮閣首以去靈雨而人從之命之曰衣皮之人治二百五十載離光次之

○蜀山氏六世

寰宇記曰世本山海經揚雄蜀王本紀來敏本俗論華陽國志十二州志皆言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際至黃帝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嚳後封其支庶於蜀歷夏商周始稱王者縱目名蠶叢次曰魚鳧

○廆氏六世

路史曰後有廆氏倕氏見元和姓纂

○渾敦氏七世

老僮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子而不奪天下之人非其服而同懷其德當是之時

陰陽和平萬物無患翡爲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繫而從也蓋執中涵和除日無歲無內而無外者此渾沌氏之治也　三墳曰皇曰渾沌子居我降龍之位惟主於民　又曰命降龍氏鯀率萬民　路史曰盤古氏亦曰渾敦氏羅隱有渾敦氏施化之說謂盤古也如云支節爲山岳腸胃爲江河之類本出三五歷等書案張陵二十四治副稱伏羲造天地五以五龍爲五姓失之蓋渾敦氏之後爲伏羲降龍氏實爲五龍之一而渾敦亦曰盤古氏遂牽合支節爲山岳之語而附會之世俗相傳盤古分天地推爲三才首君何異說卷

○東戶氏十七世漢書人表作東屋

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雁行而不拾遺耕耨餘糧宿諸畝首其歌樂而無謠其哭哀而不聲案神農始教民耕茲

云耕耘蓋亦其後世耳

○皇覃氏 七世

命歷敘曰辰放氏沒離光次之號曰皇覃鋭頭曰角觜六鳳鳳出地衡在位五百六十年

○啓統氏 三世

○吉夷氏 四世

路史曰後有吉氏見姓譜

○几遬氏 亦作几遬氏 一世

亢倉子曰几遬氏之御天下也不治而不亂天下之人惟知母不知父鶉居穀飲而不求名譽書則旅行夜則類處及其死也棄臭風化而已命之曰知生之民 莊子人間世曰古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

○稀韋氏 四世

路史曰昔莊周訐道之大首言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此所謂神帝也仲尼曰稀韋氏之圃黃帝氏之囿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適世薄也是則黃帝之前矣或疑即商之豕韋非

有巢氏 亦曰大巢二世

三墳曰有巢氏生太古之先覺識於天地草木蟲魚鳥獸伻人居巢穴 (始學篇曰上古皆穴處有聖人教之巢居號大巢氏) 積鳥獸之肉聚草木之實天下九頭咸歸有巢始君也動止羣羣相聚而尊事之謂一太易本通姓氏之後也 韓非子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聖人

而況人乎是伏

有作搆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 晏子曰古者有處橧巢穴而王天下其仁愛而不惡予而不取天下之人不朝其室而歸其仁 遁甲開山圖曰石樓山在琊邪昔有巢氏治此山南 路史曰治三百餘載外紀云百餘年或云百餘代萬八千年或云萬二千年

遂人氏 亦曰遂皇四世

三墳曰燧人氏有巢子也生而神靈教人炮制鑽木取火天下生靈尊事之始有日中之市交易其物有傳教之臺有結繩之政壽一太易本通姓氏之後也 古史考曰太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實穴居野處山居則食鳥獸衣其羽皮飲血茹毛近水則食魚鼈螺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腸胃於是有聖人以火德王造作鑽燧出火教人熟食始有燔炙熏肉燒之曰炮鑄金作刃民人大說號曰燧人 尸子曰燧人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爲火時天下多水故教人以漁 拾遺記曰遂明國有大樹名遂屈盤萬頃後世有聖人遊日月之外至於其國有鳥啄樹粲然火出聖人感焉因用小枝鑽火號燧人氏 論語摘輔象曰燧人出天四佐出世明由曉升級必育受稅俗成博受古諸 (宋衷以爲受古諸侯之事) 隕巨受延嬉 太乙金鑑曰燧人占斗極而定方名東西南北是也 春秋命歷敘曰伏羲燧人始名物蟲鳥獸 易通卦驗曰遂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寅圖其刻曰蒼渠通靈 禮記疏曰尊卑之禮起於燧皇氏 (又曰禮事起於遂皇) 通典

通慨皆謂燧皇始有夫婦之道　韓稚曰鑽火變腥之下父老而慈子壽而孝　管子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爲天下者也貨幣始此　說文曰磔禳祀除殫殃也古者燧人榮子所造　路史曰治二百三十載　眞源賦曰燧人子孫相承廣韻引左傳遂人四族有須遂氏　二萬一千年至伏羲　路史成六藝論謂遂人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乃至伏羲孔頴達疑遂人次有三姓而爲是三姓而爲九十一代　孔演明道經曰燧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　案此則伏羲因燧皇之姓矣三墳謂伏羲爲燧人之子說合　尚書大傳曰伏羲以人事遂人以火紀故託戲皇於天　六藝論以遂皇爲人皇　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神農悉地力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

○庸成氏八世人表作容成

淮南本經曰庸成氏其民僮蒙莫知西東摩蠭蓐食而莫知其止息託巢中棲糧隴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蹍而人無有相媚之心　張華引括地圖曰庸成氏有季子晝淫於市帝怒放之於西南季子儀馬而產子人身也而尾蹄馬是爲三身之國　國名紀曰容成侯國漢縣隸涿本屬易今隸雄州燕之西境姓纂有容成氏又庸成許所遷今岳之華容

禪通紀十八氏

○史皇氏卽倉頡

春秋元命苞曰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龍顏侈哆四目靈光寶有磨德生而能書及受河圖綠字　河圖玉版曰倉頡爲帝南巡狩登陰山臨元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帝　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鳥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文字　韓非子曰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　漢人論風氣生虫故倉頡制字以凡增虫而爲風字音義云蒼頡出見秀人伏於禾中因以制字　魏略曰卽卿淳善倉頡蟲篆　天爲雨粟鬼爲夜哭龍乃潛藏　河圖說微曰倉頡有謂之私背私謂之雲扶曰倉帝起　治百有一十載都於陽武終葬衙之利鄉亭　論衡曰學書者諱丙日云蒼頡以丙日死　地記曰開封縣東北二十里有倉頡城及廟墓皇覽云墳高六尺學書者皆往上姓名投刺祀之不絕

尚書正義曰世本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傅元皆云黃帝之史官也崔瑗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徐整云在神農黃帝之間譙周云在炎帝之世衛氏云當在庖犧之前張揖蒼帝云蒼頡爲帝王生於禪通之紀說各不同案古者帝王之興必建立名號或以德紀或以事紀或以地紀至如炎帝與炎帝戰於版泉世及相承則因之而不改史稱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則黃帝之號亦然國語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皆指其後代而言知其時建國命氏者亦然如史皇之後又有倉頡大巢之後又有有巢軒轅之後又有黃帝以及共工祝融前後疊見此類或其子孫襲號或因其舊地遂仍其名太古簡質無足怪者然則史皇立國何必不在羲黃之前但文字草創或只行於其閭及其子孫爲黃帝臣始增修先業以教天下未可知也丹壺謂倉頡一世恐未然耳

○柏皇氏二十世

命歷序曰皇伯登出搏桑日之陽駕六龍而上下以木德紀　干寶晉武革命論曰柏皇栗陸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　三墳曰天皇升傳教臺上相共工下相皇桓　路史引作皇柏居君左右皇曰下相皇桓我惟老極無爲子惟扶我正道撫愛下民同力咨告於民俾知甲歷日月歲時自茲始無或不記子其勿怠桓曰居君臣之位無有勞君其念哉　路史曰後柏常爲黃帝地官柏亮父爲顓頊師柏昭爲帝嚳師堯時有柏成子皐爲諸

侯堯授舜舜授禹柏成子皐辭爲諸侯而耕（老子言自黃帝至堯舜世變後世得道柏成子皐是矣）周有柏冏春秋有柏子國今蔡之西平有柏亭寰宇九域云古柏國（輿地廣記曰皇柏山在開封陳留）

○中皇氏（亦作中央四世）

莊子曰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六籍大明所敘復有共工渾沌昊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而以下諸氏與戲農皆同時之國故莊子此文可見容成曰柏國相望非每氏相承爲帝也）

○大庭氏（五世人表作大廷）

遁甲開山圖曰大庭氏之王天下五風（一作鳳）異色（古史考曰大庭氏姜姓以火德王故號炎帝鄭康成以大庭爲神農服虔以大庭氏爲卽葛天氏並誤）路史曰都於曲阜故魯有大庭氏之庫與地廣記曰在仙源今隸兗（三墳曰皇曰大庭主我屋室視民之未居者喻之借力同搆其居無或寒凍庭曰順民之辭）列子曰黃帝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齊心服形夢遊華胥（路史曰後大塡爲黃帝師大山稽爲黃帝司徒）

○栗陸氏（五世）

三墳曰天皇升傳教臺栗陸氏居北赫胥氏居南昆連氏居西葛天氏居東陰康氏居下皇曰栗陸子居我降龍之位主養草木開導泉源無或失時子其勿怠陸曰竭力於民君其念哉（又口命水龍氏平治水土）路史曰其後世敖昏勤民愎諫自用於是民始攜東里子者賢臣也諫不行而醳之栗陸氏以亡見鄧析子

○昆連氏（亦作麗連驪畜十一世）

三墳曰皇曰昆連子主我刀斧無俾野獸犧虎之類傷殘生命無俾同類大力之徒區逐微弱子其伏之連曰專主兵事君無念哉

○軒轅氏（三世）

路史曰軒轅氏在黃帝之前作於空桑之北（山海經空桑之北在軒轅山）見轉風之蓬不已者於是作制乘車相輪璞較橫木爲軒直木爲轅以尊太上故號曰軒轅氏六韜曰昔柏皇氏栗陸氏驪連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此古之王者也未使民民化之未賞民民勸之皆古之

善爲政者也至於伏羲氏神農氏教民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則亦爲二矣幣款有黃帝金而又有軒轅金封禪文有軒轅氏而又有黃帝氏則軒轅自爲古帝信矣（軒轅金長寸七分重十二銖文作𤣩）

○赫蘇氏（卽赫胥一世）

莊子曰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　仙傳拾遺曰薛伯高之祖元眞曰祝融棲神於衡阜虞帝登仙於蒼吾赫胥曜迹於潛山黃帝飛輪於鼎湖　寰宇記曰赫胥氏墓在臨濟東故朝陽城內一里今章丘（崔駰達旨曰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淳樸散離人物錯乖）

○葛天氏（四世）

呂氏春秋曰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

閼一日載民二日元鳥三日遂草木四日奮五穀五日
敬天常六日達帝功七日依地德八日總萬物之極
○尊盧氏亦作宗盧五世
董氏錢書有尊盧氏幣其文作彙　路史曰治九十餘
載　寰宇記引魏風土記云藍田山西有尊盧氏陵
○祝誦氏亦作祝融二世
孝經鈎命訣曰祝融氏樂曰屬續　梁武祠堂畫像碑
曰祝融氏無所造爲未有耆欲刑罰未施　路史曰治
百年　補三皇紀曰女媧末年諸侯有共工氏與祝融
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　世本祝融爲市宋衷
云顓頊臣也　見釋文　淮南子曰南方之極自北方之界
至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　衡山記曰祝融託其

陰路史曰今祝融峯南有祝融冢　由
豕韋殷武丁滅之以劉累之後代之　詩譜曰湊水在
鄫祝融之墟至周重黎之後處之爲鄫國　路史曰後
有祝丘氏今沂之臨沂東南五十里有卽丘城春秋之
祝丘也國名紀
○昊英氏九世
商子曰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與殺獸人民少而木獸
衆人帝之世不釁不卵官無共備之勞而民不得用享
事不同而皆王以時異也伐木者衣新之世也　三墳
曰皇曰命子英居我濟龍之位主我陰陽甲歷咨於四
方上下無或差後二十二易草木昊英氏進歷於君曰
歷起甲寅
○有巢氏七世
河圖曰有巢氏之王天下也駕六龍飛麟從日月號古
皇氏　周書曰昔者有巢氏有亂臣而貴任之以國假
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
亡　路史曰後堯時有巢父
○朱襄氏三世
呂氏春秋曰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
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爲五絃瑟以來陰氣
以定羣生高辛以朱襄爲炎帝非　三墳曰命臣飛龍氏造六書
皇曰命子襄居我飛龍之位主我圖文代我咨於四方
上下無或私襄曰咸若咨衆之辭君無念哉甲寅易二
月天皇升傳教臺飛龍朱襄氏潛龍昊英氏居君左右

九域志曰南京柘城古朱襄氏之邑　路史曰古史
考云陳之秋邑朱襄氏之邑考之范志秋當作株卽朱
也蓋卽陳之株野
○陰康氏二世
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今本呂覽作陶唐氏今從草堂詩註後漢書馬融傳所引改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鬱閉而
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爲舞以宣導之帝王統錄云陰康之王次於葛天有襄陵之變而始制舞　三墳曰皇曰陰康子居水土俾民居
處無或漂流勤於道達於下康曰順君之辭　路史曰
葬驪山見長安冢志
○無懷氏六世
管子曰古之封禪七十有二家吾所識者十有二無

懷氏封泰山禪云云伏戲氏封泰山禪云云神農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氏封泰山禪云云黃帝氏封泰山禪云云高陽氏封泰山禪云云高辛氏封泰山禪云云虞舜氏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云云湯封泰山禪云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三王禪於亭亭在梁甫山下周成王禪於薄姑薄姑在濟北博縣西南

有炎氏 莊子黃帝語北門成云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炎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又曰孔子曰有虞氏不及泰氏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其知情信其德甚眞而未始入於非人

泰氏 莊子蒲衣子曰古者纪之先後則不可考矣其世

司馬彪云炎氏泰氏上古帝王無名之君

成鳩氏 鶡冠子雕子問曰泰上成鳩之道一族用之萬千天下兵強世不可奪與天地有久彼獨何道之行以至於此鶡冠子曰成鳩得一故莫不仰制焉物莫之理稱於天地審於山川仁於取予備於教道要於言語信於約束已諾不專喜怒不增其兵不武樹以爲俗其化出此五家爲伍伍爲之長十伍爲鄉鄉置師五鄉爲縣縣有司四里爲扁扁爲之長十扁爲鄉鄉置有司大治焉十縣爲郡郡有大夫守焉居處相察出入相付亡人姦物若有所移徙去就家與家相受人與人相付亡人姦物無所寄竄此其人情物理也

素皇氏

內崙氏 鶡冠子近者視其善遠者慕其德是以其教不擊故能疇合四海以爲一家夷貉萬國以時朝服此素皇內帝之法成鳩之所枋以等世不可奪者也內帝路史引作內崙氏

華胥氏 列子黃帝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

太平寰宇記藍田縣在縣西三十里藍田山古華胥氏伏羲母遊在閿鄉

卷須氏 見始學篇補三皇紀敘在中央氏之後栗陸氏之前

列僊氏

帝嚳氏 並見風俗通 揖路史引

共工氏 六韜敘曾盧之後渾沌昊英之前表列女媧之後容成之前事詳後

案以上諸氏惟有巢遂人功德在民三墳稱其九頭咸歸生靈尊事實開羲農皇統之先餘則建國命氏各帝一方各長其子孫遞興遞滅至伏羲出而咸歸佐命列位於朝國則仍故此封建之權輿也路史徒泥受命封禪之說概指爲帝年代曠邈既失不經而人表列共工容成大庭以下十八氏於伏羲女媧之後遁甲開山圖亦然通志曰女媧之後有大庭以下十三氏疑此在伏羲時爲諸侯如夏商周在唐虞之世也世紀本之謂自大庭至無懷十五氏皆襲庖犧之號亦泥以一氏爲一人均非實錄也 羅長源曰開山圖謂自女媧至無懷一十五代合萬七千七百八十七歲或云五萬七千七百八十二歲外紀云千一百五十或云萬六千八十此與列子所記揚朱語伏羲以來三萬餘萬歲者無信也

開闢傳疑卷上終

太昊伏犧氏（三墳謂之天皇）

世紀曰太昊帝庖犧氏風姓也燧人之世有巨人跡出於雷澤華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於成紀蛇身人首有聖德（拾遺記曰春皇者庖犧之別號所都之國有華胥之洲洲母遊其上有青虹繞神母久而方滅神母因此置九州　三墳曰命水龍氏平治水土因居方而置城郭皇曰栗陸子居我水龍之位主養草木開導泉源無或失時子其勿怠陸曰竭力於民君其念哉皇曰大庭主我屋室視民之未居者喻之借力同搆其居無或寒凍庭曰順民之辭皇曰陰康子居水土俾民居處無或溺流勤於道達於下康曰順君之辭皇曰渾沌子居我降龍之位惟主於民皇曰四方之君咸順我辭則世無害惟愛於民則位不危皇曰子無懷安惟安於民民安乎安民危子危子其念哉

河圖出始畫八卦

禮合文嘉曰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乃則象而作易　三墳曰伏羲不草生月雨降口河汎時龍馬負圖蓋分五色文開五易甲象崇山天皇始畫八卦皆連山名易君臣民物陰陽兵象始明於世（寰宇記曰伏羲於蔡水得龜因畫八卦）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管子曰庖戲作造六峚畫以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藝論曰伏羲作十言之教以厚君臣之別（羅長源曰十言乾坤艮巽坎離震兌消息也）古史考曰庖羲氏作卦始有益其後殷時（鄭康成記云伏羲得巫咸善盤神著而乘皇策）

易九頭爲九牧（三墳曰伏羲別九宮因此置九州）

易坤靈圖曰伏羲立九部而民易理（拾遺記曰審地勢以定川岳眞源可采用）

（本紀今本三墳并繼天而王首德於木爲百王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方主春（拾遺記曰以木德王故曰春皇其音與此及石盡同）附角號曰木皇象日之明是稱太昊都陳（遁甲聞山圖曰伏羲生成起徙治陳倉又曰伏羲之治也）

景龍見（見宋符瑞志）以龍紀官（號曰龍師見左傳）

三墳曰因龍出而紀官朱襄爲飛龍氏昊英爲潛龍氏渾沌爲降龍氏栗陸爲水龍氏又火龍氏炮治器用（左傳正義曰服虔云春官爲青龍氏夏官爲赤龍氏秋官爲白龍氏冬官爲黑龍氏中官爲黃龍氏此虛而不經不可采用）

舉六佐

論語摘輔象曰伏羲六佐命提主化俗鳥明主建福視黙主災惡紀通爲中職仰起爲海陸陽侯爲江海

易龍圖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賦曰伏羲別九宮因此置九州　三墳曰命水龍氏平治水土因居方而置城郭皇曰栗陸子居我水龍之位主養草木開導泉源無或失時子其勿怠陸曰竭力於民君其念哉皇曰大庭主我屋室視民之未居者喻之借力同搆其居無或寒凍庭曰順民之辭皇曰陰康子居水土俾民居處無或溺流勤於道達於下康曰順君之辭皇曰渾沌子居我降龍之位惟主於民皇曰四方之君咸順我辭則世無害惟愛於民則位不危皇曰子無懷安惟安於民民安乎安民危子危子其念哉）

河圖出始畫八卦

禮合文嘉曰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乃則象而作易　三墳曰伏羲三十二易草不草生月雨降口河汎時龍馬負圖蓋分五色文開五易甲象崇山天皇始畫八卦皆連山名易君臣民物陰陽兵象始明於世（寰宇記曰伏羲於蔡水得龜因畫八卦）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管子曰庖戲作造六峚畫以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藝論曰伏羲作十言之教以厚君臣之別（羅長源曰十言乾坤艮巽坎離震兌消息也）古史考曰庖羲氏作卦始有益其後殷時（鄭康成記云伏羲得巫咸善盤神著而乘皇策）

命飛龍氏造六書

三墳曰圖出後二十二易草木木枯月命臣飛龍氏造
六書皇曰命子襄居我飛龍之位主我圖文代我咨於
四方上下無或私襄曰咸若咨衆之辭君無念哉　字
源曰伏羲作龍書　漢志七略有伏羲雜子
命潛龍氏作甲歷
三墳曰後一易草木皇曰命子英居我潛龍之位主我
陰陽甲歷咨於四方上下無或差英曰依其法亦順君
無念哉皇曰無爲後二十二易草木昊英氏進歷於君
曰歷起甲寅皇曰甲日寅辰乃鳩衆於傳教臺告示民
始甲寅易二月天皇升傳教臺乃集生民后女媧子無
分臣工大小列之右上相共工下相皇桓飛龍朱襄氏
潛龍昊英氏居君左右栗陸氏居北赫胥氏居南昆連

氏居西葛天氏居東陰康氏居下九州之牧各統其人
羣居於外皇曰咨予上相共工我惟老極無爲子惟扶
我正道咨告於民俾知甲歷日月歲時自茲始無或不
記子勿怠共工曰工居君臣之位無有勞君其念哉皇
曰下相皇桓我惟老極無爲子惟扶我正道撫愛下民
同力咨告於民俾知甲歷日月歲時自茲始無或不記
子其勿怠桓曰君君臣之位無有勞君其念哉　易稽
覽圖曰天地開闢五緯各在其方至伏羲氏乃合故歷
以爲元　春秋內事曰伏羲推列三光建分八節以爻
應氣凡二十四消息禍福以制吉凶（漢律歷志伏羲有甲子元歷周髀算經曰伏羲之世設九卮之官）
經商商荅周公云古者包羲立周天歷度　拾遺記曰伏羲氏世
拾之二十六宗規天爲圖矩地取法視五星之文分晷

景之度
始嫁娶以修人道（拾遺記）
白虎通曰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
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後臥之詰詰起之吁吁饑卽求
食飽卽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韋於是伏羲因夫婦正
五行始定人道　古史考曰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
楚詞曰命蹇修以爲理注云蹇修伏羲臣爲媒理時
理官主婚姻蓋理士也
作結繩爲網罟
漢書曰作網罟以田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炮犧氏（世本曰伏羲臣芒氏作羅　拾遺記曰以犧牲登薦於百神故曰庖犧　崔寔政論曰太昊之世設九庖之官）
辨樂論曰昔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畋漁天下歸之時
則有網罟之歌　尸子曰宓犧氏之世天下多獸故教
民以獵　三墳曰伏制犧牛治金成器（太白陰經曰伏羲以木爲兵
化蠶桑爲總帛（見皇圖要覽）　造布（見古史考）
制九棘幣
路史曰傳稱九棘播於羲皇故幣文有兆而封演顧煊
咸譜之注云錢譜異布中有兆斤一金者乃太昊之九
棘長寸七分肩廣一寸足間六分有肉好
因鳳來而作樂（三墳）
孝經鉤命訣曰伏羲樂曰立基一云扶來亦曰立本（兔園

策汪引傳云伏羲之人靜故作樂以鎮之　班志曰太簇爲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伏羲氏所以類萬物之情樂建立基律呂備矣

續志曰宓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祉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祉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

作琴瑟

拾遺記曰絲桑爲瑟均土爲塤禮樂於是興矣　世本曰庖羲氏作瑟五十絃風俗通引世本宓羲作瑟八尺一十四十三絃　史記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　楚詞注曰伏羲氏作瑟造駕辯之曲　爾雅曰大琴謂之離事源及太平御覽云傳此琴伏羲所制　廣雅曰伏羲作琴長七尺二寸　舊琴譜云伏羲之琴曰龍吟琴邕琴有五象五行

興神鼎

史記曰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師古謂泰帝卽伏羲

封泰山禪云云　見管子　廣韻引河圖挺左輔曰伏羲禪於伯牛鑽木作火

文子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背方州抱圓天和春陽夏殺秋約冬枕方寢繩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冤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當此之時卧倨倨興昕昕一自以爲馬一自以爲牛其行蹎蹎其視瞑瞑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魁魁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者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壚名聲被後世光輝重萬物乘雷車服駕應龍驂青虬援絕瑞席蘼圖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朝帝於靈門宓穆休於太祖之下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隱眞人之道以終天地之固然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泊滅也

在位百一十年崩葬南郡　世紀

外紀及諸史會編並作一百一十五年　通志曰百一十六年　眞源賦作一百六十四年路史從之云年百九十有四山海經曰太皞生咸鳥咸鳥生乘釐乘釐生後照後照是始爲巴人

女媧氏　春秋運斗樞以虙羲女媧神農爲三皇譙周謂伏羲次有三姓至女媧年代歷謂女媧共工大庭皆不承五運案伏羲女媧蓋一姓而家天下者耳

世紀曰女媧氏亦風姓也　洞神部云姓雲號女皇名媧　承庖犧制度春秋世譜云華胥生男子爲伏羲女子爲女媧　風俗通云女媧伏羲之妹盧仝云伏羲之婦　鄭元注中候敎省圖云女媧修伏羲之道無所改作　蛇身人首　楚詞注曰一日七十化　一號女希是爲女皇　寰宇記曰任城縣東南七十里承匡山女媧生處　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　風俗通曰俗說天地初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搏黃土爲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絙泥中舉以爲人故富貴賢知者黃土人也貧賤凡庸者引絙人也　風俗通曰女媧禱祠神祈而爲女媒因置昏姻　世本曰隨作笙女媧作

贊　帝系譜曰女媧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爲班管合日月星辰名曰充樂　路藏曰昔女媧筮張雲幕枚占之曰吉昭昭九州日月代極平均土地和合四國　淮南子曰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嘐嘐苛事也山海經曰女媧乘雷車服駕應龍　二儀實錄曰燧人時爲髻但以髮相乘而無繫女媧之世以羊毛爲繩句後繫之後世名之頭須又云以荆枝及竹爲笄以貫髮至堯以銅爲之橫貫焉　眞源賦曰治百有三十載路史曰元年中元甲子　山海經曰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化爲神爰處廣栗之野橫道而處　長安志曰驪山有女媧治處又云藍田谷次北有女媧氏谷三皇舊居之所即

驪山也寰宇記曰女媧陵在濟州任城縣東南三十九里又云按城冢記女媧墓有五其一在趙簡子城東五里高二丈

○共工氏

左傳郯子曰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在義炎之間　漢書曰祭典共工氏伯九域言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彊故伯而不王歸藏曰共工人面蛇身朱髮管子曰共工之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　韓非子曰共工之戰鐵銛距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　補三皇紀曰女媧末年共工氏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氏乃鍊五色石以補天楚詞曰康回憑怒地東傾王逸註曰康回卽共工氏之名　瑣語子產對晉平公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敗於顓頊自沈於淮　路史曰治四十有五載落　左傳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大荒北經曰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於禺谷將飲河而不足也將走大澤未至死於成都之山　風俗通曰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逮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歲時記曰共工氏有不才子以冬至日死爲厲畏赤豆故作赤豆粥以禳之

炎帝神農氏三墳謂之人皇宋均引甄耀度以燧人伏羲神農爲三皇白虎通以伏羲神農祝融爲三皇宋均曰女媧至神農七十二姓譙周曰女媧之後五十姓至神農　世紀曰炎帝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奴有蟜氏女曰女登爲少典妃　春秋元命苞作安登遊華陽有神龍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　元命苞曰人而能顏大眉戴玉理　春秋鈎命決曰名執水經註曰神農既誕九井自穿汲一井則衆水動　長於姜水元命苞曰生三辰而能言五日而能行七朝而齒具三歲而知稼穡有聖德新序曰師於悉諸莊子曰般戲之事必於黍稷有龍吉　代伏羲氏原作纏無愼氏後誤今從潛夫論改　以火紀官號曰火師見左傳

夏故謂之炎帝都於陳潛夫論曰元年甲戌　又徙魯又曰魁傀氏身號炎帝世號神農　又曰連山氏又曰列山氏命歷序曰名石年蒼色龍出地輔號皇神農能安生伊耆氏卽神農詳詩禮正義曰寫六

服虔曰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　宋符瑞志曰炎帝致大火之瑞天雨粟始教民耕

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遂耕而種之　管子曰神農作樹五穀洪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作陶冶斤斧爲耒耜鉏耨曰神世本

農臣俚仍不耕見呂氏春秋曰赤炎帝臣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
菓蓏之實考經援神契曰神農得利兆年受福淮南子曰神農始教
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墝高下嘗百草之滋味
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
毒文子曰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
饑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其耕不強者
無以養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衣形後漢書註引管子曰神
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
二穀穀之法什倍再什倍曳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
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作太初歷路史曰神農之歷自曰太初非漢之太初也
文選注引書大傳曰神農始治農功正節氣尸子曰神農正四時
開闢傳疑下九
之制嘉物藏利志曰神農分八節
神農書曰冬至陰陽合精天地交遜天爲尸陰地爲
不凍君爲不朝百官爲不親事不可出遊必有憂悔
作蹕藏易三墳
命屏封作穗書見太平御覽屏封一作丙封
書斷曰上黨羊頭山嘉禾八穗炎帝乃作穗書用放時
令
制醫藥
本草經曰神農嘗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良毒所主以療百病世紀曰神農使
救人命搜神記曰神農以赭鞭鞭百草故知其寒溫之性良毒所主以療百病世紀曰神農使
岐伯嘗草木典醫療疾書曰神農嘗百草水土甘苦臭味所主以療百病世紀曰神農使
王養命以應天博物志曰上藥謂五石之練形六芝之延年也中藥一百二十
種爲臣主義性以應人博物志曰中藥謂五石之練形六芝之延年也下藥一百
二十五種爲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博物志曰下藥謂大黃除實當歸止痛
逸周書曰太原神爺岡有神農嘗藥之鼎存焉成陽
山中有神農鞭藥處一名神農原藥草山山上紫陽觀
世傳神農於此辨百藥中有千年龍腦香在縣北三十五里山海
經云神農皆五穀之所
爲廛市
杜佑曰神農列鄽於國以聚貨幣路史曰神農日中爲
市以變有無班固志曰食貨興於神農之世
始立地形封國
命歷序曰神農始立地形甄四海遠近山林藪澤所至
春秋元命苞曰神農世怪義生白帝國地形脉道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二
萬里作垂了曰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
至昆侖不聽從又曰神農大九州等州是也至黃帝以來德不
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爲九州呂氏春秋曰神農
國近國地廣遠國地愈小海上有十里之國與二十里
也漢書曰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
百萬兵書謂神農以有爲兵而無粟不能守也
伐補遂見戰國策通典作輔遂
漢書神農兵法一篇
夙沙氏來臨
世紀曰諸侯夙沙氏說文曰古者庖犧沙初作煮海鹽叛不用命箕文誅
而殺之鄧析子曰栗陸氏殺東里子弟沙君戮箕文炎帝退而修德夙沙
民自攻其君而歸炎帝呂氏春秋曰夙沙君而歸神農
者貿沙三卿朝而無禮君怒而久均之神血鼎加諸卿謀復於沙以亡

作政典

三墳政典曰惟天生民惟君養天惟食喪祭衣服教化一歸於政皇曰我惟生無德咸若古政嗟爾四方之君有官有業乃予乃父乃兄乃弟無亂於政昔二君始王未有書契結繩而治交易而生亦惟歸政昔在天皇肇修文教始畫八卦明君臣民物陰陽兵象以代結繩之政出言惟辭制器惟象動作惟變卜筮惟占天皇氏歸氣我惟代政惟君古道以立政皇曰正天時因地利惟厚於民民惟邦本食惟民天農不正食不豐民不正業不專惟民有數惟食有節惟農有教林林生人無亂政典政典曰君正一道二三凶臣正一德有常吉時正惟四亂時不值氣正惟和氣亂作瘝官正惟百民正惟四

色正惟五惟質惟良病正四百四藥正三百六十五過數乃亂而昏而毒道正常過政反僻刑正平過政反私祿正滿過政反侈禮正度過政反僭樂正和過政反流治正簡過政反亂褒正哀過政反遊干戈正亂過政反危市肆正貨過政反邪議禁正非過政失用皇曰嗟爾有官有業乃予乃父乃兄乃弟咸若我辭一歸於正皇曰君相信任惟正相君佈位惟忠相官統治惟公官相代位惟勤民官撫愛惟仁官民事上惟業父無不義厥子惟孝兄無不友厥弟惟恭夫不游妻不淫師不忌教不失刑堵形也形爾身道者導也導爾志禮者制也制爾情樂者和也和爾聲政者正也正其事命邸天作扶犂之樂 路史

開闢傳疏下 十三

列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 孝經鉤命訣曰神農樂曰下謀一名扶持 辨樂論曰神農教民貪穀古史考曰神農時民食穀稗米加燒石上而食之 時則有豐年之詠 新樂曰神農氏爲琴七絃廣雅曰神農之琴長六尺六寸有六分 足以通萬物而考理亂也

以赤松子爲雨師制請雨法

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服冰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時復爲雨師 尸子曰神農理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爲行雨旬爲穀雨旬五日爲時雨 神農求雨書曰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命爲青龍又爲火龍東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爲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己不雨命爲黃龍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爲白龍又爲火龍西方老人舞之壬癸不雨命爲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潛處闔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取人骨埋之如此不雨命巫祝而暴之如此不雨神仙積薪擊鼓而焚之

制吉禮

孔穎達曰始諸飲食敬鬼神祭祀吉禮始於神農土鼓因於中古 儀禮正義曰以上神農禮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 蜡祭先嘗司嘉說者以神農爲先嘗司嘉說者以後世 淮南子曰神農之治天下也甘雨時降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祀於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 呂氏春秋曰昔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

馬

封泰山禪云云

淮南子曰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胸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養民以公其民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歲萬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天下一俗莫懷姦心　禮含文嘉曰神農就田作耒耜天應以嘉穀地應以醴泉　拾遺記曰神芝發其異色靈苗擢其嘉穎陸地丹巢駢生如蓋香露滴瀝下流成池因爲豢龍之圃朱草蔓衍於街衢卿雲蔚藹於叢薄築圜丘以祀朝日飾瑤階以揖夜光奏九天之和樂百獸率舞八音克諧木石潤澤

在位百二十年崩　路史引陶潛云炎帝帝魁之世獨砥修以白勤則以爲二人

外紀作百四十年路史作百四十五祀年百六十有八　通志曰或

五行書曰神農丁亥日死丁未日葬　國語曰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左氏曰柱爲稷

崩也天下之人爲之不將者七日　帝王世紀曰神農長沙

自夏以上祀之　眞源賦曰神農有子年七歲有聖德

同歷名山辨其百藥闢田墾土與於穀帛化於市廛長

無征役　山海經曰炎帝之妻赤水之子　補史記作奔水氏之女路史引作節

史作豢水氏　聽訞生炎居炎居生節並節生戲器　路史作節莖生戲器生祝融祝融降處於江水生共工

生戲戲生器　外紀亦云戲生器生祝融祝融降處於江水共工

共工生術器術器兌首方顛是復土穉以處江水共工

生后土后土生噎鳴噎鳴生歲有十二　又曰炎帝之

孫伯陵　路史曰名傳言齊之先建伯陵建也汝圍語云太姜之妹伯陵之後逢君之所憑神伯陵

同妻權之妻阿女緣婦緣婦孕三年是生鼓延鼓延是始爲鐘爲樂風有互氏同人之國炎帝之孫名

侯鼓延是始爲鐘爲樂風有互氏同人之國炎帝之孫名

曰靈恝靈恝生互人是能上下於天　又曰炎帝之少

女名曰女娃遊於東海溺而不返故爲精衛常銜西山

之木石以堙於東海　尸子曰神農氏七十世有天下

豈每世賢哉牧民易也　呂覽亦云

帝臨魁八十年　通志曰或

世紀帝臨在帝承之後　路史據國語帝魁在帝承之

甲之後　帝王世紀補三皇紀外紀紹運圖路史作四

帝承六十年　通志曰或

帝明四十九年

帝宜四十五年

世紀作帝直

帝來四十八年

路史作帝釐又云釐生帝居居生帝節並節生帝克

及帝戲戲生帝器及小帝繼以參盧是曰榆罔

帝裏四十二年　古今通系作四十三年

世紀作帝哀　補三皇紀曰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

外紀曰帝裏生節莖節莖生帝克及戲節莖及克戲皆不

得承帝位克生子揄罔帝裹崩揄罔嗣
帝揄罔五十五年古今通系作五十年
史記曰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炎帝欲侵凌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脩德振兵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　補三皇紀曰其後有州甫甘許戲露齊紀怡向申呂皆姜姓之後並爲諸侯或分四岳當周室甫侯申伯爲王賢相齊許列爲諸侯霸於中國

案尸子引孔子之言謂神農七十世有天下其說必有所本而命歷序祇云八世不傳其名至世紀乃有名號而與國語山經所述無一合者外紀因之每世並有年數均未知何據路史孝合國語山經等較外紀多衍八葉然先後承接徒出臆斷當缺其疑

開闢傳疑卷下終

說夢叙

癸丑之春逆旅牖金陵吾松騷動城内外居民紛紛若鳥獸散予適與耕山火子下榻曠怡草堂為主人作守望之助晝則掃地焚香夜則挑燈煮茗恬如也主人因卷屬避跡鄉閭頻往來其際坐是愈形其寂一日偶於翟樓翁案頭檢得曹千里說夢一集互相翻帙覺鄉先達之興廢感衰歷歷在人耳目予因顧火子而歎曰舉世皆夢中人也是書可以資考訂可以備勸懲苦世無刋本琛居多暇子又健於筆者盍抄諸以供披覽火子曰善於是畢半月之力繕寫成帙丐予數語弁其首畀主人什襲而藏之予故不揣檮昧序其緣起如是噫烽烟屢警危如棊幕之烏我輩淡焉若忘可謂達矣後之覽者必將謂若而人者想從邯鄲道上爽參透個中消息者乎主人為誰蓋吳興沈子小蓮也

咸豐三年夏五月

非菴道人陳錦編谷甫叙

叙

人生一夢也夜之所夢旦以告人曰此夢也惟人亦曰此夢也彼此皆知為夢而何以言之者娓娓聽之者津津也則此一刻之頃分明以夢緣為覺緣夫夢既可以為覺安見覺不可以為夢試從數年後追憶數年前事恍同一夢而況歲月遷流變故百出積之既久其為夢也不既多乎百年之内勞勞攘攘盡為夢所驅役而為啼為笑不克自主亦可哀矣余行年八十每燕居深念少時攻帖括困於公車不能博一官又承先人之業不能積粟帛廣田園徒為鄉閭小兒所姍笑惟是天假之年偷生長視使得縱觀夫升沉榮瘁之變態舉所見修富貴容而炊赫耳目者莫不化為烟雲蕩為冷風而覺老儒猶得抵掌而談其遺事是若輩之夢境已盡而我之聽其告者猶流連而未去也夫既能聽之必能說之則何不以筆代舌使後人得寓目焉廣其舊聞乎閒有可以備法戒者是亦後事之師也昔左邱明作傳羽翼春秋而論者譏其失之誣豈盲史不免耳食之過乎余則非目覩不敢述匪曰傳信或不至夢中說夢云爾

雲間蓟庵曹家駒千里氏撰

明代運灣法之變遷

明朝漕運。其法五變而始定。當洪武開國。因元之舊。每歲海運糧七十萬石。專以餉遼。自永樂建都北平。百費仰之於是。海陸兼運。蓋陸之勞。不啻海之險也。至十三年。平江伯陳瑄開會通河。令江浙之米。盡運淮安交收。各撥官軍接運至京。此為支運。永樂末年。從周文襄公名忱字恂如江西吉水人進士官至尚書議。令民運於瓜州。兌與運軍衛所。出給通關付繳。此為兌運。成化七年。都御史滕公名昭字自明河南卝封人議罷瓜州兌運。令運軍竟至水次領兌。此為長運。而法遂不變矣。夫海運之艱險。此不必言。即自支運以迄長運。自永樂十三年至成化七年。共五十六年。小民生於其間者。備嘗勞瘁。中間周文襄公亦僅移遠而就近耳。其於風波舟楫之苦。尚未脫也。滕公立法。疾痛一朝盡除。自當百世尸祝。乃今人並不知有滕公何歟。

林巡撫均糧

松人以周文襄稱土起糧。口碑百世。夫稱土誠是異人作用。殊不知但能定上中下三鄉耳。至於田畝科則。尚未講畫一之法也。蓋昔年之糧。民間得以意為輕重。如某人有田若干畝。有糧若干石。及其欲售人乘其急而要之曰。非五升糧田不買。其人迫欲得銀。即書五升糧以付之。迨一而再。再而三。田將去盡。存糧尚多。力不能支。因而逃亡。於是里甲公分其田。代償其稅。此絕田之名所由起也。神宗初年。張江陵名居正號太岳官太師謚文忠當國。巡撫林公名潤字若雨福建莆田人嘉靖丙辰進士慨然起而欲均之。時徐文貞公名階字子升號存齋嘉靖癸未進士少師罷相里居。田圃最廣。皆五升糧田也。殊不樂。有此舉。林乃上書江陵。復札內有方今主上幼沖。僕以一身。荷天下之重。倘事關國計。而有撓之者。則國法具在云云。林得此。胆愈壯。文貞亦懾息而糧始均矣。夫文貞自顧封殖罔恤民艱。較之蕭相為百姓請上林地。得無愧於心歟。因怪此事。自高廟開國至穆廟。歷年多矣。中間名臣輩出。何無一人究心。豈所謂待其人而後行乎。且今人但知有周文襄。將謂兩事一時做成。而不知林公為補天手。豈非大謬。

舉章築松江海塘

余嘗登泰山。其巔有廢址。斷碑四五尺。在蔓草中。搜視之。漶滅不可讀。叩寺僧。茫然不知。偶晤吳舍文名欽章崇禎己卯舉人因詢之曰。泰山為君家輸糧。必能知其遺事。舍文曰。此畢撫臺生祠之基也。余曰。撫臺生祠。何因在此。曰。當其築海塘一百四十餘里。撫公高其義。欲疏請授一官。力辭不受。迺築塘畢。給牒歸之。以為娛老計。遂建祠以報之。今河已被勢家奪去。唯荒山尚在。累我暗糧耳。余因曰。君既知畢公。能知其名乎。曰。不知也。余曰。此公名京。山東新城人成化己未進士為憲宗朝名臣。松江築塘。當以此公為開山祖。而君家上代即與其事。今君父子兩世宣力海疆。俱不愧雲礽之能。但松人不知有畢公。可謂飲水而忘源矣。

余所誌止就有生以來所自見者言之耳。其往事槩不及也。但此三公造福宏遠。而松人不能知。故特表而出之。

均糧發端於徐南湖

當世宗時。郡有名侍御徐公南湖名宗曾字希魯嘉靖己丑進士性峭直不阿。受知於世廟。嘗曰。御史當以徐宗魯為法。每舟行。艙口懸一牌。書云本職雖係雲間。並非閣下徐族。其不附權貴類此。巡按福建。持法嚴正。其下以盜毒置安息香中。煙觸其目。遂失明。告歸與林撫公交素厚。林到松踵謁。長跪請教。公袖出一帙示之。題曰均糧拙議。撫公大悅。文貞聞之。名其子紹南太學生謂之曰。尊公老人。但當嘆白米飯煮爛肉。如管閑事。曰均糧均糧。紹南大蹋踏歸以告公。公曰。恨我今病廢。若在官。即特疏請均。又何畏徐存齋哉。則此事發端。實在公矣。公之冢孫紹龍為余家內戚。幼嘗受業。故談之最悉。今人且不知有林撫公。又安知有徐南湖。

三大事原委

愛憎毀譽四字。即大聖賢亦不能脫。過況中材以下者乎。余性好多言。自知憎我者眾。間有一二嗜痂者。又未免過情。謂余作三大事。有造於桑梓。一曰白糧之官收官兌。一曰里甲之均田均役。余思無其實而尸其名。恐犯造物之忌。謹備述之。如官收官兌。馬按君名腾謁廟時。余於明倫堂略伸其說。既入院進公呈。余首列其名。乃事成之後。奸旗訐訟不已。余屢危涉險。不憚櫻鋒。而其中苦心講求。調和佈置。則莊武秋昭徵麒之力居多。徵武秋。余亦孤掌難鳴矣。若均田均役。婁邑已有成規。華亭仿而行之。余處強弩之末。不能逐富人之後。間有諮訪。僅竭一得。以佐所不逮耳。何敢居以為功。惟白糧官解。余一手作成。並無有起而佐之者。蓋白運至明季而困極矣。糧艘至臨清以上。輒有中涓來提催擒糧長艄。以巨艘至不敢登舟。盡伏秫圃中。終日不得食。庚辰之冬。凍阻德州。巡漕使者姓盧名世灌下令起米

登陸而困之。華亭糧長龔姓者，往陳不便。責三十棍。立斃河干。自此而人以性命為憂。以賠費作第二義矣。巡撫黃公（名佐江西人 慨然起而議官解檄下郡縣。咎便宜。余聞之。私念此事一起。必以條議責余。顧事體重大。一有不妥。則罪歸議者。亟買一葉抵武林。逍遙湖上。將一月。度時屆開倉。此事決仍舊。可作歸計矣。南瓜郡寓。李父母（名如春號載陽江西 川人崇禎丁丑進士 延請商榷。不得已往見。方知此事之來歷。維時常鎮兵臬張太羹（名調鼎福建甌寧人崇禎辛未進士 舊為華亭令。故撫檄中有該道久任江南熟知利弊等語。張訪之李令。李則求教於夏瑗公先生（名允彝字彝仲崇禎丁丑進士 先生謂此事非曹生不能了。故敦促如此。其力也。余此擔既不可卸。而胸中未得長策。若欲舉二十八名之費累委之協部。彼豈有黠金之術。若欲加派以贍給。正當東事孔亟。餉日增。誰敢復開此口。輾轉躊躇。因詳閱蘇常白運事例。內夫船一項。常州有米而無銀。蘇州則銀米相半。惟松江則有銀而無米。再查經賦全書。知松江原有夫船米。因萬曆十六年遇荒改折。躍然曰。道在是矣。請減去夫船銀四千五百餘兩。復夫船米九千餘石。此時米價騰貴。一轉移間。獲利倍蓰。民間無加賦之名。協部有展布之地。法無有善於此者。因上其議。撫公報可。而華邑冊書向余言曰。今會計久定。而減銀增米。大是費手。

紙張工食。從何而出。余即以五十金付之。彼亦欣然而去。會冊書中有婪贈作弊者。余不勝其憤。正值周按君（名一敬浙江人 蒞松。余訟之。諸冊書大窘。中有馮忝生（名明珝字五玉天啟壬戌進士 官御史 之僕與焉。因而簧鼓其主。謂余私增糧米。馮乃慫恿王念生（名陞字超之萬曆丙辰進士 官太僕少卿 兩公昌言與余為難。舊規按君行事畢。諸紳公謁。是日馮手持公函告諸老曰。今日進院。必要講明。曹千里擅增糧額一事。許霞城先生（名譽卿字公實萬曆癸丑進士 部始事中毅然曰。此事舊冬曹生曾問余可行否。余謂請復而非請加。有何不可行。今若此。是我誤曹生矣。且凡所謂公書者。必推一大老秉筆。以其稿送各紳閱之。中有未妥處。不妨改竄。然後謄真用圖記。此體也。未有寫就而硬押要用圖記者。且請問此稿出何人之手。馮曰乃管數人送稿。不佞為之潤色。許公曰。管數人可作公書。我許霞城斷不受奴才差使。馮不覺色變。旁有解之者曰。此地方公事。明日當請曹生於公所會議。以定行止。何必縉紳先生傷和氣哉。乃索公書袖之。蓋馮為南江公（名恩字子仁嘉靖丙戌進士 大理寺丞 之門下。本姓趙。馮乃主姓也。故霞翁特刺其忌諱。次日復作一啟致陳蓮石（名子孫福建侯官人 太公祖。此書有刪本 尤侃侃。而夫船米從此頓復。協部且踴躍從事矣。方始事時。合邑糧長趾錯於余戶。及見馮作難。一足不顧。松人之薄大率如此。霞翁事後絕不責報。余亦不敢瀆以私。此外厚有所費。且以身試風波中。由今思之。殊為多事。然三十年來。所保全實多。自謂海有微功。故誌之。且以誌霞翁之高誼。令後人無忘之也。

雜差

當均田均役初行。議雜差一事。余曰。今總甲廢矣。塘長該年廢矣。將來雜差勢必從圖甲均派。余意宜將縉紳冨集。另編一牌。凡有雜差。概不派及。方為穩當。莊武秋艾（名元慶字起堯萬曆庚辰進士 初任松司理。深知此弊。後撫吳。即然曰。彼富貴之家。即歲捐幾十金。何啻太倉一粟。若小民則減其分釐。亦可甦困。何得異同乃爾。旁有佐之者曰。兵工兩房。向以雜派為市。令得官甲亦在內。庶有所顧忌而不敢肆。余曰。君輩未嘗一考故事耳。昔年吾郡有布解北運。收兌收銀四大役。歷來止編民戶。不及官甲。由是奸民競為詭寄。以致官甲之田日增。民戶之田日減。巧者倖脫。拙者偏累。徐公檢吾（名民式福建浦城人萬曆庚辰進士 初任松司理。深知此弊。後撫吳。即上疏請定官戶優免之則。如文官一品免田一萬畝。臺省詞林銓部。各免田四千畝。其免外之田。與民一體編役。此時常州科第最盛。乃上公函於撫公曰。凡通仕籍者。必革職。然後與齊民一體當差。今我輩俱現任。自宜優免。安得從革職之例。撫公復書曰。所謂優免者。免其雜派差徭。如排門夫之類。從煙籠戶口起見。此即生員且復其身。況縉紳乎。今之所謂役者。乃朝廷之賦役也。況既有優免。而於免外僉役。是役其田。非役其人也。士大夫之說。乃絀而其法遂行。然則雜差之當免。前賢議之詳矣。而武秋堅執不可奪。後以閒滯吳淞江明倫堂譁噪。余在鄉聞之。嘆曰。若蚤從余言。何至搶攘如此。且以賤妨貴。左氏謂為六逆之一。清平世界。何得兆此亂萌乎。近如海塘一役。關係非細。乃宵人造謠。義戶受辱。士大夫莫肯出一公言者。皆因立法之不善。有以致之也。竊恐將來之貽禍地方。有不可言者。余老矣。不敢復談天下事。姑存其說。以俟後之有識者。

松江海塘

松郡東南逼海。一日兩潮。非塘莫禦。元人既務北而不務南。明初猶沿習故事。塘遂湮廢。然度其時潮之去塘尚遠。故自洪武以迄景泰。海溢不見書。至天順成化間。中禍特甚。成化八年。巡撫畢公亨銳意整理。高廣其式。自是潮不復入。居者長子孫。皆其力也。但海患遠從莫測。其端自青村而東北。塘外皆有漲沙。近者五六里。稍遠則數里。俞東俞廣。交川沙界。則有三四十里。居民與海為狎。聚廬櫛比。其產葦之利甚

饒俱勢家路之自青村而西南中間歷柘林漆缺抵金山衛此七十餘里間竟為海若之敵國矣歲歲吞齧無有寧宇而禍劇於崇禎之癸酉是年秋漆缺橫溢盡處衝成巨口內河外海合而為一方禹修公祖名世胄字心康山西蒲州人巡海架浮橋以渡目擊危形實心籌畫抄一托侯撣便往築記無成功繼以千金畀余余乃創橋木竹笆囤皮之法以堵禦之其患暫弭時漆缺為海舶輻輳之所閭閻碁聯百貨駢集方公祖不忍割而嗷海建議做鹽官即海宰法築石塘其築之之費從通邑田畝加編八厘得一萬五千餘金此外則佐以上臺之捐助義米之樂輸初築二百八十九丈四尺董工者吳繩如名嘉靖己酉舉人字君錫天啟甲子舉人續築二百六十三丈董工者何憩人名酬字九龍河南偃師人舉人方司理名重聞字生明山西清源人選貢兩公坐席未温亟呼余商榷每有條議輒許可仍仿前朝舊例加編八釐委陸椒頌名慶衍崇禎癸未進士管工余襄其事乘天寒潮退晝夜督催四月而築四百餘丈皆錢糧湊手假以便宜故事易集也順治六年漆缺及石塘之西共患口數處滔滔鹹水直趨大浦人且謂此事不知所稅駕值張郡侯名銑字鼎望崇禎癸未進士續加編八釐得一萬五千餘金此外則佐以上臺之捐助義米之樂輸初築二百八十九丈四尺董工者吳繩如名嘉靖己酉舉人字君錫天啟甲子舉人續築二百六十三丈董工者何憩人名酬字九龍河南偃師人舉人方司理名重聞字生明山西清源人選貢兩公坐席未温亟呼余商榷每有條議輒許可仍仿前朝舊例加編八釐委陸椒頌名慶衍崇禎癸未進士管工余襄其事乘天寒潮退晝夜督催四月而築四百餘丈皆錢糧湊手假以便宜故事易集也順治六年漆缺及石塘之西共患口數處滔滔鹹水直趨大浦人且謂此事不知所稅駕值張郡侯名銑字鼎望崇禎癸未進士管工余襄其事乘天寒潮退晝夜督催四月而築四百餘丈皆錢糧湊手假以便宜故事易集也順治六年漆缺及石塘者遂走而擊兩旁之土塘矣乙酉之秋兵事擾攘誰暇復講塘事但見石塘之西共患口數處滔滔鹹水直趨大浦人且謂此事不知所稅駕值張郡侯名銑字鼎望崇禎癸未進士管工余襄其事乘天寒潮退晝夜督催四月而築四百餘丈皆錢糧湊手假以便宜故事易集也順治六年漆缺及石塘者遂走而擊兩旁之土塘矣乙酉之秋兵事擾攘誰暇復講塘事但見

周公墩左右告潰此時加編一說上下不復擔任惟藉塘長曠銀料理督工者包宜鎮監鎮國學生無欲而剛凡倚塘為奸利者咸欲跡故咸修有實工曹於何家港抄築二百丈其界址丈尺悉憑余定蓋任人之專如此張去而滄桑轉瞬向之所謂難易者俱改觀紛紛言不便至康熙三年而無圖項修之處相繼報坍則此法不得不變其巨患尤在梅巔涇韓撫公名世琦字心康山西蒲州人巡海架浮橋以渡目擊危形實心籌畫抄一千二百丈該工料一萬二千兩每圖坐派二丈凡圖之荒熟號之前後俱出親裁並不假郡縣之手興工之始費送管工兩紳吳含文夏季葆名長泰順治乙未進士官生花紅銀各六兩其餘任事者各二兩事竣給匾旌勞且禁止需索憫念勞苦方太公祖以後一人而已七年潰於王家路等處時已行均田均役之法從圖甲派夫每甲二名每名

周公墩左右告潰此時加編一說上下不復擔任惟藉塘長曠銀料理督工者包宜鎮監鎮國學生無欲而剛凡倚塘為奸利者咸欲跡故咸修有實工曹於何家港抄築二百丈其界址丈尺悉憑余定蓋任人之專如此張去而滄桑轉瞬向之所謂難易者俱改觀紛紛言不便至康熙三年而無圖項修之處相繼報坍則此法不得不變其巨患尤在梅巔涇韓撫公名世琦字心康山西蒲州人巡海架浮橋以渡目擊危形實心籌畫抄一千二百丈該工料一萬二千兩每圖坐派二丈凡圖之荒熟號之前後俱出親裁並不假郡縣之手興工之始費送管工兩紳吳含文夏季葆名長泰順治乙未進士官生花紅銀各六兩其餘任事者各二兩事竣給匾旌勞且禁止需索憫念勞苦方太公祖以後一人而已七年潰於王家路等處時已行均田均役之法從圖甲派夫每甲二名每名

折銀五分以作辦料募夫之資業已收貯十之六七會梁撫臺名化鳳字聃天陝西人有捐築之舉隨給還原民十一年議築蔡家馬頭等處八百七十三丈馬撫公名祜字篤周滿州人題定銀三千七百餘兩及工完而民欠尚有千金置之不問無奈同事中有好以己長形人之短者上下交相為祟明費暗費不可殫述余見時事日非十三年力懇卸担未幾而風波大作昔之禮貌有加者今且辱之縲紲矣龍宮蛟窟不在海底而在堂皇即督工宋義修名際聖府樂司刻勵自好力追前語亦付之浩歎而已況余何人能以口舌障狂瀾哉聊述原委以示後人

紀吳繩如殉節事

吳繩如先生世居張堰自大父潮字子信嘉靖己酉舉人遷居郡城棠梓橋遂名為棠梓橋吳家其尊人渭江名之賢字佑甫有富名生四子公居第三兄弟俱温裕公獨苦貧歲戊申大水其伯兄果菴遺以白粲四十石曰汝之田在清浦盡遭淹沒何以贍餬粥故以相濟公曰吾命當餓死則餓死耳奈何損兄粟堅辭不受兄不能強蓋潔身修行少壯已然至老而彌篤其操以屢試南闈不利援例入北雍甲子領鄉薦益矜慎名節郡縣不通一刺方公祖最少許可獨心重公故甲戌年特請公董視石塘甫至公所即

告大眾曰我誓不飲塘上勺水後聞視塘工嘗與余立談良久家人持茶至余即斟以獻惟舉杯在手終不沾唇俟余飲竟置杯於盤及事畢蒙顧余坐定笑謂余曰今日可飲茶矣乃連啜而去其介類如此公見時事孔亟慨然有攬轡之意瀕行余往送之公謂余曰我非仕進特欲冤一死所耳詞選授農部郎舊例蘇松人無入戶曹者朝論以公廉節素著故破格擢用公殫心籌劃老吏無敢作奸軍興旁午有呼必應大司農張公名有譽字紫若遵東開原人倚之如左右手及大兵渡江留都輸款公步行抵雨花臺僧舍夜興寺僧對奕僮僕在側不語以家事但云候月上即報我時二十日也將二更家人報月高矣即肅冠帶望空拜訖回揖寺僧曰有一事相託僧問若何曰待我投繯後汝為我掣去腳下椅僧唯唯椅甫徹公又呼僧前僧疑其有悔心也疾趨上則曰我冠翅為樹枝拂落其一煩為我整之僧如其言而公遂掛樹間死矣越五日具棺殮時方暑天而顏色如生蠅蚋無一集者人咸異之公之以繼父志屢經營海塘余輒與周旋或問余曰汝與吳氏父子兩世交其優劣何如余對曰繩如夏日之日含文冬日之日也人皆以余言為不謬

紀夏瓊公殉節事

夏瑗公先生文章節義日月爭光當必有名公巨筆表章而論次之余東海豎儒老不能文安能置一辭以辱先生但昔人最重名賢知顧余幸得交於先生間叨荃庇聊述一二以存士感知已之意憶丙子秋季先生將有事計偕會蔣莊有富人與盜魁沈卓暱余族凡君正不量力發其事彼中捐資厚囑一新貴闔說當事者張大其惑其言族凡被嚴刑必欲置之死余窘甚走訴先生先生立白其冤遂得釋且召而戒之曰今後當留心遠禍贈青蚨五百文以資藥費明年丁丑成進士初任長樂令考滿歸未抵家而丁內艱余往唁令人傳語曰喪次無見客禮以久別急欲一晤余乃趨入先生攜手坐總帳中設果餌談良久而別甲申之變寄人乘勢擁立昏庸一時趨功名者人人自以為王茂弘祖士雅有時敏者字修來常熟人崇禎丁丑進士以原任兵科補用上言閘屯瞿山疏薦單狷菴名恂字啟賢生崇禎庚辰進士麻城知縣與余兩人俱授通判協理屯事余意必無成瞿山在海島中若大勢一去將作田橫客抑為扶桑主乎乃力辭不去而時氣銳甚領專敕至柘林謀渡海會與柘林守弁王璣字瑞伯太倉人爭體統兵大譁而時部下多無賴在海壖騷甚人亦厭苦之因推波助瀾羣起而擊焚其舟時微服寄適余聞之私念初以杭不受官與時齟齬此番搶攘余居密邇得無疑阱慫之將來必圖報復殊可憂乃就謀於先生先生避兵小崑山余扁舟直造其廬先令乃郎名完字存古出迎頃之先生出余乃具告所以來故先生曰時修來所倚伏者惟劉鶴洲耳名澤清四鎮之一鶴洲雖未謀面然前有特疏薦我與楊維斗名廷樞崇禎庚午舉人則知其趨向甚正我今作一函先致謝私後以足下相託且令其揄揚於修來前如此則據上游之勢時亦不敢雛足下矣今在泰州募一揵足致之保無虞也余一一如教乃得安枕因留余宿談至午後因謂曰天下必歸東朝無疑余問其故曰只遵遺命舍長立幼無爭心此聖賢事也中國那作得來我惟有一死但爭遲速耳余為悽然即辭之曰明日早行不及別矣自此稀晤先生至乙酉九月聞先生之計一慟幾絕讀其絕命詞有云早哉吾友虞求徐石麒字寶摩浙江嘉興人崇禎壬戌進士歷官兵部尚書廣成侯尚書字孫暘嘉定人天啟乙丑進士官通政勿齋徐開禧初名如飛字子才臧王貧蘇人進士福生黃淳耀號陶菴嘉定人崇禎癸未進士知其胸中以諸君子磁礪有素矣先生恒居戒家人曰我若赴水汝輩決不可救救起必尋死尋而復死是兩次死也非所以愛我故是日投池中家人立而環視池淺僅沒胸先生俛伏水面少頃視之背上衣未濕而氣已絕矣先生平日好奬拔孤寒故賓士能文者輻輳其門既負盛名兼經濟凡上臺及郡邑有大事必咨於先生即官評亦取決焉以故同鄉紳亦多忌之者流言流讒所自來矣究何損於先生哉先生外若煦煦而持身甚嚴一介不取即余稱相知而終歲修敬不敢以雞豚獻惟烏薪一二簍而已沒身之日家無餘資子存古韻悟絕倫年甫垂髫著作甚富無何以謝堯文一案株累死杷不能不致憾於造物矣

紀侯懷王殉難事

鼎革之際惟繩如瑗公從容就義言之益頰俱香即臥子陳名子龍號大樽崇禎丁丑進士紹興司李給事中一死直是迫於計窮未得與吳夏比烈也外此則皆為狂人煽惑歆於妄圖徼倖富貴相率而蹈不測之淵及乎事敗如刲羊豕此自取滅亡云何烈丈夫哉至若武臣如侯懷王名承祖金山衛指揮僉庶幾死無遺議者矣大兵環攻婁城固守及城陷猶率兵巷戰殺傷數十人力屈就縛主帥提督李成棟有意生之懷玉曰承祖食祿二十餘年今日一死固其分也豈肯事二姓哉駈出斬之剖其腹暴死華亭學宮前見者莫不流涕有一子名其亦以諫堯文株連死徐無念者名祖文負四世孫也乙酉之變或勸其避居鄉曲對曰吾家世受國恩如吾輩不死誰當死者惟有坐以待死而已破城之日先抱二女懸樑閒然後夫婦分左右而縊焉亂兵入無不嗟歎夫懷玉雖世職非比於列侯上公指河山而為誓者也若無念以烏衣子弟與懷玉先後殉難彼鐵券金章黃扉紫閣者伊何人哉聞公之風當愧死入地矣

沈司馬草率舉事

吾郡逼處海隅從來不被兵火歷考前代春秋時屬吳後屬越然夫差句踐交鬬於姑蘇檇李之間松非所及也楚滅越而春申君之封邑僻淮徐而就吳地者亦喜其安樂無事耳劉項逐鹿所爭在關中若澤國豈過而問哉漢末三分遜抗機雲實產於此至今誦谷水菟山之句繁華景象猶令人想像不忘矣司馬氏渡江而張季鷹有純鱸之思其為樂土無疑宋齊梁陳俱都金陵蘇松在卧榻之側何煩師旅迨韓擒虎舟師抵建業縛陳叔寶即名城大郡勢如破竹何有於吾松彈丸之地乎五代時錢氏有國百年籍蘇湖常秀數郡之賦以充國用故農工水利最為修舉民生其間亦蒙樂利之休迨藝祖開基錢俶納土易姓之際人不知兵宋末伯顏下江南大兵直指臨安於吾松無涉惟元末則張士誠破平江守松者請苗兵捍禦會苗帥楊完與逵魯花亦某爭娼婦董賽兒相儷殺苗兵乘此大亂殺千人越三日而士誠兵

至苗兵即遁去。及太祖破蘇州。擒士誠。松江已納款。有松人錢鶴皐者。以豪自負。號召徒侶。抗拒王師。徐魏公名達大將軍追封中山王在蘇先遣指揮葛俊率勁卒五百人來覘變。進滬浦塘。望見兵執竹竿鎗。什伍成羣立岸上。葛大笑曰。誰謂松江反。此亂民耳。麾舟直抵城下。立時撫定。祇戮鶴皐等首事數人而已。世廟時倭亂始壬子迄甲寅。苦兵者三年。然殺掠惟在四郊及村落市鎮。若郡城內無損也。乙酉之夏。王四焯字彬侯號蔄平上海人任中書銜豫王命來安撫。業有就緒。而羣小弄兵。如常六顎蔡挾宗藩即瑞王平為奇貨。日惟以打鉤為事。時沈司馬名猶龍字神伯號雲家居。不勝其忿。乃起而倡義。人妥意司馬曾總督兩廣。必曉暢軍事。可倚以成功。羣起而附和之。然皆市井無賴游手好閑之徒。輕綃單穀。如梨園子弟登場。推嶽人黃伯修名金榜武狀元為大將。守白鶴港。一聞警先遁。八月初三日午後。大兵雲集。城守者一矢不及發。長驅而直入。備極屠戮之慘。火三日夜不息。至初六日下令停刀。縉紳任守門者。李存我名待問崇禎癸未進士官中書舍人羅知縣甲子舉人羅天戴名萬鍾字君采號咸死於亂兵。夫松郡本非戰場。自司馬草率舉事。國家指為岩疆。兵民雜處。蹂躪殆盡。即今屋無完棟。瓦礫如山。度非二百年承平。恐不能復閭里之舊也。造此一場大孽。萬劫難逃矣。

沈司馬出身本末

沈司馬父本稱王近溪子貴後更姓名品號養和沈於東郊楊家橋廊下。僦一廛而居。以賣柴為業。與同輩焦姓者爭市相毆。鼻端竟為齧去。兩孔軒然。乍見者無不哂焉。有一子讀書。辛亥入泮。名沈猶龍。不知何故而姓王。忽改為沈也。甲寅冬。學使袁試科舉。試拔置第二。乙卯舉於鄉。丙辰連捷。初任鄞縣令。考滿入臺班。轉京卿。繼推閩撫。後陞兩廣總督。加兵侍銜。蓋宦途迅速。如遇順風張飽帆。同任者爭羨之。近溪服膺乘軒而謁達官。幾不知其為賣柴人矣。司馬告歸未久。適逢鼎革。乙酉之秋。妄起兵端。破城日。人見其趨東門。翁英字際飛奉亭人崇禎辛未武會元榜眼南京坐營遊擊挽扶而出。至吊橋為城上飛矢所中。墜濠而死。有云遁跡吳興山中者。俱揣度終不知骸骨落何處。事平後。其子僅以衣冠葬之。司馬少壯輒宦遊。不暇營甲第。晚得望湖涇尹氏一莊。拓為別業。凡閩粵所得重珀。充牣其中。里中一聞初三之變。羣起而掠之。沉香有重二十斤外。琥珀有重斤外者。端硯以百計。其他珍異不可勝數。初四日。其子婦及如夫人避至余家。余以扁舟送姻家川沙王公覲處。其弟名黑二。平日倚兄勢頗橫。時潛於陳家行。當事者踪跡得之。僇於市。二子長曰東生。名祕明祝髮為頭陀。改名浩然。號雪峰。能書。寄跡僧舍。沒無檔具。妥含文倡首捐助。同志者共襄之。次曰南生。名齊初僑居吳門。司馬體貌豐偉。但聲甚小。不稱其軀。其夫人趙氏。幼為養媳。待年夫家。長而配偶。伉儷無歡。故登第後。亟謀買妾。有王心宇者。以二女納之。凡子女皆王出也。後值顛沛。不能自給。為民家執爨。夫司馬三十年富貴一場春夢。而此兩王氏者。入門為金屋之嬌。從宦為節鉞之閫。寵榮極矣。乃垂老為傭。苦甚村嫗。謂非好夢之難成乎。槩其生平。不過巧宦。乃橫挑大敵。遠種禍根。貽累桑梓。不知何年得脫苦海。豈天故有意生之。專以磨滅松人哉。

黃文麓兵敗於金家灣

黃蜚字文麓江右人。歷邊塞。老於戎行。明末總兵安慶。既上游失勢。聯舟師從太湖抵松。時七月中旬。正當沈雲升舉事。持大司馬體。而文麓自為一軍。不相統攝。師克在和。全乎未之知也。吳聖階名志葵岡卿懷野名烟字晉明萬歷庚辰進士孫子。素以膂力自負。初為撫標遊擊。後陞吳淞總兵。雖意氣雄烈。而生長三吳。目不曾睹戰陣。以文麓老將。遂與之合軍。八月初三日。已破城。兩家舟俱泊金家灣。十六日。李提督以小舟三四十。載火器攻之。值東風甚勁。燕以潮來。巨艦鱗次而集。從上風縱火。遂不可復滅。則其平日之用人可知矣。此地水深一十五丈。凡巨礮餉資俱沒焉。余過此不禁折戟沉沙之嘆也。

何慤人請練義兵

何慤人初名厚。後改名剛。起於寒素。為諸生。即束修自好。庚午舉於鄉。益砥礪名節。故方禹修公祖心重之。辛巳歲。再築海塘。特請董役。慤人雖書生。然見流氛方熾。江左偷安。慨然有談兵之志。癸未試禮闈不第。遂上疏。謂東陽義烏之人。素習戰。請於此地練勁卒五千。以備緩急。並薦許都為將。會方公祖已大拜。遂可其奏。授兵部職方司郎中。領專敕。假便宜。正欲視事。而許都反側矣。都故廣交遊。曾執贄於陳卧子。時卧子為殺降大不祥者。

慤人改練水師。所募俱漂鈌柘林之漁船漁戶。以此輩出沒洪濤。故用其長。舳艫相接。直抵京口。史閣部名可法字道鄰督師淮上。遙為聲援。迨維揚告急。閣部提兵而來。慤人

亦往協守。未幾城陷投井死。慈人方督兵用川人何璧為參將。及兵敗璧遁歸松城。未底於糧絕。何源源亦川人也。乃密託余內弟顧姓者藏之。其家祖堂丙舍頗深僻。久而漸露。何時從慈人為材官兵目者俱海濱無賴。璧在京口時。一以軍法約束。遂成宿憾。乃相約一夕擒而殺之。投其尸於河。妻孥行乞。號啼道上。見者心哀之。夫璧固敗軍之將。無論上負國家。亦且下媿知己。死何足惜。但殺之者報私讐。非伸大義也。以燕伐燕可乎。

吳提督之叛

丁亥仲春。余時寓北郊。偶散步陸墳。見有白氣如虹。直貫城上。余疑此為兵兆。不意未幾而果有吳提督（名勝之。叛此人舉事最孟浪。其部下卒僅三千人。而偏裨俱不樂從。則瓜牙心膂。一無所恃。其倚為謀士者。惟陸文伯戴武公。皆吳下狂士。非有孫吳之略也。安欲結湖寇為助。不思此輩捨食賊曾何濟於緩急之用。而松城受禍猶淺者。亦會有天幸。先是有盜魁畢光者。猖獗於泖澱間。適為逃兵所獲。解之提督。立刻梟示。又有沈君儀者。本人奴而妄稱兵部郎。械船如櫛。於黃浦掠餉。殆無虛日。亦為柘林游卒縛獻。彼全無懼色。蓋恃陸戴為內援也。不意兩人俱值赴席。無一在幕下者。倉猝被縛。由是聲益大。騷謂直是誇殺之耳。非真舉大事也。故相約起兵日。城上豎白旗為號。兵皆易小幟。登城四望。而盜艘無一至者。不得不反戈相向。設不先殺此二賊。則內外交攻。松無噍類矣。勝兆先期吊取吳淞沙船。彼中總兵沈約聲其有異志。不肯調。蓋彼子為退步。若此事早不被擒。則大兵一集。彼竟航海而去。松人之厄。將有同於乙酉之秋者。凡此皆天意也。厥後陳兵者至。但搜修其平日與勝名上表。會謝堯文敗事。謝石遂不免。毋妻並逮。要以年少配滿兵。其毋陳氏發回原籍待流。刻揭鳴冤。歸咎二蔣。因而波及蔣之內戚吳起凡。起凡固溫厚長者。盧太尊之屬婿。有美質工於文。每試必前列。有行遁者。題詩旅壁云。一個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謝石讀書人。豈未嘗見此詩乎。若起鳳者。以天文名。而身且不保。又何能知國祚之休咎也。

謝堯文

乙酉之秋。三吳底定。勢如破竹。惟浙東擁戴魯藩。依錢塘之險。守禦甚固。黃斌卿（名斌卿。號煙水。閩於舟山。遂為聲援。一時人心思漢。不無中興之望焉。欽輸款以圖仕。命數有謝堯文者。奔走而聯絡之。丁亥之春。堯文旅槖缺。謀渡海。其衣冠頗異於眾。海上巡卒詰之。復出大言。乃縛以見柘林守備陳可。一加刑訊。具吐真情。隨從旅舍孫龍家。搜獲所齎表文及名籍。上之提督吳勝兆。勝兆謀反已決。置之不問。但以堯文檄府羈禁。聊掩眾目而已。不數日而勝兆舉事。人定時殺楊海防（名之易。湖廣應山人。思生）方司理。迨黎明而為麾下所縛矣。何暇問及謝堯文事乎。久繫不釋。會上官至閱囚。詢

堯文來歷。知其以通南事敗。而發覺由柘林。遂從陳可詳其顛末。陳以昔日所錄副本進據以上聞。上撫公（名國寶。同北來滿官到松。按籍而稽。無一得脫首列者為蘇之孝廉顧咸正進士劉公旦。曙（名又吾松董祐申袁國楠朱用校張謝石董剛。皆表表有名者。莫不駢首就戮。其餘株連不可勝數。而表文出於夏存古之手。亦遭於禍。瑗公先生之後。遂絕焉。夫時方多事。覬非分之福。必招無妄之禍。顏氏家訓所以有戒兵篇也。

顧景雲父子之天文

天文微渺。窺測非易。即以徐有貞（吳人。封武功伯之聰明。見將星在吳。故自負不小。不知此時韓襄毅（名雍。字永熙。吳人。都御史。已出世矣。南遷一議。幾誤國家。若無于忠肅（名謙。字廷益。杭州人。大司馬。少保。贈太傅。社稷其危乎。明朝私習天文有禁。且承平日久。無有談及者。喜廟時吾郡有顧景雲。本村塾曉。象緯所言。偶有驗。士大夫傾信之。名聞上官。徵檄屢下。至北之劉文成（名基。字伯溫。青田人。封誠意伯。景雲逃深自韜匿。未知以名過其實。或良賈之善藏也。景雲死而其子起鳳自謂得父傳。與東土蔣從平從治兄弟相善。八月初三日破城後。匿於蔣所。二蔣素狂勇好弄兵。父為薄宦。頗饒於資。與起鳳謀渡海。而起鳳欲先殺妻孥以絕內顧。約以夜半聞炮聲即揮刀。蔣之家眾聞此言。大憤。適有一船登陸。側覆於場上。家眾匿於下。起鳳方舉炮。船下人突出。持巨棍擊其首立仆。焚以烈焰。頃刻煨燼。

其子起鳳自謂得父傳。與東土蔣從平從治兄弟相善。八月初三日破城後。匿於蔣所。二蔣素狂勇好弄兵。父為薄宦。頗饒於資。與起鳳謀渡海。而起鳳欲先殺妻孥以絕內顧。約以夜半聞炮聲即揮刀。蔣之家眾聞此言。大憤。適有一船登陸。側覆於場上。家眾匿於下。起鳳方舉炮。船下人突出。持巨棍擊其首立仆。焚以烈焰。頃刻煨燼。

王又玄之被禍

明朝中書一官。其途有三。一曰進士中書科。優閑無事。惟需次擢清華而已。一曰兩殿中書。蓋文華武英也。專供大內書畫之役。撥納有定例。朝上資而夕即拜官。其最徑甚捷。但與中涓為伍。故仕流鄙為之。一曰內閣中書。即制敕房結敕房也。以其為閣臣左右之人。故人樂趨焉。內有撰文四員。此必以孝廉選入。又每房設掌文一員。

積資加服俸至僕少開棍乘轎儼然京卿神廟時上海有王龍槐曾居此職才幹甚優與揆席比睨聲勢頗張龍槐之子名頊（字玄紋萬歷戊午舉人）以太學生即入閣辦事舊例未授冠帶仍得與試頊因此獲登賢書頊之子名陛彥（字又玄崇禎癸酉舉人）頗有才藻登丙榜兩躋禮闈思紹祖父之業會有奧援遂得與撰文之列崇禎戊寅之春余入都館於又玄之寓每閣中有所撰擬輒屬余起稿時相得甚歡掌房者一為周國興一為楊餘洪皆京師積猾又玄每與余談及此兩人不禁髮指曰若輩目不識丁何得居高官竊厚祿余必祝其吭而拊其背余止之曰此輩窟穴久矣足下豈老此官者哉上之博一第而去其次亦不失為部郎再一轉則為司道郡守皆囊中物矣奚為與此輩角雌雄哉又玄頗是余言迨余歸而難發矣蓋韓城（薛國觀名以爵華亭人中書加太傅周司主事）之於韓城（名道昌字長公山東淄川人順治丁丑進士）風力嬌矯彈壓強軍余目中所僅見也收兇又玄每與余談及此兩人不禁髮指曰若輩目不識丁何得居高官竊厚祿余必祝其吭而拊其背余止之曰此輩窟穴久矣足下豈老此官者哉上之博一第而去其次亦不失為部郎再一轉則為司道郡守皆囊中物矣奚為與此輩角雌雄哉又玄頗是余言迨余歸而難發矣蓋韓城薛國觀大拜有推轂之功韓城不復援引元素以此遂致齟齬而上之為周國興之佞且與元素甚厚故又玄之死在辛巳初冬余抵都稍後不及與之一訣傷哉傷哉夫士君子赴功名之會自當隨流平進若奪諸其懷而與之則出爾反爾禍不遠矣方又玄除周楊之時豈不快意孰料其親戚子弟布滿畿甸所交遊者俱勳戚殿衛又玄不過藉韓城一人之力耳而彼固百足蟲也欲求無敗得乎

紀歷任巡按

巡按一官關係最重蓋察吏安民貪墨猶有戒心舊規謁廟後登明倫堂講書畢諸生進而言地方之利弊官府之賢否觀風者垂採聽焉明朝華令張太羹求之今日可稱循吏特此時按任鄭澹若（名友亥字其山湖廣京山人天啟乙丑進士）之後極盛難繼人情責望太過值路按君（名振飛北直人進士）視學諸生刺刺不休張幾不免幸夏瑗老出持平之論得以全本朝如周令者（名世昌字長如河南延津籍山東安丘人順治己丑進士）行事得失相半會秦按君（名世禎字瑞環浙江新昌縣人）有隙沈將以此事陰中之凡明龍一家盡為緹騎逮去幾危矣諸詞林相約於朝房內與沈昌言之沈云此是內裏意思唐文恪公（名文獻字元徵號柳所萬歷丙戌狀元官禮侍）直前大聲曰外邊人皆言老先生有意殺之沈色大沮郭以此得無恙及芝岡奉命督學瀕行明龍餞之自言嘗受唐抑老活命恩愧無以報今公視學欲藉手以報之凡抑老子姪與試者求皆提拔及抵任慈置之後等蓋疑其有求於明龍罪其饋刺一時學政之森嚴可想見矣公考規甚寬而發落甚嚴即優等強半扑責有諸生胡紹寅（字君徵號漪瀾仁和人）已受責十板執卷而前與公辨難復加八板此生最傲睨出院人爭嘲之曰此謂胡茄十八拍矣丑春已行歲試刻日按松麻案發矣會與徽宝按君荊養喬爭宝國梅姓一閨閫事遂致訐奏朝議兩罷之諸

紀歷任督學

明朝南北兩畿督學必擇御史之有文望者誠重其事也膺斯任者亦莫不風采自見如余所覩熊芝岡（名廷弼後為遼東經略湖廣江夏人與詞林郭明龍（名正域同里且有兒女親當神廟時儲位久虛在朝在野議論嘖嘖遂有妖書之事一夕遍都城內明言鄭貴妃專寵福王有奪嫡之勢神廟震怒大索其人時明龍為東宮講官平日護持尤力且素強直與首揆沈四明（名一貫字肅門浙江鄞縣人）有隙沈將以此事陰中之凡明龍一家悉為緹騎逮去幾危矣諸詞林相約於朝房內與沈昌言之沈云此是內裏意思唐文恪公（名文獻字元徵號柳所萬歷丙戌狀元官禮侍）直前大聲曰外邊人皆言老先生有意殺之沈色大沮郭以此得無恙及芝岡奉命督學瀕行明龍餞之自言嘗受唐抑老活命恩愧無以報今公視學欲藉手以報之凡抑老子姪與試者求皆提拔及抵任慈置之後等蓋疑其有求於明龍罪其饋刺一時學政之森嚴可想見矣公考規甚寬而發落甚嚴即優等強半扑責有諸生胡紹寅（字君徵號漪瀾仁和人）已受責十板執卷而前與公辨難復加八板此生最傲睨出院人爭嘲之曰此謂胡茄十八拍矣丑春已行歲試刻日按松麻案發矣會與徽宝按君荊養喬爭宝國梅姓一閨閫事遂致訐奏朝議兩罷之諸

生相慶於道好事者因曰荊巡按具本熊提學辨本童生折本秀才捉本一時傳笑云

駱流灘名駿曾 宗師按松有楊方壺名汝成字元玉天啟乙丑進士官少宗伯長君名時霖字汝潤府錄金山第三院錄被遺司理劉公名之侍號碧山湖廣興進士稟請附正案之末長跪移時公不允最後劉乃言曰楊生乃敝座師李集虛名乱昌崑山人萬歷庚子解元辛丑進士官詞林之婿專以相託今若終棄孫山之外將下吏何面以見敝座師乎公曰本院校士以來凡童生府錄領案如失落必查補蓋以全府官之體面也若第二便置不問矣前常州府有第二名偶遺常守力稟峻拒之今若通融第三則本院回江陰常守必來謁又將何面以對之乎劉快快罷公方面白皙最濟楚其待弟子愷悌而持法甚嚴凡重禮貌衣冠不整步履回錯必加譙訶甚而有欃革者故老儒皆製新袍焉創易水磨棆木卷箱定果餅式解到必親嘗無敢濫惡江陰造瓦厥凡諸制度煥然一新當其莊松也華亭令為章魯齋名允儒字珍甫江西南昌人萬歷丙辰進士最精敏然猶凜凜懼獲戾五學諸生俱往鍾賈山迎接無敢不至者岸上藍衫如堵墻極一時之盛云公愛包長明李存我時皆童稚每對人輒稱包李二生公後以病乞歸長明送至其家但見庭草不除屋宇卑陋蕭

然四壁而已公有子亦登賢書人以為仁人之報吾松前輩縉紳儘有身居顯要其子不得遊庠者如許惺所名樂善字修之隆慶辛未進士官西通政即寢沙之曾孫久歷臺班後掌河南道凡來督學者皆其同官或後進而其子修甫鄭於入泮終援俊秀例為太學生更如董思白名其昌字玄宰萬歷己丑會魁大宗伯謚文敏楊石廬名機字伯震萬歷壬辰進士諭德俱老詞林而凡遇歲試兩家子弟必居後等楊長子名汝森字元振初試六等以未滿六年留學繼考四等一日與人下象棋楊連聲叫好旁一人譙之曰此名楊六四趕將軍聞者絕倒更如癸亥年學院孫六吉名之益四川人進士按臨歲試上海徐玄扈名光啟字子先萬歷丁酉順天解元甲辰進士太子太保大學士謚文定將有大拜之望矣而其子名驥字安度竟未等時郡守張石林名宗衡字梁山山東臨清州人萬歷癸丑進士玄扈本房所取士也張平日有權畧然不敢以辭先容蓋學政肅清如此以視今日何如哉

考童慘禍

天啟甲子春孫學院行科試華亭童生不下三千餘人時縣父母郭章浚名如閩江萬歷庚未進士西塵陝人不於黃昏時開院門令人陸續進乃往臥院中至五鼓人已蜂屯蟻聚門甫啟一擁而入門狹而人衆一時壅塞後者愈前前者倒仆一呼吸間已壓死累累余在旁目覩而莫可救解其中有父兄送子弟奴僕送主人而死者若童生死者十

一郡守壞之也抄出寢之霞老隨出一揭云職連日註籍未得入垣昨見甄掌科抄參張燦老題留松江府張宗衡一疏蓋為保留新禁而發也果爾則啟鄉借寇之舉反為賢公祖累矣職雖不在里門而與本鄉士大夫誼均一體故敢冒昧一言非於本垣有異同也謹揭而甄公隨復一揭內直云本官自知大計不免故為倖脫之謀計誠巧矣昔何以嚼蠟自嗟今何以戀羶不舍哉又況本官搖蕩污私天下共棄安得以私情而掩公論也郎報一至張即日辭任後有薦其邊才者破格擢用至宣大總督以失機擬戍歸家值大兵破臨清匿於僧舍為亂兵所殺昔年縉紳見郡縣有不善輒彈射不避惟胸中無慾耳故仕其地者猶有所顧忌今也不然斯民之大不幸也

鄭章兩令善斷疑案

五代時契丹主耶律德光問馮道曰此時何人可救得百姓對曰此時即佛菩薩也救不得惟皇帝可以救得德光聞此言遂不殺中國百姓余謂今日皇帝也救不得惟良郡縣可以救得而縣官尤為親民之吏余松人福薄何由遇此今閱華令多矣惟章魯齋鄭澹若兩公稱最云此兩公者其潔已同其愛民同其嚴於御下同其不畏強禦同惟章則鋒芒太露時失之暴鄭則和易近人故舉無一失兩公異績不能殫述止就其斷兩疑獄言之信乎廉吏之精誠通於神明矣當章公時人來報東門金家衖廁內僵立一死人章立往相視衖狹不能張蓋羣鴉盤旋爭啄泥投其冠幘章乃望空言曰知是冤鬼行當徐為汝訊明乃令總甲置棺貯其屍即停於其地明日密呼總甲來諭曰汝地方殺人本宜重治姑寬汝今後汝須於黃昏後或五更時偵探有動靜即報越五日而總甲從衖口柵上揭一帖來上書云殺人者某人也公收之明日又呼總甲密諭之曰汝但於此衖內居人盡開列其名姓毋許漏一人總甲如其言公按單寓時盡呼到每人給筆一枝紙一幅令自書其姓名生理仍遣散而將諸人所書與匿名帖磨對內有王剛者筆跡頗類及閱其所供生理乃本縣庫書密召庫吏問之有庫書王剛所寫串單冊籍速持來則三處俱相肖籤拘王剛到曰汝既殺人又欲陷人乎剛大錯愕刑訊之畢吐真情蓋此人乃賣布者尚未冠衖內有一空樓殊高峻剛以買布為名誘而致之強求所欲此子赧然而走至樓梯端而剛憤甚從後推之自高墜下折項而死他人無知者故於深夜抱持而置之閒者獄既具究其布包尚在剛家一時皆以為神明云鄭公時有何四者死於白龍潭三日而屍浮水面其兄何毘至往認之告於鄭公公曰屍已變矣汝何從認為弟曰綑巾上有兩環此古王父愛幼男故授之他家所無惟弟戴此耳乃諭之曰汝弟是浮蕩子汝可從酒館妓船問其於三日前於何處飲酒因問其同飲者何人毘立一如其教乃得同飲者為顧子此人有婦為王心岫名元瑞字伯禎萬歷癸丑進士御史寵妾故橫甚及庭詢之際茫無頭緒夜已將半忽鬼聲大作從二門至堂上復從堂上至二門冷風颯颯燈幾滅公乃謂顧子曰冤鬼到矣汝宜速招顧子猶在支吾間公急起如後堂小便密戒一隸之黠者曰吾出堂當再審汝但看吾舉筆於硯上三蘸汝即疾馳出外有人問汝曰此事今若何汝即曰顧子見羣鬼泣訴已招承矣其人若有倉皇狀汝即扭以進及再訊而鬼聲復如前公乃舉筆三蘸而隸從門外扭一人來問其名曰宋二公大聲曰殺人者汝也宋出不意色大沮公即加刑訊一一具服蓋顧子是日攜孌男於船內歡飲何四從岸上望見即登舟席半何四先起宋二同之行誘其同浴於白龍潭從水中拉而殺之宋固有膂力者顧子主謀宋二下手俱擬大辟嘗記鄭公爰書云夫閙席已為主所厭又思奪其所好宜其取殺身之禍也此二事甚奇而皆起於男色尤為怪事

方郡守扎斥捐田助役

方守修公祖守松十四年清操始終如一他若培養士子禁戢衙蠹鋤擊豪強清理義米興修水利諸美政秃顙難書即其案牘之妙亦自不可及每讞獄貴信手疾書令堂吏抄一帋付兩造持去其妙在人所數十言不能了者彼一二語包括殆盡好事者抄錄成帙以為作幕之粉本殊不知其不可學而能也偶記其值祁虎子名彪佳山陰人進士按松董葵初自以田多處有役累乃具一呈於按君欲捐田助役祁公以為此義舉即檄府查覆方公閱竟隨批示云捐田助役誠為美舉然必如顧光禄名正心字仲修號青巖署丞能捐合縣之田以助合縣之役方可食報而無愧今田連阡陌之家輒捐數百畝數十畝曰我已捐田矣我已助役矣我子孫將來永不承役矣果爾則盡為助役而誰為承役者天下事有聽其言則美而施於事則乖者此類是也立刻繳銷原呈人皆服其明敏而與葵初亦抵掌矣方公去後周按君莊松謂人曰吾久慕方禹修日來審錄重囚閱其爰書句句皆古文詞洵異人也恨吾來遲不得一面其為人所景仰如此

君子之澤

孟夫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此言千古不易吾郡徐文貞當國十八年富埒敵國所獲恩蔭纍纍文貞生仰齋名璠字尚珩以仰齋生寅陽名元春字正夫萬曆甲戌進士官太常卿寅陽生蘭皋名有聲字台宣蔭官至錦衣衛指揮僉事三代俱贈太子太傅蘭皋生澹宝名本高字維垂官至都督五世華顯至澹宝之子而式微甚有通糧殞命者然止就其家子推算耳其支子不得比隆焉陸文定公名樹聲字與吉嘉靖辛丑會元大宗伯名德碩望膾炙人口生幼思名彥章字伯達萬曆己丑進士官少司寇幼思生公美名景元存問謝公美生子玄名慶僅四世而子玄雖登順治丁酉賢書以此貴禍為異域之人

顧在山名中立字伯強嘉靖丙戌進士廣西參議生青宇青宇生原之名鼒德光原之生元慶名善亦四世而元慶之子咸明自盡於獄蓋求其克全五世難矣而況一朝崛起正如雨中流螢旋明旋滅何足侈哉或曰松江潮水之地故易興易敗其然豈其然乎

陸文定不入鄉賢祠

陸文定公百歲坊在白龍潭之南最為雄傑上題百歲名臣四字其石尤為異物蓋經幾十年風雨摧瑽如新惜乙酉之秋燬於兵燹後人不及覩此勝跡矣特祠即在其北幸而無恙余姪婿陸上服居祠之西廡余至其家同登祠堂見桌上供二主心竊怪之因問其故上服曰此吾家司寇公見林弘齋名景暘字啓然隆慶戊辰進士亦選鄉賢故從鄉賢祠中抱主歸並置於此方弘齋官都下時同衆謁張江陵到祠後儀門已閉弘齋倉皇即從門下隙處匍匐而入士論大鄙之故司寇公曰吾父豈肯與鑽狗竇人同座耶余因思此舉在司寇公不失為愛父但以文定之碩德而鄉賢反無一席豈非郡中一大缺典

顧青字捐田助役

顧青字公雖貴介承先業惟心計入神故以貲雄值江陵當國尺通賦五百兩者置大碑青字自覩吾松五人駢斬南郊因垂泣誓必設法助役乃以若干金經營五年得子母若干漸置田得一萬四千餘畝捐助合縣之役大小畢賀至於獄卒更夫鮮有遺漏余家世踐更父祖咸被惠及余身猶得沾其澤公之墓在泖湄為卅樣孔道鼎革初尚無恙一自咸明被禍而牆垣墓木靡有孑遺余過此不禁太息因念華亭五百里每一里植一樹便可蔭數十畝藝麥恩稍減報恩而誰肯為之甚而吾友莊武秋說非之曰青字此舉特為免役助何云義舉是不嘗讀王季重名思任紹興人萬歷乙未進士碑文耳曰顧氏父子豈不知貪崖蚤而必取回味之橄欖哉蓋參知後人有詩矣

漕涇四巨姓

漕涇海邊一小市昔年最富庶有四巨姓曰張楊包顧張則莊簡公名悅字時敏號瑞洲定卷天順庚辰進士南大司馬公之後惟一子名北以蔭為鴻臚寺丞一孫名以誠以蔭為治中外此無登仕籍者楊之科目源源而皆一榜惟石廬方壺父子翰林包本浙籍為楊之贅壻因家焉蚤喪其夫人訓二孤名節字元達號蒙泉嘉靖壬辰進士次子名孝字元愛號吳石嘉靖乙未進士成名俱為御史世廟時建言俱謫戍其亂嗣有父名漸林號華石子名文烱號訒予加太僕少卿子名文燁加太理寺評事俱為中翰者殊錚錚最後有宜堅戊午與余同遊泮甫垂髫即為駱文宗所賞識筮仕粵東羅定州刺史廉聲大著候擢垣中適遭鼎革優游以老顧氏則代多富人讀書者少嘉靖乙酉科發一鄉榜名子厚字弘載神廟中年有顧振羽者名鳳翔幼落晁矢黨不齒之浪遊都門與一老妓善給其衣食日往報房傭書值闕白作亂中樞蒿目振羽從邸報中熟悉其情形先占籍己中武舉及會試萬曆壬辰場中策首問及東事條對甚悉石大司馬名星詫為奇才遂論大魁歷官閩廣後為四川總戎會奢酋之亂守禦甚力又督川兵赴援遼左遊遼帥中說推老將旋告歸時過漕涇栖息余外父園亭四五人俱四方之產余執姪壻禮每陪侍宴席好問邊塞事樂其議論滾滾時已年過六旬而體貌雄偉精神四射絕無衰倦容真異人也漕涇距寒舍止數里且姻婭孫半在焉故不時過從猶及見其盛時今高門大閥化為榛莽之區而四姓子孫往往行歌負薪矣

說夢一終

士大夫當以利濟為心

李素我名流雲字崚甫葛懋甲辰進士官太僕卿官居風憲久歷宦途矜慎名節一生不通干謁即至戚遇急難惟相顧太息而已僮僕與外人競無曲直必痛懲之自奉同寒士門庭閒寂幾不知其為宦家晚年舉三子仲季皆夭惟長公元方存乃錢胡國名龍錫字祖文號鐵山萬歷丁未進士太子太保大學士之壻也亦艱於乳嗣仲君有一遺孤依母家不免於饑寒蓋素我之後不絕如綫云人皆謂此公盛德何獲報乃酬余曰士君子處得為之地當以利濟為心若徒知自好而坐觀沉溺此亦犯冥譴即如董遵初名裕字原亨萬歷癸丑進士吏部侍郎其廉潔遠不如素我而方其在京居要松人以解役入都者遇有困苦有呼必救其居鄉於桑梓利害亦不憚昌言今兩孫一名含宇閻石順治辛丑進士俞字蒼水順治庚子舉人俱登科第非以其所積者厚乎若素我則未免傷於薄矣

錢機翁處置毛文龍

相國錢機翁是一忠厚盛德人延接寒士極謙和余風承青盼每趨謁閽者一報即倒屣而出促膝而談每至移晷恂恂樂易暑無矜傲之色遇有大事即召余商榷其不耻下問如此居鄉則諫止擴城入朝則保全薛濬夏即余請復夫船風波大作翁陰加護持人言流謗亦不惜凡此皆造福桑梓惟處置毛帥殊屬園莽方袁崇煥初膺閫命許霞老告機翁曰昨往拜經畧與之談乃妄人耳將來必有僨轅敗絮之事不若我明日特疏參罷之何如機翁曰此攄子誰肯挑棄肯任且待他作去霞老曰後必不妥一日從閣中歸欣欣有喜色告家人曰毛文龍已殺矣殺得甚乾淨蓋慮其激變今麾下帖然故云爾頃之機翁出拜客霞老來公即迎見問曰聞毛帥已被殺果否答曰有之霞老頓足曰尊公從此多事矣及崇煥誅死持論者指翁為始禍繇騎到吳門翁曰此事吾面聖自有辨緣翁在閣時先帝召輔臣出疏一書一令傳閱乃李永芳通文龍者文龍即以之上聞閱竟先帝問曰先生們看此書是李永芳的是毛文龍的諸老無以對先帝隨曰就是李永芳的也是毛文龍的蓋毛帥武臣每上疏多憤激語故先帝恕其驕蹇翁聞此語知帝已心疑久矣故云有辨然抵都即下獄何由再覩天顏哉爰書既定若非黃石齋漳浦人一疏無生還之望矣疏中有云臣於纍輔無半面之交一揖之雅然度其人一庸才耳殺之不足以明威此數語真定論也或云翁殺毛帥出自陳徵君眉公名繼儒字仲醇意恐未必然翁沒後諸子不免於饑寒其廉潔如此謂非正人不可

錢成甫善於封殖

錢機翁之兄名聖錫字椎先天資敏妙遂於古學故落筆無半點塵俗一時椎為才望竟偃蹇不售而卒有子字成甫太學生機翁少時無別師惟受業於乃兄故得箕後感提誨之思撫愛猶子如親生而成甫亦善於封殖富厚十倍於翁所居在丘家灣破城後重貲慈為亂兵所掠不數年而產業亦蕩然至不能舉火終填溝壑椎先有一壻乃祥澤張氏子名明賦字公溥父三山亦富監也少好武事初為松郡練兵官美如冠玉每上臺按臨有事趨蹌鎧甲鮮麗宛如畫中人後登武科選授江北守備值流寇犯鳳陽率兵援勦以輕敵沒於陣

徐七官代人受杖

明朝錦衣衛之設始於成祖其扈從則漢之執金吾也其緝奸則漢之司隸校尉也以故權最盛而勢最張余丁丑入都正值徐濬宣雖忠厚長者而衙門嚴重所尉之赫奕見者不寒而慄後乞休歸里以聲伎自娛亦可謂全福矣沒後諸子陵替有第七子乃原煥李公名是楨崴貢生惠來知縣之壻無以資生為人代杖適唐子宋有一公事未了僱此子受杖二十袁丹叔名國祥字若遵順治己丑進士嘉興太守大不平謂余曰唐子宋不過有錢如何令徐七官受杖責面俱發赤余不敢驟置辨少頃乃徐言曰此事何可勉強必徐七官自願而為之耳丹老聞此言氣稍平曰雖如此然宣可僱別人何乃僱此子余曰是則子宋失於檢點也噫父為大金吾健人多矣天或以此償債亦未可知

董思白貽謀不善

古來文人以功業表見者斯堪不朽若徒翰墨馳譽僅可謂太平羽儀曹何濟於國家之緩急也如吾郡董思白一時以字畫推重官至大宗伯經濟非其所長只就其衙文楚中為士子譁逐越牆而遁故察典之官評云玄虛是命曠蕩不羈樟范蠡之扁舟肆狂人世揮羊欣之白練畫付蛾眉露體踰垣為冠裳之玷捧頭歸里無愧悔之心字字皆實錄也其子若孫席祖父之蔭鮮克內禮家孫名庭字對之以烏程溫體仁號圖南援引入閣辦事負其機智專與厥衛交遊每刺人陰事甘心發縱有吳易字素侯向以善書為思白捉刀後考入中書對之意忌之乘其告假歸里適烽火通

於都門即囑中涓以開緱先適劾之致削籍公論大洶不平乙酉之秋先往南都誰知園立功以進身潛歸松城欲為內應事覺搜而戮之諸孫名剛尤狂妄以謝蔥文一案毋子並逮剛旋駢斬其母以雙瞽回籍待流不久病死夫文敏素無家教晚年招致方士專講房術故子孫多不檢生前釀焚劫之禍歿後遭屠戮之凶享名太過得無招冥譴乎

紀陳眉公

董思白陳眉公兩先生名重海內然董不過以字畫馳譽若眉公則山中宰相奔走豪傑相繼殂逝而四郊多壘滿目干戈若謝世稍遲身逢鼎革彼長鎗大劍者方且狎而侮之矣真所謂來亦得時去亦得時第一有福矣沒亦第一凑巧矣

眉公先生居余峰余春秋山行間一造訪然先生入城每匿跡於吳端所天香閣必遣人覓余見則甚喜談久必設果蓏餅餌意懇懇人有議其泛濫者余亦在疑信間由今思之此老襟度實是上可陪帝王下可陪乞兒然胸中自有分寸即如晚年九重側席徵書屢下而堅臥不出較之吳康齋名與珙字子仁人傅聶大年優劣何如平日於地方利弊極肯昌言而於賦役尤講求不倦夫肉食者方秦越相視乃山澤之臞而憂心切切亦最難得易責之時先出名香二升託令煎湯沐浴浴竟被衣有醫士許龍湫在側持抱登榻許曰先生將羽化矣體甚輕隨索紙筆書數語云大斂小斂古禮拘束後之君子欲以時服我其時哉毋用紋縠內笑外哭神情惶惑不發一聲靜如空谷何以貽孫有書可讀長為善人受用永足投筆端坐而逝逝後余見遠方來松者皆有魚鳥何依之嘆可以知其平日涵育矣

董葵初先榮後枯

董遠初雖出於望族為諸生時頗貧困弟葵初共嘗艱苦故策名以來友愛倍至凡事不論公私俱葵初為此以故富實倍於乃兄一日謂其家人曰我家百事俱備惟臧米尚無出產今思各佃戶種我田其田外餘地俱植蔬如何可獨享今後每米一石須要瓜乾一斤隨租並納此法一立諸佃無不唯唯迨其子祐申通南事敗兵丁乘機肆掠百物充牣而不必言而瓜乾用蒲包盛貯者亦盈倉焉先世有大樓傾廢但存荒基葵初即其地重建畫棟珠簾美麗奪目落成宴乃兄於樓上題曰光復樓不久折燬以木料甎瓦堆滿浜而零賣之尤可嘆者幾於無枝可棲乃寄居龍華寺適有巡兵追盜徒入寺俱穴牆而逃葵初端坐不動巡兵倫而縛之備受楚毒夫本

以避禍而去適以招禍謂非命歟且一人之身而前榮後枯如同霄壤即葵初自思之亦恍然黃粱飯熟矣

吳明谷

吳明谷本金陵人挾醫術來松因家焉生四子長者訓蒙餬口人不舉其姓名次子初名天亂字永錫為諸生時最有聲天啟辛酉選貢甲子舉於鄉改名楨號澹人崇禎辛未成進士入詞林為庶常轉編修未及書錦邸中不戒於火一夕焚死幼子名文亂字永生與余同入泮崇禎癸酉舉於鄉改名培昌號坦公丁酉成進士宰仁和考滿入都自謂清華在望殊傲睨得罪要人抑之罷歸鼎革後熱中富貴不得其門竟鬱鬱而卒中子永和人呼為吳三相不解讀書負俠氣交通四方桀黠凡大盜逸囚逐捕如取諸寄故郡縣亦倚為用而江湖間聞吳三相名無不悚息者後以冤鬼索命暴疾死夫方其負藥籠而來也不啻飄蓬斷梗乃三子崢嶸如春花吐艷一朝萎謝如疾風之捲秋葉僅一傳而強半為若敖之鬼矣何造物之弄人一至此哉

謝克齋居鄉暴橫

世臟李千戎有浙人孫姓者業皮工假其一廛居門首性素暴戾時與人爭鬪李輒加護持以故不久他徙忽一日歸故里攜一童來曰此子名孫海（後名吾侄也我無嗣以此為子顧感居停恩願以給使令李受之頗能幹委以軍需出納無敗事李遂配之以婢生一子（名自豚字正爾）小時為李氏子伴讀長而遊庠食餼終以明經仕至涇州牧所謂孫雲桐者是也雲桐之子（名秉謙字益之號克齋）萬歷己酉登賢書以松人薄其家世之微故厥孫姓改從謝姓曰家本浙籍乃謝文正公（名遷字元宰官少傅大學士餘姚人）之族也天啟壬戌成進士筮仕縣令旋擢侍御居鄉暴橫不可殫述畧舉其一端有浙宦史翰林與我家芝亭公（名臨字价人萬曆丁酉舉人）世誼最厚逐於干戈前後買田三千餘畝其紀綱之僕曰錢敬溪同土著矣遇京山鄭父母編審以客寄不宜濫免亦派以役吏民遂有棄產之意卢齋聞之急欲得凡議價立契一如民間例乃往謁方太公允其請謝言交易事但契求用印價留府庫令呼兩家僕當官授受以杜後言方公則領契史則舁銀下船南出西門謝氏拳勇之僕持梃如林舟中人奔竄不暇而前銀封識宛然盡奪而歸矣客有從旁微諷者曰凡田地須用價直子孫可永久受用對曰公言大謬請問周武王得商家天下用多少銀子買的而享八百年不可謂不久客乃笑而止後巡按陝西瞋私狼籍撫公發其貪狡逮至河南值流寇破城與縉

騎同死於公廨骸骨亦不可問焉一子浮楚與余亦有交今居韓家塢貧困特甚其弟名東谿之倚兄勢流毒桑梓佃戶有通租者破其陰霾剔外腎故松人呼為謝割腎

其子更不肖有醜行不可言

乞吳姓子之殷鑒

吳懷野叅年貧困從名儒張五鹿（名仲）受經喜其英敏飲食而教誨之後成進士初任杭州司理累官太僕寺卿歷官既久性更儉嗇晚年富比陶朱而命同伯道夫人（徐氏）機警多智一日呼其婢名勝姨者正色而告之曰汝有娠今居產期矣可隨我來即閉之一室中穴窗以進飲食三日後夜半夫人忽同一收生婦推門而抱一子置勝姨被中隨取豕血遍洒牀褥衣急報懷野曰勝姨已得一雄矣懷野甚喜明日凡僕婦來問候者令視血漬於是賀者盈門遂命名曰天錫六歲即與之聘莫完一（名道醇萬歷乙卯進士工部主事）之女未幾懷野捐館其猶子名隆昌倫次當繼乃起而攻之舉族亦以大義來相勸勉夫人因有悔心無奈完一左袒乃壻太甚夫人遂出一揭將抱養始末和盤托出而縉紳調劑者以並繼之說進曰隆昌固為立嫡天錫亦名立愛夫人勉強從議草草了局而膏腴厚蓄強半不可問矣此後有吳玄水（名鵬成字伯王萬歷）

申辰進士南尚寶卿亦苦之嗣晚年忽舉一子其石麟抱送大概用懷野之法一日謂余曰近有方士精於數學所言無不奇中昨推吾家小兒云將來必是大物余心哂之素性迂誕在南都作宦時已七旬外矣復來維陽買一妾鼓吹花燭一如初配禮而群妾有妬忌之者密取盆水灌其牀褥迨解衣就寢舉體沾濕不禁大怒起立牀前體素肥隨仆地而殞蓋合巹屬纊俱一夕間事亦大異矣其所謂佳兒者數歲時余見其貌甚寢性最猥劣玄水殁後未入泮穿藍衫謁方太公祖公戒之曰吾念與尊公交故不深罪若遇別位官府大不便今後切不可如此人咸以方公為厚道云吳族單寒且玄水遺業亦薄故不起爭端更有陳鏡滄（名敏吾字宗舜萬曆癸丑進士）為泉州刺史生平不肯視本宗如仇讐乃以姊子張元會（元臨江西臨川人萬曆庚戌進士）為子身死之日爭訟紛然人皆咎其作法之不善至若李麐峰（名時榮字元敬丁未進士）為文敏公門生借以漁獵眾怒愈積郡中有諸生陸一棨上臥其中顧念既無血乳誰當受之時浩嘆一夕忽投纚精鑿白鋌頃刻搶奪罣散夫已無子而乙異姓以紊宗支人可欺鬼不可欺也春秋薦享祖先其歆之子至於因無子而自盡尤為太愚白太傅何人哉何不取以自況也

仕宦扶厚貲之不永

明季羅僎文丸（名源行字駿如天啟壬戌進士吏部員外）以銓曹單匡廬（名國祚字柱明天啟乙丑進士工部員外）以權關俱挾厚貲踞兩家爭市田宅一時田價為之騰貴雙丸後得孫雪居（名克弘字允執雪居淦生漢陽太守園亭）余時過晤談偶一日見其戚戚不歡因叩其故曰余有九子欲積貲萬金置田萬畝每子分授以千金千畝餘一股則留以娛老今不能矣余曰先生年華強盛饒有心計何難得此復捉手曰斷斷不能細叩之蓋昔年司選暮夜之投多黃物什襲藏之今剖視皆鐵胎也故爾快快雙丸泛濫盜魁隆子山執弟子禮士論薄之殁後諸子無一能自存更有為人役者匡廬止一子字仍孩張輯五之壻輯五尊公鯤洲（名有堂字鵬南號鯤洲嘉靖壬午舉人紹興同知）吳玄水（名鵬成字伯王萬歷戊戌進士官至慶同知）今其後亦零落矣

儻為諸生翹楚孫老垂死告之曰汝雖襲吾姓然吾殁後汝子仍可復本姓故龍陽之子棄孫從張名曰本嘉（字孟端號內卷）以示不忘原籍之意中萬歷乙未進士美姿容過吳門與范長白（名允臨字長白萬歷乙未進士福建少參）偕行范因奇醜觀者如堵孟端曰此是看吾耳范曰還是看吾一時士大夫傳為雅謔云初選宜春令竟卒於任夫人王氏（名鳳翎字瑞卿）與余外父中表余登其堂夫人必命嫗通問候工吟咏刻有焚餘草行世生二女亦能詩有貫珠集子名汝閒字伯先頌萬歷己酉鄉薦官至慶同知今其後亦零落矣

黑白傳

董文敏公文章書畫冠絕一時海內望之如景星慶雲有三子孟履（名祖和）仲權（名祖常）季宛（名祖素不加檢束而仲尤甚有幹僕陳明父子更倚勢煽虐鄉里側目久矣適華令鄭善存（名元勳江西臨川人萬曆庚戌進士）為文敏公門生借以漁獵眾怒愈積郡中有諸生陸紹芳字聲遠長軀偉幹面黑人呼為陸黑口微吃而好議論頗負氣其僕有一女小字綠英年未笄有殊色公聞而慕之仲乃承翁旨一夕刼去陸生遍告通國欲與公為難賴何繼武（名三畏字士抑萬曆壬午舉人紹興同知）吳玄水兩紳出而勸解之陸亦勉從矣不意好事者以此事演作小說名曰黑白傳其第一回標題曰白公子夜打陸家莊黑秀才

大閘龍門里（松居在龍寺故云）誌諸點綴頗堪捧腹一時哄傳公聞而怒甚必欲求其人以治之余無可指名心疑一范生坐之父名廷言字君直號訥庵萬曆壬午舉人為萬州刺史物故已久惟夫人尚在當黑白傳事起文敏公日督過范生生無可如何詣城隍廟矢神前以自白不數日而生以暴疾亡范母謂董氏實偏之死率女奴登門詬罵仲權出而閉門擁諸婦褫其衣（俗有剝褫陰私於晁書由是人心大不平）范生有子名啟宋（四字入於晁書）為萬州刺史物故已久（名廷言字君直號訥庵萬曆壬午舉人）為萬州刺史物故已久惟夫人尚在當黑白傳事起文敏公日督過范生生無可如何詣城隍廟矢神前以自白不數日而生以暴疾亡范母謂董氏實偏之死率女奴登門詬罵仲權出而閉門擁諸婦褫其衣（俗有剝褫陰私於晁書）由是人心大不平范生有子名啟宋（四字入於晁書）昌言尤力後竟以此貢禍云時邵縣俱缺正官即明知范氏受枉又壓於文敏惟依違觀望連日擾擾大眾聚而不散遂相率而焚公之宅白龍潭東北隅建一閣名曰護珠時挾侍姬而登焉至此亦付一炬矣凡衙宇寺院所題額毀擊殆盡於是董氏聞之上官而學使者（按王名心斗浙江人）謂諸生實發難殊震怒檄司理吳公（名之甲字元素號弦江西臨川人）嚴詢吳公守正不撓惟以峽水為首倡客橋餘則無所問其讞詞層層脫卸可泣鬼神惜余失其稿猶憶其內四句云縱惡而長奸司地方者固不敢出殺人以媚人有人心者又何肯為此其大旨也吳公自念此大失上臺意遂以病請郡庠掌教胡公（名公冑湖州人即思泉先生之孫也）屢泰憲檄欲其委引諸生執不奉行亦挂冠去郡中諸先達亦多不直董故流灌來萬曆己未春歲試按松余入院候發落但見唱名至董祖常太加訶責云即剎揮揚塗四字死有餘辜姑以此案已結不深究與之大板二十人頗稱快焉因念此事釀起於庚第禍延於學宮屢於棼劄致殞多命豈文敏德不勝妖乎最可惜者司理掌教二公俱少年兩榜南入宦途竟以保全士子獻俘一官求之今人可得乎哉

雙真記

朱雲萊名國勝字啟龍萬曆庚戌進士天啟時為漕儲道魏閹（名忠賢）竊灼雲萊藉其援引擢涖北太常後閹敗值錢機翁當國得免大禍然從此亦不振矣家居惟以聲妓自娛而郡中律次壁亦以家學自負乃作一傳奇名雙真記其生名京兆字敬卿（萬曆丁丑名進士官至山東布政）之子七澤最善音旦名惠玄霜其淨名修遠（萬曆甲午舉人）也遺萬謂其遺臭萬年也訖作無所不至雲萊大恨欲伏壁殺當而七澤公不勝感憤之愛力辨其非陳眉公先生起而解紛致一書札於當事請追此板當堂銷燬置此事於不問而持議者並謗及眉公矣雲萊從其子欲蹊乃父於鄉賢時論譁然傳檄旁午為鳴鼓之坎事遂中寢夫雲萊托足權門誠不自愛但其挽漕時大有造於維桑每歲白糧北上嚴禁漕艘凌壓而京衛稟折趙思塘風為松患雲萊縛而斃之杖下此等事儘有力量何可盡埋沒之

擲杯記

吾郡昔年詞林朱文石（名大韶字象乾端丁未進士官冢宰）古玩充牣獨苦無子以弟大英子為嗣其夫人平胡陸氏莊簡公（名光祖字與繩號五台嘉靖丁未進士官冢宰）之族女也文石歿後而陸之姓羣來唁謂夫人曰吾輩外姓不敢奠田園惟聞有玉杯一隻願以此為贈夫人艴然不與恨恨而去後假通父冊糧為詞訟嗣于於官囑邏卒伺於中途搶去曰玉杯朝至夕則釋矣不得已而以杯獻而訟事究居負局後子咏白（名本洽字叔熙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山東副使中萬曆癸丑進士即思泉先生之孫也）屢擬之罪而後焚黃人咸悲其志焉壬戌歲郡侯張石林莊松有權畧有妖人馬道威泰水謀不軌事發被獲而陸之子鍾奇與焉並禁囹圄後馬威一孽駢斬南演武場鍾奇免脫出獄時朱僕即捧之去必欲得杯一如前陸之所以挾朱者不三日而杯至咏白乃詰其父遺像設奠以杯三酹隨於階前擲碎之此杯名曰教子升天母龍一子龍九製作精巧客有拾一片示余者熟玩之堅結而古色淋漓時有諸生許令則名經眉公門人作擲杯記

南花小史

倪氏本上海新場人（名南英字華月隆慶丁卯舉人象山知縣）舉於鄉遷居郡城厥後蛟樓之子若侄亦有登賢書者如倪元錫（名家亂萬曆甲午舉人晴嵐名家泰字閒美萬曆己酉舉人刑部主事）是也其當甲一郡故凡其子侄無不擁厚資蛟樓之諸孫有字慧珠者頗豪於以資即為武英中書有二子長者缺唇最忠厚次者輕薄作一書羅列郡中美少次其等第每一人以一花配之人有論贊名曰南花小史一時傳播中有世家子弟（諺天啟甲子舉人或作公幼子）之子諸縉紳大嫉之聞於方公祖（名岳貢字汝極萬曆丁丑進士山東布政）之子七澤最善音律次壁亦以家學自負乃作一傳奇名雙真記其生名京兆字敬卿蓋以自寓也其旦名惠玄霜其淨名修遠（萬曆甲午舉人）也遺萬謂其遺臭萬年也訖作無所不至雲萊大恨欲伏壁殺當而七澤公不勝感憤之愛力辨其非陳眉公先生起而解紛致一書札於當事請追此板當堂銷燬置此事於不問而持議者並謗及眉公矣雲萊從其子欲蹊乃父於鄉賢時論譁然傳檄旁午為鳴鼓之坎事遂中寢夫雲萊托足權門誠不自愛但其挽漕時大有造於維桑每歲白糧北上嚴禁漕艘凌壓而京衛稟折趙思塘風為松患雲萊縛而斃之杖下此等事儘有力量何可盡埋沒之

擲杯記

吾郡昔年詞林朱文石（名大韶字象乾端丁未進士官冢宰）古玩充牣獨苦無子以弟大英子為嗣其夫人平胡陸氏莊簡公（名光祖字與繩號五台嘉靖丁未進士官冢宰）之族女也文石歿後而陸之姓羣來唁謂夫人曰吾輩外姓不敢奠田園惟聞有玉杯一隻願以此為贈夫人艴然不與恨恨而去後假通父冊糧為詞訟嗣于於官囑邏卒伺於中途搶去曰玉杯朝至夕則釋矣不得已而以杯獻而訟事究居負局後子咏白（名本洽字叔熙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山東副使中萬曆癸丑進士即思泉先生之孫也）屢擬之罪而後焚黃人咸悲其志焉壬戌歲郡侯張石林莊松有權畧有妖人馬道威泰水謀不軌事發被獲而陸之子鍾奇與焉並禁囹圄後馬威一孽駢斬南演武場鍾奇免脫出獄時朱僕即捧之去必欲得杯一如前陸之所以挾朱者不三日而杯至咏白乃詰其父遺像設奠以杯三酹隨於階前擲碎之此杯名曰教子升天母龍一子龍九製作精巧客有拾一片示余者熟玩之堅結而古色淋漓時有諸生許令則名經眉公門人作擲杯記

南花小史

倪氏本上海新場人（名南英字華月隆慶丁卯舉人象山知縣）舉於鄉遷居郡城厥後蛟樓之子若侄亦有登賢書者如倪元錫（名家亂萬曆甲午舉人晴嵐名家泰字閒美萬曆己酉舉人刑部主事）是也其當甲一郡故凡其子侄無不擁厚資蛟樓之諸孫有字慧珠者頗豪於以資即為武英中書有二子長者缺唇最忠厚次者輕薄作一書羅列郡中美少次其等第每一人以一花配之人有論贊名曰南花小史一時傳播中有世家子弟（諺天啟甲子舉人或作公幼子）之子諸縉紳大嫉之聞於方公祖（名岳貢字汝極萬曆丁丑進士山東布政）之子七澤最善音律次壁亦以家學自負乃作一傳奇名雙真記其生名京兆字敬卿蓋以自寓也其旦名惠玄霜其淨名修遠（萬曆甲午舉人）也遺萬謂其遺臭萬年也訖作無所不至雲萊大恨欲伏壁殺當而七澤公不勝感憤之愛力辨其非陳眉公先生起而解紛致一書札於當事請追此板當堂銷燬置此事於不問而持議者並謗及眉公矣雲萊從其子欲蹊乃父於鄉賢時論譁然傳檄旁午為鳴鼓之坎事遂中寢夫雲萊托足權門誠不自愛但其挽漕時大有造於維桑每歲白糧北上嚴禁漕艘凌壓而京衛稟折趙思塘風為松患雲萊縛而斃之杖下此等事儘有力量何可盡埋沒之

程峋之輕薄

程峋（號九屏江右人萬曆甲戌進士）初為鎮江守後陞蘇松兵備道自負風流一日過吳門謁一紳

戈姓者主人不值程徘徊於其堂簾內有麗人窺窬漸露半面彼此以目送情蓋此婦昔為北院名娼程在都下曾與有交後歸戈氏今忽爾重逢詫為奇緣越一日使人瞰其他出復往焉適聯移時袖中出一綾帨投之而去上有題詩後識永豐人三字泊舟河下遣私人厚遺閽者使道意冀合樂昌之鏡戈覺之訟於撫憲檄蘇松二守會審雖極為掩飾而醜態已彰矣程不久罷官此婦戈竟不遣士大夫共棄之

沈休文因花案杖斃

石曰鋪沈氏邑推素封有諸生名懋義者所學殊淺偶長至前一夕泊舟嘉善學宮之前旅舍起而散步遇學師姓任名大治與之談甚洽時當計偕問如何尚未北行曰之行資耳沈即問其所需幾何曰並有家累待給非二百金不可沈即曰老師速治裝吾明日疾歸當措以相濟越三日果如數贈之因此得赴禮闈是春掄魁初選無錫令招沈生語之曰凡但溫理舊業場屋事在吾及秋以二等觀光亦任公力也余竟不能終卷從此鬱鬱抱病而卒有一子尚幼稍長遊於庠名濬此子既幼孤失教蕪以寡母姑息以厚資聽其出入日放蕩時山陰王季重秉鐸郡庠濬習乃父故智交結甚歡會學憲季玉究劾懋與季重同鄉季重自恃前輩負才望凡有言不慮不從

濬就試遺才季重語之曰吾已為子地矣子但於題目下明書華亭沈濬四字無不穩李公見之大怒檄府提究乃多方免要人關說僅得免笞辱仍除名越幾載而改名休文號滄復入泮益狂肆縱狹邪之遊薄松郡無名妓遊於蘇來往平康無虛日品其色技作花案某狀元某榜眼某探花爭前列者陰以厚賄輸之擇日迎狀元一郡如狂李按君琳枝名森先進士庶得之乃斃之杖下當受杖時頭著於階宛轉支撐鬚盡落下

張明所惡迹

頴橋金姓者號慎所農家子頗饒於資以踐更事嘗就謀於余熟識其人與比鄰張姓者雖籬落相望而金屬華亭張則上海界矣張字明所家亦富此老既大惡二子又託跡衙門以故愈肆而家積不相能在慎所原無意角勝其佯鳴佩最險詐挾乃叔為孤注且見張為里黨之怨府譬家貲多陰為聯絡刻期舉事忽一日大眾雲集金乃號召多人白晝圍繞其居縱火焚之擒明所投烈燄中頃刻灰燼其二子以不在得脫隨聞之官慎所不久斃於獄鳴佩亦擬辟久繫遭國變破械而去彼中人述張明所二事堪資談笑並附於後有里人辦糧者入其前廳而坐張一見大怒曰吾

椅豈宜汝坐今污矣汝可負至春申塘與吾洗淨其人唯唯春申塘距其門首幾里許既洗而來視之曰椅尚濕汝速脫身上衣拭乾之其人亦唯唯乃訶之曰速去不責汝厚幸矣又偶有家人來告曰此間屢失雞想有一丐頭王姓者嚮其黨偷去張曰俟其來擒以見我越數日果從此經過即擒之令人剝其衣仰面縛於凳上指其臍曰此腹甚肥食雞多矣呼家人持皮鞭來竟撻其臍此丐頭立死凡張老行事類此金氏不幸而與為鄰釀成大禍故曰居必擇鄰

漕涇張氏遺坊

漕涇顧氏夙多富人而外父起溪公尤為翹楚所居頗寬敞晚年復於西北隅創一宅土木壯麗宰有其倫北臨一池余推窗而望池北有二石柱甚壯正當廳後疑不利於居者因詢之曰此誰氏之遺坊也曰張氏余曰然則莊簡公家乎曰非也莊簡公幼時貧負笈於村塾其師亦姓張公必侵晨赴館師母憐之且慮其空腹而讀有損神氣乃蓄母雞生卵每朝以二枚食之終歲不倦公後通顯師已物故而師母堅柏舟之操為閭於上官疏請建坊旌之夫師母固為巨眼而公能圖報使名垂不朽亦無愧德矣今石柱猶屹然無恙而外家堂構諸子不能守已無一椽每過之不勝黍離之感

睚眦必報

前朝戚畹盛紹文學多館於松人亦樂延之以其春至冬歸工課不輟故也往往有登科第來遊宦余所見郡守張曙海名九臺嗑批後特謚者欽宋文鈺橋翁念萬公祖故寬其詞曰素無師錢之望秉機暨轉諒非出於無因館於海上王氏一日同館鄰案鳴沙入郡城過府前冀揖樵樓問之曰汝曉此焉何物張曰此是吾輩讀書人坐的冀曰諒汝不能到此後莊松冀以詞証赴審呼而前曰汝非冀鳴沙乎取鐵索繫墀下柏樹上一晝夜而釋其後王嘉璧來見延入內衙設飯對食仍讓之曰吾昔年勸汝勤讀汝不聽吾言若作得一秀才今日便好相見矣因令其開列棄去產業若有餘地者為之設處嘉璧厚有所獲賴以相濟又倪三蘭名元珙上虞人天啟壬戌進士曾館於上海胡氏胡亦一孝廉也其孫名有則與余同入泮者當其受業三蘭時私行妓院三蘭輒與俱至歲暮假館主人已定約仍舊矣會有不悅三蘭者發其事主人大怒明春乘鄭其書罷於門外嚴拒之三蘭大窘主人之弟頗賢邀之至家勉強終一歲而去自此亦不到上海矣後為學使者歲校按松是日余以發落進院唱名到胡有則厲聲曰本院向有牌不許師

生遠接前行至崑山時已昏黑汝操一小舟直前自呼其名何大胆乃爾置発上責十五板余睹其內衣藍縷而衿更無完處不覺惻然六三蘭到此地位何必尚記微嫌況義屬師生一寒至此獨無綿袍之惠乎三蘭為人近於隘亦近於薄也

范文若為陸姓子之疑案

沈嬋堂先生（名荃字貞敏號充齋順治幼孤流離困頓轉鬻為人乞養及貴有人來認為子者時太夫人尚在堂世系甚明乃狂人得心疾而云然不足為繹堂累惟海上范文若（名景文字更生號香令）一事終成疑案文若生而穎異甫數歲試童子科郡守許繩齋（名惟新字周翰萬曆己丑進士山東榮邑人）見其手姿韶秀能文善書應對敏捷抱置膝上曰世間河物為寶如此子乃真寶耳後萬歷丙午舉於鄉未是文若之父有一妹嫁於陸早寡夫族貧甚懷娠而歸依其兄歲餘陸有老僕經過范後門見此寡在離間牖祝遥問曰娘子分娩生男乎女乎應之曰男也此後亦絕不通聞問迨文若貴而陸羣起而言曰此實陸之遺腹范固攘以為子耳訟之官而寡婦久物故范老曰妹實產一男不周歲而死矣陸乃引老僕為證而老僕自隔籬問問答而外絕不知其後事官以陸為誣妄杖而驅之余謂文若即繼本宗而棄父姓以從母姓世多有之且以文

若奇才正如天花變現偶出示人何須問其根玄乎己未成進士初任汶上令繼調秀水光化凡案牘櫜文麗詞秀句俱匪夷所思一日謁上官偶有事涉閨闈屬其承問諭之曰此等曖昧不必深求答曰就是影兒裏的情郎畫兒裏的愛寵下吏必要問一明白上官不覺失笑其恃才誕傲如此以故不能致通顯里居時值天暑納凉書室家人劉貞懷利及直前洞刺其胸太夫人聞變往救並中兇鋒母子同殞海上宦家好收悍僕而變生肘腋適以自禍可畏哉

連譜惡習

連譜一事前輩未之或聞即如婁東兩王最巨姓而瑯琊太原各分支派未聞混作一家也吾松惟張氏最多著姓而莊簡莊懿名瑩字廷器號爾菴正統戊辰進士南大司馬在朝則爵位詡詡居鄉則闊閱相望然止知其友道敦切初不假譜誼為慫慂也自鼎革後此風大熾凡輿儓皂隸苟家業千金者無不興遥華胄共相附麗下至人奴之賤並蓄典收不亦辱祖宗而貽里黨之笑哉更若遠方來宦一值同姓鮮不同宗以東西南北之人而水木本源千里神合閒說之應捷如桴鼓無怪其然也昔徐南湖與文貞同朝而昵牌示異覺崖岸太露然百年而後愈令人想見其風采近日惟七寶徐與相

國徐終不附會想出於鴻洲名三重字伯同萬曆壬辰進士四川副使尊公

士大夫居鄉宜有風骨

士大夫居鄉和易近人最為美事然以施於故交貧賤乃見盛德至於不宜假借之處亦宜稍存風骨若有意模稜恐體統從此陵夷矣余見前輩縉紳凡府廳縣衙役投見必長跪叩首命之起然後撒手側立若書吏則問有坐談者近日李惡軒（名沽字公受崇禎戊辰進士官總憲聶雙丸以千牘為事欲借此輩之力因而加之以禮貌遂習以成風余見華亭一皂隸之母死雙丸親為赴弔此等事即余輩隨俗俛仰之人尚不肯為而銓部公毅然行之此必別有所見非淺識所能窺測甚至杯酒殷勤則書役上坐鄉老陪酌者反居其下彼此投刺互稱眷弟李素心（名陳順治戊戌進士雲南司李）皆然不獨雙丸也夫貴賤相維是治世之大防況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自身居通顯者乏剛方之氣而此輩飛而食肉之毫無顧忌矣

老爺之濫

昔年鄉宦凡進士出身者稱老爺以一榜得官者稱老爺若明經如黃仁所（名廷鳳字孟威順治戊戌進士雲南司李）皆然不獨雙丸也夫貴賤相維是治世之大防況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自身居通顯者乏剛方之氣而此輩飛而食肉之毫無顧忌矣

老爺之濫

昔年鄉宦凡進士出身者稱老爺以一榜得官者稱老爺若明經如黃仁所（名廷鳳字孟威順治戊戌進士雲南司李）皆然不獨雙丸也夫貴賤相維是治世之大防況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自身居通顯者乏剛方之氣而此輩飛而食肉之毫無顧忌矣

官至雲南大理太守僅稱老爺而已近自援納之例大開而腰纏五百金從長安市上歸則乘輿張蓋競稱某爺其有一門鵲起則以行次分別之且授州同銜者則曰通判不知何年履任而先已自為加級矣因思前朝童生府同知授州判銜者則曰通判不知何年履任而先已自為加級矣因思前朝童生府錄進院必須廩生保結其狀內必書並非娼優隸卒字樣蓋隸卒之不列衣冠者聖王所以培士氣也今皂隸之子以資得官無論已而其父遂稱老太爺此豈真白屋公卿哉何其驟貴一至此也元末方國珍倡亂溫台造天高皇帝遠民少相公多之諺以相煽動今日世界亦相公少而老爺多矣識者有隱憂焉

拐匪破案

浙中風俗頗重廉耻貧人不肯鬻身富貴之家惟事僱作期滿則酬直而去故應門之童即捐重價亦不可得崇禎中有浙棍與松人相表裏每誘民間小兒置密室中俟以果餌積五六即以扁舟載至浙中賣之三四年間所失甚多竟不能知其故有渭星橋十者趙元侗晚年舉二子俱被拐騙乃力為搜訪得其窟穴控之方公祖立攝之浙棍知風潛遁其居停固在也收禁嚴比追還十之五六其他或以轉賣遠方且首惡斃於獄底莫可株求元侗二子亦僅獲其一然感方公之德每朔望必率其

子執香叩頭及離任之際。舉輿號泣焉。先是萬歷中。有流丐王奇率羣聲借寓於西倉城。邨下。鄰人每夕聞其鞭撻聲。啼泣甚慘。因容叩諸聲者。知其來歷。乃聞諸縣。縣令為齎葦公。其判詞云。五聲宛萬人墮淚。千載覆盆。一朝見日。豈非天哉。王奇王勝濟惡之種。群茲聲者。行乞於書。宣淫於夜。詢其所自。則唐阿二等五人。俱以幼年無知。醉波迷藥。一入舟中。便歸黑獄。或薰之而成瘴。或刺之而流血。以致過閭里而不知。哭爺娘而無淚。然後教以哀呼街市。晝則賸錢五十文。夜則吃床頭三百棒。至今衆聲言之。猶口顫不能成句也。查律有採生斫割之條。而五人未死。有於瞎人眼之例。而造意蓄毒又非因事憤爭者比也。今聞松之旄倪。投磚擲瓦。咸思食肉而寢皮。而審問得情之後。何難洩通國之忿。而肉諸市也云云。後以解府時。署府者司理劉之待。竟責而逐出境。松人大不平。疑丐頭有所貴緣而然。即此二事。人間童稚父母當慎其出入。不可縱其遊走。

男女變易

余垂髫時。即識一老諸生李藻（字王潤。浮泛人。好訛諧。善飯。苦無子。止一女。嫁莫方伯（名俊卿。號公謨。萬歷丙辰進士）之弟公衡為室。結褵後。琵琶不調。親友莫知其故。後歸父家。與祖母同房而寢。祖母之婢忽懷孕。詰其所從來。則云與此女苟合而成者。祖母大駭。問之。云吾已久為男子身。驗之果然。李大喜曰。我今有子矣。余一日入城。偶坐府東命館中。此女澀然巾服。從西而來。有人指示余。乃急趨而躡其後。諦視之。貌亦不甚醜。但無髭。髭其耳上兩環穴。依然如故也。其兩足想幼時纏束。雖穿鞋屨。每行一步。則襞根寬。褪此明季事也。順治初。南橋鎮一鰥夫。年可五十餘。以結帽為業。收一徒。名王三。時同鄰人裸而浴。晝寢。見其陽忽數月不出。則產一男矣。本鎮巡司聞之官。解至郡城。余亦往視之。此二事一則女變男。一則男變女。真大異也。

隱宮

前輩諸生陳星理者。生而隱宮。家本寒素。父母慮其執炊補級之無人也。為之娶一田家女。性真朴。終其身為處子。無怨言。陳以理學自負。士大夫爭延致之。視其貌宛似閨人。與之狎。非不知色慾之事。但苦於無其具耳。若有其具而不知其事者。余得兩人。皆余中表弟也。一為余姑所出。姑夫胡君祥。阮巷著姓。為諸生。家饒裕。其第二子小字壽宮。六歲時。即聘一太學生女。及長。見其不解男女事。令家人攜至妓家三人同寢。誘其動情。而卒不能解。既已無可奈何。遂令所聘女改適。歲時來謁。衣冠楚楚。

矣。以故市廛經紀。莫非人奴。不如此則站腳不定。然亦朝秦暮楚。惟勢是倚。即有賢士大夫。亦不免習俗所移。如趙升之（名康。曠字。馭初。萬歷己未進士）居垣中。直聲頗震。與王又玄為兒女親。遇山右大賈至。兩家爭欵客之。而王氏根深。又奴丁最盛。竟擁而去。升之畏怒殊甚。頃刻什地須命。先是邑有富監徐宦宇。久受人陵駕。其子（名百朋。字元重。萬歷乙卯丙辰少年聯捷。宦宇不勝快意。寫一聯於前廳曰。驚破鸞人胆。消除戶役根。甫半載。尚未榮旋。竟卒於京邸。刻薄者懷筆於胆字下添註一苗字。根字下添註一莊字。又繾兩句云。一朝百朋死。哭殺滿家門。即此二端。可以知彼中之習氣矣。

紀松江園亭之興廢

吳中士大夫。宦成而臞。輒構園居。以余所見多矣。如鄒愚谷之錫山。范長倩之天平山。皆依山點綴。饒有韻致。若以人力取勝。備極壯麗者。無如吾郡顧氏兩園。光禄之園在東郊。余與原之交。嘗宴飲於斯。睹其纍石成峯。殊有山岩競秀之致。洞壑深邃。入其中幾疑武夷九曲。式微以來。花石售客。戶燒灰。余舟行必經其前。昔日蘭橈畫槳停駐之處。惟見運石船鱗次而集。其石之大者。艱於輦致。則用大鐵鎚碎之。亦慘矣。北園乃亭林（名正誼。字仲方。中書所構。亭林固以書名。胸中立壁自不可及。但以東園較之。

似覺寒薄耳。今亦廢毀殆盡。郡城北家灣北有何總武芝園。以其在城北人以為奇。上臺表必假以張安有歌風館。雅甚。余同編武長公元爽讀書處也。自兵丁踩躪而所謂桐月樓。天柳浪香。悵然在目。今馬矢高於屋鐵不能復識。其處趙園主人於九原。得無亦笑其一夢乎。余謂凡造園者。蓋聰明人而作懵懂事也。遇書心思物力。與遊人同其玩賞。而此中惴惴。惟恐置貯何其勞。已悅人與況興廢何常。轉盼而彼泰離離矣。古來惟司馬溫公為明眼人。若李衛公一代豪傑。未免平泉之恋。況下焉者乎。

墳地有定數

冰利廳書役朱伯倫父母沒後。擇葬地。久不就。遺八月初三日之變。逃難五里橋去不甚遠。夜望火光燭天。以為遺骸必煨燼。惟南望長號而已。至初六日始封刀。跟踏而歸。見兩柩宛然。喜出望外。因與乃弟相訂。今冬決宜營葬。遂廣求博訪。有人持一草賬來。乃成壙也。於是延行家錢濟卿同賣主往山間相視。還家已昏黑。留之宿。堅欲去。遣一僕持燈送之。叩門有老嫗出接。即此人之母也。熟視其燈。曰。諸紛紛者皆空言。惟此家可成耳。僕歸述其言。伯倫不解所謂。既而書券交價訖。伯倫乃詢其人曰。此墳乃外舘驛一小姓頗康。與妻父為鄰。造墳畢。里黨舉賀。置酒相酬。妻父亦與席。酒半。此老忽對眾賓曰。昨夜夢一白鬚翁告吾曰。此墳非汝所有。後歸一朱姓。妻父朱姓。私心自喜。不久而此老物故。其子好賭。毋有擇賃。必應之。最後復來緩急。乃謂之曰。汝產業已蕩盡。止有一墳。何妨作抵。久後歸還甚易。此子欣然書券。不半月擇吉日開壙門。易券板矣。地近邨廬。偶坐一小舟。行橫山塘。遇大兵勦湖寇。竟死於鋒刃。獨老寡依食維資。不得不覓主求售。前見燈上有朱宅二字。恰合前夢。故不覺為此言耳。伯倫驚異久之。夫前朱賈盡心力。徒作中間轉折之人。使後朱不謀而得之。事之前定如此。

三十年一夢

萬曆壬子歲。先師胡雲莘名鳳文館於余家。師母顧氏與余室同祖姊妹。先師長余數歲。故愛余甚。館地設於有懷堂之西側一小樓。先是辛亥歲七月。褚鏡臺師偶患水泄。俄降根上隔。諸庸僅一楓。忽呼余曰。汝有所見乎。余對曰。方埋頭讀文。無所見。但壁上有紅光閃爍如電。頃刻便滅。具師曰。余見一伸首而內望者。狀甚魂異。酷似

而還。自言其父有厚資。昔託外父遭振宇公捐舘。見余弟凡先孤立。悼悼欲發難。余乃出而解紛。然手足情深。不無偏袒。台監遂大恨。謂余一手握定。日夕與姻家胡宗可謀。思有所以中之。奈未得其間。遭鼎革之變。曰此時可下手矣。乃廣造謗帖。如同結鄉兵。私自殺人。刼掠行旅。諸大題目。投之上官。將謂禍且不測。不意郡守張九龍司理方生明兩公祖。迥迥如同故交。力加護持。余賴以無恙。不兩年而元素從逆之事發。台監父子俱波累。駢斬西郊。被殺之後。餘殃不息。宗可時求援於余。余念台監雖有宿嫌。其遺雛何怨。且誼關猶弟。豈忍坐視顛連。以故凡可周旋。不惜用命。而宗可亦自是心媿矣。院卷有大神廟屢著靈異。一日宗可坐於家。忽有兩青衣來攝他人不見。惟宗可見之。即疾趨過橋。狀甚倉皇。有尾其後者。亦不敢逼視。惟遙望其跪神前。叩頭不止。喃喃絮語。有頃而出。人問其故。面如土色。連曰幽明一理。而已歸即昏迷不起。越三日。從床上投地而死。蓋宗可最傾險。想神亦怒之。陳曲述曰。吾多陰謀。道家所忌。彼英雄尚彌況庸庸者乎。夫此兩人者。廣布殺機。圖快志於余。迺一則死於刀下。一則延於神前。余即旦暮就木。亦後死三十餘年矣。事有定數。智謀何益。

婆婦貪奩資之殷鑒

人家娶婦必宜擇孝友之門風有家教者若但知慕富其累不可勝言如楊伯高本
滑浮巨於娶室呂氏暴戾異常至訟夫於縣會縣令能際華名剑花字神阿江西豐城人萬歷辛丑進士多讀書筆下能驅使古文詞其讖語云呂氏之母五嫁夫而不安其室晚適州判呂公崇望所鍾遂生呂氏里中莫敢與之議婚楊澤隆者諸生中之有勇氣者也以為氏非已莫娶也且妄意州判無子多蓄歸婦爾養其母合巹之又岳母呼澤隆而前曰汝君頭幾何田園幾何澤隆具以對乃大發怒咳唾如雨白眼向人如電曰吾平日擇壻謂何今乃得此窮酸鬼澤隆唯唯退歲月漸久反目始無虛日致澤隆徙圖書於百里外不復顧其薪水矣呂氏必欲大索之而澤隆早遁場上有牛荷鉏撲之牛立死牛有子顧其母隨手撲之亦立死云云蓋摹寫其勇悍之狀如此遂判其離異而學官聞之竟以行劣上聞澤隆自此永錮矣余有姻親亦名家子少年入泮持以幼孤業薄乃祖為其擇婚得一富人無子而獨女者自以為得算不知其母素無婦道女之薰染深矣且艱於舉子厥夫乃置一婢蓄之別業而此婦必不能容遂訟之學憲檄司理李公名澄字志清直隸永平人順治丁亥進士訊之其爰書有云某氏索之愈力其生避之愈堅憲詞之控所由起也責以刑于之化此生不無缺焉若欲因此而褫其衣冠則必武后為天子而以太平公主作刑官可耳噫倉庚療妒某生當良藥自求非三尺之所能從事也云云余謂夫婦居五倫之一逞好姻緣竟作惡姻緣揆其禍本皆起於一念之貪故書此以為戒

葛誠顏佩韋

葛將軍誠者本吳閭担夫有勇力神廟中年祝瑞四出省會之地無不騷然吳門尤甚羣小附和者紛紛帶而咆哮於市輒稱稅官即蔬茹之屢一出一入無有免者郡縣不能制誠不勝其憤號召徒眾清晨擁入收稅者之門擒而縛之投諸城濠隨自投於獄凡有引問但言是吾一人為之他人無與也上官亦憐其以義憤受罪為之更其名曰賢不加箠楚但長繫而已久之得釋人遂稱為葛將軍爭欲識之余一日在陳眉公坐聞公指示余曰此葛將軍也余熟視之年近六旬形軀亦不甚肥偉鼻微帶赤與之言吶吶如不出口一樸實人耳而義聲振吳下後二十餘年有顏佩韋之事蓋廟時崔呈秀魏忠賢播惡流毒縉紳外廷之路廟祝而居者皆仲氏子孫夜夢一神殊雄烈以鎚三擊其背厥明嘔血升許急回舟而南抵家不久死矣夫負行行之氣者自能鋤奸但張官緣此而得死牖下亦厚幸矣

喬公子

喬一琦字伯圭父官大方伯名懋敬字允德嘉靖乙丑進士故人盡稱為喬公子工詩亦善書嘗力過人好武事招致四方技勇與之逞騎射習五兵豪俠之名甚著初為劉河守備以地方無事嘗怏怏不得意遂歷邊塞從諸名將游當東事方起公子為遼藩遊擊萬曆己未四月三路出師與劉綎杜松同沒於渾河其子名桓字定侯亦有父風以安慶副總兵歸順初不任用後以湖寇蜂起假舊銜開閫鎮太湖將履任便道顧故里

祭掃先塋陳設甫畢自言恍見其父因拜真仆地不起人皆謂公子忠魂不散云桓二子長名世忠字顧良次名世臣字非喬世忠死於吳勝兆之變

紀顧王川家異物

顧王川名大愚江陰人善走一晝夜可往返五百里好異者爭欲識之遂遨遊公卿間多蓄異物以余所見如仙人李赤肚所贈白布衲內多名人題贊有張翼德玉章一方篆文奇古寶色斑駁賞鑒家俱言其為漢玉無疑腰間出一小獼猴長六七寸許能走席上舉杯設酒所居在楊舍余友王公魯曾造之見家有大葫蘆可貯米三石其遍顧頗多疊置壁間不懸挂江陰與常熟隣邑當交界處有沙堤一帶頗平衍每歲中秋諸少年於此處馳馬較勝負如皐泰興有良馬亦渡江而來是年正值羣騎雲集王川牽一黃犢而前頗駿掉不甚博碩其鈴鐺一如馬式曰顧以此與諸君游戲衆大笑王川固請乃曰姑試之則選上駟與之並驅無不落其後矣後至吾松謁眉公以此犢為贄曰此青牛也宜為老子所騎眉公喜而受之後轉贈於顧原子初甚愛久而以園居不便飼牧託莊農豢養而村僕竊以駕車舟水遂致倒斃亦所遺之不幸也

華亭縣均田均役碑記

在昔周文襄公撫吳最久有郡人杜宗桓上書具言蘇松常鎮四郡壤地相接而蘇松田賦觕重祈公疏請均之公格其議不行惟謂積通數十萬後人謂公能蘇一時之困不能繫萬世之思深以為惜夫大臣經國亟圖去大患處若乃非常之患留待後詰非所謂時至而事起者乎雲間幅員狹而賦額廣民困於賦久矣有賦則有役賦之不均也此極重難返之勢也役之不均也尤官民交困之道也然言均實難圖田之多寡不齊小民之貧富之不一加以紳衿之優免點猾之規避如理亂絲十年踐更每遇僉審沿習照田編役四字下既以此欺官官亦以此自欺遂使田連阡陌坐享豪華而寡婦之子伊吾之士與夫不辨菽麥之夫苟有數畝鮮不竭澤而漁矣及居承役號曰年首舉一里之田賦惟斯人是問初則仰鼻息於里書是制衣而與狐謀也繼則寄司命於隸卒猶委肉而當餓虎也迨計窮而哀懇急公於豪右猶排閶閽而叫九閽也中人之產立消而公家之欠如故縣官按籍而誅徒聞敲撲之聲終宵達旦猶箠楚不足禁之圜扉於是死不擇地縗可投也魚腹可葬也永緩須臾之計莫若背鄉井捐墳墓而北鄰姻黨下逮治其田者兎舉鷹擊鮮有遺類白望四出不至村落成墟蓬蒿滿眼不止也夫一人亡命破及千家此漢末黨錮之禍不圖今日於賦役見之識者謂吳民竭力以供惟正此朝廷之孝子順孫天意必不絕之乃果委罡邑李侯名復興山東人力行均田均役之法其區圖里甲仍仿舊制惟甲田限以定數毋盈毋嗇彙甲成圖彙圖成區彙區成保綱舉目張較若畫一而田無不均矣田均則役自均且初無所謂役也人各自並其田里書之弊窒自完其糧年首之禍根拔本而塞源矣設按月一分之印單以稽完欠單去而知其為淳良單存而責其頑抗奸胥不得上下其手猛差不得鴟張其威蓋講求幾費苦心而其間調劑合宜則孝廉吳含文厥功懋焉事告成吾華且是則是效同心之蘭執云作者難而述者易乎瘡瘢起而流移復莫不誦曰李侯活吾乃誦聲未輟壽跋復爛鼓邪說以惑上聽幾幾乎搖之矣幸賴士大夫合詞以爭卒不能搖而履霜堅冰由來有漸會藩臺慕公名天頒字鵬鳴陝西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至總漕入覲天子臨軒疇咨岳牧公惕息天威於均田均役數陳未盡退而補牘劉切淋漓幾奪敬輿之席復請天語申飭勒石永遵噫三千里外之民瘼異績竟以都俞遘會直徹宸聰斯實天之哀吾吳民而巧遇明良之合也猗歟休哉良法可恃以無恐矣從古法久必變唐之租庸調變而為楊炎之兩稅宋之常平均輸變而為王安石之手實青苗明之實衆塞下變而為葉淇之輸銀運司彼皆不達興時消息之理徒以欲速見小之意出之誤國誤民莫此為甚愆前忘後今日均田均役法誠盡美而佛民從欲違道干譽者往往而有慕公一疏寢貪夫黠堅之源庶才士蹶張之氣意良深矣余因是而重有感也縣令身司民社間有賢者亦思奮勵有為無如事權掣肘不免垂成而撓敗即幸而成而法因人立人去而法隨亡矣李侯建樹雖奇設不遇慕公彼墨吏肆志而圖逞翻局又何能澤被鄰邑俾吾華承麻鞶慶於無窮哉信乎慕公保護良法再造東南他年並文襄俎豆千秋可也

募建均田均役碑亭小引

均田均役之法華邑行之已七載於茲矣譬若疴羸久病之人一朝而嗷粱肉手持足行頓覺便利舉痛楚呻吟之苦日久漸忘此時猶執而告之曰昔日如何苦也將來如何而永無苦也有不厭其贅笑其迂者乎余曰是安可以不告也痛定思痛余今日言之猶談虎而色變也且百千二豎伏匿於肓之上膏之下者刻刻伺間而投隙則醫緩所定之良方安可不毒之梨棗勒之貞珉以示遵守而杜紛更乎所謂醫

緩者何人則創始之賢父母調劑之賢孝廉是也而鰓鰓過慮繕疏入告防痼疾之後發者則潘臺慕公是也噫彼皆無役之人也而其婆心切切如此也豈天固不絕吾吳民而使偉人輩出歟恩綸煥發寒谷昏春一時起死之靈藥千秋不易之章程也表揚保護人有同心即宵旦經營猶恨其遲矣因憶事之初舉有異議者曰里催何能困人從來吾為率先衆為津貼儘費津津有味烏用是紛紛者為哉夫規一人之漁獵而坐視千百萬生靈宛轉於湯鑊之中斯人也吾慮其必獲陰譴也今日業何必較多寡人何必爭巧拙但願各捐昔年里催一限之費便可共襄美舉釋氏所謂聚沙成塔之功德也敢合掌為大衆勸

論開國功臣

天下大器非可以智力取也莽懿之術甚工而姦回定業千古貽譏國祚亦促無足尚焉三代以下得天下正者無如太祖議者比之漢高而迅掃胡元較之誅滅暴秦功更偉矣奮劍一呼濠泗雄杰傾心推戴而四方精銳連袂接踵得人如此可以十天意有在矣渡江之日親御戎行者有九鄱陽一戰幾蹈不測外此則指授方畧鼓勵將士凡推堅陷陣何莫非師武臣力歟至於圖取燕都雍容垂拱惟中山閒平是任而大兵所向如摧枯拉朽元主宵遁挈石晉淪沒之十六州悉歸版圖雪恥除兇不止為聖主開疆直為中原吐氣矣他如頡宋諸臣出則受服入則獻俘何嘗有幾微敗衂哉豐功偉烈漢之雲臺唐之凌烟何多讓焉然而晚年猜忌鮮保令終豈長頸烏喙聖主有同覇主歟若夫文皇所倚重者惟東平河間二臣一則東昌戰沒一則西粤暴亡更若淇國出塞全軍覆沒尤為辱國故連歲親征終於晏駕沙漠是亦有君無臣之故乃帶礪之盟受之者無慙色而蓋帷之舊曾不一追恤焉吾不能解其故矣

論靖難功臣

原夫革命代終之際必有英雄崛起疏附先後及金甌既奠錫以世爵風雲遇魯非偶然也乃難易殊途厚薄異報豈有幸有不幸歟文皇帝逼管蔡之嫌睥睨大物亢龍首而震霆威臨江鞠旅金川南應何啻順風之呼一時攀鱗附翼者詎云非貪天功哉然而降城數十轉戰千里豈等于代邸從龍者乎惟是主非易姓地不改闢較之開國相徑庭矣慨自烏盡弓藏宿將消滅左右輔導者方粉飾太平北平起兵以幼稚之子當新淬之砌直如發蒙振落豈若元末擾攘羣雄逐鹿對壘莫非勁敵且

天子自將亦未有大帥專閫提書屢奏奇勳而領爵之詡識者疑之或以逆取順守人心未厭爪牙心膂崇其位號重其事權以資鎮壓歟夫豪頴奇杰同起布衣莫不刻膚裂血甲冑生蟻數十年後得與五等之列若誇誚靖難者皆藩邸舊臣食祿有素甫三載而申河山之誓是向之削平禍亂俺有六合者適為後人富貴資耳況六王彪炳紹世寥寥至嘉靖繼絕僅衍箕裘乃同時貌虎勞苦功高者實繁有徒俱祀等若敖不得比千夫之長三百年來列戟鳴鐘強半後起蓋嗣主忽締造之基漢廷鮮頌勳之跡欒棗於皂隸千古同悲矣

同是夢中身欲說難真多君直筆替傳神轉漕平徭諸大政幾費艱辛有酒且重斟望古遠巡開編恍遇杖朝人時先生年已八十二百年前興廢事今又身親

咸豐戊午元夕鄉後學姚濟鐵梅氏題

右調寄賣花聲

說夢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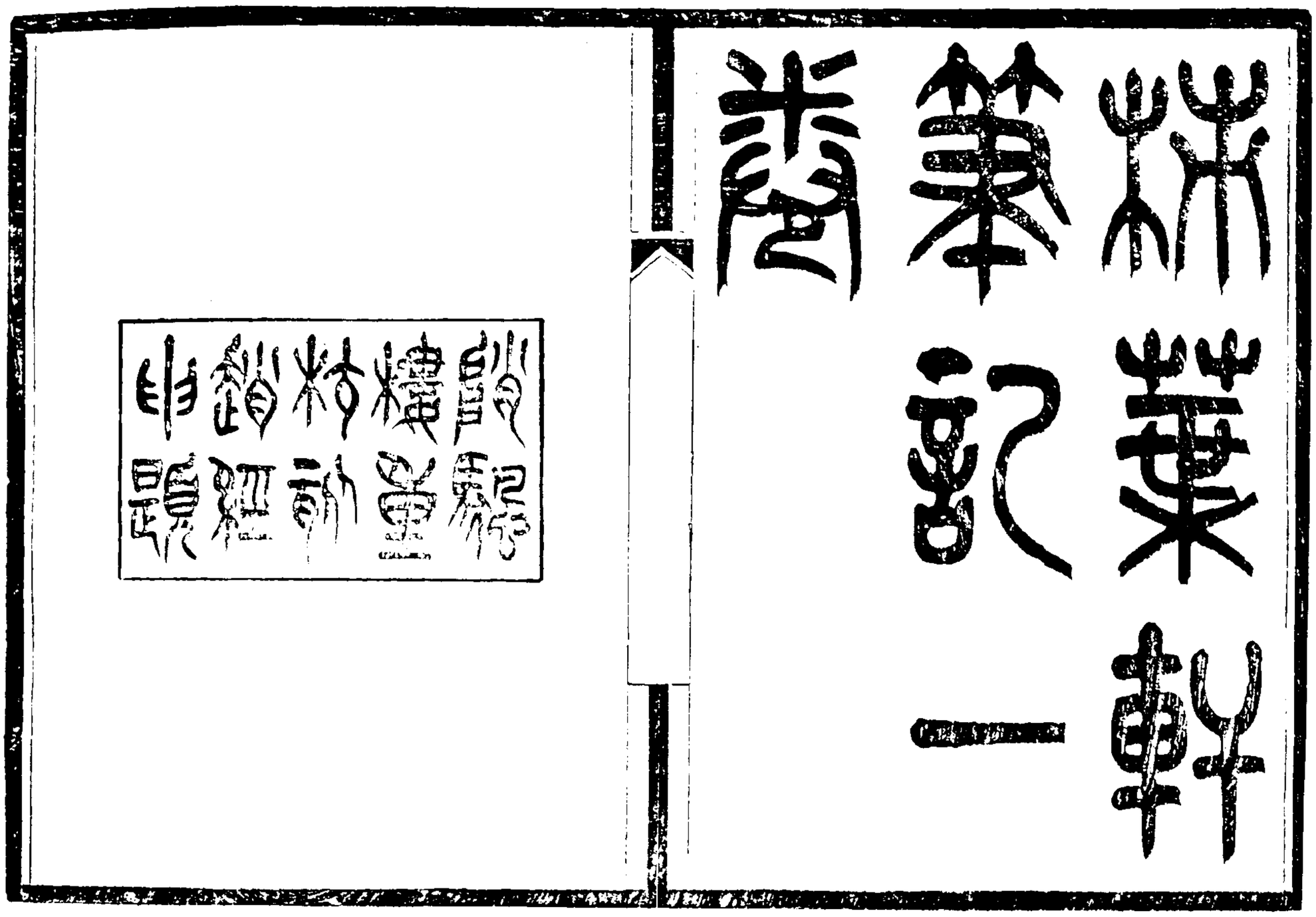
柿葉軒筆記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胡虔字雒君父承澤字廷簡號鮫門雍正丙午舉人已酉聘充山東鄉試同考官庚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山西靈石縣知縣有惠政修隄防河民稱爲胡公隄鮫門先生與先曾大考友晚始生君故君年齒少而行輩爲長先子少與君友蓋攀以相接也君少孤生母朱早卒適母戴教養以至成立性至孝好學刻苦自成師事姚姬傳先生家貧客游爲養乾隆丙午翁學士方綱視學江西君在其幕時南康謝公啟昆居憂在籍因得與訂交謝故學士門生也其後謝官江南河庫道浙江按察使皆邀君至其署惟任山西藩司以道遠不獲同行遂入秦觀察瀛幕及謝調浙藩以至巡撫廣西自是君皆相從與之終始焉謝所簪西魏書小學考廣西通志皆出君手嘉慶元年恩詔保舉孝廉方正時朱文正公爲安徽巡撫儀徵阮相國爲浙江學政同謝公首致書推薦君以不與試賜六品頂戴先是畢尚書沅督兩湖日聘君纂修兩湖通志及史籍考等等書君平生饌述多他人主名故已所私箸罕卒業嘗刻識學錄一卷其餘殘稿散佚盡爲鄉里小生竊取去今其家藏書手墨蓋無隻字存者君爲學勤留心掌故桐城道光新修邑志所載藝文目錄一卷亦本君稿君三子長僔少從先子

受學今老而旅困在粤不能自振仲子某出嗣君弟亦奔走無定在少子某依其婦家在楚北數十年未嘗返鄉梓往年君仲子以君所箸柿葉軒筆記一卷見示損之鈔而藏之以君之箸罕存也輒代付梓並撰君行履以傳學者道光己亥四月通家子方損之謹記

金石錄齊故女侍中宜陽國太妃傅氏碑跋云後魏置女侍中視二品然本後宮嬪御之職今以宰相母爲之惟見於此余按魏書于忠傳忠後妻中山王尼須女微解詩書靈太后臨朝引爲女侍中陸昕之傳載顯祖女常山公主神龜初與穆氏頓邱長公主並爲女侍中又三國典略太平御覽引載神武從父弟岳其妻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蓋女侍中之任凡親貴之賢者皆可爲之元又妻亦拜女侍中則以胡太后妹故趙氏以爲嬪御之職非也

柿葉軒筆記　一

南樓有三皆以庾太尉得名一在德化按庾以咸和五年領江州治武昌今武昌縣九年督江荆等六州以武昌爲鎮咸康六年江州乃移治柴桑今德化而庾之鎮武昌至薨未嘗改蓋柴桑也亮本傳載亮秋夜登南樓爲在武昌時事則德化有庾樓妄矣其一在武昌一在江夏唐建在黃鶴山明圯乾隆壬子又改布政司前鼓樓爲南樓陸務觀入蜀記言鄂州南樓甚悉宋鄂州治江夏考江夏晉沙羨縣也吳志黃初二年權自公安都鄂漢縣改名武昌宋地理志以武昌山爲名以武昌下雉尋陽陽新柴桑沙羨六縣爲武昌郡郡治武昌而沙羨爲屬邑晉因吳舊庾鎮武昌即今之武昌縣水經江之右岸有鄂縣故城注晉惠帝永平中始置江州傅綜爲刺史治此後太尉庾亮所鎮也庾鎮武昌決無在沙羨之事通雅謂都督必居形勝之地武昌乃山僻邑然考其地實處江湖之衝孫吳再都於此以太子重臣鎮守之黃龍元年吳王即帝位於此徙都建業使陸遜輔太子登守武昌赤烏二年徙將軍呂岱屯武昌九年分荆州爲二部以諸葛恪督左部鎮武昌太元二年封子奮爲齊王居武昌甘露元年遷都武昌等遷建業使后父衛將軍滕牧留鎮武昌其在晉咸康中庾欲移鎮石城後漢志注石城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東南以石虎陷鄀城而止通典鄀城臨江與武昌北今黃州城也一江南北險與敵分及宋嘉定以武昌相對通鑑注鄀城在江西上流衝要臨口升爲壽昌軍元升爲府武昌形要尤

柿葉軒筆記　二

重於江夏非古今時勢之殊耶故南樓之蹟以在武昌者爲確而在江夏者誤也昔樂天謫江州山谷知鄂州皆有詠南樓詩蓋二公已不能知其失矣矣

古人稱州郡必於所治之縣如隋以後稱鄂州即知爲江夏其屬邑則不得被州郡之名故晉沙羨不能稱武昌自楊吳以武昌軍治江夏而江夏乃得專武昌之稱

道學爲道家之學毛西河辨之極明按太平御覽引道學傳有杜京潘洪許邁燕濟鮑靚王嘉嚴遵王遠庾承先薛玉宗超張裕錢妙眞孟景冀劉法先張詵陳景尙

桓閻曹寶嚴智徐師子任敷陸脩靜二十三人張裕卽道陵十二世孫也今道藏洞眞傳記中無道學傳蓋自被宋人以道學之名而道學隱矣

宋史藝文志最荒率一王通元經薛氏傳也一入編年類一入傳記類與家傳別傳並列一吳曾能改齋漫錄也一作吳曾漫錄入雜家類一作吳曾能改齋漫錄入小說類此皆亟宜芟正者

明史太祖紀至正二十二年五月丙午朱文正趙德勝鄧愈鎭洪都二十五年正月甲申如南昌執大都督朱文正以歸數其罪安置桐城又諸王傳太祖兄南昌王

次子文正以罪謫死是文正卒於桐城今桐城南門水關西數武有大塚相延呼爲王墳卽文正墓也

續宏簡錄太宗紀八年萬戶張柔等攻拔宋鄧州及荊門軍襄陽府江陵統制李復明死之按元太宗八年爲宋理宗嘉熙元年宋史理宗紀端平三年在嘉熙前一年二月甲午詔以元兵攻江陵統制李復明奮勇戰沒其贈三秩仍官其二子是復明之死在端平中邵氏書於旣死贈秩之後一年誤也

浙江溫處山中有曰畬讀若邪民者卑賤不敢與齊民齒其服飾亦異視紹興之惰民尤甚寧紹皆有惰民錢辛楣少詹鄞縣志謂宋將焦光贊部落叛宋降金故謫爲丐籍或曰方國珍之裔明太祖惡而貶之今已數百年矣無錫秦小峴觀察分巡溫處時作詩紀事惻然思復其人甚盛意也考雍正元年有除惰民丐籍之詔然至今不能應擧入官所執業皆汚賤豈其人皆不肖耶抑習俗固結不可轉移耶

戴東原震數應禮部試分校者爭欲致之門下每於三場五策中物色之不可得旣乃知其對策甚空諸公以戴淹雅精卓殆無倫比而策則如無學者大是異事錢辛楣詹事曰此東原之所以爲東原也戴中壬午江南鄉試年四十矣出青田韓錫祚房其文詰屈幾不可句讀後以徵修四庫書得庶吉士時同徵五人東原及邵晉涵周君永年余君集楊君昌霖皆入翰林

堪輿之學世以葬書爲堪輿非是漢藝文志堪輿金匱隸五行蓋陰陽吉凶之說論衡譏日篇有葬曆堪輿曆知葬與堪輿自是兩事後世舉葬事最重時日則以形法家而兼用堪輿術也起自戰國而盛於後漢孟子所謂天時卽孤虛旺相之術建除滿平定執破危成收開閉十二神見淮南子天文訓及王葬亦見淮南歸忌反支見後漢書郭鎭王符二傳鄭康成注周禮有八會之目疏謂堪輿大會小會各有八是也自漢以後穿鑿附會神煞可畏之名多至數百矣損之按禮

記王制左道正義已引張
棘反支陳伯子往亡歸忌
輿地紀勝徐常侍廟在桐城縣南百里地名連城四面
石壁廟居湖上古木參天居人言郎徐騎省也曹學佺
名勝志云鼎臣仕南唐以直言貶舒三年其作龍門寺
記有曰頃歲謫居此邦思過三載云云按元宗保大十
一年命內臣車延規傅宏營屯田於楚州民怨爲盜遣
徐乘傳巡撫徐至輒奏罷屯田切責內臣又斬賊首於
軍前坐專殺流舒州後以周師南侵徙饒州見十國春秋徐傳
則鼎臣流舒非以直言之故周師南侵在十三年十一
月鼎臣之貶在十一年十二月見元宗紀蓋貶舒而安置桐

城實兩年其曰三年者合始至之年計之也二徐墓在江西新建縣西久荒不治乾隆戊申余與修南昌府志以修墓白當事不果桐城志失載徐廟及梅聖俞曾官桐城主簿二公皆名賢擬合祀陶士行祠中士行故樅陽令也
俞長城選名家制義首載北宋二人南宋五人王荊公蘇潁濱楊誠齋陸象山陳君舉汪立信文文山其七人皆舉其文雖不類近代所爲凡股然終不知其錄自何處且盡四書中文亦不似宋人所爲蓋後人僞託而桐川誤採之也明朱方字良矩浙江永康人正德甲戌進士官雲南參政　刻經義模範文凡十六篇內惟張才叔自靖八自獻于先王一篇見宋文鑑張才叔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惠迪吉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異敢同穎獻諸天子念哉聖謨洋洋恭默思道二句姚孝寧反復其道二句吳師孟章

子有一於是乎張孝祥作歸禾作嘉禾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姚孝寧聖人享以享上帝利用賓于王張孝祥我心之憂二句歸馬于華山之陽二句倂以形旁求于天下其十五篇餘亦不知所本王廷表作序稱方得自楊升菴則眞僞猶未敢定也明志有楊慎經義模範一卷　府縣志體例本於史部之地理而附益以傳記專詳地理若太康地記朱育會稽土地記之類是也紀載一方大事若應思遠汚南故事晉世朝三輔故事之類是也郡縣沿革若并帖省置諸郡舊事之類是也星土之記若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之類是也徐文靖山河兩界考專論分星疆界道里若易祓禹貢疆里廣記之類是也戶口田賦若元康六年戶口簿記元和會計簿之類是也風俗物產若萬震南州異物志陳留風俗傳隋諸郡土俗物產之類是也山川水利劉澄之永初山川古今記單鍔吳中水利之類是也建置古蹟若列國都城記三輔黃圖洛陽宮殿簿羊衒之洛陽伽藍記劉璆京師寺塔記陸清獻不載寺觀以爲攘佛老不知此爲史部地理中之一類也李形聖賢塚墓記之類是也藝文金石若宋孝王關中風俗內專輯本朝一方人著述劉涇成都刻石總目之類是也人物有傳若兗州先賢襄陽耆舊之類是也建方外有傳

若劉向列仙寶唱名僧之類是也徵辟科第若宋登科錄五代登科錄之類是也職官名宦若魏晉百官名周百官在位名數先後之次掌於御史漢書百官表其遺制也胡納民表錄之類是也綴輯見聞若錢塘逸事龔明之中吳紀聞之類是也選錄詩文若孔延之會稽掇英程遇孫成都文類之類是也元遺山中州集體例尤善凡此皆各自爲書分門著錄作地志者合諸體例成一書又必分諸書以遍各體方爲體備而用宏損之按此所列子目二十四以四庫提要所論則此猶爲未備然先生所修廣西通志序目實精覈可寶章實齋學誠撰永清志取士族作表蓋本寰宇記每州載姓氏之意而用唐宰相世系表之例體裁最善癸丑

修湖北通志亦用此例乃大致訾議流俗之難與言如此

地志有三重曰圖曰沿革曰掌故典禮賦役制度舊事若名勝古蹟則詩人文士之所賁耳無關典要也損之按地志分圖表志傳雖昉於宋人體裁實善蓋如此乃可與史家相應故自景定後遂爲後來郡縣志不易之良法韓五泉朝邑志任意分合凌亂杈牙未有所本以爲法孟堅與則皆當總志而風俗物產等六篇又何以分也當日朝邑與武功並稱郎對山之序亦盛推之而武功志例已過與朝邑不侔向使坐二人於側而質以當何從吾恐二人亦交相疑也夫朝邑之奇在爲書簡而文法高古故可貴武功雖有名而實不逮之論者稱武功義例分明夫地志最重者圖其要尤在沿革武功皆闕之而以祠祀爲一大門其官師志又獨爲校官多立傳師心妄作輕重失倫不知此爲何等義例也要之對山非文家文律之不知況史例乎五泉文筆雖佳而於史例亦未諳世俗譽於盛名相與推之非篤論也雖然以二家較之猥鄙下劣俗筆則固足賢矣又按志乘之書當紀人物故有列傳而其傳多剏採之列代正史若夫寫州下邑其地無人物可紀亦必採其懿美者爲之私傳體亦宜之若夫古文章作家法不得爲達官立傳懼侵史官權也閒有爲者類皆畸行異節山林枯槁及女婦坊者之流而已志乘之書須兼斯例又地志古謂之圖經其來最遠謝莊裴秀特踵爲之新意耳

禹貢之導山水脈絡源流約略可考然水之分合支派易見故水經以下作者甚眾山則重巒複嶺崎嶇險阻登陟最難其支幹起訖惟士大夫之生於其鄉者不盡習也惟重以朝命令天下州縣各詳其所在山鎮岡陵副以川流考工記所謂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分晰繪圖詳說上之戶部彙輯爲書以昭大一統之盛亦宇內必不可

少之書周書昌歷城志所載山水體裁可法

山西河津縣有司馬子長墓按子長爲司馬錯之裔錯至司馬昌五世俱仕秦昌孫喜卽遷祖也累代葬華池及高門據史記自序考華池在馮翊界近夏陽今陝西韓城縣史記集解稱華池在鄜縣高門在夏陽西北去華池三里據漢書司馬遷傳顏注遷之世爲秦人無疑河東爲晉河西爲秦子長自序所云生於龍門者史記音義稱在馮翊夏陽蓋卽華池高門相近之地又其耕牧河陽亦惟龍門以西地在河北若河東則迤南矣今龍門西爲陝西韓城東爲山西河津漢皮氏縣兩縣皆得擅龍門之稱自北魏立龍門縣於河東卽今河津於

是名與實濟矣鄘道元水經河水篇注曰渠水出夏陽縣西北梁山南經高門原南又東南逕司馬子長墓北敘述分明如繪蓋當時目驗之如此附會古蹟者可已也

國朝修明史自順治二年以內三院大學士馮銓洪承疇李建泰范文程剛林祁充格爲總裁率編檢等官纂修康熙十八年三月舉博學鴻詞科得彭孫遹等五十人授翰林官有差入館纂修五月以內閣學士徐元文爲監修總裁以翰林院掌院學士葉方藹右庶子張玉書爲總裁十二月以徐元文言選右庶子盧琦侍讀王

士正侍講董訥王鴻緒等十六人與彭孫遹等分纂十九年復徵前科臣李清耆儒黃宗羲候補主事汪懋麟原任副使道曹溶貢生萬言監生姜宸英布衣黃虞稷入館分修二十一年以大學士勒德洪明珠李霨王熙爲監修總裁內閣學士阿蘭泰王國安翰林院掌院學士牛鈕陳廷敬侍讀學士常晝侍講學士孫在豐侍讀湯斌侍讀加侍讀學士王鴻緒爲總裁又特命大學士熊賜履爲監修雍乾學王鴻緒爲總裁又特命大學士王頊齡監修署大學士工部尚書徐元夢禮部尚書張廷玉左都御史朱軾

侍講學士覺羅逢泰爲總裁乾隆四年告成凡開館九十四年乃克成書周詳愼重洵自昔未有之盛事先從祖父司業諱宗緒康熙間亦以舉人特徵入館纂修雍正八年成進士即於榜下授編修職此又儒臣之異數也凡譜牒載宗派世次皆自始祖順數至已身若對人稱世數及稱人先世則自父逆推至始祖後漢書蔡邕傳邕六世祖勳注引邕祖攜碑云攜曾祖父勳攜生稜稜生邕是乃邕高祖之父稱六世者連已身計之也唐王方慶對武后稱高祖之父爲五代祖武太后神功元年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多書合有右軍遺蹟對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往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並

以進訖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曾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纂高祖規曾祖褒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往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並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以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今進上見通典三十七卷唐書學博士條下此舊例直省額中舉人十名內民卷取中九名官卷取中一名又吏禮兩部主事以上司員暨內閣侍讀子弟皆編列官字號乾隆十五年以湖廣總督永興奏改額中舉八二十五名內許中官卷一名而罷吏禮內閣官卷之例是年湖北官生三場完竣者十六人中舉八四名副榜一名故制府有此奏

乾隆初謝濟世詆毀朱子大學中庸章句且謂明代尊崇朱子之書以同鄉同姓之故奏請廢章句而用其自註學庸頒行天下（損之按謝字石霖全州人康熙壬辰進士官湖南鹽道嘗見其梅莊集偽惡陋劣蓋無所知之淺士也）

康熙二十九年開館恭纂國史凡紀傳表志次第纂有稿本至雍正末尙未編輯成書乾隆元年禮部左侍郎徐元夢奏請專員分任早竣成書並稱聖代龍興歷今百有餘載歲月愈遠徵信愈難請敕八旂直省將諸王文武羣臣一應譜牒行述家乘碑誌奏疏文集與夫八旂滿洲蒙古漢軍中能記憶先世事蹟及紀述舊聞者

不拘清漢文字俱許錄上史館又云古人行狀俱牒付史館請嗣後文臣五品以上武臣三品以上（指內官言）外官司道總兵以上身後俱得具述歷官治行實蹟呈送史館守令等官之實有循蹟可紀者又云史家例載章奏（館載入郡縣志以備史館採錄）又云史家例載章奏請嗣後內外諸臣建言曾奉諭旨及部院議准條奏俱錄付史館以爲志傳起本得旨允行

春秋台題者以三傳解經處與正經相兼出題其法肇於宋元而明因之最爲無理乾隆元年從禮科給事中畢誼之請停止不用五十九年定春秋仍用三傳而罷胡傳洪稚存學使尋亦奏請禮記罷陳澔集說用鄭注

爲部駁時管禮部者大學士王杰也

雍正五年定例鄉試房考聘選鄰省進士舉人之文行兼優者入闈分校七年己酉先比部公以舉人爲山東鄉試同考所得士多知名宿學（濟寧張象鼎高密張尙泓諸城劉維煒利津張志奇范縣薛中巖章邱高大觀李玉麟）十三年十月工侍張公廷璐奏罷此例仍用本省屬吏

世傳關忠義生年月日爲四戊午按後漢獻帝以前惟明帝永平元年安帝元初五年靈帝光和元年俱歲在戊午以通鑑所載長歷推之永平元年四月丁亥朔使是月大建則五月初二爲戊午小建則初三爲戊午元初五年四月大建則五月初三爲戊午光和元年四月小建則初二爲戊午忠義斷無生明安二帝朝之理則其生爲光和元年矣攷是年四月庚戌朔五月十三日當爲辛卯壬辰且是月有壬午甲午丙午獨無戊午流俗之言不可信如此（康熙戊午解州知州王朱旦濬井得忠義墻磚因作關侯祖墓碑記云侯祖磐石公諱審字問之和帝永光二年庚寅生居解州常平村寶池里公沖穆好道以易春秋訓其子卒於桓帝永壽三年丁酉年六十公子諱毅字道遠性至孝父歿廬墓三年既免喪於桓帝延熹三年六月二十四日生侯侯長娶胡氏於靈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生子平時年十九薨於建安十三爲侯生辰誤也又按侯生平子據此則世以五月廿四年十二月年六十有一又通雅云漢壽在保寧府廣元縣侯封以此）

藁城倪中楊州天妃宮碑記曰神生宋元祐八年一云

太平興國四年雍熙四年上昇一云景德三年一云紹興十五年天后顯聖錄南昌釋寧遠所刻載后事迹頗詳稱后生建隆元年端拱元年上昇年廿九是其生年有三而上昇之年有四矣按后曾祖保吉當周顯德初有戰功棄官而隱是時閻已爲南唐所滅下距建隆元年僅六年耳后父惟慤通雅引一統志云天妃宋巡檢林愿女名愿字惟慤十國春秋天后傳作願非年已四十餘使后生於是時則后曾祖年逾八十衰耋之人尙能從征戰耶若后生於太平興國四年上距顯德初廿六年則后曾祖從征時年僅五十餘於情事爲少得也其云生元祐八年者則後建隆元年一百三十四年後太平興國四年一百一十四年不當懸絶如此且宣和四年已賜順濟廟額矣其去元祐八年只三十六載后之上昇方七年靈應僅著於海隅遂能上動朝廷無是事也此生年之可考者今試以太平興國四年求后上昇之時使在端拱元年甫九歲在雍熙四年甫八歲並於事理不合惟在景德三年則后年二十有八與錄所載后年僅差一歲當可徵信也至謂在紹興十五年尤謬益二十五年前已賜廟額豈立廟於上昇之先乎此上昇之可考者今得斷之曰生太平興國四年上昇於景德三年

魏書釋老志載釋迦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脅生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見夜明是也按春秋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杜注辛卯爲四月五日則釋迦之生乃夏正之二月五日世以四月八爲佛誕日沿魏志誤耳又遼史禮志稱二月八日爲悉達太子生辰金史海陵紀亦有二月八日迎佛之禁是遼金皆不誤錢辛楣少詹遼史考異據契丹國志謂二月當爲四月失之不考

金石文所載年月官階事蹟足以備史之缺凡漢以下皆然若鍾鼎款識釋諸書所載可以考六書假借通用之故實大有裨於經訓宜陳禰梁元帝及薛洪諸家寶之（陳禰晉將作大匠撰碑文十五卷見七錄梁元帝碑集一百卷見金樓子）使僅比於骨董玩好則淸客家之所爲鑒賞者耳

周禮九拜三曰空首注云空首拜而頭至手也後世書札後有餘紙書謹空二字失其義矣（池北偶談引黃魯直云唐人書末云謹空手也）

說文茆鳧葵也从艸从卯聲詩曰言采其茆詩釋文茆徐音柳卯同字也周禮醢人注鄭大夫讀茆爲茅杜子春讀茆爲卯茅卯同聲也按說文茆本作茆傳寫者誤連上畫作卯徐仙民音卽據誤本惟鄭杜讀得之九經

古義不知邡爲筆誤謂莆與蓫同不得訓爲鳧葵按蓫
即左傳無以縮酒之縮非邡名故說文入酉部明與莆
不同物也如惠氏說則詩爲薄采其縮於義不可通矣
又爾雅釋草蓫于注草生水中釋文蓫音猶按說文
猶水邊草也从邡猶聲與尒正合則蓫當作猶省爲蓫
非也惠氏校雅雨堂尚書大傳改星鳧爲鳧亦誤
呂覽愼勢云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
有十里之諸侯漢之郡縣則異是近畿輔者郡多而地
小遠者郡少而地大若會稽郡兼有今江蘇浙江福建
三布政司地此郡之最廣者其他如南海合浦蒼梧鬱

林四郡當今廣東廣西二十二府四州之地而江西十
三府一州當漢之豫章一郡而已大約江以南郡爲獨
大云
荒說文讀若撱與皮字同在並母故凡从番从皮之字
古皆通用書禹貢篚玭既豬馬鄭本皆作棐播詩十月
之交蕃維司徒古今人表蕃作皮魯國有蕃縣應邵曰
蕃音皮儀禮既夕設披鄭注今文披皆爲藩蓋皮番同
聲也又史記項羽紀番君音婆婆从皮得聲亦在並母
說文無婆字水部波字注从水皮聲古韻標準云史記
漢書地名之番音婆方音也非是惠定宇九經古義譏白袁不識蕃皮爲古音白袁

魯國記云陳逸子游爲魯相蕃子也國人爲諱改曰皮是不知蕃皮同音故惠氏譏之而自謂以
披爲藩爲聲之誤亦未之詳考耳
逸周書在後漢之季已缺佚不全鄭氏禮記注云月令
是呂不韋著此必灼知周書月令與呂覽不同故不肯
以尚書百篇之餘歸之秦相蔡中郎明堂月令論推求
月令之始實本於周公所著其引周書七十二篇中第
五十三爲月令者不過舉其篇名以證非創始不韋耳
至論所引月令五事皆在呂覽中其所作月令章句亦
不言周書呂覽而月令之同異則周書月令蔡氏未之
見也隋牛宏上修立明堂議旣載鄭說又引蔡邕王肅

云月令周公所作周書丙有月令第五十三卽此也宏
以周書已佚之月令爲周公作之證是其不敢指呂覽
月令爲周書明矣考馬氏論語跋火注云周書月令有
更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
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云云此則其眞周書月
令之文近日盧紹弓侍講校刻逸周書以呂覽月令一
篇補之似可不必
南昌漢縣自漢及唐皆隸州郡唐乾元二年置南昌軍
始以南昌爲軍名元和中廢周顯德六年南唐始升洪
州爲南昌府五代以前未有以南昌爲郡稱者王勃滕

王閣序用南昌故郡誤
宋書符瑞志晉升平四年二月辛亥鳳皇將九子見郡鄉之豐城按豐城屬蒼梧郡晉穆帝升平五年分蒼梧立永平郡有鄣鄉縣兩縣相近故曰鄣鄉之豐城馬氏通考刪去鄣鄉之三字但稱豐城作江西豐城縣志者遂載鳳皇事於志不知晉時豐城有二一屬蒼梧郡一屬豫章郡遠不相及余修南昌府志嘗訂正
寧都魏昭士世傚序萬氏史表稱其自東漢至五代爲表四十有九內有月表又十六國十國之將相爲年表十有一凡六十篇今本止五十八表無月表及僭僞之將相則今刻尚非完本序又云明代有世表侯表年表十有三而萬曆後科道皆有表則今世久無傳本矣方望溪侍郎誌季野墓言其所著明史稿俱歸華亭王氏自非妄語而翁覃溪閣學告予曾得萬氏明史殘稿數帙核之橫雲史稿絕異
康熙五十一年升朱子於大成殿十哲之次雍正二年復從祀林放蘧瑗秦冉顏何鄭康成范寧六人增祀縣亶牧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諸葛亮尹焞魏了翁黃榦陳淳何基王柏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澔羅欽順蔡清陸隴其二十人張迪入崇聖祠乾隆二年以兵書

甘汝來之請復吳澄從祀三年內尚書品級徐元夢奏請升有子於殿東十子之次與朱子共爲十二哲其兩廡從祀東廡六十二人西廡六十一人乾隆六年順天學政錢陳羣奏請定學宮從祀神位次序凡漢以下皆稱先儒惟周程邵張五子曰先賢位在先儒之上明崇禎十四年所定也時朱子亦稱先賢與五子俱

陸德明經典釋文所載其字句音訓之不同者各有意義可以考見經師相傳家法且多至二百三十餘家故足寶貴今人偶見一書所據者不過鈔胥刻匠之偶然譌誤乃竟詫爲異本鄭重書之曰某本作某刻書者有

知不將失笑地下耶
唐宋八家文之選肇自明朱右總十六卷昌黎文三卷六十一篇河東文二卷四十三篇歐陽文二卷五十五篇見五代史者不與南豐文三卷六十四篇荊公文三卷四十四篇三蘇文三卷五十七篇
明中葉以後右文輕武武生三中鄉試始予會試吾家效賓公中隆慶庚午萬曆癸酉丙子三武科及會試屢不第蓋精神消耗於鄉試久矣人材衰沮宜張李一亂而天下亡也
康熙中杭州項永年集歷年浙江鄉試題爲書末附舉業備要一卷其表體格式當日應試者所奉爲楷模而

貢則可笑之甚也（鄉試去表自乾隆己卯始）

姜西溟謂蜀志諸葛瞻爲翰林中郎將以翰林名官始此（見湛園札記）余謂此翰林卽羽林瞻之授官在延熙七年上距關忠義之沒二十餘年豈後主時或避關諱耶

鄭君戒子益恩書云所好羣書率皆腐儆不得於禮堂寫定傳於其人按禮堂卽禮殿也後漢辟雍有禮殿（見禮儀志）興平初益州太守高朕亦作周公禮殿於文翁石室之東（見隸釋）蓋學校中之堂通稱禮殿初學記引倉頡篇曰殿大堂也鄭君之意謂私書不得於學官寫定耳世俗因曲禮居喪讀禮之文誤以喪居爲禮堂不知喪者

居廬及堊室無居堂之事嘉慶己未孫淵如觀察作禮堂寫經圖屬爲考訂之如此

吳易堂（鼎）乾隆辛未舉經學科授國子司業遷翰林侍講學士翰林例得考差備鄉會試考官之選議者謂吳以經學出身詩非甲科不應與試及大考翰林或曰吳以經學出身詩賦恐非所習議者則曰彼翰林也吳果以是考降侍講歸噫朝廷以大科取士經學尤爲尊貴蓋漢以後未有之曠典議者不察至以武夫貲郎例之負聖天子崇尚經術之意傎之甚矣科者程品等則之謂（說文科程也鄭氏以虞夏書商書周書爲三科又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爲四科卽其義也）歷代取士因事立名

唐人科名多至數十見唐書選舉志科無定格同時諸科並舉其目不一故謂之科目諸科作輟不常惟進士一科隋唐至今不變陋儒不知古今只知有進士而已至進士之爲科彼又不知只知有辰戌丑未而已以不學無術之人操黨同伐異之見使之議論選舉制度豈有一當哉

凡奉特詔舉士者曰制科唐書選舉志天子自詔曰制舉者是也大臣薦士於朝曰薦舉兩漢公府辟署之遺意是也（毛奇齡謂考試者爲制科不近如乾隆元年楊文定時官祭酒以經明行修舉蔡德晉等七人此薦舉也乾隆十六年舉經學吳鼎等四十七人此制科也今人不知制舉之爲科槩稱保舉又不知制舉之本有科名妄思假借（如雍正元年之孝廉方正五年之孝友端方稱爲孝廉方正六年之賢良方正稱爲賢良方正皆誤之甚者）品行才猷又稱爲賢良方正前明嘗舉此科國朝實無名目

文瀾閣四庫全書書皆鈔本每葉十六行行二十一字長六寸寬三寸七分每本用寶二前曰古稀天子之寶後曰乾隆御覽之寶每部首載提要及總纂名而列總校名於每本之末其面籤皆用絹經以綠史以赤子以碧集以淺絳柵木匣盛之（以下三條損之附錄不記亦爲先生語否）

杜百憂集行癡兒柔飯啼門東漫叟詩話庖厨在東非趁韻也按古者竈在廟門外之東鄭氏禮記月令注據

儀禮少牢及特牲禮杜蓋用此世俗竈必在震方取木生火之義又題竈主曰東廚司命皆其遺意

東坡荆門惠泉詩自注在宜都大江之南與虎牙相對蓋在今歸州郭景純江賦云荆門闕竦而盤薄水經注云上合下開闇徹山南杜子美羣山萬壑赴荆門是也今歸州志無惠泉而移惠泉於荆門州州志即載坡此詩殆未見公自注又不審詩語與荆門之象山無與也象山只有蒙泉紹興壬子鄱陽張垓蔡陸文安九淵立石明萬曆末知州阮止卿重刻山谷蒙泉二大字今人因坡詩別指一穴爲惠泉

柿葉軒筆記終

丙辰夏崑山趙詒琛重刻

柿葉軒筆記一卷桐城胡雒君先生撰昔年余友江浦陳君珠泉得方氏刻本擬重刻行世遭亂乃止余惜此書之罕覯也因刻入峭帆樓叢書中胡君學問淵博熟悉掌故其名不著於江南平生著述多他人主名私著零種如識學錄余幼時曾向君同鄉蕭敬孚先生借鈔備刻癸丑之亂失去今刻成筆記而識學錄不知尚能再遇爲之刻行否不禁感慨系之矣丙辰夏六月上旬崑山趙詒琛識於蘇城干將坊寓廬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致謝

謹此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癭餘筆談

光緒己丑春日
刊于日本使署

夢餘筆談序

語孟不言果報非無其事也聖賢不必有果報而自為
聖賢耳下此則不然故夫人世罕聞罕見可喜可愕事
春秋內外傳每詳言之亦以世患日滋人心易溺縱欲
趨利千狀萬態苟無所悚惕以遏將來誠不知胡底矣
黎靜圃先生以經術為循吏出處進退規規焉惟恐牴
牾於聖賢作為文章宏通爾雅鄉人至今稱誦之復以
平生聞歷與夫耳目所及之足以駭觀聽寓懲勸者雜
書之曰夢餘筆談夫人心之積蔽莊言之不入或嬉笑
而解焉專言之不喻或旁推而悟焉筆談之作其亦有

經傳警世之意乎或曰先生居近禹門山舊丈雪道場
猶有其遺風焉故所言多洞佛理了生死去來是則非
余所敢知矣道光二十年二月紫泉莫與儔

夢餘筆談

遵義黎安理靜圃

余今年五十有餘回思少壯時忽忽若昨日事而已視茫茫髮蒼蒼矣太白云浮生若夢為歡幾何然則由前言之不得謂以前是夢而今日初覺也由後言之不得謂今日已覺而明日不夢也夢從緣生緣從識生富貴福緣也文章慧緣也一切離合悲歡業緣也未結福緣以夢結之未了慧緣以夢了之未滿業緣以夢滿之則亦何時而覺耶緣亦夢不緣亦夢覺亦夢不覺亦夢今日之覺夢覺也以夢人說夢話夢亦安所得而覺之則謂今日方覺也可即謂今日始夢也亦無不可寫竟不覺一笑時嘉慶甲子七月望後

蟒化龍

蟒非龍也蟒而龍猶之鯉為龍也余七歲時先君梅谿公館里中雙車陂何氏携往授句讀適六月驕陽肆虐一日卓午熱甚先君方與朋輩論學有何生楨者長余數歲私約赴菜子山掘野薯蕷山半兩岡分亘中有田數區田之阡有一井田不甚廣一畦也井不甚深一掬也兩岡前一土平平外一大林林麓即先君館計距山約里許山之上有一石名雷震石上隱隱有赤文山多野薯根盤土石生掘之易起也煮或煨而食之味甘且膩不減家芋余與生各持鍬一陟山顛初匝井過時赤日行空禾苗或盛或無一物也甫得薯窠忽半空起黑雲一朵濃墨飄忽生愕然曰雨且至矣亟呼余下山時從井邊對過見一物吸於井戴赤冠長二三尺高約寸餘又一角高三四寸頭生黑絨毛眼如銅鈴身大如桶從首下約見丈許形似爛木怪狀駭人下皆田禾所蔽不知長幾許也其物斗聞人過側首顧余聲見亟呼生觀之生駭然曰此龍也余時不知龍為何物亦疾應曰龍也生咄疾走余亦疾走倏暴雷電大風雨至平地水湧

尺餘與生奔至館衣袴透濕各受先君笞明日耕人至前處見田泥凹痕尺許一道歷土平又里餘俱寬二丈許直抵一洞洞水入樂安江會延江則此物隨江去矣居人至館告曰昨午暴風疾雨菜子山龍行先君方知之更錯愕顧余初不知余之親見也何生逾年而殤象山子曰蟒蠢物也而能變為龍則靈矣蟲莫智於龍雲然而行雲從之風應之雨隨之雷電合之真靈矣哉然其溢土為漕淤淖禾稼何以不即乘風雲而凌空飛騰也意其潛在淵見在田或惕或躍而飛在天之有其時乎何至今久不聞也乾之象曰時乘六龍占為利見大

人今其龍已老矣戰血元黃不徒然耶致身青雲霖霈下土到今猶拭目俟之

石佛洞

播郡洞崖之勝所在多有要皆僻處荒煙斷莽中人或罕至其處即有躡險而至者類為樵牧傖父之流故雖遊覽所及其軼而不傳者夥矣距城東五里許沙堰其左田畝邐迤右則萬嶺蜿蜒而來近山腰一洞去通衢數十武循麓上亦數十武即至洞口數十年前未之傳聞也郡守濟南焦爾厚好探奇尋至其地見洞中巖石如佛形遂名為石佛洞然亦不過偶一賞奇而已未聞靈應也遠近人漸來觀或時祈禱石佛輒如願咸釀金

莊嚴佛像即洞口建一觀以奉之金碧交輝檻欄互映燒香布施者日喧闐漸而香田燈貲漸而沙彌焚獻遂為郡東勝境幾與桃源埒迴思前數十年遊宦諸公不喜勝遊非獨此絕車馬跡即桃源亦寂然足音矣壬戌夏學使陸平泉在院署與長子恂談及清浮暖入之句時長子對以相傳為太白在桃源洞聽鶯作令洞左尚鐫有太白聽鶯處先生次日即柑酒往焉而石佛未之及也邇遊宦諸公桃源之遊又接踵矣石佛洞之未至或佛不耐塵俗擾攘故郤士大夫之月盈風鐺清淨以全其真乎抑山之靈但憑於石以邀憑夫婦之禱祀而不肯以其眩幻譎詭為有識所評笑致其機變亦有時不靈乎象山子曰天地之間動者為水靜者為山靈者為人蠢者為物其最靈者為神最頑者為石而佛則頑者亦靈矣抑又聞之佛之性堅而不動則石而佛也固宜在昔生公說法石為點頭佛有靈石亦有靈也則謂佛為石也可石為佛也亦可謂佛非石石非佛其石之頑而靈也即人之靈而頑也亦無不可

登空樓

歲丙戌余應邑童子試名列第四其冠則楊崙也崙當

場試卷全作五經文合四書文共六藝風檐寸晷得此亦鐵中錚錚者邑令江公獨器重楊與余自初覆及四覆余二人皆名坐內衙各一役侍茶火盛酒食以待府試余列第九楊生第四院試之前夕夢登一樓樓無板祇縱橫有楣室數間皆煞外懸高橋一余往來楣上心目駭愕忽見楊生與數人橋上遊余亟呼與偕甫至橋畔未及登而醒以為此必與楊生數人同入黌舍也及放榜橋上遊者皆得余獨垂翅歸至次年始遊泮楊生入學後以躭麴生廢業終身無成亦性敏者之一鑒也

人仙居

世皆稱蓬萊瀛洲為仙境以鄉村市肆為凡塵其說非也以富貴與貧賤論富貴仙貧賤凡矣以安樂與勞擾論安樂仙勞擾凡矣以文士與傖父論文士仙傖父凡矣以善類與惡黨論善類仙惡黨凡矣仙凡祇隔一間何必遊蓬島登瀛洲始稱脫凡入仙耶數年前夜偶入夢先歷原野屋舍零星田園雜遝行人來往皆倉皇失措似昔時銅仁黑苗之亂安南狆苗之警皆將逼而來者但聞羣衆叢語各尋避亂處俄鳥散星飛去者大半余時亦驚懼其來蹂躪我家室也因作桃源避秦想覺旁有一小洞口即入之周廣丈許洞內一石實逼窄僅

通人匍伏蛇行而上不數武豁然開朗別是一天四望之見巍然一山峰巒秀美林木蓊蔚周環疊嶂翠黛交橫徘徊凝眄爽人心目無居人煙火亦無行人往來山麓一古寺山腰又一古寺山巔林表又一古寺黝堊丹碧鮮淨光瑩不啻瓊宮瑤宇彼時意山麓者人仙居山腰者地仙居山巔者天仙居也迤邐循山半路望地仙居行至門外有葱韭一區沿而上白石砌地如玉色宮宇一間粉壁晃耀門粉榜朱書二行如隸書狀約三五十字俱仙銜也悄步窺門內清淨闃寂堂中恍惚有供祀牌位欲入觀覺樓上似有鼾睡者遂不敢入流連久之時長子恂亦隨後至余方憂家人之未畢集也遊覽逾時塵緣頓息又曲折緣徑上石路如九達康衢無纖塵侵溷道旁草蒙茸色色生新斜上一巖磴相接巖間林木扶疎四映天仙居在其上意上方之境必較山半佳擡長子徐徐行甫及巖而寤象山子曰異哉方入夢時沸騰奔竄憂恐疑懼萬慮拄心紛如亂麻此魔障未除時也方思避亂而洞即在前方入洞而仙境即在甫出竇四顧即幽迴豁目六鑿清涼而人世喧囂之聲猶聞於耳其時中心惶惶方恐衆人知踵踪而來又念家人之不知跡余不得此非魔心與道心交戰俗念與

善念交乘耶然入異境猶聞人聲以斯知仙凡之路祇分一間耳福地洞天其道在邇墨子岐路遠逾萬里世之人至死不悟而徒齷齪齷齪日汨沒於機械中是猶逃兵不及而被其蹂躪以終也噫

育賢館

余嘗觀文昌化書廣化真經載文昌上卿姚德宏教真君柳榮朱衣魁星天聾地啞等類皆生而長善歿為明神是以束身名教砥勵節行之士盡隸文昌籍中此積德者所以流芳後世也余先君梅谿公平生長厚簡默言笑不苟接物謙和族戚咸稱為盛德君子其設教因

才誘掖不執己性悃悃款款終日未嘗有惰容被其教者至今猶傳頌不衰余十餘年前夢省先君館至一地西則蜿蜒長峰林巒蒼秀峰之麓屋舍參差雖未見城郭而若多衙署其中川原平衍長溪潺湲西岸美田園上有平橋寬廣數丈東西坊各一極工橋中亭更雅潔余自橋之西沿溪尋訪有言館即在橋東上流遠望則宮宇數處不相屬清雅異常館後一帶岡陵佳樹扶疎人指示先君在其間主教隨過橋沂溪而上斜道迤邐白石坦潔行至門屋三間甚軒爽寂無人居入循石路曲折行約半里許至一室內有二十餘老鬚髮皓白容

貌蒼古俱八九十歲人次亦六七十歲望之咸樸淳有古風見余至皆拱立曰世兄來也余異之因詢先君咸曰吾師也指示前一宅循石道復行半里許前廳後堂二柏森階下脩竹蔭門上階至廳其中人更多俱四五十歲偉貌脩髯衣冠古製見余至亦各拱立似知余者徑側門入上階進內庭先君坐其中几案供古玩法物並非人世所有而先君冠服亦非時製余拜謁畢詢老人數輩先君曰此輩皆厚德隸余籍受要束者但不過以德行勖之實未嘗與講辨也至廳中人似優等余雖未詳問大抵皆先君隸之如老人今猶憶先君容貌如

生前色加喜而腴也象山子曰傳稱顏子卜子為地下脩文郎而唐宋以來名儒若韓李蘇黃諸公或籍文昌或班仙府由此觀之信不誣也如先君生平亦可謂君子人矣潦倒終身安分隨遇天倫間遭曾閔之變而終始不失其常宜其歿為明神而總領善人君子為之師長也入夢時雖未詳先君何職而老人輩稱為師或文昌門下育賢之館以先君司其職歟嘗諭二子曰余之援科弼祖之勞貽之爾之成名爾祖之德成之故紀此示二子毋以謬悠視也

大士齋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赤子之心即善心也能常保此心即可入於聖賢之途而不流於禽獸是即所謂大人否則為小人矣常保此心則一家之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倡婦隨以至妯娌和睦親族雍雍是即餘慶也否則詬誶交謫乖戾忿爭而為餘殃矣豈必說因緣談福果乃謂之積善席豐履厚一生安樂乃謂之餘慶哉余幼遭不造母氏以勞頓病哮喘常臥床蓂余十歲後輒四求醫藥無一稍減年十六遊庠時母年四十矣病日以甚心甚惶惑乃焚香默禱願持觀音

齋二十載每齋期虔誦解厄神咒祈母氏病減後果減
先君為學確守程朱生平素不信齋佛庭訓惟以篤實
忠厚余發願時不敢稟命持齋一載先君方知除夕誠
曰心好不用齋汝持是心神明自呵護也比時大慟遵
命開齋半載後一夕夢神吏喚至大士前跪仰視大士
有怒容曰汝祈爾母念甚善何有始無終也即以遵父
命意上陳願刊菩薩齋期神咒並戒淫篇勸世懺前大
士頷者三寤後悚然汗下嚴明誓刊送千本後母壽至
六十七爰誌顛末以見感應不爽尤願後人體而行之
即心是神即心是佛一切善果要自心田種出也

禹門蛇

己亥秋初自通平里之車水館中歸省次日家人具時
蔬簠簋貯之竈盛之余繳柄荷歸館行里許入
禹門寺小憩適族人與寺僧搆鬨不喜聞而出心事悒
快俯首次且行未及前顧也緣巖數十武上石梯突當
道一大蛇約長二丈頭戴紫冠生黑毛身圍如酒甑尾
距余足僅寸許余忽覩猙獰狀駭而卻所荷者悉拋巖
下疾起返奔倚道旁沙棠樹俟魂定始下拾諸物意蛇
必遠逝也及至前所而蛇猶在棘籬內左奔右盪若無
路者蓋蛇見人驚更甚不獨人見之生畏也趨過之是

日大晴行至桶井堪仰見彩虹五色直落半空俗謂之
龍挂見主里中科名是年余果膺鄉薦象山子曰劉季
起兵白蛇當道寄奴興義大蛇受創蛇之為物亦祥矣
哉方余遇時初不意其祥也乃見之而得科詢寺僧及
兩岸居人又並無見者乃愈信蛇之潛見有時也則謂
蛇之為祥也亦宜

青城墓

幽明之說信有之乎曰有天地間有陰必有陽陰陽則
陽則明也有晝必有夜晝則明夜則幽也有人必有鬼
人則明鬼則幽也有生必有死生則明死則幽也有微
必有顯顯者明而隱者幽也幽明無二理一氣相通余
幼受先君梅谿公教遊庠後家赤貧己丑余年十八先
君即什以生計遠館蜀之青城越癸巳冬聞先君凶訃
幾死復生兩世待養八口嗷嗷既不能親往奔喪又無
力扶櫬歸里時只託親友貿易其地者權塋域碑誌厥
後先慈夙嬰疾苦日就衰頹雖館穀稍豐僅足度日至
壬寅忽夢從館歸往省先君館若生前然者入庭見先
君坐草樓寢榻上頻顧呼曰爾來甚好余寢處屋漏一
孔每雨下濕透甚不安可亟補葺醒而異之明日以告
先慈先慈悽然曰嘻爾父生未遂志歿未歸里爾葬未

憑棺窆未臨穴當日殯葬俱外人今十載爾又不克親
省視此夢必墓不安往費匪易爾又無力若何余聞言
大慟嗣同里有張姓者遊蜀歸傳言先君墓所經暴雨
漂沒多墳聞此更心如割癸卯春始作計往省兼訪先
君在時所攜次弟出亡存沒時南籠新亂途多險艱招
一族弟熟遠道不畏強鄉者伴一從姪負行李自三月
至九月方至青城中間時日皆為出入黔蜀尋次弟故
也至則訪知先君葬時塋四周俱寬厥後不知何人逼
葬墳右侵陰溝界余一一清釐復舊修墓勒碣竣工之
夕夢省先君外兩門內重堂複宇正室右則廚舍周垣

皆磚壁並斬然新麗至中庭拜謁先君喜曰吾今始得
安居此宅也前此為鄰惡拆宅右牆垣強侵占且廚中
食用常被此人竊今爾清剔舊址磚牆高固彼不能入
吾室竊吾物矣醒益異之初謁塋時家顛土縮成小容
前屋漏夢殆此乎迨鳩工砌石碑誌兩層新培墓土四
周較前開拓後之華堂夢殆此乎次日蠲潔祭墓同鄉
親友白餘人畢集先君門生惟曾君宣舉存滋痛也已
象山子曰由此觀之則陰陽無二理幽明本一氣感通
有自召應無方不得以為妄也世之人必執拘墟之見
而以幽陰為虛無是亦膠柱鼓瑟之見也夫

朱衣人

夢寐之事以為不足憑乎觀史冊所載丈王夢飛熊而
得太公高宗夢良弼而得傅說推而上之黃帝夢大風
吹垢而得風后等而下之江淹夢五色筆而文思大進
李白夢筆生花而詞翰千古昔之人以夢兆者不可枚
舉則夢寐之事又何必以為無憑而諱言之耶抑又聞
之語云夢棺得官夢糞得財夢失禾得祿秩夢赭衣追
逐得科名夢火燒雷擊得聲名遠播夢被人刀斧得財
利稱心凡此類屢試皆然而往往夢凶獲吉夢惡得美
所夢常與所應相反則其理又不可解矣余生平不常

作夢偶作則吉凶禍福必有應者憶己亥　恩科之歲
余訂九月畢季弟婚歲正歉自戊戌四月大旱至己亥
之夏尚無雨間微雨不濟也時一家食指計及婚配需
度支甚煩並仰一館脩所入醫藥之得亦間藉小補決
不作鄉試計矣一夜夢至一處四野平衍經一廟脩
潔廠麗方注目頃忽見多人解三赭衣人來三人瞥見
余即突怒狂奔逐余時懼甚疾從稠人中疾奔入廟甫
上階迴視三人已入廟廡東西兩廊俱通樓連前殿余
急趨西廊轉至前殿樓三人已從東來遮余矣更怖視
樓壁中虛設一龕朱碧煥然亟躍上驚覺未思及科場

之應也時槐黃將盡同里諸友俱抵會垣矣七月二十日館東鄔姓邀餞贈程貲促赴試力以季弟婚期辭而慫恿益力乃以廿二日行迨揭曉獲雋方悟三赭衣人即朱衣人也其逐余登座即催薦擢取之第位也夢寐事不得謂無憑矣象山子曰易云知幾其神乎中庸稱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幾動於微惟聖人能燭於先下此則皆事應而後覺赭衣一夢余不知其應在場屋方且惕惕驚懼恐有憂患之乘既所應乃在是始知神明已兆於先幾而余方懵然也鬼神之為德誠盛矣乎世俗之所謂朱衣點首信不誣矣且以見倖博一第亦自有數存焉人事固當盡天命尤當安有志之士科名遲早一聽自然要之有志竟成一語盡之矣無他道也

皮林山

或問地理風水之說信乎曰信伊洛竭銅山崩龍角葬天子問升墟望楚而楚邱卜吉陟巘降原而豳居允荒載在經傳皆可攷而知也其他如龍水天王撼龍青囊亦詳載山水應驗神若龜著難更僕數余閩黔志載永從縣內有皮林山其麓即皮林寨前明參將鄧子龍行兵過此鐫過化二大字巖壁上其字畫如斗大嗣皮林寨苗民必歲以石灰塗明之否則居民大小男女悉病眼余初頗不然之及至永從詢皮林居人果然余愕然曰嗟乎天下事不經耳聞目見而臆斷其有無可乎始余以為過化二字鄧公平定溪洞藉此以懾服夷人之心俾諸苗毋妄跳梁世世得以長養其子孫有取於所過者化之王道云爾初不謂其如斯也乃以二字而遂應洞寨居民之目使歲歲望之乃能保無患可不謂所存者神乎抑鄧公當日或亦熟諳地理風水見此山壁關係一方居民利害故為神其術以制其人之目即以馴其人之心歟是何術之神也雖然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此王道之蕩平而上下與天地同流也若但以過化二字為術數之神則又淺之乎視鄧公矣彼鄧公其神矣乎為人光明正直英毅雄武慨然以靖亂為己任斯其精誠所至足以貫金石感山靈使此邦人世世尸祝之至今不敢有異志則非夫人之力不及此鄧公其神矣乎不然彼懸巖斷壁間鐫勒者不可勝紀而未聞若斯者何歟則謂鄧公此二字為所過者化可也即謂為所存者神亦可也或以陰陽地理家求之淺矣

石頭寺

鬼神之說信有之乎曰有易稱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此

言其理也張子謂鬼神者二氣之良能朱子以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反而歸者為鬼至而伸者為神此言其氣也而左氏稱烝人立啼彭生為祟印段被殺伯有為殃且良夫之叫無辜申生之請於帝則鬼又明明實見其形矣然則天地間有人必有鬼有是理必實有是氣有是氣必時見是形昔阮瞻作無鬼論而鬼即見其事正不謬也丙申歲設教於石頭寺寺無住持僧禹門養一孤貧老棲中焚獻其年生徒十人俱在寺飯宿寺後一塔門舊啟中貯臭禿灰鐔蓋數十也余素不知鬼何物在此即深宵來往塔前亦行所無事適一夜因家

事未至館宿諸生更餘聞寺後弄柴葉聲颯颯風時撒沙土拋壁上以為偷兒亟持火出四索無有也甫入室而仍如故及出索又無有也如是者數四諸生懼不敢寢擾擾一夜至鷄鳴始息詰朝白余故余知為塔中魂之求享也歸持楮帛以慰之且祝其毋再擾嗣遂寂無聲響象山子曰世皆謂鬼無靈余初亦然其說以為氣聚而生氣散而亡何鬼之有乃僪父俗子多好言鬼見聞聞競相傳說而妖僧惡緇日持解脫地獄超昇天堂之論以蠱惑庸愚尤不經之甚然此以火化汙穢藏閉有年乃能可說可嚇若是則鬼信有靈矣迨余歷而祝

之而彼復寂然則鬼之能為厲者厲惡人而不能厲若子也鬼之能為祟者祟邪人而不敢祟正士也鬼誠有靈矣哉記余幼時與二三牧兒之塔中有瓷甕一大如酒罈常貯水半甕不盈不涸後一丐窮持至山下為衆鬼拉擊棄甕而去次日甕仍在塔中並無人持入更異也後其甕為牧兒所碎

遵城水

乾隆辛酉春長子恂遊庠余送之郡謁先師行釋菜禮是日天朗氣清夜闌偕長子寢矣至丙夜雷電大作猛雨傾盆屋瓦磔磔格格幾欲塌而不能支余驚起則被

褥盡濡電光所燭見室中水已深尺餘將淹榻矣而雷雨更甚如天崩地裂澎湃奔騰水不及簟僅寸許滿城喧呼號哭闐溢街巷余黑夜立水中直不知猶在人世延及曙街水尚數尺乃知水由水井灣半坡暴漲而下衝決當路房宅淹捕署近一丈徑天后宮倒磚壁橫流大十字合西門溝之水溢大街倒藥王宮甎壁殿前石缸二衝至熊氏門直流下撈沙巷有汪姓二宅及中男婦七口並地基衝低三尺盡沒烏有折出東右水門入湘江計街房衝去者數十家丁口淹沒者百餘人人皆疑為有神物遊焉而實無有也當時滂沱大作如排山

倒海而至即長江大河巨浪洶沸不能狀之其山潦直瀉千仞急流奔注既無溝渠以納之又無隄防以捍之一任其猖獗汎濫於城市而無如何蓋勢然也其人民之死於水房舍之漂沒於水者亦其數焉時撈沙巷口柳樹間流一人援樹呼救一人流至右水門其項為柵柱所夾一衝落天后宮側陰溝口中水倒碑蓋其口冒而過俱得不死非數不在水劫歟時嘉慶辛酉三月廿六日

洞中人

諺以離地三尺為神仙此雖俗語亦通論也佛界寂滅仙界虛空惟儒家以窮理盡性為神以自得其樂為仙不必乘高車坐駟馬始謂之超等倫軼凡衆也即投閒置散綰半綸俸五斗已異於齊民之自食其力豈得以為全無修積乎嘉慶丁卯春余奉文截取私以選期尚早家居逗遛忽夢兩腋如鳥翼閃閃飛去地丈餘約飛數十里仍隨道路之曲折遇林巒樹木則兩手作急張翅勢紆迴翔避恐枝椏觸墮者然頃至一處似幼時讀書之蕭家廟左右向一人家飛下似昔日吳道士家已而又飛似欲至大道觀其觀距蕭家廟里許月餘復夢如是又似欲至幼時讀書之雙車陂皆先君昔日友教

六洞之地其土人皆昔冉駹種方悟前所夢冉姓及遊洞中事歷驗不爽第憶洞中風景絶佳而此署塵坌雜沓俗氣喧闐絶不類所見者又何故卽大抵雅俗何常視乎所習而轉移變化則又存乎其人其人以雅俗為之則雅其人以俗為之則俗前此范姓者以俗為之至今猶呶囂而不可止余一切反其所為或庶幾有當乎安得洞中人與之謀變俗也

鄒氏子

俗傳一星士於大道上覓一土地祠棲身日為人推星命三年累數千金而去去之日其鄰有星士者見其人

在此三年即居積致富以為土地祠之可以富人懼其去而復來也因以數十金租其館年餘無一問星者此人竟至困頓乃向祠神祈夢夜夢神告之曰前星士某因前生在此施茶三年今生獲數千金乃牧彼茶錢耳爾未有夙施何妄想為其人方省悟由此觀之果報之說信不誣矣余丁卯秋奉部文截取赴選至郡城競傳鄒氏子事其子在孩提時即伶牙俐齒家人無大小皆悅之惟絕不呼其父亦絕不向其父一言三四歲時即時與家人言曰我家有一人負我銀應償我其家人諄問為誰即又含糊以應自後時時以為言家人皆以為

譫語置之至八九歲時此子隨其家人至親友處亦每言之丁卯九月隨其祖母至姨祖母家即又言之不已其祖母及姨祖母再三問之乃曰負我銀者我父也問所負多少云四千金此子歸家輒病病中時促家人曰速償我銀我將去既而曰我至此八九年家人遇我厚可讓二千餘急償我有七人索我欠甚逼須此數去始足也乃市楮錢百錠盛以箱於臥榻前親向其子數而付之其子觀貼畢辭家人曰我將去急取酒食食我食訖即逝余聞之愕然訪於其親果不妄乃信冥世來生一切因緣果報之昭然不爽也前生積欠今生為其子以取償向使此子不言則其父亦不自知負其子如是之多也雖然今世之負債者多矣其明明有券可憑有簿可稽而無力以償者不必言也甚或以誘賭局博詐人之財以恐嚇誆騙索人之賄又甚者黑店掠取荒莽行劫市鎮之巧偷胥役之惡索種種貪慳不可勝數今世方揚揚自以為得計且安知來世不償其人也一世償之不足又再世償之再世償之不足又三世償之以及於十世數十世墮畜生道而難復為人者皆夙孽所積使然而世人方懵懵不知醒悟良可悲已如鄒氏子者其可鑑也夫

珍舞勺之年及侍外王父靜圃公老人心慈童孫肆嬉數數聞道育賢館青城墓等事始知有夢餘筆談公歿後十年乃得讀其稿饑驅南北又十年去年春乃攜稿至郡署將梓之勘定而先孺人逝矣至是乃始付剞氏嗟乎為不得力兒何一事非至憾鬼神幽明之說信如公言百年易盡耳瞬顧間必即奉吾母言笑於公几案之側而特不知百年中所學所行之必能復見吾母否也捧此編懼而痛已道光辛丑二月望鄭珍書

日本東京 田埜邨錦四郎刻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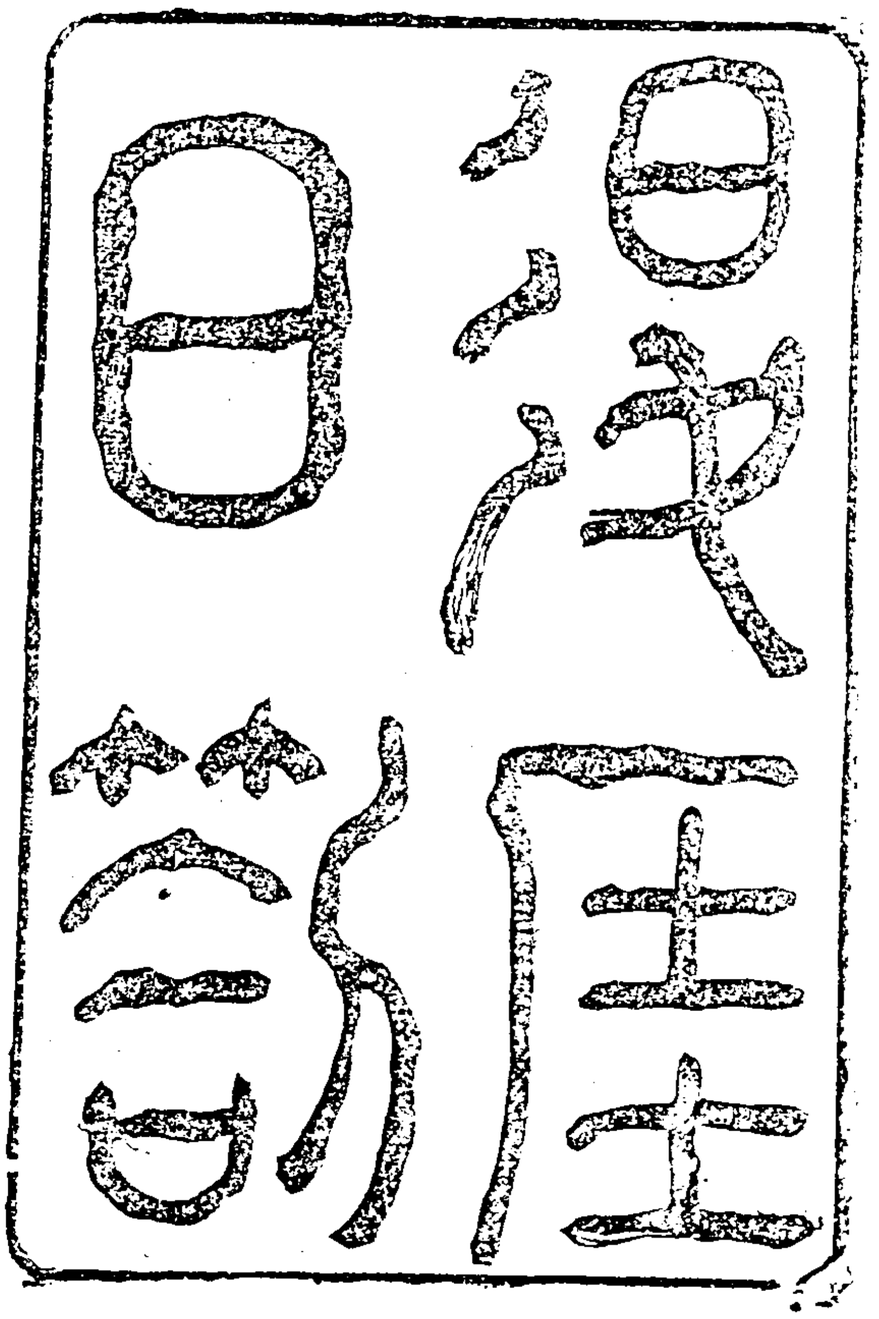
論語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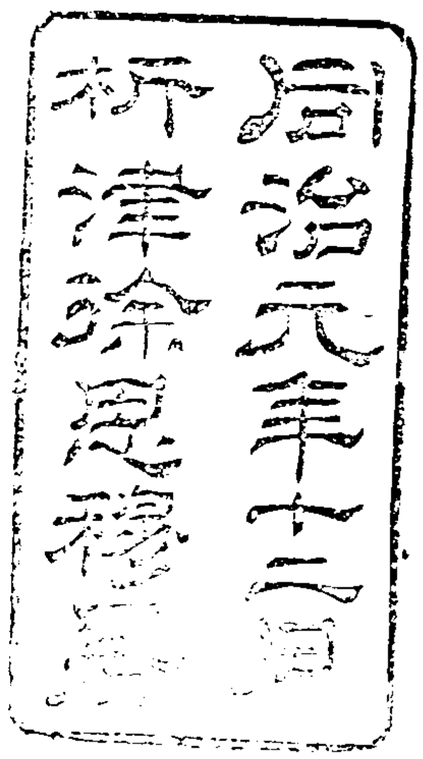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致謝

謹此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緣起

丁未戊申間僑居濟上課兒之暇日與筆札爲緣門以外事不問也間有記述迄未成書越歲己酉待次來豫倦屣會城以余賦性嫺散一飯之招一刺之投必迫而後應之是以衙參而外仍手一編與古人相對自夏徂秋監試文闈從事謄局始稍稍句當公事徒以結習所在未能輒忘時於退食之閒友朋談讌之頃見聞所及命筆書之往行前言並多追錄積時既久裒輯漸多今夏四月承乏

粵東都僦於簿書塡委中料檢舊稿芟其繁複共得一卷自厚齋

六十則釐爲四卷顏曰退厓日劄付兩兒鈔存之本非著書無義例之可言也鈔竟書其緣起如此

道光庚戌中伏日鄧自識

日劄本四卷重加芟薙存三十五則裒爲一卷壬戌閏月退厓再識於大梁書院

邑先達馬東田先生 中錫 前明官都御史例得蔭子然必援例陳乞乃得家人乘間爲言公正色曰乞之一字豈可出諸口竟日爲之不適前輩風采嚴峻如此

故城賈 臻運生

或謂居士吾當往端谿可爲公購硯居士曰吾兩手其一解寫字而有三硯何以多爲曰以備損壞居士曰吾手或先硯壞曰眞手不壞居士曰眞硯不損紹聖三年十月臘日書右東坡硯銘文集不載眞蹟在項子京家

宛平史蒼言先生 兆蘭 與先大夫爲文字交嘗贈一秦磚硯歌以紀事其序曰乾隆四十五年庚子秋陝西雨甚驪山水驟溢壞秦始皇墓冬十月蒲州刁琿於野田中得墓中磚一尋友陸翕如聞之不憚數千里遠倩人轉轉購覓獲之攜至定興因拂拭驫磨製可研贈我最我文難攀流光梭擲去不還重光歲陽倏又纏雕蟲薄技志不專邇益朘削徒跰躠柳溪卓爾當壯年篆隸欲過熹平前文辭汪洋迴洪瀾又復揖讓雍和鸞素塚巨甓質不錙銖之不異烏曹甎療君金石癖流涎作詩紀實心悠然

余通籍後謁盧文肅公公喜甚教以三言曰成敗
信之天毀譽聽之人是非決之理及典試出都求
公教益公曰不可高興亦勿倒卻架子余待罪諸
室陳秋門前輩光亭來視余余探問獄事秋門正
色曰足下問是非乎問利害乎余聞之爽然遂縱
談半日而去後在江西晤朱紹庭先生成烈先生
臨別贈言弟不慮不爲好官但不可作出賢太守
祿子來比居郊太恭人憂僑濟上先生書來唁之
有曰盡其所可知者於己聽其所不可知者於天
賞舉人踰年成進士是爲道光辛丑事有巧合如
此

亦無他奇惟出內必親不與庫上一杯茶約丁胥
不嚴丁胥無敢骫法卽尋常收發款項亦不敢有
毫髮私計此一歲中庫銀已少侵盜七十餘萬兩
小子犯法當死死不恨恨無面目見我駱大人也
語畢淚如雨下聞者皆感動此語幼章親爲余言
幼章德門皆余壬辰同歲生也

盧文肅公登乾隆辛丑錢棨榜進士祖雅雨先生
康熙辛丑進士文肅之薨也孫慶綸
賞舉人踰年成進士是爲道光辛丑事有巧合如

鄉會試向有撥房之例必本房中卷太少方從中
多之房撥入然亦罕撥首卷者已亥順天秋闈余
與高陽李稚香倫逈同分校時將進呈前十本試
卷余房首卷第二稚香房首卷第八旗卷也旋以
經策有疵見擯主司以余房一旗卷易之因撥入
稚香房後葷榜已定中卷發下則余房中十八人
稚香中卷亦多稚香戲謂余負欠可償矣以一卷
撥還余房主司韙之兩房互撥且撥首卷亦可稱

宣宗震怒查庫管庫各官分別降革罰賠治罪有
差方成保之繫刑部獄也太谷孟幼章先顯實提
牢一日因放封與同官言及查庫御史駱籲門秉
章之賢成保驟然失聲且哭且大言曰若使駱大
人常在此小子輩何遽罹極刑已復言曰駱大人

佳話也 撿入李房者爲內務府人崇亮撿還余房者爲陽湖莊受祺皆聯第成進士
粟弦步丹厓先生毓巖 乾隆丙午與先大夫同鄉舉乙卯成進士宰泌陽以憂去去之日泌陽人餞送如堵遮馬首不得行日纔三十里將出境乞兒數百跽道旁持獻酒果先生惻然曰吾於若曹何德若曹何所得錢乃重費耶雖然感若曹意當爲盡兩觥乃擎巨舁滿注以進飲之既先生素不飲且醉矣又酌先生卻之乞兒叩頭曰公治泌六年未嘗失信於百姓今乃作詿語耶先生泣羣乞亦泣又盡一觥此嘉慶丁卯年事先生在官時一日

閒呼寃甚急問之二百里外鄰邑老嫗也伏地自陳曰聞縣有青天父母扶服四五日來仲寃曉以事雖善其言不能用也海亭今爲內閣侍讀學士管事不得越境不肯去此亦足見先生之治行矣

冥氏叢書 退厓日劄

先生子際達道光壬辰進士際梅副榜際桐己丑進士入翰林

退厓日劄

翰州崔葛民倜 余同年執友也風骨遒上爲吏部時一日詣藤花廳白事冢宰某盛氣摘文書中冥字應書作溟衆唯唯葛民直前曰字實不誤中丞滿介袁賢臣骨相多奇亭畔白雲空悵望淒涼篆老友風光依舊寺前紅杏感飄零公與相國同

年成進士時官刑書所居第在下斜街與長椿寺
劉寺內紅杏一株百餘年物也人皆服其雋切○
欵程侍郎恩澤挽簡恪一聯亦佳貴爲尚書儉若
寒素歷數十年無積金貽孫子忠矣幼稱神童
老推前輩宏覽五千卷獨精算通天人偉哉簡恪
於書無所不讀兼通中西法官京師敝衣糲食或
乘驢車入署見者不知爲一品貴官也○廣東學
使署後園久荒廢王曉林師楠來視學始新之自
題亭柱曰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萬里遊三年住

一時閒
寶應朱詠齋師爲冢宰時一日忽語家人曰余生
平行事無過人者惟見得定守得定此六字不敢
不勉異日蓋棺得謚曰定可矣公起家翰林謚法
例有文字也比公薨所司擬謚進呈
上俱未圈出
予示文定蓋出
聖裁可見公自信有素愈仰
聖主知人之哲云

河閒周礽全先生壽椿守蒲州時權河東道篆齷
商陋規悉卻不受家人苦之逸先生所親從容爲
言謂陋規非贓款比沿習已久取不傷廉概卻之
如辦公何且非大吏調劑意也先生笑應曰汝言
亦自有見然不受陋規豈干吏議耶何嘵嘵爲此
一事吾鄉人至今述爲美譚也
趙城劉梅坪先生體重起家縣令所至有聲官至
湖北布政使卒祀名宦嘗語人曰爲外吏當作三
等人同官坐官廳作三等秀才見上官白事作二
等秀才勾當公事作一等秀才此雖雅謔亦閱歷

有得之言
李秬香爲浙臬時病革家人請乩仙問休咎乩書
桃紅李白四字再問再書如前知非吉讖時丙午
秋月也計桃之著花當在來春或冀疾可少閒未
幾而廳事前小桃一株方秋盛開秬香遽不起靈
鬼能知一歲事其信然耶
王蓮墅德琪嘗言待人薄者當思其待我卻厚待
我薄者當思其待人卻厚此天理爛熟之言可以

平情可以養福

大興邵鑑湖翁琛至性純篤嘗爇手指和藥療母疾家人或請其故翁曰我只是心下萬分過不得一剪指後心下就畧好過些

乾隆辛未

純廟南巡時邵公厚菴大業守蘇州故事

御舟挽縴兩路雙行名曰蝦鬚蘇州地狹勢難並行議者欲毀廬伐木支河汲港悉設橋梁居民苦之公言於鄉導大臣曰

聖天子行慶施惠唯恐一夫失所若此非所以宣德意也大臣以

聞遽改單縴公卽鑑湖翁中子也 中州沿河多灘地出沒無常民恒爭之厚菴公守開封時有某封邱民占田者查丈屬虛而畝數實浮於正額蓋軍議照墩隱加賦公持不可而無以解於畝數之浮也參稽舊牘乃知豫省徵糧分上中下三則前萬歷間改併中地十畝零完上地糧七畝下十畝零完上地糧三畝畝數雖浮糧實不減喜

賈氏讀書 退厓日劄 十 躬自厚齋

撫軍撫軍曰昔爲下則今則膏腴如之何不加公曰河衝淤積乃百姓以墳墓田廬父母妻子所易之微利奈何以爲腴壤而爭之乎且今日可以爲退灘淤地異日卽可以爲沙壓水冲況地當上年河決之衝議借議賑殘喘苟延舊定之賦完納已艱歲額加增更不堪命撫軍憤甚曰國計所在誰敢撓之公曰公爲國計某爲民生民生卽國計也撫軍意卒不可回奏入部議試種三年再議加額次年河決陽武盡沒入水事遂寢此乾隆壬申年

天津沈封翁世華官江西巡檢所至有惠政尤桑溺女剴切申諭惡風爲革其後長子嶧中乾隆丙午科舉人座師爲彭文勤公次子峻乾隆甲午科副榜座師爲曹文恪公孫兆熙嘉慶庚午鄉舉座師爲陳鍾溪侍郎丁丑成進士座師爲戴可亭相國曾孫維鈺道光乙酉舉於鄉房師爲李東竹編修昭美皆江右人也事亦奇矣

道光十七年

命修撰林鴻年充
冊封琉球正使編修高人鑑副之
賜一品服閩省藩庫藏定風螺一本
內府物使者登舟請以行以恬駭浪此故事也高
別字螺舟若讖然後官至貴東道螺舟有奉使日
及校栞而歿記典核可傳未
余深惜之
予保送御史時年二十九或告予年未及格宜於
履歷中添註一歲予婉辭之
見叢

恩記名次年補實後問之吏部友人亦本無此例
偶閱前明葛端肅公家訓內載一條予還急缺風
憲行取時年二十九限十月到部舊例選科道三
十以上方得與遲兩月郎合例予謂處事最不可
用意纔用意便非順天命依限赴部呂文選詫曰
君年二十九例不得選臺省予曰自知無分居數
日授兵部主事云云乃知明時令甲如此或言不
爲無見然不如端肅處事不可用意一語最爲平
實可終身誦之也

歷城毛伯雨先生式郭督學畿輔予應童子試拔
冠首偶比予備官南臺先生適爲憲副教以毋矯
激毋詭隨毋畢細故戊戌冬日林少穆尚書被
命查辦廣東夷務兼有節制水師之旨予上思患豫防一疏發鈔矣一日謁見清肅堂
先生對恩蘭士銘姚伯昂元之兩臺長極獎前疏
至比之曲突徙薪次年察典居期列居上考時予
資淺非敢望也先生性嚴重人無敢干以私遇讌
集不樂與人雜坐戲譚京師有毛獨座之稱貴爲

九列而自奉儉約布衣糲食有細民所不堪者方
其清節戴簡恪公以外未易多覯今先生孫玉成
丙午丁未聯第成進士作令滇中人亦溫厚恂謹
能守家法云
前明進士題名碑民籍官籍軍籍衛籍外有宗籍
儒籍太醫院籍欽天監籍上林院監籍錦衣衛校
尉籍錦衣衛女戶籍儀衛司籍護衛籍旗手衛力
士籍勇士籍光祿寺廚籍旗籍醫籍匠籍機籍鹽
籍竈籍陰陽籍又有富戶籍捕戶籍馬船夫籍弓

兵籍又崇禎戊辰科郭之奇廣東潮州府海揭二縣民籍

我師戴簡恪公爲山西布政使時州縣錢糧短解吏舉故事請差員催提公不許則書片楮詳志應解欵目分數置夾袋中會屬僚之任及他差遣計其道經某邑手札致之終公之任不委一官出省門而一切正雜欵項從無缺額及失期會者屬吏感愧以爲得公一紙書勝朱封墨牒多矣此事公所自言實堪爲後法也

一達官出行部輿夫偶失足呼僕痛捶之縛送縣庭令希旨予重杖荷校以徇幾殆因憶吾鄉人說紀文達公督學閩中道經交河富莊驛輿人滑跌公下輿從者行稍後比追及公已從容整衣上輿戒勿輿校因成一詩曰失足originally 失足本常事疲癃不汝嗔忍饑今幾日我是故鄉人此雖小節亦見人之度量相越實有不可以道里計者

西南北三面皆海惟東南通陸形如箕口東西長一千六百里南北寬六七百里略同中國登萊形勢本歐羅巴之小屬國也國中產豆麥少稻不給於食仰給鄰國以濱海專事出洋貿易故船礮至精與荷蘭佛郎機相等凡商船所至之國視其守禦不嚴者輒以兵壓其境破其城或降服爲屬國或奪踞爲分國若西海之亞默利甲城孟遮孟嗒拉皆其屬國南海之新荷蘭諦面地呂宋巴爾斯皆其分國其所屬之國地皆大於噢咭唎或數倍或十餘倍其海道有距十餘日者有一二月三四

月五六月者皆築城極其險要駐兵防守設官收稅其中閒土地與本國不相聯屬者以兵船往來連絡之國中無地丁錢糧凡官兵俸餉皆取給於關稅本國海口共五關凡貨出洋面者值番銀一千圓則上稅五十圓每年約計二百五十餘萬圓其各屬之關稅則隨處支銷不復解回本國每年約計二千五百餘萬圓孟遮國進貢番銀五百萬圓此每年定數也其餘各屬國每年各進貢番銀二百萬圓鴉片煙土

二國所產孟喀拉產大土孟邁產小土其行販中國至廣故其稅最多暎咭唎不產鴉片亦不禁食鴉片坐盲其利故富強甲於諸國養兵三萬每年兵饟銀七百二十餘萬武官以火器考試入伍月俸多者銀三百兩其次二百六十兩以次遞減其每月俸銀二千五百兩者六人一千五百兩者三十人今在甯波海口舟中之伯麥月俸銀二千五百兩布耳利月俸銀一千五百兩一如中國之將軍一如總兵也文官皆入貨得之以貨多少別官品未有富而不貴者如官不稱職仍黜降之國都地名倫墩距海口二百里有河通海河廣三丈深百丈王宮在城外示守四方之意若居城內則四方不畏服以爲示弱也其山後爲舊王宮方四里爲朝賀之所山前面河者爲新王宮甫營四十餘年方二里乃遊幸之所左隔河爲城距宮十餘里城外爲太醫院醫者數十人就醫者日以千計右三十里其先世之墓在焉王宮之外河橋五道河中多火輪船遇橋則倒其桅以過火輪船日行千

里藉以送兵饟火藥通文報者蓋王宮背山面水山上設立礮臺重兵守之故不在城中而自固也暎咭唎荷蘭佛郎機髮皆鬈而紅故中國以紅毛呼之西洋皆奉天主教其紀年以漢武帝元狩二年壬申爲託始今暎咭唎闢天主教不供十字架然其來書稱一千八百四十年九月二十七日者卽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五日似仍沿天主教之謬也國中主教者曰葛泥其神曰巴地行神有髮合掌而立面仰視國人奉之又有佛像曰巴地利僧尼奉之僧尼緇衣大袖而無髮國中有塑像有祖宗無木主祭祀皆與天主教相反祀期在三九兩月入廟誦經而已本國人相見禮輕則揭冠禮重則以手壓額而搓之皆立不跪惟祭祀跪亦無拜禮嫁娶擇配女自主之如男女有成議及期大會親友入巴地行之廟男女並立於神前僧爲誦經問男女願意否如皆以願意對則與香二炷令各執其一男援女手女援男手而吹熄之誦經畢而女歸男家國中女子之權勝於男子貴賤貧富

皆一妻無妾妻死不繼娶雖國主亦止一妃如宮
女有妊者生子亦歸正嫡其子不許稱所生母爲
庶母今國乃女主名咸哆喇年二十一歲登位已
二載餘贅鄰國之二王子爲婿其國名乍密在海
中距暎咭喇五百里二王子名雅那博年與女主
同庚左右侍從皆宮女無太監女主臨朝聽政二
王子侍坐於旁不許干預朝事凡宗室大臣皆坐
而議政前國王名嗚陲殁後無子女有一姪不如
其姪女之才遺言以國傳於姪女他日如國主有

子傳子有女傳女如子女俱無則大臣擇族中有
才者嗣位今女主生母尚在國主臨朝手執金鑲
象牙杖以爲禮道光二十年秋浙江甯波府獲白
夷女王打喇打哩二逆親供如此甯波知府鄧廷
彩記其事
任邱邊育之師手札三通○字欣運生賢姪足下
自前歲春間一別忽忽數年想念之情匪可
言喻本年六月底接到五月八日來書藉悉賢姪
近祉清和百凡順暢併知近日爲學梗概甚慰遠

念又知本年考差一切妥當鄉閭不見報於各省
試差一無聞見兩月以來或賢姪業已出京未可
知也愚到家兩年以來一切平順小兒到京見著
時一切自可面悉來信內言及大學中庸講義欲
爲付梓甚承厚意惟因此書係十數年前脫稿之
書既欲付梓卽須再爲細看現與小兒寫信去令
其從劉慕堂處取回俟細細看過再爲奉寄大約
在一半年後也所刻易注聞已竣事前與朱紹庭
二兄信內囑其成書時各相好處卽代爲致送惟

以刻下刷費不充各處且送一部有多要者俟下
次刷印時補送知承關注併以附聞至來書內言
及讀陽明書體驗光景初讀如此所見已爲明晰
大抵人之爲學惟在內體之心外體之人倫日用
之實境聖賢言語只作用功夫之程度徵驗若果
體之實境自覺親切簡易自是無病若僞者虛說
處見書之紙上縱極精微著之實境終不能有眞
實得力之處此則徐徐可以自驗者也舍姪起身
在卽草此奉覆不盡欲言○客冬接到來函備悉

一切又知於冬初補授山東道御史公私一切均極順暢甚慰遠念來字內言及建言一事欲有見訪之處意思甚好惟愚於此事躊躇再四轉覺無以奉報緣愚平素雖亦留心公事然於京外大局亦只粗知梗概若欲見諸施行仍須臨時再爲訪聽方可形之奏牘今又出京數年聞見益寡亦恐其中尚有知之不盡之處故不敢爲賢姪輕易言之固此想及賢姪此時光景惟當隨時隨事留心公事漸漸更涉爲異時發抒之地至建言一事若

有眞知灼見卽一言之若無確見卽寡言亦自不失讀書人本色愚意如此不知賢姪以爲何如來字言及學庸說欲爲付梓甚感厚誼此兩書愚近又從容點定一過自覺可以信心矣故此另謄清本寄上祈照入大學一書於改本盛行之時今用古本亦覺不合時宜惟大學一書本意不明實以改本之故此亦千古學術大關鍵也此書大意宗陽明亦有不全用其說者因陽明於學術既已透澈至其說經之處亦尚有未能熨貼之處也此書

致知用孟子良知之說格物用中庸體物之說誠意致知用中庸自誠明之說如此則大學中庸俱歸一串矣此愚之自信如此賢姪從容觀之以爲何如○七月初一日接到來函當卽有字奉覆託本家鄉試者帶去想經收到矣愚前字有大學說斷可不必送入之說係一時意見如此今細思之亦殊不必自古儒者詁經本是各明一義此書用孔門舊本其理甚足又說經之義致良知之說雖發自陽明然格物不爲正物之義卽中庸體物之

義自明求誠卽中庸所述孔子自明誠之教此皆前人未發以經注經經文乃見的義中庸再言教卽孔子一聖人之教大學中庸所述卽皆孔子自明誠之教此皆前人未經拈出之義也此書刻出自以聽其傳行爲是愚前所說無庸再議也因恐寄去之信未能寄到故此再一言之

世知滇界越南不知蜀亦與彼毗連道光丁亥戊子間有私開礦者三十餘人自灌縣入山六七日層巒嶔嵥非復人境忽覩寶光燭天鑽鑿益力穴

賓而過遇一山洞極軒敞洞口潭水涓涓有白龍盤洞中夠臥洞外白金燦然不可數計衆垂涎懼遭龍譴思所以逐之乃醵犬血焚鷄羽於洞前少頃龍果蜿蜒拏空以去衆爭取金升降迤邐者又三日忽覩村落鷄犬聲聞炊煙青鬱不啻桃源世界也壁粘榜示爲應天府某某縣羣異之遂有黃童白叟紛來問訊而言語不通乃畫地作字示之來意彼亦書答云此越南國餉以鷄黍而鳴之官留數日遣官護由原竇歸公文一函則彼國王咨

四川總督者也略謂檢舊藉唐時曾通此徑而山礦洞龍皆關彼國風水兩國籌畫恐肇釁端仍塞其竇永禁開採詎有司礦務布政使太監董渝盟遣匠盜傷地脈請依舊封禁云云題簽則稱西川節度使八州都督戴開拆使者云坐銜亦查照唐代者昔年事乃節度韋皐今之曰戴曰董則詢之諸匠而得者也時制府爲丹徒戴羨門三錫爲文回覆厚遣來使另檄候補令裴顯忠往塞之遂寢其事不以上聞布政使董滄山東人其稱太監者

前朝礦務多勑閹寺領其職越南存唐時典籍亦云久已右一則朱湘汀纘雜記中語湘汀隨宦蜀中聞見較切所言當可信惜余今夏護送越南貢使未得一叩之也

五忠手蹟者明楊大洪左浮邱魏廓園周蓼洲鹿乾嶽五先生筆也五先生謚皆冠以忠故曰五忠卷端有夏峯孫徵君題字末僅四跋無近人題識誠愼之也余於定興鹿刺史傳洵處幸獲拜觀因假歸敬錄於左

大洪楊先生筆

承示厶生惡狀駭甚況復裝誣善良眞堪髮直容會浮邱公商所以聞之當事者此復未盡一一名正具沖浮邱左先生筆前學院有字來弟已寫去甚切至已而一新亦來弟叱云不早悔禍身名俱喪爲先世羞彼哀求不已弟乃云欲保前程與孫孝廉和解方可開自新路也云云徐道無便實未有字去看來此事只和解目前於歲考時以行劣黜若以孫氏兄弟黜則寃對無時休而終訟無時息矣幸與孫兄徵言之如何弟名正

鄭圃魏先生筆徐易州原擬

以水田特薦惜其見韓教之晚前疏不及列也延老兄事必須其呈行查授郡守以意自當速了不費錢也弟大中頓首復乾嶽先生玩說些甚麼四字語蓋必先有以中孫公之忌而今日若適符其言者當爲霍老掌科更申之令渠答回書時再一丁甯以釋其忌也曾晤左浮邱云已作書達馬勉思矣徐道不知有舊否葬銀聽之可也何如何如弟名別具左愼蓼洲周別來數載不及一逼候問先生筆

天北天南惟有勞結不肖以迂愚拙直罹此嚴旨雷霆雨露均是聖恩不肖當歡喜順受惟是兒子幼弱今與一密友朱完天同行全賴仁兄爲之覆庇知不須弟囑也種種難以言盡弟名正具沖芑年澗別徒勞魂夢弟忽罹此所謂雷霆雨露均聖恩在臣子只應歡喜順受臣罪當誅兮天亡我也弱子同來因其中明古人之言殆非欺我也弱子同來因其中病反增一累遂力遣之歸家所仗止一全樂錄

天乞兄進而商之臨書悵切弟名正具

黃時甫歸就試既辭弟兮辭老親兮

贈之矣此生亦塵外襟期也梧葉鞦秋殘暑

道體可知已卽畧小恙若肯到江村藥便醫及

刻期可愈何過沾滯也天下事流水行雲乃如

親丈光風霽月胸次本自灑落莫因小恙遂忘

脫吾輩學問當日新也蔚生昨問說約價今議定

一百四十文家君久欲二親丈來著棋弟善縱

首槐庭之妙政在夏日老親丈何忍錯過且閒別

許久未一傾倒殊爲耿耿想

至是農家奈何所可信者天無不雨之理從春

下雨一雨便爲春耳涿州之雒爲辦農資送上

繼頓首五親丈道體大愈親知日探起居者交相

慰也蓬主司空既抵家又有令子之喜弟有賀言

煩五親丈代具二幣其書須老親丈閱過緘之又

有與質公年兄字煩人投之取回字來閏月朔日

弟繼拜具鍾老親丈行古道於今日原自詫眼詳

司空之語亦實實相爲故述諸人議論意謂莫特

品乃妙老親丈想已與五親丈再思之莫負司空

諄諄至意夫時中二字原爲斗膂借口而其實斟

酌於人已之間以求其兩不失亦必有道在吾讀
不患太時也患太不時耳惟去其太而可矣弟繼
頓首作吏之難況當今日然世事原不能必如吾
意只是以不動心應之細讀親丈之言具見磨鍊
實境界但得落得本來面目出其餘任之耳司空
語亦相爲至意臨機斟酌須自爲主張弟更喜四
親丈在彼量事事商量不失人亦不失已也承命
堂聯容推敲以應認眞草四部寄上如再用當續
寄弟繼頓首家君來悉近況讀手札甚服老親丈

之有道氣也武城政聲流通遠邇吾鄉每有以貿
易之東者歸無不談貴治士民之感老親丈而且
感且憐其多病弟甚爲老親丈滿志吾輩讀聖賢
書做父母官能不得罪於士民足矣此外知我罪
我一切聽之今且求貴體安康是大事草草棊枰
韻本茶礶酒壺各淬厲精神以待美人快手一路
曲盡勤渠家君之歸藉此以快附言鴈謝弟繼再
頓首沖○五先生文行於世矣海宇誰不識其姓
字余何爲而稟其數紙哉余兄弟既存此數紙安

保其日久而不散逸然五先生生同調雖死瑞死
難之不同均死於王事耳故其卷之以爲家藏歌
曰五柱撐天向太陽泳肌玉骨凜秋霜從他煅鍊
眞金在百代忠魂百代香崇禎辛巳冬月容城孫
奇彥書於長安客邸○鍾元先生道周性全風塵
擺落埽軌閉門修日養夕凡在巾裙並仰高妙蓋
今之太邱林宗也故所知皆當世君宗天啟乙丙
之閒瑞禍燄天哲人賈地飛海水而暗三光曾未
足喻雖甚親識亦恐餘沫濺及乃當年屣檻車而

北者先生必爲之主目醪金助不畏禍禍亦不及
其弟斯皇先生恬淡落穆不與俗俱兄弟相師友
尤爲近今所紀無顧鍾元先生抱道益高匿景益
密屢徵不就海內相嗟而斯皇先生則天竟奪之
矣予小子不勝今昔之弔淚潛潛下適又寄此卷
見示行閒字裏聲容猶在而哀呼不出爲之痛絕
崇禎癸未十二月望前一日魏忠節之不省子學
濂敬觀并識○此數紙啟奚偶存笥中恐再遺失
彙爲一卷置之案頭恍見其人今且數年矣啟美

亦作古余每展此卷淒斷不堪讀盡余於五公受伯順四十年直諒多聞之益迄今無日不入寤寐間也浮邱廊園吾家兄若弟受恩最深而余之孱知不淺蓼洲以伯順之好好余一如伯順大洪雖僅半面識然每向允諧伸知己之言余自慙形穢何偏有緣於諸大君子哉此卷啟美擬借質公題數字於其首而質公亦往矣余因題曰五忠手蹟俾吾家之子若孫存之千百世後此紙應與諸君子之精神不朽而啟美亦與之俱不朽矣丁亥仲冬病叟孫奇逢題於雲宿舍○余幼侍先僉憲於台郡得觀容城楊忠愍公書松柏後彫詩楷法精緊惜其文楊集不載當世以忠愍大節震鋟海內無暇論其藝事之美即有真蹟流傳亦有草無眞書也茲閱五忠遺染內惟周鹿菴疎散字如指頂其三公皆蠅書行楷謙光可挹始知英雄皆從戒愼恐懼中來其推重徵君先生如司馬君實之於二范異姓骨肉情深毛裏極可敬也余來夏峯孫先生述生平學術皆賴太常砥礪余有內親

供事吏部曾道周公夏月以葛衣汗濕爲苦供事持一葛私爲更新公詢知其由怒甚立解衣逐此役不用廉愼如此成仁取義非一時強勉可能者先生取重五公皆由平時麗澤所致但以應比部庇護忠愍視之淺之待先生矣康熙庚戌冬至金壇蔣超敬跋

耐煩兩字我輩聖藥也歲乙未余典廣西試草榜已定數日同考某補薦一卷文理頗可觀一時厭其瑣瑣且艱於更換因指一小疵加勒帛焉撤棘後詢知爲知名士深用懊悔越歲丁酉劉鏡河太史尋往主試事被

命後過余余舉前事告之且曰此生珠光劍氣必不可掩足下暗中摸索得之爲余補過亦大佳事比鏡河旋京知生果入彀且孝以北來次年聯第成進士即現官戶部郎馬平王君錫振也使余當時稍耐煩不至交臂失之矣己酉秋監試豫閩與主司宋宮允說及因記於此以志吾過

余主講兗州東魯書院製講堂楹聯示諸生其文

曰居隣洙泗尼山所求乎子所求乎臣所求乎弟所求乎友聖訓常昭後覺有人深景仰樂在簞瓢陋巷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賢關不遠先從克己著工夫復聖陋巷相傳一在曲阜一在兗州府城距書院才里許曲阜有洙泗尼山兩書院故云

鶴舫師嘗語臻曰作事不宜太盡只到八分便得一日方啜茶卽舉似曰譬之水滿則溢矣蓋深以少年盛氣爲戒而鈍根不悟卒以致敗也

之曰常以人待事毋以事待人十字甚精余嘗刻之小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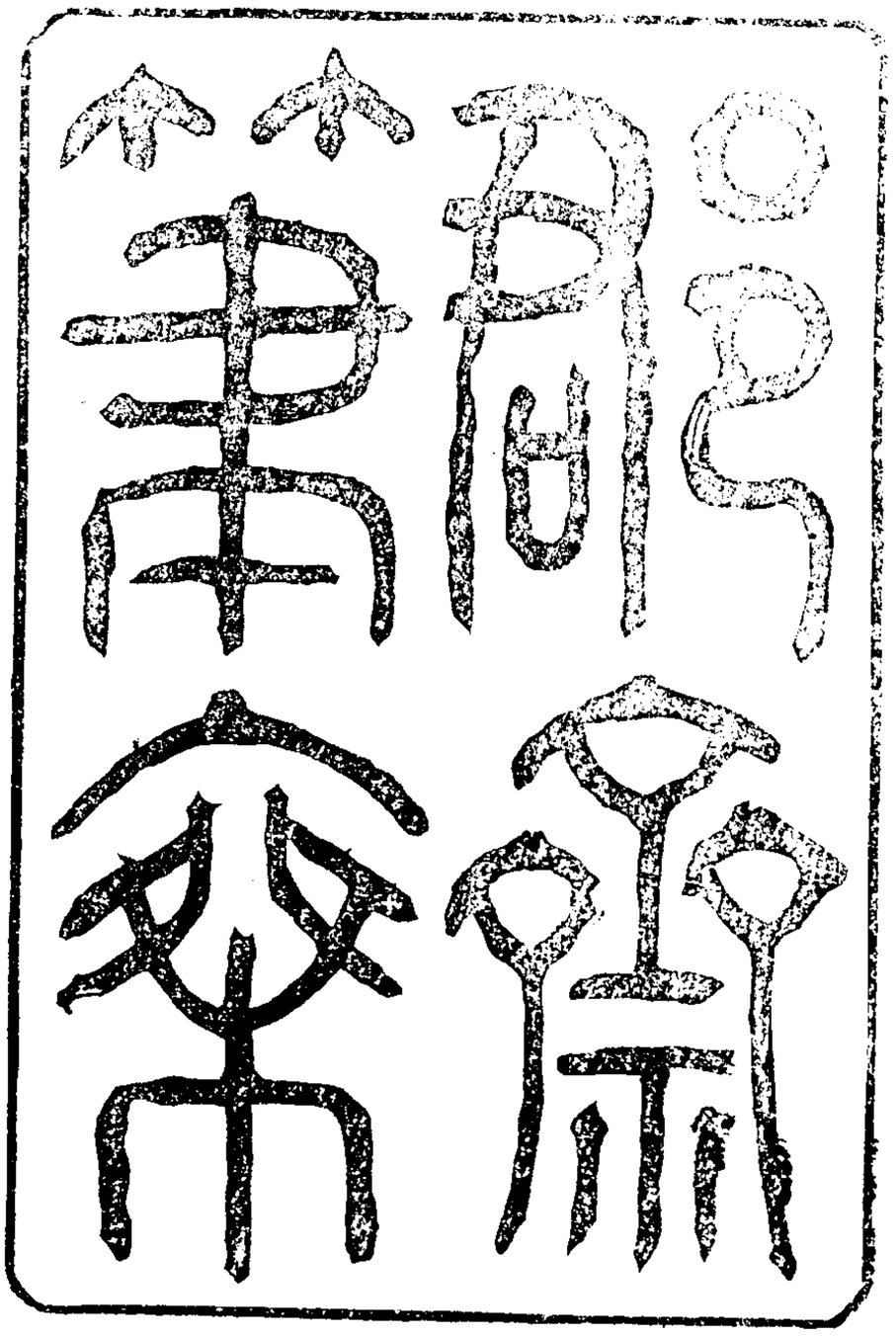
門人王汲臣福林喜爲詩嘗夢中得句鶴馭日華邀月上遂吹水調與山聽醒後不解所謂然非凡語也汲臣本名棨馬平人性豪邁不羈而師友之誼最篤余誤句書楹帖貽之曰下筆欲追古作者立身先學今成人比令關中復寄贈一聯曰盡一分心造一分福養十年氣讀十年書汲臣得之甚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同治元年十月
天津途思齋署

郡齋筆乘者余守洛時隨筆記錄兩兒於書牖牘背鈔撮而成者也同年生上元金君靜涵稍爲排比釐爲六卷遽付梓人余取視之冗瑣殊甚屢欲刪削未果惟戒兩兒勿以示人而已今夏五月養疴大梁杜門却掃因取舊刻芟汰之得六十則都爲一卷榛楛略翦較前稍改觀矣重付剞劂並述緣起以志吾媿焉同治初元九月退居士自識

郡齋筆乘自序

案牘文字用者字如須至移者須至牒者填榜曰須至榜者之類殊不可解唐人文集中如韓文公陸宣公論事狀已有此語宋元迄明沿用不廢惟前人多用于引敕旨之下如近時用等因字之例今則概押之牘尾爲小別耳孔平仲雜說云公家文字用仰字出北史

我

朝田賦本從輕則又蠲除之詔屢下

嘉惠元元損上益下稽諸往牒未之前聞河南府屬十邑民衛等地歲輸正賦最重者額徵銀一錢五分有奇輕者至不足銀一分永甯一縣至以七等定則一竹地每畝連閏歲徵銀一錢六分欠二水地一錢二分欠三川地八分欠四平地七分欠五崗地五分欠六坡地三分欠七稞籽地斗穀折銀三分欠其他漕項河夫加價各邑準此民何幸而爲

聖人之氓也有司牧之責者顧未能以催科行其撫字是直

朝廷之罪人爾矣

凡例得引

見官名貫仕履俸次所司繕寫粘綠頭籤由帶領引見堂上官跪

御座旁呈遞

上前取

旨後仍發下與池北偶談所記用綠頭牌奏事者迥不相同今在京各衙門及科道官言事或專摺或片奏無復有用綠頭牌子者矣

今即抄科抄之外別有　宮門抄傳報當日事卽宋時內探之類本干例禁余官京朝忽一日見抄有御史交丕遞封奏一件其實無之不知何緣譌外交見之大駭次日據以入告遂請申明定例從嚴查禁得

旨允行己亥年事也未幾傳抄依舊惟某官遞封

奏一條削去不書風憲官第宅戒不傳看余出都門五六年不識此風近日何如矣外省督撫駐劄處所有轅門抄

具衆狀各書判語揭之府門陳詞者就觀之宋人謂之門示即今狀牓也

天津費篠鄰蔭章爲余言道光庚戌會試填牓日有五色雲見篠鄰時以監察御史爲同考試官目覩上瑞語非虛傳若在前代定疏請宣付史館矣

嘉慶中滑縣奸民李文成等倡亂濬縣戒嚴知縣事臨桂朱鳳森守城功甚偉丞武進董敏善朱公子禾同舉鄉試公有詩誌喜曰欲爲科名增盛事客會稽余成寶有勞焉事平敘功會有尼之者朱公僅加虛銜時論爲之扼腕道光辛卯董公子似穀字粹夫朱公子琦字伯韓同年發解壬辰余君子錦淮字妙泉舉鄉試乙未伯韓成進士入翰林改御史有直聲戊戌粹夫登第與館選辛丑妙泉成進士以知縣分發河南題知滑縣三君者皆當時圜城中人也而領解恰是同科宰邑仍鄰舊治天之作意彰報施之理也有如是夫粹夫先以順

天籍應舉入詞館後歸本籍歲己酉以編修分校京闈北貝南北皿字號試卷均應迴避本房中式正副榜二十二人皆八旗及奉天卷也此亦近科所罕有者

奉新甘莊恪公起家涞水令以拘禁放鷹擾民之侍衛畢里克事下吏兵刑三部會讞獄具議褫職聖祖特原之不十年擢至巡撫終吏部尚書雍正丙午公撫廣西太公顯祖年八十餘與公弟某公子禾同舉鄉試公有詩誌喜曰欲爲科名增盛事故遲孫子共賢書科場佳話自有制舉以來未之有也

故事科道官不賀歲除夕前數日臺史送一小紅紙帖子書兩衙門公具謹遵　功令不拜年亦不答拜云云黏門楣左右其實臺官元日五鼓朝服趨詣

太和殿墀俟

上升殿受賀站山予糾儀禮成退朝往往不即回邸第車塵九陌名刺紛投依然窮日力爲之暑景

午西僕馬瘁矣歸見牓門書可一大笑也　太和殿陛品級山郎宋人排班石遺制升殿大典滿漢科道官三十六人立山旁斜儀以資序淺深爲先後謂之站山子

嘉慶戊寅冬始侍先大夫如京師其時習尙儉樸部院二品堂上官開轎者十無一二諸曹司入署往往雇騾車有徒行者朝士燕集一筵之直不過四五貫錢雖甚盛設不用滿漢席面翰詹例著貂多以紫色貓皮代之有翰林貂之嘲達省士人初遷籍者率攜一僕寄寓會館或授讀朝貴家無開

第康莊之事故京官雖清苦坐是用度減損生事糊足以舉債爲厲禁如歸安姚鏡塘先生學埰吾師任邱邊寸之先生官郎署皆數十年衣敝飯麤無異寒素而尋常贍遺戚資別敬之屬雖出戚好必嫌謝之無絲毫入篋笥此京外士夫所共知共信者余長安居三十年風會所趨見聞屢易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　開轎滿漢席面炭資別敬皆京師人語

翰林直日講讀學士遞無事奏片如有應奏事件則由掌院具摺學士弗與也故人謂學士無事日

有事有事日無事或以坊局開印日封印封印日開印作對則以東宮官屬事尤清簡用印日少然非事實也

易言趨吉避凶蓋言趨正避邪若認作趨福避禍使誤刁蒙吉先生之言如此不但理足必如是方有把鼻不然造化顯倒世情嶮巇安得嘗見爲福爲禍而趨之而避之也耶

禮運云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仁去其貪竊意所謂去者非咯而弗講之謂政謂才地每多偏駁裁成具有微權用人之智當思有以去其詐用人之仁當思有以去其貪斯事無儻事人亦得爲完人此古昔聖王陶鑄羣材使粹然一歸于正之妙用也自後世使貪使詐之說起用人者競以智術相高爲所用者亦得有恃無恐雖亦足以駕馭英豪收一時之效然非禮經立言之本意也

世閒事受累一番便爲他日受用根本見李雨村詩話

大興邵厚齋先生大業謫戍軍臺示兒自昌書曰

喫苦是分內事且是好事不及此時出力待何時乎越勤勞越要振作越煩冗越要細心越忙迫越要謹愼越得意越要謙虛望山之訓人曰用心榕門之訓人曰耐煩皆格論也宜鈔置座右時刻猛省

昔人謂文格之壞在雅俗共賞一語吏治之壞在名實雙收一語旨哉言乎

日省吾齋筆記安陽知縣王德瑛著云臨民者能知刁劣之人亦是愚亦是可矜方是仁人○貪財者人視之如奴隸好名者人視之如嬰兒

王元之五伯馬進傳略曰進爲五伯三世矣進之子生而無左臂若髣髴截然人以爲世主杖笞多納財利而高下其心輕重其手天譴之爾汪龍莊佐治藥言載浙江臬署辦秋審時一吏夜治文書人見一翁一婦人侍案側俄見吏毀牘復書訖婦斂衽退別檢一卷良久書籤翁亦長揖不見先書者固姦致死事犯者爲縣學生初擬緩決後以敗檢釀命改實後書者索債斃命事初擬情實後以衅

山理直情急還歐改緩乃知婦即捐軀之貞魂翁爲兇犯之先人矣吏之擬稿但取進止而鬼猶闕之隸之行杖但給使令而天必譴之矧執法者乎扶乩召仙一氣機之相感也其中名言絡繹理緒紛披往往而有嘗見純陽官幕箴曰士君子出仕一方須置身利害之外佐治者須設身利害之中此等言語即使偶出僞託亦如欲覺聞鐘發人深省矣

汪龍莊先生曰官幕制事所爭者公私之別而已公則無心之過亦爲輿論所寬私則循理之獄亦爲天譴所及其說鞭辟近裏余製一聯懸敬恕堂柱其文曰功過蓋難言秖起念天人界判恩威原竝用總待民兒女般同與前說閻令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顚躓于厓岸拱把之梁每沉溺于川谷者何哉爲其旁無餘地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右顏氏家訓中語有旨哉以至誠之言至潔之行

苟無餘地尚未能遽信于人況立言制行庸有未
盡者乎知是道也自責之不遑而暇責人乎

顏氏家訓省事篇曰世見躁競得官者便謂弗榮
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然亦至也見靜退未遇者
便謂弗爲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止足
篇曰仕宦稱泰不過處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後望
五十人足以免恥辱無傾危也此兩條可爲熱中
者頂門一鍼

南人勤而不儉北人儉而不勤習爲之也轉移之
權是在長民者

石屏張先生漢由編修出知河南府爲政寬平以
培元氣育人才爲先務蓋藹然循吏也望議去官
尋舉博學鴻詞再入翰林今郡署第一堂楹聯但
不妄取曷敢言清澗水東瀍水西吾猶借飲未曾
有功祇求無過周公左召復何能加尚其手

蹟第一堂後曰古異堂余昔治事於此改顏曰敬
恕資省惕也新澉兩邑人士公製聯句見貽曰以
敬爲體以恕爲用雖寬不縱雖嚴不苛余何足當

之然四言寶官錢也又前守齊君鯤一聯行可以
告天之事存無欲害人之心是康熙中陳蒋菴于
宣成句見林學川源宛舫居偶筆

余在濟上與蒙古夔友伯達馬平門人王汲臣福林
夜譚汲臣道及處家庭事兄弟不能則奈何余曰
曰積誠以通之而已汲臣曰感而不動奈何余曰
是無他務積誠以通之而已友伯稱善

道光己亥順天鄉闈禮部先期進考差諸臣名單
余與高陽李秬香倫通均以本籍迴避

特旨點充同考試官余先于七月中旬被
命監試外場至是由西轅門入內簾與秬香住屋
隣比見其覆閱落卷至四五過嘗自語曰莫有遺
珠否余勸其節勞輒以手捫心曰此中不安此中
不安出爲兩淮運使甫抵任而疾作兩月不接僚
屬或就臥內見之比病起則雜務要領盡得背誦
成案如流水聞者駭服秉浙中卒以積勞致疾
而殁未竟其用時論惜之

邊育之師所著周易通義古本大學說中庸說直

狩心得不主故常然各明一義非故與前人爲難師嘗譔朱子祠聯云大哉夫子之功百世權衡六經羽翼遠矣斯文之統周程私淑孔孟聞知其推尊者至矣頃見近人著論謂朱子割裂經文以求通無異人子支解其父母以爲孝狂吠猘猘令人掩耳是眞吾師之罪人也

吾邑宋金齋先生諱明嘉隆中知河南府今郡志不載先生嘉靖乙丑第進士官戶曹同舍郎主藏有所亡失詿誤謫知忠州甫抵任召爲戶部員外郎未至擢郎中尋以久次拜知東昌府丁內艱去服闋除知鄖陽鄖陽撫薦其才堪治劇徙知河南府視事四月聞父病卽解印綬自免去久之部使廷臣爭上言故河南守良吏以父故棄官其人才可用詔起知兗州入覲卒于京先生爲人俊偉玉立容貌甚修坦夷誠慤不爲矯飾然亦彊直自遂于意不當未嘗少有所詘其才博大通敏論事衍衍洞千指掌然常本人情無迂恢語守河南日淺未得竟其施設以故人鮮知者茲據過成山人物考詳著如右竣後之修志者攷焉

邑先達沙溪孫先生諱明正德中爲文選郎時逆瑾用事以私怨械繫某御史于市莫敢申理先生爲詣瑾論救陳說侃侃瑾爲心折卽御史得破械出浙中緒知府者自知當免以勢家爲之地而懷金謁先生私第先生峻卻之不以其事白諸人卒以迕權奄張雄罷太僕卿放歸田里築漢陰亭翦韭軒于陂東柳曲自署陂東居士以譔述自娛著沙溪稿四十卷大學中庸放言易經奇語陂東新論四書小說語孟毛詩尚書雜義各若干卷大半散佚余九世旁祖運使府君蒐輯先生詩古文辭及所作無用閒談合東田稿刻之爲馬孫遺集合編今所傳者只此耳

嘉道中洛之稱循吏者以劉君粒民爲最劉爲吾鄉趙州人登吳廷琛榜進士選庶吉士改令臨潁十餘年不調姚亮甫中丞開府河南廉其賢移知洛陽爲治無赫赫名清淨簡易與民休息伊洛兩河灘地每圮入水而糧不得免有司知民患苦顧

重于請豁又司計吏需索繁費剔垢求瘢率格不
能行君毅然申其狀于大府大府故重君輒得請
民至今賴之嘗以衙蠹害政白中丞曰朝廷之治
自州縣始州縣之治自胥吏始清其源革其弊請
自某始中丞稱善邑明經曹伯繩肅孫爲作傳稱其
恭儉寬仁實心實政不事虛文於戲盡之矣君之
先德寧泰中亦以廉仁得民會巡撫都御史檄飭
買穀萬石亟請不獲免邑人士恐觸都御史怒重
累宰乃爭負擔輸穀贏其數而君適生因以穀萬
名君而字曰粒民紀實也

余守河南得見張魯巖教授宗泰蓋粹然儒者也教
授籍魯山少從邑文學李碧川游碧川爲武虛谷
徵君入室弟子故教授讀書爲文字具有師法不
爲俗學所染其言漢宋學者派分雖別而各有安
身立命之處尤爲通方之論無文士入主出奴習
氣性喜聚書寒氊索莫而孳孳購覓垂五十年積
至二三萬卷皆手自點勘閒坿考證余時向借讀
見丹黃爛然句讀不苟歎爲讀書人之藏書生平
于温公逼鑑及 四庫全書提要兩書用力尤勤
較閱至四五過所譔著有所學集十五卷已付梓
提要坿錄十卷曾以稿本見示余意去其無關宏
旨者約存數卷亦必傳之作與余同歲生晉江陳
頌南慶鏞善頌南精究說文之學以許叔重產汝南
說文一書爲百代絕學所關嘗邀教授爲文申上
臺以叔重從祀兩廡爲請未果也庚戌冬俞子襄
學士長贊按試洛中教授遂力請于余白之學士學
士亦重教授深韙之教授乃大喜以不孤頌南之

屬也會大計屬吏例由郡守次弟申大府及學使
者余爲註考曰昌端學裕經師人師見者以爲無
溢詞即其人可知已

元蔡子英故居在今永甯縣治南三里經局村余
屬邑令訪其後八則式微久矣子英美鬚聲今里
人尚稱蔡鬍子家

明季李嘉兆者揚州興化人恥與闖賊同姓謂其
子曰吾祖咎繇爲大理氏所由出也其復氏理此
與西華寒石先生事正同崇禎壬午闖圍承天巡

拔御史李振聲迎降與闖通譜

上元羅亦凡儀知滎陽縣有惠政歲饑

宣廟命尚書文慶侍郎張澧中來視振事分甚

官行縣將至滎陽滎陽民迎至竟上白髮黃口

屬于道謁司員曰邑侯羅公眞父母也有官若

民即饑且死不恨焉有父母鞠育顧復厥子女而

忍聽其饑且死耶願使者毋以滎陽民爲念司員

嗟異反白尚書尚書大歎賞遂以通省第一循吏

入告將擢用矣積勞得疾遂不起亦凡之生也滎

陽人固尸祝之至是乃卽生祠歲時祭賽禱晴雨

輒有驗云

白將軍者河內人名雲上淩著其字乾隆中爲藍

翎侍衛積官至滿標中軍副將告歸病卒將軍官

揚州營遊擊久于其卒也揚人思慕不已則額大

府以祀名宦請于

朝

詔從之時嘉慶戊辰也又三十四年爲道光辛丑

余游揚州揚人稱道將軍嘖嘖弗衰顧無能舉其

實政竊意一營將也時際承平烽燧無警非有固

城守扞大患殊勳偉績震暴耳目又非若親民之

官興一利決一獄足以深入人心歷久未沫將軍

何以得此于揚之人也近見錢給事儀吉記事文稿

稱將軍爲政廉勤又述其言曰奸宄伺政令之疏

密爲伏發兵役又伺長官之誠僞爲勤惰吾不敢

琥逸以害民也噫用心若此卽將軍之治行可知

雖間長劍大戟中無循吏哉將軍頗喜文翰余游

蜀岡梅花嶺諸勝見將軍題句及手書楹帖州

人愛護之不減碧紗籠也

昭勇楊侯之督陝甘也或薦一地師精風鑒侯恡

之遣材官伴送由隴入蜀將令相祖塋風水時侯

次子海梁制軍方撫河南長君都司國佐之配嘉

恭人孀居鄉里枋持家政具有條理地師至蜀謁

人款接周至餼稟豐隆居久之不令相地乃告

仍令材官伴行復厚贐之坿致家書略言令知塋

功起家兩世開府富貴龍榮極矣剛也地

若信青烏家言別有營卜不但吉

閒浮言鑾起上達
宸聰將謂我家有何不足妄意徵求所關非細未
敢輒承嚴命侯覽書大喜出示賓僚遂至傳誦若
恭人者可稱卓識矣滇人蔡國安說蔡侯舊部曲也今爲河南營參將
王徵君孔昭字文潛號清淮子平西未敗時嘗參
其軍事及逆謀漸著以書切諫不聽遂去辟地洛
陽主孟習歐家時守郡楊某者明魏瑞餘孽也委
宛求一見卒不可得三藩削平
聖祖得孔昭書
詔徵赴

闕乃畫松鷹寄意題小詩其上曰獨立蒼髯枝再
三呼不起何當淩長風一息破千里徑去不知所
之
海慧和尚字智頑不知何許人相傳明季爲南京
總兵官知事不可爲隱于僧南都不守辟地來洛
愛寶峯山水幽僻遂居焉當是時勝朝遺逸多樹
名義然如方密之金道隱蔣大鴻輩雖混迹緇黃
尚留姓字智頑桓桓總戎行遁方外其徒日侍左

右數十年迄不能得其名氏也曹明經伯繩注意
洛中文獻嘗一至淨福禪寺求和尚遺事髣徒多
不能言瞻其龕踽然在焉石刻數行亦不詳其顛
末可不謂匿跡銷聲者乎二事得之伯繩
邑先達秘公延瑞順治中爲枝江令清介自持貽書
里人沈嘉客先生嘉曰近狀無可道者江水一勺
與士民斟之酌之而已沈報以詩有知君如水不
須問更借空江與酌斟之句先參政府君守蘇州
日有句云一瓢惟酌吳江水仰畣
天家簡在恩景州牧周鉞爲顏其別墅曰惟飲吳
水見者以爲紀實
庚戌歲除日余以米五十斛遺魯巖致餽歲之意
笑謂之曰此非貪泉君可以飲魯巖亦笑而受之
弗謝也因言十年前爲修武校官監河朔書院時
山左劉松嵐先生罷河東鹺使來主講席先生名
場耆舊折節愛士殆出性天歲莫風雪寒甚宗泰
年六十矣勵衣一敗絮袍先生贈之羊裘且侑以
詩有句云君應念拙宦裘上無膏脂重念平生迂

解之愚重以古義相期用是耿耿于中不能忘言乾奚辭

余在大梁魯巖赴至乃失聲曰讀書種子絕矣哭之以詩曰魯靈光殿巍岩嶢歎息蒼松失後彫青史數行文苑傳白頭四見太平朝牙籤檢校生前癖手稿慇懃病裏鈔天遠商於山下路吟魂惆悵倩誰招魯巖病中作自述文略言生平有四好游佳山水也結識名流也蒔花木也而聚書一事尤視爲性命手鈔一遍屬余錄而傳之牙籤手稿一聯正指此事

屠琴塢前輩倬序查伯葵拯詩云伯葵抱負卓犖深機沈識人不能窺尚憶月夜攜酒清平山頂聽海門潮聲滾滾上富春夫伯葵引滿者再顧予誦其詹作不能爲宰相會作良醫耳今日之良醫毋乃縣令是其聲淵淵振金石既而悔之輒以醉解此一段可想一時豪宕之概令人神王

廉州梁蕉坡炯鑾於經學嘗欲合十三經註疏及昆山徐氏儀徵阮氏所刻經解擇其粹者編爲一書迄未卒業其論爲學以不近名爲第一義計偕來京師與余忘年交手書詩册見貽今十五年矣蔗坡天性嬾放老境迍邅所著恐未能成書錄此以存故人手蹟且使後之徵粵中文獻者有所考焉

馬龍門觀海自註在廉郡之欽州爲西路要地專設水師轄之　安州城外千川奔西注茅尾趨龍門牙山一口鎖不住尾閭旁洩無崖埏我來正值風雨惡冥冥海氣連朝昏偶逢晴霽一縱目稍覺爽豁迴朝曛濤平悅積天

外雪潮落初記沙邊痕烏雷作勢與龍鬬巨浪噴起如鵬翻彈壓應仗馬侯力自註山龍門渡海至烏雷過三口浪極險島上有伏波馬侯廟捍蔽定資黎母援自註黎母卽瓊之五指山天晴可望圖洲相距僅一髮自註圖洲在電白界洋匪常據之　洋舟海舶來何繁惜哉此地惟斥鹵不爾作鎮稱雄藩漢朝九野記交錯首尾腹背難具論只今列營徒守隘轉恐梟集鯨奚吞安得分巡復海北自註明初設分巡控水陸最爲得要　廣浦接壤開熊韜時平空設曲突議咦

仨明月傾金樽後觀海行偕勞仁山作陰森潭曉
寒已薄空濛靄氣高不落偶然遊眺得梗概轉恐
魚龍畏寂寞狂客逕招狂主人路熟好趁海鷗約
危岸卻立微風來霏煙乍斂鏡匣開鋪出琉璃一
萬頃表裏瑩潔無纖埃紅沙環底呈瀲灩烏雷口
外方喧砅于時朝潮肆號怒奮起欲撼扶桑樹天
輪倒滋地軸飜巨鰲擺蕩翔烏怖波窮稍息陽侯
威牛魚虎蛟匿無數睛眩乍喜攜巒還髣髴更露
三神山紺宮琳宇倚雲出想見神仙官府幽且閒
瑤草琪葩蒙密豐茸不可以悉紀日南之南氣暖
滋孅孏沿海居民尋常服食且百歲檳榔扶留辟
瘴消食詞何慳可憐秦皇乏仙骨但從東海觀日
出射蛟之采逞強弩勒石胸界煩勁筆六經已避
祖龍餘半夜空驚左股失豈知東海寒嵐多滔滔
增感逝者波安期于喬不肯過鉛汞相配理則那
草菱龍冷柰丹何吁嗟萬卉菱龍冷柰丹何曷若交
州洲島常融和丁卯臘月廿三日曉上中宿峽有
懷吳二雁山黃五香石峽山自蒼翠峽水復清深

獨抱別離意來聽琴筑音日高光未顯風急響初
沉誰與愜幽賞聊爲江上吟
余以耆英會拈題試洛下諸生不之合作尤愛張
生清華五言古詩一首老成代所希耆英說皇宋一
堂十三人德齒竝足重當彼全盛時情哉不竟用
生父兆元窶于易亦佳士也
先參政府君譔
特恩紀畧二則遺集不載敬記于此○康熙四十
五年丙戌五月初八日
暢春苑引
見雲南四川廣西貴州四省効力人員四川効力
知府臣賈樸奏對後
皇上命吏部左侍郎傅繼祖傳
旨著賈樸復入候
皇上問話臣樸隨進
澹寧居引至
上前
上問你是那裏人甚麼出身多少年紀呢臣樸回

奏臣是直隸河間府故城縣人係歲貢生出身年
四十二歲
問你從前在那裏做官臣樸回奏臣歷邊俸八年
零七箇月又
問你曾做過知州麼臣樸回奏沒有做過知州又
問在貴州幾年呢臣樸回奏臣升貴州平越知府
爲欽奉
上諭事案內降一級調用未曾到任
問是那裏一案呢臣樸回奏是湖廣茶陵州黃明
一案
上點頭隨問你是彭鵬保舉的麼臣樸回奏康熙
四十年十一月閒原任廣東巡撫臣彭鵬爲遵
旨開列品行清廉實心愛民官員等事保舉臣不
縱苛斂不收陋規是品行清廉實心愛民
上甚喜問你家還有做官的麼臣樸回奏臣堂兄
臣賈棨是廣東瓊州府知府也是彭鵬保舉的臣
胞姪臣賈炳是中書科中書又
問你祖父有做官的麼臣樸回奏臣曾祖是舉人

未曾做官
上頓繼祖曰這人很去得心裏極明白繼祖回奏
他說話就極明白
主子說的是隨
召大學士入
諭曰賈樸是彭鵬保舉的人看他人才很好你們
出去問他如果才品堪用現有蘇州知府缺係繁
要地方將他補授不必發往四川去中堂出備問
履歷樸逐一登答又稟蘇州府最爲繁難樸自愧
無才恐不能勝任有負
皇上天恩各中堂云
皇上很喜歡你你去自然不錯本日未刻大學士
啟奏賈樸人才甚優言詞明達可以辦理繁劇補
授蘇州府缺實屬人地相宜伏候
上裁十一日奉
旨賈樸補授蘇州府知府交內閣傳與吏部知道
係
皇上硃筆御書臣樸何人膺此

恩之下能不感激思奮圖報捐埃○康熙四十六
年正月二十二日
上巡視河工由龍潭至江甯府
上諭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江南文職員缺開摺奏
聞督撫臣隨將江常鎮道盧州松江等府及同知
通判州縣等十八缺揀選江南現任知府同知知
州知縣州判縣丞等十八員啟奏三月十六日未
刻
駕至蘇州臣樸率府屬各官恭迎
聖駕跪請
聖安畢即隨
駕至蘇州十八日
萬壽聖節臣樸恭隨至
宮門前行三跪九叩頭禮公進
萬壽箋十九日
駕幸虎邱稍

皆大喜二十三日
駕至松江二十五日引
見揀選升補各員
上諭督撫臣回奏賈樸做官好
上又問他做官果然好麽督撫臣又回奏做官很
好蘇州百姓極感激他隨奉
面諭賈樸著陞補江常鎮道臣樸聞
命叩頭謝
恩出四月初二日
旨下賈樸馬雲從朱廷楨朱之連武杜國孫毓英
馬雲衢李世賢勞啟鑑史完節周振舉許名儒鮑
學沛李成梁趙聯捷胡啟敏呂曰宮馬化蛟俱依
擬用餘依議十二日
聖駕自杭回蘇士民汪時繹等齊赴吳江迎
駕公具民本保留奏爲八邑共戴賢守三郡獨得
監司公叩
聖恩俯准民隱以慰瞻望以廣帡幪等情手執黃

旂者千餘人旂書保留賢守字隨
駕至蘇跪
宮門外兩畫夜十七日
賜御書宜民匾二大字連墨本發下並
賜唅密瓜松子榛子等物臣樸祇領謝
恩訖十八日
駕幸虎邱又有數千人具本保留
上命內侍傳問百姓跪水中齊聲奏曰本府知府
實是好官求

皇恩了
皇上留在蘇州百姓就感戴
聖恩了
上大喜諭曰將本收了發內閣與督撫會議具奏
十九日
上在虎邱內閣督撫臣會奏賈樸居官甚優百姓
最爲感激現有蘇松糧道缺求
皇上將賈樸補授可以仍管蘇州的百姓他們就
頂戴
皇恩了
上問匾蹕蘇郡鄉宦王大司寇宋僉憲宋閣學等
僉奏稱本府知府賈樸自到任以來不受一文錢
審斷明白辦事勤慎做官又極平和臣等本府數
十年來第一箇好官
上諭曰做官平和就是好官了去年我看他人才
去得故此放他蘇州府試他試看不想做官這樣
好隨大笑當卽傳
諭賈樸著調補蘇松糧道二十一日

駕五月初一日
旨下蘇州衆民奏稱賈樸居官甚優請留原任著
調補蘇松糧道該部知道初二日
駕至淮安
諭督撫臣蘇州地方最屬緊要非賈樸不可著他
以蘇松糧道帶管蘇州府事蘇州府缺看有好官
再放罷初六日恭送
聖駕至萬年閘督撫司道暨臣樸均遵
旨回任

十回鑾
諭大學士等你們保舉必定像蘇州知府貫樸這
一樣人纔好我初見他說話明白放在蘇州試他
試不意料他做官這樣好又
問大學士李光地你在直隸做巡撫時知道他麼
光地回奏知道他在蘇州做官好不過是臣聽見
說未知其詳至他在家時鄉評甚好他祖上原是
行善人家冬月捨醬捨棉衣捨糧米替貧民完糧
凡遇善事再無不爲的

皇上用人再不錯的
上大笑伏念臣樸謬以庸才遭逢
隆遇兩載之間疊膺
寵命雖不忘于銜結其曷報夫
高深況又額煥
天章
恩頒
宸翰戴高履厚鏤骨淪肌洵爲希有之榮誠屬非
常之幸謹藏什襲世世寶守復勒雙鉤懸之郡署

非獨以爲黎庶觀瞻亦以公諸守土者使知
聖朝明鑒軼後超前共沐煜煌永爲法式云爾通
議大夫江南布政使司督理蘇松常鎮糧守道副
使臣賈樸恭記

記德州封荻塘先生大
受柳舫日鈔八則原引乾隆
間余讀書外祖中書公紫筠齋公族弟興周翁余
與同飲食聯牀臥時就詢故城文獻及其家舊事
翁爲余言甚悉暇日追錄俟修志者采焉若夫
碩德循績著于志與鉅公所爲傳志者不具錄○
賈顯字勻一邑庠生居竹林村生平正直無私曲
見義必爲或貸五百金不能償焚其券年五十九
時夜夢二青衣持紅帖子來跪言公金溪城隍也
月餘示疾易簀之夕人皆聞空中有鼓樂聲景州
張孝廉激記其事且賦詩○賈遵堯字欽思燦長
子中書枚之孫監生早失怙恃事伯父母荼順有
禮叔煜枚繼室王孺人出長遵堯才六歲能循謹
孰猶子禮五十年無間言弟鳴珂嗣於煜與最友
愛教養俾底於成王孺人既寡分其室以授四子
而自有田千二百畝命煜司其出內孺人殁族人
言宜計所遺而四分之遵堯當受千餘金則舉以

奉煜知縣鄭桐上手書孝友可風四字榜其門
增生賈機繼室李氏石槽監生李璉女機死李潔
白白矢教子逢年補邑增生學政錢額其門曰母
儀足式○余外祖兄贈奉直公裕昆字玉峯增生
候選光祿寺典簿幼清羸如不勝衣長師歸安金
先生紹曾先生論文不鶩時趨公所作率不溢四
百字閒爲詩賦亦不自愛惜收拾余藏公祭馬東
田先生文草二百二十四字喜讀檀弓公羊穀梁
傳嘗手鈔裁楮纔數寸皇皇細書如蠅頭蝟脚丹黃密緻不苟病尋醫濟南登金輿佛慧看煙雲吐滅或放棹蓮子湖行垂楊芰荷間擁鼻微吟與漁唱相應和不知沉疴之在體也歸而之西村居焉以意製小車無蓋而四輪息偃其上令兩人推輓游歷阡陌望見者以爲神仙中人談言藴藉見不學人掉書袋掩耳走談詩喜昌谷外祖每見公所寫書輒欲歔語兄志如此殆長爪不年之讖耶卒年四十一○興周翁名開基庠生嗜酒而戶小杯勺纔霑面如赭髮疏而短與人語諧謔如

老嫗嘗太息謂余吾賈氏自明永樂二年占籍城至吾之身十一世我八世旁祖秋水府君續聘家乘後凡再修今又十餘年族人日繁讀書者鮮譜牒影蝕者稽魚帝虎觸目皆是竊思釐正付梓脫稿當頻子校讐耳余時年未冠翁已五十餘其言如此勤學思問可知也子保申病不能俯仰安貧好學吾與典籍公於先塋旁爲塾招族人子之秀者學遊保申爲之師能以規矩範諸童子留心譜牒勤排纂有父風○賈際熙字庶咸光祿寺典簿勤排纂有父風○賈際熙字庶咸光祿寺典簿自厚齋

簿好導引吐納術嘗買舟泛揚子江登金山與老僧語恍然有悟歸戒家人事無關白端坐一室垂簾焚香一日見嬰兒贏而轉於前小奴子不知搴簾入自是忽忽若有所亡居無何奄然逝年六十或曰尸解也自言卒恐失魂慮滋人惑爾○子如璽號珥峯自稱竹風窗主雍正甲辰聯捷進士年二十三喜賓客館常州孫西琳河南暢中掄長洲張嵩於家張精於醫暢工篆刻孫書窺晉人堂奧如璽初仿之亂眞既撫董尚書晚年病風痺結滯

險絕有古趣榜署書尤工惲誠齋鶴生倪雲頓塘承茂文名噪大江南北先後延以教其子倪性卞急饌具少不當意則推案大詬如璽婉以謝故其子皆憤厲力於學江二儀者倪挈以來如璽察其異凡兒視猶子歲辛未使官己姓命子六奇與入都待京兆試明年六奇中副車而二儀得舉復江姓如璽精音律刋度不失時令小伶歌所製曲而自吹笛人以比楊升菴○六奇如璽第三子宇罕衡號竹莊恩施知縣書能傳父法初仿鷗波繼撫米

襄陽人以縑素來者欣然落筆極鴻飛獸駭之態所撰清溪雜志略似北里志既而自悔投諸火

先大夫晚歲居京師一日步行市上突一人急行前捧足叩頭曰公尚識小人乎小人有二子矣訝詰之知爲絳縣人外出貿易十年乃歸歸則母妻已相繼歿父繼娶並爲子聘同里某姓女父亦旋歿至是娶有日矣繼母忽控女素不謹求退昏牒尾署抱呈人弟某名先大夫時權邑篆逮婦至年可三十姿首殊麗一四十許男子掖之行則其夫

皆曰類甚復使引鏡自照二人感泣罷訟自是友于之愛倍常人云

楊忠愍公私印壽山石方質橢首準今營造尺高寸許圍三寸有奇鐫椒山字朱文大篆正刀法旁刻近浦兩分書當是作者款識道光戊戌五月津門沈韡如維璈得之金陵坊肆以贈余拓一紙裝池成册藏石松筠菴中將廣徵題詠以張之當與高邑鐵如意同備吾鄉掌故也

筠廊二筆載康熙中解州人濬井得巨甕一有字

關帝祖考兩世諱字生卒循山求之得墓道焉州守王朱旦因譔帝祖墓碑載帝祖石磐公諱審字毅字道遠于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帝云云東漢尚無四書之名乃兩世名字皆取義四子書知爲宋以後人作僞無疑

紀毅原堪慶文達公元孫也自盟津來見示灤陽銷夏錄稿本凡三卷公自題二絕句云檢點燕公記事珠拈毫一字幾躊躇平生曾是輕干寶浪被人稱鬼董狐前因後果驗無差瑣記蒐羅鬼一車傳語洛閩門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前一首與今刻本異此當是初稿卷一末劉文清跋語卷三末公自記四行皆親筆書又端谿石研無銘背刻檢校牙籤十萬餘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頭白休相笑曾讀人間未見書曉嵐自題三十二字蓋公修四庫全書時所用爲九十九研之一均可寶也

青田凍石最宜印章其山在青田縣城東南二十里山口地名圖書山皆林氏山也深入不十里至嶺溪坑石出處也其最美者曰官玨曰高玨曰老枫門曰新枫門皆燈光凍其色青黃其質光潤其意溫克正如有道君子燈前視之明亮如晶而體本凝重使人不敢狎褻遼凍有冒其色者然底裏自敗終落魚目此四者不易得品亦在晶玉之上次者硬玨祠前玨色獨青而亮少減若握手中經品題當在狂狷之列亦孚購物也次挑水坑次小磨坑次大磨坑次松樹源頭次巖頭次龍舌次蝦蟆皆凍也而色辨形辨矣挑水色近硬玨而乏其光澤小磨色白大磨巖頭皆色綠松源多帶青黃龍舌强半皆白蝦蟆則雜色具陳此其概也此外則豆青是已世所謂佛料杯料鑪瓶料龍章套章料海內腐儒豎子護封謹封古柬料取足於此亦有稍佳者凡四等一枫門坑青二挑水坑青三小磨坑青四紫檀枫門挑水色醇而質膩尚矣小磨色或可觀然少麤紫檀則花色斑駁實如其名討斲此山者日百餘人人百餘斤未見止息也右一

與韓程愈所爲洪崖傳中語品第精覈可喜余生有印癖所收佳石不乏然終日摩挲有不知其名品之何屬者讀此如讀異書撮記其略與同好者欣賞之

字崔即

國語貝勒之譌孛貝音近堇勒則因字形偏旁而誤書也昂邦亦羅般之轉音羅合音字又北人里諺謂模模爲可模親近爲希昂不知皆國語也此類尙多

涇州西山之麓有村落焉曰上坡中坡下坡俗總謂之三坡翠屏外環繡壤內錯村人生不識官府有小爭訟則就老人決之老人者歲一至州城輸賦州牧具花紅羊酒犒之率以爲常罔失期會余夙嵗來輸糧但覺人比山中忙刺史若問入山路入山路亦無豺狼秖恐山口路繚曲不能從行秖可獨儻能屏騎來相從相期願在山花紅長揖駒驢入山去茫茫草樹埋仙蹤文多不具錄

聖人之世皆極樂遨遊何地非仙鄉刺史聞之疾相逐聞筵細詢山中詰問年但云七十耳鶴髮松姿貌如畫不知入山幾何年累代但種山中田老入嵗嵗來輸糧但覺人比山中忙刺史若問入山路入山路亦無豺狼秖恐山口路繚曲不能從行秖可獨儻能屏騎來相從相期願在山花紅長揖駒驢入山去茫茫草樹埋仙蹤文多不具錄

聖人倉

花源事不盡鑿空至稱名各別當是一爲山名一爲村名隨宜標舉非有更端詩中引用宋楊可試西京山中遇老人事宋之西京郎今洛下與涇郡相去幾二千里迥不相涉假事綴文無關考據作者亦自言之矣詩曰義義戴山雲盤盤戴山路中有隱者居飄渺在何處戴山老人爾何來胡爲來踏轊紅埃言有山中糧願入

所謂小時了了者耶

河神黃大王者名守材偃師農家子也生之日異香滿室空中有聲曰河神降矣兒時落井家人奔救神坐水面拍手嬉笑自是屢著靈異常浴洛浦跨野鶴飛登緱嶺徘徊久之北游天壇山會久旱泉竭指地得泉至今賴焉明末流寇焚掠神教居民避地河北因以活者數萬人崇禎中工部侍郎周堪賡治封邱決口久無功依神指持柳枝插決口塞金錢以數萬計神至朝順治二年河決金龍口塞金錢以數萬計神至朝順治二年河決金龍口塞金錢以數萬計神至捲埽入河埽穩不動工遂蔵七年沁溢將潰堤作符焚河上波濤頓息避人居頼川常夜乘虎鹿往來於家在明季時與周藩善時見神排空騎一物如龍蟒狀鬚鬣奮張瞬息抵汴汴距偃師蓋三百餘里云神以萬歷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生卒於康熙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乾隆三年敕封靈佑襄濟主並祀金龍四大王廟四十五年復

前大學士阿桂等請擇子孫一人爲奉祀生世傳

勿替令墓在萬安山下廟在偃師縣治南十里王家莊以誕卒月日正同嵗以其日有司致祭祝詞有曰奇早傳乎韶齔入水不濡績履著於鄉邦安瀾有慶合龍穩埽聿昭利濟之勲錫號崇封久懋酬庸之典奉粢盛於子姓瓜瓞長綿煥家廟之丹青松楸在望均記寶也因畣客問署之於篇

或謂文王顛轉反側胡不思太王王季而思后妃此自戲論柳仲塗諷處嬪詩惟堯則天舜弗復誕妃曁后稷極恩高肓遏密無聞血盈目南巡胡爲泪染竹爻輕夫重當何淑以至汪極腫之談而鄭重分明以出之不謂風雅中有此惡道

江南提督駐松江標下兵或以織繡爲業道光中盛行于時名曰兵繡沈執如貽余雲雁補服一事是侍尊人雲巢先生守松郡時所得鍼縷細密采色鮮華迥異常繡屈貔虎之材執纂組之業亦承平日久之效也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寒夜更長小兒女輩日課畢

不苟輒就枕則相率圍鑪促坐要人道三國演義故事無不切齒曹瞞嬉笑怒罵殆兼有之一日說至讀曹娥碑事語未竟羣然曰阿瞞老奸又瞞人矣渠又何曾眞箇識得也余聞之爲之解頤因憶南宋潘庭堅過娥江一絕云一川紅日漲晴波黃絹碑漫閉碧蘿不止但爭三十里曹瞞原不識酷娥其說不奇而被小兒女看破乃奇也

袁氏叢書　郘齋筆乘

袁宏積堂慶源言儀徵阮公撫浙日餘姚令某上謁值日閒燕公因與從容言昔年督學會道姚江拜陽明祠下顧見丹青剝落棬桷傾欹欲葺之未果今更數年矣此亦賢有司之事也某唯唯公察其意似未喻者更爲道陽明名氏爵里甚悉比辭出某希公旨乃起立曰大人命修王大人祠堂卑職同縣即捐廉倡辦公唯唯旋搖頭曰大難大難浙人傳爲笑柄余在京邸暑月坐退園竹石間與陳春映巖趙怡山長齡諸同年清譚銷夏奴子白事來曰楊大人壽辰同鄉公祭余愕然从之始悟大笑茶杯覆地以語座客無不絕倒以吾鄉人爲朝官者

嫉以楊忠愍公生日至松筠菴醵金設祭適所白即此事也余因謂諸君今日所聞誠大奇特然爲若輩思量忠愍當作何稱稱名稱字稱官稱謚均覺未安想適之稱楊大人者亦三易稿而後成之作也諸君一笑而散

京師業種花者以豐臺芍藥爲鉅觀出右安門迤邐行十餘里彌望皆花圃連阡接陌若田塍然花時游人雜遝每至興盡而返以園丁不候花開蓄小坼已剪取置擔上挑向街市賣充瓶供生計所出不能怪其殺風景也聞昔有富商燕客先期與園丁約不令攀折對酒看花紅酣綠膩盡三日之歡日費租錢可二三十萬一時豪舉亦微有不韻之嫌先大夫有句云最是豐臺紅芍藥往來徒自費輪蹏紀實也

桐城文學淵源考

聲木生於斯世何多不幸也幼而喪母長而喪父年甫逾壯復遭鼎革之變今年逾五十矣一業未就萬念皆灰自顧生平亦頗好聚書讀書而半生落拓若此豈書能窮人耶抑我生不辰耶每一念及未嘗不涕零汗出細思天之生我木不如也草而已矣又生於大道之旁一任行者及牛羊踐踏然牛羊雖能踐踏亦不能禁其添生枝葉予雖自甘爲草亦欲以枝葉自見生平所欲編輯之書甚多編輯未能成卷帙者亦多今特檢生平差堪自信者爲桐城文學淵源考十三卷引用書目一卷名氏目錄一卷先行排印以代鈔胥將以求正於世桐城文學流傳至廣支流餘裔蔓衍天下實爲我朝二百餘年文學一大掌故關係匪細非一人一家所得毀譽聲木本草土之臣用是窮搜冥討綴輯舊文編爲一書用

昭我朝文治之盛如有憫其愚蒙指示其所不及考證其所未備則薰沐稿祀以求之者也餘語具於例言茲不復贅己巳五月廬江劉聲木十枝原名體信字述之自序

一史志及墓志所記多主政事雖以韓柳文章獨立千古唐書列傳言文僅寥寥數語此編專紀師友授受文學淵源略序名氏籍貫出身官職他不復載撰述亦擇要錄入另詳所編桐城文學撰述考

一此編約六萬餘言所錄約六百四十餘人內有女士二人日本人二人諸家駢列雖所得洪纖各不相掩其有師友淵源則一其撰述亦有未見或未刊者

一編中悉皆稱名以免稱字稱號易致混淆耳目難於檢閱

一編中有任學政主考書院主講及入閣者門生故吏徧天下此編所取以學文爲主僅以師生朋友相稱者不入

一引用之書約有千餘種僅憑三四十歲所記已有七百四十餘種分註每段之下以昭徵實其未能檢出者尚有二三百種俟他日增輯時再行補入

一引用書目皆係國朝人撰述略分經史子集以便檢閱不及細分門類每條下所註各書係隨時考證註入不復再分四部

一聯合前人文字四庫著錄善善從長通謂之撰此編謹遵我朝舊制亦自題曰撰實則編輯纂錄非出心裁實汗顏也

一編中所錄譬如有姓無名有籍貫無官職當時考查各書一字之徵引考徧諸書亦有求之六合之外失之眉睫之前者世間不泛考證大家當不以予言爲謬

一父子兄弟均見此編者則書否則不錄有字無名者目錄中旁註其字以示區別

一此編錄自明歸有光所以窮源終之以私淑桐城者所以溯流

朱仕琇古文才力洵可橫絕一時惜生於閩之邊隅故步自封不獲與勝己者友終未脫草昧氣質魯九皐又其弟子故以爲之殿

一自弱冠卽好考查桐城文學師友淵源歷三十餘年搜書徧皖蘇贛浙楚湘魯燕閩廣等十省因考查淵源所在非各家詩文集不可亦有見於他家詩文集及記載者總以桐城文家詩文集所載爲獨多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理固然也

一桐城文學味澹聲希不意近年來好之者多寄鴻堂文集山木居士集月滄文集蘭軒文鈔休復居詩文集等類皆至難得之品予於書肆中見此等書目急爲訪求已爲捷足者先得或竟豪奪以去在當時雖甚爲悔喪亦深喜吾道之不孤

一弱冠之時雖已好之未有鈔錄不過考其人姓名及撰述爲求書計當時雖了了事後則忘其出自某書實因家本窶人並無書手隻字均須自記時或冷夜擲書挑燈校錄性既疏懶就廢遂多加以謀食四方遷徙無定又有失落四十歲後始補輯編錄然如滿屋散錢須有貫串編輯之時煞費苦心始得體例嚴整不嫌煩冗

一一家之詩文譽者不一毀者亦間有此編雖語必有徵然於諸家之說必斟酌至善取其確切本人詩文身分或聯合諸書以成棄短取長務衷一是惟學識淺陋未必盡當人意

一考據家如造屋縱使崇樓高閣曲院深池畫棟丹楹雕櫨刻桷備極美輪美奐決非一人一家所能成詩文如草木一枝一葉一花長短大小須由根內生出嘗見衙署中以他枝葉及花縛於一草一木之上未及半日已萎矣枝葉花之決不可僞爲灼然自見

一明之亡論者每歸罪於陽明粵逆之亂論者又歸罪於漢學諸家比之洪水猛獸皆言之不無太過實則桐城文家兼言程朱之學大體皆言行足法不獨文章爾雅堪爲師表此編之中如朱琦伊樂堯馬樹華馬三俊馮培元唐治張勳吳嘉賓吳昌篔邵懿辰孔繼鑾陳壽熊吳廷香戴熙等皆大節凜然足與日月爭光漢學家無一人焉謂非宋學之明效大驗乎

一此編之外尚有望溪文集再續補遺四卷桐城文學撰述考四卷續補遺刻書目三十卷葦楚齋隨筆十卷亦將陸續排印以求正於世

一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所錄僅三十八人當時所收頗隘亦因各家文集搜羅不易且有後出者然除三十八人外其文詞彬彬足與三十八人相頡頏者仍有二百六十餘人條舉其名氏於後以備後人採擇雖其集或傳或不傳大半皆有所據吳汝綸之諸門人則據吳閩生之言錄入然閩生亦非妄語者

張符驤　邱維屏　蕭正模　毛燧傳　張士元
杜貴墀　方大湜　高均儒　俞岳　吳卓信
馮登府　王元啓　張尹　王又樸　官獻瑤
雷鋐　沈彤　韓夢周　閻循觀　沈廷芳
單作哲　黃世成　吳大廷　吳中蘭　吳逢盛
張水容　張鵠　方根矩　鮑桂星　汪梧鳳
程晉芳　江濬源　左眉　姚鼐　李宗傳
宗稷辰　許鯉躍　姚柬之　姚元之　馬樹華
蘇源生　陳兆麒　徐子苓　孔憲彝　錢澧

黃汝成　練　恕　錢儀吉　錢泰吉　卜起元
徐　璈　光聰諧　張成孫　董士錫　薛玉堂
陳　善　周　凱　戴　熙　劉曉華　吳　育
楊紹文　祝百十　謝士元　吳　謹　吳　鋌
吳　謂　程德賚　吳敬承　吳士模　鄭喬遷
沈曰富　陳壽熊　張爾耆　熊其英　韓應陛
凌　泗　凌　淦　柳以蕃　楊象濟　陳克家
唐啓華　顧廣譽　方　坰　舒　熹　歐陽勳
余坤一　張岳駿　侯　楨　陳　溥　陳學受
吳嘉言　吳昌簪　劉傳瑩　張之洞　秦緗業
秦寶璣　裘廷梁　孫衣言　周壽昌　盧昌詒
方宗誠　蘇惇元　馬起升　陳澹然　方守彝

凡例　四　直介堂叢刻

吳廷香　李兆洛　蔣　彤　薛子衡　陸初堂
夏煒如　李聯琇　張裕釗　吳汝綸　王樹枏
賀　濤　趙　衡　范當世　范　鍾　范　鎧
馬其昶　姚永樸　姚永概　孫葆田　朱銘盤
張　謇　宋書升　王振堯　李剛己
張宗瑛　吳闓生　常堉璋　徐宗亮　閻志廉　谷鍾秀
馬鑑瀅　韓德銘　賈恩紱　劉登瀛　李書田
高步瀛　劉培極　武錫珏　籍忠宣　鄧毓怡
李景濂　劉彤儒　孟廣榮　張殿士　李廣濂
王賓基　吳　鏜　劉乃晟　步其誥　趙宗忭
張以南　梁建章　秦　嵩　劉春堂　孟君燕
閻鳳華　劉若曾　安文瀾　賀培新　吳兆璜

曾克端　李葆光　鍾廣生　曹一士　楊彝珍
楊球光　楊琪光　楊世猷　閻正衡　沈　鬨
吳賢湘　吳紹曾　林仲嬰　蕭　穆　陳　經
單爲鏸　王　昶　汪　縉　薛起鳳　劉鴻翺
劉　蓉　陰承方　安　詩　朱曾詰　謝振定
薛福成　黎庶昌　薛福保　鄧嘉緝　方　佺
孫世均　陳代卿　秦　瑮　任朝楨　項傳霖
法坤宏　張　瑛　華翼綸　季錫疇　吳嘉洽
謝應芝　朱啓運　陶郙學　鄧顯鶴　鄧顯鶚
鄧　瑤　李葆恂　王柏心　魯　賈　王耕心
顧　曾　郭嵩燾　郭慶藩　王先謙　李元度
孔繼鑅　淩　霞　姚　諶　楊傳第　林明倫

高　朋　高澍然　李榮鎬　李祥賡　張　紳
何則賢　黃鳳翀　何曰誥　余春林　寗人望
朱　離　官　崇　余仕翔　李大儒　徐惇典
徐家璠　吳　照　魯　鴻　龔景瀚　鄭洛英
徐　經　林樹梅　劉存仁　李孔地　徐　侃
吳際蛤　魯　縯　魯嗣光　楊希閔　王　顓
劉　儀　呂世宜　金式玉　諸福坤　繆荃孫
章　甫　朱　書　張　駱　宋華國　黃　鐘
諸　洛　徐流芳　吳紹澤

桐城文學淵源考引用書目

周易讀本 魯九皐
周官塾訓 魯鴻
詩學淵源考 魯九皐
典禮質疑 杜貴墀
春秋目論 鄧顯鶴
周易集註 吳定
安甫遺學 江承之
羣經點勘 吳汝綸
古邠詩義 許宗寅
周氏易說 周韶音
論孟書法 張瑛
讀易愼疑 李祖虞
易書詩禮四經正字考 鈕樾
禮記質疑 郭嵩燾
古今文字通釋 呂世宜
春秋究遺 葉酉
易翼述信 王又樸
屈子正音方績
書傳補商 戴鈞衡
陳氏易說 陳澧
易義選參 邱維屏
喪禮經傳約 吳卓信

崔徵錄 李集等
己未詞科錄 秦瀛
舊史內編 楊世猷
國史 賈良 儒林 仰止 文苑 四傳
儒林傳稿 徐圖藏書本
國朝名家詩鈔小傳 鄭方坤
桐城文鈔傳 蕭穆 稿本
皇朝儒行所知錄 范鎏
金陵先正言行錄 陳作霖
時人傳三編 陳衍寶
巴陵人物志 杜貴墀
咸豐以來功臣別傳 朱孔彰
鶴徵後錄 李富孫
戴氏先德傳 戴鈞衡
江妻忠略 陳澹然
國朝儒林傳 阮元　古學彙刊本
國朝文苑傳 易順鼎
桐城耆舊傳 馬其昶
明鑑擇要經世略 侯紹瀛
國朝經學名儒記 張星鑑
國朝名臣言行錄 王炳燮
涵芬樓古今文鈔小傳 吳曾祺
歷代兩浙詞人小傳 周慶雲
抱冰室弟子記 張之洞

孟子文法讀本 吳闓生 高步瀛註
疆識編 朱士端
左傳經世鈔 魏禧
經義尋中 楊琪光
史記別鈔 吳敏樹
漢書點勘 吳汝綸
思益堂四史校補 周壽昌
碑傳集 錢儀吉
續碑傳集 繆荃孫
國朝耆獻類徵 李桓
國朝先正事略 李元度
顏李師承記 徐世昌
國朝漢學師承記 江藩
文獻徵存錄 錢林
左傳文法讀本 劉培極
春秋取義測 法坤宏
五經補綱 伊秉綬
史漢求是 楊琪光
史記點勘 吳汝綸
諸史點勘 吳汝綸
明紀 陳鶴
辛壬春秋 尚秉和
國朝耆獻類徵 李桓
國朝先正事略補編 李元度
國朝漢學師承記 江藩
文獻徵存錄 錢林

崔徵錄 李集等
己未詞科錄 秦瀛
舊史內編 楊世猷
國史 賈良 儒林 仰止 文苑 四傳
儒林傳稿 徐圖藏書本
國朝名家詩鈔小傳 鄭方坤
桐城文鈔傳 蕭穆 稿本
皇朝儒行所知錄 范鎏
金陵先正言行錄 陳作霖
時人傳三編 陳衍寶
巴陵人物志 杜貴墀
咸豐以來功臣別傳 朱孔彰
鶴徵後錄 李富孫
戴氏先德傳 戴鈞衡
江妻忠略 陳澹然
國朝儒林傳 阮元　古學彙刊本
國朝文苑傳 易順鼎
桐城耆舊傳 馬其昶
明鑑擇要經世略 侯紹瀛
國朝經學名儒記 張星鑑
國朝名臣言行錄 王炳燮
涵芬樓古今文鈔小傳 吳曾祺
歷代兩浙詞人小傳 周慶雲
抱冰室弟子記 張之洞

郎園學行記
紀元編 六承如
皇朝輿地略 六承如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 吳修
桐城縣志
嘉定縣志
新城縣志
武進陽湖志餘
湘陰縣志
建甯縣志
永福縣志
江寧府續志
忠義紀聞錄 陳鼎
皇朝輿地韵編六嚴等
歷代地理志韵編今釋 六嚴等
福建通志
溆浦縣志
諸暨縣志
武進陽湖縣志
南豐縣志
安東縣志
平江縣志
上元江寧縣志
宜興荊溪縣志

吳江縣續志
無錫金匱縣志
崑山新陽縣志
盛湖志補
歙縣志
蘇州府志
杭州府志
巴陵縣志
清河縣志
清河縣志再續編
山西通志
平定州志
婁縣續志
平南縣志
盛湖志
嘉興縣志
江陰縣志
泰安府志
吉水縣志
邳州志
清河縣志附編
禹州志
廬江縣志
寶山縣志

深州風土記
饒陽縣志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 李玉棻
金石學錄續補 陸心源
經濟特科同徵錄 閻名
國朝館選錄 沈廷芳
毘陵鄉貢考 莊咏霓等
皇朝續文獻通考 劉錦藻
蕘露葬雜記 施山
越縵堂讀書記 李慈銘
嘯亭雜錄 禧親王昭槤
柳隱叢話 于源
長樂縣志
鹽山縣志
金石學錄 李遇孫
金石學錄續補 褚德彝
國朝舉貢年表 閻名
國朝尚友錄 李佩芳等
皇朝文獻通考 欽定
竹葉亭雜記 姚元之
越縵堂日記 李慈銘
課餘偶錄 謝章鋌
旅譚 汪琰
三魚堂日記 陸隴其

硯桂緒錄 林昌彝
懷舊雜記 張文光
重論文齋筆錄 王端履
竹間十日課 郭伯蒼
瀛濡雜志 王韜
燕窗閒話 鄭經
菽園贅談 邱煒萲
援鶉堂筆記 姚範
求闕齋讀書錄 曾國藩
聞見偶錄 雷鉉
萇楚齋隨筆 鄂本
後西征述 蔣子潇
甕餘叢話 郭麐
蕉餘偶筆 方士淦
花笑廎雜筆 范鏗
甕牖餘談 王韜
龍泉園語 李江
觀光紀游 日本岡千仞
揮麈拾遺 邱煒萲
求闕齋日記類鈔 曾國藩
粟香五筆 金武祥
勵志雜錄 雷鉉
阮葊筆記 況周儀
復堂日記 譚獻

蕉軒隨錄 方濬師
敬孚雜鈔 簡穆　稿本
河海崑崙錄 裴景福
雙硯齋筆記 鄧廷楨
無邪堂答問 朱一新
輔仁錄 方宗誠
春在堂隨筆 俞樾
菰蘆筆記 楊象濟
東游日報譯編 華北譯書局
岷江紀程 陳鍾祥
涪陽問答 蔣彤
汪堯峯年譜 趙經達
翼教叢編 蘇輿
敬孚日記 簡穆　稿本
風月談餘錄 徐兆豐
起鳳書院答問 姚永樸
鷗波餘話 葉廷琯
師友札記 蘇源生
桂游日記 張維屏
楷柮談屑 歐陽兆熊
原人 陳濟然
見聞隨筆 齊學裘
初月樓聞見錄 吳德旋
內自訟齋自訂年譜 周凱

覺生自訂年譜 鮑桂星
吳竹如年譜 方宗誠
歸震川年譜 孫鑛
方儀衛年譜 鄭福照
方望溪年譜 蘇惇元
陳文肅公年譜 陳文驌
孫淵如年譜 張紹南
王祭酒自訂年譜 王先謙
諸子點勘 吳汝綸
無錫鄉賢書目 劉寶勛
趙氏藏書樓書目 趙詒琛
四庫全書提要 欽定
方栢堂事實考略 陳澹然等
小酉腴山館自訂年譜 吳大廷
姚惜抱年譜 鄭福照
姚石甫年譜
李申耆年譜 蔣彤
曾文正公年譜 黎庶昌
龔定葊年譜 吳昌綬
施愚山年譜 竹孫念曾
無錫圖書館書目 秦毓鈞
涵芬樓藏書目 闕名
書目答問 張之洞
北海圖書館月刊

國學圖書館第一年刊
孟芬圖書館書目 洪有豐
郘園四部書敘錄 劉肇隅
藝風堂藏書記 繆荃孫
續彙刻書目 傅雲龍
續補彙刻書目 聚木
叢書舉要 李之鼎等
書目長編 閻樹善等
映雪廬書目考 莊仲方　稿本
桐城藝文志 蕭穆　稿本
如園架上書目 蕭士俊
國朝未刊遺書志略 朱記榮
國學圖學館小史
觀古堂書目 葉德輝
郘園藏書志 葉德輝
彙刻書目 加修等
續彙刻書目 繼振玉
彙刻書目外集 日本松澤老泉
叢書目錄彙編 沈乾一
江南圖書館書目
藏書紀事詩 葉昌熾
箴言書院志 胡林翼　中卷書目
湖南圖書館書目
行素堂目覩書目 朱記榮
江蘇省立第二圖書館書目 曹允源
漁洋書跋 王士禎
南學書目劄記 謝稼倥
帶經堂書目 陳樹杓
怡雲仙館藏書目 陳善　鈔本
東海藏書樓書目 徐允中
諸暨圖書館書目 闕名
共讀樓書目 國英
榕湖精舍書目 沈乘成
宜秋館書目 李之鼎　稿本
持靜齋書目 丁日昌
涵芬樓志書目錄 闕名

遠碧樓書目
桐城文學撰述考 聚木
孫氏祠堂書目 孫星衍
萬卷樓藏書目 黃彰年
問源樓書目 陳世溶　鈔本
澗海樓書目 吳引孫
江陰藝文志 金武祥
八千卷樓書目 丁仁
浙江藏書樓書目 楊復
太倉圖書館書目 徐福塘
常熟圖書館書目 瞿啓甲
古越藏書樓書目 徐樹蘭
養楚齋書目 聚木
格致書院藏書樓書目 陳汝
問經堂書目 闕名　鈔本
振綺堂書目
鐵琴銅劍樓書目
南通圖書館書目 闕名
大學堂圖書館書目 王誦熙
南洋中學圖書館書目 王培孫
鄭堂讀書記 周中孚
勘堂讀書記 顧家相
四川圖書館書目 闕名
湘水校經堂書目 闕名
大梁書院藏書目錄 顧璜
五桂樓書目 黃石泉
蝶硯齋書目 沈乘成　鈔本
抱經樓藏書志 沈德壽
古今算學書錄 列錄
雲南圖書館書目 由雲龍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 莫友芝
四庫簡明目錄標註 郘蔭長

南獻遺徵
目錄學 耿文光
禁書總目 英廉等
瀏陽圖書館書目 闕名
墨莊題跋 陳經
晦堂書錄 陳澹然
諸集點勘 吳汝綸
韓文論述 沈閎
山谷詩鈔 姚鼐
學古緒言 明婁堅
三易集 明唐時升
松圓偈菴集 明程嘉燧
徵訪明季遺書目 劉
金陵大學圖書館地理書目 萬國鼎
桐城桂林方氏藝文目 二十一世孫曜鈔本
國學用書類述 支偉成
國朝經師經義目錄 江藩
天津圖書館書目
韓子文鈔 林明倫
李習之文讀 高澍然
震川文集 明歸有光
吳覩小草 明婁堅
檀園集 明李流芳
梅崖居士集 朱仕琇
山木居士集 魯九皋
魯習之文鈔 魯絜光
屺雲樓詩文鈔 劉存仁
邃雅堂集 姚文田
遲鴻軒詩文集 楊履
雅歌堂詩文集 徐經
雙白燕堂詩文集 陸耀遹
抑快軒乙丙丁三集 高澍然
軨錄齋稿 夏煒如
陂樓遺集 張士珩
覺生詩鈔 鮑桂星
覺生詩續鈔 鮑桂星
邱邦士文集 邱維屏
敬孚類稿 蕭穆
魯賓之文鈔 魯絜
觀古堂詩錄 葉德輝
獻雲文鈔初編 林樹梅
晚含山人遺集 魯淮
賭棋山莊詩文集 謝章鋌
桐華閣文集 杜貴墀
補學軒文集 鄧獻甫
內自訟齋詩文鈔 周凱
崔舫遺詩 吳嵎
冷紅館賸稿 秦瀛
自知齋詩集 黃長森
李靜叔遺文 李文淵
隱拙齋詩文集 沈廷芳
龍泉園詩文集 李江
匏齋遺稿 李齡壽
杏廬文鈔 諸福坤
拙存堂文集 許衡
秋草文隨 袁毅芳
袖海樓文錄 黃汝成
栢堂集餘編 方宗誠
栢堂集後編 方宗誠
栢堂集續編 方宗誠
詩禮堂古文 王又樸
毅齋遺集 方培溶
東溟詩文集 姚瑩
曾文正公詩文集 曾國潘
悔生詩文集 王灼
善思齋詩文鈔 徐宗堯
吳先生詩文集 吳汝綸
庸菴全集 薛福成
味經山館詩文鈔 戴鈞衡
素園叢稿 姚永樸
愼宜軒詩文集 姚永概
兼秋霞桁草堂詩文集 郭伯蓁
諧伯詩存 周韶音
愛吾廬文鈔 呂世宜
海愚詩鈔 朱孝純
習苦齋詩文集 戴熙
讀有用書齋雜著 韓應陛
生香書屋文集 陳浩
鍾山草堂遺稿 溫肇江
宛委山房詩詞賸稿 王壿
果堂集 沈彤
栢堂集前編 方宗誠
栢堂集次編 方宗誠
吳恥園遺文 吳寶華　稿本
躬恥齋詩文鈔 宗稷辰
援鶉堂文集 姚範
亦有生齋文集 趙懷玉
惜抱軒詩文集 姚鼐
劉孟涂集 劉開
瀫亭詩文集 張裕釗
拙尊園叢稿 黎庶昌
儀衛軒全集 方東樹
抱潤軒文集 馬其昶
蛻私軒集 姚永樸
紫石泉山房詩文集 吳定

厚齋詩文集張龍
虛受堂詩文集王先謙
望溪文集方苞
望溪文集再續補遺李祖陶
南村草堂詩文鈔鄧顯鶴
雙梧山館文鈔鄧琡
崇百藥齋集陸繼輅
測海集彭紹升
秋士先生集彭績
尊聞居士集張惠言
小峴山人詩文集秦瀛
茗柯文外編張惠言
吳先生尺牘吳汝綸
虛受堂書札王先謙
望溪文集續補遺李祖陶
海峯詩文集劉大櫆
聽雨山房文鈔鄧顯鶴
蓉一齋詩文集李兆洛
二林居集彭紹升
觀河集彭紹升
香聞遺集薛起鳳
汪子遺書汪縉
茗柯文編張惠言
大雲山房集傅敬

藝風堂文集繆荃孫
通藝閣詩錄姚柬
一行居集彭紹升
因寄軒文集管同
梧槐山房集梅曾亮
仲實類稿魯實
壯學齋文集周柑槐
牉湖詩文集吳敏樹
養晦堂詩文集劉蓉
養知書屋詩文集郭嵩燾
天岳山館文鈔李元度
移芝室詩文集楊彝珍
晚學齋文集姚柬
大雲山房文集補編傅敬
初月樓詩文鈔吳德旋
小巢遺文管同
通甫類稿卷一同
馬徵君遺集馬三俊
蒼厓集孫鼎臣
釣耆風吳敏樹
依歸草張符驤
齊物論齋文集戴士鑑
私艾齋文集吳育
博約堂文鈔楊琪光

希賢齋文鈔楊世鑑
寄鴻堂文集李宗傳
古杼秋館詩文集侯楨
太乙舟詩文集陳用光
怡志堂詩文集朱琦
經德堂詩文集龍啓瑞
月滄詩文集呂璜
西澗草堂詩文集閔福觀
程子香文鈔程德寶
半巖廬遺集邵懿辰
丹棱文鈔蔣彤
介亭全集江瀚
秋聲館遺集歐陽勳
張端甫遺集張岳駿
杜谿文集朱書
求自得之室詩文鈔吳嘉賓
龍壁山房詩文集王拯
西隃山房詩文集獨志沂
理堂全集韓夢周
欽齋詩文蘇惇元
適學齋詩文鈔孫衣言
經笥堂文鈔雷鋐
汲葬詩文存楊彙清
綠綺軒集胥壎
范伯子詩集范當世
靜遠堂集陳夔龍
嘉樹山房集張士元
勉行堂詩文集程晉芳
李剛己遺集李剛己
賀先生書牘賀濤
小酉腴山館詩文集吳大廷
寄萍軒詩文集薛福保
吳儆士遺集吳廷香
陶廬詩文集王樹枏
宛鄰詩文張琦
靜葊詩文集左眉
受恒受漸齋集沈曰富
蓬萊閣詩錄陳克家
松溪文集汪梧鳳
敍異齋文草趙復
賀先生文集賀濤
北嶽山房詩文集閻正衡
雄白集張宗瑛
敦艮齋詩文存徐子苓
北江詩文集吳嘉賓
陶廬箋牘王樹枏
伯山詩文集姚柬之
瀚靜齋詩文鈔關棨瀚

雲臥山莊詩文存 郭崑燾
扁善齋詩文存 郭嘉緝
誰與葬文鈔 孫世均
百柱堂集 王柏心
藏密廬文稿 姚鼐選
雲在文稿 楊紹文
十二梅花書屋詩集 郭崑燾
汀鷺詩文鈔 楊傳第
損齋文集 陳善
對嶽樓詩續錄 孔憲彝
初月樓遺編 吳德旋
可久處齋文鈔 馬樹華
泊然齋文集 郭慰藩
澤古齋詩文鈔 吳士模
悔過齋文集 顧廣譽
多識錄 棟恕
竹隣遺稿 金式玉
陰靜夫遺文 陰承方
甚德堂文集 吳賢湘
味蓼初稿 毛煜傳
韓齋文稿 孔憲彝
笠東草堂遺稿 俞岳
芥生詩選 朱雅
思復堂詩文存 姚鼓衡

惜抱軒尺牘 姚鼐
任午橋存稿 任朝楨
衍石齋記事稿 錢儀吉
續東軒遺集 高均儒
問亭文鈔 張鵬
待廬遺集 方澤
潛莊文鈔 卜起元
陶葊遺稿 明歸子慕
陳文肅公遺集 陳大受
莘廬遺集 凌泗
石林文稿 劉存榮
知恥齋詩文集 謝振定
晴墅詩鈔 疏枝春
甘泉鄉人稿 錢泰吉
虛白室詩文鈔 方昌翰
春池文鈔 許鯉躍
攷槃集文錄 方東樹
鶴鳴集 方績
食古齋詩文錄 抑以蕃
敬業堂文稿 謝士元
鏡古堂檢存文鈔 李祥清
海南遺稿 日本藤野正啓
荔雨軒詩文集 華翼綸
景賡閣遺文 姚瑩

崚予山房文存 劉嶽
濂亭尺牘 張裕釗
左海文集 陳壽祺
綠野齋文集 劉鴻翺
兩疇軒尺牘 吳嘉
睦堂文集 徐湘潭
竹初詩文鈔 錢維喬
桂小山文鈔 桂馥 稿本
藕孔餘生集 文潞光 原稿鈔本
潔園詩稿 鄭福照
棣垞集 朱啓連
張季子詩錄 張謇
崚吉堂文鈔 尹繼美
濂亭遺文 張裕釗
藝舟雙楫 包世臣
復初齋詩文集 翁方綱
夢樓詩集 王文治
淡成居文鈔 吳卓信
如不及齋文鈔 章甫 鈔本
校經草廬文集 顧皆 映雪廬鈔本
悌堂文鈔 劉宅俊 稿本
半士吟 高承鈺
頤巢類稿 陶郁學
待園詩鈔 江有圖
嵇耘文鈔 李錫疇
春暉草堂詩文集 單爲鑣
迂齋學古編 法坤宏
天隱堂文錄 凌霞
會稽山齋集 謝應芝
怡亭文集 張紳
劍閉齋遺集 陳瀚
校經室文集補遺 孫傑田
勿二三齋詩詞集 孔廣牧
白圭榭古文遺稿 張弨瑞
恥不逮齋詩文集 熊其英
立崖文稿 宋華國

城西草堂詩集 秦緗武
靈芬館雜著 郭麐
五瑞齋詩續鈔 姚濬昌
槐廬詩存 龍繼棟
奉使集 陳希曾
碧波詩選 胡恩溥
唐魯泉遺稿 唐治
思益堂詩文集 周壽昌
恕谷後集 李塨
小倉山房文集 袁枚
天眞閣集 孫原湘
記過齋文稿 蘇源生
悲葊詩文賸 趙之謙
白鶴山房集 徐熊飛
資政公遺稿 張誠
鄧齋感逝詩甲乙集 孫雄原名同康
夷牢溪廬文鈔 黎汝謙
桂之華軒詩文集 朱銘盤
樂餘靜廉齋詩文集 顧復初
儀宋堂文二集 吳嘉洤
古金樂石山房詩文集 朱士端
惟清齋集 錢保
拜竹龕詩存 溫葆深
庚星詩文稿錄存 陸求清
函雅齋詩文稿 余重耀
碧蘿吟館詩集 馬鍾
湘綺樓詩文集 王闓運
天放樓文言 金天羽原名天翮
廣雅碎金 張之洞
健餘文集 尹會一
墨莊文鈔 陳經
四焉齋詩文集 曹一士
春融堂詩文集 王昶
亦園詩賸 謝學崇
依歸草二刻 張符驤
謫麐堂遺集 戴望
凝齋先生遺集 陳道
幸餘求定稿 姚濬昌
五瑞齋遺文 姚濬昌
一拳石齋詩文鈔 方龍光
生齋詩文稿 方坰
題江南曾文正公祠百咏 朱孔彰
槃邁文甲乙稿 湯紀尚
復堂類稿 譚獻
餐楓館文集 女士張執英
小倉山房尺牘 袁枚
定葊詩文集 龍自珍
錢南園遺集 錢澄
古微堂文集 魏源
漱六山房文集 吳昆田
積石詩文集 張履
退一步齋文集 方濬師
述學內外編 汪中
紅螺山館詩鈔 李葆恂
天根詩文鈔 何家琪
春及草堂詩鈔 伊秉綬
寒松晚翠堂文集 張兆麟原名元度
瞿文慎公詩選 瞿鴻禨
皇朝經世文續編 盛康
國朝文錄 李祖陶
國朝古文彙鈔 朱琦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 陶湘
常州駢體文錄 屠寄
古文四象 曾國藩
古文講授談 倘秉和
國朝詩鐸 張應昌
古文辭類纂 姚鼐
續古文辭類纂 黎庶昌
精選唐宋八家文鈔 劉大櫆
桐舊集 徐璈
續梁溪詩鈔 侯學愈
粵西五家文鈔 侯紹瀛
涌翠山房集 嘉延第
歸葬文稿 葉裕仁
待堂文 吳慎珍
梅村詩文集 汪士鐸
紅螺山館遺詩 李葆恂
二知齋詩文集 方濬頤
包軒遺編 張豫來
小安樂窩詩文集 張海珊
蔬園詩集 許所望
皇朝經世文編 賀長齡
國朝文錄 姚椿
感舊集 王士禛
道咸同光名人手札 商務印書館
清代名人手札甲集 吳長瑛
三釜齋唱酬小錄 姚濬昌
國朝古文所見集 陳兆麒
國朝金陵詩徵 朱緒曾
桐城古文集略 馬其昶　稿本
續古文辭類纂 王先謙
國朝全閩詩錄 鄭杰
聞湖詩三鈔 李道悠
故舊文存 王樹枏
師友集 梁章鉅
湖海詩傳 王昶

江蘇詩徵 王豫
桐城文徵 姚鼐 稿本
樅湖七子詩鈔 張凱嵩
篤齋集 劉存仁
國朝文匯 繆荃孫
明發錄 張曜孫
國朝文徵 吳翌鳳
十家四六文鈔 王先謙
四家賦鈔 吳其濬
國文教範 吳闓生 高步瀛箋
晚清四十家詩鈔 吳闓生
國朝金陵文鈔 陳作霖
江西詩徵 曾燠
舊言集 李兆洛
學古堂文集 張裕釗等
松陵文錄 凌淦等
徵銘錄 王國棟
論德錄 鄧瑤
題襟集 吳翌鳳
清芬錄 陳文藻
西冷酬唱集 秦緗業等
古今體詩約選 吳闓生 高步瀛箋
海陵文徵 夏荃
明文偶鈔 程鎏
國朝文偶鈔 程鎏
玉山閣古文選 徐鍾彥
池上小集 譚獻等
道咸同光四朝詩史 孫雄
涵通樓師友文鈔 唐啓華
微省詞鈔 況周儀
國朝詞綜續編 黃燮清
國朝常州詞錄 繆荃孫
靜志居詩話 朱彝尊
讀文雜記 方宗誠
雪橋詩話餘集 楊鍾羲
全閩詩話 鄭方坤
師友贈言 劉恩
八旗文經 盛昱等
合肥三家詩錄 譚獻
七家文鈔 陸繼輅
南池唱和集
詩餘偶鈔 王先謙
茂陵秋雨詞 王拯
藤香館詞 薛時雨
論文偶記 劉大櫆
雪橋詩話三集 楊鍾羲
伯山詩話 族發祥
雅歌堂詩話 徐經

勸學芻言 劉存仁
賭棋山莊詞話 謝章鋌
石溪舫詩話 吳嵩梁
論文集要 薛福成
文翼 吳鼒
養自然齋詩話 錢駿聲
習靜齋詩話 方廷楷
石遺室詩話 陳衍
古文緒論 呂璜
北江詩話 洪亮吉
勸士須言 王先謙
敦園詩談 許丙榕
讀書法纂 杜貴墀
靈芬館詩話 郭麐
樵隱詩話 林鈞
鄉詩摭談 楊希閔
朱梅崖文譜 徐經
射鷹樓詩話 林昌彝
注韓居詩話 鄭杰 鈔本
文學研究法 姚永樸
隨園詩話 袁枚
樗寮詩話 姚椿
國朝詩人徵略 張維屏
詩文淺說 劉寶堂

問影樓輿地叢書 胡思敬
粟香室叢書 金武祥
龍眠叢書 光聰諧
漸學廬叢書 沈恩孚
花雨樓叢書 張壽榮
晨風閣叢書甲集
中國學報
芻言報
醫學報
書目補遺
明高士傳 侯登岸
十二筆舫雜錄 李兆元
常州先哲遺書後編 盛宣懷
思進齋叢書
宜嫁堂叢書
受經堂彙稿 楊紹文
皇清續經解 王先謙
國學彙編
國粹學報
時報文藝週刊
國學雜志
海陵叢刊 韓國鈞
瀛仙詩話 女士熊璉

合肥詩話 李家孚
再續補彙刻書目 聲木
八旗畫錄 李元國
文選李註義疏 高步瀛
廬江詩鳥 陳詩
東西年表 日本井上賴圀等
正定王氏家傳 王耕心
桐城文學淵源考補遺 聲木
江西忠義錄 沈傑楨
竹素園叢談 顧恩瀚
復莽類稿 曹允源
文藝叢報 陳衍
黃蕘圃年譜補 王大隆
貫華雜錄 楊壽枏
介山自訂年譜 王文樸
廬州詩苑 陳詩
論文瑣言 章廷華
抑抑堂集 吳淶
藏書紀事詩補遺 聲木
昭忠錄 李鴻章
止葊遺集 周濟
四存月刊 步其誥等
羣雅集 王豫
論文雜記 劉師培
小琉球漫志 朱仕玠
壽陽縣志
十三經讀本 唐文治
寰宇瑣記 詹開陽
同人詩錄 蔡壽祺
富陽縣志

桐城文學淵源考名氏目錄

卷一

歸有光　唐欽堯　張應武
潘士英　傅遜　張名山
童佩　歸子慕　唐時升
孫岱　諸成璧　龔用廣
諸廷槐　李流芳　程嘉燧以上明
汪琬　張符驤　楊兆蟾
賈敦艮　劉躍雲　蕭正模
金俊堂　張士元　沈大成
吳卓信　龔黼休　馮登府
汪縉　彭績　薛起鳳
邱集　李汝節
沈孝　婁堅
顧懋宏　周詩
張錫爵　秦立
薛熙　俞昌言
顧奎光　毛燧傳
俞岳　任杏農
彭紹升　張觀瀾
吳敏樹　杜貴墀

卷二

方苞　方杓　張尹
王兆符　程崟　李習仁
注龍岡　徐流芳　黃世成
雷鋐　沈彤　沈廷芳
單作哲　陳于門　陳浩
諸洛　羅有高　黃鐘
衛睎駿　王昶　伊朝棟
張海珊　吳鏡蓉　張履
吳紹曾　王元啓　曹佐熙
孫原湘　吳嘉洤　馮培元
華翼綸　張瑛　張次陶
高均儒　俞樹滋
法坤宏　方大湜
季錫疇　顧湘
葉德輝
葉酉　王又樸
朱書　劉齊
官獻瑤　尹會一
曹一士　陳大受
江有龍　方道章
張德安　成城
李符清　宋華國

韓夢周　閻循觀　陳經　陰承方　吳賢湘
伊秉綬　劉鴻翔　鹿庵南嶽　薛萊峯　邵懿辰
徐侃　徐家綸　吳大廷　陳光章　李文淵
張璐　吳汝純　單爲鏞　朱曾喆　劉蓉
李江　蔡壽臻　何家琪　裘廷梁
卷三
劉大櫆　姚範　吳定　王灼　程晉芳
江滔源　陳家勉　謝庭　左堅吾　汪梧鳳
吳中蘭　鮑桂星　朱雅　吳逢盛　張水容
李僊枝　楊家禮　許節　張敏求　桂馥
許畹　張鵬　楊含英　方恆萱　甘運源
朱孝純　方根矩　徐嶲山　吳紹澤　鄭牧

金榜　劉琢　許國　吳邦佐　吳邦俊
鮑士貞　吳煜　武穆淳　吳廷棟　涂文鈞
程敦　張調元　方士淦　吳孫琨　吳孫珽
柳樹芳　謝振定　左莊　蕭穆　吳澤階
卷四
姚鼐　管同　劉開　姚瑩　陳用光
方績　張聰咸　胡虔　馬宗璉　左眉
疏枝春　管嗣復　章甫　姚憲　李宗傳
姚鼎衡　左朝第　許鯉耀　宗稷辰　姚濬昌
姚東之　姚元之　張元輅　潘鴻寶　馬樹華
溫葆深　伍長華　郭麐　陳兆麒　姚興泉
許所望　鄧廷楨　庸紹鏞　錢澧　劉欽

吳啓昌　毛嶽生　潘琰　徐璈
秦瀛　安詩　彭澤柳　蘇源生
徐熊飛　黃爽　徐子苓　孔憲彝
宋維駒　黃汝成　練恕　徐松
錢泰吉　卜起元　德宣　曾國藩
黎庶昌　薛福成　薛福保　陳代卿
王檢心　秦緗武　秦賡彤　趙之謙
孫世均　鄧嘉緝　徐樹錚
卷五
張惠言　惲敬　錢伯坰　張琦
周凱　陸繼輅　江承之　金式玉
陳善　湯洽名　劉儀　吳育
董士錫　光聰諧
楊紹文　祁寯藻
劉曉華　龔自珍
向師棣　錢儀吉
劉岸　方培濟

王顯　張成孫　張曜孫　陸耀遹
朱培年　董思誠　呂世宜　林鶚騰
莊中正　林焜熿　羅梅　戴熙
董祐誠　譚瀚　崔景儁　金甡伯
謝崐　祝百十　祝百五　呂子班
秦臻　張綳英女士
卷六
吳德旋　姚椿　呂璜　彭旦堯
陳壽熊　陳克家　楊象濟　顧廣譽
吳士模　吳謹　吳鋌　王國棟
吳鼒　程德賚　鄒漪　張爾耆
柳以蕃　凌泗　凌淦　方坰
薛玉堂　葉化成　鍾馨　謝士元　方恪
沈曰富　任朝楨　吳敬承　韓應陞　鄭喬遷

李齡壽　唐啓華
侯紹瀛　陸輿喬
郭傳璞　蕭之范
葉蘭筐　陳賦
姚之炟　沈成章

卷七

梅曾亮　吳嘉賓
龍啓瑞　馮志沂
朱潞春　舒　焻
陳　溥　陳學受
吳嘉言　吳昌籌
吳式訓　宗室奕詢

呂賡治　李　洵　侯賡成
孫　勵　孫會頤　惲　毂
陶　淇　陳景蕃　張若曾
屈恩銓　陸日愛　熊其英
鄭慶篤　張錫恭　陶　模

王　拯　孫鼎臣　朱　琦
余坤一　項傳霖　周壽昌
張岳駿　侯　楨　伊樂堯
張　穆　劉傳瑩　歐陽勳
秦緗業　楊彝珍　孫衣言
王彥威　楊球光　楊琪光

湯成烈　曹宗瑋　李聯琇　高承鈺
許丙樁　楊夢篆　徐其志　路廷立
鄧傳密　周廣良　黃志述　錢維樾
繆尙誥　繆仲誥　王　堃　顧瑞清

卷十

張裕釗　吳汝綸　吳汝純　賀　濤
孫葆田　范當世　張　謇　朱銘盤
宋書升　馬其昶　姚永樸　姚永概
范　鎧　張以南　弓汝恆　常瑨璋
李剛己　張宗瑛　吳闓生　徐宗亮
方獻彝　查燕緒　李傳敝　劉曉堂
馬　貴平　趙　彬　王景遠　嚴　釗

閻正衡　鄧　濂
劉　愚　張之洞

卷八

方東樹　戴鈞衡
吳廷香　張　勳
馬三俊　甘紹盤
蘇求莊　蘇求敬
胡恩溥　馬復震
王　夢嚴　洪　魯軒

卷九

李兆洛　蔣　彤
宋景昌　六承如

方宗誠　馬起升
唐　治　文漢光
劉宅俊　鄭福照
陳澧然　胡　淳
汪宗沂　劉元佐

秦寶璣　楊世猷
瞿鴻機　盧昌詒

蘇惇元　江有蘭　張泰宗　方守彝　吳　鏜　傅增湘　梁建章　廉　泉　閻鳳華　胡源清　王樹森　陳鳳五　李國松

薛子衡　夏煒如　承培元
六　嚴　徐思諧　夏　灝

陸初堂
鄭　經
吳以辰

王樹枏
趙　衡
范　鍾
王振堯
賈恩紱
張　誠
葉玉麒

王恩紱　張縉纘　丁亦康
劉培極　尙秉和　武錫珏
賀培新　曾克端　李葆光　方福東
吳　嵎　賈應璞　谷鍾秀　籍忠寅
李景濂　閻志廉　馬鑑瀅　韓德銘
孟廣榮　崔　棟　張殿士　劉登瀛
王賓基　何其鞏　吳　鏜　劉乃晟
趙宗忭　傅增湘　梁建章　秦　嵩
孟君燕　閻鳳華　廉　泉　劉若曾
黃鳳翮　胡源清　王樹森　趙翼宸
金　鈱　陳鳳五　李國松　何范之

宮島彥　日本人

李書田
吳兆璜
張　溥
鄧毓怡
劉彤儒
李廣濂
步其誥
劉春堂
安文瀾
鍾廣生
洪齡華　女士

卷十一

邱維屏　魏禧
周韶音　王振聲
周樹槐　周湘舲
凌霞　姚諶
陶邵學　鄧瑤
郭嵩燾　王耕心
諸福坤　張兆麟
陳瀚　王先謙
李葆恂　藤野正啓 日本人

卷十二

朱仕琇　林明倫

沈闇　林仲懋　魯一同
魯賁　謝應芝　顧會
鄧顯鵬　鄧顯鶴　孔繼鑾
管樂　賈琴嚴　朱啓運
鄧琮　鄧琛　王栢心
郭慶藩　李元度　孔廣牧
楊傳第　陸咸清　繆荃孫
陳毅　蘇輿　劉聲岡
官崇　魯鴻　龔景瀚

朱仕玠　朱昌采
高騰　金榮鎬
黃鳳翥　何曰誥
朱文佑　寧人望
徐惇典　徐家璠
朱文倩　鄭洛英
高澍然　何則賢
吳照　徐經
高幼瞻　魯聲熊

卷十三

魯九皋　吳際蟠
魯聲光　魯嗣光
魯南畹　饒慶萱　吳慶蟠　魯雲
黃得恆　謝學崇　陳鵬　魯元復
魯希晉　魯應祥　楊聲昭　徐家棻
黃長森

陳石涯　何穆嚴
許道乘　張紳
李祥麐　余春林
陳天炎　李大儒
余仕翔　吳煊
朱雝　李孔地
徐顯璋　曾士玉
徐家恆　朱文仁
陳天文　鄭超
魏瑛　吳煊
謝代壎　李孔地
廖定掄　曾士玉
劉存仁　曾士玉
林樹梅　曾士玉
高炳坤　曾士玉
陳希曾　陳希祖　魯縝
陳蘭祥　潘蘭生　楊希閔

此卷專記師事及私淑歸有光諸人

歸有光字熙甫一字開甫號震川崑山人明嘉靖乙丑進士官南京太僕寺丞弱冠盡通五經三史諸書以文字之說發明史記指趣乃有塗轍可尋其評點史記例意尤爲卓絕千古其爲文原本經術汪洋疏縱囡深峻潔間有駢宕變化好太史公書得其神理後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讀書談道從游弟子常數百人撰震川文集三十卷別集廿卷續集八卷補集八卷三吳水利錄四卷續一卷雜著廿四種皆不傳（震川文集歸州府志崑山新陽縣志學古緒言三易集賀先生文集小覐山人詩文集陽震川年譜震川文集要文藪震報）

唐欽堯字道虔嘉定人官撫州巡導師事歸有光朝廷典章及兵

農大政無不究析撰易說　卷（嘉定縣志）

張應武字茂仁一字三江崑山人年未壯即棄諸生師事歸有光尤得有光史學之傳與婁堅唐時升輩論古講學古文氣昌詞沛一時少匹詩亦清矯不羣撰文起齋文集六卷詩集一卷三江水利論二卷（嘉定縣志）

邱集字子成號寒谷嘉定人師事歸有光唐欽堯通經博物精三禮等論古今沿革損益尤究心宋儒書爲文排奡疏暢八家風範撰陽春草堂集六卷西行小稿二卷橫槊小稿二卷傳家集卷（嘉定縣志學古緒言）

李汝節字道亨嘉定人明嘉靖乙丑進士師事歸有光與張應武邱集等均爲高第弟子（嘉定縣志歸震川年譜）

潘士英字子實嘉定人諸生官江山教諭師事歸有光古今制度因革及陰陽律呂能盡舉其說（嘉定縣志歸震川年譜）

家言沿溯八家而不襲其貌和平安雅能以眞朴勝人詩律在元和長慶間中含諷諭剴切忠厚古風尤甚撰學古緒言二十五卷吳覩小草七卷（嘉定縣志靜志居詩話松圓偶菴集明高士傳）

章佩字子鳴龍游人明代世爲書賈師事歸有光以詩文游公卿間詩格清越不失古音而時有累句撰童子鳴集六卷（四庫全書提要漁洋詩話）

歸子慕字季思號陶菴崑山人有光子明萬歷辛卯舉人官翰林院待詔好讀書以詩文自喜詩學陶得其淡永文亦具有家法復留心理學撰陶菴遺稿六卷附錄一卷（蘇州府志崑山新陽縣志靜志居詩話明高士傳）

唐時升字叔達嘉定人欽堯子年未三十謝舉子業讀書汲古詩才雄健風神跌宕思致飆涌古文師承歸有光氣骨高妙含咀

經史盱衡時局不爲疏闊無當之談繹其詞乃追琢而出嘉定四先生當推時升第一撰三易集廿卷嘉定縣志都志居詩話松圓偶存集顯燃宏字　崑山人師事沈孝撰炳燭軒詩集五卷南雍草卷崑山新陽縣志

周詩字以言崑山人師事沈孝以詩名吳下復妙于方藥撰輿鹿文集十二卷虛巖山人集六卷素問箋解　卷鈎致元旨尤能不襲前人崑山新陽縣志

孫岱初名之堂字子佩崑山人爲文私淑歸有光極爲服膺上自朝章典故下及金石碑版皆考據詳審撰三潞齋詩文集十卷安亭人物傳四卷歸震川年譜一卷安亭江志六卷崑山新陽縣志歸震川年譜諸成璧字玉田一字子穀嘉定人諸生少喜作詩既乃專攻古文私淑歸有光撰述頗富悉燬于火惟存錢溉亭年譜二卷嘉定縣志

龔用廣字　嘉定人所學得婦翁婁堅指授全稿已佚僅存清容齋遺稿二卷錄詩七十餘首嘉定縣志

張錫爵字擔伯一字中巖嘉定人諸生古文得鄉先生親受歸有光緒論故其學深以純其文閎以肆撰鈍間文鈔廿卷吾友于齋詩鈔十二卷寒竽集十二卷晚盦廬文鈔　卷嘉定縣志

秦立字雲津一字芝齋嘉定人諸生爲文私淑歸有光出入歐曾尤精史學撰芝齋文集六卷詩集二卷練川野錄　卷嘉定縣志

諸廷槐字殿掄一字雪堂嘉定人諸生博學強識詩爾雅深厚古文淵源歸有光無一字無來歷撰嘯雪齋詩集六卷文集六卷嘉定縣志

李流芳字茂宰一字長蘅嘉定人明萬歷丙午舉人歸有光既殁其高第弟子多在嘉定唐時升婁堅李流芳程嘉燧偏交嘉定

名宿熟聞有光緒論服習而討論之其師承議論以經經緯史爲根抵以文從字順爲體要造車合轍固相與共之撰檜園詩集六卷文集四卷畫册題跋二卷嘉定縣志都志居詩話松圓偶存集

程嘉燧字孟陽休寧人古文抑揚變化深得歸有光家法撰耦耕詩集二卷松圓浪淘集十八卷晚年撰輯嘉定四先生詩文書畫照映海內要皆經明行修學有根抵嘉定縣志松圓偶存集　以上明

汪琬字苕文號鈍翁長洲人順治乙未進士康熙己未復舉博學鴻詞官翰林院編修爲文規模韓歐尤私淑歸有光其文骨清思潔詞溫醇雅可誦惟敍事傷于過繁鈍翁前後類稿一百十八卷其中第十六十七二卷解三禮者最爲精確即其生平得力之處雜著復有數種三魚堂日記崔微鐵初月樓詩文鈔國朝文匯國朝先正事略己未詞科錄國朝文苑傳國朝耆獻類徵歐餘集碑傳集

張符驤字葯房一字良御泰州人康熙辛丑進士私淑歸有光因以名集其行文有首有尾理落脈通無拉雜堆垛之習雖苦心結撰而俗句俗韻尚未能刊除盡淨撰依歸草十卷自長吟詩集　卷依歸草敬孚類稿海陵文徵國朝古文彙鈔國朝文匯海陵叢刻

楊兆嬉字又平瑞金人爲文私淑歸有光但冗句俗字未能去盡撰鈍齋文鈔七卷四庫全書提要皇朝文獻通考

薛熙字孝穆常熟人師事汪琬爲文私淑歸有光自名其集曰依歸集　卷復編明文在一百卷皇朝文獻通考汪堯峯年譜雪橋詩話餘集依歸草

俞昌言字范甄一字楠園嘉定人乾隆辛卯進士官蘇州府教授詩宗陶韋古文私淑歸有光古茂雅潔嘉定縣志

賈教良字芝房平湖人古文宗法歸有光撰餐霞仙館文集六卷

詩集八卷未刊 湖北通志

劉躍雲字服先陽湖人

歸有光撰貽掫齋詩集　卷文集　卷武進陽湖志餘亦有生齋文集國朝耆獻類徵

蕭正模字端木號深谷將樂人順治　拔貢官泰寧縣教諭師事朱仕琇受古文法詩不喜齊梁體文則力學歸有光其爲文太駿快而乏停蓄惟讀東林傳五篇最善尤深于史撰後知堂文集十六卷詩集廿八卷史論十八卷 福建通志左海文集文獻徵存錄國朝耆獻類徵

顧奎光字星五無錫人官瀘溪縣知縣治古文頗得歸有光家法多可存者 山木居士集

毛燧傳字洋溟一字陽明陽湖人諸生爲文規範八家尤私淑歸有光亦工詩駸駸入少陵之室主芍庭書院講席撰味蓼文稿十八卷 咪蓼文稿國朝古文匯鈔國朝文匯國朝耆獻類徵續存錄文鈔

金　字復堂　人乾隆戊辰進士古文以歸有光爲足繼韓歐之傳手鈔口誦心悅誠服數十年無間寒暑撰敦復堂文集　卷 海棠詩文集

張士元字翰宣號鱸江震澤人乾隆戊申舉人工古文以歸有光爲宗法紆徐恬澹按之古人文法無不合尤爲姚鼐秦瀛陳用光所推服平居授徒教澤頗廣撰嘉樹山房集二十卷外集二卷續集二卷震川文鈔四卷詩學問津集　卷 嘉樹山房集鑒銓叢話遂雅堂集小峴山人詩文集國朝文匯碑傳集術石齋記事稿盛輯皇朝經世文續編續石文稿皇朝經世文編生齋詩文稿黃蓼園年譜補

沈大成字學子號沃田華亭人諸生其爲文以歸有光方苞爲宗撰學福齋集五十七卷 華亭縣志涵芬樓古今文鈔小傳皇朝續文獻通考熙雅集

俞岳字子駿一字少甫震澤人諸生署太倉州教諭私淑歸有光嘗精校歸有光集又搜得歸有光遺稿較其曾孫元恭所刊本贏十之二三築室貯之顏曰歸廬以志嚮往工爲古文潛思詣極一以歸有光爲宗尤長于畫山水爲王學浩入室弟子撰笠東草堂遺稿二卷補遺一卷 笠東草堂遺稿食古齋詩文錄鴿波漁話陋鉢羅室齋搨過目考

任　字杏農巴陵人生平宗法歐陽修歸有光之文撰貽經堂文集　卷 杜貴墀爲之別擇刊行 桐華閣文集

吳卓信字頊儒號立峯常熟人諸生讀產購書數萬卷坐臥其中且讀且著所爲文春容澹沱由歸有光而上溯歐陽修視世之艱深詰屈以爲古者鄙棄不屑道撰淡成居文鈔四卷喪禮經傳約一卷 淡成居文鈔天真閣集喪禮經傳約國朝文匯皇朝經世文編皇朝續文獻通考

龔黼休字智軒巴陵人道光己酉拔貢官補用知府讀書勤勵以能文多學著治古文宗法吳敏樹尤工駢體 桐華閣文集

馮登府字雲伯號柳東嘉興人嘉慶庚辰進士官寧波府教授聞見賅博于諸子百氏之書靡不周覽爲古文治之甚勤欲從歸有光方苞姚鼐諸家以上溯司馬子長得桐城正脈撰石經閣文初集八卷拜竹詩龕詩存六卷詞五卷象山縣志廿四卷雜著十八種 初月樓詩文鈔廿泉鄉人稿拜竹詩龕詩存金石學錄國朝經學名儒記續碑傳集皇朝續文獻通考歷代兩浙詞人小傳嘉興縣志

彭紹升字元初號尺木又號知歸子長洲人乾隆丁丑進士官候選知縣雖好佛學亦治古經注疏考鏡史書得失及宋明儒先書于文章流別更能識其源委古文宗法歸有光言有物而文有則熟于本朝掌故論學之文精心密意紀律森然談禪之作亦擇言爾雅不涉禪門語錄惡習詩亦有格調選詞練句功力甚深撰二林居集廿四卷測海集六卷觀河集四卷 二林居集國朝先正事略國朝耆獻類徵續碑傳集測海集觀河集一行居集湖海詩傳國朝文匯文獻徵存錄昭代名人尺牘小傳隨園詩話碑傳集皇朝經世文編郘亭書志皇朝續文獻通考復莊類稿雅集論文續記

張觀瀾字于海崑山人諸生師事彭紹升汪縉致力程宋兼通佛
學撰蒙齋文鈔十卷崑山新陽縣志植民藏書目
汪縉字大紳號愛廬吳縣人諸生與彭紹升以文學相切劘肆力
古文覃思奧頤人所不能言者能言之人所不敢言者能言之
人所不能暢者能暢之人所不能曲者能曲之詩以陳子昂杜
少陵爲則撰汪子遺書十九卷蘇州府志國朝宋學淵源記國朝先正事略國朝
顧徵文獻徵存錄皇朝經世文編國朝耆獻
彭績字其凝號秋士長洲人布衣與彭紹升等以文學相切劘其
爲文紀述簡質法度甚正氣味甚雅惟篇幅太隘撰秋士遺集
六卷蘇州府志初月樓詩文鈔國朝文滙文鑑國朝耆獻類徵皇朝續文獻通考秋士遺集復菴類稿
薛起鳳字皆三長洲人乾隆庚辰舉人與彭紹升汪縉等以文學
相切劘出入儒佛其爲詩思深味隱耐人尋索功力頗深撰香

聞遺集四卷蘇州府志國朝宋學淵源記國朝先正事略國朝文匯郎園讀書志閒見錄香閒遺集復菴類稿
吳敏樹字本深號南屏巴陵人道光壬辰舉人官瀏陽縣訓導研
究諸子于古文用力尤深獨嘉明歸有光編其文爲歸文別鈔
二卷其爲文詞高體潔蘊藉恉微猶清曠自怡蕭然物外爲古文
中之逸品亦瑣瑣喜道鄉曲事得有光之致詩主黃山谷造句
矜重而味醇深撰柈湖詩錄八卷鈔者風一卷崔茗詞鈔一卷
文集十二卷孟子別鈔　卷史記別鈔二卷少與同里方大湜
同治經學所撰雜著數種頗舉其說巴陵縣志桐華閣文集巴陵人物志續古文辭類纂國朝文匯國朝先正事略補編養知書屋詩文集盛徵皇朝經世文續編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皇朝續文獻通考台文正公詩文集廉受堂詩文集王祭酒年譜王選續古文辭類纂

通潛心三禮撰述宏富歷主芍庭經心岳陽校經等書院講席
主湘水校經堂近廿年游其門者甚衆撰桐華閣文集十二卷
駢文　卷詩集　卷詞鈔三卷讀文彙記　卷讀書法纂一卷
巴陵人物志十五卷雜著數種桐華閣文集續碑傳集王祭酒年譜
吳鏡容字　巴陵人敏樹子亦能文傳其父學早卒巴陵縣志
張海珊字越來一字鍊甫吳江人道光辛巳舉人師事張士元受
古文法其爲文筆足以達意學足以養氣識足以明理撰小安
樂窩文集四卷詩存一卷小安樂窩詩文集稿石詩文稿
張履字淵甫震澤人　舉人官句容縣訓導師事錢儀吉
張海珊稱高第弟子專精三禮其爲文講明經義行文雅健辭
簡意長其義法無不備撰積石文稿十八卷詩存四卷術石齋記事稿積石詩文稿小安樂窩詩文集
高均儒字伯平秀水人諸生工古文得歸方正軌其爲文溫實高
古書法亦遒勁入古詩不多作撰續東軒遺集四卷續東軒遺集附勝朝粹事錄話悔過齋
俞樹滋字栢伯　人諸生師事張士元受古文法亦工詩古文
辭嘉樹山房集蓬萊閣詩錄
吳紹曾字虔位號魯也秀水人諸生淬厲爲古文私淑明歸有光
其爲文法密而體正氣盛而詞質律以古人之繩墨能不失尺
寸確與有光爲近撰吳魯也文集　卷其甥秀水沈磐谷爲之
刊行小硯山人詩文集神傳集
王元啓字宋賢號惺齋嘉興人乾隆辛未進士署將樂縣知縣學
問博奧尤深于易而善言禮專業歷算其爲文一本韓子思力
精銳皆由心得能發前人所未發義法甚正文辭甚美雅近明

歸有光一意宗法其爲文義法謹嚴由方苞姚鼐上溯歸有光
書院講席三十年誨人不懈撰祇平居士集三十卷雜著
種 小峴山人詩文集皇朝儒行所知錄國朝文匯文獻徵存錄湖海詩傳皇朝經世文編嘉興縣志皇朝續文獻通考復初齋詩文集嘉樹山房集

曹佐熙字書倉益陽人　師事杜貴墀受古文法溯苦于學其
爲文高簡有法 桐華閣文集

法坤宏字直方號鏡野一號迂齋膠州人乾隆辛酉舉人官大理
寺評事私淑明歸有光一意宗法其爲文醇肆雅健暢然于詞
能得太史公深處復測春秋筆削之義九易稿始成書撰迂齋
學古編四卷春秋取義測二卷 迂齋學古編春秋取義測國朝先正事略國朝文匯文獻徵存錄儒林傳稿皇朝經世文編國史儒林傳國朝耆獻類徵碑傳集理堂詩文集國朝尚友錄

方大滇字灊生號稼軒巴陵人道光癸巳進士官兵部主事與吳
敏樹以文字相切劘撰稼軒文集 卷雜著 種 巴陵縣志桐湖詩文集國朝文匯

孫原湘字子瀟一字長眞號心青昭文人嘉慶乙丑進士官翰林
院編修其古文泛濫唐宋諸家而返其約于歸有光兼工駢文
詩詞撰天眞閣集四十卷 養一齋詩文集續碑傳集國朝經世文編國朝文匯羅室書畫過目考國朝尚友錄國朝耆獻類徵郎園讀書志皇朝續文獻通考復齋類稿

吳嘉洤字清如吳縣人道光戊戌進士官戶部郎中爲文宗歸有
光汪琬上窺廬陵清眞雅正卓然可傳自謂詞不如詩詩不如
古文實亦定論主講平江書院撰儀宋堂文集 卷文二集十
卷文外集三卷詩集十卷詩外集一卷詞集二卷 儀宋堂詩文集雪橋詩話餘集續碑傳集

歸有光一意宗法其爲文義法謹嚴由方苞姚鼐上溯歸有光
撰祇平居士集三十卷雜著
種 小峴山人詩文集國朝文匯文獻徵存錄湖海詩傳皇朝經世文編嘉興縣志皇朝續文獻通考復初齋詩文集嘉樹山房集

顧湘字翠嵐常熟人　師事季錫疇稱高第弟子喜
蓄古印精篆刻尤嗜搜羅未刊之書刊小石山房叢書四十一
種 歸莽文稿 彙刻書目

華翼綸字贊卿號鑒秋無錫人道光甲辰舉人官候補同知私淑
歸有光方苞劉大櫆姚鼐諸人獨好其文復與侯桐秦緗業等
以古文相切劘其爲文原本諸子折衷宋儒理奧以精文閎以
肆兼工繪山水撰荔雨軒文集六卷文續集二卷詩集三卷 荔雨軒詩文集虹橋老屋遺稿顧鉢羅室書畫過目考無錫鄉賢考目

張瑛字純卿號退齋常熟人　舉人官青浦縣教諭私淑

明歸有光與馮志沂季錫疇等以文字相切劘其爲文體格峻
潔撰知退齋文稿六卷韓文補註一卷 知退齋文稿郘亭文稿郘亭甲乙集

張　字次陶澉縣人　其爲文取法明歸有光以義理爲主
深明乎陰陽動靜之義極合古文義法撰無爲齋文初集 卷
續集 卷遺集 卷 校經室文集

葉德輝字煥彬號郋園湘潭人光緒　進士官吏部主事論文
私淑明歸有光方苞姚鼐張惠言諸人其爲文詞旨雅飭合乎
義法撰觀古堂文錄四卷山居文錄四卷北游文存一卷詩錄
十二卷雜著　種郋園讀書志十六卷最有名 讀書志觀古堂詩錄 郋園學行記郋園四部寓目記錄郋園

馮培元字因伯一字小亭仁和人道光甲辰進士官光祿寺卿咸
豐壬子殉難謚文介師事吳嘉洤工詩兼工墨梅 雪橋詩話餘集續碑傳集
季錫疇字範卿號菘耘太倉人諸生師事李兆洛受古文法私淑

此卷專紀師事及私淑方苞諸人

方苞字鳳九一字靈皋號望溪桐城人康熙丙戌進士官禮部右侍郎博究六經百氏之書少以時文名天下其爲古文取法昌黎謹嚴簡潔氣韻深厚力尙質素多徵引古義擇取義理于經有中心惻怛之誠尤精義法言必有物有序能自出機杼世推爲古文巨擘爲國朝二百餘年之冠論文不喜班孟堅柳子厚嘗條舉其所短而力詆之其說經則每于空曲交會無文字處獨得古聖仁賢微意之所在確有前儒所見不到者其節錄通志堂經解治之三反始刪其繁蕪去三之二理明詞達學者易于觀覽惜其書不傳撰抗希堂十六種而望溪文集尤爲海內

傳誦桐舊集桐城耆舊傳論文臆說文翼小西牘山館詩文集敬孚類稿國朝名臣言行錄桐城桂林方氏遯文曰皐朝文獻通考四庫全書提要鼎吉堂文鈔國朝耆獻類徵國朝尚友錄經笥堂文鈔桐城文錄傳國朝先正事略國朝文匯文獻徵存錄昭代名人尺牘小傳皐朝經世文編隨盦詩文集敬孚雜鈔八旗文經桐城縣志望溪文集補遺續補補遺再續補遺論文項言

方枸字建初號華南一號蝶巢桐城人乾隆乙酉舉人師事方苞受古文法少即游其門兼工制藝撰夢香軒詩鈔　卷　桐城縣志桐舊集桐城桂林方氏遯文曰

張尹字無咎號莘農桐城人乾隆丙辰進士官長樂縣知縣師事方苞受古文法方苞弟子在桐城者古文以尹爲最其爲文苦心精練氣茂而境清其于六經之旨及古作者之體格源流悉合而匯之于詩文雖師事方苞而文不純似撰石冠堂詩鈔四卷文鈔二卷　桐舊集桐城縣志桐城耆舊傳桐舊集前編國朝文錄

葉酉字書山號花南桐城人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己未進士官

文或葬公所未竟前漢書評惜未卒業後漢書及戰國策俱有批解其史論多發前人所不及至古今變異論九篇上下千載情形瞭如指掌撰王隆川詩集　卷文集　卷　顏李師承記拙存堂文集閒見偶錄敬孚類稿國朝耆獻類徵望溪文集北海圖書館月刊

程崟字嶼州號南坡歙縣人　師事方苞受古文法編輯國朝文二百餘篇名髮引集　卷原本爲人攫去復編明文偶鈔一卷國朝文偶鈔一卷方苞見之欣賞謂其義法合乎古復編有漢書讀本　卷望溪刪訂評閱八家文讀本一卷　歙縣志明文偶鈔國朝文偶鈔望溪文集甚楚齋書目

李習仁字長人蠡縣人諸生師事方苞受古文法早卒撰學說庭聞　卷日譜儀功　卷　紹谷後集望溪文集題李師承記拙存堂文集

朱書字字綠宿松人康熙癸未進士官翰林院編修與方苞友善

以文字相切劘撰杜谿文集十卷附錄一卷　杜谿文集望溪文集國朝文匯皇朝經世文編國朝尚友錄國朝耆獻類徵

劉齊字言潔無錫人康熙丙寅拔貢與方苞友善砥礪爲文義法甚正撰存軒文集十卷愼獨齋詩　卷無錫金匱縣志望溪文集國朝先正事略國朝耆獻類徵

汪　字龍岡新息人

受古文法　銳古堂檢存文鈔

徐流方字玉川無錫人客漕督長白顧琮所因得師事方苞得其義法以治古文撰沙邨書屋詩文稿四卷　無錫金匱縣志無錫縣書館書目無錫鄉賢著目國朝耆獻類徵

黃世成字培山號平葊　人　進士官　部主事師事方苞受古文法淹貫羣籍工詩古文詞撰黃平葊文集　卷　立崖文稿徵後錄開見偶錄

宦獻瑤字瑜卿一字石溪安溪人乾隆己未進士官詹事府司經局洗馬師事方苞受古文法稱高第弟子尤邃于經治經以治身其所發明皆中郤窾要于禮最密爲文長于說理撰石溪文集十六卷詩集二卷漳州府志　卷雜著十一種　福建通志續文獻徵存錄皇朝經世文編國朝先正事略國朝耆獻類徵

尹會一字元孚號健餘博野人雍正癸卯進士官工部　侍郎師事方苞以文學相砥礪早悟浮華放浪之非深究伊洛之源流撰健餘文集十卷雜著　種　健餘文集開見偶錄國朝名臣言行錄國朝先正事略皇朝經世文編碑傳集國朝耆獻類徵

雷鋐字貫一號翠庭寧化人雍正癸丑進士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師事方苞受古文法其爲文簡要冲夷平近切實有作者風範論禮多本師說撰經笥堂文鈔二卷翠庭詩集　卷雜著五種

顧建通志國朝耆獻類徵四庫全書提要經笥堂文鈔敬孚類稿國朝梅崖居士集國朝先正事略國朝名臣言行錄勵志雜錄國朝文匯文獻徵存錄皇朝經世文編碑傳集國朝尚友錄隱拙齋詩文集陰靜夫遺文

沈彤字冠雲一字果堂吳江人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官九品官師事方苞湛深經術所爲文深厚古質格律端謹不事文飾務蹈理道無譁囂浮侈之習中歲與方苞商訂三禮辨論精核述作矜愼不輕意下筆撰果堂集十二卷震澤縣志三十九卷吳江縣志五十九卷雜著五種　吳江縣續志果堂集蘇州府志初月樓詩文鈔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經師經義目錄國朝先正事略國朝文匯文獻徵存錄國朝經學名儒記儒林傳稿國史儒林傳皇朝經世文編隱拙齋詩文集碑傳集皇朝文獻通考國朝尚友錄國朝耆獻類徵

沈廷芳字畹叔一字萩林號茉園仁和人乾隆丙辰考取博學鴻詞除庶吉士官山東按察使受詩法于查愼行嗣璨兄弟師事方苞受古文法當時名人以沉博絕豔之文震耀一世廷芳獨守方苞家法尺寸不敢自恣學識深醇文詞精潔冲融和懿人

見其鄰于枯過于淡而不知枯而腴淡而旨以視堆垛爲富塗澤爲姸者其相去遠矣方苞評其文謂文筆極清體法具合將來必以此發聲詩尤恬淡清雅得風人之正音歷主鰲峯端溪樂儀敬敷等書院講席撰隱拙齋文集六卷附一卷文續集五卷詩集三十卷雜著　種　福建通志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國朝先正事略國朝尚友錄昭代名人尺牘小傳湖海詩傳述學內外編隨鉢龕室書畫過目考杭州府志

曹一士字謂庭號濟寰上海人雍正庚戌進士官兵科給事中私淑方苞受古文法其論文宗旨悉本于苞並謂古文者乃意義之古非辭句之古肆力研求或一文而數稿或一稿而數改每至不可辨故其詩文溫潤雅潔有作者風撰四焉齋文集八卷詩集四卷　四庫全書提要四焉齋詩文集國朝文匯文獻徵存錄皇朝世文編碑傳集蓼懷齋稿目國朝耆獻類徵皇朝文獻通考

陳大受字占咸號可齋郴陽人雍正癸丑進士官協辦大學士謚

文肅師事方苞受古文法其爲文不務聲華原本性情義正詞
醇恪守方苞軌範撰陳文肅公遺集二卷 陳文肅公遺集陳文肅公年譜 清芬錄國朝文錄國朝文匯文獻徵存錄湖海詩傳皇朝經世文編碑傳略國朝文匯皇朝經世文編饒陽縣志抱集國朝尚友錄國朝耆獻類徵

單作哲字紫溟高密人乾隆丙辰進士官池州府同知師事方苞
受古文法撰紫溟文集 卷饒陽縣志二卷首末二卷褒強縣
志十卷作哲深明撰述之體要故其爲志首末備貫義法謹嚴
文體精潔 栢堂集後編饒陽縣志 潤軒文集皇朝經世文編

程　字千門　人乾隆　召試中書自方苞以古人之
道作爲古文千門獨深信而恪守其學故其詩文爲古人之詩
文撰程千門詩集 卷生香書屋文集

陳浩字紫淵昌平人雍正甲辰進士官詹事府少詹事師事方苞
篤信其說一家所讀非方苞之文即方苞評點各書兼工書法

衛晞駿字卓少韓城人　舉人師事沈廷芳受古文法亦
工詩古文詞 隰拙齋詩文集 泰安府志隰拙齋詩文集

王昶字德甫一字述葊號蘭泉青浦人乾隆甲戌進士官刑部右
侍郎師事沈彤受古文法其爲文規矩謹嚴典贍詳實議論考
覈甚辨而不煩極博而不蕪精到而意不至于竭盡頗有古人
高韻逸氣主講婁東敷文等書院先後從游者二千餘人撰春
融堂詩集廿四卷詞四卷文集四十卷雜著 種 春融堂詩文集 越縵堂日記郡
閣讀書志國朝漢學師承記惜抱軒詩文集小峴山人詩文集清代名人手札中集國朝先正事略國朝尚
略國朝文匯徵存詞鈔國朝尚友錄國朝耆獻類徵文獻徵存錄昭代名人尺牘小傳金石學錄
碑傳集皇朝經世文編皇朝續文獻通考

伊朝棟字用侯寧化人乾隆己丑進士官太僕寺卿師事雷鋐講
厚守繩尺撰賜硯齋詩鈔四卷南窗叢記八卷 卷無錫金匱縣志無錫圖書館書目 國朝耆獻類徵無錫鄉賢書目

李符清字仲節號載園合浦人乾隆癸卯舉人官開州知州師事
汪龍岡以方苞古文義法授之撰海門文鈔 卷詩鈔十三卷 朝續文獻通考福建通志藝雅集

鏡古堂檢存文鈔一卷左傳節錄　卷（鏡古堂檢存文鈔國朝文滙國朝詩人徵略郎園讀書志蓼雅集）
宋華國字兩宜雩都人諸生官石城縣教諭師事黃世成受古文法復與魯九皐羅有高等以文字相切劘其文確守正軌理境清醇撰立崖文稿四卷（立崖文稿）
韓夢周字公復號理堂濰縣人乾隆丁丑進士官來安縣知縣與魯九皐陳用光等以古文相切劘其爲文宗法方苞純正平易莊雅有法度嘗遡之思不可揭取往往見于詩文究嫌理勝于詞終有戶牖晚歸程符山中讀書從學者甚衆撰理堂文集十卷文外集一卷詩集四卷日記八卷（山陽縣志讀文雜記理堂全集桐堂集後編情抱軒尺牘太乙舟詩文集國朝先正事略國朝文滙文獻徵存錄儒林傳稿碑傳集皇朝經世文編國朝耆獻類徵國史儒林傳十二筆舫雜錄）
閻循觀字懷庭號伊嵩昌樂人乾隆丙戌進士官吏部主事爲文宗法方苞遣語取境廉悍幽奧無一背理之言足以名家撰西

澗草堂文集四卷詩集四卷雜著　種（西澗草堂集讀文雜記國朝先正事略國朝文滙國朝耆獻類徵國朝文獻通考）
陳經字景辰號墨莊荊溪人布衣師事秦瀛受古文法博聞多識工詩古文詞晚精于史漢八家取其神理其爲文之義法得諸方苞撰墨莊文鈔一卷題跋二卷碧雲山房詩鈔　卷雜著　種（小峴山人詩文集初月樓詩文鈔墨莊文鈔題跋國朝文滙）
陰承方字靜夫號克齋寧化人諸生與雷鉉朱仕琇友善以文字相切劘刻志勵行尤精喪禮撰陰靜夫遺文（國朝古文彙鈔閩朝文滙碑傳集國朝耆獻類徵居德堂文集）
方朱仕琇受古文法其爲文峭潔簡質不類凡近撰居德堂文集四卷秋風紅豆室詩鈔一卷（福建通志居德堂文集續修棋山莊詞話國朝古文彙鈔國朝文滙碑傳集）
吳賢湘字清夫寧化人嘉慶己未進士官邵武府教授師事陰承撰雜著四種（崑山新陽縣志）
方苞撰
吳大廷字桐雲沅陵人咸豐乙卯舉人官臺灣兵備道與舒懷王撫馮志沂吳敏樹等友善以文字相切劘文宗方苞自謂于震川文集所得尚淺酷好望溪文集已圈識五過用力至勤其爲

伊秉綬字組似號墨卿寧化人朝棟子乾隆己酉進士官惠州府知府師事陰承方教以實學工詩書法尤善撰春及草堂詩鈔七卷（大雲山房文集春及草堂詩鈔陰靜夫遺文國朝先正事略昭代名人尺牘小傳湖海詩傳碑傳集郘園讀書志陋鉢齋書畫過目考國朝尚友錄國朝耆獻類徵皇朝續文獻通考福建通志蓼雅集）
劉鴻翔字次白濰縣人嘉慶己巳進士官太湖同知師事韓夢周受古文法撰綠野齋文集四卷（綠野齋文集續碑傳集碑傳集皇朝經世文編皇朝續文獻通考）
慶　字南崖　人　師事雷鉉受古文法其爲文渾厚處得北宋大家之遺並究心三禮（梅崖居士集）
薛　字來峯壽光人　師事劉鴻翔受古文法（綠野齋文集）
邵懿辰字位西仁和人道光丁酉舉人官刑部員外郎咸豐十一年殉難學宗朱子經學宗李光地文宗方苞嘗從梅曾亮受古

文法經學淵深爲文撷經之腴精于義理敘事有法醇古茂實奧美盤折步武方苞卓然成家詩非其所長然固非時俗人所能爲撰半巖廬遺集二卷補遺一卷尺牘一卷四庫簡明目錄標註廿卷尤便于學者（杭州府志黎選續編朝經世文續編國朝文滙國學圖書館年刊越縵堂日記）
徐佩字又陶來安人乾隆丁酉拔貢師事韓夢周受古文法撰峴亭文稿　卷（理堂詩文集國朝文滙）
徐家綸字宣嘉崑山人諸生潛心理學及根柢之學古文詞宗法方苞撰雜著四種（崑山新陽縣志）
吳大廷字桐雲沅陵人咸豐乙卯舉人官臺灣兵備道與舒懷王撫馮志沂吳敏樹等友善以文字相切劘文宗方苞自謂于震川文集所得尚淺酷好望溪文集已圈識五過用力至勤其爲

文恪守方苞義法稱心而言踔厲迅發如潮水驟至虛空而不見沙礫折旋而不失規矩有得于陽剛之美詩亦根抵深厚撰小酉腴山館文集十二卷詩集八卷自訂年譜二卷雜著　種

小酉腴山館詩文集自訂年譜微尚齋詩文集吳先生詩文集國朝文滙皇朝經世文編皇朝續文獻通考道咸同光名人手札

陳光章字　同安人師事官獻瑤朱仕琇受古文法獻瑤稱其美秀而文

國朝全閩詩話

李文淵字靜叔號僅堂都人諸生爲文篤信方苞之說必謹于義法潛心易禮二經撰李靜叔遺文一卷左傳評三卷

李靜叔遺文國朝文滙皇朝文獻通考

張璐字寶卿一字子佩常熟人道光乙巳進士官刑部主事與朱琦馮志沂等友善受古文法其論文宗法歸有光方苞其爲文間據所得論議俱本經籍扶疏勁健馴雅可誦頗近劉大櫆撰

蔡壽祺字仲鶴桐鄉人自言爲古文由方苞姚鼐而上溯歐曾十年于茲不能得其要領

龍泉園集

何家琪字吟秋封邱人光緒乙亥舉人官汝寧府教授與孫葆田友善以文字相切劘取徑歸有光方苞復好恽敬能知古文義法其爲文簡勁冷峭敘述言行瑣屑必錄頗雜小說氣撰天根文鈔四卷文法一卷文續鈔一卷詩鈔二卷

校經室文集天根詩文鈔蓮楚齋書目

裴廷棻字葆良無錫人光緒　舉人私淑方苞姚鼐其爲文深得二家義法文筆雅潔撰裴葆良文集　卷

虹橋老屋遺稿荔雨軒詩文集

白圭榭古文遺稿一卷

白圭榭古文遺稿

吳汝純字摯甫桐城人官光祿寺署正師事其兄汝綸私淑方苞姚鼐能得其大旨與賀濤范當世等友善以文字相切劘瀏覽載籍頗多領悟撰玉屏山人詩稿　卷

賀先生文集北江詩文集晚清四十家詩鈔

歙葬文集　卷

單爲鏕字伯平高密人道光己酉舉人官棲霞縣教諭私淑方苞其爲文辭醇理精用法至密氣體潔以和序事雅飭眞實切近有裨人心風俗歷主濟南等書院講席撰奉萱草堂文集一卷文續集一卷詩續集二卷韓文一得　卷廿餘年數種

奉萱草堂詩文集裘楚齋書目

朱曾喆字鈍甫歷城人道光己酉舉人官寧陽縣教諭私淑方苞時誦習其文其爲文深于義法于程朱之學篤信力行撰鈍甫

友善以文字相切劘取徑歸有光方苞復好恽敬能知古文義法其爲文簡勁冷峭敘述言行瑣屑必錄頗雜小說氣撰天根文鈔四卷文法一卷文續鈔一卷詩鈔二卷

校經室文集天根詩文鈔蓮楚齋書目

裴廷棻字葆良無錫人光緒　舉人私淑方苞姚鼐其爲文深得二家義法文筆雅潔撰裴葆良文集　卷

虹橋老屋遺稿荔雨軒詩文集

此卷專記師事及私淑劉大櫆諸人

劉大櫆字耕南一字才甫號海峯桐城人雍正己酉壬子副榜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　舉經學皆不遇官黟縣教諭師事方苞受古文法所爲詩古文詞才高筆峻能包括古人之異體鎔以成其體雄豪奥祕揮斥出之其才有獨異而斟酌經史未嘗一出于矩矱之外雖學于方苞能自成一家方苞稱爲今世韓歐老爲學官于徽徽之學者經其指授多以詩文成名退居于家教授後進之士亦多能詩文撰海峯詩集十一卷文集八卷評選唐宋八家文鈔二卷論文偶記一卷　紫石泉山房詩文集惜抱軒詩文集隨園詩話國朝尚友錄桐舊集桐城耆舊傳桐城文錄傳桐城文徵傳後編海峯詩文集國朝文匯碑傳集國朝文匯閒亭文鈔桐城縣志桐城耆舊傳王選續古文辭類纂國史文苑傳皇朝經世文編國朝尚友錄國朝耆獻類徵皇朝經世文續編國史文苑傳皇朝續文獻通考越縵堂日記論文雜記

桐城文學淵源考　卷三　一　直介堂叢刻

桐城文學淵源考　卷三　二　直介堂叢刻

姚範字南青號薑塢初名與涑字已銅桐城人乾隆壬戌進士官翰林院編修與同里劉大櫆友善得方苞爲文義法又嘗與江若度王洛葉酉方澤爲友約爲舉世不好之文其所爲文沉邃幽古絕去依傍自成體勢務求精深不事藻飾力追古人而得其閫奥義法不詭于前人博聞強記于經傳子史探涉奥窔其談藝精深多前人所未發主講問津書院八年撰援鶉堂詩集七卷文集六卷筆記五十卷　國史文苑傳桐城耆舊傳桐舊集援鶉堂文集姚記敬舟雙桐桐城文錄傳國朝文匯碑傳集國朝耆獻類徵越縵堂日記其先惠齋隨筆選詩擬要登劉齋目

吳定字殿麟號澧泉欽縣人諸生嘉慶丙辰舉孝廉方正賜六品服師事劉大櫆受古文法大櫆之官徽州定從學爲詩文大櫆歸樅陽定又從之樅陽得力甚深論詩文最嚴于法宗司馬氏旁及先秦諸子暮年歸欽銳意研求義理註易中庸各一編尤

桐城文學淵源考　卷三　一　直介堂叢刻

邃于易用力四十年貫穿理數爲唐宋以來所罕覯撰紫石泉山房文集十二卷詩集六卷周易集註八卷　紫石泉山房集周易集註惜抱軒集悔生詩文集覺生城舊詩鈔王選續古文辭類纂國朝文匯碑傳集國史文苑傳皇朝經世文編國朝尚友錄國朝耆獻類徵

王灼字明甫一字濱麓號晴園一號悔生桐城人乾隆丙午舉人官東流縣教諭師事劉大櫆受古文法至八年之久大櫆在桐城門人以灼爲最大櫆亦極稱許古文確有宗法理法詞氣必衷于是雖步趨大櫆得其形貌而雅潔可誦記傳尤有精采惜詞勝于理究少實際解經貫穿義蘊詩亦沉雄雅健卓然爲一大宗主講東山書院晚歸祁門舊弟子復迎之講學撰悔生詩鈔六卷文鈔八卷　桐旧集桐舊集桐城文錄傳桐城文徵傳後編悔生詩文鈔覺生城舊詩鈔茗柯文編補編國朝文匯閒亭文鈔桐城縣志桐城耆舊傳王選續古文辭類纂

程晉芳原名廷鑛字魚門號蕺園歙縣人乾隆辛卯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師事劉大櫆受古文法其爲文以歸方爲宗醇清遒簡

桐城文學淵源考　卷三　二　直介堂叢刻

有法度詩尤工家本饒裕治鹽于兩淮性躭文學藏書五萬卷丹黃皆徧家事委之僕人百事不理坐此貧困撰勉行堂詩集廿四卷卷首一卷文集六卷雜著一種　小倉山房詩文集尺牘隨園詩話勉行堂詩文集秋草文隘國朝漢學師承記湖海詩傳國朝文匯文獻徵存錄皇朝續文獻通考國朝耆獻類徵昭代名人尺牘小傳皇朝經世文編徵省詞鈔復初齋詩文集碑傳集國朝尚友錄郎園讀書志桐舊集雅雅

江潭源字岷雨懷甯人乾隆戊戌進士官臨安府知府師事劉大櫆受古文法其爲文波瀾意度近似大櫆詩亦清雅拔俗撰介亭全集十種三十一卷臨安府志廿卷　介亭全集小酉腴山館詩文集國朝文匯皇朝續文獻通考

陳家勉字澄皐號策心桐城人諸生師事劉大櫆博聞強識尤工于詩大櫆嘗誦其警句于朋游間撰策心詩草一卷　桐城縣志桐舊集吳竹如年譜

謝庭字崑庭號東畬桐城人布衣師事舅祖劉大櫆凡大櫆所評閱諸書及古今體詩皆得其全而探玩之故博學能文其爲詩尤能得所宗意潔體清撰東畬詩鈔一卷　桐舊集桐城縣志

左堅語字叔固桐城人監生師事外祖劉大櫆受古文法讀經史類能得其大意爲文尤能得古人文章深處極似大櫆當世名人撰述出一言摘其瑕纇如衡之于輕重鑑之于妍媸至當而不可易眞能知古人詩文之樞奧有刪訂海峯詩文集頗有鈎乙處自匿其撰述遂至不傳（儀衛軒詩文集桐城縣志敬孚類稿桐城縣志）

汪梧鳳字在湘號松溪歙縣人諸生師事劉大櫆受古文法所撰文二百餘篇咸清暢有法大櫆爲之評點廿篇刊之爲松溪文集一卷諸經皆有撰述已成者爲詩學女爲廿五卷（海峯詩文集松溪文集國朝耆獻類徵初編道學內外編）

吳中蘭字伯芬號香畹桐城人諸生官建平縣訓導師事劉大櫆受古文法其詩學大櫆而生于聲音者擺環翠軒文鈔二卷閑存詩草二卷（桐舊集桐城縣志桐城耆舊傳桐城吳山房集）

鮑桂星字雙五一字覺生歙縣人嘉慶己未進士官工部右侍郎師事吳定受詩古文法因以溯劉大櫆宗法甚峻論文以經術爲宗不尚浮藻爲詩力守師說用力尤深中年後復師事姚鼐鼐嘗稱其詩謂能合唐宋之體以自成一家好汲引士類傳授門弟子甚衆雖不盡以詩古文名其見于詩鈔自註者已有廿餘人撰進奉文鈔二卷覺生古文四卷詩鈔十卷詩續鈔四卷詠物詩鈔四卷詠史詩鈔三卷感舊詩鈔二卷自訂年譜二卷雜著　種（太乙舟詩文集覺生詩鈔自訂年譜歙縣志記過齋文稿國朝先正事略湖海詩傳國朝尚友錄國朝耆獻類徵皇朝續文獻通考慕雅集）

宋雅字岑南一字芥生號歌堂桐城人乾隆甲寅舉人官金壇縣教諭師事劉大櫆受詩古文法又與王灼吳定等相切劘尤工詩眞能得師傳撰芥生詩選六卷詩續選六卷（桐城縣志桐舊集桐城耆舊傳）

吳逢盛字級甫號絅莽桐城人嘉慶辛酉舉人師事劉大櫆大櫆受古文法

重其文學復命其子孫師事之撰絅莽遺稿

張水容字汲華號恥莽桐城人乾隆甲午舉人官奉賢縣訓導師事劉大櫆王灼生平爲學于詩獨深所得多春容自然撰環山堂詩鈔二卷文鈔一卷（問亭文鈔桐城縣志桐舊集桐城耆舊傳）

李倦枝字貢樹桐城人諸生師事劉大櫆學大櫆詩而似之然爲詩須自有性情非有性情雖學不能善刻苦爲文畧岸不蹈恆蹊擺抱犢山人詩集六卷文集一卷（寄鴻堂文集桐城縣志桐舊集桐城耆舊傳桐城文錄傳桐城縣志）

楊家禮字補咎號菊潭桐城人監生師事劉大櫆受古文法撰椿陰堂詩集　卷（桐城縣志桐舊集）

許節字寶符號信莽桐城人諸生官英山縣訓導師事劉大櫆游甚久詩文皆有義法貫穿經史淹通博洽撰鷄肋集　卷思閒集　卷（桐舊集桐城縣志）

張敏求字燮臣號勖園桐城人乾隆乙卯舉人官潼縣知縣師事劉大櫆受詩古文法其爲詩藻繢百態窮極博贍聲色皆善撰問花亭詩初集八卷詩外集二卷紀游詩草一卷（慎宜軒詩文集桐城縣志桐舊集桐城耆舊傳桐城縣志續補桐舊集劉書目）

桂欵字月華號小山桐城人　師事劉大櫆頗稱舉其文撰小山詩集一卷文集一卷皆劉大櫆姚鼐所點定（桐城耆舊傳桐城縣志）

許畹字芳疇號吾田更名宗寅桐城人道光癸卯舉人節子能傳其家學兼通訓詁考訂尤善說詩撰古邠詩義一卷（桐城耆舊傳古邠詩義）

張鵠字穆生桐城人水容子傳其父學復師事王灼受古文法又與王灼吳定等相切劘尤工詩眞能得師傳撰芥生詩選六卷詩續選六卷（桐城縣志桐舊集桐城耆舊傳）

喜治說文撰問亭文鈔六卷詩鈔四卷雜著三種（問亭文鈔桐城縣志桐城耆舊傳）

楊含英字　桐城人　家禮從子師事劉大櫆受古文法（桐舊集海峯詩文集）

方懷萱原名國宇蓋臣號莊亭桐城人乾隆癸卯舉人官南溪縣知縣師事劉大櫆肆力詩古文辭以古文名（國朝耆獻類徵桐城耆獻傳桐城縣志）

甘運源字道淵號嘯嵓漢軍正藍旗人官象岡司巡檢師事劉大櫆工詩文詞其詩上宗七子渾厚遒勁得其神不效其體有唐人風大櫆甚稱賞之爲旗籍文士之冠兼工書畫篆刻及篆隸八分與汪松蒼嚴顧邦英洛耆王麟書及弟運瀚子灝五人之詩合刊爲海沱集　卷（嘯亭雜錄八旗文經　惟清齋集八旗畫錄）

朱孝純字子穎號思堂一號海愚漢軍正紅旗人乾隆壬午舉人官兩淮鹽運使孝純與其兩兄孝先　皆師事劉大櫆受古文法故其古文乃能高出時人之上詩更能取師說而變化用之兼工書畫擺海愚詩鈔十二卷（海愚詩鈔湖海樓詩目八旗文經湖海詩傳八旗文獻徵存錄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國朝先正事略文獻徵存錄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國朝耆獻類徵皇朝續文獻通考皇朝瑣屑錄卷四十一國朝詩別裁集）

方根矩字晞原號以齋歙縣人諸生師事劉大櫆其爲古文務撥棄俗尚用意高遠而浸淫于古文名甚著兼喜治經撰道古齋文稿　卷（海峯詩文集惜抱軒詩文集花笑廬雜鈔歙縣志超覽堂日記國朝耆獻類徵）

徐　字昆山　人劉大櫆所爲經義及詩歌古文手鈔積爲巨帙即古經史諸子百家之書經大櫆評論標錄亦必善寫藏之其私淑篤好如此（海峯詩文集）

吳紹澤字熹川歙縣人諸生師事劉大櫆受古文法與方根矩金榜鄭牧等以文學相切劘其所爲古文詞得歐陽公神理（海峯詩文集歙石泉山房詩文集歙縣志國朝耆獻類徵歙事雜鈔）

鄭牧字川牧休寧人諸生與吳紹澤方根矩等以詩文相切劘亦工詩古文詞尤好宋五子書（秋草文隨錄泉山房詩文集）

金榜字輔之一字蘂中號檠齋歙縣人乾隆壬辰進士官翰林院

修撰師事劉大櫆受古文法復受經于江永戴震專治三禮以高密爲宗亦精醫學撰禮箋十卷義精詞覈（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經師經學名儒記國朝尚友錄儒林傳稿國朝耆獻類徵皇朝續文獻通考石泉山房詩文集明發錄國朝先正事略文獻徵存錄昭代名人尺牘小傳皇朝續文獻通考秋草文隨錄）

劉琢字　桐城人諸生師事族兄劉大櫆受古文法從游最久朝夕得其講論詩古文詞皆有法律撰魯堂詩集一卷文集一卷（海峯詩文集桐城縣志敬孚類稿）

許國字　桐城人　師事劉大櫆受古文法從游甚久有志于古之立言者（桐城縣志海峯詩文集）

吳邦佐字仲扶歙縣人定子諸生習聞庭訓淹貫經籍爲文有家法（覺生感舊詩鈔）

吳邦俊字孟秀歙縣人定子諸生習聞庭訓少有異質博覽工爲文恪守家法好洛閩之學志存用世兼研經濟（覺生感舊詩鈔）

鮑士貞字固叔　人　官　受古文法能詩善書畫（紫石泉山房詩文集覺生感舊詩鈔）

吳焜字鶴舫歙縣人諸生師事吳定受古文法爲才妙悟下筆輒與古合每一篇出定極稱之遺文散佚撰鶴舫遺詩四卷（覺生感舊詩鈔鶴舫遺詩續補彙刻齋日）

武穆淳字小谷假師人　舉人官信豐縣知縣師事鮑桂星受古文法撰讀畫山房文鈔　卷（覺生詩鈔記過齋文稿彙刻齋目盛輯皇朝經世文續編）

吳廷棟字彥甫號竹如霍山人道光乙酉拔貢官刑部右侍郎師事陳家勉家勉工詩廷棟亦喜爲詩性情冲淡氣象從容溫厚法律可追其師撰拙修集十卷續編一卷（一步齋詩文集皇朝續文獻通考吳竹如年譜栢堂集餘編國朝文匯彙輯皇朝經世文續編退）

涂文鈞字平甫嘉魚人　進士官江寧布政使　癸丑

列難師事鮑桂星從之讀書學文 舊橋詩話餘集

程敦字　歙縣人　師事汪梧鳳受古文法最爲篤愛卒能成梧鳳之志負才有狂名亦工詩古文詞 松溪文集

張調元字燮臣鄭州人嘉慶丁卯舉人官濬縣教諭師事鮑桂星受古文法撰蕉餘偶筆及撰佩渠文稿二卷雜著　種 記過齋文稿師友札記

方士淦字蓮舫定遠人　師事鮑桂星受古文法撰蕉餘偶筆一卷 覺生詩鈔蕉餘偶筆

副榜官巴州州判師事鮑桂星

吳孫琨字叔揚桐城人

受古文法撰惜陰書屋文集　卷 詩鈔　卷 桐城縣志覺生詩鈔雙柏山館文鈔

吳孫琛字子方一字伯搢桐城人監生師事鮑桂星受古文法爲文雋贍遠出塵俗兼通六書撰不知不愠齋詩鈔四卷文鈔四

卷 桐舊集覺生詩續鈔桐城縣志

柳樹芳字湄生號古査吳江人布衣古文最好方苞劉大櫆亦不屑規模其形似詩亦精警明爽不喜鉤章棘句撰養餘齋文稿存　卷詩初二三等集十四卷 曉舉齋文鈔傳過齋文集養餘齋集

謝振定字一齋號鄰泉湘鄉人乾隆庚子進士官江南道監察御史師事程晉芳受古文法其爲文恪守唐宋矩矱不屑沿襲規仿兀岸排奡與古大家相抗衡詩亦眞氣鬱勃放筆雄豪欲編當代能古文者爲一集未就撰知恥齋詩集六卷文集二卷 知恥齋詩文集國朝先正事略國朝文匯湖海詩傳碑傳集鳥朝經世文編小峴山人詩文集嘉樹山房集國朝尚友錄國朝耆獻類徵隨閑詩話郎園讀書志

左輔字弼士桐城人諸生得劉大櫆唐宋八家文約選由是深悟古文義法嘗竊取其意以選唐宋之文亦喜言古文義法撰述不傳 敬孚類稿

蕭穆字敬孚桐城人諸生師事錢儀吉劉宅俊方宗誠等受古文法初劉大櫆選錄唐宋八家文約選十一卷凡古人精神不到處間有一二敗句則鉤乙于旁以示學徒穆得其本深玩而研索之由是深諳古文義法其爲文氣力醇厚博辨馳騁有志于古撰敬孚類稿十六卷雜鈔　卷日記　卷 敬孚類稿桐城耆舊傳方植堂事實考略續碑傳集 寒松閣集

吳澤階字履平號磊坪桐城人監生師事陳家勉得劉大櫆之傳所爲詩格律雄健造語新奇撰學庭詩鈔　卷 桐舊集桐城縣志

此卷專記師事及私淑姚鼐諸人

姚鼐字姬傳一字夢穀桐城人乾隆癸未進士官刑部郎中記名御史嘉慶庚午重宴鹿鳴賞四品銜方康雍時方苞以古文名天下同邑劉大櫆姚範繼之鼐親受文法于劉姚本所聞于家庭師友間者益以自得治之益精所得實臻古人勝境加以才藻縱橫足爲一代宗主所爲文高簡深古才斂于法氣蘊于味尤近司馬遷韓愈詩亦有標格正而能雅勁氣盤折能以古文義法通之于詩其論文根極于性命而探源于經訓至其淺深之際有古人所未嘗言鼐獨抉其微而發其蘊歷主梅花鍾山紫陽敬敷等書院講席四十年士子以得及門爲幸撰惜抱軒

集　種所選古文辭類纂七十四卷超然遠識古雅有法危出歷代選本之上爲六經以後第一書尤爲海內所傳誦世之欲學文者不由是而進之譬由行荆棘而棄康莊欲至國都不可得也　太乙舟詩文集休復居詩文集東溟詩文集桐城耆舊傳植堂集後編竹文正公詩文集書目答問吳先生尺牘石甑舫詩話國文教範悔過齋文集黎庶昌續古文辭類纂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桐城文鈔傳國朝先正事略桐城縣志皇朝續文獻通考國史文苑傳部園讀書志續朝者獻類徵國朝文匯昭代名人尺牘小傳湖海文傳皇朝經世文編論文瑣言

五種　江寧府續志上元江寧兩縣志竹文正公詩文集植堂集續編續編餘錄國朝耆獻類徵皇朝續文獻通考皇朝經世文編續輯皇朝經世文續編國朝先正事略國朝文匯跋文稿儀徵軒詩文集國朝尚友錄

劉開字明東一字方來號孟塗桐城人諸生師事姚鼐盡授以詩古文法名雖居姚門四傑之一實不能盡守師法其爲文天才宏肆光氣煜爚能暢達其心之所欲言然氣過當張類多浮詞與姚鼐簡質之境懸絕撰孟塗詩前集十卷詩後集二十二卷遺詩二卷文集十卷駢體文二卷雜著五種　桐舊集桐城縣志桐城耆舊傳植堂集後編竹文正公詩文集碑傳集皇朝續文獻通考國朝耆獻類徵植堂集　碑傳集國朝先正事略國朝文匯碑傳集皇朝經世文編駢體文鈔惜抱軒尺牘

姚瑩字石甫一字明叔號展如桐城人範曾孫嘉慶戊辰進士官廣西按察使師事從祖姚鼐受古文法其爲詩古文詞洞達世務激昂奮發磊落自喜論事之作尤能自出機杼姚門四傑本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劉開四人又有去開更入瑩者文學爲當

時所重可知撰中復堂全集　種九十八卷　桐城耆舊傳桐城縣志植堂集餘編竹文正公詩文集惜抱軒尺牘慎宜軒詩文集國朝先正事略國朝文匯越縵堂日記碑傳集皇朝經世文續編國朝尚友錄皇朝經世文編敦艮吉齋詩文存善思齋詩文鈔求自得之室文鈔皇朝續文獻通考

陳用光字碩士一字實思新城人嘉慶辛酉進士官禮部左侍郎師事同氏鼎九皋姚鼐皆受古文法從鼐最久師說尤爲篤信其爲文必扶植理道緣經術爲義法和平至足者無意爲文者詩亦自抒性真語必已出平居撰述鈔錄書史几案上無空隙處斷章片紙粘帖滿屋壁中其勤篤如此撰太乙舟文集八卷詩集十三卷雜著　種　新城縣志初月樓詩文鈔悅山房集惜抱軒尺牘潛虬髯文鈔怡志堂文初編小峴山人詩文集太乙舟詩文集國朝先正事略國朝文匯皇朝續文獻通考國朝耆獻類徵續碑傳集國朝尚友錄晉卿議皇朝經世文續編

方績字展卿號牧青桐城人諸生師事姚鼐受古文法其爲文復師劉大櫆勁峭邃折造語奇崛尤工于詩出入少陵山谷間喜

校勘諸書撰鶴鳴集二卷屈子正音三卷（桐城縣志桐舊集桐城耆舊傳 桐城文錄傳稿 朝續文獻通考 屈子正音鶴鳴集柏堂集餘編）

張聰咸字阮林一字小阮號傅巖桐城人嘉慶庚午舉人覃精羅宗學教習師事姚鼐受古文法其爲文筆力精悍無前振厲風發不可一世姚鼐謂充其學力能直追古人尤耽說杜詩能會其音節兼喜考證撰傳巖詩集四卷雜著　種（桐城文徵孟涂詩文集劉朝耆獻類徵桐城縣志桐舊集桐城耆舊傳）

胡虔字雅孟一字雒君號楓原桐城人諸生嘉慶丙辰舉孝廉方正賜六品頂戴師事姚鼐受古文法刻苦力學歷主翁方綱謝啓昆秦瀛等幕府平生撰述多他人主名自名者惟識學錄一卷柿葉軒筆記一卷雜著二種（桐舊集桐城縣志桐城耆舊傳桐城文錄傳國朝文匯惜抱軒尺牘北洵園詩館月刊）

馬宗璉字魯陳號器之桐城人嘉慶己未進士　師

事舅氏姚鼐受古文法通古訓及地理沿革撰述甚富撰校經堂詩鈔一卷雜著　種（惜抱軒傳稿桐城縣志文獻徵存錄 惜抱軒文集桐舊集詩目答問）

左眉字良宇號靜莽桐城人朝第子乾隆己酉拔貢師事姚鼐受古文法平日私淑方苞又聞劉大櫆緒論于文章學問皆早識塗轍用功甚專力追方劉正宗撰靜莽詩集六卷文集四卷雜著二種（桐城文錄傳桐城縣志桐舊集 靜莽詩文集續補彙刻書目）

疏枝春字玉照號晴墅桐城人師事劉大櫆復師事姚鼐皆受古文法姚鼐詩以淡雅爲宗枝春詩則倜儻俊拔不名一體是善學其師者撰晴墅詩鈔六卷（晴墅詩鈔桐城縣志桐舊集）

管嗣復字小異上元人同子諸生博雅能詩古文詞稟承家學造詣深邃兼精算學撰小異遺文一卷陳作霖編國朝金陵文鈔錄嗣復亡妾張氏墓志銘遺文未及收入其亡佚者必多又與

歐人合信同譯西醫書三種（江寧府續志上元江寧兩縣續志 續修江寧府志 國朝金陵文鈔 國朝文匯 續碑傳集 待堂文甚楚齋三筆）

章甫字子卿號完素桐城人乾隆己亥舉人師事姚鼐受古文法復精研說文訓詁之學撰如不及齋文鈔一卷小鄉環詩鈔（卷桐城耆舊傳 桐舊集 桐城縣志 趙氏藏書樓書目 桐雅集）

姚憲字彥卬桐城人範孫　師事從父姚鼐受古文法後復師事姚景衡撰問津存稿　卷（桐舊集 桐城縣志 桐城耆舊傳）

李宗傳字孝曾號海颿桐城人嘉慶戊午舉人官湖北布政使師事從父李鼎枝姚鼐受古文法耆學不倦尤肆力詩古文詞撰寄鴻堂文集四卷外集六卷詩集八卷（寄鴻堂文集 桐城縣志 桐城耆舊傳 桐舊集 桐城文錄傳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姚景衡原名烺字根重號庚甫桐城人鼐子乾隆壬子舉人官泰興縣知縣師事方績受古文法刻苦力學于詩文尤用意所撰多至數百篇惡有法度才筆超軼雄氣過于其父撰思復堂詩文存一卷詩存一卷楚詞蒙拾　卷（思復堂詩文存 晴墅詩鈔 桐城縣志 桐舊集 桐城耆舊傳 桐城文錄傳 惜抱軒尺牘 桐城縣志 桐舊集 桐城耆舊傳 越縵堂日記）

左輔第字管叔一字偉安桐城人嘉慶庚午舉人師事姚鼐受古文法平昔熟于明史晚兼習禮撰復棄文集　卷詩集　卷（桐城縣志 桐舊集）

許鯉耀字　號春池桐城人乾隆乙卯進士官鎮江府教授師事姚鼐受古文法其爲文明辨而切于事理撰春池文鈔十卷勝朝六院列傳人士錄二卷（吉金樂石山房詩文集 春池文鈔 桐城耆舊傳 桐城縣志）

宗稷辰原名續辰字迪甫號滌樓山陰人道光癸巳進士官山東運河道師事李宗傳受古文法喜爲詩古文詞其爲文簡潔澹宕無矜才使氣之習撰躬恥齋文鈔二十卷文後編六卷詩鈔

十四卷詩後編七卷永州府志十八卷 梧堂集後編躬恥齋詩文鈔國朝續文獻通考湘成同名人手札徵存詩鈔續集

姚濟昌字孟成號慕庭桐城人營子監生官竹山縣知縣居曾國藩幕國藩親課其文而平第之古文詞雅氣淵謹守家法並以義法教授其子尤工詩沖澹要眇風韵邈遠善言景物以寄託興趣撰幸餘求定稿十二卷五瑞齋遺文一卷詩續鈔九卷附一卷雜著五種 三峯齋唱酬小錄幸餘求定稿五瑞齋遺文詩續鈔桐城耆舊傳日記盛軒皇朝經世文續編儀衛軒詩文集尺牘慎宜軒詩文集陶廬文集遯學齋詩文鈔

姚柬之字幼樁號佑之一號伯山桐城人道光壬午進士官大定府知府師事族祖姚鼐受古文法早聞緒論以文學知名撰伯山文集八卷詩集十卷雜著 種 桐城縣志桐城耆舊傳莫楚齋書目越縵堂日記盛軒皇朝經世文續編儀衛軒詩文集

姚元之字伯昂號鷹書桐城人嘉慶乙丑進士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師事族祖姚鼐受詩古文法工詩畫及八分書撰竹葉亭雜記十卷 惜抱軒尺牘桐城耆舊傳 既缽齋書畫過目考

張元輅字石傳號虬御桐城人監生官廣西州吏目師事姚鼐喜讎校經籍尤篤嗜說文兼工小篆撰正韻篆字校五卷補一卷 桐城縣志桐城耆舊傳

潘鴻寶字鼎如桐城人諸生師事姚鼐工詩勤于問學喜手鈔書 桐城耆舊傳桐城縣志

馬樹華字公實號筱沚桐城人嘉慶丁卯副榜官汝南府通判咸豐三年殉難師事姚鼐受古文法研精聖籍及古詩文家徑塗指歸皆擘取其要旨其爲文博稽典章制度清雅有韵塗轍甚正撰可久處齋文鈔八卷詩鈔八卷雜著 種 可久處齋文鈔濂亭文集桐城耆舊傳桐城縣志皇朝續文獻通考

溫葆琛字明叔上元人 進士官戶部右侍郎師事姚鼐

直介堂叢刻

記十卷 惜抱軒尺牘桐城耆舊傳 既缽齋書畫過目考

事姚鼐其爲詩詞氣秀發多得古人清韶撰晚香堂遺詩一卷 桐城縣志

許所望字叔翹懷遠人 師事姚鼐受古文法篤信師說所爲文自兵家言入詩亦雄岸卓鑠語出胸臆撰經陰堂文集 卷疏園詩集十四卷 疏園詩集養一齋詩文集因寄軒文集初月樓詩文鈔

鄧廷楨字嘗約江寧人嘉慶辛酉進士官閩浙總督師事姚鼐肆力于詩古文詞及古音韻學所得尤深撰青嘯堂文集 卷雙硯齋詩鈔十六卷詞鈔二卷雜著三種 江寧府續志上元江寧兩縣志國朝先正事略桐城山房集國朝耆獻類徵歷代兩浙詞人小傳 枸潤軒文集國朝先正事略桐城山房集國朝耆獻類徵歷代兩浙詞人小傳 倚友鈔國朝詩別裁集 粹學報雙硯齋筆記養一齋詩文集敬孚類稿國朝耆獻類徵

康紹鏞字鎛南一字蘭皋興縣人嘉慶己未進士官湖南巡撫師事姚鼐受古文法博涉經史究心經世長于奏議當務達情不爲飾說 續碑傳集怡志堂文初編養一齋詩文集敬孚類稿國朝耆獻類徵

進士官戶部右侍郎師事姚鼐

錢澧字東注號南園昆明人乾隆辛卯進士官通政司副使師事姚鼐受詩古文法其古文博奧精悍戛戛獨造詩尤蒼鬱勁厚功力甚深工書法並善畫馬撰錢南園遺集五卷 惜抱軒詩文集尺牘錢南園遺集皇朝經世文編國朝先正事略國朝文匯朝續文獻通考郎園讀書志皇朝經世文編小傳瓶鉢羅室書畫過目考耦園雅集

劉欽字殊庭江寧人 師事姚鼐受古文法稱高第弟子校勘文集

吳啓昌刊本古文辭類纂 古文辭類纂敬孚類稿怡志堂文初編

吳啓昌字　江甯人 師事姚鼐受古文法校刊姚鼐晚年主講鍾山書院時定本古文辭類纂世稱吳本 古文辭類纂怡志堂文初編敬孚類稿因寄軒文集

毛嶽生字生甫一字欽蘭寶山人諸生世襲雲騎尉師事姚鼐受古文法所爲文根本經術澤以義法堅質峻整剏創生峭不欲因襲陳軌隨人俯仰才高學博而作文甚遲詩亦凌厲側出恢奇恣肆獨蹈險境卒能返于大道補輯錢大昕元史殘稿纂錄考正積至數十册原稿後藏應寶時家撰休復居詩集六卷附元書后妃公主列傳一卷 休復居詩文集寶山縣志通藝閣詩錄晚學齋文集漸學廬叢書敬孚日記敬孚雜鈔雙梧山館文鈔芻言報國朝文匯續碑傳集皇朝經世文續編

潘瑛字蘭如懷甯人諸生師事姚鼐受古文法撰晉希堂文集四卷詩集四卷復與高岑陳墊同選國朝詩萃初集十卷二集十卷記過齋文稿師友札記選學齋詩文鈔梧堂集後編皇朝續文獻通考廠甸紀事詩補遺

徐璈字六襄號樗尹桐城人嘉慶甲戌進士官陽城縣知縣師事姚鼐受古文法撰樗亭詩集八卷文集四卷桐舊集四十二卷雜著一種 桐城耆舊傳桐舊集桐城縣志續碑傳集越縵堂日記遠碧樓書目續編皇朝經世文續編虹橋老屋遺稿皇朝續文朝通考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續補徵到書目來鷗齋日記雞鈔湯陽縣志

光聰諧字律原桐城人嘉慶己巳進士官直隸布政使師事姚鼐受古文法博學高才兼精天算撰稼墨軒文集一卷外集二卷詩集九卷雜著二種編輯龍眠叢書桐城縣志續碑傳集亂作龍眠叢書桐城耆舊傳

秦瀛字凌滄一字小峴號遂葊無錫人乾隆甲午舉人官刑部右侍郎與魯九皐陳用光張士元等以文字相質論及見姚鼐受古文法深有契合其爲文淵懿純雅不染塵氛清婉有味深得古文義法得此道之正宗詩亦取法王孟韋柳一洗側艷力追古人風格而能有所自得撰小峴山人集十七卷已未詞科錄十卷 玉山閣古文選郎園讀書志徵者詞鈔太乙舟詩文集虹橋老屋遺集續梁溪詩鈔國朝尚友錄昭代名人尺牘小傳瓶鉢文匯湖海詩傳皇朝續文獻通考無錫鄉賢畫目國朝耆獻類徵皇朝經世文編碑傳集羅室書畫過目考貢舉題錄鄴雅集無錫鄉賢畫目

安詩字芝慶無錫人 進士官吏科給事中館于秦瀛家

秦瀛授以古文義法撰飛香圃詩鈔四卷文鈔四卷 無錫金匱縣志無錫園亭紀勝

彭澤柳字　亳州人諸生官廬江縣訓導師事劉開受古文法能詩文善篆隸法 梧堂集續編

蘇源生字泉沂號菊村鄖陵人道光庚子副榜官候選教諭錢儀吉主講大梁書院二十餘年源生師事最久得聞文學要領爲文典雅和潔簡古質實循循于古人之法度撰記過齋五種 記過齋文稿師友札記選學齋詩文鈔梧堂集後編皇朝續文獻通考廠甸紀事詩補遺

祁寯藻字叔穎一字實甫號春浦壽陽人嘉慶甲戌進士官體仁閣大學士謚文端師事其舅陳用光受古文法篤于經學工詩古文詞皆卓然成家撰緩慕亭詩初集三十二卷續集十二卷雜著一種 越縵堂日記遠碧樓書目續編皇朝經世文續編虹橋老屋遺稿皇朝續文朝通考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續補徵到書目來鷗齋日記雞鈔湯陽縣志

徐熊飛字渭陽號雪廬武康人嘉慶己巳進士官直隸布政使師事姚鼐受古文法其詩古文詞皆由國朝名人推而上之以達古作者深造自

得撰白鶴山房集八種　卷　碧琳吟館詩鈔白鶴山房集國朝文匯金石學錄湖海詩傳鶯鵬詩存月梅邁齋文集皇朝續文獻通考碧雅集

師事陳用光受古文法深研

黃爽字右原甘泉人　經學刊漢學堂叢書二百十五卷太乙舟詩文集

徐子苓字毅甫一字西叔號南陽合肥人道光乙未舉人官和州學正師事姚瑩受古文法其爲文宏肆才氣甚偉詩筆尤雄素喜讀易及周秦諸子撰敦艮齋文存四卷詩存二卷附一卷鴻軒詩文集敦艮齋詩文存涵芬樓古今文鈔小傳拾潤軒文集國朝文匯盛輯皇朝經世文續編合肥三家詩錄

孔憲彝字叙仲號繡山曲阜人乳子七十二代孫　己酉舉人官內閣侍讀師事李宗傳受古文法又與梅曾亮曾國藩等相切劘其于姚鼐文學既沉漸而癖好之自詭出桐城門下撰韓齋文稿四卷對嶽樓詩錄十卷詩續錄四卷雜著　種韓齋文稿對嶽樓詩

錢儀吉字謙人一字新梧號定廬一號衎石湖嘉興人嘉慶戊辰進士官刑科掌印給事中博通羣籍爲文大文合理小文愜情尤重義法清眞曲暢絕去庖辭其風指與姚鼐相近論文亦頗法姚鼐生平以文字自娛有請業者至樸陋不吝繩削並謂吾之長技但可鋤豸文字兼精算學歷主學海堂大梁書院講席撰衎石齋記事稿十卷記事續稿十卷嘯古堂文集三卷文續集四卷補甌山樓初集十六卷衎石齋記事稿十卷嘯古堂文初編國朝文匯石學錄縣志皇朝續文獻通考竹文正公詩文集記渦齋文稿師友札記汲古詩文存敬孚類稿國朝文匯國朝經學名儒記碑傳集盛輯皇朝經世文續編而獻徵錄

錢泰吉字輔宜號警石嘉興人諸生官海甯州學正師事從兄錢儀吉受古文法嘉校古書假人善本及先輩評點之册寫而注之眉端其論文亦頗法姚鼐宗主義理不薄考據其爲文深得古人淵雅之詣主講安瀾書院撰甘泉鄉人稿二十四卷嘉興縣志金石

師事姚鼐受古文法致力古文數十年波瀾不尚壯色論議不求聳聽唯斤斤以無序爲戒撰古文鈔　卷鶴舟雙楫立廬文稿國朝耆獻類徵

黃汝成字庸玉號潛夫嘉定人諸生官泗州訓導師事毛嶽生受古文法學問精博兼通歷算其爲文明博簡愼知要論議宏整撰潛莊文鈔六卷潛莊文鈔武進陽湖志餘

德宜字子浚襄平人　官江陰縣知縣與毛嶽生李兆洛等友善受古文法自言得交毛嶽生始窺古文牆壁知之而未能爲之撰四礪集三卷（復休居詩文集　養一齋詩文集）

竹岡滕原名子成字伯涵號滌生湘鄉人道光戊戌進士官武英殿大學士一等毅勇侯謚文正論文私淑方苞姚鼐自謂粗解古文山姚鼐啓之至列之聖哲書象三十二人之中所爲文研究義理精通訓詁以禮爲歸期意造言浩然直達噴薄昌盛光氣能熊意欲效法韓歐輔益以漢賦之氣體實文家至難得之境謂書必離析章句條開理解證據論議墨注朱揩爲吳汝綸評點諸書之先河撰曾文正公集　種　卷中有求闕齋日記類鈔二卷家訓二卷尤多平生心得之言發前人未宣之蘊（咸豐以來功臣別傳題江南曾文正公祠百詠竹文正公詩文集栢堂集後編拙尊園叢稿國文集國朝文滙養知齋集詩文集養晦堂詩文集倦輔）

陳代卿字雲笙宜賓人咸豐辛酉舉人官膠州知州師事曾國藩受古文法並教以爲文以自吐胸臆敷陳條暢爲主切戒扶牆室壁撰慎簡齋文存二卷外集　卷先正論文雜纂　卷（愼節齋文存校經室文集）

薛福保字季懷無錫人同治丁卯副榜官四川候補知府嘗隨其兄福成習聞曾國藩論文之旨其爲文循沿塗徑神蘊超遠頗據古人藩籬撰青萍軒文錄二卷詩錄一卷（青萍軒詩文錄黎選續古文辭類纂拙尊園叢稿國朝文滙續編碑傳集倦輔皇朝經世文續編無錫鄉賢書目）

劉庠字慈民號鈍叟南豐人咸豐辛亥舉人官內閣中書師事曾國藩受古文法其爲文昭曠清澈不析門戶少好考證晚復致力兩宋諸子書撰儉德堂文集　卷紫芝丹荔山房詩集　卷雜著十　種（師友贈言續碑傳集）

王檢心初名立入字子涵內鄉人道光乙酉舉人官直隸候補道師事姚柬之受古文法精研究理學撰閻修記四卷雜著　種（栢堂集後編梅村詩文集）

黎庶昌字蒓齋遵義人諸生伏闕上書官川東兵備道師事曾國藩受古文法于其四史通鑑致力最深古文恪守桐城義法簡鍊縝密頗得堅強之氣撰拙尊園叢稿六卷雜著　種（吳摯甫日記續碑傳集無錫鄉賢書目皇朝經世文續編皇朝續文獻通考）

秦緗武字省吾無錫人瀛子監生官彭澤縣知縣工古文善詩其詩清蒼雅健和平恬愉風格得之于父教撰城西草堂詩集四卷（續溪詩鈔城西草堂詩集無錫鄉賢書目國朝耆獻類徵）

秦賡彤字臨士無錫人緗武子

詩古文詞深有得于家學　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工

趙之謙字益甫號撝叔會稽人咸豐己未舉人官鄱陽縣知縣師事李宗傳受古文法工詩古文尤工書畫名盛一時撰悲菴居士詩賸一卷文存一卷（悲菴居士詩文賸續碑傳集楚寶書目皇朝瑣文獻通考阮鉢齋室書畫過目考）

方培濟字哲甫桐城人宗城子　師事宗稷辰受古文法研習經史古文亦欲規模歐曾撰毅齋遺集五卷春秋名賢列傳五卷從弟培聰補輯成書（儀衛軒類稿弟配齋詩文鈔桐堂集續編）

孫世均字平甫臨安人諸生肆力古文一意宗姚鼐尤好陳用光推爲姚門弟子之冠其爲文安雅有法不事劌鍼心腎而訢合于古撰誰與葬文鈔二卷（蒿菴類稿誰與葬文鈔）

孫氏先德傳一卷

鄧嘉緝字熙之江甯人廷楨孫同治癸酉優貢官候選訓導私淑姚鼐爲文一意宗法其雅絜大小修短合于法度詩亦語無町畦音堅而韻亦峭撰扁善齋詩存一卷文存二卷（扁善齋詩文存金石學錄補續碑傳）

集

徐樹錚字又錚蕭縣人諸生肆力文學篤嗜古文辭類纂集錄歸有光方苞梅曾亮曾國藩張裕釗吳汝綸諸家之說爲之標注

卷（抱潤軒文集古文辭類纂）

此卷專記師事及私淑張惠言惲敬諸人

張惠言初名一鳴字皐文武進人嘉慶己未進士官翰林院編修

乾隆間錢伯坰王灼親受業于劉大櫆受古文法後時誦其師說于其友張惠言惲敬力勸之爲古文二子始盡棄其考據駢儷之學專志以治古文皐文研精經傳取法于韓歐陽兩家變大櫆之清宕爲淵雅文格與姚鼐爲近首倡桐城文學于常州所爲賦恢閎絕麗高揖班揚他文則空明澄澈不復以博奧自高惠言惲敬陸繼輅吳育包世臣張曜孫皆嘗言常州文學傳自桐城並無角立門戶之見自張之洞書目答問出始有桐城陽湖兩派之說王先謙孫葆田馬其昶皆不然其說可謂卓識

閎議不知當日編纂書目答問者實爲江陰繆荃孫以鄉曲私情分別宗派引以爲重殊失當時錢伯坰王灼張惠言惲敬授受文法之本意惠言研究孟虞易說尤爲專門絕學撰箋易詮全集十八種五十二卷所編七十家賦鈔六卷評量殿最不失銖黍尤爲千古絕作 七家文鈔黎選續古文辭類纂王選續古文辭類纂茗柯文編湖合志餐楓館文集長楚齋書目覺生感舊詩鈔武進陽湖志舊目答問初月樓詩文鈔公詩文集江陰縣志師承記國朝經師經義目錄茗柯文補編抱潤軒文集小峴山人詩文集皇朝續文獻通考國朝耆獻類徵皇朝經世文編儒林傳稿國朝經學名儒記國朝先正事略國朝文匯碑傳集皇朝經世文續編丹棱文集郘亭遺集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大雲山房文集國學行記

惲敬字子居一字簡堂武進人乾隆癸卯舉人官吳城同知初聞古文義法未及爲後因張惠言早歿遂並力以治古文研精經訓深求史傳得力于韓非李斯近法家言叙事似班孟堅陳承祚義法一本司馬子長雖氣必雄厲力必鼓努思必精刻然綜核廉悍高簡有法其鎔鍊淘洗之功用力甚久用能澄然面清

地理兼通術數醫學受法于金榜撰宛鄰詩二卷文二卷雜著種 明發錄藝舟雙楫武進陽湖志餘初月樓詩文鈔賞一齋詩文集國朝文匯續碑傳集盛編皇朝經世文續編丹棱文集國朝尚友錄國朝耆獻類徵皇朝續文獻通考止冀遺集

董士錫字晉卿一字損甫武進人嘉慶癸酉副榜官候選直隸州州判師事舅氏張惠言張琦受古文法及易虞氏義兼通陰陽五行家言爲文才力桀驁下筆輒能自拔渾樸遒勁情深文明取勢琢詞密而不褊委婉而遠于姚冶說經有家法恪守桐城義法賦尤閎廓幽窈有作者意歷主紫琅廣陵泰州等書院講席撰齊物論齋文集六卷雜著種 陵陽鄉賢考舊舟雙楫初月樓詩文鈔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先正事略儀鄭堂文集國朝尚友錄國朝耆獻類徵皇朝續文獻通考止冀遺集

周凱初名愷字豫道一字仲禮號芸皐富陽人嘉慶辛未進士官湖南按察使師事張惠言惲敬受古文法後交高澍然復聞朱

仕琇授其父高膴古文法肆力詩古文詞文品在歐曾間撰內自訟齋詩鈔八卷文鈔十卷自訂年譜一卷廈門志十六卷金門志　卷雜著　種（續文獻通考 宣陽縣志）

陳繼輅字季木一字修平號郘孫陽湖人嘉慶庚申舉人官貴溪縣知縣與張惠言惲敬吳德旋吳育董士錫等同學爲文互相切劘其古文條達雅近桐城于詩致力最深撰崇百藥齋初集二十卷續集四卷三集十二卷合肥學舍札記十二卷（武進陽湖志 餘崇百藥齋集私艾齋文集王遽續古文辭類纂初月樓詩文鈔一齋詩文集國朝文匯碑傳集補輯皇朝經世文續編國朝耆獻類徵皇朝續文獻通考論文項言此葬遺集）

江承之字安甫歙縣人布衣師事張惠言最爲篤信稱高第弟子獨好治經受鄭氏禮記儀禮虞氏易尤邃于易撰安甫遺學三卷（損齋文集安甫遺事 若柯文補編碑傳集）

金式玉字朗甫歙縣人嘉慶壬戌進士榜兄子師事張惠言受古文法稱高第弟子清才妙質熟精選理工詩古文詞所爲賦用意秀宕而怯薄倚聲得常州派正聲撰竹隣遺稿二卷（歙縣志 竹隣遺稿損齋文集藝舟雙楫歷代兩浙詞人小傳受經堂彙稿 歙縣志 生感齋詩）

楊紹文字子掞山陰人監生官鎮陽縣縣丞師事張惠言受古文法肆力爲之文行甚高撰雲在文稿一卷復編刊受經堂彙稿六種十六卷（受經堂彙稿雲在文稿初月樓詩文鈔若柯文外編小峴山人詩文集國朝古文匯碑傳集皇朝續文獻通考）

陳善字扶雅號壽容仁和人嘉慶辛酉舉人官嘉善縣教諭師事張惠言受古文法稱高第弟子其爲文博厚淵懿篇疏其句句疏其字得其至安協于冲深無然又從受易虞氏禮鄭氏學撰端慮勉一居遺文三卷遺詩　卷（憺林傳稿武進陽湖縣志養一齋詩文集初月樓詩文鈔皇朝經世文續編皇朝續文獻通考）

張成孫字彥惟武進人惠言子監生修潔博習好沉思能繼其父文學兼通小學工歷算于經精禮足成其父說文諸聲譜九卷撰端慮勉一居遺文三卷遺詩　卷（憺林傳稿武進陽湖縣志養一齋詩文集初月樓詩文鈔皇朝經世文續編皇朝續文獻通考）

張曜孫字仲遠一字昇甫號復生武進人琦子道光　舉人官

湖北候補道親受古文法于其父又從從兄張成孫得張惠言緒論及手評乙之書其爲文和平溫厚能承家學兼精醫術撰詩文集　卷爲友取閱靳不歸只存雜著二種（敬齋雜著明暨錄武進陽湖志餘續碑傳集道咸同光名人手札）

陸耀遹字劭人陽湖人繼輅兄子諸生　舉孝廉方正官阜寧縣教諭師事張惠言張琦受古文法詩宗錢劉醞釀深厚尤長于尺牘久居幕府擯雙白燕堂文集二卷詩集八卷集唐詩二卷外集八卷（毘陵鄉賢考武進陽湖志餘雙白燕堂集賚一齋詩文集金石學錄補皇朝續文獻通考羣雅集莆楚齋隨筆）

薛玉堂字又洲一字畫水無錫人乾隆乙卯進士官慶陽府知府與錢伯坰董士錫等友善以文學相切劘其爲文周折旋曲悉中規矩謹守古法不踰尺寸心平氣和不爲放言高論端謹有法度自以拘于法而不得馳不能自成一家然爲初學人導之

鍾謇原名寶田字璘圖長興人咸豐辛酉副榜官內閣中書治古文得姚鼐惲敬之傳好聲音訓詁之學撰易書詩禮四經正字考四卷（易齋詩禮四經正字考勵堂讀書記陋鉢羅室齋書錄目考羣雅集）

董祐誠初名曾臣字方立一字蘭石陽湖人嘉慶戊寅舉人師事陸耀遹與之同纂咸寧縣志　卷肆力律歷數理輿地名物之學撰董方立遺書十種　卷（雙白燕堂詩文集賚一齋詩文集經選續古文辭類纂國朝耆獻類徵皇朝續文獻通考）

譚　字蘭楣　人　年春獻賦蒙特恩賜舉人師事錢伯坰詩才清俊以古人自期（竹初詩文鈔）

崔景儁字格卿永濟人監生師事張惠言受古文法工八分楷書摹印好金石文字（望在文稿茗柯文編）

金　字箕伯歙縣人式玉子　師事張琦受古文法兼工詞撰竹所詞　卷（蛾舟雙楫）

謝士元字伯良號方宣武進人嵇從子諸生師事惲敬受古文法其爲文雖習聞緒論以敬爲宗然變敬廉悍之氣一歸雅馴敘次尤得法轉似劉大櫆由于爲文義法則一之故撰敬業堂文稿一卷（敬業堂文稿武進陽湖志餘）

謝嵇字　武進人　師事惲敬與士元同受古文法其爲文益刻深詭者茫然雖士元必三四覆視乃解（敬業堂文稿）

祝百十字筱珊一字子常江陰人道光辛巳舉人孝廉方正與張惠言惲敬吳育吳德旋李兆洛等友善以文學相切劘工詩古文辭其爲文俊傑廉悍詩則含豪緜邈興寄遙遠一往而深挹之不盡撰愛日草堂詩鈔四卷文鈔一卷與弟百五倡和復有華萼集十五卷（江陰縣志江陰藝文志私艾齋文集江陰縣文補編養一齋詩文集）

祝百五字炳季號瘦丰江陰人諸生其爲詩喜集句自出機杼者百無一二撰瘦丰詩集二卷集句二卷詞一卷（私艾齋文集江陰縣志江陰藝文志補編江陰縣文志崇百藥齋集）

呂子班字仲英武進人　壬戌進士官寧波府知府師事張惠言受古文法見事有遠識下筆數千言洞中窾要（養一齋詩文集）

方恮字子謹號退齋陽湖人監生私淑姚鼐張惠言惲敬求古文義法于三家文集中尤好惲敬文頗悟其用筆謂其文氣之疾徐文之向背不能瞼于法之外其爲文謹于法律一切碑版傳志之例尤秩然不紊兼工書畫金石摹印之屬撰退齋文集三卷詩集一卷雜著一種（續碑傳集）

舉人官候補知縣私淑惲敬獨喜大雲山房文集工詩古文詞喜校讎金石文字撰冷紅館賸稿冷紅館古杼秋館文集虹橋老屋遺稿

張細英字琬紃一字若綺武進人琦女監生章政平妻既承父教工于詞翰尤嗜古文其爲文詞旨簡潔雅有宗法撰緯青遺稿一卷（韓齋文稿明發微刊書目）

廬江劉聲木十枝撰

此卷專記師事及私淑吳德旋姚椿諸人

吳德旋字仲倫宜興人諸生師事張惠言姚鼐受古文法一意宗法桐城深求力索于子長退之之義法其論文專主于法以爲文之不可不講于法如工之有規矩如射之有彀率雖曰神明而變化之各存乎其人然欲舍規矩彀率而別求所以神明而變化之方其究恐歸于迷謬而無所得其爲文優柔恬淡潔而不蕪屈而不突議論有根據深造自得幾于自然于古人法度無不合而柔淡之思蕭疏之氣清婉之韻高山流水之音與歸有光姚鼐爲近詩亦澹雅絕俗復以古六藝之旨倡導後進成就者甚多撰初月樓文鈔十卷文續鈔八卷詩鈔四卷詩續鈔

初月樓詩文鈔 道光庚子刻本 一冊 直介堂叢刻

一卷遺編四卷 宜興荊溪縣志 晚學齋文集 初月樓詩文鈔 道光庚子刻本 古文緒論 黃楚望書目小酉腴山館年譜 國朝先正事略 國朝文匯 碑傳集 續碑傳集 國朝耆獻類徵 國朝詩別裁集 國朝文錄 國朝文類 皇朝瑣屑錄 皇朝經世文編 皇朝經世文續編 皇朝文獻通考 國朝詩人徵略 國朝詩鈔 國朝詩萃 國朝詩鈔小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 國朝詩人徵略初編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補編補遺續編補遺 國朝詩人徵略三編補遺續

陳克家字子剛號梁叔元和人道光甲辰舉人官候選教諭咸豐庚申殉難師事姚椿受古文法用力于說文詩尤雄深古健撫時感事妙以蘊藉出之又補其祖稽亭工部崔明紀未定稿六十卷于崇禎一朝末備克家爲補輯後八卷詳覈謹嚴有裨于政教撰蓬萊閣詩錄四卷（明紀敬齋雜著蓬萊閣詩錄汲奔詩文存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皇朝續文獻通考昭忠錄復葬類稿）最得師法足以力追古人撰紹韓書屋文鈔　卷詩鈔　卷日滄藏書目錄　卷（初月樓詩文鈔日滄文集盛輯皇朝經世文續編）

楊象濟字利叔秀水人咸豐己未舉人師事姚椿受古文法復從陳壽熊沈曰富顧廣譽等游能傳桐城嫡乳學問精邃其文簡質眞摯灝灝有氣好論經世撰汲奔文存六卷詩存四卷菰廬筆記三卷（汲奔詩文存菰廬筆記長楚齋續目國朝文匯復盛輯皇朝經世文續編皇朝續文獻通考）

顧廣譽字惟康號訪溪平湖人咸豐壬子優貢元年舉孝廉方正師事姚椿受古文法復與陳壽熊陳克家沈曰富等以文學相切劘其爲文原本經術高簡有法氣適理足純用桐城義法不必規摹形跡自符合于精神命脈之所在教授四十餘年遠近從游者甚衆主講龍門書院撰悔過齋文稿七卷文續稿七卷雜著　種（悔過齋文集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國朝文匯續碑傳集盛輯皇朝經世文續編皇朝續文獻通考歸葬文稿）

任朝楨字維周號午橋宜興人　專力古文留意唐宋八家古文之學與吳德旋友善平日論文悉與德旋合其爲文優柔平夷結搆中度自抒所得絕去畦町無意摹古而自不悖于古撰任午橋存稿三卷香南詩集　卷（任午橋存稿宜興荊溪縣志初月樓詩文鈔養一齋詩文集）

吳士模字晉望武進人諸生治經喜發明漁洛諸家之說爲文原本經術體格純雅頗得桐城家法論文與吳德旋相爲契合嘗纂五家文爲學古文者法論著取孟子莊周敘事取左氏傳太史公書而以昌黎韓子爲歸撰澤古齋文鈔三卷補遺一卷詩鈔一卷雜著　種（會稽山齋集武進陽湖縣志初月樓詩文鈔國朝文匯皇朝續文獻通考）

吳謹字研夫宜興人德旋子諸生師事呂璜受古文法撰愛月軒文鈔　卷詩鈔　卷日滄藏書目錄　卷（初月樓詩文鈔日滄文集盛輯皇朝經世文續編）

吳鋌字耶溪武進人諸生師事吳德旋德旋以所受于師友之說告之最爲篤信爲入室第一弟子其爲文夷猶冲澹所見極深最得師法足以力追古人撰紹韓書屋文鈔　卷詩鈔　卷文翼三卷（映雪樓書目考文質會稽山齋集武進陽湖志餘養一齋詩文集初月樓詩文鈔國朝文匯盛輯皇朝經世文續編）

王國棟字守靜歙縣人監生師事吳德旋受古文法好學能詩古文辭得古人義法與程德資孫勵吳謂最善以詩古文相切劘雜著二種（徽銘錄潛莊文鈔初月樓詩文鈔會稽山齋集）

吳敬承字筠墅陽湖人士模子　師事族兄吳德旋德旋授以司馬子長韓退之之義法最爲篤信力求之司馬氏與左氏于太史公書治之加勤往往能得其言外之意撰讀左史文　卷

讀史記文　卷（初月樓詩文鈔）

吳謂字少尊宜興人監生師事吳德旋德旋以所聞于姚鼐者告之謂從歸有光入可以上溯司馬子長謂遂日取歸有光古文讀之每爲文輒彷彿其波瀾意度不入其窈奧不止詩學晚唐兼工書畫醫學撰水西山房詩文草三卷（盛湖志補宜興荊溪縣志初月樓詩文鈔）

程德資字子香婺源人監生師事吳德旋德旋授以子長孟堅敘事法凡所從事于古人而僅有之者悉以相授而無所隱並告以姚鼐教德旋爲文之法宜力求古人疏淡處太史公書無美不具歸有光能傳太史公眞脈德旋深信之轉以此語授之德資德資初篤嗜韓文以韓文賢于司馬子長聞德旋言亦折而從之深思力取幾且有成篤信程朱趨向甚正遂爲德旋入室弟子撰程子香文鈔二卷文續鈔四卷補遺一卷尺牘二卷程

氏世系錄一卷（程子喬文鈔宜興荊溪縣志初月樓詩文鈔舊一齋詩文集敬孚類稿國朝文匯會稽山齋集啓輯息朝經世文續編）

鄒澍字潤安陽湖人　師事吳德旋受古文法學允行謹爲詩古文詞有聲兼精醫學撰沙溪草堂文集一卷詩集一卷雜著一卷已佚撰述存者惟醫書　種（武進陽湖志餘初月樓詩文鈔）

張爾耆字伊卿號符瑞婁縣人諸生師事姚椿受古文法其爲文兼工醫學撰匏齋遺稿五卷（匏齋遺稿盛湖志補國朝文匯）

宗法歐曾詩喜韋孟諸家評校祕籍手鈔盈十篋尤好全唐詩用丹黃紫墨別識之撰大葬集六卷（懷舊雜記抱潤軒文集）

韓應陛字綠卿號鳴唐華亭人道光甲辰舉人官內閣中書師事姚椿受古文法喜讀周秦諸子及泰西歷算之學其爲文古質簡奧得方姚家法撰讀有用書齋雜著二卷（讀有用書齋雜著懷舊雜記）

柳以蓉字价人一字子屏號韜廬吳江人諸生與沈曰富陳壽熊友善以文字相切劘爲文縝密高雅實宗姚鼐詩則志在蘇黃二家兼精醫學主講切問書院撰食古齋文錄一卷詩錄四卷（韜廬文鈔菉猗室遺文續鈔國朝文匯）

詩餘一卷（香廬文鈔菉猗室遺著香廬文鈔菉楚齋國朝文匯）

凌泗字斷仲號磐生吳江人諸生師事陳壽熊受古文法爲文簡嚴峭折確有師承撰菉廬遺著七卷（菉廬遺著香廬文鈔菉楚齋書目靜遠堂集國朝文匯）

凌淦字殤生號退葬吳江人泗從弟咸豐己未舉人官候選郎中師事陳壽熊受古文法文不多作悉有法度兼精醫學撰退葬文稿　卷（香廬文鈔菉猗室遺著香廬文鈔菉楚齋文匯）

方坰字思藏號子春平湖人嘉慶丙子舉人官錢塘縣訓導師事顧廣圻徐熊飛受詩古文法其古文清深質實詩學王孟諸家亦婉麗兼治經術訓詁復篤志程朱之學撰生齋文稿八卷續刊一卷詩稿九卷（生齋詩文稿惜遇齋文集菉楚齋書目國朝文匯）

鄭喬遷字仰高慈谿人諸生師事吳德旋德旋告以所受張惠言

姚鼐之說最爲篤信益肆力于古文不樂與俗伍其文氣疏而詞暢撰藏密廬文稿四卷吳德旋爲之刪訂（藏密廬文稿初月樓詩文鈔菉楚齋書目）

李齡壽字君錫號辛垞吳江人諸生與沈曰富陳壽熊等友善以詩古文詞相切劘爲文皆合于桐城義法惜多散佚詩趣豪勝兼工醫學撰匏齋遺稿五卷（匏齋遺稿盛湖志補國朝文匯）

唐啓華原名岳字子實臨桂人　舉人師事呂璜復從梅曾亮學文盡得古文義法又與彭昱堯王拯龍啓瑞朱琦等以詩古文詞相切劘其爲文不懈而及于古撰涵通樓師友文鈔經德堂文集菉楚齋書目）

九卷附詞三卷（涵通樓師友文鈔經德堂文集菉楚齋書目）

呂璜治字小滄永福人璜子能世其家學（永福縣志）

李洵原名壯庚字古漁永福人道光甲午舉人官永平縣知縣呂璜婿古文饒有家法（月滄白訂年譜永福縣志）

侯賡成字康田永福人道光辛卯舉人官衡水縣知縣師事呂璜受古文法亦工詩古文詞撰三有堂集　卷（永福縣志粵西五家文鈔）

侯紹瀛字東洲永福人賡成子光緒丙子舉人官清河縣知縣因其父師事呂璜習聞璜論古文義法亦工古文撰南北游草一卷豸山樵唱二卷明鑑擇要經世略二卷粵西五家文鈔二十四卷（粵西五家文鈔明鑑擇要經世略永福縣志菉楚齋書目）

陸與喬字子卿宜興人布衣師事吳德旋受詩古文法亦工詩古文詞詩尤工能引其芬芳悱惻之致以達幽憤抑鬱之情撰琴樓詩集　卷（宜興荊溪縣志初月樓詩文鈔）

孫勵字庶翼陽湖人　師事其舅吳德旋與程德資王國棟吳諤等友善以學問文章相切劘（初月樓詩文鈔）

孫曾頤字子期陽湖人勵子德旋外孫監生爲詩寄意深婉潛遠

有神韻深得德旋衣鉢咸豐庚申閩門殉難撰楚游村居懷人草共六卷（宜興荊溪縣志初月樓詩文鈔）　師事吳德旋受古文法撰子居年譜一卷（初月樓詩文鈔）

郭傳璞字　鄞縣人　師事吳育受古文法（私艾齋文集）

（櫻詩文鈔竹林答問）

蕭之范字　壽州人　師事姚椿

陶淇字紹原四十歲後以字行別號錐莽秀水人　師事姚椿受古文法于學皆頹其藩籬詩亦清遠高簡並工畫山水撰忠孝堂詩鈔　卷（盛湖志）

陳景蕃字訒齋陽湖人諸生師事吳士模最爲知名以其學傳諸學徒撰雜著三種（武進陽湖志餘）

張若曾字雨棠陽湖人諸生師事吳士模最爲知名以其學傳諸學徒（武進陽湖志餘）

葉蘭笙字湘秋婁縣人　舉人師事姚椿受古文法學詣甚著撰述散佚（婁縣志）

陳賦字曉榭宜興人　拔貢與吳德旋李兆洛等友善日以詩古文詞相切劘撰述遭亂散佚（宜興荊溪縣志）

屈恩銓字英甫　人諸生師事楊象濟受古文法親承指授遂能古文兼習詩畫（閒湖詩三鈔沒葊詩文存）

陸日愛字曦叔號雪亭吳江人　官浙江候補同知師事姚椿受古文法撰守拙齋詩文集十二卷松陵詩徵續編　卷（懷舊雜記國朝）

熊其英字純叔青浦人諸生官候選訓導師事張琰受古文法私（文稿）

淑姚椿爲古文一意宗桐城義法創意立言以習之持正可之三家爲師波瀾意度實維古人撰恥不逮齋集五卷補一卷青浦縣志十三卷又與凌泗凌淦李齡壽等同編松陵文錄二十四卷吳江縣志四十卷（恥不逮齋集鮑齋遺稿杏廬文鈔敬孚類稿知退齋文稿國朝文匯皇朝續文獻通考）

姚之桓字壯之婁縣人椿弟子諸生官荊溪縣訓導能世其家學（懷舊雜記）

沈成章字達卿秀水人諸生師事柳以蕃受古文法學甚博雅尤好深湛之思兼精醫學撰敬止堂文存　卷（杏廬文鈔）陸湖老漁行吟草（文稿）

鄒慶筠字剛甫秀水人諸生師事顧廣譽方坰受古文法最篤信師說即以得之訓誨者筆之于書撰鄒剛甫文集三卷（悔過齋文集生齋詩）

張錫恭字聞遠婁縣人爾耆子光緒舉人禮學館纂修能傳其父學取其父手鈔遺書讀之通三禮尤精喪服（枸澗軒文集）

陶模字方之號子方秀水人同治戊辰進士官兩廣總督謚勤慤師事沈曰富陳壽熊楊象濟受古文法通經好古講求程朱之學（盛湖志補植堂集續編靜遠堂集悔過齋文集金石學錄續補鄒齋殿近詩甲乙集續碑傳集）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七

盧江劉聲木十枝撰

此卷專記師事及私淑梅曾亮諸人

梅曾亮字伯言上元人道光壬午進士官戶部郎中師事姚鼐受古文法裒然居姚門四傑之首居京師二十餘年四方人士以文字從其講授及求碑版者至無虛日其爲文義法一本之桐城稍參以歸有光精悍簡質清夷往復獨深于性情實有精到處能闚昌黎門徑其勝處最在能窮盡筆勢之妙磬控縱送無不如志其修詞愈于方姚諸公而一意專精于是氣體理實不能窮極廣大精微之致然頓挫峭折矯然自異足以自樹一幟詩亦天機清妙主講揚州書院撰柏梘山房文集十六卷文續集一卷駢體文二卷詩集十卷詩續集二卷隨筆

卷詩話　卷離騷解　卷後三種遺亂佚 上元江寧兩縣志昭選文甲乙集柏梘山房集怡志堂文初編

吳嘉賓字子序南豐人道光戊戌進士官內閣中書同治甲子殉難學文于梅曾亮受古文法擇經德堂文集六卷文別集二卷浣月山房詩詞六卷 經德堂文集國朝文滙儒林傳稿續碑傳集盛輯皇朝經世文續編徵省詞鈔槐廬詩存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皇朝續文獻通考復堂類稿篤齋集

馮志沂字述仲號魯川代州人道光丙申進士官徽寧池太廣道師事梅曾亮受古文法稱高第弟子其爲文清微簡淡氣體謹嚴神味雋永而激宕沉雄駸駸乎駕同時諸公而上之詩則淬厲洗伐幾經甘苦吐屬雋妙不見其有錘琢之痕撰微尚齋詩集初編四卷續集一卷適適齋文集二卷外集一卷 適適齋文集小酉腴山館詩文集楚南齋日記國朝文滙儒林傳稿續碑傳集盛輯皇朝經世文續編續碑傳集

編六卷詩初編八卷 怡志堂文初編桐堂集續編桂游日記國朝文滙盛輯皇朝經世文續編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皇朝續文獻通考道咸同光四朝詩史

余坤一字子容號小坡諸暨人道光己丑進士官雅州府知府學

文于梅曾亮姚瑩得桐城義法其爲文廉傑踔厲能自達其意詩亦沉鬱靜細善發難顯之情寫難狀之景撰寓庸室詩稿一卷文稿　卷皆經梅曾亮及諸名人商榷評論又與陳溥陳學受兄弟唱和詩編默存錄一　卷諸暨縣志含清室詩存陋廬詩文稿簡莹山房詩文集適適齋文集

項傳霖字叔雨號几山瑞安人道光壬午舉人官高陽縣教諭與梅曾亮邵懿辰吳敏樹友善受古文法最篤嗜學尤喜校書兼通歷算方術家言所爲書皆未成其爲文雅潔有家法惜遺文僅十數篇通學齋詩文鈔桐華閣文集栢堂集　編

周壽昌字應甫一字荇農號自葬長沙人道光乙巳進士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學文于梅曾亮受古文法其爲文清絕可喜詩亦由博奧轉造平淡瘁嗜四史校補原註各有專書稿凡數易撰思益堂詩集六卷詞集一卷古文二卷日札十卷思益堂集四史

桐城文學淵源考　卷七　四　直介堂叢刻

桐城文學淵源考　卷七　三

校補雪橋詩話餘集道咸同光名人手札道咸同光四朝詩史王祭酒年譜廬受堂詩文集皇朝續文獻通考

朱　字滑葊無錫人諸生師事梅曾亮受古文法其爲文簡鍊古質歛才就範繩趨短步不敢苟爲炳炳烺烺鑒于古人立言之旨能得其師門戶撰濟葊文鈔二卷卽古堂文鈔

舒鼒字伯魯溆浦人諸生官戶部郎中師事梅曾亮受詩古文法詩才清俊詞氣雲湧颿發而驟進于古文亦宏整宗法甚高撰綠綺軒文鈔二卷駢文鈔一卷詩鈔二卷詞鈔一卷溆浦縣志栢梘山房集枰湖文集秋盤館遺集經德堂文集味經山館詩文鈔國朝文匯續碑傳集庸葊文集

張岳駿字端甫金匱人諸生師事梅曾亮十年受古文法稱高第弟子其爲文出語輒高潔深邈沉鬱有奇氣不沿蹈時俗字句而蘄配于古人頗似歸有光存文僅數篇刊行只二篇撰張端甫遺稿二卷無錫金匱縣志張端甫遺集栢梘山房集適適齋文集虹橋老屋遺稿續梁溪詩鈔無錫鄉賢畫目

侯楨字子勤號二樑無錫人道光丙午舉人師事梅曾亮受古文法其爲文純樸得之方苞詩亦在義山山谷之間兼通說文精地理撰古杼秋館文集二卷詩集一卷評點孝經集註一卷雜著　種無錫金匱縣志無錫鄉賢畫目古杼秋館詩文集虹橋老屋遺稿續梁溪詩鈔雪橋詩話餘集續碑傳集

伊樂堯字遇奚一字幸耕錢塘人咸豐辛亥舉人官仙居縣訓導與朱琦邵懿辰以文字相切劘其爲文根據理要模茂淵懿惜已散佚惟存雜著　種五經補綱栢堂集　編怡志堂詩文集皇朝續文獻通考

陳溥字稻孫號廣敷一號悛侯新城人蘭祥子學古文于梅曾亮盡得桐城義法其評點詩古文辭十餘種皆能批卻導窾使讀者咸知古人用意之所在讀者莫不珍祕所撰多散佚論易不取程朱傳義自以爲能窺羲文周孔之奧學宗朱子兼取宋儒之長喜談兵兼精醫學及相人術存雜著　種新城縣志藝舟雙楫補談府峴江紀程樂餘

陳學受字永之號懿叔新城人溥從兄監生學古文于梅曾亮朱琦盡得桐城義法學務精醇肆力于春秋廢三傳黜胡氏諸家獨契聖心于千載之上獨于孟所論有深契撰圈註春秋讀本　卷春秋十種三十卷讀鴻詩集峴江紀程新城縣志簑晦堂詩文集續補藝文略刻書目讀書舉要

張穆初名瀛遲字誦風號石洲平定州人道光辛卯優貢官候選知縣與梅曾亮朱琦邵懿辰彭昱堯龍啓瑞等以文字相切劘爲學專以篤實爲主嘗謂爲文而無學其文皆虛爲學而虛其爲文精深刻摯務使足以抒性情神經濟素以樸學名撰月齋文集八卷詩集四卷而蒙古游牧記十六卷北魏延昌地形志十三卷最知名地形志稿本佚　月齋詩文集國朝文滙皇朝續文獻通考金石學錄補碑傳集盛昱撰皇朝經世文續編題鉢羅室詩賸過目考趙綠雪日記

劉傳瑩字賓甫號茉雲漢陽人道光己亥舉人官國子監學正與梅曾亮曾國藩等以文學相切劘工詩古文詞凡字書音韻天文推算古文家之說皆刺得其大旨撰劉茉雲遺集四卷雜著二種（儒林傳稿栢堂集續編附文正公詩文集　楚齋書目國朝尚友錄國朝耆獻類徵）

歐陽勳字功甫湘潭人諸生師事陳溥陳學受吳敏樹郭嵩燾受古文法二陳並主其家講論文學無虛日言詩古文義法甚詳勳尤刻意師之專力詩古文辭其文詩皆清綿嘉往復兼工篆書撰秋聲館遺集八卷（秋聲館遺集楷描談屑曾文正公詩文集　雪橋詩話餘集國朝文匯鼎吉堂文鈔）

吳嘉言字子顧南豐人嘉賓弟諸生師事其兄好爲深遠超妙之思詩詣簡淡咸豐丙辰殉難撰一簣草存一卷詩一卷雜著一卷（南豐縣志國朝先正事略國朝尚友錄求自得之室文鈔）

吳昌篆字伯俞南豐人諸生咸豐丙辰殉難師事從父嘉賓受古文法嘉賓所撰諸經說皆能心通其義爲文識見卓越步趨嘉賓文詞暢達直抒胸臆不踰規矩已能造其藩籬撰吳伯俞遺稿　卷（醒予山房文存求闕齋日記類鈔師友贈言南豐縣志國朝先正事略國朝尚友錄江西忠義錄）

秦緗業字應華號澹如無錫人瀛子道光丙午副榜官浙江候補道師事梅曾亮受古文法喜學歸有光方苞姚鼐三家其爲文清眞醇雅一守秦瀛家法詩則夷猶淡蕩于陶韋爲近撰虹僑老屋遺稿九卷（續梁溪詩鈔虹橋老屋遺稿遜學齋詩文鈔續碑傳集　無錫鄉賢耆目皇朝續文獻通考歷代兩浙詞人小傳）

楊彝珍字季涵一字性農武進人道光庚戌進士官兵部主事學文于梅曾亮盡得桐城古文義法其爲文深微清遠古淡而味彌長質直悽惻而情益永涵蓄于百氏之旨撰移芝室詩集三卷文集十三卷雜著四卷國朝古文正的七卷（移芝室詩文集北嶽山房詩文集國朝先正事略補編續碑傳集　縣志六卷雜著二十四種北嶽山房詩文集類纂國朝文匯續編國朝先正事略補編續古文辭類纂盛輯皇朝經世文續編皇朝經世文編續文獻通考續選續古文辭類纂國朝文匯續碑傳集盛輯皇朝經世文續編續文獻通　冷紅館賸稿虹橋老屋遺稿）

鄧濂字似周無錫人　師事秦緗業受古文法亦工詩古文詞

秦寶璣字瑤田一字姚田號澤叔金匱人臻子同治丁卯副榜師事族祖秦緗業受古文法其爲文閎博超健淵雅純正致力甚深佐緗業修無錫金匱縣志全書實其手訂撰埭實齋文稿二卷霜傑齋詩二卷補遺一卷（媿曾文稿霜傑齋詩派譚無錫金匱縣志虹橋老屋遺稿緗業溪詩鈔蕘雨軒詩文集國朝文匯盤編皇朝經世文續編無錫鄉賢書目）

盧昌詒初名英僩字栗庵貴岡人同治辛未進士官山東候補道少習古文詞得叔父韻珊之教與姚鼐梅曾亮尤能深悉其宗派代作奏議得曾國藩之體要撰養拙齋詩文集　卷濟南存稿　卷（校經室文集）

楊世猷字繼之武陵人琪光子諸生官　縣訓導習聞祖父言古文法繼承不替其爲文措辭甚艱而不苦于晦用意雖瑣而不傷于繁撰希賢齋文鈔四卷舊史內編八卷（希賢齋文鈔舊史內編）

劉愚字庸夫安福人諸生官四川候補同知師事吳嘉賓受古文法其爲文文體雅潔頗得其師意旨惟句律間有未合處撰醒予山房文存九卷詩存　卷（醒予山房文存師友贈言）

張之洞字孝達號香濤南皮人同治癸亥進士官體仁閣大學士諡文襄師事從舅朱琦受古文法爲詩務典麗不喜江西派撰廣雅碎金四卷抱冰室　集　卷弟子記一卷（廣雅碎金抱冰室弟子記石遺室詩話國朝文隨錄金石學錄續補鄴齋跋逝詩甲乙集微緝息廬詩文集養知書屋詩文集湘綺樓詩文集國朝經世文續編道咸同光四朝詩史文藝叢報）

瞿鴻禨字子玖號止葊善化人文愼師事周壽昌郭嵩燾受古文法工詩古文詞練習掌故撰瞿文愼公詩選四卷雜著　種（思益堂詩文集養知書屋詩文集湘綺樓詩文集廬受堂詩文集瞿文愼公詩選續補彙刻書目提要齋隨筆）

進士官協辦大學士諡

此卷專記師事及私淑方東樹諸人

方東樹字植之桐城人續子諸生師事姚鼐受古文法爲姚門四傑之一覽經史諸子百家獨契朱子爲文好搆深湛之思醇茂昌明言必有物窮源盡委沉雄堅實無不盡之意無不盡之詞不盡拘守文家法律詩則用力尤至沈著堅勁卓然成家歷主海門韶陽廬陽泖湖松滋東山等書院講席導諸生以學行以詩文就正者既告之義法且進以爲己之學撰攷槃集文錄十二卷外集一卷二卷弟子方宗誠選刊本更名儀衛軒文集十二卷外集一卷詩集六卷漢學商兌四卷書林揚觶二卷昭昧詹十卷續八卷續錄二卷後三書最有名雜著尚有　種

考證集文錄儀衛軒詩文集國朝文匯續碑傳集廬輯皇朝經

世文續編皇朝續文獻通考桐城縣志一
掌石齋詩文鈔桐城耆舊傳越縵堂日記

戴鈞衡字存莊號蓉洲桐城人道光己酉舉人師事方東樹最久受古文法銳志文學精力絕人求之宋五子書以明其理求之經以裕其學求之史以廣其識詩文經說卓然可表見于世猶自謂其文理不能徹諸實神不能運于空氣不能渾于內味不能餘于外自以生方苞劉大櫆姚鼐之鄉不敢以古文自任撰味經山館文鈔四卷文續鈔三卷詩鈔六卷詩續鈔四卷尺牘二卷書傳補商十七卷雜著　種

味經山館詩文鈔傳補商付文正公詩文集求闕齋日記戴鈔桐堂集　編葺楚
齋書目桐城耆舊傳國朝先正事略國朝文匯續編
皇朝經世文統編國朝尚友錄桐城縣志續修集

方宗誠字存之號柏堂桐城人諸生官棗強縣知縣師事從兄方東樹十二年之久受古文法其爲文和而粹託意高遠發明程朱義理抒寫事情主于修詞立誠不矜能于字句間平日篤志

川筆之意撰趣園詩文稿八卷雜著二種

放齋文存抱潤軒文集敬孚類稿陶廬文集桐城縣志桐城耆舊傳

吳廷香字奉璋號蘭軒廬江人道光己酉優貢咸豐元年舉孝廉方正咸豐四年殉難師事方東樹並學文于戴鈞衡方宗誠馬三俊等盡得古文義法撰述散佚吾邑與桐城接壤士人互相聯姻者甚多方苞方宗誠馬其昶等歷主吾邑潛川書院講席未聞有相從學文者士不悅學千古同嘅廷香能自得師甚爲罕覯撰吳徵士遺集二卷

廬江縣志效良吉齋文存儀衛軒詩文集吳先生詩文集吳徵士遺集柏堂集次編廬州詩苑廬江詩鈔

張勳字小嵩桐城人諸生咸豐五年殉難師事方東樹受古文法撰總旌錄四卷柏堂集次編續編

唐治字魯泉句容人道光乙酉舉人官祁門縣知縣咸豐四年殉

難師事方東樹復與戴鈞衡蘇惇元方宗誠馬三俊等以文學相切劘撰唐魯泉遺稿一卷（栢堂集　續唐魯泉遺稿　輯山館詩文鈔梅村詩文集）

江有蘭字貽之號待園桐城人諸生官黟縣教諭師事方東樹張敏求受古文法習聞敏求緒論尤深其爲詩清雅冲曠格高氣空不事雕琢無險怪附薄塞苦之思不爲形似得自然之趣兼工楷隸撰待園詩鈔六卷（待園詩鈔道咸同光四朝詩史慎宜軒詩文集栢堂集前編後編桐城耆舊傳篇翰集）

文漢光初名聚奎號煥章更字斗垣號鍾甫桐城人諸生咸豐元年舉孝廉方正官光祿寺署正師事戴鈞衡張敏求復師事方東樹皆受古文法學行卓越工詩古文詞皆有鄉先輩風範兼精算學撰述散佚僅存藁孔餘生集一卷（藁孔餘生集敬孚類稿桐城縣志敬孚雜鈔桐城耆舊傳栢堂集前編續編後編篇翰集）

馬三俊字命之桐城人宗璉子咸豐元年優貢復舉孝廉方正咸豐四年殉難師事方東樹受古文法其爲文粹然深醇意圓語妙然幽憂之思悲憤之意亦時形于詞撰馬徵君遺集六卷（馬徵君遺集慎宜軒詩文集抱潤軒文集栢堂集　編道咸同光四朝詩史）

甘紹盤字愚亭一字玉亭桐城人諸生官崇明縣知縣師事方東樹受古文法喜研性命之學東樹甚稱其質行文學不及同門諸子（桐城耆舊傳栢堂集餘編）

劉宅俊字愷生號悌堂桐城人道光甲辰進士官來賓縣知縣師事方東樹受古文法以詩古文名于時詩尤深得古人超妙之境攄悌堂文集二卷詩集六卷詩集二卷（悌堂文集敬孚類稿敬孚雜鈔桐城耆舊傳）

張泰來字瑞階號包軒又號鈇山桐城人　己亥舉人與方宗誠等以文學相切劘尤專意古文撰包軒遺編三卷（包軒遺編栢堂集　編）

鄭福照字容甫號潔園桐城人諸生師事江有蘭復時聞方東樹講授其爲詩戛戛獨造生峭奇崛出自山谷兼通天文算法善校讎書籍于鄉先輩書治之尤勤撰潔園詩稿三卷雜著三種（潔園詩稿栢堂集後編）

蘇求莊字強甫號毅齋桐城人惇元子諸生文行書法皆能傳父業撰儀宋堂文集　卷詩集　卷（桐城耆舊傳）

蘇求敬字懋甫號　桐城人惇元子諸生文行能傳父業才尤過求莊詩古文辭俱有前賢遺軌撰復葬文鈔一卷詩鈔一卷悔學錄二卷（敬孚類稿桐城耆舊傳）

陳濬然字　號晦堂桐城人光緒　舉人師事方宗誠受古文法爲文不盡守桐城義法撰晦堂文稿六卷詩稿一卷雜著種（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原入江表忠略晦堂書錄方栢堂事實考略晨風閣叢書甲集國粹學報）

方守彝字倫叔桐城人宗誠子諸生官太常寺博士師事鄭福照亦工詩古文詞有聲撰栢堂遺書附錄　卷與陳濬然等合撰方栢堂事實考略五卷（復堂類稿栢堂集後編校經室文集慎宜軒詩文集晚清四十家詩鈔方栢堂事實考略）

胡淳字伯良桐城人恩溥子　師事姚瑩方東樹受古文法其詩氣味文議論正大性情眞摯惜未成家撰胡伯良文集二卷（碧波詩選慎宜軒栢堂集續編外編慎宜軒詩文集）

胡恩溥字澍生桐城人　師事方東樹受詩古文法其詩音節頗類陶謝撰碧波詩選二卷（碧波詩選慎宜軒詩文集）

馬復震字星平一字心楷號我園桐城人三俊子三世殉難官陽江鎮總兵師事方宗誠好學知書其論詩一字一句斷斷不相下撰我園詩鈔　卷（求闕齋日記類鈔栢堂集次編管情詩話餘集抱潤軒文集）

汪宗沂字仲伊歙縣人諸生官　知縣師事方宗誠篤學好古撰禮樂一貫錄　卷（栢堂集續編求闕齋日記類鈔方栢堂事實考略）

吳康平字　桐城人　師事方宗誠行身接物爲學大旨皆
望見塗轍（柏堂集前編）
劉元佐字佾卿桐城人宅俊子諸生幼承家範專志實學（柏堂集前編）
王　字夢巖桐城人　師事文漢光江有蘭詩學頗得師法
撰象經書屋遺詩　卷（柏堂集前編）
洪　字魯軒
人諸生師事方宗誠稱高第弟子（攷齋雜著）

桐城文學淵源考　卷八　五　直介堂叢刻

此卷專記師事及私淑李兆洛諸人

李兆洛字紳琦更字申耆號養一陽湖人嘉慶乙丑進士官鳳臺縣知縣師事姚鼐受古文法又與毛嶽生吳德旋董士錫吳育姚瑩等友善以文學相切劘其爲文取材宏研思沉性情融怡事理交暢自謂氣弱故不爭文取達意力不任鍛鍊故無所成治經術通音韻習訓詁考天官歷數尤嗜輿地學卓然成一家言因當世治古文者知宗唐宋而不知宗兩漢六經以降兩漢猶得其遺緒而欲宗兩漢非自駢體入不可因編駢體文鈔三十一卷及歷代輿地韻編今釋二十一卷最有名主講暨陽書院二十年四方文士負笈求學者以千計其傑者考道著書學

成一家者以十百計生平編輯之書甚多撰養一齋文集二十卷詩集四卷鳳臺縣志十二卷皇朝輿地圖　卷　養一齋詩文集丹棱文鈔李申耆年譜暨陽答問藝舟雙楫敬孚類稿宛委山房詩詞賸稿國朝先正事略國朝文匯畸人傳三編國朝經學名儒記碑傳集古微堂集國朝耆獻類徵皇朝經世文編皇朝續文獻通考國朝尚友錄歸葬文稿止葬遺集

將彤字丹棱陽湖人諸生師事李兆洛最久推首選弟子淹雅閎通篤守家法精于考禮而文筆亦極研鍊撰丹棱文鈔四卷李申耆年譜三卷先師小德錄一卷暨陽問答二卷　丹棱文鈔暨陽問答編舟雙楫定葬詩文集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皇朝輿地韻編文匯續碑傳集益補皇朝經世文續編

薛子衡字子選陽湖人師事李兆洛以文學名于一時撰眞正銘齋文集六卷毗陵經籍序錄三卷雜著　種　半士吟丹棱文鈔

夏煒如字永曦江陰人諸生官直隸州判師事李兆洛受古文法兆洛主暨陽書院講席當時煒如與承培元宋景昌徐思鋯

六承如六嚴等最稱高第弟子工詩古文詞深入古人堂奧其文氣勁以直辭樸而茂平夷洞達絕去町畦學人之文迥異凡近撰軥錄齋稿四卷江陰縣志三十卷　江陰縣志軥錄齋稿疑雘齋書目

承培元字守丹江陰人諸生師事李兆洛能古文善許氏學工篆刻撰夫須山館詩鈔　卷雜著　種　江陰縣文志江陰縣志養一齋詩文集

宋景昌字宛之江陰人諸生師事李兆洛學問淵博能古文兼精天文歷數之學佐輯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恆星圖皇朝輿地韻編三種撰星緯測量　卷　養一齋詩文集江陰縣志江陰縣志養一齋詩文集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皇朝輿地韻編

六承如字磨九江陰人諸生師事李兆洛篤行能文作文不競時趨佐輯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皇朝輿地韻編恆星圖皇朝輿地略四種撰紀元編三卷卷末一卷　畸人傳三編皇朝輿地略紀元編皇朝文獻通考歸葬文稿江陰縣文志江陰縣志養一齋詩文集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皇朝輿地韻編

六嚴字德只江陰人　師事李兆洛佐輯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二十卷十得七八成于嚴又佐輯恆星圖皇朝輿地圖　軥錄齋稿養一齋詩文集江陰縣文志

徐思鋯字庚甫江陰人　師事李兆洛佐輯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恆星圖皇朝輿地韻編三種撰歷代史晉書地名長編　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皇朝輿地韻編軥錄齋稿養一齋詩文集江陰縣文志

夏灝字　人　師事李兆洛稱高第弟子

湯成烈字果卿武進人道光辛卯舉人官玉環廳同知師事李兆洛授以作文之法謂必讀諸子百家以輔翼之管商申韓呂覽淮南新序說苑各家不可不玩誦賈誼董馬劉揚班傅崔蔡之文不可不肄習經以辨道史以論世學之既久而文之氣體深且厚矣諸子之書各成一家其取材也宏其研思也沉其使事

也博其騁辭也辨習之既久臨文時浩乎沛乎無不如吾之所欲爲矣撰古藤書屋文甲集　卷乙集　卷（皖朝續文獻通考盛徵皇朝經世文續編國朝文匯　養一齋詩文集）

曹宗瑋字蔗畦江陰人諸生師事李兆洛博覽羣書尤肆力于濂洛關閩之學撰觀復堂文稿　卷賦稿　卷花雨塡詞草　卷（江陰縣志江陰縣文志）

李聯琇字季瑩一字小湖臨川人道光乙巳進士官大理寺卿師事李兆洛主講鍾山書院撰好雲樓初集　卷二集　卷臨川答問一卷（夠鐘齋稿國朝文匯道咸同光四朝詩史盛徵皇朝經世文續編）

高承鈺字式之陽湖人諸生師事李兆洛能詩文撰半士吟二卷並自註（半士吟武進陽湖志餘）

陸初堂字文泉陽湖人師事李兆洛工辭賦詩文其爲記序論傳

修潔簡質多夷適之致頗得古人義法自謂詩則酷愛吳偉業撰懷白軒集十六卷（懷白軒集武進陽湖志餘）

許丙榕字農生號若秋桐城人

計工拙撰敦園詩談八卷續編二卷（敦園詩談懷白軒集吳先生詩文集）

楊夢篆字師韓陽湖人諸生師事李兆洛受古文法好學深思撰述甚富撰護花軒古文六卷詩一卷（毘陵鄉貢考武進陽湖志餘）

徐其志字伯宏宜興人諸生官

師事李兆洛性喜爲詩不復訓導師事李兆洛受古文法善篆刻弟子博覽羣書工古文詞尤講求經世之學撰聽雨樓文集二卷詩集二卷瑞雲詞一卷（宜興荆溪縣志）

路廷立字參之宜興人

師事舅氏李兆洛受古文法其書法尤善效兆洛字兆洛亦不能辨（宜興荆溪縣志）

鄭經字守庭江陰人道光丁酉舉人官太常寺博士銜師事李兆

洛佐輯地理韻編稱高第弟子劬學研窮性理其爲文力矯時趨一宗先正以經史爲根抵歷主毓文延令等書院講席撰述燬於粵匪僅存燕窗閒話二卷（燕窗閒話江陰縣志江陰縣文志）

鄧傳密字守之號少白懷寧人

師事李兆洛甚久授以過錄錢湘靈批本左傳謂從此隅反有益學問其持論多與兆洛合工篆隸尤得家傳（養一齋詩文集瓶缽齋雜識過目考）

黃志述字仲孫　人

師事李兆洛佐輯地理韻編

錢維樾字蔭湘無錫人

師事李兆洛佐輯恆星圖

吳以辰字雲甫崑山人

師事李兆洛受古文法撰固窮漫稿卷論語弟子言行錄（崑山新陽縣志）

繆尚誥字芷卿江陰人

庚子舉人師事李兆洛致力于三史文選博綜經術更精求六書古韻旁及天文地理諸書撰雜著數種皆不傳（江陰縣志）

繆仲誥字若芳江陰人與尚誥同乳生諸生師事李兆洛嘗以兆洛教人讀書之法告人謂讀必校校必精始而句讀繼而考訂楷書其眉以爲日課自能漸知大義可爲通人（江陰縣志）

王堃字簡卿號翼清江陰人道光壬辰舉人官高淳縣訓導師事李兆洛受古文法其爲文力追先正根極理要町畦獨闢可施實用非喜爲溫李之詩撰述燬於粵匪僅存宛委山房詩詞賸稿一卷（虞山房詩詞賸稿江陰縣志江陰縣文志藏書紀事詩補選）

顧瑞清字河之元和人咸豐壬子舉人師事李兆洛受古文法其學務有原本撰述甚富惜多未成書（藏書紀事詩補碑傳集）

此卷專記師事及私淑張裕釗吳汝綸諸人

張裕釗字廉卿號濂亭武昌人道光丙午舉人官內閣中書師事曾國藩受古文法最爲簡愛好古敦行于學靡不窺尤深嗜左氏莊周司馬子長韓退之王介甫之文昕夕諷誦以究極其能事姚鼐謂詩文須從聲音證入有因聲求氣之說曾國藩論文亦以聲調爲本裕釗高才孤詣卑力研求益謂文章之道聲音最要凡文之精微要眇悉寓其中必合應節合度無銖兩杪忽之不叶然後詞足而氣昌讀得古人音節抗墜抑揚之妙其爲文典重雄括簡古嚴練一生精力全從聲音上著功夫聲音節奏皆能應弦赴節乾然爲一大宗歷主鳳池鹿門三原蓮池等

桐城文學淵源考　卷十　　直介堂叢刻

書院講席造就人才甚衆撰濂亭文集八卷遺文五卷遺詩二卷尺牘　卷國朝三家詩鈔　卷

濂亭文集濂亭遺詩文中國學報栖霞集　集賀先生文集敬齋雜著黎選續古文辭類纂續碑傳集皇朝續文獻通考

吳汝綸字摯甫桐城人同治乙丑進士官冀州直隸州知州師事張裕釗吳汝綸受古文法氣銳識敏善能發其學于才之內曾國藩受古文法刻古勵學其好文出天性周秦古籍太史公揚班韓柳以逮近世姚梅諸家之書丹黃不去手治經由訓詁以求文辭自羣經子史及百家之書皆章乙句絕一以文法醇疵高下裁之其尤美者以丹黃識別而評騭之並謂文者精神志趣寄焉不得其精神志趣則不能得其要領其爲文深邃古懿使人往復不厭官深冀二州銳意興學親教課之棄官主蓮池書院講席十餘年教澤播徧于畿輔爲歷來所未有撰吳先生文集四卷詩集一卷尺牘七卷深州風土記二十二卷雜著

桐城者舊傳故商文存吳先生詩文集尺牘深州風土記張廉卿尺牘北江詩文集東游日報譯編金石學錄

及評點各書尚有數十種

補皇朝續文獻通考道咸同光四朝詩史古文四象

吳汝綸字詒甫桐城人　官汶上縣知縣師事其兄汝綸撰吳詒甫詩集　卷

北江詩文集晚清四十家詩鈔

賀濤字松坡武強人光緒丙戌進士官刑部主事師事張裕釗吳汝綸受古文法相從最久讀書輒究討其文章義法因文以探作者之微旨既冥契于古人有以自得其爲文導源盛漢氾濫周秦諸子矜練生拗意境自成善能斂其才于學之中其規模藩域一仿張吳二公歷主信都文瑞文學館等講席講求古文義法以爲義法明而古人之精神乃可見目盲二十年誦講不輟于安章宅句之法尤必深壑而詳討之評騭古書最精當撰賀先生文集四卷尺牘二卷

吳先生詩文集賀先生文集尺牘北江詩文集慎宜軒詩文集濂亭遺文尺牘晚清四十家詩鈔故商文存四存月刊

王樹枏字晉卿號陶廬新城人光緒丙戌進士官新疆布政使師事張裕釗吳汝綸受古文法氣銳識敏善能發其學于才之內浸淫于兩漢而出入于昌黎半山之間其氣骨遒上實有得于陽剛之美謹守桐城家法並謂義法者文之質幹也舍義法則無以言文知義法則質幹立其于方姚等人緒論尤津津道之不厭翠經子史皆有撰述于外國載籍搜討尤勤撰陶廬文集十二卷外編一卷箋牘四卷文莫室詩集八卷詩續集十卷雜著四十餘種

桐城者舊傳故商文存吳先生詩文集尺牘深州風土記張廉卿尺牘北江詩文集慎宜軒詩文集晚清四十家詩鈔黎選續古文辭類纂金石學錄續補國學四存月刊嘉業堂隨筆

陶廬文集箋牘吳先生詩文集賀先生文集晚清四十家

孫葆田字佩南濰縣人同治甲戌進士官宿松縣知縣師事張裕釗單爲鎥受古文法其爲文修詞立誠樸實而有理致曲而有道體運事實于文字之中尤墾守方苞學望溪文全集每篇皆

識其旨趣歷主令德宛南尚志河朔濼源大梁穹經等書院講席以尚氣節敦名檢爲教撰校經室文集六卷補遺一卷望溪文集續補遺一卷（吳先生詩文集濂亭文集尺牘校經室文集補遺望溪文集續補遺抱潤軒文集四存月刊姜楚齋隨筆）

范當世原名鑄字无錯號肯堂通州人諸生師事張裕釗吳汝綸受古文法相從最久于史記韓文杜詩尤三致意其爲文創意造言皆絕奇非凡俗所有恢譎怪瑋不可測量辭氣昌盛不可禦自言謹守桐城義法詩才尤雄健震盪開闔變化無方撰范伯子文集四卷詩集十九卷（吳先生詩文集濂亭文集尺牘范伯子詩集愼宜軒詩文集抱潤軒文集賀先生文集國朝文匯鄭齋叢談逝詩甲乙集續碑傳集道咸同光四朝詩史三峯齋唱酬小錄）

張謇字季直號嗇菴通州人光緒甲午進士官翰林院修撰師事張裕釗受古文法其爲文彬雅有法可軌至于古人撰張季子文錄　卷詩錄十卷自撰年譜　卷（吳先生詩文集濂亭文集尺牘張季子詩錄竹素園叢談）

朱銘盤字曼君泰興人同治

詩及駢文撰柱之華軒駢文九卷詩集四卷（吳先生詩文集濂亭文集柱之華軒詩文集鄭齋叢談逝詩甲乙集）

舉人師事張裕釗受古文法工

趙衡字湘帆冀州人光緒戊子舉人官候選教諭師事吳汝綸賀濤王樹枏受古文法其詩文能闚古人崖岸循塗守轍兢兢焉尺寸不敢踰越其獨到處或可智過其師撰敍異齋文草三卷（紱異齋文草抱潤軒文集陶廬文集賀先生書牘晚清四十家詩鈔故舊文存四存月刊）

宋書升字進之灘縣人光緒

宋進之文集　卷

進士師事張裕釗受古文法撰

馬其昶字通伯桐城人光緒

舉人官學部主事師事方宗誠

張裕釗吳汝綸受古文法其爲文思深辭婉言雖簡而意有餘

幽懷微恉感喟低徊深造自得復精研經學撰述數種撰抱潤軒文集四十家詩鈔故舊文存四存月刊）

姚永樸字仲實桐城人濟昌子光緒甲午舉人官候選訓導師事張裕釗吳汝綸受古文法專力治經其詩古文亦古淡歷主起鳳書院各學堂講席撰蛻私軒集五卷附讀經記三卷素園叢稿六卷史學研究法一卷文學研究法四卷（蛻私軒集素園叢稿陶廬文集賀先生文集晚清四十家詩鈔故舊文存中央公園圖書館書目起鳳書院答問史學研究法文學研究法四存月刊）

姚永概字叔節桐城人濟昌子光緒戊子舉人官太平縣教諭師事方宗誠張裕釗吳汝綸受古文法從汝綸最久其爲文氣專而敘瀹宕而有致不矜奇立異而言皆衷于名理雖崛強有俊逸之致歷主學堂教習其教士必根本道德以文藝爲戶牖撰愼宜軒詩集八卷文集八卷雜著數十種（抱潤軒文集陶廬詩文集賀先生文集吳先生尺牘）

范鍾字仲林通州人當世弟光緒戊戌進士官

張裕釗吳汝綸及其兄受古文法（晚清四十家詩鈔吳先生詩文集尺牘鄭齋叢談逝詩甲乙集續碑傳集）

范鎧字秋門一字胄門通州人當世弟光緒

知縣師事張裕釗吳汝綸及其兄受古文法（吳先生詩文集尺牘晚清四十家詩鈔鄭齋叢談逝詩甲乙集）

張以南字化臣滄州人光緒　舉人師事張裕釗吳汝綸受古文法才高識遠熟于杜馬典章之學有用世志稱一時才士（晚清四十家詩鈔學古堂文集賀先生文集）

弓汝恆字子貞安平人　師事吳汝綸受古文法佐修深州風土記盡棄他書專心輿地之學三十年貫穴經傳撰古今地理沿革表六十四卷（吳先生文集尺牘筱巽齋文鈔深州風土記北江詩文集賀先生尺牘）

常堉璋字濟生饒陽人光緒
事張裕釗吳汝綸受古文法通古今中外學曉世務能文章恢
奇雄放才思精鍊撰寄齋文草八卷詩鈔一卷（賀先生文集北江詩文集學古堂文集晚清四十家詩鈔四存月刊）

王振堯字古愚　人光緒
舉人師事張裕釗吳汝綸受古
文法其志嘗欲追晞三古之上而才力亦足以濟之其爲文多
嶔崎歷落可喜一矯晚近衰靡之習撰王古愚遺集　卷（吳先生尺牘北江詩文集晚清四十家詩鈔）

李剛己字剛己南宮人光緒甲午進士署代州直隸州知州師事
張裕釗吳汝綸賀濤范當世受古文法從汝綸尤久其爲文雄
肆淋漓才氣宏偉溯渾迺演殆爲絕詣評點古文批竅中窾食
古人奧僅一十餘篇撰李剛己遺集五卷附錄一卷（李剛己遺集吳先生尺牘晚清）

徐宗亮字晦甫號芙岑桐城人世襲騎都尉與張裕釗吳汝綸
善以文字相切劘其爲文雄健有法度撰善思齋文鈔九卷文
續鈔四卷詩鈔七卷詩續鈔二卷雜著二種（賀先生文集北江詩文集學古堂文集晚清四十家詩鈔四存月刊）

賈恩紱字佩卿鹽山人光緒　舉人官揀選知縣師事吳汝綸受
古文法治儀禮有家法讀書有特見文甚奇肆撰鹽山新志
三十卷（李剛己遺集鹽山新志舉古堂文集吳先生詩文集北江詩文集四存月刊）

方獻彝字常季桐城人宗誠子諸生師事孫葆田受古文法亦工
詩文有聲同編方栢堂事實考略五卷（方栢堂事實考略校經室文集復堂類稿）

查燕緒字翼甫海寧人光緒　舉人官松江海防同知師事張
裕釗受古文法最爲篤信其爲文大體彬雅氣格尚未極蒼勁

撰春秋地理異同釋　卷（灤亭詩文集尺牘敬齋雜著）
李傳黼字佛生孝感人道光己酉拔貢官江蘇候補知府師事張
裕釗受古文法所入雖未深然才高性敏時有解悟處得學問
文章之要旨喜爲詩工書法尤矜篤好莊子撰讀有用書山館
詩集　卷文集　卷（灤亭詩文集陶廬文集梅村詩文集曉滄四十家詩鈔）

劉　字曉堂　人　師事張裕釗受古文法其爲文識議
並超出凡近闖然入古人之室（灤亭詩文集）
張誠字篤生桐城人光緒癸巳舉人官農工商部員外郎師事張
裕釗吳汝綸受古文法其爲文有同邑方姚諸老矩矱撰資政
公遺稿二卷（灤亭尺牘資政公遺稿抱潤軒文集吳先生詩文集）

馬　字冀平桐城人光緒　進士官　部主事師事朱銘盤
姚永樸其爲詩才氣奔軼一軌于法撰馬冀平詩集　卷雜著（賀先生文集書牘北江詩文集續集晚清四十家詩鈔東游日報譯編國文教範古今

種懺宜軒詩文集

趙彬字璘章冀州人衡弟諸生師事吳汝綸王樹枏賀濤受古文法 歿異齋文草

王景遠字用儀衡水人　師事吳汝綸王樹枏賀濤受古文法刻意勵學其爲文鑱削爬落不取人一言一句不煩規繩而自合于義法 歿異齋文草

嚴劍字翼亭桐城人諸生師事吳汝綸受古文法其爲文澄思獨往拔幽蹊徑用筆矯變極意生新往往能測窺太史公微妙處然多牢愁抑鬱之思撰哀鳴集二卷 哀鳴集 北江詩文集

葉玉麒字　桐城人　師事馬其昶受古文法撰習坎齋文集　卷詩集　卷 抱潤軒文集

龔煦春字　井研人諸生師事王樹枏受古文法孝弟好修能

爲桐城古文之學 陶廬文集

王恩紱字繹如清苑人光緒辛卯舉人官洛陽縣知縣師事從舅吳汝綸受古文法能爲詩古文詞得桐城義法之傳 陶廬文集 賀先生文集 北江詩文集

張縉璜原名龔字蘭泉汝陽人光緒癸巳舉人官候補知縣師事王樹枏學爲詩 陶廬文集四存月刊

丁　字亦康　人光緒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師事張裕釗博學能文 賀先生文集

李書田字　棗強人光緒優貢師事吳汝綸賀濤受古文法有志于古學文甚雄厚不易得之才 賀先生文集

高步瀛字閬仙霸縣人師事張裕釗吳汝綸受古文法箋註孟子文法讀本國文教範卷首一卷國文教範上下編二卷古今體詩約選四卷 北江詩文集 孟子文法讀本 晚清四十家詩鈔

劉培極字宗堯任邱人　師事張裕釗吳汝綸王樹枏賀濤受古文法文法撰左傳文法讀本十二卷 左傳文法讀本 晚清四十家詩鈔 學古堂文集 四存月刊

侗秉和字節之行唐人　師事張裕釗吳汝綸受古文法文法撰古文講授談上下編二卷辛壬春秋四十八卷 古文講授談 辛壬春秋 秋水軒尺牘 晚清四十家詩鈔 學古堂文集 賀先生文集 晚清四十家詩鈔 四存月刊

吳兆璜字稚鶴江甯人　師事吳闓生受古文法能窺文章塗轍與古聖賢精微之蘊 北江詩文集

賀培新字孔才武強人濤孫　師事吳闓生受古文

法于文章義法塗徑得所法式 北江詩文集

曾克端字　侯官人　師事吳闓生受古文法亦工詩古文詞 北江詩文集

李葆光字子建南宮人剛己子官吉林地方審判廳推事師事吳闓生受古文法作詩頗有父風 李剛己遺集 北江詩文集 晚清四十家詩鈔 四存月刊

方福東字　人　師事吳闓生受古文法亦能文章 北江詩文集

張溥字　人　師事吳闓生受古文法亦能文章 北江詩文集

吳鎏字君倩桐城人汝綸從子師事吳闓生日夕爲之講貫又時督課撰吳君倩文稿一卷 北江詩文集

賈應璞字獻庭冀州人京師大學法科畢業生師事吳闓生受古

文法謹厚有志行 北江詩文集　師事張裕釗吳汝綸受古

谷鍾秀字九峯　人

文法才學桀特冠一時稱高第弟子 北江詩文集晚清四十家詩鈔

籍忠寅字亮儕　人　師事張裕釗吳汝綸受古

文法才而學百家之書無不究切稱高第弟子 北江詩文集晚清四十家詩鈔賀先生文集

鄧毓怡字和甫　人　師事張裕釗吳汝綸受古

文法稱高第弟子 北江詩文集晚清四十家詩鈔

李景濂字右周邯鄲人光緒甲辰進士官學部主事師事張裕釗

吳汝綸受古文法稱高第弟子 北江詩文集晚清四十家詩鈔賀先生文集四存月刊

閻志廉字鶴泉　人　師事張裕釗吳汝綸受古

文法以古文名顏有得于古人稱一時才士 吳先生詩文集晚清四十家詩鈔賀先生文集

馬鑑澄字曉珊　人　師事吳汝綸受古文法亦

工文章 吳先生詩文集北江詩文集

韓德銘字緘古　人　師事張裕釗吳汝綸受古

文法稱一時才士 北江詩文集晚清四十家詩鈔

劉彤儒字湖文鹽山人光緒乙酉拔貢師事張裕釗吳汝綸受古

文法毫毫雅才撰說文異詁箋　卷 鹽山新志濂亭尺牘學古堂文集

孟慶榮字芾臣永年人光緒　進士官學部左丞師事張裕釗

吳汝綸受古文法其學不務華飾毫毫雅才 濂亭遺文尺牘北江詩文集

崔棟字上之無極人諸生師事張裕釗受古文法深于經學毫毫

劉登瀛字際唐南宮人光緒　舉人師事張裕釗吳汝綸受古

文法績學爲文廣蓄博采久而益勤 李剛己遺集學古堂文集晚清四十家詩鈔

李廣濂字芷洲深州人光緒癸卯舉人師事張裕釗吳汝綸受古

文法其爲文瑰詞奧旨能傳師法意所指注固可質之當世撰

靜頤齋文集　卷 北江詩文集石林文稿

王賓基字菫廬海鹽人　師事吳汝綸受古文法文

學甚有名 北江詩文集

何其鞏字克之　人　師事吳闓生受詩古文法

北江詩文集

吳鎧字凱臣武邑人光緒　進士官　部主事師事張裕釗吳

汝綸范當世受古文法工古文名與趙衡相埒稱一時才士 慎宜軒詩文集晚清四十家詩鈔

劉乃晟字平西衡水人光緒　舉人師事張裕釗吳汝綸賀濤

范當世受古文法稱一時才士 學古堂文集晚清四十家詩鈔慎宜軒詩文集北江詩文集

步其誥字芝邨棗強人　師事張裕釗吳汝綸受古

文法稱一時才士 晚清四十家詩鈔四存月刊

趙宗忭字鍊卿深澤人光緒　舉人師事張裕釗吳汝綸受古

文法稱一時才士 學古堂文集晚清四十家詩鈔

傅增湘字沅叔江安人光緒戊戌進士官直隸提學使師事吳汝

綸受古文法亦一時才士收藏宋元舊本書籍甚富精于校勘

撰藏園羣書校記　卷 晚清四十家詩鈔北京圖書館月刊吳先生詩文集道咸同光四朝詩史

梁建章字式堂　人　師事張裕釗吳汝綸受古

文法稱一時才士 晚清四十家詩鈔

秦嵩字山高　人　師事李剛己受古文法亦一

舉人師事張裕釗受古文法其

劉春堂字治琴廩生人光緒癸卯進士官隴西縣知縣師事吳汝綸十一年受古文法其爲文論議閎博記序詩歌亦清靜沉穆撰石林文稿二卷詩文淺說一卷（吳先生詩文集石林文稿詩文淺說）

孟君燕字　冀州人　師事吳汝綸范當世受古文法稱高第弟子（晚清四十家詩鈔）

閻鳳華字　冀州人　師事吳汝綸范當世受古文法稱高第弟子工詩古文詞（續碑傳集）

廉泉字惠卿號岫雲金匱人光緒甲午舉人官戶部郎中師事從舅吳汝綸受古文法工詩撰岫雲山人詩稿　卷（國粹學教科書上下編二卷（吳先生詩文集尺牘國粹學教科書抱潤軒文集道成同光四朝詩史）

劉若曾字仲魯鹽山人光緒進士官大理寺卿師事張裕釗

受古文法至行純篤抗心希古（濬亭尺牘校經室文集）

安文瀾字　定州人諸生師事張裕釗吳汝綸受古文法性文筆勢廉悍（學古堂文集濬亭尺牘）

黃鳳翮字來庭　人光緒丙子舉人師事吳汝綸受古文法性好學問時從講論（吳先生詩文集）

胡源清字問渠永年人光緒優貢官內閣中書師事吳汝綸受古文法（吳先生詩文集）

王樹森字　祥符人諸生官工部學習郎中師事王樹枏受古文法（故宿文存）

文法（校經室文集）

趙翼宸字　樂亭人　師事王樹枏受古文法和人光緒癸巳舉人官內閣中書師事王樹枏受古文法營謂道咸以降古文義法漸爲龔自珍龔所亂自邵懿辰出原本經術發揚義理文體始復軌于正（晚清四十家詩鈔）

鍾廣生原名鏞字筮叔一字遯葬仁和人光緒癸巳舉人官內閣

古文自列私淑弟子其爲詩澹靄高秀嘗講授八旗女校（抱潤軒文集）

宮島彥字　日本　人師事張裕釗七年頗敏好學尤有遠志純行（濬亭遺文觀光紀游吳牢淡廬詩文鈔）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十一

廬江劉聲木十枝撰

此卷專記私淑桐城文學諸人

邱維屏字邦士號慢廡寧都人明諸生鼎革後隱居讀書多玄悟晚尤精泰西算易數歷法不假授受冥思力索而得之其爲文修詞雅潔意境奇淡別饒理趣深意委折千縈萬縷出沒不測絕去前人章句蹊徑不蹈襲一言一句作時深思窮力一字不輕下筆嘗數月數日不能成篇義法實自歸有光出撰邱邦士文集十八卷易義選參二卷（邱邦士文集初月樓詩文鈔魏叔子文集寄梵齋書目國朝先正事略國朝文匯文獻徵存錄文鑒皇朝經世文編國朝尚友錄國朝耆獻類徵易義選參）

魏禧字冰叔一字凝叔號裕齋一號芍庭寧都人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師事邱維屏受古文法其爲文主識議凌厲雄傑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淋漓撰魏叔子文集二十二卷目錄三卷詩集八卷左傳經世鈔二十三卷（國朝先正事略左傳經世鈔已未詞科錄人尺牘小傳皇朝經世文編碑傳集國朝尚友錄國朝耆獻類徵皇朝文獻通考）

沈閬字師閔吳江人　與沈彤友善以文字相切劘

博學好古善詩古文詞嘗以韓文爲文章軌範輯數十篇詳明其義法成韓文論述十二卷沈彤極推重之謂近世善論古文義法惟方苞與閬詩格亦蒼老復撰杜詩箋註　卷疏抉極精惜未刊行（韓文論述蘇州愚志堂集吳江縣續志果）

林　字仲騫元和人諸生與陳貞白顧燕謀少卿兄弟友善以古文相切劘論文不尚摹擬非謂古文之學非特義法求合古人必性情能追古人而從之然後有所自得其爲文平正通達清夷簡質確與桐城相近撰愼齋詩稿　卷文稿　卷（初月樓詩文鈔小峴）

魯一同字通甫一字蘭岑山陽人道光乙未舉人熟于史事尤留心世務其爲文圜肆而謹嚴演迤而峻峭昌明洞達切于史事而以靜儉爲本識議絕人筆力亦足以相副詩則氣象雄闊而未成家蹊徑亦多未化然浩蕩之氣獨往獨來固屬偏師之雄撰通甫類稿四卷續編二卷詩存四卷詩存之餘二卷邳州志二十卷清河縣志二十四卷最有名（桐堂集續編越縵堂日記通甫詩文存國朝文匯纂逸文甲乙集盛輯皇朝經世文續編徵六山房文集皇朝續文獻通考王運續古文辭類纂簡莊集）

周韶音字諧伯沭陽人諸生師事魯一同受古文法其爲文多邁往不屑之韻詩則深思淡旨專學陶杜詩嘗春秋三禮皆有撰述撰諸伯詩存二卷易說二卷（諸伯詩存易說通甫類稿）

王振聲字寶之昭文人道光丁酉舉人酷嗜桐城文學兼精音韻

之學撰歸文考異．卷王寶之詩文稿　卷（知退齋文稿續碑傳集）

魯賈字仲實山陽人一同子諸生官候選訓導習聞其父緒論亦工詩古文辭其爲文操筆立就不以文采自標撰仲實類稿一卷詩存二卷清河縣志附編二卷安東縣志十五卷（仲實類稿清河縣志附編徵六山房文集安東縣志抑抑堂集）

謝應芝字子階號宛村陽湖人諸生古文取法桐城上窺韓李說經言理多宗唐宋諸儒而能自達所見撰會稽山齋文稿十二卷詩稿五卷文續稿六卷詩續稿一卷（武進陽湖志餘國朝文匯會稽山齋集續碑傳集盛輯皇朝經世文續編寒松晚翠堂文集）

顧曾字駿文號少卿長洲人諸生其爲文雄深雅健勁直蘊藉深造自得眞得桐城家法撰校經草廬文集三卷宋文鑑續一百卷（初月樓詩文鈔校經草廬文集國朝文匯）

周樹槐字星叔長沙人嘉慶己巳進士官吉水縣知縣嘗謂文之簡在鍊格尤在鍊意其爲文敍事上希左氏議論迫蹤八家撰壯學齋文集十二卷吉水縣志三十二卷（壯學齋文集吉水縣志王選續纂續碑傳集盛輯皇朝經世文續編）

周湘潤字　長沙人

舉人官芷江縣訓導師事從父周樹槐受古文法（壯學齋文集）

鄧顯鶴字子振號雲渠新化人諸生與弟顯鶚讀書一室以文學相切劘五經皆有論纂于毛詩春秋用力尤深撰聽雨山房文鈔八卷春秋日論四卷（新化縣志續碑傳集盛輯皇朝經世文續編）

鄧顯鶚字子立號湘皐新化人嘉慶甲子舉人官寧鄉縣訓導與姚瑩毛嶽生友善以文字相切劘其爲文氣息醇厚詳贍演迤于古文義法尤極精嚴詩亦波瀾壯闊跌宕自喜平日勤于纂述湖南文獻搜討尤勤歷主朗江濂溪等書院講席撰南村草堂文鈔二十卷詩鈔二十四卷雜著　種（新化縣志會文正公詩文集南村草堂詩文鈔雙梧山館文鈔王選續古文辭類纂續纂續碑傳集盛輯皇朝經世文續編）

孔繼鑅字宥函號廓甫曲阜人孔子六十九世孫道光丙申進士官南河同知咸豐戊午殉難師事魯一同受古文法其爲文渾厚奧衍不規規于桐城而能得其神似詩則宗法漢魏其善者凌越凡近主講鍾吾書院撰心嚮往齋集二十卷（心嚮往齋集續碑傳集二知軒詩文集）

凌霞字子與號麐遺歸安人諸生官候選訓導私淑桐城文學與楊象濟姚鼐等友善以文字相切劘通小學金石學兼工書畫撰天隱堂文錄二卷詩錄　卷（天隱堂文錄金石學錄續補havard堂讀書記havard缽齋書畫過目考）

姚鼐原名宗誠字子展一字則明歸安人咸豐己未舉人私淑桐

城文學一意宗法專力肆習其爲文擷棄故常由艱得夷自郁發淡搏形造象極乎自然兼精六書小學撰景詹閣遺文一卷遺詩一　卷（景詹閣遺詩文稿havard遺集皇朝經世文續編）

管榦字才叔武進人諸生私淑桐城文學與楊傳第方恪等以文學相切劘撰游養心齋文集　卷詩集　卷（續碑傳集江蘇詩文詞鈔池上小集天根詩文鈔）

貢　字琴巖　人古文規模桐城義法尤勝于詩撰貢琴巖詩集　卷文集　卷（越縵堂日記）

朱駿運字跂惠蕭山人諸生肆力于古文雖無師承自以意求得之凡居宋以來數十家爲文之術絜其純駁而趨舍之必一于道其爲文清宕廉峭大旨合于桐城義法並工詩善書好琴撰棣垞集四卷外集三卷（棣垞集havard新稿）

陶邵學字子政號希源番禺人光緒甲午進士官內閣中書與朱

啓運友善以文字相切劘其爲文意度冲遠從容赴節一矩于醇正雅近桐城文法工書並好琴歷主豐山星巖等書院講席撰頤巢類稿三卷附一卷（頤巢類稿）

鄧琯字伯昭號小耘新化人顯鶚子道光丁酉拔貢官廳陽縣教諭習聞其父與叔緒論爲古文甚勤其爲文直而翳從首逮尾眞氣噴溢純而不駁肆而益謹而言之深切著明撰雙梧山館文鈔二十四卷詩鈔四卷（新化縣志雙梧山館文鈔會文正公詩文集運鴻軒詩文集國朝文匯盛輯皇朝經世文續編續碑傳集）

鄧琮字仲櫧號小皐新化人顯鶴子道光癸卯舉人官揀選知縣

詩文皆有家法詩尤格律老成氣味雋永撰小九華山樓詩鈔四卷（國朝先正事略附文正公詩文集雙梧山館文鈔新化縣志）

王栢心字筠亭號子壽監利人道光甲辰進士官刑部主事博學好古關心世教其古文功力甚深筆致雅健議論純正氣度冲和悉有法度雅近桐城詩亦雄麗深博出于工部主講荊南書院二十餘年四方求文及以詩文就正者日多撰百柱堂集五十二卷修志書七種（花笑廎雜筆栢堂集餘編百柱堂集國朝文滙養知書屋詩文集續編皇朝經世文續編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皇朝續文獻通考道咸同光四朝詩史篤齋集）

郭嵩燾字伯琛號筠仙湘陰人道光丁未進士官兵部左侍郎與曾國藩劉蓉吳敏樹等友善以文字相切劘研貫經史尤邃于禮議論必根于心無所遷飾其爲文暢敷義理冥合矩度詩亦造意取材離絕凡近主講城南書院撰養知書屋文集二十八卷詩集十五卷禮記質疑四十九卷湘陰縣圖志三十四卷雜著種（養知書屋詩文集禮記質疑湘陰縣圖志玉池老人自敘黎遷續古文辭類纂盧受堂詩文集歐朝文滙國朝先正事略補編盛輯皇朝經世文續編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皇朝續文獻通考札皇朝續文獻通考王祭酒年譜郎園學行記文藝叢報）

王耕心字道農號穆存正定人　官南河候補同知肆力古文原本經史上窺唐宋其義法取桐城家法亦不墨守其爲文潔淨精微詩亦惝恍深遠撰龍宛居士集六卷雜著三種（續碑傳集國學圖書館小史正定王氏家傳）

郭慶藩原名立壎字孟純號子瀞湘陰人嵩燾從子諸生官江蘇候補道習聞其父與叔論文之旨亦工詩古文詞其論文剖析源流開抉閫奧騷精詔微撰泊然齋文集二卷十二梅花書屋詩集六卷瀞園賸稿二卷尺牘八卷（虛受堂詩文集十二梅花書屋詩集勤堂讀書記皇朝續文獻通考）

李元度字笏庭號次青平江人道光癸卯舉人官貴州布政使與

曾國藩劉蓉等以文字相切劘其爲文才識宏裕語皆心得多發前人所未發撰天岳山館文鈔四十卷詩鈔十二卷古文話六十四卷國朝先正事略六十卷最有名（國朝先正事略平江縣志天岳山館文鈔黎選續古文辭類纂國朝文滙養知書屋詩文集續編皇朝經世文續編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皇朝續文獻通考國朝文滙養輯皇朝經世文續編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皇朝續文獻通考）

孔廣牧字力堂山阜人繼鍊子監生承其父學能世其家爲學不立門戶能實事求是亦不廢言理詩喜學建安黃初兼工倚聲撰勿二三齋詩集一卷飲冰子詞存一卷先聖生卒年月日考一卷（勿二三齋詩集二知軒詩文集皇朝續文獻通考）

諸福坤字元簡長洲人諸生私淑桐城文學其爲文義法嚴正情韵甚美以顯微闡幽扶翊名教爲重撰杏廬文鈔八卷（杏廬文鈔國朝文滙）

張兆麟原名元度字秋舫武進人諸生官寶應縣訓導師事謝應芝受古文法其爲文樸實說理婉篤肫復能出機杼撰寒松晚

翠堂文初集一卷二集一卷（寒松晚翠堂文稿）

楊傳第字聽膚號汀鷺陽湖人道光己酉舉人官候補知府私淑桐城文學一意宗法其爲文根抵經術博綜子史高潔爾雅筆氣清剛雋上撰汀鷺文鈔三卷詩鈔二卷詞鈔一卷（汀鷺文詩詞鈔復堂類稿栢堂集編皇朝續文獻通考簡篤齋雜著）

陸成清字庚星鎮洋人諸生私淑桐城文學一意宗法撰庚星文稿錄存一卷詩稿錄存一卷（庚星詩文稿錄存）

繆荃孫字筱珊號藝風江陰人光緒丁丑進士官學部　丞論文奉桐城文家爲古文正宗其古文亦沿用桐城義法撰藝風堂文集七卷文外集一卷文續集六卷文外集一卷文漫存四卷雜著種（校經室文集藝風堂文集國朝文滙皇朝續文獻通考金石學錄續補蕘齋讀書志齋讀書記皇朝續文獻通考行記藏書紀事詩補遺）

陳瀚字　人　師事郭嵩燾受古文法撰劍閒齋遺集

七卷師門答問一卷（劉開孫遺集中央公園圖書館書目）

王先謙字益吾號葵園長沙人同治乙丑進士官國子監祭酒私淑桐城文學其爲文一以姚鼐宗旨爲歸其爲文考覈詳密源流畢賅遣字積語校量銖黍粹然出于醇雅詩亦雅致深思剏庸存液于經史諸子國朝掌故皆鉤稽考訂輯有成書歷主思賢城南獄麓等書院講席撰虛受堂文集十六卷詩集十七卷書札二卷續古文辭類纂三十四卷尤有益于文學（虛受堂詩文集　禊札　黎選續古文辭類纂國朝文滙勤堂讀書記鄭獬國朝詩甲乙集續碑傳集蓋輯皇朝經世文續編皇朝續文獻通考道咸同光四朝詩史郎園學行記）

陳毅字詒重湘鄉人光緒甲辰進士官郵傳部候補參議師事王先謙受古文法能獲古文家傳授之宏旨嘗謂文而禮儒家言文而非禮雜家言先謙深然之學行力追古人（虛受堂詩文集　禊札道咸同光四朝詩史王祭酒年譜）

桐城文學淵源考　卷十一　七　直介堂叢刻

蘇輿字厚康平江人光緒　舉人師事杜貴墀王先謙受古文法撰翼教叢編六卷（桐華閣文集郎園四部書敘錄郎園學行記虛受堂詩文集書札王祭酒年譜）

劉肇隅字廉生湘潭人諸生官候選訓導師事杜貴墀王先謙受古文法從貴墀遊五載貴墀誘而進之講論至夜深不倦師說最爲篤守撰郎園四部書敘錄一卷（桐華閣文集郎園四部書敘錄郎園學行記虛受堂詩文集書札王祭酒年譜）

李葆恂字叔默一字文石號猛葊義州人監生官江蘇候補道治經專尚書治諸史殫精班氏爲文承姚鼐梅曾亮之傳簡雅有法詩效玉溪涪翁撰猛葊文略二卷紅螺山館詩鈔二卷雜著一種（時報文藝週刊金石學錄續補勤雪齋書記鄭獬近時甲乙集道咸同光四朝詩史紅螺山館詩鈔）

藤野正啓字伯迪號海南日本伊豫松山人與黎庶昌友善以古文相切劘其爲文醇實有法度趣嚮桐城亦取姚鼐曾國藩陰陽剛柔之說以自輔撰海南遺集三卷附錄一卷（海南遺集抽印關叢稿）

此卷專記師事及私淑朱仕琇諸人

朱仕琇字斐瞻號梅崖建寧人乾隆戊辰進士官福建府教授肆力詩古文詞其文體格極正寧艱澀而不肯不工寧晦滯而不肯不通嘗謂文以立誠爲本以文從字順各識職爲旨歸格律謹嚴論議皆精鑿周詳撰潛靜齋文鈔六卷雜著六種潛靜齋詩文鈔國朝文匯閩文鑒皇朝經世文編鼎吉堂文鈔採雅集傳集國朝尚友錄國史文苑傳郎園讀書志國朝耆獻類徵鼎吉堂文鈔採雅集

林明倫字穆葊始與人乾隆戊辰進士官衢州府知府與朱仕琇友善以古文相切劘仕琇爲刊其文集謂其文爲古文正體篇篇可傳平生最好昌黎文錄文百三十五篇分細段段註其義法于下凡文章離合順逆之法略備于此以便後人誦習成韓子文鈔十卷復撰穆葊遺文　卷文續編　卷雜著　種閩中理學淵源考閩中理學淵源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後編閩中理學淵源再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二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二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二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二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二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二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二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二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二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二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三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三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三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三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三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三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三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三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三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三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四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四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四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四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四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四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四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四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四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四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五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五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五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五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五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五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五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五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五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五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六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六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六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六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六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六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六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六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六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六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七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七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七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七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七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七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七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七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七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七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八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八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八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八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八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八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八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八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八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八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九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九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九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九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九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九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九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九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九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百九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二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二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二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二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二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二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二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二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二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二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三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三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三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三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三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三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三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三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三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三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四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四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四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四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四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四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四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四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四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四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五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五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五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五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五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五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五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五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五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五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六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六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六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六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六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六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六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六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六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六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七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七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七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七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七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七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七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七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七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七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八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八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八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八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八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八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八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八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八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八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九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九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九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九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九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九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九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九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九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二百九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二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二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二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二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二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二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二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二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二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二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三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三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三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三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三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三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三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三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三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三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四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四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四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四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四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四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四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四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四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四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五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五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五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五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五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五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五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五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五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五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六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六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六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六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六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六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六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六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六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六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七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七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七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七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七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七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七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七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七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七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八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八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八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八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八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八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八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八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八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八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九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九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九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九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九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九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九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九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九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三百九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二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二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二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二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二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二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二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二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二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二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三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三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三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三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三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三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三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三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三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三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四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四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四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四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四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四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四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四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四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四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五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五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五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五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五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五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五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五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五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五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六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六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六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六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六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六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六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六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六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六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七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七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七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七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七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七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七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七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七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七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八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八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八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八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八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八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八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八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八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八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九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九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九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九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九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九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九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九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九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四百九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二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二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二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二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二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二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二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二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二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二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三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三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三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三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三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三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三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三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三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三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四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四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四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四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四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四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四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四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四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四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五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五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五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五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五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五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五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五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五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五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六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六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六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六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六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六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六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六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六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六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七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七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七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七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七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七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七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七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七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七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八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八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八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八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八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八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八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八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八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八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九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九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九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九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九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九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九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九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九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五百九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二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二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二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二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二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二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二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二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二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二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三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三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三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三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三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三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三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三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三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三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四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四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四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四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四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四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四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四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四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四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五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五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五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五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五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五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五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五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五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五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六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六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六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六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六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六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六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六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六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六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七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七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七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七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七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七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七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七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七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七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八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八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八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八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八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八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八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八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八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八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九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九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九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九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九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九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九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九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九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六百九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二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二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二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二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二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二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二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二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二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二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三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三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三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三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三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三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三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三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三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三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四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四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四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四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四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四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四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四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四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四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五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五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五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五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五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五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五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五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五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五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六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六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六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六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六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六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六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六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六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六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七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七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七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七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七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七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七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七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七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七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八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八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八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八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八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八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八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八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八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八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九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九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九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九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九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九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九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九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九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七百九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二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二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二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二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二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二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二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二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二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二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三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三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三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三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三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三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三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三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三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三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四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四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四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四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四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四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四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四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四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四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五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五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五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五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五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五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五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五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五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五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六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六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六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六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六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六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六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六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六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六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七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七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七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七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七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七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七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七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七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七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八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八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八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八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八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八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八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八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八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八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九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九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九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九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九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九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九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九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九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八百九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二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二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二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二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二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二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二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二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二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二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三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三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三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三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三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三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三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三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三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三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四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四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四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四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四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四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四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四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四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四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五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五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五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五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五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五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五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五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五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五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六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六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六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六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六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六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六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六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六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六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七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七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七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七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七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七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七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七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七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七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八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八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八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八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八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八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八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八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八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八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九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九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九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九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九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九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九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九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九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九百九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二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二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二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二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二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二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二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二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二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二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三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三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三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三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三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三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三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三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三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三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四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四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四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四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四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四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四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四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四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四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五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五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五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五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五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五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五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五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五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五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六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六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六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六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六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六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六十六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六十七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六十八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六十九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七十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七十一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七十二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七十三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七十四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七十五續編閩中理學淵源一千七十六續編閩中理學

許　字道乘晉江人　師事朱仕琇受古文法仕琇甚賞之曾欲使六藝子史之精英天地萬物之情狀悉著見于文以與四百年作者較其毫釐分寸撰就正編　卷梅崖居士集

李祥厪字舜廷號古山建寧人諸生師事朱仕琇受古文法仕琇重其文行延教諸孫並遺命無易他師刻苦力學經術湛深文章爾雅多識如之言得古人立言遺意六經皆有撰述尤邃于易能發前人未發之旨撰李古山文集十卷讀鳴詩集十卷讀易愼疑十卷建寧縣志通易愼疑怡亭文集抑快軒文集通鳴詩集

張紳字怡亭號啟山建寧人諸生師事朱仕琇受古文法復館高澍然家八年以詩古文詞相切劘其爲文高樹奥旨溉古冲澹而孕奇氣寄至味于澹泊能造其單微撰怡亭文集二十卷詩集六卷怡亭文集紀游檀詩文鈔建寧縣志

黃鳳舉字臨皐號裕齋建寧人諸生師事朱仕琇受古文法相從最久稱高第弟子工古文矢志唐宋八家撰裕齋居士文集六卷雜著三種福建通志建寧縣志梅崖居士集

何曰誥字梓崎一字紫來建寧人嘉慶　拔貢官候選訓導師事朱仕琇受古文法工古文撰深柳讀書堂存草　卷福建通志建寧縣志

陳績字桂馨建寧人　師事朱仕琇受古文法稱高第弟子　福建通志

李天炎字光南建寧人　師事朱仕琇受古文法稱高第弟子　福建通志

余春林字穎源建寧人乾隆乙酉舉人官晉江縣教諭師事朱仕琇受古文法工古文尤工詩撫香唐韋柳二家撰潤園文集六卷詩集八卷福建通志建寧縣志梅崖居士集

朱文佑字啓堂建寧人仕琇子諸生才高志大爲學頗勤日讀史漢能爲古文甚有才氣尤工詩撫香唐王孟溯其淵源不失仕琇兄弟家法撰松陰詩鈔四卷詞鈔　卷福建通志建寧縣志梅崖居士集

寧人望字立孚號幾軒建寧人乾隆乙酉拔貢官直隸州州判師事朱仕琇受古文法撰一枝山房集　卷雙鏡集　卷倚廬集　卷北海集　卷建寧縣志福建通志山木居士集

朱雝字和鳴建寧人諸生師事族兄朱仕琇受古文法相從最久篤信師說手鈔六經及左馬莊屈荀揚孟韓之言去其疵者其爲文堅質清幽辭旨潔而有則溫而有倫有古作者風絕似其師詩亦多淵然自得之旨趣撰鼎堂文集四卷詩集　卷福建通志建寧縣志梅崖居士集甚編堂文集

余仕翔字羽皐號羽豐建寧人　師事朱仕琇受古文法相從最久篤信師說手鈔六經及左馬莊屈荀揚孟韓之言去其疵者其爲文堅質清幽辭旨潔而有則溫而有倫有古作者風絕似其師詩亦多淵然自得之旨趣撰鼎堂文集四卷詩集　卷福建通志建寧縣志梅崖居士集

徐惇典字虞尊建寧人　優貢官廣平府同知師事朱仕琇受古文法稱高第弟子其爲文有氣骨志行近古人仕琇許爲國器梅崖居士集山木居士集建寧縣志

徐家璠字望欽一字璞山建寧人乾隆甲寅副榜官政和縣教諭師事朱仕琇金榮鎬受古文法得其指授遂工古文兼工書法　師友集建寧縣志

徐家恆字心一建寧人諸生師事朱仕琇受古文法通經學古其

爲詩古文詞甚健仕琇許爲有用才（山木居士集梅崖居士集建寧縣志）

徐顯璋字賈甫建寧人家恆子乾隆丁酉拔貢師事朱仕琇受古文法其爲文質實堅栗詞遠鄙倍以神爲主（建寧縣志山木居士集）

朱文仁字　建寧人諸生師事從父朱仕琇受古文法治文選著　種（硯耕錄錄賭棋山莊詩文集）

古類書其詩清適可喜（梅崖居士集）

朱文倩字士衡建寧人諸生師事從父朱仕琇受古文法其爲文承指授心悅神怡以爲有益後學（建寧縣志）

廖定掄字獻廷建寧人諸生師事張紳受古文法相從最久亦能古文（怡亭文集）

鄭洛英字西瀛號耆仲閩縣人乾隆庚寅舉人師事朱仕琇受古文法其爲詩蒼鬱孤清得古人之神理兼工書善畫尤長于畫蘭撰恥虛齋集二十二卷（雅歌堂詩話註韓居詩話梅崖居士集補升通志）

陳天文字賢開閩縣人　師事朱仕琇受古文法稱高第弟子（國朝耆獻類徵）

魏瑛字述臻侯官人　師事朱仕琇受古文法稱高第弟子（國朝耆獻類徵）

鄭超宇在謙侯官人　師事朱仕琇受古文法稱高第弟子（國朝耆獻類徵）

高澍然字雨農光澤人騰子嘉慶辛酉舉人官內閣中書其父授以朱仕琇所從受古文法肆力古文三十年尤嗜韓文出入必挾以行其爲文以養勝體潔氣粹不必張皇以爲工所言皆平易近情澹靜出之天機清妙令人有悠然不已之思平日致力韓李二家文而所得和易乃近歐曾撰抑快軒文集七十三卷

光澤縣志三十卷雜著　種韓文故十三卷李習之文讀十卷（閩小紀閩產錄異）

二書于古文指塗標的尤有便于學者（賭棋山莊詩文集怡亭文集福建通志抑快軒文集李習之文讀抱）

何則賢字道甫閩縣人道光乙未舉人師事高澍然受古文法其爲文質實堅栗詞遠鄙倍以神爲主撰藍水書塾文鈔　卷雜著　種（硯耕錄錄賭棋山莊詩文集）

謝代壎字　建寧人　師事金榮鎬受古文法潛心易義親承指授心悅神怡以爲有益後學（建寧縣志）

廖定掄字獻廷建寧人諸生師事張紳受古文法相從最久亦能古文（怡亭文集）

吳煊字退菴南城人諸生師事魯鴻受古文法（四庸初稿澄仙詩話桑雅集）

吳照字照南號白葊南城人煊弟諸生官大庾縣教諭師事魯鴻受古文法工詩古文詞法精義遠兼工書畫撰聽雨齋詩集二十六卷補編一卷別集一卷（皇朝續文獻通考證亭文集厚庵初稿桑雅集）

徐經字芸圃號桓生建陽人嘉慶己卯進士官翰林院編修私淑

朱仕琇採其文集中教人爲文之說得四十九則成梅崖作文譜一卷附錄唐宋八家論文二十一則其篇嗜如此其爲文亦五卷賦一卷詩話二卷外集十二卷詩鈔一卷（雅歌堂集皇朝續文獻通考）

林樹梅字實夫號瘦雲金門人　師事高澍然周凱受古文法其爲文模實論事眞切說理不事張皇生氣不匱親承指授遂能文章所作復經高澍然潤色益可觀覽兼善古篆隸撰歗雲文鈔初編十四卷靜遠齋詩鈔　卷（課餘偶錄歗雲文鈔初編雲橋詩話餘集竹間）

十日課

劉存仁字炯甫一字念莪閩縣人道光己酉舉人官秦州知州師事張紳高澍然受古文法從澍然受教四年誘掖尤爲備至其爲文筆情綿密而紆徐雅近歐曾主講道南書院撰屺雲樓文

集十二卷詩集二十四卷詩餘一卷雜著十五種 紀事樓詩文集編纂李智之文讀
晉楓詩話餘集檇隱詩話補
古堂文鈔皇朝瑣文獻通考

李孔地字均持廣豐人諸生師事魯鴻受古文法其爲文深得古人義法研求數十年陳義甚高古意益然撰霞亭文集十五卷外集五卷附錄一卷 霞亭文集厚齋初稿

高　字幼瞻光澤人淵然子　習聞其父言文之法古文亦斐然 紀事樓詩文集

魯肇熊字念之新城人九皐子　戊辰舉人師事族祖魯鴻受古文法能嗣其父爲古文學主講盱江書院 周官肄訓山木居士集

高炳坤字子文光澤人　師事魯鴻受古文 愛吾廬文鈔內自題齋詩文鈔　師事高淵然周凱受古文法能

曾蓮炬字啓照同安人　師事高淵然受古文法 揮麈拾遺

曾士玉字廉亭同安人蓮炬子　舉人師事高淵然受古文法嘗述淵然教人學文法以告門人喜研古文尤喜方苞姚鼐高淵然諸家文撰古文話 卷 敖園贅談揮麈拾遺

此卷專記師事及私淑魯九皋諸人

魯九皋原名仕驥字絜非號樂廬新城人乾隆辛卯進士官夏縣知縣師事朱仕琇從父魯鴻受古文法復謁姚鼐反復講論益以和平溫厚爲主持論尤中正其爲文由方苞劉大櫆以上溯歐曾冲夷簡易心平氣和仁義之言藹如于空曲交會中皆天理所融獨得古聖仁賢深微之旨非篤于倫理有中心憯恒之誠者莫能爲也治經深于易春秋撰山木居士集十二卷外集二卷周易讀本十二卷（山木居士集周易讀本詩學源流考太乙舟詩文集惜抱軒詩文集惜抱軒尺牘新城縣志含山人遺集湖海詩傳雨牕漫錄小酉腴山館詩文集立崖文稿國朝先正事略國朝文匯碑傳集皇朝經世文編鄧石如傳國朝尚友錄國史文苑傳鞏雅集）吳際蟠初名喜字達甫號壺舟新城人　師事魯九皋受古文

法名業雖不著所謂實精治經史古文以聖賢爲志其爲文清明和正頗得師傳九皋重其文行延課其子與甥魯嗣光陳用光從子乾隆癸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師事舅祖魯九皋受古文法撰晚翠軒文集

潘蘭生字磷石號白薲新城人　師事魯九皋受古文法敏于學問工詩古文詞（新城縣志）

楊希閔字臥雲新城人　拔貢官內閣中書師事魯九皋受古文法其爲文有師法頗治樸學勤于纂述主講海東書院撰選想山房詩集四卷長樂縣志二十卷卷首一卷雜著種（徵省詞鈔課餘偶錄雪橋詩話餘集小酉腴山館自訂年譜山木居士集）

魯　字南畹新城人　己丑進士官　科給事中師事族父魯九皋受古文法撰敦復堂詩集　卷（魯賓之文鈔）

饒慶萱字　人　師事魯九皋受古文法亦能古文（晚含山人遺集）

吳慶蟠字慕衡新城人際蟠　監生師事魯九皋受古文法亦能古文（山木居士集）

魯雲字　新城人　師事　魯九皋受古文法

亦能古文晚舍山人遺集山木居士集

徐家泰字　建寧人諸生官崇安縣訓導師事其舅朱仕玠魯九皐受古文法山木居士集

九皐受古文法怡亭文集山木居士集小琉球漫志

黃得恆字　人諸生師事魯九皐受古文法山木居士集

謝學崇字椒石南康人嘉慶壬戌進士官歸德府知府師事吳際蟠受古文法工詩撰亦園詩賸五卷小蘇潭詞六卷亦園詩賸勤堂讀書記

陳鵬字　新城人陳溥從孫　師事楊希閔受古文法亦工古文自知齋詩集

魯元復字　新城人　師事　魯九皐受古文法能傳其所學名業雖不著所詣甚精山木居士集

黃長森字襄男新城人　進士官桐城縣知縣師事魯九皐受古文法自知齋詩集山木居士集

皐受古文法其爲文有師法尤善于詩撰自知齋文集　卷詩集九卷詞一　卷自知齋詩集山木居士集

魯希晉字平可新城人　師事　魯九皐受古文法能傳其學亦工古文山木居士集

魯應祥字　新城人九皐孫　習聞其祖緒論工詩文有家法山木居士集

楊聲昭字　新城人　師事魯希晉受古文法自有知識即好桐城文學肆力詩古文詞山木居士集